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二四册目録

文學類

瑣談　遷著　張氏適園　一
棗林雜俎六卷附錄一卷……明　談　遷著　張氏適園　二六七
對客燕談一卷……明　邵　寶撰　適　園　二七九
敝帚齋餘談一卷……明　沈德符撰　槅　李　二七九
駢臠會記一卷……明　李　贄撰　香　艷　三〇七
清賢記六卷……明　尤　鎧撰　張氏適園　三一一
幾亭外書二卷……明　陳龍正撰　槅　李　三六三
學業素語一卷……三六五
家矩一卷……三八四
筆夢敍一卷附顧仲恭討錢岱檄一卷……清　據吾子撰　香　艷　三九九
出山異數記一卷……明　顧大韶撰　昭　代　四〇七
恩賜御書記一卷……清　孔尚任撰　昭　代　四二三
澹餘筆記一卷……清　董文驥撰　藕　香　四二九
七怪一卷……清　曹申吉撰　檀　几　四三九
吳語一卷……清　黃宗羲著　昭　代　四四五
秋燈叢話一卷……清　戴延年撰　昭　代　四五一
九喜榭記一卷……清　丁雄飛著　檀　几　四六九
五九枝譚一卷……清　尤　侗撰　昭　代　四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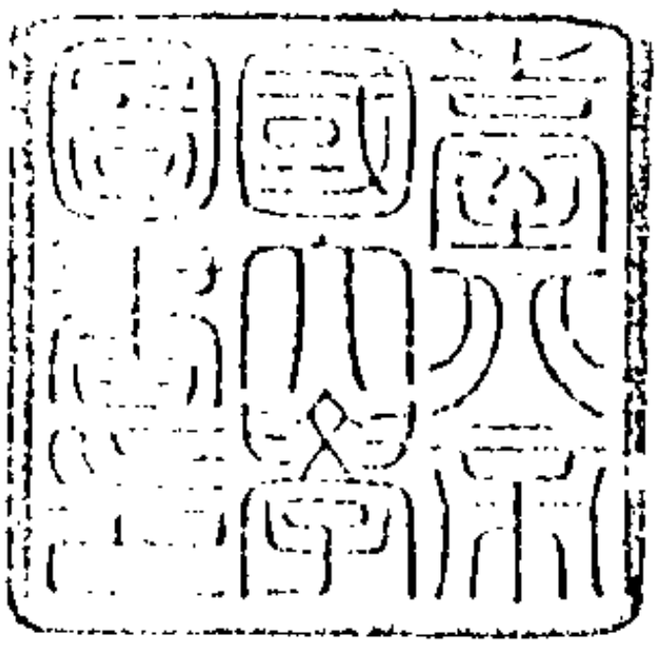
漁樵問答一卷……清　釋成鷟撰　昭代　四八五
元邱素話一卷……清　余紹祉撰　嘯園　四九五
雜言一卷……清　鈕琇撰　昭代　五〇九
觚賸一卷……清　鈕琇輯　說鈴　五一五
續外餘言一卷……清　袁枚撰　昭代　五四三
纔足談一卷……清　王士禎撰　香豔　五五九
分甘餘話二卷……清　王士禎撰　說鈴　五六三
古夫于亭雜錄六卷……清　袁枚撰　香豔　六四三
述懷小序一卷……清　朱文娟撰　嘯園　五七七
人海記二卷……清　查愼行輯　正覺樓　六四七
強聒錄一卷……清　彭堯諭撰　昭代　七三七
言鯖二卷……清　呂種玉撰　說鈴　七四三

W795/04

棗林雜俎

宣統辛亥 智集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



張林雜俎序

談子孺木有書癖其在記室見載籍相餉輒色然喜或書至猥誕亦過目始釋故多所採摭時於坐玲瓏聽稍可涉筆者無一輕寘也銖而積寸而累故稱雜焉其義自大易雜卦始予嘗手其書而悲之以彼其勤脫佐鄴侯之側游茂先之旁漁獵羣秘領畧要眇何至觀書於市有目不得下有舌不敢吐乎哉今雖偏載瑣述未適於用而展卷澄鮮筆飽墨瑩誠說林之叅弧也惜天限孺木朝不謀夕足跡未及燕而今已矣三輔黃圖之盛東京夢華之思孺木即有意乎亦安所措翰也悲夫時崇禎甲申九月既望膠東高弘圖題於白門公署

舊藁二帙高相國序後歲有增定太傅酉州之慟不止羊曇山陽鄰笛之哀癸翅向秀說因錄原序校泪識其末江左遺民跋

本傳 見海鹽縣志隱逸

談處士遷字孺木性好博綜久不遇益肆力於子史百家之言尤諳列朝典故嘗曰楊文貞賢臣也而于革除多失實焦泌陽壬人也而于正士加厚誣徒狥愛憎耳豈有定論乎於是訂正羣籍成一家言崇禎壬午閒受知陽城張公慎言廖州高公弘圖二公者天子之望相與爲布衣交甲申高入相張爲冢宰凡新政得失皆就諮于處士多所裨益相國以處士諳掌故薦入史館泣且辭曰遷老布衣耳忍以國之不幸博一官高乃止已勤寺交煽時事且日非處士私語二公曰公等不去將任愚國之咎二公用其言先後乞骸骨乙酉張客死宣城高致命會稽處士歸于廡涇之廬丙戌會盜起剽掠藏稿盡失甲午會婺州總河中丞朱之錫聘之游京師嘗走昌平謁愍帝陵是時吳太史偉業在翰林慎與可獨重處士丁酉夏以事至平陽去平陽城數百里遣處士徒步往哭張冢宰之墓處士操行廉雖遊大人先生之門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四壁立卒年六十有四 所著張林集十二卷史論二卷北游錄八卷西游錄二卷張林雜俎八卷海昌外志八卷

題鬼林雜俎

吾僻處孤廬奪於帖括河東三篋既無亡書茂先連乘兼少戰籍性忽忽善忘偶聆一事輒筆私快適穎紙未及隨旬日之內不復全憶閒追毫從事所佚多突今特輸軒之下材痴訥之餘嘫也說部尤棘錯事見采非易雜采易鑿舍其舊而新是圖又任目者懇於好惡任耳者失於浮浪也竊深戒之自數年來提鉛握槧積若干卷食之無肉棄之有味雖在雞肋猶爲貴之矣系以鬼林何也吾上世以宋靖康之難自汴徙於杭者四傳德祐末避兵徙鹽官之鬼林今未四百禩又並於德祐吾且暮之人也安所避哉求桃源而無從庶以鬼林老耳書從地不忘本也

鬼林雜俎智集目錄

逸典
朱家巷
石農器
汪清木首
二家遺裔
鐵券
齋宮寢具
內官勅封
社稷壇
本縣官師
後湖册
錢媽
照磨官
衙所遞轎
賀節
夜鈴
品官酒具
鳳陽興福宮
占籍
太廟銀棗
孔子像
疑像
保越錄
避諱
祭糧田
下操牌
戶帖式
功臣廟
宮衛
縣令並僉
食鹽
屯田
吏卒支給
戶口婦女
詔勅筒
總兵體統
御史首道
爪哇移文
官僱
不禁服內生子
朔望行香

湯信贈世子
課栽桑柘
江南牧馬
郊燈
國初抄箚法
鎮江輕租
內庫
奉先殿薦新
武職贓封
同宗
宋濂
木鐸老人
昭示奸黨錄
沈萬三
征南將軍印
勳婿
番經臺
神宮監
淨海
門禁
李韓公燈榜藏勅
楊維斗詩
功狀榜里
恩榮宴釋奠
建文皇帝遺跡
方孝孺辭榊先生
許觀考滿星式
建文遺臣
茅大方
建文書法擬
脫驂治喆
世廬生
崑山鄉舉
經進集
丁丑銀錠
建文皇帝墓
宰輔和尚詩
高巽志論
黃鉞裔
烏鎮九老會
神虎
致仕官掌印
文臣封贈
永樂程錄
補印
佛郎機
史官侍班
兩京宮殿 闕
賜宮媛家僮
大臣除伍
蜀邸鑿銃
典史進俸級
大宗伯不緣翰林
呂尼泯寫
軍運
南京貢船
松江布
南京左侍郎
大臣贈革職官
兩宮三殿災
皇店 闕
教職左遷
富春諸
楊循吉
御容藏殿
白衣山人詩見夢
宮妃歸寧
兩京官俸
留都官擁蓋
中使司
巡撫歲入京
不奪功臣宅
學憲兼民事
孝子孫肅王相
高鑒
景帝墳園
江南民運
上林苑
教官考績入京
浙東銀冶
閣臣賜蟒服
皇莊
教諭李璧
提學官疏薦人才屬官
省掾何麟
蔡鼎
勳位
大司馬起復

鷹犬蟲蟻歲給
貢象尾
金陽再卜
泉州志
李偉
少宰被杖
長昌射子
宸翰
傳戴煖耳
日本關白求封
王守仁誣楚府寄物
御膳
嘲邊
青田
宥隨窓監生
詰惠山神文
緬酋詭貢
朱國祚
太廟羊角燈
喪儀
朝鮮上書
東宮册婚

取括子松
王文肅晚召
閣臣避道
戲賞
八品官贈封
熊廷弼王化貞
悞繼黨籍
火倡倘書
孫倘書寒窗故人
鳳兒
孫相國行邊
川扇
梁鵬
安南上書
荒慘
分黨
魏忠賢
幸脫黨籍
劉詔耿如杞互諍
周維持
滕陽驛詩
陳明卿逮下獄

繼遍貢表
三王之國
許志吉
戊辰首科
問難
逆案
僞巡撫
館選
宸翰
陳啟新
內閣乘燭
科抄
烏程長洲之隙
鄭鄤
稅監
周延儒
磨碑
揭長安門
朱萬年
過周謀
鄭以偉
鹺司新例
安南
王簿寃經
登極天鳴
東宮不利
冶進香內臣
徵盜
五經登第
南場關節
輔臣不給驛
御膳
堂饌折價
何相國市德
袁崇煥
萬似宮牆
詞林題補
六曹章奏
內臣帶
泄旨罷相
祐聖觀開勅
生日移賀
貢士騎射
黃道周

張春
館陶全城
熹宗實錄
堂婆
盧象升
周七樸
和杖
無湖兵擾
蘆溝城
箕書
逆榜 缺
館課
孝陵夜哭
元旦受朝
先帝改證

詞林之壞
分票
講臣
御史改武
德府賓金
謝棄謙
左良玉
女慘
內臣兆蝗
悼靈王
禁金銀酒器

逸典
朱家巷

何容西門外二十里通德鄉曰朱家巷　本朝之先澤係焉今何容令楊倩卿勒石道上云疑冢平坡斥衍不見邱壟人稱臥龍岡也嘉靖時邑人副都御史王暐言其遺跡下南京禮部閱實侍郎崔銑視其地猶僅櫟木一多枝云龍爪樹西北土地廟石鱸鐫朱慶朱安社等字餘無可質今廟樹俱墟意當時一大聚落故云巷易代而後直馳道耳發祥埋玉疇能辨之（他本有太祖不復見非無見也九字）

何容朱家巷祖陵太祖初命咸山伯李新開河於此便運鑿以地脈能其役

見熊濟圖集
疑像

太祖好微行察外事微行恐人識其貌所賜諸王侯御容一蓋疑像也眞幅藏之太廟

石農器

中都太平鄉之孤村　太祖家舊趾今石農器存

保越錄

張士信保越錄蓋守紹興拒官兵全城事出越人筆詞多指斥云紅寇山陰郡邑佳有其書常熟錢謙益錄之改帝號非復舊本

汪清木首

太祖姊二曹國長公主適李貴太原長公主適汪清清從征陳氏戰歿葬盱

胎縣西八十里牧羊山刻木首殉之饗堂柱帖帝乙歸婚咸里恩波流世澤鄱陽取捷康山廟祀報奇助爲國捐軀千載忠魂扶社稷相夫委質萬年義塚壯山河

避諱

江陰李口口戒菴漫筆載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年想國初懇勝國之號故民間相習如此按此避御諱元章如六科原士之類戒菴誤矣

二家遺裔

沔陽柯氏馬氏陳友諒遺裔也改姓與部曲談王吳三家遁居興國大冶瑞昌界上族指蕃獷獍景禎壬午口口登鄉榜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張士誠遺裔爲章丘李氏初敗時乳母遺幼子而逃冒李姓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齋宮寢具

南郊齋宮藏 太祖黃綾披紅布凶亮席蒲鞵 明制宿齋進鋼人執牙簡書致齋日數於簡上以識百官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祭糧田

盱眙楊王墳置酒澆人三戶祭田四十畝又欽賞三百餘石在滁州免徭役正德間會典作二百餘石招納投附至二萬餘丁免糧約三萬餘石則會典失於深考盱眙縣志

鐵券

鐵券公式二高一尺博尺有六寸五分次高九寸五分博尺有六寸侯式三高九寸博尺有五寸五分次高八寸五分博同上又次高八寸博尺有四寸五分伯式二高七寸五分博尺有三寸五分次高六寸五分博尺有二寸五分

曹國公李文忠二券舊券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制新券繫次年其文大同小異

中山侯湯和券文藏昆陵欠忠事其誥曰雲龍之雨在昔所稱造化兩間鬱爲霖雨朕起草萊將多梓里爾和英邁勢若熊虎自定居江北以爾守昆陵吳儂狡獪爾獨當之九天九地示戒叵測惟爾之固吾圉也其圖越山陝靈入版圖爾惟多勳是用授爾列於通侯以克永世於戲秉忠効力千載一會宣爾勤勞訓及子孫惟爾念之

下操牌

高皇后助太祖創業有牌視晴雨下操夜嘗張蓋庭中聞雨聲即牌止操嘗驟雨急衣出付閽者令蓋藏內守備廳

戶帖式

洪武三年十一月辛亥給民戶帖以戶部半印勘合令有司各戶比對不合者遣戍隱匿者斬男女田宅牛畜備載其後戶部尚書鄧德左侍郎程進誠侍郎某郎中某員外郎某主事某各押名又本州縣正從官知印吏亦押名部官押名俱刻本州縣押名細書帖不滿二尺倘閱繳一戶傳不七日捕封府鈞州密縣民洪武三年入籍縣係色倍縣人民

丁二口本身五十二歲男丑兒二十歲不成丁一口次男小棒槌一歲婦女四口大二口妻四十二歲男十三歲次女昭德九歲小二口女荊娃十三歲次女昭德九歲事產瓦屋三間南北山地二頃

右戶帖付傳本收執准此

寧國知府盧陵陳灌作戶帖以定版籍民甚德之後以其法詔行天下寧國府志

內官勅封

國初內使監令等官皆給勅命賜封後革

功臣廟

南京開國功臣廟六王像皆冕疏居上侯伯輝冠簪纓列左右以陽開國功臣廟常遇春廟像烏紗絳袍

社稷壇

社稷壇陪祭行禮南嚮餘祭北嚮

宮衛

文臣宮衛支俸勁賊宮衛不支俸

本縣官師

仙居縣志洪武四年邑人任繼先除仙居知縣法令嚴峻縣民畏之六年歸隱於下黃金華府志永康知縣呂彝明呂文燧俱本縣人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教官國初多郡縣群聚不論縣銓選試職三年有功方實領授

縣令並僉

永樂間泌水知縣章聰趙美並僉王翱王用陳錦並僉李貴趙倫並僉 泌水縣志

按國初六部尚書並僉其縣令僅見沁水志或他邑或他官亦有之第舉故久佚矣

後湖册

南京太平門外支武湖中洲貯天下黃册鼠嚙衣不嚙册每幅册發其下多鼠伏死

倉鹽

官吏倉鹽每人十二斤市民六斤納鈔一貫鄉民人二斤二兩五錢每斤納米四升三合二勺二秒五撮景泰中官納至三十日吏至十五日成化二年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定官十五日吏七日爲率又永樂二年大口鈔十二貫小口六貫蓋以鹽給民故徵鈔今官不給鹽而鈔徵如故其弊不知所始南唐昇元初賦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授鹽二斤曰鹽米元宗交泰初淮甸鹽場入於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南唐偏安何足論而全盛如今日何流弊至不復問也

平涼府志曰平涼食鹽鈔銀其始也因官有鹽以市民披籍計口取其直而里長公具牛車輸之里中仍計口給鹽是官受鹽而民資食也上下相資非牟利也上自王府下及官吏貧民皆有食鹽無復買鹽於商者而官復召商中鹽商將何所資之緣弘治以後雖計口收鈔惟王府及逆官支鹽而司府吏民皆莫或運支第市商鹽而食故民虛納銀于官復市鹽於市官收倍利民獲二害其鈔銀乃以給宗室折俸今百官折俸例皆虛名未有實支而宗室復得鈔銀以折俸往往知其弊亦莫肯實輸鈔銀而宗室折俸亦不蘄其必得也姑以文符市諸奸得佔五之一焉所獲亦甚微佔符者必下所司嚴徵於民與奸宄之民各分其重困黎民而利斯人予不知其何說也 趙時春

浙鹽每引四百斤官給工本鈔每引二貫五百文故稱鹽鈔當時法嚴鈔貴竈丁得利後鈔法不行竈得鈔無所用煎鹽窮苦因利納銀告舉水鄉竈戶水鄉竈戶初制豪民爲竈准免一死故富民爭買竈籍實非竈也 兩淮鹽政志 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

長蘆鹽凡近海俱鹽坨築灘如治畦鱗次向下其旁爲大塹潮上則塹塹皆立而不仆則水氣及鹵醇如飴東北風至水上凝鹽如雪花雨則鹽滅粒大

而甘 緣廷評

河東解鹽鹽池俱候南風凝結不假人力

四川鹽井提舉司洪武間鹽井二百七十八額課一千六百零五萬九千三
十斤永樂十八年雲南商人汪浩言上流屬井課少水多遣官於永通等九
井擁出鹽七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斤列之正額名曰新增鹽上流通海擁
出鹽五十萬八千九百九十一斤補入額數後提舉顏納發之名曰埋沒鹽
二十二年福興等井戶別等小井並貼擁出鹽七萬四千六十六斤名曰添
辦鹽宣德間富義等井戶亦尋非閉煎擁出鹽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八斤名
曰爭羨鹽景泰間戶部主事汪回顯復課新舊鹽非共一千二百八十灶一
萬五千三百八十八丁歲辦鹽八引每引二百非歲額鹽二千一百三十五
萬三千七百四十三斤五兩三錢貯鹽倉井大者沒以竈竈小者竹筒每鹹
水可一斛得鹽十五斤 四川通志

錢爐

北平山東雲南各二十二爐山西四十爐浙江二十爐江西一百一十五爐
廣西四川各十爐陝西三十九爐廣東十九爐
南京嘉靖間鑄錢其背或以金塗之民間曰金背錢或火薰其背便黑民間
曰火漆錢其雲南及寶源局先年純用銅鑄不雜以鉛每文重一錢二分又
車鑪其邊色黃質堅民間曰鑪邊後科臣建議革去車鑪止用鑄剉二座而
工人復盜銅料其邊粗澁曰一條棍不異私鑄錢法遂壞

屯田

國初屯軍七操軍三屯軍每人二十畝種穀三石二斗牛犁歲徵穀五十石
入屯倉每月徵穀二石歲支二十四石爲家小粮三石二斗爲種穀後以米
四斗折穀一石歲納米九石一斗二
南京屯制每軍額田五十畝歲輸十八石即以其租月給本軍一石計歲每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軍餘米六石以餉城守之軍後憐屯耗令十二石存留自贍止納六石
寧國府志屯田正軍人給四十畝歲徵米六石
杭州府志總旗人十八畝糧二十四石小旗人十四畝糧二十石小旗八石四斗軍人
十二畝糧十八石正統元年減徵米併鎗者總旗納十二石小旗八石四斗
併鎗者總旗六石小旗與軍同
嘉興府志總旗十八畝小旗十六畝軍十二畝各糧六石本折均平米併鎗
總旗加辦六石小旗加辦二石四斗併鎗後各糧六石
福州府志洪武時軍稱屯永樂時軍稱新屯俱分給三十畝歲正租十二
石給本軍餘糧十二石給守城軍士
平涼府志屯軍人百二十畝畝輸穀豆例一斗以五升給屯丁貲輸止五升
爲銀二分而已遠者每石折銀四錢 又曰營田一頃徵子粒糧六石按屯
田贏縮不一因地制宜具見其署

衛所

南昌衛及饒州撫州千戶所屯田俱在池州

照署官

金華府志金華守禦千戶所洪武三年設正千戶一副千戶二百戶十其職
訟設鎮撫一以上皆世襲其幕僚初設照署一員後革改吏目

吏卒支給

衛所每月指揮僉事米四石八斗正千戶米三石二斗副千戶二石八斗百
戶三石鎮撫二石四斗漕卒月支米八斗操備及諸雜差有妻者六斗否則
四斗五升贏老殘疾者三斗

衛所遞轉

鎮遠衛滑浪衛偏橋衛五開衛銅鼓衛瞿塘衛俱在貴州境以湖廣都司遞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飯之如山西磁州守禦千戶所置在河南蒲州守衛千戶所置在山西撫州衛屯田有在徽州新安衛屯田有在應天

戶口婦女

上海縣志戶口備載婦女洪武二十四年男子二十七萬八千八百七十四婦女二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九永樂十年男子十九萬九千七百八十一婦女十七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其數相准至弘治十五年男子十七萬九千五百二十四婦女八萬一千二百九十七隆慶六年男子十五萬八千五百三十二婦女三萬四千四百三十五數不相准則今昔醇僞之殊也按各郡縣志戶口不載婦女特錄之

臨淮縣志載戶口分男子成丁不成丁婦人大小

賀節

鳳陽興福宮

洪武九年四月　上如鳳陽居皇城興福宮（中都新志）攻史不載

萬壽節元旦冬至諸節京省諸臣俱於進表日行全禮至日但行八拜禮不舞蹈不呼萬此　太祖所親定後人不知俱再行禮南京則并進表日亦不行全禮隆慶中林退齋署南都察院疏請禮部覆從之（客座贅語）

詔勅筒

外夷詔勅事竣便臣上其筒禮部轉級內府不得損壞

夜鈴

南京皇城巡夜金鈴百枚指揮數人卯曙數之未嘗闕一

總兵體統

國初列侯總兵體極尊重有司伏謁如屬禮近內地守令昧於掌故輒欲鈞禮往往取累

品官酒具

一二品官酒器俱黃金三品至五品銀壺金盞六品至九品俱銀餘人用瓷漆木器按　太祖起兵間習於節儉又深懲貪墨而定品官器具不爲寒乞則所謂彬彬郁郁也正統三年品官房室除貪汚能斥者改拆外餘許子孫居住

御史首道

御史聽選聽察首浙江道內計掌察則河南道蓋國初首下浙東先設官洪武元年詔開封爲北京示其重也名勝志云北宋以河南爲京畿道故寰宇記首列河南南宋以臨安爲京畿道故紀勝要覽首別浙江我朝蓋兩沿宋制非也

鳳陽興福宮

洪武九年四月　上如鳳陽居皇城興福宮（中都新志）攻史不載

爪哇移文

爪哇移文嘗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蓋自其立國始

古籍

民籍籠軍匠外儒籍商籍官籍先賢籍按祟禎丁丑科進士四川商錄書儒籍同輩頗異之以祖父三世皆教職又蜀中有例也

天地壇戶天壽山種樹人戶宛平昌平墳戶光祿寺酒戶陵戶廟戶園戶瓜戶菓戶米戶醋戶鞋戶紙戶羊戶

官儧

歲十一月朔太平人奉都符直入應天丼中道儧於南京

太廟銀葉

立春立冬日京尹進太廟銀葉

不禁服內生子

御製孝慈錄序有曰禁服內生子不近人情故大明律無服內生子之條 敖東谷贅言

莊皇在東宮時康妃服未畢生元子 上不釋讒嚴嵩曰禮官得毋言乎嵩詢諸朝士皆莫敢對少詹事尹洞山臺曰昜不舉孝慈錄序中不禁民間生子語乎嵩以其言對上釋然

孔子像

唐李元璀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之洪武十四年二月建太學白夫子以下各設神主數百夷習乃革然外學仍如元人之舊嘉靖元年始撤像

朔望行香

洪武十七年勅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邑長以下詣學行香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望祭酒搏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熱今所謂香也然朔日行禮則始於此其後遂以朔望行香朱子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捻香不當叩頭只直上捻香即出笏叩首而拜繇是言之則宋亦然矣但儀節與今不同今則行拜禮 澄海縣志 東陽王鴻忠著

湯信贈世子

信國公湯和世子鼎早卒贈信世子葬鍾山勳裔同於藩嫡

木鐸老人

木鐸老人國初專理本里事權作縣令縣令不法老人能持之後爲泛役胥徒等

課最桑棗

洪武二十七年令百姓多栽桑棗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違者全家發遣充軍有司據實以報考績殿最係之令典史具成牘以備故事如蘇松常鎮不桑不棗歲報如例官課虛飾類此多矣

昭示奸黨錄

太祖誅胡丞相惟庸及其黨所棄爰書曰昭示奸黨錄藍王之敗又理前案搜入無遺定曰奸黨錄自爲序

江南牧馬

洪武十四年令蘇松嘉湖四郡民占田四十頃以上出上馬一匹三十頃以上出中馬一匹二十頃以上出下馬一匹 長溪沈氏家傳

沈萬三

南京會同館富人沈萬三 秀故居也館圮遺礎尚存人疑其有藏金頗坎掘

翰林院四書櫝各高丈許二部節愼庫四銅櫝高可過人國子監四銅缸光錄寺鐵木酒榼每榼川酒米二十石俱其物

郊燈

南郊燈桿有十二丈有奇燈籠大丈餘容四人剪燭郊之夕洪武門皇城各燈如之

征南將軍印

征南將軍印沐氏世佩其印不全用量事大小或用一角或半角或全角如尺一

國初抄箚法

令各處抄箚人口家財解本處衛所成丁男子同妻小收軍充役其餘人口給與官軍爲奴金銀珠翠本處官司收貯年終類解馬匹令本衛收養給與

騎卒牛皮給與屯卒無屯處幷一應掌畜粗重物件盡行焚實值錢於有司該庫交收犯人家產田地外內有墳塋不在抄箚之限

勳嫡

凡公侯伯最尊嫡長其承襲世封者雖宗呼爲爵主一切吉凶大事以及爭閱搆鬬皆聽爵主分割曲直其罪稍輕不必送法司者得自行笞禁不避尊行亦猶天家規簿及郡王體制最合古人宗法然惟開國靖難諸故家爲能其他暴貴者不能盡應約束矣又軍中僚伍偏裨以及幕賓稍爲雅談者每呼正位總兵官爲兵主此惟大將耳生殺者爲然副將以下即貴至橫玉儘呼爲帥主耳蓋亦唐人以使主稱節度大使意也宋世使者出彊亦名正使爲使主其副使爲令雖得尊官亦得用軍法誅之

鎮江輕租

鎮江民糧全免官租半徵民糧本邑亦免徵惟折馬價

番經臺

南京大內番經臺多六朝古石

內庫

內府供用庫廳前懸木魚一長三尺許示有餘之意後庫上有瓦鴿子一左順門內庫設木櫃秤閱凡有事面出皆搜檢即瓷庫內臣亦然獨文官不搜

神宮監

神宮監不許畜犬萬曆間掌監杜用養一小犬爲東廠訪知貲千餘金方免

參

奉先殿薦新

淮海

淮安金塘大樹台溫王環石塘皆懸海山田周數百里舊有居民國初因倭亂徙入內地

武職襲封

洪武十七年正月濟南衛指揮使何誠乞封繼父時生父已封許之今世弁必都督其顯起至參將始封

門禁

南京洪武朝陽太平三門禁出樞魏國公家雞鉦山許太平門倒出

同宗

翰林學士新安朱升誥命有咨我同宗之老實爲耆碩之英詞臣代言恐未敢稱同宗或　上旨然耶野史謂　太祖嘗欲繫族元時容或有之

李丞相善長史謂定遠人實世居徽郡祖口葬郡城東十里永相少證書盡
金山留有金燈疏刻中元節焚疏則燈見歲久板漫濕改刻焚之燈隱今仍
前刻丞相沒駙馬都尉祺祺子盛慶謫徂積溪之龍關家藏太祖手勅二稽
明胡黨之冤謫滿二百十六年准後人伏闕訴復還所籍六萬金之半藏勅
後賢宕鎖方氏天啓初方氏夢丞相冠帶來索否且見鵩乃贖去亡何方氏
火崇禎二年十世孫李世選投勅上奏下閣臣韓云　高皇帝遺旨一道仍
手書皇封之　上勅賜勳臣皇親外甥李盛慶之祖善長因國事謂貶去守
龍關二百十六春爲民依勅滿捧此勅到京見主開拆復忠臣功爵誼關依
近世世不忘李徐劉勳臣保障我爲主收伐陳友諒天下俱克復十大功勞
秋毫無犯洪武二十三年出給李盛慶收執欽此　臣祖盛慶奉勅遂同孀孺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負龍關相延八年不知封中所言何事無敢褻築今限已逾期　臣父應龍年
六十有七衰殘遲暮　臣謫長代賞　云云下閣部勘閱大學士韓爌等言文書
官買宗誼奉　聖旨至閣云朕讀皇史宬尊藏御筆拆對封面上亦有二三字
相似其寶篆辨永昌但其封內文書正爲不類所言二百十六春便當應期
來何延至今既曰李盛是一人還是二人卿等詳查揭　奏於
是大學士韓爌等言　臣謂皇極殿恭驗　皇祖御筆以李世選所進勅比對
可疑不止一端　皇祖親筆行草皆化健有法而所進不然即封面長字臣
字爵字稍似亦未畢肖若中幅則不同已多可疑一也　皇祖初年戒勅諸
帖諭敵國用親裁詞意淵卓景臨御二十三年之後手書文義不類若此
貶守龍關亦屬無據可疑二也其云二百十六春爲民限滿自洪武二十三
年至今二百四十年矣前此應期何不來奏可疑三也封面稱李盛慶封內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延慶等名云年幼不知察世選一村愚頑不知作僞而應對之間非推年幼
不知則云不敢拆看但云凡事李仙品曉得云云兵科給事中宋鳴楫奏曰
善長事詳載實錄尤莫詳於昭示奸黨錄善長被誅自縊今曰正罔顧事尋
卒一謬也善長之子駙馬祺囚於家建文初赦守江浦靖難兵入投水自溺
今云善長卒祺囚卒二謬也有二子曰芳曰茂芳爲留守中衛指揮茂襲旗
手衛鎮撫茂子恆停襲今云祺與二子福慶延慶同死止有宗孫盛慶
盛慶者善長之後也抑存義之後耶善長自騎馬外有二子胡惟庸招中所
稱四官人六官人及存義之子仲佑俱誅死所謂宗孫盛慶者何人三謬也
云云（按茂生恆恆生城城生外宜宜生懋懋生屠豫寶門）竟論世選死

談遷曰李世選所上　高皇帝手勅坐誣妄與漢竇嬰所上大行手　詔
同嬰豈作僞者或景帝大漸不及下尚書耳　高皇帝開天之事不可以

拘格論御筆二三字僅似文義不甚類亦往往有之福慶延慶意芳茂小字國初好稱小字如惟庸李祺之誤人人知之能僞必不誤誤處或聖慈特改其日仲春月初一日給似趣善長死未卽自決故至五月二十二日也　高皇帝過舉既不欲暴而上公之爵非一紙卽復存疑可也謂爲作僞似未必然

宋濂

宋景濂先生奉制作蟠桃頌　上命其子中書舍人璲書於核內藏於庫猶存

元翰林待制柳貫道傳宋先生師之柳集若干卷行世道稿四秩宋手書細楷藏柳氏處

義門鄭楷攜宋先生行狀云任國子司業　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按宋以議孔廟禮忤旨謫非試吏事也正不必諱　洪武十四年辛酉先生卒葬夔州蓮花峰下越三十三年永樂癸巳十二月二十七日蜀獻王遷成都之華陽安裕鄉又七十二年成化乙巳十二月十三日蜀憲王改葬錦城迎暉門外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楊循獻詩

餘姚楊宗循洪武中任長泰主簿其子坐謫移家戍貴州普安衛宗循棄官伏闕獻詩曰臣本山中一布衣三年從宦在京畿功名有志嗟何晚妻子無依夜不歸日照重九恩不辨月明千里淚頻揮丹心一點隨雲氣長繞黃金闕下飛　上悅之擢吏部考功主事還其從戍妻孥復以引年去官就養普安有萬松集　點起

功狀榜里

普江陳章應進士歷榆次繁峙安邱三縣丞以才廉召爲禮部議制主事太祖閱功狀大異之璽書褒美下本郡榜之里門以寵之榜猶藏於家　王岩叟文集

經進集

華亭顧祿謫中以太學生官太常典簿歷蜀府教授之解緡嘗入便殿見御前置祿詩數帙故其集名經進云

恩榮宴釋奠

鄱陽梁德遠洪武乙丑進士父廷用戶部郎中繫詔獄德遠不赴恩榮宴及謫戍請身代特拜工科給事中命釋其父　德遠絕

丁玉銀錠

平羌將軍丁玉經畧西番鑄銀錠與之要約散給諸羌得者寶之如神物上有誓詞輕重不等番中號爲丁大夫

建文皇帝遺蹟

郭子章曰吾學編雌伏亭記俱載　帝在金筑長官司羅永庵題詩壁間予入黔令定番州守王應昌訪其庵在羅棗棗五里許有白雲庵卽　帝避難處也遺誤榮爲永誤棗爲庵邪菴畔一井周圍可二尺許深半之傳　帝所浚井中水恆雨不溢恆暘卽千萬人飲之不涸時有雙鯉出沒其間久旱出輒雨淫雨去輒晴其應不爽庵後有洞亦曰白雲外窄中廣可坐可臥有臺可置燈又有隙通天光明內徹乃　帝修煉所庵左右有杉數章大者數圍小者合抱皆　帝手植前臨龍潛金剛二寺萬山朝拱儼然居高臨卑

帝潛此數十年豈無意又嘗經宿威清衛爲劉氏書玩易堂御墨猶存劉卽今指揮世母祖也在宇內黔爲僻在黔羅棗爲僻終永樂之世不能物色之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以此嗟乎古今帝王出亡無復有歸者亡而歸惟帝使成祖無德昭之恨

英廟成親親之仁亦千古一快 詳記

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 元成化

微有象星還拱玉湖無聲水自沈遊想槐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 非一閱

龍樗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靈標南來瘴嶺千層迴北望天門萬里遙歎段

久忘飛鳳聲裂裝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葦鴉早晚朝 右題金統二首

颺泊江河四十秋於今白髮已蒙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

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繼

絕紅塵法守宗清高不比世人同牢鎖心猿歸定寂莫教意馬任西東禪杖

曾挑滄海月袈裟又接祖師風吾今滿眼空門事幾個知音了悟功 詳記

衡州有建文岩以 建文帝自南中還寓衡之華嚴寺當岩坐故名有碑記

有奏章自稱臣僧瓊俊見吳人朱鸞建文書法擬萬歷戊子老僧大慧來自

衡中言

雲南武定軍民府獅山之半有廬曰龍隱中祠 建文帝云棲山四十餘年

始自田州歸大內今其像禪衣錫杖凄然老衲狀也

錢塘縣口口大遮山東明寺 帝嘗隱此有遺影云 帝自寫今塑其像

髡髮面紫其遺影近一紳購去

武康縣證道寺題壁江湖徧覽此閒停終日觀瀾坐梵扃近水魚游千頃碧

長空鳶戾九霄青聖賢道配乾坤德日月光華草木馨娥戛遠來山寂處誰

言道有少微星歲次辛亥孟夏梅口書相傳建文帝題大書遁逸末一字未

辨

雪庵和尚詩

典衣沽美酒剝作釣金鱗請我師師友邀他上上賓風吹椒樹老雨洒桂花

新百歲如彈指相逢莫厭貧

許觀考滿呈式

翰林院修撰許觀年三十三歲係直隸池州貴池縣在城民籍由本縣儒學

生員洪武十七年歲貢考試中式送國子監讀書當年中應天鄉試爲丁父

憂不曾會試洪武二十一年十月間起復仍送國子監讀書洪武二十四年

二月內禮部會試中式三月初十日殿試賜進士及第當月十七日除授翰

林院編修洪武二十五年除授翰林院修撰洪武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聞祖母喪承重丁憂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服滿洪武二十八年

正月內到部口口日復除原職至洪武二十九年八月口日實歷俸三十七

個月已是三年考滿例應考核今將任內行過事蹟有無過名開坐須至呈
者　一事蹟撰進文字檢閱經史撰寫刑部等衙門榜文編寫諸司職掌編
寫省倉等錄考試歲貢生員考國子監每季課業清理重職貼黃註銷各衙
門前件　一過名無　本院學士劉三吾署考云修撰許觀發身科第擢居
翰林器局疏通澄事勤謹在位三年可謂稱職　侍京詞林志
許觀洪武庚午鄉榜三十一名
許觀籍沒弟靚匿廣文廨舍中得脫遣腹子口寄育外家郭氏郭自有子長
而相詬謂爾侍中宗人是罪孽也訟於官郡守閻之令仍黃姓後禁解萬
歷丁酉蜀人龔文選以御史按部至貴池訪侍中裔孫久之得二人各持世
系上御史留其一曰此爲真彼贋也縣官請其故曰身即侍中族裔往避難
竄蜀改姓耳因參立祠奉祀釋其姻黨翟翁二氏永戍廣其裔於學宮觀夫
人翁氏家尚存多居郡城　貴池耆生說
吳人許觀字澗伯有高行不仕於侍中同時同名字見文徵明跋江貫道畫
卷

高選志誼

建文中太常寺右少卿兼學士高巽志誼文忠　貫士沈銘秀水志
周玄初鶴林集巽志作周尊師傳後題洪武三十五年歲次壬午春正月前
吏部侍郎太史河南高巽志革除之後不著建文職官而遜國記未之詳俟
更考之

建文遺臣

金華楊榮由歲貢敦尚風節以詩文名官國子助教靖難未集官廬永樂初
詔錄舊臣榮辭不赴強至途中嘆曰吾何顏復樹名仕籍乎遂赴水死

朱寧一名寧宇土安洪武中嘗爲汀州同知調河閒奉母就養時守閫寧署
郡符未幾靖難兵起倉卒城陷遣人送母由間道馳歸抱印抗節因械軍中
永樂初謫戍良鄉十餘年備嘗艱苦作耕雲軒以自適後赦歸以主簿起竟
不就辭疾歸母已沒痛悼不已廬墓終身　以上孤陽溪縣志先賢金事略
仙居縣志
仙居縣令王概知縣擢吏部主事　文皇帝即位召之不赴棄官
逃去爲富家牧牛每至山椒水湄輒飲泣微咏出牧攜一竹笥緘縢甚密暮
歸即枕之臥或問此中何物珍之乃爾即悶悶不答至永樂終盡赦死義家
聞之歌曰騎牛緩緩過前阿手執牛繩口歌歌牛飽人飢欲歸去幸何幸何
幸幸何乃開笥出衣冠服之辭主人而歸詢其詳乃碩也　仙居縣志
袁敬所者不知其名永樂初流寓常山之松嶺爲人易直善書飲飲酣輒書淵
明五柳圖詩書罷擲筆悲吟繼以嗚咽又常夜宿旅店聞人行聲趨題詩於
壁悲吟達旦一江西布商見之曰此吾鄉某編修何爲在此衰趨掩其口商
佯不顧而去後十餘年贅一婺婦死婦家　藜杖芒鞋白衣裘山中甲子自
春秋呼兒點　先帝御諱　門前柳莫遣飛花過石頭　題淵明五柳圖詩
宣德初有綿竹山人題詩於浦城之黎嶺山河形勝今猶在宮闕趨蹌事已
非冀野風生雙虎門咸陽火起一龍飛傷心何忍聞黃詔稽首無緣見衰衣
擊石猶悵千古恨仰天血淚不勝揮
萬州海雲庵有老僧示寂衣上有詩十年依佛國萬里走天涯舊主無尋處
孤臣敢問家何心裂組綬有血滴袈裟裹食魂應寂悲歌愧五蛇　以上俱錢牧齋國朝詩選
燕人南征眞定知府全椒徐文晟　貫士閉城不應後登極查理不孝官戍興州
中屯衛妻王氏挈登聞鼓訴冤得末減

黃鉞裔

常熟給事中黃鉞叔楊亡子弟之裔曰可仕亦絕有林姓是其嫡族 詳子治說

茅大方

秦興茅大方謁孟廟詩有序歲次庚辰夏五月大方偕大理丞盧陵彭與民拾遺楊李步逢吉承制來撫魯齊兵民道滕過鄒謁拜祠敬賦一詩以忠瞻依之意云鄒國城東有舊祠宛旒遺像儼容儀母賢昔著三遷教子聖今爲百世師故里尚瞻蓁俎豆新碑還刻斷機絲焚香拜手登車去千古無忘義利詞今石刻首四字錢去蓋建文二年隱可識也 三遷志

烏鎮九老會

烏鎮九老會漏叔瑜字大美號越南會稽人革除時河南道監察御史居其道鳳陽人革除時以文史院出署天長縣丞並寓烏鎮縣孟吉字兆禎烏鎮

人革除時建文閒太常寺博士時年八十五以上三人俱遯荒行遊者備革朝遺臣之閒

建文書法擬

吳人朱鷺白民著建文書法擬求姚太史希孟序太史崇禎初方赴召恐觸忌遺金一鎰而別

神虎

燕王棣兵靖難夾河之戰前一日忽有虎突御幄前諸將駭怖都督譚淵一矢殪之王大喜謂翼日戰必勝翊日爲盛庸所攻失利淵死之子忠封新寧伯立廟於門左肖虎見張東白先生神虎傳

脫驂治賻

永樂元年八月成陽侯張武卒　上出內廐鞍馬賻之令有司治葬具

致仕官掌印

永樂七年春　上幸北京詔天下致仕官皆掌印於各郡縣於是致仕衛輝知府義烏胡翰掌常州府印已解印去通判夏英命無錫訓導瑞陽盧立魁作序送其行末書某序不稱頓首僚友知府黃弘同知洪庸通判夏英推官靳俊拜贈永樂二年正月十七日故衛輝知府胡翰來朝年老賜冠帶宴賞致仕賜勑

世廩生

江陰鄧師錫原安南降臣其子孫世順天府儒學廩生聽科貢 援庵漫錄

文臣封贈

明初文臣多不得封贈贈父母暨妻始永樂十年時僅八人西楊勿石以垂後

昆山鄉舉

永樂甲午昆山遣送諸生科試止五人曹瑜戴義陳勉王永和夏昶是年皆中選而永和爲名臣 倘恆隨吟錄

永樂程錄

永樂庚子科浙錄按察使一人居首監臨山監生次巡按御史次布政司時尚執法故首臬司也舉子書名每行書二人 李樂見聞雜錄

補印

永樂十六年慈溪縣失印請更鑄朝議恐舊印復出易爲奸改印文從谷曰慈谿

宮妃歸寧

永樂二十年恭順榮穆麗妃陳氏入宮 東陽侯陳旭女 受册尊命歸寧父母賚予甚

厚

佛郎機

佛郎機鳥銃相傳得之番舶都督戚繼光署登州衛印發地窖永樂時佛郎機年月鑄文可攷又庫有鳥銃

兩京官俸

兩京官俸微有不同如南部主事支米三石北部支四石五斗有奇折俸亦不同

史官侍班

常朝御皇極門史官四員班左右各科前午朝會極門史官二員列御座東稍南至機密宣召史官不侍

留都官擁蓋

南京各官惟大司馬閱武及都督御史張蓋大司馬八騶御飛鶴袍

中使司

洪熙元年封皇女六人爲公主命先爲嘉興延平慶都三主府造中使司印中使司有正副亦閹人爲之如王府之承奉非唐家以士人充僚佐也

賜宮嫒家僮

仁宗賜太醫院使蔣用文宮嫒李氏莊氏徐氏賜御醫何淵手札三十一道家僮二人文馬二匹

巡撫歲入京

宣德時令巡撫歲八月赴京議事

大臣除伍

宣德時兵部右侍郎錢塘徐琦戍籍寧夏以使安南稱旨特除其軍籍後樞部爲例

不奪功臣宅

宣德五年十一月丙辰秦府保安王㷜志請故陝西都指揮使陳懷宅爲洛川縣主居第　上諭工部尚書吳中曰陳懷功臣若尚有親屬安可據奪其令陝西三司覆勘噫視斥郭汾陽舊宅入法雄寺者何如哉

蜀邸聲銃

宣德五年蜀王府忽舉炮銃總兵陳懷以聞　上責輔導官謝還護衛三之一今熙洽極突江南喪嫁銃震城市了不禁也

學憲兼民事

正統九年五月壬辰設京省提學憲臣二年八月命憲臣兼督民間栽種桑棗先是守令提調諸生孟月試經義仲月論表季月策皆在學舍

典史進捧級

正統時山東長清典史淮安何總九年任滿邑人乞留進九品俸級縣長清志攷

孝子孫庸王相

正統九年孝子滁州孫庸返自廣西庸字允良其從大父豪爲圉人隸大僕馬死當償將之廣西市馬以補之其父景和代行是時庸娠財七月景和道得暴疾死南寧偕行者告官官爲藁葬已而生庸比壯語及輒哀斷絕恨不知死所一日閱故籍見狀銳意往乃徒步至南寧求不得遂披髮曳鞍窮歷山谷已得老嫗示葬處因發得骸則血滲漉之血輒沒入乃負歸歸葬城南旦子岡廬墓如初喪君子曰可謂孝矣以後嗣微薄未得旌胡松曰予少時數聞長老賢通於事者皆言庸孝不誣且言庸有友十數人既並死惟庸存

歲伏臘必列其位供奉觴上食泣如與對酒數行而後已蓋孔子有言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庸豈其人哉其諸異乎市道交以存沒興衰爲離合乎又嘉靖十六年四月巡撫御史蘇葴禮於孝子王相之廬相滁州衛人早喪父母賈氏寡委曲奉事得其歡母衰老畏寒相溫枕簟不替垂十餘年冬深寒甚常橫臥牀第取毋足加腹燠後貴齒盡落不能嚼含哺哺之病遺矢簣上必自躬滌其喪毀剝不勝朝夕號出入告殯及葬自起塚日奉飲食踰墓獻哭嘔血如弗及胡松曰孟子有言狂狷不可必得故又思其次末世俗靡士或迷方輕薄謾詞去道遠而能操秉一行久不易者蓋亦鮮也王相不知書其所自盡士或不能逮雖其天質之美良其風軌所被可以興矣昌黎云無亦使其無傳焉余是以述之（滁州志）

大宗伯不由翰林

高鍪

王統己巳禮部尚書錢塘楊寧嘉靖甲申禮部尚書嘉定徐學謨皆起署著聲

高鍪字企之嘉定人少孤其母改適乃從外舅氏遂冒其姓舅氏故太醫官居京師鍪因習醫補太醫久之直內殿正德十四年二月上書直諫　上怒下詔獄榜三十明日踞午門五日復榜五十戍烏撒衛嘉靖初放還晉御醫復高姓自後朝士多新貴無知鍪者而鍪亦自晦匿不言先朝事守官垂四十年不調嘗考績倘書吳山展其牒嘆然曰此卽武廟時徐鍪耶嗟何淹也久之調南京隆慶二年卒年八十三

呂光洵

巳巳　上出紫荊關陝西尼呂氏迎駕言其行不利　上怒叱捶之尼坐化

去今順天保明寺供其像封爲御妹俗稱皇姑寺

景帝墳園

景帝墳園不稱陵在金山口距西山不十里陵前坎陷樹多白楊及椿皆合三四人抱高可二十丈李夢陽集句北極朝廷終不改崩年亦在永安宮雲車一去無消息古木回岩樓閣風

軍運

景泰前漕船無定制天順後定船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五隻官軍十二萬一千五百餘員名（客座贅語漕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分十總）

南京總各衛一千七百六十隻

江北總各衛二千六百九十四隻

中都留守司八百八十八隻（以上俱淸江提擧司造）

山東都司七百七十三隻（糧二十八萬石內折七萬石衛河提擧司造）

浙江都司二千零四十六隻（糧六十萬石遮洋三十三隻浙東西分二）

江西都司八百九十九隻（糧四十萬石）

湖廣都司七百五十九隻（糧二十五萬石內折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

河南門口門口門口門口（糧二十七萬石內折七萬石）

江南直隸一千四百四十三隻（以上俱各衛所造）

遮洋海船五百二十五隻（衛河提擧司造）

今額船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米四百萬石每船正米三千三百石定百石加耗九石八斗又月糧四十金行糧十六金

江南民運

民運白糙粳糯隆慶二年奏定府佐一人領州縣佐一人副爲正月解維六

月告納否則罰六年許同單船挽進
蘇州船百二十七隻糧七萬六千零五十七石
松江船九十四隻糧六萬一千六百四十口石
常州船百二十七隻糧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石
湖州船八十二隻糧口萬口千口口口口石
嘉興船百三十九隻糧六萬五千七百五十石
嘉湖專供光祿寺酒醋局浮費猶省弘治十口年安吉知州舒城鄭昌奏除
安吉白糯
無錫縣供御上白米歲一千三百三十一石常川七百餘石

南京貢船

司禮監制帛二十扛船五筆料船二內守備鮮梅枇杷楊梅各四十扛或三十五
扛香船八供用冰船倘膳監鮮笋四十五扛船八鯽魚先後各四十四扛各船七供用冰內守備
鮮橄欖等物五十五扛船六鮮笋十二扛船四木犀花十二扛船二石榴柿四十五
扛船六柑橘甘蔗五十扛船一倘膳監天鵝等物二十六扛船三醃菜薑等物百有
三罈船七笋如上船三蜜煎櫻桃等物七十罈船四乾鮞魚等百三十盒船七紫蘇糕
等物二百四十八罈船八木犀花煎百有五罈船四鸕鷀鴇等物十五扛船二司苑
局蓴薺七十扛船四薑種芋苗等物八十扛船五苗薑百扛船六鮮鵝六十五扛船五
十樣果百四十扛船六內府供應庫香稻五十扛船六苗薑等物百五十五扛船六
十樣果百十五扛船五御馬監苜蓿種四十扛船二共船百六十六隻龍衣板方
黃魚等船不預焉兵部馬快船六百隻供供進貢

上林苑

上林苑蒔育署畜養戶二千三百五十七家牧地一千五百二十頃三十四
畝鵝八千四百七十隻鴨二千六百二十四隻雞五千五百四十隻光祿寺
取孳生鵝一萬八千隻鴨八千隻雞五千隻線雞二十隻雞子二百四十雞子二萬　太
常寺薦新奉先殿新雛十二隻雉鰍雞各十三隻鴨子二百四十雞子二萬
八十　本監歲進貢鵝六十五隻鴨黃七十五隻雞黃五十隻大雛雞十五
隻鵝子九百五十鴨子二萬五千內府供應鴨子三萬
嘉湖署隻種地一百十八頃九十九畝歲造宮菜十三萬七千五百八十三
斤又光祿寺青菜二十四萬七千五百斤芥子七石八斗　良牧署牧戶二
千四百七十六家草場地二千三百九十九頃十三畝牛九百二十九隻牸
牛九十七隻牸牛八百三十三隻羊二千五百六十九隻騍羊二千三百九
十六隻公羊二百四十八隻母羊一百五十七隻兒豬六十六隻母豬千隻
光祿寺歲取孳生牛八百隻羊五百隻羊羔二十隻臉豬二千口正旦冬至
節肉豬千口　內府丁字庫歲收羊毛二千四十六斤四兩　太常寺薦新
活兔八十一隻

松江布

成化間松江人以布餉貴近流閒禁庭下府司織造赭黃大紅寶紫等色龍
鳳斗牛麒麟等紋膏隸非緣爲奸一匹有費白金百兩著孝宗在東宮深知
其弊即位首詔之嘗閱內帑見之曰此布一匹文綺十匹價也終身不一御
自是遂絕（松江府志）
松江細布輸京十二萬三千八百六十匹有奇華亭六萬五千一百匹有奇
上海四萬二千七百二十匹有奇青浦二萬三千四十匹有奇萬歷初加八
千匹

教官考績入京

教官九年秩滿考績例入京成弘間猶然後廢不知何年

南京左侍郎

南京各部自正統後俱右侍郎成化十年倪謙爲禮部左侍郎十二年錢溥爲吏部左侍郎

浙東銀冶

浙東銀冶國初歲辦二千八百七十餘金永樂時至七萬七千五百五十餘金宣德時至八萬七千五百八十餘金正統間減課止三萬八千九百三十餘金景泰七年止一萬六千零六十五金天順六年三萬零四十八金成化三年二萬一千二百五十金五年減一萬零二百三十七金弘治二年止一萬零八百四十一金見巡按御史暢亨疏中

大臣賜賜革職官

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丁巳大學士謝遷言臣祖榮任福建布政司都事例不封乞以已得誥命移贈　上非予之天啟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言臣父任四川眉州判官坐勒奪職臣令濰縣復冠帶不得封今乞恩命許之

閣臣賜蟒服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乙巳始賜閣臣蟒服

兩宮三殿

永樂辛丑四月庚子三殿災正統乙巳六月南京宮殿災弘治戊午十月甲戌清寧宮災正德甲戌正月庚辰乾清宮災嘉靖辛丑四月辛酉九廟災辛酉十一月辛亥萬壽宮災其年月皆已酉午戌丙丁

皇莊

慈慶宮慈寧宮乾寧宮共莊田二萬一千一百六十六頃十五畝徵五萬五千八百十五金煤窯七十口歲徵百七十金果樹六千餘株徵六十五斤

教諭李璧

仁和學舍有宋高宗手書石經正德時巡按張承仁欲徙郡學教諭李璧力爭之張曰吾徙府學非私之也何執爲曰明臺爲一浙主徙之無所不可璧曰仁和學知守故物他非所知也苟從命徙是猶子孫不能爲祖宗守祭器官仁和學知守故物他非所知也苟從命徙是猶子孫不能爲祖宗守祭器尚可爲子孫乎張怒欲撻之璧曰官可棄身不可辱也去官而移石經非典守責矣官猶在也豈可以奪乎乃止自璧去或移之郡學

教職左遷

正德時龍泉教諭宜由高當以亡功降福邵訓導

提學官疏薦人才屬官

正德九年吾寧祝虛齋先生（允）任陝西按察副使提督學校奏薦地方人才長安縣劉璣高陵縣呂柟闌州段炅鄠縣王九思鄠厓縣王元凱商州南鐩華陰縣屈直鄜昌府范鏞慶陽府王綸臣嘗相接其所議論規爲甚非常才士子所共推尊軍民所共敬服是皆　先帝與　陛下作養簡拔殆非一朝一夕之故云云又奏薦賢才如同州儒學正魏謙長安縣儒學訓導樊準渭南儒學訓導李應陽興平縣儒學訓導秦鎬學既醇正行尤謹嚴前提學副使朱應登推教書院功緒甚著長安縣儒學教諭董儒三原縣儒學教諭申偉秦安縣儒學教諭江萬玉長安縣儒學訓導胡山才德俱美卓立不羣米脂縣儒學教諭蘇文藍田縣儒學教諭劉萬祿出身雖由歲貢學行無忝科目云云按薦地方人才薦教職今係撫按事而舊見之學憲想亦例也正德後不復行矣檢先生遺集錄之以存風羊

富春謠

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賢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生別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於戲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按察僉事朝邑韓邦奇疏載之例籍

省掾何麟

武宗微行白大同抵太原城門閉不入　上怒遣中官遽山西守臣拒門者按撫面下嘗怖布政司吏沁水何麟曰來旨未有主名此易爲耳若厚賄中官不令羅織願與俱往即　上怒麟一身不足郤也至京奏曰　陛下巡幸晉陽維時司城門者實臣麟一人他官無與也臣不能啟門恭迎鑾輿臣罪萬死但　陛下輕宗廟社稷而遠事巡遊且易服微行無清道警蹕之詔白龍魚服臣下何由辨焉昔漢光武夜獵至上東門守城郅惲指拒而弗納光武以惲爲守法而賞之今小臣欲守郅惲之節而　陛下乃有不敬之誅臣恐後世以爲臣之不幸不若郅惲而　陛下寬仁之量亦遠遜光武也有旨杖六十釋之各官皆不問（沁水縣志）

楊循吉

武宗南巡於北固山上見楊循吉留題因召見行在見上不能對遂龍還歸忌者因以爲佮人臧賢所薦不知此際循吉貧不能糊口其赴召　也與衣爲裝褁從市佮人王元美輕信筆其事於卮言因而傳播天下寃哉徐文貞云　世廟初年欲起君謙聞其顛而止楊公實顛不以佮人事也（國朝元成文集）

按正德十六年八月癸未發京師是日卽杖臧賢等於午門戍邊安得從南巡薦循吉也又江寧徐子仁霖亦曰臧賢所薦是年十二月　上至南京賢死久矣流聞之謬如此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蔡鼎

貴池蔡鼎正德辛巳進士歷雲南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訪黜國公沐崑堂設椅自中坐左右列長杌侍坐撫按察不耐坐沐怒命懸其杌竟立嗾茗而去自嘉靖中撫按始均席

御容藏殿

嘉靖時　祖宗御容藏永孝景神二殿

勳位

嘉靖乙酉二月乙未故事朝參序爵南京元會習儀靖遠伯王瑾協同守備居首列南和伯方壽祥不平詬斥引下之事聞得旨班序如舊戒責壽祥崇禎辛巳冬節南和伯方一元協同守備班安遠侯柳祚昌上忿論監察御史詹士悅謂方領勅宜先之兩事適合又皆方氏祖孫惜未引前案也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白衣山人詩見夢

薛應旂嘗夜夢白衣山人誦弔朱中丞紈詩玄墓山堂月色明烽烟照見閶閭城徙薪自古無恩澤宿草於今有甲兵生死已隨朝露盡是非猶逐夜烏鳴何年精衛能塡海常使人間恨不平

大司馬趙復

天順後大臣俱終喪嘉靖庚戌九月起復揭陽翁萬達兵部倘書崇禎內子冬起復武陵楊嗣昌兵部倘書

麑犬蟲蟻歲給

嘉靖丙戌二月御史雷應龍疏曰內坊麑犬歲給猪肉一萬六千五百餘斤蟲蟻歲供蒸雲蕨秫五千二百餘石費財損德命嫉其費能之

御飢

世宗七駿玉麟飛白玉驄碧玉驄照夜璧銀河綵瑞池駿飛雲白　神宗十二駿玉獅龍赤電龍戴月烏五花駿彩鱗文豹金麟絳虬攢玉騮玄雲駿龍雲驄五口驄　熹宗烏騅東玉帶　思宗四駿太平驄玉龍娵吉良乘瓊臺駿

貢象尾

嘉靖癸丑進羅貢白象道斃使者以珠寶飾牙置金盤中幷獻象尾按劉向說苑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徒獻空籠

嘲邊

嘉靖庚戌大將軍仇鸞縱俺答出塞書我亭障曰仇鸞免送崇禎丙子金人深入畿內粉書邊堡曰百官免送

金甌再卜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丙辰　上密書內苑撰青詞諸臣之名貯金甌中手探得嚴訥李春芳遂拜相崇禎元年　上卜相亦如之得來宗道楊景辰劉鴻訓周道登李標錢龍錫

青田

嘉靖初郡縣率八月成白册九月散青田至十一月畢稅後青田之散恆至歲終萬歷來民間幷不知青田矣

泉州志

隆慶黃光昇作泉州志載晉江知縣張文宿貪虐之跡而萬歷杭州志文宿以本貫陳善具述其美云晉江險惡難治今兩存之俟考

宥隨怨監生

萬歷初幸太學有監生派執壺者竟隨鄰入宮被詰其人懼甚　上識令扶出

李偉

武清侯李偉微時業坼既貴函封坼刀　慈聖太后嚴峻外家戚子弟陳乞命進坼刀示之曰當時藉此爲活今極富貴猶患不足耶　潞簡王之國徵行擅殺人　太后命大璫封杖擊四十

詰惠山神文

無錫周子義萬歷己卯主北闈受邑子之賄拔置八十名周歷禮部左侍郎贈尚書謚文恪祠於惠山談修作詰惠山神文末曰祠亦安足重乎象至不仁而祠於貴陽王振誤國而祠於燕市又安訝斯祠之作邪試由常情以談祠而出於人心之公乎則可久倘祠而出於一人之私乎必不久子不見祠於前者陸羽李紳唐人也秦觀尤袤宋人也倪瓚元人也乞命亭祀不絕彼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西施莊以獻西施而作囑莊以囑侍郎而作遺惠亭以錢仲仲而作襲時非不選勝以章得意而今安在乎

少宰被杖

江陵籍產遣太監張程同刑部侍郎邱橓等往追逮曾倘書省吾王少宰篆等曾角巾青衣王直囚服乞哀中官杖之事聞於朝時沈光祿思孝戲陸少宰光祚曰君善爲之不聞少宰杖乎

緬酋詭貢

邊人有持平緬夷二錦入見黔撫云緬酋欲求入貢撫臣遣中軍國時行書欲奏聞申答曰近時進羅求貢持上金葉表文今第以一人持二錦來實膺未可必宜審實而善遣之非得金葉表文不當爲代奏也撫臣乃止後卒亡驗求其入則已去久矣夷情未可輕議也

長昂射子

三衛屬夷長昂爲雄年六十餘時入寇一日出帳房遥見二鴈擎弓迭射之應弦而殞及其二子遂稍戢

朱國祚

萬歷癸未秀水朱文恪進士第一臚傳日文恪父太醫院使東山公緋服侍班

乙未修撰朱國祚爲司經局洗馬故事鼎元無任洗馬者八月充　皇長子侍班尋清理貼黃靖難功臣舊署奉天征討文恪曰　文皇不得已值此奈何以同姓加征討名悉改靖難

宸翰

宣城沈修撰懋學賜御書謹言行明義理六字徑四寸適整有法嘗見之

太廟羊角燈

丁亥孟秋享太廟風猛燭滅太常寺丞讀祝高聲索燭因褁羊角小燈二持照

傳戴煖耳

癸巳閏十一月十二日輔臣王錫爵請傳戴煖耳故事十一月朔傳戴煖耳百官傳衣不謝傳煖耳獨謝

喪儀

仁聖皇太后之喪大宗伯范謙衣白入朝至闕門忽傳各官衣青布袍急出易衣以進次日則白紗帽烏靴成服斬衰朝夕哭臨期畢而退署衣冠皆白絰帶不除二十七日後用三烏爲烏紗帽皂靴黑角帶也又逾月易青素大約百日更淺淡服色行移舊案有白紗帽白布袍布襪蒲鞋末年中宮之喪

浙省詔至疑所服青白竟書袍迎詔

日本關白求封

萬歷乙未正月甲戌朔庚辰日本差來小西飛彈守籐原如安謹稟天朝兵部尚書太保石老爺臺下小的日本求封蒙老爺天高地厚之恩擔當如此昨日四位閣下老爺禮部范老爺俱同老爺盛心大事已就今在議封之時特將本國應封人員開報伏乞老爺照依後開緣由施行鄰國得安萬代頂德謹稟　計開　册封勅書印信幷各項儀制務求老爺留神要好不致貽笑朝鮮琉球海外諸國至懇至禱

一日本原國王無有鄰國臣民乞封關白自豐臣秀家以上五員乞封大都督獨行長加壯西海道永爲　天朝沿海藩籬且與朝鮮世世修好

一釋玄蘇封日本禪師

一釋宗逸封日本一道禪師

一豐臣玄以豐臣長吉豐臣正家豐臣正成豐臣全家豐臣調信豐臣吉隆豐臣正信源家次平行親平末鄉以上十二員乞封都督指揮

一平山五衛門早田四郎兵衛宅甚藏西山久助吉田善吉下甲石衛門西川與郎松井久大夫小昌久次大瀨少吉以上十五名勞苦三年均乞封爵再來盡應入貢乞給賜督札府十五張亞都督札府二十張臨時頒賞使日本大人臣僚俱各叨受　天朝爵秩遵　天朝命令

二月甲辰朔壬子詔封日本國王平秀吉曰朕受天明命覆幬無私仁育遐荒有同宇下惟爾日本遠隔鯨波昔嘗受爵於先朝中乃自搆于整教爾平

秀吉能統其衆慕義承風始假道於朝鮮未能具達繼歸命于闕下備見貢誠馳信使以上表章干闕籓爲之代請恭順如此朕心嘉之茲特遣後軍都督府僉書署都督僉事李宗誠充正使五軍營右副將署都督僉事楊方亨充副使持節封爾爲日本國王錫以冠服金印誥命凡爾大小臣民悉聽教令共圖綏寧長爲中國之籓維永奠海邦之黎庶恪遵朕命克祚天休故茲昭示俾咸知悉

勅諭平秀吉　朕恭承天命君臨萬邦豈獨乂安中華將使溥海內外日月照臨之地罔不樂生而後心始慊也爾日本平秀吉比稱兵於朝鮮夫朝鮮是以朕於我天朝二百年恪守臣貢之國也告急於朕朕是以赫然震怒出偏師以救之殺伐用張原非朕意乃爾將豐臣行義遣使藤原如安來具陳稱兵之由本爲乞封天朝求朝鮮轉達而朝鮮隔遠聲教不肯爲通輒爾觸冒以煩大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兵既悔禍突今退還朝鮮王京送回朝鮮王子陪臣恭具表文仍申前請經略諸臣前後爲爾轉奏而爾衆復犯朝鮮以失鄰好披露情實果爾恭誠朕是以推心不疑嘉與爲善因勅原差游擊沈維敬前去簽由宣諭爾衆讋數歸國特遣後軍都督僉書署都督僉事李宗誠爲正使五軍營右副將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楊方亨爲副使持節詔封爾平秀吉爲日本國王錫以金印加以冠服陪臣以下亦各量授官職用溥恩賚仍詔告爾國人俾奉爾號令毋得違越世居爾土世統爾民蓋自我祖文皇帝錫封爾國迄今再封可謂曠世之盛典突自封以後爾其恪奉三約永盾一心以思誠報天朝以義信睦諸國附近夷衆務加禁戢毋令生事於沿海六十六島之民久事徵調離棄本業當加意撫綏使其父母妻子得相完聚是爾之所以仰體朕意而上答天心者也至於貢獻固爾恭誠但我沿海將吏惟知戰守風濤出沒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王石難分效順既堅朕豈責報一切免行俾絕後釁遵守朕命勿得有違天鑒孔殷王章有赫欽哉故諭

頒賜國王紗帽一頂金鑲犀帶一條常服羅一套大紅織金胸背麒麟員領一件青褡褳一件綠貼裏一件皮弁冠服一件七旒繅紗皮弁冠一頂（旒珠金飾）玉柱一枝（金）五章絹地紗皮弁服一套大紅素皮服一件素白中單一件纁色素前後裳一件纁色素蔽膝一件（玉鉤金）纁色牲花錦綬一件（金鉤玉釘金）白素大帶一圍大紅素紵絲舄一雙（襯金）丹礬紅羅銷金夾包袱四條紵絲二匹黑綠花二匹深青素一匹羅二匹黑絲一匹青素一匹白毯絲布十匹

封日本國王平秀吉誥文　皇帝制曰聖仁廣運凡天覆地載莫不尊親帝命溥將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　皇祖誕育多方龜紐龍章遠錫扶桑之域貢珥大篆榮施鎮國之山嗣以海波之揚偶致風占之隔當茲盛隆宜

日本國王關白求天朝之封甚要但倭將清正詐幻多端其行長恭順之心亦有故將倭分作三班已渡二班止有清正之倭分作一班已屯於釜山故行長正誠回奏關白言倭衆二班已渡止有一班迎接天使一同渡關白亦言天使一渡海後倭衆譁數撤歸不許遲緩有違其天使往但我禮接不周有慢天使故於正月十五日差行長來請沈維敬過海講說禮義以迎天使往封其沈惟敬已至相爲烏地方去日本止隔二百餘里其關白又見沈惟敬渡海又見天使入營故同行長將清正之倭盡數撤回其清正不肯行長又差飛禪回奏關白關白大惱將根米盡不發去故清正問小國要地圖要穀種思屯田積艸故吾將穀種與三十石地圖一張差陪臣永正賫至爲領地方清正見吾穀種又有地圖中烏嶺有伏兵之處扼塞有養馬之場其釜山至登萊乃深山有嶺虎穴之處兵不能進馬不能行止有一條小路長三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百餘里有七十二灣土兵能進不能出故懼吾不敢犯又聞天使於四月初三日夜逃出釜山不知何意但日本且有悲順之心於天朝而天朝反無撫恤之心於日本釜山恬然乃是大人威震我已遣書與關白天朝差卅使出釜山一年有餘倘國如何不差使臣迎請關白亦答云但封我甚要只待風息館舍有備不日即迎請完日本情形如此特差小卒尤禹賫覽以便施行伏祈照鑒不宣

王守仁謹楚府寄物

萬歷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廣巡按御史趙文炳奏都察院勘札准本部咨爲恭進家財成卅上徹御覽以便差官查取事亦該留守王守仁同弟定遠侯嫡孫應襲王錦襲奏前事并稱楚府承奉錢保領奉兵部風字一千六百三十八號勘合扛運回府開造畧節總卅一本將一本進覽一本送鳳陽府收貯一本給應襲王珺日後襲爵收照以備查考欽此欽遵移備到臣聖旨這本內事情着司禮監選差公正內官一員帶領原奏官王守仁即便前去會同該撫按官令長史逐一對查明白從實回奏欽此欽遵移備到臣准此案照臣先於閏八月二十日接得前報恐有疎虞不待部檄到即會撫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臣李得陽牌行布按都三司及守巡二道遣官軍於楚府各門晝夜嚴行防守出府員役搜檢放行不許夾帶一物及將緊關人犯郭倫等行長史拘禁候勘并曉諭居民不許窩隱受寄外於九月六日該司禮監太監孫舉錦衣衛指揮莊德福捧勅前來臣即會同太監孫舉指揮俞事莊德福巡撫李得陽齊同司道等官左布政陳洙右參政陳璧副使張季思參議丁繼嗣武昌知府劉以煥江夏知縣龔鳳祥等迎進楚府開讀畢將錦衣百戶鄒寶發管押奏發原奏百戶王守仁同王錦襲并令楚府長史董學禮廳倘竜帶仝承奉郭倫等面敕楚王請合同册籍對册本王執出玉牒並諭本府原無植王正祖照王元配王氏係王弼女洪武十二年正月初四日册封爲妃洪武三十年初五日薨王弼於洪武二十七年坐叛臣藍玉黨國除今王守仁奏係弼男王鑰於永樂十四年身故遺男王珺挾貴就祖姑妃撫養維時祖妃已

薨二十餘年誰爲收養最後王氏子孫因無依來府先王閔念親戚相依至今尙有子孫王子孝王國忠等在楚居住其王守仁歸襲不知何代人氏並非本府收養之人亦原無合同册籍本府自來並無承奉錢保等情臣等隨帶郭倫等至長史司再三鞫審執稱二百年來並不知寄有前項金寶臣等又進王府啟王查取前物王諭本府兩遭回祿後宮邱墟並無庫藏王守仁所奏盡屬欺妄予現居東首書院引臣等齊進將本府財物盡數盤出臣等眼中將王守仁所奏原册查對並無一物相同當即登記封本府收貯時聞宮眷悲號臣等各散次早復同太監孫舉指揮莊德福再進本府令奉御長史等官啟王查收王諭本府財物自嘉靖二十四年祖愍王宮變予父恭王年才四歲叔祖武岡王顯槐攝國時有通山王英炊與槐計奏欽依省湖廣撫按三司等官逐一查明實止得銀十九萬六千四百四十兩銀器四千六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百九十五兩金器二百六十兩五錢彼時並未盤有王弼寄頓金寶等物至隆慶五年余父薨予在襁褓武岡王復攝前銀費用無存祖母愍王氏奏奉欽依道院查盤銀兩委係武岡王盤出今予長成自行取討卷案可查余自十歲受封武岡王薨長子英燔相繼物故前銀未得分毫且嘉靖年間至口能奏並未稱有前項金寶等件卷案現存其陝西庄田乃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你征雲南阿魯禿等處建大功特賜秦馬三十匹黃牛二千頭犁牛一千頭羊九千隻并陝西西安州喇都草場一處牧羊世守欽此即蒙永樂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各年以來借用駱駝馬匹屢降勅書前十五道現存可証至萬歷九年奏經戶部議覆本府照舊管業並未奏有子粒官收貯庫候王氏子孫襲爵給領此皆賤之典籍昭然易見者尙敢虛揑王守仁錦襲果否王弼子孫猶未可知況於所奏財物又何足憑哉容臣等會議明白另奏外惟是楚王請避外宅搜掘宮中臣等未敢擅便伏候睿裁

東宮册婚

辛丑　東宮金册用足色金十五兩八成金三千九百八十五兩七成金一千七百五十兩　東宮大婚費八十萬有奇冠三百副耳朵珠至百二十二萬金翠十八萬有奇　福王婚費二十萬有奇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遍行搜掘等情并具揭送臣等本王隨出宮外聽搜臣等念未奉旨不敢擅入當即勸王回宮該臣等看得王守仁所奏册內財物額數百萬卒皆人世罕有奇寶今據所擬銀兩器皿不過近世常物僅止數千似與所奏大相矛盾將以爲隱匿則本王且請搜掘矣臣等伏惟楚王　皇上之親屬也素稱守禮奉法未聞過舉一旦以二百年前無稽之事被奏已經防其門戶拘其侍從盤其積貲宮眷驚惶相對啼哭在臣等奉命恪職不得不爾然於楚王國體亦大辱矣若再令出宮搜掘毋乃非　皇上親睦之意乎況其兩經罔祿一遭宮變相繼幼孤迭更攝國即使盡力搜掘王弼遺貲諒無可得之理而情迫勢窮萬有一意外之變所不忍言考則臣等不能任事罪固難逃而於國家體統所損非涉小矣伏讀明旨仰見聖心原爲關念功臣之後故有此查今考之往牒與守仁所奏有大謬不然者如昭王元妃本薨於三十年

取栝子松

萬歷十年工部咨南京兵部取壽宮栝子松樹九百一十八株坐派蘇杭松江令各撫按專委府佐貳官總理採辦完日遣官押解帶園丁沿塗澆灌仍咨本部發馬快船裝載

川扇

乙未四月七日文書房傳旨着四川布政司照進到年例扇柄內欽降花樣彩畫面各樣龍鳳扇八百一十柄內金釘銨彩畫面渾貼雕邊骨龍鳳舟船扇十五柄壽比南山福如東海扇十五柄四陽捧壽福祿扇十五柄百子扇十五柄蓬仙捧壽扇十五柄松竹梅結壽福祿扇十五柄七夕銀河會扇十五柄菊花兎兒扇十五柄天師降五毒扇十五柄四獸朝麒麟扇十五柄孔雀牡丹扇十五柄蒼松皓月扇十五柄菊花仙子扇十五柄閙花扇十五柄滿地嬌翎毛扇十五柄金菊對芙蓉扇十五柄錦帳花木貓兒扇十五柄人物故事扇十五柄四季花扇十五柄茶梅花草蟲扇十五柄聚寶扇十五柄白澤五毒扇十五柄盆景五毒扇十五柄八寶進寶扇十五柄百鳥朝鳳扇十五柄盤桃捧壽扇十五柄以上三十三樣俱金釘銨彩畫面渾貼雕邊骨每樣添造四十五柄共六千柄每年爲例其餘年例的今年二月傳添造的八千八百柄俱照樣數每年如法精緻赤金造進禮部知道

王文肅晚召

丁未復召太倉王相國錫爵王卽家疏規時政剌切言路蓋華亭陳繼儒代草者陳過示王吏部士騏吏部遽郵之言路諸公競謂其沮抑鞏詆之太倉遂不赴

梁鵬

萬歷中順德梁鵬知崇安縣題堂柱曰庫無耗頭里無私派鋪無當行望鄉者訪聞相告吏怕沈案差怕索錢民怕健訟期子姓敏德還淳閭戶部主事

閣臣避道

冢宰平湖陸光祖富平縣不楊俱不避閣臣輿見忤張新建位遂訐富平後富平再起避福清葉少師又不可解突駙馬都尉楊春元並道福清貽飽祠部書曰都尉不避之說必以會典爲言不知今之禮部俱不依會典只照見引事例耳會典所言概舉公侯駙馬而公侯在前今試問諸公侯有一人不避閣臣者邪若謹依會典則豈但公侯卽六卿長貳皆不當避突古之宰相禮絕百僚今之閣臣猶虛被此名故自僕入都文武大小並未見有塗迴直突而過者卽駙馬亦有數人何獨楊君不避耶

安南上書

安南某人失風於浙見拘上書曰臣聞均覆載者天道也普仁恕者王道也何地非王土何人非王民臣本安南身非叛逆世受國制迄奉我主差往爲王省墓忽遇風作漏舟幾覆幸漂流至此臣等忻忻相告人人得覩光上國突正喜懽交接天兵四圍俛首受縛今縲紲繫我以夷論我亦何以柔遠人也游魚思故淵飛鳥思故枝人情寧有不同者如　皇帝以夷論我則概郡縣何非王之土地也概蒼生莫非王之人民也我何獨外於清朝使我父母妻子骨肉不相見也喪身異地不亦憐乎乞　皇帝早賜杯水用甦涸轍大開恻隱俛示指南臣等不勝忻躍慺悚之至

戲賞

內臣有進小兒風車之戲值不一錢　上喜其飄轉賞千金墓圖鑑之妓制銀舟注酒帆檣機捩巧絕費百金　上善之而向之戲車猶久生祇卻停賞

進銀舟者其人大失望司禮太監田義頗洽　上心嘗跨馬命義操箠而從既弛勑義求犒予之千金一日命義跨馬　上自操箠從之事訖亦索犒義知其指大有所餽

荒慘

萬歷丁巳戊午山東濟饑人相食萊州市人肉慘不忍述有中州人兄弟並無子來貿妾或以姑嫂欺之夜宿兄得其姑狀極誠朴告曰爾弟爲我嫂金中奚矣兄亟趨視炕下之首儼然賊而走訴縣官抵嫂罪攜姑以行

崇禎庚辰秋山東河南山西畿南人食木皮至冬人相食辛巳江南北皆饑棄子女售器具流殍塞路少婦不值千錢市餅餌輒袖之否則見奪斗米三錢杭州諸生某家三四人因米肉不支雜以砒霜啖訖俱死

八品官貤封

八品官例不貤封萬歷末行人司行人吳伯玉請比五經博士例追封其母有旨止予章服著爲令

分黨

萬歷末朝士分黨競立門戶有東林之黨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金壇于玉立等廢居講學立東林書院而常鎮人附之有崑山之黨則顧天峻及湘潭李勝芳蘇人附之有四明之黨則沈一貫浙人附之有宣城之黨則湯賓尹而寧國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黨則鄒元標有關中之黨則馮從吾各同省人附之馮嘗督學山西則山陝合馮鄒又講學相善又江右山陝合也閩楚粵蜀遠不具論庚戌大計江右淮撫李三才庇東林而諸黨左矣時攻東林俱見罪四明至楚粵無一人臺省者天啟初東林獨盛起鄒元標而江右亦東林也福清葉向高歸德侯執躬秉權趨風

天下咸奔走焉什塗捷徑非東林不靈波及諸生如復社幾社不一而足家馳人驚恐漢末標榜不是過也

熊廷弼王化貞

葉相國向高於萬歷癸丑主禮闈錄王化貞其撫遼也沾沾自喜適福清再召馳書勸駕謂大功指日待入朝爲封拜地福清又夢如之故入朝專右化貞及事敗同熊廷弼論死

魏忠賢

魏忠賢少欲博無賴觸忽自閹猶爲人行汲客某奇其貌資直　東宮後柄用客避去其名姓無傳焉萬歷時宮祿不恆給　皇孫苦之諸閹戲曰　陛下萬歲　殿下亦萬歲吾輩待小官家登極鴻恩有河清耳而忠賢獨悲敬時進飲啖中其欲及　上即位寵任倒柄勢焰薰灼外廷謟附貿繁有徒媒

孽中宮則劉志選楊夢璟羅織善類則曹欽程吳淐夫田吉許志吉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張體乾孫雲鶴楊寰谷應選魏廣微之首附盧承欽之刊黨籍潘汝禎之倡祠李承祚之進封其頌美不置薛鳳翔四十七疏郭允厚四十疏周應秋三十九疏餘不勝數也

閹人某善占字忠賢召之書有字對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問其故曰有字上半天也下爲日月君臣之象今月食日幸肩半天不否則無天矣又書囚字某心知其謬詭曰國內幸賴斯人如無斯人國且空矣忠賢色喜某旋遁

誤繼黨籍

有錄東林姓氏於魏忠賢遂因事羅織嘉興陳應元與焉金陵陳應元以名氏同併罷

幸脫黨籍

天啟末陝西巡按莊祖誥遣奏差有媚祠之請奏差至京聞　上疾甚意魏閹未可測疏不即上後忠賢敗免議湖廣巡撫慈谿姚宗文亦遣奏差疏竟上預黨落職按漢寶憲納婁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當遣吏戶曹李郃言竇氏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請自行遂所在遲留宦扶風而憲就執陝西奏差皓與郃合矣

火逼倘書

總督倉場侍郎酈瑛忠賢遷刑部倘書時稱火逼倘書在刑部誣揚州知府劉鐸死之崇禎初追論貞死於本堂撻三十雖貞不足惜時謂其失體

劉詔耿如杞互譖

薊鎮祠魏忠賢參政耿如杞不跪謁懼譴求巡撫劉詔劾罷初非劉意也忠賢重論下法司崇禎初詔總督薊遼以乾沒軍料下獄如杞笑曰老先生何亦來此如杞後歷官巡撫大同已勒兵入援同總兵張鴻功潰於良鄉被斜下獄詔又笑曰老先生何又來此

孫尚書寒窓故人

武進孫文介宗伯慎行持行清峻門生某來爲巡臺留飲五鼓巡臺欲起公曰少需之有寒窓故人相見巡臺意密客坐俟之屢求而已設菽乳指曰此吾寒窓故人也

周維持

璫機時御史金壇周維持檻帖舉朝多樂事天意喜從人

鳳兒

天啟二年禹州守英曰門報鳳兒於大隗山高可七尺事聞受賀嘗問汝州人張彥清云是冬身其地則徽府太和王之莊雨雹鳥雀凍墜無算訛以爲鳳

滕陽驛詩

天啟初詩州御史方震孺被逮題滕陽驛壁品兒一月纔三日懷裹呱呱別乃翁若使長成能問父阿兒向北指悲風丙寅汇陰御史李應昇亦被逮過之題曰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蹈風悽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崇禎戊辰武進鄒嘉生復官備兵海上南還飯滕陽見壁間方氏新題宛然而仲達詩渾去久矣因系以詩荒庭樹禿慘霜砰有客巡簷汨獨垂碧血已酬忠孝志紗籠猶見死生歧六歌兒女情偏至十族君臣義不移豈爲姓名甘鼎鑊千秋巡遠自心知又亡何鄉人和詩一行已遣汨爲砰遺句何須粉壁垂好惡自從平旦合是非偏向稠曹歧生鶯市虎魂猶碎死快騎鯨

性不移聲上若留男子氣寸心應許夜臺知　題樑倘雙垂忠良各抱心猶石生死何妨路見歧新月有情窺戶入殘陽無焰帶燈移舊時遺筆無尊處化作風雷未可知辛未仲夏鄒嘉生被上谷之命重憩此館書存名去旁有和詩二首名雖不留其人固可想見也續題曰不爲孤忠寄口碑壁詩何幸數行垂三朝日月懸天上一念玄黃判路歧客路似名驚易去人心如宦拙難移荒郊控馬重題句佚簡還留野乘知按亡何鄉人即武進張二無先生瑋

孫相國行邊

孫高陽相國承宗行邊見城堡殘破輒罵熊經略王巡撫棄師之罪謂不能力守驅生靈數十萬死亂兵之下誰焚宮私廬舍不顧其後也雖上疏請宥二人實非其意

陳明卿慰下獄

周夢洲順昌周季侯宗建等下獄陳明卿慰之曰人生事業閉戶第一閉戶事業獄中第一公等莫如著易愼勿錯過

邏羅貢表

天啟丙寅二月廣東市舶提舉司唐允中報懷遠驛邏羅入貢金葉表曰邏羅國王森烈帕臘照采倫恰臘陛棚西亞卒贊鴉普埃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譯書奏啟　大明皇帝陛下伏以聖明新登寶位萬國胥慶微臣經差使臣坤皮叭具沙等捧賫金葉表文方物詣闕慶賀外欽奉勅諭厚賜回還開讀拜受恭詢　聖躬祥祉國治政平拜舞山呼無任懽懌追思世沐恩寵自古及今地隔天涯心馳帝闕雖華夷兩地實同一國之忠也玆當貢期循例修貢謹差正貢使臣郎勃查結副貢使臣坤加離顏那茶邁低匣臣乃實塡

朴里辦事臣乃納統通事臣曹漢等乘船一隻捧賫金葉表文裝戰方物譯書用羅字五號勗合從廣東省送詣闕下貢獻恭候萬福伏乞　聖鑒微衷用伸臣子之誠庶存悃遠之義并祈往來不斷使獲毋曠永久事竣乞早遣使回國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表以聞并開進　皇帝上品龍涎香一斤西洋遮那密段四端采色鳥地雙面花幔二條采色藍地矽光雙面花幔二條采色花地柳條雙面幔二條采色花地鳥文矽光雙面幔二條采色柳紅腊地花雙面幔二條西洋紅地繡金綿氈帕二條象牙三百斤大小十一根胡椒三百斤藤黃三百斤速香三百斤降香三百斤白荳蔻三百斤大楓子三百斤烏木三百斤蘇木三百斤進　皇后上品龍涎香八兩西洋遮那密段二端采色紅地雙面暗花幔二條采色雙面暗花幔二條采色金身花幔二條象牙一百五十斤共六根胡椒一百五十斤藤黃速香降香

白荳蔻大楓子烏木各一百五十斤

按邏羅萬歷三十八年四十五年並入貢天啟元年入賀

安南

五月六日安南入貢補萬歷四十五年金香爐花瓶四副共重二百零九兩銀盤十六共重六百九十一兩沈香六十斤速香一百四十八斤降眞香三十根白木香五十件黑綿香八千株白色土絹二百匹犀角十二座象牙十二枝隨從二十一員陪臣三員阮進用杜克敬阮自强通事一員阮曰仁行人四員黃文通范世和阮光敬阮世閱從人十三名補貢方物並如前隨從二十一名陪臣三員陳瑋裴必勝阮瀕通事一員阮程行人四員黃茂才鄭械阮仁通阮智能從人十三名

三王之國

瑞王惠王桂王之國辭陵故事親王必屆土三擔培陵時瑞王相觸而詬桂王解之就封所經郡縣上供王及妃日各肉八十斤次妃及長子各六十斤餘妾及諸子各四十斤桂王阻風儀眞審理嘉興沈德先入其舟見座設青布褥內豎云宮中皆然凡褥皆布也親王亦如之並祖制

主簿寃縊

天啟丙寅八月嚴州主簿口口口於布政司領漆料千金爲孝廉某某居間瓜分幷雜費實領三百餘金度必自累遂縊死杭城海會寺中猶胸抱寃狀首列方伯康新民折兌百金事聞當道以礙方伯不行

許志吉

欽縣許志吉故相文穆國之孫膺歷大理寺口寺副時籍富人吳養春家奉旨召買黃山遣工部主事呂下問煩苛激變志吉自請往駐郡纍有司伏謁

通判姜三極名叱之羅織巨家不避戚黨徵人切齒已事敗即訛歛令棄高標繩之前爲伏謁者志吉囚服跣高標故下堂揖志吉曰老先生何至此每訊一事輒受朴人以爲快竟論死初志吉被黃山之命其夕文穆幕坊自倒果驗

僞巡臺

癸酉十月八日大名之長垣縣忽報按臺私行在北關店牡龍家典史倪時俊逆之公館時開州同知喻傳顯署縣事求勅印頗張皇失措因收訛則滑縣濟文鄆也年二十一棄妻專脅遷者後奏上寘罪

五經登第

洪武二十二年福建長樂縣黃文史廷實應貢庚午試南京五經題並作以遵式取旨　太祖覽其天下一家論大見稱異御拔特置第一免會試授戶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帝王登極後中宮生子帝乙之紂宋文帝之郡並凶終我朝　孝宗之有　武帝幾至覆國及　思宗元子生日者俱謂其支干不利

問難

上初即位好問難如三物六德六行等儒臣猝不能對後稍厭薄之不復瑣瑣

冶進香內臣

上內坐聞香慫動偶語閣臣歎曰　皇兄受誤多矣戒香不復進

逆案

逆案分創祠稱頌贊導繇冢宰長垣王永光亡何總憲曹于汴給諫許譽卿摘冢宰陰附忠賢罷其預議改命司寇喬允升時秉成於閣部而太史姚希孟實陰主之以得滄州意也故蘇人無一玷者

徵盜

先是秦盜跳豫晉間太倉吳駿公嘗與同年衛膚文論時事其人關中人也忽歎曰事出非常奈何吾關中有人矣問其姓曰李時不省所謂迄今思之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部主事言事降撫州推官宇民以恩而待屬過嚴陷調澧州衛卒

崇禎甲戌會試龍溪顏茂猷五經題並作分考官陳仁錫出閫特奏　上許其廷對第進士程錄另列其名於諸貢士前茂猷鄉舉在天啟甲子亦全經曰口推官山陰祁彪佳巽之言於主司獲薦巡按御史爲特奏一時傳巽後人效之

崇禎丙子丙牟揭重熙魁順天江西張燮口羅大猷已卯出東萊陽宋瑚癸未進士嘉興譚貞良慈谿馮元飈　丁丑南昌程元極五經乙榜求倣顏茂猷例特拔不許庚辰宗貢朱統欽以五經義求破格亦不許

館選

甲戌罷庶吉士乙亥選推官知縣入詞林丁丑專舉有司限甲科七人乙科四人貢三人嘉善錢謇菴相國曰白外吏入館止論足賦不問文學月課庶

拙謔字雜出炎

南場關節

兵部主事丹陽賀王盛刻烏程温相國體仁庶其鄉人考官左庶子丁進摘南場黃美中論表奢閻嫂刀青山綠樹爲關節輔臣委部科核所出倘書爭康先苦搜覈上忤旨去荀子佹詩閻嫂子奢莫之媒也嫂母刀父是之喜也又荀卿與春申君書復賦閻妹子奢莫知媒兮嫂母求之又甚喜之兮青山綠樹見朱元晦心學詩

宸翰

戊寅六月御書楹帖賜揚州鹽曹太監楊顯名陋上堯樽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薰私第宴上清霜凌草木軍中殺氣動旌旆公署每對川壁六賴遣官賜賜

己卯九月宴偪輔楊嗣昌於文華殿賜坐　上手觸者三袖出詩賜之盥梅

今暫作干城大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

輔臣不給驛

己卯遂安方相國逢年召對不稱旨自免賜三十金不給驛

陳啓新

淮安陳啓新故書佐嘗一舉武科頗譜繪事游燕薯大璋曹化淳等內子上書特拜吏科給事中實無他才首蒙破格入省以後唯阿觀望淮撫朱大典榜其門海內一人癸未宅憂或追論其陰事下法司啓新走免不知所終啓新若戡定或非其才　上作色曰人俱說他好香山因力稱之長洲言操江都督御史之短意欲薦其姻福建右轄申紹芳也以語德州謝太宰陞謝曰果新營泰使過南京時大司馬李邦華示禁某地內云如此望礎難通突啓新讀望礎爲窰礎及入京上言近京陵脉窰戶坎傷引李所示爲據李疏辨時大笑之

御膳

上儉約御膳日費三百金

內閣秉燭

文淵閣內五楹中居元輔餘以次寓直如元輔能次輔當代必旨有元輔字始遷坐閣員至六七人則辦室中書蓋牖不北書亦秉燭故事午門前日照紅牌輔臣趨入閣入輒報報畢始發章奏

堂饌折價

輔臣會饌出光祿寺自宜與周相國延佰移庖始折價烏程移庖菲甚雖細節以上偵之也

科抄

紅本下科發抄萬歷中疏多留內不付閣故先行科抄崇禎時禁之

何相國市德

香山何象岡香嶼次輔日直票擬時泄之親故而　上嘗改擬則曰某某爲之或　上自改也烏程悉其狀語何曰貴役不宜引入禁地何諱之烏程曰貴役傳遞多矣自是少戢

烏程長洲之隙

長洲文湛持相國震孟故善香山香山先相不諧典故烏程輒改所票不以示也長洲積譽入相禮之加等長洲語人曰人多短烏程乃譖抑如此初召對陝督洪承疇何如嘉善錢相國曰承疇臣同年也任事勞苦此其所長若戡定或非其才　上作色曰人俱說他好香山因力稱之長洲言操江都督御史之短意欲薦其姻福建右轄申紹芳也以語德州謝太宰陞謝曰果用申青門老先生當樞治生蓋蘇松常鎮爲下江長洲謝不敏既推申河南左轄未赴意覬齊撫太宰糾之申建戍工科都給事中許譽卿資深祿淺推

南京太常寺少卿長洲鬻香山票旨用人何論南北　上責改擬會太宰引疾勉留長洲語太宰曰欲成老先生高尙奈許讒城相訕遂蓋脅之太宰知其指曰我大臣出處乃操自廟堂耶因料譽卿而長洲欲右之烏程曰太宰叅之力長洲求罰俸烏程曰安有太宰所叅僅罰俸者長洲作色而去遂擬降級　上不許烏程擬削籍晚坐會閱長洲艴然曰削籍未嘗不好其所票某項錢糧疏烏程勘改擬長洲勉應之改訖擲筆四坐駭嘯烏程翌朝揭奏曰朝廷所以臨下賞罰而已若所云科道削籍科道之榮是賞不足勸罰不足懲以股肱心膂之臣而爲此護禮悖常之語臣實不知其解也　上怒并罷香山長洲

袁崇煥

袁崇煥備兵寧遠值樞相孫承宗於榆關孫方被論乞骸崇煥曰相公果欲去某願捐三千金助彈文孫笑曰若然幸爲籍重第不肖去後經畧必喻使君安性而足下代其巡撫喻亦不久又足下經畧矣未知巡撫又何人崇煥曰有劉詔後俱如孫所料而崇煥輕脫可見嘗於演武場較閱忽自起舞防牌中躝

巳巳四月崇煥遣把總吳某千總陳某使趙州以故遼人方君達來報二十四日陰謀欵案逋賞且佯輸彼情約殺烏師毛文龍許之又告飢遂令都司蔣文烈開糶於高臺堡名賑熟夷也邊儲始竭蕆用都司吳先計犒軍矯殺文龍

庚午十一月籍沒袁崇煥家妻阮氏女三歲六歲從子兆岫使女四人蒼頭八人婢三人書籍財物十六箇槍二馬口俱解京

鄭鄤

應常武進鄭鄤大學士吳宗達之甥恃天啟中建言護視其舅吳能相抵舍是日鄭俶裝北上補官不一晤吳恚甚揭其短於烏程未發也文文起入相以同年薦之烏程曰詞林自有故事萬歷已丑庶常蔣恬菴孟育終養及起家猶同後輩課館且欲外轉周曰礽洪猶謂以齒夙得留今鄭庶常不得違例也文起曰鄭嘗建言與將恬菴不同亡何嘉善錢相國士升及唐宗崑世泳各懇烏程許其題補一日文起語烏程曰考先生不用鄭庶常彼善作文者烏程意沮會許譽卿事敗文起慫曰一霞城敗行有繼霞城起者烏程聞之草揭示嘉善同僉名時潞川張至發其直不之及嘉善曰既不能薦而又賢之人其謂我何烏程獨上立下鄭獄論誅死烏程初無意陷鄭鄭由吳氏而文起激之也

萬俟宮牆

濰縣張四知相國里門題萬俟宮牆時人嗤之

稅監

文文起入相數日撤稅監曰　上獨斷長洲掠其德已文選郎呂大器奏臣前止稅監今蒙採納閣臣見之謂選郎實舉長洲曰此好事何難認也

詞林題補

詞林在籍先注官後赴皆海陳子壯以曰曰家居遽入京烏程翼之烏程雖陰忮練習朝典人不能及面　上嘗嚴細故票擬改至再四不允同列遞疑烏程徐曰或疏末失填小日耳按之果然雖失填小日　上終不自明必閣臣發之

周延儒

宜興入相恃才輒午睡足徐趨閣章奏應手票旨時閣臣善於揆事稱武進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吏部擬各官副佟幾片兵工部擬各官吏實幾十幾兩俱閣臣填數鳥程不填聽 上裁定不市恩怨 上益任之

宜興先論龍以嘗言朝廷爲羣皇上人因力辨引去及再相或言 聖性嚴敢宜興笑曰 上易與也何過慮爲蓋宜興潛通宮府得其關捩故有羣皇上人之說晚益黯貨文武大臣賜誼擬旨還與他誼嘗誇曰吾筆底一字千金蓋入賂四千金也

六曹章奏

六曹章奏係科臣職掌參駁近廬文案實於大事多茗

磨碑

西山碧雲寺魏忠賢重修天啟三年少師福清葉向高撰記禮部尚書會稽錢象坤篆額今碑磨去錢象坤名氏意作相時事也福清記中頗稱許魏氏

內臣帶

內臣帶止犀玉無金銀花素之別崇禎辛巳始依品自金花以至素銀衣自斗牛飛魚以至各色異獸

揭長安門

巳卯庚辰間或揭長安門曰督撫連車載京堂上斗量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泄旨龍相

巴縣王相國 應熊 被論命未下遣探閣指遽疏辨 上詰其繇於是中書舍人劉天錫等以泄旨伏罪相國坐免

朱萬年

萊州守朱萬年力拒叛兵不遺餘策以登撫謝璉主招降脅之出城遇害是日婿生子入皆哀其烈而幸其嗣也

佑聖觀開勑

庚辰閏正月先是山東巡撫上虞李懋芳憂去顏繼祖代鎖論其侵牟坐逮懋芳在道提騎先候於杭州議開勑於藩司右轄黃鳴俊曰某宦河南嘗帖開自臬司重在刑名也二司互執竟開讀佑聖觀

過周諜

是月仙居知縣范周諜以通賂長安事露被逮夜宿杭州菩提寺仰藥死寒士叨一第寄百里之命欲速而梯進身且不保孤燈冷壁婦孺長隔亦足戒矣

生日移賀

思廟萬歷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生適嫡母 孝和貞皇后忌日也崇禎元年萬壽節免賀明年屆期輔臣知其指請移二十四日從之按庚戌十二月甲午立春故景命之辰作辛亥節氣

金史太宗 晟 本月七日以同皇考忌日改用十七日

鄭以偉

上饒鄭相國鄤于經術第不諳吏事票擬間用古字往往失載宜興時規之終不解也臨票矜持數四塗易乘才之難如此嘗命改票票僉例緻進誤致之被詰先以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刻其詩文曰藝苑張仲師長尺二寸見論衡嗣刻山上山稿蓋古詩山上復有山離合文出字也自爲序又作隱語詩曰自笑此來懷口口從前一誤是山山推食幾度百姓眼何補相嚇兩月灣又刻畫壺集畫壺者小兒所吹不按腔調又刻杜吟杜之

爲言薄也

貢士騎射

巳卯始命巡按御史同鄉試主司閱貢士騎射具文耳後終不行

鹺司新例

轉運積輕寓於郡守如吾浙按察司水利道妄客則鹺司辦具沿爲故事王申轉運使楊湜然革之已奉勅禮同藩臬勅革曰藩臬不往方伯猶狃舊下堂楊勉隨郡守之右關中張繼孟自御史左遷始得亞二司乙卯鄉試錄序列都轉運便右參政張繼孟及太監崔璘至繼孟仍詘膝二司則否

黃道周

黃石齋先生在詞林凡題講官經筵官纂修官及東宮講官或資俸在其前後皆用獨遺黃蓋輔臣懼其近　上敗奏也最後推東宮講官又不之及項

詞林之壞

嘉善錢相國謇庵曰自來坊局與政府相通間邀坊局等齊訪時務人才因驗其人之賢否崇禎間詞林輒趨臺省乘利窺間反攻中堂面與政府隔矣上著徵逐詩酒翠於典故一旦臨事遂無其料吾待罪政府見士大夫朝房非上書求溫旨則代人懇致多遷除之事並無陳大議效奇策雖開平津之閣何益此國家所以大壞也

詔勅體貴簡重冠冕大敞間忽叙門閥尚纖縟綸命褻矣倪鴻寶好琢麗競於雕蟲王覺斯專倣大誥浮靡不切許石門翟儲蓄既薄趨其下風又無論也烏程嘗讀之蹙額令刪改致忤夫知制誥閣臣職也詞林矜愎不其甚乎

館陶全城

壬午北兵深入館陶令晉調元其姻孝廉某自關中來道被掠儀觀甚偉厲聲曰我非庸庸者不令我見主帥平如吾見也者會當立效相報及見主帥曰我關西男子不與俗伍姻家館陶令以舌下之焉驟金帛隨所欲耳主帥信之以騎往孝廉求與舁至城下約停車容入說之入俾助守曲盡方畧蓋孝廉僞僮足以紿敵也

分票

嘉靖以來票擬顓首揆餘旁睨面已萬歷之季疏多留中票滑葉向高德清方從哲相繼首揆嘗閒坐終日福清曰安得票一疏全我體乎天啟間事繁福清及蒲州韓爌間逐次輔票一二宣與始分票計統若干析以爲常晨入

夕出拮据不遑閣例不宿火申刻散班崇禎初遂燃蠟更餘堂吏猶循故事高呼申時也錢塞庵詩深宮衙石程章奏綸閣推敲費論思子夜漏深纔退食門官猶報是申時

熹宗實錄

纂修實錄各分詹翰坊局蒙具送閣臣總裁又分歲月調定彙而正之熹宗御歷七年論實錄終歲事耳史官雖分任乞假奉使淹期不至或竟置之罔聞閣臣亦不以爲意嘉靖錢相國嘗總裁二年有奇云同官互秘不相往復也至崇禎十口年始竣

講臣

經筵對御案設凡列講章其上講官易爲口日講從御案旁救陳即自撰講章或至失記蓋講章先期呈閣臣閱定中書舍人錄置御前往時講官第誦

本義宋規數句不繁引也崇禎時好衍時事輒千百言如豫章禮部右侍郎羅喻義講尚書口口口口布昭聖武泛引國朝三大營志烏程屢刪之不受竹云羅喻義批准兵部侍郎錢塞庵曰講官致規不過篇末今累牘連章烏程坐是與詞林不協予所見講官文湛持倪鴻寶學問該洽聲容閑雅眞其選也姚孟旹次之姜燾勝有儀度其學不逮姜燕及氣粗許石門語先

堂婆

太監張彝憲監戶工二部並座堂上時稱堂公堂婆

御史改武

監察御史張仕學巡按河南求擊賊自效改總兵官先是余應桂按楚超巡撫張覲之既改階都守節推通刺始愧悔後遷延自免

盧象升

已卯盧象升總督敗沒鎮瑞懼罪陰言其不死命遣校偵之以實聞下棰獄酷拷不承而死垂死拜獄神曰某不枉盧總督雖死不憾

德府窖金

己卯正月濟南破德王由樞陷於賊得牡丹下窖金壬午十二月兗州破魯王以派死之得石榴下窖金二邨最薄矧秦楚襄福固周蜀之富乎

周士樸

寇陷歸德執周倘書士樸責數之答以布袍革履不預外事曰亦知舍人之怙勢肆虐乎辭只不聞曰脩楚金十三窖何來不能答被磔

謝秉謙

華亭謝秉謙本起廝養登第歷御史巡按陝西楚虐戊寅還十二月北上會被論至齊河見逮過濟南陷於朔騎同官校遇害蓋舍人施普所供也怨家

洲俟派撥迓之竟先期渡江軍城外肆劫王歸其孥至陽邏口被掠訴良玉大索得之一時驟亂人不自保賀相國逢聖訪良玉問此來奉旨乎曰否相國曰將軍扼要宜先護　鎮駿面省會次之曰鄂上閉關郤我曰今寇在江北而兵江南何耶曰漢上逃竄無可食相國曰駐省會幾何曰曰養銳待戰及正且相國往叩不納排闥一見而去

蕪湖兵擾

癸未春左良玉在武昌遣副將王允成勦王自九江安慶而下忽掠流言兵叛留京藉藉南樞熊明遇亦不辨第令都督孫必進以三千人往至蕪湖知非寇也江寧令楊文驄以熊氏牟家子求西征許題補職方郎文驄即部衛視師欲蕪湖令夏繼虞詘膝不受縱兵劫掠時留京戒嚴滑明簡聚寶門啟二十刻遽閉游人爭入踏死四人將子文廟降神言此地亡恙果獲安

悼襄王

皇五子慈煩薨時預言貴妃田氏及乘輿不利　上痛甚白禮於奉先殿已追封王益曰襄

禁金銀酒器

癸未冬禁金銀酒器茲服南都公宴列銀爵或欲撤之總憲張貌山先生曰第安之非大臣此器更誰用乎尚書高曙齋深服其言

館課

甲申三月望寇且至是日庶常謂必罷課姑徃候命首輔魏藻德以制不可廢出文章可聞性道不可聞解

元旦受朝

甲申元旦受朝慕臣成禮而退　上南向一拱前此未有也

孝陵夜哭

甲申三月十三日　孝陵夜哭都人喧傳張貌山先生聞之嘆曰雖訛言亦其應也徃鍾山佳氣鬱葱勃萃朝夕殊狀父老謂今日減色

女慘

左良玉自武昌東歷池州道覇土人奔避斤肉值銀二錢隻葱二十錢墟市空竭所掠婦女二三萬左倘聞之欲搜集部卒懼頃刻推婦女江中屍浮及於揚州良玉日跋扈人心憂疑故都督陳洪範曰左崑山不能約束其衆蓋有三懼懼流寇難滅懼部卒二心懼嚴旨不測

廬溝城

崇禎戊寅二月城廬溝橋南門曰順治北門曰永昌甲申兩應其兆甲申正月賊陷潞安潞世子曰曰年十六逃外氏被執僞將同飲風吹其衣見幼所佩大金錢爲大順永昌也

內臣兆蝗

予生不識蝻己卯六月三日太監崔靚嬰兩浙錢糧鹽法抵杭州蝗始見仰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先帝改謚

先是張巍山總憲同予私擬　先帝尊謚予擬　烈宗總憲善之即擬烈宗敏皇帝以語高相國瑨僉曰烈宗斷不可易相國曰堯典欽命文思獨思字未謚以謚　先帝何如各稱善居亡何宗伯顧錫疇奏擬乾　以下原缺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棗林雜俎智集終

棗林雜俎智集正誤表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誤	更正
二	一一	一七	遺	檮
又	一三	一四	潮	輔
又	一八	二〇	雨	喻
四	三	一八	疏	旋
又	四	二〇	西	四
五	九	二五	市	商
又	一八	注	向	面
又	二〇	注	及	盡
六	八	一九	井	斤
九	九	注	別	列
一〇	二	注	放	下有英字
又	九	一五	百	下有年字
一一	一二	二	二	十
一二	一〇	七	爰	杷
一三	一一	一七	蟹	一作薤上有乳字
一四	一二	二八	婚	姻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誤	更正
一四	一二	一七	楊	檮
一五	一三	一四	補	輔
又	四	二〇	四	西
又	四	二〇	喻	雨
一五	一八	一五	旋	疏
又	二〇	注	又	及
一六	一九	一九	商	市
一七	九	注	面	向
一八	一四	一六	盡	及
又	九	末	斤	井
二〇	五	二	列	別
又	一五	四	下有英字	放
二三	五	一五	下有年字	百
又	一六	二	十	二
二六	二	一一	又	爰
二八	一一	二四	一作薤上有乳字	蟹
三三	二二	二四	姻	婚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誤	更正
三四	一五		用	一本俱作由
三五	一一		乞命亭	造令向
三六	三	五	及	乃
三七	二二	二七	國	下有寧字
四〇	一一	一八	有	大
四二	一七	二	申	同
又	九	七	收	取
四三	一二	一四	鍋	堝
又	一四	一九	裹	峯
又	一八	七	裁	栽
四五	七	一	引	行
四七			颿風	衙女
四八	一三	五	杷	下有釋字
又	二三	八	英	一作蔈
五一	二二	二四	王	惠
又	一七	末	間	閒
五四	二二		觸	觴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誤	更正
五五	四	注	年	世
五七	一八	八	赦	赦
六一	末	二一	祺	棋
六〇	一七	注	騎	騶
六二	五	二六	排	俳
又	一四	二	驅	驅
又	又	注	放	九重外應關門下
六三	一九	二三	步	步
又	一九	二三	朱	朱
六四	一四	二	孫	孫
六五	一一	二	鐵	鐵
六六	一一	二	位	任
六七	一一	二	斷	斷
六八	一一	二	禁	禁
六九	一一	二	楚	楚
七〇	一一	二	九重	九重
七一	一一	二	外	外
七二	一一	二	應關門下	應關門下
七三	一一	二	騶	騶
七四	一一	二	排	排
七五	一一	二	赦	赦
七六	一一	二	祺	祺
七七	一一	二	騎	騎
七八	一一	二	騶	騶
七九	一一	二	旋	旋
八〇	一一	二	喻	喻
八一	一一	二	四	四
八二	一一	二	輔	輔
八三	一一	二	補	補
八四	一一	二	楊	檮
八五	一一	二	遺	遺
八六	一一	二	潮	潮
八七	一一	二	雨	雨
八八	一一	二	疏	疏
八九	一一	二	及	及
九〇	一一	二	向	向
九一	一一	二	井	井
九二	一一	二	別	別
九三	一一	二	放	放
九四	一一	二	百	百
九五	一一	二	二	二
九六	一一	二	爰	爰
九七	一一	二	杷	杷
九八	一一	二	蟹	蟹
九九	一一	二	婚	婚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誤	更正
一〇〇	一一	二	姻	姻
一〇一	一一	二	觴	觴
一〇二	一一	二	觸	觸
一〇三	一一	二	閒	閒
一〇四	一一	二	間	間
一〇五	一一	二	末	末
一〇六	一一	二	一七	一七
一〇七	一一	二	間	閒
一〇八	一一	二	王	王
一〇九	一一	二	惠	惠
一一〇	一一	二	英	英
一一一	一一	二	八	八
一一二	一一	二	二四	二四
一一三	一一	二	五	五
一一四	一一	二	杷	杷
一一五	一一	二	颿風	颿風
一一六	一一	二	衙女	衙女
一一七	一一	二	引	引
一一八	一一	二	裁	裁
一一九	一一	二	裹	峯
一二〇	一一	二	堝	堝
一二一	一一	二	鍋	鍋
一二二	一一	二	收	收
一二三	一一	二	取	取
一二四	一一	二	申	申
一二五	一一	二	有	有
一二六	一一	二	國	國
一二七	一一	二	及	及
一二八	一一	二	乞命亭	乞命亭

宣統辛亥

棗林雜俎

仁集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

棗林雜俎仁集目錄

逸典　定策本末
金陵對泣錄　御容儀注
定策不預內臣　勸進
歷數　紀元
監國儀注　項煜
史相國督師　常應俊
徵階　勳臣跋扈
鄭元勳　郭維經
阮大鋮　王鑨基
馮可宗

棗林雜俎　仁集目錄

陳堯言　從龍內臣
黃湖　慈孌
劉總憲宗周　北使事宜
朱統鑛　周鑣
周鍾　異議
谷國珍　王鐸
李沛　欵案
名此家宰　張捷
劉澤清娶同姓　趙體元
中書一品林超　劉孔和戲言取禍
武英殿　寓書史可法

女伎
修史
選宮
徐洪基
民謠
東宮
郎報
皇陵鬼撲
戶圈
蜚書
楊文驄
避諱缺
御寶
大內石刻
王世忠
王氏奪封
童氏
高傑
袁定
朝班遺詩
唐世濟
周延儒馬士英作聯
路振飛
方國安
江寧謠
翠忠備遺
象美
追薦疏
僞弘光帝
白門語錄

叢林雜俎仁集目錄終

叢林雜俎仁集

鹽官談遷孺木著

逸典

金陵對泣錄

甲申長安陷光祿寺署丞膠州高弘商困城中脫歸秋來省其兄相國備述前厄故錄之

三月巳丑朔甲辰　上召考選中外官三十三人於中左門諭曰國家多事南寇北胡聞寇已薄固圄雖無確報可謂迫於門庭朕已修省待咎此時何以撲勦何以安人心何以生財何以足用爾等其熟計之滋陽知縣黃國琦首對曰賊之驕繇於招撫從來招撫撫禆於事因請收拾人心及川人之要上問安人心曰安人心不難在於聖心聖心安則人心自安云云　上首肯筆記其名又問生財對曰今生財云加派云捐助俱非也豈可一而再再而三乎　皇上遠慮宜搜內藏盡所有以爲外用　上又首肯因問用人曰大下未嘗無人但人未必爲用云云上大是之立除兵科給事中徐以泰對未畢俄傳外札　上手拆閱訖倉皇遽退各官不敢散已傳旨吏部官翰林官何不與坐以楊學士觀光林中允增志侍班不坐也　按侍班閣部等大僚例不坐而鴻臚所說本于黃國琦面述或艱難時特禮時閣臣皆坐云已設坐未得命耳駕回宮各官乃散後知傳札以賊至昌平也各官環閣臣於御河橋楊觀光等責以城守事魏藻德曰大家做靠不得一人是日內閣課庶吉士　東宮日講官劉理順何瑞徵講論語首章未竟　東宮沉吟曰不亦樂乎不亦說乎二乎字可玩因視兩講官而笑講官亦笑賜茶退夜二十刻部推左懋泰戎政兵部右侍郎總督城守未報

乙巳閉都門時傳吳三桂兵至不知卽賊也夜攻阜成門平則門 井廣寧門彰儀門西便門漏二十刻砲聲漸亟砲實內向人不知也丁夜後砲愈亟賊環攻有 旨城堵倘虛一千八百有奇守卒俱稱無餉襄城伯李國楨不登陴丙午巳刻賊入阜成西便二門人不知也

丁未昧爽市人云宮女出正華門或傳 聖駕昨出城辰刻宣武門北順城門有內臣戎服可千騎云王太監救火呼開門答以鑰在中府曰亟碎其鎖擊之未碎或云前門正陽門閧遂沿前門弘商親見至則被矢砲不可近自公生門入長安右門還宮已刻賊入宣武門肆殺掠內臣被剮尤慘李自成射承天門題榜矢中天上馳入宮午刻僞示五城勝車駕

戊申午前內傳 先帝自盡於煤山僞諭明朝文武大小官員俱限次日赴各將軍帳下具職名彙册送覽頗復官者量才擢用不願復官者革職爲民

准給路引卽放回籍敢有匿而不報兩隣不舉長班房主一併誅戮特諭自是各官俱分投職名權將軍李友家自巳至酉共報七十三人劉斯球等其去者以革職回籍也主賊錄職名籍貫履歷寓舍僮婢長班錄訖皆驅對廳鋼之工部侍郎陳必謙不卽入擊以輿扛 已酉先帝后移東華門席舍兵部武選主事大足劉養貞出私錢八千得柳棺殯之 先帝不幸時首露網右足靴身布短後衣胸題朕既喪國無顏冠冕見人是日同 先后長椅舁出 先后衣弈甚船鼻微傷其裳紐結越三日賊出梓宮一丹漆一黝漆改殯焉 先帝冲天冠龍袍玉帶漆金靴 先后袍帶亦如之 定王騎騾來臨不敢哭而去次 東宮亦騾至青衣褻帽頭觸地良久雖不哭隱痛不能起賊擁去諸臣臨哭可四十餘人臨而不哭者三十餘人養貞日侍側哀毀被執至李友處友據丘字衙衙許婦衣宅年五十餘性兇悍所錮各官許家人傳餐卽其面面入出卽去之

癸丑薄莫李友傳各官各據朝本朝見光祿寺監事林閣友問朝本何若有佐史吳某云紅摺黃面開職名朝見閣友如其言-餘倣之刑部尚書張忻言黃摺非所用付紅單職名人多從之酉刻李友列騎七十三隊隊騎各五蹄刃押出各臣赴寫舖僞將劉宗敏拘各臣千六百餘人獨多丁夜叱起俱蓬垢予匹馬騎飛驅入西長安門出東長安門過御河橋星天夾道進東華門至此始知非朝也至會極門牛金星深衣盤坐棕毯上面東向右侍郎宋企郊亦盤坐金星側北向金星授緋紳錄一部硃筆點唱先令甲科打躬餘誦鄉貫論高聲以應或托疾令扶候合選卽圈於錄上赴部驗銓注否且問各營弄什數人

乙卯又選各官昧爽騎出午門入會極門牛金星杭坐授注官面西向宋企郊亦杭坐如前唱選預名者令候會極門否則出東華門或令出西華門不解其故蓋東皆回營西皆斬於門外凡七十六人多勛戚

丙辰各營拷賊官追贓內臣加炮烙尤慘劉宗敏家論官大小勒限贓完日釋之李友張口駡口等各混拷不勒限李友家七十三員選川二十九人聽其自捐夾傷十之四劉養貞再夾再呼 太祖高皇帝追四十三金又銀杯二又徵之不應曰寧死我也口口口王都等杖斃崇雅除通州倉場侍郎來謁李友角巾綠衣諸人就問竟蹙額不答申書科舍人吳橋沈口口始被拘佯風疾時呼流賊來殺流賊顛狂潦倒屢受鞭不之拷四月二十二日同釋

四月戊午朔乙丑黃紙傳二十七日卽位塘報吳三桂聚兵逼京師戊辰李自成馳僞勅及吳襲手書招之至天津得其勅擲父書不敢斬從使四人釋

回一人僞勅白李友家發李白成聞斬使大怒召李友等點兵站隊站隊即出師也

庚午李自成將　東宮二王及吳襄東行賊將祥符李侊宇（失名）寵任在劉宗敏李友等下據吏部郎左懋泰宅從自成敗歸述其本末云前哨至通州東值吳氏兵失三十騎至天津西口防禦使張若麒巡撫黎玉旧李希沆各迎自成甚喜若麒疏薦三桂自成所過各官道迎自成亦跪　東宮乘隙值各宮問其新舊見舊宮淚下手指其心曰甚利害須耐見新宮色喜曰眞爾主也善事之舊宮或稱　殿下揮止之自成至天津三桂結方營于東勢孤賊西騎七營甚盛自成單騎呼吳將軍出語三桂出馬自成曰大勢已定將軍何固執不下我使可殺勅可碎老將軍手書獨不可折乎三桂叱曰爾養馬私夷不得稱我將軍且弒我君父辭我家口不共戴天何言降也我兵雖有限亦不浪戰生死由天自成曰將軍誤矣此語何自得之朕今日倘賴將軍奸人挑擊幾喪大事　先皇帝自盡非我偪也　東宮及老將軍固在少頃並跨騾出吳襄曰爾毋信浮言聖上未入京　先皇帝即自經兒知之乎及入京召我大內同飯祿我全家曰賜存問恩甚渥兒宜謝三桂慫曰非我父也吳氏受國恩三百年不能死報而甘他人之食乎料家書如此故揶之襄又勸謝三桂哭曰求見　東宮三桂叩首馬上大慟　東宮默然良久自成勸通語　東宮曰將軍速謝有明主司事矣毋惑浮言且父在三桂哭曰惟主命馬上謝萬歲又叩襄首自成令　東宮同襄回營自成曰將軍亦誠能容朕單騎勞軍乎三桂諾自成東入吳營下馬三桂亦下馬各拜云我君臣幾誤於人言此後藉重將軍不淺容朕再謝三桂辭拜竟如主臣體自成因問守榆關之策答曰往關外有八城可恃今八城亡關外失險臣固其難守奏請入關　先皇帝疑焉以臣家口入京俾臣守關如戎馬至關來易守也必先收入關爲上策自成曰然即籍將軍圖之三桂謝不敏且乏兵餉自成曰兵餉易耳我兵三十七萬留騎十萬金四十萬資將軍功成當厚爵相報三桂願以身任自成曰朕回營即發勅付將軍三桂又謝請往登關門指示形勢許之至關閱城又出至一片石

戊寅晡刻三桂宴自成上坐　東宮左之三桂右以　東宮在竟坐地西向吳襄送席不與焉酒數行忽笳吹大作自標騎望三桂即趨抱　東宮去還欲執自成已上馬無及矣天遽晦賊方解甲不備北兵突擊賊洶懼大潰追殺亡算僅四萬騎回京步卒盡沒（上係李肖宇自述三千人纔還騎十七庶人一家丁二云耳其所部萬戰十三年來有如此之敗者人馬雖蹇自相踏蹂遍刃迭生言之猶爲魂悸）

癸未午刻李自成回京入德勝門被蟒手白布拂面從馬約七千匹列東華門二十騎自御道入東華門前一賊抱嬰兒不知誰也初賊兵或先歸問以自成曰死矣都人幸甚從逆各官聞之大恐僞銜封署並滌去已偵自成將至仍題新銜吳襄支解于天津之西

是日故學士楊觀光何瑞徵光祿少卿李天經李延鼎同鴻臚寺官八人勸進自成曰事且棘何登極之有劉宗敏厲聲曰已有旨明日登極各官可出料理各官退宗敏與自成爭語敏曰爾十幾年辛苦一旦敗壞若不登極何以回關中自成默然（李友佐史吳某說）

甲申果登極殊草草我　太廟主早燬從此壞民居運入大內爲焚具

丁亥卯刻賊出阜城門留卒七百餘人入大內及各衙門縱火　李友家有口部主事口口自經吳橋之（疑有脫誤）

先是四月二十二日酉華門外粘示紫筆云本鎮匡復等情時吳三桂尚在

天津

高弘簡拘李友家被夾勒四百金見李友曰醉擁婦女啼號不惜也詹事張維機主事黃鴻基至夾其首張尚書鳳翔前出獄被拘勒四百金不夾

李肖宇故祥符諸生陷賊中久突據左懋泰宅懋泰避宅後通款招高弘圖李肖宇與弘圖同謀舟中　王左手挈史右手挈高亦踉泣答之角巾衣葛坐榻上枕衾俱敝蚊蝱不具五月朔登三山門環城而東謁　孝陵自朝陽門入經東西華門宿外守備廳四日監國傳諭天下是役也南都始議未定而馬士英成之史尚書前督鳳陽稔知福世子湛于酒色礙于衆遲疑不敢堅執實爲社稷深慮非私計也徐弘基值高司農皇城下曰事亟矣惟賢是立何論序平時　潞王先南下揚州鎮江假史尚書立迎則馬士英自沮何至其後以國予人哉史尚書在高郵聞　福王舟近儀列諸公名啟迎而士

宗皇帝之第一子第一藩云云而史尚書之手札至意專衛輝尊又札云雒陽衛輝並南下當拈鬮　孝陵之前云云亡何總督鳳陽馬士英書來奉福王發淮安將及矣即日守備南京太監韓贊周出迎二十九日王舟泊燕子磯諸公馳候明日抵龍江關先召見列侯次尚書史可法高弘圖楷註右都御史張慎言同謁舟中　王左手挈史右手挈高亦踉泣答之角巾衣葛坐榻上枕衾俱敝蚊蝱不具五月朔登三山門環城而東謁　孝陵自朝陽門入經東西華門宿外守備廳四日監國傳諭天下是役也南都始議未定而馬士英成之史尚書前督鳳陽稔知福世子湛于酒色礙于衆遲疑不敢堅執實爲社稷深慮非私計也徐弘基值高司農皇城下曰事亟矣惟賢是立何論序平時　潞王先南下揚州鎮江假史尚書立迎則馬士英自沮何至其後以國予人哉史尚書在高郵聞　福王舟近儀列諸公名啟迎而士

定策本末

甲申四月京報絕月餘留都疑沮十三日有中人夜至內府云京師三月十七日失守餘不能詳翌辰張總憲兢山以御史周元泰朱國昌郭維經米壽圖至高司農礙齋所值徐魏公弘基於皇城下亦聞之而礙齋值徐魏公弘基於皇城下亦聞之突少頃礙齋及史尚書可法侍郎呂大器姜曰廣等俱集議監國首及

綸王或云潞王時並僑淮安或云惠王在漢中或云桂王在廣西然遠不即至也高張之意屬於維陽史頗不然之意在衛輝恐北耗未確遼巡未決俄奏差回自都下云三月十六日丙服手柬筐出京夕砲聲遠震造且寂如餘不知也諸人唯唯守制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桐城雷演祚亦召至各散是夕遷上礙齋書乞遣部曹往淮揚攝漕舟暫還留都明日筵京師得秦之九三光平不破先往不復艱貢先咨勿恤其孚於食有福筵留都得盡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自是北耗仍杳二十二日史尚書以三千騎勤王渡江攜印往俾呂侍郎署部掌禮部印越三日史尚書速諸臣往江浦議事時漸知國變不果往呂侍郎得史手札立傳示諸公遷寓總憲署中獲目之諸公日素服會漬議堂謀拜武英殿二十七日有中人奔省備悉凶問諸公皇皇謂定策非本兵不能濟也是日告奉先殿姜儲事撰文高尚書舉筆云　神

宗皇帝之第一子第一藩云云而史尚書之手札至意專衛輝尊又札云雒陽衛輝並南下當拈鬮　孝陵之前云云亡何總督鳳陽馬士英書來奉福王發淮安將及矣即日守備南京太監韓贊周出迎二十九日王舟泊燕子磯諸公馳候明日抵龍江關先召見列侯次尚書史可法高弘圖楷註右都御史張慎言同謁舟中　王左手挈史右手挈高亦踉泣答之角巾衣葛坐榻上枕衾俱敝蚊蝱不具五月朔登三山門環城而東謁　孝陵自朝陽門入經東西華門宿外守備廳四日監國傳諭天下是役也南都始議未定而馬士英成之史尚書前督鳳陽稔知福世子湛于酒色礙于衆遲疑不敢堅執實爲社稷深慮非私計也徐弘基值高司農皇城下曰事亟矣惟賢是立何論序平時　潞王先南下揚州鎮江假史尚書立迎則馬士英自沮何至其後以國予人哉史尚書在高郵聞　福王舟近儀列諸公名啟迎而士英初意亦不專維陽與史尚書同偶值　福王舟擁而南背其始議後謂臣不謂淫佚敗度爲懷慫之續也追思史氏之先見貞純臣苦心突後世誰諒之者　王陵還宜興自洪武門入大明左門宿俾嚴竟寧朝宿外署非禮也前筵于食有福隱寫　福藩平陵往復於時驗突所占留都高尚書拜相尊罷明年留都不守

定策不預內臣

守備太監韓贊周素有賢聲膺任中都而史司馬撫淮故相善及移南京先帝嘗密勅此兩人相傳內府定策時或請共議高尚書曰如此大事而內

臣預之何以光史乘平又勳臣不預時共側目

御容儀注

五月庚寅以武英殿所奉　二祖后御容遷奉先殿　二祖御容五軸命文官班首官捧寶上言　殿下進升大位臣等謹上御寶尙寶卿受寶入盛通武大臣五人恭捧　二后御容內守備及司禮監官恭捧各詣繡服行禮殿外侍班候主祭官祭告畢更吉服進武英殿拜叩如前請　御容至龍亭內移奉先殿叩首出隨更青繡服侍班候主祭官祭告而退

歷數

前聞記　高皇帝嘗命劉伯溫卜歷數曰過順則止　高皇帝遂以手書答良久曰三百單八亦足矣今李賊僞大順而淸曰順治不其應乎甲申五月先監國一日工部主事徐姚胡其枝整武英殿榜得一萬歷錢謂佳兆殊不然舊朝鐘微裂墮地起而懸之仍鎗鋐有聲初欲移鑛谷寺鐘不果

勸進

監國勸進表呂侍郎委　某作廸期登幅待于行宮諸臣俱不及展視

監國儀注

禮部儀制司案呈本月初三日行陞座禮先期司禮監設座內殿設寶座奉天殿欽天監設定時鼓鍾衣衛設鹵簿儀仗尙寶司設寶案於奉天殿教坊司設中和韶樂設而不作是日早鴻臚寺引導駕執事等官進至內殿候駕陞座太常寺設酒果等物於奉天殿丹陛上　王具冤服導駕官導　王行告天禮畢入內殿文武百官各具朝服丹墀內序立鴻臚寺引執事官進至內殿傳令百官免賀免宣表止行四拜禮贊執事官行禮贊各執事鴻臚寺正官跪奏請陞殿　王繇中門出升寶座錦衣衛鳴鞭欽天監報時鴻臚寺贊行四拜禮訖通贊唱班首詣前引禮官引班首官至　王位前通贊唱

躋擡笏班首跪擡笏承傳唱衆官躋百官皆躋捧寶官開盒取寶躋授班首官班首官捧寶上言　殿下進升大位臣等謹上御寶尙寶卿受寶入盒通贊唱就位拜興平身百官拜興如之通贊唱復位引禮官引班首官自西陛復位通贊唱俯伏興平身鞠恭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您興百官以次而退儀注出主事吾盧昊本泰手昊年老拘會典不逢時變如奉天殿嘉靖壬戌易稱皇極殿久矣南京諸殿俱廢僅武英殿存當直稱武英殿以紀其實雖奉天殿在宜暫避正皂監國與即位眞不同況無而爲有乎　仁宗昭皇帝以東宮監國十六年日御文華門　崇仁康定景皇帝以郕王監國御奉天門左天順初　英宗復辟羣臣始推御座居中前事歷歷如此儀曹失攷冢宰張貌由先生曰吾欲薦子爲禮部司務以襄一時之闕予力辭謝

紀元

開擬定武洪光紀元　上拜天探籌得洪光張貌由先生曰光字上於文爲火淸朝順治曰淸曰治俱從水水能克火奈何如其言

史相國督師

鳳督馬士英挾迎鑾之功自江北來朝不欲出鎭故事輔臣必有入閣辦事之旨士英特緊銜大學士非內仕竟據政府史相國度不能外自請出鎭儲督師輔臣之印士英忌史聲著甚而史先柬士英有福澤不忠不孝等語士英意脅之史求還故牘終不相忘擊時陰蠱以勞勳難泯遂移指新建遂相國謂觀望異議冀併陷史氏也

姜詹事善酒好卜夜胸臆洞達不少諱忌告廟日諸公集內府詹事俄出太監韓贊周爭趣之入成禮又明日最後至及　上監國張冢宰疏枚卜　上用史氏高氏遺詹事謂詞臣何獨推一人於是再推姜曰唐王鐸等姜雖並

相　上意不懌尋引去籃中官讖先生侍　先帝講筵粗疎見忤又擁戴非其心也

嘉善吳進士亮中云見史相國手札　福世子荒淫酗酒不曾讀書云云又周府保鑾王口口嘗陷賊脫跡相國才之欲推立爲夫相國嘿人也安有推立郡王之理

項煜

詹事吳縣項煜自燕逃入金陵五月望日緋衣同賀諸臣怪之蘇人攻其從逆煜揭辨終詘乙酉六月渡浙東至慈谿馮元飈家或目賊臣也偪馮氏之門出之投江橋下載沉載浮有麾戟者手溺死之江橋一曰太平橋煜嘗夢人題太平字故再遁竟不能免

亂階

燕京從逆諸臣傳報不一其最著者鄉人乘怒輒馳檄聲罪姑蘇則首項煜錢位坤宋學顯湯慶常熟則首時敏皆焚毀其家金陵攻姚文然家（詹事高士奇）刃指之得免嚇衣冠污逆三尺具在何煩邑屋之紛擊也尋奉旨嚴禁乃止御史祁彪佳撫安蘇松常鎮誅首亂六人又嘉定諸悍奴脅其主各脫籍尤可駭

常應俊

福州從龍千戶常應俊本軍工目不知書雒陽陷從　世子出亡有保護功南渡後出入行營無揭官都督同知猶少之求放歸封襄衛伯祿千石見高相國跽拜稱名相國止之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以天順初袁彧吟銘爲北言不宜封不允

鄭元勳

高傑偪揚州士民拒之不納進士鄭元勳超宗勸守臣和解時共坐城樓忤衆立刃死傑兵縱掠廣陵大沸福緣庵僧德宗爲時推重難民避入雜坐尺地須八十金渡舟附婦女一人須一金門禁甚厲江西陳給事口口以與守臣善臣宰借其封銜與婦女人各四五十金積貲甚夥

勳臣駁庶

誠意伯劉孔昭獷巧機辨晁事風生　先帝召對泣陳文臣操江鞅肘之害遂停都御史高倬專任孔昭操江孔昭故善阮大鋮又給事李沾鄰巷通好先是鎮遠侯顧肇跡操江爲沾所劾及肇跡內召特郊餞謝曰若彈文非我意也總憲張鏡山四薄之南渡初張改冢宰奉詔言逆案留勿用大鋮廢久覬還召計湘嗾孔昭拉勳臣廷攻冢宰先一日欽勳臣文臣立約凌晨早朝孔昭詐張某奸欺事右文臣讓豐侯湯國祚忻城伯趙之龍和之餘無對自是冢

宰四疏乞休　上難知簡在首臣無能留也文臣畸襏孔昭畸重權行薦紳中馬士英不敢抗謀入相不廿右列以撫寧侯朱國弼及忻城並覬相而止明年薦兵部右侍郎德清蔡奕琛入相南渡之禍始于誠意潛於士英大鋮劉伯溫嘗云傳十三世有變故孔昭求改相以厭之竟不果

阮大鋮

桐城阮大鋮初附善類與嘉善魏大中爭吏科都給事因投逆璫歷太常寺少卿坐黨屢避禍金陵構詩好客裘善內臣馬應芳馬士英僑南都時數過從也至是士英密薦言其知兵立除兵部右侍郎召對以高相國廷諍蔓省交譏未拜命而心益亟士英令徐峻之大鋮曰我自起家何預伊事及澄官每朝罷輒手招士英就語自示於諸紳中日同士英及撫寧侯誠意伯狎飲後當熟錢侍郎謙益附馬錢龍媵柳如是故倡也大鋮請見遺王帶曰爲若

竟恩封白是諸公互見其室恬不爲恥

郭維經

御史口口郭維經雲機巡中城清勤有能聲張總憲甚重之及乘銓推郭應天府丞兼御史巡視如故蓋驟難其代非沈之也郭意未嗛中李給事沾之誘即刻家宰私且兼官乃天啟末弊習章上又自悔晚同官以謝家宰遂不辨未幾勤臣訐家宰去之

馮可宗

馮可宗初提督巡捕巡視史司馬奏改歸次衛最冷署值南渡遂領緹校爲雄職素善結納閹豎聲伎見稱于時乘間進其姝麗寵日盛

王肇基

太監王坤嘗肆惡於淮揚至是易名肇基求督催浙江福建金花銀得旨命二月西宮成卜日臨御　上色不怡贊周請其故　上曰無佳優奈何贊周泣曰臣意官家思　先帝乃如此抱恨乎嘗責太監馬承芳爾但知印堂安知我印堂指贊周也承芳跽謝得免　上晨飲訖內臣又遞觶輒舉之不卻酣淫弛縱十月末幾蹈漢成之諱旋幸毋恙明年都市榜上供春藥貽笑四方矣先識閣臣曰朕非欲貪大位卿等免推天子固不如藩邸樂也初惟輔臣是任救偏補弊設畢祥符膠東之用亦未至速亡而黃洲激黃陽之禍竟以覆國

黃洲

歙人黃洲年少輕俠作葉子格品第宗婦之貌見忤于族走杭州通籍郡庠丙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開封推官壬午禦流寇開渠導黃河水秋溢因灌汴城禍自渠始又搜民間藏粟幷金錢奪之汴人切齒內召　先帝面問開渠者誰也委之流寇利口迅舌人莫能難以御史按楚未及瓜遽入朝意覘開府借馬士英爲市蓋平賊將軍左良玉嗛馬氏故大言清君側之惡輒入朝廷勃馬士英貴數其罪　上色動云黃洲言言有理順高相國記之召洲殿內竟其說士英跽階下惶急謔移其供帳出因行金結內臣張執中等俱龍陽之舊也當勢始蹇司禮韓贊周老成嚴重　上始頗厭之嘗盛暑駐毬三人交謫不休贊周凝立不動私后飲涼蹌刀或進玉燭琴玉壺心好之寶冀日至立報傳入而寓厭不恆始雖厚售漸斥去索原直卽市儈亦苦之蓋賈人去賣專市儈也內臣蟒玉紛沓登極初日召對輔臣或謂再接洽月以來峙免朝八月選民女入宮徵教坊妓六十四人司燈擇其妍少　慈鑾恩賜內臣金幣獨渥韓贊周百五十金餘各有差廷臣無及者優人適意輒賜三四十金九月開經筵宴廷臣不賚閣臣以例請不允十二月西宮成卜日臨御　上色不怡贊周請其故　上曰無佳優奈何贊周泣曰臣意官家思　先帝乃如此抱恨乎嘗責太監馬承芳爾但知印堂安知我印堂指贊周也承芳跽謝得免　上晨飲訖內臣又遞觶輒舉之不卻酣淫弛縱十月末幾蹈漢成之諱旋幸毋恙明年都市榜上供春藥貽笑四方矣先識閣臣曰朕非欲貪大位卿等免推天子固不如藩邸樂也初惟輔臣是任救偏補弊設畢祥符膠東之用亦未至速亡而黃洲激黃陽之禍竟以覆國

黃洲

歙人黃洲年少輕俠作葉子格品第宗婦之貌見忤于族走杭州通籍郡庠丙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開封推官壬午禦流寇開渠導黃河水秋溢因灌汴城禍自渠始又搜民間藏粟幷金錢奪之汴人切齒內召　先帝面問開渠者誰也委之流寇利口迅舌人莫能難以御史按楚未及瓜遽入朝意覘開府借馬士英爲市蓋平賊將軍左良玉嗛馬氏故大言清君側之惡輒入朝廷勃馬士英貴數其罪　上色動云黃洲言言有理順高相國記之召洲殿內竟其說士英跽階下惶急謔移其供帳出因行金結內臣張執中等俱龍陽之舊也當勢始蹇司禮韓贊周老成嚴重　上始頗厭之嘗盛暑駐毬三人交謫不休贊周凝立不動私后飲涼蹌刀或進玉燭琴玉壺心好之寶冀日至立報傳入而寓厭不恆始雖厚售漸斥去索原直卽市儈亦苦之蓋賈人去賣專市儈也內臣蟒玉紛沓登極初日召對輔臣或謂再接洽月以來峙免朝八月選民女入宮徵教坊妓六十四人司燈擇其妍少　慈鑾恩賜內臣金幣獨渥韓贊周百五十金餘各有差廷臣無及者優人適意輒賜三四十金九月開經筵宴廷臣不賚閣臣以例請不允十二月西宮成卜日臨御　上色不怡贊周請其故　上曰無佳優奈何贊周泣曰臣意官家思　先帝乃如此抱恨乎嘗責太監馬承芳爾但知印堂安

示人良玉手書挾重鎖刼之其殉攻也一言一涕甚傾宸聽士英伏階下魏死涕退捐九萬金助餉自云世蒙高相國問予彼卓鄭也哉予日否否彼補杭郡諸生父爲人質庫小才貪詐不足信也涕還按楚士英陰遣人賄良玉面涕孤突尋免其官畏禍匿良玉所女壻其子按臣通婚本鎭向未之有也明年左氏稱兵犯闕蕩覆我公室雖士英之罪擢髮難數而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哀哉

慈孌

恪恭仁壽昌太后鄒氏　福恭王之元妃也於　上爲嫡母避寇間關河北上道內使密迎之將至命魏國公徐弘基及高相國郊迎館於揚州廣陵驛登舟伏謁敝衣窄袖微見臂內有尼旁侍蓋避難時寄倡也命賜飯時御艦三有司供億纔數百緡夕宿儀眞明日風利至龍江關設行幄京兆徵兩縣

媒媼扶聾雖奩集竟川閤人人大明中門　上迎於午門　初過揚州高傑列兵夾河二十里馬可七八千匹卒殆二萬餘人自乘舟儀衛甚盛黃得功迎於儀眞候騎纔百餘自立一營廂不數人　遣迎第一箋曰御名欽承大統馳念慈幃營塵鼎沸腸刻刻以九廻瑞靄天開情遙遙面千里恭惟　母后陛下仙源世慶閫教協敷佐　先帝以咏關雎敬妙躬面美椒木服國史之至誠屬國家之多艱鶴髮添憂閱霜雪之入鬢鳳輿飛轡傷烽燧之震隣近倫序之見推既　宗社之克紹實緣蔡蔭爰致弘庥初羈勒之未寧有疎省問今尊養之有地庶慰瞻依特遣近臣往迎遠境俛伸遐邇之望上懇黍稷之馨伏祉慈展懽心中道生河山之色誕膺壽算隆恩均賚載之規月馭先迓雲容嗣聞　遣迎第二箋曰御名孺慕依依罷傾誠于初使星程冉冉實切戀于久違詎

忍安以九重不能忍之一日恭惟　母后陛下聖德配天坤厚載地大寶曰位方同四海之懽心固極維覩專候一人之順志長秋長信休嘉時集於漢宮維川維塗警蹕尙煩於天路伏祈敦時安養鐲著就涼　本朝之宮慈盛

宋家之殿保慶增覩鴻慈之福貯圖燕喜之懽以上世子事

東城兵馬指揮帶俸侍衛司正千戶鄒存義奏曰崇禎辛巳正月戊戌河南城破　福恭王妃出避清涼寺宿東關土房明日至洛水上未得渡明午得舟又明日至花子裴縣河北窘雜駕溝等處及于孟津越三日至浦子那家苑二月既望渡黃河駐孟縣逢　世子隨至懷慶甲申二月既望賊又破懷慶匿書堂官黃奎家尋乘東門放火冒出夜分至南門橋值賊傷存義且至野水鎭已刻渡河至那家苑濱十九日命存義北渡重寫值錢二十四日又入河南大盜李際遇方驟擾　太妃潛於民舍又北渡入懷慶匿黃奎家懼

泄五月三日興仗李侖楠書堂孫拱極見存義相覩以目隱識已卽位也常應俊遣舍人圖守平見　翌母於黃奎家又恐泄遷女隣家六月六日欲出城不果九日又不果七月六日出城值賊又不果十四日乘衆出城宿孔村梁秀才莊十八日夜渡沁水乏舟倚代之十九日至清化鎭乘小車二十三日經修武獲嘉等縣越三日書堂康永寧山東報國祭酒張成福來接存義遣弟護行赴堵見澍之舟大監盧九德以舟迎漸達淮揚常熟許重熙子洽曰乙酉五月壬辰黎明錢謙益肩輿過馬士英門門庭紛然良久士英出小帽快鞋上馬衣向錢拱手曰詫異詫異我有老母不能隨君殉國矣卽上馬去後隨婦女多人皆馬上鞋束家丁百餘人出至　孝陵詭裝其母爲太后召守陵監兵白衛監兵亦半逃所過村鎭奔避一空至廣德州守閉城不納士英怒兵攻之破城殺知州趙景和遠近民聞風外匿安

吉知州黃翌聖亦遁入山中士英不敢趨獨松關正道由安吉手書致翌聖曰廣德見拒故爾行權用兵若首先倡義當有不次之擢於是翌聖率士民肅迎道左赫衙舍以停僞太后及士英家眷士英大悅浙撫張秉貞下檄安吉問眞僞翌聖啟云閣部既眞恐太后亦非假張撫遂備法駕迎入杭州士英屯兵城外　潞王恭謁太后如常禮辭之已令妃具宴送入妃躬詣陪侍談遷曰乙酉五月清人陷鎮江　上聞之夜出奔昧爽馬士英云　太后來其家同南走溧水東壩經廣德自獨松關趨餘杭宿鮑侍御寺謁宅撫按往迎至杭州初馳檄稱翌駕及見於鮑氏乃太后也入杭駐朝天門東李總兵宅士英駐汾金門外王如園徽歌如故清人將至士英走台州　魯王監國訪太后不得後遇許子洽云太后僞祝以今思之上倉皇出奔棄其母不顧

不屬　皇上乃　母后之猶乎士英無以隨

劉總憲宗周

山陰劉念臺先生起左都御史先馳疏歷指時事之失內及逆將封爵貴陽及劉澤清忌之蓋澤清自臨清南遁謂中其隱各疏攻先生澤清疏并列左良玉貴得功劉良佐高傑名請加以重僇實各鎮不知也高傑聞之駭曰吾武人乃預朝事乎得功上章自辨不預貴陽匿其奏先生前削籍故疏稱草葬臣入京不攜冠服借以赴任士民鼓舞稱快羣璫亦曰劉先生君子也恐不得久耳果即引告

北使事宜

左都督陳洪範奉命北使揭閣臣事宜

一宣北　勅諭一　御書一詔書一賞銀　兩賞金　兩

一給總兵吳三桂　封爵勅券各一獎諭一表裏十襲玉帶一賞銀　兩

一給巡撫黎玉田總監高起潛　廕陞加級勅命一獎諭一表裏十襲玉帶

一賞銀　兩以上各犒賞隨行官員

一祭告陵園文

一祭　先帝先后梓宮文

一勅諭陷北文武諸臣

一護送領兵將官二員各日給一金各犒三十金蟒段二

一隨行標將十二員各日給銀八錢各犒二十金蟒段二

一材官二十員各日給銀五錢各犒十二金段一

一馬兵五百日各餉一錢五分各犒五金

一馬六百日料各一錢五分

一驟夫二百日各餉一錢四分犒各三金

一驟三百日料各一錢五分　以上官兵驟夫共犒銀三千六百四十金蟒段二十四段二十

計程往還三月共前銀二萬三千八百十四金時賜貴陽及三桂等兵三萬金勞北朝銀十萬金一萬緋段千匹又雜賞三萬金更卒道費三萬金經理河北連絡關東軍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萊陽左懋第同往初議泛海改陸入北界有司尚禮接至德州忽榜示陳洪範左懋第色不動入京面中道留懋第紹愉館鴻臚寺懋第書壁偕爲刖鬼不爲滑臣兄懋泰來見

拒之曰爾非我兄也屢被勒不動及過害北人無不爲流涕洪範麥爾吐南朝情實故獨歸

先是吳三桂遂寇之事聞於江南紹封勳國公賜誥券募都人何口口以副將往致之至臨清進士凌駟方倡義導之出疆入燕三桂不啟封達於攝政王明日攝政王召見南城責中朝不通好答曰南朝止聞吳將軍起兵匡復未知貴國之繇故不及命攝政王色解讓以速遣使來期在九月時吳三桂洪承疇馮銓范文程等夾坐席地各舉佩刀割牛炙啖之明日何又奉三桂詔券擲不一視遂携歸藏內閣未以聞

朱統鑛

貴陽馬相國雖與新建姜相國同年不相洽欲謀以定策立異而新建有夙望人無應者南昌宗貢生朱統鑛上章力抵新建至以新臺污之又株引史閣部張家宰呂侍郎等甚衆阮大鋮語人曰疏出小兒手其不諱如此統鑛大言須還我都憲一席竟擲口科事中

周鑣

金壇周仲馭儀曰下臂忽阮大鋮勢日起仲馭知且修怨拉某踵其門詣膝祈解終不能釋已搆下法司仲馭嘗師張明弼而相失明弼揭其短貽登科第官工部主事避察處疏攻太監張彝憲云云君子曰公亮乘危下石非所以自待也

周鍾

應常周鍾遁跡或問之曰在燕時謂江南已定不意中隔如今日也懼速走句容捕之亟拷及婦子下刑部獄爰書從重改入深圄涕泣挽柵不欲入明年會訊御史張孫振逮之二十人以爲快已同光紿事時亭棄市

異議

桐城雷演祚介公崇禎庚午貢生歷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憂去寓白下慷慨好持論聞國變草檄勤王略曰安危爭于呼吸社稷急在燃眉三百年養士尊賢豈無疾風勁草之報諸君子後家先國備忘板蕩忠臣之私草澤有英雄不妨南塘一出秀才任天下豈無仲淹其人或捐郭解之金或棄終軍之繻吹簫屠狗策力兼收擊筑斬蛟貪詐並使共襄大義襲我　皇明轉危爲安匪異人任建功立業要在此時私議立　潞王座師姜詹事曰廣此其謬劉都督澤清自臨清逃淮安東馬士英亦立　潞王也遣幕客某覘金陵及　福王即位計殺客滅口客脫走陳學士盟所學士嘗對高相國言之貴陽語滕東曰鶴洲原簡容當相示後劉力攻諸臣異志背其初突錢謙益侍郎觸暑步至滕東第中汗湯解衣連沃豆湯三四甌問所立滕東曰　福潞色不懌即告別滕東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錢悟仍坐定遣令僕市烏帽謂我雖削籍嘗經赦矣候駕　龍江關諸臣指異之監國初復官八月入朝陰附貴陽日同朱撫甯劉誠意趙忻城張家宰捷阮司馬大鋮聯疏訐異議者滕東解相印欲卜居虞山謙益恐忤貴陽卻之且不祖送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雷演祚中時忌被逮下獄同周鑣並誅

谷國珍

鳳陽太監谷國珍六月入朝改勅求照總督體統行事閣臣難之國珍於外宅求示勅稿即自增入無以奪也

王鐸

孟津王鐸覺斯耽翰墨工詩五言詩至萬首嘗微疾弟勸其輟咏笑曰此即一詩曰也張家宰再推詞林枚卜首薦詹事次及鐸以　上舊也遷時劉家

宰曰王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爲宰相則不足孟津是也冢宰然之鐸將入朝冢宰誡規以約束子弟家人毋輸通賓客鐸過冢宰曰我毋他望所期後日史上好書數行也始直閣適膠東新建貴陽並引疾鐸票擬頗中綮如奪烏程（湛恩）賄詮人亦稱之自以不習吏事請益同官已漸自諱處分外誤貴陽侮之法司奏大辟輒除其罪嘗作奏誤書　皇下再被詰膠東滾行嘱以漸退駭問其故曰大臣道不行則去毋俟人彈文也始　上出十扇命書俱錄先生格言諸瑣亦求書意難之膠東曰足下負詩名安能拒乎鐸本文十處非其任仕清歷禮部右侍郎壬辰三月遣祭西岳道卒贈尚書詮文正鐸手閱杜子美集嘗見其手跋多深詩花葉隨天意改因字以頌聯早霞隨類影又一隨字也九日藍田崔氏莊老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以帽犯冠改作衣謂端午日賜衣何大復極贊此吾所不知陪李金吾花下飲結句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吾乃牙音杜誤押此韵矣遺興五首其一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陶亦欲子不仕宋耳非掛懷眞愚也

李沾

華亭李沾以惠安令擢南京吏科給事中謂銓郎金壇王重外之也頗不懌蓋國初銓曹正讞士瑋倪嘉慶諸吏四人不諳掌故張貌山冢宰以王重榮羽明並舊選郎習事且地近易赴時羽明僑守杭州沾謂重不可用嘗受我四十金者冢宰曰僕起家三十年贊多十二金間或倍之安得至四十金乎僕老矣舊練而地近亡逾王郎若其人廉否僕自有提衡雖吳來之在不能溷也沾無所發怒因訐呂侍郎大器冢宰推沾操江都御史畏分劉誠意之柄求史相國得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居亡何快快周誇定策功以初議

內府喧譁也徐冢宰處求代推通政有旨另擢蓋附貴陽誠意及諸臣內特其奧援又借名善類求史相國致膠東書乞僉院云不敢失身他途也拜僉都御史薄超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七品半祿蹐極宮孤昭代所獨

歙案

九月南京吏都尚書徐石麒奏爲矯誣　先帝者悖之極歟國聖明者奸之盛事闢封疆殷鑒信史紀傳不得不據事驗明以存實錄事臣於十五日伏枕次見黃耳鼎翻出陳新甲一案謂臣殺新甲以敗歟局此似耳鼎拾馬紹愉之邪嘯將以顚倒成案獻媚朝廷以爲後日竄國之地不獨欲爲新甲執仇起大獄已也事關祕穢封疆臣何敢默默處此臣請與　皇上先言歟事終始我國家自有口忠以來其講歟非一矣天啟二年穢樞惑於王化貞之說俾遼督臣熊廷弼節制而私與孫得功爲市得功突發犯順城陷身外而歟議敗其次則袁崇煥遣喇嘛僧弔老酋因以議歟未成而崇煥去位迨先帝初立意在滅口召崇煥授兵柄崇煥陽主戰而陰實主歟也甚至殺江東毛文龍以示信嗣　先帝不之許遂嗾口闢入脅歟仍戒以弗得過薊門一步崇煥先頓甲以待是夕敵宰牛酒相犒勞夜未央敵忽淪盟拔騎突薄城下崇煥師反殿其後　先帝於是逮崇煥誅之而歟議再敗然崇煥雖言歟其所練甲士稍精彊邊備未嘗弛故誅後而祖大壽猶得以餘威振於遼嗣是中外靡有敢言歟者第歲久我叛師蠻蠻家遼西益相狎督遼將益約節士卒復與北購偷旦夕之安而邊備日弛矣本兵未必知也至楊嗣昌爲樞密廉得狀時北亦適內寇於是再以歟市聞　先帝命偵實情竟得嫚書大怒格之而歟議復敗嗣是即新甲主歟矣新甲令石麒臺與北通而源洪承疇撓其事因北困錦州急遣張若麒往催戰欲乘間殺承疇脅歟此即向

者崇煥殺文龍故智也不虞承疇先覺獨入松杏城死守若麒計不成乘月宵遁陷我六師舊輔臣謝陞見邊事大壞憶督臣傅宗龍臨行有樞臣計事主歎之語發聞　先帝遂召新甲見切責良久徧詢諸輔獨陞對曰彼若果許歎歎亦可恃議遂安時壬午正月初八日事也已而遣一督者一黜生與馬紹愉偕往往義州議歎四月歸北不具表謝而復得嫚語　先帝知爲所紿大恨而歎事又敗蓋自辛巳張若麒倡逆後罷　先帝十五年所鳩集之精銳一旦盡摧老成謀國之臣無不私視望歎事之成庶幾稍有息肩至天子親發璽書下明詔首臣圜韋次輔書眞誠樞臣使者而遣之爲使者飭冠劍連車騎至塞外我邊臣椎牛釃酒張筵十六席燕北使北之酋長遣綱紀一美少年一龐眉皓首之老來會絕不語及開市事問之則云待老憨命及憨至義州首詰諸酋長私與中國通擬殺我使人譯事者爲之祈請叩頭

乞哀馬紹愉等抱頭匍匐寬跡恐後尙未見憨面今反飾稱親到瀋陽不幾夢中囈語耶且　先帝之誅新甲非以歎事臣之擬新甲罪亦非決不待時也先是四五月間乞歎不成沸滿長安舉省惡其辱國傷體盡發新甲前後奸罪章滿公車　先帝概不遽下忽於是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十餘本悉下法司併下新甲於理新甲金多黨盛爲之祈生全者如市及臣發諸科疏證之或言其資總制鎭金銀累巨萬從海道運歸或言其陷遼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瀋七使　聖子神孫塗炭奮血流離無所臣讀至是而不勝毅然髮指矣越旬日而御史龔陳昌庭廷尉莊憲祖臣司官韓一臣各以讞語至詞義嚴確盡與死比又越旬日臣同法司集于都城隍廟矢諸明神而讞之新甲口供所陷諸城郭親瀋與所糾無以異於是引失陷城寒律秋斬上時舊輔臣周延儒爲新甲營解甚力面奏謂國法大司馬口不薄城不斬也

先帝曰他邊疆即非論僇辱我七親藩不甚薄城乎延儒語塞先帝尙以秋斬未破辜讞臣再核臣於是引居中調度臨時不能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徇朝上午即奉　旨曰陳新甲職任中樞失事重大貽禍慘毒朦玩支解誤國負恩　祖宗大法具在朕不敢私着即會官處決欽此煌煌大語具在而謂臣殺之乎且新甲於九月先正兩觀之誅舊輔王應熊始下賜環之詔前後相距五六十日乃謂復起王應熊疑新甲所爲是又故以新甲誅後之事爲新甲誅前之事何其謬戾任意一至此也況　先帝厲精明睿之主非昏庸亡國之主也應獄應愼無不親裁綸扉大臣惴惴過慮豈有誅一樞部大臣而竟臨臣下鍛鍊者耳鼎視我　先帝爲何如主而概以漢之桓靈宋之理度同類視之此臣所謂矯誣　先帝者悖之極也又耳鼎謂新甲屢歷嚴疆饒有英署洵如此但宜彰大討執訊獲醜矣即不然亦宜左支右吾可無失事而胡以覆軍殺將破城之報相屬如諸臺有所糾新甲所口供者若是之多也且　恭皇帝之變　皇上身嘗之痛也慘毒專指親藩豈　先帝痛恨之而　皇上遽忘之乎耳鼎又視我　恭皇帝之罪人張封疆之罪更也此臣所謂欺罔罪爲何如主而敢於黨　恭皇帝之罪人行政修德自强之實功者奸之極也臣恐耳鼎之邪視得行使國家忘用人着而專以歎敵爲事蓋敵之佯歎其愚我也收我邊民畏戰之心弛我邊塞防戰之備也若其果欲我歎則非講金繒講獻納講割地講南北名分不可歎也如此而國又何以爲國也故前事者後事之鑒也又恐耳鼎之說得行使天下人疑　先帝以昏庸無道敵當歎而不歎大臣不當殺而殺以致身禍國蹙爲天下笑則使　先帝抱不白之誣於天下臣之所深痛也又恐耳鼎之徒黨罪樞者搖鼓脣舌變亂是非致　皇上疑新甲有于謙之功而受

西市之慘爲之雪其罪累錄其子孫孤烈　皇帝啟睿之心而增　悲皇帝在天之恫臣之所深慮也爰於文亡憲墜之日崖略一案始末附于實錄以告　皇上若耳鼎鐏莫殺臣搥椎銷骨臣不憾炎按　先帝嘗誓滅奴雪恥字及遣馬紹愉繫出金牌書奉旨講和　上閒而惡之（楊士驌玉堂時記）馬紹愉四川人萬歷壬子貢士云使至潘陽宮覩巨麗如京師迎稱天使筵設甚盛重毯之上殽核俱金器甲申又北使被留今安置楊之瓜州紹愉筮仕武康道數學萬歷末云國喪當屢見三十年後東人深入炎

朱良才萬歷壬子順天貢士削籍投陳新甲庚辰同長班馬氏等七人往瀋陽

名叱冢宰

旨稱閣臣例先生九列例卿徐冢宰石麒忤貴陽有旨叱其名尊引去

張捷

監國初劉澤清首薦前少宰丹陽張捷赤囿時陽城張貌山典銓二十二日勃去禮部顧尚書錫疇瑞屏攝銓有墨聲徐冢宰僅浹月丹陽起少宰長其部銓政次製帷狗檄賄明年五月變作選人擁其輿索償者數輩紿之入雞鳴寺以待竟自經

劉澤清婺同姓

劉澤清初娶劉氏官都督諱同姓不封宰是奏微時艱苦狀得贈一品夫人放南宋張循王俊娶錢塘伎張濃後嫌同姓改章氏糟糠之困彼弁髦何足嫌乎

趙體元

馬士英簒住南京戶部主事書佐趙體元或云斷袖之嬖歷任不棄從軍頗又擊斬數百人奏其覩望盡誅也孔和官副總兵

武英殿

上南渡以武英殿爲正朝殿五楹卑陋工部僅塗朱費三千七百餘金主事餘姚胡其枝曰若民間不過三十金耳

寫書史可法

史相國在楊州清人寫書云攝政王致書史相國執事云自構本朝宇釁出史相國字乎行黃紙如詔勅又硃圈其句華亭包爾庚於河陽黃日芳處見之日芳庚辰進士相國俾答書詞頗峻相國刪潤曰不必口角也今日芳刻其原草賫使來雖北人傾心南國云和議可成至見南事紛紛歎曰河上不講將講之江上矣後大哭而去

女伎

甲申秋南教坊不足充下陳私徵之遠境阮大鋮楊文驄馮可宗翟各購進大內嘗演興隱劇傳奇劇末終妓人首戴金鳳者三蓋宮例承幸戴金鳳以自別也　上體魁碩一日幾童女二人厚載門月裘骸出若干骾質婆髽委于塵露則馬士英望風導慾大鋮輩從之而廱耳噫南唐元宗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優人王感化奏水調詞感化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數四元宗輒悟覆盂歎曰使孫陳二人得此一句不當有衡巖之辱也今求王感化其人不復可得抑誰爲元宗乎大鋮自負爲君子文驄自負爲詞臣汚行干進市非猶惹之馮可宗本瞻佤不足論也　上初立都人忻忻謂中興可待不數月大失望有蘇臺麋鹿之懼

修史

高相國請修國史實錄許之遽去位未開局錢尚書謙益多藏書意任史竟變作

禮部署事右侍郎管紹寧覆修史疏請門下士某預史館報可准貢前相國疏薦予中書予力辭至泣下乃薦宣城唐祖命歙縣方世鳴等至是又欲薦予史館如管例辭之或問其故曰國初布衣預史館時睯勢分廣採集今進賈冠載筆尚論崇卑一措大則其聞仰望鼻息不過晏翰吮墨等于門下牛馬走盧藏身瓶脯同腐草木耳

御寶

初鑄監國之寶用黃金五十兩白金三十兩已鑄廣運之寶俱議部吳主事本泰董其成予告之曰寶式如舊成徵有大小恐中狡賊計一時得辨吳不以爲然

選宮

秋九月有選宮之命惡閹橫擾或母子自到徐魏公宗女妍麗韓司禮贊周以勛臣家例禁出之　皇太后自於外守備臨擇六人未曉命再選初各官赍慎其後會於貢院狎笑褻視選七十人寖及緜杭吳中搢優　太后侍女金口牟十八來自中州殊色也所選並不逮　上待如妃禮明年阮大鋮入其宗女雖姝麗竟不知誰氏也又書佐周某自獻其女太監田成來杭州駐貢院樹黃旗二選五人止王氏留京南都聽里甲報名其母同女居輿赴公署待閱杭州僉報後太守張印立自立口口口口口口民家設香彩女出見太守旁揖披子拜命上之出奔也阮氏周氏王氏命還外家而貢院龍試矣

大內石刻

重修西宮得石刻曰木猴年青龍月紅日忽沉明月缺白頭王主入樓雉赤頭蓋子皆流血一小又一了眼止一刀丁戍擾平明騎馬入宮門散坐盡極京城擾白虎啣刀砍李花蓋天一本宮樓牙牛宿三宮稱率輔君臣不顧徒傷嗟幸得三張天大日李花未曰不長久金鼇忽死金陵生東南福主中原走南明異已午火微未申寞安連江南黃花玉蟲井桂發西風吹墜落東籬戊邊水火自然滅亥子窺京胡騎飛丑奴容戰三十載還復寅方建義旗卯上樓船動當震青龍天下靖一朝得一朝失東西南北兩邊立劫我百官上長安可憐難渡雁門關摘盡李花殺盡胡天清地白歸京都京都老人遇吳越耳邊但知十一百敬他老人頭假害汴梁城中造宮闕從此大下方太平周家八百人重說木猴年青龍月此碑一出天下裂永樂六年二月日日皇帝寄呼少師不名非實銜也且禁中非人所到事不可解

先是熊廷弼經畧遼陽浚濠得石刻曰木子又女天下裂八朱定力堅於鐵三門一道嶺頭看乾坤流盡冬人血營以其事聞

崇禎癸未正月滄州浚濠得石刻一陰道人歌無足者烏無角者牛並出地海實被醜謀夫心胝亂必斯之陬山東之鬻死不可留

徐洪基

魏國公徐洪基謙愼和易年逾六旬生少子是冬薨明年易代公雖不幸勝于亡焚之祝

王世忠

都督王世忠南關猛骨孛羅少子也流落江南優人演韓世忠傳奇見兀朮即起立曰此吾祖也及叩首轅門則大慈

民謠

弘光年要做官非騎馬士英即種田太監田成

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宰相只要錢天子但呷酒

射人先射馬士英擒賊須擒王

滿街都督府一部職方司

自成不成福王無福兩下皆非眞主北人用牛南人相馬一般俱是畜生

紅花開天子來不辦衣衫只辦鞋

朱家麵爭家磨做得一個大糢糊送與對巷趙大哥

王氏奪封

倘書上奩倪元璐玉汝少娶餘姚陳氏失懽既登第娶妾王氏簒封命同邑丁瞻子進以故隙嗾誠意伯劉孔昭訐其事可坐總京營也倪適除祭酒奏辨陳氏失母意遣歸外氏命娶王宜封而陳所生女字王司馬業浩子貽棫司馬揭引海瑞前妻許氏潘氏弗封封繼妻王氏爲例幸上不問倪自免歸陳氏實同母夫人居非遣歸者甲申末陳氏訴于朝時孔昭在事奪王氏改封白璧微瑕君子惜之

倪元璐丁進俱天啟壬戌進士選庶常嘗中秋聯句丁首唱中秋佳節好吟詩爲人所哂　上偶問崩字何義進曰君死曰崩元璐曰　先帝升遐曰崩進自慚漸隙

東宮

濟縣高孟箕以鴻臚寺序班謁南京監國草創賴其諳練有光朝廟進本寺少卿秋日舍人穆虎等自濟縣來道山東逆旅指一少年曰是亦欲南行可挈也因偕行舉止非常度詰之言故　東宮也陰至孟箕所未之信少年曰昔某年某月加冠君不賛禮耶孟箕愕然抱哭良久護侍欵密懼泄遂市宅杭州居四閱月閒緣故態謀徙閩廣閒且行而孟箕不自安上書言狀命追入至南京三山門內臣某覘之進衣袴內臣後掠死上以舊講臣熟識者王鐸及劉正宗方拱乾等並言其非是遂下法司嚴鞫孟箕穆虎等方對簿少年詞氣不挫舉刑罰下諸人被拷冤號慘毒不忍聽覩少年色如故第曰彼以爲僞即僞耳中外聞其事而悲之舊經事內臣私謂誠　東宮也其兩足甘每骭必雙不可僞云法司希旨謂騎馬都尉王昺子之明果爾則外戚宋胄且非延慶長公主所自出宜加拷訊何獨寬假之哉嗚呼貴陽之罪通于天宪左良玉揭救王子明史相國書甲申冬　東宮入燕不良死疑南之僞口口按甲申冬有男子來燕京演象所某家夜走故嘉定伯周彧門彧欲諱之家幹不可以聞於播政王男子冠九華巾青布衣敝屣令中官辨之或云眞太子也輒坐死十一月廷鞫下獄十四日夜兼卒嘗題入扇俱書月到天

心處風來水面時這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見平湖錢景核眞錄中而前說出內臣蘇氏於乙酉五月同高相國宿杭州淨慈寺値內臣蘇氏張氏不知其名蘇氏四月中出留都因述王之明之寃相國疑蘇氏卽魏忠賢門下蘇若琳也云能事十六年矣又吾邑孝廉張次仲元岵游留都遇金壇于鬯中甫先生玉立子也爲太監李承芳記室鬯過元岵所時　東宮初至元岵私叩之曰甚眞始入京駐興善寺承芳卽徙謁云眞僞未辨不敢踽亦不敢坐東宮曰既來此坐無碍遂坐問店何宮曰興龍宮前後何景一一條答問宮中何樹曰松樹間樹幾枝曰俪亦何愚我豈早知今日將廷樹一一數之而來乎且語承芳欲認我須某閣來時某閣遣揚州未回也故承芳謂　東宮甚眞承芳又爲馬士英渠謂不論眞僞第籠死之耳明日元岵還訪鬯盡變其說云僞而非眞蓋陳于鼎也元岵還里邑侯林溶子墊來訪問以前事

司禮匕　辨覩疏其僞

童氏

上始卽位語輔臣以先後娶妃三時訪　母后於中州不及宮眷御史陳潛夫按河南以童氏至有司護入京年殆三旬坐詐罔下錦衣獄聞之陳都督洪範云童氏從獄中上書言某年月日娶我某年月日色所飯某品所出某地又手帕妾所手加也云云此書不知緹帥馮可宗作何狀噫蒙難之後風塵失路童氏身之不保然以宮中一席地綠菩埋慈清滿帥怨足矣何至辱法吏之手揚衾裯之羞哉王之明讋讋曰枕席無呢（指稼童氏聖諭曰潛夫同臥起穢我絲綸重辱國體夫事論其眞僞僞則死不足贖徒加以汚蔑此三家村訟師之所不爲而出自明旨彼機相無識適自彰其陋也

劉澤清嬖劉氏上馬士英夫人書救童氏

邸報

弘光時封事有曰今日之患不在於寇而在於北攝政王賻得之大不懌蓋由東監軍　方大猷密達之遂決策南牧

高傑

清溯高傑汝郡盜號翻山鷂崇禎四年爲我帥馬科敗之崇信縣乞降巡撫洪承疇不許須斬賊渠帥爲贄傑伺閙賊李自成出時守老營殺其黨三十餘人挾自成變姜那氏及自成女年十六以降守備孫可法引見洪承疇承疇以賊性反覆不令入營卽令可法收之因在西安條孫備數而已那氏身爲孫氏治鬠及孫傅庭總督漸重用官至都督自成下西安自虞恩等俱降傑以夙嫌逆入澤潞恣掠歷懷慶御史霍達招下之在徐州附于鳳督馬士

英初報部衆三千人及閩軍殆萬人傑變那氏貽金珠首飾二付其所掠婦女三千餘人畏那氏不能多近四鎮各兵三萬餉六十萬獨傑兵盛黃得功劉良佐頗不及也劉澤清最弱乙酉正月許定國刺傑死睢州

朝命那氏同其子世爵權理軍事予財十歲澤清聞之笑曰此水滸傳故事也今出自朝廷耶

馬士英聞傑遇害不僅阮大鋮聞之喜犒報者十金兩人同事巽悔時高相國寓姑蘇語事當云何予曰傑罪足死第列侯也不恤之無以安諸鎮面失處許定國又生事端須諫定國明非其咎應兩全突相國大是之已旨下追罪定國遂導北兵覆滅按南宋范宗尹建鎔鎖之議以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委李成孔彥舟桑仲翟興劉位李彥先郭仲彥瞿非羣盜則土豪潰將也竟以不相統率不能守史相國分立四鎮亦類之

突先高傑爭揚州相國入其營爲調解被其劫制盡奪甲騎無一卒自隨導隸四人肩輿二人書佐一人疏札必邀閻始發相國威名自是不振而志切枕戈嘗大會諸將設地毯自下拜求興師灑寇傑雖跋扈頗感勁故率衆而北大功中阻哀哉

皇陵鬼撲

乙酉中都皇陵有紅黑二鬼相撲遠見百步外近視無跡觀者如堵凡旬餘南京西華門夜若數十人排闥直入留襄經哭泣聲闔人挺之則杳

袁定

華亭袁定少卿煥之季子甲申五月聞北變因疾若魂從鼻出冉冉天際值先帝蓬垢痛哭至　高皇帝廟不納又至　建文帝廟叱詬而出固至老子廟拉宣尼同謁　高廟　先帝極言高傑之忠　高皇帝曰明春正月不祿

突各散有册證案問守者曰此江南被兵册也即魂入於鼻面瘡左右俱見之因歷歷言其狀包見明說

戶圈

乙酉三月九日嘉興城內外居戶上夜各有圈或紅或白或書上或書日或斜書雙曉起簾懼不知其自閏六月罹兵燹惟白圈白書不火

朝班遺詩

三月十九日　上早朝或遺詩廷中曰百神護蹕賊中來會見前星閉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關宗社忠義何曾到鼎台烈　大行何處遇普天空抱戾園哀蓋感王之明哲而作

輩書

五月朔或書東西長安門柱福入流醉未醒全馮馬上胡擲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貂變馬士英阮大鋮福運告終只看盧前馬後太監盧九德

捷西沾吏部尚書張捷左都御史李沾

或書武英殿上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阮兒去耳一兀復亂中原

一主臥西宮四鎮雄兵迎北虜二兒亂南國三朝要典打東林明日跡捕之不得

唐世濟

烏程唐世濟起左都御史來別嘉善錢相國勸其徐赴答曰相知見迫不得少留方入朝左良玉兵東下或紿以左氏毋被擒行敗矣唐喜甚大言于道廬

楊文驄

楊文驄龍友曰曰曰舉貢州弟一久不第教讀曰曰常青田助剿饑盜量

移江寧向嘗寓金陵寓田園至是政暇輒過私墅賓從如市嘗自恣癸未
薦湖兵擾以熊司馬明遇牟誼西征自效檄稱兵部職方司主事時人嗤之
其部兵縱掠歸去薦湖河之南廬米踊積無主請司馬遣收之張司農貌山
曰安有無主之米不過事急暫出避耳文驄仍治縣益誕放貌山改南京右
都御史草疏劾文驄遺堂吏椅其門毋刺事明年夏貴陽入相以甥壻趨鎮
江推官未行擢職方主事語人曰值此順風當揚帆聽其所往居閒薦賄惟
日不足嘗召客惟問黎園歌舞事俄頃鄒人錢生曰貴鄉金堂山可開墾乎
生曰舉中原而棄之何有金堂尋監軍鎮江（檄兵鄉彩駐鎮江）前導刀劘甚都明年
五月拜巡撫右僉都御史一日遽南遁鄭彩方陣江上聞之兵立潰　上夜
聞報即出奔迨曉馬士英逃國亡

周延儒馬士英作聯

周延儒宇玉繩先賜玉後賜繩繩繫延儒之頸一同狐狗之頭
馬士英號瑤草家藏瑤履藏草草貫士英之皮遂作犬羊之鞹

路振飛

唐王（肇基）先發爲鹿入閩中都困甚巡臺路振飛行部遣同知（某侯之同知望
高牆氣異省問閭而　妃內泣云止千五百錢奈何　王亦泣懇振飛餉三
百金自是各官並周其急　王赦出明年入閩稱制德振飛賜以千金洪承
疇總督江南值得之密召振飛私通閩求金其家蓋承疇子曰曰在鄭芝龍
所　上以書芝龍芝龍問所自　上不能諱各疑沮遂罷仙霞嶺關守

屠象美

閏六月辛巳朔內戌嘉興忽雍髮之令士民洶洶明日上廵副將陳梧適至

梧故僧無賴逃楚中得故將陳梧妄冒其名衝人官禾人問梧計安出曰惟
開等所謂薦紳咸集庭給事廷陛首助餉徐太宰石麒曰此大事非草草某
不堪任因趨屠檢討象美家象美即身任象美嘗赴　給事中戊子據巡道公署助餉相屬市人烏合衆心紛拏辛卯故監軍曰曰
閩人劉楗子以善陳洪範通北兵懼泄夜走嘗山沈氏墓追獲之其妾吐實
云去頂髮陰記及內應若干於是搜斬三四百人癸巳紱各坊奸人得自收
斬修怨者乘之矣徽人汪日升以義兵來北門象美迎問或言其遁立被殺
投北麗橋下象美先時勒溷人十二金怨極及應募充伍乘間報復面象美
與海鹽李給事毓新爭長象美死明日北兵至毓新即遁尋爲里人所害
北兵焚南門外貢如寺塔兄甎刻淳熙三年崇德縣平大明捨甎一萬塊事
適合如此

方國安

六月　潞王（常淓）巡撫張秉貞以杭州降固浙颶廳總兵王之仁守定海上
其印都督方國安自杭走金華與朱尚書大典合兵尚書以方兵剽詐不許
遂相持會山陰太學鄭遵謙倡義熊少卿汝霖孫職方嘉績應之盡波倡自
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浙東響應迎　魯王於台州西興築土城守江國安東
下富陽分屯金村嶺朱橋其屯朱橋則國安兄子元振也號土漢營大總兵
萬餘船五百餘艘沿朱橋立柵至轉塘口左江右山或說之曰山路莫要于
西溪而橫山大嶺扼其衝旁多間道叢竹可伏兵從此距營二里爲清風亭
險隘不下井滙以千人據之且西接五雲大竺可俛瞰杭城益張疑兵連合
江東勝則進退則伏縱復不利豈能越險薄我營哉元科不以爲然元科亦
國安兄子戎旗營三總也八月元科以三十騎直趨六和塔值清數騎搏戰

逃三人獲馬二明日戰清風亭江東兵雖沂流莫敢登岸清騎張左右翼繞之兵遂郤越三日清兵自六和塔來攻國安浮江身督戰自晨至晡敗走國安數失利敵覘横山清風亭俱無伏九月幾望敵八百騎自清風亭五百騎自横山夜去營一里始覺亟據橋發炮風火迴激橋山所貯藥俱發敵乘勢奪橋臨逼寨門守兵皆走元科手斬數人兵漸定嬰栅力戰殺傷相當敵登隙山望栅中白幟不相屬遽發砲墻傾大呼馳入我兵潰僅得及舟而遁敵焚其栅自是國安不復至江西岸

丙戌五月征南大將軍烏珠獨木櫻猪嘴多羅黑耳根色維貝勒索羅渡江薄國公方國安走台州初步騎各二萬至是騎倘萬有六千兵食足戰馬士英以許討西平王勸國安降遂解甲將士憤恥折弓矢投刃者無算國安降後同元振等被殺後案緒見國安案命疽發背卒于延平

馬士英奔紹興辨臣非誤國又挾方國安爲重命戴罪恢復內戊六月朔首逆

追薦疏

甲申中元令辰浙西儒林之臣謹蠲齋法擬薦　思宗烈皇帝暨　國母皇后及殉難諸臣伏念臣等青衿士子白髮書生身未出疆三月無君則弔事非在位一心報國空懸世道既屬陵夷與圖悉爲板蕩王室如燬無孔遑以何依泰山其頹對昊天而號泣茲禴三月十八日神京被陷官府宿衛憨乏甲楯之飲飛樓檜干城實鮮登弧之超距即於次日　皇帝登遐列落弗候乎考終宴駕匪安于正寢同馮而殉難者外而輔揆勳戚內而國母妃嬪紛紛六宮盡酒鵰鶡之血春花萬樹俱拴戎馬之韁是役也日星隱耀江河阻流禽蟲發哀草木變色慨自有冠履垂衣裳以來未有若斯之慘酷者也滿朝金紫誰推一劍以答君自我黔黎直開九門而揖盜伏而思之三百年之培養何以如奄奄老病恝贏十七載之撫綏何以假颺颺窮冬弟莫既已非內重非外重太阿未始倒持況乎無色荒無禽荒金甌自繼無缺莫謂事屬數而數屬天或其法誤人而人誤國當其寇荊襄而不問寶資彼以候糧入函谷以無詞直固渠之巢穴破眞定是殷殷之失其剡床以及膚興犯京師乃心腹之危胡授溺無庸手也脫進便宜之策遜狄去邪倘可爰及婁女倘圖忍恥之謀蒙塵幸蜀亦能啣號上皇竊愧臣等疏乏治安徒抱賈生之太息才慚良史敢效董氏之屢書但得位本主以觀天顏惟有釀金錢而營佛事獻花酌水當三晉之殷勤伐鼓考鐘宣八音之遝密

乙酉中元水月庵薦殉難諸臣無辜受觸者念自客歲帝京失守總總蒸民已化離乎西北今夏　天子蒙塵紛紛胡騎復充牧乎東南天意豈不降鑒在殷人心其如暌違去漢一任國家之板蕩誰思王事之勑勞苟知三戶可以亡秦豈待十年而能生聚奈何處難支之大廈視若金甌限飛渡之長江特爲天壹徯爲後我迎之以簞食壺漿后來其蘇授之以髮膚身體烟花三月揚州夢吹醒胡笳燈火寒山夜半鎮長嘶邊馬何暇吊舊遊之鷺鷹祇堪數新牧之牛羊會見立馬吳山高頂詩句重題洗兵西子湖頭金陀故事刀鐶新血染秋草以殷紅屋角腐屍供寒鴉以吐棄是乃外蛇鬬而內蛇死致令故鬼少而新鬼多誠爲國謀是宜臥沙場而裹馬革若得死所眞當臨白刃以斬春風獨哀無辜授首近於竊鐵之可疑殃及殘身豈其飄瓦之不悛等伏願軍持一勺滌除四境之腥膻梵唱幾聲銷盡萬方之鋒鏑

禾城通濟庵普薦疏　經稱九橫書叙六經苟非順命悉就短凶茲者强弱一概殞身老幼同馮殉死血流漂杵竟成靡信之書命似懸絲不屬揣摩之

說但見悠悠秀水沉骸類無定之河鬱鬱禾城譟哭效杞梁之婦豈人人運臨於磨碣胡在在殃及乎池魚眞無辜者偏受其辜乃最慘中適當其慘或漫爾罹蠖蠋之釁亦憯然處燕雀之堂遂致長呼絕脰大夢橫戈既非正寢而考終那計周身之棺槨雖有慈孫與孝子惡能設禮於始終祗憐碧血化青燐嘯憶清明灼黃紙山是法席開無遮之會泉壑迓不速之賓大用金鑛刮汝喉目須知有身即是苦向也附贅懸疣寂滅反於眞今也釋粘解縛是宿生負者盡謝絕於此生同業報中更酬償夫別報若得不怨不尤非播幽中之訟便可無拘無礙統銷劫外之愆以上俱嘉善智超庵正志撰

江盜謠

史册流芳雖未滅奴貂可法洪恩浩蕩未能報國反成仇此江盜謠書於烏龍潭者跡捕頗衆

僞弘光帝

丙戌三月十二日平溪衛有僧稱弘光皇帝孝廉高士美指揮于克振司馬喻思恂奉之僞者初過平溪同行二僧指謂土人曰此故弘光皇帝也僞者作叱二僧若輩輕言大誤我事土人益以爲眞高士美聞之擁至其室推戴羣集遂駐沅州公署榜曰聖駕行宮拜士美太僕寺卿克振總兵官不數日辰沅道徐煒沅州知州黃昂極其供御朱門雉尾設扈衛草御書獻金鼎出入警蹕士美進女弟爲中宮貴州巡撫都御史范鑛總兵官羅聯芳摘其奸狀同四川巡按御史米壽圖巡道鄭逢元以兵入殿上披幄揭所戴幅巾則額傷矢面傷刀創及于耳縛而訊之則沅州人奇獻忠也米壽圖崇禎末任南京御史同諸大臣迎事　弘光皇帝是年七月命按四川時太倉馬允昌以遵義副總兵隨行壽圖瓜代又同允昌報命聞沅州事在道揚言曰吾

前儀封知縣王安徐方敬

前清城知縣咸寧劉芳聲以上開封投井

前巡撫宣府口都御史三原焦源清聞變自經

前巡撫大同口都御史三原焦源溥廷寫被磔

前山東按察僉事涇陽王徵不受徵絕粒七日死手題幕門曰臣成童時總括孝弟忠恕於一仁敢謂單傳聖賢之一貫迄垂老日不分畏天憂人之兩念要期獨留姓氏於兩間又題曰糟白一心事上帝全忠全孝更無疑

前口口按察副使涇陽楊阿柱同一羽人道裝引去亂定後抵家死

解元南鄭席增光入山不應徵死

都司吏口口丘從周寫賊檄而死

前河南布政司參政咸寧祝萬齡不污僞命被殺于平陽其子于寀諸生也

殉之

前操江右僉都御史武功馬名世

前巡撫河南口口都御史鄖縣鄢士奮

前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蒲城王道純天啓乙丑進士

前順天府尹耀州宋師襄

前口口按察副使岐山梁建廷

前口口按察副使三原喬巍

前四川按察僉事分守川北道三原秦藥天啓乙丑進士

以上俱隨營殺於山西紅芝驛

甲申四月末南京工尚屯田司主事安船周鼎灘投洪武門河下救出明日倒髮去

五月浙中聞變桐廬男子某入城道聽 皇帝雉經泣下明日題白練裙不知作何字自經人嗤其狂予託友人徵名氏未至

紹興童子某年十四聞變語人曰我必死我必死人初不以爲意亡何投水死猶意其失足耳出其屍環腰以石蓋恐身浮不得死也嗚呼意亦可憐矣

乙酉五月行人司行人無錫龔廷祥投南京武定橋河死崇禎末進士

丹陽貢士睦明永自經

丹陽荊本徹崇禎甲戌進士

嘉定黃淳耀崇禎癸未進士

左通政嘉定侯峒曾

豫王入金陵各臣迎拜有曹郎令牧馬卒凌晨早至對曰何事倘欲來乎詰旦待馬不至召卒已自經錢牧齋芳謂

金陵破日秦淮河西者舁碗畫壁上曰三百年來盛治朝雨班文武盡降逃剛腸暫寄皐山院乞子葬存命一條遂投河死士人憐之藁葬壁下沈石城謂

六合諸生馬純仁樸公投泮池死頭衣帶曰朝華而冠莫夷面覓與死其心

靈死其身一時迂事千古大人明堂處士樸公純仁

前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長州徐汧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青浦夏允彝絕命詞幼承父訓長荷國恩只身事主不媿忠貞南都既覆猶望中興中興既杳何忍長存卓哉吾友庶幾無忝

容如手才蘊生願言從子握手九原子完淳夙慧早知名丁亥黨累就死金陵訶色不變其絕筆詩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撫膈河山淚誰言天地寬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敎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孤兒哭無淚山鬼笑孤兒

日爲隣吉道廳衣客室堂曰髮親猶陔猶有夢負米竟誰人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拜辭家憶昔結褵日正當擐甲時門楣齊鬧閱花燭夾旌旗問寢

談忠孝回袍學唱隨九原應待汝珍重服中兒帝內門閥推江左孤忠兩姓傳

十年黃鵠咏三載蓼莪篇媿負文姬孝深爲宅相憐大仇俱未報伏闕後生

賢海鹽縣令武功樂令竟如此王郎又若斯自羞秦獄鬼猶是羽林兒月白勞人唱霜重穀魄悲英雄生死路却似壯遊時東平林生即閣應有路兒弟竟齊

遊盱眙間時盡褒融一日收黃墟人已變清汜夢中流如赴增城約停驂待楚囚閻大鋮仲嬀卧

解元長洲楊廷樞維斗丙戌四月二十八日被執餓五日不死婦費氏女觀蓮俱死廷樞五十三

如皐許曰曰孟朴自刺臂生爲明人死爲明鬼後被訐到官罵兵備道胡江曰吾前韶汝文意必爲丈夫今竟同犬羊義不屈被殺遺詩曰一念從前誓

已深而今地下好相尋兒曹不必收遺骨留與英雄起義心婦朱氏聞來逮持刃向逮者曰我死決矣如今日必辱我我先殺汝等然後自盡後竟死

楊宏聲虎臣世杭州右衛指揮僉事宏聲補諸生北兵入城宏聲哭不止絕生

錢塘諸生松江袁口口以父口任浙西右游擊寓籍聞北兵入赴水死年二十餘

八月三日松江破總督倉場侍郎華亭李待問死之 此癸未進士授中翰宏聞李存淺也非前督倉侍郎

金山衛指揮使王晉侯義屢挫敵二月二十日城陷力戰竭敵死吏卒多殉之

休寧金聲正希起義同縣令何通武遣諸生朱備迎黃湖於九江湖帥衆八百餘人備恐其擾遂從三十人實不知湖先通北也九月清帥張天祿署地且畫戰失利聲與歙縣生江天乙同執見洪承疇不屈天乙大呼曰千金名節只在今日俱遇害僧口口殉之題赤壁金公柩扶柩至雍湖閩陷某薄其棺改殯焉隆武初拜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歙縣方維新口口口口貢士戊子四月來紳至杭州縞衣襟裾間題咏俱在

獨市人聚觀求楮筆或與之即書曰帝王治道春秋書法夷夏嚴防我 太祖驅胡虜開日月衣冠文物於漢有光三百年來士無廉恥賄賂公行廢紀綱寇烽起于荊豫之地跋扈誰當 神京飆忽云亡欵賊奴來更慘傷使中原赤子一時雍媛天朝人物頓化犬羊博浪揮椎中流擊楫慷慨悲歌拂劍而同心者早乘時奮發雪恥恢疆入見開府請起元不屈斬於市

兵科給事中華亭陳子龍以江東建義最阮大鋮相厄不赴爲憾諸同年包長明庚辰曰苟得死所雖事不濟奚恨後吳勝兆案及被殺其志蓋豫定也

行人司行人仁和陸培崇禎庚辰進士弘光初除行人便道過家乙酉六月自經年二十八所著詩鳳軒集

郎武府同知錢塘王道焜天啟辛酉經魁以福寧學正南平知縣陞任憂去乙酉六月自經遺筆示子孝廉均曰我以苟從仕宦他日何以見爾祖于地下祖兗州同知國柱

口口副總兵口口翁之琪隨 弘光帝投水死

孝廉海寧祝淵故游劉念臺先生之門時屬疾間六月扼吭死手書曰中心安焉謂之仁事得其宜謂之義淵家累葉洪武以來沐朝廷養教二百八十年成化以來受朝廷榮寵一百七十年一旦天崩地坼宗社爲墟雍雍文物淪爲異類淵不能吞炭漆身報明恩于萬一洪惟性性向異類乞活心所安乎不安乎事之宜乎不宜乎嗚呼學道有年粗識義理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爰作絕命詞曰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義言未畢 六月晦日詩夜既央分燈火微魂搖搖兮魄將離去兄弟兮父母依樂道遵分長不歸 其一死忠死孝尋常事吃飯穿衣人共由莫向編年問知否心安理得更何求

杭城武生周其仁趙義臨安被執不屈死遺詩曰誰教醜虜渡錢塘烈烈雖陽背下場亦伏未興眞帝子白衣終惜漢雲長頭從刀過身方貴屍不泥封骨始香

事業於今誰繼者空遺浩氣貫穹蒼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嘉興錢石麒號虞求原名文治禾郡諸生萬歷庚子斥場屋赴南武闈舉第一被攻走江楚殆二十年青浦令其受業生也

遂補青浦諸生舉于鄉天啟壬戌成進士婦顧氏沒歷官介潔歷起歷忤乙酉閏六月禾郡倡義尚書曰事甚大非草草者僕僊不能任請更擇可者亡何避村舍閏六月二十六日城陷先一夕入城聞收自經于故第精嚴寺僧眞實殯以米囷袖有詩扇蒼頭祖敏殉其旁先是六月末豫王遣召書辭曰大明吏部尚書徐石麒頓首貝勒王麾下麒本東海婢魚藝園滯蟲賴遇先朝僭躋九命敭歷非不深矣國恩非不厚矣一朝九鼎頓遷宮灰社屋亡國老臣何所逃死固宜大王之誅鋤及之也乃不卽賜斧鉞過採輿論特遣信使懸賞琬琰薦錦繡於朽株披袞章於溷壤可謂覇煞弘遠矣顧石麒幼素寇羸長多肺疾年當遲暮益復支離而去年國變之時痛悼腐心小草出山之日讒言銷骨至今疾痺不能起匪朝伊夕此麒宛轉呻吟之狀載在昨歲十月邸抄尚可覆按非至今日始飾詞相欺也伏讀宣示有曰要使新進觀摩必黜老成碩德麒愚不知鈞諭所謂觀摩者將使之如山如岳爲砥礪名節之徒乎抑使之如脂如韋爲緘默養交之黨乎竊謂首陽有伯夷而成周之俗勸於義桐江有嚴陵而東漢之俗明於道傳所謂頑廉懦立鑿漢九鼎豈其誣乎蓋所志在此所風在彼故觀摩遠焉則滑朝容一皤皤老人臥痾泉石之間未必於風教無小補也大抵一代之興必有攀龍附鳳之臣霞蒸雲變亦必有雲壑飴背之老敦詩說禮據梧而槁蓋以不有出者誰共功名不有處者誰明節義故漢有黃綺魏有管甯晉有淵明宋有陳摶皆有託而逃以成一代之治非相左也麒之硜硜願附斯義祈大王鑒之若必欲樂爰居以鐘鼓弭枋得以就道則石麒塚中枯骨就床餘魂相距黃泉不能以咫何能以一刻之軀傷千金之義乎使命再至卽當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爲程濕璜崇禎癸未進士任徽州推官聞變市棺三題曰忠曰節曰烈令妻女就縊始自經

前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山陰劉宗周絕粒閏六月六日卒遺詩曰遑此數日死稍存臣濟意決此一日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

前巡撫應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山陰祁彪佳聞豫王召不赴於寓園投水死

山陰諸生王毓蓍潘翔並投水死

布衣周卜年家山陰安昌里閏六月八日入海死越三日衣冠如故卜年有五歌曰有君有君空號呼背也酒血升鼎湖今王出走蒙塵塗敗天瓦解嚎張弧腥腥變土盡胥污敝廬惟願照舊輔召陵共主嗟今撫嗚呼一歌兮歌正呼昏昏天地何時極其一有臣有臣謀家肥處堂燕雀孰知幾寇來貢策貪紫緋民離師潰成空扉乞哀寶謁甘墜誹斷頭濺血胡復稀冠裳掃地吾何依嗚呼二歌兮歌以歌彼蒼浩浩不可欺其二有父有父籍錢塘寒燈暑月窮蒙箱二嫫二賀名齊揚王母棺飄海沸颶尋棺七日癸卯聚形容鳥獸憂且皇爲此身殉賚志亡蕭蕭風木滋泪浪欲彰父德今無旁九原亦應惡戎羌留此嫠屠報幽鄉嗚呼三歌兮歌孔傷哭死白露徒滂其三有母有母矢靡他堅操白節馨椒尚蘋蘩淑慎無時訛夢成父諒信心多保孤鞠字惟憂痾白稱未亡誓清和和丸甞荻誨痴魔婚嫁兩孤嫠未播忻然復命歸幽爲哀哀悶極空吟裁母節未旌可奈何嗚呼四歌兮歌復呼子規血淚染沙沱其四我生我生竟成空恨不學劍彎長弓神州陸沈將安窮徒懷報國憂冲冲匪敢鼓石效鈞翁匪能被髮爲胡戎青衣忍辱讎三公每憶耿耿烈士風泪羅江水爲清唾人在水中同天臥予今赴海裴鯤鯨西風度我步前英何惜一軀留古道通窮壽天如霜草嗚呼五歌兮歌且嘯欣隨三閭隨波

老其五　自序云斷髮無父易衽無君衣裳由舊貂望成旅之復興冠履頓忘豈廿牛羊之共戴文天祥志不降虜安能北面而臣魯仲連義不帝秦遁赴東海而死昔作六歌今倣爲五誠惡夫處士沽名卿假此長吟見志爾又詩一絕故國衣冠安在哉遙知二義樂泉臺獨愧君子應同恨急着吾鞭訂水湄卜年年二十九無子

會稽朱應聘家偏門外投亭山潭死絕筆曰盧偽東髮鬼不作剃頭人臨山衛諸生高郎孝廉高岱子也攝衣冠投海死三日屍浮尚手持其冠

丙戌六月左應子狀元余煌投渡東橋下死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口口陳潛夫走小赭投化龍橋下死婦姜俱孟氏先溺御史山陰何弘仁殉難詩有心扶日月無計黎河山已矣丹室照千秋冥相潛

鄞楊氏最名一代當明之季文琦文璧俱憫死文琦以乙酉入閩准貢明年丙戌策貢士百八十八人得惠安教諭尋同弟文璧走泰順文璧於乙卯計偕乙酉在閩奉命來紹興求共濟授官不拜疏乞慎名器十一月報名試貴州道御史歷言事丙戌春請餉戍浙者以十萬金時御史平湖陸清原往浙東至溫州閱飢奏賑三千金亡何事潰兄弟自秦順遁于里丁亥臘月有密譖俱遇害文琦婿沈氏文璧婿張氏俱自經

慈谿沈履旋崇禎丁丑進士宰侯官還里不辮變被縛于樹死

定海華夏性嗜古屢躓場屋乙酉貢太學閏六月佐義師丁亥四月坐陰事下獄而脫十二月又坐繫竟被殺夏嘗誦元結語曰人生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今於山谷謂何君子以儉德避難若試輕羽燎於熾火之上焦沒焉耳婿陸氏亦自經所著詩文若干卷壻楊遵藏于家

金華諸大典

東陽張國維

禮部主事臨川黃端伯於南京見總督洪承疇不屈承疇問　弘光帝何如曰賢問安得賢曰臣不議君又問馬士英何如曰賢問安得賢曰不事二姓承疇色沮又問如我者云何曰明公今日足報　先皇帝九壇之祭遂沼害蒼頭口口竭其貲賄主頭厚具衣冠殯之自市棺大書黃公之僕某乃就縊

福州趙恂工詩繪口口口自經

侯官曹學佺萬歷乙未進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丙戌口月自經

侯官齊巽不辮髮丁亥被執斥罵死

莆田黃中瑞

林說傅公壬午魁鄉榜丙戌敵至逃山中餓死

林增資燕公壬午魁鄉榜亦逃山中戊子秋敗死

周霑殿敗大學士周文懿（汝盤）之子官水部戊子戰死（上俱莆田）

侯官林孫子墊崇禎癸未進士先是癸酉登鄉書力貧雞跡不一至公府已卯緘費能應公車青浦夏元鼐令長樂慕其人無能致之邑人林郎中口口（進向高塘）甚重之壬午當北上度其困商於夏夏欲贈之三百金夏曰子墊義不苟取公子孔碩（之番）亦計偕若授館同赴脩具三百金謝之謝也癸未成進士明年授海鹽令大得民和勢家歛賂乙酉六月棄官航海去值隆武初官吏部口口口口丙戌秋適家貧仍館翁氏戊子義旅脅盜如不應且燔翁氏不得已勉從之戰敗揮其子去自中矢死子痛父亦死

前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口口殿大學士滕州高弘圖避地紹興閏六月二十

八日絕粒死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陽城張愼言寓蕪湖乙酉八月忽遘卒

孝廉口口李純大學士建泰從子忽建泰本末

削髮去

東莞蘇觀生起薦辟隆武初超大學士丙戌十二月望廣州陷夜自經或言

其富貲之僅御賜五十金毋八旬餘

南海祖子衡故尚書韜之後歷太常寺少卿俸婦女兩子婦一孫婦並沉水

中乃自溺家無遺育

十二月十六日錢塘大邁山東明寺一作東僧指庵曰丙戌口月口日有二

十二人皆偉幹傑貌免胄而入命米三斗作飯豈一升作乳倉卒具食並裹

諸如禮僧冀之問鮑未曰未也亦不敢飽飯後徧禮佛像不拜見　建文帝

上未頭容補之引艙令二妾孔氏朱氏投井死寘三棺殯其妾又手題楊某

之柩遂死之常熟許重熙曰楊題柩有頃引二僕遁至秣陵關怨家擊死之

吳駿公先生曰是歲一見楊衰態甚安能走乎其引決無疑嗟乎餘子或需

歲待月株累墾染三木及身百口交引雖欲自活必不得之數矣故於死事

像非面泣止一人餘皆後之毋敢效也求浴裹衣朱殷多蟣虱膚如刻漆人

脅二弓腰二銃試鳥雀無一失鎧伏重鐵度所佩荷皆百斤外其一人泣拜

者挽錢鞭重數十斤合二僧力能起彼運之如禪家棕拂竹如意若無物者

問邑里姓氏不答以其北音知爲北人也今安所往彼淚隱隱承睫曰吾糗

讎游覩天下無可起事者吾安之乎曰三吳足賦可就也曰取三吳未能集

事敵固之虐其民猶奪之民耳吾不忍也僧曰以諸君之敢力赴義何患無

成如時之未易委蛇攄尊官徐爲所欲爲非晚也默不應諷之苦空亦不應

僧曰仰出值官兵奈何曰吾伏劍行數千里先後所值何啻百十彼安能難

我僧曰自此至天目民寨殆百餘所稱義師能徧觀之乎曰嘗按舰一二所

一陰一陽之謂道即接繼善成性何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即一天一地之謂

道不須轉注故直接善性

僧家論因果輒舰闍維老子以闍維信佛經也豈不有儒書乎佛教未入中

者有斬詞焉雖然人有定品事有完負亦未可概論也撰堵所錄就其著者

若而人

白門語錄

陽城張藐山先生好九經內典不喜雜帙日兀坐枯想輒語予學問之要嘗

曰講學有講學之弊不講學有不講學之弊先生言取簡悟不主故常不煩

詞說又深自悔也姜宮詹燕及講學留都先生秘不一言予私錄之佚者半

矣論語極其渾淪大學中庸則論語之注脚孟子又學庸之注脚也

學而時習之　顏子不貳不遷便是習所學何事古人也說不出

一陰一陽之謂道即接繼善成性何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即一天一地之謂

道不須轉注故直接善性

僧家論因果輒舰闍維老子以闍維信佛經也豈不有儒書乎佛教未入中

國關羅在甚處予舊嘗作文曰戒愼恐懼之君子決不墮三塗六道

格物或作感格之格或作格式之格俱不必論但問所格何物如忿懥好樂憂患恐懼皆是物也有所忿懥好樂憂患恐懼便非格無所忿懥好樂憂患恐懼便是格

好好色惡惡臭如何說誠意不過念頭念金剛經云一切衆生俱從淫欲 云云豈非色有共好乎然亦有苦行人不喜者惟至惡臭更無有不惡之理如糞堆在前趨而避之此是自了漢若鋤而去之便是克復手段齊治均平不過如此可想誠意之妙口口口口愼獨便是思誠惡惡臭好好色何曾思勉得來

明德如明鏡明上着不得工夫刮垢磨光可也

大學知止只是知一路走更無別徑

明德卽知也明明德卽致知也明明德於天下卽新民也

不親不睹工夫在睹聞上用親聞工夫在不睹不聞上用

君子而時中只是喜怒哀樂中節中節本之未發無喜怒哀樂故也漢光武哭更始帝極哀哭其兄不哀也是中節蓋當其時不得不爾

小人無忌憚只是不中節以先有一喜怒哀樂錢僱糧米雖多必以錢市眼前用條理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聰明睿知之靈氣生生不窮藏諸用故顯

世間無一物不有主如街上驢馬雖多必以錢市諸仁天地聖人原無忌也聖賢與愚夫婦原無忌也

景物倘且如此況日月山川許大道理如何枉得故曰鬼神之爲德剛將軍在玉泉顯聖云還我頭來有僧語曰顏良文醜安在鬼神也欺不得此便是誠故至誠無息說至誠又說天地如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說人事又說造化可見天地萬物人事毫無分別大哉聖人之道大哉乾元俱可參看

天知人只是一誠誠只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實之鬼神而無疑鬼神也是色臭上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百世之聖人也是色臭上此關打得破何理不可格何事不可爲人不曾發念耳

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大人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故禮厚皆德性也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皆學問事也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即生生之謂易惟生生故日章小人是襲取不能生生故日亡生生之本何在以其淡以其簡以其溫到底不着跡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大學中庸只一格物盡之惟精是格物惟一是致知仰觀俯察是格物通德類情是致知博文是格物約禮是致知知人無二人心道心勢不得不精精便是一那時止有道心無人心

惟天下至聖開口說聰明睿智唯天下至誠說完又曰苟不固聰明睿知兩章須合看

聰明睿知只是靈氣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皆靈氣之運用條理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聰明睿知之靈氣生生不窮藏諸用故顯

諸仁天地聖人原無忌也聖賢與愚夫婦原無忌也

宋儒謂天者理而已矣今人祭天難道是祭理

宋鏡綠分性宗相宗天命之謂性是性宗體物而不可遺是相宗淡酣濕是
性宗漠近風自微顯是相宗
論六十耳順因曰吾人不獨耳要順耳無毀譽目無好醜便是
八識識情也此八識是生死極根要從咽喉着力曾子云面今而後吾知免
夫與夫子云夕死可矣同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之小人即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大人
信以成之要上下相信彼此相信不是一已如信而後諫信而勞其民猶是
庚辰會試題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先生常問諸孝廉曰這學甚麼志甚
麼問甚麼思甚麼俱無對
有性善有性不善堯舜桀紂是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中人是也無善無
不善至善是也

趙后便妙
大畜四爻曰特其邪五爻自豶其邁
蹇利西南坎木之坤六五居中故
繫辭或單言乾坤或單言六子言乾坤而六子在其內言六子而乾坤在其
內
但言大員圖不口看方圖大員圖六十四卦在爲天地萬物吾身亦在焉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不必如本義所云滿天地間便是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易如何與天地準只是神無方而易無體
河圖五爲生數十爲成數何以專屬若此天地間五行如甲乙本也甲爲陽
木乙爲陰木便是一是二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數也成變化而行鬼神其氣也數與氣即理也如四
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以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數也而春夏
秋冬寒熱溫涼而萬物生長收藏盛德大業於是出焉此中何處分理分氣
分數於何處尋太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有無極方生太極以太極本無
極也
神以知來即是知以藏往知來者逆即是數往者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即是質諸三王而不謬
著卦爻聖人以此洗心及鉤深致遠等語俱不拘著蓍龜
乾坤之聖人以易簡始知險知阻若不易已先處於險不簡已先處於阻如
何能知險阻也不逆不億所以爲先覺便是易簡
覺夢即生死也夢時即游魂爲變
天地萬物鬼神作作與吾人一體今人語及輒不信試觀六壬術驗者或拈

人之性如天乙之水窅窅濛濛落在城市便若落在山溪便甘落在江河便
淡落在海便鹹吾人亦然水惟淡爲眞味人惟善爲眞性若可使甘甘亦可
使苦惟海中之鹹再不能挽回氣質之性也從天命之性出來口老子只是
一坤卦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極妙能者可勉進於賢賢者不必其能
乾卦爲堯用坤卦爲文王用文王非不能用乾以其時則亢也鄂侯玖侯便
是亢龍有悔文王也不專坤卦蓋乾體而坤用
用九即君子行此四德即時乘六龍
否泰俱曰拔茅茹可見用人關國家氣運用一君子便爲泰之始用一小人
便爲否之始可不慎歟
幹母之蠱不可貞口凡在母后事雖正道不可認眞說去如左師觸龍之說

一莖草便知休咎得失夫人之休咎得失於莖草何預而靈通乃爾非一體故乎

訓詁解書不如以書解書以書解書不如以心解書

素聞人身脉名星經諸星名俱奇古物何所取義

唐山夫人詩衛夫人書千古詩字之絕

項羽爲漢祖之功臣王郎爲光武之功臣陳友諒張士誠爲我　太祖之功臣

韓信對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爲陛下擒也此非對君之禮宜云陛下南巡臣豈有不至之理

曹孟德文學書法兵略千古一人若正其心術加以忠義當在郭令公之上令公明哲尤有福

周家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武歷數聖人始有天下自成康後絕不聞有令主僅一虛王耳商氏盛衰不一賢聖之君六七作周之前鑑氣發泄已盡便不可繼然制度文字綿密之甚威烈以後雖寄名諸侯之上尚幅息不敢動也

評閱古人書心眼各別或主經濟或主詞或主場屋未可概論吾意想之彼初旨又不爾也須通融看

或問聖人貴象數不貴心易先生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是象數剛柔合德便是心易仰觀俯察是象數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便是心易

先禮後法先生曰此人善讀書君子懷刑便是一部大明律

某宦侶見邑令先生曰元許魯齋家居邑尉經其門魯齋聞呵嚴聲立起坐人問之曰父雖官過不敢自安吾侍御時還里適主簿治行即入巷避之鄉紳示重不在於此

縣令之任切弗膠視治朝廷之事自上而下至縣令而止吏民之事自下而上從縣而始

凡人皆有宿根無貧無富無貴無賤無智無愚如　世宗皇帝好生是道家宿根某學士生平不近色是禪家宿根臚胎馬腹披毛帶角本性不迷也可成佛今人昧卻因果耳

先生里居修海會禪院語同年某曰我修禪院當不費一錢請其故曰財非我有不視爲己物只世應世何費之有其募疏曰竊聞有經世之學有出世

之學經世則大成集歸尼父出世則最勝無隘伽文道本相須見分歧指
自總角已稟志皈依迨於結綬遂迷因逐物今倫生且六十年於茲矣六十
歲以前備歷窮通禍福死生榮枯之相回首靄是空華六十歲以後垂憐老
死病苦三塗八難之因究竟將歸輪藏將來如赴死之牛步步已迫死期
現在似少水之鮒魚沾沾有何樂趣馳逐于功名富貴聲華歌舞之場愈增
煩惱即寄託在烟霞丘壑友朋文字之地未證清涼蓋前此倘有好醜兩途
賢愚並驚後來只爭生死一路豪喆難逃刻刻不停星星非故且如最痛癢
是血肉之軀到頭果成何物極親切是兒女之愛臨期茗不相關一旦眼光
落地鬼手提人業力所牽不知何處可上識神未泯總來妄想所招現在五
濁三毒之中悃然果不知因業不知報誰向人天罪福之外照見死此生彼
捨生受身如來說爲可憐閔者豈虛語哉從來佛種從緣轉物須知良以發

信者因起因者相因相因悟性此中導引殊微依賢行權在上感通良在吾里
有海會院者地可布金人斯卓錫邑中縉紳先生後先項背相望雲鶴翔植
率欽茲口水桐蠻絢采曾棲此雙林既現長者宰官應身說法合莊嚴供養
成就威儀嗟言練若新此祇洹眞俗同歸人天作眼瞻依調御免流浪一十
二緣借渡慈航即度脫於百千萬劫闡提慳垢罪波羅檀施爲先經云愛欲
爲因愛命爲果由有諸欲助發愛性是知愛即是病佛即是醫貝葉靈文中
具驗方見聞喜捨便爲良藥誰可無一瓣香向一佛二佛試種善根從茲證
四句偈於千劫萬劫永護善果既以福田淨土接引中根法雨慈雲普沾含
識至覺海澄員性天皎潔同臻彼岸共拔迷塗端有待矣夫豈徒說又思韓
退之力避浮圖大都是非禍之粗至法王奧義未涉津涯蘇子瞻深心禪說
亦僅窺游戲之跡正借義海餘波時資筆楮且舉面今而後普知免夫所免

除如魚去乙兎去尾羊冷毛而毳鳥膿色而沙鳴則不食也經則咀其實餘則挹芬如黍稷粱侑以瓜食雉羹麥食脯羹也靈文貝棄則參朮薯苓乎初食阿含深密次般若楞嚴次楞伽卒以法華華嚴飽焉殆若茗莽丹砂陰陽日月之精氣邪噫嗟何及矣予餓夫也必待珍錯前後飽則死久矣簞食瓢飲可以不死不知何者是予究竟資糧也噫

叢林雜俎仁集終

叢林雜俎仁集正譌表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譌	更正
一	二	二二	官	因
又	又	一五	謂	下有宣字
三	六	五	騎	上有五字
又	二一	一五	印	創
四	五	二八	流	流
八	三	三	庶	一作庫
九	一三	一九	如	上有梁字
又	一六	三	生	生
又	一八	一五	時	時
九	二〇	二五	揩	楷
又	一七	二七	數	數
一二	一九	二〇	龍	上脫擺字
又	一七	一四	國	國
一四	一七	一〇	國	國
又	又	四	誠	誠
又	一九	六	勒	約
一七	二〇	一七	慈	慈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譌	更正
一五	一〇	一二	水	水
又	又	一四	餓	餓
又	一七	一二	大	太
又	一〇	一〇	如	氏
又	二二	一七	彼	作博辟二字
又	一三	一四	門	明
又	一八	一七	生	士
又	一〇	一七	揭	一作竭
又	七	一六	生	生
又	一一	一二	平	正
又	一一	一〇	詩	書
又	一八	一〇	比	比
又	一七	一四	人	人
又	一五	一二	父	父
二	一	一三	原譌	更正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譌	更正
二三	八	二〇	臣	下有撫字
又	又	一三	口	有
二四	四	九	金	京
又	二	二一	有	省
又	又	一三	彰	上有槐字
二六	一九	二五	識	像
又	二〇	一〇	如	睹
二七	一二	一三	止	上
三三	一	二五	付	調
三三	二三	一八	忠	惡
三三	五	七	擺	異
又	二三	一一	貫	貴
三四	一〇	一二	國	上有商字
三五	一一	十四	妄	丙戌字疑在閒上
又	二三	八	閒	爲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譌	更正
三五	二〇	六	原譌	更正
三七	六	九	渾	授
又	二二	一七	經	援
三八	二	四	碣	揭
又	一一	二四	獨	蝎
又	一四	一七	梯	楩
四〇	一〇	九	尚	上有容格
又	一	一	刀	是
四一	二〇	六	觀	上有曰音二字
又	二二	一二	從	故
四二	一五	一八	伸	上有年字
四三	一四	一六	青	五
四六	一〇	二九	乃	之
四七	六	二七	泊	官
四八	七	二〇	氏	氏

頁	數	行	數	字	數	原	誤	更	正
四八	又	二	九	水		一作闕			
又	一	二	〇	闕				闕	
又	一	三		伏		伏		伏	
五一	又	一	四	知人無二原作人無二心					
又	二	一	九九	昱		昇		宗	
五二	又	一	一	宋		宗		昇	
又	一	三		綠		錄		錄	
五三	又	一	六	必		口		必	
又	一	一	九	其		此		此	
五四	又	二		問		閒		閒	
又	一	一	七	質		考		考	
五五	又	一	七	縣		上有令字		縣	上有令字
五六	又	二	一	生		一作身		身	一作身
又	二	二		在		一作向		向	一作向
又	一	四		口		人		人	
五七	又	二	一	不		又		又	
又	一	六		錢		陰		陰	

宣統辛亥

藻林

聖集

雜俎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

藻林雜俎聖集目錄

科牘
貢額　明經
癸未禮闈三改　應吉士四選
爭狀元遺戍　應吉士再選
南宮傳代蒙省　習譯監生
應吉士三選及貢士外官　庚辰廌錄
焚閣　翰林院秀才
應吉士一年散館　寬貢士三科
鼎甲館課　減場
爭解元占席　廌錄聘二氏
試規　鄉錄論表各二
會試錄序　三甲進士刊策
附學生　鼎甲並相
繙譯化　劉珠董又葉
館試斥落　胃籍
辨爭廷棧失中三元　省試專遣
楚試不用詞林　程策相同
謝卷倖售　韓敬
劉遁　鄉榜填改
巡撫監試　濬元
廷試策失塗注　會試特點同官

管紹甫
二甲御書
程策之誤
馮士驊
南閣謠
主考宴
解元未娶
兄弟同進士榜異姓
武生進士
重舉鄉榜
前旧科甲之盛
首輔鄉人狀元
廢卷臚聲
丁丑鼎甲，
萬年歷
馮元飈
進士歸娶
宗室進士
進士同姓名
進士異任
優免廩生
原始

王恕
楊守陳故宅
包德懷嫁友人女
周鑑
邵寶絕巫
潘塤
劉大夏格言
陳察御史騎驢
王勳赫鬼　缺
朱良育不受封
熊鳳文不赴選司
楊瑄
王存忠
楊循吉定論
周廷芳
陳恪冰清玉潔
吳翰詞
蔣信
李東陽侑歌
魏庠臨旁塚
清吏張守約
林了翁言行
桑桂移風社
毛中丞里居
胡松抄書
王勅雲母
林恩承致士
唐順之
張居正急才
姚弘謨迎母
余有丁家祭
戚繼光
巾時行李廷機薄殯
韓昌
景暘孝感
鄒慶祛蝗
徐階論士
唐樞
高拱知人
徐階李春芳陸樹聲
袁洪愈貧宦
沈思孝在戚
馮少墟規鄒南皐
李廷機鳩工

臚傳
六預鄉房
學宮祀顏子
補榜
先正流聞
宋濂攻苦
唐伯逸
賈魯斥佛
周魯章棐笠
徐樞
李秉蒙迎駕詩　蒙原作夢
試錄稱臣
三氏學
廣文變例
進士
周壽誼人瑞
鄒傑復姓
逯宏言事
蔡新童婢
于謙
尹恂

趙大華
張臣感慟
唐文獻
顧盡成寡欲
鄭繼之
詹景鳳
葉向高講學
留子俌
楊瀚
葛寅亮督學
朱國禎秀才氣
李騰芳
王汝訓散貲
陳滄孝敘
衛一鳳辟狐
彭應參
許弘綱責子
吳道南
徐光啟
馮氏義僕
丁賓老不忘孔林
沈演四友二考
董其昌
陳組綬結客
張燁芳
柯起鳳不負丞
藝賢
譙幼儒勅
顏子
僞書
王大令洛神賦
百家姓
大學本義稿
錢士升
陸夢龍
吳麟徵家訓
王朝堂死孝
宣尼遺筆
海鹽縣駐山始皇碑
稽康眞蹟
雲麾將軍碑
蘇子瞻制義
朱文公集

心史鐵函
道餘錄
周叙修宋史
張元植
張東海自題像
楊守陳
李夢陽何景明
常倫逸詩
胡瓚
前李攀龍
兩皇明通紀
修志
王愼中
夏惟訥
李于鱗王元美手抄
王元美讀書後跋論
穆熙焚書
春雪詩
明僞
北雍刊史
西冷社
爭詩
王道書壁雜帖
國朝人物編
唐覲
李于鱗閱史記
余翔
謝陞季漢書
無名氏詩
宋登春
陳于陛修史
孫宛
喻應益
宋濂
御史試豈芽菜賦
甯陽拗史
詩韻辨
司空圖
李夢陽論文
江河伏流
王璡雲中歌
徐霖
兩京賦
張邦奇

王稱登
周玄暐
中秘書
纂書
文督
洪範明義
爭姜詩
永和宮詞
盧岐嶷
失婢詩
續哀江南賦
馮元成論文
陳植之
收書法
厄書
鍾惺譚元春
蔣德景日記
山城曲
思陵長公主挽詩
王九思謝榛哀宗道
廣孝錄
補蠶骨行

藝林雜俎 聚集目錄

藝林雜俎終

藝林雜俎 聚集

鹽官談遷孺木著

科臚

貢額

洪武三年庚戌五月始詔行科舉直隸貢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各貢四十人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若人才多寡不拘額時直隸就試者百三十二人拔七十二人見考官宋濂鄉閣紀錄序鄉試錄曰小錄河南通志是年鄉榜孫本卓劉中趙斗南黃敬張堂王詡辛亥鄉榜張唯王輔李端張翀

庚戌辛亥壬子癸丑連歲開科有未及會試遂錄用者 金華府志

洪武四年吳伯宗榜六年金鑑榜十八年丁顯榜紹興府志按六年不開榜存疑可也

洪武五年鄉舉六年是科狀元莫考一云未嘗殿試禮照會試名次選授方徽王寅方毅俱進士 興化府志

洪武十七年甲子三月詔貢士不拘額從實充貢

十八年乙丑科會元黃子澄狀元丁顯

衡州府志鄧偉奇才安仁人乙丑會試第一 上親製廷試策問以丁顯第一偉奇次之俱授翰林修撰偉奇天姿秀異博洽顯敏善屬文尤長於詩第二甲曰曰爲編修吳文爲檢討三甲楊靖爲庶吉士龔璐爲中書舍人或以練安黃子澄爲是科恐未深攷云

洪熙元年乙巳定南京八十人北京江西五十人浙江福建四十五人湖廣廣東四十人河南四川三十五人陝西山東三十人廣西二十人雲南交趾

十人貴州附湖廣永樂九年辛卯貴州始開科時貴州未附雲南
宣德四年乙酉雲南貴州始合試增雲南五人共十一人貴州普安劉琉
宣德七年壬子雲貴共十五人雲南十人貴州五人
正統二年丁巳會試不拘額
正統五年庚申定順天仍八十人應天百人浙江福建六十人江西六十五
人湖南廣東五十人湖廣五十五人山東四十人廣西三十人雲南增三人
貴州增二人共二十人
正統六年辛酉增順天二十人
正統十二年丁卯增雲南二人貴州三人共二十五人
景泰元年庚午詔貢士不拘額四年亦然
景泰七年丙子兩京各增三十五人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增三
十人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人定雲貴三十人雲南二十人
貴州十人
成化四年戊子增雲南四人貴州六人共四十人
成化十年甲午增雲南五人共四十五人
弘治七年增雲南二人貴州三人明年乙卯解額共五十人
正德五年庚午贈雲南三人貴州二人共五十五人
嘉靖十四年分定雲南鄰四十人貴州二十五人烏撒衛浦仲良第一
嘉靖十九年庚子增湖廣五人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增貴州五人
隆慶五年辛未增兩京各十五人
萬歷元年癸酉增雲南五人
萬歷二十二年甲午暫增順天二十人時選貢生增貴州共三十五人
萬歷四十年壬子增順天十人應天八人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增兩京五人浙江七人江西湖廣福建河南山東山西
陝西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各五人
天啟元年辛酉暫增順天二十人應天十人餘省各二人是科山西宗生一
人江西河南陝西宗生一人山東四氏學二人遼生一人不在正額
崇禎下原缺四行

明經

洪武九年貢諸生二十五歲以上
洪武十年貢二十歲以上
洪武十四年貢諸生容貌端方者
洪武十七年貢歲貢年深成效者禮部試中式入太學儒用
洪武二十一年限府歲貢縣三年一考貢
洪武二十五年府歲貢二人縣歲貢一人
永樂十二年貢楷書諸生
宣德八年貢諸生四十五歲以上
正統十二年貢諸生四十歲以上
天順七年貢四十五歲諸生者
嘉靖十年令天下歲貢五人選其一歲貢通學考選至十五年止
嘉靖十一年令郡縣各開貢二年仍考選下原缺三行
天啟元年鄉試乙榜廩生准貢
崇禎元年登極恩貢

乙亥通考各學廩生拔貢一人
巳卯鄉試乙榜俱充貢不論增附
甲申各學恩貢一人
弘光元年命鄉試恩貢副榜各轆餉百五十金准貢
癸未禮闈三改
永樂癸未以靖難渡江會試改八月天順癸未貢院灾改八月明年廷試崇
禎癸未以邊患改八月會試九月廷試
廬吉七四選
永樂二年三月巳酉選廬吉士楊相宋子瓊王訓王直秦政學徐安吾紳彭
汝器周悅劉子欽周文李崔張徵章朴歐陽俊嵐翰梁任熊直王道曹景暉
陸孟良贛省身劉孟鐸梁廣敬張宗璉田忠曾與賢洪鍾洪順余學夔陳滿
姓於廓煽天下後世稱君道師道之極者有以夫今以七十二賢之德言之

贛清劉紹林風張憲殷尋嚴光祖涂順段民李貞江鉞章敞倪維習許璠陳
敬宗王仲壽李迪袁添祿李時勉楊榮文並習湯流王英孫奉余鼐李永年袁
邇周袁鏞旭彭禮戴弘演並習戶部辦事進士當塗李衡以年少自請命改
廬吉士同江浙楊浙習書
四月甲申進士沈升孫子良李昌祺羅汝敬徐敬贛寬褚讓獨孤樂善陳士
敬陳綱董鏞劉子敬陳伯悲陳資善趙曾趙濟劉剛尤儀劉澄黃楊俱改廬
吉士修書
五月辛丑朔諸司辦事進士能書者曾愼巍昕吳惇漆霄趙理趙琰韓庸史
彬徐觀樊靜曹彥昌陳旭田垣羅處富那旭曾恕王宅葉貞陳與金禮趙潛
悲潘中徐聆胡秉彝周志義俞益曹睦楊僕鳳譚原性爲廬吉士
六月命修書廬吉士獨孤樂善陳士敬贛寬李昌祺羅汝敬沈升孫子良褚

讓吳惇魏昕陳旭韓庸葉貞趙理徐聆留院辦事餘三十四人取選倘遠歸
原籍舊項詞林志
爭狀元遣戍
永樂四年丙戌閒田林環進士第一同邑廬吉士陳寶自負其才疏取狀元
不公　上詔召詰之對曰臣百問百答遂命學士解縉撰百問策一道給擬
以聖門七十二賢賢賢何德雲嘗二十八將將將何功爲問及記里鼓論
上臨軒命林環陳寶對試寶對曰聖人之育才與王者之報功事雖殊而道
則一也請試陳之昔孔子當春秋之否轍環不通乃欲以轉否之貴博望諸
徒故杳杳設科時則有七十二賢馮漢明帝承光武之統國家開暇乃欲以
效功之典激厲豪雄故雲臺紀績時則有二十八將馮收桃李於門牆列名
姓於廓煽天下後世稱君道師道之極者有以夫今以七十二賢之德言之

顏閔冉耕雍予子貢與夫冉有季路言偃商師其德之載諸孔論者無待陳
矣自此之外去捷徑而私謁是戒持狷介而百結是甘有滅明原憲突然迥
事而不更其守貧賤而不移其心不有商瞿顏襄曹邾顏高者乎親賢以造
君子顏學而爲小相有子賤子華突然脫庸俗以游高明習禮樂以養性情
不有梁鱣漆雕哆商澤冉孺伯虔者乎高宮适之所尚在德漆雕開之見道
分明固不可及其他公孫龍后虔或學君子或務自修壞酬赤樂欬孔忠或
道中庸或明家學其有得於聖教何如哉公治長之非罪冉子季之四長固
爲可稱其他漆雕徒父鄔單榮旂或以操著或以才名公哲哀良孺原亢籍
步叔乘或敬治已或惠及人其爲聖門之傑出何如哉究考弟以體悉聖心
遭患難而寵辱一致石作蜀有若巫馬期句非骊縣成其人也志不降而行
不淪俗畧細節而守不詭隨申振宰父黑牢左之鄙其人也更寒暑而學不

厭隨窮達而守如常孰若公夏首狄黑泰誓顏之僕燕伋秦非焉仁孝修而貌如愚蠡鄘變而志仁道孰若高柴公堅定鄭國樊須焉避叛兄而能潔遵道誘而德馨司馬耕與顏子柳耳至於句茲容箴公西箴施之常其所以嚇同姓而明臣道謂非斯人之徒與道可明而志不屈問詩禮而喜得三公奧與陳子禽耳至於顏曉廉潔任不齊叔仲會邦畿其所以履中正而挺高尚謂非斯人之匹與噫此聖教之所甄陶而爲天下萬世之所崇祀者也復以二十八將之功言之滅墓雄除苛政與夫斬將搴旗攻城略地者固不乏人而其功之尤爲特異者果爲誰哉首建大策以光武爲必可爲鄧禹壯矣然鎮守河南使民坐不苦於兵戈不有寇恂乎八賊八克以敵國爲不足謀吳漢勇矣然安集關中致百姓相安於無事不有馮異乎折衝千里彎弓三百自古惟勇將能之而賈復蓋延匹美矣憂國奉公善待士卒自古惟仁將能

之而蔡遵王霸克追焉耿弇決策定計而以勝算高天下固兵家之雄也而耿純陳俊料敵如神每出而成克捷之勳非中興良佐乎任光羽翼太平而以威望先士卒固當世之英也而邳彤萬修運奇掌上逐鹿而樹萬全之功非佐命巨擘乎王梁杜茂應赤符而擊五校突乃撫劍抵掌志騙伊吾之北者臧公馬武也岑彭姚期平西蜀而斬王郎突乃善治鄰睦身負矢石之難者馬成堅鐔也景丹傅俊李忠或收戰勝之烈或參幃幄之謀爲功不同而其策立於當時者要皆從王事於有終者也朱祐劉隆劉植或稱汗馬之勞或展運籌之功所建不同而其効力於王國者要皆爲社稷之衛備者也然論者謂七十二賢中有泰冉顏何再黨夫三人者將以爲是則德業固望寂然無聞何與意者世殊時異傳記有所差訛故若存若亡如此耳又謂二十八將外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夫四人者將以爲非則并載於臺一體崇祀

孟潔張文選鄭復言曾春齡曹閏虛永貴獻及修書貢士朱紳復選進士貴安王資益貴信功貴所裁鄭伻趙圭陳夢京羅仲深孫輝吳口文徐廷圭鄧成周煒陳實謝綵楊復王瀚樂時逢劉本黎爲應吉士

南宮傳代蒙宥

永樂十年二月庚午會試末場貢士張彥暎余彝互傳代策御史送禮部請鞫治　皇太子令翰林官閱其文平常宥之復監竣後科

習譯監生

永樂口口譯字監生許應舉會試卷末仍譯書數十字場畢送翰林院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天順口口以舞弊革

應吉士三選及貢士外官

宣德八年三月戊辰選進士井昌貴瓚趙口陳容俱傳綱貴伻謁又乙榜貢士

龍文章瑾李滄梁黎黃平陳詔田鈞李蒲王鏊朱奎袁和林同柴同恩張承
翰陳康襲理相左貴輿李奈王佐鄒觀胡如暘趙象蔣榮祖命改進士爲庶
吉士乙亥賜詩

十一月甲辰尙書黎義楊士奇楊榮郭璡胡濙選前科進士能文者徐程賴
世隆吳節李紹萬洪從瑛潘洪王玉陳金劉實鄭建方熙何宣爲庶吉士學
士王直教習

已酉諭行在吏部尙書郭璡選外官有文學者明日奉引六十八人命楊士
奇楊榮試之曰曰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植廖莊宋璉教諭黃純徐維道訓
導婁升改進士爲庶吉士

庚辰廼錄

天順四年廼錄閣臣許彬予告刻兒越奎文閣典籍

進士仁和汪諧廼錄書父仲淵蓋極刑諱其名也

焚閣

天順癸未禮闈火貢士焚死百曰十曰人並賜進士諭祭吉水羅狀元倫當
熟徐侍郎俱若有人提出之者徐杭葉御史和歩神告以衷絣而入及濱
危吏卒謂緋者官紳也果救免

翰林院秀才

成化丙戌科榜眼休寧程敏政

丁未科進士眉州歐鉅

庶吉士一年散館

成化辛丑科庶吉士明年壬寅八月辛丑李東陽倪岳謝鐸焦芳陳音授編
修吳希賢授檢討劉洽改中書舍人張敞華等九人俱主事

寬貢士三科

弘治二年乙酉九月乙卯貢士林潤以會試三鼎故事禁人試請寬明年特
許一科

三年庚戌十二月甲戌弛貢士三科不試之禁

鼎甲館課

弘治壬戌科選庶吉士併修撰康海編修孫清李廷相俱課書命學士梁儲
王華教習先是天順四年三月丙戌選庶吉士劉健等十五人幷修撰王一
夔編修李永通鄭環命學士劉定之侍讀學士錢溥教習先後鼎甲不課萬
曆壬辰後選館概課鼎甲不出序

減場

正德甲子科四川解元周洪謨

丁卯科福建解元陳俊初場俱五義

爭解元占席

正德庚午科山西解額陳梁謨第一沁山常倫次之方鹿鳴宴倫歷階而升
請與梁謨角主司慰諭占席乃退明年辛未倫成進士授大理寺評事以酬
狂謫壽州判官仍故態扶於臺使棄官後服除起寧羌州守不赴已謁選騎
出廚德舞雙刀陷淳中伏刃死年三十三亡子倫醉卽矢口成詞邑妓孔留
性敏記立被之絃索婁字不遺今澤潞間所傳樓居子樂府得之孔留

齒錄聘二氏

正德戊辰秋探花靖田戴大賓寅仲原聘焉氏太監劉瑾强以兄女字之齒
錄刊聘焉氏劉氏大賓葬母喪道卒劉氏嫁關中士人坐瑾黨削籍

試規

宋制大比之歲每州皆有貢院本州士子皆得入試　明朝先以監司選擇之乃以入試景泰以後專委之提學憲臣

嘉靖初會場禮部條約許舉子帶洪武正韻一部表末時不用瞻天仰聖見如舊以兩地觀之往時附學生猶寥寥也

董穀碧里雜存

科場舊規正考閱易書二經副考閱詩春秋禮三經各不見相涉見詞林典故

鄉錄論表各二

嘉靖七年戊子科江西主試曰曰曰曰羅曰曰曰曰刑部主事署應埈鄉試錄刊論表各二篇名雖舉子仍分注羅撰屠撰

會試錄序不受門生

嘉靖己丑科會試錄後序霍韜撰署曰我百執事知所以事君乎賢才社稷之棟梁也舉主求才爲社稷也吾臣子貪以爲功得罪社稷孰大焉是故多士進矣　聖天子不用爲私用我百執事其敢曰士繇我進爲吾門生市私恩乎又曰爾多士進矣服事庶僚勑習心下衛民生上衛社稷圖報　聖天子爲帝臣公臣毋德舉主偏曲阿比以獲戾社稷是爾社稷之臣也其慎諸於戲其愼諸

正德甲戌科霍韜會元於座主不稱門生

萬歷乙未科吏科都給事中曰曰楊東明分考不受門生

三甲進士刊策

嘉靖乙未科進士安陽郭樸第三甲出身　上善其策命鐫於一甲後

附學生

常國府志嘉靖十五年知府李默著載附學生郡百人宣城八十人南陵涇

卷中得羅萬化寬第一其卷書法多塗抹

劉珠董文華

公安劉珠惟明嘉靖丁酉貢士困公車三十六年每下第輒投執友江陵張太岳詩始知相府深如海不使山人醉似泥又相府劭名青髭少故人心事白頭多隆慶辛未科年六十六成進士珠上太岳書欲知座主山爲壽先看門生雪滿頭

萬歷乙丑科睢州董文華時年七十歷南京大理寺鄉年殆九十視履無恙

館試斥落

正德十二年丁丑進士睢州劉淮考館試卷風吹過五鳳樓南御河邊尋得楊閣老將卷面批不謹二大字遂不取

同籍

令甲嚴科場冒籍按宋科場啓二年一開或四年三年一開天下舉人多就開封府寄應徐節孝先生曰二年一開不若使各路轉運司類試總一路解額解額既廣則人皆便之是可以革寄應之弊也

辨李廷機失中三元

李九我隆慶解元主考瑤泉申少師即留爲館賓轉館於歸安董宗伯家癸未李得會元申正當國宜以狀元予之續商文毅之盛乃拔朱養淳國祚第一李君居二有意乎無意乎二公皆清正未可甲乙也朱國楨涌幢小品按癸未廷試申文定以子用懋入試避謝卷則文肅所著殆未之考也九我賜第後見秀水頗快快一日秀水疾九我過候坐榻推窗庭松蟠屈笑曰弟嘗夢歷此景或云功名在是今得之矣名次兒後非豫兆耶自是愜洽無間

省試專選

萬歷乙酉始選京官主試各省舊主副俱教職由監試御史所聘藩司提調臬司監臨彌封謄錄受卷官皆有司例得閱墨卷有所識拔雋內毋敢違也自朝臣專選內簾始矗又曰曰巡按御史郡梅墩曰監試江西令內外簾非用硃卷

楚試不用詞林

萬歷甲午科禮部推湖廣主試翰林院曰曰曰曰吏部左給事中葉繼美上除翰林竟點繼美另用工部主事非懋華

程策相同

萬歷丁酉科洗馬鄒德溥擬南京主考其寓郎乃翟文炳故居窘金若干坎之爲巡城御史況上進所劾免官因以所撰策一道貽南京河南主考俱故人也竟以雷同被事中劉道亨科之南京主考左庶子朱國祚右中充葉向高河南主考尚寶司卿蔣春芳戶部主事李長庚

制卷倖售

萬歷丙午科山陰監生鄭汝鑑聚順天第四人本倦游選貢馬顯忠卷制膚倖售事覺監試御史李楠順天府丞題請顯忠補額禮部謂無例且末策非其策而止

韓敬

歸安韓敬嘗師事宣城湯太史賓尹萬歷庚戌湯分考搜鄭房拔敬會元時方忌湯遂見攻者衆敬免官終身不達彼其才自足博一第惜以主司累也

劉逋

庚戌分考讀卷趙師聖得會稽劉逋卷薦第一主司姚首義過奇抑置第六趙固執不可遂冠乙榜謂來科必元逋終不第言及輒墮涕

鄉榜填改

萬歷壬子科四川第六名王應熊悞填周繼昌放榜後曰曰推官楊一鵬檢舉御史彭端吾以聞有旨改正繼昌走訴京不許主試兵部員外郎張應徵大理寺評事陳曰庭各罰俸二月先是戊子八月南場分考當塗知縣德清章嘉禎填榜四十九名時經荒字十號曰曰悞填春秋荒字十號曹祖正榜出尋檢舉應天府尹張楹等遂未進試錄奏上祖正除名嘉禎奪俸五月詩經卷解部覆閱

巡撫監試

鄉場監試例巡按御史或偶闕如吾浙則改巡鹽御史萬曆乙卯貴州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鶴鳴代監試

鐫元

萬歷丙辰會元吳江沈同和係倩筆首義又湯賓尹舊刻也放榜日一蒼頭喜甚即曰吾家中一會元又多一會魁同邑觀榜者即拉問爾一家安得兩捷乎即詰責被掠微吐其情亡何事敗并革第六名趙鳴陽長安以戕子戚曰斷么絕六

廷試策失塗註

萬曆己未科會元莊際昌廷試策偶慞筆以塗註不便進呈例任之果第一其後論者謂酬勞不辨之狀元遂回籍證書蓋忌方相國從哲借訐之也崇禎辛未狀元陳于泰策陽陽慞易易榜眼吳偉業策唐之強騎彊慞矐　上俱手改丁丑會元吳貞啓對策亦慞筆同年包爾庚戲之曰兄又不辨字狀元矣

會試特點同官

天啟壬戌科閣臣推何宗彥顧秉謙主禮闈　上點宗彥忽及朱國祚非所推也顧以是不懌疑秀水有他故後秀水捐館擬謚文懿朱公子爭之得謚文恪

管紹寧

崇禎戊辰狀元閣擬武進莊應會　上閱卷不懌遽拔其次抽餘卷得管紹寧館內誠字欠一丿　上問閣臣云何對曰聖意果可點畫何礙　上遂加一丿實第三紹寧因號誠齋

首輔鄉人狀元

辛未狀元宜興陳于泰爲首輔周延儒表弟故事會元策另封有二錦衣官問知太倉吳偉業也另封矣閣擬于泰偉業及夏曰瑚第一甲上如之御前拆封首輔高聲曰第一甲第一名陳于泰常州府宜興縣人不覺汗出浹背幸　上不問偉業謁周周曰以吾當國而拔宜興人狀元天下其謂我何又語于泰曰事有不辨而自明有辨之而後明今吾弟首臚雖辨之誰爲明我者先是周買陳氏宗人宅毀其家碑陳氏攻之實非有私也于泰倨誕亦不執師弟禮

二甲御書

甲戌二甲第一名李昌系　上硃筆蓋鼎甲御書餘閣臣定之時首擬武進陳組綬宜興吳國華次之　上不悟嘉譯錢相國搜卷得杞縣劉理順條對詳瞻但多訛字　上手訂馮拔第一

慶卷騰聲

崇禎丙子南場分考尹明興開慶卷簾中有聲即檢閱仍不錄其聲加沸再檢再慶簾聲如初忽卷躍簾外尹異而拔之則無錫高世泰也見世泰問其何德世泰無對同年包爾庚問之曰向不二色

程策之慞

崇禎丁丑會試程策有云世宗之時外有火篩倀答之曰內有鄧茂七劉六劉七之寇夫火篩在成化時鄧茂七在正統末劉在正德中誤甚

丁丑鼎甲

崇禎丁丑廷試閣擬海寧陳之遴無錫高世泰質昌劉大年前列常熟趙士春吉水劉同升則二甲及讀之遴卷　上不出一語讀大年卷云　陛下何負於諸臣哉諸臣負　陛下耳　上善之拔第一次之遴士春二甲首世泰

馮士驊

吳縣馮士驊書春秋屢困場屋貢禮部宜選司理崇禎乙亥戚勑之鷹北閣果豫荐丁丑有孝廉來候知其馮姓曰足下今年必第矣叩之曰吾三年前寓此舍夢有人推我去云此馮進士寓所也足下適合之矣果成進士

萬年歷

崇禎庚辰科　上嘗閱萬年歷相傳姜太公著唐李淳風注每朝各四句本朝宋句口口口口魏蘇困（注魏氏蘇其困也）廷試後召對諸貢士通州魏藻德敷奏稱旨拔第一尋超拜相（藻德初名口嘗有鬼自稱呼之曰藻德應改名）

南闈謠

崇禎壬午應天榜官室七十餘人謠曰不要古文不要時文只要松文不用孔子不用孟子但用公子是年相傳此榜後不復試士果然

馮元飈

癸未進士慈谿馮元飈被召對　上曰天津巡撫於爾何人曰胞兄也又問五經中者爾何人曰臣胞弟

主考宴

兩京主考惟順天主考賜宴本府會試主考賜宴禮部

進士歸娶

洪武十八年乙丑科探花仁和花綸

永樂已丑科榜眼定遠苗衷年十九

永樂乙未科探花閩縣陳景著年十八

正統乙丑科吳縣劉昌長寧周洪謨

正統戊辰科成安王家瑞　晉江林霽相進士歸娶容改某科

（俱年譜）

景泰辛未科繁昌吳探（年二十七）

成化丁未科狀元鉛山費宏（年二十）

弘治壬戌科海寧許元（年三十）　信陽何景明（年十九）

弘治乙丑科榜眼會稽董玘（年十九）

正德戊辰科探花莆田戴大賓（年二十）　丹徒唐臚信陽戴冠弘農王言

正德丁丑科探花南海倫以訓（年二十）

嘉靖癸未科探花雍亭徐階（年二十一）　涇陽秦世顯錢塘孫繼魯

嘉靖丙戌科會元趙時春（年二十）

嘉靖己丑科荊門羅博晉江蔡克廉梁懷仁歙縣程尚寧鄞縣陳束

嘉靖乙未科晉江周天佐渭南薛應旂鮫浦城周鳳岐

嘉靖戊戌科南海馬孫盧夢陽興化陳應魁莆田林茂植豐城杜拯濟南張

潛餘干李春芳

嘉靖癸未科曲周楊一鶚峨眉荀延庚龍游陸璧

隆慶辛未科慈谿孫成名錢若賡高平劉虞夔

萬曆丁丑科平湖陳泰來

萬曆庚辰科南靖吳宗堯番禺謝興思

萬曆癸未科永春李開藻

萬曆己丑科定襄傅新德晉江林欲棟同安蔡復一漳浦吳穆

萬曆乙未科維山劉尚朴江陵朱光祚臨晉荊養喬

萬曆戊戌科成安王家瑞　晉江林霽相進士歸娶容改某科

萬曆辛丑科象山吏趙龍

萬曆甲辰科南海李待問

萬歷庚戌科昆明傅宗龍東陽趙明欽
萬歷癸丑科狀元宜興周延儒
萬歷丙辰科德清蔡奕琛
萬歷己未科武昌彭惟壽
崇禎戊辰科宛平金鉉
崇禎辛未科榜眼太倉吳偉業
解元未娶
吉水解　緒年十七　淳安商　輅年二十
吳縣劉　昌年十九　長洲周洪謨年二十六
全州蔣　冕年十五　慶陽李夢陽年十八
南海馬　拯年十七　銅陵余毅中年十七

定襄傅新德年十七　浙川全　燧年十九
宗室進士
宗室鄉舉始天啟辛酉科
宗室進士始天啟壬戌科口口朱慎鍰
崇禎戊辰科新建朱統鍔（初名輔國中尉）選翰林庶吉士改中書舍人給假三年奏
復館員歷國子祭酒
甲戌科新建朱統鋂（初名復符輔國中尉）侯
華陽朱奉鉀（初名皆庶）宗未請名室是改登玉牒（奉鉀侯舉國中尉）
丁丑科新建朱統鏞（輔國中尉）
澤州朱充艫（輔國中尉）
庚辰科祥符朱朝壐
正統辛未科兩楊珣劉璋
天順丁丑科兩王道
成化丙戌科兩徐森
成化己丑科兩鄭宏
成化甲辰科兩王溥
弘治癸丑科兩曹璦
弘治丙辰科兩王言
弘治壬戌科兩魯鐸
正德辛未科兩王璽
正德辛巳科兩王朝用
正德丁丑科三張雅
癸未科南昌朱議汴（以封輔國中尉）
南昌朱統鏑
穀山朱鼎竣
陽城朱廷堉
兄弟同進士榜異姓
萬歷丁未科進士江寧徐鳳彩余大成同胞兄弟大成出繼外祖余氏
進士同姓名
永樂乙未科兩葉恕
宣德庚戌科兩王復
正統丙辰科兩李賓葉景諄
正統戊辰科兩張瑄

嘉靖丙戌科兩張守約
嘉靖壬辰科兩高節
成化壬辰科兩洪渙
嘉靖戊戌科兩章煥
嘉靖辛丑科兩陳善
嘉靖乙丑科兩陳王道王三錫李學詩
萬歷丁丑科兩楊起元
萬歷甲辰科兩張銓一大名人永樂口口司參政一沁水人以御史殉遼俱
乙亥正月二十八日生科第子女皆同亦一奇也參政前守兗州有登岱
詩後羞士望使君重沁水勒詩於石不知其謨下原缺一行
崇禎丁丑科兩陞自嚴

崇禎癸未科兩王曰俞
武生進士
工部尚書劉麟廣西按察副使楊成俱武生第進士
進士異任 附鄉舉
松陽王景士進科曰曰程宗官翰林編修曰曰成緒官曰曰曰曰曰曰曰
俱閣爲內侍
成化壬辰科進士曰曰黃諫官工部主事例綠善醫後爲太醫院判
景泰四年順天解元盧陵羅崇獄冒香河籍被革丙子復舉江西丁丑進士
成化辛丑科進士江寧梅純以定遠知縣免歸改襲孝陵衛指揮使歷中都
歷兵部郎中
副留守
隆慶辛未科進士宋儒以貴州土官子胄籍定州選庶吉士改禮部主事坐
免襲麻哈州土同知
天啓乙丑進士安岳張任學以監察御史巡按河南求改武階討賊遂改口
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河南總兵官
建文元年河南解元祥符張信以兵部右侍郎改錦衣衛指揮同知終四川
都指揮使
景泰元年山西貢士澤州侯爵以父璡征苗功襲錦衣衛正千戶
成化口口口貢士王宣襲武功左衛指揮僉事
弘治已酉福建貢士楊瑛以虹縣訓導襲汀州衛指揮同知
口口口四川貢士青神余寘以父子俊軍功襲錦衣衛正千戶
隆慶元年丁卯福建貢士蔡夢說襲龍岩所千戶
又閩縣林觀事 文皇於潛邸累功至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嘉其篤實命署
禮部郎中奉使朝鮮 仁宗即位勅鎮陝西宣德初召還仍掌衛事以金吾

御史

萬歷乙酉科北榜餘姚胡正道冒籍革辛卯改王國昌舉南榜官鄒縣教諭又洪武三年詔開科內云仕宦已入流品及曾於前元登科并曾仕宦者不許應試而是年福建鄉榜閩縣陳信之林文諱並元進士再中式信之悵安學文諱長樂舉建文元年福建鄉魁第二人莆田林泰元閩縣知縣夫建文初扞詔容有之開國始事不應沮格殆不可曉

優免廩生

舊制廩生斥退者仍追廩米甚苦之成化九年北京提學御史閻禹錫引考察斥官爲比免追從之

莆田科甲之盛

莆田自洪武庚戌至嘉靖戊子凡五十二科鄉舉千一百十一人甲榜三百二十四人諸科特奏名凡六百四十餘人大魁五人宰輔六人

原始

鄉報急足始嘉靖口口其書舉子自備青袍後官給不知所自　選歷科程墨始萬歷庚辰錢塘錢穀號豐寰膺貢官曲靖知府　會試房刻始萬歷壬辰

臚傳

鼎甲臚傳訖出長安左門京兆候迎謝恩畢宴堂上南向京兆北向席特盛用太常樂仍謝恩出京兆送歸私第茶別狀元同鄉宦京朝者例邀京兆讌之榜眼探花不預故舉御批一甲三人卷用玉管傳臚餘卷折彩在中極殿左

應吉士到院閣臣送入錦衣衛賞宴亦太常樂

二十四人狀元二人探花四人會元一人解元二十五人宋時進士九百七十餘人諸科特奏名凡六百四十餘人大魁五人宰輔六人

原始

鄉報急足始嘉靖口口其書舉子自備青袍後官給不知所自　選歷科程墨始萬歷庚辰錢塘錢穀號豐寰膺貢官曲靖知府　會試房刻始萬歷壬辰

臚傳

鼎甲臚傳訖出長安左門京兆候迎謝恩畢宴堂上南向京兆北向席特盛用太常樂仍謝恩出京兆送歸私第茶別狀元同鄉宦京朝者例邀京兆讌之榜眼探花不預故舉御批一甲三人卷用玉管傳臚餘卷折彩在中極殿左

應吉士到院閣臣送入錦衣衛賞宴亦太常樂

程錄稱臣

鄉會試錄序皆稱臣外省則否以兩京輦下外省則考官所自序也萬歷初上嫡此以問閣臣欲罪之江陵具言其故乃止後各省錄序俱稱臣

六預鄉房

武昌教授陳觀子瀾永樂丁酉應天分考癸卯及宣德丙午預考江西福建調荊州又預考江西福建正統辛酉又分考應天凡六預鄉試

三氏學

國初立孔顏孟三氏學設教授司教授一學錄一學錄俾孔氏裔爲之正統甲子始命宗生聽學使考入棘成化元年許三年貢太學

學宮祀顏子

兗州滋陽縣儒學祀宗聖顏子之神與天下各學不同

廣文變例

天啟丁卯杭州府教授饒曰梧求計偕教授從九品例不會試曰梧謂初受秩吏部給據現在也上官不能奪會被劾去

崇禎癸未八月許應天府教授晉江何九雲會試俄登第

補榜

崇禎庚午浙榜仁和倘觀法法字填補向未有也初潛生館倘氏冒姓倘觀升補諸生是年同鬻主考黃道周嫌其昆季以觀升改觀法觀升走訴京師觀法除名先是隆慶庚午山陰諸葛一鳴讀書山中見人展一牘云天榜也問以已名曰爾在下科一鳴求增入許焚楮幣虔謝果秋捷謂前事誕不足信又計偕見前人曰若累我蒙譴矣一鳴不聽禮闈懷挾被革事相去一甲子適相類觀升少年誕肆屢困有司遂悒悒不自得以死

進士

進士不可太少不可過多太少則雄州劇邑不能充而無所彈壓過多則不相貫盛而塞舉貢之路嘗見鄉學如著議以爲甲乙不甚相遠請每鄉試計偕即奉廷對問擇其甚淺鮮無當者置之使仍就鄉試而其存者即盡以甲次授之官庶幾用其盛銳之力不使疲精神於帖括無用之技且使上不以資格待士而彰輝明士不以資格自負自泥而驕怠不作又可以省公車數萬之費其論博矣然士子學有深淺才有高下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甲科之設所以廣厲鼓舞使天下之士精進勉力而不能自已前人立此良有深意周禮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曰造士大學正論選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王者豈故爲是繁縟哉重爵祿辨官才如不得已用人之道也士取其秀豈專盛銳哉今之諸生即秀士也應舉者即選士也舉於鄉者即俊士也進士即升諸司馬者也進士之名來自成周定自　祖宗惡能廢諸蓋請以後會試每房取正榜十人再取乙榜二十人正榜合之一百八十人乙榜合之三百六十人正榜則上親試而分三甲仍照選貢乙榜則請以六十人任州以二百人任縣以百人爲博士長其京官則盡以陞任不以初除凡揀選就教等項一切除去舉人五科不第皆不得再就試乙榜有不願就者錮之終身此法比之孚如所議庶幾不甚扞格　馮時可

先正流聞

宋濯溪先生

宋濯攻苦

宋濯溪先生集有送東陽馬生序云自幼嗜學家貧無書每假借藏書家手自筆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能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不敢逾約既冠趨百里外從鄉先達執經問道先達德隆望尊門弟子填屋室立侍左右俛身傾耳或遇其叱詬色愈恭不敢出一言俟其欣悅則又請當其從師負篋曳履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雪深數尺足膚皸裂不知也至舍四支僵勅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佩容臭燁若神人而已縕袍敝衣處其間無怍色云云噫先生攻苦如此讀一過寸陰勤渠凜凜在目

周壽誼人瑞

高皇帝召耆老謁見崑山周壽誼居首年百十六歲賜宴及鈔幣按壽誼生於宋而鄉飲於洪武六年其六世孫震正德中令鄱陽出入瑞卷士大夫題詠盈尺上海陸子淵先生深以編修使饒啟其卷曰三代而下惟宋失天下爲無罪惟元興最爲鄙嗇乎能畏人敷百年宗社於强弓健馬之間而不能禁一老坐觀其子孫之復覩天日何其快也若壽誼公之壽足以豁興亡之故豈淺鮮哉且手挈華夏之禮以還華夏之主於克華夏之日何其奇也公六世孫震字世亨以名進士筮仕鄱陽令鄱往求艾是能輔昆華夏之道以昌公之世者則又不獨爲壽而已矣世亨其懋之哉

唐伯逸

南昌監生唐伯逸洪武七年任僊居典史嘗謂取民財如取鷙鷙股上肉誠心愛民一塵不澤　仙居縣志

鄒傑復姓

洪武九年六月口口科給事中鄒傑於東閣奏臣祖孫福謙陝人也出守嘉興元亂航海舉家溺於登州臣附餘板得活僦于登人鄒義時年十四養爲子冒其姓今貢成均進用乞復姓孫氏許之識毋忘鄒氏

賈魯斥佛

廣西宜山賈魯洪武辛卯貢士授崖州學正改瀘州性不喜浮圖訓子綱約雖皆儒業識以沒後當依家禮毋作佛事否則必鞭汝後魯卒子迫於姻黨召僧設齋事訖焚楮忽飛烟焚其室平樂府志

遂宏言事

錢塘遂宏弱冠時以鄉諸生言時政得失　上說之試秋柳賦稱旨賜歸後選貢終松江訓導錢塘縣志

周魯璋裹簽

新喻周魯章文贈洪武末舉明經召爲選部主事不就　上賜裹簽令歸教民稼穡因號明農隱逸臨江府志

蔡新童婢

崇德蔡新父爲人酖死新誓報仇擊之下獄十三年家童阿小年十五禿髮稍識書籀天求白主冤積麵作餌擄之乞食至京輦登聞鼓歷十三疏始得白初阿小北去家僕婢二人謀逸婢捶臂曰主母焚焚特吾二人若可去吾當終事之日刈草二百斤半供紡半曝之待風雨即孝女不啻也永樂癸卯新舉於鄉官臨淄令厚贍其婢年至九十二崇德縣志

徐樞

松江徐樞叔揆太醫院判宣德元年省墓　上閔其老詔出宮人陳氏偕內

官陳福衰亭給事明年致仕後沒三人皆從葬

于謙

于少保有寄內弟書云薄俸五錢

地師某云少保祖墓當奇貴不可言少保即馳書其子令遷葬訖啓視子宼得書始葬如命遷啓視則迷地師事也不牢藏遷嗣今書稿藏於家張九岱記

李秉蒙迎恕詩

土木之難李襲敏從征脫歸進戶部郎中夜夢作詩送楊鴻臚音迎恕天恩寵渥作鹽梅迎復　上皇出紫裘墓口潛跡歸朔漠六龍回忽入蓬萊明日以語同官次年八月而驗曹縣志

尹恂尹直兄

尹相國文和直作兄恂墓志銘云以靖州衛吏任順天湯山草蕩大使廣東泗岐巡簡司巡簡成化元年正月十六日禦口死夫尹氏歷城人吏贖役必遠隸靖州又最下秩且戰沒不求卹先塋雖窄貴于戚屬無私厚其戚屬亦無望其私如此今纔入科第戚屬借稟監例貢輒思丞倅京慕者以吏進矣故錄之以存古道

楊瑄

浙江按察使楊瑄豐城人成化中築海鹽捍海塘堅壯有碑不存邑人仇俊卿曰昔呂梁碑磨泐可認者止三十六字人皆惜之想見禹功而楊公之勤一字無存感更爲深自不能泯當知繫人心者不在碑之有無萬歷乙亥僉事晉公陳詔來修塘入楊公祠不揖背像而坐亡何詔口作公語曰我堂官也汝敢無禮我將殺汝尋疾作蔚之始愈海鹽縣志

王恕

王端毅豪宰日有御史李興巡按關中酷刑殺人至三原斥公名而詈之後罪人多罪當大辟又御史韓雍值點郊齋入部堂中道呼公名時議輕薄當斥公奏與雖酷無私可免雍直而有才可超遷從之（崔銑記）端毅配蓋夫人繼張氏次氏並贈一品夫人按成化四年南京御史楊智等劾南京刑部右侍郎王恕不顧名節託本部郎中黃紱娶故劉指揮婁文氏爲繼室云云夫以端毅之賢言動不苟臺抨風聞斷不足信

王存忠

仙居王存忠成化丁未進士歷御史口口知府無錢市靴詩云分付兒曹休指望好將芒履印蒼苔其清苦如此（仙縣志）

楊守陳故宅

楊文弊故宅在鄞縣南二十里鏡川初未登仕至公兄弟俱顯接籍蓋七人有野叟獻詩曰昔年曾向此中過門巷幽棲長薜蘿令祖先生方振鐸賢孫學士未登科將軍曹氏墳連壟賓酒王婆店隔河今日重看新第宅烟波綴棹歌公嗟賞不已謂叟曰此詩誠吾家傳也當珍藏以貽後人欲厚幣酬之叟固辭而去

楊循吉論定

楊南峰先生作予胥鞭屍論夜聞山中鬼哭曰腕可斷筆不可改

包德悅嫁友人女

閩溪通判鄭璀溫卿記鄉先達包侍郎德懷在京與同鄉胡主事（文善主事）疾革往訣主事止一女以託侍郎曰諸兒既主事與婁相繼沒於京郎侍郎抱歸其女囑其婁育之如已女後女長擇壻祝氏將嫁侍郎居與主事相去二十里其故宅猶在乃先令人以竹簟分隔其廳事爲三間已處左婁與女處右中設主事神位至日備祭告嫁事命女拜已侍郎長號慟哭然後行聘禮嫁奩具皆備（金華府志）

周廷芳

蘭州周廷芳小泉守墩卒也一日謁大學有悟遂究五經篤信力行恭順侯吳口口請教其子對以徙役則可徙教則不可志節高峻言不空發（呂涇野集）

周鑑

周鑑字孔明廬城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御史出按江西有大學士陳循子不法鑑論之死遷雲南副使九年不遷鑑所至汰墨理枉仍開寶泉壩積水溉田多至數萬頃後考績入京行江中舟覆幸無恙陸山東按察使致仕還鄉鄉人布政李正芳僉事董應軫並有雅望邑令立耆老堂凡大事輒咨此三人也

陳恪氷清玉潔

歸安陳大理恪以方伯家居歲歉傾粥不給薦者謂氷清玉潔　孝宗題此四字御屏

鄧寶絕巫

無錫鄧寶國賢知許州弘治癸丑五月鄭州某鎮地陷若干丈水溢民爭趨之六月許州小趙鎮有巫言龍骨出土中誑言鵬徧鄧以惑衆毀其廿督學江西捜試牘歸家久而紙敝穴地瘞之

吳翰詞

吳翰詞字子修應山人嘉靖庚戌進士知瑞陽縣清約節愛不附權勢民愛之拜御史任事不避艱險按雲南風采卓然當是時嚴嵩勢張甚御史報命

不勝始翰詞遂乞歸杜門結友社耿介方直一介不苟燕居整肅宗人亦不敢近舊居數椽比卒歛以敝縕今張陽雲南皆有祠 哈字疑誤

潘塤

淮安潘中丞塤口口丁卯舉於鄉郡守趙公俊書懸取功名富貴勗對塤舅氏少司寇廬齋集讀過而見之歎曰纔出門便教以功名富貴塤聞教悚服

蔣信

蔣信字卿實武陵人諸生時貧甚郡守憐之令捧檄屬邑例得津貼信却之王守仁龍場之謫道武陵從學然自有所見不讓主其說貢南雍終酒泓若水俾主諸生教事嘉靖戊子舉南榜壬辰登進士歷官兵部員外郎四川僉事貴州提學副使以征苗捧檄即往湖北議兵餉不及辭御史謂擅離職削籍歸不問生產闢桃園精舍與郡中子弟講業其教人大抵主慎獨篤倫修

光緒

清吏張守約

張守約字彥博后州人嘉靖丙戌進士知棄陽縣歷崇德遷南評事寺正擢知淮安淮安素難治守約遣拏歸單車携二蒼頭之任闢園植蔬自奉儉約

賢有

禁絕宦市常俸貽之貉間出以賑困乏性嚴峻蓄家人少恩二蒼頭曰啖脫聚數令鶉衣指掘憤恚不得逸一日乘守約寢刺殺之傑吏聞變急來視守約息僅屬瞑目語之故遂死檢所遺惟二敝篋篋中書數束敝裘數襲而已衾褥帷幄咸綴浣汙裂靡堪御者二蒼頭竟伏法

朱良育不受封

吳縣朱良育積學不第膺歲貢子鴻漸進士官主事貤封不受竟明經汝

杜了翁言行

盧山老儒杜了翁口口曰道在論語言忠信行篤敬求之四十年未有得或曰道豈言行盡耶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吾不願聞

時王陽明先生倡學東南了翁不至

熊鳳文不跟選司

陳察御史騎驢

首俾歌之 陽春堂集

李東陽俏歌

李西涯飲陳都憲德卿魯司業振之邵宋常國賢崔郎中世興何郎中子元等酒半李曰國賢吳人振之楚人間皆善歌歌以相和可乎遂出近詩數十

行明理通世務在桃岡十八年年七十七卒臨終賦詩歸去桃岡十八年歌游多在萬桃間萬桃於我浮雲耳願借西風吹上天投筆而逝世稱道林先生所著粹言若干篇

劉大夏格言

劉尚書東山先生曰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況官貨忤入者乎

熊風文以口口推官行取不赴選司太宰許進曰推官不能諧滕文選令爲御史肯畏強禦乎竟拜御史

桑桂移風社

平涼桑桂成化口口貢士官大名通判雕靜好古與同邑彭會趙天錫倡移風社序曰平涼山水秀拔人習猶樸業惟耕讀雖有古風比年喪亂不古俗異人授以秘術遇疾不俟胗視望之而決生死時稱神醫孫瑞七歲誤吞鐵釘昌曰此兒不死毋憂也三年而出他日且生貴子後釘果從脇下出已生文官戶部尚書

毛中丞里居

陽信毛海隅先生思義以南京齊儲都御史致仕呂涇野先生柟問公歸邑居乎曰然茆屋數間對縣學呂曰久宦何尚茆屋曰自官主事來俸餘一二十金歷三十年婚子四嫁女二又親喪久外未治室也呂曰公歸亦何樂曰貧者弗獲慎終惟備神馬楮幣齏粉蔬果經賚之費力不能逮則淺土經年蟲鼠穿富者忘哀作樂談經傾金飾俑備器務爲繁勝傾家破產迷惑不悟殊不知生含血氣知痛癢剪爪剃髮而灼刈之已不知苦死乃離形腐於潰壞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灰雖剉燒舂磨將安施乎然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蓋以勸善懲惡耳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親爲君子而例視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何待親之薄耶縱使其親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智者所共知而愚夫滔滔奉信風靡無已柟等生長是邦讀聖賢書浩歎頹風思與易之相爲立禮社名曰移風嗚呼風不可移也所可移者人心耳人心雖爲頹俗所染而天理之在人心終有不能泯者能以吾心之天感彼之天則澆必轉淳邪可變正曾謂風不可移哉凡我同志敦崇禮讓毋懷彼此毋間嫌隙凡遇鄉鄰朋儕之喪務爲天理開導法語匡直斷以朱文公禮制爲準熄佛老倘哀戚貧者喻以義富貴制以禮其間古今異宜斟酌輕重一求合乎中正黽勉戮力人心欣勸聿知爲美始而正一家之風終而止一國之風何患禮之不復古哉雖然士君子立身進則有功於君退則有功於民奚獨喪禮耶患難相扶道義相尚德行相勵過失相規使行業

予師張先生尚健友人董某姻家王某並尚在與劑雞漉酒以熙徐生耳涇野

景陽孝感

上元景司業伯時陽母陸太安人晚嬖數年所至求醫率得金針於京師復明眥庭嘗候大如杯初司業涕泣樹萱曰萱花毋療三年不花至是花赫

胡松抄書

滁州胡柏泉大宰少貧無書時時借抄手輯名臣奏疏置枕曰經理天下在是矣

鄭慶祛蝗

嘉靖九年進士長樂鄭慶有章知滁州夏至滁及秧有蝗自西北來蔽天日丘陵墳衍厥沸所至禾黍輒殫民男婦奔競撥野君簡勤敏吏民十數輩部

分之令各詣蝗所打捕張幟擬金鼓火開堑又嚴爲禁防俾勿擾蝗爲蓑其冬下令國中曰蝗譬滋土必遺種蓑不掘害將何極其發子毋俾流毒於我蓑土得亡算明年蝝果生息至蔓徧野復令毆捕如往年法加密諸庶人在官者悉能遣如初值留門子一人侍又下教曰有能捕蝝一石者與五斗以是人爭捕得蝝數百石蝗倍屬種幾殄絕有秋當其時雖不能徼怨謾而潛竄隱澤其被與要自遠矣（滁州志談遷曰崇禎辛未嘉與嘉民捕蝗與穀范引合不紛）

嘉靖丙午延津大蝗有司遣人捕之廩生周宦恐人不盡力乃自白於人有能捕蝗一石者即與錢百文人爭捕之不旬日以錢百千置蝗千石邑境蝗不爲灾（延津縣志）

王勅雲母

歷城王祭酒竹泉（勅）少得道術後督學河南試諸生見白雲出山急遣人十數里外視雲落處掘得白石如雪歸切片煮爲糜甘美非常曰此雲母也

徐階論士

徐文貞公曰欲觀士大夫名節但不嚮姻富室不接衙山人便是端莊之士（弘治元年）

林思承致仕

莆田林思承官淮安同知致仕所親止之曰公且夕金紫矣思承曰心苟知止一命有餘若其無窮三公不足

唐楓

歸安唐楓一菴先生論博施於民而能濟衆重能字蓋人亦有施而不能者政不善也

今人但知顏子不校難及不知一犯字學他不來弟子謂曰何謂也曰顏子

譙之答曰君臣將相遇合之難如此毋得草草蓋江陵意自有在非同戲謔山陰吳兌環洲出高文襄之門以器識見重時輒諮訪呼爲吳學究蓋水滸傳中智多星也俺答孫那吉初降文襄議同江陵以問兌曰可受之有喻於此如麵二石作一大饅頭須大釜大籠文襄遂意決後文襄能江陵盡斥其黨獨兌不廢或媚江陵刺及兌江陵曰吾固悉之但難其代累遷少司馬而連把玄撥薊鎮江陵語冢宰爲我致吳環洲能出鎮乎兌聞之曰某待刻塞上久大馬猶曾息之相公猶未忘我耶江陵得報曰否否此原環洲意可再質之冢宰告兌兌謝曰往疏雖及此第薊鎮戚繼光遼鎮李成梁兩大帥未易節制須尚書衙江陵曰不可第往勿疑不尚書也兌出鎮薊遼事定果進尚書終江陵兌撫纖芥之嫌（綱鑑御冷相國說）

浙江缺督學選司以某人擬江陵弗首肯選司却席請問曰其泌水劉東星

持已應物決不得罪於人故人有不是加他方說得犯若我罪人有不是他必是自取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也何曾是犯我罪未須學不較須先學他犯字（事樂見聞雜記）

唐順之

唐荊川先生論易爻有吉凶大象獨言吉此聖人示人直入聖道路也

高拱知人

高中玄相國署吏部日戊辰進士選秀水沈思孝等八人分令廣東俱目睒得之並歷侍郎其一中丞（沈鯉山先生說）

張尚書學顏愈事嘗捧入都相國一見喜曰今日得一督撫矣（綱鑑御冷相國說）

張居正急才

張太岳編修時本院公讌演千金傳奇至蕭何追信凝視久之同列以專注

乎東星在浙臬鑒得名歷總河工部尚書張先生畀由祝

徐階李春芳陸樹聲

胄浦慧日寺落成少師徐存齋階做東坡解帶事奉世剛所賜蟒衣一襲付僧圓實留鎮山門因賦一絕單衣蕊冷宿雲華慢緗宮袍帢帶車拈向山門君莫笑細看還是舊袈裟萬歷丁酉大宗伯陸平泉樹德年八十有九出袖衣一襲手書偈曰解組歸來萬慮捐盡將身世付安禪披來戚裥渾無事不向歌姬爲乞緣嘉靖丙午李文定春芳將入秋閣宿句容口寺題壁年年山寺聽鳴鐘匹馬西風憶遠公他日定須留玉帶題詩未可着紗籠及入相歸解玉帶留鎮

姚弘謨迎母

秀水姚少宰少孤母改適登第後迎養於家

袁洪愈貧宦

長洲袁安節清介絕俗雖窘嗽貧不屬鬢每市蜆佐酒可竟斗許門生嘗餉十金辭三分之袖其一乘月步贈窮交其貧多繇此訪王元美留竟夕俄接家報中歎元美問之方負進二十金見迫即代償之以譟其慵後解南太宰荐元美自代元美起南少司馬嘗戲曰吾生平此二十金用得着

余有丁家祭

鄞縣余相國文敏父永麟幼襁時育於小江里余氏後鄉舉歷蘇州通判生文敏既貴當贈三代莫知所自出不得已贈永麟所後父憁憁父鐘而命子孫家祭自蘇州公始禮因義起也

文敏少從宦蘇州慕崑山歸有光名將師之不果嘉靖乙丑文敏以編修分閣拔有光第二

戚公神人刑牲以祭

馮少墟規鄒南皐

鄒南皐元標居鄉好言事操月旦長安馮少墟先生嘗戒之絕不與聞一事

申時行李廷機溥殯

吳縣申文定相國館閣其子太僕用懋曰先人殯韭非川木勿貽我媿晉江李文節相國捐館門人蔡太守善繼議用川木李夫人曰相公一生清節暍身後棺止直六兩不敢背其治命

李廷機鳩工

李文節宗伯時語李湘洲祭酒腹芳曰國家工役切莫先估計估計皆內相大臣爲政彼但索已橐故一倍至二三十倍吾不先估計且孟浪趨工彼雖日有所需然不能計成數多少工止而彼散突更無積聚錢俟彼分赃

趙大華

棗陽趙大華任鄢陵令邑民以不紡績大華勤諭夜行潛聽有紡績聲以良民勤紡四字識之次日呼至賞棉花五斤自此得紡之利及今永賴

李騰芳

李湘洲曰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徘徊向人稱外侮人亦爲之傷世態之炎涼歎人情之惡薄予以爲不然君子生則人敬沒則人思彼寂寞於生前而榮華於身後爲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向使特位挾勢欺凌侵奪人無奈何直待其子孫方興覆算此所謂悖出悖入出爾反爾而稱外侮非矣

張臣感慟

廉城梅衡湘中丞國楨簉仕固安總兵張臣過邑彼宿將逐崇棒槌崖殪數千人時細其胃功公獨加敬張驚問答曰棒槌崖之捷從來未有我敬子以天下豪杰非以其官也張不覺大哭伏地歎曰某血戰一生　天子不知大臣不錄今公獨知某雖即刻死公前不恨

王汝訓散貲

王侍郎弘陽本富室以父防盜晨夕不安勸散其貲於親故十去其五父得夜息侍郎後益貧授徒里中自給室不能隳塡輪通照農具雜陳了無宦緒

張蔵山先生說

唐文獻

上海唐柳所先生署翰林院篆沈四明當國移檄求印輸稽之雖四明不快然無以奪也內計時有所去留並未嘗請命銓御冷相國說唐謚文恪所謂易名之典仍犯其名何也宜如陳莊靖文例易之

陳滄孝紋

淳安諸生陳滄父性嚴事之甚講廬墓三載奉庶母如嫡撫庶弟孤姪晚歲手紋成孝字山陰王思任題孝紋堂

顧憲成寡欲

無錫顧涇陽先生少時讀養心莫善於寡欲反之寡欲莫善於養心最有味

衛一鳳辟狐

陽城衛桐陽大司馬前守青州有樂婦祟於狐聞鼓聲堂上曰尚書正人也義不敢近

鄭繼之

襄陽鄭鳴岐太宰留意品鑒興銓時殆八旬於士流素履口誦不爽

彭應參

萬歷甲午光山彭侍御按浙風裁峻厲不畏强禦烏程董尚書份吳江范祭酒應期並怙勢扞網繼其悍奴范至自經董嗾其婦吳氏訴於朝詔逮侍御後放歸

詹景鳳

詹中岳任南京吏部司務凡部曹謁總憲私第例趨左門惟銓郎至儀門外延於別館詹謁右都御史海公瑞獨拱立直廳中道抵門跨閾面言曰敝曹統領緒紳閫左右門以奔走人而奔走人左右門如體統何其後復狥海公事詹切責之

許弘綱責子

東陽許少薇總憲還里鄉人送柴問之云例也召責其子私罹杖之

葉向高講學

葉臺山相國見鄒南皐先生論學曰公講孔孟予只講閻羅王鄒問其故曰不佞老矣頃溝壑之日近苟有欺君悞國傷人害物招權納賄等事於閻羅王殿前勘對不過者皆不敢爲鄒笑而是之

李九我相國口戒文筆福清欲效之李曰子效我殊難我向嚴冷人不敢强子面善無以謝其求也力不能彙可厭詩耳

吳道南

崇仁吳文定相國語嘉譽錢太史士升曰若初入翰林須記三事不擬試目不受門生不出游庶保名節

竇子偁

竇子偁可揚按察兩浙剛毅敏決雖婦孺知其名遷右轄以御史沁水孫居相薦之時方指居相東林黨魁也歷官守法不附一廉如水竇自是議議解

朱國禎秀才氣

丁清惠與烏程朱平涵相國善謂其居台鼎猶秀才氣象相國笑曰原是老秀才近來庶幾棄臺由無閣老氣

朱氏世攻革相國不殖產曰我何敢忘祖父攻革守藏時事乎

沈演四友二老

歸安沈何山尚書作四友二老圖身與王太宰永光畢司徒三才李宗伯騰芳曰四友與張總憲延登曰二老俱萬歷壬辰榜崇禎初起家

董其昌

華亭董玄宰宗伯坐部堂上朝鮮貢使謂爲異人夏給事子陽使琉球歸求董書貽其來使

錢士升

嘉善錢塞菴相國（先號御冷）曰士大夫鄉居止宜杜門不問一事著曰欲作好事

便開罪端鑒身非有私而因緣旁入安能預察而盡中其緊耶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若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亦拂人之性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亦拂已之性

經正則庶民興史熟則名臣出以上俱面說

陳組綬結客

武進陳伊莊官兵部口口口口結壯士千餘人皆漁陽大俠時勞以金帛及卒或欲收其客爲列校客曰我等激於義爲陳君效死豈肯仰文吏鼻息耶哭其喪而散

陸夢龍

徐姚陸參政夢龍好談兵先是黔中閒軍令七校各魚貫進身坐貢院門禁闖入初軍多更番遞應至是術窮第七軍高拱北稱四百人閱試止五人立

斬拱北先後汰爲人

張燁芳

山陰張燁芳曰人而無友不如有優優亦足祛人眉宇間鎚惰氣 按燁芳居隣陳都諫 罔 都諫熠熾時大不能堪燁芳官給事中被謫壬午補翰林待詔道臨清值北兵匿於道院發其裝得進賢冠徑尺令諸人戴之俱不合獨宜於張被殺贈太僕寺丞

吳麟徵家訓

海鹽吳忠節家訓曰莫道作事公莫道開口是恨不割君雙耳朵插在人家聽非議莫恃築基牢莫恃打算備恨不鑿君雙眼睛留在家堂看興廢

熟讀經書明晰理義兼通世務世覓方殷八股生活全然冷淡農桑根本之

鹽官談遷孺木著

藝簣

諭幼儒勅

太祖高皇帝諭幼儒勅有曰蓋於馬退山茅亭記見柳子厚之文無益也柳子厚之兄司牧邕州搆亭於馬退山之顛非勞人而弗成既成而無益於民是害民也罔不規諫其兄使問民瘼之何如却乃咏亭之美曰山之亭爲基無雕椽斲棟五采圖樑以青山爲屏障此雖無益文尙有理其云白雲爲緇鏘此果虛耶實耶談遷曰讀 聖諭得作文眞訣突存誠去浮根理資用今曲學矜句字之間沿誕謾之習於文體人品不相研切如五柳先生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蓋淵明寓避世之意可一不可再而白樂天陸龜蒙輩效之則誕矣虛實之論誠如宸諭

宣尼遺筆

孔林石刻宣聖遺筆碧徃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末書仲尼有章欵此作僞者眞東家丘耶

顏子

國初朝鮮獻顏子以僞書卻之

海鹽秦駐山始皇碑

前賢灼灼後聖懋哉始皇承天越受帝命業超上古殲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太古道深前王埒炎均昊美冠顓黃口鑒七代敬搆商堂縱謀疑神將記百口睹叡餘輝盪聲萬禩梁天監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右判史敬素立石（海鹽縣志）此碑史記不載而鄭亡久矣謂始皇滅鄭何也

僞書

毛漸僞三墳張昇僞元命苞孫定僞關尹子阮逸僞元經宋咸僞孔叢子徐鼒府僞文子戴師愈僞麻衣子袁康僞吳越春秋

明崑山王逢年僞天祿閣外史海鹽姚士粦僞於陵子

稽康眞蹟

錢塘楊廷筠以御史督學南畿有兄弟爭稽叔夜手跡弟請田三千頃易之致訟御史命立寶書堂公貯之

王大令洛城賦

王子敬小楷洛城賦顧凱之畫其下藏內鄉張康侯家購以五百金康侯甲申避寇金陵張貌山先生借觀

雲麾將軍碑

萬歷六年河南李陰宰宛平掃小齋發礎得唐李邕雲麾將軍碑碑石蕪沒良鄉驛舍裂爲柱礎可辨字百八十有九首篆存唐故雲三字陰鐫貯邑署名其齋曰古墨終戶部主事李邕書在蒲城縣西十五里李思訓幕上

百家姓

百家姓相傳宋人作故首趙南雍志有唐奠世南百家姓一卷

蘇子瞻制義

蘇長公外集有孟子義一首蓋宋以命題試士士之應舉制義概如此題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使民爲農民曰是食吾之道也使民爲兵民曰是備我之道也使民爲城郭溝池曰是城吾之道也雖勞而不怨曰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來春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果誰爲之也哉

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爲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不以給共養勞費出少府爲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之易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大學本義稿

朱文公大學本義稿友人沈世泊嘗見之多多刪抹

朱文公集

慈谿謝象三三賀於亂時購宋板朱子集纔十金亡何又得宋板朱子集文頗不同多世所未見包長明說

心史鐵函

崇禎戊寅十一月八日蘇州承天寺浚智井得鐵函重櫝啓之宋鄭所南先生心史一部外標大宋鐵函經內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自元世祖癸未歷今三百五十六年按心史行世久矣想副本流傳不待智井啓函也

宋濂

宋學士著作最富潛溪前後集在元季已盛行于世入　明劉伯溫選定爲文粹十卷門人方孝孺鄭濟等又選續文粹十卷皆孝孺與同門劉剛林靜樓璉手自繕寫刊於義門書塾內戊歲錢謙益於內殿見之孝孺氏名皆用墨塗乙蓋遵革除舊經也

道餘錄

姚少師廣孝別號逃虛子摘二程先生遺書二十八則朱子語錄二十一則逐條析其謬曰道餘錄吳縣行人張佚見即毀其書自謂所以報少師耳

御史試萱芽菜賦

蒙城陳嶷薦賢良方正考選試萱芽菜賦嶷第一拜浙江道御史終日請於主人曰察副使賦曰南國之賓客與上國與北都主人論辨時事翌日請於主人曰子居上都倪覩八隅日覽天下之奇物亦知天下之奇味乎主人曰唯唯客何言與天下之味形類萬殊燧人作俑庖人之初曰截曰爨八珍甲四海之美五味極六合之腴猩唇豹胎之鼎熊掌駝峰之厨趙普擊蜞之炙何曾鵝掌之殊黨家之羊羔美酒五侯之燕脾鱠餘炙吳中之膾鈞松江之鱸鴛釀施蓼雪蛆侑俎簇蒲菱鱉口醬漬蝦至若橙黃而螃蟹實荻綠而河豚來黃雀入幕之子烏雞啄粟之雛加之以椒桂益之以油酥當嘉賓之既集命細君而當壚巨觥淺酌豔曲伊唔調嚼滋味既美且都客曰子惟知

葷腥之爲味而不知清楚之嘉蔬也主人從而改曰北山採厥南山採薇祛萱堂北徵芹湖湄烹綠葵之嫩葉儷白薤之芳滋補贏杞移繁蕪磨菇縷分於淮術波稜寸斷於蹲跖酯糟子薑之辣酒醯新筍之絲梭魚孕子菁腩乳鬻輪菌丸沸山藥三炊漢家丘嫂之饘冰壺先生之蘸至若錢塘之菱菖蒲山之紫芝大宛之首宿二蜀之雞栖揀擇加精調膾得宜香聞爽膈味適開眉當舉案之頃會稱觴之時飲此嘉品喜溢歐頤顧翳桑之徒餓笑首陽之容饑覩彼蔓菁何物蘿蔔奚爲客曰子若徒知異之爲美而不知近之爲奇主人瞠焉語塞拱手嗫嚅曰然則子所言美者請備言而逃之客曰有彼物兮氷肌玉質子不入於淤泥根不資於扶植金芽寸長珠粒雙輕匪綠匪青不丹不赤宛訝白龍之鬚彷彿春蠶之蛻雖狂風疾雨不減其芳重露嚴霜不凋其實物美而價輕衆知而易識不勞乎椒桂之調不資乎芻豢之汁數

致而不窮數凡而不敝雖以赫乎柱史之嚴每嘗寘之於齒牙縻突盡毫之遽亦嘗歎之而深入當乎退食之委蛇則伴其倉米之稟食至於滌清腸滌清腸助清吟猛清職視彼主人所陳者奚相去倍蓰而翅萬億也與主人聞而歎曰得非市之所鬻荳芽菜乎客乃曰然主人曰美則美突毋語近而遺遠厭富而樂貧客曰子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之味適口者爲佳天下之士無欲者爲貴彼之所云者非不口欲我之所卻者恐爲心累脫若致之則役之於心役之於心則爲口體之累傳不云乎養其小者則失其大者大者既失雖繼五鼎亦惟取羞雖享太牢適增其醜語旣客卽揖謝于于而退

周叙修宋史

正統末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吉水周孔叙㑹請刪修宋史以畢先志許之功叙曾大父以立元贅溪書院山長上書修宋遼金三史推宋正統後功叙修

宋元同上元陶元素宋就卒

清陽拘史

莆田周梁石㵎與黃太史仲昭同修興化府志論議聞有不合自謂莆陽拘史

張元楨

張東白先生作文屬韋每格掌大作蝿頭細或用故紙覆背書之

詩韻辨

華亭張東海先生㒓詩韻辨什韻書始於江左弊有因襲雖有覺者力莫解正　我朝始刊定洪武正韻一洗千載之陋誠萬世之幸也惟詩家猶泥唐韻曰凡古詩之流可用正韻近體律詩惟用唐韻問其所以則曰律詩自唐始故也苟依正韻則曰落韻特遵令之制耳樂其寬耳試叩以唐韻多東青

傅會其說曰漏底韻出入韻猶韻書上平下平不知由編帙重大而分乃曰音有上髽下髽之異也上平始於東終於山之意也淺陋類此不足一笑泥者反以正韻爲失甯免笑乎

李空同先生曰張東海韻辨東冬青清何以殊麌模麻遮何以同夫東冬青清反切本殊而人自不殊麌模麻遮調協本同而人自不同順歸罪韻者嗎呼人之蔽至此哉韻母子相生五音五之自然而成聲智不能加愚不能損信如此言則冬江眞先麌尤不得通押而說不得說去聲哲不得哲去聲耶今人固前人云四聲出於沈氏遂不復根究便立訓教人不知玆韻其來已遠沈特校定之耳

張東海自題像

隨處丹青寫我神故人相見問何人於今百草張東海只有元來一個眞

司空圖

宋王禹偁辨五代史闕文云圖字表聖自言蒲州人有俊才咸通中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躁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從事使府泊登朝涉歷清顯果貶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果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圖天下板蕩士人多徃依之互相推奬由是聲名籍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召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已當爲宰輔時人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憒謝病復歸中條與人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在鎮貽溪之上結茅屋命曰休休亭嘗自爲記云云以上梁史舊文按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采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爲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凝知入知制誥選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辟之召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選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十年方參綸閣此豈躁於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於此圖見唐政多僻知天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州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問復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偕笏趁朝參此豈有意於相位耶河東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置於虞鄉市中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東士人依圖避難獲免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爲柳璨傾阻一謝而退梁祖授禪以禮部尚書召辭以老病卒年八十餘又按梁室大臣乃至有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以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贄朱梁其甚者贊成弒逆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拾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夫柳璨爲相巨僚多被放逐爲監察御史尤加畏慎昭宗郊禮畢上章懇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爲官榮可驗衰贏庶全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略曰既養老以傲世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于漱流仕非顧于貪祿匪夷匪惠特忘反正之朝載省戰思當狗豚棲之志宜放歸中條山詔辭乃柳璨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疏譽之惟僧虛中云道裝汀鶴識春醉野人持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又云有晉看御札特地排朝衣其尊戴存誠非要君也

楊守陳

楊文懿書惟立所作許先生哀頌詞後

銘志之言多溢美予弟此作蓋眩於銘志之言也後有覽者尙論其世則玆人者難乎免於君子之誅矣言其可易哉

李夢陽論文

昔人謂文至檀弓極遷史序驪姬云云檀弓第曰公安驪姬約而該夫經史懸殊經主約史主該譬之畫者形容之也貴得象具且如非驪姬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類是也經者史之要者也曰安而食寢備矣自檀弓文極之論興而天下好古之士惑於是惟約之務爲澀洗爲聱牙爲剟剔使觀者知所事而不知所以事無由彷彿其形容西京之後作者無聞矣

李空同先生刻陶淵明集盡去評注曰晉黃者木實也太羹之味豈羣口所遝哉按古人注經史子外集不多及六臣注選千家注杜尙矣其以批點行世者蘇老泉之於孟子劉辰翁之於李杜爲得其旨歷中晉江李贄所著藏書焚書等刻導煽輕諺末年吳興凌氏閔氏專刻硃批時雖紙貴實不何極

舒芬與友人論文曰六經未可以文法摹擬也書禮序述即事見道風雅咏歌以聲和律皆何章法句法不類之類耶易始伏羲不知六畫奇耦其章法句法果安在耶春秋仲尼所筆削也簡者一字繁者僅三十五字其章法句法果安在耶故今之論文者動稱六經則亦前人慢之耳愚嘗以六經當以道論不當以文論

李忠陽何最明

李何袁然四傑之首冠冕當代人無異喙間有微文未加點竄近嘗熟錢牧齋選　明詩論李何最嚴不啻輪攻矣雖非定論錄於公據

獻吉生休明之代負雄恣之才侃然謂漢後無文唐後無詩以復古爲已任信陽何仲默起而應之厥後齊吳代興江楚特起北地之壎篪不改近世耳食者至謂唐有李杜　明有李何自大歷以迄成化上下千載無餘子焉嗚呼何其詩也曳考其實平心而論之由本朝之詩泝而上之格律差殊風調各別標榜興會舒寫性情源流則一而已矣獻吉以復古自命日古詩必漢魏必三謝今讀必初盛盛唐必杜舍是無學焉率模擬剽賊於句字之間如嬰兒之學語如童子之洛誦字則字句則句篇則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獻吉曰不讀唐以後書獻吉之詩文引據唐以前詩紕繆挂漏不一而作又何說也國家當日中月滿盛極衰衍運而起雄霸詞盟流傳謁種二百年以來正始淪亡榛蕪寒路先輩謂譬種子從此斷絕豈細故哉後有能別裁僞體如少陵者必以斯言爲然其以是獲罪於世之君子則非吾所惜也

仲默初與獻吉叛復古學名成之後互相詆訾兩家壁壘屹不相下於是低頭下拜王漢陂倒前徒之戈俊逸粗浮薛西原分北軍之袒則一時之軒輊

仲默謬論爲之質的也

江河伏流

秦州儲平甫正德辛未進士歷福建按察僉事輯韋除錄博採靖雜諸臣題曰江河伏流平甫卒門人私謚貞文子

常倫逸詩

沁水常評事倫題榼山大雲寺壁宿此非一夕游此非一朝山夫顛解狂夫趣時儲斗酒來相招殿前長松十圍大我欲絕粒栖雲巢宇大如斗今存評事集不載

王璜雲中歌

潞縣御史王璜正德辛巳進士雲中歌八首一曰小王子曰打圍時自榆北狩產龍婺敬上老軍莫相信　英皇元不納胡姬

胡瓚

彰德胡瓚嘗咏時苗還轡事任中如有子君欲付何人 涵阿

徐霖

武宗在臨清召江寧徐霖授教坊司官不拜乃授錦衣衛鎮撫久猶幸至呼其字子仁進必倣袍遂賜斗牛襲衣至南京嘗夜過其家從容慵燕四更乃罷

前李攀龍

濟南李攀龍止白雲樓集偶友人處鴻爪集四軼云濟南李攀龍子鱗著亟謂之則常州口口人官太僕口口在正德時非歷下也曾參殺人之誤良不虛耶

兩京賦

訓導口口彭大雅柳州通判常熟桑悅御史江寧余光貢士盛時秦南京刑部郎中臨川師機並作兩京賦光奏付史館賜鈔千貫安福李學士時勉慈谿陳侍講敬宗並作北京賦教諭口口聶鉉作南京賦

兩皇明通紀

嶺南梁億東莞陳建各著通紀

張邦奇

張文定邦奇作贈太監雲奇傳云奇洪武間以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藍玉居第去門不數十武一日詭言其第井中醴泉涌出請　上臨觀而選壯士衷甲伏屏帷間以俟奇知之將上變云云按此胡惟庸事文定宿學不宜惑或梓人之訛

修志

林煙修福州府志人物有邪佞止宋人不及　國朝孝子割肝療親者二人去之烈女如科甲例每行二人其斥割肝者曰使人割之耶抑自割之耶人割之則世未有背無故操刀而殺人者自割之其人已死矣又安能內探五臟辨其所謂肝者而後割之耶甚哉其妄也又福清林燫初則仁歲貢兵部倚書本朝列卿年表未載

平涼趙浚谷時泰嘉靖庚申作平涼府通志官師人物美憲備列藝文僅記銘若干首無詩

王逢書壁雜帖

順渠子曰吾於古人有四恨焉孔子曾見老子而孟子不得見莊子此一恨也孟子得見子思子而荀卿不及見孟子又從而非之此二恨也揚子雲與鄭子眞嚴君平同時同處且知二人之賢而不能相隨以隱此三恨也二程親見康節而不能傳其先天之學此四恨也宇宙間有此四大矣事而古今人皆未嘗說破若以爲當然者然此又恨外之一端也

王愼中

王遵巖先生作晉江楊角山墓志銘戶部主事李纘父也志述纘之言吾楊姓也世居安仁鄉之鈔舍村以力農本業自給吾父早孤而壻於陳城居也遂居於陳之東隅陳母故爭毅齋公業之甥也毅齋無子故吾父育於李而爲之子禰李而姓陳也鄉人之敬愛吾父者知爲李角山翁而不知爲楊也惟吾父始配陳某知之而繼室張氏謝氏與吾兄纘亦不能知而纘獨知之今將題名於阡作主於廟惑於所稱之姓先生其謂之何云云夫宗之必有別異姓之不相爲後也在禮記之矣李君雖欲狥翁之情其如禮何請志之曰楊角山處士之墓

先生作甸江潘翁墓志銘銘作長論又古法之變

國朝人物編

江都葛渭子常好稽書撰國朝人物編自國初迄嘉靖數百卷人爲列傳甚悉年七十餘友人私謚正學先生

夏惟訥

崑山夏惟訥好求遺書嘗秘一篋不以示人沒後祝視悉管數十枝手錄雜記百餘卷

唐觀

江陰貢士唐觀著延州筆記李磐鵝於民家屏障上斗麥易之曠文人遺業類觀者何限安得盡磐鵝其人刊以問世耶

李于鱗王元美手抄

陳眉公曰李于鱗王元美在刑曹時手抄史記文選一部舉觴誦以記否爲賞罰大泌山人批閱以及南北史皆有小識錄他經傳稱是

李于鱗閱史記

殷正甫士儋有李于鱗所閱史記於秦始皇本紀止圈河魚大上人頭蒼鳴八字（此據李于鱗長水集）

王元美讀書後毀論

王元美所著讀書後四本捐館後公子吏部士驌於貨郎擔中重價得之今行世又毀論十本係先生手書無副刻常熟錢牧齋乞於吏部者秘不示人辛卯九月書室災不存惜哉嘻文人子孫如任昉李白許渾諸君子筆澗鼈替無論矣有貧裘若吏部而遺餘灰滅他何望乎

余翔

莆田余翔宗漢嘉靖口口貢士任全椒令有治才兩造盈庭平決無停牽有羅氏鬻宅轉展數姓至武氏湘非得髑髏四具加釘焉星於縣公彷彿夢人以雚擔屍過其前時羅氏父死久訊其子已七十自供父木牙僧正德間四客投店挾重貲父端午日酖殺之釘腦骨投井中羅子論辟其家竟絕後解任歸益肆力文章而游興不減盧敖家人生產不問

穆熙焚書

東明穆熙小泰遺剔購書十餘萬卷疾篤謔鄙所積焚之

謝陞季漢書

新安謝陞少通改陳壽三國志爲季漢書予蜀正統（疑吳世家按宋謚當後漢書鄒雄飛續後漢書翁冉蜀漢書元金華張楓陵川郝經明長洲吳尚儉並續後漢書

春雪詩

鄒縣金天敘萬歷口口進士試館之先夢大父少司空（元立）戒以春雪詩勿用六出如其言獲選

無名氏詩

僕夫不識路躊躇路旁久寒風吹衣襟落日照馬首吳中無名氏作閩溪吳搖予極愛之謂深得古致

明僞

濮州李尚寶先芳選　國朝燕趙秦晉齊魯河洛淮揚籲獻之詩附以蜀曰明僞吳越荊楚不預焉東阿于文定公序曰自二南以下十五國風皆江以北地也降而春秋吳越之歌吟乃出降而戰國荊楚之騷賦始傳故江以南之聲則歌吟騷賦之流而風之餘也非始音也原音之始以北先也　按李

尙寶初薄王元美後元美徙于鱗游改嚮移好故明儁之外吳越荊楚有以也然所選多雕鑿舒曼

宋登春

宋山人登春讀書嶧山祇薄交游乃作一小戶非個匊不能入名曰狗洞緒紳先生過訪者輒難之惟濮上李伯承往來其中趙州强居仁集李伯承遲山人濮上館於清平閣日啖狗肺飲白酒夜誦楞嚴經念伯承殷勤問與唱和援筆草就四座傾倒

北雅刊史

新建張洪陽位司業刊二十一史屬工部六萬金有奇 李渭洲集

陳于陛修史

南充陳文憲相國時修正史

列聖本紀皇后本紀建文景泰以實錄附戰事紀有待郊祀廟祀典禮樂律天文歷法宗藩學校選舉職官經籍賦役貨幣漕運河渠鹽法軍政兵制馬政刑法郡國九邊凡二十二志

揚徐滁陽三王傳 高祖之十七藩 成祖之二藩 仁宗英宗各四藩

憲宗之三藩 外戚 洪武之功臣諸臣建文諸臣永樂之功臣諸臣洪宣諸臣正統天順諸臣景泰諸臣成化諸臣弘治諸臣正德諸臣嘉靖諸臣隆慶諸臣又理學文苑循吏高逸孝節亂逆權倖方技四夷列傳類二十六志初畢丁酉擬列傳六月三殿灾輟業又南充前卒四明沈一貫殊不以爲意非其始議也

西冷社

萬歷丙戌八月歙縣汪道昆鄧縣屠長卿隆慶集西湖之淨慈寺仁和卓明卿餘杭徐桂爲地主倡西冷社

孫冕

孫冕字文中江西德化人歲貢正德間任北通州訓導嘗詩書嘗和李西涯春興詩八首今錄其二山館悠悠依峻坡別來應是兩年過鹿驪昔日游偏好風雨他鄉夢更多松下小軒閑雨菊月中荒徑掩雲蘿歸來若待頭顱白其奈巖花笑客何其一竹垣向裏闢新池徑曲門迂去每遲鳥弄落花人未到魚吹新荇月先知天邊客夢何時醒江上歸舟此日移喚起巢山作賓主不知身在昔堯時

爭詩

夜月烏啼白門柳隔江人唱後庭花武康吳允兆永嘉何元咎各爭爲已句餘杭徐茂吳桂曰句未佳何爭爲

喻應益

新建喻叔虞憲副楓谷先生均子也咏滕王閣萬壽宮各四首

飛閣崇臺勝地留層巒遠水檻中收蓼蘘自綠王孫草歲歲空生帝子洲烟樹尙含羅綺怨風濤不散管絃愁漂零莫縱登臨目門掩斜陽獨倚樓一其芳洲草樹碧纖纖醉倚臨空意未厭山翠過江雲入戶春聲出谷鳥窺簷花憐綺陌飄歌扇柳近紅亭勸酒帘千古繁華流水盡獨留明月上珠簾二其梅風杳雨柳烟開滿眼芳非祇自哀客子臨高曾作賦游人覽思獨登臺於今殿閣盤空起依舊雲山隔岸來不識王郎風送別誰言伯輿更憐才三其市烟塵黯未通簫條旅泊散江風龍河蜿蜒滄波上雉堞參差晚照中昌邑舊城覆炭渡南唐廢址水野空芳時士女應多恨遷莫大還歌小東四其王閣

百嶂青山磴道盤丹甍深鎖赤欄干塔前柏是當年樹雲裏家猶舊日壇漢

紀祇今歸太祝宋皇曾此拜祠官無勞更裹洲沙識測落空江饑柱寒其一九
柏成糙偃鑿苞亭亭十里辨烟梢雲深珠樹棲歸翟月滿霜潭泣老蛟風殿
香浮爐影細星冠衣集珮聲交野人插地齋心拜芳渚青蘋藉白茅其二玄功
自昔滿鄉邦飛劍雲中氣尚雙三洞絳霞飄羽蓋五溪瑤草映芝幢金丹雞
犬歸仙島鐵鎖魚龍臥楚江里社年年誇賽九天時擁百靈降其三白袷青
襲褐短衫採芝幽溯荷長鏡乍瞻丹壑窺金穴細讀玄文叩石函天豁神皋
開廣漠樹盤仙嶠出巉巖雲房玉磬松關月未到蓬山已隔凡其四

王穉登

萬歷癸丑元旦吳縣王百谷臥疾吟迎春詩一首即逝

馮元成論文

馮文所先生曰古之文簡今之文繁古之碑碣志銘苟無關係則不書如綫
急親黨不過曰待以舉火數十字一二語耳今則連篇累牘曰某也婚某也
聘數其事而稱之數其人而記之瑣瑣層層如甲乙簿何當哉噫予居常所
爲緩急人者一月或至數十事使他日子孫欲爲予紀載則且至數十册簿
豈理也哉唐以來韓昌黎最爲大家其志銘等文具在家家僅一二百言耳
然其時且以訣墓譏之至於今或一序數千言或一傳數萬言荆州先生所
謂山河大地不能作架子誠有味乎其感歎也是故君子之文寧損無益寧
愼無濫寧拂人之子孫無違人之月旦

周玄暐

崑山周復俊子籲南京太僕寺卿嘗館於木人涇之旁著涇林雜記涇林類
記孫玄暐萬歷丙戌進士嘗任御史左遷補雲白令放歸著涇林續記始舉
所輯嘉隆以來諸公掠美者頗多噫仰眠床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
筆赤蛇墮研刊成怨家張氏增飾宮掖一二事孽於縣令陳祖苞撫按奏上

晉江謝肇淛在杭爲水部日編清集相公直閣求閱秘府書潛隨入翻閱僅
抄劉後村集三十册

收書法

南充陳元忠相國于陛好儲書平湖沈幻真太史懋孝勸其據類書注中所
引証之書覓篇目不經見者日月標記令書賈時時博求之無意中忽得奇
書又據天下書目考其版籍在諸路者時時馳尺一託交游間如目搜羅期
得乃已自戊辰至甲戌七年元忠以此法得奇書三千部及家貲寄書京師
勦賊家半失去

篆書

開國事畧本湖廣行都司經歷蔡子壁之龍飛紀畧卓氏藻林本吳興王氏
所輯嘉隆以來諸公掠美者頗多噫仰眠床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

此者幸傳矣又爲宋齊丘所據惜哉凡藏書有三貨得之可也陰得者次之最下則蹧跖

厄書

藏書佳事也閩省不數家家不數傳如浦江義門鄭氏八萬卷燬於火義烏處侍郎守愚參政德輝父子樓藏萬卷署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後關豁胡孝廉應麟賤直得之今亦佚盡太倉王元美書最富再傳而失開封中尉睦栔之萬卷堂會稽鈕氏之萬卷樓吾鄉祝侍郎以國之萬古樓武康駱侍御駿曾平湖馮孝廉茂遠常熟錢宗伯謙益諸家非流散則妬燬突嘻縹帙緗函何預天曹事往往被厄不能久鋼設靈威丈人之秘牒玄夷使者之珍符貯嫦娥而儲二酉柢如此厄天上司書吏地下修文郎亦寂寂難堪突楊循吉既老故書親故令蕩子鬻婢無復吝手是或一道也

洪範明義

潭浦黃石齋道周著孝經集傳又奉命纂洪範明義四卷戊寅被謫即進呈云臣攷篇中有錯簡者三訛字者三錯簡如五紀三德敘言而在後威福建極敘言錯而在前訛字如農爲農弋爲式殛爲極之類皆伏冤之所不稽鄒錢宗伯因之所未說宋元諸儒稍發其端　明興諸儒未竟厥緒云云

鍾惺譚元春

鍾譚詩行於世孟津王鐸宗伯曰如此等詩決不富不貴不壽不子

留校牡詩時有新義所溝壑疎放之句云出於向秀賦稽志還而疎呂志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華亭唐汝詢仲言五歲目盲父兄抱膝上授詩書好聽受博通經籍注唐詩解五十卷援據該博著編蓬姑蔑等集歷使楊鶴旌其廬曰耳學淹通捐俸刊其書常過常熟錢謙益所酒間誦予廬上林諸賦杜白諸長篇不遺一字參政上選先娶致訟新安貢士程奎詩歌舞筵中度歲華一朝忽散拖芘蔭前身定是烏衣燕不在王家即謝家

山城曲

十七八正少二六明少年年少如春草草草榮一霎然　荳蔻武藏州四圍無山鳥月出惟青草月沒還青草　山城者日本也好事有譯其曲者見鄭以

錢宗伯好儲書尤喜校訂廣蒐博引一編中粉墨丹黃屢見錯書有所疑慢千里之外托人研考其購藏甲於東南亂後撰　明史凡二百五十卷辛卯九月晦甫就越後日見蠹衣始作見朱衣者無數是非不得其平遂以爨惑掃之婁字不留亦一異也

文嘗

王德中鄖縣王簡討九思敬夫失官老而喪明四方求文曰古授之人疾書不給

萬歷末秀水陳學士懿典孟嘗晚喪明詩文酬應如故出謁公府侍兒牽其裾即扯讓進退動作如禮

唐府輔國將軍宇泱五歲喪明從師書掌識文字日耳記千言著名獻錄辨疑碑各一卷

永和宮詞

揚州明月杜陵花夾道香塵迎麗華舊宅江都飛燕井新侯關內武安家雅步纖腰初召入鈿合金釵定情日豐容盛鬋圖無雙蹴鞠彈棊復第一上林花鳥寫生綃禁本鍾王點素毫楊柳風微春試馬梧桐露冷暮吹簫君王宵旰無懽思宮門夜半傳封事玉几金牀少宴眠陳娥衛艷誰頻侍貴妃明慧獨承恩宜笑宜愁慰至尊皓齒不曾微案問口脂欲暨又溫存本朝家法修清謐房帷久絕珍奇薦勅使惟追陽羨茶內人數減昭陽膳維揚服製擅江南小閣爐烟沉水含私買瓊花新樣錦自修水遞遞貴柑中宮謂得君王意銀鑪不妬溫成賞早日猴難護大家北來憾笑同良娣奉使龍樓賞佩闌往還偶失兩宮懽雛云樊嫗能辭令欲得昭儀喜怒難綠綺小字書成印璽

函自署充華進詩罪長教聖主憐含詞欲得君王愠君王內顧惜傾城故劍還存敵國恩手詔玉人蒙詰問自來階下拭啼痕外家宮拜金吾尉平生游俠多輕利縛客因催博進錢當筵便殺彈箏妓班姬才調左姬賢霍氏驕奢霓氏專涕泣微聞椒殿詔笑談豪奪瀟陵田有司奏削將軍俸貴人冷落宮車夢永巷傳聞去玩花景和門裏誰陪從天顏不懌侍人愁后促黃門召共游初勸官家佯不應玉車早到殿西頭兩王最小牽衣戲長者謂譬少者弟聞道君王譬定陶獨將多病憐如意豈有神君語帳中漫云王母降離宮巫陽莫救昔舒恨金鎖凋殘玉筯紅從此君王慘不樂護葬置酒風蹔索已報河南失數州況驚少子傷離落貴妃瘦損坐匡床慚鬢啼眉掩洞房豈蔻湯溫水鹽冷荔枝漿熟玉魚涼病不禁秋淚沾臆徘徊自絕君王膝皆沒長門有夢歸花飛寒食應相憶玉匣珠襦敝便房薤歌無異葬同昌君王欲製哀

蟬賦誄韋詞臣有謝莊頭白宮娥暗顧蹙庸知朝露非爲福宮監明年戰血腥當時莫向西陵哭窮泉相見痛蒼黃還向宮家問主王幸免玉環逢喪亂不須銅雀怨興亡自古豪華如轉瞬武安若在憂家族愛子雖添北渚愁外家已葬驪山足夜雨椒房陰火青杜鵑啼血溯龍門漢家伏后知同恨止少當年董貴人碧殿凄涼新木拱行人尚識昭儀塚麥做冬青問茂陵斜陽蔓草堪殘壟昭丘松檟北風哀南內春深擁夜來莫奏覺衰天寶曲景陽宮井落秋槐

思陵長公主挽詩

貴主徽音美　前朝簡命光鴻名頒遠近哀誄著興亡託體是枝貴承休舉善祥母儀惟謹肅家法在矜莊上苑穠桃李瑤池小鳳凰戀章青綉腿魚笏口標裝沉燎薰爐細流蘇寶蓋香襖則陪孜水觴館助條桑綠綟莖圖佩紅蠙蓬葉璋錫封需大國喚仗及迴廊受册威儀定傳烽羽檄忙司輿停鹵簿華瑞徹珩璜婺宿明河澹微垣太白芒至尊憂咄吒仁壽沸徬徨鄜邑年方幼瓊華齒正芳艱難愁付託顏沛憶參商文葆憐還戲勝衣泣未追從容咨傅母倥傯急詢貂璫傳箭聞嚴鼓投籤見柳床內中縫賜甲中旨票支糧使者塡平剔將軍帶護羌渾無一矢救足慰兩宮望盜賊狐蹕火關山蟻潰防逋遁師逗撓奔突寇披猖牙讒吹看折梯衝舞莫當妖氛纏象圖殺氣滿陳倉天道眞蒙昧君心頗慨慷割慈全國體處變重宗潢胄子除華級家丞具亟裝勒須離禁闥手爲換衣裳祉稷仇宜報君親過勿忘遒人晶退讓慎已舊行藏　國母磨笄剌宮娥掩袂傷仙年標信史同日見　高皇元主甘從殉君王入未央加刀凌左閤申厄就干將噬血形閨地橫尸紫纓汪絕吭甦又咽喉健倦微揚裘褥移私第諮胸進勺漿督肌封斷骨茹戚吮殘創死早隨

諸妹生猶望二王股肱羞魏相帥牒恨周昌城道仍函谷兵來豈建康六軍
勞而慟四海遏音喪故國新原崩羣臣舊奉常眉圭陳厭翟題湊載轀輬隧
傴賢妃塚山疑望子岡衙哀生父老主祭失元良訣絕均坏土瓢峯各異方
衣冠瘞博葬風雨鶴鴒行浩劫歸空壤浮生寄渺茫玉貌圖下髮甲伯勳承
筐沅水餘堯女登丘止孟姜君臣今世代蚪舅即蒸嘗湯沐鄉亭秩家門殿
省郎棲涼脂粉磴零落綺羅箱宅枕平津巷街通少府墻書閑偕妯娌曉坐
向姑嫜偶語追銅雀無聯問柏梁豫游推挿柳勝跡是桃裝蔬菹鴛鴦扇棄
黃鸐鵝觴大庖商膳廠奇卉北花房煖閣期廬錦溫泉荳蔻湯雕新獅首炭
甜食虎睛糖壯麗成焦土橾蕪典自楊鏖游鵾鵠觀菩沒鬪雞坊荀灌心惆
悵泰休志激昂崩城身竟隕填海願雖償命也知奚憾天平數不減案獻床
贊語即窆寢園傍牢體先從父遺骸始見娘黃泉母子痛白骨弟兄嫗夙昔

銅駝泣諸陵石馬荒三年修苧漆一飯奠高邨寒食重來路新阡宿草長溪
田延黍稼隴笛臥牛羊朽壞穿螻蟻驚沙起鴈鴻病樓眠廢社衰草折寒塘
列刹皇姑寺馱經內道場侍鑾稱練口小像刻沉香玉座懸珠帳金支渡法
航少見添甕燭保嬳伴帷堂露濕丹楓冷星稀青鳥翔幡旌晨隱隱鈴鐸夜
鏘鏘控鶴擧龍馭驂驎謁帝閽靈妃歌縹緲神女笑徜徉苦霧迷槐市雌霓
繕建章歸鄴思五嶺涉溪淚三湘柔腸何慘悽宋平陽可佐唐漢淵瞻返日嘉
里畔飛霜自古遺長擾傴嗟擁樹傍魯元驄孔誦芊季負倉黃漂泊悲臨海
包含恥深陽本朝端閫閾設制勝岩疆處順敦恭儉時危值紀綱英聲超北
海雅操過東鄉新野墳松直招祇祠柏蒼蒼歌雛慘澹汗簡白輝煌誼號千
秋定銘旌百禮彰秦篇吹斷續楚挽哭滄浪

盧岐嶷

長泰盧岐嶷嘉靖甲辰進士繇貴州按察使初爲戶部郎與汪道昆同舍有
遺脂香油於汪者汪問在古何云岐嶷曰唐人謝賜口脂豆澡此二物也宴
席有糖獅象復問於古何云曰漢光武禁貌糖不許高大此是也

王九思謝榛袁宗道

鄠縣王九思漢陂集自序曰余始爲翰林時詩學靡麗文體萎窮其後德涵
獻吉導予習其易爲獻吉改正予詩者稿今尙在也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
易然不獨余也惟仲默諸君子亦二先生有以發之頗予頑鈍不能勉副其
意故今老且朽矣而於所習詩若文者竟亦無所得焉是則可恨也

謝榛詩家直說曰作詩勿自滿若識者誚詞則易之雖盛唐名家亦有罅隙
所謂瑜不掩瑕是也已成家數有疵易露家數未成有疵難評

袁宗道曰時有古今詩言亦有古今人所詫爲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

談巷語耶方言語楚人稱好曰黨襍慧曰謟稱跳曰踔揑取曰撻予生長楚
國未聞此言今語異古此亦一証故史記五帝三王紀改古語從今字者甚
多嚕改爲誰俾爲使格姦爲宻姦厥田厥賦爲其田其賦不可勝紀左氏去
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肖書也司馬去左亦不遠然史紀句字亦未嘗肖
左也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
兼同司馬不亦謬乎空同諸文倘多已意紀事述情往往逼其眞尤可取者
地名官銜俱因時制今却嫌時制不文取秦漢名銜以文之觀者君不檢一
統志幾不識爲何鄉貫矣且文之佳惡不在地名官銜也

失婢詩

檇李陳詩教相唐人失婢詩集句楚客停橈欲問誰烟花三月下揚州李商隱
春柳不閉葳蕤鎖韓翃長路多逢輕薄兒耿湋應爲能歌繫仙鹿鄭谷

只緣有恨在新詩步非烟今朝繞郭花容徧本涉別有傳心事豈知白易

廣孝錄

邑人周珽書羊薈讀備萄晚輯廣孝錄若干卷弘光乙酉夏疾篤夢人語以待廣孝錄成遂蘇亂時失其二卷後年卒

續哀江南賦

嘉興沈世涵作續哀江南賦有序

粵以甲申之三月盜弄乾樞神器無主帝既醉於鈞天人或腥於鼯幕中興道銷窮於三檀厄運之極古今未有歌臺走鹿之跡過市盡兒鉗之客晨看旅鴈辭玉塞而凝雲夜等銅仙望秋城而泫雨昔士衡入洛之日仲宣登樓之年並在亂離咸有蓄述謝朓鈎渚之賦思江海之無波潘岳關中之詩憫荊榛之蔽道雖復鑿輪浣女步姚蕤人盛衰之感同斯來軫誰非秦地空

想桃花詎有商岩遊蕤芝草冰魚未絕徒懷挾口之心螯無猶蘇不謝雖梁之憶鐵鎖既沉木葉再落興言往昔追賦斯篇日月如馳人間何世夷門日冷魏市成墟易水風悲秦筑罷擊惟害衣之委羽曾侍先皇若供奉之捐生堪羞朝士兼年累月悵切南冠飲恨吞聲私修漢臘尊夔秋滿柳箭春搖恐菊水無延歲之方桑滄非可俟之壽夫斯孫啟祚尚揚赤壁之盡翁宋遺都猶報朱仙之捷亦各控帶數州綱紀百載豈有亹歸之憶鐵鎖既沉木葉再落興言往昔追賦斯篇日月如馳人間何世夷門日冷魏市成墟易水風悲秦筑罷擊惟害衣之委羽曾侍先皇若供奉之捐生堪羞朝士兼年累月悵切南冠飲恨吞聲私修漢臘尊夔秋滿柳箭春搖恐菊水無延歲之方桑滄非可俟之壽夫斯孫啟祚尚揚赤壁之盡翁宋遺都猶報朱仙之捷亦各控帶數州綱紀百載豈有亹歸而滋多還其鵂梟之性鼓其鯨鯢之濤野烟炊斷白骨丘枯一二乘韝之徒彼少醜華凌波溜水烏孫千騎控淮水而鳴弦翟泉雙鵝指吳都而扇翼五陵冠鳥之佐方留賊以自固曾莫肯分焦墟而殷闕墓吏熬其骨殘兵密於笆虺蠆遂突華風萬里縵縵此焉戎俗二三俊乂徒懷死衛乘輿之心百萬義師竟吹燼豺牙橫厲黃巾大呼銅馬如蟻戡已及於觀門墓工猶候第而夜嬉橋少留我箭雖之具昔之龍盤虎踞者佳氣葱蘢盡於此耶是知崖山執節終靡信國之旗大海揚波必獲張侯之艇天意人事不禁嚮風唱愉者已世涵山靈奉　神皇之胤值天地之睢剌實江淮而宅鼎四海鳴鳴臻馨屬影咏南普之願懷分願覩中興而昭淑景帝不悔亡泯荒是還金鞭未收於傳舍鐵

杖已投於妄寇方採佳麗以實椒宮搆迎風以連結綺元宰無東山之望牧伯非睢陽之擬第鼠首而蠅營矣慈苞苴而戚水火地坼天崩鼓旗仆鬼同謀於曹社帝醉錫以秦土翳上將之披猖各飛揚而跋扈既王器之沉淪乃不恥乎降北單于置酒而長圍截橫江而竟渡立馬於吳山之顛射鼉於蘇臺之游湊靖國之捐軀獨名存而碣酷爰有河橋魏將之符關路田文之客拭玉張旃尋盟許國思坐觀於時變亮國仇而莫罷青龍之艦未浮飛燕之舟曰曰嚼魚甲之潛去聞鶴唳而不得閤閤窒懸渤鉤篆色日冉冉而虛逝兮思寧口而弗釋糺宛心以爲纏兮編愁苦以爲膺奚我逢此厄辰兮刻著志之靡適掩柴蘿之荒扉兮浮雲慴而遠日服緩緩而椎結兮別有虬龍之與蠖蠖於是胡風曉白清笳夜驚搔弦洞庭之浦枚陣彭蠡之陰煙塵烟散口曰曰戈既揮於漢皐守無聞於壽春精衛啣石而過矢文鰩夜飛而觸兵襲時冠帶衣履之俗莫不輸金綢於寫帳謝鐸劣於龍庭遊贈巫岫極目海陵荒臺月寂古槐風平鵾鳴春草路汗芳葵書盡灰於秦劫劍已化於豐城若乃金柯霞震瑞葉雲靡別艷姬於楚幄墜寶玦於城隅悲有雍門之瑟客無報韓之錐玉笛碎而人徙雉裝委而身龜溫朝露以同盡積爲怨而難舒至如李陵窮幕王衍排墻弔影奪魄名阻心愴慰塵尾之刻玉羞爲足之裂縗求牽犬兮故里咏落月兮北梁華楨云覆金穴何當顧白日以無色入條夜之不揚若夫二京學士五都游子脫畧公卿跌宕文史驅征馬而不前傷搖風之四起似輕絮之颺絲類弱鱗之失水懵青霞之奇志獨快抑而莫伸況復君涉江波妾溯交湖望子琴而不返兮放子去而煩多哀拍留聲於文姬新箏寫恨於維敫紫臺夢香江南草枯感別離之萬狀淒雨散而烟衰更有孤臣危涕烈士墜心屍懸馬革血洒乘塵霜張其志日貫其精厲勁人作豔骨行事載郡衣聞臨安雜志中今其辭亡矣嘉善袁京補之留山中以始好事者

彩珠天下墜華月掌上珍萬里陰山雪一枝瓊樹春陰山直北飛蓬逐海上迺東晴沙臥烏孫公主戀玉門漢家明妃賦金屋麗入獨立穹廬地深閨長養旃裘族名花寶帳白晝寒異香婦幕清夜燠長白山頭瑤草暉鴨綠江口蜻蜓飛關氏妬得泣不得秦皇求仙禍未歸朝辭名王聘莫郤翕侯婿齊髮之明璫潤慚珠暗袖溫門庭設闌扈壁戶塗椒蘆屏口映于飛窓選中連理簪弄未離秦鸞鏡初度水一雙翠羽鳴三五金波始翠羽金波夜復朝銀箜錦瑟前傷搖風之四起似輕絮之颺絲類弱鱗之失水懵青霞之奇志獨快抑而莫伸況復君涉江波妾溯交湖望子琴而不返兮放子去而煩多哀拍留聲誰語況復吳宮闕草吹香佩魏苑彈碁拂畫綃千金舞買書衣笑百琲歌徵於文姬新箏寫恨於維敫紫臺夢香江南草枯感別離之萬狀淒雨散而烟小史妖嬌歌豔舞懽不足握槊藏鉤戲相促填門車馬多貴臣綠韝丹靨座上賓記與客語試公子罷就婦欲眞天人盈盈天街北皎皎婺女津一朝顛

腸秋風起十萬控弦紫電指將軍開府浙江頭夫壻承恩宮舍裏攜家迢迢入蘭閨金僕如抽璧玉弓鳳子冠搖碧條脫龍媒鞠煖青連環南國徽書驛西園宴賞開園中桃李鬬春妍湖上清明放鷁天寶馬香過烟岫寺錦帆花出畫橋船歸來明月蓮花炬醉照華堂燕子箋夢中小小不知愁畫裏眞眞自起樓紅豆新聲翻鬱栗青琴紫手劈箜篌辟塵龍女拂照骨成姬瀛橫波賭射嬌分鏡鐙翠爭驍泥占設長夏成陰綠橘好瑤階手種宜男草侍兒私語記紅潮入月停煎賀房老玉杯金盌索郎持綉圖珠屏不自支水晶簾箔葡萄夜玳瑁梧桐橘柚時嗔啼瓶怒重無聊鳳口熊走空相嫉自茲臥起如翻水遂令服食同迴鼈初就增城館末聚政君翹冰桃雪汁琉璃餅火齊圓槃琥珀盌西池王母獻仙書南岳夫人降鳳車鳳車何蔵蕤賓璇正杳冥瀛海風冷冷乘窻香烟烟溫明秘器賜東園南方楯甲龍魚軒雪肪紫錦桃花

洞玉匣珠襦青鳥幡青鳥青珠照青閣桃花桃浪吊桃溪鴻都道士訪太眞上林神君見宛若南枝越鳥啼北風代馬嘶紅顏一旦化旅魂國俗由來重歸國六丁朝煉形三官夜考魄玉棺啟視儼明粧丹唇含笑露幽芳芝焚蕙剪熒蘭薪鶴馭鸞飛鸞鳳轡鎖子丸霄烟磨泥五色露金醬百和拾空青錦幔千雙陳寶路大招遙返塞北山選日發引江南路傾城隊翰盡貂蟬導馬貔貅盡歌簫碧雲車酒神靈雨素奈花鍊士女髮經梁復經梁渡灤復渡遼遼山望水歷平原罽帳毳廬扶驕馬已突哉魂歸來雪磧晨寄穴氷天夕藥蠻風嫉掩袂慟月姐濕纓哀服匿承肌酪留犂鬻乳酪珠琲酬送使紺綵賈輿臺黃金千百鎰都護跨驄回

張林雜俎聖集終

張林雜俎聖集正誤表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誤	更正
二	二	五	乙	己
又	十七	七	舶	增
四	十四	三	袁	遠
又	十七	二六	楊	揚
五	十一	三	廊	廂
又	十六	十六	高	南
六	三	一	道	善
又	九	四	南	內
又	六	七	坐	生
六	二〇	一四	再	再
八	又	二八	超	超
九	二	九	乙	已
一〇	五	二三	見	衍文
又	一四	一六	由	水
一一	一	二五	走	定
又	一	二	文	久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誤	更正
又	二二	五	中	平
又	十八	七	鄉	卿
二	七	二	末	來
又	二三	二六	母	堪
又	十八	八	事	上有給字
又	二	九	思	衍文
又	二	注	因	應
三	一	五	科	士
五	一	七	科	士
又	一	二七	勸	勸
二	一	一三	遷	始
又	一	九	始	移
三	一	三	公	江
又	一	三	賠	賂
四	一	五	應列十九員十五行之後	
又	一	二	即上有對曰二字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誤	更正
二	一	二八	詩	世
又	一	二	辟	一作俾
二	一	二五	老	高
又	一	一五	類	顯
二	一	二〇	義	義
又	一	二八	詩	事
三	一	二二	木	本
又	一	四	照	上有文字
又	一	二〇	流	流
又	一	九	野	頻
又	一	二二	湖	潮
又	一	一〇	大	應在歌下
又	一	二三	賊	賦
又	一	王	王	王
又	一	一五	壁	壁
又	一	八	作	一本無
又	一	二九	排	排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誤	更正
二	一	二五	疏	疏
又	一	二八	止	正
三	一	一八	殿	殿
三	一	注	樂	一作樂
又	一	二九八	勤	勤
四	一	五	口	曉
又	一	一七	勤	一作効
四	一	一五四	其	覺
四	一	二	向	面
又	一	二七	諸	緒
又	一	二八	其	覺
四	一	二	腸	暢
又	一	二四	肥	肥
四	一	一四	優	仇
四	一	一五	數	數
四	一	六	千	十
四	一	八	多	衍文
四	一	一七	經	熱
四	一	二〇	齋	秩
又	一	二	其	下有字字
又	一	一七	細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誤	更正
六三	十四	九	解上有如字	
又	十三	五	景	環
又	十八	一	參	
六四	二	二四	永和宮詞下有吳梅村作四字	
又	七	一九	口	或
又	四	二四	葉	葉
六六	七	一〇	聊	聊
又	二	二	跳	跳
六七	一〇	三	檢	檢
又	一二	七	酷	酷
六八	一	三	有一酷	酷
又	八	二一	跡	跡
六九	一九	二四	盛	盛
又	一二	一九	口	雨
又	一八	二一	雪	一作掃
七〇	二〇	一五	穿	一作吟
七一	一八	一三	思	死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誤	更正
七二	一	一	賜	疑作殷
又	六	五	鑑	鑑
又	九	一五	未	末

宣統辛亥

叢林雜俎

義集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

叢林雜俎義集目錄

形管

孝慈高皇后無子　安妃姚氏
宮人戴氏書　沈瓊蓮
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鄭氏　端氏
孝節烈皇后周氏　孺人范氏
翁氏女女師　林淑圃
妙錦皇姑　玄君
何夫人紫金掠　郭眞順
金濂出妻　會稽范氏二女
項裳殺胡婦　婦人生嶽

女化男　貞女節婦解
葬婢再生　張安人梅白花
韓烈婦　秦昭奴
陳氏遺荒詩　吳江張烈婦
錢塘劉氏女　命婦能詩
武定橋烈婦　女士
寄夫詩　黃鶯兒詞
文侍　妒內
義妓陳氏　蘇州義妓
雛婦　冬兒
秦良玉　忠順夫人書

形管志餘
魏文紳
技餘
石續
張雷王八十
萬歷末方士
溥子理
土司缺
黔南缺
客支
佛蜕
志怪
鄧雲翁種牙方
牟康民
葉鼎
柳敬亭張南坦二傳缺
貴州缺
阿羅漢
目蓮石塔
達磨石像
寧夏銅像
藏經
佛牙
附娶妻室
釋迦塔
智慧菩薩
達觀和尚
關頭陀
附大香反史詩
阿育王舍利
玉石佛像
宋濂前生書華嚴經
觀音夢感經
寶金和尚
鐵塔
寶光寺泥丸栢
黃明女菩薩
慈山和尚
密雲和尚
僧佛口送雲
祖師像
求履僧
張眞人印劍
張三丰
桃林老道人
道人題壁
馬自然求載通志
呂仙自序
麻城道士
荀道人
炯鑒
像不惹塵
僧誑
神樂觀歲給
范達
朔蓬頭
張編
高石峰
道士火遁
清和異人
天主教明敕附缺
柄相末路
矜矜缺
貪墨缺
侵地缺
黠猾缺
纖嗇缺
淫蕩缺
緯候
五行
子日
制日伐日
狂誕
矯僞缺
匿喪缺
豪橫缺
奢侈缺
偏嗜缺
凶逆缺
雄日
上戊上丁
立春

上巳
競渡
中秋十六日
大小清明
天門
風
雀餳
江南二十八景
男產
雞腹小兒
大明門黑氣
黃梅雨
火把節
九日
朔望行香
月
二雨辨
雷
日本小歷
人痌
飛蝗
鳳陽鼓樓

集異
名勝
石經山石經
金鑾山朱書
二郎山
水神山
呂梁山
陰陵山
天台山仙女
雲黃山
伏龍山
硤石山
郡山
倚陽山
火山
石鏡山
齊雲山善惡
仙居山蚪蚓篆
玉華山
玉泉山

孔子山
成山缺
東浮山缺
羅浮山
金陵岡
回鴈峯
燕子洞
七盤坡
櫃兒崖
四道三谷
大庾嶺
天花里
仁義鄉
誌粮墩
博浪沙
山都
碗子城
憂懼石
雹陽石
望夫石
雙魚石
僧化石
永義鄉
捲簾莊
鯀隄
紅土
鐵城
沁雪石
中丞石
撮刀石
天涯海角石
文石
鳳凰石
太山缺
青山缺
崖山
銅鼓山
飛來峯
六眞洞
燕子巖
鵝公坡
石砍
長平坡
仙人籬

關索石
松花石
石木魚
石鏡
水晶磬
五色土缺
園城影
響地
苧蘿村
佛光缺
海市
清凉石
石筍
石樹
石田
地鏡水影
甜土缺
田名
聖牛
佛蹟
城郭氣
劉炳文海舟紀程
古赤壁
物產

粟林雜俎義集目錄終

粟林雜俎義集

鹽官談選搖木著

形管

孝慈高皇后無子

孝陵享殿　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南向左淑妃李氏生　懿文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次皇口妃口氏生楚王魯王代王郢王穆王谷王唐王伊王潭王又次皇貴妃口氏生柑王楠王韓王瀋王又次皇貴人口氏生遼王安王俱東列碩妃生　成祖文皇帝獨西列見南京大常寺志　孝陵閣人俱云　孝慈高皇后無子具如志中而王弇洲先生最博核其別集同姓諸王表自　懿文　成祖外秦愍王　晉恭王　周定王　俱母　高皇后楚昭王　母昭敬太充妃胡氏齊庶人　母定妃達氏潭王　梓俱達氏出趙王　母口氏魯荒王　母盧妃郭氏獨獻王　母惠妃郭氏湘獻王　母順妃胡氏庸莊王　母口妃韓氏慶靖王　母口妃余氏靈獻王　母口妃周氏瀋簡王　母賁妃趙氏安惠王　母口妃唐定王　母賢妃李氏郢靖王　母惠妃劉氏伊厲王　母麗妃葛氏吾學編諸書俱同抑未考南太常志耶享殿配位出自宸斷相傳必有確據故志之不少諱而微與玉牒牴牾誠不知其解或曰宋史杜太后生邕王光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襲王光贊而廷美傳云母陳國夫人耿氏非杜太后也鴻鳩之德均愛七子可以知　高皇后突而　高皇后無子何諱他王母以諸書及太常寺之志較之多不合楚魯代郢齊谷唐伊譚九王同母亦奇　高皇后遺履藏奉先殿脩口寸組雙鳳首綴大珠陵六月六日曝之

女官貴惟德南海人洪武廿年選入宮命爲司寶初名陳妹永樂初賜今名
信任益隆宣德七年乞骸南歸　皇太后命留又爲詩賜之皇明列聖御寶
字偉烈宏謨冠千古重惟仁化本家邦內廷百職需賢良咨爾惟德女中士
自少從容知禮義一從應召入皇宮夙夜孜孜勤乃事昔時黑髮今如霜歲
月悠悠老將至九重聖主天地仁欲使萬物同陽春體茲德意賜歸去乃心
感激情忻忻嶺海迢遞千萬里潞河宮棹春風裡陽衣宮錦益光輝親戚相
迎人總喜喜爾富貴歸故鄉我心念爾恆不忘綵筆題詩意難盡目極天南
去雁翔其姪女卽大學士梁儲母也亦累贈至一品夫人同時有棄女官者
番禺人少有淑質通列女傳洪武廿四年聞其孝敬選入宮擢爲女官因召
其父碧山弟祖道詣闕賜宴供授錦衣衛鎮撫賚以幣復其家又有王司綵
者番禺人永樂二年選入宮爲女官時年少權妃方見幸特推同輩之愛固

辭曰臣妾婺婦也安敢充下陳哉　上重之從其意司綵有文學能詩蓋宋
昭容之流而持操過之所作宮詞至今人猶傳誦
洪武廿年詔選民間淑女入宮分司六尚番禺陳二妹字瑞貞仲裕女也貌
端莊與焉入見使主六尚事陳善六書曉大義粗女工嬪嬙皆師事之人稱
爲女中君子二十四年命爲司綵賜歸省仍給祿眷甚歸家閨範嚴嫡人舉
見其面有司候饋皆辭郤之　文皇卽位以司綵熟知典故召復原職年四
十以病終于官遣中使護喪歸葬
永樂中賢妃權氏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俱朝鮮國王李
芳遠所進權妃穉粹善吹玉簫見幸永樂八年從征還至臨城薨謚恭獻芳
遠驛送妃父永均至食光祿大夫祿壽遣歸正德中卒白金米布賻賜有嘉
權氏薨時後司綵王氏作宮詞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韵晚風飄得君
王留步輦玉簫嘹喨月明中蓋指權妃也

安妃姚氏

憲廟安妃姚氏嘉興人家貧習紈綷貿市日無忤視嘗盥見融水中有日月
雲霞五色扇夾侍甚怪之應選入宮髮素種種不盈尺登舟過平望一夕髮
長委地今地名曰八尺後進位安妃生壽王妃弟福圖拜錦衣衛指揮同知
子錦孫承勛累應千戶（嘉興府志）今秀水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姚思仁卽姚妃後
按宋陸游入蜀記過平望二十里曰八尺則前說殊謬且詎人之還法必應
圖玄夷之髮其光可鑑安事種種爲也

宮人戴氏書

戴氏湯溪人選侍坤寧宮三見御弘治十年太監張某來縣宮人手書寄問
母弟安否離別思憶之情悽然滿紙今其書具存并有宮中小書等物（湯溪縣志）

沈瓊蓮

弘治間女學士沈瓊蓮字瑩中烏程人寄兒詩疎明星斗夜珊珊玉貌花容
列女官風遞鳳凰天樂近雲殘鵲鵲曉樓寒昭儀引駕臨井辰尚寢薰衣熱
紫檀牀牀六宮燃象魏春風前殿想鳴鑾又宮詞十首
香霧濛濛罩碧窗青燈的的燦銀缸內人何處教吹管驚起庭前鶴一雙
倦把青絨繡紫紗閒針時復卜燈花明朝天后長生誕可有恩波徧及賒
萱蔰花封小字絨寄塞千里落雲帆一春從不蕁芳去高樹香羅爲賜衫
天子龍樓警見粧芙蓉閣殿試維裳水風涼好向西坐專把書經教小王
曉臨鸞鏡整梳粧高譬斬新一尺長花影鎖窗人下直開籠自放雪衣娘
明窗棐几淨爐熏閒閱仙書小篆文晝永簾垂春寂寂碧桃花映石榴裙
海東青放渡遼烟天上鞏鵝得自專勅諭膺房高索價聖王廿載絕游畋

御柳青青燕子愁萬條齊水弄春柔東風不與閒人賸誰去江南口口洲

倘儀引見近龍床御筆親題墨瀋香幸得唱名居第一沐恩舞蹈謝君王

翠絲蟠袖紫羅縐倫把黃金小帶舒中使傳宣光祿宴內家學士作新除

右沈氏董穀碧里雜存載其一云途弟溥又慢爲周氏吳興藝文補載藝

文八首

悲恪惠榮和靖皇貴妃鄭氏

鄭貴妃父承憲貧甚以女許孝廉 某 爲妾臨別悲慟孝廉閔之遣還不貲聘

鄭感甚脫髮履予孝廉矢報已入宮大得幸念前事忘其名命小璫隼隻履

於市索值若干無應者時孝廉計偕聞而往合其履妃泣告於 上非若人

妾不及執巾櫛突亡何孝廉謁選得普地歷口口鹽運使 張遠湘說 貴妃生福王

常洵 有如意之愛 上書其名於金盒屬妃藏之約他日東宮之徵也辛丑十

月皇后子受册東宮貴妃不懌持盒泣訴 上啓之書字皆蝕歎曰此天也

端氏

天啟初選宮南都以於氏端氏應並入內偶啖麵端氏一箸於氏再箸嫌其

失儀出之於氏尤妍麗

孝節貞肅悲莊毅烈皇后周氏

周皇后父奎寓京師奎微時寄食爲入筦庫元配生子鎰繼丁氏生子 某 某

及后後膺中宮以鎰從長不許初 信王選婿終安布素維得祐服念其父

貧輒資之初不意關雎之咏也既 信邸入正大位 后生 東宮及定王

貴妃田氏生永王悼懿王貴妃漸寵謀奪嫡一日永和宮婢口口於金狻猊

下誤觸定王 田氏屠永和宮 中宮弗啻也 上嘗召貴妃妃例御鳳輿小璫舁之是

以上俱宮闈

瑤人范氏

臨江府志范氏清江人博通經史洪武初召爲女使授瑤人爲宮中姆師一

日 高皇問前代何后最賢家法何代最正對曰惟趙宋諸后多賢家法最

正命錄進更誦聰之凡降內制多范爲定詔賜歸老於家

翁氏女女師

普江御史翁慶巡按四川不避權貴又勅往武當山獻玄武神眼珠賜一品

服亡何坐累下獄慶無子長女詣闕上書請代 仁孝皇后召入宮留之三

月爲宮中女師人以比緹縈

林淑圓

莆田林淑圓按察使林時之女時觀政刑部坐累下獄發北京營建淑圓年

七歲擊登聞鼓訴冤　仁廟監國矜其幼飯之釋時從任陝西割左臂和粥愈母疾長嫁西安左衛指揮使費銘年七十

妙錦皇姑

徐中山達第三女妙錦　文皇帝欲娶爲繼后女不可因不嫁人爲尼嘗論革除事謂　建文君當坐殿上以待　燕王至苟不讓則死之何必自焚竈每語遜國事未嘗不痛哭也

玄君

正一眞人張氏母婁封玄君

何夫人紫金掠

左軍左都督何文輝夫人豐氏嘗入內呼爲媳婦賜紫金掠一個玉鬱杯一隻玉掠髮釵一副至今爲家寶紫金掠溫潤水蛇毒將此掠水解毒詳記文

勸盡韓山石良輔蹙大悅一槩得全

金濂出妻

戶部尚書金濂妻董氏永樂七年妻兄董英毆其在學讀書盜其家物後濂聞知搜得出官械英決罪妻亦遣嫁

會稽范氏二女

會稽范氏二女居賀家湖正統七年生好讀書姊適江氏匝月而寡次許傅氏傅夭二女守志別業垣圍其室幷田十畝種穫有時父舉傭以入否則閉戶相對引滿灌田凡三十年共卜塋止水墩以遺產祠之今過者遺穢輒得祟

（會稽縣志）

項襄毅胡婦

項襄毅大司馬（忠）初以刑部員外郎從駕土木陷胡中飼馬與胡婦善挾而南走四晝夜食盡胡婦度不兩活乃併糗自殺項得入宣府後祀婦家廟

婦人生鬚

弘治六年某月應山人張本華婦崔氏生鬚長三寸見實錄

嘉靖癸丑青浦魑魎鎖有婦人忽生髭鬚時縣差以事捕其夫從壁間窺之以爲男也夫亦無獲携婦以歸邑市聚觀甚衆明年遂有倭變（青浦縣志）

萬歷二十一年嘉興包彥平館華亭佘塘宋氏其隣侍姬鬚長五六寸二十餘莖時年六十自三十三歲始生鬚拔去仍出至五十歲而止（包彥平集）

女化男

正德七年平涼府太平橋下女子高四姐做予故廬居化爲男子生鬚名高雷今六十餘有二子趙時春平涼府志

崇禎戊辰華亭莫氏女化爲男子遂儒服裹巾庚午嘉興屠用明見於陳眉

公座上既去眉公指之曰此即莫氏女變男者

貞女節婦解

淨寧州曹氏聘於王守仁未嫁而守仁死曹氏聞之慟哭不食遂縊死趙中丞時春駁曰在家從父女與未婚之夫胡死哉自經溝瀆耳作貞女節婦解

未娶曰士未嫁曰女士納采女家受之氏名通焉曰聘未有夫婦也士奠雁女家受之父命之東階母命之帷薦母及門內施擊申之以父母之命姆奉登車士御輪焉先歸而待諸里門至則揖之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成婚禮焉故曰夫婦始易士女之名也婚昏也陰陽交際之時人道生焉是同生死故婦從一而終曰節也聘而未嫁非婚也女非婦也待母而行行不踰閾以順父母故曰貞貞者順正而固也女德也故婚姻之禮不備則貞女不行雖愛有所鍾而分制於嫡舂燈秋月獨宿多愁長途旅館孤衾更慘夜深滴淚和墨成吟亦以寫斯幽怨云爾遂日一程又一程風沙拂面鬢雲輕鴛鴦有伴非吾伴愁向孤衾數漏聲其一日日長途馬上塵佳人薄命怨青春小星千古稱賢淑坐對寒衾淚滿巾其二後書秦昭奴記時某年月日也跋曰昔王昭君適胡曹大家能文而寡妾文不逮曹而境未適胡而有夫無夫思尺胡越意頗似之用取小字以識深愁後之文人君子倘憐而表章之君施惠不酬妾感且不朽昭奴又記熊人寫南榮集

陳氏遺荒詩

萬歷戊子金陵蔡婦陳氏作遺荒詩年來水旱作灾屯疾疫家家盡掩門兒女莫嫌全食粥眼前不死亦天恩

吳江張烈婦

吳江諸生張士柏娶沙溪陳俊女士柏夭遺女三歲其兄士松利婦產以鄉人徐洪義子張程字之婦不聽乙亥十二月既朔寨黨夜突入脅婦往死拒

萬歷庚寅五月癸亥德州韓承業婦王氏殉節初承業沒戊子孟夏哲殉之七日不食姑強之食糜遂絕鹽茹每晨哭燃香誦佛不絕聲居二載忽治葬留偈几上趺坐室左戒人無近俄口出火下垂色白如鸚雲鼻流玉筋良久火徧體金色焰至數丈光達十里而香火盡遺骨如生所坐土結蓮花千朵事聞撫按爲立祠表門

秦昭奴

定遠合肥閒有亭曰響道旅店之東房萬歷末秦昭奴題詩二首序曰姜本燕人幼依表兄李內官處撫育教訓頗習詩史年十八嫁爲江南士人側室雖愛有所鍾而分制於嫡舂燈秋月獨宿多愁長途旅館孤衾更慘夜深滴淚和墨成吟亦以寫斯幽怨云爾遂日一程又一程風沙拂面鬢雲輕鴛鴦

之不克士柏從孫女故適徐氏因迎于家越六日陳訴縣侯徳清章曰炊日炊杖其媒徐義以婦爭之强刑其指拳曲不受遂圄婦謂在徐洪宅迎夕無可白也已婦出獄忽甚內子三月訴按臺不得理四月既朔訴轎臺於松江轎臺欲下吳江令婦計迫卽自刎郡人義之厝東禪寺旁道祭相望日炊竟憂死徐洪等各伏罪

錢塘劉氏女

錢塘江滸劉元輔女字諸生吳嘉謀未行年十九夜嘗度簷隣人張阿官故亡賴聞聲依和又偵女貌夜躍上樓穴窓偪女女大呼賊元輔驚起繫阿官兇之未及旦阿官兄子養忠知其故糾黨斬門且鳴金號于衆曰元輔寔以女倀而又辱之女聞之大恚自經訟于郡守光山劉夢謙而阿官謀于訟師丁玉蘭賂元輔以女承汚則罪不死郡守疑之陰訪其女故潔得元輔私狀阿官論如律初嘉謙弔其女剃眉投盂水中不散謂處子也拊屍大慟而丁玉蘭忽晝見女自搏叩頭立死上竟倪尚書元駿傳劉氏不言善舘

命婦能詩

福清林鴻官膳部郎中婦朱氏能詩嘗作詩勗鴻年十九卒鴻終身不娶

仁和陳德懋南康守敏政女適都御史李昂通達典尤工詩詞有集四卷當塗鄧養貞國子監承侯口婦封孺人博學能詩有士齋集三卷子韶弘治丙辰進士官編修

仁和楊文纘工部員外郎應獅女爲餘姚孫陞繼室能詩子鋌編修誥封夫人詩稿附文恪公集行世

武定橋烈婦

永樂初誅建文遺臣以妻女發教坊配象奴有一婦題詩帶間赴武定橋河死詩曰不忍將身配象奴手提麥飯祭亡夫今朝武定橋頭死要使滸風滿帝都或云此松江謝氏婦也

華亭王鳳嫻進士張本嘉妻本嘉知宜春卒官艱辛自誓撫其子汝開聚于鄉爲懷慶同知封孺人有焚餘草雙燕遺音行世

上元倪岳冢宰婦口氏有口口集

翰林陳沂繼室馬閒卿能詩書法蘇長公善山水自描橫幅年近八旬不廢吟咏有芝居集

楚女腕闌和新嘉驛女子詩二首驛舍題詩今尚存斷烟荒艸鎖重門多情況有千秋月夜夜墻頭照墨痕　碎璧沉珠最可憐墻頭題恨墨猶鮮妖魂欲問歸何處不化鶯鶯化杜鵑

鄧縣陳東官河南提學副使婦董氏少宰玘之女能詩凡后岡稿成轉共評

定今董氏詩不傳

吳江沈宜修字宛君副使沈珖之女工部郎中葉紹袁妻生三女仲季蕙綢小鸞並嫻文墨中庭之咏不減謝家嬌女之篇有逾左氏二女並未字而夭宜修亦蚤世紹袁所著曰午夢堂集行世

吳縣范允臨官福建參議婦徐媛字小淑工詩文有絡緯集

三水文氏翔鳳之姊適葛氏有君子亭詩賦三百餘首手鈔書六十卷少寡自誓作九騷九篇詞義典雅稱其風烈　文翔鳳婦武氏粗識字翔鳳稱其能詩有文武合刻武恭人沒繼鄧氏翔鳳齒逾艾婚夕翔鳳大書顛戀倒鳳於室中鄧氏能詩甲戌翔鳳得風疾壬午春卒甲申申鄧氏事孝自成今沒入范文程家

麻城王鋐龍御史鳳韶女適劉守蒙十一年守蒙夭忍死事姑誓不踰閾父

疾篤欲見之不歸盥也少讀書過目輒誦老而詩益工年七十九目不見字猶使甥輩讀書坐側聽之李贄倡龍潭庵高談佛乘風動四方鋌龍獨不往欲索寸札酬答亦不許其春日詩桃花暮雨烟中閣燕子春風月下樓幽閨永夜燈前淚孤枕頻年夢裡愁秋月詩霜飛衾薄紅棉冷雲歛天高綠樹寒病起詩對鏡面黃如菜色看書目眩似花生

海鹽朱淑貞尚寶卿祚之女適周濟官光澤教諭幼聰顥博極羣書年八十卒有靜庵集十卷

桐城張秉文官山東布政使婦方孟式字如耀能詩庚辰濟南陷秉文死之孟式投池中以殉少讀書有婦德有級闈閣前後集八卷

鄧縣金文貞適王口口子登進士官副都御史封太淑人有閨莊詩集

漳浦黃道周官禮部尚書婦蔡氏工文翰

朝邑屈安人適韓邦靖詩文唱和如良友邦靖早世安人後十四年而沒有異工書康海乞叙其母詩從之 地誤有疑

女士

太倉薄少君庠生沈承妻承有儁才而夭少君哭詩百首踰年值忌辰酹酒一慟而絕

天台貢士裘致中妻潘氏號碧天道人有碧天稿其題桃源洞曰千年老樹萬年山洞口仙娥自玉顏劉阮當時那得見浪傳浮跡在人間 其一天接青山路萬重仙家洞口白雲通 其二夜溪頭雨流出桃花幾片紅

黃安人遂寧人尚書珂之女爲修撰楊愼繼室愼戊演南博通經史工筆札携之戍滇南後愼奔父喪安人留于蜀應家政閨門整肅詩不多作愼有詩答婦又別和三詞皆不及也

寄夫詩

雁詩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烟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

黃鶯兒詞

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傷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雁飛不到滇南

劉濤瓊山西臨縣人孝廉趙裙之妻有水雲居詩自署四維石檻花居士

莆田黃幼藻字漢宮滁州同知儀之女適林悉卿沈靜知禮舅沒竭力奉姑所居不蔽風雨近戚舉面卒年三十九所著有柳絮編

閩溪舒大猷萬曆口口貢士婦陸靜專工小詞以脂筆書字落紅滿楮

閩縣儒士鄭坦妻鄧鈴字德和坦卒封雙耳自誓詔旌其門萬歷中嗣子雲

錮貴贈宜人有風教錄

山陰王素娥能詩文善女紅適胡節節死于燕娥誓無他志年四十一卒

陸卿子吳人尚寶卿師道之女適太倉趙宦光宦光棄家盧慕與卿子偕隱寒山卿子能詩文有雲臥閣考槃支芝譜集

李玉英錦衣千戶李英女父死弟承祖幼繼母焦氏有子謀奪膽毒殺承祖出其妹桂英而誣玉英以奸指其送春別燕二詩爲證論死玉英奏辨 世宗察其枉得釋

文侍

吳人陳寬孟賢侍姬曰梅花居士掌文墨

華亭王一鵬訓導善書居泖上供侍姬供筆墨

直閣尚書口口張天駿有青衣口口善書

金陵史忠癡翁侍姬何玉仙能書繪解音律號白雲道人

閩人周玉簫武弁方輿妾與上議撫紅夷忤大帥係獄七年遣玉簫玉簫督不去及事解詣閩過國變又不得歸玉簫感慕痛沒有詩一百三十首行世

妒內

都督簡如薰夫人楊氏才而妒無子不容納簡如薰與長安張生善言及嗣息悵然曰吾殆絕矣張曰將軍當置別館于此從之果得子補諸生娶婦楊夫人尚不知也

義妓陳氏

萬歷乙卯楚掾某狎姑蘇妓陳氏傾豪姆厭之陳私留掾身託疾他避求里中豪貸掾得嫁之而所攜橐頗饒老不累掾也歸楚後同掾謁選北道都陽湖同舟徽人窺陳色藝間許掾千金掾以情告陳陳歎曰君裝薄果進其千金可耳俄千金具別掾更登徽人舟望掾帆發漸不復見拊膺嗟嘱投水死明年掾還渡湖中感陳設祭俄風晦舟沒

蘇州義妓

蘇州姬某乙酉國變語所善客以死事俱狎笑之中秋買棹召客泛太湖皎月空明觴鷁首甚適忽顧影感歎置觴投深流處不及救

難婦

不畫雙蛾向碧紗誰從馬上撥琵琶驛亭空有歸家夢驚破啼聲是夜笳其一

日日牛車道路賒偏身塵土向天涯不因薄俗生多恨青冢啼鵑怨漢家其二

驚傳縣吏點名頻一一分明漢語眞世上無如男子好看他兒禿也驕其三

人後跋云吳中聞婦趙雪華題在劍城縣李家庄鎮亭壁間

富人廣陵張氏過崇德縣石門鎮題壁四首或云投河死詩云

身隨刼數從奴賤愁融湖笳聲可哀柔腸已碎如針刺況值霜蕭夜雨來其一

深閨日日諸舅風愁被干戈出畫堂翦賀那經羅虎口可憐魂夢繞家鄉其二

繡鞋脫却換宮靴女易男妝寔可嗟扶上玉鞍慙不穩淚痕相逐馬蹄賒其三

口口口口口口口車騎轔轔野店來憐我故鄉生死別花枝已向別園栽其四

妾本虎林女也所逢不淑再罹干戈臘月甚寒挾之北上終日坐破車中哼哼筋骨欲脫寒風慘烈塵沙咪目塞馬悲鳴妻其欲絕眞蔡琰車中明妃馬上所不能彷彿者幾欲自經念妾本良家流落至此曾與魏里曹生訂終身交白謂才士必不棄予死之無名何如忍以相待已復念此乃又强食偶從將士閱省錄知曹郎已鄉薦且夕公車至此恐謂妾已死遂附捐棄故乘暇竊書此詩令知薄命妾猶然西湖月下心也當妾與曹郎晤時穴橋明月十里湖山澄波渺然萬籟蕭寂妾吹簫忽悲泣曹郎恐汝以金屋妾改顏謝曰無媒妁何以先是曹郎嘗悵一扇妾甚愛其扇上詩爲桐山方生名玄成者作有云蒼壁倚千尋空江自古今浪翻丹口合颺枕碧流深等句妾賞其壯涼高逸是時曹郎即出其扇曰汝佳此人詩此人吾好友海內名士即以爲媒妁可乎妾拜受之至今數濱死不去袖中又聞此生亦登鄉薦倘曹郎不及見此萬一桐山生寓目焉謂妾尚存亦不負當日以胥長公待先生意也西湖薄妹宋娟和淚書

風動空江羯鼓催降旗飄颺風城開將軍戰死君王係薄命紅顏馬上來其一

廣陌塵沙滿髻鬟北風吹雨落鉛華可憐明月篳篥引幾度窮廬伴暮笳其二

春風如繡雨如煙良夜知心畫閣眠今日相思渾似夢算來可恨是蒼天其三

盈盈十五破瓜初也作明妃別故廬誰散千金效孟德鏤黃旛下贖

文姬 其四 南莊勝處妾常憶借問軒車早晚游美景難忘竹廊下好風爭奈柳橋頭 其五 冰消見水多于地雪盡看山盡入樓若待春深始同賞爲殘花落郤堪愁 其六

妾命如剗風颯然振落葉不入郎羅幃乃逐塵沙陌妾本良家兒留落平康初十三工奏箜篌十五好筆墨樗前采歌聲淚灑江州褶人謂妾顏美妾謂多生孽武林過曹郎心知不徒說忽爾天地崩遂令山川別一爲俗縛絆再爲于戈繼嚀嚀大車中塵土滿鬢髻 文 猗那一羊裘皴肌冷如鐵晝則强歡笑夜則潛嗚咽誰爲文姬哀文姬猶返闕誰爲明妃怨猶得封馬鬣而我薄命人終當染燐血所不即就死心爲曹郎結曹郎多情豈忘西湖月曹郎爾多智豈不諒我節曹郎爾任俠忍妾委虎穴曹郎爾多交交豈無豪傑媒妁扇上詩顛沛不忍徹忍死一相待悲酸難再說又聞桐山生風流當世傑爾既善曹郎何不一救妾

丙戌秋金華陷婦 某 俘入杭州行營庚寅六月其夫跡之以五十金贖不許遞至百五十金終不許婦凝淚語其夫曰第藏其金天下多好婦何我爲其人益至二百金終不許婦乘閒引刀自刎營卒怒剖腹搗其陰俄雷震死

新樂縣南關旅壁題曰妾本淮上弱質僻陋而無心戊子遭兵燹滿之狂丈夫以我北去壬辰復挾我南征過此偶遇之子盱衡之間情溢于露氣鬱于嘯嗚呼此誰之美也嗟余薄命感而賦此

北去南來容自猜編愁爲口幾時灰妾心最慕漢天子自將單于不敢來造次相逢若有私目成那復畏人知胸中歷歷不然事可得對床說與伊

冬兒

良鄉伎冬兒善南曲入外戚左都督田弘過家弘過卒都督劉澤清賻得之

毬仗簇花叢縱爲房老腰肢在若論軍容粉黛工羊侃侍兒能走馬李波小妹解彎弓錦帶輕衫嫋結束城南挾彈貪馳逐忽聞京闕起黃塵殺氣奔騰滿川陸探騎誰能來馳門空閉千里追風足消息無憑訪兩宮兒家出入金張屋請爲將軍走故都一襲夜渡黃河宿嗜穿敵壘過侯家妓堂仍訝調絲竹祿山裨將帶弓刀醉擁如花念奴曲倉卒逢人問二王武安裴子相持哭憑天貴勢依淑房不爲君王收骨肉翻身上馬過南兵退駐淮陰正拔營寶劍幾曾救死士明珠還欲致傾城男兒作健酣杯酒女子無愁出曼聲可憐西風怒吹折山陽樹將軍自撤沿淮戍不惜黃金購海師西施一舸東南避崩濤急浪 梅村集作洲崩浪 大于山張帆掠柁無歸處重來海口豎降幡全家北過長淮去長淮一去幾時還誤作王侯邸第看收者到門停奏伎簫條西市歎南冠老婦今年頭總白淒涼閱歲興亡迹已見秋槐落故宮又看春草生南

陌依然絲管對東風坐中倘識當時客金谷田園化作塵綠珠子弟更無人
相憐只有樓頭月梅村集作楚州月落清江冷長笛聲聲欲斷魂

秦良玉

山陰朱燮元總督雲貴川廣石砫宣撫司女土官秦良玉雅度侃議儼從俱
美少年朱公子壽宜訪之酒間微諷良玉笑引南宋山陰公主云陛下後宮
百數妾惟駙馬一人以答
良玉屢勒兵討逆天啟辛酉永寧宣撫司使奢崇明叛據重慶厚遺良玉求
助良玉追其使提兵進攻多斬獲

忠順夫人書

萬歷十九年七月六日欽封忠順夫人即三娘子上經略總督鄭洛書曰蒙
差通官韓大友等賫書到帳分付我識知之回套之事我恨不能即速登程
奈因頭畜疲弱不能起身每想老大人宣大督鎮之日曾受無窮恩典時刻
思念惟天可表因洮河失事一節實口酋反背　皇上洪恩有負大人撻舉
將華夷大事一日有失幸蒙大人枉爲河西多承俯就其事乃不幸中之幸
也今蒙老大人嘗識山扁都經過套恐懼漢夷生事彼此壞名節本上會同
吉囊由蘭州邊外于川底行走已差人稟知四月起身我思蘭州邊外路途
遙遠況老大人在彼多有勞苦意要從鎮羌經過恥媿不敢開言如肯憐閔
暗賜一音我自有主意彼此方便我目前西海之地因爲失事致將我自愧
未敢計些須之物今備絲銀十兩萬望老大人神力轉買各色梭布八十匹
茶筐八斗白綾汗巾五十方硼砂二兩硇黃焰硝四兩砂碼十个涼扇十把
書柬紙一百張若肯賜發我世世不敢忘謹具此啟再拜又銀六兩買梭布
十疋餘銀買茶大廟堂鄭老先生大人臺下

形管志餘

形管自宮闈淑媛外無可述矣義仗難婦非法也蓋傷其志閔其遇耳豈足
語風教哉更有流聞似不欲棄幷附之以資嗢噱

嘉興某善射道山東過女子單騎行劫接其矢反射之者三女子呼曰君無
相苦當下馬少有所語語曰吾閨人多矣願事君奉箕帚某從之挈歸作孟
子湖暴客久之入燕不返沈天生比部嘗識其人

甲申九月友人趙昌齡出杭之泠金門至剩園見題壁云芙蓉花發滿堤紅
盡道芙蓉勝姿容昨日多從湖上過行人何不看芙蓉
金陵卞荊璞仝母寓武林西湖上作西湖遇雨詩重雲負我買名湖博得蒼
烟人畫圖柳去六橋春色斷雨來三竺遠山無滄桑變換笙歌歇人事凄凉
風月孤我欲才情寄蘇小西陵珍重舊時鑪荊璞能書咏第其人不足道已

口寄情蘇小矣

志怪

萬歷庚寅隰州有民婦居山中日汲湖水忽聞烏呼曰山要開山要開日呼
子耳婦不以爲異一日飛集肩上而呼婦歸告其夫夫曰明日若呼當應之
日開便了果呼果應山旋崩出藏經一部皆宋牋緒寫者卷末書興國材興
國院造紙墨如新聞諸有司散各名山櫥拳王大同寺僧朝五臺亦隨往捧
誦而歸

魏文紳

沙縣魏文紳官知縣善禱雨其術用大蝦蟆一隻作火字四十九道納之腹
中立壇壁之山上三日而雨至暴雷震電雨能于壁所失蝦蟆所在但不敢
嘗試一日即龍硤立壇二日夜大雷雨天明視之前池水皆涸魚無大小各

剖爲二文紳懼遂不復試

瑣林雜俎義集

瑣官談選搞木著

技餘

石纘

東昌某宦牡丹下嚙嚌有聲坎之得物目熒熒不食而息曹縣石纘曰此視肉古帝王葬中物壙氣見突亡何某公卒兗貳守錢某毀堤城壞淫祠像脅流血駭之纘曰蝙蝠血也時仲冬搜得數斗曹縣志

鄧雲翁種牙方

嘉靖閩縣鄧雲翁遇異人得種牙方患者飽食後吞藥七丸復漱末藥湯諗牙立下以生鼠去皮和藥搗爛依牙之序逐枚釀鼠種子原孔牢死堅如少壯或老人牙脫以他牙種之亦如生成

瑣林雜俎義集　二十一　張氏通園叢書

張雷王八十

沁水張雷操術甚秘嘗元夕同友觀燈楊州旦即還舍著行求瓜濟渴主人不出袖出碎紙俄犬兎相逐斷其臾主人大悔則呼犬兎於袖瓜蔓如初後遇蛇當徑方咒禁蛇宛轉間爪角俱出長十餘丈雷擊立死特術不戒觸忌神佛也

王八十善召鬼能攝肴酒待客已未嘗沽也或夜致麗人如李夫人帳中所見手之即滅沒所經墟墓言逝者貌飾俱合友某求其術約齋三日俄私食腊方符咒被雷震裸灼雪中以友誤我幾譴死卒亡子泌水雜志

牟康民

內江牟康民少年抱異術不知所從授蒞歷庚申正月投牒于巡按御史黃陂吳之悼云明年辛酉九月蜀變方作方伯朱公能平之今聞其入賀萬壽

乞留任待拯以拯我西人其另擇賢捧者方伯朱公蓋右幅山陰樊元也之歸故好數學年十四補諸生高等累舉不第從豫章衛士游年四十五聯第至是覽牒而異之方伯當入賀見之歸于夔州勉留之不得蓋朱母夫人明年八十便道乘壽也之歸歎曰蜀人無福請後期朱曰今秋入賀還因歸省明年正月進觴三月當看花錦城矣之歸許之瀕別以叱馭是望明年春朱轉左轄赴蜀出黃陂訪之歸里第時之歸按蜀竣過其里餞朱于郊出康民所投牒授之曰事甚異君至蜀當物色其人而朱未即信迨九月重慶之變亟遣使報劉養鯤武聲華馳訪康民山中距內江邑三十里茆舍三楹不受徼第曰有朱使君在何患成都百日之圍可堅守也及圍解又徼之辭曰牟生不是今朝人凡警輒遣使叩叩輒驗朱進巡撫後憂去已已三月拜總督之命開府黔中康民先寄札云使君重涖黔蜀誠地方之幸八月安奢俱靖從此造福十年但乙丙年罡星正照燕都仲冬金人內人畿南白骨如麻天下漸擾又云燕京黃氣已盡戊寅入大劫倥傯三十五年民不聊生丙子十月又札云康民已心厭凡世遠遁深山不復再候明年丁丑八月使君劃度不佳當乞休綠野以保餘齡否則戊寅之春將返櫬還眞耳少師疾跡康民不知所往先是秦撫劉漢儒學使何閩中招康民署中補諸生廩食日長臥語多不效乃放歸康民自稱又呆子所著兵機纂等書

萬歷末方士

孝感程芸閣大司空註云萬歷末值方士京師言萬曆當四十七年泰昌一年天啟七年崇禎十八年甲申夏程始逃于人第疑崇禎差一算明年五月弘光皇帝出奔甲午都人擁立王之明云故東宮也勅封中城獄神爲王仍稱崇禎十八年事尤奇

薄子理

吳人薄子理性敏悟書不再閱能縱橫成文嘗意製木童令司啟閉奉客盤匜盥動如生其議北方屯田山不必開非但相土高下去沙五尺置乾草仍覆以土經日啟視其燥濕探水脉開池功省利倍屯政舉矣

空玄 附天主教

佛蛻

釋迦佛眞身在錫蘭山國

無量壽佛眞身在廣西全州

吳康僧會眞身在海鹽金粟山寺明初移南京天界寺 上四字疑有誤

梁番僧知藥三藏眞身在韶州月華寺

唐長耳和尙眞身在錢塘西山法相寺

湘潭縣湘山有唐僧眞骸至今存土人祠祷輒應 口碑載國存稿

阿羅漢

嵩縣少林寺達磨面壁處昆山魏恭簡督學河南以面壁石與影石不同謂其妄命登封令侯泰鑒之今影石如故雖鑿不爲損

玉石佛像

弘治間慶雲縣人掘地得玉石佛像二一北齊天保八年造一武平六年造

寧夏古靈州城東北鐵柱泉旁有窯人莫敢入景泰間李某同一僕熱燈以入行二十步推開一石門有銅鑄佛像旁有二僧屍衲以錦衾其面如生面金貝之類環其左右恣取之將出風颯颯燈息門閉鼓鈸齊鳴李恐懼欲死盡棄諸物俄于旁窯倒匍而出明入集衆往掘之堅不能入機械如洛陽也 寧夏志鎮

宋濂前生書華嚴經

宋景濂先生生時母先夢僧云永明延壽手持血書華嚴經求借汝一室以完願後先生至蘇州半塘之聖壽寺恍憶前寺得經于藻井上則前元聖壽

寺僧善繼所書書法如趙魏公端楷不苟八十卷如一手多名僧題跋今在杭州赤山埠西六通寺中見馮祭酒夢楨日記按宋慶歷八年張方平以端明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州事公爲政清嚴一日游瑯琊山藏院輒俛仰因勅從吏助取梯披陟榮得經函函有書寫口伽經半披玩忽悟前身故僧也寫未竟逝乃爲終之書法宛然不殊號二生經時時爲人誦經首偈偈云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知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口口口蘇東坡東坡序之仍爲寫刻浮玉山龍游寺中

藏經

國初重刻大藏經板留大報恩寺四方僧衆咸許摹傳見永樂十一年義烏王稌華陽教寺閣記今南京刊板藏禮部僧衆非厚費三四百金不能得北京刊板在內府非特賜則奏請餘不能得

藏經舊刻六百三十七函梓于永樂庚子正統庚申成萬歷初　慈聖皇太后續刻四十一函起華嚴玄談會玄記至第一希有大功德聖記

觀音夢感經

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嘗夢白衣大士口授數千言覺而記之自製序入大藏

佛牙

嘉定尚書徐太室學楨集云守荆州見屠陵二聖寺佛牙形模詭異香氣襲人其詩云屠陵佛牙如掌大妙香伴供彌陀座三水口二齒若長二寸博寸許則見南京西天寺佛牙頗疑其非實蓋如來佛四十二面當如車輪矣此必異獸骨也予於南京天界寺見佛牙二寸博寸許瑩潤如柔玉而竊謂太青所論大有理至屠陵佛牙如掌則又大于西天天界二寺所供矣按佛國記佛有四牙廣半寸長半寸一牙在阿修國一牙在天上一牙在海龍王宮一牙在乾陀國國王使大臣九人守保之月朝捧擎牙出夫牙廣長各半寸意得其眞今所見侈矣

寶金和尚

國初寶金和尚碧峰者留千佛袈裟衣一襲于繁峙之普先寺云人衣之則死覃覆之則活嘉靖癸丑北虜入寇披于馬上馳驟往來亦未見有驗繁峙縣志

和尚嘗上書求增建職司大理寺卿李仕魯言天下學校尚未建儒風尚未振而先爲異端樹赤幟非所以垂遠也忤旨乞歸謫死

僧娶妻室

鳳陽大龍興寺即皇覺寺一曰於皇寺　太祖勅僧律一曰有妻室僧人除前輩老僧蓋國元末兵亂流移他方彼時皆有妻室今已年老毋論外其後進僧人有妻室者雖在長上輩比肩及在下諸人皆得凌辱亦無罪責今僧俱輩娶又無差累

邵武汀州僧道皆娶妻寺僧數百推一人削髮餘如民俗

雲南大理府山僧有妻子亦謫備書

莆田林兆恩懋勛究心儒學兼通道釋學者稱三教先生嘗詣京欲上章婚娶二氏弟子安溪黃本移書止之有曰即得行其善願此時詣闕上書者皆黃紙符籙者流吾師欲以婚娶二氏易天下不惟不足以明三聖人之道適使疑夫子兆恩乃止

鐵塔

當陽縣玉泉寺鐵塔鐵鑪俱隋物

釋迦塔

應州治西物宮寺遼清寧二年田和尚奉勅立有釋迦塔高三百六十尺圍半之六簷八角上下皆巨木爲之層如樓閣玲瓏宏敞稱宇內浮圖第一塔後大雄殿九間通一架梁

周氏豐潤人宣德間生幼不茹葷長崇釋教誓不出戶年七十餘坐逝隨吐火自焚得舍利數十粒其神向北而去人多見之

寶光寺泥丸栢

懷慶府城東北四十里明月山高峻舒豁山皆古栢無他木云元泰定內申僧寶相創明月寺乃以泥丸栢子持彈弓四擊巖谷中今翁鬱成林障蔽天日者皆泥丸栢也明月寺天順戊寅賜額曰寶光寺

智慧菩薩 尼僧

四川城周繞師女生而不葷好誦經年十九或議婚輒面壁坐經旬不起嘗絕粒食成化五年促其父母送至江村口白馬寺樓上自焚結跏坐滅歷暑不朽神顯靈異鄉人遂炒沙築其身裝塑成佛號智慧菩薩梓人多事之最有靈驗 四川通志

貧明女菩薩

臨汾泊庄村窯洪普女生崇禎三年二月生時母張氏夢歌樂迎菩薩至其家後嫁適王勳里人張問道俄感疾三年不痊因還母家疾如故遂禮佛跌坐順治七年正月廿五日云得道八月望日云在神前考過受西方佛封黃明立菩薩命作龍置空地西向廿八日午刻云火光菩薩太陽眞人俱來相助至期火光自七竅迸出婚高二丈餘有白蛾從火內飛出翩翩直上觀者數千人忽聞空中樂聲異香三日不散初指于村西立牖經始之日忽南壁上生栢樹數十株長二三寸許有跡在焉

達觀和尚 吳可 宿吳江村庵中旦語主僧曰昨閨婦訴冤宜自省其僧嘗少娶以冤死大竦異命卽禮懺乞出佛前朱几火之主僧如其言朱几鐵以石得赤蛇卽婦孽也嘗宿華亭徐氏所曉起語主人曰昨夕女婢訴銀壹之枉銀重十八兩三錢見在某室可覆按也因入其內指乳母床頂上果得壹如其重 吳中舊說

和尚寓嘉善東門外景德寺時大悲閣圮卜葺之未利云後自有人甲辰五月錢相國士升明經時夢和尚爲視髮加僧帽出法華經示之展卷赤光熒熒後猶未知所謂達觀也先癸卯冬師化去已相國父疾迎醫于嘉興楞嚴寺前偶憩經房問法華經幾卷曰七卷主僧出和尚血書法華經頓悟前夢道念始切其冬手書法華經一部及解組重脩大悲閣得和尚自題像纂神祖手書金剛般若經汗漬欲易之命曹內閣問和尚答偈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　上大悅

憨山和尚

沙門德清于膠州勞山舊觀音菴地建海印寺德清初與內監張本善本奉太后慈旨賞藏經分散名山而寺上無名本遑填海印寺與之道士耿義闌爭其地具奏下法司擬本以詐旨論死德清謫戍膠州寺亦毀師嘗注老子至天之道其猶張弓乎思之未得乃借弓懸壁間忽悟張字與弛對時弛高而有餘弛下而不足祇歸無用及張而用之則迎高舉下損弛補弛上下均亭可以命中天道全以動爲用主施而不主受也

關頭陀

萬歷間關頭陀不知何許人能分身現形一日至湖州菱湖鎮向小兒乞火置掌中即熾幷其身骨俱燼

密雲和尚

密雲和尚住鄧縣天童寺法席甚盛猿嚙廚瓜師嘆曰業畜何不他食而必瓜之是及也明旦羣猿臥瓜側不復嚙

僧大香反史詩

周公正懼流言曰王葬虛恭下士時決使當年身不死要留忠僞與人知

僧佛日送雲

仁和塘棲鎮僧佛日住黃鶴山已隱西湖之十八澗開法雨泉披榛數十丈見石壁鐫佛曰字胡太史仲弢計偕登舟僧挈橘送之滿貯白雲啟則濛濛流衰於篷櫂之間郁郁勃勃所謂祇可自怡不可持贈又轉作一解

祖師像

國初禁中有祖師畫像八十八尊供牛首山之祖堂萬歷日南沙門達觀以新安丁南羽摹之分送五臺峨嵋南嶽錢塘黃祠部汝亨臨之送天竺寺嘉善高相國陳之送景德寺

像不惹塵

弘光初游姑蘇之北寺有不惹塵觀音殿像設如新酉陽雜俎都下佛寺神像往往有鳥雀不污者鳳翔山人張盈言或有佛寺金剛鳥雀不集者非其靈驗也蓋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辰王相相符也

求履僧

嘉興李孝廉士晉有僧募履命儘索之僧笑曰果履乎李未解僧問其衣何物曰紬僧笑曰羊貫虎皮李色駭僧曰能從我游乎曰請俟異日因人取履置掌中即熾幷其身骨俱燼

僧誑

南都有僧突達官前驅將撻之忽云打不得我　建文皇帝的裔也欲啟其竅又云中有內府勅開不得遂下僧錄司其僧猶端坐抗語因送禮部都下喧傳各衙門會訊莫敢誰何內一人頭健解竅則法華經一部也蓋犯道衍責作此誑語（蒼雪上人說）

臨川陸端伯司理杭州素佞佛飄衲雲集有僧漢人求閉關靈隱寺約某日回首須二缶合瘞司理如其言遣隸守之屆期夜挾刃欲逞隸亟縱去其隸予所識也

張眞人印劍

廣信龍虎山正一眞人張氏寶劍二玉劍一印四一白玉方鉦徑寸二狹幅朱文上帝舊書一銀方如玉　世廟所賜一白玉雙螭紐徑寸四闊幅文如小玉方　國初所賜一金鉦如番蓮蠲起雲雷篆今眞人府幾器具存

神樂觀歲給

南京神樂觀歲給乾魚萬斤鮓三千斤米三千石小麥千石黃豆二百石芝麻五十石曰舞生三百三十餘人歲支夏布三疋棉布曰疋絹一疋棉半觔

張三丰

張三丰俗名獻字玄玄號三丰又號斗邃又呼遯翁仙闈人又云羊城人七歲能奕即無敵十歲習儒業失怙特長入番家華林過至人偕棲三十年出山混俗歸閩補刑曹吏閩人未知也未幾因劾獄逮坐戍貴州平越衛同解將及境師浴于河溺焉明日自水出袖各司閫文批帖解者探囊中原文已

無矣始神之受重餽而別至平越千戶張信少敏慧善奕師往校焉稱國手一日殘局終宵抗衡因記之各就寢張夢老嬭汝棊當如是而後勝晨起不數耆而師負矣師大笑曰驪山老母大是饒舌絲是人知其異遠近播傳師將遠游辭故人十餘家皆餞于一日席皆有師人愈異焉別張信曰吾爲葬若父命信取骨自負指岩窟密曰汝勿懼往擲置之口中既入見石牛欲相噬畏而掛角出以告師曰大至封侯斯亦足矣復授鐵椎命往擊洞門石磴且曰擊不過一二椎至斷而已張力不勝擊至七方斷見金魚飛去歸白之師曰惜哉汝八口止存君一人十年後位至封侯十二年當會于武當言訖而去永樂靖難信以功封隆平侯至十二年果勅祭武當山見師山中石岩炊瓦釜形質憔悴破衲腐穢傾米飲爲茶送一銀張不飲袖其銀而別下山視銀已長尺餘驚訝復上山尋師已遁矣追悔莫及師蓋居平越高眞觀

張福

張福者淮陰縣徒也性悍忿不下人一日乘涼樹下有老僧同坐老僧忽舉手擊張一掌衆皆爲僧危之謂此惡少奈何犯虎口哉張默然僧又擊一掌其棄豐求餉明發犒二千人以金歸而復召此二人皆不知所往

朔蓬頭

朔蓬頭夏縣人如意里朔德之遠祖也里界聞喜聞就大溝上架木橋後出避方外　明正德中有道人蓬頭至橋邊云朔氏指其宅墓故址且言村巷某處舊有碓石搥二尺許得之人且驚異居數日僦于張變家種田忽不見

道人題壁

嘉靖初吳江平望鎮殊勝寺有道人題壁我自蓬萊跨鶴歸山僧不遇遂徘徊時人莫解善薩寺三十餘年化作灰後燬于倭

張福

張福者淮陰縣徒也性悍忿不下人一日乘涼樹下有老僧同坐老僧忽舉手擊張一掌衆皆爲僧危之謂此惡少奈何犯虎口哉張默然僧又擊一掌不應至三擊則叩首曰吾解師意矣僧曰爾來至一巷輿樹對坐旬日語張曰若有得矣須歸富貴人有善根者爲外護若妻子請謝絕勿念也張歸舍其妻方與他少年淫媾其人自床投地請死張曰若有緣也無恐不知若有室平少年對曰未有張曰子請遂以爲妻又呼其子與隣老無有子者子之曰亟去無來迹我乃竟徃投萬總戎鹿園萬問之曰若何能曰請爲閽者司出入萬固置之門萬本大家男婦嘗數百人出入無忌張曰危坐于戶至晚必報主人今日某某出某某入有戲豫無禮違法者必告店三日萬氏門牆然無譁又數日萬知其愿確可托也命之守書舍司金錢出納則錄兩無爽有不經者必裁節之一日萬自外歸見張坐其所處呼曰若胡敢踞我坐張起而對曰將軍胡無平等心也萬登坐覺坐席熱如火心異之又一日萬自外來則張踞其床萬又呼曰若何乃爾則又曰主人何無平等心也萬登床

覺床如火坑大異之時有吏部郎過淮得瘵疾甚危萬以語張張曰請爲癡之乃相與背坐吏部即覺背如火焚也旬日而癡愈遂往京去一日張請于萬曰小子修玄有微效矣請一靜室求一姬爲伴萬乃呼婢數十人使擇張曰是皆不堪請將軍所幸姬萬難之已度其人非酒色徒也何難一姬以妨大道竟與之張乃挈一姬一婢入室鑿壁而進飲食居八月以姬還萬詢婢曰彼日與姬對坐相去函丈未嘗近也姬亦素好道平日閉戶焚香掃地而坐每以悟眞篇問張張不答亦竟無一語也張自出關則請主人白布數丈金二兩又書字一紙緘之與銀布同置一廟請以某日開萬如其言居亡何詣萬前曰小子歸矣叩頭而出萬望之不得便人亟追之其行如飛不能及也至故所過老僧處趺坐合掌而化萬乃開其所緘廟則上書曰小子以某日行請以布歟以金制龕主人親封之萬乃歎惜恨失至人也居有頃前吏

部郎自長安以請急歸來謁萬萬曰若知張翁化乎吏部郎曰吾于濟上遇之談笑竟日胡遽有此萬亟開龕則僅有布在其骸不見矣萬諸僮嘗見之淮徐間萬本名將晚歲好玄每日靜坐守中張謂此有爲非無上道萬每叩其有別術不語但曰天下無有富貴神仙孰能棄萬金而施貧者以脫人于死孰能割恩愛塊然獨處而與塵白爲對無是三者請勿語道少司馬許公孚遠亦識其人津津稱之曰故有異人也（明時行氏餘談）二

馬自然求賊道志

鹽官馬洲宇自然世爲小吏自然獨好經史工文字嘗徧游方外至湖州醉墮霅溪經夕而出衣不沾濕指溪水能令逆流唐曰曰曰曰曰曰非于其家東廊明曰東川裴劍南梓潼縣有道士馬自然白曰曰曰曰杭州發其塚止存

故氏呂名岩字洞賓後妻亡號純陽子

道士火遁

山陰王裕學萬歷乙未進士是春讀書京師西山夜對燭俄閃爍有墜見人自燭出可三四寸盤走几上尋登坐則修一二尺如道家裝侍兒驚匿亡何又盤走地上儼然人也語王曰毋我避也且乞著因共語雞鳴而別漸縮如初入於燭明日訪京邸中貴云是曰大內齋期或道人火遁也王終南海令其甥朱若一說侍兒尚存

廠城道士

廠城道士曰以道術著黃州守某憂子婦困蓐布幣求療道士方象奕奕畢語使者曰閑第去亡恙第胎衣中還我一基子使者反果產胎衣中碁子在焉（包公說）

清河異人

萬曆七年十二月有異人經清河縣之唐家口坐而化謂傳爲我佛涅槃遠近喧動男女焚香者數千人大爲地方憂時令向日紅入朝明年三月遞任時棠已漆其屍而神之立廟日紅陽爲祭文默約植一枯竹曰屍誠神三日生吾竹仍爲廟否則不廟也越三日竹尚枯乃毀而瘞之謂言頓息然人竟不解其故或曰病也（清河縣志）

苟道人

姑蘇苟道人不知其所自倣縕行乞歷暑寒如一冬月鑿氷而浴人咸異之嫌其垢不欲近而就問多驗弘光二月坐逝鼻垂玉柱尺許時予客蘇郡值華亭朱尚書國盛國盛好養生家言云嘗就問道人誠異人也

過也遺言賢女安人我止有汝一人又不得一見而死千里還來何以爲情哀哉哀哉身後望汝歲時慕上看看奶奶今不知生死何如又不知去配所否今不能作書或已死已去不可及也生離死別家散人亡可憐誠可憐哉勿復道勿復道汝夫婦各要和睦世上事汝今知之懽樂難得也口擲筆長逝勞形生何爲忘情死亦好游神入太虛相伴天地老（吳春山東按察副使）

萬歷十二年故太師張居正子禮部主事敬脩自縊遺詞

四月二十一日聞報二十二日即移居空宅男女驚駭之狀不忍言至五月初三日戶部侍郎至府初四日即差官提張敬修面審其中細微曲折之情不及多言但其大注意在屈坐先公以二百萬家貲又要我扳承天良陵本縣三家要坐贓罷家寄銀十五萬兩坐王少方家寄銀十萬兩坐傅口川家寄銀五萬兩他云依說便罷如不從則當奉天命事其間恐嚇人之語令人

胆破魂飛嗟嗟此三家者皆怨仇禍患與張門同之以數十萬爲寄何其愚哉或當事者處心斉謀已定區區何能分解而威勢所使只得欺天枉人從之夫數十萬銀吾意三家縱濫亦何能有如此之積天上飛來之禍何爱片言之重只得從口耶之意蓋料三家斷不能完結此事吾日後何面見之區區微衷不能自白恐後世以敬修爲何如人品今又以母子叔侄恐圖聚一處有串通之弊乃于五月二口口出婢追令隔別不得相聚接語而母南子北夫東婁西又懼會審之時嚴刑拷訊羅織鍛鍊後日耶又大可慮者今幽囚倉屋風雨蕭蕭青蚨鳴哇無不助予之悲悼人非木石豈能堪此凌鑠告知神明決一瞑而萬世不視嗟嗟人豈不貪生畏死而敬修遭時如此度日後決無生路孔子之聖也而死顏回之賢也而死況平日于生死利害審之熟矣今屈死黃泉勢不容已承家祀祖幷奉祖母二母餬粥則有諸弟在予母衰受辛苦予妻素賢明善持閫內有古烈婦風吾此舉不能自保可憐我幼兒女皆六歲口口稚子育至于此痛心酸鼻不能終其說他如先公功罪與近遼瀋諜陷事情則自有天下後世公論在敬修不必言也獨空坐二百萬又欲屈坐曾王傅三家三十萬欺天枉人不得已託言片楮沒齒以代剖心此書各司道一目非肯爲滂滂之行也五月十日寫完以期必遂而夢兆稍吉不果室十三日各欽差上司會審叔侄俱嚴刑拷訊偪勒扳扯他人亡虛數十家扳而合諸公意即首冒之不合其意者叫另開來合則從不合則夾打令人魂落無生氣嗟嗟此古今宇宙未有之情父母遺體生平眼不見刑具脆薄之軀豈能勝之各位上司奉命而來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可也何忍遽至于此嗟嗟此數之莫能逃也既令扳各家倘臨時對理不驗何以見諸公面目諸各扳扯亦多人皆冤寧死豈能扯他人以解已之禍甚矣上天之愚弄人也而又使吾叔侄罹自愚何忍任巡按作活閻羅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殺人媚人以如此之酷烈也今不得已而死明心萬分出于不得已若十三日拷訊口詞鄉里三尺童子憐之知之不必多言有便乞傳山西蒲州張相公說張門事已完結矣無煩挂念願他輔佐　聖明天子於億萬年也

談遷曰讀夏氏張氏二書令人悽然以泣方其乘國之鈞百吏震竦氣勢迴山嶽一朝失據步入西市諸子爲囚富貴安在哉今貴溪江陵之論定矣功九而罪一敬修憐死亦知洪朝選劉臺之冤乎昔關將軍沒後時在荆州玉泉山現靈有僧呼之曰顏良文醜頭安在敬修書成之日洪劉之冤案結矣丘侍郎憐齊人之有望望者懸賙酷拷始楚患數年卒卒無子亦未嘗無天道焉

崇禎十六年五月口口大學士周延儒放歸復見徵知不利憂泣或請解於宮中賂嘉定伯周彧十萬金彧達之　中宮以駕久不至奈何請授指　東宮　東宮每晨謁至是啟曰近來久不見周先生何也　上曰爾何自知先生曰父皇臂稱周先生故知之　上曰此非好人今不得稱先生　上心知其指尊賜死追贈錦衣衛口口同法曹至私邸排園而入相國披裘起裹絨帽家僮見耳目有異各竄匿求青衣未得緹校脫而衣之拜命欽泣求筆墨占句倉皇不應使者促之擧筆就縊

狂誕

餘姚諸焚子相嘉靖乙未進士除兵部主事以簡伉性時謫茶陵州同知量移湖州通判轉邵武同知寬簡御下勤于勸學氓士胥悅焚素深經學脫略自喜家居惟授徒自給後客嚴陵大醉般礴裸游桐江龍噬其陰以死

崑山王逢年游京師爲相國慈谿袁煒掌記時飲于市遣使四索囚諷之怒曰爾時文登第玄文拜相乃牢籠天下士乎去之逢年嘗爲攜漢黃蕘天祿閣外史隆慶初逢年坐事死

吳縣張獻翼幼于太學生能詩好游仕路狎暱伎墓古稚阮之習與友人張孝資或紫衣挾伎或跣乞市中或歌或哭獻翼贈孝資詩中年分義深相見心莫逆還往不送迎抗手不相揖荷插隨吾行操瓢並吾乞中路饋吾漿攜伎登吾席高里聲漸高薤露歌甫畢子無我少雙我無君舉匹獻翼每念故人及亡伎輒爲位置酒向空酬酢孝資誕日生祭自爲尸獻翼率子弟衰麻環哭上食設奠孝資享之翌日行卒哭禮設伎樂哭罷飲曰收淚自是率以爲常萬歷甲辰年七十餘挾伎居荒圃中殺于盜沒後人憑而諱之

震林雜俎義集

體宮談遷孺木著

緯候

五行

儀封王子衡（廷相）曰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撓作此以紀歲月日時非有所謂甲乙屬木子亥屬水之說然亦偶爾宗之即以當年爲甲子歲仲冬爲甲子月冬至爲甲子日半夜爲甲子時不知經歷幾千歲後人乃以五行分配之此半塗立論無所本始不待智者而後知矣且夫五行之氣無則已矣有之則一日之內無不全體俱在安有今日爲本明日爲火又明日爲土爲金爲水乎何春止爲木夏止爲火秋止爲金冬止爲水乎何土惟旺于四季而餘日土氣即絕滅乎（答何粹夫論五行書）

新都楊用修（慎）曰今之易卜以甲乙起青龍丙丁起朱雀戊己起勾陳起螣蛇庚辛起白虎壬癸起玄武蓋不通理者遷就之弊戊己同爲土豈其分爲二螣蛇爲北方泳獸何以移之中央乎今定其次戊己共起勾陳而壬起螣蛇癸起玄武得其當矣何也北方之次于卦爲艮有終萬物始萬物之意于方爲北又爲朔于人身爲腎有左右于卦爲習坎于器爲權衡于物爲龜蛇于色爲玄黑于官爲脩熙于四德爲貞正而固亦兩事也于太玄罔象直內冥以配四時而冬乘會冥且壬爲陽水以螣蛇之雄配癸爲陰水以玄武之雌配不易之道也此悞千餘年突卜之不驗豈不繇此

東粵李潔曰久晴遇丙丁必雨久雨遇丙丁必晴而庚甲次之若遇丙丁而不變是謂日月不換丙乃天地之病故病從丙也北方陰雨百姓即請官吏祈晴仁政之先務也南方往往太遲八月有二易緯以節名氏春秋以方烈

風多起于戊日而寅宿次之

雄日

甲子值單日爲雄雙日爲雌日中有樹似桄名桂肉如松林食其葉者身爲金光

子日

正月上旬無子日大臣不安位出周處風土記

上戊上丁

李夢陽曰曰辛社稷上戊孔子上丁戊在丁後故先丁如十日丁則一日戊當先戊而後丁以丁不常十故入鮮知一日之戊弘治間吏部主事楊子器上言戊從初日之丁則次戊非上戊也時無諳禮者竟寢不行

制日伐日

入山當以寶日及義日尋日者大吉若制日伐日必凶鑒寶經奇門書云假如甲子日子水生甲木下生上也爲義乙丑日乙木克丑土上克下也爲制戊辰日上下無犯爲尋庚午日午火克金下克上也爲伐丁丑日丁火生丑土上生下也爲寶普時拜官封爵用寶日上任用義日

立春

立春日邑首甲根長二人夜半於縣治前聳地植草如耕種狀值人畜即止以卜歲多驗萬曆中嘗失期惧春田官呵之答曰諺有之不種田時乞白米歲果稔

成化元年崇禎元年並元旦立春華亭陳繼儒眉公楹帖歲朝春百年難遇聖天子萬壽無疆

立春日望三素雲見修眞八道秘言

上巳

三月巳日始爲上巳非三之日也

黃梅雨

周處風土記夏至前雨名黃梅雨杜工部梅雨詩南京西津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茅茨疎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迴按玄宗幸蜀置成都府尹號爲南京讀其詩梅雨與江浙不異也今俗作黴字

競渡

黃州俗五月十八日有龍舟之戲設屈原像及祗候俱運機捩服飾極麗金鼓玉帶費嘗二三百緡士人舁舟送之江中順流至其灣士人先泊舟掠以爲常

火把節

雲南六月二十五日入夜家家束松明爲庭燎雜以草花高丈餘燃之殺牲祭祖老少圍坐火下飲酒達旦白官署都邑以及鄉村田野無不皆然謂之火把節又謂星回節相傳漢夷酋阿南夫爲人所伴誓不從賊以是日赴火死國人哀之因爲此會一云孔明是日擒孟獲侵人夜城父老懽呼設庭燎迎之演繁或云弔忠臣王褒非也

中秋十六日

四明中秋宴飲以十六日初宋相史彌遠官臨安還家度節阻風至是夕始到遂沿爲俗

九日

御袍重陽所服製爲菊朵

大小清明

第二二四冊 97版

福建將樂歸化人以三月爲小清明八月爲大清明展墓者聞小廢毋敢大廢

朔望行香

洪武十七年勅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邑以下詣學行香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熸今所謂香也然朔日行禮則始于此其後遂以朔望行香朱子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捻香不當叩頭只直上捻香即出笏叩首而拜山是言之則朱亦然矣但儀節與今不同今只行拜禮（東陽王嘉忠澄海縣志）

天門

鄒洗馬德溥疾篤幼孫方六七歲同二三女童見天門開空中有大白鶴背跨冠緋乘笏者兩翼金甲神挾侍弓刀鶴飛欲下又旋轉再四須臾入室不見

雀錫

餘杭徐司理茂吳（桂）卒之歲廿露降于後園新安吳山人德符（元）曰恐是雀錫果應其兆

雷

嘉興吳太宰（國）家內樓雷震後凡金玉銅錫之器俱一細孔如粟海螺轉塘見僅白雲從庭左角自地及簷而去不旬日鄒逝

姑蘇沈文宇雕優人而事母至孝嘗語予曰萬歷癸丑七月三日濛坐中夜俄天門開流光滉耀朱几上鐘燈歷歷在目亟呼母出視母命拜良久而隱戊子九月二十五夜漏且盡天門開有火龍自東向西北又一龍相接掉尾落數小星

月

崇禎乙巳十一月曰日邑人洛塘周氏出舉夜分月中界盡如十字人皆見之

庚午七月六日有小星入月良久乃出自東而西去月二尺許竟不動

風

崇禎辛未六月庚戌臨穎有大風林氏杜氏等家產俱颺半空銅鐵器碎盡

瓶器獨全

庚辰七月天津巡撫李繼貞閱武帥旗不風而動明年三月亦然且作筐篚聲見邸報　石尤風李義山詩來風貯石郵

二雨辨

無錫鄒文莊（元）二雨辨云雲興于山勃然滿盈既繞而隆以雨者山雲也謂之山雨雲興于海倏然彌漫既翕而盛以雨者海雲也謂之海雨海雲之雨乘風以行雷鳴則止山雲之雨挾雷以動風吹則散此其大凡也海雨夏少而秋多山雨夏多而秋少亦各宜之易是爲變而無雷矣天台王子春云雨師屏翳風師蓋廉雷師豐隆

雀錫

餘杭徐司理茂吳（桂）卒之歲廿露降于後園新安吳山人德符（元）曰恐是雀

江南二十八景

華亭顧東江先生（清）云江南二十八景梨花滿放梅霉盛敷茶笋初肥桃柳相媚枇杷摘金楊梅獻紫牡丹國色芍藥繁枝海棠曉睡薔薇豐香芰荷新發菱芡初嘗鱸正美秫酒始釀稻花成雲麥風如浪鱖魚薦鮮紫蟹滿霜橙黃橘綠蒲長葦茂菊圃千名杏園一色松花成餅桂子爲漿園憲列庭水仙置席鶯啼春樹鷺映秋波陸平泉曰徜有二景榮花如縛稻米如玉（馬元成集）

日本小歷

弘光初有携日本小歷一紙來者並夷字首題寛永二十一年及大將口等字彼遐裔何嘗奉正朔也

男產

嘉靖乙酉橫口農人孔方產兒（侯甸西樵野記）

萬歷丁巳正月二十八日奉化縣後楊村男子張一產兒並活亡恙張妻舒氏未娠同牀某負販戲曰兒之孕牀爲之也（徐見可駁亭集）又大同中翰馬呈德婦萬歷癸卯孕庚戌免身凡娠六年子三歲能誦詩書見謝肇淛江五雜俎

人痾

崇禎庚辰吾友王介人（紹）至徐州豆作人面如甕至于牀畝捲歸見之又太行山桑柳並生人三四寸裸而黑榻燈上口嘖嘖有聲

雞腹小兒

嘉靖二十六年太倉州塗松鎮沈氏殺一雄雞剖腹得小兒五形皆具（太倉州志）

飛蓆

嘉靖三十四年會稽有物方長如尺牘飛空中映日作金色數麾繞逐之有囚劉朝忠祝曰果祥也則墮已漸近果墮則縣令古文炳草蓆也官命襲之（會稽縣志）

大明門黑氣

崇禎己巳夏卜者周午暘語口口賀中冷（世貴）曰黑氣蒙大明門久矣非休徵也及十月遵化失陷烽火偪于都門

鳳陽鼓樓

壬午鳳陽鼓樓忽攝去成平地太守徃驗坐良久俄睡冥聲如風霆樓復故有一星明日亦如之（鄒縣錄光緒縣記）

集異

丁亥八月晦是夕天上噦噦有聲如潮十餘刻乃息又是月七日午刻日旁

十月松江黃浦鱸魚大上至妨檝

嘉善東門民家雞窠生爪各邑多有之江陰獲雉足如鴨戊子冬至前一日薄暮鳳凰自海鹽過海寧向西北而去萬鳥從之約二十里斜橋趙氏蒼頭見之

庚寅四月六日有斷龍墮蘇訾墅關見邸報

九月十七日錢塘北高峯崩明日靈隱寺鑿土得口僧口口葬

十月朔午刻日食既望日嘉興東門外雨絮友人金繭孫龍友舟行親值之夜月食

二十四日夜黑虹竟天起西南指東北若開闔者三

辛卯五月二十三日大雨海鹽東門外漂一樹亘數十丈

七月盧波府有異獸兩角驢而馬聲豕蹄尾短僅三寸如鹿色黃自祖關墮

于老龍灣曜岸郡人驚逐越城而奔至湖西民家復逐之遂出西門走二十里獲于高橋送郡守轉至海道王爾祿觀者如堵皆莫知其名或云山羊以糞似之數日死人啖其肉味類鹿是日定海城獲一鹿亦以進

八月大星隕於海

職官談遷孺木著

名勝

石經山石經

順天房山縣西南五十里石經山峰巒秀拔故曰小西天隋大業間僧靜琬懼本教有難不能流通發願募工鑿石刊造一大藏經積於此山以俗其後至唐貞觀初僅成大涅槃一部法師卒其後人遞刊造餘部歷遼金始完一大藏貯于岩洞者七地穴者二洞鐍以石門穴鎮于浮屠自來兵燹不之及

一統志

砍石山

澤州城南三十五里砍石山高數丈頂平岩砥從橫十餘步相傳慧遠隱此著涅槃經成擲其筆曰若疏義契理筆當住卒已而果然因名擲筆臺

豐潤金鎖山極險峻山腹石壁間宛如門扇面不可開上有朱書數行可辨識者惟縱石黃金人不見七字其書雖極力磨洗不滅人以爲金鎖所在

順德縣志

郡山

漢地理志郡山在東城下金地里志云郡鄴有郡山鎮即今城東代召鎮是也又水經云牛首水出堵山東經郡鄴阜即張晏所謂郡山在東城下者以今視之東城之下不惟無水且無山突然則三說何以云爾也嘗味水經之言謂郡鄴阜即郡山此說深爲有理蓋土高曰阜不必其鬼然峨然而古人皆謂之山也夫求一阜于千百年之下能保其不爲平地哉況山瘠則水竭

而郡山之下卽有郡水亦漸漸乎其漸湍也余舣浮鄉縣有所謂浮丘山者今亦漸平爲地大抵皆郡山之類耳（郡縣志）

二郎山

邕東綿州城北三十里二郎山破石多如彈丸可入砲而輕督師孫承宗戲曰二郎神好用彈想其餘物

二郎神爲清源妙道眞君卽嘉州守趙煚斬蛟者也未詳何代何封稱爲二郎

倚陽山

林縣倚陽山桃花洞北齊高歡冬月被兵圍于此期以桃花開兵解已而桃花果開圍遂解後洞口桃花冬月盛開今不存（林縣志）

水神山

山西孟縣東北十里相傳昔周世宗女秉性貞烈不欲適人潛于是山樹下涕泣渴而思水扣地得泉自縊于樹鄉人因立廟祀曰水神山

火山

太原河曲縣西五里古稱火山山上有孔以草投孔中烟焰上發可熟食不生草

呂梁山

永寧州東北百里呂梁山俗名穀稭山與交城接界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

石鏡山

盧國縣石鏡山有石如鏡足以鑑物黃巢寇宣歙過此照見其狀如獼猴大怒積薪燔之石遂無光久乃漸復（盧國縣志）按石鏡山不一吳地記臨安縣東五里石鏡山有石鏡徑二尺四寸甚清具見人形狀

陰陵山

陰陵山今全椒縣東南二十五里九鬬山云楚兵敗欲東渡烏江經此與漢兵一日九鬬其小石尙有瞰劍跡有迷溝爲田父紿處今三汊河有霸王廟所產艾草皆低頭爲羽晒甲厭之云（全椒縣志）

齊雲山善惡

休寧縣齊雲岩嘉靖中改稱山立玄天太素宮曰善山惡山善山爲君惡山爲夫人分祭則災合祭則福

天台山仙女

天台二仙女宋景祐中曰明炤採藥見金橋跨水光華炫目有二女戲于水上殆水仙洞府也

天台縣西七十里明岩岩西有泉酸崖而下渙若垂箔寺僧亦用竹緪引之從高下墜號曰永索

天台縣桃源千山萬山人烟斷絕其中古桃樹年深化爲精魅常迷人宋王介甫夜坐梅月照軒窓讀易忽有一姝容顏姝麗見介甫自言知易遂相與談論書前妙理實能發人所未發介甫喜甚間得報司馬君實來訪介甫出迎室軒中彼姝卽隱身不出及司馬出彼姝復來介甫怪而問之對云妾乃此梅花月之妖君實正人妾不敢相見介甫爽然

仙居山蝌蚪篆

仙居山縣西四十五里險絕難升上有石壁刻蝌蚪篆文晉義熙中周廷尉領郡造飛梯以蠟模之莫識其義後守阮錄櫬衆往觀雲雨累日不見（仙居縣志）

義烏縣南二十里雲黃山傳大士餧虎餘飯化爲石青白而紫有陶氏居山下營資給大士遂視之曰宅日以飯石琢數珠贈汝胄白茲授記惟此一氏家能之女已嫁則不能他人倣效石即穿裂義烏縣志傳翕義烏稽亭里人因取魚食嵩頭陀曰試自照水乃見員光寶蓋即悟前因具開道場頭陀指山下雙擡樹曰此可以結庵苦行七年忽三佛來自東方有金色白天而下集于其身從是身胥出妙香聞於中聲偈梁武帝召赴一次入重雲殿不拜徑登寶榻與帝問答詔還山號口善慧大士

玉華山

閩豁玉華山庚寅七月忽裂二三里成潭又距十餘里曰橋下湖有巨魚如巨土人誰以巴豆不得

伏龍山

襄陽城西三十里伏龍山爲隆中諸葛氏草廬也今有祠西八角曾井頗宏敞　明襄簡王葬處竟乏嗣人謂武侯之英爽可畏又南陽距城八里云八里岡亦曰隆中岡勢蜿蜒如帶高僅數丈亦有祠嘉定徐宗伯學謨俱游之謂襄陽可據宛人不能據而有之蘇子瞻詩誰謂襄陽野生此萬乘師蓋指伏龍山云見宗伯集中

玉泉山

荊門州玉泉山有關侯祠祠下方二十步皆黑土相傳侯嘗住兵作書遺其子平書能以研汗擲地故至今土爲之緇其青龍刀豎石鯽中以手摩之輒動然千夫之力不能舉也

孔子山

及學士大夫皆曰古跡實然歲上元夜家置一鼈當戶高五六尺許實以雜石附以石炭夜煉之達旦焰光上燭大爲之赤至于今不廢是謂補天文裕語大宰喬莊靖宇曰女皇察物宜先民用故制此以通昏黑之變輔烹飪之宜蓋曰補天之所不及耳（儀山集）

崖山

太原縣東有崖山天旱土人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神婆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

羅浮山

羅浮二山相合屬博羅縣取道增城則近其上多奇植異卉有松尺許匝置數年植之復生有竹葉符每竹止二符乃篆書仁字色白浣之不脫五色鳥特集人肩上虎不噬人有王野人園花實森茂春冬亡間游人任摘持歸即迷道而園原無定在也又有邏樂風月靜夜每聞之道士擬製今冲虛觀所奏頗得其聲（李濂）

銅鼓山

貴州威清衛西四十五里銅鼓山諸葛亮南征于此獲銅鼓故云土人云山有洞藏武侯盔甲先代有可入處今石門榛蕪人或臨之蛇蜂交集不可入每值陰雨聞者如銅鼓鏗然作聲（貴州通志）

金陵岡

金陵岡在應天府龍灣相傳秦始皇埋金人于此磝曰不在山前不在山後不在山南不在山北有人獲得富了一國殆以此地氣盛誘人鑿之耳其愚黠首若此而亡秦者泗上亭長乎予嗟夫祖龍之愚（應天府志）

飛來峰

錢塘靈隱山之飛來峯元僧楊璉眞伽徧鐫佛像至明嘉靖曰口太守福清

陳仕賢以楊及郊僧聞僧三石像斷其首瘞獄中獄疫實誤毀佛像也近來有續其首以佛故亦多事（陳仕賢桑梓輯 壬辰進士）

回雁峰

衡山回雁峯相傳雁不度衡陽然衡陽之南亦有雁但過此則漸稀耳或曰峯勢如雁翼之回（衡陽府志）

六眞洞

山陽縣六眞洞元眞人丘處機劉處玄談處端王處一郝大通馬鈺

燕子洞

貴州平越府有燕子洞紫燕千百爲羣潛藏于此冬不北鄉洞口二丈其土疏而黏黑而肥土人用之糞田進洞口二里持炬至大洞源泉混混聲如鳴金有時響聲如擊楫時有黑衣人乘緣出入豈燕之衆精耶（黔記）

燕子岩

林縣燕子岩在崖場北秋冬燕子蟄其中（彰德府志）

七盤坡

藍田縣東南有七盤坡古武關之地

鵝公坡

番禺鵝公坡每風月夜集遠牆如鵝聲就近則無有（續羣輔錄）

櫃兒崖

四川桐梓縣七星溪之櫃兒崖崖門有櫃相傳其中器物皆具昔人嘗借用之後有失其甕甌者遂路隔不能達萬歷間劉綎引砲碎其一角次日復完（蠙衣存稿）

石硤

渾源州南磁窰口石硤上有張君祥劉仇扇風湖廬人過之雖暑熱即有風生

四道三谷

何景明雍大記予從入蜀漢道觀之其西南曰褒谷從褒入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鄠人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其殘道有四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爲今連雲棧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矣

長平坡

磁州城南三里長平坡廣袤八十里白起詐坑趙人于此

大庾嶺

南安府城西南二十五里大庾嶺磅礴高聳南接南雄唐張九齡開鑿新路兩壁峭立中路坦夷一曰梅嶺以漢將梅鋗得名鋗從吳芮定百粵有功封臺侯臺嶺卽梅嶺也後因鋗將庾勝兄弟居守又名大庾嶺下舊存驛宋郡守趙孟適書扁有女子題壁曰妾幼時侍父任英州司馬及歸聞大庾有梅嶺而乃無梅遂植三十本于道因題詩曰英江今日掌刑回上得梅山不見梅驛奉買栽三十本清香留與雪中開宋鹽官張九成明口口張孟奇俱補植數百本

仙人篷

貴州城北八十里高崖之上相傳昔有黃冠結屋其上今篷尚存歷歲不腐

天花里

正統元年五月六日午刻鄞縣縣士庶德全家天花如雨飛滿庭中其形若

米色若玉積深尺許七日始化郡守鄭珞名其鄉爲天花里

永義鄉

嘉靖壬子廣東峒寇作亂平之設廣鹽縣有民馮世瑞納欵立永義鄉居之

仁義鄉

繁昌縣唐南陵地開元中于南陵仁義鄉置石磡場因其地產百姓輸納

捲簾莊

諸城縣北四十五里捲簾莊在漢王山西南地周五六里雖深秋嚴冬亦不見霜饒云捲簾莊秋冬不下霜

謊糠墩

全椒縣西南五十里謊糠墩在廬陂湖東爲傳吳伐楚吳糧盡伍子胥以土爲墩覆米其上故名今觀其形碁布星列約五十餘所亦奇觀也（全椒縣志）

鯀隄

鯀隄在清河縣西南三十里延袤千里自順德廣宗界東柏傳鯀治水時築也（清河縣志）

博浪沙

博浪沙據史在陽武縣東南三里今在東門內開封城北亦曰博浪沙（陽武縣志）

紅土

宣府蔚州衛成東南三十里太白山多奇山其紅土爲印色傳爲周穆王乘八駿游此馬斃其血化爲紅土蔚州志又貴溪縣龍虎山有五色土張眞人以書符錄

河南新鄉縣東北近于衛河有紅土岡其地有雨水如血俗傳紂血流漂杵于此

山都

汀州郡治初遣大樹千餘其樹皆山都所居有三種下曰人都中曰人都其高者爲鳥都即如人形而卑小男婦自爲配偶猪都則身如猪爲都人首能言聞其聲不見其形人都或時見形當伐木時有術者周元大能禹步爲厲術以左合赤索圍木而砍之樹仆剖其中三都皆不能化執而煮之牛鐘內

鐵城

蔚州府洪武七年立甲于諸邊號曰鐵城周七里十三步高二丈五尺堞六尺址闊四丈垜口七百十有八門樓三各五間角樓四各三間俱高三層靖難時炮擊其一又回祿災其二後不復補昭臣節做大變也（蔚州志）

碗子城

澤州南九十里太行山絕頂今屬懷慶府河內縣羣山迴環兩崖相夾中立小城隘若鐵甕經行者須扶策徒行即宋太祖肩石之處正統間靈山衛指揮胡剛鑿石平險以免推車之患

沁雪石

趙子昂鷁波亭前有石二曰沁雪曰垂雲垂雲流落雲間已不可攻沁雪石在常熟縣署中有鐫字或云沁雪子昂妾也錢侍御倩乘邑侯女疾嫉巫言石爲崇出之得鹵錢氏在徐上舍處

嘉興東門內范氏舞蛟石亦子昂鐫題今在金氏

憂懽石

永樂初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立石嘉善西塘鎮幅源宮前限水水止限下則懽過此則憂

中丞石

福建長樂縣十都有中丞石昔有爲中丞者未遇時過此嘗曰不爲中丞不過此石後果然因名圖書云長樂縣二十一都石上刋中丞二字唐潘獨坐南歸憩此里人鐫之

輝縣西北七十里侯趙川之中湖寺有石鏡半規能照山河人物之影俗稱透鑑碑今昏闇云昔有上官欲舁歸至盤山頂忽闇乃復送至寺

石田

貴州城南二十五里相傳有隱士習黃白冲舉之事甚篤忽有道士從假牛耕石田種玉隱士與之方耕治隱士妻來索牛道士怒遂舍之至今石上耕治之跡宛然俗名鬼打耙

水晶營

盱眙縣東南十里外延亘百餘里以接山陽相傳隋煬帝陸地行舟之道今皆軍民雜處農莊于其間遠而望之霧靄霏翕水光滉瀁如瀚海停波而蓬嶼星列儼若帆檣往來飄泊每晨瀹漱其景愈鮮陰雨迷茫猶多變幻顧輿皆知其名

地鏡水影

濟南東七十五里東平陵城西北有陰地數畝天色澄霽亦若雲陰迫視則無青秉

園城影

繁峙縣東一百里故趙都周圍三里百有十步東南西三門其地多園故名園城俗傳朝霽雲霧中呈現樓堞門內似有人焉現則多雨豐年之兆人在西則見在東不見遠分明近則隱其東有齊城其隱見亦同今不復見蓋見則園田築土作圍以繞田者

架田架猶筏也亦名蓑田

口田築土護田似圈而小

梯田謂梯山以田

塗田低水處潮水沙泥

沙田南方江淮間沙淤之田

雄田交阯謂肥土曰雄田

表田公用田樣田窒夏新志載食貨有表田十頃供總府進表之用公用田五頃供官軍藥餌各衙紙燭樣田四頃供祭文廟之用餘衛同

響地

寰宇記云葵水出瀧國西北石非岡榜有響地圍百步人馬上行聲轟有聲掘之有火出今無證

里牛

廣南府人謂里爲牛地凡四十八牛

苧蘿村

華亭馮元成行可游石湖至紫薇村遇一野老年踰八十言此苧蘿村也西施生于此後有窖人居此村曰何必尚猶亡國女稱乎改爲紫薇其家盛植紫薇耳石湖北有一溪古名若耶溪吳亡後改越來溪世以浙東溪村名同因以西施爲越所獻其實吳產也元成後問劉子威風子威曰然嘗見楊君謙奚囊手鏡載其事

佛蹟

山西繁峙之五臺山清涼石浙東定海之落陀山盤陀石形模俱不甚廣登

陟雖衆了無碍處任受人必不登牛馬跡

城郭氣

臨洺趙簡子葬上氣成樓臺

恩縣白馬營在縣西十五里相傳爲唐時故鎖二三里外夏秋間晨望如城郭掩映林木翳鬱日出即不見歲約數次

汶上縣西南周三十里每秋水泛溢一望無際遥覩村落在烟波杳靄口口常有城樓人馬之狀出于水上謂之水市關亭在南旺湖中水際時見烟雲樓臺之狀

靈壁縣沫清湖天色晦暝之際陰陰有城郭狀

霍丘縣大業陂天晴日霽陂中或見城郭之影

東阿縣桃城舖舖旁一丘高可數畝每陰雨後烟霧中隱隱有市行車馬之形

嘉靖二十年景州城東八里舖平原廣闊每晨日出之時望見城廓巍然樓櫓俱備日高而沒不知何祥古書云廣野之氣成城郭江湖之氣成樓臺或者此與（景州志）

口口元年正月十一日午刻河南滎澤縣東南三十里郭村忽現大城雉堞樓櫓畢具南北人共見而駭之總督張緒彥以聞謂天官書廣漠之氣成城郭今河南茫無人影誠廣漠之氣也（邸報）

鉅鹿縣北十里許古鉅鹿之故址也今殿相傳侵晨霧露時城之規模隱隱可見良久乃滅

海市

海市見于登萊然不獨登萊也凡濱海皆如之人不經值故無得而稱焉海

兀上有神木人馬往來貿易閭城衆觀自午臨申乃沒蓋海內也

劉炳文海舟紀程

萬歷乙未浙帥劉炳文提舟師從海道趨登州備倭四閱月始至紀云乙未上元從台州開帆百里至金鰲山高宗南渡避金虜處也歷老鼠嶼出琛門風適猛烈兩礁夾起東西礙牛頭聖堂兩門尤爲險阻而五嶼羊嶼昏山黃珠茶鹽兩山皆四面巉劍總莫繫泊飄逐空洋夜半颶發船各渙散詰旦于靈門山聚合出金齒門因潮浮至碧竿山復依南田裏夜觸非山船多破損收回五爪山修艙至點燈礁犯及亂礁洋爲藏龍數條倘鬻觸震蕩翻激水赤天昏龍鬚捲水至半空而倒瀉船皆碎毀幾爲魚鱉出白馬礁過大漠坑依險而泊由浪橋頭轉歷升羅嶼得登普陀山傍依金鉢盂儼然峙焉出此渡橫山洋入五爪湖移往廟子湖隨風逐浪直蹴陳錢山其下有大港信宿而

徃回顛盡變且多患痢疾及下八山浪崗馬蹟李堵畏畢皆砂石亂列其水有綠有黑有淡有辛有苦有臭有滑微見底鰕魚可數有漫灘如湖蛟龍鱗角顯著俄爲颶風打出窮洋直抵倭國五島山轉經漁山假泊沙俟風息驅灘山過鼠狼湖及上川下川盡巢頭諸山再入西洋畏則謂之落漈船凡撇入十無一回乃乘颶風逐羊山上有聖姑礁盤礴巍峨宛如裴砌許山聯脉金山衛其拓林乍浦澉浦延袤千餘里又皆控扼三吳者也復順流而東七了諸港岐分錯雜望礙莫前崇明縣孤懸海外而大陰新安諸沙生聚甚夥縞山道對三引沙傍通楊子江與狼山相望若東洲河七星港豎河口黃涇河不下十餘口海潮灌浸直達維揚轉而西行有三橦大橫深汊非予四口張方大樓瀝水姜系擁巷五港一望無山其川山窪川漁窪三寨窪狂瀾澎湃殊甚險剝水紋斑斕因號虎斑水惟得開山無礙可泊至射陽湖之雲梯關宿焉適反風解纜自辰至申浤浤類波極目無際漏下三鼓得抵鹿山之灣問其程則餘五百里越明日朔風舉帆踰羅盧踵踧于黃泥水號曰望昊洋依憑延眞島此皆從來人跡不到之鄉但見靈鼠老寇三五噴沫相逐大者方丈高厚六尺殼背亂纓長目虎口就磯舒伏迤邐于白山高公諸島登竹島之顯四顧寥廓惟東海所城甚邇其夜三面受風避入杜林山因陟雲蘆山古三元修道上昇處也翼日西北作雲東南吼風巨浪掀翻桅檣斷折凡三日夜不知疾行幾千里瀰漫洋岬風雖少平餘波尤湧東方既白迸崖滴水之灣隸山東境上矣去安東衛僅百里須臾潮至開行二三日海天一色並無礙嶼可以停舟野宿洋飄如浮菲無定泊裁堂山至拓溝塔埠杜家港諸洋越日入膠港補緒壞船過東島依田橫島夜泊崛山島南山若有神上無草木中有穴洞悲鳴有聲翼日至草島嘴去大嵩三五十里風濕瀰漫海面愈賒僅有巨高島蝀錚島鑞非山依傍海陽所距咫尺莫能辨焉夜將半犁入魚網上探水不過十餘丈乃莫耶島也與遼東連界海運所經故道至聿青島明光山不半潮已達塔島覓泉取水相望佛山濤沫濺漉宛如一拑珠簾頃刻抵渚里去杳山僅幾里上有古蹟塔甚崎嶇附葛攀藤一步一蹶得造其絕頂焉其北有南天門巉巖秀拔凌接雲際東畏一洞幽稚修潔昔王陽眞人煮練于此騎白鶴飛昇有雲光宮在焉傍多山茶名子心香馥襲火丹井碧泉瀞鑿犄角天然雲房石室也登舟行于馬大嘴見一巨魚橫于亂礁上長百餘丈其脊如山口闊無鱗令刃其脊總數百人僅開一肋肉不堪烹可熬油棟骨一節計千餘斤而肉內小刺亦逾尋丈潮回日落攜剌數根而西過颶風至鹽津所戍卒鬻條烟火不過百餘家西有岩石參差十數里乃西楊舍人之墓每每作祟覆雨翻瀾雲秋則遠去掠人田禾春夏漫海面愈賒僅有巨高島蝀錚島鑞非山依傍海陽所距咫尺莫能辨焉夜將半犁入魚網上探水不過十餘丈乃莫耶島也與遼東連界海運所經故道至聿青島明光山不半潮已達塔島覓泉取水相望佛山濤沫濺漉宛如一拑珠簾頃刻抵渚里去杳山僅幾里上有古蹟塔甚崎嶇附葛攀藤一步一蹶得造其絕頂焉其北有南天門巉巖秀拔凌接雲際東畏一洞幽稚修潔昔王陽眞人煮練于此騎白鶴飛昇有雲光宮在焉傍多山茶名子心香馥襲火丹井碧泉瀞鑿犄角天然雲房石室也登舟行于馬大嘴見一巨魚橫于亂礁上長百餘丈其脊如山口闊無鱗令刃其脊總數百人僅開一肋肉不堪烹可熬油棟骨一節計千餘斤而肉內小刺亦逾尋丈潮回日落攜剌數根而西過颶風至鹽津所戍卒鬻條烟火不過百餘家西有岩石參差十數里乃西楊舍人之墓每每作祟覆雨翻瀾雲秋則遠去掠人田禾春夏于此邀刼過船損舵放舟越三百里遙望大洋突起數丈如銀砌玉粧近如噴雪飾粉俗呼爲白蓬頭者是也其山脉綿亘晴藏水底密邇成山鬱翠數百里皆雄崖劍峯萬里海濤衝注會集秦始皇造石橋渡海觀日神人驅石鞭之見血至今山石皆紅內有成山衛出此險道洩口宵行至威清衛所開泊劉公泊其島尚有居址似舊有遼人在焉不移時入大窓島島多浮石即頑鈍碱鉄浮水不沉轉入鹽海州外洋擺旋落子窩之里若清泉藥寄山所又其扞屏遞過福山縣入龍山港至拷拷島乃雲晴雨止轉泊八角山則見斜嗉凝耀磯嶼烟龍始若樓豪錯列繼若城郭周圍俄而人馬縱橫又俄而旗幟掩映出沒無定變換不常或告曰此海市也傍有長山島有黑島上多巨蛇產金砂少選抵蓬萊閣突自浙適齊計日四越月計程七千里曰浙江達直隸延袤二千七百里自直隸金山衛抵東海所計一千八百里自東海

古赤壁

古赤壁嘉魚縣北六七十里赭石雄崎即周瑜破曹處樵豎時得遺鏃沙礫間北岸烏林曹所戍守也懸岸鑱額蘇子瞻署之曰赤壁其左就湮僅見與弟字嘉靖辛亥華亭莫如忠登其上記曰長公鑱石稱與弟云者固嘗偕子由來表赤壁所在章突而賦作于黃州要以卽事寓言不害爲情之所託俟好古者之自定也

物產

五方之產名山多金玉嶺表多璣翠玳瑁豫章多漆荊南多丹銀齒革三字金冶七一銀并宋時產銀之監三冶場天下八十四銅山四百六十七宋銅場三十五鐵山三千六百六十宋鐵務二十宋錫場三十六

瑯林雜俎義集終

瑯林雜俎義集正譌表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譌	更正
三	八	三	夷	妻
四	三	七	櫚	勳
六	一五	二〇	勳	武
又	一六	一〇九	山搏	搏山
又	一七	一五	冰	氷
又	一八	七	亦	太
又	二〇	八	明	高
又	二二	九	曼	君
又	二三	二〇	雲	霆
又	二三	二三	敢	能
又	二一	二	黻	黼
又	二三	一七	秋	欽
又	二三	一	碧下有父老二字	溪
又	二三	七	勒	勤
又	二二	二	鳥	烏
又	二五	二	頭	頸
二	一	一五	倫	綸
又	一	一七	承	丞
又	一	一九	九	七
又	二	二	下脫其三兩字	入
又	二	二〇	雞	鵝
又	二	二八	中下有榼榼二字	留
又	二	二六	留	流
又	二	一四	又	衍文
又	二	一	女士兩字似應移置一頁第二第三行間	女
又	二	一五	女	衍文
又	三	一	我	衍文
又	三	六	州	洲
又	三	一四	怒	衍文
又	三	一六	可憐	衍文
又	三	一八	敝	敝
又	四	一	又	衍文
又	四	二	留	流
又	四	二	中下有榼榼二字	雞
又	四	二	雞	鵝
又	四	二	入下脫其三兩字	人
又	四	二	文	女
又	四	二	女士兩字似應移置一頁第二第三行間	一
又	四	二	山搏	搏山
又	四	二	搏山	山搏
又	四	二	一	衍文
又	四	二	承	丞
又	四	二	九	七
又	四	二	倫	綸
又	四	二	七	衍文
又	四	二	綸	倫
又	四	二	衍文	綸
又	四	二	綸	倫
又	四	二	倫

宣統辛亥　中集

叢林雜俎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

叢林雜俎中集目錄

名勝

黃河　九河
運河　鹽池
潮汐　南徼北徼
王寧寇汭記　禹汭
呂梁洪　鴈湖
月湖　醋溝
陰司溝　八功德水
皇后水　水柱水
濾水　飛陽河水
石槽水　須水
粉水　鶴川水
龍潭　清池
化鼈池　珠池
蘇池　舜井
倒井　聖井
丹井　柳翠井
肅府井　火井
鹽井　喜客泉
瀔泉　酒泉
肥泉　膽泉

婆婆泉
聖泉
約突泉
溫泉
營建
山陵
桃廳
梅熟堂
來玉堂
銅雀臺
主人臺
燕泉
喊泉
靈泉
水異名
候氣室
明德堂
六老堂
景鷹臺
厄臺
鶴臺
摩旌臺
六相樓
四雨樓
鐵柱宮
白塔
應州木塔
妬女祠
蘭交
殘苦廟
大禹廟
南岳廟
桃粧臺
瑞光樓
朝天宮
雙魚宮
鎮河塔
嶽仲
孟母故宅
姜女手跡
瓜子繩
泰伯廟
御題祠山廟

江神廟
長平驛
鐵柱
冰廠
唐濟橋
倒流橋
仙橋
鐵牛碑
毛文龍碑
軒轅陵
鰲墓
唐堯土階
齊桓公墓
雙娥堆
陳仲子墓
王剪墓
青塚
嚴子陵墓
高陵
郭璞墓
張翼墓
寶峯寺古墓
關龍逢塚
衛靈公墓
李牧墓
介林墓
鄭玄墓
孫嵩墓
司馬遷墓
黃耳塚
太康瓦券
李太白墓
南漢劉氏塚
白起廟
煖舖
輿言書院
魚竿橋
皇過此橋
萬安橋
楹帖
宋文貞公碑
定覇城
顓頊塚
禹陵

勞山牡丹
延州紅
金蓮寶相花
幡頂花
素馨菜麗
盧山紫芝
芍葯
菊實
蘭
茅
不死草
沈萬三牡丹
海棠
紫金蓮
普舍樹
特產
木瓜
不出宮菊
菊譜
棉花
仙草
眞仙洞草
觀音箆觀音燭
夢花草
羅漢繩
相連草相離草癡漢藥
金絲烟
蹟跡
獸異名
龍
蛇
飛魚
狼山魚
俱那衛樹
魔美人草
通靈草
茶
經刼草
禽魚異名
蜥
石魚
五色魚
魮魚

鯖魚
畫魚
銀魚
蛙
蝗
金蠶
鳳尾
雞足山異鳥
朱鷺
石鵲
鶴
鷓鴣
沙雞
雞
羅雀
桃拔
裴休
獅
犬
白兎
麟
馬
通州鰷魚
石花魚
鯽魚
玉蟾
螢蟬
野蠶
碧雞
石燕
海鷗
白蝙蝠
鸛
鸜鵒
綠礬采雞
鴉
犴詭
毘耶
臆豻
鹿
羊
鳳
豪豬

瑯琊雜俎中集目錄終

名勝

黃河

河南北諸水源淳而暴漲每遇發時浪高數丈排山倒岳杠梁舟楫皆不易施然其淺可立而待也故俗以徒涉爲便許松皐謂孟子不知子產乘輿之事亦有理（陸儼山外集）

九河

保定地卑水自西北來者九曰蘆溝橋拒馬夾河琉璃胡良桑乾烏流白溝白溝是爲北九河非禹疏九河也從雄縣而下滙於毛兒灣

運河

鎮江至杭州運河相傳隋煬帝鑿濟寧楊士聰游武進戚墅堰讀遺碑戚墅支河自六朝已有之此言必有所據夫使運河未通而先有支河此涓涓者將安所歸則知自古而然非自隋始也或因而濬之耳見玉堂薈記中愚按夫差鑿邗溝以通江淮能致力江北豈蘇常近地獨不通舟楫耶攻楚攻齊轉餉一二千里必非陸輓則運河爲夫差時無疑

鹽池

解州鹽池蚩尤所窟穴平時淺波歲九月九日先後數日嘗大風雨爲化鹽之候彼二十里之聚各儲葦薦木屑竹枝樹梗敝履壞絮之屬一切雜投狂風一夕作凍明日視之滿皆鹽花炎味甘鹹甚瑩潔始祭蚩尤之旗官收其半民取其餘無不滿志

寧夏鎮城南北各三十里俱有鹽池其產不多官亦不禁不知於古何名河東邊外有花馬紅柳鍋底三池以境外棄今鹽池之在三山兒者曰大鹽池在故鹽州城之西北者曰小鹽池其地曰李繼等池最多皆分隸大鹽池其鹽不勞人力因風而生原額三千二百餘引弘治九年延綏寧夏二鎮輪招馬匹蒭乃奏革正德初總制楊一清奏如河東運司例每引收銀一錢五分增課五萬二千引

潮汐

招遠楊太史觀光曰地之有潮即在人有天癸之說也潮之理每歲升降於二八二八爲一歲寒暑之分每月升降於初八廿三爲朔望之分每日升降於朝夕朝夕爲晦明之分八月潮生而地交於天天交於地而秋冬閉胎息之象也地交於天而春夏啟長養之象也天地男女一而已矣

崇禎戊辰潮溢吾寧邑人望城外如火蓋陰火潛然之謂也

南亂北亂

平涼府沙棠川出崆峒山之後峽灌於崆峒之東旋曰南亂金佛峽水循府川而東至龍晉寺出與崆峒前後峽水而爲涇過府城西北曰北亂詩註曰亂截流橫渡也（平涼府志）

王寧寧汭記

涇州諸生王寧記曰汭水紀於禹貢廣韻汭音芮說文汭水合流之謂也又曰小水入大水之名質其實雍豫二州有專名之者有通名之者專名者以義也通名者以類也以類通名如會於涓汭東過洛汭是也蓋涓自鳥鼠而東逝涇出笄頭而北來二水至高陵而滙於河經龍門東至豫州洛山熊耳東北入河既皆小水入大水且兩流合爲一以故不曰涇

渭而曰渭汭不曰河洛而曰洛汭山是推之則凡諸州之水類於是者皆不拘於定名而得通稱爲汭也以義專名者涇屬渭汭是也汭在華亭城東三里乃兩水合流其北源西出小隴山之馬峽俗呼北河南源西出隴山之仙姑峪俗呼南河北河環朝那山前蓋山有古朝那王廟其西北有湫東去縣東三里而別稱爲兩山南源環王母山山頭有古王母宮東去四里別稱爲儀山俗呼爲回頭山俄州實以是名也俄兩兩山南北對峙豁開如門故兩水合而東流名之曰汭也又二水交流而下亦專名爲汭也汭匯爲深潭潭名合水水之北岸一臺高廣平夷荆榛瓦礫錯雜相傳禹王廟也北陟兩山之巔遥見東南隱隱峰巒侵入太虛隴州吳山也沿汭峽峽石三十里皆斷崖摧壁神禹疏鑿之跡也峽行十五里南嶼有女神之廟扁曰抵汭元君土人呼底茹娘娘汭讖爲茹茹猛同音廟東十五里至石堡汭北受柴郎水源出朝那湫山之陽而陰即爲涇水又東五里至安口峴牛心山南受武村水汭至是益大北有斷萬山自馬鋪嶺柴郎而來南有五馬山自石樞寺武村而至兩壁削立巉巖百仞東汭於中雪浪湍激經行五里爲屯城唐李元諒屯兵扼吐番者也屯東爲崇信川汭水益大深不可涉行旅皆袒而濟又東三十里北過崇信縣城崇信人曰汭水遶北又東七十里東過涇州過回山乃屬於涇弘治戊午督學副憲虎谷王公按涇州試諸生竣乃涉水登王母宮寧從行王公東眺曰北流而濁者何水乎寧對曰涇也南流而清者何水乎寧對曰汭也公曰是禹貢雍州屬涇之汭乎周嚴方其川涇汭乎昔公劉有汭鞫之即吾過幽西行三十里涉一大河北入涇是何名乎寧曰靈臺之逢溪也公曰朱子注芮鞫之即曰豳地曰廣也試且廣求之斯地有百泉乎衛乎衛曰去華亭西北三十五里朝那山湫陰有泉百餘爲涇源乃百泉也有涔原

呂梁洪

萬歷癸卯鑿徐州呂梁洪得唐尉遲敬德所題名相傳孔子觀呂梁非其處

月湖

寧夏衛月湖廣斥無水草遠望瑩然畢照俗呼稱古戰場也

醋溝

唐岑參詩鴈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郭緣生述征記醬魁城至醋溝凡十里

陰司溝

襄城縣北四十里潁橋鄭莊公見母處有隧道在焉俗呼陰司溝

八功德水

南京鐘谷寺琵琶街側有池云八功德水余嘗過之則涸按八功德水見天竺國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

皇后水

武安縣西八十里太行山中有池夏凉冬溫世傳宋太祖下河東將引皇后入晉陽后病瘡掬此水浴之遂愈至今人稱皇后水（武安縣志）

氷柱水

宣府懷安衛城西南三十里虎窩山崖水出盛暑結爲冰柱至隆冬反釋

瀘水

諸葛孔明五月渡瀘瀘水即黑水非瀘州也其水色黑故曰瀘沈黎古志孔明南征繇今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南瑟琶部三程至嶲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即姚州也金沙江在滇蜀間一在武定府元江驛甲皆佇立結冰池上盡離披出周府博平王錦囊

清池

滄州清池凍冰結花四散離披有松竹牡丹車馬人形等異狀詩云雨本日平通寶字攷縣志宋太宗鎮潭物也遂名塔曰聖祥

清池

滄州清池凍冰結花四散離披有松竹牡丹車馬人形等異狀詩云雨本日平通寶字攷縣志宋太宗鎮潭物也遂名塔曰聖祥

清池中蓮蕊取之研如泥凡繪圖寫畫光焰勝金色以上滄州志

化癭池

武安縣西柏林里有池周十八畝癭者飲之可化

珠池

雁州府城東南八十里有平江青鬱楊梅池雷州有樂民池俱產珠明時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邇者三年一採俱碎小藩臬有司頗受詰責

嘉靖二年採珠至廿二年復採僅隔十年海北道僉事翁溥嚴立採法四閱月方才封用白銀七千餘兩除織造螺篋起蓋廠房夫役俱役民不預造報者不下二千餘兩僅得珠四千餘兩所得不償所費尚且碎小口圓不堪二十四年九月又採如前知府胡鰲建議謂前採納至今僅隔一年螺珠未生

須水

高陵縣清眞觀在縣東南二十里吳村西魏文帝嘗過此有石槽圍方不及二尺水常盈以飲隨恕馬千餘匹不減涓滴文帝異之主觀者對曰臣有飲馬珠在內故水不竭頓首獻珠今石槽存

縱有一二生息俱係嫩小無珠恐復虛費又攷洪武二十九年詔採珠至永樂十四年始復採又至天順三年詔採珠弘治十五年復採正德九年詔採珠則以爲頻數矣嘉靖五年詔採珠其年十二月大雨池水冰結樹木皆枯民多凍死螺筐夜有火光人皆異之九年又採十二年連採此珠之所以少也正德九年採珠惟樂民池無珠

蘇池

眉州三蘇祠有二池遇賓興蓮開並蒂必有登科者

舜井

舜井在歷城山下綠床朱梗婦子牽挽數十步不止也深十五丈左回右方或棄物於井則從西出

倒井

倒井

諸城縣北五十里城陽社井欹臥斜入如人攀倒而然泉甘冬夏不竭

聖井

鄄鄆縣西北二十里聖井其談常溢遇旱取水祈禱有驗先期齋宿于廟次日詣城隍廟焚告詞又次日 ㄟ步迎城隍如聖井 ㄟ步迎城隍如聖井各大聲云東海老龍七個女人各持新帶環井洗箕以箕揚水如飛雨狀仍各大聲云東海老龍七個女刷子簸就下雨如是者數次始陶井時大伐鐘鼓衆伏地號呼如哀如訴待新泉涌出取注瓶內仍徒步捧歸朝夕行香雨後送入井謝之 鄄鄆縣志

丹井

四川德陽縣江口有許旌陽丹井江水撼射井屹然不崩歲旱江竭井溢如故 郭子章蜀草

柳毅井

仁和縣皐亭山柳毅墓普濟寺有柳毅井

龍府井

甘龍龍王府有井嘗涸秋子果熟以牲禱井泉溢煎果作紙味酸鮮渴化痰果蘿復涸又酒泉倉無鼠 曹縣志中集

火井

臨邛縣火井夜時光映上照民欲取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杜詩負鹽出井此沒女正指是井

蜀井大都艱於得鹽而此井獨易

鹽井

蜀中鹽井始於李冰大都竹井非井形大如竹僅可容竹也其鑿之甚艱其入之甚深其汲之甚苦水出山石澹上鹽下有黎至五六十丈而淡出百丈而鹽出鐵釬漕釬刮筒吞筒等器纖悉甚備不比晉齊燕取水成鹽之易也 四川通志

喜客泉

句容茅山喜客泉闊二丈深三四尺清冷見底客至拍手浩嘆歡笑泉底噴沫如珠串咂咂向人浮出相戒默然無言泉亦沈靜

澹泉

海鹽倘省橋北河中方丈許沸涌味淡蓋海眼也或繩探之莫測土人沈氏偶篤中之反溜一木爲梁又縣城西天寧寺有澹泉鄭端簡澹泉本此 澹字疑誤

酒泉

東昌茌平縣西北丁家岡甘泉宜釀

肥泉

水經有肥泉如國地志有肥蠻城其地在今東亘之境泉水詩曰我思肥泉茲之永嘆釋謂衛女思歸肥泉爲自衛而來所渡水今此水當在邢衛之間予往經是縣泉水又不多見也但覩其土壤沃饒優於鄰境肥之名其以是與（陳輿廣平府舊志）

贈泉

鉛山縣西七里銅寶山有貌平坑石竅中贈泉流出浸鐵可銅又鵝湖鄉去縣治七十里有溝漕七十所取本地水積爲池隨地開溝碎鐵鋪之浸染色變鍛則爲銅又德興縣北銅山下一名銅泉浸鐵數日類朽木刮其屑鍛銅福建上杭縣紫金山贈水池亦如之宋游經言贈水可浸鐵爲銅者凡十一所古坑有水處曰贈水無水處曰贈土贈水可浸銅贈土可煎銅

婆婆泉

廣西慶遠府思恩縣北五十里有水常隱不見過行人渴飲婆婆則涌出飲足復竭（慶遠府志）

燕泉

郴州城西有泉春燕來水盈秋燕去水平故何孟春尚書號燕泉

聖泉

貴州城西五里泉出石罅滙爲方池一日百盈百竭弇州錄名百刻泉郭中丞子章往觀倏盈倏竭偶雨集井溢僕夫趣歸言百舉成數也一統志稱聖泉長史劉汝楫記曰宇內名泉若湯泉火井瀑布趵突諸類洎陸羽所品次雁可綴指特壤界色味稍殊而無潮汐惟漳浦蜡湖侯官潮泉鍾山應潮建州潮泉固亦消息有期而其地瀕海爲潮汐泉不得與也若池陽潮泉章貢三潮安甯海眼樂平鳳游荊門蒙泉郴州潮泉吾鄉龍驛潮非去海懸絕似與舉泉爲伍第彼潮候僅再至三至亦未有百刻消長別具一豪籌者則聖泉之靈且異在別境甯復有此乎

喊泉

武夷山喊泉當製貢茶太平禱舉大呼天子要茶泉即湓復呼太守要茶泉復湓否則涸按何喬遠閩書建安縣御泉一名鳳凰泉一名龍焙泉宋上供茶取此深僅二尺許有暗渠通溪泉日後從渠出而舊志謂喊之則出造事則竭蓋神異其說以表美矣

趵突泉

濟南府呂祖廟前趵突泉三穴並沸高數尺如陰雷蓋洑水下流也景禎乙卯正月濟南陷泉勢亦減

靈泉

岐山縣東十五里周公廟東西有靈泉相傳世治則出世亂則竭其出必風雨數日唐太宗二年出賜名潤德後復竭雍熙二年復出金末復竭元至正十七年復出其後仍竭明弘治十五年九月甲子雷風又作山澤震裂泉乃復出

溫泉

泉貴甘冽至於溫異矣又並泉也一溫一冷猶是泉也倏溫倏冷不異之異乎博物志凡水源有硫黃其泉則溫或云神人所濯主療人疾後周王褒溫泉銘云白礬上微丹砂下流乃知溫泉必白礬丹砂硫黃三物爲之根乃蒸爲煖流耳明廣陵御史桑喬曰雷火所灼其氣亦硫豈以雲雷之中而亦有硫哉蓋極陽之氣也夫溫泉亦極陽所聚蘊隆如五行變化矣所不至蕭山

之墟有涼燄焉可云其下有冷石邶愚深服其辨而溫冷變換又所未解政聖人之不論不議也概見一統志間有遺採偶檗之似終未盡

北京

順天府昌平縣西北二十五里湯洛山下有溫泉又東南三十八里湯山下湯泉四時常溫浴之愈疾

遵化縣西北福泉寺山下寬平約半畝泉水沸出溫可浴

眞定府平山縣西四十里溫泉

阜平縣西北八十里湯池俗傳昔有吳王經此欲浴池水忽熱王惡之旁即有冷泉噴出至今兩泉一溫一冷

順德沙河縣西北七十里湯山下湯泉可愈疾

永平府撫寧縣東北七十里溫泉浴之愈疾望之熱氣氤氳

延慶州西北三十里佛峪山下有溫泉

保安州城南十五里溫泉

萬全都指揮使宣府城東六十里湯池山有溫泉愈疥癬又西南順聖廢縣東二里溫泉下流半里滲地

赤城堡龍門鎮宣府城東四十里北鄉赤城寺側山根沙出暴熱而流有一冷泉浴之愈疾

雲州堡寶濟鄉暖湯一處出泉凡七十二眼

南京

應天府上元縣東六十里湯山湯泉六穴以煮薏穀終日不熟草木灌之愈鮮茂劉宋江夏王義恭恭銘曰秦都肚溫谷漢京嚴湯泉炎德資遠液暄波起九十里高唐山之側溫泉靈液淡淡和氣如薰經嚴冬大同府治東北火井南北七十步廣減尺許深不見底炎熱上井常若雷霆以草爇之則烟騰火發又東北去火五六尺湯井廣輪如火井熱勢亦同以

斯原口口府城東北四十里水同一壑冷熱相半熱可淪雞中皆有魚魚交

入輒死民引熱水溉田一歲再熟又府東南鴈門山上有溫泉可浴

江浦縣西三十里湯泉一名香泉其泉有二相去百餘步南唐韓熙載記其泉能蠲除疾疹又漂水縣西南香泉同

廬州府巢縣東北十五里半湯山有二泉名半湯池一冷一熱合流其初冷熱仍異數里之外始相混魚自冷泉觸熱即亟回

舒城縣西南七里湯泉冬夏常熱可以烹茶

英山縣東西皆有湯泉四時沸騰不竭

安慶府望江縣菩提寺北司馬龍非冬溫夏冷可以愈疾

皖公山上湯泉四時如湯可浴

徽州府歙縣西北百二十里黃山第四峯有泉沸如湯常沸丹砂浴之能愈風疾

和州北三十五里平疴湯泉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愈瘡疥太子泉即湯泉之一梁昭明太子嘗浴此

含山縣永興院半湯泉

山西

太原府定襄縣東北二十里聖阜山有溫泉龍朔中嘗賜錦幡李治有碑記遼州東八里溫泉冬寒熱氣上騰五六尺曰沁水南一里暖泉隆冬不冰

孟縣北百二十里溫泉有三穴一穴出盤石中尤熱舊經云北齊濟南王有疾於此沐浴遂愈其水南注滹沱河一出縣東二十里名溫池泉孝義縣西九十里高唐山之側溫泉靈液淡淡和氣如薰經嚴冬大雪不冰

大同府治東北火井南北七十步廣減尺許深不見底炎熱上井常若雷霆以草爇之則烟騰火發又東北去火五六尺湯井廣輪如火井熱勢亦同以

草內之皆沾濡露結故俗以湯井爲日升井

靜樂縣東十五里北山下石縫中溫泉流入碾河

蔚州府西三十里暖泉夏凉冬暖可資灌溉

岢嵐州城南山下溫泉其穴數十引爲水磨

永寧州城西崖下溫泉湧出南流與川水合

寧鄉縣西南百里暖泉村其泉有氣又名牛尾泉西北流入黃河

五台縣東南四十里有溫泉東流入清水

山東

兗州府曲阜縣南七里溫泉

沂州東北郊城縣西北俱有溫泉

青州府安丘縣西七十里溫泉

登州府城南七十里溫泉又樓霞縣艾山寧海州嵖山

福山縣西三里奇泉自石孔出味甘多溫夏冷

招縣城東二泉並出一寒一溫

寧海州東四十里龍泉文登縣西七里湯泉又東北六十里溫泉皆寒溫二泉並廢

萊州卽墨縣東四十里溫泉爲墮輒爛旁有冷泉

遼東都指揮使司溫泉凡六一都司城南五十里一城東南五十里柳河一西南七十里鞍山一曹莊驛東十五里一寧遠衛東南二里一廣寧前屯衛北七十里

河南

河南府城南溫泉冬溫夏凉又新安澠池嵩縣俱有之

南陽府城北二十五里紫山有水冬夏常溫曰陽谷

裕州歷山七峯山各有泉多暖

汝州西南六十里溫湯泉有九眼東南流注廣城澤可灌疾唐武后嘗幸此有溫湯碑又有寒泉南流

汝寧府固始縣西南山中溫泉其熱如湯其色綠

商城縣南溫泉能已瘍疾

涉縣西北三十里溫泉今淤塞不存

陝西

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二里驪山溫泉下乃驪也秦始皇於此砌石起宇漢武加修飾唐時建溫泉宮

藍田縣西南四十里石門湯泉口武功縣太乙山有水沸涌如湯可療百疾

鳳翔府寶鷄縣太白山有溫泉可治百病世傳清則疾愈濁則無驗

平凉府北城之圖有溫泉卽古柳河也深數尋溢出灌溉諸園圃多煖不冰

趙時春平凉府志曰平凉府爲川者二十而贏爲泉而多不冰者以數百而冰者不與焉

鎮原縣鹽池東有泉多溫又有泉可植蓮皆東入高平鄉

隆德縣城東百步溫泉出石穴寒泛不冰莖草多青下有廢蓮池圍可二里

靈臺縣保山之陰溫冷泉半溫半冷浴之愈疾

靜寧州城里五十里有煖泉多弗凍又城東三十里乾碴川有溫泉

延安府治南泉有七眼味甘多溫夏冷遇大寒流溢不凍甚濟居人

甘泉縣南四十三里溫泉山下有溫泉

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永昌衛城西南三十里暖泉二穴沙出四時常溫東北

流入水磨川

寧夏鹽州守禦所西南一百餘里山東澤泉自地沸出高丈許其沸如湯

寧夏韋州煖泉在龍池西南

浙江

金華府東陽縣東南四十五里夏山上有池冬溫夏冷

台州府仙居縣東南二十里黃赤湖修廣皆數丈水四時如沸夏飲寒浸毛骨冬飲則如湯相傳宋時嘗有龍出沒云

桐盧縣北十五里神泉冬溫夏涼病者飲之或瘥祈禱多應

江西

南昌府寧州西黃龍山下冷暖二泉同出相去數尺

奉新縣九仙山湯泉湧出道間一溫一沸

南康府建昌縣入西八十里湯泉愈瘡疾

廬山主簿山在胡郎廟南數里山下有溫泉穴口圍一丈沸出如湯沸多日恒熱

建昌府新城縣東四十里溫泉有硫黃氣浴之愈疥瘡

撫州府臨川縣城西三十里溫泉中有伏石分爲二流其陰水差寒其陽水常沸

吉安府龍泉縣湯泉凡三一縣西八里一新田院側一朱砂礶下

袁州府宜春縣城南三十里有溫泉泉有魚投以生卵即熟

贛州府溫泉凡九在信豐者一在寧都者二在安縣龍南者三皆溫如湯而寧都尤熱

九江府德安縣三十里廬山下湯泉石池五南一池極熱手不可探北四池稍溫浴之有硫黃氣

湖廣

武昌府蒲圻縣南五里湯泉冬夏常沸

襄陽府光化縣南五里溫水河舊有一泉其水溫暖今河尚存

房縣東湯泉中有硃砂

德安府應城縣北六十里京山有溫泉淵靜如鑑聞人聲則湯奮發其熱可爆雞又應城西五十里玉女泉其泉熱沸

隋州城西百二十里大洪山西北有煖水

嶽州城北百四十里泉沸如湯有硫黃氣

岳州府平江縣北九十里幕阜山有溫泉三穴

長沙府攸縣東六十里溫水泉冬溫夏涼又縣東百二十里有煖水石泉宜冬浴

衡州府來陽縣平陽五都有二泉其水春夏溫和冬滾沸

永州府零陵縣溫泉

常德府桃源縣西北百二十里湯泉又有冰泉入日陰陽泉

郴州興寧縣東北五十里石牛山其巔有雁池冬月溫燠雁嘗食息其中郴州北二十里平地泉湧出如湯沐之愈疾

桂陽縣北三十里白芒溫泉冒風者浴之多愈

宜章縣東二十里溫泉池又縣西六十里有桃花湯其水冬夏常煖

四川

城都府新都縣溫泉冬月未至數里遙見白氣如烟

順慶府儀隴縣火井天寒焰從地出

叙州府富順縣火井
重慶府城西南百六十里溫湯峽泉自懸崖而下涌出四時騰沸如湯
合州東五里溫泉
夔州府開縣三溪多熱夏凉又縣南溫井多夏常溫
潼川州蓬谿縣西二百里官館鎮之北伏龍山下火井地窪若池以火引之
有聲隱隱發地中少頃炎熾夏月積雨停水則焰從水上水爲之沸而寒如
故冬月水涸則土上有焰觀者至焚其衣裙也又邛縣西八十里火井博物
記云非深二三丈以竹木投取火後人投燭井中火即滅絕不復燃
東川軍民府西南三十五里湯池水出石窦中熱如沸湯清徹如鑑
四川行都指揮使司溫泉二曰寧番衛城東百四十里曰越巂衛城東二十
里四時溫煖可愈疾曰都司北七十里熱水池四時常熱流入溪河合溫水
接金沙江

福建

福州府城東崇賢里湯泉味甘而性和熱甚硫黃氣謝肇淛五雜俎云吾郡
城內外溫泉共十五處
汀州府城東四十里湯泉
興化府莆田縣城西南大溪中湯泉有三穴如井熱甚漢時胡道人棄丹於
地水遂溫浴之多壽以上見一統志而莆田又歸江西桃源溫湯池又上杭
橋西北岸溫泉潮退可浴餘縣搜附於後
南安縣城山溫泉有四三熱一溫
德化縣湯頭湯泉出焉
永春縣湯泉二一在湯邊一在登瀛橋北
安溪縣湯泉六
大田縣湯坑湯熱可浴
沙縣熱水池其水夏冷冬溫
永安縣湯池六熱水口苦竹村池仕洋湯池溫湯池龍峯湯池
上杭縣溫泉二小拔湯
長汀縣南何田市湯泉周二十丈熱能熟生名無垢泉又一在縣南安仁院
石窦湧出可溉田
清流縣溫泉三池溪嵩口北原可以熟卵
連城縣湯泉
永定縣湯泉三大洲湯泉出地中下洋湯泉出石壁李田湯泉熱能熟物旁
有溫泉可以和之

龍溪縣溫泉舊西廂城址下
漳浦縣梁山南北兩麓各有溫泉
龍岩縣溫泉在塗潭社四時可浴一在小溪社熱氣尤盛
南靖縣溫泉四永豐里二歸德里一清寧里一
長泰縣湯泉二
平和縣溫泉二清寧里新安里
寧洋縣湯池

廣東

廣州府清遠縣東九十里湯泉有石如鏡出泉熱可熟物
韶州府城東南五十里湯泉能熟生物每霜雪時泉氣上蒸赤魚時見人不
能獲又曲江縣西北四十里泉有三穴四時沸涌可以煑茗又樂昌縣東北

四十里溫水冬夏常溫愈疾又乳源縣西北二里石穴中溫泉又靈君山周山嶺溫泉二

瓊州府感恩縣北七里溫泉夏冷冬沸能愈風疥瘴氣

高州府溫泉三口府城北一百七十里曰信宜縣治南曰石城縣北五十五里

廣西

柳州府來賓縣西北一百里雙泉冬溫夏涼

象州東三十里溫湯泉其水常熱可熟物

萬州城西溫泉

雲南

雲南府安寧州北十里湯池雲南溫泉非一此爲甲色碧如玉可鑑

臨安府治溫泉每春莫郡人浴三日謂祛時疫又西北四十五里及建水石屏阿迷三州通海河西嶍峨蒙自四縣俱有之

鶴慶府城東南溫泉每歲三月浴之愈瘡

麗江軍民府通安州阿失村有溫泉

廣西府彌勒州西十里阿欲部山下溫泉

蒙化府城南甸尾山下溫泉相傳蒙納奴邏母病浴之愈

沅江軍民府城西北十五里溫玉泉石間迸出如湯

北勝州溫泉二曰州城枯木村曰州南沙田村

馬龍多郎甸長官司北五十里微崇山溫泉其熱如湯

尋甸軍民府南五十里溫泉俗呼熱水塘

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城東二十里哀牢山下有石狀如鼻一泉出焉一溫一涼曰玉泉又城西二十里虎障山下溫泉

隴州宣撫司湯泉從石罅出爲河熱甚

貴州

貴州普安州溫泉有二一在城東南八十里一在樂民千戶所西水溫可浴

水異名

芮水匪也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韓詩芮鞫之卽隩與鞫同

九皋九折之澤也水隈曰潯隈重巘也水之夷上洒下似之許氏曰岸上而平夷而其下爲水洗蕩謠入之也水中高地曰坻水草交曰藪水會曰瀆一曰水外高有墜坦之象

磐建

山陵

孝陵應天府朝陽門外鍾山○謚文太子祔葬于側世稱東陵○孝陵後有小阜曰大山萬歷間金壇于玉立欲治葬以科臣論止空其穴後誠意伯劉昭葬其父蘁臣

孝陵享殿○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左淑妃李氏曰妃曰氏皇貴妃孫氏皇貴人曰氏皇美人曰氏右碩妃生成祖文皇帝

孝陵道中觀音閘後壁瑪瑙石高丈餘衡丈有曰尺光潤如玉出青龍山永樂間採置

長陵昌平州城北天壽山自紅門進御道凡二十餘里舊名東峪子山永樂七年卜建一曰天壽世傳燕山竇氏舊居無据千峯萬壑交鎖周密巃嵸義森翠後視高山數十重來跌斷明堂平闊纔城諸小阜尤密匝祔葬十六妃

獻陵在長陵右祔葬四妃

景陵在長陵左祔葬七妃

裕陵去昌平二十五里獻陵之西祔葬十八妃

茂陵去昌平二十七里裕陵西北祔葬十四妃

泰陵在茂陵西無妃祔

康陵去昌平三十五里泰陵之西九龍池環其前松園繞其左

永陵去昌平十八里長陵之東南規制巍厥如長陵而巧麗過之俱襄陽白石兵部員外郎徐姚駱川卿所擇祔葬妃三十嬪二十六

昭陵

定陵在口陵口大峪嶺徐尚書學謨議擇時通政桑議梁子琦等難之爲輔臣申時行王錫爵等所斥崇禎初尚書姚思仁督理多朽石寧無罪地脉哉

吾寧陳輿郊以給事中巡工言壽宮五室中三間待駕四隅維以鐵柴各大銅缸注油左右室通門待中宮及嗣帝所生母升祔○神廟閱壽宮自坐石室飲酒

慶陵

德陵石橋高不五尺長不五丈砌石無甚費而耗二十餘萬金享殿寶域尤不貲且陵地窄甚僅當西山之脉在永陵左相距不百步也蔣德璟云

德陵葬日石梁中斷諸臣垂涕土不敢以聞諸陵明有碑題曰宗曰皇帝之陵稔恩門內有碑俱無字閑以木柵

思陵在紅門西三里與諸陵隔河諸陵俱河北　思陵獨河南即故皇貴妃田氏園也

候氣室

順天府治有候氣室每立春先期五日奏遣欽天監習占候者二人徃設瑄實灰如舊法占畢還奏

槐廳

全州蔣相國冕治第南門外巨槐一曰槐廳

明德堂

天下泮宮俱明倫堂獨應天府舉明德堂以宋文天祥手書故

梅熟堂

鄠縣東北三十里大梅山護聖寺漢梅子眞舊隱也寺有梅熟堂先是梅甚

巨稱爲梅龍孫權伐而三之一會稽禹廟梅梁張僧繇所畫龍飛去者有梅
核半可容粟一斗正德間盜失

六老堂

南康六老堂因五老峯祀宋守朱元晦曰六老

來玉堂

王元美弇山園中堂成適汪伯玉至名曰來玉董玄宰倣之樓成適陳仲醇至曰來仲

景鷹臺

南海子方百六十里殿旁瞭鷹臺臺臨三海子渡以七十二橋

銅雀臺

曹瞞臺於鄴水與西門豹祠相近今水中隱隱三臺址蓋銅雀金鳳玉井云

二臺久沉臺址稍高

厄臺

陳州厄臺孔子絕糧處崇禎時流寇佯賓諧生其上圍斬之又遺厄也

主人臺

潁州東二里岳廟前元宋每旦彩雲騰翥明興太祖嘗幕其上天下大定雲散土人呼主人臺 潁州志

鶴臺

崇禎甲戌湖廣松滋縣得石碣蒼羊叔子所書鶴臺二字

摩旌臺

全椒縣西北四十里宋將焦光贊結寨於焦山上營壘皆石砌高數尺圍可六里許東有搖旌北有摩旌臺雨洗後嘗出甲葉鐵鏃之類石窖中米麥至今猶不腐 全椒縣志

成祖定鼎北京勿毀以垂鑒

戒萬歷七年五月四日樓傾梁上金錢一百二十文云至元通寶則樓創於元初非遼時物矣 張居正著

六相樓

四川達縣本宕渠故地洪武庚辰進士郴州曹嗣宗丞達縣修六相樓祀唐李嶠劉晏元稹李逊之韓滉宋張商英嗣宗終廣東按察僉事

瑞光樓

鄞縣南二十里櫟社元宋永嘉高則誠明避亂寓於沈氏樓作琵琶記夜按拍而歌蠟炬二枝相隔光忽交合名瑞光樓遺址存

四雨樓

姑蘇廣福山周天球治園有四雨樓桃李海棠各栽一面謂海棠濕透胭脂雨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其右臨水對山曰珠簾暮捲西山雨其下非

朝天宮

南京朝天宮古冶城也後殿黃垣據高垣之上　太祖嘗更衣於此俗傳葬

鐵柱宮

南昌鐵柱宮東南隅方丈鑿池作石欄鐵柱微露乃石耳非鐵也 陸儼山燁 章漫抄

雙魚宮

錢塘洪侍郎曦祖游江西玉皇山寺見石盆中金魚八枚游泳必雙異而問僧謂僅四頭因登席聲祝果然平視又如前僧曰此名雙魚宮乃旌陽眞人

所遺仙跡遊覽志失載

白塔

四川白塔初來安縣北六十里白塔寺路通盱眙有磚塔一座雷擊擊其末三層遺在泗州境伏虎山今存半塔創始雷擊俱不知其何年月

鎮河塔

涿州桑乾河中以有塔名鎮河塔嘉靖元年塔崩內有古錢皆飛空如蝶自後河水不時泛溢 涿州志

應州木塔

應州佛宮寺木塔四層六簷八角高三十六丈遼清寧三年田和尚奉勅募建塔後殿九間通一殿夾梁洪武元年四月八日塔頂佛燈連明三夜 文皇帝北征幸其上題峻極神功後 武廟巡應州題天下奇觀 應州志

按佛法佛菩薩塔高十三層辟支塔應十一層阿羅漢四層餘隨品級減之此八種塔並有露盤佛塔八重菩薩七重辟支六重四果五重三果四重二果三重初果二重輪王一重凡僧但焦葉火珠而已後世建塔不原佛制聖凡相濫紕謬至多

虞仲

太伯逃荊蠻自號句吳從歸百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仲雍立是爲仲雍傳三世至周章武王克殷大封同姓封周章于吳封其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列爲流侯是爲虞司馬貞曰夏墟在河東太陽縣據志書平陸即古太陽縣至唐開元始更今名其廟爲太伯明矣或者謂太伯以次而傳至周章是爲南之吳虞仲始受周封于夏墟是爲北之虞然則虞祖虞仲爲以廟太伯哉虞仲之後有三徙鄉

榆次縣東南四十里相傳蘭相如所居故里當秋深地無霜五穀登衍人異之

姜女手跡

曲沃縣西南三十里侯馬鎮南河西堰中世傳姜女托堰哭夫手印于堰至今土雖屢傾遺蹟猶存

殘苦廟

介之推從重耳出亡追者甚急之推以其子林代死重耳入晉之推妻及林妻尋推聞焚死于綿山俱投井死鄉人即其地立廟祀之曰殘苦廟在曲沃西關外

瓜子綱

襄城縣東南五十里北陽阪下曰瓜子綱相傳老子食瓜處子落皆成石瓜

子其形宛然

大禹廟

龍門大禹廟俗傳食豕肉詣廟必風壁畫精工與岐山周公廟壁畫並稱

秦伯廟

平陸縣秦伯廟

南岳廟

衡州南岳廟古松百餘株銅香鼎甚巨不可圖抱銅鐘重九千斤有大祭則鐘聲先振

御題祠山廟

廣德州北五里橫山張眞君廟　明初高皇帝南征過之題曰天下英靈第一山白雲爲閣石爲湖將軍幸得來贈此暫解干戈勤笑顏

江神廟

湖廣魚鎖江神廟有神木江夏賀相國逢聖歸楚木出於江蒼古挺拔鎖以鐵索

白起廟

武安縣西關白起廟正統間縣丞李昇以起殺降挾詐遂毀其廟

長平驛

山西高平縣古長平也耕人嘗得遺鏃如綠玉長平驛即元平章賈魯宅堂三楹梁柱俱桑木甚巨賈氏裔猶存

煖鋪

都御史葉成巡撫宣府於沿邊孔道設煖鋪即唐人邊鋪也

鐵柱

雲南大理府趙州東南九十里白崖城蒙氏建極十三年四月鑄鐵柱名曰建極又鑄笠覆於頂土人號天尊柱歲貼金其上祭之邀福

與言書院

去陳州百里曰五鄉介項城上蔡間今更曰潔已鄉立與言書院

冰廠

蘄州冰廠十有六淸人始至問廠何爲曰藏冰者謂伏兵也焚其五始悟

魚骨橋

海門縣醴安鄉以大魚骨作橋長丈八尺有奇元至正中潰入江萬歷戊戌隨沙漲起呂四場民獲之廖令口移建儒學前色黝黑有鐵釘痕堅無朽蠹

揚州府志

廣濟橋

湖州廣濟橋宣德間知府王源建歲權稅萬餘金

皇過此橋

崇德縣皇過此橋以宋高宗南渡過此故名見縣志萬歷橋北沈望雲伐竹得磚葬石刻宋寧宗姑墓駙馬黃氏鹽官人始知爲皇姑子橋

倒流橋

當陽縣北漳水上倒流橋相傳曹操追劉先主張飛據橋大呼水爲逆流魏人不敢迫

承天府志

萬安橋

泉州萬安橋俗呼洛陽橋長三百六十丈萬歷口丹陽姜志禮守泉州修萬安橋得石刻曰同節來修即公號也又鄭縣蔡錫永樂癸卯鄉試入胄監仁廟以學行授兵科給事中出守泉州欲修萬安橋發石刊曰石頭若開衆公

再來檢海神遣醉卒自投於海若有神擎之者俄易書一醋字必八月二十一日酉時也事載錫家傳中今廟像皂服行人過焚草履一輛

仙橋

雲南白崖川獨木橋十餘所木大如指長三尺或五六尺纖險不敢着足樵人捷足過之亦不損折其木非常見之材每望夜一易不知其因明日但見新製曰仙橋

楹帖

直也如弦縱道口夫復何憾比而得獸雖邱陵亦奚以爲 顧清

靜亦靜動亦靜五賊克消夫慾火榮亦忍辱亦忍平生不履於危機 翟鑾

徒有寸丹獻帝闕竟無尺素達權門 瞿鵬

堂上雙親壽朝中一品家 嚴訥

無毀無譽三代直道而行知止知足四時成功者退 申時行

財不求贏敢爲子孫益過位嘗思齒角難兼 陸光祖

節義重丘山始不渝終不渝功名赴流水寵不驚辱不驚 嘉靖三十二年沈丘歎論山陰符調

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閑人養太和 鄧伸

偶倘謝上天富貴歸來作平地神仙 中丞王瓊

頭上青天一點浮雲淨盡庭前白日五更夜氣流行 訓導楊傳芳子起元

天無私地無私日月無私風不出雨不出寒暑不出 沈思孝

得意嘗自笑無音使誰知 鄧以讚

凡事再思斯可矣與人三反何難焉 都諫武安米之韓

泮水樂儀證天下書不談天下之事康莊擊壤生聖人世願爲聖人之氓 米鴻

出入起居得罪天地時十常八九子臣弟友可對聖賢處百無二三 吳先生寓梅日乘

見故人而一笑自有餘懽念生平之百爲亦無可恨 李庭機

居深山之中隨俗所使生聖明之世與天者游 鄧元錫

少作書生未見升堂入室老爲廟祝粗知掃地焚香 李贄

養其氣以剛大登所聞而高明 李維芳

試看階前皆樹玉莫嫌腰下未攜金

天上圖書分册府雲中雞犬半仙家 王思任

誤改文字身空老起吸魚鹽計已遲 陳元素

人前屋漏日裡雞鳴

鐵牛碑

每思於物有濟恒愧爲人所容 陳龍正

自拋官後睡常足不讀書來老更閑 祝以豳

實在能遲雖菴成可讀書 先丞一府君

鐵牛碑

濟南府儒學內有碑高三尺刻曰鐵牛碑碑旁地露錢錐不五寸就側四掘終如故或曰鐵牛鎖七十二泉者

宋文貞公碑

沙河縣宋文貞公璟碑斷沒土中正德丁丑縣令方思道冶鐵二百斤貫而續之今存不甚剝蝕

毛文龍碑

平遼總兵官左軍都督同知毛公功德碑天啟四年七月朝鮮立奏恩聲謨

立紀明倫靖社功臣輔國榮祿大夫兼議政府左贊成判義禁府知書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舉藝文館大提舉金瓊撰通政大夫行吏曹參議李灌書崇政大夫行兵曹判書兼同知成均館事金尙容篆嘉議大夫平安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平壤府尹巡察司李尙奇立石（碑文不載）銘曰噫徃歲羯虜造釁我淸邊鯨吞豕突怠莫之遏全遼右壤壘土無堅獨雄拾掇厥墟腥羶公時憤切忠膽激烈齩牙張拳獨立一叫揭義爲號趨者爭先曷投曷倚俾賊願忌以擊以宰謂我非濟克協大計鰓首東偏獲醜復鎭軍聲始振天討行焉出入遼瀋形格勢禁固或恣前恫疑縮頸不敢西還關防賴全瞻彼撥烏洪濤滋漾處得其便舟津爰帖履坦不跲就蹜如天激以忠義其歸如市累累連連曰公父母開口望哺餘喘其綿匪公是任吾其左衽長城屹然得人死力功章寵錫褒詔頻宣神旗豹尾以隆閫寄節制其專大業未了概見其效四海望延吾言不失有待史筆有貫凌烟摭實戞石先最其績後竪其傳

興安縣岑山右魚峯之仙宮寺有創修木碑係天順七年其聲楼楼如古琴其文挺剝斷連亦如古鍋琴文鋟塘黃汝亨貞父云目中所未見

定羯城

保定有定羯城宋楊延朗所築金時以其磚他用獨其土存嘉靖中霖雨潰其西北得人骨數十具植立土中觸髏各戴兜鍪旁侍兵仗石刻云活築脩工百戶徐瑾一行兵役見者竦然（長安客語）

軒轅陵

平陽太平縣東三十里上魯村東汾河內有石棺以鐵束之隱現不同世傳爲軒轅棺云

顓頊塚

晉初烏程得顓頊塚又衡山崩見顓頊塚中有營丘圖九首鳩杖見顏眞卿石柱記濮州東北相傳顓頊建都因有帝塚故名

鯀墓

鄭城縣東北七十里羽山卽殛鯀處有墓

禹陵

會稽城南數里禹陵望石高可六尺形如櫃堅栗青色而澤有白脈隱起細如絲絡偶撼之則動而不可拔也今戊子夏燮於溢三千年神貺頓失其重聞者惋惜

唐堯土階

唐堯土階故里在臨汾縣城南十里帝姓伊祁氏故里名伊村村築土壁宛然茅茨土階之蹟唐堯氏陵在臨汾縣城東七十里部行里俗謂之神林又謂之神陵高百五十尺廣二百餘步旁皆山石惟此地爲平土深丈餘山後有河一道俗呼陶唐飲馬泉有金泰和二年碑記相傳唐太宗征遼曾駐蹕此山因謁堯陵遂塑已像明嘉靖間知縣趙統重修陵東原祀丹朱西祀唐太宗統撒太宗像每歲祭丹朱耐享升堯諸臣之主竊嘗考舜巡狩于湘其陵在九嶷禹會諸侯于塗山其陵在會稽惟堯之巡狩不見經傳此陵爲堯陵相傳自古無疑也然明初詔下訪曆代帝王陵墓山東東平州有以堯陵聞者至今載之祀典而在臨汾反遺何也豈昔之搜訪未至耶抑詔下之日而臨汾尙屬無耶（那裂豐隰汾志）

堯年十五封唐侯二十登帝位壽百十有八歲　帝王世紀云堯葬濟陽城陽西北是爲穀林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卽城陽堯都平陽

于詩爲唐國由此觀之城陽卽今之平陽也濟水出王屋山在平陽東南今之城陽普尚屬平陽郡雖去平陽郡百餘里而臨汾東亢村所出有溪泉至今相傳通濟源茲言夫豈無據況濟多穴地伏流千餘而上陵谷代遷焉知堯之時臨汾非源耶今堯陵在臨汾東南祝王屋山實合古之城陽西北古曰穀林而今堯陵俗名爲神林尤一驗也後人乃謂山東東平州濟水在焉而遂以堯陵名何耶

關龍逢塚

安邑東北三里有雙丘相傳夏大夫關龍逢塚土人云關雲長其後裔云

齊桓公墓

崇德縣新令臨淄縣夢貴人緋服傳騶而至揖曰公行去邑當以東壁遺金贈公晨起附舍東廡圮坎其地檜蜡中空如下天狀掘石版曰齊桓公墓規制深廣石室若王者之居屍色如生器具皆黃金旁金山銀山各一祭取其山燈缺將滅爲添油加築不三月罷官崇德縣志按史記桓公屍蟲出於戶安得云屍色如生也其厚葬或有之

衛靈公墓

相傳衛輝府治後衛靈公墓古有紫金碑雷轟之又觀城縣東南四十二里高冢縣東北二十五里亦有墓

雙娥堆

蘇州承天寺門外雙娥堆爲吳王夫差愛姬從孫武子學兵法爲隊長笑而見殺此其墓也東北小池衡不過二丈長不過五丈乃錦帆涇故水爲吳張士誠所浴

李牧墓

平陽大平縣西五里孝子村趙將李牧墓其子李榮盧于墓側稱子墓

陳仲子墓

長清於陵仲子墓張令文龍命徵孔廟大糞一盂及雀粟享之（長清縣志）

介林墓

介之推子林墓曲沃縣南三里河底村

王剪墓

王剪墓富平東四十里每六月朔望墓若海市狀城都依然車馬交錯（關中記）

鄭玄墓

臨晉縣口三十里至今荊棘不生狐狸不穴

青塚

荊門州青塚土人哀昭君招魂而葬因名實在大同城西北五百里古豐州灘西六十里

孫嵩墓

安邱縣南四十里孫嵩墓元人于欽作齊乘寓宿太虛宮夢趙先生入謁曰聞君修齊志僕有良友葬安邱其人節義高天下今世所無也請載之以勵義俗欽覺而語梅仲昇以爲鄉人趙伯善共訪之伯善愕然及閱趙岐傳始悟爲孫賓石也（齊乘）

嚴子陵墓

尉氏縣東二十里蔡堡有嚴子陵墓

司馬遷墓

韓城縣南二十里芝水之南西麓有漢太史令司馬子長之墓墓有古柏墓

土嘗開土人柏根懸其棺因磚封焉子長自叙云五世皆葬高門今去芝水數里又西北五里姚莊村有蘇武墓墓柏俱南向

高陵

蘇州盤門外三里武烈皇帝所葬（孫堅）曰高陵妻吳夫人子長沙桓王（策）皆附焉

唐元至正二十三年崑山盧熊公武與同郡沈徵君伯熙父訪徵君因言予向曾過此聞父老言地屬沙湖金氏墓上有木如蚪龍然每陰雨若見物操舟蕩漾之狀人或逐之不見蒋伐樹掘地得金船長二尺許其怪遂息

黃耳塚

松江府治南七里普寧尼寺有陸隆機黃耳塚機入洛有快犬爲傳家問後死人義之埋此今殿西北隅有土隆起古木盤覆即其處也　明袁海叟詩豢養有恩終不背交遊何事獨相欺

郭璞墓

唐乾符間衢州刺史季骏置砦龍山得二石長六尺許取置文會閣前宋淳化間郡守愼知禮移植于此積土爲峯歲久遂訛傳爲郭璞墓有傳璞言五百年後太守爲吾守墓紹聖中郡守孫貫知非璞墓發之得二石移置堂中宣和郡守高至臨復移歸故處相傳峨嵋山正對府治不利于郡故置此石以壓之因培土爲峯而名以小娥眉云（田畝傳）

太康瓦券

萬歷元年會稽倪光簡塚地中掘得杯及瓦券券曰大男楊紹從土中公買塚地一邱東極闕澤西極黃滕南極山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即日交畢日月爲証四時爲伍太康元年九月二十六日對共破剪民有私約如律令

（玉茗堂集）按今葬例買土立券古人已然矣

內邱縣南十三里趙張賓墓周圍皆鐵高三丈餘廣十餘畝石勒厚葬以報賓也

李太白墓

當塗李太白墓有祠葬如筆竹葉皆有金星

寶峯寺古墓

弘治癸丑春泰和羅鶴子應詔書城南寶峯寺見司禮少監胡善治掘墳寺後山得古墓有墓志僅元和四年數字明白棺槨俱無惟樞骨尚存其長過今人十三古人多長大者後世氣薄故生物短小

南漢劉氏塚

廣州城東北亭洲有土穴耕人梁囊過之投石空空作聲乃納以雄雞夜鳴知無恙於是發之數金人各重十五六斤正處金像二冕坐若帝后各五六十斤地若金鑑珠貝藥之鏡一光照白日視一硯池玉魚游動他珍異亡筆先攜鏡歸光動隣舍急碎之鄰人覺而往爭遂聞官盡搜盡之內棺掘毀稍存竹槨墓碑隱隱可識南漢劉氏塚也（陳子壯昆生集）

瀧陵阡

吉安永豐縣有瀧陵阡即歐陽公舉祖父處　國朝口間忽失處落廣信永豐縣人怪之後又還吉安永豐縣時有諺曰吉永豐移廣永豐永豐二字適相同人民城郭依然是只少當年六一公

蘇文忠墓

郟縣蘇文忠文定二公墓文忠卒常州嘗愛郟之山移葬此後文定卒亦葬焉　明商歷甲申有盜發之縣令溥南張鶚行加封樹焉去墓半里有廢塚

石半讖按之則文忠之曾孫婦亦掩之俄夢文忠遣青衣致謝問文忠公何在曰臨汝至彼可相見也後篤行以事至臨汝會得先生墨跡一卷大異之

恍悟前夢石識其事 鄢陵縣志

琴操塚

臨安縣玲瓏山琴操塚殘碣東坡居士書萬歷十七年被發

方臘祖塋

嚴州香山前爲獅象石方臘祖塋處後毀其石

鐵棺

泰興縣南華廢寺有鐵棺長九尺二寸前後挾相傳宋建炎間薛慶嘗遣其

徒撻之中有物相觸鏗然聲以鐵椎擊數百不損鼓鞴溶之不液乃止 揚州府志

劉刺史墓

義烏縣南東平山有宋平昌刺史劉公墓隆慶戊辰長至日裔孫尚恭重修墓碑拋數尺見墳臺臺上有碑方尺許刻晦翁卜墓數云天聖戊辰葬此邱陰十八紀出公侯子孫孫亟不替繩繩武武永無休五百四十一年損十六七歲裔孫脩戊辰戊辰新一石重修重修千百秋秘書郎朱熹書刊石呂祖儉爲之記記雖具載其要云右數八句爲卜劉公之墓天聖六年十月三日卜葬東平山先塋之原公諱豪字有閑裔出漢光武封太孫於烏傷國除因家縣治南遂爲烏傷人逮晉盧公萬章始爲王官唐曰珊者翰林學士南門劉氏非他族比公以文學選平昌刺史致仕曾孫煇燾閩登乾道進士第游東萊晦菴二先生門故晦菴卜其祖墓之陰有裔衍家昌千載之久乎因

前槨蔣因而彼此搆鬬勝則一年大利即至死傷毋許告訐近有司嚴禁之稍戢

孫一元墓

孫大初墓上有挂瓢堂記李夢陽撰劉麟書

鄭曉墓

海鹽鄭尚書墓在句塍山先是尚書執法削籍其葬從庶人禮隆慶初復官贈諡終不改其舊予嘗拜墓下歎先輩素風也

邵灣古墓

壬辰客海鹽邵灣山視氏宅後有積土坎之得古墓各磚刻曰永安六年歲在癸未九月十日造辟日造五官郎中山義尉丹陽楊口磚面俱有雲雷紋穴頗深廣左右有羨門予往訪之始徹古製

器用

研

王官谷西山有秦王研研大如碾盤無口下如尖底禮春秋秦敗晉師於王山谷時所遺者 司馬彪郡記見呂東野涯野集

潁州東六十里古夷陵也舊志古列國縣君邱壘土傳夷陵縣掘地得磚作研墜潤 潁州志

俞侍郎士吉奉使得研上篆永樂二年旁書海東濱磯 北楷

古鐘磬

太原交城縣西南汾水上金大定中汾東山岸崩得古墓有鼎十餘鐘磬各數十鼎大者幾三尺凡十有二其中實物猶存鐘小者僅五寸許大至三尺九十有二蓋晉律之次後世之制以厚薄而此以大小其制皆周器非秦漢以後所作今器不存而墓址猶在

藝林雜俎 中集 四十 張氏適園叢書

琴

高陵魏氏唐鄭公之後藏有遺琴後訟失之 呂涯野集

禮科公署有書室琴懸壁間係舊物 李樂見聞錄記

正統末籍太監王振玉琴長三尺餘

四明沈嘉則豐對樓詩集云吳仲足攜族子德望所藏銅琴示我爲賦銅琴篇口九字蓋予平生耳目所未覩也

青銅合體黃金相嵌以白玉排雁行絲弦蜀繭啼鳳誰其作者古帝王按圖攷識題大唐聖文雙篆鳴玉方玄宗協律精宮商是當在御藥且康伊昔

抱至置我牀青天拂面開錦囊日日倏忽相低昂翡翠照燦琉璃光丹砂點漆流星芒纖指觸紘纓嘻嘻蒼梧飛雲和不揚見者顒顒願而長延俊考國推太章裔孫寶秘什襲藏明珠大貝俱辱常荒墟對磧經千霜鬼神呵護不敢傷天地不得閟厥良復使人世窺覬唐我欲薦之登明堂九原誰再起師襄夔孔同室國祚昌皇帝萬歲永無疆

仙針

蒼梧縣人梁大用遇異人授以鐵針三枚幷針灸書遂爲名醫永樂中郡守羅觀訪其子孫得一針以進於朝

鐵塔鐵鐘

當陽縣玉泉寺鐵塔鐵鐘俱隋物　青州城內口口寺三鐘大者受四十石次受三十石有釜受八石似甕而有耳寺原孟嘗君宅

圓花錞

崇禎元年四月湖廣通山縣三都水衝出古銅鐘重十八斤周製也有圓花甚震立使某移于行臺扣之無聲歸卽如故

鼓

鄞縣東鄉全尙書忠故居石鼓二萬歷乙卯石中如蟲囓聲翻視之石多蝕搜得石盤一盤足尙動觀者異之

成化初韓襄毅雍南征大藤峽賊斬峽之大藤中空鞔革爲鼓置參府前聲其形而下垂扣之掩鬱而不揚今見南京神樂觀編鐘形不甚圓

曹縣城門四各有鐘相傳鐘懸則大水邃寘之崇禎戊辰四月盧令柱礎不聽盡懸之果大水乃徹曹縣志

歐陽修跋田錄太常所用王朴編鐘皆不圓而側垂後胡瑗改鑄編鐘遂圓

金斧

臨潼縣南一里驪山綿互而東五十里東有金斧山石碑中有金斧抵之則動取之不出

石杯

青田縣五色石杯巧工琢造踐上官不啻千百民甚苦之古人拔茶樹桑以茶且累民況石杯於器無益有一製必貽一害在司牧者念之耳

鐘

大名府譙樓鐘云魏太武物守潔則聲宏否則咽澀前守惡之棄置通衢且半裂樂護澄任適旱祭而懸之扣之不揚護不懌夢大衆謂于鐘所乃再扣之聲宏裂處尋平

正統中河決滎陽東昌水中大鐘二范縣令鄭鐸得其一敬識永安四年

錞三字聲極清遠

唐鏡

張三丰食器

唐鏡背有字云花發無冬夏臨軒曉夜明見鄰以偉山上山稿

辟塵鑪

錢塘縣西山龍非寺辟塵石鑪不知所自來近失云

張三丰嘗居顯州迎祥觀遺像一食器一容斗許暑貯肉不腐泥元衣一久而如新好事者易其領輒收冠一質古有摩雲態（顯州志）

天啟改元

魏元法僧口贊莊南詔晟豐祐先已用之又太和舊志元至正戊戌紅巾徐壽煇陳友諒陷江西下吉安泰和稱天啟則天啟之號前代已四見矣

銅法馬

萬歷間泰和人掘地得法馬形如月鑿十字重四斤天啟三年造背鐫吉安路郭尚書子章弘梁王璹立永嘉王蕭莊稱帝改元時不稱吉安亦不稱路路自元始豈天啟間造法馬至元始續刻吉安路耶

貢金

楊升菴滇畧曰語云金生麗水今麗江其地也其江曰金沙源出吐蕃經鐵橋寶山永寧北勝以達東川江澨沙泛金麩雜之貧民淘而鍛焉日僅分文俾蜀賈轉諸四方其稅屬之土府漢不得有也朝廷歲貢滇賦金五千其直可四分緡皆蜀賈有力者先期受直於官而走四達裒入之閒有逃且死者累及姻族桁楊累累至於黔巫瘴癘十死一生又不具論也

雲南銀鑛共六十有三置場委官歲約二萬緡然脈有盛衰課隨盈縮

宿金

薊州獨樂寺額相傳李太白書萬歷閒重修得宿金上覆以錢石刻唐安祿山物並入官

銅冶

海內銅山四百六十唐鑄於陝宣衢信銅冶九十六宋鑄於諸路銅冶百三十有六歲課至五百四十九萬貫韶州永通一監歲造八千萬貫

紫石英

諸暨縣東五十里烏帶山產紫石英嘉靖中縣令黎秀命父老凡上官來取者皆引至他所使無得因是曰合浦之珠以吏貪而徙蠻產石英乃自本臧到任數採無得此不職之效也採者以息久之遂迷其處　紹興府志

鐵獅

滄州鐵獅周世宗北征契丹駐此地有罪人善治輸金鑄獅鎮城贖罪高一丈七尺長一丈六尺後被州人搖去尾腹鐵至今缺之

銅獅

雲南都司公署前大銅獅二極瑩淨無點斑

關將軍印

景泰中安州二甲夫得古金印曰壽亭侯印知州楊集上於朝南宮弘治間都憲河閒張汝器口口開漕河於揚州得古印四一壽亭侯印一鎮江府御前住劄都統制印一鄂州筦內觀察使印一都巡檢使之印皆蟠螭紐制作古雅程篁墩敏政過淮陰汝器貿之曰韓世忠嘗爲鎮江府御前住劄都統制岳飛嘗爲筦內觀察使都巡檢使亦宋官萬歷末烏程沈相國潅得漢壽亭侯玉印印中空可貫紐下刻關羽之印玉質蒼古捨西湖孤山廟中嘗見之

宋徽宗崇寧五年倣秦璽蟲魚篆作璽方四寸有奇蟠紐方璽上員下方名鎮國寶

天啟四年九月四日磁州東八里臨漳縣務本村漳河北岸田夫那某見岸崩得玉璽以呈河北道張夢鯨重百二十兩方各四寸而一寸二分蟠紐高一寸八分篆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是璽與至元所獻不同豈徽宗十四璽之一乎又熊羆所獻陝西璽亦同

木牛

成化二十一年戶部左侍郎陸慶李衍總督陝西邊備兼理荒政發廩賑饑作木牛取牛耕之耒耜易製爲五曰坐犁曰推犁曰撮犁一抗活曰肩犁可水耕可山耕可陸耕或用二人多則三人多者白舉少者白合一日可耕三四畝作木牛圖布之

遺印

永樂間應州拋地得金城縣印應州本漢舘陰縣後改名金城縣今儒學舊縣治也

天順七年口口口得行軍萬戶之印

成化六年閬陽縣得宣差副總兵之印倘書戶部郎中之印背鐫天與六年行宮禮部造

弘治十六年河南府得銅印三百於壞垣俱元物諸毀之

正德末銅城府得勒金長官司印篆文八畫

嘉靖二十年廣平府推官王堯日督民於清河縣淩城濠得古印六篆可識者二曰都將領印曰達魯花赤之印上之巡撫藏於庫

隆慶三年六月豐潤縣拋得玉田縣稅課使印

萬歷二十八年隆慶州永寧縣人築墻得古印爲金左丞完顏綱物綱與元人戰於縉山敗績失之見金史

崇禎甲戌南昌得統軍元帥之印謂　太祖物推官李嗣宗以　太祖初稱統軍右副元帥見皇明通紀非也予按龍鳳口年丙申三月我克集慶徐達湯和爲統軍元帥二公並至南昌必其所遺

戊寅三月十四日滋陽縣浚井得管軍萬戶府銅印旁鐫中書禮部造

龍鳳五年六月又薊州得古印

巳卯十一月甲戌固安縣甃井得鎮遠軍節度使銅印背刻宣和四年十一月少府監鑄

藤船

南夷船俱縛以籐用松膠和漆塗之永安州歲辦松膠若干　張燔變事紀聞

空青

空青是黃石子大如拳諦視之腦裡沉沉有青色匠氏以金剛錐錐之滴聚水如漿平湖沈長水太史見之

荒銀

南夷中多用荒銀

琥珀

萬歷甲午詔雲南布政司取琥珀二百斤一時騷然永昌府舊貯二十餘斤以上供搜括數年竟不能充而土民破家亡算

祖母綠

孕婦吞祖母綠易產仍出自兒手山陰白洋氏驗之

青鳳子

青鳳子狀如鵝石色甚青瑩婦人佩之能令好顏色新安楊不棄得之水濱中易以千金內爲禁中寶重

蓬萊閣石鏡

登州蓬萊閣石鏡週形畢照崇禎壬申孔有德兵亂經火稍晦近聞復明

緬鈴

緬鈴相傳鵬精也鵬性淫毒一出諸牝悉避去週蠻婦輒啄而求合土人束草人絳衣譬花其上鵬翔之不置精溢其上採之裹以重金大僅如荳嵌之於勢以御婦人得氣愈勁然夷不外售夷取之始得演人僞者以作蔡黎形裏而搖之亦躍但彼不搖自鳴耳　演繁記

鹽官談遷孴木著

榮植

古木

通都交區巨材連抱匠石積睨其下十不壽一谿谷昧深壠堆戾阨木雖專其年民無得而稱焉亦未始幸也今採之徃牒據其見存者或病以漏爲固所不免矣

北京

京師皇城內西苑之高玄殿古檜一松四並金時植嘉靖中封松指揮使其俸米專飯孤貧

皇城西顯靈宮之靈官祠古柏二雷披一枝折面不殊二百年葱葱焉國子

監古松並元許衡植

京師外城天壇枷榆錢凡榆春錢天壇榆之錢以秋

山川檀偃松以風拔橫枝距地不三尺櫜以木人通行其下

內城成國公朱氏園右堂古槐云四五百年物身大于屋半間頂嵯峨若山

極樂寺剔牙松數株斑剝若鱗大可七八圍

萬壽寺松高數丈大合抱

外城大慈仁寺報國寺矬松二其右尤奇幹數尺株橫數丈

外城左安門外章公寺西府海棠二樹高二尋游人最盛寺南觀音閣藉婆一枝高五六丈花時鮮冶

京城西北十里甕通觀古柏一穠大十圍

京城外二十里承恩寺戒壇松二古穆天矯過報國寺

大功德寺古木數十章半朽腐大可七八圍

榮植

古木

通都交區巨材連抱匠石積睨其下十不壽一谿谷昧深壠堆戾阨木雖專其年民無得而稱焉亦未始幸也今採之徃牒據其見存者或病以漏爲固所不免矣

北京

京師皇城內西苑之高玄殿古檜一松四並金時植嘉靖中封松指揮使其俸米專飯孤貧

皇城西顯靈宮之靈官祠古柏二雷披一枝折面不殊二百年葱葱焉國子

仰山隆恩寺松一

潭柘山京城西北八十里潭柘寺諺曰先有潭柘後有幽州則潭柘最古矣

今枯柘長不能丈其枝晚發後凋者也柘枯而不朽

昌平州天壽山古柏相傳寶馮鈞家物樹中楫可布三四席今稱寶家槐按

馮鈞周之諫議大夫也故居在薊州城東而此槐係之寶氏莊或其餘裔耶

薊州西北盤山東崖古松一

平谷城東延祥觀柘不知所自始元至正丁亥眞人丘長春至盤山過觀中見枯柏四憐惜憐惜去後柏仍葉茂至今焉觀東北十五里漁子山世傳軒轅氏陵或曰軒轅臺

房山縣北馬鞍山松二其枝覆十餘丈

涿州西南十五里樓桑村漢昭烈帝故居道右大桑高十丈層蔭如樓其蔭百畝其椹爲珍餽桑側古廟唐乾寧五年立並列關羽張飛亦涿人城西五里有張氏洗馬潭樓桑村南三里鄭亭鄭道元故居也

盧椿寺椿其影每日中天雖日月東西翠不移動

文安縣城東叢集寺後古檜非時云漢人所植

保定縣柏塘有古柏數圍倒植河中如橋旅渡迄今名柏木橋

任邱縣北三十五里冀州城又東北三里扁鵲墓有古樹數株

寧津縣北三十里曹氏莊藥王廟前大麻子樹不知植於何時嘉靖七年居民伐樹掘地下得石刻云遼南大麻子下斬靡剛剛靡顛子也樹自戰國時已有之矣

行唐縣西北三十五里柏山古柏大數十圍柏上鐵環相傳資建德栞以繫馬者

鉅澤縣儒學一槐有兩枝末合爲一幹或以爲連理

清河縣龍王廟左右古槐枝幹曲卷下垂至地若龍爪狀人謂之龍爪樹朱太祖嘗避暑其下解衣覆上其性遂下生有惡少竊利其財而伐之斧斤方加而疾作遂止傷痕亦津津淋後漸生根葉繼生成樹無復龍形矣今堂與

石灰山百法寺法堂前有奇樹

弘濟寺府東北四十五里婆羅樹二永樂中太監鄭和携自海外

牛首山弘覺寺文杏一唐懶融大師手植圍可二丈經火猶活山東北鄭太監墓紅豆樹

祈澤山祈澤寺攝山棲霞寺各文杏二六朝時物俱數人合抱

溧水縣東南三十三里仙杏山其巔有杏林及仙人跡

句容縣茅山有許旌陽手植檜

蘇州閶門外三里半塘寺銀杏大五抱新安潘之恒曰瑞樹

陽山晉柏一幹如龍鱗大四圍

光福山山茶一圍可六尺

銅井山顧氏園實珠山茶一可合抱口司徒廟古柏二叉口文杏口其一

圍三人

洞庭山冉菴山茶一陰畝餘四季秀發云冉里先生手植又黃家塹古桂常熟縣虞山致道觀七星檜梁天監中張道裕道陵大代孫手植十二今存其三其雷擊風僕者尤詭異餘皆後人補植

華亭縣北二十五里佘山五代朱承進墓有垂絲柏一株甚巨

華亭縣口北禪寺宋時冏先生過之手植樟於雲堂去後數年樟摽冏復造焉問樟公何在取瓢中藥丸一瘞根下樟復榮葉俱顯瘢痕始悟呂仙也

亭林鎮縣東南三十五里陳侍郎顧野王故居墨池旁古松云野王手植

鍾賈山壽安寺陳氏墓垂絲檜二徑餘四尺崇鬱壯茂蓋數百年物

上海縣西北十里靜安寺陳朝植雙檜於殿前宋政和間媚臣朱勔圖以進徽宗欲攜之燊風雷忽碎其一今殿右尚存元成廷珪詩香骨自來生左紲

苦心未忍棄前朝

明心寺縣西南六十里古檜二宋元豐間植

江陰縣西三十里申浦季札墓有巨樹三人合抱產果曰鷄距子以形似名

也止此一本又揚州口口寺一本餘天下所無

宜興縣保安寺垂柏連數抱而中剖

玉女潭縣南三十五里張公洞西南三里古檜一株根柯鬱蟠礎磄如石唐獨狐及詩曰日

思瓊指此

善卷寺縣西南五十里古檜蕭梁物

鎮江府城西南七里招隱山招隱寺銀杏樹圍五人云齊梁物

丹陽東北三十五里經山寺銀杏圍七人相傳晉時植半枯半堅遺子所生

小株從中挺出亦已盈斗

揚州府城隍廟銀杏一當門圍四尺

興化縣木塔寺黃梅初治殿賈人以本筏載梅植殿旁胡僧坐其下忽不見

殿前梅日盛偶一占年東盛則上河豐西盛則下河豐俱盛俱衰亦各驗雀

啄則有蠹鼠之耗

通州治西爲靜海廢縣之遺趾有文杏數章大可四圍

淮安海州大海中大松相傳三代時物其狀奇異

休寧縣西四十里白嶽山宜宮古松一直香爐峯又石門一楠其大數圍

寧國縣廣教寺柏黃蘗禪師所植寺有異行僧樹即開異花數色

銅陵縣五松山舊有松一本五枝蒼鱗老幹

無湖縣儒學柏宋寧宗時植

滁州瑯琊山歐陽文忠祠西一梅云文忠手植又瑯琊寺在開化寺銀杏大

數十圍高十丈豐山滁州城西南五里太僕寺公署雙柏大十圍高數丈

全椒縣西北四十八里龍檜山有檜如龍形因名之

蕭縣東南六十五里天門寺有天竺花實如酸棗可食每四月七日其實皆

熟次日遂空

山西

太原縣西北晉原神廟有古柏桑皮黛綠云千年物

代州城西四十里斷影樹漢文帝當迎立時猶豫不決逐日游移臥于樹下

日過樹影不移今樹已朽而其地建白楊廟即此樹也

夏縣城南二十里柏塔山古柏千株有一柏琦瑰磊獨大于衆稍曰柏母曰

如意里戒定寺古柏一其身五圍根盤八圍上九枝俱似龍形中空處生一

槐大兩圍枝屈曲如蛇盤旋於柏枝九龍之上

五臺縣五台山之圓通寺去三珠泉百步有七寶珠樹高二丈許幹上七枝

復合爲一垂葉四下

代州東北五十里墓側有古柏五十餘株名郅都柏

趙城縣東八里媧皇陵在侯村松柏圍二丈餘者百餘株媧皇廟前古柏喬

偉內一株于幹上寄生一木大如臂俗呼爲時節樹柏實四時彼獨隨時發

謝觀者奇之

猗氏縣城東北二里仁濟寺大柏四株都御史河東序扁曰萬古凌霜

稷山縣東北十五里高渠村古柏一大七圍蔭畝許有力者每欲取之輒有

龍蛇雷雨之變

蒲州東南三十里首陽山伯夷叔齊墓古柏二其一大二十圍高二丈餘次

殺三之幹上交相傍倚

聞喜縣儒學相傳爲商桐宮地古柏十數株其大連抱其枝扶疎多變其葉細而稠大異凡柏

靈州東南三十里靈山中鎮神廟古松數株高數丈枝東向椏杈詭怪如青幢鐵幹

沁水縣東北十里嵐山大雲寺白松三圍二丈　明評事常倫題壁宿此非一夕遊此非一朝山僧頗解狂夫趣時儲斗酒來相招殿前長松十圍大我欲絕粒棲雲巢此詩不見集中

大同左衛玄帝宮老榆虯鼎日熟日茂根無所繫挺生于大鐵爐之上相傳爲神榆

汾州府治西仙槐樹久朽如鄒舟金皇統中有異人出貨藥投樹復活因號仙槐

大同渾源州恒山之紫芝峪古榆數千章其最大者名雙離樹相傳張果老所樹榆也

蔚州北三十里盤狐口兩山分張皆北向石總無膚有青松高不數尺產其骨

應州城南小石寺古龍松合抱平頂色極蒼翠相傳異僧手植蓋唐宋時物又城東南文殊寺有古松霜皮蒼翠枝幹如龍

嵐縣北四十里雙松山上有雙松口平定州西二十五里上有古松松下巨石盤踞數丈

靈石縣東三十五里綿山介子推與母隱此文公縱火焚之不出同母抱樹而死其樹名貴節惟此山獨有大小俱半榮半枯後人即其地立廟祀之天旱禱雨多應宋神宗封爲潔惠侯沃林人家清明節三日不敢舉火廟中有

牡丹數本枝幹碩大不知何時所種每開時花皆紅色惟白花一朵開無定處土人密識其枝明歲即易他本人以爲神不敢輕折春時花開四方觀者不遠數百里

山東

長清縣東南九十里方山靈岩寺古柏漢時物三人圍之不盡

泰安州北五里泰山御帳坪北一松奇詭元方煥題曰處士松宋眞宗駐蹕亭松二秦始皇避風雨其下封五大夫者也生石隙中不甚大幹膚龍鱗是千年上物東嶽廟文杏一圍三人中空木枯枝葉蔽庭廟左漢柏五漢武帝時植四皆連理其一甚巨口延禧觀唐槐一大如文杏亦中空半枯

新泰縣門內靈槐元省縣入萊蕪而枯後三十年復縣槐榮

曲阜縣西北八里孔子墓孔子手植檜在廟門北高五丈餘圍丈有三尺晉懷帝元嘉三年枯歷三百九年隋恭帝義寧元年復榮歷五十一年唐高宗乾封二年又枯歷三百七十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復榮金宣宗貞祐二年兵火浙盡歷八十二年元世祖至元三年芽於東廡頹址間　明洪武二年已巳凡九十二年高三丈餘圍四尺弘治己未被焚今直幹令生不朽不摧口子貢手植楷高四丈五尺圍一丈今枯株營中樹千數皆異種相傳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不生荊棘口縣東二十里防山顏子墓石槨二丈可三四十圍每冢子生樹生一稊冢子沒樹枯一幹

鄒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孤洞夏禹時物久枯萬曆戊子其左生株王思任過之倘口其半崇禎丁丑罄鍾玉過之無存或以桐茅數十纂之縣門外孟子廟古檜三高數丈徑十餘圍枝盤曲如龍

曹縣定清寺有枯桐一僧伐之止存朽根萬歷辛卯有道人手持木尺禮佛

趺坐根上曰此樹由我而生索水僧不願也夜半道人歌曰木有根兮根無枝人有眼兮眼無珠我來枯樹活我去人不識人不識眞可惜上天下地游北極翻身跨起雲間鶴刖吟飛過蓬萊側明旦起失道人所在越三日發萌逾月枝葉扶疏圍大五六尺許遂成茂樹

陽穀縣西北四十里孟母廟大槐四宋元祐時植

恩縣西北五十里四女祠漢歷亭傳清家富無子生女四誓終養同植一槐今槐存不甚大或後補植

臨淄縣西北二十里鄒亭古槐十株高五尺許相傳宋太祖微時過此嘗掛袍其上曰矮槐

黃縣東南二十里萊山寺西北有古木唐初物

棲霞縣濱都觀枯松柏相傳每百年長一枝

卽墨縣東南六十里勞山上清宮文杏二凸處可隱二人

河南

鄧陵縣西十五里甘蔗墓七裂環植皆合抱

延津縣口口口石婆東唐尉遲敬德造東獄廟殿後酸棗樹一株合抱高數丈歲久不榮挺然特立旁產一株甚茂云敬德繫馬掛策其上按延津古酸棗縣也宋時改延津冢宰李戴有記

密縣東五里天寶宮白松世傳黃帝三女九歲俱辭家學道後十七年歸省一夕同逝令葬於此明年塚上生松一株三幹幹白如雪大四十圍高八九丈周理瑩澤捲文隨起或曰民間女學道不成人仙去葬白松下口縣東北二十里修德觀古檜殺白松十之一偃蓋左紐銅文

新鄭縣陘山鄭子產祠前古柏一陳根之上多生稚葉青青可愛

滎陽縣東七里槐一奇甚世傳漢高祖爲王時繫馬於此今趙秉文詩滎陽縣東千古槐人言曾見漢朝來不知幾覺南柯夢百到如今喚不回

襄城縣南五里首山西顚有樹一株名金花樹俗呼薝樹大可十圍枝葉穗蔚數十里外可望及之崇禎庚辰枯死或以此樹關一縣之盛衰戊子於舊根旁復生二株又縣北二十里徐君墓有樹相傳季子掛劍處曰靈樹

林縣城隍廟銀杏樹圍二丈高七丈老幹扶疎翠葉蒙密縣西二十里婆羅樹其蔭及畝今樹毀跡存口西寶岩黃華寺古槐蔭數畝畝口覺仁院獅子峯其下淵天岩有異木折幹倒植野人曰交加木口爭秀峯西慈明院偃松二

磁州黃花谷內仙母塚大樹九後漢仙人王津葬母於此

輝縣西北七里蘇州山百泉書院古白楊十四株大可蔽牛殆數百年物

縣東二里道旁連理樹兩椿同根一雄一雌下有雙塚微露其磚未知葬者何人口西北七十里侯趙川之平羅社爲關相如墓有古銀杏樹一株

濟源縣西八十里王屋山北天門古松十數

偃師縣達磨菴三花樹以凌霄藤附榕而生口六祖手植柏方丈寺古槐高十丈圍三丈宋文彥博詩五品封槐今尙存第未知封何日也口縣西北比干墓有木大三圍中空身根半存上枝茂盛剖心視之生氣猶在

登封縣北十里松山中嶽神廟門內古柏殆二百口絕頂止三丈圍六人合抱刻漢武帝封大將軍次圍可四人封次將軍又次可三圍俱怪偉明喬宇曰意天下之木殆未有甲於二木者袁宏道曰漢武至今千七百年柏在當時已受封殆殷周間耶

新安縣西二十里王喬洞洞石皆土所成具木葉之形洞上二木化石而復

生枝葉與凡木類云昔仙人大丹成土木皆化爲石

鄠縣城北十里溝古姚期莊也山上一黃楝係手植千餘年柯葉茂盛人損之輕則傷斬重則傷人

新野縣北二十里張門村黑龍廟前有古楊數株俱大數圍採薪者伐樹血出遂止跡存

華山華陰神廟門內老柏合抱無枝葉亦無膚僅枯幹二丈餘吉水李日宣勒石曰青牛老樹謂老子西來繫牛處也又北三丈許老柏空腹有鳥啣槐實墮其中生槐幹且合抱而柏朽裂半存嘉靖間州守某以鐵索合槐柏束之相傳張飛立馬看槐處見於壁刻

陝西

盩厔縣終南山老子紫雲樓下繫牛柏柏下石牛臥焉又南四五里說經臺道處口西南中峯塔院大杉一本二幹化城寺側一松根在崖下頂高走路僅二尺許俯視如薺蔭可三畝牧童戲其上不動口觀音崖檜樹長丈餘懸崖外歷三十年不加長下覆小觀音座僧云禱雨輒應

餘杭縣西南十八里大滌山洞霄宮大杉二相傳唐昭宗景福二年間丘先生以盂攜自天台者園二丈高三十餘丈葉雖凋減枝益堅口徑山寺門古松口可蔭十畝又木闌一並奇古

於潛縣南四十里牧嶺古松盤錯奇怪有兄弟各欲訟於有司夜慈其下質明相顧而悔各息囚名木長官

昌化縣西北六十里千頃山龍湫西一婆羅樹初夏花開香聞數里

嘉興縣東三十六里圓通寺銀杏二唐時物

海鹽縣城南永祚寺銀杏二數百年矣天將雨輒出雲雨晝雲復歸又歸安縣南六十里神木山古樹千株樵採不敢入人以爲神又縣七十里高柏山有古柏

中部縣北黃帝橋陵多古木

神木縣西十五里楊家城內神松二

涼州衛東三百十里松山上多古松

莊浪衛東百二十里大松山山多大松又東百里小松山

浙江

錢塘縣西山上天竺寺長生僧舍梅二並合抱西溪永興寺大綠蕚梅二

海寧縣東北四十里洛塘故廟銀杏一圍三人唐許遠手植華面不實枝向西北

臨安縣西五十里天目山幽崖塔院大杉一又華蓋松高七丈中峯大師悟

縣東口寢澤普濟寺古柏數千年物能爲神
長興縣東南大雄寺陳高祖故宅也梁天監中手植檜今中裂爲四枝垂蔭
半庭堅如金石口鐵佛寺有六朝銀杏樹
湖州天聖寺六檜云齊梁物口再補
海鹽縣西南十八里秦駐山廟前瓢松一斫而復生不由栽種 宣教郎里雜存
德清縣西南天寶橋西左顧亭孔愉放鵝處二大枯木可千年挺立不朽
吉安州鳳亭卿岳武穆將增一橡樹大數圍莫敢犯
紹興府大衣寺有舞松一株相傳爲晉人手植
高橋口口口有古樹一本五大幹倒臥橋側
項里口口口項羽所避處有廟古樹園二人
秦望山 府城東南四十里 古松一

雲門山寺 城南三十里 盤古社木大數圍曾唐間物
曹娥江 府城東南七十里 曹娥廟古檜二又山茶樹千年外止如拱把之半根奇峯
折取一花者其手自懸於樹因勒石示戒
餘姚縣口九里宋石將軍廟樟樹可數抱口岳林寺古柏口口口口縣南二
十里桃花嶺下有大桃樹約數圍
新昌縣南南明山月峽古松唐人植
天台縣桑州驛古樟圍十人口天台山萬壽寺古杉十二各百圍相傳維漢
所植口維漢嶺古檜十餘大數圍口數腳寺牡丹二本高丈許每放五百餘
花華頂峯石罅有木瓜花時一蛇盤其上至落實供大士乃去號爲護聖口
資福寺怪松大數圍高不過四五尺枝葉翔舞於水面舞狀類風根盤類龍
萬曆癸巳年摧于溪水口天台山菩提樹相傳西天梵修遺種花葉如楠結

浦江縣東明山之梅花泉有老梅如龍橫蹲泉上
開化縣口口口銀杏一其實從幹上墮腫處剖出云胎生銀杏取其旁幹
接他本仍實於枝
麗水縣南十里白雲山麗陽廟古樟靈根千年不槁柯萌時出殿外
雲和縣大杉菅絙圍之合十九丈徑六丈四尺遠望百里外

江西

南昌府孚應廟古槐唐崔隱士手植口翊聖觀二松相去五尺合爲一幹名
爲義松
西山咸通寺古婆羅樹其下貯樓三楹曰枯木樓口許旌陽手植桂
建昌縣北五里冷水村聳松一名挂劍松相傳許遜掛劍於此甚怪崛宋寶
慶初知縣曹國亭其側曰千歲靈根口縣治南薄樟初邑人李左司公懋仕

於朝宋高宗嘗問樟公安否對曰枝葉婆娑四時常青頂安世作壽樟亭記

鉛山縣北十里鵝湖山唐義公道場手植羅漢松

九江府城南二十五里廬山白鶴觀大松徑丈餘口山西大林寺寶樹二一

如識一如塔慈鬱異常

德安縣崑崙山元陽觀牡丹根枝連抱云玉仙所遺

彭澤縣南陶狄二賢祠有山茶大盈抱二月三日祭時花特盛好事者分種

之竟無一活口縣南四十里仲芳湖上狄梁公廟有柏八株不屬相傳公被

誣戍死貶彭澤令囚三人値除夕許還家五日就獄其踰期者一喪母一風

阻事聞天后異而釋囚因舉男女五百人祠之柏八章相傳因勞餘枝所生

建昌府城西南十里麻姑山殿後七星杉圍二三丈高切雲漢橫列七株故

名

撫州府城東北清遠鎮禪居東山有壽樟一幹圍三尋

清江縣署古松五

安福縣東三十里福聖院唐仙女吳彩鸞來游手植二樹曰羅漢柏歲花口

實口縣西百里神楓形如神面目歲旱封以泥即雨

高安縣署有偃松口城西南四十五里集仙觀古柏三許眞君遘手植有丹

井

萍鄉縣檀樹五客以六十緡貨之將伐一夕生龍鱗遂輟口縣治南實積寺

羅漢松黃山谷手植

萬載縣口六里慈化寺普惠道場也倒栽松圍可三人根皆在上枝幹下垂

枯枝如鐵風霜不摧青翠欲滴

墨潭下陂有六樹同根各四五圍離立可置二席

湖廣

武昌城西黃鶴山仙棗亭多棗有一樹半榮半枯云古仙所植

漢陽城東北大別山太平興國寺有柏俗傳焉治水時所植其根盤曲直至

柏泉寺非下因名今柏根尚存

襄陽城南七里硯山有晉柏其柯幹如鐵石

均州南百二十里太嶽太和山古杉大十圍者至成林口椰梅相傳眞武神

折梅枝寄椰樹上仰天誓曰吾道若成花開果實竟如其言今樹存

華容縣觀音寺玉蘭樹高一丈餘遠望如玉山

荊門州蠻慈山祖師洞深數里有樹數株葉如冬青實如紅柿可愛名曰仙

果觀音扈婆羅樹大二十餘尺口太陽山寺婆羅樹一口東嶽觀銀杏二大

可數抱嘉靖三十五年伐其一

巴東縣署萊公柏寇準爲令時手植三株

岳州西南洞庭湖君山上崇勝寺古銀杏大可數圍腹中半焦僧云此秦始

皇火樹

衡山縣西二里靖居岩有羅漢果樹口西三十里衡山絕頂有千年松鄱縣

康樂鄉神農氏陵有二杉一榮一枯大數圍高不能測根節如鐵石乃異人

所植莫敢剪伐又龍爪樟亦大數十圍

武陵縣德山寺古桂二各大十數圍

寧遠縣南六十里九疑山舜廟北煉丹觀蕭韶杞林兩峯間有松穿石白面

生枝柯拳曲如伏龍狀又沙樹十二其大七八圍矢五圍縣官某嘗鋸其小

者大風雷死三人

沔陽城北紫陽觀有三色檜宋徽宗賜金牌曰圓通神鑒老柏張來詩亭

亭古柏不知年天寶以前耆舊傳
郴州城北彬江口曹王寨山其巔有石若鼎在大石罅中歲久石合兩耳出石外有柏樹生貫石耳中
桂東縣東五十里萬王城內窩桃爭就噉之味甚甘而不可攜或私藏之必失歸路
四川
四川布政司公署故漢先主遺宮柏二百本堂前古桂一圍四人花時日暮數斛成都城內西南江瀆廟有六樹傳自隋唐高十餘丈圍約三四尋挺直如矢無他柯幹巔上生枝葉若棕櫚狀層層龍鱗而葉鳳尾實大於棗歲仲冬有司祭而始採諸葛武侯廟古柏圍四尺唐末漸枯不敢伐宋乾德五年丁卯五月枯柯復榮

灌縣西二十六里灌口山有古樹圍八九丈上有寄生木亦大數圍云秦物
土人稱紫柏口縣西南五十里青城山天師栗似栗而小獨房可治風攣相傳張道陵手植七十株在上清宮牡丹高十丈歲周一甲始花
彭縣玄妙觀桂二四時清陰覆地十餘丈西浦國寧觀大楠木蔭車數百仙人躉君手植
羅江縣吳氏塋有柏圍數十尺中空外曲若蒼龍狀枯而復榮
邛州有變色木芙蓉花先白次綠次緋次紫文宮花圍有之
蒼溪縣東南二十五里雲台山有大柏中空可坐數人亭其側曰魁柏
合江縣南五里榕山上有天符葉如荔枝長而有紋如蟲蝕篆不知何木或以爲劉眞人仙蹟
劍州西八十五里延福寺有巨木一雙羊色白時來其下近則香
納溪縣楠木洞二楠大不盈數寸高丈餘葉亦扶踈雖千年如弱植
廣元縣北張道陵祠有伏鬼非道陵植杖井旁今爲喬木
梓潼縣北十五里七曲山文昌祠二晉柏大幾三抱
江安縣三清觀松二高十數丈
黎州安撫司廳東梨一高九丈圍九人州人取其枝以接菓相傳唐僧三藏
富順縣廿氏園木黃葛依石而生方條忽拱
游西域經此植梨杖處云他日州治在此果如之口城東十里龍池祠內枯

槎三株如龍形觸之則風雨暴至

福建

福建布政司後堂有大樹合抱榕樟纏生鬱然干雲曰蓋樹堂

福州壺江在海上多烈風而白崖之上有椿一株翌蓋亭亭榕葉槐身經年無鳥跡雖風作不脫其葉三年結子如紅荳曰仙椿

閩縣東十里東山之松塢有松宋初物錢昱題松身曰景致福神仙心幽道亦玄僧閑出來世松老不知年

侯官縣鷄籠山西爲鳳岡並種荔枝大者十圍高三十丈皆閩王王審知所植口城北百八十里雪峯山麓月池旁有古杉閩王王審知與雪峯大師手植皆數十圍又雪峯道場有桫欏樹藏樓三楹曰枯木樓

羅源縣山路旁石岩下覆古樹虬枝蒼蔚其上石刻蘇舜元才翁所賞樹名

永福縣東北口口里方廣岩徐君壇古杉高與岩齊仙人福州徐登東陽趙君炳競術君炳倒植花林莊登埋棋子旧中涌土成整植牛杖其旁旋生枝葉今老樹尚存

晉江縣城北雪山宋時泉州治在其麓宋韓國華爲守生琦於此生時治前榕樹悉花花如攀枝今樹尚在又城東鷄鵝山承天寺塔植榕樹絕無矢污榕根盤礴無復侵出石闕外者

南安縣西九日山延福寺有無名木宋時木也面莫識其名王十朋詩一本

舊然老更奇肯將名與世人知我來不具知名眼深愧平生未學詩福泉山有徐道菴菴前檳木合抱紹興三年水出其中成以瘴病

永春縣樂山東臺有橘一本橘實隨人取袖歸即變蛇嫗人號東臺仙橘

泉州城中承天寺菩提樹一本大十餘圍高數十丈

仙遊縣楓亭驛荔枝樹六株皆參天味最甘口大旗山石瀨有一樹婆娑如榕國有大故樹輒先悴人名知國樹

漳州鎮海衛榕樹幹大如一間屋蔭三十餘丈翠屏山之麓有大小二洞洞口桃二株不根土壤對峙石壁上高不及三尺歲結碧桃數十顆

光澤會仙岩石斗岸上有朱桃熟時御墮人莫能得

平和縣三平山樟樹云唐義中禪師初入山卓錫面立化而爲樟今尚存

福寧州龍泉菴榕樹其中可盤坐五六人枝梢寄生大可數十圍

廣東

廣東城內先孝寺菩提樹梁天監元年梵僧智藥三藏自西天竺移植今圍數抱高十餘丈經冬不凋葉之筋脉細緻如絹廣人每用此爲燈爲花

南雄府城東三里三松菴其地隆然高阜上有松三株蒼翠如蓋

潮州府治東金城山韓文公植一木今不識其名但稱韓土人覩其花之疎密以卜登科多少去嗣十餘步種之輒死有題文公祠云韓木有情空谷瞗鱷魚無種海潭清是也

廣西

桂林府南門榕樹一唐總管李靖所植歲久根蟠分而爲二

貴縣城內陸績井口乾和中刺史劉傳古植橘一株

慶遠府城北山大岩唐仙人陸禹臣嘗手植桃榴於左各一又淨瓶植榕樹凡二十四葉至今不凋

橫州馴象衛殿指揮園鐵樹高三四尺幹葉紫黑葉小類石楠周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累月不凋嗅之草氣 王濟日記堂手錄

雲南

雲南府城西南三十里太華山寺山茶八株高四五丈香閣前古椿圈二丈蒼幹入雲千餘年物府城南昆明池山茶亦大

安寧州西岸普溪寺疊花一樹相傳自西域來扶疎百尺綠紫白花移植他處終不復活溫泉側有無名樹僅四五尺蟠根石崖四時不凋亦不長楊用修有瑤草蟠千年之語今距用修百年突形質如故不知其何木也

江川縣北二十里雙龍鄉有古樹不知其名春茁葉自南則旱自北則雨自東自西則風雨時禾黍登四圍並發則饑饉旱澇驗之不爽亦不知昉於何代也

太和縣上關和山之麓有樹高七八丈葉如桂花白色每朵十二瓣遞月數遇閏加一相傳仙種更無別本土人因其地名之曰和山花

白崖川口口口善提樹高四丈

臨安府口口口荔枝二樹並合抱

武定府城西五里獅山上小池旁羅漢松一大數十圍霜柯鐵幹世所罕見

金齒衛城東北八十五里瀾滄江其南三十里有萬箭樹段氏時蒲蠻出沒經此過者射其樹以祓勝之至今猶然高丈餘鏃如蝟刺

貴州

貴州金鷄驛東十餘里松樹山山石如峯高數千餘尺上五松自漢以來至今不改柯 馮元成像

談遷曰余輯古木在今者據地志及文志紀咏耳秦蜀閩粵滇黔中地多深阻歷代採木輒致巽材商徵文致獻自恨寒儉誠爲寸朽貽笑鄧林也

穀

秫稻宋大中祥符五年求之占城分給江淮間者耐旱熟

江西建昌府產銀珠米宋時太守沈造嘗獻

金華香秔粱開平中赤松壇道士周口獻松溯西秔米於錢武肅王曰此實仙種三秋穗重香濃止五十區鼠則野狸逐之雀則蒼鷹逐之王術遺張思敬徃視果然遂賜紫衣錢帛　明初沿宋制歲貢香米三十石　太祖曰我訪知民間擇圓淨者用黃絹袋盛貯封護進呈今後同秋糧送納不須歲貢

勞民自此遂絕 金華府志

平涼番麥一曰西天麥苗葉如蒭秣而肥短米有穗如稻而非實實如塔如桐子大生節間花垂紅絨在塔末長五六寸三月種八月收 平涼府志

襄城縣土產芒大麥米大麥亦可釀酒漢書揚州有桃花米即今泰州紅也爲下品

米豆雷州府思靈島出枝葉似柳花如烏豆一種之後數年生實淮南子豆

之美者有米豆

四川山峽產雲南稗一曰鷹爪稗以形似名亦播種畦植與五穀爭植東南所無也

竹

杭州餘杭縣之洞霄宮竹葉採之或不蘸骨云無骨籍

嚴州越王竹開人聲則縮入沙中

延平府劍津西山有朱竹數頃按朱竹世未之聞元時宋仲溫在試院卷尾以硃筆補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管夫人嘗寫懸崖朱竹楊雄夫題曰網得珊瑚枝鄭燭寶鑒谷明年錦棚兒春風生面目蓋畫中朱竹不謂實有之也

邵陽人言山中產異竹高十餘丈其徑盈尺截而爲笻往往得泉甘山人取以口口亦不能熟舊傳彭侯所種

甘藷

甘藷俗名紅山藥也徐玄扈相國曰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種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藷蘇絞入汲水繩中遂得渡海因此分種多植署通閩廣之境俗名番藷蔓地生形員而長味甘甜藷爲劣蓋中土諸書所言藷者皆山藷也今番藷撲地傳生枝葉極盛若於高仰沙土深耕厚壅大旱則汲水灌之無患不熟閩廣人賴以救饑其利甚大（農政全書）

朱藷產呂宋國被野連山不待種植夷競食之萬歷中閩人移蔓以歸種之數日即榮瘠鹵沙岡皆可植糞之加大泉人資以充饑何鏡山先生（裔遠）有番藷頌

荔枝

弘治壬戌沈石田有白蒻顧氏種荔枝成樹詩云常熟顧氏自閩中移荔枝數本經歲遂活石田使折枝驗之翠葉瓦然不敢信也以示閩人良是因作新荔譜

按吳地荔枝難種徃聞吾西湖馬太僕三才墓舍有荔枝樹垂實爲俗子伐去偶見沈氏詩後人獨不爲繼美耶

龍眼荔枝二種廣東止於韶州南雄則無福建止於福州至延平則無大都近海之郡則生不近海不生閩俗女子將嫁男家先一年送荔枝紅

獨本葱

馬湖府產獨本葱宋真宗罷獻

羅漢菜

南昌西山羅漢菜因靈觀尊者自西域持至葉如豆苗蔚州三角山亦出雜以葷卽無味

人參

遼陽東二百餘里山深林密不見天日產人參採者以夏五月入褁三日糧

搜之最難或徑迷殪人

萬歷中遼東爭都督如松嘗餽某侍郎一本重十六斤形似小兒海鹽姚叔祥記

地黃

懷慶地黃蓋藉濟水灌畦而肥也不知密縣東北一帶旅生實繁昔時懷人用青蚨貿去每斤值五六文耳計其所獲畝鬻十金而饒 密縣志

琪樹

琪樹垂條如翳柳結子如碧珠三年子乃一熟每歲生者相續一年綠二年碧三年紅綴條上璀錯相間產天台桐柏宮石橋等處

佛手柑

佛手柑一名飛穰鉦滑稽孫璲與定夫人書此中果有胡桃飛穰

薔薇露

薔薇露出大西洋國花如牡丹花露晶瑩芬芳襲人澤體膩髮經年不減

大內瓜子

大內多異物歲一開視出之於廷有瓜子長五六寸闊稱之不知何地所產其瓜當大於屋此古來史册所未聞也袁貴妃父祐記 玉堂荷記

文林郎

濟南文林郎果本草云出勃海如李如林檎其樹自河中浮來得之者爲文林郎故云

不灰木

檉子經野火燒死根不灰色白類龍骨 諸城縣志

萬歷己丑菑諸城東鄉人言盧山東麓崖塌出龍肉又曰龍骨無數邑人驚

愕後識者曰不灰木也其長莫竟滿溯皆是色白而較非木也可以燃燈類於龍骨故訛傳耳齊地記曰東武城東南有盧水二側有勝火木方俗音曰檉子其木經野火燒死炭不滅故東方所謂不灰之木也

君子樹

君子樹似松而爽樹之於階 廣志

木威

廣西宜州木威似栟櫚葉間有實穗生似檳榔廣東蓋號爲烏榔皆貫閩謂波斯檳榔其葉兩廣人川作雨衣柔韌密緻勝青油也

血樹

血樹似芭蕉葉如血根幹紫黑色高者七八尺雲南臨安有之

塔松

義眉山塔松狀似杉葉而圓細亦不見高重重偃蹇如浮屠山頂尤多

椿實

鉅野縣郊外紅樹一枝蓋椿實也與餘者不同 楊士驌靜遠堂集 椿木實香可啜

陰陽柏

海鹽橫山翟孝廉培元家廳事前二柏殆百年專左花右實予聞而特過之眞奇種也按陳繼儒太平清話南渡時高麗進陰陽柏二株僅二尺許高宗以賜王陶陶種之永懷寺高與殿齊每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紅豆樹

南京牛首山東北鄭太監墓有紅豆樹

順蚺

長清縣豐齊鎮北古城棘刺皆順而不鉤世傳宋藝祖微行過此 長清縣志

蕨草

山海經曰大騩之山其陰多鐵美玉青堊有草焉其狀如蓍而毛青花而白實其名曰蕨服之不夭可以已腹病今亦存其名耳併美玉青堊皆鳥有也 蒲縣志

松羔

秦地松樹溝壑山中尤多其小者曰松羔以木稱羔與羊羔之羔義同 楊士驌玉堂雜記

金剛鑿

天目山金剛鑿樹長不滿三四尺多屈曲雖春夏亦無葉每觸其枝曳裾不前夷緬國有是種相傳剉其末以漬水水必毒飲者立死 安吉州志

雲南大侯州產金剛鑿其色青狀如刺桐性最毒

赤籐

赤籐產緬甸朱色可爲杖

孝陵海棠

孝陵海棠獨結實外香中酸

指甲花

指甲花五六月開花細而黃類木犀中多須蘂香亦絕似葉染指甲其紅過於鳳仙稽含南方艸木狀胡人白大秦國移植南海 日涉園 手鏡

婆樹木花

婆樹木葉似海桐又似楊梅花紅白色三四月盛開備紅紫白諸色叢藥並蒂大可尺許出四川峩眉山

木蓮

峩眉山木蓮四季蔵鞋若續

旱金蓮五臺山出瓣如池蓮較小一圍而色如眞金挺生墮地相傳是文殊勝遺也

婆羅樹花

天台山婆羅樹花一名鶴翎出華頂峯以多經風霜樹不高大樹數十枝枝千餘頭頭六七葉經冬不凋花如芍葯香如茉莉唐天寶初安西道進婆羅樹

唐婆鏡

唐婆鏡一名羞天花一名倒垂蓮本草所謂鬼臼也其花背日與蜀葵相反

蘑蔔花

牛首山鄭太監墓有蘑蔔花

滇茶

御史鄧鍊論滇茶十德色之艷而不妖一也樹之壽經二三百年者猶如新植二也枝幹高竦有四五丈者大可合抱三也膚紋蒼潤皺若古雲氣鱗蠻四也枝條勁斜狀似虯尾龍形可愛五也蟠根獸攫輪囷離奇可憑而几可藉而枕六也豐葉森沉叢茂七也性耐霜雪四序常青有松柏之操八也次第開放近月方謝每朶自開至落可歷旬餘九也採入瓶中水養之十餘日顏不變半含者亦能自開十也

昆明池山茶見吳人爲一龍四憶詩

玉女花

沁水縣韓王村玉女洞有樹每歲再花春赤秋黃人不之識張大理五典載之縣志大理長孫都督道潛遂名曰玉女花蓋今人耳目短隘或他處有是

花具其名未可知也曹縣南山之土神祠縣志云樹古不知其名郗秀才元謂南人過之云樸也夫樸爲下材猶隔千淺識況其他乎孔林之楷子貢所植即吾鄉黃棟樹葉可茹俗名茶娘也予年五旬四過丹陽擷芽同舟人語及有省否則終其身不知楷爲何木矣

勞山牡丹

膠州勞山明霞洞宮白牡丹一本非近時物豪家匡氏移去而匡氏敗有白衣人見夢于道士曰我今來矣果舊坎復巢室今存匡氏之種萎高相國記

延安府膚施縣南四十里牡丹山曰花原山多牡丹樵者以爲薪又縣西牡丹川牡丹特盛又宜川縣東二十五里牡丹原

沈萬三牡丹

南京都察院河南道署中牡丹單紅爲國初沈萬三物

延州紅

延州杜甫川西三十里曰花原頭其山高五里曰二十里千餘年來土人種牡丹幾徧至折爲薪故名花原牡丹譜所謂延州紅也

海棠

大足縣古昌州也海棠獨香故又名棠國唐有大足年號郡邑以年號名者種種如仁壽崇慶之類 郭子章 蜀草

金蓮實相花

南京雞籠山五顯廟金蓮實相花一日優鉢羅花開必四月八日至冬而實如鬼蓮蓬去衣其核中則金色佛一尊

紫金蓮

婺源縣嵩山法王寺紫金蓮開中秋一月云神光靧法時從地湧出移他處

卽槁

轎頂花

隨州大洪山有岩花榮轎頂花他方所無 李維禎大洪山記

普舍樹

施州普舍樹四時開百種花惟覃氏子教歌舞其下花乃自落

素馨茉麗

陸賈南行記南越五穀無味百花不香獨有二花不隨風土而變謂素馨茉麗也

特產

閬中紅茉莉蜀中紫綉珠楚中紅梨花燕中黃石榴天台黃海棠白海棠白紫薇碧桂花白玫瑰洛陽黃芍藥皆特產他地所無

益都方物畧記有赤鵝芋止宜可口歲不言其花予里佃人偶種得花開以日中花成條若簇小粟香如蓮色如百合亦若葵而稍淡先有蠹如荷包之花綻而蠹破見鄭以偉詩中

袁石公盛稱湘湖導菜美不知湘湖無導皆從西湖探去以湘湖水浸之導菜經宿則愈肥凡湖泉水皆可浸不必湘湖也今人但知湘湖之導又因石公言謂非湘湖浸不佳皆耳食者耳見李流芳集中有導菜歌

盧山紫芝

晁无咎鷄肋集舊說盧山有紫芝田百畝人莫得見偶於開口樓賢林中步二日各得一枝正枝如玉云云噫紫芝可植所少晁无咎其人耳

木瓜

木瓜汲縣爾雅曰楙木瓜也衛人所賦木瓜即此

芍藥

瀾陽芍藥芽代茗飲曰瓊芽先朝進御見黃潛集中

不出宮菊

宋徽宗藝菊有小朵銀色者不令分種于外禁中名曰不出宮菊譜所謂御愛菊也

菊實

盛弘之荊川記穰縣芳菊被崖水極甘美菊莖短葩大太尉胡廣恆汲飲此水又收其菊實傳植京師穰今內鄉縣（楚實）

菊譜

趙俊谷先生（時泰）菊譜序曰菊之爲華多培根春藝苗孟夏分植仲夏而迄季夏再取其肄又植之終夏而止至秋大盛伐其條肄以培其花迄秋而大

洪大者如大小指可杖單者猶二三尺高率及人肩眉菊之最盛者也冀必熟薄而函數均平之溉以三五日陽地以涼溉陰地以溫溉溫泉洪河之波溉最良良歐之腥尤宜溉醯之陳油宜糞分植而未根莖宜陰或蓋日之樹陰之溉以葉舒爲徵拳既溉之或以壺水如針孔者雨之俟可肄宜移諸陽皆上品也其下者亦居陰寒多除其霜霰或曰此北方平原法也寒甚失陽上品花或否南方炎洲有舁乃開或至中多大抵菊凌霜耐寒亦稟中和之氣焉糞生米汁輒生蟲腐敗六畜之賤藝工動作之疏率能敗菊於法當除

黃中央土正色菊本黃上品大黃菊（正黃）金鶴頂（黃幅亦心二品黃幅邊寒雪多覆之）赤金盤（黃心玉）繡球（淡黃）黃鵝毛御愛黃（俱千葉夾黃中品）火煉黃（黃幅細瓣）佛面黃（俱千葉）荔枝一名萬券書（葉間幅黃）大金錢（單黃）金錢頂一名枝嬌（幅闊瓣下品）赤白方火正色絳紅紫以淺深別也非如服之間色也上品絳紅袍（正紅）鵝毛海東紅（紫）

早紫俱千葉初紫晚作茄花色 中品狀元紅一日舊朝服初紅黃晚 下品金眼回瓣黃筒紅縞輻 白西方金正色凡色白者皆靚潔而香菊爲甚皆可釀酒入藥上品平白縞雙輻平頁 青心白千葉縞微青 白鵝毛千葉細尖 白蜂窩卽甘菊 銀鶴頂綠白黃 金盞銀臺正單白輻黃筒 荔枝紅白縞輻作淺深漸 大粉縞 粉色得人之正色青且麗者也上品 銀鶴頂紅白輻 荔枝紅白縞輻作淺深漸 大粉千葉翻筒縞 八月菊千葉 八月蜂窩粉筒縞輻 小粉息千葉 中品玉闌友千葉 賤美人雙輻粉黃筒縞 八月菊千葉 八月蜂窩粉筒縞輻

蘭

蘭有紫黃碧三種又四川綵中山產赤蘭曰冬蟬黃蘭曰玉蟬紫蘭曰金蟬宋末鄭所南蕙蘭不根土曰今日此土非我有也雖憤語而天台山產風蘭鹿角蘭俱不土而活

宋政和五年正月衢州產蘭漸漫山谷或附木石或出平地有一本數十花層疊高丈餘五色咸備 衢縣志

蘭有蒲蘭綠蘭各種 保定縣志

棉花

潁州志紅棉花青綿花俱間產

禹貢兗州厥貢厥絲厥篚織文揚州厥貢島夷卉服厥篚織貝註謂兗地宜桑織文者綿紵之屬卉服今木棉之精好者曰桑絲曰木棉維兗與揚之島夷作貢彰矣古之所謂布者枲布也故唐人稅法每丁歲輸絹或綾絁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宋林勳作政本書匹夫之貢惟絲與綿非蠶鄉則貢布麻夫以綿而紵之絹以布而紵之則綿爲絲綿布爲枲布也明宋元學士王磐序農桑撮要之書云木綿種於陝右轇耕錄云閩廣多種木綿紡績爲布蓋木棉出於南夷西域宋元間始傳閩廣閩陝至 明時乃盛

茅

苞茅出沅江一莖三脊

瀘州青茅草可爲箒

河南新鄉縣魯包村仙茅世傳西域僧所獻唐明皇服之有驗至今江南人呼蜜羅參

嚴州釣臺地止生白茅無他產郎瑛詩乾坤留節氣艸木顯清風

仙草

雲南蒙自縣有仙草葉圓枝細其葉乾之一二年醮以井泉或氣呵之復鮮茂如故

不死草

柳州產草艸俗呼不死草狀如茅高一二尺食之令人多壽著月令廣義延中

蠅蚊不近物亦不速腐戰國策楚人獻不死之藥卽此

眞仙洞草

茶陵州眞仙洞深十里許有草一木枝高三十丈狀如芭蕉

觀音筆觀音燭

延平尤溪縣之雙峯山生異艸二種一如婦女束髮筆名觀音筆一如棹燭可灌油照夜名觀音燭

俱那衙樹

俱那衙樹高七八尺枝脆葉狹而長花紅根似玉簪花而小曾師建閩中記南方花有北地所無者閩提茉莉俱那衙皆出西域盛傳閩中北地雖植莫能活也

夢花草

綏寧縣產夢花草其莖如藤其花黃白叢條如總有疇昔得夢而遺忘者紉之即寤見一統志嘉興包公剡先生汝楫令綏寧時訪之土人不知也

宜美人草

四川雅州和夷壩生宜美人草歌曲其草自舞

羅漢繩

衡山天掌峯生草兩莖相纏垂頭如繩俗名羅漢繩

通靈草

成化時邑人孫障守潯州斷藤峽有草名大樂治金創撲損神效猺人珍之

孫歸移種而婁弘治三年三月忽生後園孫曰思之二十年不圖復見名通靈艸今不傳或有之無知其名者

相連草相離草擬漢樂

相連草相離草投飲食中令夫婦參商又草名痴漢藥淫婦以食其夫如醉夢絕無妬心

茶

國家歲貢宜興縣芽茶百斤內二斤上南京禮部

貴州青浪衛山間產相連艸苗婦於高山長歌連日歌淫心蕩有草飛來入懷遺衣袂聞令人相思欲死相離草投飲食中令夫婦參商又草名痴漢藥淫婦以食其夫如醉夢絕無妬心

龍游等縣芽茶二十斤

臨海等縣芽茶十五斤

建德縣芽茶五斤

淳安縣茶五斤

遂安壽昌二縣各茶五斤

桐廬縣茶五斤

分水縣茶一斤

江西南昌府芽茶七十五斤

南康府芽茶二十五斤

贛州府芽茶十一斤

袁州府茶十八斤

之

嶡縣芽茶十八斤

會稽縣芽茶三十斤

永嘉縣芽茶十斤

臨安縣茶二十斤

樂清縣茶十斤

富陽縣茶二十斤

慈谿縣茶二百六十斤縣西南六十里宋寶祐間丞相史嵩之治墓建開壽普光禪寺其山頗產茶殿帥范文虎因置茶局進貢元　明幷仍之

麗水縣芽茶二十斤

金華縣茶二十二斤

臨江府茶四十七斤
九江府茶一百二十斤
瑞州府茶三十斤
建昌府茶二十三斤
撫州府茶二十四斤
吉安府茶十八斤
廣信府茶二十二斤
饒州府茶二十七斤
南安府南康縣茶十斤
湖廣武昌府芽茶六十斤
岳州府湘陰縣茶六十斤
寶慶府邵陽縣茶二十斤
武岡州茶二十四斤
新化縣茶十八斤
長沙府安化縣芽茶二十二斤
寧鄉縣茶二十斤
益陽縣茶二十斤
福建建寧府建安縣芽茶千三百六十斤內探春二十一斤先春六百四十斤荐新二百零一斤按何喬遠閩書建安縣鳳凰山之麓曰北苑所焙茶最知名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次曰雨前火前爲寒食前雨前謂穀雨也鳳凰山旁曰鼈源曰沙溪皆產茶之地而鼈爲冠

崇安縣茶九百四十一斤內探春三十三斤先春三百八十斤次春百五十斤荐新四百二十八斤
計天下貢茶共四千二十二斤而建寧茶名爲上宋元時所貢必雇而採之壓以銀板爲大小龍團　明初以重勞民罷造龍團惟採其芽以進
自貢茶外產茶之地各處不一頗多名品如吳縣之虎丘錢塘之龍井最著
攷南宋蘇州茶額六千五百斤元無額明納錢三百十九萬三千有奇惟吳縣長洲有之
成化三年奏准南京供用庫歲用芽茶坐派池州府二千斤徽州府三千斤
葉茶徽州府二千斤蘇州府二千斤滁州二百斤徐州二百斤廣德州三百斤南京戶部志
四川茶園十株取一徵茶三兩茶四十斤易番人馬一李文忠以茶五十餘萬斤易馬萬三千五百十八匹今茶課本色十五萬八千八百五十九斤係石泉建始長寧等縣並建昌天全烏蒙鎮雄永寧九姓土司辦納
陝西茶課今五萬一千三百八十四斤係興安紫陽石泉漢陰西鄉歲辦
陸羽茶經曰杭州下蘇州又下建州未詳郭子章曰今三州名甲宇宙蒙山川清淑之氣當竟陵時未萌爲茶也耶
宋貢茶首稱北苑龍團而武夷石乳之名未著至元設場於武夷遂與北苑並稱今但知武夷不知北苑矣　明朝不貢閩茶即貢亦備宮中浣濯瓶盞之需貢使數貲金抵京買而納之即間有採辦皆延平產非武夷也延平人呼貢茶爲鼈武夷貢茶久絕

金絲煙

金絲煙出海外番國曰淡巴菰流入閩粵名金絲烟性燥有毒能殺人天啟

二年貴州道梗借經廣西始移其種葉似蓮長莖採而乾之刃批如絲今藝及江南北崇禎十六年勅禁私販至論死而不能革也

經劃草

茶陵州雲陽山有草高三十丈一本千枝一枝萬葉百年而開一花已開不謝陰卷晴舒名曰經劃草 茶陵州志

蠻官談遷孺木著

蠕動

獸異名

獸之異名者曰舍利能吐金曰貙虎能化虎曰虪白虎也一名素威曰貙黑虎也曰蠼蜒似貍長百尋曰象與其背可坐曰獑胡似猲猴曰飛遽天上神獸也曰蟲蠪能知生死飲其血則見血曰猎褭音如斯木曰山猪其行如風見則大風曰辣辣狀如羊一角一目曰吉量文馬乘之壽千歲曰蹴踢曰屏逢皆左右有首曰鵸鵌異犬也曰鷩帆者快馬名曰飛燕馬也張平狗亦名飛燕曰能魘者一角羊也能觸罪人曰倉光水獸也一身九頭善覆舟曰破鏡惡逆獸曰不來貍也曰邛邛距虛比肩獸也曰花鵸王鐸卑脚犬也曰天鹿即天祿純黑之獸曰角端日行萬八千里曉四夷語曰騶幽隱獸也能避災害曰雞斯散宜生賂紂馬也曰荼首兩頭鹿也曰玃摩帝牛也曰驒騱距虛類曰蒙貴狀如猱而小善捕鼠曰蠷者出大秦國似狗多力獷惡曰虮蝮水獸也曰臼蠪蹯輪山子皆駿馬名山子又名五明又名吐撥曰野子即騰犴也

禽魚異名

鳥之異名者曰畢方能銜火作災曰鷫鸘鷺雉也曰屬玉似鴨而大曰鶨鶋似鳧而脚高皆群火災曰庸渠鳧也曰焦明似鳳曰帝江天山神鳥也能歌舞曰鉤星衣毛爲鳧脫毛爲衣能收小兒魂魄曰鵂鶹者出墓山如雞三首六目六足三翼食之無臥曰罷如白首三足人面曰蠪蠪者冬見夏蛰服之不畏雷曰鵁鶄者出小侯之山食之不厭目曰鵁者出女几山雄名運曰雌

名陰諸曰鳩鴉離也曰鶻鳩班鳩也曰鶻周子規也曰須贏鷓也鶐中螳刀曰舂鉏鶯也曰鸐鶹如鵲一名鶹鶹一名鷾羿人射之則銜矢射人曰希有鳥崙大鳥也曰曝喁楚鳩也曰鸐蟈即鳩也曰晨風鸇也曰博勞惡鳥即鵙也又名伯趙曰商羊雨禽也曰鶺鴒比翼鳥也曰謝豹杜宇也曰訓狐怪鵂也曰鵠河澤鳥相視而生曰阿濫堆驪山鳥也明皇取其聲爲曲又作鷬濫堆曰迦陵頻伽妙聲鳥也曰僧娑雁也曰桑吉了能言鳥也曰鵁鶄出條支國高七尺解人言曰乾鵲鸛鵲也曰服鳥燕也曰鸕鷀山鳥也曰鸕鷀水鳥也曰鶺鴒即青鳥也曰批頰即鵯鵊也催明鳥曰鸏鶄九頭鳥也曰韓朋鳥雙飛即韓憑夫婦所化曰漵金鳥魏時昆明所獻吐金屑如粟鐍之可爲器也曰冠鷸石首魚所化水族之異名者曰鰿鮐狀如斜斗曰鱓鮐有橫牡如鼻前所擊無不中斷曰鱟魚如便面雌負雄行曰蝑似蝦猛人顏色曰鱓魚如

圓盤口在腹下曰三鰗似蛙蛤曰蝦江似蟹而小曰螳蜋小螺也曰蠙蛤腹中有蟹曰水母有智識無耳目曰龍鯉一角陸君曰文鰩狀如鴞銚曰蠐螬大龜也曰吉弔龍卵也龍生二卵一爲吉弔其脂治鼾曰地甲龜也一曰神屋曰芘蘚紫色螺也曰活師即科斗也曰仲明鮪魚也曰鱴刀鯊魚也曰魁陸蚓也曰人魚鯪魚也其骨可爲鐲曰水唐如小兒鱗甲如鯪鯉好在磧上自曝曰元緒神龜名曰彭越海中小蟹也曰龜鉢者浮陽魚也曰鰈比目魚也曰鰼觛即烏鯽魚腸也曰鮯魚魚之生母也凡諸魚欲產輒以頭衝其腹曰印頰魚即東坡詩通印子魚也曰禺禺揚州魚也又名解飴曰沈虎虎頭魚也曰潛鹿鹿頭魚也曰奔鱘一名瀾嬭嬭所化曰白髮魚出滇池曰妾怪魚也出博白曰鱷如鼉而十蹻捕之可以禦火曰燕魟魚也出福州曰蝫蟹也曰百足赤蟹也長九尺四螯煎爲膠謂之螯膠出善苑國曰黃臘即橫魚

舉事二龍戲水上鱗角畢露衆懼而寢時大雨繞四野獨不及工所成稱其異（以上揚州府志）

南昌熊太僕口口以北部郎獻獄永平大雨三日雨中若列千萬炬自西北至海及聲有大水三十長十丈造永平城下土人曰龍王採木數十年一見諸城縣海邊人家有室女及笄者夏雨以手掬簷溜後右手拇甲內若有紅線寸許作盤屈之狀年餘不滅亦無所苦女佯戲而恐之曰得非龍乎明年夏雷雨女出其手於窓外忽震雷碎甸從窓閒起有龍出拇甲中騰空而去但甲分裂餘亡恙

沁水張忠烈（烈）以御史巡視隴右茶馬某地巨魚半露人樵食之明日又半露仍臠之曰露日爛旬餘大雷雨龍上昇而爛食之家俱漂沒（忠烈子道淵說）

陽城縣劉村劉氏夏雨跣坐拇指擊動頃之破膚而出長三四寸騰雲頓長

數十丈指微痛不覺 張鵬山先生說

我眉山前爲龍穴游人至僧鉢盛之如蜥蜴尹伸曰此下方蛇醫何龍也僧指示首爪特異僧舍有碣昔有惧汲入釜中頃刻雷電大作晝晦諸僧不知所爲老僧曰得毋煮龍子乎亟發釜出之立霽 以上臨海王椒畦游記

曹縣苗家寺佛像指出龍財三寸餘數尺首向佛欻忽透空數十百丈赤光閃指令佛指痕存 曹縣縣志 明宗記

平湖徐在中以工部郎中分司張秋張眞人舟過侍兒清麗徐時謔之眞人曰先生可自重此某地龍也不信命進盤水侍兒忽入之卽雷雨 嵩歷已卯行人謝杰使琉球航海颶風作大雷雨有龍三掛於舟上見其頭角一長牟曰此來朝璽書急挾杰起書免朝示之卽退

崇禎丙子沁水口底村山崩錄龍骨首如五斗盎角長三四尺齒廣寸許爪甚長人多拾之藏於家

龍三停九似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三停角似鹿首似駝眼似甲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

崇禎丙子沁水口底村山崩錄龍骨首如五斗盎角長三四尺齒廣寸許爪甚長人多拾之藏於家

龍涎香出蘇門答剌國其國西有龍涎嶼峙南巫里洋之中羣龍交戲其上遺涎焉國人駕獨木舟伺採之每一斤值其國金錢百九十二枚准中國銅錢九十文嘉靖三十四年下戶部取香百斤徧示京師不得下諸瀝司採買躍上臺案吸酒灑須臾不見 陳旭公集

廣東購每斤千二百金僅得十一兩進內驗不同姑存之亟取眞者廣東獄囚馬那別的貯有一兩三錢上之黑褐色密地山夷人轂上六兩白褐色細若少須無人聲寸寸動躍仍續而蛇也主治色勞以驚疑喪膽惟此可續命問狀云黑者採在水白者採在山皆眞不贋尋有密地山商再上通前共十本草方書不載 玉餘新語

石魚

蘇東坡曰僧游錄云隴州地名魚龍山石魚拋地破石得之多鰍鯽之形鱗鬣皆具一如描畫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山頹塞久土凝爲石遂留形跡耶　文大青集

飛魚

萊陽姜埰出魚島石云魚淤沙土久之化石　文大青集

國初杜侍郎寅　淳正云有人航海得飛魚於黑水之陽其長二寸頤兩鬣各廣長寸餘張爲兩翅翔海風發作從波濤飛船上如燕雀既止則不能飛意者爰居海鳥亦此類與莊周所謂鵬化爲鵬者荒誕也

五色魚

隴州魚龍水潭深不測產五色魚俗以爲靈莫敢採捕

銀魚

寶坻縣銀魚每歲霜降銀魚自海泝流而上縣設六廠各漁戶百七十人每歲中官下廠督捕進貢七次

鯽魚

南京朝貴惟胡惟庸故府每歲於玄武湖中勅賜打魚三日口飯魚

滁州城濠產鯽歲貢一千四百尾以元日多至分進留都南京後湖灤洲河並產鯽

狼山魚

崇禎元年八月十三日狼山兵人喻棠布窶於港夕得魚可三尺巨首細尾體甚重投箸中忽太息曰我游自海上乃受制乎棠駭之即移歸漸縮作鮒三其尾棠懼擲殺之

鮀魚

雲南百夷中有小孟夏江產鮀魚食之日御百婦故夷性極淫貴賤俱有數妻山中又有彎盤餌一刀圭終身斷絕人道土人以餌牝馬不宜也　演程記

鯖魚

四川通志榮經縣生鯖魚狀如鯽有四足大首長尾聲如嬰兒緣木弗墜

通州鱅魚

通州人葛原六魁梧豪俠人也以布衣獻鱅魚百尾時用法嚴或阻之原六笑曰俯不上食父母耶君猶親也庸何傷及至上召問之曰魚冀何如對曰臣未進不敢嘗也上大說命賜酒食仍遣其一曰勞汝勞汝其後歲進至九十九尾著爲令

鼈魚

重慶府龍門山寺吳道玄畫魚鑑觀音池魚五色類鑑中物相傳倘矢之魚

水頓竭既獲即如初　陳爾耀筆存錄

石花魚

保德黃河之鯉肥美甲天下產處僅三十里以食石花而肥曰石花魚

賓祇縣銀魚每歲霜降銀魚自海泝流而上縣設六廠各漁戶百七十人每歲中官下廠督捕進貢七次

南京朝貴惟胡惟庸故府每歲於玄武湖中勅賜打魚三日口飯魚

滁州城濠產鯽歲貢一千四百尾以元日多至分進留都南京後湖灤洲河並產鯽

西寧衛西五百餘里青海方數百里一名卑禾羌海有魚皆負黑點漢宋王莽謂卑禾羌獻西海地置郡即此

蛙

我眉山天樂池中有蛙游人鼓掌則一鳴墓蛙次第相和將終則一蛙大鳴墓蛙頓止宛然一部鼓吹

玉蟾

楊城李瑛從宦霞州署後圃見白蝦蟆甚大如螢玉呼家衆觀之已失所在

蝗

蝗腹下有梵字自忉利天梵天來西域作天壇禳之 酉陽雜俎

江中魚化爲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爲鼠 述異記

螢蟬

環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然寒蟬螢北京有之矣地之異耶冷使然耶 李夢陽集

金蠶

無錫鄒迪光金蠶說略曰金蠶閩中有之形似蠶色黃其說不見於諸書閩人云蠶所在有金焉或過而拾其金蠶必與俱之家若不令與俱輒祭營然緣足而上撲之復起旋撲旋起延及身手膝手擊足臆耳望鼻兩目眊眩頰無色澤四肢百骸惝怳若失而死迫矣即不與俱而還其金亦由首企踵遠然下地而不然者果死矣既已之家必倍其金以嫁於道路乃出否則不出也而所居家日殺一人亡論親疎怨德觸之必死死必其日所首觸者其毒蓋寓於盤飧飲食間故閩人有不知而偶拾其金以歸及已知而苦無金倍送者或雖知且有金而性貪以忍者往往育是蠶云 瑯嬛記 續博物志

蠱蟲北海所無獨西南方有之閩廣滇貴延綏臨洮俱有閩字從蟲謂金蠶也

野蠶

夢溪筆談禹貢萊夷作牧厥篚檿絲史記作畬絲爾雅曰檿山桑顏師古曰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爲有此絲以之爲繒堅靭異常萊人謂之山蠶爾雅曰蟓蠶棘繭樂繭玩蠶繭今萊陽之山蠶絀蓋樗繭也枚乘七發野蠶之絲以爲紘殆所謂蟓繭而韌堅者與 文太青集

鳳尾

正德中武陵陳洪謨守漳州之三年海上田者見大鳥飛過遺羽一於水涯長七八尺五采炫燁衆以爲鳳尾來獻命藏庫中後鎮閣來取答以焚棄陳洪謨字宗禹弘治丙辰進士兵部左侍郎所著高吾詩集

碧雞

歙縣許文穆相國 國孝廉時讀書宣城石山寺偶見二青鳥飛鳴移時乃去僧曰碧鷄也傳聞唐時李翰林自蜀中携來者我 明惟舒梓溪狀元一見因出所藏圖卷示之許作碧鷄篇繼其後

雞足山異鳥

賓川州雞足山有金鷄泉日有異鳥飲之鳥來必雙至二十雙而止四時皆然鳥無增減水無盈縮

洪有綠礬采雞傳

雞

雞昏鳴俗所異也崇德曹廣遠思崇禎庚辰登第其家雞昏鳴詰朝捷至元氏長慶集云元和十五年奉宣敕令採同州雙雞五聯各重四斤頻年採取一聯不獲自臣到州詢問採捕人等皆云二十年採得一聯雞耳昨旬日之內併獲兩聯斤兩輕重悉符詔旨今同州雞無聞止稱泰和雞萊陽雞

鴉

廣東無鴉又四川龍安府鴉至四月終有鳥若啄之鴉俱匿影華亭包長明守羅定所說

雀

桐城左遷直光斗萬曆庚子離館里許有白雀巢園飛集環數百雀汇南老人指示土人曰此巍科之應左即登鄉榜飛去丁未會榜又來巢榜發又飛去後官中丞歸被逮公子往宿壽州居停聆言雀有白雀視之左翅有黑點仍庚子丁未巢館園者問其雀日曰三月二十九日即中丞被逮日也爲之嗟嘆歸之隨身至宿州囑宿公館未發中丞問狀曰白雀爲雀命也夫緣其毛羽爲貴人所損附歸善飼俟其滿縱之中丞父甚愛護七月二十四夜忽遇猫害中丞父慘然知非佳兆後兜聞至果二十四日也

狴詭

衛輝府治前石獸曰狴詭說文云此獸其性忠直

桃拔

西域諸國烏弋有獸桃拔一云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安息有大鳥僻其頸身似鷹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曾以大鳥卵獻漢即此鳥卵也條枝亦有大鳥卵如甕大月氏出一峯羣駝謂脊上有一峯也

毘邛

瓊州臨高縣西市毘邛山有獸似犬里人呼爲毘邛

裴休

眉山有獸送客呼以裴休則應

騰豻

廣東肇慶府西北十五里騰豻嶺以產騰豻故名騰豻沐猴類頭正方貌類人髮長尺餘嘗覆面欲有所睨輒搖頭以兩手披之

獅

天順中西番獻獅子道死獻其皮錦衣衛指揮僉事喜信使其人上書求通

朋西域

西苑獅日食一羊西域胡人主之白布纏首帶衣緣支正三品料

鹿

南京鷲谷寺　太祖手書第一禪林鹿百十爲羣其縣銅牌者國初所畜

犬

雲南縣南二十里木山寺有木犬貴客至木犬自吠

俗說犬豕獨產不利豳雖犬生三獒二師一獅豕生三豵二師一特郭璞注猪生子嘗多故別其少者之名又致富奇書犬生一子其家三年內大發

羊

山西羊有八角至四角六角爲常

松潘出六角羊土人云羊與鹿交故六角

白兎

虎鹿兎皆年千歲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　萬曆中有舶商自邏羅攜白兎歸閩售四百金每季而育其種曰蕃蓋另一類生卽白色崇禎中浙直徧有之直三四金

鼠

詩相鼠有體人而無禮陸機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大脚於頭上跳舞善鳴相地名按地志相州與河東相隣則知相州有此鼠詩人蓋取譬焉又猗縣開陽山周圍三里產香鼠惟經人行之路則抱蒿莖刺枝而死城樵牧者偶過之亦不能多得黃花鎮禮鼠色如貂毛而淺多聚橡實於穴作歧穴貯之多至三斗其橡實皆美好倍常山氓多掘取之鼠失橡實牝牡皆答脰樹枝懸死若縋鎖將閔之雖厲禁不能止

麟

麟前雅釋獸身牛尾馬蹄一角春秋所獲麟也大麃一角牛尾卽漢武郊雍所獲麟也不角者麒宋仁宗嘉祐二年交趾所進二麒麟牛身象耳狗足魚鱗所食艸木皆中國無有

豪彘

山海經華山西七百里曰高山出豪彘今平涼羌高山六盤是也豪彘狀如鼠毛似刺蝟而大可以爲箭黑上白下甚美聾之能射物以自衛嘉靖以前多有（平涼府志）

馬

平涼苑馬寺置二監監七苑馬政開城苑荒熟地三萬六千四百七十頃四十三畝縱一百二十里橫八十里碑標二十九樹額軍七百人原馬幷駒二千六百三十八匹

廣寧苑荒熟地二萬五千八百八十頃五十三畝縱五十里橫一百里碑標十五樹額軍五百人原馬幷駒千二百五十六匹

黑水苑荒熟地萬一千六百二十七頃九十六畝軍民地相交碑標十五樹額軍二百七十六人原馬幷駒一千四百匹

安定苑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七百匹

清平苑荒熟地二萬五千九百一十頃三十一畝縱七十里橫四十里碑標二十二樹額軍五百四十二人原馬幷駒二千四百七十四匹

萬安苑（原缺）

武安苑荒熟地二千九百五十七頃四十三畝縱五十里橫一百里碑標駒千九百四十九匹

長樂監幀廣寧開城黑水安定四苑靈武監幀清平萬安武安三苑共（以下原缺）

張林雜俎中集終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誤	更正
六一	一	三五	犹	須
又	五	八	臞	臞
七	二〇	七	口	干
又	又	一三	饑	饑
九	一三	七	恩	恩
一〇	一五	一一	孚	守
又	一七	一六	棲	棲
又	二二	一九	如	下空一格
一一	一六	二	花	化
又	二二	四	口	又
一二	三	八	漂	溪
又	一〇	四	敗	敝
一三	一四	二	縣	遠
又	一九	五	里	東
一四	一二	九	山	下有下字
一五	一九	八	人	衍文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誤	更正
二一	八	一三	一一	一
二二	八	二八	城	城
二三	八	五	涼	涼
二四	九	一六	李	李
二九	七	一一	口	邊
三〇	末	七	米	米
三一	末	七	朱	朱
三二	一四	注	存	存
三三	二〇	六	無	元
三四	二三	七	缺	缺
三五	二二	七	都	郭
三七	一一	一八	挾	狹
三八	九	二	葛修	葛修
四〇	二五	一	記	一作葛稗
四一	九	九	凡	有下脫節字隆衍文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誤	更正
四二	又	一六	云	去
四三	又	二〇	達	遠
四四	又	七	甲	田
四八	一五	四	四	日
又	一五	二二	面	下有厚字
五四	一五	二五	合	合
五五	一四	二九	羅	離
又	一九	一二	洞	桐
五六	一八	七	松	鐵
五七	一四	二八	日	月
五九	四	口再補	衍文	衍文
又	七	六	帥	鄉
六二	一五	七	硯	峴
又	一六	一六	數	下有十字
六三	二二	三	西	下有北字
六四	二三	六	口	埒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誤	更正
六六	二〇	五	先	光
七〇	二二	二四	多	移
七二	二二	一一	較	較
七三	二二	一	葉而	而葉
七六	二二	一〇	珠	珠
七七	二二	二	爪	下有出字
又	二二	六	雰	零
八三	二二	二	窒	下有源字
又	二三	一〇	枝	上有遠字
八四	三	七	名	品
八七	八	一〇	顏	頰
又	一三	七	肭	口
八九	一六	一	飛	下有集字
九一	一三	一	士	中
又	一六	一六	骨可爲婣	書可爲婣
九二	二四	一	口	名

宣統辛亥

叢林雜俎

和集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

叢林雜俎和集目錄

幽冥

東岳　文昌
三官　維者洞
靈濟昭烈王廟　崇善王陳瑱
支明夫人　瘟使司
輪迴所　碧霞元君
聖女祠　玄武神
漢壽亭侯　白眉神
雷廟　周凱
李衛公廟　諸葛武侯廟
岳武穆廟　晏公廟
蕭公廟　宋相公廟
利濟侯　東華洞仙
宮亭神　神樹
雪寃紀異　貞婦著靈
百老屯　劉兆元
曹銑　楊繼盛
王秋英　土神陰譴
屍蹤　周如砥
蕭觀察　陳夢璇
延安地飯　王立穀

楊鐸
葦舟
婁東冥判
張耀采
鄭城神誕
豐縣逃鬼
蔣國華
朱之椅
張生
說鬼錄
黑龍潭神
沈堉鳥鳴
朱大紱
沈招遠
神燈
徐銘
邯鄲鬼
顱噦
郭基
歌鬼
豐沛鬼
城隍神
松滸尺骸
子路
妖異
藏經志怪
金龍郡氏
毛女
舟棄
琵琶亭怪
妖履
立志充
素娥詩
獄堉
蔡元定
魯汶
龍女
潼關老人
龍眼怪
關揚
贛榆妖
魯府童子
魚妖
徐氏妖
宋氏烏巢
瘵孩復逝
龍蜘兌馬
象山妖異
雷神書
叢瞥
沐英
李文忠
翰林官
御枪
從征日記
鎮海衛指揮
綠幀
徐果賊
喪廠
學錄直講
六鰲縣慢
南京不打五更
崖山紀功石刻
庫喝
乘馬石
浮提國
豕言
雞子中魚
天書
陽武泣聲
徐達
替身出家
良鄉帶
多學
僧道不衣緩縰
蒲壽庚子孫
葉好文留犢
勅主簿
畜客
黃麟趙聯
胭脂匠
外道留勅
僞夏陵宮
那兗
尺

知縣本貫
實錄
蘇松田額
張泌
御史乘驛
審錄
學魁
展書官
王越
楊志陳金坡稿
端宏名官
獲嘉麥秋
漕艘
潘陽三使日本
狀元母
經筵
聲鐘
安南試錄
北狩
董朴
陸氏占產
臚聲病
先輩書刺
朱氏書問
字說
林濟民
虎枕銘
薛天華左戒右箴
張孟元
十老會
犒市
雲南三天子
北新關稅
武宗微行
新城王氏
原潔
密箴
余禕令箴
易刻
嗣廣文
女飾
總督體統
香稅
武廟陽詩

朝儀
薩琦變俗
古醋
杜進
陳祠仆像
相國父不祀鄉賢
胡僖神助
季宗道
三過郎陽
盛端明同鄉
慶成王百子悞
故宮優免
總兵提知縣
張烈
金傑棄官
孫思聰
朝鮮慕王元美汪伯玉
田千秋彝像
汀人善舟
王希周自刎
汪在前
錢若庭
行人司藏書
觀場儒士
酒
陳紫峰論學
劣考稱師
方太古
詹傑
藏金變石
王恩民棄妖書
曾氏譜
張太宰逐弟
嚴世蕃養子
駝文盛
張二郎辭官賞
張承
東洋行縣
十友
海鹽烟火
販海
吳承恩報仇
丁賓
梁邦瑞

立樾道子婦
陸樹聲
劉臺
禁殺牛
五國光
元輔家幹
周天球
續吳都文
嚴訥
王逃古笏記
彬州象裔
高儀尊師
江陵稟簿
湯顯祖
申其學
姚弘謨迎事生母
海瑞
邵虎菴
吳稼燈
楊春元
陸平泉論風俗
耿楚侗馮慕岡講學
林兆恩
朱中丞誤奏反詩
梅衡湘論友
趙御史論囚
蕭如薰杜文煥
璽陽子
司汝綵
無賴妄奏
雙乳
許會元稿
趙文懿嘉銘
祝世祿
馮少墟會約
朱氏世祀主司
郭達
盜俠
王世貞
文在茲
有司重臆
徐大相論魯綬
梅花詩百首
張九德
虎入城
冥衣
樴李詩人
許令典
臂紋
趙南星
陳長祚
括鍋
銀錢分定
名刺
書法
偶然詠
榜豐縣
卑稱
陳心得
印綬放花
魏廣微
汪文言
黃尊素
佞佛殊報
通家子弟
茅箬
產異
沈淮
朱國祚
董應舉屯田
樊良樞
魏忠賢
余煌
郭之琮
閣揭
周彧
陸完學
朱國盛朱稽遞謫
熊廷弼
毛文龍
顧秉謙
箕仙
黃如亨
天鑒錄
孫承宗
先帝儉德
田弘遇
周道登

綸命
起居注
何吾騶
虞山後覽
傳冠
戎備
王思任
武備
心竅
孫傳庭
阮正中陰德
張鼐
錢謙益
程國祥
李長庚
楊嗣昌
作文法
夢有字
張次仲
周延儒再召
曹文衡
白儉園石
科第陰德
熊開元
兵疫
佛灾
武塘詩
劉宗周不捐俸
借屍脫囚
收生婦
沈允臨書屏
陳美餐
王介人還妾
吳培昌
董象恆
蟾蜍秀才
弔沈何山詩
孝陵碑石
市廛
南內盜
清豐義士
梁州杰
陸員外贈妾柬
江南邊警
吳之俊五議
趙庚
朱積離魂
傭養
誕日疏
私諡
夢卜
排調
同庚
朝鮮使臣夷人寫早朝詩
叢林雜俎和集目錄終
顧錫疇
獨足鳥
修志
逸詩
人瑞
嘲錢牧齋
硃墨預兆
前定
內承運庫
南曲

幽冥

東岳

博物志東岳主召人魂魄其始不過謂東岳屬木爲魂蓋以五行象類言之耳非有他也昧者不之察遂謂人死魂皆歸東岳岳神將治其生時善惡而罪福之

文昌

俗云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以北斗爲司命而文昌者斗魁戴匡六星之一也俗以魁故祠文昌以祈科第因其近斗也故亦稱文昌司命云傳會甚矣至以蜀梓潼神爲文昌化身又可笑也 五雜俎

崇善王陳瑱

錢塘皐亭山下爲半山祠崇善王會稽陳瑱晉時使卜斷臂不屈卜壯而歸之歷仕四州食邑會稽葬皐亭山有女弟避寇山洞不欲乞食絕粒死屢有靈顯或曰碧霞元君碑云弘治時遣使祭之 穆宗諱祠蓋山

靈濟昭烈王廟

廣德州城西橫山有祠山廟神吳興張勃也一云武陵龍陽人生西漢末游荅譬之間自長興之指溪鑿河至廣德功半遁于橫山人祝之夫人李氏廟在州東二里曰昭妃廟

象山縣志唐末忽有一石香爐立而附于人曰吾姓莊名穆禰山昭烈大帝也當廟食此山以福斯民衆驚訝教諭梁宗明率衆立廟祀之今曰莊穆廟噫一祠山昭烈也姓名互異如此

崇善王陳瑱

錢塘皐亭山下爲半山祠崇善王會稽陳瑱晉時使卜斷臂不屈卜壯而歸之歷仕四州食邑會稽葬皐亭山有女弟避寇山洞不欲乞食絕粒死屢有靈顯或曰碧霞元君碑云弘治時遣使祭之 穆宗諱祠蓋山

梓潼神

濟河張戶老之子名亞字儒美周後七十三代世爲大夫未嘗酷民虐吏西晉末丁未歲二月三日生戴化書廟在劍州梓潼縣

梓潼縣有善卷祠一曰惡子民歲上雷杼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公取去

三官

三官之名古不經見始見於張魯傳中魯以三官教行于蜀之鶴鳴山凡人有所祈禱則書其罪狀爲三一焚于山上謂達于天官一瘞于山下謂達于地官一沈于水中謂達於水官其祝日以正月之望爲上元節祝天官七月之望爲中元節祝地官十月之朔謂下元節祝水官後妄人撰爲三官經謂陸氏子娶龍女生三子俱有神通一天官一地官一水官

羅者洞

枝江縣西南羅者洞即春秋羅子再遷之地居民固知託以神怪楚記

支明夫人

天台山東壁嶺車支明夫人廟周顯德二年建神本婦人嫉嘗見怪配以支

明龍王遂釋

瘟使司

瘟鬼姓彭兄弟三人游于廣漠之野古帝王裔也凡運劣者遇之輒病病時直呼其名即止今太原郭守訥呼之有驗作瘟使司記

輪迴所

天啟乙丑沁水故縣鎮鼜味道疫死再日甦云冥司誤擒司曰輪迴所其嫂變黃牛其脅白僨何膽蚊穀八斗尋嫂沒何氏產犢數月鬻售皮得穀八斗

碧霞元君

漢明帝時西王孫謐國奉符縣善士石某妻金氏於中化元年甲子四月十

八日子時生名玉葉貌端而性穎三歲解人倫七歲聞法禮西王母十四歲感母教入山得曹仙長指入天空山黃花洞脩道焉天空蓋泰山洞即石室處也三年丹就元精發而光顯遂依于本山焉

李謂瑤地說黃帝建得嶽觀嘗遣女七人雲冠衣羽修奉香火以迎西崑嵓繇是考之則玉女必黃帝遣七女中之脩而得仙者後世因之祠于山高誨

玉女考

嶽頂玉女池側故有玉女神像泉源壅濁宋眞宗東封泉忽湧澈故祀之焉

端臨通考又稗史漢時仁聖帝前有石琢金童玉女至五代毀圮石像仆至

唐泉湧玉女淪于地至宋眞宗封泰山還次御帳濺于池內一石人浮出水

面出而濺之玉女也命有司祀之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後祠日加廣

聖女祠

林縣東南三十里下洹村聖女祠相傳高歡之女母嘗養病于此母亡其女

三人願殉其葬天彰其德以爲洹水神每灾害禱之輒應

玄武神

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氏陶七之津河是爲玄帝也役御百神

召至雷電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外鑄羽山銅爲寶鼎以獻于神峰陶貞白與

楊許諸仙往來親得其說而紀之（朱太公安期和山記）

太和山嶺眞君殿殿可三口許俱銅質沃以黃金棟柱門屏題額並具其像

于四天兵皆銅精工踰土木

漢壽亭侯

江東刻關廟會文五十篇侯靈批評爲序論文以抑發性靈爲主（陸明卿鍥夢園集）

歸安毘山關侯廟潘少保印江（季明）建門額曰武安王廟殿額曰漢壽亭侯

關公廟旁署羽書出戀筆又題柱曰昭昭與日月爭光悠悠共乾坤不老

海鹽吳尚書（中偉）先任貴州學使公署前有侯祠以其障而徙之加閣麗焉

已吳坐堂上有銀甲三人直入不爲動俄子婦痢疾死第無如尚書何也（沈太學世泊說云尚書面語者）

崇禎丙子二月朔流寇攻桐城卜于關廟不利褫神衣衍其右臂及攻城衍者死焉賊完像懺罪

壬午十一月十九日夜淄川翰林侍講孫之瀠夢神禦北兵及兵至知縣史

能仁巡南門父老言神像汗如雨事聞于朝

癸未正月朔河西務關廟僧夢神禦敵久焉生饑亟求整刷驗之良然吾盧

南門內關廟扁未了英雄出戀維

丁亥正月三日仁和臨平鎮戍主寫東大橋之關廟久突是日小卒忽作神

語責數其罪戍主怖謝請修廟小卒素不知書至是手疏里人名醵建揭旗

以募或書國號卽裂之但書神號而已戍主因避他舍其事予友人目覩

周凱

東甌周凱吳曾聞人時橫陽永寧安固三邑地皆斥鹵凱開導三江悉注於

海因射箭退潮而沒民爲立廟曰仁濟廟至今有司歲祭

雷廟

予友姚榮夫爲高州幕官高去雷陽三百餘里自言親至其地見所謂雷公

者爲予言甚詳云其地雷聲特異雖時小殷屋瓦皆震如近在簷宇間者若

迅雷必連擊數人雷之神曰陳文玉有廟甚威犯者必死廟門建二高標每

欲發聲或享祭時必有紅白二鳥飛集標上怒氣勃然撫不泄要廟中人云

廟後山有所窟也皆藏土中出則行天其言如此榮夫曰一日郊行忽數夫

昇一物至狀類豚體有斑點文問之曰此所謂雷公也俗謂之土豬兒昇將何之曰往斃之耳（萬曆雷公傳）攷雷廟在雷州城西南八里陳大建二年州民陳氏亡子家畜異犬九耳每獵卜其耳動多少爲所獲數一日九耳皆動既而獵得一卵圍尺餘捧歸舍忽震雷劈開得一兒兩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及長名陳文玉登第爲本州刺史沒後靈大著州人祀之自五代至　國朝皆加封祈禱無不應其名雷州自唐貞觀元年或曰城南十里許有聲雷水州因以名

白眉神

教坊供白眉神朔望用手帕針線刺神面禱之甚謹謂撒帕着人面則或瘉不復他去白眉神即古洪涯先生也（花敘志）

李衛公廟

安吉州李衛公（德裕）廟宋政和二年三月四日廟中隕石云歲豐之兆熙寧甲寅嘉定巳卯元泰定巳丑三月乙巳明成化辛丑八月甲辰俱隕石殿像無一隕（安吉州志）

諸葛武侯廟

洛川縣諸葛武侯廟規制閎麗相傳宋曹武惠（彬）過之以偏霸撤其廟閟下石不可去刻云知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武惠神之下拜烝嘗加虔石置龕中井祀武惠又田者得複瓦脩尺有一寸五分博四寸形如常瓦獨兩層中空枕之值更輒鳴怪而碎之內篆孔明行軍枕字徑寸高平馮吏部養志時宰洛川藏瓦之半

岳武穆廟

山陰王方伯（泮）嘗過湯陰勅諱岳祠中道詣微諷還里以示郡守蕭良久之

鄰人某被冥攝見籍注方伯毀訪先畧（蕭良爲証奪壽亡子孫墨書其他蓄事朱書也鄰人驚晤走語方伯果然乃改前詩馳刻湯陰之祠雖壽終亡子（白洋朱氏說）

嘉靖初錢甯死後魂游崔嗣馬家作祟曰謀反非罪許宸濠宴駕迎立雖然數也秦檜欲殺岳飛不合助言冥司問七次凌遲今三次矣問在宋何人不肯言召天壇道士遣之去（王文祿龍蛻園述略）

晏公廟

晏眞人名北海宋元祐時晏坊人牧牛至旗面山遇二仙奕石上侍閱良久各授桃食之後羽化鄉人立眞源堂奉焉凡蝗蝻水旱祈之有應歸化縣之（下原缺）

臨江府清江縣北三十里清江鎮晏戍仔宋初爲文錦堂局長因疾歸登舟卸尸解人以爲神立廟祀之有靈異於江湖（國朝封平浪侯按兩晏公今郡縣多祀晏公或清江晏氏耶）

肅公廟

新淦縣北四十里大洋洲人肅伯軒宋咸淳間死爲神立廟元朝以其子祥叔合祀　本朝遣官諭祭永樂中其孫天任卒屢著靈異亦祀於此詔加封水府靈通廣濟顯應英佑侯（臨江府志）

泰和肅閺芳歿鄉人奉爲小神永樂中裔孫大任復以神顯啖白石一拳坐逝遺骸貯木桶中置廟東廡江湖榜人崇之太監鄭和下西洋奉神命封平浪侯（烟波小說）夫英佑侯一人耳名籍互異如此曷從而訂之質叔向以臺駘問賈生於宣室當有其人敬識於末

宋相公廟

富陽縣紅山宋相公廟宋口寧宗時尚書棄官修道咸淳二年成神今其後人皆習醫厭之術

利濟侯

金元七前元長洲民世出一人生有神助專拯墊溺之患年四十上下死輒著靈異今其地曰金家莊（陸采覽勝記錄）一曰有二子痘夭因願沒身爲神救危痘七月七日赴周涇河死顯口圖初金元七總管萬歷初封專筦痘司

東華洞仙

東華洞主人郭維貞固始人宋季隱莆田之壺公山不仕元杜門學道因弊焉其家奉一仙曰郭東華極靈後莆田周吉崇禎庚辰進士授悾衛令在兵充斥仙爲書符籙卻之問後編書云此人乃岳武中宮第七子降凡日後有封侯之職是仙能書畫

貞婦著靈

正德丁丑歲貢嚴結訟者夜泊清風嶺下內數人妄議貞婦因誦詩詞以資謗謔即時風雨暴作舟覆而死續有褻冒者遂有奇禍見棄湖重修清風祠者景祥乳名也豈不大異哉（兩照字疑有誤）

記

百老屯

正德十三年車駕出居庸關駐蹕有白鬚翁百人迎駕近則無所見因名屯曰百老

劉兆元

上海劉兆元任悾慶推官臥疾見女子旁侍以家婢令取茗恍惚不見遂引告卒於家嘉靖間事

曾銑

江都曾石塘（銑諸生時）撰文苦思嘗步入叢塚間見岸鬼語河鬼曰若何時得脫曰明旦榮傭代我矣石塘明旦候之果榮傭將浣足阻之夜聞鬼語曰本得代奈曾砍頭誤我

其一詰諸左右左右謾應曰蓋講而散者也至縣座行臺訴者入沈見三人焉隨宜處分之末一人蓬首跣足衣敝甚乃道中所見而復失者君問之若何許人應曰全椒何名曰小羊訟何事曰有寃也有牒乎曰無有沈叱之使起因忽不見急索之弗獲然是時照君獨見之而與之言左右莫見也君知爲妖大喊雨汗嘔痢交作縣令孫鑾入問疾君語之故因詢之曰縣中得無有寃乎對曰往年有顧景祥者爲其弟景原景昭所害及計子計兒事適敗露殆非是耶意景下有小祥字半爲羊耳君疾隨照良已遂竟其獄則小羊者景祥乳名也豈不大異哉（兩照字疑有誤）

楊繼盛

嘉靖戊午四月三殿灾人見楊椒山青巾縞服雙眸爛爛馮午門西角檻若指揮撲滅狀蹤時方隱

王秋吳

嘉靖甲子福清諸生韓夢雲癘石湖山遺骸夜寤人至云王秋英字澹谷楚人元末從父官值寇擾崖死感德相就輒數日一至多吟詠明年寒食祭墓即出見同歸生子萬歷癸巳以緣盡泣別

土神陰譴

吾盧石井村某姑訟寫杭城十三彎巷醉面漫土神祠前已悔面禮謝及訟勝餐飯而酣謂神費我錢一札於爐當訴汝城隍廟蓋戲也夜夢神曰汝自褻自禱於我何預即訴于城隍可也汝狂悖關公行撻汝二十突明發懼不

出晚巷見聲上人傳呼過者避入酒肆所懸牌適觸之墮聲上怒之逮酒家誤及某撻二十則通判關世教也

屍蹴

洛川縣某死戚屬夜侍各假寐屍忽蹴起偏吸諸人口其一驚走掩戶屍追出格於戶相抵詰旦人集噀以犬血屍始仆不浹月受吸者相繼沒高平李養志吏部說吏部壻見語

海寧袁花鎮祝俊卿父沒宗戚方酌奠屍忽躍起諸人越日俱死父尚在孝廉朱近脩說

周如砥

卽墨周礪齋祭酒少讀書東郭精舍舊有祟公獨宿不懼夜忽一縞衣少艾立燈下久之不去叩以功名如券且期末年一見及卒之前歲往往遘見之

蕭觀察

江右蕭曰曰任浙江按察使亡子而斃其應嗣者有戚友來候徑三衙其故嗣求附行雖知其鬼不能郤也囚入杭之官舍出曰大門見拒乞楮錢若干許之見其隱鼓中亡何蕭下世嘉興沈德先主事記其名

陳夢璇

閩人陳夢璇官粵東江陰來舟慢觸篙工踣斃陳氏悍奴遽推溺之行里許時容忽晦有神如雷公狀立舟上責奴曰爾宿愆深矣嘗一事善得延喘今枉溺人雖道也捽岸上灼死舟人大怖神又諭以亡恙且曰茲池許某善人也可訪之遂夢夢璇如其言訪許某

延安地飯

萬歷壬辰修延安府城坎地多產飯人啖之亡恙

王立穀

萬歷戊午新淦令臨海王立穀入覲十月十八日宿荻港二青衣夜攝至帝所冤旒正坐旁席二人侍衛獰悍主坐曰爾丙辰八月命盡今猶齎戒力也爾何違之示以簿詳注年月至丙辰八月而空卽下獄在坐者起請勘其破戒後事階兩巨篦俱縣牘幷平日戲筆在焉各臆氣青黑白赤不一吏簡聚之先青黑次白白聚而青黑色漸縮次聚赤則青色隱黑色甕微主座視赤者所刻金剛般若好生編及社倉器也餘不盡見主座曰當損明延年獰使抉目而寤聞鷄鳴家人守視不能瞬目卽乞休持誦歲口日愈王自有記 立穀

丙午貢士

楊鐸

嘉興楊鐸始萬歷壬午榜僉廷讓也登庚戌進士任吉安司理在遷免歸癸

非臥疾夢冥召懇以對門易鐸代冥隸許之亡何易氏死始大怖脚其喪而火之亡何易氏妻呼市中謂戕易鐸也爲楊氏借陷今返魂無歸所突奈何楊聞之度不免命兕緝以殉

沈塘烏鳴

海鹽沈某貧亡賴聽野鳥啁鳴各效之酷肖人因以侑酒有徽賈摯之姑蘇偶鳴于線店中富子遣僮市線久不至詈之曰肆主聽人爲鳴故遲找我非遲也富人問所爲爲鳴者述其狀亟召試之大悅留家監所有空舍素多鬼以寢之明旦未起家監扶戶入沈某猶鼾也曰夜若白衣人謂盡以遺物相付家監大駭坎室中窖金俱鐫沈某及富人女名蓋富人亡子止一女遂以塘沈

葦舟

崇禎乙亥予館海鹽橫山張氏其邑寓李洪宇先年莫趨橫山中道有舟鼓幟而來求附載登之行里許心動亟登岸因足抵其舟半覆疑之遂他宿或曰此安得舟也且徃覩登處則巫者總葦爲舟列鼓幟半覆者也李迄今亡恙李又云賊酋李特勇亡賴嘗於西鹽倉擊私鹽者始而角已舟漸縮如鴨異之抱歸時婦暴卒移刻而甦問之云我登舟爲惡少年所攘幸奪免也

朱大紱

崇禎庚午李水心司理嗣京預閩閩比舍郎同年郭夢言口於二十一夜同聞戶外哭聲宛抑鳴嗚不能出諸口明日搜朱大紱卷其表有鬼哭非無因語驚爲異事李自有記

婁東冥判

太倉徐坤素齋誦崇禎癸酉六月二日夢撫冥府事百日每夕鞫問九月二十日事竣判有婁東冥判

沈招遠

癸酉仁和沈招遠稠鄉錢汝邁並鄰經出金華令項人龍之門招遠力薄寄徑錢氏遂抑二佳卷於乙榜其一忿死而招遠疾嘗若對簿狀寤而走錢氏曰事發矣第向詰兒實千金附進今被陰譴兒坐累斥弟與項師不可活也明年果並沒汝邁以他事除名

張耀采

乙亥正月望日口口參政張耀采卒於刑部獄中甲戌是日吏部考功員外郎弓省矩自縊適滿歲耀采目見之

神燈

己卯正月念二夜神燈見海鹽郭店鎮可二十刻

郟城神誕

辛巳由東皋蝗郟城有神降曰七月二十二日水至八月望寇至及七月果水溢人因信寇至扶挈南走宿遷迄八月無恙

徐銘

華亭徐銘口乃進士徐銘經之兄辛巳疾沒月殯忽開目曰異哉有陽必有陰云云口遂甦人問其故曰吾至冥司見來牒爲公勾事後計開有罪犯人七名首陸彥章張侍郎第次開應死平人口百口十口名身預焉名上書罪門弟子凡諸生皆然人名著某人子或著某人弟防慢攝也末名唐鉉亦華亭人時游閽中從卒欲徃卒主吏曰客死最重此人當沒於家緡俟之耳主吏冠服如驛宰狀銘口未幾下世唐鉉聞之不敢暫越口口還里果卒包長明記

豐縣逃鬼

壬午北兵陷豐縣有二人被創狂奔或叩之曰城破以訴城隍神問神安在曰逝沛縣睢沛縣墜守

鄙鄙鬼

崇禎五年流賊犯鄙鄙殺童祀神後宽鬼哀啼路鮮行人或曰生畏賊死猶是也以賊赫之可止後復嗥聚大呼曰賊至矣自是寂然諺云鬼怕惡人豈其然歟

蔣國華

江陰蔣國華花塘里人性質樸先是天啟丙寅年二十六夢青衣童子引謁城隍神及岳相東平王隨詣東獄廟地皆青碧至今庚寅三月十八日經蔣家橋見大炙呼之赴冥司攝事急歸浴面臥土神促程鬼卒掖上馬馬躍而幛亡何仍往經大城坊曰幽冥橋渡橋入東門曰譙慶關福德門至東獄都有傳

朱之椅

東里朱之椅同予補諸生膺貢訓導海鹽丁亥十月卒戊子十月降箕云以

相東平王府曰都察司入拙至岳廟即丙寅所見者殿左右七十二司造册所曰監錄司册有六曰善惡曰生死曰殺僇曰無端曰荒無曰瘟疫册各四帙每司造册吏十二人總管十二人因朝帝令覆册分詣各司國華領左箱第十三憲察司天下郡縣城隍神俱會金幞頭候門冥官仍進賢冠青錦袍册書順治七年國華派册乞因謁閻羅天子命判官檢國華壽倘二十一年閻羅則朱韓魏公琦也辭出童子送之登舟及岸面醒二十日早又見大炙促册期二十七日入冥如期二十八日則荒無瘟疫無端三册竣江陰城隍神察曰奏縣重困不堪疫帝不許又限生死善惡殺僇三册五月十一日竣至二十九日復逆五月朔又入冥印疫單在東平王處名氏下詳疫狀印訖下城隍神三日復逆

顧曠

邑諸生顧曠住橫涇河丙戌九月館陳氏午僮懇攝入冥司閻籍乃唐謝小娥後身也其籍書丙鈐印詳賊履歷近蹟十五歲不注鐵原名義年二十二書屬吳氏子錢增歲一明年諱女子某私事增幅一歲又明年收糧重其衝減歲一其增減類如此凡不經意之事悉載焉寫寤以語人甚詳予別有記

臨江府志謝小娥不知何許人父爲廣州兵官部押金銀入京攜家附舟過瀋灘二里許遇賊被害小娥溺水獲免且附魚舟而出行乞於市後爲鹽商李貞外家傭奴娥見其酒器皆父物悟向盜乃李也心銜之俟生日舉家酣醉持刀盡殺之事聞命以官不受願爲尼乃建寺居之即報恩寺是也 柑園李紳

八事見錄天曹成小神問休咎多奇中今其家立祠

郭基

金陵郭基無壞性戇直崇禎戊寅應試句容有檄以玉兎山司瘟廟閻都總公代之辭不往檄者求暫允徐往可也試訖回家語家人治後事面沒是夕廟之鐘鼓有聲示夢羽士望其像

張生

仁和張生口炙支有家學好牡丹亭西樓夢等劇館橋司鎮尹師東家嘗外酒歸聽擊竹聲敬之見艷女携燈相狎將幬珍賄而別生有詩半庭新月青燈外一種私情翠幙中記其實也後攻之蓋越女停柩其所贈皆殉具

歌鬼

嘉興某生月下清歌忽後有和者同調契洽延之家飲仍歌如初夜分而遽

鷄鳴其人即去不及別又扣門詰之曰我實非人也亂後如我輩甚多今後毋省行放歌或妨他輩耳

庚寅六月或徵優於嘉興城晚舟行二十里抵舍座客四集演劇數闋優覺寒色有識上客故編脩屠象美給事李姚新諸公者俱前沒駿之亟振金鼓則四無居人乃故相呂文懿公墓庖燹三四頭尚懸松上

說鬼錄

張眞人家有說鬼錄

豐沛鬼

丁酉夏秋間豐沛謠禍多鬼衣冠雜遝中或相問答語即引去迷死聞者戒途

黑龍潭神

張秋鎮北黑龍潭其水深綠有工人三中夜聞呼聲云某宅修偶門先付銀五錢可即往乘月行有二人先候之及潭側謂吾當挾汝勿得也正挾時墮潭中覺衣履不濡宮室偉麗引入後堂脩輯掖門有老人深目長鬚布帽綠衣出問之各勞一金凡半月畢工又贐千錢遣前二人送出天明行人見三人臥沙上語其家各挾歸

城隍神

南京城隍神孫策北京城隍神于謙杭州城隍神周新

松潘尺骸

蕭山來憲副口口云松潘浚城隍得人數千百皆長一尺許衣冠自三代以下皆具

獄婿

漢郊祀志大山川有獄由小山川有獄婿由獄而有婿則獄可以謂之婦翁矣世俗之稱謂來必不以是又因獄由而轉太山耳 元和郡縣志 沿革

子路

成化間河內縣學居民於文廟櫺星門內及先師殿前牧曰壞其中忽見一人頎面黑手持木器怒而責之即入殿中隨視乃十哲中子路也後其人竟疾不起舊有碑記今剝落不可讀而斷碣尚存夫以聖賢妥侑之地爲愚民畜產之場誠不得道其罪然子路乃顯靈而朴之意當時剛毅之氣歷千百世未歇而亦以見鬼神之英爽不可褻也夫敬而遠聖人訓之矣 河內縣志

太原高自卑太學嘉靖十四年知咸縣嘗丁祭齋宿夜夢仲夫子持戟入廟受享臨祭忽聞一主擲於龕高曰此必仲夫子主也視之果然一時咸驚

蔡元定

建陽縣象岩山蔡季通諏書處堂曰顯慶紹興辛巳季通於堂中推演子孫世數末有數終輪奐猶有代御史尹仁爲政嘘之句成化丙申巡按尹仁入閩夜夢一老人來見叩姓名蔡元定也至建陽訪蔡家譜見顯慶堂推演詩不覺竦然即捐俸爲建傳心堂晉江蔡元偉曰周子出則知數學者鄙堯夫朱子出則知數學者西山

山西諸生 某丁酉臨闈其僕病生初場出病僕曰主人且捷我在場相周旋也生未信病僕言閱舍事果不妄次場亦知之生曰果捷吾力能得之爾何處焉配若病僕曰吾隸也彼則溫室何能詘之生曰果捷某人有女吾當以至來場出病僕曰主人除名矣蓋望日天神考陰騭謂主人設心惡已更他人名也果驗

妖異

藏經志怪

廁之精名曰椅衣詩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則死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滿財長二尺見人則掩面見之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見之則掩鼻名忽長七尺見者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見之則掩鼻見之有福又火之精名曰必方狀如烏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木之精名鼓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而食之又千載木其中有象名曰賈誦狀如豚有兩頭烹而食之如狗肉味又土有山林下有川泉地利之間生精名曰必方狀如烏長尾此陰陽變化之所生又玉之精名曰委委其狀如美女衣青衣見

鹽官諫遷福木著

鏡呼之知魂則去

魯汶

金龍鄧氏

全椒魯汶髫年讀書於學宮東廡夜有美姝喚開門汶用劍斬姝遁松樹下後發藏視之乃斃狐也後膺貢任萬年主簿鋤強扶弱卓有政績（全椒縣志）

嘉靖初盱眙縣石壩集鄧氏嘗有妖竊甕水每伺之不得一日晨起見中霤大光燁燁欲騰而上主人以旧器擊之鏗然墜地有聲視之金龍首大於五斗釜乃蜷愕急以布裹十裹而壓之藉神畢出之赤金也其身尾俱銅錢其家今富（盱眙縣志）

龍女

海鹽許村南五里龍王塘旧有女汲於河得浮卵吞之因娠仍生卵棄之化爲龍去復時候其母留龍鬚爲筆過旱以筆書符投龍王潭中其符浮于臨平山之巔立雨後令君取其筆遂絕響

名呼之則去又臺屋之精名曰商貴狀如赤狗以其名呼之使人曰明又左

右有山石水生其溺水出流千載不絕其精名曰誉狀如小兒黑色以其名呼之使取飲食又三軍所戰之精名曰賓滿其狀如人頭無身赤目見轉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水石之精名麎忌狀如人乘車蓋一日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則可使人水取魚又丘墓之精名曰狼鬼誉與人鬬不休爲桃弧棘矢羽以鴟羽射之狼鬼化爲飄風脫履提之不能化也又故市之精名曰間其狀如圃而無手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山之精名麎狀如鼓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夜見堂下有兒披髮走物惡之名曰滑以其名呼之則死咎又百歲狼化爲人女曰智女狀如美女生道旁告丈夫曰我無父母兄弟若丈夫娶其妻經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則逝走去又故溺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面持

毛女

袁州萍鄉縣東五里毛仙山昔有人過此山逢一人徧體有毛言詞異常後不復見宋朱晦翁嘗問驛吏云狐魅所爲遂題詩云人言毛女住青冥散髮吹簫夜夜聲却有游童解端的向儂說是野狐精

潼關老人

潼關兵巡道署制頗宏壯後墻叢篁茂密嘗有老人深衣博帶出與人交語人不爲異嘉靖中南充王南岷廷𥳑任其地一日呼入書室語以爾既出見人若非精靈必係神怪知我未來事乎答曰公名位在某架第幾册書內公檢視之則浚川王公廷相集也公異之乃遷署潼水西以其地爲察院其年洪水堂宇漂蕩無復叢篁異不復見王公果總憲　朱明虹說

舟楫

廣西宋君佐署當陽縣學云沙洋市人偶見水中一舟載人遠來可二三十登岸則舟乃大荷葉也人方駭之而舟人至一大家求食與錢不應毀瓦畫墁與之角則白殘其體其人終不能傷遂沿門擾之官府亦無如之何月餘不知所往　承天府志

龍眼怪

秀水屠憲副叔方孝廉時見二觸髏流內室侍女皆佈屠躍起執之爲龍眼核　屠用明紀

琵琶亭怪

嘉興沈昭明德宿九江之琵琶亭午月淩空同躍五六十人有眇丈夫掘衣露臂徧印諸人之面惟不及孝廉明經沈手拒之覺腥滑次夜裹刀以待越再宿刀中其臂血流奔岸亡何面印諸人皆瘡

闞揚

大司公館相傳有祟使客多寓外舍縣令闞揚不信夜列卒熱炬迨夜分一婦步月階下闞叱曰果寃乎哉宜訴我婦忽自容人編衣領緣間簇針如蝟炬頓滅僅焚一蠟婦遂巡欲前邏卒之即隱闞就寢席爲針刺屢拂如故起移床面壁間紙動揭之則複壁也闞引刀乘炬而入有物相撲刀舉炬熄且見白狐死壁下

妖履

桐鄉嚴簡津讀書茗上深夜獨坐有麗人扣戶入之詰所自云宅眷也嚴疑其祟凝坐至漏盡始去明日告歸抵舍夜夢麗人貽以弓履果得之枕上雙繡紅灼誉出之祟客

豬倫妖

吳興朱口司理淮安署贛榆縣事暮夜命僮摩足俄若針刺視之非僮也少婧也佯任之且摩且瘥刺漸深醒又僮也仍瘥且潛刺驚起又老婧也朱命燭又竊刺怒甚見老婦入壁破其壁老婧立白如朱折几撞之相格鬬稍倦妖倚牆而立朱舉椅抵妖于墻不可脫僮刃其背白龜如鏡蓋狐孽也

立志充

山西悞來道右布政諸城立志充公署有樓多祟閉久突立特登之積塵累寸其妖初進賢服金緋凡六七人或排衙鼓吹或宴樂如此不一嘗簡立稱都臺其黑淡留數日字滅立計迫縱射之妖拍案笑接其矢乃縱獵犬發銃斃數十人冠緋者預焉妖雖絕而立以通貽嘗開府事泄下詔獄棄市

魯府童子

崇禎癸酉夏日魯世子以派忽見一童南譽藍衣朱履行日中杳不見影世

子忽尾之忽歧爲二相盼即失之邑人吳大行本泰使魯府有詩

素娥詩

長安鎭人某讀書臨平山中晝値歌伎琵琶詩矜誦不已俄縞麗即門詢之曰素娥留坐歎其佳詠某媿謝求和素娥即吟曰歌側雲鬟倚帶羞聲聲猶唱八甘州歌來無力屈常歎彈到傷心指半柔腸斷花前絲續怨魂銷月下夢陪愁惹人無賴輕歸去今夜誰能伴錦褥某戲請伴笑許之拉徃其處室具俱白宿數夕送之曰如念我可時至也某自此詩思目進秘不示人 趙昌齡說

魚妖

湖州烏程董威故倘書份之裔蒼頭某頗饒庚寅夏有夥室中求飲食違則見鬬懼而享之則黑氣如雲歊嘔甚壯屢索不已某以告威威飢後好養生遂齋沐告城隍曰陰陽各有所司何得縱妖擾民妖月餘來云我求食無大者襲桃弓柳箭伺其至射之如其法始絕蓋太湖魚妖也

徐氏妖

邑諸生徐仁振故太守伯徵子家西鄉庚寅七月朔步庭除拾瞥曰歲在戊子仲秋月中秋夜予坐書齋見月帙紗窗玩賞無已幾無何不覺困憊爲睡魔纏擾夢至徐似翁家直入新樓下見其室燦爛徘徊久之少選主人出叙論握手揖我與坐主人東向坐予西向坐相與道寒主之誼甚懽主人因言曰予宅非凡地下有玉鯉魚金鱗而赤尾其泉直通大海予先君以爲善卜居於此予聞主人言方且驚且異且信且疑俄而地裂有魚出焉化爲黃龍而去是時予駭甚始信其言之不誣忽聞戶外喧然猛然而至詢之則諸公子射也予亦起入人叢視決勝負但見諸兒操弓挾矢其仲子連發十矢合式者三焉旁有鳴鑼者七聲緩三聲亟於是諸賓客親鄰觀者蓋如堵云懽笑倍常予亦驚覺已月轉中庭突特予自思之予之與似翁素無相識且不通姓氏無故而遇我以寤寐豈其後予與似翁終非陌路而姑於今日天作之合耶抑予之後有與者而姑借似翁示顯應耶否則似翁家之事無關于予予何故而得此南柯一夢也予亦不詢其事之有無姑記以爲後日之驗應思發矢之人似翁太守號也仁振以呈太守黃龍句慮禍燬之弟誼振手錄焉是月十三日誼振卒或龍飛去十矢三中其兆云而妖記特奇從太守增見口口寄示者

浮提國

海外浮提國其人皆飛仙好游行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極意與人同樂欲返國頃刻可萬里萬歷間集侍御按江西有司言市上一羣狂客善黃白極飲娛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繒賞之過其直滿川金錢不甚惜及抵暮忽不見詰其逆旅衣裘俱無有請大索侍御不許召至前果能江右土語手持一石如水晶可七寸許瑩之案上上下前後物物入鑑中照極毛芥又持一金鍍小函中有經卷烏楮綠字如般若語覽畢則字飛顯獻此二者侍御却而遣之明日遂不復見 平湖沈長水先生集

宋氏烏巢

閩溪山何宋氏烏巢於樟其鳴似云何相傳樹應越州有男子探巢得千金謂越州者紹興也因賈紹興投逆旅舜裝飯于市且縱步忘逆旅姓氏失其

處催腰微貲而返則烏啼如初仍探之得大錢五十金上有字此金贈與送金人男子又持往紹興隔年餘突值舊逆旅出其故囊男子曰此天以賜若吾自有五十金也備道其事締好致富 首行疑有錯

家言

仁和橋司鎮村人畜豕將召屠令婁倒其餘豕忽聞人語聲察之一作徽人晉一作蒲山晉一作松江晉婁驚郤告其夫夫走聽果然其家亦亡恙

瘵孩復甦

澤州原天順八歲被市人歐死訟官驗瘵數日有狼咿出仍活

鷄子中魚

嘉興項氏以家剖鷄子中有魚躍於地忽不見

鵲腳兌馬

雲南黑非鹽課提舉司竈三百五十三丁每丁帶耗費月納銀三兩八錢一分九厘司官婪甚每丁加一兌馬重三錢一分八厘上官不問萬歷六年新安汪雲秀來提舉如前例忽一鵲唧兌馬飛去復置一馬又唧去雲秀懼而欲戕之僚吏不可因循半載事發抵罪

天書

崇禎內子西安縣市人王氏忽雷雨中偶觸產室雷雨遂聲堵上有天書二子不孝他日重治八字似行書徑二尺餘似以積沙成之滌不能去頃之自滅

象山妖異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有妖祟六人一老嫗四爲媳一爲女至邑之梁氏托宿舉家俱無所見惟一幼子婧見而迓之相與敘禮延入內室問答啷啷有聲

供茶畢婧啟曰尊客宅居何處老嫗答曰家居不遠世與宅上有舊戚今歲各當遣女翁往嘉蘇貿物家乏主特來相倚婧唯唯備告於姑姑疑婧爲祟所惑具牲醴賽之老嫗等怒責之曰事急依人吾非鬼祟爲禍者何以生物食我令婧熟面進之盤盂盡空夜邀婧同宿無異生人如此者半月餘婧去既而人詰其婧云老嫗雖耄而容儀脩潔不凡其婧女數人則世間所絕見者竟不知其爲何怪云

隆慶二年九月五日申時有紅照將葉明家十歲兒自東門攫至天字號觀風亭上其父急禱趙元帥奔追獲歸及詢其故兒荷趙元帥鐵簡擊應始得活

萬歷三十年五月二十二日縣城中妙華堂忽有異人胸背各懸一鏡手執紅棍肩負紅袱兒童爭視之遂化書姻而去 以上俱象山縣志

陽武泣聲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陽武縣西北門外白晝無人聞有如悲泣狀凡三日時云鬼哭是歲河溢其旁屬境衝漂朽棺枯骨不計其數 陽武縣志

雷神書

萬歷十五年六月獲嘉辛豐里人王好仁妻帥氏抱兒乳哺忽雷震死所存僅皮骼齒輒消盡兒無恙也皮有雷神書二行鄉人莫識

叢醫

沐英

沐英祖籍饒州樂平縣李姓先墓在大汾潭洪武二十八年沐春乞選將代鎮親詣樂平致祭八月進封春黔國公不許擅離

蘭溪金訓導口口云沐英祖徽州績溪人專掉舟歲莫値地師失路求渡因問其淪落狀図之留于家春初雪地師偶步奇其地歸問沐氏曰此族人某山也若得之易之耳吾屋三間彼欲之索直三百金故不果如售屋則山歸我矣於是成券果得山且爲擇葬歸曰行當有大禍愼不發也尋爭渡號人成定遠

御槍

高皇帝御槍二藏南京午門樓上大者幾盈握脩可丈六尺小者脩殺四之一圍殺亦如之蓋馬稍也

多學

平涼華亭縣多學洪武間監察御史巡按山東其子孫改爲黨氏

從征日記

巢縣俞通口初以親軍衛出入行間移鎭昌衛指揮便世襲年六十二著從征日記四帙藏於家宋刻進國初事異於常聞山陰朱焚元備兵隴右得錄本今佚

僧道不衣綾羅

洪武二十八年正月校尉賴謙見神樂觀道士陳丑道衣青紵絲褶子在街上執之以僧道止許穿紬絹不許穿綾羅也有旨以神樂觀樂舞生釋之予兩匹官絹賜驚

鎭海衛指揮

常遇春幕客上官口專掌書記遇春薨　上思及上官氏召其二子入分姓又常遇春紅旗千總薛口從征陳友諒以三百人受圍　上高望救出之薛首已隕猶執紅旗不仆　上拍其背曰好兒子甚苦始仆

講讀學士班僉都御史下祭酒上日講官軟靴短衣於洪對展書官短衣跟御案西大司禮立案左先展書以案高展書官不便也

良鄉帶

京官俱緋服惟行人司在京青素角帶出差良鄉易補服銀帶號良鄉帶

蒲壽庚子孫

太祖禁泉人蒲壽庚子孫世不得齒於士薙罪其先世導元傾宋也宋端宗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來謁張世傑分淮兵二千五百人命壽庚將海舟以從壽庚閉城門拒命與州司馬田真子上表降元帝遂加泉州

綠幘

蔡邕獨斷云漢武帝幸館陶公主家召見董偃偃着帢綠幘按　明制綠幘最賤繫教坊人所戴或董偃本寶珠兒從其賤也

葉好文留幘

洪武五年山西葉好文任交河令治行爲時第一升知定州初以一牛犯車

抵任後產一犢比去任留犢與民

徐杲厥

洪武間指揮徐杲厥出兵河套地名梧桐樹一日午間有大星墜於河中火發延岸上營中軍有傷者後徐氏父子以事被誅果徐氏獨應之也抑別有所應而不知耶

勅主簿

洪武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勅聞喜縣主簿祁伯祥曰縣屬府州於民爲切近必得上循國法下悉民情長於撫字者以任佐貳之職祁伯祥今授將仕郎平陽府鮮州聞喜縣主簿爾尚恪盡乃心使政平訟理民安物阜斯爲稱職矣爾其懋哉

喪厥

喪服周麻布取其賤惡古未有棉布也棉布始自漢北方麻布貴棉布賤又喪家雖隆冬必以麻非禮也

番客

盤瓠之餘錯處於廣潮之間以盤盬雷爲姓汀人呼爲蕃盬雙蕃盬單汀人稱之曰番客

學錄直講

國初　上幸太學學錄象山臨元徵進講大學平天下章賜錦衣白金

書麟題聯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相傳解學士題殿門者非也洪武中蕭山黃麟伯厚以文學薦對大廷稱旨賜第一人授翰林應奉多至祀圜丘御制門聯云大明日月光天德洪武山河壯帝居麟佯狂踢仆之　上怒麟奏曰此陳後主句　天朝效之不既羞乎　上曰爾便易之麟口占曰乾坤一統臨洪武日月雙輪照大明　上稱善

六鰲縣慔

僉憲容科考弘治己未科三甲進士林文煥福建六鰲縣人按漳浦縣二十三都立鎮海衛轄陸鰲玄鐘銅山三千戶所則縣字慔也又海寧縣志永樂十二年貢生沈常銅瀧縣丞今銅瀧縣無考

胭脂匠

宋元來胭脂匠其法黃蠟火化注水中澄數次絕無渣滓方用遠近無能造者日貨十數金後爲僕人傳方始賤有焉　安陽張氏風范

南京不打五更

宋時大內五更絕梆鼓徧作謂之蝦蟆更以禁開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明初南京不打五更云　太祖常夢人求還地許之五更頭遂退其刻

外道留勅

往時布按二司如提學備兵屯鹽分守分巡俱不繳勅得傳其子孫近例事竣始繳見郭子章蜀草

崖山紀功石刻

元張弘範崖山紀功石刻題滅宋年月　明廣州守閻縣林洋改刻曰宋太傅樞密院使張世傑死節於此

成化中廣東提學僉事晉江趙璠詩忍奪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不勝悲鐫功勒石張弘範不是胡兒是漢兒

僞夏陵宮

靈夏賀蘭山之東數冢纍纍然即僞夏所謂嘉裕諸陵是也其制度倣巩縣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無物

賀蘭山崖壁險峭延亘五百餘里上有類寺百餘并夏人故宮遺址自來爲甚少立見評語此大有古風蓋詩人所謂寡婦之利者此也

實錄

高廟實錄一百八十四卷諸臣列傳特詳

文廟實錄一百三十卷載諸臣字里科甲轉歷如出狀略見其爲文譬者無大褒惡者無深貶而勸懲之意亡

漕艘

相傳國初漕艘　太祖命焚其一秤得鐵釘若干按宋許元初爲發運判官舟多報破釘鞿之數蓋陷於木中不得稱盤故可以爲奸一日元至卸場命拽新造之舟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鞿稱之比所破財十分之一自是立爲定額

蘇松田額

蘇州各屬田土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頃五十畝五分三厘秋糧米二百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三石五升二石七勺松江各屬田土四萬二千四百七十

七頃二畝三分八厘秋糧米九十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六石二斗三升二合七勺

潘陽三使日本

浦城潘陽三使日本永樂中以行人出使日本回獻德化書永樂大典成陞禮部郎中轉鴻臚少卿再使日本還陞江西參政落職洪熙初起南兵部主事宣德間復除鴻臚少卿復使日本

張泌

永樂初光祿寺卿潁州張泌最被寵遇清江彭銘以書名上命繪泌像開面方具亟命取視之賞其肖似首肯至再令其家藏有賜像幷角端圖 潁州志

狀元母

馬鐸母卓氏李麒嫡母葉氏先亡繼母黃氏俱封安人

御史乘驛

舊制御史陸路止乘驛宣德十年九月壬辰行在兵科給事中朱純言巡按邊方或遇警與總兵鎮守等官會議不免遲悞乞予馬匹以便其行從之

經筵

凡天子初御經筵例開臣二員進講並大學首章或易或尚書之首條

審錄

凡內臣曾奉命審錄者墓輒畫壁寫像南向法司堂官隅侍御史與曹郎引囚聽訊以爲榮觀

聲鐘

本朝 帝后初喪每寺各聲鐘三萬杵

學魁

凡儒學輒書魁字盧陵縣學明倫堂前刻宋文天祥所書魁字方廣丈餘

安南試錄

安南試錄四場制義論策詩賦

展書官

程伊川先生論經筵第三劄子貼黃稱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遣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按 本朝經筵日講俱有展書官又司禮監內臣持牙籤指講處

北狩

大同曹安家有巨几一座英宗北狩還時所御也舁此至陽和總兵曹安易以與留几於家

王越

滑城威寧伯王越父邑掾也年七八歲值縣丁祭籠兎者因窺兎兎逸時越稱神童縣官責以詩矢口曰我今放汝上廣寒甚弗遺跡到人間慇懃寄與嫦娥信丹桂留枝待我攀

鄠縣屠中丞大山子本畯作中丞年譜某月日訪故威寧伯王越於山中即日遁去夫襄毅訃聞遣餘姚王伯安治葬今曰蟬蛻羽化雖未及赤松親韓摘虎之爲閻羅多矣聞襄毅薨後或遇之於太山後其孫往太山迹之晚遇老人指曰去此不遠從燈竿下徑可也望燈竭蹶良久夜半抵家突則向之老人蓋即襄毅也

萬歷中醒神翁詭王越又天啟初方士詭羅洪先燕齊怪誕之習豈足信乎

崇禎時術者某游燕齊有壯色捧茗甌者予也反白首謂不好道易老或伺之則白首者父耳

董朴

麻城董損齋朴少魯純曰不能嫂行鄰人惜之語其父曰郎君不慧奈何苦之曷不令牧耶父然之命工畫牧豎於座右若苦志力學比長而慧登成化甲辰進士終江西布政司口參政

楊志陳金坡稿

鄞縣楊文懿志陳金坡稿中無錫華孺人墓表口誌又言孺人卒時其族謂孺人之行備矣蓋節以一惠而以賢孝稱之於是誌之書題與爲傳者皆如之獨予不能從蓋節以一惠者周人之諡法也在禮生無爵則死無諡爵爲大夫是也魯莊公誄縣賁父檀弓載之曰士之有誄自此始記失禮之由也後世士而私諡若陳文範陶靖節君子猶或議之而況婦人乎婦人從夫之爵而已諡惟后夫人得之雖大夫之妻未聞有諡而況士民之婦乎然則族

稱婦人而節以一惠過矣宜予之不從也

陸氏占產

鄞人張瑄總督漕運時常庇郵舍語侍吏曰若等有異聞乎吏曰里中陸氏奸而橫侵其鄰鄭氏盡其產撤其居立園宅所餘惟嘉樹一本陸氏晚得子而喑數歲游於庭忽指樹曰樹平爾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喑不語問誘之不出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爲家罄乃死 張文定環碧堂集

端宏名官

當塗端廷敷巡按兩浙其大父宏故浙左轄諸生議舉名宦杭州守婁志德曰此厚道也願其孫將以巡方至而吾儕舉之如公論何行俟去後圖之及去竟寢 杭州府志

崇禎丁丑閩縣陳瑄守嘉興其大父曰休以貢士司鹽海鹽在萬歷初事遠

聲杳諸生追祠之名宦此與端宏事正類時無婁守見古今人相去多矣又天啓中潘汝禎撫浙潘舊令瑞安及瑞安令來謁問吾儕祠何如令出不意柬人言其實其人曰向病此求死道見異草即拾之忽值一草腹語之勿食吾竟吞之物即洞下面愈遂竟草得之南高峰脚食果腹止之食刻許腹雷鳴下大虫如矢狀如蛇疾良已 杭州府志

馮嵩齋給諫每發言腹中輒有聲應之遂告病卜居南京楊守極用小盞煎水飲之即吐其虫 金陵瑣事

先輩書刺

弘治間邑人祝虛齋萃以主事佐治吳淞水利葺亭侍郎顧清來刺云屏與顧清拜單刺摺二寸縱四寸字大如指微黃有花影又虛齋寄人書亦黃折柬式如前面有花紋二事並目覩又嘉靖間許給事相卿寄弟書直名十弟相卿

武宗微行

應天金明府應祥家長干里武宗南巡值迎春日微行見其家大樹集烏突人而彈之諸臣皆微服以從

朱氏書問

寶應朱氏家乘有書問錄載正嘉間友人所遺凌谿射陂兩先生書稱號連牘不作寒暄如楊一清自名石淙病叟一清拜升之先生道契蓋先輩也最前溪司成竟稱陽頓首凌溪先生牢大執事今薦紳通問名刺尺牘外又有

駢散萬歷末駢散外又小散其詞畧備凡三副楮一全簡浮偹之極士大夫
尊貴人供應如百函並發劉穆之道當疲死何暇理他務耶

新城王氏

山東新城王氏先世有王叟與其嫗力田稍自給有貧措大夜盜其麨扼其
吭而燭之故某齋長也憐之曰勉旃勉旃吾夫婦終不暴君之短因出黃粱
與之人無知也

新城王氏上世祖鰥居一日天大晦冥良久既霽於壓壵中得一奸女子年
十八九云外國人也乘車遇風忽然飄墜遂爲夫婦今王氏百年科名貴盛
無比 謝肇淛五雜俎

金史有國子學齋長予少時猶見廣文呼廩生曰齋長

字說

嘉靖前諸公文集多有某人字說蓋猶行冠禮也故以字重其後雖淵儒碩
學見之字說者寥寥古道陵夷亦其一端

原潔

胙城原潔成化辛丑進士歷官戶部郎中督餉大同以羨餘還所司忌者以
藥瘖其音同致仕蔬布以終

林濟民

汝陽林濟民弱冠時母病篤命娶婦入門而母卒濟民哀毀逾禮葬廬於墓
服闋始合巹鄉里稱之成化丙午鄉薦教諭漳浦以身率人陞贛榆知縣

密箴

晉江蔡清密箴欲爲一世經綸事止熟數篇緊要書口格天之功與於衽席
溺身之悔誤於詞章

虎枕銘

江西左布政使岳池馮訓正德二年進士嘗任興化知府作虎枕銘太守抵
方壺適多聲虎三日兩授首鼠狗足評乎太守徽其方之將請裁髹作枕而
寢其鄉銘曰非爾髏吾何枕非爾鞹吾何寢起視海岱吾安吾胥 中疑有誤

余褘令箴

鄱陽余褘正德口口貢士任清流知縣陞建寧府同知尋卒清流人立去思
碑於東門其作令箴曰先王制爵子男同位矗秦變法縣邑是設千室其民
百里其地上應天皇下分王治孔門稱口路勇求藝漢室傳賢循良豈弟卓
彼先覺猶或難之抑余何人而忝職斯坐堂鳴琴蒞德無爲德既不足勞瘁
奚辭片言折獄至明所推明既不逮詳慎是宜撫字之寘惻怛至誠赫赫洋
洋得非虛聲

薛天華左戒右箴

廣東右布政使晉江薛天華作左戒曰毋通要路書以務養節則俯仰不窘
毋預塵紛事以務養寂則外內不擾毋徇末俗態以務養高則志行不羞毋
受非禮餽以務養廉則彼已不失毋妄結賓從以務養交則城黨不棄而善
集毋苟出言語以務養德則靜操不爽而口過息毋逐戀嗜好以務養神
則和悅不伐而天氣全毋厭薄遲鈍以務養量則機心不熾而眞性得毋譏
訕世短以務養福則不忮人以見直而鬼責消毋虛邀時譽以務養誠則不
恕己以見賢而潛德進毋妬嫉僞能以務養才則不設阱以誣善而有獎籍
之功毋欣羨汰靡以務養嗇則不競侈以盡俗而有由禮之漸作右箴曰迅
暴上思以禮臨之則不可犯臨頑民思以仁悟之則不可仇御羣小思以嚴
遠之則不起侮統列屬思以正率之則不傷威寢友有過思隱規而公掩之

則忠不失厚庶民有議思脩靜而密弭之則謗不至蔽受纖介之私思以欺君爲懼則勤公益至明一分之祿思以報主爲心則舉職益謹怨者人所易愠思精白以任之則廷有分謗之士難者人所易避思口實以狥之則朝有伏義之臣即有口喜思畏義以制之則無佚實之嘗設有暴怒思觀理以忘之則無溢法之罰

易刻

伏羲氏八卦象各三畫三代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文王命名作彖周公作爻孔子十翼說叙雜彖傳象傳繫詞文言乾坤分上下篇終繫詞說叙雜傳　國初易刻今程子易傳朱子本義成化口奉化教諭成矩單刻本義今遵之

張孟元

安陽張孟元天順乙卯貢士終南京職方郎中孟元還里徒行訪人不敢乘馬云城中冠帶乘馬者自巡使貴公迎懇始副使馬公卿勸乃翁乘轎曰盜步行不取人恥

祠廣文

廣文例不祠而崔後渠洹詞有威縣重脩陳教諭祠記云陳子名燧莆田人成化內午以詩來教授著講義曰勵士師聖賢却其束脩之問凡四年遷教國子云云

十老會

弘治初夏邑有十老會參政金醴副使楊德知縣劉恭朱鑑劉銓縣丞劉安教諭閔賢口官朱理醫官王澐口官徐銘威每會奕棋彈琴賦詩時形圖繪

女飾

弘治正德初良家婦類娼妓自劉長史更仰心鬠效之漸漸因襲士大夫不能止近時冶容尤勝於妓不能辨焉風俗之衰也

犒市

北邊犒賞胡茶一斤直六金布一匹直四金緞紵直三十金木僕市馬專給京軍互市馬給邊凡官市皆駔儈是必私買

總督體統

潘蕙見巡撫都御史有常儀自韓雍總督兩廣極威重三司官至庭隱伏謁唐珣繼之仍其禮左布政龍溪林同曰公昔爲福州府守且長揖上官況方伯耶亦長揖珣不懌以事挫之不爲動

雲南三天子

雲南人謂沐國公中天子撫臺東天子按臺西天子以公署相次也土人尊其土司多稱天子或呈守令云天子爺千歲爺夷習如此昔田州岑猛播州楊應龍上官輒貰其帝制亦拘於漢法未諳其俗也華亭包爾庚守維定州有投牒云千歲爺杖而遣之

香稅

泰安州泰山碧霞元君祠均州太和山眞武祠俱官徵香稅給譜司俸涿州娘娘廟亦有稅

北新關稅

宋黃震東發忠提幹趙宗英墓云淳祐九年秋予始居行都北新關稅舊君穆騷人也云云觀此今杭州城北新關稅雖始成化時南宋亦有之矣

武廟賜詩

武廟南巡至鎭江幸楊一清第作七言絕句見車駕三幸錄又王九思作刑部左侍郎咸寧張鸞墓志云戊辰三月廷試進士充讀卷官是時寫脩資治通鑑成得賜又御制寫懷回文諸詩

朝儀

外吏入覲春正月　天子郊祀畢越旬日御奉天門視朝諸司始奏事方岳守令咸趨御橋南跪免冠俛伏待罪刑部尚書舉左右侍郎上御衙北跪讀彈文繼而科道皆有彈文各推老成一人北面跪讀大意言方岳守令等若非能事事宜寘之法以示懲勸　天子咸曰出德普特　宥之以勉圖後效於是各頓首謝呼萬歲出翌日早具公服謝午門外然後吏部以黜陟上聞

御史出差以都察院題定命下之日必兩人並跪傳制云東邊的起去蓋

國初臺班職特主今雖題定猶狥其例外官候吏部注選考科堂吏呼曰進士官打躬舉人官不許打躬於是乙榜聞之深自色沮此例或起嘉靖間意以前科貢掾史並用何軒輊乃爾又吏部直房有坐机止坐甲榜如乙榜群集一甲榜至並起避不且班役呵之矣

行人司藏書

翰林院國子監雖藏書俱不及行人司以行人出使例攜書歸各輸公署

薩琦變俗

閩縣侍郎薩琦廷書上世色目人至侍郎喪葬遵朱文公禮變其俗

觀場儒士

嘉隆前學使臨場大考諸生又大考儒士錄之入闈不售得附學其不願者棄去故人稱觀場儒士萬歷猶大考儒士然鮮中棄者後大考儒士絕矣

古醋

延平府城東北報國寺五代唐時建初開山僧嘗留醋一缾經數百年色味不變

酒

桑落酒泰人訛桑爲喪改稱泰酒徐宗伯學謨曰予憶十五年前京師貴人席最珍喪落酒當是時已多避忌亦未聞避桑作何稱者而今泰酒之名爲俑者誰哉痛乎人情蓋習軟媚世江河下矣且桑落酒名極雅本無所觸犯而且易之又何有於他事哉可發一噱 海鷗集

瓊州人醞酒不用麴糵有木曰嚴樹搗其皮葉浸以清水以粳釀和之或取石榴葉花和釀醞之數日成酒能醉人

杜進

嘉靖初謚顯杜進任九江通判於三年夏四月朔見兩頭蛇不殺曰脩短豈彼尸之哉越十四日疾卒見雀後巢墓志中

陳紫峰論學

晉江陳紫峰先生琛字思獻紫文莊高第也官南京吏部考功郎中歸養母起歷貴州江西提學僉事並不赴四方從學甚衆其言曰道一也無高深大小顯微遠近精粗常變同異自吾人所見則有高深大小顯微遠近精粗常變之殊此所以有難知易知有可以語有不可以語苟能一日豁然則剛風上搏不爲高南極下入不爲深泥泥戟地不爲大涓涓穿石不爲小鬼神屈伸往來不爲微草木榮悴開落不爲顯經濟乎四海九州不爲遠致慎乎閨門祗肅不爲近聖賢制禮作樂之本不爲精童子灑掃應對之節不爲粗周公誅兄不爲不弟石碏殺子不爲不慈大禹之家傳不爲德堯于堯舜湯武

之放伐不爲得罪于夷齊陸象山之主靜不爲枯寂朱晦翁之分析不爲破碎周濂溪專受太極於二程不爲私學二程不授太極于諸子不爲吝教蓋太極渾然事事物物無不各具吾人耳目所見有常有不常心思所測有得有不得此高深大小顯微遠近精粗常變異同所繇分而學者之進入不容無差等也

陳祠仆像

丹陽宋陳少陽東先生祠鐵鑄汪伯彥黃潛善赤體跽庭下長可三四尺泥首蒼滅膝推不可動嘉靖戊戌南安鄭普以無錫令爲南戶部郎舟泊祠下登堂瞻拜舉守祠者出紙筆求聯句普題云一片忠肝千古綱常可託荒庭廣廈滕平生富貴何爲二像應筆而仆頭抵頑石石爲斷時張貴門選貴二宇希雍在焉咸駭異之

詹傑

休寧詹傑松山年八十二屬末疾晨有黃冠叩門曰吾欲游白岳願一見面翁傑見之則曰吾有藥可以益之子七齡而子未能服也命取盂水證案出於石復盂之曰扁家扁七日而發也贈以一緡錢三襲衣不受出中門忽不見滿七日啟扁則異香襲鼻水半耗矣將服之疑其非常復扁之後十餘日疾大發更啟藥失矣

季宗道

常熟西門內虞山言子游墓或嘉靖時明府季宗道癒鋤以子游主人不可無塚土故飾之

言子游塚申詳同子游子曰仕衛以上俱許洽說

藏金變石

諸暨駱增鋤山中得大鐵可五十金鐫有字方農臥見四人奔語曰非爾物也問所歸曰汝兄物也時兄對寢急授其兄兄亦枕臥明晨兄弟謀禳於神未護垢然瞥宗之祭政自宜慎

視金色漸變如石其字如蘚以示市人猶大鐘也

三過鄖陽

秦州徐蕃孫女適沈良才徐沈並鄖陽巡撫從大父從父從夫凡三至鄖陽

故宦優免

華亭顧文僖宗伯演曰鄉先輩任公勉之沒未葬里長編其子弘爲養馬夫

王恩民棄妖書

雲南臨安王得民買屋城外庭鑿魚池三尺許起石版有小方塘四周驅甃

教授張公以白太守上臬棄公冤棄大書榜於門曰今後均徭故官子孫一

一小几几上有書一小册閱視兵書也末載採職引魂二方得民試之殊效

例優免

嚴世蕃養子

其引魂方於婦人則呪一物與食其婦夜即至於女子則得其生時呪之無

嚴世蕃分宜相嵩之螟蛉子見趙時春作王與齡行狀

不驗其弟諸生恩民借閱溺之恩民戊辰進士位中丞人謂棄此書之功也

總兵提知縣

盛端明同鄉

嘉靖丁酉梁震爲陝西總兵之平涼迎劉都督知縣王詡素廉能謁惟長揖

廣東揭陽盛尚書端明起宅鄰人質成辭曰我先世舊鄰一旦舍我去何所

震箠之二十諸學諸生閱與震辨震縱傖搏之各毀髮敗面平涼府志

稱兄弟乎

曾氏譜

嘉靖初山東曾氏口合譜江西過杭州宿仁和嚴氏疾卒嚴氏得其譜改冒

曾今立先賢曾子祠

慶成王百子慢

晉府慶成王鍾鑑子四十四長子奇㴔襲封外一早夭二廢庶人餘四十人

封鎮國將軍女四十九人孫百六十三人曾孫五百十人見玉牒王元美皇

明盛事述云慶成王百子慢也鍾鑑鑑溫穆獻徵錄慢端順王奇㴔

張太宰遜弟

仁和張元洲袖其弟濂先發解登第嘗赴人席時擫拏向濂揖元洲笑曰舍

弟年長又元洲婦初怒其以斥場屋未免室謫元洲走靈隱寺僧舍僧臥一

榻時僧新沒乃接散無費故其徒嘗出而元洲不知也須臾鬼入視呼曰此

人乃張天官耳

故宦優免

華亭顧文僖宗伯演曰鄉先輩任公勉之沒未葬里長編其子弘爲養馬夫

教授張公以白太守上臬棄公冤棄大書榜於門曰今後均徭故官子孫一

例優免

嚴世蕃養子

嚴世蕃分宜相嵩之螟蛉子見趙時春作王與齡行狀

總兵提知縣

嘉靖丁酉梁震爲陝西總兵之平涼迎劉都督知縣王詡素廉能謁惟長揖

震箠之二十諸學諸生閱與震辨震縱傖搏之各毀髮敗面平涼府志

駱文盛

嘉靖辛丑編修武康駱文盛分考禮闈其從兄孝廉錦以壓囷公車欲編修

免入應得應試編脩不璫錦引避恚甚尋卒於家勉其子力學安知後人不

詞林也錦孫從字萬歷乙未進士歷南京禮部尚書

張烈

華亭張烈官都水主事微時作三字銘不能詐盜守之以直惟其然故無悖

於德不能諂寧守之以貞惟其然故無傷於誠不能貪寧守之以廉唯其然

故無愧於天寶日堂

張二郎辭官賞

上海張二郎勇戇善泅水嘉靖末太守方廉募之偵倭斬級賞銀寄庫支酒

食事平錄功世百戶賜官妓並辭不受行乞宿岳廟廉後撫吳召予庫金仍

辭以乞終 上海縣志

功成不受賞長揖大將軍如張二郎鶉結乞食尤奇

金傑棄官

嘉靖戊午江寧令闕溪金傑由貢生性恬憺持正不事鞭笞裁省供億致忤上官任半載一夕謁上官授吏以印竟去不知所適家人號泣倉皇而歸後聞隱九華山學仙 江寧縣志

張承

安陽張承伊嗣教諭南宮善詩與盧柟謝榛善所著石湖集柟嘗題四溟書舍云石湖詩如蒼山老人奇丰峻骨四溟詩如金閨冶婦雜繒錯錦張承曰丁巳余教諭魏縣盧仲木寫詩余告以詞盡俱弱戊午與謝子獻寫詩予訝詞書更弱嗚呼豈知二兆爲死之兆前言爲仲木之絕筆也哉

孫思聰

嘉靖四十五年春甘露降項城縣與史孫思聰宅槐樹甘香殊常未幾思聰卒於官

東洋行縣

福建東洋行縣在寧德縣十五都嘉靖辛酉倭難作東洋民乘亂恣掠以其地僻民頑設一縣縣令林時芳申建行縣於周墩分主簿一員駐札其處賦稅就其徵收

朝鮮慕王元美汪伯玉

朝鮮史吏曹參判尹根壽子固同子進士昭至京云小邦極慕王元美汪伯玉集即童子皆能授讀隨有詩懷兩先生云大海雄文迴紫瀾彎盟狎主有新安平生空抱投鞭願悵望南雲不可攀

十友

武康縣倅駱文盛兩溪書歎山寺十友蒼蔣翁 松 抱節君 竹 永雪主人 梅 晚香居士 菊 懷素子 水仙 碧榮逋人 蕉 浦 秋江逸客 水芙蓉 月露主人 梧桐 幽芳處士 蘭 雲華仙 蓮 嘉譽鐵寒庵相國 士升 傳十友茶酲友鷗閑友雪潔友菊貞友石介友松高友蘭芳友香清友竹篆友 其一 蓮花淨友浦園禪友墨尾談友柱杖老友青氈舊友紙帳夢友孤鴻遠友落日西友寒蛩吟友楓葉紅友 其二

田千秋葬像

蒲州田千秋好學善擊劍嘗鑄銅像鐫已名氏葬之語人曰使千百年以後人得之即神仙也

海鰕煙火

海鹽人善製庭燎元夕特盛吾縣硤石西山廣福寺有宋碑勒名曰監海鹽縣澉浦鎮兼煙火公事某 夫庭燎細事耳見於帶銜亦見前代綜覈處

汀人善舟

汀州九龍灘險激舟人世居灘上習水性也精其業舟人入灘例倩最能者爲護護一舟下反護其次者世業亦數姓又僅數人聲不外傳也

販海

閩粵人販販海今延及浙直自太倉崇明出洋被淡水人曰給六甌泊島亦可汲或未易泊抵日本對馬島或早彌島將至舟壁三炮島人出迓登貨於耶王延歇一日聽島主定直華人多雜居者亦好花木書籍

王希周自刎

嘉靖辛酉和平知縣閩縣王希周浴事三月有東壩張德傑所寫人已行通

判王佳以縱盜迫德傑死日以東壩人藪盜欲屠之希周不聽夜勒開門發兵希周度不能止拔劍自刎佳乃已

吳承恩報仇

吳江吳邦棟大司寇諡襄公之幼子以諸兄聯第意營秋試爲怨家所訐少年惶急飲酖死邦棟仲子承恩壯而憤其事謀必報陰結力人某刺殺之人無知者數年後力人與婦詬婦呼曰爾不嘗以吳王孫殺某氏乎隣人訟于官承恩下獄論後得釋雖事不以正其志足矜也

汪在前

歙縣汪在前父炎承平湖竹太守徐口口下之獄在前以諸生靦鬒億曰伏謁求解不爲禮是年丁卯在前舉南闈戊辰成進士任嘉興司理其去蒞億時未隔歲也太守郊迎蓽門圭竇是廉潔士民傳誦爲一時之奇士固不易

皮相哉徐改官去在前選南京刑部主事而止蓋兩相搆云

丁賓

嘉善丁清惠賓 嘉靖甲子鄉試隆慶辛未進士名稍後鄉同年支大綸先登第性矜倨至丁所見進士扁曰四十名外不成進士答曰倘有下第諸公簉令句容父戒之曰汝此行紗帽人說好我不信吏巾說好我益不信即青衿說好亦不信惟瓜皮帽子說好我乃信耳治句容六年入覲謁江陵陵相於朝房師相曰聞吏績甚著咨曰更三年尤好師相曰迂闊吏部因不考選江陵見單曰句容不當遺選御史

錢若賡

鄞縣錢若賡太守初鄉舉家人烹鷄失其首及聯捷烹鷄立候又失之時以爲異自臨江守下獄論死家人召箕判曰若要出待天突果天啓初釋

梁邦瑞

駙馬都尉梁邦瑞尚穆宗永寧安公主素患衄血選時潛然血下司禮馮保受賄禮部尚書徐學謨阿其意俾病夫進選陷公主孀居見通政司右參議梁子琦疏中

立嶡遺子婿

隆慶辛未進士諸城立侍郎嶡之子早夭嫁其婿華亭陸給事樹德間及駭之侍郎曰噫柏舟之咏錄於聖人懷清之臺築於天子此河岳間氣可概望之人人乎

高儀算師

錢塘高儀文端相國父業染兒時戲汚染籍手錄不遺吾寧朱舜臣適見之勗以力學因受業焉臨冠登嶽科終身事師甚謹有蒼頭至朱氏稍恣時舜

臣教諭金壇卒矣文端方大宗伯遣書教諭子痛自刻責

陸樹聲

華亭陸平泉先生以侍郎予告南還值孝廉舟競前其僮曰我相公官不止此陸徐呼其僮入舟諭曰相公他日不爲我官但我前日曾經爲相公

江陵票簿

萬歷初江陵張文忠票簿歲積餘寸許旨極簡切嘉善錢寒蕃史官時特彙錄之後入相頗得其力

劉臺

臨川湯顯祖甲申見遞北驛寺詩多感故侍御劉臺附題其後江陵罷事侍郎出冠蓋悲傷幷一時爲問遂陽嚴譴日幾人曾作送行詩

湯顯祖

湯義仍舉隆慶庚午鄉試以文薦鄉人姜口宰宣城萬歷丙子義仍過訪宿口寺識梅鼎祚禹金得交沈孝廉懋學嘗同課寺中有楚客角巾鳥衣通候問里氏曰江陵張某今相國父行也疑之然不敢忤留飲且贈焉客辭曰二孝廉入京相國期一晤意頗懃切至期亟寫燕前客果來勸謁相國各未決客曰第訪我相國自屏後覘之耳沈獨往面退客又至語沈曰相國嘗是下文謂福薄耳招義仍終不往尋沈舉南宮對策進士第一義仍下第然深服江陵之知人能下士爲語常熟許子洽云

禁殺牛

萬歷初巡城御史楊四知禁殺牛榜宣武門外多回夷世業鬻家鼓噪總盡亟令收榜乃定夫禁殺牛未爲非也蕃習難改故善治者貴因勢而利導毋咈衆以就功又倭州猺人雖竊一雞必抵命嘉靖末某官欲改行漢法猺人

立表倡變太守南安陳學伊檄仍其俗乃靖

申其學

日照申其學由明經令睢寧是開府李世達築城未得決亡何開府經其縣城且半就駕其何自對曰不費官亦不煩官開府詰之曰令來時邑故多泓洳菱藕也而務開無事民與斯徙飽食坐臥廢棄可惜日課之樵久之菱藕山積無所用川之陶得璧以巨萬計度爲城有餘獨少灰與工食今賣菱及璧就突開府太息助米千石再過之樓櫓具備事在萬歷癸未

周天球

長洲周公瑕先生師事文太史徵明設像中堂歲祀之萬歷乙未九月卒年八十二無子

邵虎港

錢塘邵山人虎港善吟繪讀書山中有隱操郡丞新建喻楓谷欲見之不得怒奪其山廬淳熙詩老作閒民不負租不濠不溯路應汪叩門雙騎傳呼急一片紅塵山已無按楓谷擅聲藝苑傾嘉繙衣面事同伎术所以鑿坏踰垣之寥寥也

續吳都文

宋季洞庭山鄭虎臣選吳都文華積四帙虎臣即殺假道者萬歷時吳郡錢穀續吳都文華凡二十帙未付梓今佚不存

吳稼燈

李豐吳稼燈翁普父維獄巡撫貴州世稱詩人嘗訪仁和沈王部伯含朝煥有鮮帶對山人之句曛之因謁選授南京光祿寺典簿遷雲南曰州判官晚號玄蓋山人易簀日命服山人之服如故官非其志也

嚴訥

常熟嚴文靖相國家居有老儒候之謂相國曰先生自視與孔子何如相國駭遜老儒曰非謂道德也第論名位相國曰宜尼僅魯司寇僕忝圖多矣老儒又曰老先生何如周公相國益駭遜老儒曰當周公初造又值流言不如老先生作太平宰相又曰老先生何如伏羲氏相國駭不能答老儒曰今日某卜祈伏羲氏聞相國召舍之而來真過之矣相國大笑

楊春元

駙馬都尉楊春元固安人尚榮昌長公主極有家貲而館孝富而能禮每召客親視鼎俎子光襲錦衣衛帶俸任都督光卓光曰俱錦衣都指揮使並讀書守禮有父風父卒于京哀毀不勝扶櫬歸葬徒步百餘里廬墓毀瘠七日不食衣不解帶者三月竟羸瘠而亡

王述古笏記

禹州王述古萬歷己丑進士官刑部員外郎作笏記示歸德沈相國鯉欲於祝壽日對仗宣讀以免礦稅然後起歸德不可令述古作奏自上述古難之

陸平泉論風俗

棠邑許繩齋繩祖侍郎前守松江問風俗於陸宗伯平原宗伯曰無風俗許評之宗伯曰公倡於上爲風吾儕效於下爲俗天下豈有風俗

彬州象裔

萬歷初貴池裴太守言彬州古有陣亡處林木翁蔚犯即見祟守歲祭周之土人云某姓爲象夫人之後衣冠未替侑祀祇役稱姑祖陵數千年荒喬猶切國恩

耿楚侗馮慕岡講學

或問耿楚侗先生定向以天命之性先生方欲擬解其人曰意公自言其性耳先生爲之憮然馮慕岡先生維京會友於白下凝然相對或曰馮公何無講座下曰此人渾身是講

林兆恩

莆田林兆恩以良醫之法教人療病從者雲集博極羣書著三教會編若干卷老得心疾顓狂逾年乃死今金陵有祠二蓋其徒崇奉之也　兆恩嘗師

祝世祿

江右祝世祿無功解褐當塗令有馬指揮家墻壞見窖金甚富相傳故宋賈似道遺園也窖衡三丈長口十丈深若干事聞於官丞尉等爭往無功獨不至後按臺侈其事上之朝知無功不往獨薦及

談遷曰吾因祝無功事而有感於近日也崇禎壬午冬有賈舶私販日本擸人參值十萬金登吾陵海岸將赴嘉興土人利之告邑令劉憲模往捕之盡收其裝因私販者數人不以聞上官賈人訴各臺憲模報數先後多寡不一

又分參饋上官如司理宋璜即百二十斤實不能半兩初時捕役者乾沒不與焉其實多晉人陽城張巍山先生時以大司農改總憲或求先生柬浙撫董象恆爲諸賈地先生不可曰利至十萬金勢必上聞無益也吾不敢預點緹巳而撫按果奏上憲模免官前予在坐親聆之先生歎服其遠見政與靦無功事同

朱中丞誤奏反詩

朱鴻謨開府吳中時關白多警太倉王士驌等蒐習弓矢或訐其反搜捕手札署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作朱家爲左據鴻謨奏上事下兵部兵部曰口口口口伍袁崇告尙書石星曰此拜月亭傳奇中語何得作反案出坊本示之尙書釋然

馮少墟會約

萬歷丁酉十二月長安馮少墟先生關中會約云冠婚喪祭當以會典家禮爲主至於冠禮久已不行尤望諸公垂倡之士大夫於每年正月六日各攜餅菓四器酒一尊同至公所拜一拜再二拜以見相答已會中散有年高步履不便者公除餅果四器酒一尊送至其家非不得已事不可不到一彼此往拜正用單帖後輩於前輩用單柬答後輩途遇前輩下車立道左候過方登車一彼此往拜務相見不可概以不在辭如談久隨便出一餅一果不必設宴一彼此稱呼或字或號不必稱翁惟後輩於前輩仍用翁字

梅衡湘論友

公安袁小脩中道客長安以舉道未契汲汲求友廉城梅中丞衡湘國楨寄書曰胥城之旁有日中之市焉雖無奇塊異物而抱所欲者各恣取以去求友亦若是耳公欲於此處求友顯矚宮古栢婆娑委地作虬龍形東便門外奈子花如錦幄可容二十餘人晉陽菴中有唐槲觀世音相沙窩水葛道士毬順城門守門老中官射亦不佞數十年內所得友也公倘欲之便以相贈

朱氏世祀主司

蘄水朱康僖口口進士大父方伯參口口嘉靖壬子鄉舉房考滁州學正全州李口口總裁衡州知府德清蔡汝楠監臨御史續溪胡口口癸丑成進士房考吏部主事泰和楊口主考大學士華亭徐階侍講學士高安敖口康僖兄知府長期嘉靖甲子鄉舉房考承天推官絳州縣口口總裁憲副汲縣潘口監臨御史長垣徐口萬歷甲戌成進士房考兵部主事崑山陳口主考大學士全州呂調陽侍講學士尙昌王口從兄口萬歷壬午鄉舉房考武昌推官長洲褚口總裁按察僉事上海王口監臨御史常熟錢僖康僖侯舉萬歷己酉房考行人蘄水郭口主考左諭德龍溪蔣口右諭德河津趙口口庚戌成進士房考洗馬渭南南口主考侍講學士宣化蕭雲舉侍郎王圖並世祀於家

趙御史論囚

萬歷壬辰進士趙蠢菴口以應常改御史嘗論囚有禁卒以獄逸代死先一日猶囚刑部不及聞御史臨決問同年李騰芳云何李曰當疏明其事候旨應不杜不欺竟阻於同事殺禁卒亡何御史死

郭達

密縣郭達伯羽萬歷丙子貢士歷官貴定同知幼聆姚氏倘失明議退婚達指天誓曰我不娶彼何歸遂完娶生子六

蕭如薰社文煥

萬歷時虜如薰杜文煥並西陲名將有集行世聊紀其一新秋皇舜色寒聿正丰茸杞樹珊瑚果闖山翡翠峰出郊分虎旅乘障息狼烽坐乏舒籌策天威下九重（廟如薰秋征）

朔方才喜淨胡塵又見邊聲急震隣雜虜橫行如烈火諸軍堅壁似雲屯纓冠義切驚遑命蹈刃心雄肯愛身獨捷三師先報陣保全疆場報楓宸（杜文煥定時拉）

盜俠

沁水窗生以父尉遷安往候遂還出天津值盜剖篋見殘箭薄之詰曰遷安尉安能厚耶今且何以歸也盜感悟引還家貽百二十金贈小黃幟令道警出示之自是畏途示幟彼俾少曰向大兄所來乎生得返里其兄游河南語此事於逆旅老人老人曰後輩真輩何足道因即之老人曰少作此伎倆今

髮種種矣無足問也隨問客能射乎客引強弓面且赤老人拓弓如轣絹射飛鳥命中客驚服老人曰平平耳更截柳梃各二尺置樹端發鏃矢必中裂又立木寸餘矢捭木平過又不仆老人投弓而嘆休矣曰薄西山可奈何客今後如道警第述某名氏猶及免也

曇陽子

王文肅家幹曰五曰七通敏敢任並致厚貲文肅女字徐少參廷棟子未行子天時王家有白狐出沒作廋語雲篆或靜室枯坐諸眞駢降非無因也文肅遷而神之侈言其事聞於　兩宮俄而狐隱不復出靈響遂絕母朱夫人計窮而王七獻計爲紹興（某）生密捐千金以女歸之（某）歸後單門蹙侈其纂且女容止不凡隣人挑之不可或脅以無端女吐實曰我太倉王相國女也聞於朱夫人相國族父孝廉號曰兼吾其人强忍自任朱夫人即召其女置

孝廉家而通書相國亡何相國報命第聞孝廉室內泣聲俄寂如也又累月紹興某生來同宦者五人亦延歎亡何並不見其出則孝廉意也王元美作曇陽太師傳倣唐人南岳魏夫人傳四明樓燧指其妄鄧縣堵儀部隆上城隍神詛之後曇陽子祠爲雷擊毀

王世貞

王元美先生每夙興燭下盥櫛輒閱諸行狀隨卓一志傳又成一詩出報謁肩輿頗廠旁列書供覽所坐書室設大缶四隨事札記分投之經月一理夜客四人膏侍飲有某別號怔忸詭詞投鐍求題云伎所贈者先生即曰鬱陶思君御其捷趣類此

王閩伯（士騏）先生之長子也先生與王文肅非同宗特契洽管共讀恬澹視中兩家子弟比於雁行萬歷壬午閩伯解額第一戊進士文肅子辰玉（衡）管過之值其內櫛不即出意不快會選庶常文肅當國謂鄰鄰素不以詞林重閩伯遂不預雖文肅無所私實辰玉意也故閩伯終望即文肅還里伺其起居輒示東林諸公絓于掣口矣

司汝霖

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江陵司汝霖本汝上張林子數歲失母江陵司鏜督運過汝上與林善乞爲子年二十二登隆慶戊辰進士歷文選郎中太常卿鏜再受封後復姓改名汝霖卒年五十三遺書曰開府非卑僚半百亦長世惟生我之劬勞吾慚負于天地

文在茲

萬歷陝西初場督學口口口閱諸生試卷揭何龍圖第一文在茲呈七義謂文宗誤矣必我也者非龍圖也督學深然之果在茲第一乙榜首龍圖次舉

龍圖又第一

無賴妄奏

萬歷丹徒張晃奏其叔占收第一祖宗嗣馬培賜物又第二祖蔡京派相女奩物并發吳慶封澤子家寶物萬萬湯顯祖若士詩天帝詼諧一字聞宣和遺事莫紛紛獨憐千載椎埋客不到延陵季子墳按金史宣宗興定三年十月癸未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箱讖察霍定和發宋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邊賞穢相封殖祇供後人官帑又供後人詮墨何不將六州鐵鑄其身於銅山金穴間耶

有司重聽

嘉興推官段鐃重編巡臺嘗問縣令郎白外郎二十四人滿室笑之又無錫知縣謁學使學使曰臨臺子貴縣有說答曰已喻明日進視問其故悞體臺

爲視臺也尊免官

雙乳

嘉善錢士晉守大名有諸生兄弟四人貌各相似問之同乳二人生正月二人生臘月但歲內記其髮偏全

徐大相論魯縗

萬歷口吏部郎徐大相先以國子助教論稅監魯縗不報縗內懼進瑤異若干例凡上　上欲受之適　中宮至問所自中宮曰國子先生論人當不差奈何受之　上即麾出中宮去旋受之

許曾元稿

周安許獬子遜辛丑南宮第一先是下第南還道匿桐鄉祈某在昆陽適值之贈五金予遜貽創義三百首內食不厭精全稿祈應試錄之拔高等食廩

又易義悔姑蘇酒家六飯後冠禮閻梓人贖得之

梅花詩百首

屠儀部隆長卿求友人侍兒令仰席賦梅花詩百首長卿援筆立成因贈之長卿佻達不檢先因宋西寧家狎飲罷官常游西湖泊舟西陵橋詞客滿座語及前事忽曰宋夫人眞絕色也衆爲之囅笑又曰昔一夜可度男女十人欽縣吳德符充時在座爲予言之

趙文懿墓銘

崑山顧文峻開雍志蘭溪趙相國志皐墓銘隨嚴潔大有古法不似諛墓之習銘曰公初激昂時宜勇也公晚委蛇道宜漸也公學至偉巍科猶細也公用未究久相猶促也生焉顯寧沒永寧也

張九德

萬歷己酉松江守張九德同知楊勳俱寧波人張守嘗出郡治門見治前大書一酉字畢滿一時臧而返楊問其故以實答並不解其故後四十年乙酉松江陷

虎入城

萬歷丙辰七月晦虎夜入杭州錢塘門旦逐之踰城出不能獲湯隣初先生曉曰虎反爪爲虐虎入城主酷吏肆威

偶然詠

韓求仲太史敬嘗入內間妾今日何衣緋曰偶然何更換一書曰偶然兩言可念姚叔祥士曄遂賦一絕袖裡紅綃裹一編偶然應答語新鮮若教更問郎何似嫁得郎來亦偶然

冥衣

嘉興通判業北人也嘗過市見紙神等問之曰冥衣也心怪之邑邑成疾傳吏卒取冥衣來隸卒以呼名醫也召劉巽峰通判曰焚了時以爲笑

榜豐縣

孝豐縣令其諱孝宗每榜示曰豐縣又福建龍巖縣北四十里孝山縣官始至則祭之謂孝囚名或莫乃入知縣黃廷圭改曰壽山自是不祭而皆無恙

檇李詩人

萬歷間檇李詩人顏盛姚叔祥起倩書丘遂本天寧寺僧空梵也遂于岳氏走補嘉善諸生仍被斥以詩游薦紳間陳無功本龔郡守勉侍史積貲官泉州府經歷沈藻明德本吳氏僉人並能詩不諱其所出明德家設恩主恩戕吳公之神位每遇人輒自稱名殷東皐口口本村農車水手一綿紙書陳眉公過問則後漢書也因勉之成名

卑稱

府衛州縣佐貳首領官見通判以上皆稱老爺與奴僕無異萬歷間濟南歲貢生王之翰選曰口主簿見上官一呼老爺遽感心疾見人輒曰孝子慈孫百世不改也竟死趙州選貢宋弘業選口州同知上疏求與州縣正官俱稱上官爲大人奉旨下部准通行弘業見巡撫遂稱老大人巡撫怒而笞之十五憤恚病死見冢宰趙南星疏中

許令典

邑人許太守同生令典萬歷丁未進士嘗徙官淮安教授壬子分考四川舉出游見都人婚車傍從白衣冠問其故曰孔明卒時蜀人俱服縗遠者遂以爲俗不之更也曰孔明孝

太守徃廟灣周氏適新進生盛服縱擠許膝下從者指戟太守也許叱曰此處安得有太守問其故曰我不代伊父母教他

陳心得

萬歷己未冬十一月崇德知縣陳心得廨舍失火延燔軍器庫傷於火藥卒今立祠

臂紋

秀水陳居一太史萬曰臂欠仲左臂隱隱有文旋庸理若動出文中起寸許長過之乃玉筋篆一進字即以朱塗其文用楮印倒篆數紙鈎畫宛然嵇而稍平見太史自記

印綬放花

鄧縣董侍郎光宏簽仕口口退食案上印綬忽開放如清蓮花良久始合尊右遷凡三放花至侍郎

趙南星

趙儀鶴太宰以葉相國孫口上書言事對人曰葉臺山有孫魏見泉無兒時魏廣微來訪舒之魏曰我即入可輕家亦可輕乎亡何魏固失廟祀見攻

魏廣微

魏廣微父元貞以清直名廣微雖世學經術疏署同烏程朱文恪國楨在閣河南上玉璽擬聖諭一道各具草魏云人君得天下易得玉璽難文恪諷其改魏曰某得意在此末年媚璫之旨肆四儷六多元城黃立極平湖施鳳來二公筆

陳長祚

長樂陳尚書長祚以葉相國之師致八座相國解印或規其引退陳曰雖年迫懸車而少子求蔭叙欲少尉之辟如嘘馬非不願息無奈人鞭其後耳

汪文言

歙縣汪文言以侍兒事縣令施天峻見幸充庫吏蝕帑事敗逃入京久之賈緣太監王安安時直東宮因譖中書舍人嘉善魏大中侈開羽翼自云本武生大中轉披垣於諸公前詫爲異人密託訪隨委隨應蓋上交冠蓋下接胥吏故於投合益巧而借援正類感慨以發舒其意車馬如市苞苴日進轉應星回大中中書譖傅櫆大中劾櫆面吏科都給事中關原許阮大鋮同縣左光斗恐其反覆仍計出之改用大中各致隙 大中中書閒旬疑有譌字

括銅

天啟初太僕寺少卿徐卿伯括南都廢銅四十七萬餘斤輸北京二十九萬八千餘斤留鑄錢俱大內各宮銅窪銅溝等物

黃尊素

徐姚黃御史白菴徵時有友人丞某懸館致之夕嘗酬歌令君曹谷聞之問于丞丞言其實命戒之後勿復爾黃酬歌自如丞去嘵捷已曹進御史黨逆魏敗名

銀錢分定

建德鐵工某欲往池州過七井山其上嘵寂忽見白金無萬數作四堆某熟視駭異叩首曰雖神貺如斐力何耳迫暮先袖二錠行十餘里宿村舍告之約共取晨往俱壘土也袖金入池州尋罄矣

嘉興李同知芳家梅溪里黃甲邑中偶門外遺一錢者類穢物心疑之俄行者拾去遺問則一惡錢也同知嘆以我之富一惡錢亦不可妄得令易之以示後人

天啟初海鹽橫山張氏蒼頭楊隨龍春日鋤麥得瘞金若干俱刊楊隨龍名

丁丑口月杭州天竺山香舍夜火吾縣斜橋口氏旅宿以鑰其門焚死

名剌

詞林以兩雍爲外任祭酒通賴司業稱宦弟選詞林不復稱寅

給事謁內閣投剌稱晚學生答稱知生御史稱職名答稱友生萬曆末葉向高入相並答知生崇禎末左都御史李邦華奏改御史投剌如給事蓋聞之黃澍云奉旨不知果否

平湖趙無聲先生 繼寬 侍教辨曰世俗士大夫投剌書名但繫京秩即止稱侍不用教字於是有以銅臭掛名京衙而目不識一丁者公然效尤以豪于鄉里則曰京官體應如是予謂不然侍以分言臣于君則侍子孫於祖父伯叔則侍子弟于師則侍其在交遊惟于達尊稱侍則可平等交何侍爲若教則無往不可自聖賢以及蓺藝工賢苟有一言合道一事可法雖王公大人

亦將折節請益而以區區膚風遂爲天下無可受教見解亦何陋也比例想起於隆萬間吾宗約之兄云鄭淡泉先生官銓部時通刺吾相稱侍教生不稱眷以非至戚也先生去今未遠要見爾時古道尙存今同省皆稱眷眷未足又益以通家而獨斬一教字蓋驕浮日熾古道溟然矣此不當責之諸銅臭咎在吾黨志復古者請遣衆獨持之何如

通家子弟

萬歷乙亥留都部曹諸人極一時盛且脩先輩故事易子而課旬爲一會各因所至考其最殿而摩礪之禮部莆州馮竹坪公子攜謙年十六勞謙繼七歲兵部則興業何鐵橋公子右雍獲鹿曹嗣山子應徵應名名年十四徵年十二而雍與勞謙同歲河源李斗野子樹楨年十歲武進史禹門子志寔少樹楨二年而吏部涅湯雒涅坡孫獻瑞亦七歲矣又狀元俞邦撰年十八羽

林前衛李承忠年十七蓋諸公教諸子館客之子也 駱問禮萬一楓集

書法

邯鄲淳曹娥碑眞蹟今在太倉王文肅家 包世臣明說

陳叔度與曾能始論書曰有友工書尙未絕俗奈何曰筆未拙耳拙則不俗

嘉興助教李曙嚴原中曰凡人書法濃筆多夭淡筆多壽

茅筆

陳白沙先生自製茅筆作大小書傳于世人莫能效之

產異

萬歷丁未吳縣石湖陳某妻吳氏產白魚後又過期不產一日詣治平寺僧誦經祈祐忽產一胞剖一之銅法馬也重十兩鑄萬歷二十六年置

徐州吳端妻初生子歷五十四日忽嘔三角物數十滌之乃銀二錢四件五六日連嘔數斗合之得大錢七十五皆有年號

朱國盛朱積遞誚

天啟時工部郎中華亭朱國盛黨逆魏歷加尙書銜魏氏敗國盛除名鄉人朱積因宿怨同陳子龍擘上書刺之輒稱逆黨積登崇禎癸未榜選庶吉士從李自成逆歸國盛誚爲順黨題楹曰寬著肚皮包世界睜開眼孔看時人

沈潅

烏程沈文定相國南司業時魏忠賢以事至重其才辨厚禮之且薦於同年巡撫口口賄遺過望忠賢感之天啟初口相口科給事中崔世楊以太學門生來謁勞闌入沈光一緝三日終不爲通世楊恚首攻文定去

熊廷弼

輔臣丁紹軾馮銓上私刻像遼東傳因殺熊芝岡丁卒時見熊索命又王化貞同熊臨訊在道輒賄市人頌王詈熊

朱國祚

王司寇紀論沈潅削籍初朱文恪擬旨未苛　上自改重時旨出人多疑文恪脩怨司寇曰秀水長不至是乃烏程搆我耳

毛文龍

天啟丙寅六月金人遣毛文龍書曰古國家興亡皆天運循環其將亡也必災異屢降各處兵起其將興也必天然護祐動而成功南朝運終死數未盡天使喪亡將軍豈能拯之乎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韓信陳平棄楚而歸漢劉整呂文煥棄宋而歸元此皆默識天時擇主而事名垂後世自古天生帝王不念仇隙祇論功德管仲桓公之仇也不殺而相之遂成霸業敬德太宗之仇也不殺而將之以有天下今將軍縱竭力辦事君臣皆迷反受

禍忠南朝氣運已盡時勢已靡悔之不及文龍不報

董應舉屯田

董應舉奉屯田之命給帑金若干亟於成事出價買田業主包租董去任即廢蓋墾荒可久今本熟田何以永賴錢相國塞菴說

顧秉謙

顧相國宴魏忠賢窮珍極異竟奇錯四十盤令吏四十人頂獻上紅僉書某味出某地又自撚其鬚曰本宜認子但不用我白鬚兒命二子台碩台礎稱孫立勞二百金謝忠賢文自稱通家晚生二子稱門孫視

樊良樞

天啟丁卯四月浙江學使南昌樊良樞自口口還杭州登江岸失印三日或得之司前石獅口中尋出試衢州投劾去。

箕仙

天啟二年五月杞縣趙太守彥復游百泉書院有客召箕云淮陰侯也以遼事判曰好將國事與君籌將士無心欲解謀幸得天心猶未泯還看英武定神州又問又判云其自咏曰當年初楊未央愁日月無光水倒流敢謂漢恩原自薄已令楚客作俘囚青山不掩英雄骨白日難銷天地愛我欲爲君論往昔青衫濕透淚還流

戊子山陰白洋朱氏以亂召箕問避地之所在鄉乎曰不可在城乎曰不可然則城鄉間乎又不可歷問其故曰不在刼中人無可無不可

魏忠賢

太監魏忠賢籍沒後崇禎二年七月晦吏科給事中李遇知巡視內庫同各省估諸物抵文武官俸有花梨木鳥木雕花彩黑彩漆黑漆螺甸各項大椅合令譽斗山昂曉日通丹陛春風滿玉堂儒臣開竹簡元老展青箱雉尾雲排扇鴛鴦箭列行同占卿月皎共仰客星芒劍表尊公望帷籌仗子房謨猷規聖學紀法震乾綱大有時方泰中興衆所望英才初彙拔宵小或顛狂簪筆希鳴鳳盈廷起沸塘玄黃將易色同異各胥戕不有風雷震幾令宇宙荒燭龍開朗耀魑魅息披猖求舊存耆舊維新洗肺腸闔門等上聖重治法前王監首沽膏潤窮支賜福禳苞翻儀額洛實墅見臨漳部奏清河瑞家藏棲畝粮天人同叶應中外體安攘文若擎天柱靈鰲駕海梁純忠扶社稷壯志掃欃槍時下修刑政軍興只糗粮雁門無豕牧雉堞閭金湯挾纊從天府投簪自上方律師遵豹略驍尉敢鴟張九載逋逃冠一朝思啓沃羽書連上苑烽燧達長楊更有機關巧番來聲轂旁虺蛇生肘腋胡越隔牆墻究計潛相應梟心未可量公車頻碩畫牖坐獨徬徨非得宗臣力焉能薄海康運籌先

如豆決勝益疆場太伯隨旌指昆吾早劍銛有奸皆鼠竄無賊不踠蹈麟閣
分彪炳雲臺共激昂有功必上賞口口德宜償胙土口家業分茅在帝鄉山
河延奕葉閥閱盡冠裳興漢推平虜平幷實破羌匪夷來弁服颺脫化蠶桑
九寨威靈赫三朝典盛襄梯航歸玉帛瞻視瞻嚴廊顧口茅茨地儉容荊棘
口經營勞劈畫擘節備周詳桐梓共挺楨楩梓在棟樑子來仍勿亟農事更
無妨宸極端宛宛中天起閶闔百靈咸受職萬國盡趨蹌口口龍蟠去斯干
虎拜颺嘉猷高且爽大國闢姬姜帶礪申盟誓威儀異璧璋上公崇特進七
廟儼烝嘗玉綸褒口渥雕弓頒什煌穹廬先後遠史册萬年宂長壑多尸祝
江濱徧菁棠承恩宏甲第開宴沃春觴嘉瑞生芝圃輕裘解鵾鸞攝陬貞孟
月晴旭送餘涼譯國餘玄雀瑤池下彩鳳上台輝煌煌南極映蒼蒼鼎熟珍
羞味口傾洸瀣漿大官頒御饌笙磬振幽簧雅樂登歌繞和聲係占鐘虡筵

青玉案丹餌紫瓊霜王母蟠桃日安期大棗艘添籌勤海客托戲列朝郎壯
志千秋樹箕曝五福章羣情勸九錫獨坐引雙黃元宰無窮壽朝家有道長
嗟予才朽落念我學口涼樗散原無用枌榆徒自拾明公垂顧盼溝斷被青
黃知已稱奇遊褪躬竊慷慨有懷惟鍼結消渴欲膏肓慮負雲天義安能寢
食遑啣環恩莫報結草德難忘齋沐通魚雁虔誠戒筥筐願言千紀壽長進
九霞觴

黃汝亨

杭州西湖立魏忠賢祠賜名永恩浙撫潘汝禎倡之祠始成郡人黃憲副汝
亨臥疾不可起魏氏敗有奏汝亨以入祠黨論被詬辱忿死則流聞之悞耳
中書舍人新安吳懷賢慕客程于古偶閱邸報塗抹之蒼頭怨懷賢訐於東
廠捕下獄懷賢承之掠死崇禎初贈官禍不自蘗冤預其榮人事眞不可測

余煌

會稽余太史　煌事親篤孝既顯貴父幼美自期進取不拜封命俄歲試下等
太史適家居令赴學代朴勉如命宗哉中阻改令少子往自是謝逢掖受章
服之榮

天鑒錄

錦衣口口胡岐山太監胡良輔從子也寓京口往來吳越刺探陰事德清蔡
奕琛以置海鹽中書吳忠彥家嘉興岳和聲崑廷陸合謀作天鑒錄謂東林
枉做小人不贏東林得爲君子列名分注凡五百七十人品目三日夜書成
託浙撫後牆把總口密致之逆賢以把總其心腹也又五千金託岐山壽翟
呈秀謀荐起忠彥

郭之琮

浦州郭之琮萬歷甲辰進士歷宣大總督常逃夙生輪迴之苦本蜀人讀書
山寺中撥爐灰得二十五金蓋老僧所藏致憾死書生亦沒詣作馬其主富
人即老僧也被騎箱脅痛過鞭箠後轉生某氏出胎方浴自喜爲男子舒手
逓聲曰好其家怪之立溺死又生郭家念前死九歲不言偶讀一壽文父駭
問因詳其故自是夙語經史居官記前因勸人惜馬

孫承宗

先帝好脩飾言貌孫愷陽相國嘗面論兵餉云肚子裏飽可戰　上曰何其
粗也閣引疾溫旨宣諭曰好出來了

閣揭

閣揭萬歷前不數進事關重大命元輔秘啟多所嘉納
故事不復經意

先帝儉德

午日例賜諸臣蜀扇崇禎時寢之待漏向慙內臣直房供飯例酬一緡　上禁之俱蹲坐松林下賜大臣上樽發之或江南白酒蓋中宮蘇人故多吳釀

周彧

嘉定伯周彧樸謹諸子粗鄙雖貪恣大不如田氏嘗飲吳駿公太史太史問宮中異兆曰有之少時某嫗來命出拜之某嫗遺仆地今想之或不足當其拜耳

田弘遇

左都督田弘遇故博徒亡賴走淮安納中軍官爲御史房可壯所撻免歸天津多養女御史吳阿衡巡城時納其女云貴妃女弟阿衡坐事下獄論死因戍備弛廢嗣昌言其不可阿衡疏辨有云臣繼妻卽　皇貴妃之胞妹也又云臣陽痿不舉云云給事中葛嵓網其借援宮掖語極穢褻亡何敵人牆子嶺是日總鎮太監鄧希詔誕辰阿衡及諸帥各往賀不及備甫宴萬騎踰嶺突阿衡起坐率裨將出禦勢莫可遏走一村堡被圍數十重越二日而陷其家在嶺亡恙弘遇挾勢橫朝貴造請權出嘉定周氏上辛巳來江南過金陵收子女珍異亡算故太學吳興茅元儀妾楊宛本吳娼也善琴書弘遇至茅氏求出見卽脅以歸壬午道臨清幾陷敵潛免八月　貴妃薨稍欲戢明年奏進其少女年十四有殊色從楊宛學琴不竟授　先帝納之數日不朝弘遇善誘致富人闢葉子接坐決勝左右陰爲地富人心憾手博竟大負至數千金弘遇立置馬廐下責進不少貸凡傾數十家金陵太學某慤餌其術

一日罄產五千畝亡何弘遇卒明年長安陷田氏逃民間今爲貴家妾

陸完學

大司馬太倉陸完學協理戎政再薩錦衣時太監曹化淳提督或問其方略曰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專事唯諾竟得善去費縣張四知代之郊餞請教曰有四字相贈行所無事耳費縣初不以爲然已悉如其言所批牘輒曰照行一日語吳駿公太史曰行所無事貴鄉陸口翁見教甚得力吳曰國之大事在戎何云行所無事費縣無以對未幾內閣

周道登

吳江周相國性木強不好矜飾一日侍朝默笑　先帝見之詰其故不對亦不謝既出華亭錢相國尤之曰已笑矣奈何　上自此寖疎計聞僅祭一壇予半雖典禮雖薄猶同官幹護之

綸命

百官貤封告勑勳詞臣貽官告勑屬中翰崇禎初贈高攀龍誥命許士柔擅撰被免

凡京營河漕撫按鎮巡等勑書俱累朝成稿不易一字或當增改經閣臣題允始得命長山劉相國鴻訓以惠安伯張慶臻提督京營勑書擅增數字下獄戍代州

張鼐

華亭侍郎張侗初兩學行著稱夫人陸氏頗妬悍侍郎苦之沙門達觀有道術侍郎以夙命問令持咒口口口虔誦半載當自悟也至期恍覺前生戀伎某登第負之轉生陸氏

起居注

上初命史官紀注後召對漸任喜怒慮未可示後能之曰日講六人專司起居已執政多奉密諭不欲外聞仍起居注

錢謙益

常熟張漢儒本縣簿佐史也陳侍郎必謙欲仕初入幕後忤意榜曰韋退張漢儒不許復入漢儒恥之已隣人失雞訾及漢儒以隣屋爲賊給事武相也漢儒通刺自白瞿不納曰陳氏逐客何刺爲漢儒恚甚入京欲訐必謙會邑人陳履以家累逆京師怨錢侍郎謙益速其訟語漢儒曰陳益我無大瑕隙宜先及牧齋也又訟師單良臣常上牧齋六字訣曰欺曹和溫脅張欺曹謂司禮太監曹化淳也和溫指烏程相國溫體仁張指漢儒良臣隨自泄于履謙之子履謙因改爲激溫脅朱朱蓋撫寧侯朱國弼也撫寧方桑烏程卽上揭化淳化淳大懼不欲居欵遂盡發烏程怒牧齋事而下漢儒履謙幷武舉王者立

劾死番屋本陶氏復歸錢氏納價又折之恨極訴京師

何吾騶

香山何象岡相國以未腰玉不如意錢塞菴曰毋妨雖未腰玉人視之同爲閣老何犀玉之異

嶺南巨宦何太宰熊祥黃宗伯士俊何相國吾騶陳侍郎子壯並鉅富於桑梓不甚稱也香山專販海侍郎至窟盜御史李雲按劾子壯朝議不悅例轉雲鴻

程國祥

程國祥清望素著入相後頗迎　上意啟其瑣屑始搜民閒房稅

虞山後輩

常熟楊子常羣初以太倉張采張溥謁錢牧齋時同社薄其文巳采登第溥又出宜興周相國牧齋反因之通相國

李長庚

李夢白太宰朝龍例揖閣臣時方更選法太宰述近意倪鴻寶云云溫相國偶仁曰此事老先生自主與倪鴻寶無涉

傅冠

崇禎戊寅六月劉宇亮傅冠直內閣是日直經筵傅數陳劉暢進退詳雅上退入煖閣諸臣尚佇竣傅　上方酌定枚卜諸臣及出門知傅等大拜

楊嗣昌

武陵相國本兵時丁丑覲政進士二十六人各受以楊襲穀博集示方略嘗曰今日盜熾須十面埋伏法殲之否則我東驅西驚徒閙走見困而欲增兵先議餉議餉必加派殫一二年之力庶可蕩平進士欲縣洪天擢曰老先生

策甚善離民力有限果一二年蕩平有何不可若猶未也民力坐困將若之何本兵色動大不懌

平島劉興敎兵潰　上中夜召本兵問計對曰毛文龍遷制建州有名無實文龍死留島兵無益不如撤之今未撤而潰于我非有損也明日本兵以語朝中

翰林編修楊廷麟論楊嗣昌庸臣非奸臣嗣昌大恨之謂奸猶可也乃庸我乎出廷麟兵部主事監軍謫末何疑有誤

戎備

戊寅烽火徹於京師大司馬登城見軍騎驅難民二三百人繞城而走命開門發兵擒之將獻俘訊之則胡婦也職方曰郎笑曰且未獻俘待吾輩用過始吐氣

工曹繕械日不給忽命備狗篦一千時有言獰犬最聲令登城司夜不處掩
襲從之宋以羅江狗爲笑世故未嘗乏也
中府僉書謝弘毅嘗侍班召對詞臣某遽出奏火器不可不備　上悉曰朕
未嘗問及爾對云何某叩謝
作文法
粵東某生謁太倉張太史溥其歷試草曰因緣簿游塗所著曰山水志俱就
質且懇作文法太史曰毋炫奇也如因緣簿仍名歷試草山水志仍名南游
草斯得之矣
王思任
山陰王思任恃才傲物崇禎曰曰多讞停刑是日會徐九一汧於朝房九一
笑曰此盛德事可謂瑞冬　王號遂東　王答曰此亦九死一生鄉人張汝懋其門生
也過其家開鞭朴聲張曰命奴市鴨子云主人不在鴨子安得有主人王笑
曰箕子爲之奴鴨子獨無主人乎
夢有字
崇禎癸未五月　上夢有一人書有字以語內臣或曰此大有之祥俄會極
門上疏言　陛下夢後諸臣某某以爲祥臣竊以爲非利蓋有字則大明去
其半矣云云　上怒甚下兵科郭曰跡其人不得又下錦衣衛帥駱養性跡
之不得鑾達曰此卽賊奸細也
武備
崇禎時杭州各城軒廠撫臣某命兩旁各砌三尺餘陋其闔蘇州城塗以石
灰以是言備徒供識者一噱
張天仲
張元岵曰今人沽名鈞譽金輿帛竭精殫智終無所成而古人或一事之
慝一言之出往往流傳於後反或不塵所以人貴自立耳
中府僉書謝弘毅嘗侍班召對詞臣某遽出奏火器不可不備　上悉曰朕
未嘗問及爾對云何某叩謝
作文法
粵東某生謁太倉張太史溥其歷試草曰因緣簿游塗所著曰山水志俱就
質且懇作文法太史曰毋炫奇也如因緣簿仍名歷試草山水志仍名南游
草斯得之矣
王思任
山陰王思任恃才傲物崇禎曰曰多讞停刑是日會徐九一汧於朝房九一
笑曰此盛德事可謂瑞冬　王號遂東　王答曰此亦九死一生鄉人張汝懋其門生
也過其家開鞭朴聲張曰命奴市鴨子云主人不在鴨子安得有主人王笑
曰箕子爲之奴鴨子獨無主人乎
夢有字
崇禎癸未五月　上夢有一人書有字以語內臣或曰此大有之祥俄會極
門上疏言　陛下夢後諸臣某某以爲祥臣竊以爲非利蓋有字則大明去
其半矣云云　上怒甚下兵科郭曰跡其人不得又下錦衣衛帥駱養性跡
之不得鑾達曰此卽賊奸細也
武備
崇禎時杭州各城軒廠撫臣某命兩旁各砌三尺餘陋其闔蘇州城塗以石
灰以是言備徒供識者一噱
張天仲
張元岵曰今人沽名鈞譽金輿帛竭精殫智終無所成而古人或一事之
慝一言之出往往流傳於後反或不塵所以人貴自立耳
中府僉書謝弘毅嘗侍班召對詞臣某遽出奏火器不可不備　上悉曰朕
未嘗問及爾對云何某叩謝
作文法
粵東某生謁太倉張太史溥其歷試草曰因緣簿游塗所著曰山水志俱就
質且懇作文法太史曰毋炫奇也如因緣簿仍名歷試草山水志仍名南游
草斯得之矣
王思任
山陰王思任恃才傲物崇禎曰曰多讞停刑是日會徐九一汧於朝房九一
笑曰此盛德事可謂瑞冬　王號遂東　王答曰此亦九死一生鄉人張汝懋其門生
也過其家開鞭朴聲張曰命奴市鴨子云主人不在鴨子安得有主人王笑
曰箕子爲之奴鴨子獨無主人乎
夢有字
崇禎癸未五月　上夢有一人書有字以語內臣或曰此大有之祥俄會極
門上疏言　陛下夢後諸臣某某以爲祥臣竊以爲非利蓋有字則大明去
其半矣云云　上怒甚下兵科郭曰跡其人不得又下錦衣衛帥駱養性跡
之不得鑾達曰此卽賊奸細也
武備
崇禎時杭州各城軒廠撫臣某命兩旁各砌三尺餘陋其闔蘇州城塗以石
灰以是言備徒供識者一噱
張天仲
張元岵曰今人沽名鈞譽金輿帛竭精殫智終無所成而古人或一事之
慝一言之出往往流傳於後反或不塵所以人貴自立耳
中府僉書謝弘毅嘗侍班召對詞臣某遽出奏火器不可不備　上悉曰朕
未嘗問及爾對云何某叩謝
作文法
粵東某生謁太倉張太史溥其歷試草曰因緣簿游塗所著曰山水志俱就
質且懇作文法太史曰毋炫奇也如因緣簿仍名歷試草山水志仍名南游
草斯得之矣
王思任
山陰王思任恃才傲物崇禎曰曰多讞停刑是日會徐九一汧於朝房九一
笑曰此盛德事可謂瑞冬　王號遂東　王答曰此亦九死一生鄉人張汝懋其門生
也過其家開鞭朴聲張曰命奴市鴨子云主人不在鴨子安得有主人王笑
曰箕子爲之奴鴨子獨無主人乎
夢有字
崇禎癸未五月　上夢有一人書有字以語內臣或曰此大有之祥俄會極
門上疏言　陛下夢後諸臣某某以爲祥臣竊以爲非利蓋有字則大明去
其半矣云云　上怒甚下兵科郭曰跡其人不得又下錦衣衛帥駱養性跡
之不得鑾達曰此卽賊奸細也
武備
崇禎時杭州各城軒廠撫臣某命兩旁各砌三尺餘陋其闔蘇州城塗以石
灰以是言備徒供識者一噱
張天仲

剡遼總督曹文衡既削職坊于皇忤縣官手搏其面縣官大怒杖之二十下獄

阮正中陰德

丙子海鹽訓導口口阮正中恬潔自勵署桐鄉縣事三月積千金爲吳給事麟徵所重得補壽昌浹歲殆四千金遑覲溫州同知時巡臺金壇鄧鈜出壽昌隣宦某之門以八百金壽隣宦某鄧鈜許之尋卒未及荐正中嘗候隣宦某某爲其索負苦無措正中曰某非求償者慮丈人介意特相慰藉事之不諧命也願勿再及某宦原乙榜窮老止一孫命出叩謝俄巡臺來又某門生泣告其事巡臺曰此足徵壽昌賢特疏荐徵拜口科給事中正中辭巡臺巡臺曰公隱德非人所及始知某宦之力也又餉以三百金不受

白儉園石

卿城進士白儉治園于臨清鞏二石致自章丘頗幽麗德州謝太宰陞求之不與謝方典銓補儉盧氏令被寇死濟寧楊士聰詩與寄烟轡粗適意褊胎花匍胥歸魂

科第陰德

隨州程鐸崇禎戊辰進士授惠州推官庚午分考闈闈撤棘語門人曰吾罪讀書雖藉文字而積德尤爲之本予記公車時舟泊一渚是夕北岸某家失火有婦裸奔投水予呼僮救之入舟恐僮罹有他意坐守徹夜解衣衣之凌晨歸其家而行是婦見疑于夫謂倖生逐之適懷妊不能明也還母家後舉子岐嶷可愛少即補諸生儁鄉榜戊辰同禮闈初場稿畢拍案叫絕俄燭蕊燼其角自度不中格未謄眞步于號房見隔坐老孝廉枯坐舉稿授之記其名乃程鐸也鐸因得雋成進士少年來訪懇問素履漫以前事應之少年泣拜曰公眞長者吾母長誦其事無路詬厲今借以七藝報于願足矣乃進卷見逐之故其冤始白故知陰德灼灼不爽也備叙頗末以爲門人訓

鄧縣鄧仲陟已卯館袁化祝氏赴秋闈寓婦意挑之仲陟不應侍女問餽茗餌悉却之或婦自至避不接且戒祝氏童勿以語人仲陟竟登榜

吳培昌

華亭吳培昌宰仁和黜貨時歲饑借完漕貸富民五萬金牟私其橐脅荐五千金內召還里即被豸繡謂西臺直撥之耳兄事檣拳吳昌時同舟而北志意驕溢癸未四月河南道御史吳履中同嘉興曹溶給事中長沙廖國遴松江楊枝起平湖馬嘉植等集松棚下履中曰將來匪人坫墓矣公等何不糾之問其人曰吳仁和也各言其黜貨以遴近來便糾國遴又他對時侍御史大與密承勛以堂考次等當調國遴諷履中聲恩之履中遂語承勛曰君授械來曾被考乎曰前被考未實授履中曰君能論吳培昌則臺端生色矣承勛唯唯云渠事未詳枝起溶請任之枝起列事狀溶草疏以承勛名上得旨下培昌撫按勘理培昌道德州見報駭懼亟反昌時怒言路謂此非逐培昌乃逐我也兼程入京偵其事陰代宣與揭言路喜中入徃徃不識面借陷如吳培昌事寧承勛何曾槍之實枝起溶等嗾使陛下試召問則立破矣　上尋召府部大臣對訖手勑召承勛承勛不知所出其奏乎承勛惘然　上曰卽未全誦事可悉也承勛勉叙一二　上曰奏不自出當指其實承勛服而退各責回奏承勛趣枝起溶商之承勛回奏培昌秘跡甚著臣誼當糾第路遠未詳訪之枝起溶非有他也章上不問枝起溶亦回奏不問而昌時憾三人甚托給事中常熟時敏倒三人起居三人謂敏同士傾心告之且求爲昌時地不知敏實三人於昌時也會推孫晉大同巡

撫昌時嗾宦與揭國遴等有私國遴枝起下獄溶解官聽勘而三人尙乞援昌時其見賣久矣

熊開元

嘉魚熊開元萊陽姜垓言事下錦衣獄密旨欲令都督駱養性死之養性私語同鄉廖國遴國遴阻之毋殺言宜行疏救之矣明日疏上果緩其獄月餘國遴與同宜曹良直飲酒語及之良直曰駱受密旨安得少泄不佞且以聞國遴初不爲意良直果疏上帝中養性聞劾大恐幾欲自裁已絕無耗一日上手書詔勳武射幷及都督駱養性益大恐射得三矢賜茶養性不敢受奏臣服罪久矣因述前事上不問始自安

董象恒

雲間董中丞象恆撫浙有綏靜之德坐累被逮甲申三月許因納賕董贖浙省在京者疏救既輸金旨未下輒出獄又浙人焚香迎於司寇門其人爭金相詬東廠伺得之欲以聞董即夜潛入獄

兵疫

癸未夏秋間畿內大疫營兵半空大司馬以餉匱竟不補至誤國

蝗蟲秀才

庚辰辛巳間山東大蝗許收蝗五十石補諸生時呼蝗蟲秀才

佛災

庚辰二月十九日杭州錢塘門昭慶寺火銅像燬盡東廡伽藍三像土偶如故屋雖燬神褻無一指甞佛之鬚不及伽藍耶殆有不可解者初萬歷間賜大藏經嘉興尙書岳石帆元聲見經籤零落奉入嘉興金明寺求善手整之得不燬

弔沈何山詩

秀水朱侍郎大啟弔烏程沈尙書演尙書亡子客至不具賓禮感賦一絕術士俱傳不死方臨期一蓐費商量無生無死原無用莫向留城學子房

武塘詩

嘉善進士徐遠負鏡相國子錢因貴進遠致相國書附以誹得好休時便好休廬花滿地燕飛秋黃鸝唱晚日西落幾見門前水倒流相國返其書題曰馮君滿川一帆風波復推波滿眼中莫笑寒巖無暖氣三春花柳繡成窠

孝陵碑石

辛巳　孝陵重立神烈山碑石戶部給石價四千金石出宜興山中覓七百金

劉宗周不捐俸

劉念臺先生工部侍郎時烏程倡百官捐俸助馬先生獨否曰朝廷以此養廉不宜自薄

市舶

烏程朱文肅相國國楨同年僉事朱汝器雅相厚非族也文肅薨少子中書舍人紳利汝器子謙之金許膳叙而紳以劾郡守朱大受疏六上大受發其私又文肅祖墓在長興守者朱國彬盜宰木見罪冒族父名訐紳市陰下紳刑部獄死紳嘗買仗僉楚烟以櫬歸

借屍脫囚

崇禎五年高平典史張口悅囚婦許氏借丐婦屍爲許氏陰匿於官舍秩滿還富平隸人發其事逮張至抵死

南內盜

辛巳十二月南京大內西宮火以盜利其銅火之

壬午四月盜秘色瓷器五百件

收生婦

庚辰九月癸未收生婦王氏孫男李化龍王化姪錢天祐俱着與官帶總旗兵部知道

清豐義士

壬午北兵陷清豐執知縣馬中驥諸生張力救之非令君也乃歌者中驥果以歌免某被殺

沈允臨書屏

姑蘇參議沈長倩允臨幼子與徐太史勿齋濟議姻或惡長倩以徐館選必絕婚得之長倩括古事書屏曰長慶中王起知貢舉欲以白敏中爲狀元嫉其與賀拔基往還密令親知致意敏中躍出惡以實告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輒絕至交相與讌醉起聞之曰我比祇得敏中今當更取賀拔恚矣

梁州杰

梁州杰故嘉善丁清惠公賓奴產子朱姓入塾補諸生以點滑忤主除名出亡過山西梁某父事之挈歸冒梁氏籍登辛未進士廳咸陽曹縣令好貨謫死揚州州杰初第刻稿瞽嗖北面而朝之其文有曰謹具田閭大老奉申天子親家時以爲笑

陳美嶷

上虞陳木生太史居鄉豪逞貲怨閭里壬午家大疫止一幼孫召餘姚醫者史繼燭史至門若神鞭其背謂彼躓橫不當瘉也囚仆地而蘇幼孫殤絕

陸員外贈妾柬

嘉興梅溪里李明嶽撫子平湖陸員外嗣端澄源贈以燕姬柬曰北地佳人盈盈甫笄東方才士叢叢有髯剃我下陳侍卿中軍鵝柳之長條初折梅溪之遠黛方新紅拂善相李郎應幾俊眼黃衫俠助濯女閒是奇緣拜姑孀身乍分明叙姊妹心休見別豪豈同於換馬喜或嫌於乘龍曉發棠舟只合漫歌河畔柳夕開油壁想應歡見畫中人陳媛咏舊宮詩我不更逢山下杜老賦新婚別君其倦聞水濱時欲遊聊採微芹以充合巹願言種玉用慰推雲

王介人還妾

乙酉九月梅溪里王翊買妾張氏蓋難婦也明年丙戌夏還其故室作滿庭芳詞題帕贈之九月冰衾三春香袖客遊多負蛾眉一魂自守掩抑待歸期私惜閑情半枕宵征夢星影相宜殘酒柔聲附耳片刻情郎陪 窺窗今未幾旋傷遷次對眼看離念堂前去燕故壘重棲珍重紅樓小帕沾餘屑檀氣

維揚新詞與能將好夢寄我數行啼中多俱字

江南邊聲

癸未春夜飲張巍山先生留署中聞行歌者歎曰此邊聲也乃在江南平今思其言卽早有伊川之料

三區方畧

南昌黎博菴元寬督學兩浙癸酉七月大考諸生策問三區方略多不能對蓋吾浙參將四各分一區曰浙西曰寧紹曰金衢曰溫台時浙東悉海盜

馬玉

燕伎馬玉擅美百里山陰余狀元煌欲娶之倘朱歸衣席上侑飲歌琵琶記中滿城中許多公與侯何須羨狀元余意頓阻

陸澄源刺黨

山陰都諫陳爾翼黨逆魏除名于錢塘西河候陞員外澄源問近況云有甥女陳曰君遂作公公矣員外漫聲唱曰公一日登九五福自天來大此劉瑾傳奇語陳慚而去

荐侑

崇禎末士大夫苞苴輒千百金苦于資重專用黃金美珠人參異幣時都門嚴遘而徑竇愈廣癸未大計錦衣衛南鎮撫司僉書山陰朱壽宜爲鄉戚寄進累羨餘八千金世事可知矣

都諫娶娼

雲間許都諫譽卿娶王脩微常熟錢侍郎謙益娶柳如是非落籍章臺禮同正嫡先進家範未之或聞

巡臺私從

巡按向獨身赴任　祖制行李八十斤出不馬食不鵝今遺規漸盡惟單行如故崇禎丁丑邑人葛徵奇按廣東攜一庖人弘光初沂州彭遹颺按浙至攜全家

鄭芝龍

鄭芝龍少亡賴走日本小名鳳姐年二十一從李旦遲閩航海行劫嘯聚頗衆同輩二十餘人莫適爲長各約投颺于海不沒者爲雄獨鄭芝龍投颺不沒衆因推戴常值颶舟覆及颺息舟之貨俱在按宋福州鄭廣以海寇授職對郡寮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座慚噤不謂今鄭氏萬倍于廣也

誦經滅蝗

本兵楊嗣昌請誦法華經滅蝗

追封母后菩薩

崇禎十三年追封　孝元貞皇后曰智上菩薩　孝純皇太后劉氏曰顯仁九蓮菩薩

癸未選館

癸未九月望廷試貢士傳臚訖以守令閑人命進士減觀政一月閣臣請館選奉　高皇帝位于閣中示其無私非制也嘉善沈泓拍選俄易魏學濂魏學濂壬午聯南榜樹旗于門顧孝廉之名義紹忠節之家聲私印曰一門忠孝

海鹽陳梁弔子一詩扁舟弔子一無言意黯然手持一端葛爲致阿母前子曾過我貽我絕命篇竟口置不讀一讀淚涌泉初念死即死轉念誰能堅責人莫太苛子亦優焉不如子一者高卑何軒軒

華亭李雯弔子一詩亂世身名可自由恨君不及鄭台州劇秦新論何曾草月旦家評總世仇

錢幣

崇禎時錢法日壞薄小如鵝眼荇葉南京禮部右侍郎錢謙益入相携戶部夾鑄錢若干欲上之爲烏程所阻

癸未冬錢法侍郎曰曰請禁萬曆泰昌天啟錢止行崇禎錢而崇禎錢少一時苦之都市常曰拿崇禎來或應曰崇禎能有幾日識者知其非祥

降級

崇禎末中外官降級甚多仍陞遷如故帶降級字惟守令必開復得轉咸欺沌滯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曰降九級書奏云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降三級又降三級又降三級臣某松江知府方岳貢歷十四年歷降三十曰級夫御

史七品降九級郡守四品降三十口級幾無容地而猶衣豸橫金也章服不足榮功令不足畏矣六朝時降詔白衣領職豈謂是乎

訓儲

先帝好學不輟其訓儲亦然一日宮中有慶暫假語閣臣曰　東宮又荒疏四五日矣見忠節麟徵家誡要語

閔武

先帝力能開勁弓外解弓弩多駁回所頒行間皆不能用造甲每利矢陷之駁回於是甲或厚一分有餘過重難堪　玉堂荅記

孝陵樹

崇禎十年脩孝陵凡樹萬有二千九百五十七株删枯樹五百八十六株

後湖

崇禎四年脩後湖册庫柱刋匠人名氏十年不壞始免議

陳際泰

臨川陳大夫深於經術盡日可草制義三十首選貢庚午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授行人年六十五猶善酒御內辛已送金谿蔡相國之喪卒于家

撫州人因大士之教生徒立業俱尚迅敏辛已嘉定侯廣安　觀學江右正考儒童訖仍大收限試七義稍欠則加杖有差他郡少者數人多或數十人惟撫州九百餘人患其衆特簡七目日日月星辰曰龍龜蛟龍曰鳥獸魚鼈曰干戈戚揚曰麻縷絲絮曰江淮河漢曰梓匠輪輿共錄四十人以額實不勝收也其減責者僅二人

凌翮

李建泰王錫袞丙子主南畿試時各省卷麕勘各有停革建泰等計必不免遂自語禮部以凌翮桑芸停科芸年二十二翮稍長命下翮不能覘訴建泰生雖不敏奈何以翮寒責也建泰語阻許館之殆百金且任其完復庚辰不復至壬午收籍癸未成進士建泰出師　上問贊幕者誰也璽翮任兵部職方主事建泰爲順賊所執偉其貌知李姓拜稱皇叔閉深殿中賊云清人入大內開殿得建泰仍相之與涿州不合引去而建泰之督師也山西口口爲裨將幾被僇憾之至是譖告建泰通叛建人京鞫之不實　某坐誅建泰得宥翮事弘光朝拜御史巡按河南至歸德度不支夜自經

王漢

嶧縣王漢丁丑進士嘗與同年包長明訪陳大士云先兄已無孽恐身亦不良死大士曰曹操赤壁之戰足下且爲荀文若何也　王雖子北兄

丹銀

沁水張都督道濬好方術謂丹客俱紿入偶平陽人傳方試之並驗都督欲授余余不應又有小方曰得一鎰吳興茅止生　維請其法遂廣作之謂余不安作者傳之曰佐薪水可也余辭曰寒士命厄正惟是半菽不充藜藿無措若曰享一鎰則腹且果然豈上天見困之意哉嘗見稗官家言吳人某好丹偶延方士某試作黃白殊驗特宴之方士某繼舉箸頤脫此事往往多陰譴僕雖長餓不願聞也

金箔

宋杭人周承裕私鑄金爲箔鄭仁澤市千枚轉鬻他州事敗全家徙配轉運使陳堯佐言仁澤情同罰異不可懲奸乃定轉賣者減造者一等著爲令　田汝

按秦漢以前餽賜多黃金江左後白金盛行宋人謂黃金之耗在于佛像夫

佛像固足耗而今日之耗莫大于屏幛榜署籠篋器飾之類歲耗不可勝計如金陵蘇杭製扇徧天下其糜金箔何限恐佛像不足當其十一也推此一端律以宋事庶乎有警

時敏

初倏杭大滌山洞中有異人寓焉不知其年月云吳人也嘗出游植筆賈爲吳中故人相話舊云能見訪入洞初黝暗勿自阻卽得達矣當有以少報久之筆工尋山洞如其言深入訓然天開見異人坐石牀延接甚至謂子貧或外人託問未來事可以助給朝夕也於是屢往來焉常熟時敏子求亦託筆工致問云功名歷歷第甲申三月十九日切勿在京師敏成進士除海寧令時所善諸生若輩游宦亦嘐以甲申三月十九日切勿在京師因述前指敏調安陽又調固始邑婺婦某擁貲數十萬居鄉時寇警招之入城令捐助先後不貲追寇逼驅婦出城被難因籍其家已還口部主事給事吳昌時求預考選召對　上臨門手注御史出語人曰猫頭補于豈人所著則宜與密揭改兵科給事中甲申正月調金華守上書自明又得留尋從賊除巴縣令御史蘇京除四川防禦使敏卽倩謁盛飾短後衣長跪已遁歸昔鄭相如告鄭虔曰天寶十三年道臣僭侈當得僞官願守忠節時開元三十年也後安祿山反虔陷賊署水部郎中虔念其言稱疾求攝事平虔減死貶台州司庫夫天寶十三年與今之甲申三月同二子獨不能預避之耶亦何貴于前知司戶亡論敏且外遷適當其幸至上書乞留豈非溺于津要附宜與未足轉于附賊矣

吳之俊五議

高渡初口口諸生吳之俊上史相國五議

漕糧兩石而運一石今湖廣山西順流而下浙直一水之便俱數日可達京倉漕糧在湖廣令楚鎮撫對支在徐泗淮揚與淮揚鎮撫對支在九江安慶與江西對支某地鎮撫在某地對支或對支鄰近盈餘卽解京倉在昔水耗緣途運維難京倉存積數年故有鼠雀朽腐之額今糧本年支銷所存京倉幾何過夏加一之耗足突對支可無耗也浙直免例每舡正米三百三十石凡百加九石八斗十斛三尖一舡月糧四十金行糧十六金每石廩席車脚茶果常例之費二錢有餘而湖廣江西耗有加六加七之異使費倍之歲舡小脩三年大脩五年大造又外帶六十石每石水脚一錢五分耗米加一之五更無他費則今日四省運糧京倉途近軍便較之遮糧可以類推也

白糧三石而運一石獨蘇松太嘉湖五府有之共二十萬十七石例耗米三斗舂辨二斗六升本色四斗折色四斗折銀二兩嘉湖水脚每石六錢雜項

九邊已絕口口來年南京俵給新引兩淮仍五錢六分兩浙每引四錢浙鹽計四十萬引淮鹽正浮額八十餘萬引除湖廣河南殘破少行約三四十萬引每引又庫價二錢三分淮浙可得四五十萬補正供之不足

松江紬布三匹而致一匹今宮寺不過數百人所需幾何官布亦便紬布十有餘萬編番解戶諒助貼價折可十萬

十派改造　祖制十年一派係浙直福建十八府並廣德州供織上用如金千匹如虎豹緞每匹七金鋪墊一兩二錢口口口皇上登極例有口口圖花亦應動支二十餘萬更有龍袍妃服綾紗黃白絹並鋪墊等項共三百萬之額或動支于四司料價或動太倉料價或出正倍額辦不一而足再如

天啟間題加遼餉七百六十萬剿練二餉浙直廣福江西五省亦約一百四五十萬而岡焉折價河工見存典稅雜稅金花及十庫茶臘顏料藥材諒酌上供猶可變通二百餘萬東南財賦現在千萬有餘而漕米幾三百萬不與也

顧錫疇

崑山顧宗伯瑞屏乙酉九月父被難航海至溫州入閩隆武朝加太子太師仍禮部尚書命聯絡浙直士籍十一月復至溫州因募兵乏餉欲徵魚稅巡撫盧若騰總兵丹陽賀君堯爭魚稅成隙而君堯部下毆諸生致諸生洶洶宗伯遂疏參盧賀兩公丙戌三月宗伯復命宿江心寺君堯夜遣人殺之

趙庚

吳江趙庚字渙之崇禎甲戌進士隆武時文選主事遭亂祝髮爲僧遠游天台習禪學豪不顧家者二年子遣候或言其子應省試曰此多事已鄉舉曰又多事終無所囑時吳江某村廟流言武當眞武之神駐節焉香火驟盛改創神宇其僧積錢數萬趙氏子孝廉濡利之訐于巡臺秦世禎謂有張角之孽事下蘇州同知口或走天台邀庚還家阻其子庚不得已同二僧來過平望值風舟覆救出庾俄坐逝

獨足鳥

新安陳文遠崇禎中遊于山陝間西北有鳥大如鳩獨足千百爲羣每集處不旬日流寇入寇號爲吾家鳥時射食之味映又嘗見空中飛銀大小不一相擊撞有聲人以石中之亦墮地餘不知所往

朱積離魂

華亭朱積以庶常迸南常疾甚魂冉冉自榻出升屋上若前列雙燭身東向

備養

有賈江北者募二傭背其裝先行各與一金嘗午飯旅舍忽失二傭意其遁出傭券示舍主舍主曰無妨彼非傭也本兄弟俱諸生也俄至問之值母生日資力金爲壽上一觴耳惜失其名氏

逸詩

丙戌六月七日楠李屠用明走幽橋村值木鐸老人挂　太祖高皇帝聖諭牌因絮語道側雪涕而別似毘陵人舟泊有兒鼓枻用明詩紀之不載學使李際期試金華諸生或題牘曰滿州衣帽滿州頭滿面威風滿面羞滿眼干戈滿眼淚滿腔忠憤滿腔愁

誕日疏

戊子正月嘉善錢相國誕日釋衍門　正志　備齋疏曰竊以久莫久于無量壽

癸詩上古之椿永莫永于一剎那好納須彌于芥蓋謂仁者必靜靜則有常吉士多求求止于道若夫善頌善禱總屬虛譽之事不褻不崩亦是過情之願斯尚不可質諸正人君子之前又曷敢昭告大覺世尊者耶但願身雖幻有借假可以涌眞時雖馳流不遷即是常住仲尼之欲無大過猶須假我數年顏子之殆其庶幾政在不違三月況乎黑業多而白業少尤宜更事懺摩人心危而道心微顓用克勤精一謂延齡非進德之基而攝生非薄德之地也茲者歲添一算乃宜喜宜懼之交關事且百蓑覺爲人爲已之相間人則慶鄉老而能國老我則憂未解天下之倒懸人或慶爵尊而暨閣尊我則憂難慰蒼生之觖望罄弛刻責便墮自寬財失思維遂憐昏弱由是希良馬之覩鞭影直爾長驅效野口之去尾牙猛然大奮幸爾落日之方可想會日形晴夜半之星何俟身藏北斗試看春風澹蕩象牙點點雲雷華秋水澄清珊珊枝枝海波月

人瑞

歸化縣晏景生洪武壬戌年百有二歲

合州楊小彭年百三十歲喻尚書時有詩

永康徐伯敦嘉靖戊午百有三歲郡守李口問其故曰無他第寡欲耳

莆田林貴生宣德丁未卒嘉靖己丑年百有五歲朱永崇吳大猷陳居族各年百歲

義烏陳世泰萬曆戊寅年百有六歲或題其門壽域天開眼見六朝盛事老人星現躬逢百歲中秋

長樂郡庠後圃者生弘治癸亥年一百歲老亡子五歲胡

慈谿劉伯祥嘉靖辛酉鄉舉隆慶辛未進士歷江西按察副使年百有八歲尉氏趙宗年百有二歲

密縣樊福年百有十四歲

丹陽劉伯淵嘉靖戊戌八月生戊午鄉薦已未登第知海澄憂去起補臨川又憂去歷什邡湘陰衡陽餘杭屢罷歷任不滿十月以生母沈氏告終養崇禎十年伯淵百歲兵部侍郎王業浩以聞命補近縣滿歲即褒封于是授英山縣知縣三月即馳封

餘姚杜一年百三十八歲尚爲人賃舂萬曆口口有司存恤

崇禎三年四月詹事口黃士俊言親齡望百求省侍許之仍令有司存問

崇禎丁丑休寧孫元新年百三歲見陳眉公像贊

丁丑五月進士鄒明臣言其祖必信嘉靖戊戌生今百歲令下部旌禮

私謚

泰和蕭尚仁洪武中以賢良召卒門人私謚貞固先生

宣城貢信之一名悅世稱南湖先生私謚貞恪

湯谿胡榮希華居家孝友門人私謚文莊先生

浦江鄭洧嘗代兄濂死私謚貞義處士又鄭淵仲涵徵君私謚貞孝處士

崑山殷奎孝章咸陽教諭私謚文懿先生

東陽馬廉原清官山東按察副使鄉人私謚孝廉先生

宣城陳迪禮部尚書殉難郡人私謚靖獻先生

瑞安卓敬戶部侍郎殉難宣德中劉球作傳私謚忠貞

鄞縣王用賓翠文學授休寧訓導　太祖試鍾山雨聲及叅鶴二賦命供奉

翰林以教授卒門人私謚貞恭先生
義烏王稌有學行門人私謚孝莊先生
金華劉履坦之洪武中私謚貞恭先生
崑山龔翊大章以金川門卒避靖難去門人私謚安節先生
黃巖應宗祥尚履諸生也好學工詩文門人私謚文貞
吉水解晉私謚文毅見胡儼祭文中
仙游鄭照孔昭正統間以監生令安遠韓巡撫雍稱廉官第一卒鄉人私謚清介
閩州段堅可久景泰甲戌進士南陽知府成化甲辰卒年六十六門人私謚文毅
華亭張璣仲圭黃縣訓導子口貴贈尚書學者私謚貞孝先生

無錫秦旭景暘父容謚論語君子以敬曰此萬金良藥也行已接物一以爲準及卒友人李舜民等私謚貞敬先生
海鹽祝萃口口成化甲辰進士廣東左恭政門人私謚文慎先生
福寧劉鐸彥振成化中歲貢生訓導仙居歸養母喪葬如禮有雁來巢及卒學正閔鶚私謚曰貞孝
福鹽盛仕容仁仲弘治中訓導泗州耽書忘食涕貫百氏有失則悔書以自艾年八十一鄉人私謚文柳先生
閩縣何廷議南安府同知鄉人私謚夷穆
閩縣鄭餘慶定海知縣卒官定海人私謚曰恭孝
泰和王翦九達文端公直五世孫少遊王文成之門嘉靖中教諭莆田本師說而不遺格物卒官門人私謚貞僖先生

南陽王鴻漸口口口進士官四川按察使私謚貞惠
山陰汪應軫子宿口口口進士官江西按察僉事私謚清遠先生
尉氏左國璣正德丙子貢士有文行門人私謚貞孝
鄢陵鄭友諒誠甫膺貢廉哈州知州門人私謚簡定先生
無錫王問子裕嘉靖戊戌進士廣東按察僉事退居湖上翰墨自娛門人私謚文靜先生
漢陽張緒文倫嘉靖進士南京吏部員外郎家居講學友人私謚介庵先生
瑞州胡用賓其佐門人私謚誠行先生以子維霖貴贈浙江按察使
慈谿顏鯨應雷嘉靖丙辰進士官太僕口鄉人私謚正道先生
海鹽徐州德安才識超卓所著匡章論均田議華山移賦私謚顯發先生
王來子長力學性剛早卒私謚直敬先生

海鹽吳昂德駕官口左布政使私謚文懋先生
口口徐獻忠官奉化知縣王文美私謚曰貞憲
銅梁李口號柏山膺貢任奉新縣丞好讀書友人張佳胤私謚恭節
慶雲楊梓夫歲貢任玉田訓導卒官門人私謚靖節（慶雲縣志）
高郵黃秉石（福）左府長史口恭王甚禮之父可大口推官恭王私謚順德
南城鄧元錫口貢士薦授翰林院待詔門人私謚文統先生
陽城張愼言萬曆庚戌進士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私謚端毅
嘉善錢士升萬曆丙辰進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私謚文貞

嘲錢牧齋

或題虎邱生公石上寄贈大宗伯錢牧齋虛京榮歸之作入洛紛紛意正濃
蒓鱸此日又相逢黑頭已自羞江總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寬沉白馬今
來應悔寶盧龍最憐攀折庭邊柳撩亂春風問阿儂

錢公出處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聞國破從新朝北闕官高依舊老東林

夢卜

國初龍溪林弼元凱元至正進士授郡幕洪武二年徵脩元史舊名唐臣以
國禁改出知豐城誣逮次湖口夢木人口服俱動意恐不免後御筆休問休
於字爲木人而問字草書如動像弼終登州知府

黃嚴林侍郎一鶚任江西布政中元日晝寢夢享婦人祭覺所享尙在喉間
井里舍歷歷在目命隸跡訪果某坊老婦祭夫也問祭品及婦忌辰所服具
如夢中忌辰卽公生日也

弘治中口趙琥計偕夢得詩風光在閩中謂必登第竟乙榜授閩中教諭
餘杭李春芳通經力學夢廷對第一頗自負竟困秋闈明年丁未狀元與化

李春芳也同名氏
蘭谿趙志高久潦公車偶夢唐狀元汝楫程探花文德來訪俱鄉郡先達也
婦笑其老孝廉妄覬隆慶丁卯北上邑令餞諸孝廉獨趙不速明年戊辰榜
眼及第
嘉善丁賓夢謁拜程明道先生後宰句容入上元公署拜祈夢中
又隆慶辛未成進士初過濟寧榜人懇勸加等云夜夢人呼我迎工部驚寤
無所見已夢烏帽者登舟其公乎果歷南京工部尙書
福清葉相國向高少時禱於石竹山夢人語之曰事君能致其身不省所謂
再求明示遂再語曰腰繫是白玉帶
仁和鍾化民父夢其官至洛陽橋初令惠安脩洛陽橋得舊碣曰維新卽公
字也意應之後開府河南卒
上海夏景華萬歷辛卯秋試罷夢人令褁銀五分出東門値某色衣者陰投
之求捷景華雖不以爲然姑戲之所褁銀紙書姓名求捷果値某色衣者投
其袖中彼不知也其人晚解衣得銀云云亦笑而置之其人適書榜主司拆
卷云夏景華未定也其人還書上遂不易又陽城李養蒙丁酉山西登榜亦
畧同俱戲爲之非有意也
萬歷癸卯漳州陳口夢福州林汝椿榜三十一名已次之初場連席因告之
汝椿果雋陳不錄丙午登第俱三十一
泌水張銓計偕時夢判事歷大馬司而止既司理保定夢官舍曰兩是亭設
座三爲楊貞庵繼宗許忠節逵揖公曰虛一以待然須他日今少有疑事相
煩耳出案牘判畢目送於門曰後會有期醒而記有鬼訴人殺之判曰鬼殺
人人殺鬼足相當矣擢御史以屯馬按漢中修諸葛武侯祠未及勒石公子

道濬夢武侯求紀以告公撰記財半稿未就

陽城張愼言萬歷庚子夏忽夢社友王仁同捷以仁入棘而非其才丙午張登榜值報者王仁因悟前夢庚戌廷試夢有憐君千里桃花客愧我三家村裡人之句果第三甲出身御史時忤璫戍膚州夢紅梨花爲歸期崇禎初賜環道河東兵使餞之演紅梨花傳奇不覺追歎

上虞周夢尹中丞徵時蒔仙姑洞夢贈絕句三年到此媿無功我得桃花滿院紅任能不堪收拾去一齊分付與東風後令永新署壁前令刋所作

嘉興高斗光夢捷報其名方自幸報者又云非也君乃道素當在後因改名道素已未進士同榜嘉祥高斗光

平湖徐在中蔣于少保祠夢少保語以關聖回宮後守廣州遽入京五月十三日乘市相傳關侯誕辰也

嘉興張陵徵夢入宮闕如王者則閻羅天子也出見作禮求師其子辭母老不聽乃以公子治春秋非我習也召吏按籍始責孺者慰駿徵出甲戌成進士

肥城書佐刁守宗夢閻羅王取八十人寫七省輪迴册分黃黑總數十萬人八旬而畢送萊州謂中丞從隈四月二十日已刻蒞任守宗以驢往城門千人部校三四十人惟關正將旗鼓軍容甚盛導馬八匹人公署見中丞於內室几列二書劍一研一中丞報書治裝飲餞竟湯卽檄豐都之任各神郊迎三十里進臺投册守宗以語人不信四月十六日午刻中丞中礮卒

蒲州韓承宣筮仕歷城邀其姻王衷一往衷一夢韓印其衣領及濟南陷韓以人雜果印其衣領逝歸

沁水王廷譔崇禎庚辰進士初夢蕙花置席又同故僕王斗語不以爲意及

登第榜鴻臚寺報名見左如蘭王斗生次之始悟

鄒縣包文燁崇禎庚午初場偶倦夢韋馱神曰文雖佳以啖牛炙投文厠中矣懇救許遲三科壬午始捷以遺才第一領試牘爲風颺去無可跡欲另騰卷方過他所有老嫗從樹上拾之嫗夢神語此貴人物也完好如故

沁水孫如玉夢壬午天榜首陰隲科三人行德科四人才用科屯田科各若干人詳著素履倉卒間止記第四人韓姓又榜暴戾恣睢若千人貪淫無度若干人詳著如前或硃筆書脩字如玉列貪淫中驚寤是科第四人果韓姓

濟寧陳孟脩家關將軍廟側崇禎時回子數十人謀毀其廟厚市旁屋孟脩獨不受謀復之被毆辱不自覺痛旬餘體平夢周倉曰與爾二羊皮及起傷日始瞭嗣後孟脩弟臥廟旁聞將軍語周倉曰爾碻刃我將僇諸囚亡何諸囚以他事鬪死乙酉淸人開科孟脩夢周倉促試果聯捷

嘉善陳舒癸未歲夢神付七題而身所衣衣冠非所制也淸朝已丑南宮七藝俱出宿搆

萬曆夏六月戊午予赴都試道宿舟中夢人大呼大朝　帝臨殿　東宮皇孫以次左立問安邊之策或講南遷予方欲爭之俄飛塵蔽天云京城陷頃刻潰敗不知所向曉以語同人各笑其妄甲申闖變追憶前夢雖草野不足道未始無驗也

硃墨預兆

東陽趙明欽萬曆乙酉鄉舉明年成進士歸娶乙卯主試貴州還途聞鄭姬哀慟且跡之其夫故諸生忌日也下世年月日正趙生期怪問其所遺書出其稿卽趙聯捷之試墨

廣德戈應試崇禎庚午登科歸拜舅氏綫沒見懸梁遺稿啟視與朱墨不異

後應試易名簡辛未進士

夷堅志溫陵葉文鳳登進士官天台簿泗生日于邸舍假寐夢人請吃麻糍既覺聞鄰婦啼哭問之曰亡兒忌日作麻糍祭享感泣耳文鳳問其所業曰業詩命取其舊業覩之與葉及第程文一字無訛因拜嫗爲生母奉之別所今再見于趙氏云

排調

平湖某輸粟納監且買姬或戲之曰偏房花燭夜銀榜掛名時豐吏部南禺坊游妓館題曰虫二謂風月無邊也

丁同麓文敏過蘇申璐泉文定家留飲設魚羹戲曰這魚有丁文敏笑而頷之已侍兒趣別余曰且住待申時行各隱其名以戲也

吳瀛海邀沈大若一中同年相諧瀛海沈觀燈沈指鯉燈曰此鯉雄佳

恐非瀛海中物俄沈求去吳引滿勸曰水酒不堪大嚼再進一鍾

平湖沈萃禎少所狎羽童補功曹歷長沙衛經歷沈歷蘇州守陸員外嗣端改唐詩咽之鶴鸛雲冠宮樣妝春風一曲度爲娘師公見慣渾閑事惱亂蘇州刺史腸

海鹽吳少白刊詩一帙序曰先君號少白既不能文又不能詩曷足少哉予之少也非少先君之白也乃少太白之白也云云有蘇州霅詩玉皇昨夜買私鹽故把鵝毛細細旋今日虎邱山上望一个蘇州通麵煎題虎云胡他胡他又胡他兩眼銅鈴怕殺他

婺人有縣丞行四十秀才行二十七子行三十六聘啟云四十縣丞非廿七秀才之所敢仰二八嬌娥正三六新郎之所宜求 上三句疑有脫誤

平湖令劉士瑗以匠訴寃不之直被斧傷指邑紳候問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萬曆壬辰狀元侯官溫正舂由龍谿教諭或增四喜詩曰十年久旱逢廿雨千里他鄉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燭夜教官金榜掛名時

嘉興朱仲蔇嘲尼詩不惜風流世所傳一生隨處覓姻緣超昇已出平康巷解厄還登波若禪節按木魚移此日歌翻虎阜想當年一心未絕紅樓夢舂夜猶思醉管絃

海鹽陳某楹帖三十步卿葬以居一二件足耕而食或改之曰三分錢聊曰生財一二要足稱好色

太學某訪伎通刺眷侍教生伎報刺眷侍教旦

予友王介人有招飲者覩其刺則王介臣也僕誤報之介人賦一絕句云君是翳翁我面靦姓名聊止不曾賒西家受嘐東家醉只爲當年一字差

海鹽朱同知學忠曰曰進士題天寧寺僧舍曰存道齋或請其義笑曰賊禿輒音也

烏程沈聖岐萬曆曰曰進士游狹邪問題香筭堂友人問所出曰千人日个个弄

習杜工部詩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此君亦有外癖爲之一笑

人有咏杜詩子瑄髑髏血模糊之句而愈瘧者乃子美有三年猶病瘧一鬼不消亡之句豈其詩不自靈乎鄭以偉杜吟

鍾伯敬詩桃花少人事吳門朱隗曰李花終日忙乎譚友夏詩秋醉午夜眞朱隗又曰甲夜乙夜秋聲尚假乎

前定

龍潭龔某販參遼東寓撫順城萬曆戊午四月臨發待治一金壺逆旅知建

州當有變趣之南隣酒饌醉甚宿焉詰旦城陷南隣客俱殺本邨獨全而歸

某以宿南隣不免突羞建州之謀預定此邨以大胆與之通也

乙酉閏六月北兵破嘉興大殺掠縫人吳某居城隍廟前同三人夜伏神座下見侍像進簿唱名某人被某殺至吳某云殺于黃偉跋甚質明兵入迎謂來者非黃偉乎首兵曰我非也次日黃偉因獲吳問何以知我告之故歎曰我徐州人于爾或宿業若甘心焉寃報何時已乎即神前解之拜稱兄弟而去

由陰范明隆貴州副總兵罷歸值鼎革張存仁鎮浙以明隆父任邊東都司時同明隆謁書內戊下浙東聘至論縉不異嚮昔令通謁巡撫蕭起元方殺南將忽記明隆亦浙東人立召斬之明隆實非南將又忘爲存仁故人也存仁大恸賄三百金使不因存仁夙好何至諱罹其網哉

朔桃核半枚大如人掌鱗皮一大小珊瑚樹八九枝次日余同詹進觀之果然鱗皮已蛀闕可七八尺桃核中鐫東方朔桃核五大金字劉湘眉見錄

朝鮮使臣夷人寫早朝詩

正德四年元日候朝辰時　上還未出時有朝鮮日本安南三國陪臣候朝其一人畫地作字云花迎佩劍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又一人書云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烟欲傍袞龍浮余同劉宗敬觀之良久宗敬曰此夷人寫早朝詩有意笑中國嵩祝之晚也衆憬然劉湘

南曲

海鹽腔始元瀲浦提舉楊氏

崑山腔始邑人魏良甫

張林雜俎和集終

國榷自序並凡例

亦左氏曰　明興乘三百載治駸駸日以盛而史事則學士家猶遜言之木天金匱之藏每乘輿代興則詞臣雲集而從事既奏竣扃之秘閣即薦紳先生不得一日剽周秦以來史臣有專職亦有專述故其官與業交相勸也

明之史臣夥矣大概備經筵侍從既奪名山之藉而前後有所編摩俱奉尺一其官如聚偶其議如築舍非正三公而塚八座者不得秉如椽焉且　明初史館布衣亦尚與壇坫之末其後非公車不敢望又其後館閣有專屬即公車之雋或才如班范未始以槪進也噫明之于功令斷斷甚矣故史日益以偷垂三百載而無敢以左是應者　神宗時陳文憲毓宣于史而史竟烏有雖文憲不克裹事脫幸而史恐不堪爲唐宋六朝役何論雁行也計其時瑯琊新都雲杜二三君子足任鞭弭而曾不一收漫勃之用又曷史哉故史不若何況乎綿蕞也

天啟丙寅三月朔談遷書於豹林之容膝軒

此丙寅舊稿嗣更增定觸事悽咽續以崇禎弘光兩朝而序仍之終當覆瓿聊識於後　遷又跋

國榷義例

檮木水上曰榷漢帝主榷商稅今以榷史義無所長短也事辭道法句櫽括字衡之大抵寧潔毋靡寧塞毋猥寧裁毋贅若亥豕之訛雌黃之口尤其慎

至明遂以秘而爲釀隘泌陽之儉險也而史江陵之嚴刻而史楊文貞董文簡之褊忮也而史史之權不有所畏則有所避蓋棺事定革除事已蕩爲飄風冷塵滅沒半不可問而周之頑民所脫然刷洗者十一耳　永陵議禮至于今甲可乙否聚訟之舌敝而猶新此將何以衷之也曰定慶實錄告成俄而在事諸臣半削籍甚則投繯謝世以國家忠厚鴻廬昌言無忌諱而千載上腐刑餘波尚能及人史不亦可畏哉然則今之史拘忌文法拄枝耳目盲之謳淑之短赤之俗不但爾爾江左前史出一家唐太宗命諸臣爲晉史始剸縷而不適于一永叔爲五代史則著爲新唐書則不甚著天下事成於獨而散于同比比是也明作者非一人繁簡予奪之間失得相半鄭端簡號爲博雅有其學矣惜非其才北地才而不史瑯琊欲史而隱恐以沒又其初皆特如本稱庶明履歷

國初如漢陳友諒吳張士誠夏明玉珍之類或書入寇云僞漢僞吳僞夏大不踐承明之旒雲杜寄徑非久遂老簿書錢穀間史才難得亦難失當守或

非孝陵逐鹿之意秦初未嘗抑西楚也孝陵詔勅不諱爲元民而諸家輒以成敗責一時敵國得毋早計

建置改創始必書如改郡縣設官司通朝貢行封拜肇工作定禮樂正賦役開科貢頒詔令例宜書除官惟賢奸之有繫於國者及閣部院則書餘不識述諸王勳戚文武三品以上薨卒例得書其賢士大夫雖庶賤德業流聞者不敢遺也赦文儀注節取之不全錄至諸書考証諸人評隲採其確駁者災祥寇戎尤不厭詳矣

昔人論春秋書法如六鷁退飛過宋都謂人仰觀見爲六物察之知爲鷁而退飛極望知其過宋都蓋先得數次得物次得地也隕石于宋五謂見有隕自天者察之石也其地爲宋而數之爲五蓋先有覩次得物次得地而後得數也句不數字盡俯仰之情態眞聖人化工之筆宋初穆修張景鋭志古文嘗待朝東華門適弈馬踐黃犬死因各紀其事穆曰馬逸有黃犬遭踏而斃張曰有犬死弈馬之下穆語犬拋張較工而漏犬之色則麟筆豈易擬哉噫兗鉞遠矣穆修張景寫在季孟之間　天啟辛酉值內艱誤陳建通紀陋之私自筆錄漸採漸廣且六易稿彙至卷百丁亥八月盜肆其篋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殫矣居恆惜人書綴集二十餘年雖逾矣之未敢廢也遂走百里之外徧考羣籍歸本於實錄其實錄歸安唐氏爲善本檇李沈氏武塘錢氏稍略焉水宅汗牘又若干歲始竟前志旧夫守株愚人刻劍予病類之夾　江

左遺民談遷孫木識

附錄喻叔虞國榷原序

取二百四十年之間七十二君之所行事斷以一人之論以成一家之言者春秋也春秋者孔子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故官秩不隸於柱下筆札不給於蘭臺版册不藏於天府春秋者野史之犧象也造雲不待合而雨河不北趨而南天地變而戎狄夏天乃與秦以廢古書籍則火孰敢搖筆而治丹鉛腹誹則誅孰敢張口而談國事漢興初尚樸團天又不終廢古而後稍任經術於是司馬遷班固之徒世其官而西漢有史其後皆以異代之史而掌前世之故成借一國之才而桑他國之志然亦必稽當時稗官說家之言以爲張本孫盛以枋頭受賻崔浩以謗國權禍則亦秦之餘猛矣又安冀國有信史哉史失則求諸野則野史之不可失也久矣殆亦天之所必存以留是非之權於萬世者也三代而後國家之盛是非之明未有隆比我　明者故野史之繁亦未有多於今日者然見聞或失之疏體裁或失之偏紀載或失之略如椽觀焉鹽官談孺木乃集海鹽武進豐城太倉臨朐諸家之書凡百餘種苟有足述述靡不兼收勒爲一編曰國榷

予偶游海上受而卒業觀其志則在春秋觀其法則在綱目取二百六十年之中十有六朝之所行准開國中興之烈守成累洽之休大政大權臚記眉列赫焉侈矣洵一代之鴻業也夫以木橫水曰榷若孺木之所採輯鉅纖畢收久近並綜誠哉榷而取之諸家無遺言矣孺木以帖括之暇而効爲朱墨本蓋良史才亦由識明而學贍故能成其大志與今經五出子者四而史居其二書之說則言治而不言亂訓詁則言治而亦言亂春秋則言亂而不言治矣若我　明之世質之唐虞三代之治而無愧我　明之法防諸奸臣賊子之亂而最嚴千古郅隆之盛天用古以興我　明也宜孺木國榷足以乘倘書春秋之盛事矣尤天所必存之書也異日者孺木得載筆而升木天以文墨事天子大書特書其賢於龍門扶風遠矣楚編且獻而藏之金匱石室閒野史云乎哉崇禎庚午正月新建友弟喻應

益撰

附錄黃梨州談君墓表

君談氏名遷字孺木海寧縣人初爲諸生不屑場屋之辟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爲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鑒之戚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遊荒皇箴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五年之邸報補其闕文成書名曰國榷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叙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籍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爲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家盡發藏稿以去君啁然曰吾手尚在靈蓬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爲奇士頗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爲盜名之秘經而已余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眞有三長足推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攘袂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辨榷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爲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餼上計之集不能遍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緝殘書數木訣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爲口口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實編年不衒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麒求予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附錄朱竹垞靜志居詩話

談遷字仲木一字觀若留心國史考證累朝實錄實訓博稽諸家撰述於萬曆後尤詳號爲國榷中年燬于火乃復沉思强記裒聞羣書詢之故老墨枯筆禿機不及餐晚克成編南都議上景皇帝廟號曰代宗一時以爲當仲木獨以爲非有答友人五言辭雖未工有關典故特錄之詩云成周作謚法大小行乃傳公旦暨師望聲稱自翌賢相古后皇陟南郊必稱天易名典克愼叙法宜精專漢後避帝諱臨文率拘孿唐以代易世宋以眞易支其文雖或殊其義則一焉景皇承大業即阼凡七年多難固邦國文武要略全屬遺奉迎使事見禮罔愆及爭裕陵返黃離位南偏初非因薨城奪門言何譊樂琭策始建張懋册用宣廟號猶未備何以垂箴編失不學代乃居世先相越催五世文義詎可沿謚說十五家秉禮恐不然盈廷以爲是橫議臣談遷

許公故廟碑記

豁我鹽官有忠節許公殉睢陽以障江淮輕七尺以安祖廟生致東都舉命偃師在至德二載之十月旬日賊遁反葬故里楊園村田叔和云葬洛塘南意其時馬鬣崇封攢藻修潔寧惟是三尺之土已也宜有廟而掌故失載蓋安志云雙廟在縣西緜今思之洛塘故廟因雙廟而故也至德二載迄唐末百四十年安有賊代之久墟墓生哀不廟貌其閭乎初專祀公無疑第安石之白碑易勒申胥之祠額易訛于是漆燈未滅頓值沈彬武庫方營墟口樗里悲哉乎後之人耽耽焉攘竊寸尺寧能追奬忠魂仰爰貞魄全東平之塚樹表太師之泉臺哉猶未已也併故廟而佚之視若下鬼夸于叢祠名實俱喪胖蟹亡聞僅附公于右沿流忘源如此吾未知其可也遷獲稱鄉人私淑千載之下俛仰徙蹟幸螽正其訛以歸之我公云

又跋云縣志故廟失載歸其重于雙廟也今廟又祀劉文龍謂廟成于文龍許氏不敢忘德第以澠唯陽非立廟本意

棗林雜俎和集正誤表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誤	更正
三	四		地說	池記
又	九	二	泉	童
又	一五	二〇	河	在之津上
又	一九	一	于	與
又	二五	三	毘	昆
四	二	二	宣	驩
又	一四	三	限	損
五	一四	一〇	踏化縣志屬上	又
六	一四			
七	一四	一	派	水
八	一四	一	照	亦
又	七	二〇	照	亦
九	四	一	吳	英
又	六	二三	計	其
又	七	二〇	照	亦
又	三	一	飯	欽
又	八	二五	池	地
一〇	一	二	詞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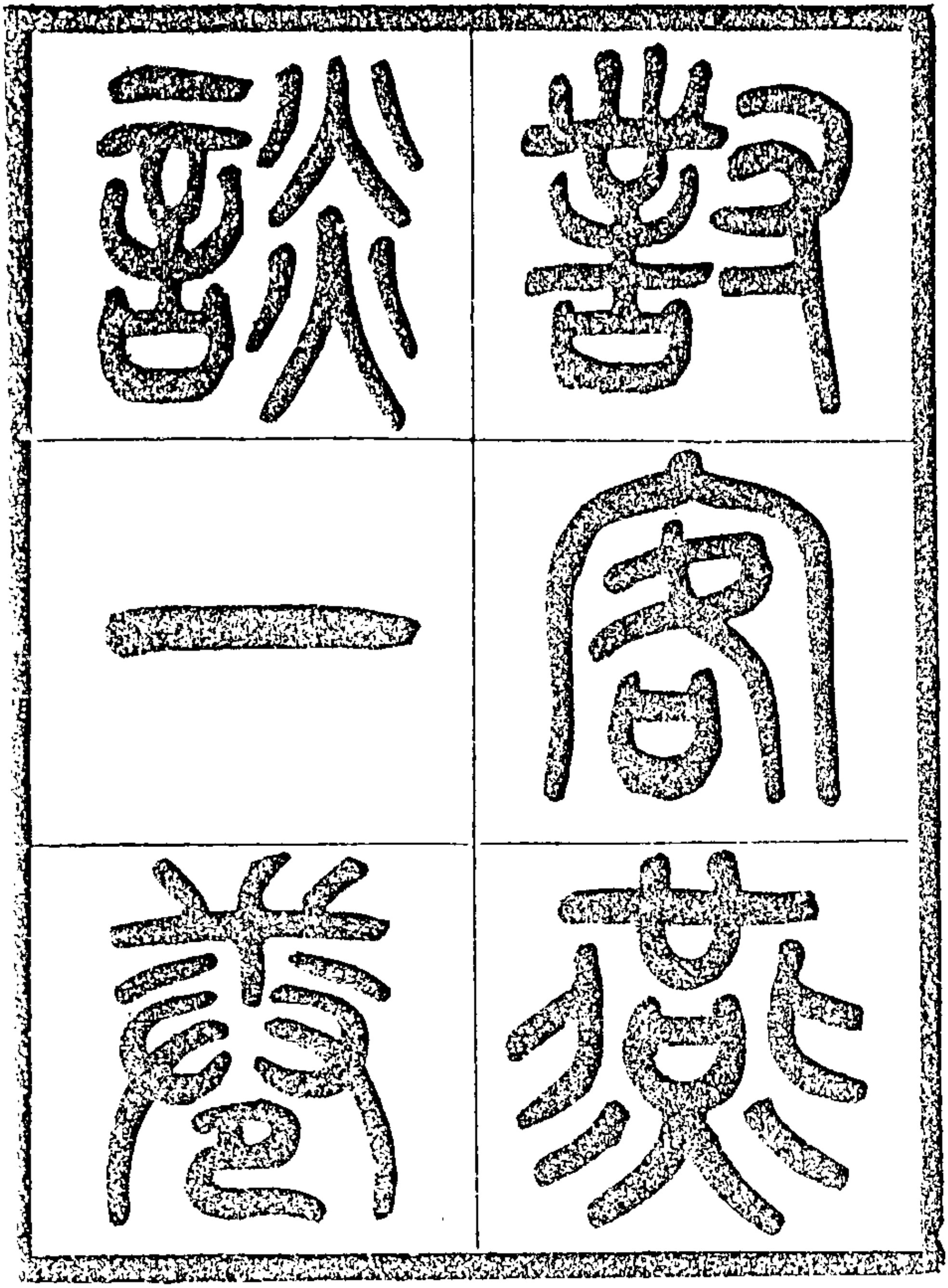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誤	更正
二七	二一	三	周	用
二九	一五	九	山	下有在字
三三	二	九	純	鈍
三五	一六	五	同	因
四〇	末	二七	辭	舜
四一	二	六	受	授
四二	一一	一三	之	衍文
四三	一九	一二	或	下有云字
又	一七	一二	證	邱下同
四八	五	三	立	華
五〇	一九	一〇	綸	綰
五一	二	一三	華	幸
五二	四	二	彬	郴
又	六	二	鮮	解
五三	一	二一	而	兩
又	二	九	脩	鍛
五四	八	二〇	騏	孫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誤	更正
五五	一	一四	將下有脩詩二字	載計一作之姿
五六	一	二三	即	及
五七	又	二一	陝	上有空格
五八	又	一三	時	易
五九	又	九	恩	恩
六一	二	八	繫	謁
六二	又	一四	頗	刺
六三	一	二七	比	此
又	二	二一	之一	一之
六四	六	四	家	家
六八	又	八	長	下有者字
六九	又	一七	贏	在東林下
又	又	二〇	舉	下有曲字
七〇	又	一九	登	再
又	三	一四	薩	陸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誤	更正
七一	一二	八	復	後
七二	一四	二二	遷	承
七五	一七		謂春	進身
七六	一〇	一六	過	隣
七九	一九	四	餐	發
八〇	三	一九	助	睿
又	又	二三	朋	洵
又	一〇	二三	情	倩
又	一四	五	早	率
又	一〇	七	百	北
八三	一五	四	云	去
八四	一五	四	時	對
八五	一〇	一	庫	戶
又	一七	一	高	南
又	二二	一	山	江
八六	一一	二	十	大
又	一八	一一	山	江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誤	更正
八七	二	二三	臘	蠟
又	二	三	鞮	鞨
又	一八	四	在流寇下入	在流寇下入
又	又	七	在食上射	在食上射
又	一六	一四	上有就字	上有就字
又	又	一	節	節
又	四	八	衍文	衍文
又	一六	一六	下有之字去	下有之字去
又	一四		戊午在夏上	戊午在夏上
又	二六	二二	限	治
又	二二	四	劍	劍
又	一八	二	柳	抑
又	二三	二三	敬	晴
九一	一九	八	睿	洵
九五	一九	一四	去	治
九六	一九	一	對	時
九七	一九	八二	戶	庫
九九	一九	一	南	高
九九	一九	二二	江	山
又	二	二三	應	膺
又	二	八	下空一格逢	下空一格逢
又	二	一六	北	北
又	九	一	余	余
又	一四		在戊午上	在戊午上
又	二六	二二	治	限
又	二二	四	劍	劍
又	一八	二	抑	柳
又	二三	二三	晴	敬
又	一六	一六	下有之字去	下有之字去
又	四	八	衍文	衍文
又	一	一四	節	節
又	一六	一四	上有就字	上有就字
又	一八	四	在流寇下入	在流寇下入
又	七	一四	在食上射	在食上射
又	一四	二二	蠟	蠟
又	三	三	鞨	鞨
又	二	二三	膺	膺
又	二	八	下空一格逢	下空一格逢
又	二	一六	北	北
又	九	一	余	余
又	一四		在戊午上	在戊午上
又	二六	二二	限	治
又	二二	四	劍	劍
又	一八	二	柳	抑
又	二三	二三	敬	晴
又	一六	一六	去下有之字	去下有之字
又	四	八	衍文	衍文
又	一	一四	貞淑節	貞淑節
又	一四	二二	上有就字	上有就字
又	六	一四	在食上射	在食上射
又	一八	四	在流寇下入	在流寇下入
又	二二	三	鞨	鞨
又	二	二三	臘	蠟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誤	更正
附一	一一	七	貨	衍文
又	又	二二	刻	下有也字
又	二二	二三	恐	忍
附二	二	一一	忍	下有曾字
又	七	一七	與	興
附四	二	一七	興	興
又	七	二四	失	已
附七	三	二四	和	一作禾
又	又	七	易	未
又		四	擴口	遽直



對客燕談

某十歲時聞張景深言昔人有以狀奏天欲減己年延母壽者某感焉卽寫奏一通於前庭拜而焚之時塲橋諸老孟清孟淳輩聞而索觀其稿子惶恐不敢出再三逼乃出之後并五人焚稿成化己丑

蒿菴先生嘗謂某曰凡與人交其始必先觀其處父母兄弟妻子如何此而或薄交必不終三四十年來驗之尤信成化乙未

某十六歲時蒿菴先生授書經至禹貢某以撮要進先生取而擲之曰他人讀撮要子須讀全文不聞徐武功治水成功因熟禹貢故邪某時受讀甚難同讀皆笑之某獨心感後

對客燕談 二 通圖叢書

漕至安平讀武功碑思之

某十六歲時隨眾考入學時戴恭簡公以御史蒞之半試公取卷讀之曰小秀才到會作文從何人讀書某對曰俞先生公曰謂誰某曰監生俞公作色曰此監生好但去年要科舉便來見今年不要科舉便不來命縣官尋來先生至縣官以告公曰此非見賢地明日明倫堂見可也見畢公謂之曰昨日小秀才當教他多讀書此人他日有用亦不能忘君也先生應且謝而退成化乙未

某爲諸生時一日接太守至二更不至某謂同輩數人曰盍且歸乎此非接官時也三更太守至明日金掌教徧責不在者至某乃曰汝在某曰某不在金曰汝亦當責某曰當遂受責於是應聲答不在受責者二十餘人皆曰寧受責無爲欺傀邵某也成化己亥

蔣浤惟深擅聲場屋久矣自甲午至庚子京兆會公葢屢薦之庚子拆卷自第十七名起三拆得浤魯公謂西涯公曰浤在此矣但恨不高耳浤前尚有書五卷不知何人若蘇松常吾不能知舍此而他恐未能或之先也既而通拆五卷果蘇松常人一爲吳鳳鳴華亭人二爲呂卣無錫人三爲某四爲朱昕江陰人五爲葉紳吳江人成化庚子

教諭金先生燦經學最熟某爲諸生嘗宣講焉而其門徃來人頗稠某又厭之先生每朔望及候上官必夙興坐堂上某必先立鼓側先生於燈影下見之問謂誰某以名對先生召與講凡書十章某能言其五卽時領悟者又二三葢十居七八先生曰人謂邵某經學功夫疏今乃不然自是每見某立必召講每講必終一篇自辛亥冬至庚子春書經殆徧一日先生與趙錫講王命予來一章錫對失旨某適自後堂出先生曰汝來說某說已先生曰是也是歲應天試出此題某舉筆思先生言益有定見成化庚子

某與友人丁年壽夫同試壽夫力疾畢三場歸數日死其祖父怒其負已也楚之甚薄某買石爲文表其墓有商榷無淺土不墳之語其祖父聞之亦無異也此表陸楙成實書之立石之日諸友會者二十餘人成化庚子

某會試下第與先師陳先生楊士瞻馮文舉同舟東還至開

河陳馮二僕皆病糧船阻舟不能前遂以小舟分載至濟寧時先伯同行謂某曰時疫方作羣僕病如此而前閘且多不如陸行達徐州爲便某以先生有病僕難行不忍捨去遂復同舟而楊僕亦病某以序臥鄰病僕心獨危之而不敢言過呂梁某忽發熱伯氏曰不信吾言今何如也晚酌酒數行明日復常比歸四家喪僕凡五人 成化辛丑

某之赴南雍也南京郁醫士雲時寓無錫以書一封白金二十兩託某寄至其家某至其家遇一官出門問焉曰郁居樓上某登樓見一少婦獨居予卽下樓婦亦隨下某謂之曰有家書與白金在婦欲接之某曰須一男子來婦曰無某曰不問大小但有一人可也婦呼鄰童至某以與之乃退月餘雲

還卽訪予學舍執禮甚恭某往荅訪款燕加厚 成化壬寅

張御史世用一日置酒邀吾師西涯公及傅體齋吳莆田倪青谿楊邃菴仲惟馨諸公小燕玄寧觀某與焉酒半世用以王元章畫梅請題青谿卽起據案濡筆凝思莆田徐步階閒作吟哦聲西涯公促仲馨基旣而青谿莆田各書畢世用促西涯公不應久之起步曰詩卻在檻外乃書之指其後餘紙曰此國賢地也世用以筆授某某曰今日諸老先生在此小子何敢他日有別軸當奉命耳青谿聞之諦視良久不知何意也 成化甲辰

某之赴許也自瓜洲買小舟至淮安以前路手本索夫主者吝焉且曰坐此船非尊口夫須三日乃得某坐舟中忽韓知府邦問謁中貴至見予舟問焉舟人以某銜對韓曰無錫乎舟人曰然韓曰吾正欲訪之語畢正立久之予起延入皇華亭拜坐語出則主夫者報夫齊矣韓去予索馬入訪中途問僕人曰李都憲夫人之弟許人也出迎踰謝不知予數語而退旣上馬則從者皆鮮服非舊卒矣且有一官乘馬隨之問之曰候公耳訪韓畢至西湖嘴登舟則見座舟不見所買舟矣蓋爲李都憲故半日閒人情三變如此 成化丙午

某至許每飯後坐堂便服而冠不束帶襲故也弛吏便服來白事予惟之欲加責焉旣而思已服之非乃止不責自是冠帶終日數日後吏皆巾服 成化丙午

有一富室故姻家也某初鄉舉時訪焉其翁某尊行特燕某子請皆於長女某辭之請者問故某曰無家法或問何以見之某曰樂工作監令一事足矣繼而求之百方某卒不許越數年其家果以無家法敗 成化丙午

許州鄉飲多雜客一二人尤甚某欲去之十月朔將行禮先期用書命諸生敦請且戒前三日至諸生問故某曰吾聞有德者必有言故欲其先至與之論德耳三人者不至禮畢某命禮生凡不至者勿復請 成化丙午

某初得知州之命丁中書玉夫謂某曰先生赴許讀書工夫

當有囘否予曰顧政事繁簡何如耳玉夫曰是何言也以某觀之政事雖繁尙有半日可讀未幾陳刑部一夔來訪曰國賢何乃作此俗官邪雖然也只要多讀書耳此外勸以書策書於政道甚有益若聽人說做官讀不得書則君一生誤矣惟君留意遠業云云成化丁未

浦川驛馬夫送使人至許州驛挂馬鞍於庭樹上飯畢出則鞍已爲人竊去馬夫來告某令報對驛十家左右各十家匄家出一錢共三兩陪之人以爲不明也且大笑少頃鞍在樹上同官問之某曰驛傍小盜居人皆知之但事非由已言之恐生怨耳今使陪錢彼必指名切責鞍將安往成化丁未

許州靈井人馬林失驢越一年鈞州人李奉牽驢過之驢入林室問之曰吾驢買諸沙陀人陳智驢也兩爭至某攝陳智至曰家產也情不能得某令林智分立東西庭縱驢中行之驢至林前止不去智服盜罪弘治戊申

某考績吏部三原公爲尙書庭見公時謂某曰辭吏目何以退某對曰受馬夫錢巡按去之公曰汝何厚贈某對曰此官雖濫然貧甚不能歸贈則有矣未必厚也某時知李戶部有憾於吏目言於三原而過焉某於是復大聲曰傳聞之言未必皆實望公加察侍郎劉公宣問曰吏目何處人某復大聲曰陝西人公怒麾某去某退無一言越數日李戶部惟正至某館曰文選家兄託某相告家宰以子應對抗直頗有怒意須屬李司徒釋之某謝曰行止有命卽黜之敢不自安司徒吾治邑人苟藉其力以免於黜何以復爲政乎惟正曰以子貪縱無厭經助之鄉有被劫者經口報素有盜行者若干人刑禁死者六人時上司詰知縣不理問經以誣告人死罪因而致死一人者律絞經言無告狀累經審讞皆以情重監禁之政何黜之有但推陞在邇恐不速耳某遲之一月於是方如故某至州經復奏行勘問忽弘治初

伯徐公亦還自朝覲速予至汴一見卽謂曰三原先生多道盛德某訝焉曰此必老先生過稱耳徐公曰不然三原先言詔至釋至關歐殺人開讀之日子不得已釋之然實法也分吾乃苔云越數月張僉憲邦鎭還自邪州過許某迎之道執巡傅僉事希說撤行取審同官皆恐懼某卽爲公文俾凡同

某手曰好男子好男子天官惟有可釋之地而不欲釋壯哉壯哉某曰公何以知之邦鎮曰適過淮安見李惟正云予益愧謝後某淮郵人或謂是故然徐公之言又出三原面告竟不知何謂也弘治已酉

襄城之潁橋有考叔墓墓側乃廟像關公予行過縣而惟之亟召諸父老諭以事理有一老謂某曰公言是也昔某知縣亦如公言欲毀之因事去任乃已意蓋以禍禍諷某也某即紿之曰今日回州且晚急益夫數十人夫至某即返駕詣廟不踰時毀焉復立判數語致襄城縣云非所據而據於律爲竊不當祠而祠在禮爲淫竊照漢壽亭侯關公不得已而從曹曾幾何而去許遺書可讀生氣凜然故宅雖存游魂渺矣

弘治已酉

某在許州時一日　徽府二校尉來索馬某曰何往曰將買書於張潘鎮王僉事某曰何書曰文苑英華某曰此書吾借在此校尉稍退從容問曰某等粗識宗管書籍此書闕焉而未見也願得一本觀之某遂與觀畢索馬而去徑啟　王王命儀衛副殷霖賫書并官板通鑑綱目一部來借前書云以綱目質當某謂霖曰某借人書豈敢擅主霖問王僉事王曰吾已送邵太守矣某力辨借送之異霖以令嚴求不已某即還書於王僉事令自進之且爲啟令諸生王輅奉綱目納還其略云書係王某物若遽以進雖竭獻芹之誠難免乞憐之誚云云王曰邵太守太計較受書後以白金十兩酬王僉事綵段二疋賜某某復令王輅辭納啟略云綱目與綵段前後皆蒙德意辭受豈宜異同王復書云欲再致恐累清德太守冕之

弘治已酉

一日徽府來索興源鋪大槐樹一株說者謂樹中器材且多故某辭之曰某今方課民種樹日加督責而以大樹歸王府人謂我何謝不敢奉令旨月餘某以事至鈞州郛朝不見不啻欲父以不順去其妻云云某歎曰斯人掌教壞我士風甚矣吾不能治亦胡可耻然乎乃使人以水沃明倫堂曰無令此地久受污也他日學吏以他事告巡按某問罪落職或有舉觴矣忽令旨宣長史去移時不出衆相顧莫知所爲某卽辭去既出城聞長史出矣長史遣人追謝某曰何謝爲也某且渴可以酒一壺來既而以酒一壺穀一二品至某就鋪中數酌遂行弘治已酉

李天瑞召還自咸寧丞巡撫布按皆以白金數兩爲饋天瑞卻之憲長婁公曰孟子於宋薛兼金且受之子胡然者天瑞曰大賢所處吾不敢知吾守吾志而已雖不韙不敢辭卒辭去曰子在此義當如此此亦我政也一日見分司弊壞笑謂某曰蓬蒿滿目我昔在敘州都憲謝公嘗以是告我我故子某卽曰脩葺加整越月餘公又至曰何故煥然一新某曰諸侯有國滕之金君而不辨他日過許以告且請其說某曰適園叢書

所有也故可饋可受今府庫之財皆朝廷物饋不可受胡可乎天瑞曰吾不及也弘治已酉

某出許郊道見汝寧逃民復業而南者泣乞口食某憫焉私念有穀三十石在總鋪將許之繼念繼有乞者將不能繼也又將已之既復念一念既發行於可行而止於不得不止是固有不當過預計者遂人給穀三升數日穀盡乞者亦不至公喜某之有志也而告藩臬諸公他日某至臬司憲長張公曰子不欲考滿何以至此某對曰豈敢不欲不許則止耳命具紙筆聽考明日具紙筆往遂免考猶作祭文一通弘治已酉

學正某者嶺南人博學能詩詞然貪淫甚妻未至先買一妾日荒淫不事事逾年妻至忿爭擊妻破面流血妻奔來告號呼過市諸生從之而不敢援也某戒門勿納仍使人令驛局官之婦勸而歸之既而其妻之父以某寄其父詩來告詩意益欲父以不順去其妻云云某歎曰斯人掌教壞我士風甚矣吾不能治亦胡可耻然乎乃使人以水沃明倫堂曰無令此地久受污也他日學吏以他事告巡按某問罪落職或有謂予已甚者君子曰否弘治已酉

東皋陸公爲參政每過許見某道迎先使人免俗禮將近某下馬東皋亦下輒揖某謂曰老夫人安否又曰近日讀何書遂揖上馬既至見公畢遂留後堂茶話或飯且飲一二日乃去曰子在此義當如此此亦我政也一日見分司弊壞笑謂某曰蓬蒿滿目我昔在敘州都憲謝公嘗以是告我我故子某卽曰脩葺加整越月餘公又至曰何故煥然一新某曰諸侯有國滕之金君僅免蓬蒿滿目耳相與大笑弘治已酉

某在許當考績時有救荒例凡初考俱勒照品納糧赴京某以場屋事在汴聞之曰考績於朝制也非制而免吾不爲也況官至五品則所納不少吾安能辦之倘藩臬有阻吾還任供職而已偶遇李天瑞而問焉天瑞曰然或告方伯徐公徐公喜某之有志也而告藩臬諸公他日某至臬司憲長張公曰子不欲考滿何以至此某對曰豈敢不欲不許則止耳命具紙筆聽考明日具紙筆往遂免考猶作祭文一通弘治已酉

長葛縣有楚杵頭者幼孤嫡母生母俱出嫁杵頭隨生母居

遺田三頃餘二母爭不能平某謂二婦皆失節改嫁田宜歸杵頭念杵頭无所歸也乃於眾證中擇有女者議妻之遂以其田付業焉糧差之外以充財禮候畢姻還之弘治庚戌

楊都憲繼宗過許論事不合久之降色款語臨行某送之郊下輿謂某曰子佳士凡鞭人當盛怒時須教鞭下恐自言不及分付隸卒皆言之蓋腿可受刑雖痛无傷腎腫則及腎恐傷其命故也曰此用刑之仁也某謹識之又推其意凡晨起未飯必不鞭人人之無賴者多耽於酒色乘虛鞭之亦恐傷命故也使楊公聞之不知以爲何如弘治庚戌

諸生有問任滿爲瓜期者某曰此齊之戍期也後世因以稱任滿爲非其義也不特此也箕裘出學記亦非稱人後嗣之事詩曰帷帳會爲狗馬留古人心事幾千秋相逢莫道今非古此有新墳塋死牛弘治壬子

某在許州所乘馬死裹而埋之民未之前見也以爲異談有言鄉民趙質屢埋死牛者今其地謂之牛墳予召質問之質曰愚民不知禮但不忍食其肉耳某飲之茶復作一詩紀其事詩曰帷帳會爲狗馬留古人心事幾千秋相逢莫道今非古此有新墳塋死牛弘治壬子

某初喪德孫時有慰者曰他日當有佳子此不煩多介意也某聞之殊不當意蓋某之悲在天性之恩不在才不才也時某爲埋銘有曰後雖有兒不似汝即改之曰後雖有兒不是汝似與是兩字相去不多而爲情則遠矣弘治壬子

某飲于許州東廳適臨潁賈解元鳴和輩二三人來見遂飲之酒酒不足急索諸內以巨觥滿酌飲畢酌而飲某某飲乃酷也驚問曰子輩飲亦酷乎皆笑曰然不敢言耳某曰過矣大笑而罷弘治壬子

主一先生嘗言上司於故舊最難處惟邵國賢可處吾往來許州不下數十國賢未嘗私送一杯茶渠有酒必待驛丞領來送入此意惟我知之他人恐未知也弘治壬子

許學生王某年少放肆嘗以事詈老生魏顯顯頗有學然亦無行於某加詈焉某呼其族無賴數十人歐顯幾死去髮殆盡嘔血伏枕顯之族不某之訟而訟其族有學行者二人曰琮翊某以琮翊無故受誣顯受歐太甚乃親慰顯於家召琮翊等責之獨某之惡例責不能盡其罪也乃謂其父曰汝不能教子故有是其父曰某亦嘗教之曰打乎曰打乎曰打乎曰打矣打重乎曰重矣某曰打於家無按伏之者重猶不重也今我令隸人按之汝自打之以觀汝素能教與否其父初打猶不重予怒叱重打至百乃已弘治壬子

某以聽松墳界事自許發書遣吏韓瀛至無錫上盛中丞予恐其弟姪阻絕俾瀛以小舟潛問焉候中丞出送客則跪而遞之瀛候數日不出一日弟姪俱出逕入其堂其子唐出索書瀛必欲面致再三乃許中丞得書垂涕謂瀛曰何處不可得地今某以仁人君子責我我媿死矣我家於邵氏世契且於我有德汝不知也吾行當處之既而病甚弟姪爲復書竟無所處吏未發而中丞卒弘治壬子

有商行尉氏道中一婦從之因姦焉爲歷消川將宿計西關逆旅日且晡問主人曰可行乎曰可行二十里遂行宿大莊鋪夜二鼓被刼婦哭而去明日商訟逆旅主人某詰商知婦故商曰此吏妻也既而獲盜盜曰婦吾使爲應也誣者乃釋弘治壬子

予爲總社倉於許功將半諸生有言盡推行於屬縣者某曰

事由心出則行之力知州一州之心知縣一縣之心以心感心或可爲也以心使心吾之心其能爲彼心乎四縣令吾知之矣郡城長葛皆無能爲襄城崛强不可與語臨潁李濟乃粗才可感而不可使也於是謂賈崔二解元曰吾建倉臨潁官吏密邇而不來賀何也二解元歸以告濟濟訪吾建廳日率僚屬師生來某使人迎謂之曰既贊倉當見於倉是日有犒匠花紅在燕將舉酒謂諸校官曰今日酒誰先曰無易公者某曰不然吾將勸李臨潁耳眾莫知所爲予酌授濟濟跪受花紅已加其身矣曰某何敢當某曰第受之吾亦無他惟願如我爲倉惠汝民耳濟頓首曰敢不盡力某乃屬校官送濟出南門而去越三月以成告視吾倉差晚一月耳中倉作亭扁曰邵公云弘治癸丑

某在許受誥易先都憲神主適李天瑞至遂以執筆請至則故福建按察使王金今松江府同知王珝爲禮生天瑞置神主案上北面再拜某答拜天瑞南面書畢復北面再拜某拜已乃向天瑞四拜斯禮也蓋初未之講也金珝見而歎之弘治癸丑

王公恪陸公深之同在汴藩一日定官員考語至某徐公曰有守有爲克勤克慎陸公曰有學有守克慎克勤相辨不已徐公曰官不可無作爲陸公曰士夫不可無學術當稱其切者遂各署如其言弘治癸丑

王延曰嗣覲一夕在廨寢夢雷鳴卷筒中甚烈某謂之曰汝

神乎何故鳴箱中應曰謀殺人置水中汝尙不知何州之知某曰某實不知曰不知當訪之某曰汝果神乎當大鳴旣而震驚流汗浹背戒家人勿言越三日王僉事 填以他事來囑語激及夢王曰此張校尉家事也公不知耳又三日其原謀下手人來首遂寘於法校尉子八人其長子拱辰治家時七弟皆父事之死後淩虐其嫂嫂欲告其不法事故同謀殺之至是坐死者三人 弘治癸丑

周府原武王素有賢名某嘗三見之比某遷戶部將行王燕某後園甚歡呼其三子出見某感其意乃言曰某至京當求一差來封小殿下某實未知郡王子非鼇後不封也故云然王聞之變色復不語某求退卽送出視迎時禮貌甚簡有校也時朝論喧然以不見幾爲議而公尙戀戀不捨部屬諸君子推某及畢宗仁入燕室勸公宗仁曰老先生須一辭 朝廷決亦不放某曰此何言也今日老先生禮當去義亦當去不去何待公曰人固有欲吾位者某曰老先生知去耳位非所與知也公曰然則進奏乎某曰奏已具得公言卽奏固當再公曰奏具矣公曰奏旣而得旨致仕其家人見某若有愠色越月餘公將行忽投名刺至某館某曰堂尊忠厚屬官亦放名刺乎尋有報公坐客位某急趨出公揖某曰吾晚節賴國賢保全故來一謝耳越五年予以提學命過山陽見公公猶云弘治丙辰

邵文莊公對客燕談一冊得之艾齋秦子秦子得之潘靜怡氏舊凡數十葉秦子摘鈔如干則潘氏者逸去而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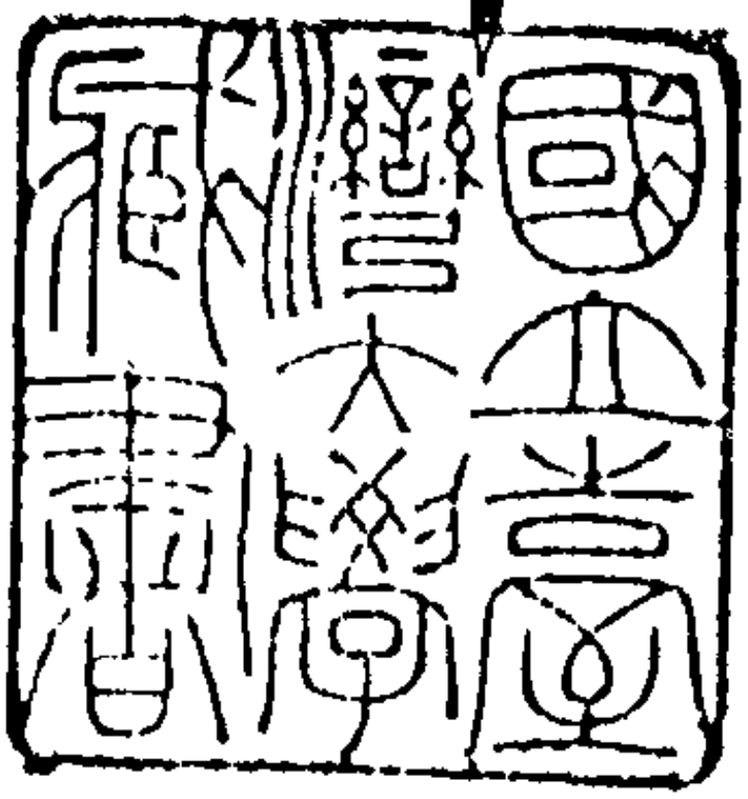
始本又燬於火使秦子全鈔之則公之幼學壯行具見盛德大業載之國史者於是乎在矣咨生也晚雖獲瞻公顏面末由一侍左右沾其殘瀋剩馥可嘅也已

嘉靖丙申秋八月圓夜後學姚咨拜手敬識

此亦東城顧氏試飲堂書也書佔於去夏買出徧覓售主無過而問者因示余余以家刻書易之約計直如本書葉數一餅金覓也原書破損殊甚復爲重裝取姚茶夢齋手鈔耳不知者視之不值一哂久爲字簏中物書之遇合亦如是乙奇可爲深歎癸未秋九月十九日裝成堯夫記

右對客燕談一卷明邵二泉寶撰寶字國賢江南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以禮讓爲治數進諸生語以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躬課農桑推行朱子社倉法入爲戶部員外郎郎中擢江西提學釋菜周元公祠修白鹿書院學舍以處學者歷遷浙江右布政使與鎮守太監勘處州銀礦費多獲少勞民傷財卒奏罷之拜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官至南京禮部尚書二泉三歲而孤事母過氏至孝甫十歲母病爲文告天願減已算延母壽及終養歸得疾左手不仁猶朝夕侍親側終母喪卽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嘗築二泉書院於惠山之麓世稱二泉先生二泉志氣清明踐履篤實思精力果不立門戶嘗曰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理學時以爲名言所著有容春堂集後集續集別集簡端錄學史左觿漕政錄許州志惠山記定性書說諸書均見錫金志此書世所罕見所記在學在官諸事言行均可取法減已算延母壽見此書至爲諸生受貴侍原武王宴失言直書不諱則所記事事確實可知爲茶夢庵主人手鈔吳漁山黃蘗圖張芙川舊藏尤可寶貴首葉血書大佛字是芙川寫并摹入首篇癸丑三月烏程張鈞衡識

欽定四庫全書



雪山

今城中所稱雪山謂禪家葱嶺釋迦佛脩道蘆芽穿膝處近日游峨眉諸君盛誇絕頂之勝云日半夜卽出照雪山之巔相去數里如對面王恒敘士性有記而胡元瑞又嘆冀之引佛經日照金剛山爲証而其實不然按今大雪山在邛州長官司西五十里雪四時不消維州亦有雪山接吐蕃境益卽永昌之山而望見之隋大業初吐谷渾敗南奔雪山者是也又雲南麗江府西二十里有玉龍山亦名雪山山巔雪經夏不消玉立萬仞千里望之若咫尺與蜀松州諸山相接南詔異牟尋僭位封爲北岳元世祖封北岳定國安邦景帝又云點蒼山亦名雪山

劉際明太守

陳留人劉際明芳譽起家癸未進士以御史久次出守

衛之雪欄關卽古鹽川縣有寶頂山其山四時積雪又天全招討司東南白厓山矗立如雪近白厓又有玉龍積雪土人以玉堡呼之可見峨眉左右爲雪山者甚多王恒敘諸公所見者是也若西域之雪山決非目力所及此可以理斷者　張舜民畫墁錄云自岷州趨宕州至臨江寨上天山西望雪山日光如銀其高出衆山亦有雪山乃無憂城北山耳據此說則又從河西洮岷而望上居人曰此佛國雪山也有獅子人嘗見之此非西方西蜀其誤不始於今日矣又甘肅行都司所屬永昌衛

再改畿南之廣平爲人倜儻不甚拘小節會有萊陽人高某者以弱冠登戊戌科進士授曲周令貌雖不揚而有才情與劉一見莫逆遂不復拘堂屬之體每宴會必投瓊藏骰酣酌連日夕至以市井淫媟語相戲且置兩不較也遇有公席則邀府僚會飲其侮謔亦如之有一別駕起明經者偶以酒令與高爭言遂各出揭相攻高及別駕俱以論調去至甲辰外計劉以浮躁降四級用劉高俱名士然爲守令一方則上下自有體何至蕩肆乃爾繩以功令亦未爲枉　傳聞廣平別駕者椎野老

陣其待高反不能如五馬之忘分高已厭之一日酒闌別駕舉一令以字貌相類者爲觴政不能者有罰乃先出令曰左手相同綾絹□紗頭上相同官宦家若不是這官宦家如何用得他許多綾絹紗其語實鄙俚高益憎之乃繼之曰左手相同姊妹姑頭上相同大丈夫若不是吾大丈夫如何弄得你許多姊妹姑別駕大怒罵坐而起劉續之曰左手相同穗粏糲頭上相同屎屎屁不吃這些穗粏糲如何放出許多屎屎屁意欲兩解之而別駕不平愈甚遂致互揭同去未知然否

董伯念

董伯念爲給事道醇長子先給事登第壬辰以疏論國本斥爲編氓時宗伯貲產過厚怨滿一鄉伯念思稍散之以結人心宗伯不謂然而伯念奮然行之舉故券以示小民或止半償或許回贖各有條緒湖俗故囂悍至此不以爲恩反共訐董氏直謂諸產俱屬白佔欲盡徒手得之咻怵者日千百人伯念不能無中悔而御史彭魯軒應參來按浙彭爲令負清勁名在西臺亦錚錚者巡方入苕諸仇董者爭先投牒塡塞途巷并及故祭酒范屏麓應期彭受兩家詞俱以屬郡邑追逮紛紜兩家紀綱用事者盡入獍狂祭酒不能堪至雉經死范事得小解而伯念日夜爲乃祖所恨置乃謀之吳江一斥生員上見疏大怒給事孫鵬初羽侯等復各疏糾彭之橫周姓者嗾祭酒夫人上疏鳴冤范於萬歷初元曾備講御史逮去并撫臺王洪陽汝訓亦罷歸董氏事漸以消弭而伯念與宗伯以憂勞成疾相繼下世矣伯念有才名其志業不凡不幸爲富貴所累以致短折惜哉　王中丞先爲光祿少卿以糾浙人吏科都給事中陳嵋陽

與郊不勝調南去至是有浙撫之命陳已從太常罷官歸里吳意王之脩怨而懼托所知詗於王以釣之王毅然正色曰往年在朝議論相左此國事也今受命此方則彼申部民之禮予脩式閭之敬若以往事介懷非夫吳陳遂往謁賓主歡然終王任無有以陳氏投一詞者人謂王爲長者云

王弱生續句

大瓚孫隆在江南織造時脩葺西湖諸古蹟一時論其功有人題句於湖心亭壁云東瀛本是古東坡興復吾

杭勝事多止二句耳崑山王弱生比部志堅時尚諸生過見續寫其後曰何來詣子盡情呵其祭東瀛沒脛何未數日已有望沒之矣東瀛孫刖號

尙書被嘲

施純肴順天樂安人由庶吉士爲給事中選鴻臚少卿時憲宗因恙口吃每奏荅之際以舌本出是字而艱純乃密奏請改用照例二字上允之玉音遂琅然大喜立擢侍郎以至禮部尙書太子少保時登第僅十年也時人爲之語曰何用萬年書兩字做尙書又顧可學者常州無錫人由進士官布政參議罷官歸且十年以賂遺

輔臣嚴嵩薦其有奇藥上立賜金帛卽其家召之至京可學無他方技惟能煉童男女溲液爲秋石謂服之可以長生世宗餌之而驗進秩至禮部尙書加太子太保至命撰進士題名記用輔臣恩例也吳中人語曰千場萬場尿換得一尙書蓋吳人呼尿書二字同一音也二人同起甲榜同位秩宗但被恩非正爲時所薄如此

吳江謔語

巳丑歲六月三吳大旱吳江令趙瑞明名夢麟者命主簿入鄉勘荒至村落投宿於車溪寺中寺久名饒裕因主之僧中一少年號傳衣者見門役而悅誘與爲歡約以丙夜門役憎其空手來嬲故紿曰吾楊設在房之南牖汝漏下見就可也不知此役已先說簿後窗雖窄而濕吾當移彼中公老人可臥南牖以納涼爽簿喜從之比夜飲潦倒就枕更深後傳衣者洪醉入室迫床撫尻乘銳深搗簿秦人老歲荐也夢中受創疾呼其聲四徹此僧狂走去諸閽黎皆驚起簿大怒謂何物鉄錐剸吾腸執縶羣髡將訴之令公毀寺治罪髡震懼乞哀盡出所蓄不滿數則以栗足之簿載歸縣則趙令已先知情狀迎笑曰三長官暮年能以後庭博多金可賀也簿不禁羞恧叩首而已吳江人因作對曰老主簿巧獻屯田莊歲供粮加倍入癡和尙誤鑽庫穴祖傳衣鉢盡情拋蓋以屯爲臀以庫爲褲也繼趙令者爲祝麟初名似華初到以風力自命時南潯董氏有田數萬在吳江祝立意苦之未幾以暮夜得解又爲一詩曰吳江勁挺一莖竹纔逢春雨使葉綠青枝一夜透干稍登時改節彎彎曲竹謂祝姓董禮部號青芝用事沈醫生號春宇葉六

則心腹謂辦也又吳俗呼現錢爲梢故謔語云然此辛
卯年事皆其邑中遊冶來述之

戲物

古來惟弄猢猻爲最巧猶以與人類近也至烏銜字雀
銜錢犬踏橇羊鳴鼓龜造塔已爲可怪若宋時熊翻筋
斗驢舞柘枝而極矣今又有畜蝦蟇念佛者立一巨者
於前人念佛一聲則亦閣閣一聲如擊木魚以次傳下
殆遍人又起佛號如前蝦蟇又應聲凡數十度歷起又
令叩頭而散此亦人所時見者又聞之大父云有鬻技
者藏二色蟻於竹筒中傾出鳴鼓則趨出各成行列再
鼓則羣鬬良久則鳴金一聲各退歸本陣魚貫收之此
更古來所未有者矣近又有教鼠爲戲者說者謂人心
日巧一日故異類蠕動皆然又昔有能解牛語馬語烏
語者矣若契丹太祖從兄名鏗骨札者以帳下蛇鳴命
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乃云蛇謂穴旁樹中有金往取
之果得金以爲帶所謂龍錫金是也蛇未聞能語若解
其俗種法將羊剝皮取肉獨不碎其骸與五臟埋之土

宗所好然黃金介距在春秋已有之至若鬥鵝則見晉
桓靈寶傳及唐僖宗好鬥鵝一鵝至值錢五十萬鬥鴨
則魏文帝會向東吳索之又見唐人詩中此二戲不傳
久矣袁中郎云會見鬥蟻閭人多誇鬥魚予俱未得見

種羊

古語云北人不信南人有萬石舶艫南人不信北人有
萬人穹廬外國人不信中國有蠶吐絲成繭繅以作帛
此語固也又如西域人種羊一事每以語人亦多不信
其俗種法將羊剝皮取肉獨不碎其骸與五臟埋之土

中次年春雨後種處生泡顆纍乃延倘持咒吹螺伐鼓地中聞聲即跳出小羊無算但其膀帶尚聯死羊腹內俗又以法咽誦割之羊各逆走待其大而食之亥年如前法又種源源不絕此西域人所時常道之中國人以彼土者亦多見其事但未經目者多疑之耳又如吳人之種鱉以菟菜和鱉剁成小鱉餧與牝豕啖之久之豕產小鱉以百計蓄之池塘最肥而不甚大冷所謂馬蹄鱉是也又如鄞人之種蚶其種地名蚶田值最貫若以語入斥鹵中一點成一蚶其種蚶取蚶椎碎置竹杪其脂血滴北人亦未必肯信也唐書西域傳驢分國羊生土中臍屬地俗介馬而馳擊鼓以驚之羊臍絕即食水草與所紀略同但不云種耳元人白珽詩亦云漠北種羊角產羊其大如兔食之肥美

婦人弓足

婦人纏足不知始自何時或云始於齊東昏則以步步生蓮一語也然余向年觀唐文皇長孫后履圖則與男子無異友人陳眉公姚叔祥俱有說為証明又見則天后畫像其芳趺亦不下長孫可見唐初大抵俱然惟大歷中夏侯審詠被中睡鞋云霞裏嬌鉤落鳳窩玉郎沉醉也摩挲蓋弓足始見此至杜牧詩云鈿尺纔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又韓偓詩云六寸膚圓光緩緩唐尺只抵今製七寸則太矣寸當為今四寸亦弓足之尋常者矣因思此法當始於唐之中葉今又傳南唐後主為宮姬窅娘作新月樣以為始於此時似亦未然也向聞禁掖中凡被選之女一登籍入內即解去足紈別作宮樣蓋取便御前奔趨無顛蹶之患全與民間初製不伴矣向寓京師隆冬遇掃雪軍士從內出拾得宮婢倣唐

春畫

春畫之起當始於漢廣川王畫男女交接狀於屋召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及齊後廢帝於潘妃諸閤壁圖男女私褻之狀至隋煬帝鳥銅屏白畫與宮人戲影俱入其中唐高宗鏡殿成劉仁軌驚下殿謂一時乃有數天

子至武后時遂用以宣淫楊鐵崖詩云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浴錦波而秘戲之能事盡矣後之畫者不及不出漢廣川齊東昏之模範惟古墓磚石中畫此等狀間有及男色者差可異耳余見內庭有歡喜佛云自外國進者又有云故元所遺者兩佛各瓔珞嚴妝互相抱持兩根湊合有機可動凡見數處大瑞云帝王大婚時必先導入此殿禮拜畢令撫揣隱處默會交接之法然後行合巹基慮睿稟之純朴也今外間市骨董人亦間有之製作精巧非中土所辦價亦不貲但比內廷殊小耳京師勅建諸寺亦有自內賜出此佛者僧不肯輕示人此外有琢玉者多舊製有絨織者新舊俱有之閨人以象牙雕成紅潤如生幾遍天下總不如畫之奇淫變幻也工此技者前有唐伯虎後有仇實甫今僞作紛紛雅俗甚易辨倭畫更精又與唐仇不同畫扇尤佳余曾得一扇面上寫兩人野合有奮白刃馳往又一挽臂阻之者情狀如生旋失去矣

人痌

人生具兩形者古即有之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其四曰博又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然不曰亦能女也素問有男脉應女脉應之說遂具兩形矣晉惠帝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而性尤淫解者以男寵太興之徵然亦不聞一月中陰陽各居其半也余幼年在京聞教坊有妓陳二者姿貌既非殊麗門前車馬亦稀但為勳貴家所暱動輒彌月不出甚或攘奪詬病問之則如晉惠京洛人分上下半月作男女以故閨閣中嬖溺不肯捨去又吳中常熟縣一紳夫人亦大家女也亦半月作男當其不能女時蓄孤俊避去以諸女奴當夕皆厭苦不能堪聞所出勢偉動倍丈夫且通宵不詘事云按三十八宿中心房二星皆具兩形則天上已有之何論人世舊傳狸有兩體其年久者能變幻惑人遇男則牝遇女則牡京師多有此妖或一家中內外皆為所蠱各自喜為雋遇然實同此獸也狐與狸又各一種而世多混稱之

不男

男子生而陰宮着內與以為人中惡趣有五種不男曰

生堅姬變半且有五種不女曰螺筋鼓角線俱終身無嗣育如古帝王貴人亦有之晉厲帝海西公有陰疾漢武陽侯樊市人不能爲人元魏仇洛齊生非男非女臨淳令李庶之天閹隋大將軍楊約之爲求所傷皆是本朝藩王則楚王英煥亦傳聞不男太臣則楊文襄十清倪文毅岳及士人閔工部夢得俱妄隱宮無嗣息有無罪而自宮者國初太常卿邱元清以酷賜宮女金吾指揮同知傅廣以求入內廷隆慶間戚畹李文進以隨侍今慈聖皇太后入宮仕至御馬監太監賜蟒玉即今武清侯李文全同產弟也今莆田王繼祖以少年讀書苦思慾自去睾九又聞嘉靖末年閩人戶部主事柯維麒以倣宋史新編求絕房室專功亦如太史公下蠶室故事此聞之馮開之祭酒及干中甫比部者王與柯俱孫茂竹同年進士其言或有據宋宦官梁師成自詭蘇軾出子及用事後復應進士舉登上第仍供內役此古今所無若本朝翰林庶吉士敬成坐晉王濟嬉事廢刑爲郴府典寶以潛邸恩逆太監尊寵一時其宦蹟竟與司馬遷無異郎與梁師成相反又元順帝至正間有

趙伯顏不花者年三十餘有妻子矣爲順帝所閹後官至樞密院使大貴用事

四喜詩

向來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成化間人會以宋公序子京兄弟事實之演爲傳奇後因戊辰科有廣文登第者山陰王對南相公每一句加二字曰十年曰萬里曰和尚曰教官以謔之已堪捧腹至萬歷壬辰科翁青陽太史以浙中教職掄大魁館中又於七字之下增曰甘雨又帶珠故知爲所歡和尚乃選駙馬教官乃得狀元一時傳笑以爲無加矣近復有覆試被斥者改四喜爲四悲曰雨中冰霰敗稼故知是索債人花燭娶得石女金榜覆試除名蓋俱重在末句而他則借以翻案開之者亦爲之捧腹

大學不文

世所傳納粟監生不能文者同成勒其入試乃自批其卷云因怕如此所以如此仍要如此何苦如此其說久矣偶見唐宋韓建爲華州節度使患僧不檢特設僧正欲要僧不喜所擇非人僧徒愈肆建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

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此與曳白監生賄令
而倘少一轉語宜如建所判足以之曰直冤如此可也近
日各宗藩之設宗正亦然其事柄足以奪親王郡爵之
權其賂遺足以兼長史承奉之入而宗法愈不脩韓建
所判無乃似之

戚畹不學

戚畹李文全令慈聖太后之同產故武清侯爟之長子
也生長富貴未嘗就外傅有長壻曰錢振民故戚畹安
昌伯承宗之裔孫襲職錦衣帶俸指揮使一日具筐篚

饋其長子名誠銘者適為文全所見索刺觀之則稱制
眷弟葢錢時方丁艱也閱之大怒碎其刺謂其僕而遣
之錢出不意急往謝罪且問名帖何以見毀乃云汝不
過吾長壻安能制其小舅乃作爾許稱耶錢心知其憨
乃謝曰是誠誤但此後當改何稱文全徐思之曰只寫
姊夫生可也一時傳以為笑

李近樓琵琶

京師絶藝所萃惟琵琶以李近樓為第一李故籍錦衣
當襲百戶幼以瞽廢遂專心四弦夜臥以手爪從被上
按譜被為之久其聲能以一人兼數人以一音兼數盲
前輩紀之者已多先人在都時會於席間得聞則作八
尼僧脩佛事經呗鼓鈸笙簫之屬無不並舉酷似其聲
老稚高下各曲盡又不雜一男音歸邸為兒輩道之
恨子幼不及從比子再入都則李死已久其藝不復傳
一日同社館東郊外韋公庄者邀往宴集詫謂予有神
技可閱既酒闌出之亦一瞽者以一小屏圍於坐隅并
琵琶不挈但孤坐其中初作徵人販賣邸中為邸主京
師人所賺因相毆投鋪中徒隸與索錢邸主婦私與徒
隸通奸或南或北或男或婦其聲嘈雜而井井不亂心
已大異之忽星解兵馬又轉呈巡城御史鞫問兵馬為
閻人御史為江右人掌案書辦為浙江人反覆辨詰種
種酷肖庭下喧閧如市詬詈百出忽兜出鋪中奸情遂
施夾棍諸刑紛紜爭辨各操其鄉音逾時畢事而散余
駭怪以為得未曾有又出李近樓之上比踰時再往聽
竟則亦不可得矣

顏面

往年在西湖適曹遵生以南大理請假遊武林偶談及

抗疏諸公曹云吾生平最憎微人黃黃石每見便作忠臣面孔相向予不以爲然一日相遇於李本寧憲長衙齋予素不識其人一見即思曹語不覺掩口匿笑又在邸中黃貞甫構盒相訪鄧遠游同在坐方飲次袁小修來談甫洽而袁托故亟去予送之門謂之曰貞甫爲兒故人何以匆匆乃爾袁曰吾非不欲留但吾怕鄧公其滿臉皆詞賦也子亦撫掌無以應

懼內

士大夫自中古以後多懼內者蓋名宦已汲汲中青有

違言損其譽望也乃若君相亦有之則唐孝和帝之賜宴見嘲於優人至下比於裴談其後王鐸之爲都統見嘲於門生謂不如降黃巢固爲千古笑端唐季朱溫李克用皆一時劇盜會豪亦畏其妻張每聞召即中道而返一敬其妻劉與計軍國大事此其才智或自有足懾二主者本朝名臣亦大有此風往事不及知如吾浙王文成之立功仗節九死不回而獨嚴事夫人唯諾恐後近年吳中申王二相公亦與夫人白首相莊不敢有二色至如萬歷初顧師文登乙戚少保繼光今寧夏帥謂

都督如薰皆矯矯虎臣著庸邊閫俱爲其妻所制又何也又若近日新安汪司馬長君無疆爲婦陸氏所妒至刑厥夫爲閽人蒲州楊太史兄弟與婦羅氏爭言遂以刀自裁尤慘毒之甚者抑更非前將相諸公比矣　先是永樂宣德間有吳中者山東武城人也田監生起以永樂二年爲在都御史壽敬刑工尚書至兼掌吏部兼官詹事加官至少保正統七年卒贈茌平伯謚榮襄凡爲二品正卿者四十年一品亦十六年其人好色多妾勝而妻嚴酷不敢近二日傾誥命歸妻令左右讀其詞翰林眞無忝清華即吳中一詰何嘗以一廉字許之中慚笑而已益中素以墨著也其後禁中優人承應遂作吳中最內一劇上輒爲示引滿此亦懼內之最享福澤者附紀爲諸公解嘲今有一詞林華亭人用辰庶常也以怕婦著名一日其同年陳無非往候之歡然留飯坐久過午而脫粟未具且詞林亦被呼久內良久陳餒甚駭甚駴歸他日詢其故則云是日問客爲何人內曰陳工部又問得無同里同年耶曰然遂大怒曰是人夠秀才糟

穗有年甫登第即買汀妾此等猥褻
枕故并轝砧斧不許出此亦何異隋之獨孤后以高熲
愛妾生子遂憎之至殺之也

王李晚成

玉辰壬發解時名噪海內後以口語兩度不入試或不
竟試而出至辛丑登第則踰不惑矣房師溫太史語之
日予讀兄戊子鄉卷時甫能文耳不謂今日結衣鉢之
緣王爲憫然掩袂漢陽李憲公時聲亦爲後進傳誦直
至已未始第出李績溪太史門初謁座師曰向初入塾

蒙師以兄文見課苦其不能背誦受笞今得稱師友甚
幸李亦哭失聲蓋久抑得伸且有升沉之感古云喜極
而慟眞有之前此嘉靖間則崑山歸熙甫有聲公車鄧
余文敏有丁欲師之不許余及第後乙丑分校禮闈得
歸卷而奇之置之上第事亦相類

宰相對聯

江陵盛時有送對聯誚之者云上相太師一德輔三朝
功光日月狀元榜眼三難登兩第學冠天人江陵公欣
然縣於家之廳事先是華亭公罷相歸其堂聯云庭訓

向存老去敢忘佩服國恩未報歸來猶抱歎惶雖自占
地步然詞旨謙抑勝張之誇詡多矣往年殷歷城罷相
在里張江陵以宋詩爲對聯寄之曰山中宰相掛官府
天上神仙有子孫蓋譽與嘲各半頃者沈四明謝事居
家則直用李遜之語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又今
相國福清公邸中所掛桃符則云但將藥裹供衰病未
有消埃答聖朝尤爲渾雅他宰相若翟諸城嚴肅熟即
吳門諸堂聯則陳眉公已紀之矣　江陵初賜第于鄉

上御筆親勒堂對曰志秉純忠正氣垂之萬世功昭捧
日休光播于百年可謂異典極寵至癸未籍沒則并第
宅不保矣但對聯爲御製御書不知當時在事者何以
處之　嘗於都下見一罷閑中貴堂中書一對云無子
無孫盡是他人之物有花有酒聊爲卒歲之歡又全用
南宋宰相喬行簡詞中語此輩亦知達生如此

山人對聯

向見王百谷家桃符云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
江干晒其太誇近見吳中山人錢象先者乃書對云旁
人錯比揚雄宅慵惰無心作解嘲更不自揆甚矣頃過

陳眉公堂中書一聯云天爲補貧偏與健人因見懶誤稱高蓋用陸務觀語雖謙抑而實簡傲勝王錢用杜句十倍矣去年至支硎山范長白學使齋中懸聯云松風高士供蘭夢美人圓其所書卽所作也時范未有子故有蘭夢句然圓夢字又作原唐宋人皆已兩用之未知孰是范又有對云門前白水流將去屋裏青山跳出來又用笑林中倪童屬對語亦奇

山人愚妄

近來山人徧天下其寒乞者無論稍知名者如余所識

陸伯生名鴈陽雲間斥生也不禮於其鄉少時受知申文定相公申當國時藉其勢攫金不少吾鄉則黃泰陽學士及其長公中丞稱莫逆代筆札然其才庸鶩無一致語時同里陳眉公方以盛名傾東南陸羨且妬之詈爲呷啞小生聞者無不匿笑乃高自矜重一日忽寫所作詩十卷餉予且曰公其珍之持出門卽有徵人手十金購去矣予曰誠然但我獲金無用顧旁立一童曰汝衣敝可挈往市中博金製新袍便可拜謝陸先生語未畢大怒而去又一閩人黃白仲名之璧慣遊秣陵以詩

自負傲大第以居好衣盛服躡華靴乘大轎往來顯者之門一日拜客歸纍中窘甚輿者索僱錢則曰汝日扛黃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尙敢索錢卽擲輿夫曰公貴人也無論舁五體以出卽空舁此兩靴亦宜酬吾值彼此爭言不已觀者羣聚有友過其門聞而解之曰一榮其肩一尊其足兩說皆有理各不受賞可也輿夫掩口而去此鍾伯敬客白下親見者此輩之愚妄大抵如此

先達如李本寧馮開之兩先生俱喜與山人交其仕之屢躓頗亦由此予嘗私問兩公曰先生之才高出此曹萬萬倍何賴於彼而惑瞶之則曰此輩以文墨餬口四方非獎借游揚則立槁死矣稍與周旋俾得自振亦恤薩普度法也兩公語大都俱如此予心知其非誠言然不敢深詰近日與馬仲良交最狎其坐中山人每盈席予始細叩之且述馮李二公語果確否仲良曰亦有之但其愛憐自有因此輩率多儇巧善迎意旨其曲體善承有倚門斷袖所不逮者宜仕紳溺之不悔也然則弇州譏其羈坐反爲所欺也　弇州先生與王文肅書有云近日風俗愈澆健兒之能譁伍者靑衿之能捲堂者

山人之能羈坐前上官卽畏而奉之如驕子矣

火把節

今滇中以六月廿八日爲火把節是日人家縛菱蘆高七八尺置門外熱之至夜火光燭天用牲肉細縷如膾和以鹽醯生食之問其原起則是日爲洪武間遣往征王忠文禕說元梁王納款不從爲其所醢以此立節亦胥人禁宰食楚人投角黍之意也但考忠文被害爲十二月廿四日何以改爲六月卽介推亦以五月五日亡似當與屈正則同日受唁今移之清明乃知古人傳訛不少衆

婦人髮

婦人有髮者唐則李光弼之母宋氏酒媪朱氏元則順帝至正十一年正月京師齊化門東一婦人生髮尺餘本朝則宏治十六年湖廣隨州麻山民張本華妻崔氏生髮三寸餘見之邸報鄱陽邸婦人美髮人呼爲三髮娘見之紀載若宣宗則惟宣和間廣陽郡王童貫領下數十莖他不多見本朝太監劉馬兒爲帥西征臨戎必戴假髮以令其衆蓋取威重加蘭陵王假面人陣耳

沈司馬莊怪

沈繼山司馬登隆慶戊辰進士予告歸其所善二友爲馮具區祭酒周霖滄評事時皆困諸生來借沈鄉居莊舍爲脩業之所其地去城稍遠忽有羣魅嘯其中非僕苦之沈性素剛不之信因笑謂二人曰君輩不虞魅爲患乎皆曰無傷沈曰果爾當呼僕灑掃以俟明方啟門則莊僕已至請主人諸齋鍋鑰沈驚問若何爲知之對曰昨三更時羣魅畢出聚謀曰吾輩宜亟去有一侍郎一應天通判來讀書此中矣須徙善地避之因相率逝彼休息汝勿妄言馮周寓其中甚平善庚午馮登賢書癸酉周繼之丁丑馮遂爲南宮第一人仕至南大司成歸至辛丑周尚滯公車謁選得肇慶推官沈謂子曰魅散今寂然無他矣沈心知所謂曰善掃除之吾將身至語果信具區當再出霖滄其別駕平造物者素定久矣子亦深信之不數年馮殁於家周轉南大理因乞休又數年沈捐賓客周尋病又遲數年卒馮周名位約略與鬼言不爽然僅符其十七蓋小損其品或畧優其秩豈下鬼凡庸不盡得冥司祕密抑二公自有以致之也沈

公而在必更有說

術藝

嘉靖季年政以賂成人貲嚴氏者卽擢美官又告訐得實異端封拜而大臣倖進峻加者一失上意立見誅滅時人嘲之云近日星士出京逢舊知問以何故南歸云吾術不驗無計覓食耳向日官印相生者方貴今則殺重身輕得爲大官旺生官矣向日正官正印方貴今則偏官偏印俱處要地矣向日身居祿命者方貴今則殺重身輕得爲大官卽死不顧矣以此棄其業雖寓言亦善譬近年科道爹言官遣人呼製袍服反詢之云汝主爲新進衙門卽柳篋數人各爲上騰計建白殊眇又有作裁縫問答者一

居位有年卽或將滿九年俟陞者耶呼者駭曰汝但往役何用如許絮聒裁縫曰不然若初進者足高志揚凌轢前輩其胸必挺而高製袍須前長後短既據要途稍久熟諳世故驕氣漸平將返故吾則前後如恒式倘及吾室後廈圃頻有崇臺見頃令人拆牆之將崩者則倒植一少婦顏貌如生奔逸急走至今心猶怦怦也徐大駭怪俾物色向爲何人私宅則云馬戶部故居徐因念念謂此君年少負物望乃敢生埋人土中誓必重創之以此彈章遂不可遏嗣後乃知馬僦舍之前有土大夫

馬仲良戶部

子友馬仲良之駿甫踰弱冠登第當今才士翹楚也在

版曹有盛名人方以華要期之丁巳大計忽罹白簡拾遺以浮躁外謫時皆寃之而不知得罪所由來其時主議者蜀人吏科徐雅池紹吉蓋以其同年姻家冉芝芳德升一言處之不謂其誤也始馬僦一窩其室敞而直廉馬得之甚愜意初住亦無他屋後隙地爲溷穢之所但每遇陰雨則牆陰彷彿有所見侍婢輩時時驚叫馬呵止之以爲妄後告者屢屢馬亦漸自疑遂議他徙初不知有伏尸也是後人皆知非吉地空閑者久之會冉以參議聽調初入京未悉近事亦利其華煥僦居之始與徐往還忽數日不至後相遇詰以閒闊之故云方移居未暇冉多姬侍偕北者亦數輩因曰侍兒俱幾盤旋吾室後廈圃頻有崇臺見頃令人拆牆之將崩者則倒植一少婦顏貌如生奔逸急走至今心猶怦怦也徐大駭怪俾物色向爲何人私宅則云馬戶部故居徐因念念謂此君年少負物望乃敢生埋人土中誓必重創之以此彈章遂不可遏嗣後乃知馬僦舍之前有士大夫

妬妻殺妾而瘞之其人已轉官移去久矣李代桃僵古來亦有然此婦何不禍彼夫婦以伸枉抑而見形陳人卒陷無辜於貶竄殆亦前生寃對云徐後知其事亦悔之而已無及矣

蔡見菴

隆慶間邊庭效順各鎮議馬市講款虜酋俺答貢馬至宣府其妻三娘子者專虜中事時蔡見菴可賢慮使備兵陽和正同督府宴犒於城上蔡少年登第丰姿白晳如神仙三娘子心慕之在城下請於督府曰願得兵道一觀之果光麗照人因屏左右密與訂待報滿離任與晤

蔡太師至吾嘗中一申盟誓以結永好蔡出城至其營正奉湮酪爲壽忽以精騎數十擁蔡北去塞上大駭欲追然諸酋按堵未敢遽議勦數日後仍送蔡入城三娘子已薦寢於氈帳數昔矣自此邊塵不驚西陲寢烽者數歲蔡坐此被議罷歸三娘子每至邊輒以蔡爲問一時推轂者亦衆因再起再廢至壬辰竄夏劉峙之亂言者復以邊才薦又用爲薊鎮河西道既奏功進大參又以言歸甲午再起遼東未久仍被議去而蔡亦暮年閑氏自獻邊臣不能守愼獨之戒於廉隅或稍妨而威重亦未失邊遭吏議屢蹶不振惜哉

守土吏狎妓

今上辛巳壬午間聊城傅金沙光宅令吳縣以文采風流爲政守亦潔廉與吳士王百穀厚善時過其齋中小飲王因匿名娼於曲室酒酣出以薦枕後遂以爲恒王因是居間請托纍爲之充牧癸未甲申間臨邑邢子愿倜以御史按江南蘇州有富民潘璧成之獄所娶金陵角妓劉八者亦在讞中劉素有艷稱對簿日呼之上諦視之果光麗照人因屏左右密與訂待報滿離任與晤

於某所遂輕其罪發回教坊未幾邢去令人從南中潛寘入舟至家許久方別二公俱東省人才名噪海內居官俱有惠愛而不矜曲謹如此是時江陵甫沒當事者一切以寬大爲政故吏議不見及云

妓鞋行酒

元楊鐵崖好以妓鞋纖小者行酒此亦用宋人例而傀元鎮以爲穢每見之輒大怒避席去隆慶間何元朗自得南院王饗玉紅鞋每出以觴客座中多因之酩酊王舍州至作長歌以紀之元鎮潔癖固宜有此晚年受張

士誠聚潰之酷可似引滿香尖時否

四川貢扇

聚骨扇自吳製之外惟川扇稱佳其精雅則宜士人其華燦則宜艷女至於正龍側龍百龍百扇百鳥之屬尤官掖所尚溢出人間尤貴重可寶今四川布政所貢初額一萬一千五百四十柄至嘉靖三十年加造備用二千一百葢賞賜所需四十三年又加造小式細巧八百則以供新幸諸貴嬪用者至今循以為例按蜀貢初無扇柄先朝有鎮守內臣偶一進獻遂設為定額責之於

藩司亦猶蔡端明之小龍團為宋厲階況此舉出寺人輩無足怪者又蜀王所貢聞更精工其數亦以千計上優詔答賜銀三百兩大紅綠衣三襲歲以為常凡午節例賜臣下扇閣部大臣及講筵詞臣例拜蜀扇若他官所得僅竹扇之下者耳

妖夢

宋僞楚張邦昌為中書舍人時夢乘宣和帝御輦擬儀衛以出回視輦後二馬相逐久之猶能記其毛色靖康之變受金封册初僭乘輿服御回視二馬在後悉如曩夢僞齊劉豫初為小官夢拜闕里仲尼起答其拜又賞夢禮梵王亦為之起因自負決計為逆至南宋開禧間吳曦在蜀夜坐見月中一人策馬垂鞭其貌與曦絕肖曦起揖之月中人亦舉鞭拱手由是果于稱制降北此古事之昭昭者近日江陵相會夢居第之前左右兩石坊分署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八字自以為生封五等汝祀兩廡遂恣行無忌未幾身死家籍二坊官賣為文廟前棹楔此亦何異隋煬時麻叔謀金刀之兆乎總之心志狂惑鬼神因而侮之眞妖夢也

記前生

虞德園淳熙吏部會為予言記得前生為張秋左近河壖閒士地人烟希少香火蕭條偶無聊策杖散步至閒上見津吏奔走冠蓋如雲急偵之乃一吏部郎經過也因心艷之旋謁上帝大被瞋責云汝且遷冥中要秩奚羨此塵世熱官遂令生凡間俾如所願時虞清望素著且夕將出山矣余心念曰所言若信其兆不佳以社公而改銓部為黜為涉總未可知然前生所望已酬恐名位止此矣其後啓事廣登竟老林壑果如所卜

徐安生

徐安生吳人徐季恒女也季恒能鑒古善談爲余父客暮年始舉此女美慧多藝而性頗蕩曾嫁武林邵氏以失行見遂遂恣爲非禮其寫生出入宋元名家嘗倣梅道人風雨竹一幅遺予且題二絕句於上云夏月湏忘暑酷堪愛酒杯棋局何當風雨齊來打亂幾叢新綠其二云滿擬歲寒持久風伯雨師凌誘雖云心緒縱橫亂處君能鑒否次詩益用唐李蘭語其寄意不淺予怪其無因置不復答後此女淪落許人嫁里中貴生貴亦名長不知踪跡何所聞爲一武弁誘入京師矣其才情實可念也余向已記徐姓女三人矣

契兄弟

閩人皓重男色無論貴賤妍媸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爲契兄少者爲契弟其兄人弟家弟之父母撫愛之如婿弟後日生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于契兄其相愛者年過而立尚寢處如伉儷至有他淫而告訐者名曰娶好娶字不見韻書蓋閩人所自撰其昵厚不得遂意者或至相抱繫溺波中亦時有之此不過年貌相若者耳

同川浴

古云粤中多蛾因男女同川而浴乃淫氣所生同川事予未之信一日與沈繼山司馬談及沈云予令番禺時初不知有此風蓋令居廨署不及見耳及謫戍神電衛閒居每飯後羣奴皆出必暮而返日日皆然則痛笞之

曰爾輩亦效權奸欲棄擲吾耶然不俊如故一日午飯罷微伺之則僕輩相率出城因尾之同行至郭外近河濱見老少男婦俱解衣入水內拍浮甚樂彌望不絕觀者如堵暑不羞澁始知此曹寧受笞而必不肯守舍也予因問曰自此後公將何法以處之沈曰從此以往豈但不施箠楚而已每遇飯飽吾先輩奴而出門矣因抵掌大笑此風不知今尚然否

名臣善畫

英雄與聖賢其才俱非肉眼所能盡前代名臣能臨池者多矣鮮有以畫名者三國諸葛武侯及其子瞻俱善書已異矣本朝吳中善書名流如文博士彭王太學寵俱兼畫學而人少知者然猶曰其時六如衡山諸公傳習所熏染若劉文成基之精於山水酷似李營邱岳文肅正之精於蒲桃幾同溫日觀而王文端直亦工繪事尤非後生所及知至於陳白沙理學名儒其詩傳世已如宋廣平之賦梅花乃盤礴之妙幾與宋元名士齊驅信乎非常之人其餘技尚可了數子也

僞謚致禍

嚴分宜勢熾時以諸珍寶盈溢遂及書畫嘗董雅事時鄢懋卿以總鹺使江淮胡宗憲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各承奉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時傳聞有清明上湖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曾君家其家鉅萬難以阿堵動乃托蘇人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名客嚴門下亦與婁江王思質中丞往來乃說王購之王時鎮薊門即命湯善價求市既不可得遂屬蘇人黃彭摹真本應命黃亦畫家名手也嚴氏既得此卷珍爲異寶用以爲諸畫壓卷置酒會諸貴人賞玩之有姬王

中丞者知其事直發爲贋本嚴世蕃大慚怒頓恨中丞謂有意紿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卽湯姓怨拿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以文房清玩致起大獄嚴氏之罪固當詠但張擇端者南渡畫苑中人與蕭照劉松年比肩何以聲價陡重且爲崇如此今上湖圖臨本最多予所見亦有數卷其眞蹟不知落誰氏當高宗南渡追憶汴京繁盛命諸工各想像舊游爲圖不止擇端一人卽如瑞應圖繪高宗出使河北脫難中興諸景亦非止一人今所傳者惟蕭照耳然照筆亦數數卷予皆見之

毀經謫爲異官

萬歷壬午歲甯波府同知龍德孚者武陵人今君御觀察潾潭人也在官奉臺檄勘普陀山二僧毀律事夢有羣僧來告請分道場爲三以奉大士香火既醒悉如夢處分矣又恨僧破戒命焚法華經使衆僧跨其灰設齋事甫畢卽病有神若伽藍者曰此人毀道當墮泥犁以愛民故姑謫爲三石牛齋官語方既卽有告身至苦請願持齋戒終身自贖前罪諸僧亦爲代祈始難還官舍則已暝十日矣乃知崔浩投經廁中罪至滅族非妄也

外貶相遇于郵舍

戶部題壁云父子一家同逐客江山千里各歸人今筆墨尚新

仇鬼責人

永樂間禮部尚書呂震讒尹昌隆于太宗致遭寸磔呂其背遂生疽死少保趙文華謂殺張經等六大臣臨病見諸人坐索命屢禱不釋以死御史林潤劾嚴世蕃謀叛論斬後撫南畿白晝見世蕃入求抵償死此皆怨忿所結得請于帝自無相放理近年王辰甯夏兵變其徒周國柱謀戕巖石二公又推哼氏爲主而已潛佐之及城圍急又勸哼氏降而獻計於督撫僉承恩入京其後以誅逆功至副將見承恩及其父拜椎擊之遂棄其師披剃遁去此又與唐節度使劉總謀弒父兄尋見爲祟乃爲僧而逃者何異其後終免與否不可得而知矣

獻縣盜鬼

頃戊子年獻縣令江鍾廉抵任卽有盜殺妻女之異其全家惟一婢獨存又作鬼語訴冤此事紀之者多矣獨江夫人死後復附魂於幸免之婢備述初爲厲鬼見殺之狀陰府相閔之言此亦古來所有惟所稱冥中貴人既知衆鬼卽羣盜妄殺無辜且其祿命未絕何以不爲料理再生僅優以男身處以巨室且從罰至楚又相距遼遠斷其夫婦之愛殲其母子之命不復一爲之處分

何也江初令吳江與鄉紳之豪武者不叶遂造謗書調去北至獻縣未視事卽罹此變哀痛不欲生亟解官去旋以瞽廢雖改教不能再出矣豈前世夙業耶

三孝廉作鬼

子幼時見無錫一孫姓者能煉鬼爲役會至子家談往事如目覩問以後事娓娓酬答然多不驗頗能詩文頃刻數百言敏而不住其鬼本閩人名章曰閻曾舉丁卯解元問其何以不托生則云前生負此人錢必填滿方得去或云亦孫教鬼妄言無其事也後則有會稽陶與齡事陶爲大宗伯承學長子今太史望齡兄也歿已久矣甲午年富順李太宗伯長春之子自成遇之于成都謂其今年必下第因自言姓名後不復見與齡先舉雁天乙酉榜不知其何以至蜀也較勝章之能遠遊白日見形矣又山西太原舉人張全德者以辛卯年卒次年壬辰赴試者鱗集闕下其相識者忽遇之則改稱段相公攜老僕遊遊都市與故交往還拜客赴席無異生人詢其鄉人則因眷一女妓致疾死技徙居京師因偕之來不復匿跡好事者多與締交無敢以爲鬼也此較陶與齡尤怪近于得道尸解矣意者此曹皆不得志於公車憤悱餘習無所發抒姑借鬼趣以耗磨之耶若畢命烟粉隨逐遊嬉尤狡獪之雄也　陶卽駐世不過成地仙禪家所不取而乃弟名簪津津述之不似深於佛者

小棺

嘗聞人言萬歷初年甯夏修城掘基稍深得小柩數千皆長尺許發之有男有女亦有仕宦緋袍進賢冠如今世服飾無一作古人裝者予笑以爲誕後偶與李本甯先生談及云此子宦彼中所目睹者亟命鋪工卽日掩之以事太幻不敢聞之朝耳又隆慶間古長城圮露出小棺無數俱長數寸開之衣冠儼然有一僧棺中有梵字小經一卷一婦人棺題銘旌曰某王某妣之柩此徐憲使名節者親見之以語王太倉相公王以語王損菴太史而紀之者王麟洲太常又親見徐公面談而筆之雜記弇州又別紀之二事俱在近時諸公俱非妄語者豈短人僥僥國果在中土抑造物狡獪作此伎倆博笑也此雖在六合之內亦存而不論可矣　有言西北甘涼銀夏之境獠蓁曠鹵妖狐窟宅其中故屢有此異但

狐能幻于生前死則尸仍異類此見之載紀者多矣今何以并骸骨亦人形耶且黃河以西爲涼州諸郡五涼分據古稱沃土靈夏赫連舊都及元昊所起地俱非不毛可穴狐媚者此說亦未必然

牡猿化牝

隆慶二年山西男子李良甫化女一事見之奏牘天下所信近日有傳其僞者後見郎氏七修類稿云雄黑猿多有化爲雌者予怪笑謂郎老儒爲人所紿及見嘉靖閒吳興王濟著日詢堂手錄則云廣西橫州山中猿皆黑老則轉爲黃其勢與囊俱潰去化爲牝與黑而牡者交輒孕此王官彼中所親見者蓋其地凡爲猿者皆然矣猿既變黃又數百年則化而爲白既白之後爲牡爲牝遂不可得而知矣然則白猿公劍術亦屬老牝耶宇宙中非目睹者斷不可臆決　向傳兔生俱牝望月而孕近偶畜兔則雌雄各具其孳尾如恒獸古語蓋難盡信

季漢書

近年新安人謝少連名陛者遵朱子綱目尊劉備爲正統作季漢書附魏吳於蜀漢之後盡斥陳延祚三國志自以爲千古卓識一時鉅公如李本甯亦爲之序其推許甚至間有議之者謂吳中先輩吳公尚儉已曾爲此書吳爲明經不仕今大參安國之父也然不知古人又先編葺成全帙矣元世祖初年翰林學士郝經被命使宋請踐鄂州和議賈似道留之眞州凡十六年遂置書作續漢史既成而嘆曰辛苦十餘年莫不被高頭巾已做了經被放還甫至燕而沒然南宋初年廬陵有嘉靖者固已脩成續後漢書而周必大爲之序惜乎郝文不特謝生之書非出叛見卽吳之舊本亦徒自苦耳

尊劉一說儒家奉爲律令而擯魏者至與新莽周罍同科此不必論當時劉姓各制一方者如虞如焉如表不而敗亡耳後來劉淵之紹漢李雄之興漢不幸而僭竊唐之後存勗稱唐雖係沙陀然實賜姓編入屬籍邪鄭王房者至南唐之李昇則固吳王恪之後也據有江淮垂四十年其事與蜀漢無異何故不以正統與之竟其輔相庸碌無孔明其人者能聲大義致然耶

得子失子

松江陸宗伯平泉艱子直至年五十九始得今大行珍重旋予告侍膝下宗伯老壽善飯且諸孫繩繩未艾世以爲積善餘慶旰江羅大參近鄰爲一時儒釋二教宗師亦晚年舉子偶有二三游僧踵門慫謁羅愛其姊才顓爲上足未幾壯兒俱被誘去不返因悼恨下世人又致疑天道焉因思夏文愍死西市亦無嗣其髮妾蘇夫人追悼往事自訴宗黨述往年竄姬崔氏旣孕遣行今不知尙在否訪之果得於鄰邑爲民家妻其子已年十五未幾穆宗登極赦夏罪復爵賜邮此子且弱冠當拜壑丞忽病亡文愍之後竟斬此又旣得復失豈夏生前有陰慝耶或云嘉靖十五年上撤大內大善殿建慈寧宮焚佛牙骨數千斤皆文愍導之宜受殄世之報豈其然乎

鄉賢

學宮祀鄉賢最爲重典今鄉紳身都雄貴其父必登俎豆至有生前屢催胥靡之罰冀蕆耳目者亦儼然當春秋兩祭而黌序中遂借公舉以媒重賄日甚一日至其

子孫微弱則所刻木主庋置高閣間供齋役樂村矣若地窄而主多定不免積薪故事因念羅念菴純先見其乃翁遵善循主在祠中恥與非類並列遂泣拜奉主以歸夫吉水理學潮藪尙如此況他方乎嘉靖初年清議猶重已如此況今日乎

時玩

玩好之物以古爲貴惟本朝則不然豪樂之剔紅宣德之銅成化之窯其價遂與古敵蓋北宋以雕漆擅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訖宋

所謂柴汝官哥定諸窯尤脆薄易損故以近出者當之始於三五雅人賞識摩娑濫觴於江南好事縉紳波靡於新安耳食諸不估曰千曰百動輒傾囊相酬眞贋不可復辨以至沈唐之畫上垺荆關文祝之書進窺蘇米其弊不知何極

瓷器

本朝窯器用白地青花間裝五色爲古今之冠如宣窯品最貴近日又重成窯出宣窯之上蓋雨朝天縱置意曲藝宜其精工如此然花樣皆作八吉祥五供養一串

金西番蓮以至門雞百鳥及人物故事而已至嘉靖崔
則又倣宣成二種而稍勝之惟崔公窯加貴其値亦第
宣成之十一而幼時曾於三中貴家見隆慶窯洒杯
若椀俱繪男女私褻之狀蓋穆宗好內以故傳奉命造
此種然漢時發塚則甎磚畫壁俱有之但有及男色者
畫册所紀甚詳則亦益正不足怪也以後此窯漸少今
絶不復睹矣

神名誤稱

近來狹邪家多供關壯繆像子嘗以爲褻瀆正神後乃
知其不然是名白眉神長髯偉貌騎馬持刀與關像異
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師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兒者
必大恨成貿首仇其猥賤可知俠邪譁之乃嫁名於關
侯坊曲娼女初薦枕於人必與其艾貍同拜此神然後
定情南北兩京皆然也又蹴鞠家祀清源妙道眞君初
入踘場子弟必祭之云卽古二郎神又云卽徐知証知
誥子恩二徐已祀於京師靈濟宮恩寵踘制何又司白
打之戲耶是未必然

周解元淳樸

男色之靡

宇內男色有出不得已者數家按院之身辭閨閣黎
進士竟以暮年好外贏憊而沒
之律禁奸通塾師之客羈館舍皆係托物比興見景生
情理勢所不免又如罪囚久繫獄犴稍給朝夕者必求
一人作耦亦有同類爲之講好送入監房與偕臥起其
有他淫者必相毆訐告提牢官亦爲分剖曲直嘗見西
署郎吏談之甚詳但不知外方獄中亦有此風否至西
北戍卒貧無衣合之資每於隊伍中自相配合其老而

無匹者往往以兩足凹代之孤若無聊計遂由此正與
佛經中所云五處行淫者相符雖可笑亦可憫矣至於
習尙成俗如京師小唱閭中契弟之外則得志士人致
孌童爲廝役鍾情年少狎寵豔若友昆盛於江南而漸
染於中原乃若金陵坊曲有時名者競以此道博游堶
愛寵女伴中相謔以爲佳事獨北妓尙有不深嗜者佛
經中名男色爲旃羅舍

司馬溫公

余兒時在京師與同儕嬉遊彼此小兒每見出塾而綴

步詳視者必譁指曰可來看假司馬溫公子壯而再至
則此語漸稀今已絕不聞此蓋日久而言湮耳趙宋時
誚人儇狡者必曰好個司馬家而徽宗與王黼爲微行
踰牆出令黼以肩承其足呵之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
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可見道君是非本明其紹述亦爲
時勢所叔耳至若京師所云假司馬者蓋自金元以來
相傳如此又不止遼人中國相司馬語矣

霍渭厓不認座師

座主門生之誼自唐而重然漢時州牧之察孝秀三公
之辟僚屬至有以死相報者其酬知己之恩固不下於
唐也本朝鄉會座主亦如之惟嘉靖間霍渭厓韜舉甲
戌會元不認大主考梁文康毛文簡爲座師及已丑主
考一榜所投門生帖亦不收霍有才而忮以議興獻皇
大禮暴貴所至與人相許人頗畏惡之此等事亦惟此
公乃行張羅峯欲效而不能前乎此後乎此俱未聞也

劉進士晚達

楚荊州公安縣人劉珠故與張江陵相公封翁又明同
爲諸生相厚善比辛未江陵主會試劉始登第則年已
及稀齡張太翁受一品封久矣又三年甲戌江陵滿五
旬劉在郎署爲詩以壽中一聯云欲知座主山齊壽但
看門生雪滿頭江陵爲一啟齒

馬鐸李麒同母

馬鐸者舉永樂壬辰狀元李麒者舉永樂戊戌狀元俱
福建之長樂人世傳其母先嫁馬氏生鐸再嫁李氏生
子即帶馬姓以爲名至文皇臨軒臚唱御筆改馬爲麒
亦以爲然考二人固同母異父兄弟也此說自幼聞之弇州紀奇事
二人之母卓氏麒之

嫡母爲葉氏先亡繼母黃氏俱封安人未幾葉氏亦卒麒亭下世然則二人本不同母何以世有此說或因一時並置同諱而易其姓耶是不可考矣

山西番御史

喬御史名廷棟山西府州人起家巳丑進士由大行拜西臺巡方三省積資十年其丰采議論不可知但聞其居家最可笑每晨起具衣冠升堂軒高坐命僕隸呵唱開門并搜索內室喧叫而出報曰無弊然後家僮以次伏謁或訴爭鬥事爲剖決簡斷訖然後如儀掩門退

入內室每日皆然嘗聞宣情濃者多矣然未有如此公者

唐伯虎

宏治中唐解元伯虎以筆誤褫革困阨終身聞其事發於同里都閒卿元敬穆都亦負博洽名素與唐友善唐意輕之每懷報復會有程篁墩預浪場題事因而中之唐既罷歸誓不復與都接一日都瞰其樓上獨居私往候之方登梯唐覩見其面卽從簷躍下墜地幾死自是遂絕以至終身聞都子孫甚微或是脩郤之報然唐後

亦不聞有賢者此說得之吳中故老云

山人歌

張伯起孝廉鳳翼長王伯穀八歲亦痂惡王爲人因作山人歌罵之其描寫醜態可謂曲盡初直書王姓名友人規之改作沈嘉則明臣復有諫止者併沈去之張以母老至庚辰科卽絕意公車足跡不入公府與王行徑頗別故有此歌然亦褊矣

異途任用

三途並用江陵公建議也是時以吏員任知縣者山東一省則有棗強之趙蛟費縣之楊果俱任九年加服俸再加知州府同知可謂得其用矣頗聞兩人俱非循吏但幹局開敏能肩繁巨果初泣事諸儒生侮易之無一來謁者忽揭一示訂期季考諸生以故事姑往試且窺其舉動若何比衆集則請教官來出題且云不佞起刀筆不諳舉業又不敢廢典制願先生留意是日供膳皆出中庖甚豐比收卷則鴻乙滿紙或僅數行或戲爲俚詞以寓嘲謔果東爲一簍夜作檄呈督學云身旣異途濫竽難定甲乙教職又師生親睚評品多私故煩文宗

親閱遞其上下諸生聞之因服叩首哀乞就明府手定
文章司命孰敢不心服從此洗腸滌胃以聽指南兩學
師又代爲貎遂終其任無一青衿敢譁者

歲朝牡丹

京師極重非時之物如嚴冬之白扁荳生黃瓜一蒂至
數鎰皆戚里及中貴爲之倣禁中法膳用者弇州謂今
上初年元旦卽進牡丹而江陵相與馮瑞亦一花以爲
異予兒時在京師亦聞而未見比數年前元夕前後姚
魏已盛行於時豪貴園圃在在有之始知弇州語信然

比年人京赴一友文社時繚遶長至三日案頭插半開
紫牡丹二三朶方駭詫嘆羨間乃曰此每常物每花祇
值百錢耳予攜其一歸以溫水貯瓶中亦留數夕始萎

居第吉凶

地理吉凶時亦有驗如余所知嚴分宜舊第已三度籍
沒矣其在東城大街者如石大人衙衙亦闇闇闇處英
宗時爲忠國公石亨賜第亨敗後無人敢居後咸甯侯
仇鸞得之仇勢張甚不下石氏其身後正法梟斬見籍
慘禍更甚於亨此第今爲鑄冶開爐之所其旁一大宅

卽石氏偏旁廳事亦宏暢遠伯李
成梁賜第成梁罷鎭還京居之父子六人俱爲大帥皆
至一品貴盛震天下成梁老病死牖下長子如松戰歿
松肖子名世忠當襲爵而頑闇無賴產蕩盡遂無人
肯保任之今惟正寢停乃祖靈柩十年不葬他屋悉賃
於人屠沽喧雜過者嘆息信乎形家之說不誣又景帝
建大隆福寺壯麗甲京師自言其地不吉者帝命拆去
門前牌坊所謂天下第一叢林者幷禁鍾鼓不鳴及天
順廢毀興隆永昌諸寺此寺雖荒存而香火寂寞僧院

蕭條至今不振正德間教坊司改造前門有過之者說
曰異哉術士也此後當出玉帶數條聞者失笑未幾上
愛小優數人命閣之留於鍾鼓司俄稱上意但賞鹔玉
云近年丁酉南教坊馮四娘號湘蘭者年過五旬雖育
妓十餘曹而門庭閒然愁窘無計有江右舒姓者憐之
爲改其門且曰不出百日當驟富適金華虞生者年甫
弱冠遊南雍求見四娘重幣爲贄問其所屬意無一人
目者惟以婁豬爲請時馬謝客已久慚其諸妓固邪之
苦請不去姑留焉凡匝月酬以數千金馬氏復如盛時

又數年
蝦蟇給事
先人門士湯義仍顯祖論政府而及給事胡似山汝嚞曰除參論饒仙之外不過一蝦蟇給事而已饒號豫章爲比部郎會抗疏詆太倉而胡以言官糾之會亢旱禱雨禁屠宰胡上章請幷禁捕蛙可以感召上蒼故湯有此語予後叩湯曰公疏固佳其如此言謔近於虐湯笑曰吾亦欲爲此君圖不朽與南宋鵝鴨諫議屬對親切耳三君皆江西人而胡與饒更同郡

跋
秀水沈君景倩以簪纓世胄舉萬歷戊午孝廉自其會祖以下三世皆名進士君稟承家學篤志下帷目染耳擩見聞該洽所與游如王弇州湯若士馮具區陳眉公輩咸一時知名之士故其文章爾雅學有淵源嘗撰野獲編三十四卷於國家掌故蒐採靡遺業已風行海內竹垞檢討推爲明代野史第一洵不虛也茲編體例雖近稗官然其辨證詳明徵引奧博亦足資補祭而助麾謂若所著尚有顧山雜言一卷甌山金君刻入硯雲甲

編想見風流文采照映一時不誠翩翩濁世之佳公子哉是可傳也已光緒庚辰正月初吉拙修居士孫福清謹跋

做帚齋餘談終

華秋鞋會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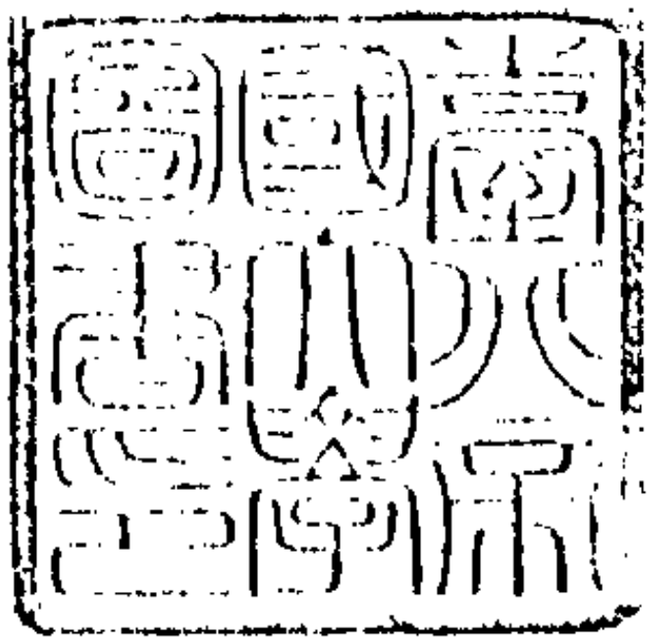
元大德二年戊戌。學籍以故相齊國公子拜宣徽院使。蘆都剌爲僉判。東平王榮甫爲經歷。三家聯住海子橋西。宣徽生自相門。綉極富貴。第宅宏麗。莫與爲比。然讀書能文。敬禮賢士。故時譽翕然稱之。私居後有杏園一所。取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之意。花卉之奇。庭樹之好。冠於諸貴家。每年春。宣徽諸妹諸女邀院判經歷宅眷於園中設秋轎之戲。盛陳飲宴。歡笑竟日。谷察亦隔一日設饌。自二月末至清明後方罷。謂之秋轎會。適樞密同僉帖木耳不花子拜住過園外。聞笑聲。于馬上欠身望之。正見秋轎競蹴。歡聞方濃。潛于柳陰中窺之。覩諸女皆絕色。遂久不去。爲閽者所覺。走報宣徽。索之亡矣。拜住歸具白于母。帖不耳乃遣媒于宣徽家求親。宣徽曰。得非窺牆兒乎。吾正擇壻。可遣來一覩。若果佳。則當許也。媒歸報同僉。飾拜住以往。宣徽見其美少年。心稍喜。但未知其才學。試之曰。爵喜觀秋轎以此爲題。蓋蘆變爲調。賦南詞一闋。能乎。拜住揮毫以國字寫之曰。紅繩牽板桑戴指。東風燕子雙雙起。詩後要爭高更改。兒非不見諸姊妹家榮盛。心亦慕之。但寸絲爲定。鬼神難欺。豈可以其貧賤而棄之乎。別議平章閥閱出之子。僧家奴。儀文之盛。視昔有加。暨皮婚。速哥失里行至中道。潛解胸紗縐于轎中。比至而死矣。夫人以其愛女與回。悉領家匿及夫家聘物。殮之。暫寄清安僧寺。拜住聞變。是夜私往哭之。且扣棺曰。拜住在此。忽棺中應曰。可開樞。我活矣。周視四隅。漆釘牢固。無由可啓。乃謀于僧曰。勞用力。開棺之罪。我一力承之。不以相累。當共分所有也。僧素知其厚殮。亦萌利物之意。遂養其蓋。女果活。彼此喜極。乃脫金鈿及首飾之半謝僧。計其餘尚直數萬緡。因託僧買漆粧棺。不令事露。拜住遂挈速哥失里走上都。住一年。人無知者。所携豐厚。兼拜住又教蒙古生數人。復有月俸。家道從容。不期宣徽出尹開平。下車之始。即求館客。而上都儒者絕少。或曰。近有士人自大都挈家寓此。亦色目人。設帳民家。誠有學問。府君欲覓西賓。惟此人爲稱。亟召之。則拜住也。宣徽意其必流落死矣。而人物軒然。怪之。問何以至此。且娶誰氏。拜住實告。宣徽不信。命舁至。則眞速哥失里。一家驚動。且喜且懼。然猶恐其魂假人形。幻惑將錯繫牢。牙床相困睡。一任金釵墜。推枕起來遲。紗窗月上時。宣徽雖愛其敏捷。恐思預婦。或代倩自人。因盛席待之。席間再命將滿江紅。咏黃鸝兒。拂拭劉藤。用漢字書。星宣徽。宣徽喜曰。得婿矣。遂面許第三夫人女速哥失里爲姻。且召夫人并呼女出與拜住相見。它女亦于窗隙中窺之。私賀速哥失里曰。可謂門闌多喜氣。女壻近乘龍也。擇日遣聘。禮物之多。詞翰之雅。暄傳都下。以爲盛事。拜住鬱鬱付錄于此。嫩日舒晴。韶光艷碧。天新霽。正桃腮半吐。鬱壁初試。孤枕乍聞紋窗悄。畫屏時聽筆聲細。愛綿蠻柔舌韻東風。慵嬌媚。幽夢醒。閒愁泥。殘香褪。重門閉。巧音芳韻。十分流麗。入柳穿花來又去。欲求好友眞無計。望上林何日得雙棲。心遲遲。旺而回。效蒙宥。置益不飾。竟以羅敗。繫御史台獄。得疾。圄圄間。以大臣例。蒙疏放回家醫治。未逾旬。竟辭弗起。圄宝珠疾。謹爲一空。獨拜住在。然氷消瓦解。財散人亡。宣徽將呼拜住回家。教而養之。三夫人堅相失列門哭諫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當以死守。不聽。夜半開建德門而遁。黑厮隨入沙漠。不知所終。

:

清室遺臣鄭孝胥

宣統末年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



梁川友弟陳禹謨錫玄甫譔

江水溢而中洛亡。九龍山前一勺。遂爲百泉之冠。天乙晶靈。發生清賢。前有倪高士雲林。後有尤卿州伯聲。清賢絕者。雲林遺事。伯聲紀綴而爲書者也。伯聲囂囂恥儕俗。以逸品絕才稱奇於吾黨。品逸宜三等。自弃其餘。才絕可三立。功并于言。胸維五車。筆能摹杰。發面爲言。邠邠乎成數十輩。而紅口志尤能脗矣人口。薰灼人心。故名一日而接屩遍寰區也。嘗睨二豎。委蛇湖床。憤屬川壯。冀餘勇而清賢絕成矣。伯聲既已友天下士。而順孚神洽於雲林。欵之不啻日月。求得遺詩。幸聞其語。且夕詠歎之。詠歎之不足。且謳歌之。謳歌之不足。且蒐獵載籍。冥搜遺軌。於是集衆長。要獨至。刈其蕪雜。整其治訛。輒成此篇。非以口耳遇也。蓋伯聲之背。奠墳雲林。得之目而概之心。得之心而應之手。裒林面目。百載若新。求其事行。若觀列於圖。洋洋乎溢目盈耳也。麗絲成繭。積絮成裘。良工亦苦心哉。伯聲之生。與雲林遥遥匪接。而寄興清嘯。脩然霄壤。有同度焉。嗟普絕於九際。越百載而和其徽音。應椎鼓行。足美亟蹙。高士產蠻觸神區。卬州與之同枌共社。高士鯫亢直諒。卬州不能浮沈取容。高士閒寢閒膳。卬州不辱不匱。高士席土。恥於和歎。卬州夜光。不睨隋侯。高士情就靳綸。卬州修吉摛詞。高士皮靡綵珍。卬州結軨爲姻。高士嚬無異純。卬州編湔爲屨。高士不鏡磐藏。卬州不聞鎡釜。高士羅雋相。答榜曰鐫卬州陋才侯。葬函霜聲。鉏面九德。細而百行。歷夷遴險。無一不同。故敗詞落羣。倾吐周詳。如水投乳。喜融爲一。嗚呼世尚圓熟。競趨溫靡。八音屢石。五味廢辛。久矣。獨立冥鑿。蠻蠻囫圇。先著。子子一元鎮耳。久而篤生伯聲。直闢其品。眞氣足以相洽。泊味足以相和。故能光侈其清洽。欲啣我萬衆。千古伯夷衣鉢。遞授梁鴻淮上矣。此紀實返醇風之祕呪。洗驕輩之蠱液。陰移嘿轉。大有造於人心者也。說者謂嚴陵之功在邵禹上。希夷之乎其言之乎。徃嘉靖已來。予與握元立同學。而伯聲待年於文懿公甥館。師門鼎立。俱降戊申。枹鼓同調。三良結褵。迄今五十年。出世住世。心各無愧。善始善終。什伯乎仲者乎。予與元立澤雉局局樊中。欲啄無能自憊。伯聲屢惆五柳。離群屬鶩。得申其臆於萬禩。今更遊物之初。栖神太始。眞氣內凝。精液盈溢。煇煇有仙趣焉。異時胡難接紫蓋而飡白桑邪。吾儕何日權五濁界面。望見百寶光乎。特偕元立守嘉叟曰。面目不敢小改。以負知已。茲介經營西策。元立郵致斯稿。屬予爲前驅。元立嫻於詞。能面揚之不能。是爲謨也。謨念伯聲始以稽古謝民社。近以玄覽謝笔牘。獨修古雖爲予玄晏者多矣。撫言不酬。故敢以寤盭爲解。强操七寸。瞪目蹁蹁。天孫投面嘗酬報。非所得當也。聊藉手以復元立云。

附言

不駟之詞。綴之良久。苦乏便郵耳。邂逅閩嶺巢湓峰公。夙諗爲足下肝膍文肇之交。遂不緘而手託之。念兄睢盱愉快於川嶽。且永如歲。弟與元立轢孽焦勞於長路。歲促如日。奈何奈何。雖然禹稷顏回同道。又何足怪咤。邪。禹謨附言。不復另剌。

夫師僧往哲。面歌詠其畫章。吾儕衿盤而操觚者耳。問之三民瞠目而搖其舌矣。若夫陶彭澤。蘇長公。倪雲林。皆負俗而友千古者。身前不無齟齬於世。而風流節概。百世難泯。凡有人心者。莫不歸之。如水決防。如鴻向陽。無論薦士籍之以點綴其鑒鑒。即休畔畔陌。停籌龍斷者。莫不相與口零星。數雜碎。以芬其齒頰。賊人耳根。三先生者。非徒以異骨異材。鼓動後世。亦大雄氏所稱種恆河沙緣。而精神撐合於千載者乎。鐙之於三先生。更多當心之嘻。如酥膏搥入葬粉。粘於肺腸而不能脫。發已偕顱長者。梁源氏。採掊陶蘇遺跡。鼓吹詞林久矣。雲林一瓣香。未盥手也。年迫喫瓜之境。脫維潛翮。身心逸暇。間遊臧陀里。芙蓉山。瞻睇倪先生玄林青塚。徘徊感愴。悅若有覩。頓忘衰殘。獲大弘願。孳孳命筆。採掊佳事佳言。綴編成六卷。置之几上。無異身居衆香國。

張氏適園叢書

面旃檀烟繞林也。時一展閱。心骨俱清。萬念融釋。惜慳慊之而超衽。怦怦慊之而解脫。自念憨澀。安能爲先生重。然猶歸以浣魚而愈爇。火布以浴炭而增鮮。願爲先生之魚炭耳。且也予尤世居迴溪之上。與顦陀肥衍相望。鐙因先生紛社中人。享餘沫者十世於茲。諺云。漁子善譚海。樵叟善譚山。先生非吾山海乎。鐙不勝龍門幕客。聊執七寸以當鞭弭。詎敢言方駕而驅之乎。萬歷丁未時年六十避客侯元甫碧山莊書於宛在堂元宵夕也

往丙午春。虛憊釀瘵。日枕名山志。擁鹿皮茵而臥。以藥物爲候糧者。流連於園愴蚊蛹而不入於幕之類不可以指計。何一切棄而不書。豈左丘明之志怪非乎。弟以爲別有一般道理不宜盡廢也。願一一補之以悅展覽者之目丈以爲何如　姻弟顧存性

張氏適園叢書

賦更好色。先輩與雲林同時者有遺草。如雙桂金帶友石三輩植梧撤木賚楊東海螢爝之類俱宜一一翻閱。必有可資採擇者。至勾吳逸興語多出入。收之邑志者非以其合於道也。吾兄業不喜其人而喜採其書何也謝掛之何如　弟懿成

衰頹未死。又見此新書。嗟囅不暇。何能彈射邪。但古老傳說。雲林奇跡如思白鹿而鹿變白。過猛虎而虎伏地。此海棠之妖。椎桑林之怪。嗜竹嗜面。遽產於園。憎蚊蛹而不入於幕之類不可以指計。何一切棄而不書。豈左丘明之志怪非乎。弟以爲別有一般道理不宜盡廢也。願一一補之以悅展覽者之目丈以爲何如　姻弟顧存性

卷一
志傳
遺逸
諡號
精金美玉
洗馬池
隆師
海岳大隨
粥田
二賢迹
原世
泉湧鶴歸
刮摩
至性
寶山有意
友誼
孤標
義爲
無勞

變名
氣采
撫摩
名諫
三絕
坊前
卷二
方嚴
搏頰
龍箋
五免
飛仙
日主
題壁
僞僻
紙陀
摩碣
世外
有難
更號
想雲林

諸解
移舟
刺舡
二瑤花
財閑
瑞芝
詩趣
水碧金舊
詩贊
詩人
二米不逮
膏釜粟
獄聲
甲子
盛德帖
報楊龐夫帖
雅奏
精絕
容潭
飄流
詩品
四真
想像
隱處
王叔明
一唱三歎
妙絕
北辰
卷三
來禽帖
觀筆
宋板漢書跋
屈言附錄
淡泊
儀象詩跋
陶柳
詩稿探叙
詩餘
劉源帖
臨池
蘆鶴銘攷
介石帖

顏迂帖
夾葉柳
信手作
書評
四帖
題四字
逸品
神護帖
藝苑巵言
便面
古箏
慕園
奇石
楷書
樂圃帖
雪蕉
春林遠岫
繪事
三偉人
蹴踘圖
墨丸
琴友
小像

卷四

六書
天綵
考槃錄
訂訛書觀
四寶
西施
木綠曲
巨然避舍
題西園圖
紈事自娛
石田山水
奇寶
畫記
拱璧
荊關
改名
著色
雅宜
一亭

米後一人
席片
獨步
手摹
真堂圖
畫竹
圓眼
頑艷
題竹
龍門僧
拿洲翁手筆
抽古帖
玉雪
柞林帖
畧倪
懷玉
血食
銅印

卷五

買雪
香癖
不染塵
龍華
年額
補心血
旅寄
茶癖
簡書
瘦瘾
清淨
琥珀棚葉
沒泉
疾陋
節錄雜纂

卷六

印譜
物理
雲林稿
鼓舞
掩過
天性

圃樓　嗜好
吳潔　絕倫
金安素　贅附
方外交　容膝軒
存歿口號　河豚戒文
悲逝　乱伷
米儿　懷素復出
清賢紀目錄終

悅先生曰栗里翁志不得遂飲酒賦詩但自陶寫而已豈求傳哉先生又曰吾所謂甚逸筆耳聊以自娛不求形似鐙固願學兩先生者此紀亦猶先生之甚陶翁之詩慫烏子鐙識

志傳

雲林先生。絕去嘻嘻。偉修藻業。勁節粟容。而不爲浮異詭瑰之論。清骯凜凜。至今有生氣云。先生既壻。有信愛而志銳多者。三人。曰長樂王賓。利城張端。揣逸周遊學也。有累其貲行而傳之者。亦三人。曰柯敬仲、顧仲英、高季迪也。筆從心抽。機各自出。即蔡邕之品桓彬。謝舉之銘楮師。不是過矣。鑾更搜紀稗乘瑣說。有侈大其節概而激賞於當年者。有心咨其閟藻而摹述於後世者。臚數其人。則楊廉夫、張雨、王達善、張伯雨、倪伯生、陳惟允、王孟端、呂志學、盛水鑒、李西涯、吳原博、沈啟南、王濟、鄭善夫、張夢晉、徐元玉、曾士宏、都元敬、祝希哲、陸果、及鑾先師弇洲翁、近而屠長卿、王百谷、陳仲醇、袁文公炳。世世里革。耕而粟。鑿而飲。席故貴而阜昌之。其齊用與千乘等。特相繼修煙霄業。不欲鬱筆於鞶髮之庭。而婉約遯遁。世能行德。至雲林公而四矣。負扆之衆。莫不聊聯比揖循之惠。時時歌而舞之。

遺逸

栖遲之士。流寓玄寂。背墓攡黨。希心理昧。澹然無悶著也。成弘間爭布衣舞明輯鋤志。作來元遺逸傳。詘指五百年。麗麗五人已耳。豈有遺丁梁州千斛乎。而祇陀倪氏。與者三人焉。堯資公煥、仲文公炳、及雲林先生也。堯章爲先生伯父。仲文則父也。昔張忠隱於泰山。子弟皆效之。王譚隱於西山。合門不仕。倪氏相繼不應牋命。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泉初鶴歸

張雌中一梧支言。倪氏世世行德於陰。而鍾福於元顗。降生臞月。河水皆凝。石公、童玄辜罷。繁者滔滔大篇。簡者寥寥數語。特郎有涉於風傳。句多洞於雷襲。錯綜漫衍。總棄雕序。片綉雜同匹練。覩志傳遝庭突。鐙不安黔。突面討之。齊其體要。撮其膏髓。不敢干作者之權。超墓見面自爲法也。若顧大有之遺事。徙倚閭伍之厚吻。顧鹽官之佚典。閎蒐趙行恕之遞沫。行恕者。王孫也。而負鴟眼狼腸。與先生多所牴牾。故肆其蓄心。鴟張尪舌。譏梁翰墨者。非贈非言。安可隨其口語乎。至先師弇洲翁。衡石今古。千載魯春秋也。胡能損益一字。

原世

崑崙源深。派流洋溢。豫樟根固。枝繁葉紫。倪氏以漢御史寬爲初祖。都梁著姓也。建炎中有損齋公諱益者。持節江南。喜吾土川岩明秀。民風雅醇。更捜地之最勝而得砥陀村。遂附尺籍。雲林先生五世祖也。大父文潤公椿。父仲文公炳。世世里革。耕而粟。鑿而飲。席故貴而阜昌之。其齊用與千乘等。特相繼修煙霄業。不欲鬱筆於鞶髮之庭。而婉約遯遁。世能行德。至雲林公而四矣。負扆之衆。莫不聊聯比揖循之惠。時時歌而舞之。

遺逸

栖遲之士。流寓玄寂。背墓攡黨。希心理昧。澹然無悶著也。成弘間爭布衣舞明輯鋤志。作來元遺逸傳。詘指五百年。麗麗五人已耳。豈有遺丁梁州千斛乎。而祇陀倪氏。與者三人焉。堯資公煥、仲文公炳、及雲林先生也。堯章爲先生伯父。仲文則父也。昔張忠隱於泰山。子弟皆效之。王譚隱於西山。合門不仕。倪氏相繼不應牋命。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泉初鶴歸

張雌中一梧支言。倪氏世世行德於陰。而鍾福於元顗。降生臞月。河水皆凝。石公、童玄辜罷。繁者滔滔大篇。簡者寥寥數語。特郎有涉於風傳。句多洞於雷襲。錯綜漫衍。總棄雕序。片綉雜同匹練。覩志傳遝庭突。鐙不安黔。突面討之。齊其體要。撮其膏髓。不敢干作者之權。超墓見面自爲法也。若顧大有之遺事。徙倚閭伍之厚吻。顧鹽官之佚典。閎蒐趙行恕之遞沫。行恕者。王孫也。而負鴟眼狼腸。與先生多所牴牾。故肆其蓄心。鴟張尪舌。譏梁翰墨者。非贈非言。安可隨其口語乎。至先師弇洲翁。衡石今古。千載魯春秋也。胡能損益一字。

原世

崑崙源深。派流洋溢。豫樟根固。枝繁葉紫。倪氏以漢御史寬爲初祖。都梁著姓也。建炎中有損齋公諱益者。持節江南。喜吾土川岩明秀。民風雅醇。更捜地之最勝而得砥陀村。遂附尺籍。雲林先生五世祖也。大父文潤公椿。父仲文公炳。世世里革。耕而粟。鑿而飲。席故貴而阜昌之。其齊用與千乘等。特相繼修煙霄業。不欲鬱筆於鞶髮之庭。而婉約遯遁。世能行德。至雲林公而四矣。負扆之衆。莫不聊聯比揖循之惠。時時歌而舞之。

遺逸

栖遲之士。流寓玄寂。背墓攡黨。希心理昧。澹然無悶著也。成弘間爭布衣舞明輯鋤志。作來元遺逸傳。詘指五百年。麗麗五人已耳。豈有遺丁梁州千斛乎。而祇陀倪氏。與者三人焉。堯資公煥、仲文公炳、及雲林先生也。堯章爲先生伯父。仲文則父也。昔張忠隱於泰山。子弟皆效之。王譚隱於西山。合門不仕。倪氏相繼不應牋命。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泉初鶴歸

張雌中一梧支言。倪氏世世行德於陰。而鍾福於元顗。降生臞月。河水皆凝。面華山下泉三日三沸。瀰漫山麓。匝地之朝。一鶴飛來。時時唳於高松之上。驅之不去。及翩月。劃鬉中堂。鶴翩躚舞堂下。且舞且唳。元鎮亦踴躍於乳姬懷中。若相應和者。奇矣。奇矣。倪先生必來自蓬壺玄島。此鶴是其棄所豹跨。故不還而來覓主耳。相依竟世。未嘗須臾去耳目也。既而老比丘以彗目破其睞。以智刃割其愛。而程卓重貴。鴻毛散之。避世澄江。鶴亦翔澄江之上。避亂華亭。鶴亦翔華亭之墟。先生墓緣畢容而羽化。鶴去不還。董良史紀詩。地僻無人栖。亭前長綠苔。不知丁氏鶴。何日可歸來。潘舸齊詩。夜鶴歸遲華表冷。春雲散盡墨池枯。九苞文彩俱零落。一代風流更有誰。士詩工畫亦清。近傳騎鶴去。想只在蓬瀛。虞堪詩。逸筆清才鮑謝間。空林竹樹石蒼斑。良宵月落偏悽斷。遼海何年見鶴還。餘更有忽起孤雲野鶴情。黃鶴何年下蓼鄉。白鶴歸來遼海東。遼鶴重尋舊城郭。諸詩皆指初產鶴來之

祥也。

諱號

先生諱瓚。初字泰宇。更字元鎮。又字玄映。自署名曰東海倪瓚。或曰懶瓚。（鄉俠高僧名瓚、甘澤謠之惟殘、蟹林取名以此、亦好奇之甚矣、嘗變姓名曰奚玄朗。別號曰荊蠻氏。曰朱陽館主。曰霅川仙卿。曰雲林子。雲林用以題書。故波流播遠。越今無數。又嘗號滄浪漫士。又號淨名菴主。淨名菴四壁塗香。復置沈香龍。安養糖結大士。每息鍰其中。諷誦經咒。（鍮鈉香之極品）

刮磨

雲林神精朗朗。如秋月之瑩。意氣鬱鬱。如春陽之和。才儁辯逸。刮磨豪習。不爲綺紈子弟態。性好歎接賢豪名士。轂朱丹而裘狐白者。歸之如雨集雲屯。

精金美玉

王學士達善云。倪元鎮張伯雨若精金美玉。不可泯沒。況其負超邁之才。遺世獨立。高潔無累。周覽六合。盡大觀而亡遺乎。全文載蹤雨樓記。

至性

倪先生多才整潔。不交非類。如王子敬。簡貴褊隘。友無常品。如荀奉倩。辭龍利而著龍社（王倭讀曰那）抱李之節。（王肅本後母事兄步趨杜林顏含。而並隱偕遯。無殊戴勃戴顒也。父亡不懈明發。尤嫗事後母。母病困。一夕十起。匕箸數停。厚弊徵葛乾孫。乾孫天縱工巧而負奇氣者也。嘉先生孝而欲察其潔。所迎畸迺最愛水晶蚓也。乾孫故驅入汚池。俾霜鬃雪鬣。鉤轄障泥。悉染垢穢。既至延欵精闢。又故亂其什器卷軸。先生藏怒。不敢發一語。母幸咀刀圭而立起。重錦朱提。導乾孫出疆。迺揮淚引母裾而投體曰。兒希母苦驟脫。故顛倒衣裳而迎此猱。忍其狂諄而不敢言耳。若兒負疾。死卽死耳。必不迎此猱而也。

夫剛褊慢急之性。以後母故而化爲繞指之柔。其孝如此。胡潔菴忠安公請謚清孝。議雖不行。卽有口者無後言。勾異逸典。記公一事附之。萬可久既愈元鎮母疾。別去曰。公孝於親。何不日誦金剛經以延母壽。元鎮拱謝。遂日誦之。偶念欲延一二比丘當司其事。心維而未發也。忽有長眉皺眉之開士。杖錫北來。肩負簸籠。牧一脊高角短似鹿之蒼羊。及門。語閽役曰。知檀越欲爲太君誦金剛經。故不遠千里相就。閽役報元鎮。元鎮瀟然異之曰。吾方起意未出口也。而剎那千里。何怪異若此。必萬行首矣。投屣擁錫。奉席堂皇。皈依恐後。開士日索麥飯白水各二升。正午。與羊共食飲。至酉。牽羊之莽蒼。大溺。夜則與羊同息簸籠中。三時諷誦眞言。不輟口。居久之。將去。欲拯雲林於苦海而航之。乃請問曰。天光折傷。鷄冠蝡動。不出十年。巨室其首鵶乎。檀越今在魔境。倘不能早斷煩浪。削牘貨垢。因循結習。必致沉淪。元鎮曰。三十年來。填星繞帶天街。太白出入過度。歲曜不舍氐房。熒惑進退錯互。天下事我知之久矣。執手固留之。不應。衝鼓初動。吐三昧火。自焚。顖竹瑩然。爐中舍利。閃爍炯耀。一如精鑛。建小浮屠藏之。羊亦不復見。元鎮弁毛千乘。烟馳灰燼而散之者。開士啟之也。今里中長喙。相傳開士能咒死入生。能咒生人死。羊能飛躍。羊矢爲百和。或爲小銀。種種蹴人聞聽。輯逸典者。挾喜事惟怪之謀者也。何以舍而不載。豈以里語悠悠乎。雖然。女媧蛇身。仲衍鳥觜。先賢亦未嘗謂策書語怪也。周彥復（名珫作飛羊歌。今採其畧。　素王不語怪。陰規盲老公。老公亦賢者。筆豈盡無踪。試觀撝主簿。今在吾家東。獨角儼靈芝。無翌如游龍。初見坐櫸杪。忽飛上高松。須臾飛下來。飲沐荷池中。遺矢百和香。食如細粟紅。（粟紅初開生　久依大比丘。妙悟能神通。寄跡世德門。不知後何終。目擊奇幻事。詠歌刮瞑朦。觀此則里人相傳。或未譁譌也。

洗馬池

吾郭之溪濱以十數。而伯濱梁溪。以三讓五噫而顯。池塘以百數。而獨鵝洗馬。以書聖孝清而彰。孝而清者。雲林倪翁也。池去郭東南十里而遥。去倪廬數十弓而近。始爲高原。蛟穿而窪。久之而淵然泓然。雲林有灾公王武子之好。所嗇神駿。爲葛可久所污。濯之斯水。故以爲名。甚矣雲林之節概。似泰伯伯夷也。而丰采文華。又爲右軍之正。故地以人重。相繼垂休。遠者千載。近者二百年。雲林匪特風流照世也。而多王冰孟笋美水焦瓜之至誼。母疾求療於可久。可久不喜雲林之潔。故污其水。晶駒。雲林孝在活母。吞愛茹忍而甘之。寧自洗而不輟。此池由斯而名益彰。雲林之品亦益重。故老相傳。徙在至正間。水甚浩淼。紆瀾縱轂。吐霧吞煙。水族畢具。冷翠逼人。池上列丈圍之栢。尺圍之篁。浪紋樹影。竹翠水光。侵肌撲面。魚鳥飛躍。鳧鷗泳游。夕陽佳月。設色娛人。用闢遊子之目。果如古老言。亦一幽奇怪偉之境也。遥忖雲林存時。必常偕勝朋韻友。據樹根而酣笑。坐豐草以清言。精英雖昧。未必不神遊此池也。古人往矣。古跡儼存。盛德多奇胤。思先聞人而不得見。復其跡以寄思。可也。古記陸惠曉張融游泳一池。池有長楊二株。後何點觀池撫柳。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柳便是交讓。懷賢弔古。在他人如此。雲林公賢子孫。能無意乎。

實出有意

葛乾孫既到。雲林傾身引逆。見白馬斑爛。問何以致此。乾孫曰。此馬爲泥濺污矣。呼先生姓名而譙之也。先生面赤不敢答。鎧念古人無意之語。閒亦有之。元厚之知福州。有吏白事。問如何行遣。吏對合依原降指揮。厚之曰。元絳未嘗指揮。又韓子華患疽。醫人進膏。不能貼服。問醫。醫曰。寒膏硬也。公笑曰。我韓皐爲人果硬。此皆偶犯。乾孫賓出有心。倪翁稟王思遂蛹之急。皇甫實揣蜂之卞。而能爲母忍耐。眞仁孝人也。

隆師

尊如君而恩同父者。師也。自古及今。未有不藉師而成器者。以南榮趎之倣。夔立蛇進於老聃之門。以孟嘗君之豪。弑衣請學於子綦之座。師疾而顧德。王日侍湯藥。師殁而王吉自表上塚。董奉德亡。弟子任末奔喪道死。周同卒久。而弟子岳武穆朔望必奠。至魏文侯乘帷子夏。鍾興推封丁恭。此皆有道仁人。不忘枕膝山輔之誨者也。若我雲林翁之事師。兼數先輩之長矣。鞏昌宏秀王文友。函易渡淮而南授。吳人戴剌盈庭。雲林翁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周旋誨接。疆若慈父。供給洒掃。無異魏照。任役忘食。一同士元。生而厚養。疾而扶侍。埒而棺殮。制服執喪。望之高原。春秋追享。久而不替。文友無家而若有家。無子而若有子。所遇豈異俞觀光乎。雲林之誼。薄雲霄。永日月矣。宜陶九成識於輟耕錄。焦太史弱侯引其事。而與顧澗之並傳類林也。

友誼

張彥眞學博任情。遘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雖王公大人。強之不能合。嘗曰有知我者。吳越可親。苟或不然。從物何猛。其立志如此。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劉萬壽相遇。便襚禮著騶。或怪問之。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限。孔文舉接太史慈。夫豈有非之者。我雲林公苦勞而雅有風則。驚祿爵而輕其上。生平有結慳杵臼者。有定誼望衡者。或孔融忘年。或鑿破同歲。周旋不一。大都婉合張謝之論。故金蘭簿中。盡確然雅正。無一凡品。其無根而固者。周南老、張貞居也。公初往交南老。南老滔其室者三夕。貞居初至。公沐浴更衣冠而逆之。其他文詞筆墨交。不可數計。惟虞伯生、張子宜、

鄭元祐、陳惟允、謝應芳、包英、楊基、張憲、胡奎、沈秋田、周霆、王翬、陸宣、秦約、焦伯誠亦周張之亞矣　伯生詩。鮑謝才情世不多。手封詩卷寄江波。宅邊東海鯨魚窟。好著輕舟一釣蓑。　子宜詩。亂離見說常爲客。客裡清幽近又閒。夕宿只歸書畫舫。朝飡仍對野鷗羣。潔身穢跡緣時晦。寫竹題詩任夜分。寂寞沅郊君去後。相思日暮隔重雲。　元祐詩。雪飛仍是舊書林。尚想燈前酒盞深。留得經霜梅蘚在。暗香來處尚堪尋。　惟允詩。高齋閒寂愜幽洛。地僻林幽來者稀。綠陰當戶子規叫。草色滿簷蝴蝶飛。主人久得棲遲趣。過客暫息風塵機。春來水深可把釣。況有苔石臨柴扉。　應芳詩。詩中有畫畫中詩。輞川先生伯仲之。襟懷不著一事惱。姓名只恐多人知。竹籬茅舍晨沐浴。蓮蓬洗硯晚臨池。數年同飲吳江水。明月清風有所思。　英詩。角里正堪商谷隱。龐公未赴鹿門期。山林逍落空相對。每切停雲一賦詩。　基詩。寫竹是傳神。何曾要逼眞。惟君知此意。與可定前身。　憲詩。艮岳恩榮雨露蕪。平泉銷盡子孫忙。久無人下公庭拜。賴有倪迂繼米狂。　奎詩。昔聞公孫渾脫舞。今見書法有張顛。君能高歌白雪調。我欲笑柏洪崖肩。玉堂皓鶴久無信。青李來禽眞可憐。洞庭春水碧於酒。紈雨綠蓑須放船。　彝詩。九月江南屬授衣。樂遊猶自不言歸。波清笠澤鱸魚上。霜冷蘇臺旅燕飛。圖畫已留吳郡滿。綈袍還歎故人稀。高軒夜寂驚寒雨。振幽篁獨掩扉。　淑詩。赤水丹山隔兩塵。麻姑書信莫辭頻。久知鴻寶飛騰術。獨許青雲磊落人。賓戲能消春晝永。茗香聊試石泉新。東風回首松陵道。重擬携書與卜鄰。　宣詩。倪寬久矣無書札。阮籍何妨醉酒杯。歲暮天寒人事盡。江村牢落更堪哀。　約詩。佳賓已散千金盡。小termi乘題五字奇。邂逅松陵慨今昔。酒壺茶碗鬢如絲。　伯誠詩。孤松秀挺挺。桂樹綠團團。我欲歌招隱。嗟能賦考槃。美人杳何許。遺佩謝芳蘭。雲欲遊岑碧。空江生暮寒。

海岳天隨

倪先生跡若滯經內。而心實着天外。遠六齊而敦六行。所謂躬行君子者。非耶。更好攻詞翰。愛寫溪山竹石。狷介好潔。類海岳翁。棄珍翫如敝屣。扁舟五湖三泖間。焚香弄翰。又類天隨子。

孤標

東吳諸豪。當割據時。學者。識者。勇者。膽者。各效其能。翼垂聲光於來世。雲林公具兼材而獨淵潛。人不能擾。孤標特立。照耀嚴谷。可謂曠然不群。抗跡塵表。以全其身者矣。久而大明麗天。六合一統。彼之急於効用者。颺馳電迅。死而等爲夏雲。無聲光之可覓。先生徃則尺蠖。今則亘天。炤灼千古。至今猶日月之行天也。

粥旧

倪先生悟老比丘之開壽。曰自破其巢。鷹幾完卵。損其值面盡粥膏腴。復散其值於貧交疏族。所存百一。僅僅爲資斧耳。會張貞居至。念貞居篤老。將息跗華陽。此去不復再至。盡推餉之。不留一緡也。貞居用以整飾茅君兄弟之廬。亦一緡不留也。竊觀胡元之繁雄。射利如射雉。囊括金窟。旦夕籌盈縮。盈卑鑛而損天藝。不顧也。縮寸銖而干公議。忻如突。雲林先生於此時。既洗其產而散之。固存幾何。一旦提而授之伯雨。未嘗着吝色於屑屑之間。伯雨固守茅君祠之羽士也。而土直其貨。謂非斷愛根之奇士哉。宜先生之重之而爲桴鼓之交也。

義爲

先生急人之窮。見義勇爲。不惑兒婦人語而強北勇。終先生身。里無頹桀棘

道。隣無凍叟餓夫。嫗族無鰥男怨女。芝朋衲友。尋聲求訪。止則隆其飲食。去則賚其餱糇。不幸有死者。歸其櫬。無所歸者。割山畀之。胥昌朱隆裒長白者。與先生有唱酬之雅。游峨嵋而駢死於黔州。籍捐厚賻。而得首丘。固有餘鑑。絕不賚俚俗紛雜之事。（嵇長白嵇志中）酸陀村不特道鮮蹊豁。亦鮮餟鬼。以倪氏有義塚。春秋二享耳。事祥修社記。仁人之後。安得不大其門。

二賢述

往已卯。不佞鏜。偕友人趙汝師。吳子道。鼓棹善權。汝師方爲談思重作雲林畫跋。子道曰。伯謦敦重雲林公。吾聞雲林於陽羨有一義施。公嘗泊舟長橋。橋下有婉泣聲。公夙慕慈腸。問知有節婦。姑老。無以糊口。議粥其媳。雲林側然。祛篋得四十金。召其族之長者。并篋捐之。囑買田贍姑。以全節婦。汝師停毫而語曰。余亦聞二事於先輩。雲林過吾處。仲山手圖七檜於道士山樓。去墨見愛。今皆逝去。憀遺殘齒七十又七矣。文楨示我圖詠。悵若對面。以成三歎。

變名

澹雲吳哲言。雲林高士。清才雅望。嘗遯世吳中。變名易服。蓬艓出東市門。以沉煙焊馥波上。爲貴人物色得之。區區親承道德者十年。德原先生。亦以文墨見愛。今皆逝去。憀遺殘齒七十又七矣。文楨示我圖詠。悵若對面。以成三歎。

飛仙

陳子貞賦倪元鎮詩。遂訝顏回不茹葷。張淨度詩。布衲芒履挾琴遊。元鎮生長陶頓家。而恬穆清素。徃徃斷腥絕血。旬僅一葷。亦雀鴿鳧魚已耳。未嘗一刺齒大牲也。衲喜大布。布喜白。三漂潔。若新製。終其身。未嘗一掛錦綺也。人稱公爲飛天仙人。眞不虛耳。

氣采

倪先生等榮光於雹疏。薄旂常爲糠粃。邇來益脫粘釋縛。沈痾混跡。喙不能髓腦以就炙熟。足跡不踰顯者之戶。恥於衒暴。而氣采愈高。介特之性。嶷然不踰。槐門毀舍子弟。尊之如師傅。年逾六十。耳根益利。目辨雲中禽。飲啖步履。不異少壯。氣貌充然。其所養可知矣。（此必是數文）

日主

蘇玉局曰。主癸亥。臘月之水。東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因子卯相刑。故晚年多難。流落客死。雲林公曰。主亦癸亥。其文才老徑。大都如東坡。東坡卒毘陵。雲

林卒澄江。客死亦同。

撫摩

倪氏爲祇陀村主。自文潤公而大。至雲林公而盛。歲治十頃。稉稬滿車。不遊竿瑟輕肥之場。用其贏以睦族鄰。隣。撫摩而飼之者。煦煦然。若慈媼之乳嬰兒也。遇歲儉。丘里鰥寡。曳踵而就食者累累。亦未嘗一排之。

題壁

少司寇盛水鏡先生。宏猷亮節。照灼朝野。不特不可一世。而目無古人。獨重雲林翁。每過尊賢堂。必加敬禮。一日見四壁殘墨模糊處。爲張副察戒軒公手題。尚有二句可辨。秋來惟有今宵月。清光彷彿見雲林。因就題疏筆墨。染毫書其左云。沉深鑿鍵。鑿也不作霖雨。百丈十圍。林也恥爲帝宇。清修潔躬。固守道眞。上淑多士。下澤茗民。百世相感。我思古人。

名諫

大明揭日月以開天。雲林老而委蛻歸鴻濛矣。當是時。倪氏有兩名諫。曰靜寄公峻。曰月樓公敬。赫奕五朝。士林宗若海岱。月樓家孫曰漢州牧客。亦非尋常太守也。詎今未百年。問之鄉閭。無有能舉其事者。而雲林公子子一布衣耳。負道若楷矢。未嘗甘言結人。乃當其身。誦說公封殖仁義者。傾震且。譽萬口。後世寶其遺筆。如寶天孫之錦。即二諫之後。亦忘其祖。而祖雲林。不知何以中羣衆人之憮如此也。至有好奇談詭說者。多附益光怪。以駭遠方羣衆。鐻固不敢汕筆其奇。

僞爵

陶徵士書甲子。不書元。倪先生亦不書元。張士誠據有江東。以僞爵餌名士。士靡然景從。先生手裂徵書。竄跡林棐。日坐長林面嘯水石。不知世上更有塵也。其直不回。引身不辱。凡有血氣者。莫不獵縷欽紕。想見其人而不得。則歌咏其詩。諧宮協商。悅天聲之浸喉齒。

三絕

倪高士流好音樂。更酌心七弦。每於松間水湄。一奏而松濤和。波流寂。再奏而玄雲爲之開。白鳥爲之舞。即未盡得伯牙之玄珠。當已入中散之秘藏。及避兵三泖。與焦尾同命。起臥相依。贈詩有花落梨床獨抱琴。布袍芒履挾琴遊之句。當是時。泖上三寓公。楊東維之鐵笛。王玄陵之玉簫。并雲林公之焦尾。爲三絕云。　郁君一卿。形狀短小。丰儀開暢。學而博。博而核。核而精。來署庠政。倜儻嶷甚。數過予鴻雲館。商略閫閾奇變。摩霄極地。亭洋洋突。一日及中郎中散。因言其邑顧氏。得雲林焦尾。珍之如拱璧。建寶倪齋以藏之。錢鶴灘太史。有倪琴賦。惜未之見。　鐻東髮雅善張救。救家有雲林別琴詩。憶琴詩。今集不載。此琴不知是焦尾否。

祇陀

桐江以莊陵重。谷口以鄭眞重。鹿門以龐公重。浯溪以元結重。句吳之祇陀藉雲林先生而煇張後世。地不依山而在在有魁丘靈樹。紫陌玄塘。遁睇憩詩閒。碧甃粼粼。雙扉翼翼。爲祇陀世廬。入門有堂。曰清淮。不忘所自也。燕居爲藏開館。淨名卷。霅鶴洞。水竹居。朱陽館。雲林堂。莫不閎深爽塏。規制精華。龍槐鳳竹。蔭映翳然。秀色潤氣。變幻不常。蓋緣胸次富有丘壑。故其營築。超出溪巽之外。堂中几案。皆襯碧箋。東設金石刻。古玉器。右布博山鬲鎣。敦彝尊罍。法帖丹青名卷。游者莞入貝闕而登神山。耳目改易。心神飛揚。嘗有大食國貢夷。傾慕先生名。輸誠獻琛。捧龍涎爲贄。凡三及門。左右詗詰瞩之。最後遣故雲林堂與觀。貢夷咋指吐舌。以爲花邦蓮國也。胡舞膜拜而去。劉邦

輔雲林堂詩。永和遺墨付行雲。天地逍遙七十春。惟有雲林爲時月。至今猶照昔人心。清閟閣更鉅麗而虛朗。幽邃而軒豁。峭峯攢簇。巧過雕鏤。秀木澹冶。晴陰各態。四城捍關。奇芬廣發。眞賞中希有。非龍沙雅爲。不得引入。閣中寺幾毬。設五雲屢數十綳。客易履始登。閣外碧梧百樹。日曛半頭。三時洗澀。菩薩盈庭。淮如綠闕。金風乍張。梧葉零墮。以針綴杖頭。徐挑出之。不使點壞。陳子貞題清閟閣二詩。讀之可想其高躅矣。門前灌木春啼鳥。屋畔長松夜宿雲。劉得蒲苗青似髮。燒殘香篆白成文。偶同杜老唯耽句。遂訝顏淵不違。筆境勝固應天所惜。品題蕭洒最憐君。其一湘簾半捲雲當戶。野鶴一聲風滿林。纔立尊紋波細細。又疑墻影雪陰陰。竹搖渠几常開帙。花落鼕牀獨抱琴。不謂世間能得此。恍然飛屬駐仙岑。其二從閣脇而右。爲讀閑館。雄敞而幽靚。庭下巨松。高可百尺。亭亭干雲。三人接臂而圍之。猶然未竟。託根盤石。石下有井。清甘洌洌。客坐石牀松。卷葉酌水。北牖最勝。臨廣沼。沼水澄碧透底。秀石牙距。石間橘核枇杷。（枇杷加木核橘加木核）方柿。各八九樹。江左奇果也。每夏秋之交。翠芬暎水。金丸懸戶。風來飛舞。令人戀戀不忍去。（出序）

吾城靚深窈密之處。桂棟蘭橑之室。一轉而泯主名。再一轉而泯主迹。遞廢遞興。無異潮汐。倪氏三百年世第。儼若魯靈光。恒以德爲之基也。足矜希有。

坊前

密邇甪陀村。有坊前坊後者。以雲林在勝國。諡元玄墅。名滸墅城。浙西廉訪李仲善。嘉懿至德。顧操儿杖。乃屏旌旄。下駟車。徒杕及門。先生業已先避之東海。不獲分席而去。因建清眞高隱坊。以表之。長陵初。周文襄公持斧江南。乘軺行部。念雲林公貞心婉彩。皦然不汚於胡元之弓旌。安車茜裨。等之芻狗。故破心願服。捐祿興修此坊。今雖經兵燹。頹廢不可跡。而倪氏十世環居。

越在民口。地名至今不改。

磨礪

高存之序有曰。胡元之季。腥穢已極。倪公生其間。如清風澄諫。滌溷濁宇。及開清明之治。而年已老。得遂其肥遯之志。固與沮溺抱殊科。追於今。故老陳說其遺事。猶能使人欣慕愛樂。自拔其流俗之氣。所以磨礪者遠矣。

清賢紀卷一終

方嚴

張九四踞有江之南北。雖名詘細旃。而實嬰覦元主。其第士信。意極志蕩。自謂孫臏穰苴不能過。一切省憲臣。叱而奴之。獨能開戟延見技士。諸技士庭謁。無不蛇行膝語。不敢仰視。乃浮慕雲林先生名。辟爲建章文幰中客。（文幰名）三以沈痼辭。乃遣使進異錦寶瓶。乞先生點染縑素。先生大怒曰。吾豈王門書師耶。裂其縑而捽其饋。嗟嗟。非負劉眞長杜少陵之高標。不能也。其視作閃掄伊優之態。以媚世者。何如耶。然先生陳節閫目。不知冥蹈於磷。而士信卽之。不忘於夢寐。久而士信遊震澤。忽聞奇香起蕙洲。士信曰。此百濯香也。歷年彌盛。百浣不歇者。安得有之。必倪迂矣。跡訪得之而甘心焉。肆其掊擊。客皆毛骨顫慄。先生斂躬閉目不吐一詞。同遊賓侶。力解而脫。翼日問何以一聲不發。曰。出聲便辱。嗟嗟。士信光消影滅。朽腐等橛弱。而先生休明無盡。

世外

何氏語林。倪雲林所居。幽迥絕塵。高梧修竹。蔚然深秀。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爲世外人也。

搏頰

倪先生保太和。肆天眞於澄江之干。去人羣遠矣。忽有足穀子。介槃裕求謁。先生曰。此曹含濁嚏腥。目子野目。（有眼瞳）亦知世有倪雲林乎。欣然攝衣而迎之。方欲與結大懽。乃未遑抵掌。躁出金牋索書。先生辟易而起。手搏其頰而去。還其饋曰。吾書可以貨取乎。麦舍香。（麦之別名）物之最纖微者。亦能迂徑而避猋。財虜之當避。豈直猋哉。雲林何以倒屣此虜也。豈久夷面乍惠乎。抑耐軒公道聽而溺疏之耶。果爾。可當貴河一清。蟠桃三熟。

有難

潘仁仲。與雲林編荊執狹交也。嘗乞仁仲活一病比丘。周旋於山水者月餘。問其法號。曰我蛾眉山上人。未嘗有號。遂稱蛾眉僧。將別去。殷勤眷懷。以一寸小木筒饋雲林。中藏藥二丸。曰有急。口含一丸。俄而遭士信之難。含一丸而解。及患痢劇。啟筒取丸。已失去矣。遂卒。此仁仲玄孫梅邊翁記之。

龍箋

元順帝極汰窮奢。開濠碧池。建三浮橋於池上。分列九洞。洞頂結彩爲飛樓。掄巨楠爲橋貫。錦綺飾之。癸巳秋。頒龍箋二十副於江南。選詣法吉始士賦飛樓行樂詞。與選者。捧箋駕喜。若波東趨。泚筆唯恐少後。箋至錫山。倪仲子端委而三辭焉。使者曰。長者之名。無意勒螭龍之鼎乎。景薄拳供奉。而欲凌其上耶。江南固多才。長者首司旗鼓。今寵毫不濡。是江以南無士矣。先生曰。白唐臣也。酣酒而媚王環。瓚世中華民。安能奉元詔。綴艷詞。以媚七貴哉。（七貴龍瑞螭程一卑戈小城張阿玄鄒氏英英凝香兒七人位在皇后下權在后上）使者高其操。而芘之。嗟嗟。當龍箋渡江而南。如腐鼠橫陳。羣鴟亂鳴。而爭食。鵷雛翩翩九霄。惟恐汚其翅矣。夫不食周粟者。清聖也。予綴倪先生事。而以清賢名紀。澄波激液。輝山媚川。卽有多口。當無抨擊我者。雲林公。蓋荀慈明之流也。倘不遠召。何難九十五日至三公。

更號

倪元鎭號雲林。已而知杜棺。黃老罌。俱嘗號雲林。遂更爲雲幻叟。其好奇。毗同於人。大都如此。周伯溫號玉雪坡。與雲幻叟同時。三字號。今世無有。

五免

倪元鎭先生勵志好脩。初勝冠時。號五兔。世之暱含雙黑豆者。不知其義。兔中加力。慢矣。鎭二十年前。曾閱唐人一墓帖。人名廢忘矣。約畧記有謔則兔。妬嗔則兔。惡。廉則兔。褊。愼則兔侮。勤則兔慢。等語。意先生閱此帖而會心。取之爲藥堵耳。五兔之說。非孤陋所知。

想雲林

屠緯眞曰。三伏溽暑時。想蛾眉積雪。長松下披襟散髮。作世外煙霞語。則心地爲之清涼。都市塵囂中。想石林茅屋。板橋流水。看漁郎垂釣。深潭清瀨。松花竹粉。落面盎衣袂。則心地爲之蕭寂。不佞之于以想雲林先生也。亦然。

諸癖

瓶史曰。嵇康之鍛也。武子之馬也。陸羽之茶也。米南宮之石也。倪雲林之潔也。皆以癖而寄其磊塊傲逸之氣者也。鎭憶古之好潔者疏之。燕同惧入慈市。鑪棄衣服冠靴。浴三盡夜而不已。士大夫造庾炳者。既去。輒令拭席洗床。王思微之左右提衣者。悉令用白繭裹手指。有犬溺屋棟。思微洗之累日。意猶不已。更令括削。括削不已。遂令易柱。何修之一日之中。洗滌十餘過。猶恨不足。人稱爲水淫。王維居輞川。宅宇旣廣。山林亦遠。地不容浮塵。日數帶赫治。專使廿童縛帚。有時不給。米元章屋宇器具。時時一滌之。巾帽少有塵。卽溷之。亦不復加於頂。客去。必濯其所坐之榻。若此之輩。庶幾可與雲林爲友矣。

袁石公曰。予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癖者耳。若眞有所癖。將沉湎酣溺于是。何暇及錢奴官貴之事乎。

鬲釜粟

祝京兆枝山帖。錫山倪元鎭。貴高面礪視之。誼高而輕散之。每過歲節。延款姻族。中有貧者。必捐俸粟以餉。謂之鬲釜粟。因憶往籍載南溪地狹力弱。州縣燕會僚屬。不設肴醴。而分授阿堵。號潤家錢。潤家錢。正可與鬲釜粟作對。

當干戈時。探丸椎埋之徒。每過倪廬。相戒勿犯。以德澤深而頌聲溢也。

赤子可以恩感。綠林可以聲化。

移舟

雲林翁製游舫。極雅潔精華。但造日犯水星。獲者兩矣。掌記復選材另造。議粥前舟。有吳士欲受之。翁謂曰。此舟犯水阨。獲者已再。吳士笑而去。遂聚羣役。移此舟於陸地巨櫸之下。名曰舫齋。此倪檻泉以語周岐陽者。嗟嗟。叔敖殺蛇。庾亮存馬。千古同心。有隱德者。能無陽報乎。

獄聲

楊子固云。倪迂行掩於多技。多技掩於貴高。其貴舉筆師心。不師像。師物。不生動。冰液流於目背。俗腸頓爲洗滌。宜其獄聲一時。光昭百世。非吾輩所能及。此方塘游藝之言。先生之餘風逸韻。猶可想見。雖然。一時在位處逸。無一不標摧先生者。必不全以末技也。末技之聲。烏能等劇三光。齊隆五嶽哉。

刺舡

張士信榜掠倪公。以諸文人力解而釋其械。命公刺舡。公持篙而篤暨水。士信大笑絕纓。命舍之去。說者曰。倪公噤不發言。全其高矣。何以從其役而持篙耶。鐘曰。禰平原。逸才飄舉。不聞其解衣拊鼓乎。劉寧陽。機聲辯捷。不聞其匡坐磨石乎。二君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而何可嘗議雲林耶。（寧陽名楨）

甲子

吳文定公寬曰。雲林子在元。不與陳敬仲壻食張氏祿。避地雲間。以全身名。

鷺鷥飛冥冥。不麗魚網者也。此畫寫於亂定後。洪武建元之歲。雲林爲書甲子。其意欲效靖節。然不知雲林出處。與靖節同否。　屠赤水有言。雲林抗節不仕元。止書甲子。自來不書勝國年號。如晉處士。此言深知雲林者矣。洪武始元而題此畫。亦以四十年書慣。未思改耳。豈有意爲元而不書哉。此畫在陽山顧氏。斗方紙窄。倘倒省字。亦未可知。吳翁此題。不免吹毛。

二瑤花

夫拔山扛鼎之氣。耗於虞姬。吞胾嚙雪之雄。消於胡婦。何怪隋唐眯主之殲軀。而捐萬乘耶。間有不爲所昧者。安可不闡其幽。以覺後眯乎。鑾游武夷九華。過白門。邂逅湯若士於清涼山中。各徵異聞。若士述我雲林婉拒小瑤花之高節。坐懷不亂。千古一人。有我雲林。柳下不能專美。安得不嘉異而欽社耶。盧有遺忘。燒燁疏之。當至正中。維揚樂家。有大小兩瑤花。比古二喬。大瑤擘流禁掖。詔賦鷓鴣以賜之。屬持飛傘（中涓持召嬪妃）徵侍椒閨。寵澤隆異。同七貴矣。當是時。小瑤猶未上鬟也。臉敵朝霞。髮鬖夕靄。肌理柔膩。目波澄鮮。一時樂女。如張怡雲。郭順卿。輩。妖姿要眇。光艷燦人。皆謂傾國。望見小瑤。驀心羞匿。不敢仰睨。特性僻潔。燕室庭除。無可著塵。容唾。且矜椒塗附絲。重難其出。即國戚貴子。縮項不敢潛闚。會江浙衰丞相少公子五舍者。來游維揚。賓朋赫奕。彩繪廿車。青驪百騎。劉頭小瑤。多於輪蹄。有意訪杜樊川之餘夢。賂一足雛而見小瑤。公子風流蘊藉。神彩發越。短願一時兩愜矣。其婉戀未深也。每臨賞會。慘惋悽咽。粧沐漸疎。語及晏狎。輒以月脉流丹爲解。公子發篋剸之再四。曰我慕王四娘。翼託名社少陵而不泯耳。公子問今之爲工部者何在。瑤曰。無錫倪雲林也。夢契魂交。已非一日。倘接清揚。即以韶顏稚齒殉黃土。無恨。公子知其欲展宿昔心。無有微密念。遂集詔客。駕樓船。具古珍新玩。

小瑤亦飾闌檻。部署青衣。直廡六七載積資。欲浪洗於倪門。於是介養天香。相携偕來。天香者。雲林賞其潔而善書。嘗令洗硯伸箋者也。（天香後於倪歲。與雲巢青樓集同名。）雲林聞天香再至。設綺羅絃管以召之。并召公子小瑤。小瑤既接雲林顏色。無異鷺鴻翩翩雲漢。洞鮮洋洋巨區。且晚奉觴佐酒。所以要雲林臚者。一日萬狀。逞妖綺之容。譎滑稽之妙。羣賓無不屬目。而雲林泊如也。尋發抗墜之音。敢喉芬襲。微風振籟。羣賓無不魄佚。而雲林泊如也。輕彈緣腰。（琵琶調之緣腰。故名。）甫運撥而風雨來。既攏撚而方譬躍。羣賓無不側耳。而雲林泊如也。於是撥箏掐琴。撾鼓吹篪。窮懽竭藝於浹旬之間。不能博雲林一盼。時政清和。風輕日煖。請舞涼州。隨脫巾髻而換綰頭。解純縵而存錦袜。年少血盛。全體無瑕。三尺之脛。五寸之指。刻玉雕脂。輝射四座。蔓延登堙。婆娑垂手。頗躍鷺鴻。蹁躚飛燕。風態變化。光彩艷逸。羣賓氣呀汗洽。神索色沮。而雲林不異

乖金距於雞塲。甄傀儡於玲瓏也。小瑤覘知其意。退而飲泣。曰。無可奈何矣。由是顏色慘變。言語支離。雲林大憐之。立綴柳梢青詞。樓上玉笛吹徹。白露冷飛瑤珮玦。鎖淺含顰。香殘棲夢。子規啼月。揚州往事荒涼。有多少愁縈思結。燕語空梁。鷗盟寒渚。畫闌飄雪。小瑤奉詞詠之。而貌舒態逸。九明席下。十妮子遭遇。過王四娘遠矣。公子。天香。皆爲讚嘆。於是設祖席於湖上。酒行數周。公子引琴而鼓。雲林寫古石長楊贈之。訣別之際。情各不勝。小瑤事公子不終。後爲山後劉尉馬仲男眷重。十餘年而坳於劉。柳梢青詞。眞跡。今在楊石涼家。　湯顯祖曰。我伯聲事郭雲林。人亦曰伯聲雲林。予亦曰伯聲雲林。豈知其家中。亦有閒情詞。梅花賦乎。鳳笙吐初霞。龍宮發多寶。如許才。如許學。雲林不能不退三舍。輸尤先生幾籌。

盛德帖

嚴居幽事云。倪元鎮寄松江府判官張德常書。陰陽冥黮。宜少留意。閒居尙可爲之。況身有職任。而植饑者易爲食乎。仙官分置洞宮。亦如世間局任者矣。吾德常兄固知之也。　眉道人白。此盛德之言。（眞妙在松江徐太常所）

財關

吾見人間人。負氣勃勃不能降者。一遇財關。便齟齬而不能越。若僉人細士。不勝吞象之思。臣不至弒君。子不至弒父。不已也。乃龐居士。不辨刀布之良窳。沉萬貨于湘流。倪徵君。尚知衡石之重輕。散世庾於枌梓。蟬脫汚濁。翔於九仞之上。遙遙千載。吾指不復三詘。每入蓁穢之墓。合眼念此兩大宿。輒自洒然。酒騰蠅觴。四面至矣。世有文士而持籌。公卿而招賄者。視兩公。能不汗顏而愧靦死耶。（此出松窗錄略）松窗錄。鐸之高從祖遂安公所著書也。公成進士於鄉者五十年。握縣大夫篆者九載。懸車貧罄。屐黑斜銳。襆蒌芒接。屋鮮儋之雹。地無行藥之圃。負郭授牒。僅存十雙。八口半飽。而冬襖無絮。其廡幾不齟齬於財關者乎。

報楊廉夫帖

雲林先生。矜咳俊快。詣首敝舌於萬卷。今踏足泖上。計得日提壺尾。共玄譚。此老年彌高。行彌通。氣焰下足相朝夕也。子方頓首。（氣安詣下）

瑞芝

鮑仲孚物。言倪氏寧鶴洞前。廣列遠方香艸。如閩蘭。蜀蕙。廣南三里香。黃白素馨之類。數十百種。四季發花不絕。諸蘭之間。植紫竹數之。忽而墓芝生焉。鐵老名曰瑞芝。首倡此韻。（詩序）

雅奏

顧瀅眞曰。倪先生發而爲詩也。擺脫塵筌。激揚眞賞。風華醴冶之習。壹不滓其筆端。蓋總制淸裏。敷爲雅奏。讀者塵容盡洗。俗狀畢澄。冷冷然若游霄寰。而陟靈埃之外。

詩變

元之詩人。芟汰妖冶。鉛澤。創變淸新之局。然莫究沉深淪漣之致者。倪處士元鎮。骨體翩翩。天質高逸。故其詩。精神發於協氣。以應天地之和。不求工而自工。若紅霞之流天。而卷舒也。一時風雅。如虞范諸君。才雖足敵。境有神至。元鎮如挾明月而蔑衆星矣。何能與之爭先。

精絕

翁侯曰。倪處士。一壑一丘。亦玄亦史。雖其篇章淸潤。綸事精絕。人爭寶之。非百谷曰。倪先生詩。風調閒逸。才情秀朗。若秋河曳天。春霞染岫。望若可採。就若可飡。而終不可求之於聲色景象之間。雖虞楊范揭諸公。非不稱盟主。然比於倪先生。猶乖棘夜光之靦水碧金膏也。

空潭

周文伯曰。倪先生詩。澹雅超詣。如空潭寫春。如古鏡照神。妙脫丰容色象之表。而一種淸聲逸韻。更隱映於有無濃淡之間。蓋先生之詩。非出之有意。而合之以天眞。應幾乎滄浪之所賞者。則其人與。（文伯京兆昌商眞雅似倪翁）

詩贊

寰朝陽。示卞榮。倪處士詩。誦之心融色奪。固緩數韻以贊之。天河之水淸且漪。雲林泚筆寫新詩。當時磊磊者餘子。上與陶謝同襟期。騷壇荒去遺編在。海底珊瑚發光彩。商彝周鼎三千年。制度天全人莫改。春林啾啾喧百禽。世

獨重此瑤華音。瑤華歌徹恐難續。老我臨風試一吟。

聞處士賦竹詩。年在舞象。嘗大雄氏所謂夙習餘音耶。衰矜高蹈遠引。何異鴞鴞子皮。

飄流

至正末。赤羽班甲。縱橫三吳。三吳文士皆遊。所見無非鐵籠頭也。於時倪元鎮。亦飄流海曲。裁造篇什。規風矩騷。多造心之語。清悠澹永。景近趣遙。絕無忸怩躡孤之態。去唐人風華何遠。緣徙遷掌鞅。珠緺散落。閒有存者。點畫救漫。錢塘俞紫芝子中。愛而護之。子中章法。得松雪三昧。繕寫成軼。燦爲星辰。歸爲河漢。百戰而下。生氣猶騰。鐫於畫長神悴。停毫掩卷時。展玩其詩。憂聲歌一二章。雅調諧美。條風徐來。氣豁叫舞。翩翩欲僊。

詩人

想象

無錫惠山泉。鍾天地之虛秀。忽改而屬之元鎮倪先生。先生天才流麗。峻潔儻奇。所爲詩。平淡和雅。超逸藻秀。酷然而中六律。故家披戶擘。想像其人。若入雲林。窺清閟。彷彿睹寒松幽壑之姿也。然先生之品。以詩畫掩。

淡泡

愚谷公曰。雲林詩。冲然簡。夷然曠。鏗然中宮商。境有所必副。則無問理。情有所必暢。則無問事。平湖淡泡。雲煙霏塞。悠悠旌旆。徒御不驚。庶幾哉遠隘六一。眉山。瀫川。近則文安文靖承旨諸君而上之矣。

隱處

吳司徒寬曰。倪雲林之詩。能脫去元人穠麗之氣。而得陶柳恬澹之情。然在溷世。知者尚未罄其妙。亦以隱處山林。不求聞達耳。雲林之詩。弘藻溫麗。未能盡其妙者。不能窺其深微耳。百載之下。試歌一二篇。猶能振動林木。當與太白昌齡並馳。涇楊子曰。先生畫跡。流室人閨。雖好事者不能盡有。獨其詩。幸而亡恙。由詩而得其心。銳然爲世道撝一寄焉。其亦可以登清閟閣

矣。尤子曰。不求聞達。正是高處。何必世人盡知其妙。

遺像詩歌

雲林倪先生題寂照蔣君遺像。　幻形夢境是耶非。縹緲風鬟雲霧衣。一片松間秋月色。夜深惟有鶴來歸。一梅花夜月耿氷魂。江竹秋風洒淚痕。天外飛鸞徒見影。忍教鑪玉在荒村。○先生詩名破天壤。即此二絕。洵乎正始之音。出微入妙。精爽飛越。○雲林自署詩後云。君姓蔣氏。諱圓明。字寂照。暨陽人也。年二十一。歸於我。勤儉睦鄰。鄉里稱其孝敬。歲癸巳。奉姑挈家避地江渚。又一年。不事膏沐。游心恬澹。時年四十有七矣。如是者十一年。癸卯九月十五日。微示疾。十八日清晨。翛然而逝。　甲辰正月廿四。瓚題。　王梅溪悼內。燕寢焚香老病身。細君相對坐如賓。而今一榻維摩室。唯與無言法喜親。又偕老相期未及耆。回頭人事已成非。逢春尚儗風光轉。過眼忽驚花片飛。遠不及雲林之作。○徵戊戌歲。鏜與劉荔波邦徵。同栖燕邸。青宵紫焰。握麈漫譚。荔波言此像猶存其邑蔣氏。蓋雲林外家也。蔣子珍之如十五城。嗟嗟。蔣君生二子。有六孫。二百年來。雲仍北北。世擁豐資。無不敦詩悅禮者。能無意於斯像乎。

王叔明

倪雲林家。有岩居高士圖。王叔明之筆。雲林公題詩其上曰。臨池學書王右軍。澄懷觀道宗少文。王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中無此君。○發筆清嘉而疎秀。結法緊密而强勁。波險處顧盼生妍。是雲林中年筆也。

陶柳

先輩評淵明詩。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評子厚詩。如高山獨眺。聲晚孤吹。倪仲子元鎮。何意皆超。謂陶柳之間。已入無淵境界。○陳眉公曰。倪先生詩。如陶章王孟。不帶一點縱橫習氣。所謂其文約。其詞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獨先生足以當之。

一唱三歎

倪先生天際眞人也。詩格高而才逸。九皐之響。放目震耳。凌雲翮翮。類先生之爲人。眞之陶章岑劉間。又孰古而孰今耶。大奚玄酒不和而自醇。朱絃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詩稿採叙

倪先生。皭然隱君子也。舉體無常人事。自樹亭亭物表。人莫得而磨涅。梁伯鸞錢道人。其人也。王所先生抱元亮之節。居元不仕。爐香茗椀。擁萬卷自娛。晚散家財。看殘五湖三泖間。此其志甚遠。其見甚卓。鄉產人言摩詰畫中有詩。詩中有畫。倪先生亦然。生前。詩與人。以畫掩。身後。詩與畫。以人重。李本雲林先生有焉。詩不云乎。皎皎白駒。

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曰。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其人如玉。可望而不可即也。先生有焉。此倪先生之所以爲倪先生也。高存之

妙絕

王太史耐軒曰。雲林先生。脫略綺紈。作爲詩章。妙絕一世。人欲不服。自不能不服也。然先生性癖傲物。多忤於時。元末棄家業。汎舟五湖三泖間。興至則捉筆寫煙林小景。或畫竹枝。偶流於市。好事者爭貿之。即百金不惜。

詩餘

元俗薄侈。文人競裁豔詞。宛轉儇俏。取妍於世。元鎮先生。不能離俗。時一染指。元亮閒情。未損雅品。況清而不豔。柔而不媚。麗而不靡。和軟豐腴。流暢新淺。雁一凡例。大是當家。鏗每於韶光正長。憔悴硯北。風約簾衣。水搖扇影時。急取先生詞。歌一兩闋。四大爲爽。身世兩忘。但恨不能多得。採錄殘句。春寒不管花枝瘦。無情水自流。　鷓鴣啼處東風岫。綠殘照花開。門前楊柳密藏鴉。春事到桐花。芳艸際天涯。蝶栩春揮夢華。　撮啼紅。杏花消息雨聲中。　吹簫聲斷更登樓。獨自凭闌獨自愁。斜陽綠慘紅消瘦。長江日際流。　小重山。空翠屏。繡簾風暖春醒。煙艸粘飛絮。蛛絲惹落英。無限傷情。　香殘夢。子規啼月。多少愁。　蓬上雨潺潺。蓬底幽人夢故山。砌戶林扉。元不閉。鸞開。只有飛雲可往還。波冷玉珊珊。一壑松風引珮環。詠得池塘春草句。更闌。行盡千峰半髻間。　後庭玉樹當時調。可憐商女。不知亡國。吹向紫簫簾。　沙浦岸柳送凄涼。雨葉舖庭風爲掃。閉門寂寂生秋草。久客還家貧亦好。無家最自傷懷抱。○王逢善曰。此等佳句。置之金筌蘭畹二集中。必無辨其非者。試一詠之。薤澤津津在喉吻間。

北辰

倪翁辭隆從弢。學贍筆優。既据北辰之壇。時多衆星之附。彩鳳鳴岡。羣鸞繼響。詩存載籍者。採錄一二。　楊廉夫　二首　浮雲載山山欲行。橋頭雨餘春水生。便須下榻雲林館。臥聽仙家雞犬聲。　又　雲林色映籜。竹樹氣鬱森。綠石留朝潤。青樟生夕陰。鳳岑滄海夢。搖落故園心。擬就歸舟計。應須買賦金。　鄭元祐　一首　倪郎斲畫如斲冰。濁者澄之而獨清。溪寒沙瘦餽無滓。石剝樹蛻能有情。珊瑚忽從鐵網出。瑤草遇自齋房生。譬之飲酒不求醉。政自與物無虧成。　高季迪　三首　雲林已白頭。猶有晉風流。愛寫滄洲趣。閒來玄館游。茶煙秋淡淡。竹雨暮脩脩。欲向南池水。長留清翰舟。　又　老來詩障倘堂堂。過宿僧留讌大床。病臞可堪迷遠道。孤松只合在高崗。蕭蕭鬢影驚寒色。渺渺雲山欲夕光。莫道欲歸無好處。便尊勾漏與華陽。　又　草滿當年食客堂。一身投老寄僧床。秋風吟怨衰蘭浦。暮雨行愁苦竹岡。任俠豈能諧薄俗。養和且爲駐頹光。酒錢十萬今誰送。獨吸黃花對夕陽。　華幼武　一首　軒窗玉潔無塵躅。梧竹風高夏日清。池上綠陰分野色。花間黃鳥帶春聲。移尊近水延餘醉。寫畫留人欵別情。一出山莊路何限。客衣慈母意難平。　謝應芳　一首　秋暑鼓餘勇。懷抱方焚如。故人江上來。風雨與之俱。遂令沸湯鼎。化爲寒露壺。靜幽陟崇丘。飄颻素霞裾。同遊得名勝。吟嘯興不孤。大樹倚高蓋。小酌懽有餘。三江五湖上。羣峰開畫圖。獨憐我鄉土。烟塵上鞾糊。安知艱虞世。得此暇日娛。一笑百慮忘。松風奏雅笁。　王逢　一首　笠澤雨晴煙霧微。放船忽逢倪隱居。黃河泰華意氣若。金薤琳琅書畫如。路浮籍葉湖春酒。水落桃花炊鱖魚。莫嫌忘形禮法外。難得合併憂患除。　陳基　一首　丘崇崇兮下有流水。樹森森兮匪櫟伊梓。彼櫟孳兮且鬻。梓棄爲薪兮。於材何有。造物孔人兮。將誰歸咎。

來禽帖

高士倪元鎮先生。精八分書。點畫蒼勁。而不失神彩。心能轉指。指能轉管。態骨皆妍。幾與山谷爭勝。來禽詩。右軍手帖寫來禽。藤紙唐人逼體臨。若以評書推畫法。米甘筆法儗雲林。右金粟道人顧仲英詩也。仲英在勝國。饒于財而豪俠不羈。詩筆特其餘耳。然與倪先生游。先生時時稱許。其人亦非尋常人也。蘇談云。顧昆山阿英。家造亭館三十六處。扁額皆帖。皆楊廉夫鄭明德。倪元鎮。張伯雨名筆。既能好事。而詞語亦流麗能動人。當時在噩壚。非獨以多財故也。遭亂盡散其業。僦髮爲僧。觀蘇談所載。金粟道人者。亦倪先生輩中人也。藉倪先生面名不沉於泉夜。

贋筆

雲林翁剛腸疾惡。任情用已。不能泛愛博容。以致詭譎之徒。徃徃摹其字蹟。

劉源帖

古雅士張藻仲。殫力臨池。結構秀密。眞蹟皆得大令風度。神爽奕奕動人。一時拔賞于巨工。名薄海內。其後人寶藏雲林高士二帖。字如指頂。糊雅適緊。瘦不露骨。蒼不涉枯。雖稍鍊側。翩翩若飛鴻。大有生氣。隋珠崑玉。何能迴易。此李氏漫筆也。今錄二帖。以補集中之遺。　瓚啓。比命爲陳編修子樞書劉源九曲圖。并賦詩。敢不承命。因在城中。汨汨署無少清思。今日出城外。坐間靜處。始得讀劉源事迹。欲圖寫景物曲折。盡狀其妙趣。我則不能。若瓚草草點染。遺其髣髴。牝牡形色。則又非所以爲圖之意。僕之書。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近游來城。索畫者。必欲依彼指授。又欲臨時而得。鄙辱怒罵。無所不有。寃矣乎。詎可責寺人以不髯也。是亦僕自有以取之。倘爾及此。發達者一笑。繆詩儗皇。畫紙全納。爲我多謝編修君也。尊君侍次。并乞道謝。幸甚。

藻仲名瑄。江陰人。號芸窗。後因有同姓名者。以多貲致名。清于父而更爲宣。事詳唐太史觚撰延名說。其父溝南公。名端。字希尹。父子俱有詩名。遺集傳世。　又一柬。瓚白。今日在盧氏客樓。大風烈日。筆硯枯燥。如熬盤壘。管復濟以僕之惡書。所謂鈍人騎駑馬。徒令旁觀嗤嗤費力耳。能書畫者。非神虛凝靜。風日清美。則不舉筆。顧愷之登樓去梯。家人罕見。歐陽通猩猩毛爲筆。象犀爲管。迺始伸楮書畫。同一摳軸。豈令人造次窗案所爲耶。吾藻仲妙於書畫。以僕言爲然否耶。至正乙巳六月十二日。瓚頓首。　雲林翁精神之聚。託之臨池。服膺懷素。故能疎爽而多姿態。筆勢朗朗。若對襄陽父子。得其片鱗半爪。藝家寶愛。無異襄陽遺墨。二札非藝圃照乘乎。

下耳。觀此劄。則知前劄爲誤。今二札並刪集中。去其贋者可也。善墓雲林筆者。今亦多有之。即鐘友有三焉。呂文翁。章順谷。張壺梁也。自此推之四方。何可勝數。故集中贋者不少。今世人藏雲林帖。有索香索墨者。皆贋帖也。

臨池

呂教論志學云。勝國避世諸君子。無不臨池染練者。時尚圓熟淳美。獨吾元鎮公。信手畫率。矯健樸雅。一時藝家。衰靡極至。第其品神品逸品能。吾皆不能決。其書傳世者不少。大都無繩削之拘。無娟娟之俗。瀟洒流迅。飄動出塵。每一披玩。令人神躍。眞天匠手也。豈元人競趨豐肥。徙爛神彩。以媚時好者哉。

宋板漢書跋

先師弇洲大司寇曰。此書求有倪元鎮手筆跋語。是元鎮家藏。北宋板也。惜闕目錄。及陳勝項籍傳。中有朱書。用唐人抄本。舍人院本。參校。係是宋景文筆。字畫妍好。無一筆苟簡。而考證評隲。有出於諸注之外者。別作墨書。亦景文筆。蓋錄劉原父語也。前輩讀書用心如此。令人汗下。世貴識。此王先生手墨。先師薨。而澹生踵逝。藏書不能盡守。多在巨室貲庫中。雲林賢胤林林。力能復之者也。能無意乎。

瘞鶴銘考

曹士冕云。焦山瘞鶴銘。筆法玄妙。爲書家冠冕。前輩慕其筆。而不知眞逸爲何人。雲林倪子。定爲陶弘景。以弘景宋陽館帖。參校一過。然後衆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　良由雲林質力故高。而多嘉晉唐名跡。耽玩妍思。心慕目倣。故下筆奇逸遒勁。超雅去俗。目具機神。鑒定安能有誤。

元人書。自趙吳興外。黃伯生古雅。鮮于必仁。朗朗有父風。張伯雨健而近俏。柯敬仲老而近粗。倪元鎮微有韻。而人或許以得大令法。元鎮以稗筆作畫。不能於筆外取意。以稗筆作書。不能於筆中求骨。詎宜以汎愛推之也。

介石帖

倪先生報介石帖。初離雲林集中失收。陳眉公鐫之品外錄。蓋晚年筆也。抄之於此。　瓚奉別後。從陶陵東郭外人家。少憩三日。待荊溪發行李來。即歸田舍。到家稍稍休歇。而州縣科差。迫促騷然。固歎那能復以憒憒。從彼之榛榛乎。便命扁舟入吳。寓村落中。調氣靜坐。得以少抒其中磊磊者。日從一二林下人。登靈岩山。覽觀天池石壁之勝。尋姑蘇臺古跡。若司馬子長。蘇長公。悲世憤俗。有不勝其哀。後百世而不及見古人。則求古跡。觀以自解。惜不得非其人。回望太湖之西。諸山依約。指點數螺。若芥舟汎汎杯水中者。當是銅棺離墨。固非吾寄止。公正看白雲滅沒處。杜門著書。降屈其心志。不能以道表見於當世。眞爲之泣下沾襟也。　陳眉公曰。倪元鎮。人外高踪。而騷屑不樂如此。古云。高人多感慨。信哉。

頫迂帖

米南宮補蝗帖云。魯君素謗韋者。與薛至親。一體加毀。幸天恩贖蕩。復賴恩庇。及此愧惕。　倪處士雲門帖。倪瓚上公武先生。比承專寄塵觀辨證。深見遠懷。小楷寬緯而遒媚。尤得唐人風格。敬嘆敬嘆。命寫鄙作。謹書上。比來想尊履康裕。正月中。瓚爲醉客捶扁。不肖亦醉。頹然如土木偶人。不與較也。人所共知。乃反興謗於雲門翁。謂瓚譏議其詩畫。雲門舉皆造極。又過瓚不薄。瓚果人耶。獸耶。聞雲門終不撫少動。是不可曉也。四日。瓚啟。　陳繼儒曰。二帖眞蹟。在橋李包儀甫家。又有雲林答友人次韻詩一首。吹笙豈爲求齊侯。

在楚何妨自越吟。醉人捶鼻吾何恤。且復清尊與子斟。其詩疑一時所作。謗米者。爲魯薛突。不知捶鼻雲林者何人。兩公想以顛迂取憎於末世。桀狗猶狺。於羨何害。跋雲林目中。沉潰法書。引觸變化。遂自成家。勁有姿態。蒼有儀度。此帖益造精微。光彩燁燁射人。凡骨盡換。無一筆作灘滬長袖之態。不特與元章稱雙珠合璧。即雜之叔休帖中。人不能辨。（叔休謂引也陳宣帝謂勝國微賢楊徵皆於羊欣皮上）者

慕蘭

倪元鎭先生。慕蘭帖云。高房山。清節雅尙。有馬先生者。亦其國人。遂號彥敬。蓋司馬慕蘭之意也。跋云。右雲林二十七字。縱筆稍大。而結搆超曠。瘦而不佻。渴而不澁。大有丰韻。眞勝國墨池高手也。後之臨摹其跡者。不得一波一拂之妙。不免偏鋒險瘠。筋脉怒張。捆入張即之惡道。徒資人嗤噱耳。

夾葉柳

陳惟允畫夾葉楊柳。柳下駕一車。作冉冉欲行之勢。倪雲林先生。書遊子手中線詩于其上。鋒力圓密。蒼快清勁。有字外風韻。非以丹青而攜借之也。

奇石

張外史伯雨。素不善畫。嘗醉後。戲寫張洞奇石。具種種逸韻。鄭德明裝潢成卷。倪先生賦詩賞之。書畫不論工與拙。顏公米帖豈圖傳。君看外史寫奇石。醉墨淋漓似米顛。右雲林二十八字。雖率直無意。而渴筆遒逸。別有一種風味。名家褒賞。頓爲此石增重。顯卿題。（不知顯卿何姓）

信手作

黃大癡溪山雨意圖。自題云。此是從數年前。萬平江光孝寺時。陸明本將住紙二幅。用大陀研。郭忠恕墨。信手作之。倪雲林先生家藏。題云。黃翁子久。雖不能望見房山。口（一字此）波。要非近世畫手可及。此卷尤其得意者。黃畫。倪書可稱二妙。而書橫逸疎秀。不受役於元章。胸次如此。宜其不捧羊皮詔也

楷書

張伯雨小楷書詩七首。其後云。上雲林清閟閣下。希是正之益。句曲張天雨起首。雲林公手跋其後。點畫鉤捺。遒逸蕭散。紙素如新。爛然刺目。今在吉杭祝氏。祝氏稱伯雨有竹烟波月之趣。

書評

祝京兆枝山翁。評勝國名人書。饒介之如時花沐雨。枝葉都新。張伯雨如道士醮詞。雖禮而野。倪元鎭如金錢墜菊。多存別韻。

樂圃帖

消夏錄述雲林翁樂圃帖。予來城郭。暑氣熾甚。偶憩甘白先生樂圃林居。不覺數日。相與陰茂樹。臨清池。論羲文之象爻。彈有虞之南風。足以永日。古林僧題。把玩而清風立至。思爲之逸。神爲之超。頓忘煩暑。天景移情之妙如此。

四帖

都少卿南濠云。薛紹彭四帖。予來城郭。暑氣熾甚。偶憩甘白先生樂圃林居。不覺數日。相與陰茂樹。臨清池。論羲文之象爻。彈有虞之南風。足以永日。古林僧題。把玩而清風立至。思爲之逸。神爲之超。頓忘煩暑。天景移情之妙如此。

雪蕉

陳繼儒曰。王右丞維畫雪蕉。曾在倪氏清閟閣。楊廉夫爲雲林先生題短譜。雲林亦自有題跋。此畫可易附郭二頌。

題四字

小米雲山卷。藏項希憲家。後有紫心道人及沂陽童復二跋。雲林先生僅題四字云。倪瓚曾覽。四字奇逸飛動。才落數筆。便足連城。　又跋細看此四字。縕妙藏鋒。秀氣溢人目。非婆陽不能書。

春林遠岫

至正十四年。寫圖贈鄭君。序其後曰。鄭君九成以四絕句遺予云。杏花簾幙看春雨。深巷無人騎馬來。獨有倪君能憶我。黃昏鵲噪到蒼苔。一其春色三分能有幾。二分已在雨聲中。墻東無數桃花樹。恨殺朝來幾陣風。二其二十日春寒早閉門。風風雨雨怕黃昏。小窗對坐黃金鴨。寂寞沈香火自溫。三其春寒時節病頭風。惆悵年華逝水同。世事總如春夢裏。雨聲渾在杏花中。四其予留宿鄭君齋。篝燈寫春林遠岫圖。時漏下三刻矣。二月二十五日。瓚在佩章齋中書。

逸品

先師弇洲翁云。大小米。高彥敬。以簡率取勝。倪君瓚以雅趣取姿。宜登逸品。又云鄧春卿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玄撰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王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以逸爲首。而妙神能次之。宋大小米。元高士倪雲林。眉山公竹石。足以當逸品。

繪事

九龍山樵紱曰。邦多名彥。而清芬之氣。鍾於倪仲君元鎮。好古篤脩。雋立丘壑之表。吟寫餘暇。旁遊繪事。師心象意。天骨遒爽。蕭疎秀挺。生氣淋漓。心奪天機。神工不逮。多作小景。幽巒遠壑。風華絕塵。具慧眼者。定爲寸石寸珠。尺林尺壁。壯歲亦嘗圖巨障。如雅宜山圖。風格玄遠。標舉超逸。遠出南宋諸君之上。但不得多見耳。嘗撫戴琬御封。似李煜難下。

神護帖

徐天全元玉帖。予於蕩東華氏。見王九龍畫竹一卷。延袤至三十尺。特鮮奇逸之趣。又見倪元鎮雲山小景。僅僅方尺。其色鮮妍。如旦晚落瀋者。又竹石一幅。方二尺。若不經意。而峻標清度。遠令烟濤之色。陡被襟裾。展玩安能脫手。兵火之後。而存此等奇物。必有神護。珊瑚長鐵網中數十年矣。其勿出脈賈胡也。　先師弇洲翁曰。人謂天全翁書。山米頗來非也。全得長沙面目。神彩風骨。亦自瑰瑋。惜結體少疎耳。

三偉人

黎大晝帖。倪公畫此。而創爲詩。和之者高季迪饒介之。三公皆偉人。眞跡難得。顧崇善併得之。是誠三絕。崇善有傷才。且好蓄古書畫。有大抱負而待時者。

藝苑卮言

高彥敬。倪元鎮。方方壺。畫品之逸者也。元鎮極簡雅。似嫩而蒼。宋人易摹。元人難摹。元人猶可學。獨元鎮不可學。又云吳中名士。推重沈啟南。人爭購之。其價遂與宋元諸名家等。識者不以爲過。蓋其倣諸先輩筆。俱逼眞。獨于倪元鎮不似。又云文待詔仲子嘉。作山水清遠。有倪雲林之趣。士紳貴之。又云崑山顧仲英。撫錫倪元鎮。俱以猗車之貴。更挾才藻。風流豪賞。爲東南之冠。而楊廉夫寔主斯盟。元鎮繪事。尤稱絕倫。倪顧各散家貲。不留一縑。豪縱若此。其于陶靖節。可謂異軌同操。

蹴踘圖

黃藻岸過時鑾號野舟。著嶺豹集云。倪處士家藏趙太祖太宗蹴踘圖。是高宗德壽宮第一函物。御寶十餘印。硃鮮熨。若初落者。侍立趙普等七人。容貌

偉傑。儼然如生。雲林最寶重之。風日晴好。方欲之園閣。倚欄觀玩。左邊有倪迂一圖書。又有晴戀一日幾回看小印。國初歸之湖南華氏。正統間。雲林族孫河南道御史汝敬。蛅頭細楷。題其末云。小苑垂楊弄晴碧。萬幾餘暇同懽集。錦毯交蹴徃來頻。落花流水春無蹟。君王奮袂張虬鬚。宛似驪龍夜戲明月珠。侍臣鵠立一回首。仰拋紅日直上青雲衢。宮靴撲簌騰香霧。紫鳳翻身彩鸞舞。星移斗轉夜將午。回首月華過十五。此謂一篇之中。有兩回首。必有一誤。若時聲和章。無巽史思明之詠櫻桃。虛絕人冠纓。不敢泚筆。（疑脫倪字）（疑衍詩字）（疑衍給字）

靜寄齋月樓公敬之詩也

便面

趙千里畫一小扇。千山嵐翠。百道飛泉。營林絡石。小橋竹屋。新柳夭桃。翔鸞舞鶴。無一不具。倪先生珍之。如四瑚八璉。手題妙語以旌之。誰見解衣作盤礴。卷懷雲烟歸掌握。春雨冥冥江水深。竹間日暮衣裳薄。零落王孫芻餘。越王臺殿久荒蕪。天上仙人書亦好。愛比當年屋上烏。一時賓和者甚衆。今錄三首。

張伯雨翠竹丹山氣旁礴。幾疊香痕經手握。何年破鏡飛下天。吳淞水剪幷刀薄。江南寶紛多遺餘。王孫不歸恨離騷。蘼蕪消歇秋風起。班騅我歌烏烏。

鄧元佑朱室王孫妙盤礴。萬里江山歸一握。卷藏袖中舒在手。清風徐來穀衣薄。文彩於今淪落餘。雕欄玉砌妻蘼蕪。至寶不隨黃土化。門上空啼白頭烏。

陳方亭衣春曛初盤礴。點綴溪山不盈握。白雲閣浦見桃花。坐使涼風起蘋藻。故物淵零百歲餘。王孫有恨迷平蕪。衡門今日看眞蹟。始與人辨雌雄烏。

四詩成清豐融潔。風澖澖大雅之音也。合四詩而觀之。千里之畫。宛在目中。精麗豔逸。必不遠唐人矣。

包山謾記。

弘治元寺僧方屋。雲宗之寶也。志嘉雲林而未遘。聊借客面而借便面。乃寫墨蘭於扇。持以納履祇陀。雲林倒屣而迎。把臂而語。一盃一榻。曩時之風味。一圖書。又有晴戀一日幾回看小印。國初歸之湖南華氏。正統間。雲林族孫河南道御史汝敬。蛅頭細楷。題其末云。小苑垂楊弄晴碧。萬幾餘暇同懽集。錦毯交蹴徃來頻。落花流水春無蹟。君王奮袂張虬鬚。宛似驪龍夜戲明月珠。侍臣鵠立一回首。仰拋紅日直上青雲衢。宮靴撲簌騰香霧。紫鳳翻身彩鸞舞。星移斗轉夜將午。回首月華過十五。此謂一篇之中。有兩回首。必有一誤。若時聲和章。無巽史思明之詠櫻桃。虛絕人冠纓。不敢泚筆。（疑脫倪字）（疑衍詩字）（疑衍給字）

靜寄齋月樓公敬之詩也

便面

趙千里畫一小扇。千山嵐翠。百道飛泉。營林絡石。小橋竹屋。新柳夭桃。翔鸞舞鶴。無一不具。倪先生珍之。如四瑚八璉。手題妙語以旌之。誰見解衣作盤礴。卷懷雲烟歸掌握。春雨冥冥江水深。竹間日暮衣裳薄。零落王孫芻餘。越王臺殿久荒蕪。天上仙人書亦好。愛比當年屋上烏。一時賓和者甚衆。今錄三首。

張伯雨翠竹丹山氣旁礴。幾疊香痕經手握。何年破鏡飛下天。吳淞水剪幷刀薄。江南寶紛多遺餘。王孫不歸恨離騷。蘼蕪消歇秋風起。班騅我歌烏烏。

鄧元佑朱室王孫妙盤礴。萬里江山歸一握。卷藏袖中舒在手。清風徐來穀衣薄。文彩於今淪落餘。雕欄玉砌妻蘼蕪。至寶不隨黃土化。門上空啼白頭烏。

陳方亭衣春曛初盤礴。點綴溪山不盈握。白雲閣浦見桃花。坐使涼風起蘋藻。故物淵零百歲餘。王孫有恨迷平蕪。衡門今日看眞蹟。始與人辨雌雄烏。

四詩成清豐融潔。風澖澖大雅之音也。合四詩而觀之。千里之畫。宛在目中。精麗豔逸。必不遠唐人矣。

包山謾記。

弘治元寺僧方屋。雲宗之寶也。志嘉雲林而未遘。聊借客面而借便面。乃寫墨蘭於扇。持以

納履祇陀。雲林倒屣而迎。把臂而語。一盃一榻。曩時之風味。一圖書。又有晴戀一日幾回看小印。國初歸之湖南華氏。正統間。雲林族孫河南道御史汝敬。蛅頭細楷。題其末云。小苑垂楊弄晴碧。萬幾餘暇同懽集。錦毯交蹴徃來頻。落花流水春無蹟。君王奮袂張虬鬚。宛似驪龍夜戲明月珠。侍臣鵠立一回首。仰拋紅日直上青雲衢。宮靴撲簌騰香霧。紫鳳翻身彩鸞舞。星移斗轉夜將午。回首月華過十五。此謂一篇之中。有兩回首。必有一誤。若時聲和章。無巽史思明之詠櫻桃。虛絕人冠纓。不敢泚筆。（疑脫倪字）（疑衍詩字）（疑衍給字）

靜寄齋月樓公敬之詩也

便面

趙千里畫一小扇。千山嵐翠。百道飛泉。營林絡石。小橋竹屋。新柳夭桃。翔鸞舞鶴。無一不具。倪先生珍之。如四瑚八璉。手題妙語以旌之。誰見解衣作盤礴。卷懷雲烟歸掌握。春雨冥冥江水深。竹間日暮衣裳薄。零落王孫芻餘。越王臺殿久荒蕪。天上仙人書亦好。愛比當年屋上烏。一時賓和者甚衆。今錄三首。

張伯雨翠竹丹山氣旁礴。幾疊香痕經手握。何年破鏡飛下天。吳淞水剪幷刀薄。江南寶紛多遺餘。王孫不歸恨離騷。蘼蕪消歇秋風起。班騅我歌烏烏。

鄧元佑朱室王孫妙盤礴。萬里江山歸一握。卷藏袖中舒在手。清風徐來穀衣薄。文彩於今淪落餘。雕欄玉砌妻蘼蕪。至寶不隨黃土化。門上空啼白頭烏。

陳方亭衣春曛初盤礴。點綴溪山不盈握。白雲閣浦見桃花。坐使涼風起蘋藻。故物淵零百歲餘。王孫有恨迷平蕪。衡門今日看眞蹟。始與人辨雌雄烏。

四詩成清豐融潔。風澖澖大雅之音也。合四詩而觀之。千里之畫。宛在目中。精麗豔逸。必不遠唐人矣。

包山謾記。

弘治元寺僧方屋。雲宗之寶也。志嘉雲林而未遘。聊借客面而借便面。乃寫墨蘭於扇。持以

貨之才俠也。而居寅最善。寅謂蠶曰。夢普旗亭多通。何不畫一扇取償於周三猫乎。三猫者亦風流好古人也。且嚮風足下。因述方厓過雲林事。夢普欣然染毫。伯虎題詩其上。藉手見之。三猫欵接。不甚殷勤。以扇授侍史持去。知夢普好飲。饋臘酷四鬣。中金三兩。夢普默怨而別。以告伯虎。伯虎招衰倩同徃。倩索觀畫扇。三猫出之袖中。伯虎攘而立碎之。叱咤而出。即以三金買鵝

納履祇陀。雲林倒屣而迎。把臂而語。一盃一榻。曩時之風味。一圖書。又有晴戀一日幾回看小印。國初歸之湖南華氏。正統間。雲林族孫河南道御史汝敬。蛅頭細楷。題其末云。小苑垂楊弄晴碧。萬幾餘暇同懽集。錦毯交蹴徃來頻。落花流水春無蹟。君王奮袂張虬鬚。宛似驪龍夜戲明月珠。侍臣鵠立一回首。仰拋紅日直上青雲衢。宮靴撲簌騰香霧。紫鳳翻身彩鸞舞。星移斗轉夜將午。回首月華過十五。此謂一篇之中。有兩回首。必有一誤。若時聲和章。無巽史思明之詠櫻桃。虛絕人冠纓。不敢泚筆。（疑脫倪字）（疑衍詩字）（疑衍給字）

靜寄齋月樓公敬之詩也

便面

趙千里畫一小扇。千山嵐翠。百道飛泉。營林絡石。小橋竹屋。新柳夭桃。翔鸞舞鶴。無一不具。倪先生珍之。如四瑚八璉。手題妙語以旌之。誰見解衣作盤礴。卷懷雲烟歸掌握。春雨冥冥江水深。竹間日暮衣裳薄。零落王孫芻餘。越王臺殿久荒蕪。天上仙人書亦好。愛比當年屋上烏。一時賓和者甚衆。今錄三首。

張伯雨翠竹丹山氣旁礴。幾疊香痕經手握。何年破鏡飛下天。吳淞水剪幷刀薄。江南寶紛多遺餘。王孫不歸恨離騷。蘼蕪消歇秋風起。班騅我歌烏烏。

鄧元佑朱室王孫妙盤礴。萬里江山歸一握。卷藏袖中舒在手。清風徐來穀衣薄。文彩於今淪落餘。雕欄玉砌妻蘼蕪。至寶不隨黃土化。門上空啼白頭烏。

陳方亭衣春曛初盤礴。點綴溪山不盈握。白雲閣浦見桃花。坐使涼風起蘋藻。故物淵零百歲餘。王孫有恨迷平蕪。衡門今日看眞蹟。始與人辨雌雄烏。

四詩成清豐融潔。風澖澖大雅之音也。合四詩而觀之。千里之畫。宛在目中。精麗豔逸。必不遠唐人矣。

包山謾記。

弘治元寺僧方屋。雲宗之寶也。志嘉雲林而未遘。聊借客面而借便面。乃寫墨蘭於扇。持以

貨之才俠也。而居寅最善。寅謂蠶曰。夢普旗亭多通。何不畫一扇取償於周三猫乎。三猫者亦風流好古人也。且嚮風足下。因述方厓過雲林事。夢普欣然染毫。伯虎題詩其上。藉手見之。三猫欵接。不甚殷勤。以扇授侍史持去。知夢普好飲。饋臘酷四鬣。中金三兩。夢普默怨而別。以告伯虎。伯虎招衰倩同徃。倩索觀畫扇。三猫出之袖中。伯虎攘而立碎之。叱咤而出。即以三金買鵝

雲林最愛古墨。而當代如錢唐林松泉。長沙胡文中。武夷杜清碧。天台黃修之。陽羨吳國良。檇李湯有光。皆所製者。見必受之。嘗贈有光詩。收煤石龍中。豹囊秘玄玉。鵝池生白虹。湯生法潘谷。千載事同風。　贈國良詩。生住荊溪上。桐花收夕烟。墨成墓玉秘。囊售百金傳。孰謂奚圭勝。徒稱潘谷仙。老松端愧汝。桐法更清妍。其褌許雌擲。買之聊以供家人雜用。饋餉往來賓友耳。其所貯藏而珍愛。日夕翫弄。如掌中夜光者。唐宋名品十二丸。號烟雲十二仙。謎金錢豹皮之多紋者。製十二囊囊之。爲兗州陳朗者二。爲易水奚超者一。爲明州柴珣者一。皆初唐高手名士也。南唐人所製者四丸。二爲歙州李廷圭。（即奚超子而唐主賜姓李氏）一爲歙州耿遂仁。一爲宣州盛信。其四則出宋人之手也。一爲李世英護桂堂墨寶。一爲葉世英德壽宮御用。一爲葉邦憲復古殿御用。一爲劉士元緝熙殿御用。皆米宮局中龍香劑也。燃漆烟人腦麝金箔。螭角膠合而成丸。雲林四十年中所賸。僅僅止此。眞宜寶愛。猶以不得普魏佳品爲恨。普魏世遠。其墨不可見。但傳有螺子之名。記載中謂開元天寶時。高麗人以多年老松煤製者爲第一。然亦不聞其形何狀。況得而見之乎。

古箏

孟姜泣城下。蒙恬悲之。寫其怨而擊哀箏。雲韶樂中。無箏而有箏。豈即別名耶。清樂部始見雲和箏。其頭象雲。故名。琵琶八十餘調。箏僅宮商角羽四調。彈時移柱應二十八調。甚不易彈。亦甚不易製。唐以後。無巧工矣。故習斯伎者絕少。稽之樂籍。無聞焉。至元和中。有李青青。與其孫從周。相繼稱彈手。冠絕一時。太和中。有龍佐。大中以來。有常述。本稱妙手者。寥寥數人。不知楊鐵老。何以擅於此藝。自謂能矣。而不得古箏。雲林翁家畜古箏。而不善鼓。遂捐以餉鐵老。鐵老喜之。賦詩以報。神紋泣斷三千年。秦聲錚錚十三絃。莫愁小館。朱樓燿芳條。贈文則一首。　黃鍾雜姑洗。春容以清亮。別鵠暮鳴飛。流水春演漾。愛掬絃手忘。令我形神暢。贈惟允二絕。　覓句仍工畫。看山不愛名。棋枰消永日。琴調寄閒情。又陳郎鼓琴初月明。能對吳人作楚聲。江風動地波撼席。簷雪撲帳雲棲甍。贈子方一首。　憲帳凝夕清。高堂流月明。芳琴發綺席。列坐散煩纓。迴翔別鶴意。縹緲孤鸞鳴。一寫氷霜操。掩抑寄餘情。贈天錫一首。　薩公能琴賢且文。城闉一遇何歡欣。高齋墻榻新雨痕。爲鼓瀟湘之水雲。竹林蕭瑟風蟬嫣。山日曈曨波沄沄。曲終推琴意逾妙。高山流水餘音聞。贈伯容一首。　遠思翩翩屬五湖。一杯濁酒詠唐虞。清琴忽作金石弄。佳士今猶山澤臞。飛絮游絲颺風日。瀑流松吹灑巾襦。蓬龍汨溺淫昧久。古樂蕭條古道迂。贈甘白先生四首。　囘囘夕露淨衣巾。虛牖琴聲向夜分。變雅變風由正始。江湯江雨洗炎氛。烟中雉雊登春木。石上狼吟隔嶺雲。山遠

寂寥知者少。匣藏無使世人聞。其一白蘋風起日初沉。露坐鳴琴望碧岑。七月
炎熇已流火。一聲氷玉落空林。胡沙幽結嬋娟恨。翡珮空遺縹緲音。清景嫮
人羣勁寂。冷然眞足洗予心。其二關關幽鳥綠陰濃。林塢陂池曲曲通。荷雨逗
涼侵北牖。汀雲度水迅南風。清榮詠雅寧諧俗。濁酒攻愁似有功。聞道秋來
偏起興。一簾晨霧引高桐。其三竹裏齋厨柳下渠。幽林風景自應殊。家無甌石
惟憂道。郡斷炊煙急索租。山水巍湯卿足樂。雨雲翻覆豈吾徒。遲遲栩栩天
涯夢。楚水湘雲叫鷓鴣。其四雲林翁有務光之好。聲應氣求者。一時雲集。不
知其人視其友。紛紛周旋。必能暢彼我之懷。定非神理繇繇者。俾雲林而在。
鐘何難九日十一詣乎。

小像

倪雲林先生小像。兩頤瘦削。秀骨如青崖古衣冠。坐胡床。憑梧几。握筆伸紙。
搜吟於景象之外。凡上設酒尊。硯山。香鼎。左一童子捧朱拂。右侍姬提盥頮
之器。今在濂溪周氏。藏齋中。觀雲林一像。緣腐色剝。眉目
幾不可辨。自忖先生坳甫二百年。正與鐘八世祖同時。先像絹素完好。治粉
亦未落。而此像已不可摩按。何也。因以問張伯起。伯起曰。此必南宋無名
人所寫。粥者。假託雲林像。欲其易售也。何柘湖曰。王叔明畫雲林像。上作層
巒疎木。木下一人趺坐。神意殊遠。眞妙品也。上有顧謹中書贊。作鐘鼎篆。

給事自娛

半癡老人所困。任海道萬戶。棄其官。放浪山水間。以給事自娛。生平愛倪迂
先生畫。每見即貿田買之矣。每出游。遇奇巒異嶂。珍木怪石。瞪目凝眡。久之
境與意合。欣然忘返。歸即揮毫。極其變態。跳足大嘯。以爲無古人。然耳濡目
染於雲林之筆。故識見超而湯毫逸也。長軀巨額。高顴無鬚。似貫、瑁。泝稽玩

世。似河北大俠。言必稱雲林雲林云。

清賢記三卷終

六畫

屠長卿曰。檇李項玄度。廣購古詰遺繪。所最寶愛者。黃鶴山樵花溪漁隱圖。天眞道人圖。倪高士元鎭長幀。盛子昭雪景。王孟端梧竹趙子昂學士落花遊魚。眞六寶也。三吳耆德勝流之筆。盡在此矣。六賢而古華山中人居其二。予數過茲山。不以簿書之煩而害游。足跡幾遍。仰睇九笏凝翠。烟樹晻靄。雲霞變幻。光怪奪目。江南第一境也。豈秀靈洩於兩公乎。無論先輩第其畫在神品。尤不能及。非其人。卽勢迫利賭。弗應也。元鎭裂張僞相之縑。孟端却沐黠公之請。其他可知。元鎭難作長卷。此可博齊王陳。四十蹋鞠矣。

石田山水

王司寇先生曰。沈啟南書。於諸古名家。無所不擬。擬董巨然。梅道人。松雪房山。大癡。黃鶴。筆意往往勝之。獨於雲林不甚似。此卷二十六幀。幀幀饒氣韻生趣。秀澹楮墨間。至雲林一筆。亦絕無遺憾。尤可寶也。

天籟

王文恪公跋園林圖。倪元鎭於風日淡宕時。游行園林。撚鬚搜句。忽睹碧天如洗。白雲陡興。雲影有若。煙嵐者。有若峰巒者。有若巖石者。有若竹樹者。起滅變幻。倏忽萬狀。元鎭拍股大叫曰。此非天籟乎。刺促就几。寫成此圖。灑酒自然。悅若宿習。無一毫求合古作也。此爲元鎭點染首楮。自以爲後作雖多。而莫踰此楮。蓋文章書畫。皆有神來。如出師表。蘭亭記。赤壁賦。皆頃刻間成於神者也。吾於元鎭此圖亦云。沈若水氏贊此。乞予志其父。佐以叔夜酒鎗。丹砂緗帙。片片如緋桃花。二物皆雅奇。沈君以父故而饋予。可稱孝子矣。七

十二峰主人鑒筆。

奇寶

張東海弼云。倪雲林畫。高士史詩。皆百年前奇寶也。進士顧崇善徵題。予賦二詩。一以思雲林。一以傷太史云。雲林水墨非青綠。幻出天然美筠木。饒高二老融心神。一唱三歎歌清曲。錯刀磅出淇園綠。鏞文寫就靈椌木。倪迂逸筆妙天機。賞鑑令人慰心曲。

考槃錄

元畫如趙松雪。黃公望。王叔明。吳仲圭。稱四大家。尙矣。面錢舜舉。倪雲林。趙仲穆。形神俱妙。絕無邪學。可垂久不磨。此眞士大夫筆。得宋人之結法而一變者。卽宋人復起。亦甘心服其天趣。今海內人得倪先生方尺縑素。重於驪頷魚腸。邑九十翁呂覲光。質敏多巧思。運筆蕭疎。先世貽有雲林彷米小幅。朝臨夕摹者四十年。老而家貧。不得已作腊璞欺世。諸少年共揚其聲。今能不脛而走南北矣。

畫記

無錫鄒氏。藏許道寧秋山晴靄圖。柯九思物。轉入倪雲林家。今復歸鄒氏。雲林翁有詩。并跋。跋字遒勁可愛。

訂訛畫說

莫是龍云。趙大年畫。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眞宋士大夫之畫。此一派傳之倪雲林。雲林工緻不敵。而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二君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　趙大年。寫湖天淼茫之景。極雅不俗。然不奈多皴張。而題倪迂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予家有此幅。又自題師子林圖。予此圖眞得荊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顧漢中題

倪迂畫云。初以董源爲宗。晚益精詣而書法漫夾。蓋迂書絕工緻。晚乃棄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眞幽澹爲宗。要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董北苑築基。不容易到此縱橫習氣。卽子久未除幽淡兩字。趙吳興猶遜迂翁。其胸次自別也。

拱璧

錢學士先生溥。言雲林之畫。流落於人世者。卽片楮不啻拱璧。耽玩之際。猶覺清風灑然。令人爲之興起。

四寶

顧鹽官起經。言倪雲林先生適情繪事。據目前景。運象外精。清思撲人眉睫。特懶于濡毫。故傳世者少。最不易得。短紙卷軸。獨西溪石龜卷（今歸石灰卷）呂翁。夙抱高情闊度。與雲林有松蘿之雅。綢繆之游。相倡和若塤篪。相左右如掌趾。故得橫卷後先凡四。一拳石纖浦二。皆竹石。其一卷長半尋。層巒巉嶂。家宗伯公初冠時。見于呂翁支孫御史卣所。御史後人困饑乏售。深陽史氏者二。一售南潯丁。一售南關華。此希世之寶。可比洛河四鼎。呂翁當遊雲林之有詩。經年不見。呂高士清夜時時夢見之。安得長風生羽翮。與君溯髮向咸池。

荊關

東海何良俊言。雲林畫師荊關。用枯筆焦墨斧劈皴。極蒼古。此幅用水墨作麻皮皴。全學巨然畫法。與荊巒民相類。詩跋一大篇。字亦工緻。規模大令。當是少年作。晚又一變矣。此在華補菴家觀。　此是北部公劍光閣中物。其閣可比清閟。所藏物。皆文待詔父子鑒定者也。補翁物。烟雲散盡。閣亦售予姪盛明。移造司寇第中矣。

西施

近來吳人爭覓勝國趙承旨倪元鎭。黃子久畫。幾令宋人無處生活。今觀江山圖。催尋丈耳。而有萬里之勢。且用筆極簡。而意恆有餘。眞西施洗鉛粉。立苧羅時狀。（盛分橫山橋）

改名

文溫州初名粲。弱冠時。得雲林先生所寫秋山初霽圖。且夕耽玩。如饑十日而享大牢者。遂改粲爲林。後與其兄中丞公森。共溯一樓。溫州公題額曰懷雲閣。其向慕倪先生如此。

木綠曲

臨川饒介之。分守吳中。得倪雲林先生竹木圖。甚喜。命座上鉅儒碩卿題詠。用木綠曲原韻。時高侍郎季迪。年甫十六。屏然一愿稱耳。援筆立賦云。主人原非段干木。一飄倒瀉瀟湘綠。踰垣爲惜酒在樽。飲餘自鼓無絃曲。介之簪賞。特爲手題於圖。諸君爲之短氣。

著色

陳眉公云。倪雲林畫無着色者。曾一見於宋光祿民倩家。今爲松江徐太常所藏。雲林畫竹亦甚少。曾見一幀。有高侍郎季迪詩云。倪君好畫亦耽詩。瘦骨秋來似竹枝。前夜夢回如得見。紙窗殘影月低時。

巨然避俗

沈石田翁跋雲林畫云。無錫惠陀社。社師陳允元。家極貧。喜作詩詞。曰模黃庭小楷。社去倪氏數十弓。日蚤起。赫雲林公門者數月。門役以告公。命使招之。不卽至。曰三日後溷洗布袍。薰以松皮。始可相見。雲林欲遇極隆。遂爲囂閒館上客。其所得雲林畫十餘幅。此幅似寫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景象。

氣韻天成。風神滿紙。巨然宜避舍矣。下有陳允元實藏小印。

雅宜

王辰玉藏雅宜山圖。雲林先生所寫。幽情遠思。贈酒沖玄。如覩異境。先生自題詩云。靈岩對植雅宜山。穹林巨石臨蒼灣。著翁遯跡在其麓。有子讀書常閉關。松根茯苓煮可食。籬下慈烏去復還。寫圖愛此錦步障。白雲紅杏春爛斑。至正乙巳五月廿三日。勾吳倪瓚。瓚雅宜山齋圖。賦此以紀歲月。

題西園圖

雲林此圖乍看不似西園。而細求之。迺無一不合作。其用筆似弱而老。似淺而深。工力最多。是得意筆也。世貞題。此蓋先師弇洲翁家藏。鐘鼎業門下時。偶懸九宜堂。獲一瞻賞。

一亭

倪翁溪亭山色圖。張宣題。石滑岩前樹。泉香樹杪風。溪山無限景。都聚一亭中。吳文定公寬題。瞞松菴裏試茶還。第二泉頭更看山。猶有去年詩興在。雲林清閟墨斑斑。

米後一人

眉公曰。倪迂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置神品之上。歷代惟張志和盧鴻可無愧色。宋人中米襄陽。在蹊徑之外。餘皆從陶繆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率承宋法。稍加減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黃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未洗縱橫習氣。獨雲林公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

題竹

倪先生畫竹。煙姿雨色。疎密斜直。儼然如生。不雜師資。亦無繼踵。自題其上曰。以中每愛予畫竹。予畫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覩以爲廁。爲廬。予亦不能强爲竹。眞沒奈饒者何。但不知以中覩爲何物耳。

蕭片

何太史元朗云。華氏藏倪雲林畫雅宜山圖。北眞蹟。但遠出予所藏溪山春靄西園圖。浦城春色。溪山亭子之下。又竹石三幅。二小如廬席片者佳。其一與寒渚詩意山水。皆贋本也。（何氏西園圖題師先師弇洲翁）

龍門僧

清懶子曰。倪雲林先生。生平不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亦絕用圖記。曾見一畫。用荊蠻民印。此畫遂名荊蠻民。又云。雲林一畫。落長安人家。題詩云。阿翁好讀閒居賦。桃李春風滿庭戶。時與華陽道士行。還鄰用里先生住。寶淨僧居共寥廓。已看富貴如風露。我來三宿夜連床。行路荊榛歲將暮。壬子九月十九日。爲潘翁仲暉寫。并賦詩右方。瓚題。又云。七月一日風雨急。下有陽文雲林子印。此幅今藏項玄海家。又云予嘗見倪雲林小畫一幅。手題云。十月江南未脫霜。寺楓欲赤碧梧黃。停橈坐對西山晚。新雁題詩小著行。滿室清芬令人忘暑。又云。池樽沈氏。伯侯。仲貞。出示名畫。中有倪雲林山水一軸。竹一軸。趙子昂載酒圖一軸。仲穆洗馬圖一軸。（倪氏有洗馬圖合池洗馬圖）

獨步

盛時泰城山總錄云。雲林逸人。爲俱蒐長老。寫龍門獨步圖。題詩曰。恩公昔

住太平日。林下相逢壞色袍。行到龍門無脚力。右肩褪袒喫櫻桃。跋。此詩張伯雨外史訪斷江恩公所作。予訪復菴留山中者數日。復菴誦此詩不輟口。予既寫圖。遂書此詩於上。

弇洲翁手筆

此倪雲林山陰丘壑圖。雲林生平不作青綠山水。僅僅二幅留江南。此其最精者也。若近若遠。若濃若澹。若無意。若有意。殆是西施輕粧臨綠水。不勝其態。倉卒見之。靡不心折。據初寫。寄趙士贈。後入鄧維高家。維高所託以坊者。書法亦遒婉。雅勝其生平。維高字維一

手墓

董太史玄宰。手摹雲林先生遺跡。贈陳次公。題云。陳仲醇。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絕似稽叔夜。求之僅能得懶瓚之半耳。仲醇好倪畫。以爲在子久山樵之上。政是識韻人。了不可得。余爲寫雲林山景一幀。一似呂安命駕。其昌筆。

拙古帖

陳叔方。以米南宮海岳圖寄倪雲林帖。此翩拙古。俗眼舉識。前罕有評云。大米造妙入無。我雲林心胸清曠。筆意蕭遠。喃喃逼眞矣。假日能寄小立軸一紙否。李本寧曰。倪先生畫。寫意。取氣韻而已。甚家以爲逸品。當別傳。

草堂圖

楊廉夫寄元鎮公一絕云。祇陀村下問幽居。新長青松七八株。見說近來丞相怒。歸來自寫草堂圖。雲林寫其景於前。

玉雪

金壇虞公謙。風采凝結。瀟洒絕俗。所著有玉雪稿。其甚全法倪雲林。所寫山水木石。幽澹簡遠。大有雲林淵致。楓涇古錄

未爲工。干戈困末路。白首顛蹉跎。名山乖如願。羈游無所終。賴有車武子。能哀阮籍窮。傾壺醉陶令。避堂舍蓋公。流俗輕高賢。貧賤困豪雄。孤鳳混雞羣。野鶴擾樊籠。豈無梁鴻徒。不聞皋伯通。吾將傳遺逸。清芬千載同。陳旅。一首

落日楚江深。鷓鴣啼遠林。相思不可見。池上寫春陰。張仲簡。一首幽篁孤石是行窩。秋樹層層碧玉柯。驟雨樓中眠一月。醉時揮酒若爲多。錢沐。一首泉石青青二十年。每逢山水即流連。畫圖酷似幽人意。嘉樹疎篁最可憐。陸繼善。一首十年不鼓江南枻。木葉蕭蕭鬢影秋。忽憶滿川風雨夕。雲林岸口獨維舟。陳基。一首西池亭館帶芙蓉。雲水蒼茫一萬重。此日扁舟看不足。滿簾秋雨夢吳淞。沈應。一首幽鳥嬌啼砌樹中。滿庭纖雨落花風。相逢正值君多逸。清露輕磨寫竹桐。吳文泰。一首淡烟秋影墨離離。雨後雲林寫竹枝。一作時竹漫說騎鯨滄海去。倘留寒碧想幽姿。張紳。一首窓前疎雨過。石上晚雲生。不

是雲林叟。無人有此情。　潘瓕爵。一首
雲林畫竹師黃慎。更愛燕人王澹游。爲
問梁溪千尺影。何如老可在湖州。　予思緒。一首
喬木千章高出雲。幽篁幾個
石巉巖。平生丘壑眞成癖。莫惟烏藤來往頻。　高翼志。一首
蒼然古木石岩幽。
移得江南一段秋。共說倪君知筆法。數竿瀟洒更風流。　余銓。一首
三春雷雨
蒼龍角。萬里雲霄鳳毛。怪得君家圖畫裏。廬窓涼月夜譚騷。　盧見賴。一首
清閟當年風度。雲林此日襟期。每向詩中見畫。今朝畫裏覩詩。　薛毅夫。一首
雲林嘉樹森如玉。春雨琅玕長更多。使我臨風重懷想。幽篁喬木共婆娑。
趙松雪題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此仕王部詩也。榮祿借以題雲林所寫
竹耳。　華幼武。一首
窓前梧竹倚高標。簷底龍香不住燒。記得醉眠清閟閣。一
庭春竹晚蕭蕭。　張鑑。一首
畫裏當年事。面今蟾已雛。對床懷小隱。移棹過南
湖。老樹春仍瘦。幽篁雨欲扶。一拳根下石。依舊蘚糢糊。　曲江。一首
去年溪
上泊輕舟。笑弄滄波狎海鷗。雲去樓空無此客。寒林獨得數竿秋。　倘左
生。一首
雲林雨過踏春陽。湖水澹澹老樹蒼。不是研坳雲作陣。疎篁自拂簷
長。

柞林帖

吳多虛智人。能以其意作僞鼎彝幻書畫。層法帖。予吏吳二年。穢善目者。不
知凡幾。至將解官去。始一見雲林翁眞跡。氣象蕭疎。烟雲翠壘。元神在含吐
間。大有襄陽公妙致。懸之衙齋。秋爽讀屏。塵鬼遁矣。差足洗吾兩年面貌塵
土。

圖眼

丁圖眼者。洞虛宮羽士也。人傳其譎號。而不傳其名。嘉靖已酉。在寒秀橋如
廁。拾書布裹於廁架。解之。有二紬衣。一神軸。甫欲行。而賈花王媼。啼而來曰。

我所遺也。羽士故識媼。與其父同陌連楹而居。遂聚而還之。一悲一喜。
媼德羽士甚。捐神軸倘焉。羽士至丹房。展卷而觀。沓嶂迴流。雲樹開合。倪雲
林先生所寫青山圖也。呂志學。張一梧。王達善。各賦一詩。楊中丞宜開。跋其
後。羽士則革縢其背。塗其耳者。安知此卷爲大秦珠乎。居無何。而倪守溪
翁。予南樓君。至其房。守溪翁。去雲林。僅僅六葉。能阜昌盛業。簪衍兼緒者也。
羽士因出與觀。倪君賦其奇絕。且先世天球也。捐廿金易之。寘篋笥。價奢。君
曰。古人奉手澤如面命。何奢也。羽士則大喜過望。持金往花媼家。盡言其故。
剖半餉媼。夫丈夫趣刀錐之利。按劍相盼。不顧骨肉。卽無因而至者。鮮不冒
然居之。羽士得金不事有。賢於冠劍積習名教者遠矣。故一時倪氏寘篋。共
揚其聲。奔於遠近。星冠支衣之士。無不欵手叛下之。當是時。縣長卜從泉。聞
而日慚服疑。下令索觀。强取之。此藏雲濤小言。署而未詳。謂羽士爲丁雪峰。
雪峰服食求仙。離塵遯世之士。軒冕皆側席。寔圓眼師祖之號。康陵初人也。
與圓眼竟不相接。善東里有九十三翁丁守謙者。嘗寫目此卷。二羽士皆其
宗人。卷爲華東沙故物。花媼少時。爲華氏乳母。掩取之。事蔑搆訟。故卷爲卜
令所攫。

學倪

松江何孔目良俊。言倪雲林畫竹枝寄陳維寅。一枝數葉耳。若常含雨氣者。
自是妙品。又小竹二幅。俱佳。沈石田學倪一狹單條。妙甚。妙甚。余所見石田
翁學倪畫多矣。無過此幅者。皆在袁謝湖家。

頑艷

唐六如伯虎。稱清閟閣中。靡貴貿札者。雁非分桃割袖之妖。慢突慢突。豈以
已好而忖雲林乎。雲林一代靈傑也。其愛紫崇古。溺端潔而疎於人道者。蓋

天性云。嘗賞趙逵城之工繪善琴。喜小璫英之精格奕樗蒱。日各暈淡眉目。怪艷動人。慮其中污。不爲情紐。世之舍臧獲者。莫逾於頑艷之尻竅。肯舍娟娟者。而狎渾渾者乎。此必無之事也。特以軒鼻缺脣。結喉夸耳之屬。非可趨走於清閟閣中故任三五秀外慧衷之髻耳鐵老好讌。摽入詩篇。伯虎不得詩人之旨。遂污我雲林。

懷玉

夫瞻喬岳而思賢。睹停雲而憶友。自古記之矣。倪翁言必稱古。學不從今。幽棲孤潔。雖秉雉耿逸標。而志合同聲。亦有鸛鳴鬒鳥。樂樂面效顰。金之詠。詣索而致懷玉之詩。總之未識初唐門戶。僧謚晚宋堂基者也。來之者。用存金闕之誼。豈有珠玉之賞哉。　楊維楨二首　霜滿船蓬月滿天。飄蓉孤客未成眠。居山久慕陶弘景。蹈海深慚魯仲連。萬里乾坤清似水。一窗燈火夜如年。白頭未遂終焉計。猶欠蘇門二頃田。　不見倪迂今十載。陸莊春雨僧經鋤。陀林下三株樹。爲報桐孫長一枝。　鄭元祐一首　經鋤霽外梅花月。曾照幽人紙帳眠。回首三千幾回缺。塵埃堆塌門雲篇。　高啟一首　名落人間四十年。綠簑細雨白江天。寒池蕉葉詩人意。午榻茶煙病史禪。四面青山高閣外。數株楊柳舊莊前。相思不及鷗飛去。空恨風波濯酒船。　陳惟允一首　高人只在南湖住。來踏扁舟往見之。詩到每驚陶謝句。別來空負范張期。花明曉日啼黃鳥。谷暖春風長紫芝。此日幽居想無盡。水光山色隔雄雌。　張來儀二首　雲林舊宅去多年。歲晚滄江泊釣船。白首臨來訪鄰里。廢池喬木思凄然。　君家別業惠山前。宅有雲林戶有泉。一自別來如夢裡。畫圖展卷思悠然。　崑城東游久不見倪寬。落日秋風海樹寒。一簡草堂偏窈窕。王猷於我憶磐桓。　蓼莪海樹珊珊立。劻勷風簷翳翠分。倘想君家清閟閣。臨池誰見揚鵝羣。

抗高志。清時樂其閒。棄彼千金產。俗事非所攀。遠偕方外士。勝日相徘徊。放舟五湖上。杖策游名山。百年見遺墨。清風洒人間。豈若俗夫輩。狗物遭時艱。斯世與斯人。邈矣不可攀。　曾留園閒窓間坐。共聽鳥啼入戶枝。舊跡空看遺墨在。娟娟寒玉想幽姿。　張雨一龍公有名言。魚鳥託棲止。而其遺子孫。亦在安而已。子有丘壑趣。文弱與時背。豪強方蛇吞。貪黷亦虎噬。何以犯多難。適爲田業累。深泥沒老象。自拔須勇志。連環將誰解。旦暮迭興廢。所以明哲徒。置身興廢外。賢哉蘧伯玉。知非復何悔。　吳寬二首　幽人白號雲林子。獨往雲林歲月深。足底千峰幾兩屐。人間六印一鉤金。華陀無術醫清僻。蘇晉長齋養素心。寂寞小蓬湖上路。百年陳跡莫追尋。　阮籍疏狂甘自放。清風高臥酒杯深。池塘夢去忽生草。丘壑移來不換金。脫幘竹間朝沐髮。焚香花底夜清心。祇陀舊宅風煙古。一片五湖何處尋。

買雪

倪雲林先生。誕含白素。方帙高標。性好飲水。每逢時雨大集。謹罐鈃釜坻京廛場中。收雨數百甕。謂之天漿。至三冬。每逢雪降。召田夫樵子。擔淨地積雪而買之。鄉鄉之人。雲擁蛆集。一日之間。人獲數百錢。囿中有茂樹。樹高百尺。巨環人臂。其下井深而甃精。樹既蔭密。而又當高岩坎窞之下。陰翳不受日光。積雪其中。用以烹茶釀酒。艾年避兵將去。非屋膏腴。兼金五谷。若尾閭泄之無留。珍怪輕寶。漢魏重器。悉褒而納之此井。覆以嚴石。石上隆土而植之松桂。巍然一山焉。出陸果雲游小記裏　社長過輈。肯永宣問。倪胤敬此井。而先業復振。夫失得之間。必有神焉。不使多寶終閟而長閟。又不使落他人之手者。

神定護之。而天開之。

血食

雲林翁在勝國。宛弃不能加其首。巖祿不能入其家。蓋祇陀一章帶耳。又蹇連於黨。參差於朋。徒以蘊高世之度。抱出塵之節。寔大名遠。沒世而民不倍。歷百霜炎。血食於二泉下。十賢祠中。游祠人。無不瞻仰雲林之像。賢者獵纓。斑喜而持示倪先生元鎮。求辨其文。元鎮曰。陸定之印。友仁即以名其子。而元鎮字之曰仲安。友仁坳。仲安謁元鎮。賦古詩贈之。詩在集中。　欣賞編。言吳郡陸友仁。得盤螭鈕白玉方印。文曰。衛青。臨川王順伯。定爲漢鐫。子曰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岩穴。夜行晝居。背疏江湖之上。猶有不免綢繆機辟之患者。以皮爲之災也。

銅印

陸友仁得古銅印一紐。純青如鋪翠。陰潤欲滴。其紐一半純綠。隱隱有硃砂斑。喜而持示倪先生元鎮。求辨其文。元鎮曰。陸定之印。友仁即以名其子。而元鎮字之曰仲安。友仁坳。仲安謁元鎮。賦古詩贈之。詩在集中。　欣賞編。言吳郡陸友仁。得盤螭鈕白玉方印。文曰。衛青。臨川王順伯。定爲漢鐫。

不染塵

沈石田家。有純墨石小山。其色如漆。高半尋。潔不染塵垢。石田刻其頭曰。倪雲林。此山後歸吳學士匏菴公。衡山文太史曰。非以石爲倪氏藏物。而剜其號也。亦以石不染塵。如雲林公之潔清。世降節于廢廷。不爲胡塵所污耳。學

香癖

倪先生受父業。兄猗頓。而弟陶朱。陸沉川岩中。特有劉季和孫茂深之好。嘗

士三肖其首

癭瓢

先五世祖御聘府君。遺一癭瓢。敏心巧目入所作。有細篆雕其傍曰。雲林子。瓢色淡黃如蒸栗。堅潤無瑕。鐙大父祠部公。遞受之先世。珍愛如龍甲鳳羽。手刻其底曰高賢遺寶。且拊夕摩。六十年。其先可鑒。用以照物。物無遁形。每於夜臥。則以古錦囊囊之。垂於床頭。秘不示人。嘉靖戊午大父膺八泰。長筵高會。羣賓捧觴。有顧子者。好奇士也。亦踵公卿之後。酒酣。固請觀瓢。捧就庭中解囊玩。嗟賞不已。忽持之趨逸而去。蒼頭追留不及。大父念之懷憤。屢俾仲父往索。且遣牘誚讓。徒遥詞覓謝。無意償城也。其後大父督促奴子。駱驛道路。奴子數爲驕闇排訶。大父怒。夢湖陳公曰。昔許由挂瓢於樹。風吹瓢。瓢惡而去之。顧子亦翁之風突。大父一笑而罷。因循五六年。大父捐賓友。竟爲所匿。衣冠刼盜。眞熙世奇聞也。

鵲華

文三橋先生言。趙榮祿鵲華秋色卷。變化莫涘。潤氣在眉睫間。柯博士九思詩三首。風雅縱橫。跧然希世之音也。勝國名流。不勝其愛好。題前署後者九人。是九人者。皆西面事雲林爲祭酒者也。末有二印。模糊莫辨。印左有無錫倪氏家藏六字。是雲林先生手筆。清勁饒古意。爍爍六明珠也。今屬黃葵陽太史。獲一寓目。

清淨

王耐軒言。倪元鎮深慈廣智。而好結客。賓至猶證驛。而寡凡品。其門淨穆多清風。無有膠楸局偏捷入者。四塵盡風徽緼藉之秀。角詩校書。評香鬬水而已。狗客之急。於世無所。又云。雲林雖容好儀形。輓時陰暆數罷。衣冠被鳥。不喜雜藻。而整潔如新。每晨。盥櫛振衣。必令諸侍史持三古鑑。展轉照之。歷數次。然後出見賓客。又云。雲林去世十餘年。突。子孫奉秋酌享。必有羣鳥鳴噪於祠堂樹抄。　雲林歲捐餉鳥米二十斛。

年誤

邑乘謂倪先生厭世時。周一甲子而逾九年。稽之王賓志。權厝。周南老撰葬志。並云七十溢四。鐙念飾終信後之文。成於封兆之日。去歿年無幾。邑乘纂於百載之後。或傳會有誤也。故從二志爲是。近復考集中五十歲詩。在乙未。從乙未數至洪武七年甲寅。恰六十有九。不知金石之文何以有誤。乙未詩。陰風二月柳依依。隱映湖南白板扉。旅泊無成還自笑。吾生如寄欲何歸。美人竟與春鴻遠。短髮忽如霜藻稀。五十知非良有以。重嗟學與寸心違。

琥珀槲葉

吳人張夢晉言。倪先輩雲林翁。見天星錯位。地維數傾。易祉之徵。大亂將起。清閟閣中名筆珍玩。風雨散去。特存一琥珀槲葉。長三寸。闊半之。精巧奇麗。殆非人工。用以掠眼。日置衫袖中。洪武七年冬。寓暨陽。放手之際。拳握槲葉。張目强語曰。以此葉殉。勝珠含而袞斂我矣。越數年。予鄰郡玉。部麥浮海。中流遭風而舟覆。流浪及島。縱步環矚。覓人實墾瑤林。郁烈之氣。過於瑞麟金鳳。一千霄巨桂當前。蔭映數畝。見之而嗟咤出聲。有二老人趺坐桂下。曰。小子毋咤。此長秋四時桂也。其一老雍容孔都。非世眼間色澤。手撫一鶴。曰。汝非陛幕郗玉乎。去吾家僅百里耳。吾令吾鶴送汝歸家。玉駴汗叩首。稱眞仙以謝。老人出槲葉授玉。令坐鶴背。（人疑鶴背難坐鶴曰事靜不騎飛乘非勿更難）戒閉目。隨鶴所至。問祇陀村。清閟閣主人之子。以此葉授之。玉搖衣屏息。舉身跨鶴。鶴忽廣大。可藏五車輪。狂風陡發。吹入雲際。玉但聞穆穆。不知在雲上也。一

彈指而墮地。忽值一叟。荷笻而南。玉穠首問之。叟曰。此便是祇陀里。又問。清。園園主人曰。雲林先生也。星光貌尺土。數年矣。引見其子耕逸君。玉以櫛葉。眡之。睥逸擁葉悲啼。問玉何自而得。玉詳而逃之。留數數夕。廣召親隣。傳玩。此葉。始信雲林翁。往日尸解枕席。今受上法。而偕安期羨門游矣。事載張靈。錄集。王九龍公。嘗筆之於册。悅惋不詳。亦無郡王名。（倪云獨塘口授玉事。其四則忘之矣。）鐘閭。感遇集。韓滉志不軌。有李順夜漂船山下。見一鳥巾古服。引誼一宮。語曰。欲。寓金陵。韓滉一書。順問是何人。曰。此東海廣桑山。魯仲尼得道。爲眞官。理於。此。滉即仲山也。順投書。韓發視不可曉。一客自言識古文。曰。此宣父科斗文。也。告韓滉。謂臣節。勿妄動。客出門不見。韓了然自憶。克保終始。又問夏孝廉。棲眞志。郭恕先。宋初脫形仙去。東坡曰。容蒙寂歷。烟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歐文忠游嵩山。見蘇耆詩。瀛洲未歸客。今已作仙翁。東坡既得道云眞。

補心血

江南巨公。徒知婦乳獸髓。能補氣血。可致長壽。不知燕塞駝乳。更善調人五。臟。遠勝人乳獸髓。南人服之尤效。三吳名公。知其效者。特三五家耳。錫山倪。雲林既艾。咀之。久而容色轉少。每秋杪冬初。北賈以巨罌載之。渡江而南。雲。林隆禮豐款。不愛金帛以易之。春風漸暖。乳將腐敗。煮諸補劑。和而爲丸。故。雲林得此。而潛利陰益。逾六望七。厥亂化去。傳聞成仙。駝乳之力也。（出山東雜俎）方。以此觀之。牛酪不下鹽豉。必能益人。

汲泉

倪氏奚奴。久習茗事。必盥起負罌汲泉。不用近岸者。慮有穢入也。家有大。竹林。林中有方井。井水甘淡。彷彿有山液之味。每于多月非。解。藏之非中。久之。其水甘冽。不殊在山中也。先生亦喜飲華潔水。以爲不減。郭景純墓邊江流。又喜飲光福山七寶泉。嘗息慕鄧尉山中。時時取而飲之。亦以後桶灌足。

旅寄

先生儻蕩疏達。晚歲采眞四方。履齒之跡。多在松陵笠澤。嘗權離墨之間。視。琳宮梵宇。爲方壺員嶠。隨到而家焉。四方顧望顏色。若龍見而利見之。嘗避。兵泖上。夜半。倫兒入耶舍。先生未交睫也。微有月光。嗒盜兩嘗縱橫四壁。空。無一物可將。先生曰。笨乎。笨乎。採珠高岩。撈玉深淵。計太左矣。先生大笑。偷。兒亦笑而去。先生在泖歲餘。四境稍晏。枹鼓不聞。脫身去之。有出泖詩。泖潛。

能弘紹先業。

疾陋

慶朗府詩。對君俗人眼。眞與理當無。高騫之迥庸陋。無異畔中置礫屑。胡能剎那愉快邪。雲林愷悌弘覆。惠協鄉閭。黎蓀稚蓼。化爲善帥。嘗搜引達士於澄江之干。時其地有鍾鼎巨室。土木皆披文繡。殿地皆襯氍毹。池館清邃。花鳥縱橫。家畜沉光伴月諸名香。木芙蓉始花。向暮先生。盧左而迎。先生獎其好事。拂袖而往。既而盤礴箕踞於芙蓉堤上。燕姬方鼓趙瑟。忽望見嘗排綠幘而操鸞刀者。叱咤而起。寡賓固止之。不可。曰。庖子于旹。烹煎不潔。吾可留乎。刺促而去。嘗嘯謳鄉維高閧亭。會老儒金宣伯。來訪維高。先生邂逅亭中。甫接譚。即喬袂痛批其頰。宣伯憤叫。踉蹌逸去。維高驩怪問故。曰。斯人貌鄙野而言無倫。不足當吾雅。故稚而驅之耳。君子謂雲林陽溫隆乎賢詰。水雪厲乎頑愚。信哉。

茶癖

倪氏茶。號鳴舌鳳爪者。爲海內第一。而雲林先生篤玉川之嗜。採之有時。藏之有法。鎔鼎潔煉。炭精。奚奴烹點得宜。茶味鮮冽。乳花浮面。皎然與水晶甌一色也。間以橡松仁。粘爲磊磈。置甌中。號曰石清泉。飲者徐徐啜之。待甘津潮舌。始能識得清淨味中三昧。趙行恕者。非超軼世味者也。不能領畧妙理。舉甌一吸而罄。先生艴然數之曰。吾以子是流雅王孫。引爲清盧之友。何意子能上屋熏鼠耶。行恕懊熱。號標自治。迸迹先生庭矣。先生圃中有異桃。圓如拱把。衡之重一鋖者。出以餉客。桃傍每置葬蒸（俗名殷如）用以拭桃毳耳。客不知其義。竟舉蒸而食之。先生退呼庸奴。徒擁珍饈耳。遽令綱紀引出。自是與兩君絕訊訊。削友籍矣。雅俗懸隔。神味都不相酬。不能強同也。昔王阿黑。初尚武陽公主。如廁。見寒鼻乾棗食之。殆盡。見留手澡豆。倒箸水中而飲之。名爲乾餘。羣婢莫不掩口而笑。當是時。不知公主引出處仲否。澹眞居士曰。倪先生介持自將。過爲已甚。寧使人笑其迂。詎其癖。不肯少剉其廉以殉人。身處污世。比印珮爲釘鈒。靦珠璧爲瓦礫。等庸夫俗子爲蜻蠅負羶。阨於所寄。恆苦不能奮飛。

節錄雜纂

初伏驟暑。無巨浸喬林可避。如託體火冶中。倪中翰先生。捐餉雲林集。敬閱末卷雜纂附編。悅提身入萬杉幽崖。四周瀑布。千仞直落。涼涼擊耳。一旦形開神澈。竟忘身在方丈雲鴻館也。快然躍然。就北窗下品節。而筆其會心者。

積雨初霽。殘暑猶熾。王季畊自其山居。折桂花一枝。以石罌注水。插花著几格間。戶庭閒寂。香氣郁然。展頊懷素酒狂帖。如在世外。

微雪作寒。戶無

來跡。獨與德常。追遙渚際。隔江遥望天平靈巖諸山。在荒烟遠靄中。濃纖出沒。依約如畫。渚上疎林枯柳。似我容髮蕭蕭。能不爲之撫儛事而遠情乎。德常命舉江濱寂寞之意。　吾錫王謇溪。賦如夢令。林下一溪春水。林上數峰嵐翠。中有隱居人。茆屋數間而已。無事。無事。石上坐看雲起。高房山簷繪之爲圖。貞居詩歌此芙蓉窈窕章。山陰茅宇日凄凉。不是筆端天與巧。落劃雲山與侍郎。予亦用其意爲圖。　舟過吳江第四橋。大風浪中。取水一瓢而去。泊舟城外。水月皓然。明日與希言謁三高祠。望江上諸山。爲寫隔江山色圖。并賦詩贈別。白鷗飛處夕陽明。山色隔江屈爲橫。試看三高祠下水。悠悠中有別離情。　荆溪吳國良。工製壺。善吹簫。張貞時寓其家。艤舟雛傍。興盡便返。予以事至國良從溪上。具小舟相就語。援簫作三五弄。以慰寂寞。并以新製桐花煙爲贈。予嘉其思致近古。遂寫荆溪清遠圖以遺之。　宋仲温。沈

文舉。共載訪予笠澤東渚。相從過玉明宅。煮茶留坐。遂以永日。吹篪鼓琴於水光林影間。但恨吾子僕遠在數十里外。不得同此集也。漫成長句。以寫予悵。　此夏圭所作千岩競秀圖。巖岫縈迴。曆見層出。林木樓觀。深邃清遠。非唐工所能造也。蓋李唐出於荆范。夏圭馬遠。又法李唐。故其形模若此。即如馬和之人物犬馬。未嘗不祖吳生。而師龍眠。錢唐詹仲華。以端石一。華邦憲畢丸。古玉環一。易此卷。　傀山圖。陳惟允所畫。秀潤清遠。深得趙榮祿筆意。其人已矣。今不可復得。　王耕雲所藏子山平章。仲舉承旨。暨兒季野員外。遺墨一卷。於鳳岡山室出示予娛樂。俾評之。予謂子山書。風流蓋拖。如王謝子弟。無一點寒儉氣。可與鮮于奉常相照映。仲舉書。絶去險陋。似褚河南。其樂章亞於遺山。季野書。骨肉豐美。有旋永興意度。詩詞亦爽爽不凡。予之家休恃。英雄休使。運去繁華如洗。鵲巢何事借鳩居。數載主三易矣。東家煙起。西家煙起。無復碧瓦朱甍。我來重宿半間雲。舊製唯餘此耳。　十二月。過太湖去。我愛霅林生。高歌無俗情。石庭梅欲發。須放酒船行。　中秋日同耕雲東軒靜坐。翠山相繆。空翠入戶。庭桂盛發。清風遞香。衡門晝閉。徑無來蹟。塵囂之念。淨盡。如在世外。人間紛紛。囂然不與耳目接。戲寫近詩。以當笑譚。

東坡書天際烏飛。雲含雨重卷子。可移來一觀。到僧舍迂談半日。政自不惡。但不知厭此迂闊清事否。不可。則已。　雅山卷。繆篆二詩。煩染翰一書。并書小引。求佳製一首。長短隨意。此雲林與倪元鎮詩卷也。老溫道其予。以新製筆來。神妙於常。不敢獨擅用。分之。如希言允同公謹不在。各各留三二枝。償其所值以遺之。幸甚。幸甚。　寶書王老。有晉魏上打并陽道人自銘。得爲買室。幸幸。更問此刻誰書。就帶摶來一觀。　書院儿上。有貞居寫爽則宮詹獅兒二詞。後賤子寫滿江紅未了。乞付至。寫足付去。不在。則已。　富春山居。留宿。忽作大雪。及明。起舰戶外。岩岫。如玉琢削。竹樹壓倒。徑無行蹤。飄瞥竟日。至暮尺餘。　予友玄中眞師。立靜舍。廁潔口朗。可以開處。至正壬申六月。予寓是舍者兼旬。謝絶塵事。游心澹泊。清晨撚沐。竟終日。與古書古人相對。形忘道接。翛然自得也。西神山下。有泉。味甚甘冽。昕夕取泉以資茗。蔣。讀書研道之暇。予時飲水自樂焉。　至正四年冬。袁貞外來林下。爲留兼旬。臘月十七日。快雪初霽。庭無來跡。與同靜坐。貞外取琴鼓之。古音蕭寥。如茂松之勁風。疑壑之流水。貞外時年八十有二。顏貌筋力。如四五十歲人。爲言甫冠遊逢初宰當途。過九華山。道逢神人。與裹食之。自後數數見之夢寐間。若冥感玄通者。貞外韜耀縕真。仕祿自給。不爲人所知。豈郭恕先之流與。　至正廿日。予與諸友集貞松白雪軒。其地林石奇勝。窓牖明潔。且

主人好文尙古有材。款坐設肴醪。相與嘯咏。以小謝雲中辨江樹。分韻賦詩。

予冒風雨。與鄭九成掾史。劉德方郎官。方舟烟渚。留連談詩。明日快晴。移舟綠水岸下。仰睇南山。遙瞻飛雲。夾岸桃柳。如散綺霞。掇芳芹而薦潔。瀉山瓢而樂志。九成出片楮。令畫眼前景物。紙惡筆凡。雖駭逸思。大乏眞驥。聊莊其事也。歐陽公每云。筆研精良。人生一樂。書畫同理。予亦云然。時舟中章鍊師岳隱者對奕。吳老生吹洞簫。乙巳五月三日。過開元精舍。希遠首座。爲設湯餅。煮茗焚香相向。明日將還宮隆。寫竹枝賦詩而別。　有逸人居長洲東。荒寒寂寞之濱。結茅偃息。名之曰還廬。且曰人世等過客。天地一蘧廬耳。吾觀昔之富貴利達者。綺衣玉食。朱戶絳箔。轉眼化爲荒烟。蕩爲吟風。其甘未寒。子若孫已號寒矣。生死窮達之境。利害毀譽之場。自其拘拘者觀之。蓋有不勝悲者。自達者觀之。殆不直一笑也。何則。此身亦非吾有。況身外事哉。莊周氏之達生死。齊物我。是遊乎物之外者。豈以一芥滯于胸中。非周我師也。寧爲喜畫悲夜。貪榮惡悴哉。予嘗友其人。而今聞其言如此。蓋可嘉也。　冬夜共陳維寅友契。篝燈清話。門外北風號寒。霜月滿地。牖戶閒寂。樹影零亂。吾二人或語或嘿。寤寐千載。世間榮辱悠悠之話。不以汚二人齒吻也。人言予迂謬。今固自若。素履本如此。豈以人言易吾操哉。維寅言歸。嘗此爲贈。愼勿示顯貴者。必大笑以爲謬語也。　予來耕漁軒中。凡四日矣。風雨乍晴。神情朗暢。與耕雲耕漁。笑言娛樂。如行玉山中。文彩自足照映人也。　陳維允契友。工爲詩歌。而圍棋鼓棄。無一不造其妙。雖遊名公間。無意仕進。可嘉也。故有貢句仍工。賁眉山不愛名。棋枰消永日。棄調寄閒情之贈。　王半山而有黑點。人教用芫荽煎湯洗面。點可去也。半山笑曰。天生點於予。芫荽其如予何。　陳天倪爲黃清權高士之甥。清介孤峭。甚似其舅。讀書鼓琴。不慕榮進。

淸泊無欲。以終其身。有子惟寅。能守家法。世故險巇。安貧自樂。窮經學古。教授鄉里。色養得親之歡心。友愛諸弟之和樂。綴葺詩文。於以自娛。予嘗愛其藻麗不羣。飄然有出塵之想。　盧公武。當世衰道掩之際。學行偉然。不愠人之不知。嗜古金石詞。汲汲若飢渴。隱居婁江之鹿城。澹泊無營。若將終身焉。　華陽外史種短蕉於白石上。置之古銅洗中。名之曰蕉池積雪。詩以詠之。雪中芭蕉見圖畫。蕉池積雪終凋零。風翻窓裏浪花白。雨壓牀頭雲葉青。詩人超軼有遠思。造物變幻難逃形。爾亦林居喜幽事。曉汲石溜携銅瓶。　予嘗暮春登西湖諸山。而眺覽。見浦溆沙洄。雲氣出沒。慨然有感於衷。欲托之音調。以申其悲嘆。久未成章。因觀楊廉夫竹枝詞。爲之心動。言宣。凡八首。皆述眼前不求工也。　己酉淸明日。風雨凄然。舟泊東林西澗。步過伯璇徵君高齋。焚香瀹茗。出示燕文貴秋山蕭寺圖。展玩良久。因題絕句。野棠花落遇

淸明。春事匆匆夢裏驚。倚棹微吟沙際路。半江煙雨暮潮生。　蔬筍不托之供。獲淸言永日。與元舉叔陽。攜棨過普陀精舍。相與盤礴林影水光中。令子來。始知散步韓墅。急遣一介徃跡。則與蔬返矣。昨曾到此。悲芥蔕菜之屬。秀翠燦然。今日得雨。苗芽怒長。更佳也。　右蘇文忠公眞蹟。縱橫邪直。雖率然而成。無不如意。深賞其妙者。惟浩翁一人。圖活逋媚。似顏魯公。或似徐季海。其細纖勁之氣。映日奕奕。若陸東之。孫虔禮。周越王著。非不善書。眞之蘇文忠之列。則如神巫之見壺丘子矣。　八月留衰南宮岳山人飲。明日。岳山人過玉山南宮老矣。不知復幾衆首。觀花鼓琴。情不能堪。　開玄館。在餘不溪濱。上淸王眞人所居。溪流冬夏盈溢。玉光澄映。與他水特異。予因市藥過浙江。俯斯水而悅之。泝流開詠。盥濯平津。顧瞻壇宇。近在東麓。遂舍舟造其下。眞人爲出酒脯。燕嘯巖洞。竟日乃返。鍊師超然物外。閒情夷朗。周覽宇內。

將還玄館。予因彷彙疇昔。追賦短章。以餞斯別。若夫超踪溷濁。逍遙玄邁。予蓋深志於是矣。三月四日。同章練師。過張先生山齋。壁間見柯敬仲墨竹。因悵其人。敬仲詩文書畫。鑒賞古蹟。皆自許爲當代所少。狂逸有海岳之風。但目力稍恕耳。今日迺可得耶。周遜學所居。有倪桂堂。天香亭。天雨清芬。樓戶庭之間。桂樹紛列。秋風扇涼。香氣遠達。其祖紫華翁。陰功及物。對客坐語如常。忽欲衣翛然而逝。葬常熟虞仲山下。塚爲盜發。易棺改窆。膚體如生。髭髮爪甲。皆長寸餘。見者莫不歎異。至正初。盧士恆攜臨雨樓。黃鶴山人王叔明。與雲林商量作圖。張貞居賦詩。雨中市井迷煙霧。樓底雨聲無着處。不知雨到耳根來。還是耳根隨雨去。好將此語問風幡。聞見何時得暫閒。鐘動雞鳴雨還作。依然布被擁春寒。雲林翁詩。河閣樓低雨如洗。祇疑身在孤蓬底。清晨倚檻看新晴。依舊山光青滿几。臨雨憐君隱市中。我憂無雨苦爲農。田家那得風波險。朝朝愁雨又愁風。越十八年己巳。士恆攜圖至。倪氏綠綺軒。雲林泚筆寫一圖於黃鶴之後。復和貞居詩。盧扁濛濛含宿霧。瀑流溯響來何處。江潮近向枕邊鳴。林風又向簷前去。挾水隨雲自往還。根塵不染自安閒。多情一種嬌兒女。淚滴天明翠被寒。自此一時能言之侶。蘇大年。錢惟善。高啓。張紳。馬玉麟。鮑恂。鄭元。王宥。嚴瑄。趙俶輩皆和。竟成巨卷。而蔣捷美人一詞。猶不去人吻。詞云。少年聽雨歌樓上。銀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天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星星也。悲懽離合總無情。一任堦點滴到天明。永樂初。邑先輩沈誠甫得之。乞王學士達善著聽雨樓諸賢紀。後此卷歸相城沈孟淵。孟淵喜而浙溪建樓。扁以聽雨。孟淵者。石田周之父也。父子皆續圖。一時三吳名公卿。皆和雲林韻。誠甫者。名睿。號存耕。鏜友兄祁陽令沈勤父學之高祖也。家有詩文錄本。

簡貴

趙行恕。名橚。少稟俊才。弘粹通遠。高尚不仕。有簡貴之名。好讀書。詩亦清融。非徒銀釜中殽飯之王孫也。初與雲林交善。徒以盌茗失驢。羅其三寸七寸之蓋。雲林詩文中。未嘗一譏議行恕也。行恕元旦雪詩。爆竹聲殘夜向晨。東風吹勁玉街塵。六花獻歲宜多瑞。萬象經今啓一新。曙色已分天地曉。陽和先到戶庭春。椒觴共祝豐登兆。再拜堂前白髮親。以此詩觀之。自謂與雲林公唱酬有年非虛也。

印譜

雲林翁詩書。雖不用圖記。亦藏數十紐。其朱陽館主。迂瓚雲林子。荊蠻民諸印。皆出於朱伯盛鐵筆。藝林之寶。世不多見。伯盛名珪。崑山人。性孤潔。不娶。所著有名蹟錄。

鼓舞

雲林公濮情蕩欲。少壯無幸御。年華及耆。閨櫳若掃。無異苦行頭陀。有平康趙連城者。小名買兒。人謂其姿藝堪操。風雅同薛濤。一時名噪江左。雲林賞其丰儀雅淡。稍爲留情。及觀所寫芭蕉蒲石。而注眷特甚。流連山墅。清淡自賞。幾及分宵。始命沐浴。浴已。猶疑未潔也。復炊陽蘇湯浴之。三浴而羣雞亂鳴。窗色可辨矣。竟不一燬衾綢而能。聞者爲之鼓舞。倪先生清貞淡懿。端履無衮趨。此夕幾敗而復完。乍睹而頓醒。幾於趙閎道。張乖崖矣。雖然婉拒小瑶花。而有意連城。恐好事者爲之耳。又嘗偕錢老飲山椒。小妓奏新聲。一坐盡怡。而雲林不爲換色。鐵老酒酣縱狂。瞬少妓弓足纖細。蹙跗豐妍。脫其蓮瓣鞋（以銀托裹）代觴。俾賓從執以行酒助謔。先生彈指刺刺。推窗而遁。（南皆近保大初事云賜櫂三十舫櫂于宿御侶銀工治舊二舸）瞿宗吉爲靡夫作鞋盃詞。一掬嬌春弓樣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迴。醞釀朝雲。斟量暮雨。能便麴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留跡。月地偷期。風流到處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淩波南浦。惟誇羅襪。賞花上苑。祇勘金扉。維帕高擎。銀瓶低注。絕勝緊裙深掩時。華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

物理

剪得蒲苗青似髮。燒殘香篆白成文。此陳子貞題清閟閒詩也。詩固佳矣。格理未甚精。蒲苗之宏纖。原係種類。非關剪也。閭閻之種。日剪而粗。括蒼之種不剪亦細。先大父有遺蒲。鏗念手澤所存。置之幽砌。浸以清泉。春秋兩剪。四十五年於茲。苗雖日茂。粗猶如韭。先伯父汝脩翁。嘗主嘗處州學事。移得處蒲數本。十年不近交刀。而纖細不改。種之不以剪不剪而變也。如此。爐灰之緇白。亦不由於燒。其天然最白者。西瓜子殼。次則曾煤之餘燼。次則三煤豆萁也。陳教諭永之。撰開中今古。謂雲林以紙糊壁。至冬易其舊者燒灰。置鼎中。吾見紙灰純緇。安能白也。此盡信傳聞繆悞。而亦多鱟魚蝦鱟之想者也。

掩過

至正末。戈甲縱橫。道路寒戢。東維子嘉遁華亭。有貴遊子流落其地。數踵東維之門。竟掩取倪雲林畫幅去。左右驩惋。欲追辱之。東維曰。吾哀其窮困。俾持元鎮妙品。聊博餅金。以見達官耳。其掩人過如此。（出晉阮籍事）聞雲林寓在生前。可易聯珠孔雀羅一純矣。後世能不寶重之乎。魏神武燕僚屬。坐失金甌。詔欲者脫帽。在祖秘書斑鬢中得之。交州刺史司馬世雲失銅鼓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於孝徵懷中探得。東維之客。何世無之。

雲林稿

景泰中。馮氏作邑志。載元鎮倪雲林稿。此稿非元鎮先生之詩文。貢奎所作也。奎字文斗。宣城人。至治間。任集賢學士。此稿在朝時著。故有早朝侍醼諸詩。既焚魚而歸來。著倦遊集。任耳無目之人。但見稿名雲林。輒以爲元鎮之作。不求見其書而漫筆於志。何也。元鎮集失於兵火。僅賴俞鏡塘紫芝翁中子以古精鈔。繕寫七百七十餘篇。藏之樓壁。紫芝浙西美賢。夙精臨池。風韻

逍雅。其字骨本右軍。肉調大令。天眞縱逸。晶采射目。一時名在子昂之上。是七八百琲驪珠也。得者欣賞而善護之。轉展匯壹。天順庚辰。爲寒君朝陽所得。始剞劂行世。至萬曆辛卯。公之雲孫瑾。復梓之家塾。馮善作邑志之外。此亦一徵也。　附雲林贈俞中子詩。積雨衆芳歇。新晴生綠陰。獸眠方不愜。多子復相尋。鳴鹿在春野。啼鶯聞遠林。予懷良已罄。咏嘯能清榮。

天性

元鎭倪先生。雅潔鮮儔。蓋天性云。嘗聞客有咳嗽聲。疑穢其土。勒平頭遍覓之。無有也。平頭繚指桐葉凝露爲客唾。元鎭不懌。命劃當戶梧葉十餘樹。頗大石元慶。謂一具剪棄梧葉十里。何善絕人冠纓耶。祇陀世盧。至今可考。僅僅數十畝耳。何得十里梧桐乎。說者謂虛外青牘甚廣。遍値高梧。直達玄文館。故稱十里。夫雲林欲劃者爲客唾耳。即防風偉人之嗥。安能達十里乎。無唾而勦交刀。吳越王所不爲也。語云詘言止於智者。智者智理。不爲元慶所紿。　葉廷琯參之語鏜曰。舊本剪去梧葉。令人棄之十里外。此言最確。元慶又臆揣倪厨食餌。雲林豹素智瀦泊。每敲腹蔬草。魯朧非其嗜也。故有曉畦舍露氣。夜鼎煮雲映之句。大石所筆。種種傳自齊東。徒污方策耳。至趙行恕所稱換舌羹。堅濤飲。玉圈春。鳳子腦。杏花酸。皆元世祖宮膳。換舌。卽兎胎別名。載掖庭佹政錄。所稱蜻翅腦。秋風膾。玄霜釀。月華糕。紫角菱。絳房蓮。皆元武宗禁臠。詳載太液池汎月錄。所稱葉魚酢。春鵝膏。片雪腦。鹿乳香。紅蟾脂之類。咸元唐尉馬回僊厨中之品。而武陵雪錦。雲液紫霜。載在錦官小乘。明玉珍宮中物也。一槩攔入雲林家厨。豈世目盡令荔子核香乎。　劉義慶不可得。亦以謂昔少耳。詢之博學之友云。必是造香人名。如今之劉鶚。此言庶幾近之。

絕倫

厠樓

倪先生架水屋於川流之上。號厠樓。其水急下。絕無穢息。猶徃徃蹙額而登。四週密插安息。煖閣。便已。盡脫岑牟單綬而濯之。閣廻三薰。意猶未已。水屋在圃外。時阻風雨。復結層樓于苑中。樓下潛坎。以翳草絡篾。籠懸於半空。布輕葉鳥毳於篾內。便下。葉毳俱揚。隨掩其穢。爇草燔而落坎。突。棄則鬻者。速屏之。焚香洗衷衣。猶同川上。小褌不復再着。突。一月之中。如厠者屢六七耳。悅沉擅穢之場。終宵爲之不懌。　宛陵羊元鎭。罷北海郡。愛郡舍混軒奇巧。遂載之歸。不知甌倪氏水屋層樓何如也。　眉公曰。吳之潔者。自泰伯仲雍。季札。而後。梅福潔於市。梁鴻潔於傭。而詘指倪先生突。　次公曰。雲林良腹

嗜好

人之胃稟。有强弱清濁不同。而飲食嗜好亦異。昌歜羊臛可驗矣。倪徽君元鎭。受乾坤至清之氣。憑虛殫霞。故喜淡泊。不濃不珍。多飲泉。鮮飲酒。終歲蔬食者半。所供者雪煮豆。霜盦菜。盧菔酢。薯蕷蒸。至盡如竹萌。則朝夕不輟者也。時時羨盧范陽子玄。不食鹽醋。謂一染指膩瀡。不過升鼎沈鯉已耳。一迺豐膏祟饌。簡箸不遑。所謂飲不盡榼。以貽後人者也。特以開胃清薄。五臟不淳。生平所嗜。無壹非純寒氷潔之品。年耆火衰。臥泄尷頓。蟬蛻矣。

吳潔

吳潔小餅。清遠閣中香餅名。雲林先生擇海外奇香而成者也。偏考取名之義。竟不可得。亦以謂昔少耳。詢之博學之友云。必是造香人名。如今之劉鶚。

絕倫

玄中文節貞白眞人顯悟絕倫讀書過目不忘三教典籍十年而盡輿地象緯之說習之尤精年老將化重九日謝別故人于九龍山頂飄然上昇眞人者雲林從父兄也雲林尸解或有得於眞人秘授乎（唐少卿謝郁志有眞人傳）

金安素

雲林公有吸玄泉養泥丸之交十輩相與修習無上正眞之道其所最推轂而衷服者爲金安素雲林之言曰金君慕楊許尸解上道怡神葆和內視密盼煥標霞之孤暎朗性月之獨照神游無方非拘拘局於區域逐逐於車塵馬足之間安素傀儡道突王方平與麻姑言比不來人間五百年蓬萊作清淺流海中行復揚塵耳熟郡鄙之黃粱歸輦表之白鶴人間紛紛如絮時一飛神遊盼眇吾知安素不與悠悠世間人同一悲慨也

翼附

夫蠅翼附驥致遠千里巷謠不刪傳鑿百紀故詩人之好名者多詣服雲林公而詠題其點染突後之人惜合醮（綴也）者不去緣絡愛百花（枝也）者并存流蘇襲藏無敝永延到今既入吾眥故珍吾指擇而取之不能舍也　張羽（二首）

掃室齋住渾忘應世情身閒成道性家散剩詩名古器邀人玩新圖揀客呈可憐山水興投老尖平又憶昔嘗登清閟堂黃金寶鴨共焚香紹京墨妙僧繇贊示我不啻千明璫人間萬事如飛電洗玉池容人不見季子城東土一丘何人爲著黔婁傳細衣使者騎青驄曾聽竹枝湘水東歸來見此如夢寐巴陵洞庭生眼中江湖毫翰今寥落君厚此圖良不薄愧我題詩憶故人

黃鶴何年下寥廓　呂敏（一首）憶過梁溪宅於今近廿年賦詩清閟閣試茗惠山泉夜雨牽幽夢春雲黯遠天鄉情與離思看畫共茫然　張簡（一首）黃鶴紫豪宕雲林寫幽勝圖實名筆詞章聊雄雋諷誦心神驚披圖目力豪予生

慕膏馥殘剩菁拾擷仰珍明月珠俯仰蟬螂糞高玩固可憐退思當自奮

巍堆（五首）天末遠峯生掩冉石間流溯落寒清因君寫得三株樹忽起孤雲野鶴情又庭前樹子轉旭鐵石上竹君凌古青得見文殊參幻相也應重說淨名經又如何拾取支磯石爲托當年汎海槎八月河清風露白忽飛鸞鶴影交加又侵晨好在不梳頭寫此疎篁古木秋清氣逼人當不得歲寒誰與說風流又雲林寫竹如琅玕我昔愛之常相看鳳凰去突秋影獨日鶴歸來遼海寒　范致大（一首）高嘉積雨霽望見溪南山離離翠玉堆楚楚青螺鬟美人移家去輕舟何時還空林忽見嘗展玩一怡顏又署詩後云東海生故居梅里之平墟一夕入五湖避人羣其筆墨流傳人間雖寸楮片縑不易得是圖予在雲林中親見落筆伯鈞其寶之哉　顧敬（一首）雲林八法寫倪迂夏木幽亭翠幾株雨後長洲政如此祇陀山色近何如　高啟（二首）歸人渡水少空林

掩烟舍獨立望秋山鍾鳴夕陽下又秋思與秋影閒齋助夕清幽人夢回處烟鳥月中鳴　金禮（一首）開圖見新景翻思舊題處山閣曉來看寒江片帆去微微遠天雁漠漠遙汀樹無那鬱煩襟流吟起延佇　饒介（一首）斷劍故留碧菅刀終有神坡陀歲寒色不似醉時眞　唐肅（一首）木落秋吟夜誠翻山空無人石榻寒不似君家子午谷雲旗擐下玄都壇　陳允明（一首）長憶山中舊草廬蒼崖古木共扶疎今朝偶爾看圖畫便擬身同木石居　熊君元脩徵予詩題雲林畫適雲林過而見之評曰此予舊作今忘之矣予因戲之曰對面不識達磨梁武偶聞違機優孟善爲叔敖莊王駭其抵掌然九方皐具眼當不在驪黃牝牡間也相與一笑賦詩清閟閣試茗惠山泉夜雨牽幽夢分明識主賓至正癸卯姜漸題　楊鐵笛（一首）惻惻清風鬱怒濤青鸞飛影下亭皐何人吹斷參差玉滿地月明金錯刀　張簡（一首）笠澤非頭道士家書

林風竹翠交加。新梢便有凌雲勢。高士墻籬堪落花。　文信一首　槳槳碧玉枝。
托根在崑崙。日出四海靜。影拂青雲端。君王愛直節。樹之黃金門。華繁實且
多。特以慰青蠅。　楊基一首　清閟閣前烟雨春。梅花巖裏玉無塵。老懷不戀參
差曲。却勝南枝賦野人。　王逢一首　雲林不作桃花賦。能爲梅岩寫竹枝。雨過
粉香渾欲濕。月明清影似曾移。靜聽童子敲茶臼。隱接吾家洗研池。日暮天
寒倚高翠。絕勝雉尾落宮堖。　謝徽一首　風葉響秋林。烟梢帶夕陰。美人離思
遠。湘水夜來深。　王寀一首　堂下娟娟竹。翛然悟澹游。南風時隱几。不復夢洋
州。　周驍一首　我愛雲林竹繞池。繁陰映水翠漪漪。十年不到瀟閒館。却寫秋
烟慰我思。　葛蒙一首　美人翠華裾。步入虛堂裏。月落颯秋聲。憶在湘江水。
華幼武一首　秋雲無影樹無聲。湛湛長江鏡面平。遠岫烟消明月上。小亭危坐
看潮生。　徐達左一首　故人雲山表。日事琴與書。鬱然重交誼。不昔忘樵漁。奚

奴將錦襲。來覓水竹居。佳甚入幽趣。雅句復古初。七襄不成報。高風慕相如。
　李文正公東陽一首　移尊向別圃。展卷開淸秋。上有千仞峰。下有一葉舟。蕭
蕭廬舘響。脉脉寒溪流。時則當改序。吾方賦歸休。鵷鴻謝高侶。鸂鶒思芳洲。
種松少三徑。栽橘無千頭。卜居儗南國。仰止懷前修。泝洄昔遊跡。闕陵多勝
游。往事勿復道。遺蹤猶可求。畫圖與詩卷。天地長爲留。辭榮獲高價。所值亦
已優。生也諒云晚。感之念綢繆。恨無雲霄翮。暫賞林亭幽。眼人中老矣。空憶
仲宣樓。

方外交

倪先生習禪而多雞林鹿苑之英。習玄而多赤松羨門之侶。與良居方崖三
人爲一龍矣。外更有造膝之交。往來詩文。撮錄一二。　雲溪僧曰石兮齒齒。
碧流兮巖巖。春已去兮花落。雨將歇兮雲間。慨山人兮不返。嗟夕鳥兮知還。

彼冥鴻兮遠舉。渺高峯兮難攀。　道衍竹枝跋。倪元鎭性迂疎而雅潔。嗜書
畫。綽然有宋米南宮之風。名動湖海間。人莫不畏而愛之。至正甲午。避亂筮
澤。扁舟往來。時入城府。多托跡仙佛之廬。開元寺方崖禪師。亦好淸玩。故多
館穀焉。予故得與雲林長共游息。嘗寫竹枝贈予。而題詩于上。世變後。天各
一方。不得相見者五七年。未嘗一日不想其丰度也。雲林卒於故里。今已廿
年餘。方崖亦相繼入滅。予客燕山。友人知予性愛竹。以雲林竹梢一卷見惠。
目觀嗟嘆。因道雲林與予平昔交好如此。　僧來復詩雲林筆有千鈞力。圖
來竹樹摩霄直。陰崖火燒癭蠟痕。空江石露蜿蜒脊。珊瑚交錯桔枝蟠。春雨
不洗蒼花斑。誰知中有烈士操。傲世直壓氷霜寒。我昔蘇臺識君面。白苧烏
紗目如電。酒船每繫芙蓉灣。蘸碧吳江寫秋練。別來零落蹔寄丘。荒烟野水
情悠悠。開圖彷彿見顏色。孤猿啼斷三山秋。何郎作官重高潔。愛此幽芳兩

奇絕。虛心能使淡無營。廊廟何曾異岩穴。此竹此樹人所憐。古意颯爽疑通
僊。只恐風雲起平陸。白日化龍飛上天。　僧慎著一首　如一道人三首　雲林寫竹
春晴翠滿林。山鳥自啼人不到。蒼蒼苔石自生陰。　如一道人三首　雲林寫竹
與梅岩。自比淸貧太守饒。蒼翠滿庭都是玉。一枝先喜出松杉。又海上琅玕
碧玉枝。紛紛蒼害僧雲飛。仙人拾得青鸞尾。裁作朝元鶴羽衣。又凉雲一片
在灣碕。墨寨蒼龍起研池。記得月明江上見。秋風吹折玉參差。　僧夢觀首一
禪榻淸談屢有期。茶烟相見鬢絲垂。春風水榭停閑槳。夜雨和山寫竹枝。甲
剪沉香都入夢。新蒲細柳總堪悲。鵬鵝飛處重相憶。儗和樊川五字詩。　張
貞居四首　平生好遊意。於世未數數。誰能長隱几。局促守南郭。君家雲林幽。夢
寐所棲泊。顧余衰白久。一見當叱嘻。鳳雛世未識。夙昔有成約。白衣送寶閘。
淸童觸鈴索。浪迹何山拘。進退惟野鶴。向來濟勝具。不借草履名　猶可着。仙山

好泉水。捫弄還自酌。時禽集芳漿。文魚躍陰壑。到處一巵酒。風軒看花落。野藪聞侯鯖。提攜山絲絡。生意亦云厚。未厭此客惡。外人那得知。孤雲豈無托。不見塚纍纍。安用綬若若。期之采眞游。取味在藜藿。又嘗讀枕中記。華山秘中吳。神泉發其隅。青壁繚其隅。春風四山來。華綠互紛扶。羽觴曲折行。浮花與之俱。采珠樂靜瀉。洗玉弄芙蕖。聲叟頗好名。石窪作魚湖。鴻乙志草堂。挑烟遂成圖。而此滌煩機。與世如樗蒲。發興雲林子。盥手爲我摹。居然縮地法。挈入壺公壺。又郊邑乍飄瞥。林帖皆已盈。和元鎮題詩陽鴻凍羽墜。陰壁素苔生。擁衾一再起。挈壺時復傾。高臥足自了。飢寒逼人情。又誰寫面屏。松石間。斷烟平楚間。微茫障眞不借蒲葵影。弄翰同歸粉墨囊。驅背書生猶落下。鷗波亭子只山陽。憑君更倩盧鴻乙。滿把清風贈草堂。此題雲林公圖題松雪所畫雲林公贈署上人。盧牖宿烟雲。長松挂明月。道人初定起。淨境無炎熱。手持智慧帶。衣掃石上雪。冷然滌心塵。寂照光不滅。寄王道士宗誉。王君舊隱地。聞更結菟茨。鶴鸘春栽苧。飛鳖雪泛池。時調綠水曲。不負碧山期。夜雨生芳草。令人起夢思。悼清上人。幽賦山中樂。飄颻物外踪。梵餘開敲石。定起獨哦松。花落春衣靜。雲垂潮戶重。依依種蓮處。林暝只聞鍾。題元樸上人壁。贈僧上人。遯白雲橫。坐待高僧久。時聞落葉聲。鵲喜慢徘躅。張翰有餘情。獨掉扁舟去。門前溯未生。賦王眞人胎仙樓。紫閣岧嶤闕玉文。攝衣迎日禮神君。河汾鳳吹來未泯。城郭鶴歸今復聞。貧看飛裙舞。絳縹。遙憐風馭散。綰紛。世人政若與眯目。指點虛無疑白雲。初書記以詩來別。諄諄開諭。深見方外之情。次韻奉酬。從知四大皆假合。順境逆途非樂憂。夢中妄想驚得鹿。海上忘機思狎鷗。舉世何人到彼岸。獨君知我是盧舟。詩來說法能開諭。頑嫍無情也點頭。寄開元長老。遠公今我詩興生。堂下綠苔無俗情。天女試散賽花隊。曲生相逢青眼橫。布金已住長老宅。乞食應憐王舍城。何當慧筏一來過。同載惟許蔣康成。（明卿也）贈李道士嘯虛。龍虎巖前李煉師。幾時飛鳥洞庭陲。晴天白鶴與閒遠。秋水蒼龍光陸離。山中杏熟從收穀。塔下芝生看奕棋。醉遣樓船海上便。還應與爾道相期。

容膝軒

軒爲潘仁仲燕居。廣不盈十席。而華整潔清。絕無氛垢。雲林公每入市必居是軒。因手圖左右二壁。而題詩其上。屋角東風多杏花。小軒容膝度年華。金桃躍水池魚戲。彩鳳栖林湖竹斜。壺壁清談靡白髮。岸烏紗。于今不二韓康價。市上懸壺未足誇。又良相良醫意活人。得仁要亦在求仁。能調脾肺心肝腎。不出酸鹹甘苦辛。又瓶內花簪白鷺。庭中盆養金魚。馴虎只恐丹竈活人惟有案書。又翠竹蘧蘧倚碧梧。一軒聊以賦閒居。浮杯樂飲思潘岳。澡思春江濯錦如。二壁之畫。及楊鐵崖。張貞居諸公詩。張尙書一梧之記至世廟初。猶然未盡剝落。邵文莊跋其後。今錄一梧記。略容膝軒者。潘仁仲甫燕居小室也。吾州全盛時。州人士好以第宅相高。連甍接棟。蹟如魚鱗。何其都也。會天下多故。渠渠者摧壞毀裂。不可勝計。而仁仲容膝之軒。巋然獨存。噫。非夸大者不足恃耶。軒廣袤不踰尋丈。席門蓽壁。中橫一榻。環坐可六客。榻前設烏木几。几置燒香諸具。面南鑿四小窓。窓外繚以短墻。墻下立孤石。兩旁湘竹菖蒲。翛然青翠。簡而文。朴而雅。不害爲容膝也。仁仲瀟洛有氣岸。性不喜交雜客。客至是軒者。必生平心友。輒與之飲酒。酒酣客去。即肆然臥木榻上。家事悉置不問。如是以爲常。予間與客造焉。請爲之記。客難曰。吾聞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今仁仲頹然丈夫。而子重爲之記。不亦過乎。予曰。仁仲之居容膝也。非隘也。矯時之弊也。古之達者。

嘗指日月爲戶牖。八荒爲庭衢。豈其所居若是其大耶。古人不害其爲大。仁仲復何害其爲小哉。而何客之泥其嶺也。仁仲曰。吾今不敢小吾谷牖矣。請書爲記。　郤文莊公跋云。予數造潘氏谷牖軒。簡而文。朴而雅。信有如張公之記者。軒搆於元庚申歲。越十七年。至丙子而記作。當時已有獨存之歎。今去丙子百五十餘年。而軒復如故。不侈以易。不污以墮。君子謂仁仲甫有後。仁仲之玄孫繼芳。請予嗣書之。予聞仁仲爲楊鐵崖門人。故一時名流若陳子尙。張貞居。倪雲林諸公。數集于斯。予愧其請也。聊書以復。二泉郤寶題。

亦一奇也。

存歿口號

尋陽張附鳳曰。承平時。貞居張道師。與雲林倪徵君。並以翰墨風致。齊名吳中。二公者。亦雅相引重先君子。先君子與貞居公游最篤。予時以童子侍坐隅。尙能識公丰采。今先君久已棄諸孤。貞居公亦化去。天下多故。而予得從雲林公游。至正乙巳季夏九日。予謁雲林翁于盧士恆氏之漪雨樓。獲觀近製。詩若書。冲淡雅致。令人塵慮灑然。因賦存沒口號。以寓感慨之思云。　華陽洞裏烟霞閉。雲石山中草樹荒。惟有小樓曾宿處。年年春雨滿滄浪。　黃冠野服神逾王。雖筆詩篇老更奇。白首故人無在者。小樓殘燭雨來時。

河豚戒文

先公介持清峻。於年譜中。人多謝席分坐。其降薄而顯附先公者。有兩劉君云。吳門維陽侍御。利城應谷大司馬也。鏜嘗從侍御訪司馬於江上。是時江柳遲未舒花。江中河豚如聚米可掬。司馬饌中不設。侍御惟而問之。司馬因言少讀倪高士戒河豚文。六十年未嘗一臛吾庖之手。高士初索　長子也　明俊

存。竟而退之。有淚對烟霞之句。當玄雲風捲。喬林焰焚之時。悲纏同調。悼動周旋。其詩必不可以數計。世遠代更。今所存者。寶山片玉耳。暇日錄之。　管時敏　首二　故家池館錫山阿。門逕寧容俗士過。清閟閣空詩社散。蛛絲窓戶落花多。又泖上相逢記昔年。風姿燁燁似神仙。如今看畫渾疑夢。春樹雲林亦惘然。　姚廣孝　首一　開元寺裏常同宿。笠澤湖邊每共過。誰說江南君去後。更無人聽竹枝歌。　胡寧　首一　千年石上苔痕裂。落日溪回樹影深。我亦江南樵隱者。人間何處有雲林。　顧盟　首一　偶因滌研寫從容。點染那能似畫工。千載風流誰可擬。令人猛憶米南宮。　曾日章　首一　梁鴻溪上真堂幽。紅葉黃花幾度秋。回首雲林人不見。西風落日思悠悠。　俞允　首一　雲盡見山高。木落知風勁。亭下不逢人。斜陽淡秋影。　顧弘　首一　雲汾岡樾起伏。烟籠水樹凄迷。空見闌亭筆法。不逢蠹府詩題。　王燧　首一　羣樹葉初下。千山雲半收。空亭門不掩。

禁得幾多秋。曾桓一首故山何處最關心。亭外遙岑入望深。却恨浪仙江海外。漫教玄鶴守空林。俞貞木一首西神山下玄元館。華表巍然鶴未歸。寂寂小亭人不見。夕陽雲影共依依。王遠一首流光冉冉遙簷波。文物空存晉永和。遼鶴重尋舊城郭。當時風致已無多。徐賁一首遠山有翠雲近山見歸鳥。秋風滿空庭。日落人來少。俞允一首青山隔橫塘。踈樹蔽幽徑。山中人不歸。閉庭秋色暝。王蓬七首水流花謝歲華深。江左風流不可尋。留得當年陳蹟在。永和遺墨寫山陰。又清閟閣前芳草綠。小蓬壺上落花多。吳山西畔人何在。遺墨空存晉永和。又逍遙天地一閒身。浪迹江湖七十春。惟有雲林堂上月。至今猶照昔年心。又水流花謝白雲飛。滄海桑田有是非。莫問蘭亭舊蹤跡。當時文彩古來希。又蓑桂已消歇。白雲亦悠悠。當時祇陀宅。花落空林秋。平生山水趣。歲晚江湖遊。撫卷三太息。空遺晉風流。又銅官山下縱清游。每爲凌松十日留。吹斷玉簫人去後。暮雲空鎖洞庭秋。又清閟閣中一散仙。嘗留遺墨世間傳。當時曾寫相思意。誰信如今重惘然。王行一首平生泉石共襟期。身後園林失舊姿。最是令人久相念。詩中圖畫畫中詩。鄭元祐一首覽古高樓桂影寒。飛鴻不厭接清歡。天香落盡黃金粟。軟語何由坐夜闌。馬治一首遼倒雲林百感生。羞將野褐對塵纓。蒼崖過雨吟秋色。翠竹臨池寫月明。寂寂松陰前日恨。依依荊渚故人情。春風離墨山頭路。有約雲端共采蘩。卞華伯一首倪迂仙去幾時還。留得溪亭對晚山。老我今爲亭上客。嗷茶閒試鷓鴣班。曾名癸時亨一首朝看雲往暮看還。大抵幽人好住山。倪老風流無處問。野庭留得蘚痕班。張附鳳二首亂石荒溝口。高峰古墨隈。一從君去後。誰見酒船來。山林已肆平生志。詩畫仍留身後名。何事卷中緣底事。若嫌塵土泪闌悰。徐天全一首珊瑚紅映琳瑯綠。也知不是凡花木。雲林無復見幽人。人世空傳採芝曲。駱毅一首隱君重價如結緣。羅屋蕭然倚喬木。

藍輿不到五侯家。只在夫椒與句曲。吳原博一首芙蓉山下苔痕綠。一代清風吹墓木。劉珏一首恨望雲林消故綠。無人更識雞登木。天寒歲暮抱槀來。爲君重奏相思曲。顧仲方一首元鎮高潔士。世外托幽襟。巢相千金產。獨抱五湖心。笑傲烟霞際。逍遙松桂陰。峨峨清閟閣。古玩燦成林。林頭尚餘尺。窓下孫登琴。好潔終成癖。耽書自爲淫。剪桐因唾染。洗馬爲泥侵。蒼竹寫逸氣。洽然冠古今。予意在山水。蹤跡每相尋。異代堪同調。與爾結知音。不見倪迂今幾春。故山喬木鎖浮雲。時窓展軸看圖罷。淡墨蒼然對古人。憶昔曾經東海鄉。故山此山有錫則華有錫遂奔吳正揮秋雨黃花淚。忽見青山暮靄圖。查查鶯啼綠樹風。夕陽洲渚亂殘紅。雲翁筆底無聲句。數疊青山似劍中。右三絕句。資莫考何名公所作。

亂傀

吳博士海嶠先生言雲林公化去已久。共傳入太清。戲赤城矣。吳閶諸才子。有作記者。有賦詩者。吾洞虛宮道士白倘玄。有術能祈仙。一日雲林子乘乩而降。書祇陀寺閒館主。諸道士皆拜而請詩。書云空江水冷珊珊。去國多年始一還。身似吹笙王子晉。夜騎白鶴過緱山。其一恢公妙得華光理。月影縱橫白倘玄。留取禪門三昧法。松滋格顯過年年。其二痛飲酣歌未是狂。有歧何處覓亡羊。芹羹瓜蔓茅君酒。更醉人間十萬場。其三刻本漫題曰雜賦。亦宜標解爲乩詩。勿資妄語兒口吻。

米几

雲林公好古。敏以求之。故所畜古器充棟。其所擁愛。且夕撫弄。不忍去睫指者。米襄陽几。溫玉甌。龍尾歙澗二硯也。几爲海獄蒼中物。長七十寸。厚十寸。

闊二尺有半。西蜀千年黃桷所製。古青玉烏瞂。不足言矣。更有東坡山谷題名。雲林得之。王雪坡爲作銘詞。趙松雪篆而雕於几側。銘曰。蜀墾奧僻。產茲桷仙。夙殞霜雪。久歷歲寒。南宮製几。名曰天然。人移世變。歸之隱賢。朝磨寶陀。夕擦瑤氈。粟玉舒光。貞石同堅。塵笠難染。置雲林間。時而寫竹。時而草玄。鳥窺點筆。思逸意閒。身依百戰。名永千年。

溫玉壺出張循玉家。腊月時湯

常溫。五六日不寒。插未開之花。花必開。已開之花。花必久。故雲林重珍之。每日置几上。與花相對。詩曰。寒梅標素艷。幽芹非妍姿。園閣紫綺樹。共耀青陽時。折英欲遺遠。但恐傷華滋。貯之玉壺中。芳馨消歊運。

翠潤研。青靄細縐。

視水旬日不涸。歷三冬而不冰。研炙爲長物矣。詩曰。岳翁嘗寶翠潤石。今我還珍翠潤研。翠潤泓泓生縠紋。雲章龍文發奇變。元章研山徒自惜。此研元章應未見。我初避亂失神物。玉蟾貯水之器滴淚空悽戀。珠還合浦迺有時。洗滌摩挲玄玉姿。

書舟輕迅逐鳧鷖。喜出火宅臨清潤。松雲磨香滓毛錐。天影江波映碧滋。一詠新詩開我眉。

龍尾研亞於歙溝。晚年捐贈錢徽士伯行。將之以詩。龍尾誰嗟古研池。庚庚玄碧隱風漪。知君筆力能扛鼎。愛我雲腴欲產芝。投贈寧論百金值。詠懷更賦七言詩。

惟應洗濯寒泉潔。淨試松煤獨下帷。

一小說載黃桓兒。後爲上海顧華玉所有。至長陵矣。尚在顧氏。華玉後人。眷重蘇妓。妓欲截此兒爲二。顧子念兒而太厚。截之無害。不知蘇黃題名。松雪篆書。俱截爲二。不成章矣。惜哉惜哉。徐公子球言。此兒在其家。原未嘗截。沈海虹言。截矣。有巧工。合而膠之。不露絲縫。字刻渾然。又言大都松江嘉湖巨室。無不仿其製。摹其筆。而爲之者。但何處覓海嶽之貞柏乎。

懶素復出

醉翁先生。方鯁間素。誕節直意。精工行草。藝林以爲懶素復出。嘗癖鏡具。訪

雲林。眞人東行。翩翩然白雲滿袖也。公與徜徉旬。醉翁報友陸千里帖。錄之。饒介敬。夏孟十日抵祇陀。主人至德可師。如顯陰荷季和。清識難倘。如長社鍾季明。自是飛天仙人。名下眞無虛士也。把臂次序。悅如故舊。旬日間坐月弄水。鼓琴調鶴。不知世上有離離阿堵事。雖未睹其御研鼎。能而氣色高華。如朝霞映水。視羣僊蹁足入絳中。厥就屬者遠矣。宜龍幙之主仰洪芳。既邦之使來謁舍也。有堂備極煥麗。扁曰雲林。而無堂字。雲字正摹天台白雲寺額。林字摹廬山東林寺額。指右軍恰心合度之作。小大勻適。細粗圓二。宛如一時落藩者。稍縱斜欹。而骨體駿快。爽爽饒丰神。即此一題額。令人驚美。可稱海宇第一名德矣。清秘閣製如方塔。僅三層耳。高比明州之望海。方廣倍之。欄檻宏敞。帷幕鮮華。啟窗四眺。而香風颯來。芬芳馥郁。遞轉遠浦。景色妍媚。水光石態。盡在闌前。而雲霞變幻。彈指萬狀。窓外巉岩怪石。皆太湖邊

璧之奇。高於樓堞。喬木古柯。葱籠烟翠。涼陰滿菩。風枝搖曳。有同浪紋。玉人喜飼羽族。三時蝟聚。向風而鳴。如奏絃管。簷籠珍鳥。引啄助鳴。閣左有二三古藤。鉅過牛腰。蜿蜒盤曲。悅如木棧。引客而陟。入戶白扉。有王學士蘇潛題句。蘿挂樓臺扶客上。鳥鳴窗牖喚人來。躋攀之客。莫不齊嗟驩愕。以爲化城仙館。非人謀化力云。所列三代珍異。漢唐圖籍。耀奪人眼。特嫌太繁。亦有最奇重者。高平檗蠟。太康玉辟邪。文王大小三鼎。金銅琴。比時製短半尺。皆三代人所遺也。二王眞跡六七卷。有優劣而無贋僞。如鴻門夜燕。四皓來賡。目送歸鴻等圖者。以百數。逾半宣和秘物。蠹蠹御璽。有高宗御題。宣和瓢印者十之七。其什器。如非棚藥臼。食櫃水槽。鐺釜盆甕。長几凹案。事事出於名斤奇斧。非時豈中嘗見也。日夕共主人劇談酬笑。酌蒜傳觴。尚未一蹴足讎開館。等鶴洞。又不知其中有何尤物也。足下何日離海上。主人眷慕翹結已久。

洗榻延盼。勿令隔鐵步障也。介獨處投君幘不容鼷耳。信到可即夕鼓裝。介不能淹久相待。非掉謔也。來時不必具說。山中玉貍竹鼠。各覓十數頭。即臘中薦者。無害其美。竹萌帶數筐。多多益善也。海中怪錯。勿累行李。簡素淡眞。乃其巢室中物耳。蘭亭帖。玉簫。可與之偕。萬勿忘之。切祝切祝。勿惧勿惧。張孝廉鳳翼言。此帖眞蹟。在松江徐元宰文貞公家。雜之惧素眞蹟中。人必不能辨。有陸文裕公深。張南安守弼二跋。合而觀之。可當清閟閣記。

清賢記卷六終

跋

先祖雲林公當世所號爲隱逸之士而後來尙論君子私謚爲清賢者也稽古有清而聖者矣生商周之際採薇行歌其於君臣之間何業業與若乃棄富貴如縱疾庸惡如仇又其餘耳我祖丁勝國末葉矢不失身絕幣於遠夷裂紱於僞鎭甚至罹厥網羅嚼然不受繼埃之滓此高風勁節所以歷西山而光千古也間發爲詩歌則澹雅超詣如空潭寫春古鏡燭牖脫丰容色象之表時而圖山繪水竹樹蕭蕭尺幅中有萬里勢輒廬舡人焉蓋渺乎意不可一世也遐想其孤標眞若汎清虛浮落景飄然於灝氣烟霄之上矣到今十里梧陰傳鑒於齒頰三泖鼈譚流韻於耳根斯眞清賢之餘事哉要亦昧晦烈而誦清芬者所不置也錦不肖裒輯遺稿梓傳雖久惟挂漏之爲慮私念吾邑尤伯聲先生徧覽天下書探瑰異而究玄奇素以博雅著聞前輩風猷之概皆若觀掌出其辯智令煨燼之色潑潑欲飛集其成者將在斯一日詣其齋頭爲余綜叙先祖之芳藻洋洋灑灑不啻幾千萬言若泝百川而注之者予驚起曰嗤哉先生何以窺吾家蘊若是其詳而核也因敬道余以清賢記示余余展卷而眙乃知我先祖之賸馥先生爲之蒐羅組織已成六卷請付之剞劂公諸天下先生亦唯唯首肯者再笑而從之錦不肖不能設遺書又何能展萬一乎至於先祖之清德勁節可望而不可榮可企而不可及者俾我後人徒仰高山而覺遠撫清泉而覩深耳噫

天啟癸亥秋日九世孫錦謹跋

清賢紀爲邛州尤伯聲先生所撰專述倪高士事雲林清德介節邛州與之臭味相同景仰之餘就事攟錄搜羅詳謐極意推崇或似逾分而運筆古雅亦明人著述中之錚錚者此編爲夢錦主人所藏大江南北未見有此碩果晨星倍形珍貴再四就商始允借鈔以應適園之求藉公同好云

王文濡識

幾何教學

嘉善陳龍正幾亭著　同里孫福清稼亭校刊

舉業素語

余于舉業既專且久覺筆尺無窮眞與道通遡流窮源中人之分時因課子拈數語於壁上亦以自提其耳焉目凡四曰用功曰爲文曰遇合曰觀文

用功

目前延緩曰暫且無害豈知曰復一日倏成歲年若能發憤之人其功夫須朝日振作浮游涉獵曰不爲無益日精專延緩浮游二十前尙是習二十後便成性成性則難挽矣一生廢棄可勝悔哉

豈知本領未通毫無用處若能發憤之人其心志須即精神散無微弗敗精神聚無鉅弗成散不特晏安飽食如一日之內既讀經又欲翻史又欲觀世說小品又欲作時藝頭頭涉獵便包包麤疎此亦精神散也後生習某經且熟玩某經習舉業且專心舉業不必以學不博才不高自愧但去浮去雜其成立當在高才博學者之前異日讀一書必得一書之力爲一事必奏一事之功

特才泛濫將貽後悔況才短而效爲泛濫是少壯空努力也與無所用心者同歸

爲文

麤者漫然下筆謬誤誠多故時賢有認題之說書雖看透思思未必透透亦已晚故昔賢有看書之說書雖看透未嘗規體終屬彷彿口手無味予所以復有心得之說心得則道藝不分我也古人也題至也未至也筆下也未下也一也大通一貫何敢輕言但偶遇一題覺生平實有體驗則此文必大快故舉業可以脩身可以見道曰如是臨文不須復致思耶曰曉暢在平時精微在臨事所謂慮而后能得緜其大端盡其曲折凡事明勝暗開勝急體驗勝揣摩

認題是舉業第一義然題如何認有上文者觀上如仲尼日月也言高不言明上文邱陵卑也非暗也反照也有下文者觀下如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言化不言高下文立行來和化也非高也正照也有上下文者兼照通章如樂以天下是人主以之非籠統在天下上文賢者起下文好君終也行堯之行是自盡事親敬長之道上提孝弟下結歸來也無上下文者淨看本文切勿妄添

蛇足勿强生拙揑勿別生見解如是知也只說知之本體豈可于夫子口氣中添出無所不知節用愛人明明兩項豈可因一而字紐節入愛能行五者於天下註解極精乃認天下作外境反云靜存非仁流通於世境方是仁空門未來聖人安有此意況因病發藥與子張尤不對鍼非道宏人非字全不着力註雖有不能字豈可認煞道是何物須待諄諄辨其無能亦安有如此癡人望道來宏我世人于朱註極精確者多背而不遵偏不肯融其所滯無他緊心不慧故不平豈知心若不平愈

不慧苟非虛衷靜悟兼求明人指點雖欲體認何時得明聊拈淺顯世所易知者數條指出認題機括其深微者不可拈亦不勝拈也若輩當引而伸之無疑起疑既疑必悟只味到書中恰好處便是超世話頭若只依傍時文眞箇十差八九每見塾師帖括是務升坐講書有如說夢誤人子弟可勝嘆惋

聚談極害功程凡年少喜談之人都是浮浪不根全無一點爲己意思或逞其記誦或恣其臆見縱或時時發問長者盡心讀曉彼唯諾如流更端不歇似乎頴悟過人鋒辯可愛其實胸中都不領會再加詰問茫如未問

未答之初此大病痛百難一成者也今汝輩讀書除飲食之暇散步少頃將疑義各相質証餘時則各安几席以靜觀爲貴以默想爲功作文之日俟文盡成方可互觀若先成者急攜徵示人則未成者氣散而意亂平日披玩今古遇有疑義疑字特置一小冊挨編月日逐時記寫飯畢相對一一參考既明了者隨卽勾去餘俟多聞廣記之士乘便請教如此則實實據充進益比朋聚閑談者霄壤矣

文最妙惟二種非出于淡心則天機所至淡心者恒也天機者偶也才高而心專功熟時或得之一氣呵成無容點竄妙想奇局名言逸調具在其內百鍊不能及此日既過至明日未必然此題既畢易一題未必然故曰天也若穿鑿則與淡心違苟且則與天機戾其原皆起于自恃有自恃之見其文未有能至者也道心文爲二

文機熟出之自易但常才熟後止得常境異才熟後轉生異緒一以熟成套一以熟愈新此中光景全別所以

熟後落筆仍須用力凝神勿以天然自喜每拈一題每
就一文躍躍新趣匪夷所思出人意外亦出吾意外若
筆端無復變幻鬼神日異月不同處情想結搆只與近
來相似即套也非熟也又日新之義正爲此大抵一脈
識詣上達無窮皆因熟後未嘗一毫放懈
文章知已不專在蘊藉得意處偶有未慊或吾所不覺
或覺而未能改或吾所疑而未決其人能洞曉之點破
之喜悅尤深識病既透便得改法眞猶棄敝屣而獲珠
玉是故眞知文者不專贊眞能文者不以人之善贊爲

知通人心必虛不能不虛也暗人心必傲不能不傲也
作文者以習氣掩本性得失亂其中故也主司雖深淺
不同然無得失之念率性而觀則厭習氣之雷同而取
其超脫者超脫近于性也故士子趨時常矻擬得常失
一時新氣已過我方從而摹擬之所以反覆既以舉擬
爲事不得不逐時屢遷自已筆性終無得快時有何足
醒人目豁人意所以多失
文嫩能使之老文淺能使之淡文佻能使之莊麗學之
功也老顧能使之嫩淡顧能使之淺莊顧能使之飛動

學之妙也後生致其功宿儒思其妙
舉業好名最妨進步或小試乞鷹或僭流標榜或遠地
交遊但得藝林熟知名姓欣然自負不知意味安在却
使本領全疎吾見此輩多終身不售甚或一見文宗輒
不利而返是品實俱喪也子弟但眞實用功文業日進
秋春自至果堪服人名滿海內視小試前茅藝林膺檄
所得孰多且名之爲物豈容注意果期不朽即舉業造
極猶立言之一端也況不求眞得求虛譽耶
臨場不須作文有一種一是鄧文潔胸中曠然無
物養之愈靜出之愈神了凡先生親見其辛未臨場默
坐兩月入場試筆壓倒萬人次則多做勤改平昔工夫
已到臨場十許日只須養氣保精隨所喜好或披玩已
文或諷詠舊選但令氣不浮越即是吉徵若後生工夫
未熟精力正强難拘此例臨場只應與平日一樣用功
所不同者惟不當揀苦難題極力造作既傷心力反塞
文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是最忌蓋數日之內難求
進步何必研精苦思只須活其筆機燈其心氣爾而年
少工淺靜坐休息之說使必無着落反生妄想不如隨

意粘題溫誦佳篇二事覺有安頓倚靠處若素不用功此時急亦不得緩亦不得少年亦不得宿名亦不得本緜自棄何法可治鄙諺曰實病無良醫

有因子弟試劣詬怒不休予聞弗善也客問其故曰試不利者文嫻也文嫻者平昔不憤不專不恒不虛之故于試日何尤覩試牘而不樂見之晚矣況迫其純而譴訶之乎向來何為此時方覺為父兄者但少佚遊專教訓子弟習見習聞自然向上倘有未喻從容浸漬使其志趣常端整又常進至于試牘則工力之驗於一日者也譬如勤農耘耔本在春夏特田畯于秋到觀成耳其常則勤農禾肥惰農禾瘠其變則勤或穫寡惰或穫饒可執此分褒諂耶子弟果能好學其試牘工固可喜拙特偶然拙而幸得賴在生平工而或失何妨再舉倖得宜加以勉勵或失宜慰以和言感憤譴訶甚不情也又無益也何如慰藉興起後效可期識是道為賢父兄體是意為賢子弟

早成者大都一頓發憤晚成者大都分析用功人自十六七頗發英慧時筆鋒正銳器氣正鮮勤觀勤作常如

臨試大約半紀可登作者之堂每見士人常年優游臨場數月方自鞭策迫不能及鏃羽而還優哉游哉又仍故轍如是者數科計每科用功半年亦總有二三載勤劬矣只因不併在一時終于不熟不進較一頓併用愚智天淵此說出錢龍門切中晚成之病吾恨聞此遲二十年汝輩幸早聞之詎甘明犯況少年心不涉俗專功最易長而鮮涉俗者幾人日涉俗而日超然者益無幾人勞倍功半必然之勢望後堪懼撫今堪惜

經義之必傳有三一曰符聖賢之旨一曰自得三曰有受享焉旨之不符縱有創獲祇自立論何取命題然衍本文傍註疏又非符也心悟其微如面古聖而見其心神于世道人心故可以覘心術與識見焉才氣與功名也譬如勤農耘耔本在春夏特田畯于秋到觀成耳其常則勤農禾肥惰農禾瘠其變則勤或穫寡惰或穫饒可執此分褒諂耶子弟果能好學其試牘工固可喜拙曰符符未有非自得者也既已自得則神世道人心在其中矣凡文非言性學則言政治非言人情則言物理中有精微達于手口讀者何處不受實益其自得而無關世道人心者小題中間有之然可以發童子之慧解達人之頤亦游藝之助也若脈法二言惟可神會文安有脈題至則脈隨之文安有法意至則法隨之謂文之

至者法脈自具可耳謂以法脈成大家何其隔歟于三
者間得焉于法脈合焉離焉亦足以不朽無自得而斤
斤法脈法脈何物哉文生于題故符首先之文貴有用
故禪世道終之總以自得爲本一自得而兩者具在其
中矣梁溪先生會語余云華鳳超不事鉛槧日夕講道
研思及其臨文取素所體驗直書之爾今觀所作果皆
不謬于題有警于世故自得者學人之說也脈法者雖
極其變化不過文人之說也孰輕孰重何後何先

契勝于人皆爲人所固者也讀昔人之案者莫非拾昔
人之唾而步其塵陰陽變化前聖之心能盡含其精蘊
前聖之口且不能盡闡之也何況文人天雲之采日鮮
地草之色歲變奚唾可拾則奚案足讀理吸群儒之粹
詞奮才人之鋒自得無涯用之不盡隨命一題皆有無
涯之精蘊案色焉自窮則文窮豈題能窮我哉意思在
文前溯源在題前眞得之士勞空結搆同異皆可模擬
之勢讀案之見總無着處必不得已留模擬勿讀案模
擬猶役于題讀案直役于人總無眞見則近肆不如近
慎

數百年鉅時藝叅輔翼者莫少于楊成都莫艾於張永
嘉成都居不幸之一而定策翦奸功深近代永嘉四十
七筮仕而遭逢特達寵鎮定祀弼直不撓波菌素絲他
如于忠肅王文成無不從時藝出今世苦之才每嘆制
科能消天下之心不知制科之意將使人凝神理義不
分於支流技術之間所以專之非消之也人自鮮能爲
諸公而豈制科使然哉讀書時求明聖賢之意爲文時
研精覃思不敢戾聖賢之意此時體認以爲人心乎道
心乎及登仕版忘窮經之心既已茫然忘之遂且悍然
背之是其誤也以背窮經之本心而誤非以經術誤也
果能窮經遇學問題必有眞意義遇政事題必有眞籌
畫遇人情物態題必有眞議論謂制科不足育才者不
窮理之人也謂制科不足辨才者不明理之人也
若眞心發憤勒限作文在家恐有事分心不如出外若
掛名讀書晏安度日出外越無人拘管甯可在家此因
各人性情不同病痛不同我亦近來悟出不如出外者
常病也甯可在家者苛情也全在識而治之勿聽子弟
自誤

在家息關有宜有不宜有益有不益凡人性情靜而勤者爲上智躁而惰者爲下愚一切中人則皆躁乘於勤懶乘于靜若性不耐閑坐之一室其精力自有所用則禁足爲宜若性原悠忽全賴警策鼓舞惰然齋房徑會度日則息關未必有益總之須得良士夾持良士無他只是懶於馳騖勤于讀書作文耳得二三人相與閉門唱酬日新不厭巍澤之悅不可言喻雖有慵懶之性亦當油然竝興只是趨向才華兼長難得悞延爲戒孤陋是甘有十郎方有五桂業之難進豈獨汝曹罪耶

爲文

文易起目無如發意意妙惟恐爲詞所揜敦肯飾之且飾所以求新若從不經人道過新已極矣其須詞藉襯皆是尋常想頭想旣常而不飾出手已舊其善于飾也

伊川先生言古人未聞以學道之故致損心成疾者舉業亦然若常年湎泳義理手眼不荒漸造漸熟安有過勞致疾之事惟是三十六箇月中且游戲過三十月場闔漸逼慌慌張張僅將數月工夫欲一齊了辦所以枝難工而疾先作也只說病成于勤豈知原起于懶旣已致病又不得不歇手懶之爲害循環無窮以懶始仍以懶終

懶人多病止因不立志旣爲舉業便是日用事體須打起精神日日有功方得心中快適心者氣血之主也快適則飲食夢寐皆趣味氣血自然和爽若昏懶無功雖覺便逸素聞父師提撕本心豈能盡蔽胷眼晝坐忽忽如失介介不安此一點不安念頭爲鬱滯爲焦煩鬱能損氣焦能耗血安得健旺故舉業雖小事其以立志爲主與學道同次則心興鼓舞亦能稍自振拔所患未必可長然勝於索然無興者從無一日之振拔也

爲文

文易起目無如發意意妙惟恐爲詞所揜敦肯飾之且飾所以求新若從不經人道過新已極矣其須詞藉襯皆是尋常想頭想旣常而不飾出手已舊其善于飾也

一時亦新

新奇庸何從剖決句字末也局陣次也無議論是庸是腐有議論是奇是新此其大要也悟其大要則結構宜超得其結構則句字兼修但不可倒認重輕倒用工夫耳庸腐者不足論若喜詡新奇者或摭世說或堆策料或用詩曲句字或直杜撰惡言蓋繇才氣實凡意思實短姑借此種供其咆哮自欺自誤子弟有此最爲下流且作文誕謾無耻必非端士吾師伏波之戒潦所不

願見

彼題有彼題語意此題有此題機竅縱偶相通亦復迥別此是常新不厭迭變不窮手段若自成一副蹊徑題題扯入連讀數首便覺羞厭非但品陋投世亦未嘗全其綱也九思章思其綱也倘從中出一二句爲文便應從本題實字發意而止思字帶見方切當起眼若仍守常法以止思爲主帶出本題則畧換文中字面上下諸句題盡可移用有同嚼蠟矣萬歷乙卯浙江出爲人君比云綱常名誼朝廷最重而登降上下臣子大閑詞句

二句其中式者俱拈君臣仁敬生論而重止者不收非謂止不應重一覓一切入眼之際喜厭自分主司何心勢使然也因題觀勢因勢作文此謂文心此謂明理昔人稱時義惟一滾格最難蓋兩扇數段與長題題中先有轉摺起伏錯綜輕重眼明手疾易可見長題只一句本無步驟首尾部須于文中自立步驟自成首尾所以前半最難且如起講虛則恐不切切不欲太黏虛矣切矣何由警策此一難也單領句無下處凡文有領則頭面開無領則眉目暈作者觀者經而不覺此訣知者

既少知亦不得妄下此二難也提股極要議論諫特方刮目快心而議論須虛虛籠住題神未可正講未可發盡未可模糊未可深入底裡若徑用反法又淺小無趣此三難也小比上以承提股下以起中股是自家言語中一過脈而一滾格實無脈可過吾見從來名程墨往往將題面填實如瞿文懿敬事後食篇申文定如有王者篇皆歷世傳誦不免此弊若爾宜名實比何名虛比此四難也其頗得法者如湯宣城雖違衆吾從下篇小比云綱常名誼朝廷最重而登降上下臣子大閑詞句

近實地步郤虛其節近促其脉則緩在善觀之耳又許同岱畏聖人之言會璽小比云君子曰聖人往矣而其緒言未絕則千古瞻而如新即聖言亦無奇耳而其精義無窮則終身繇而不盡句句層卸圓轉有議論而畏字意隱含未露此虛比最佳者至于中股本無幻巧所患隨題敷衍全無咀嚼求新無策斜側割裂徒傷體裁能就其中波瀾警策斯美矣而亦有幻巧匪夷者不了是也此法著自瞿文懿敬事後食篇其中比但講被事不及後食然本以後食爲輕且多講則近俗耳近世慧

人祖其意而通之每將全題之旨勻作十比然此法最不易作因中比既欲未了則提比小比急要處緊而後比頂接處又不可鬆弄突兀章法極易平衍議論極難登拔非神機大力安得恬淨中自起峯巒雖通篇到處俱有手眼然挽上生下訣竅反在中比是爲五難後比則澤心高才之士競鶩見奇棄則近時風尙以不窮爲貴非英雄束手處雖眞文章自有迴合歸抱詠嘆淫泆之妙于今利鈍未遑深論也大抵一滾格難在前半又難在每股起句順題則易套不順不醒渾則易散則知千變萬化隨意縱橫者爲清只在胸中亮不亮

渾發一精思如表之有目而通股曲暢之不然或吐氣宏大或發調鬆鮮詩家所謂謝朓工于發端此每股之難也通乎此一格之中實備衆格居恒玩想臨文體貼久自當解不能觸類多說何爲

脈者相生不斷之妙千言一脈通篇一脈也然析千言觀之處處聯貫則各處之脈具在其中所以文章唯篇法最賅括最奧妙講之不盡昔有人謂毘陵云公文變化無方一闔一闢耳毘陵驚服蓋開闔與分合不同分合是題有對偶文中或分之或合之耳開闔乃文中遠近賓主活變處通篇前後有大開大闔二股有開闔一股內有上半開下半闔或上半闔下半開二句內有一句開一句闔就此二字已自無盡然篇法之妙實又有不盡于二字者大約更有四字曰正倒曰緩急毘陵復起應可商訂

脈理清楚故能變化縱橫顚倒比比不同意不同法而合之如一言從前觀後如有源活水瀉爲支流從後觀前如幹龍分枝轉作城郭若前後詞意重複相類正是頭腦不明把持不定多方照顧惟恐失之所以隨處雜糅耳知粘皮帶骨咬定一意者爲雜則知千變萬化隨意縱橫者爲清只在胸中亮不亮

王子猷云何可一日無此君杜子美云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同一竹也何愛恨如是豈非疎秀爲美糾亂牽纏則惡耶文章發揮欲其森秀不窮蜿蜒多致正如新松生意惟恐不高若題中本多曲折切須扼要分明本無葛藤切勿强生串插如君子先愼乎德一節若槩言人士財用層層遞下則與通章絜矩上文得衆血脈不貫頭腦紛然登東山一章若隨本文節節

自爲一意且茫然不知所謂此須握定肯綮徑捷分明
切勿加添曲折者也物有本末二句只宜依題楚楚自
足鉤深時刻多因技窮將本末終始增爲八層混作一
片如云本本末末終終始始此八之也本中有終末中
有始云云此一之也雖苦心懶弄祇是學堂訓詁何關
題竅何謂文心凡此等頗皆須條直剖被就裏鑽研切
勿自造葛藤細縛筆舌雖或犯之即惡竹耳大抵意曲
必宣之以直曲而曲之鮮不爲拗緒繁必束之以簡繁
而繁之鮮不爲雜

文奇崛須勿至難讀森發須勿至淩躒其才薄而清者
又如輕波泠漪非不瞬然淑人心眼然以容千鈞之舟
則難奇而易讀者氣盛足以貫之森而不雜者前後淺
淡確有條理

聖心全無渣滓然確有眞宰所以遇事變化若神文家
亦然古人所貴鏡花水月必有實解得處但用之虛融
圓遠使無迹可求蓋滓去而神存也若胸存滯窒故爲
影似之言令其自解終不可得是直無神何名無滓且
既已無神所留紙上者何物顧獨存滓耳所以天下假
鏡花便是枯木朽株假水月便是汚流腐草不如牡丹
捧露爝火騰光猶實有華艷照耀處詩歌且然況于談
經之文乎

文章高奇玄妙心淨者或得之高奇玄妙心淨者或得也繇于才
高若玄妙亦可浮心得者何故蓋玄妙與空虛近資悟
過人雖終日馳逐而隨觸或開唯眞切精微之文非心
靜必不能到心包才才不包必靜必高高未必靜總以
好學爲貫

聖言常令作文忌露聖言常活作文忌煞古大名家有

此論亦從來會元衣鉢也然非至痛快不能含非至明
決不能活後生且求痛快明決若作意含蓄必致悶人
有心活絡必多騎墻所失反在旨趣不如一味痛快明
決所失僅在聲口也就如爲人質直爲主漸造渾融周
旋爲主終成鄉愿

文乾者大都不利凡文着詞則肥不着詞則瘦肥而不
利者乾也瘦而利者潤也乾與潤不關詞藻是文家承
轉筋脉處如排偶太方有參差斷轉句而光彩頓流動
者琢削太嚴有增減數虛字而風華頓掩映者轉句虛

字豈助肥濃只能使之潤澤耳潤澤乃精神所發若中實枯槁豈句字間所能轉移所以文章可肥可瘦決不可乾乾者瘦猶餓孚之色肥卽近於行屍那堪世用吾少厭人說乾每詰曰必須肥皮厚肉耶人亦莫能難若知乾是不潤非關不肥則信乎文家大忌也受用必短詎止不利

前半篇決要寇晃有興旺吉祥氣最忌終風鼠酸措大話頭如近作端人也二句文開講便從邪人蒙禍齮齕起氣象殊衰颯小題大做俗題雅做況題本大雅而反虛有淺而明有淺而晦了了與不了了之反也有步步擬多作勤改不知其味

文有整對而生動有散行而滯呆矯強與自然之別也

扯上文遠邀惡客耶大雅二字自是立言作文正法所謂廟廊氣象君子風度非謂文章貴侈也正論微規豈在粗露譬如一瑣事尊者偶問數人同對出厮役之口必將直陳本色入耳難堪出文士之口自然修飭而近文經有道之口更當深婉而合道時義亦云所謂大雅乃就題所宜有者擴充之修潤之非强題所本無而爲寔富爲脂粉也寔富爲大不大而容脂粉爲雅不雅而

游

舉業眞實得力固須多做尤在改時自非至精至到安

能日日神來篇篇稱意若隨手丟過空費此日心力矣明眼批抹隨卽改作工而後已或遇題情未徹枝力已窮則不可强索致損心氣姑且放過他日觸發長進自有豁然解悟時或拾短採長或通新造作荆山玉爲質琨琰刀刻畫造化在手又是一番樂處與向來技窮苦索之日意興迥然此是就一題中可驗前後之消長非多作勤改不知其味

文有整對而生動有散行而滯呆矯強與自然之別也有淺而明有淺而晦了了與不了了之反也有步步擬虛而機塞有言言切實而致靈假步驟與實力量之差也只就行文用功功夫無處用只從下筆尋病病源無處尋相自然之勢因而導之則整散俱動矣果能了於心則淺深俱明矣熟後手圓則虛實俱靈矣

今日習氣有三種一是假造子書如顚如醉二是才短者粧嬌作態自貴虛憃三是氣浮者麤談殼語自負雄駿若守其陳儕反無幾人人亦不齒吾今特定新切二字爲救時之的新則陳言近套盡從捐除直須瀉發巧心不經人道切則一切假古色假攀神假溜論但不着

脉者皆掃去無用矣直須洞達題體目擊道存雖有至古至遽至靈至奇至高至華甯能出此但此二字最難兼到醫家稱切脉爲其親近臟腑澡徹性情文若依傍皮膚只是爬搔豈得云切所謂眞新爲是從來所未有若與理馳背人誰眉道忽爾創見不顧其安所以今人誤認不通爲新或絶非此題話頭無端扯入或近似而非題本意翩翩發揮亦非習覩所以今人誤認不切爲新究竟不通之根亦因不切但令必切必通卽束手技窮無一過人語矣假如後生學力未足依此二字各隨

所至皆可暢才情乘便利何苦泥塗其目魘迷其心椓狂子之餘唾適爲過時之棄物耶

古取粹今取異古取滿今取綻古取純今取奇古取大今取小古取正今取變古取全今取缺古取平今取險古取一今取二語者每發端不全受用不長篇得力此五十年來之大較也粹者無畔旨無險句無粗字引經語爲典雅插史調爲風韻其創格造語皆勁尙也異卽吾所謂異思異局異句也滿者邊幅宏敞氣勢蓬勃頗較長短之形綻則少散句而多整句輕韻折而重鏗鏘淺言以蔽之曰鍊詞而已矣然利鈍之數實不盡然切響浮聲散句整句必須參差相間運用得宜

善猶恐失之先存此心詎有佳境獅子捉象捉兔俱用
全力況拈題作文本無兔象乎且總此識見精神總此
詞華筆墨不知胸中何處另着一副次色工夫配在盾
孟題上施用正恐此念熟存雖遇學論題極力搜求祇
得剩語此則近來專重首篇之弊使無識鄙夫無論下
士妄生揣摩蹈賤相入天門而不自知也戒之戒之

凡鍊詞着色潔然後華天際彩雲是也鮮然後麗露中
晨花是也運轉輕然後有力壯士舞劍是也若穢而得
華蔫而得麗重且遲滯而稱力者勢無是物則知無是

文

取脉貴眞行文貴熟眞可以駕萬情熟可以括萬變舍
是而有所獨擅未有不交相勝者也夫文何可執也而
曰眞不執之極則眞而已矣夫文何蹊徑也而曰熟化
蹊徑之盡則熟而已矣立意圓融莫非執也力求超脫
胸中每自成結搆莫非蹊徑也隨題之參差文之變動
而心行乎其間

文或以氣勝或以意勝氣主活意主久況深刻琢而元
氣不洽譬若碎錦攢花故閃爍動人者氣也意在其中
本少功

作史看動則可傳史記之傳最盛動極也文情動始能
動讀者之情班掾次之以其嚴而動也三國志又次之
以其簡而動也魏晉以下無聞焉歐陽五代史亦動是
以動人作史甯不密無不文甯文采不艷無情不動孔
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非艷之謂也風行水上渙
至文存焉文止在動處耳時藝亦然專以機情生動爲
貴動則不復論邊幅多亦動人少亦動人動則不復論
着色濃亦動人澹亦動人動則不復論想路淺亦動人
淺亦動人分量不同同歸可喜每見修皃扃戶苦吟盡
日結搆不勝戛戛其難畧悟此意則難變爲易遲變爲
速苦變爲樂矣因勤得樂因樂益勤

遇合

文章遇合眞有神機此日興酣才滿外人訾議不害遭
逢此日機緘興沮外人稱賞不免掩落蓋外人以意爲
目常以成心失之場中以目爲意適與作者自動之神
暗通呼吸間耳至于此日意興何以分盛衰文機何以
有幾篇以此言遇譬如飲必中冷珠必驪頷玉必和氏
取人則太刻自強則苦難但能出以異局佐以異句即
化腐爲新矣所惡于套恒在局法句法之間昧此機者
謂文以穩貼爲貴此特藏考錄科之說蓋二三取一其
場心氣翕聚風簷下筆綽乎有神若場前浮皆懶散或

喜交遊或尋花柳或羣飲號呶其自負高明者或應酬
雜著總之氣弃心放入闈試筆安希神到豈知心靈先
閉物莫助靈故不可爲者此日也不可爲而可爲以平
日養此日也

文之最妙者心忽然而動文忽然而成非吾所能主也
顧素造不濃不熟此忽然者奚繇來是不能主者吾實
主之從心不踰安知事變若何但隨應隨妙繇平日義
精仁熟當其時則不自覺也妙文之忽然而就當其時
亦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必遇之機也若苦心結撰才竭

而所試士皆督學較過荒背已少人人相近卷卷大同
若意不殊特門徑不超調法不新爽挺秀頭角于何見
異而欲令觀者舍四十九人而獨吾拔也其可得耶小
試喜穩暢大場忌庸套使一人易地而觀反若蒼莽而
不自知其勢然也故去套二字爲鐵門關爲玉鑰匙但
所云套亦自多變如題易平衍則平衍爲套題中易着
氣槩或易布淋漓或易洗鍊爲或易粧虛摹則舉士子
所自喜譬策處快心處傳神處皆氣脈所關套皆厭能
也不決然割棄別覓境界何以軼羣致勝耶未涉世紛

未飽帖括直吐靈氣此境自存或着力洗刷剝換此境
亦致若欲異彩非眞有心得未可易言誰則能此亦不
必能此所以後生筆尖色鮮肯廢半離半合或漏題所
應有或發題所可無時幸而得套淺也老學自謂題所
應有無不恰有然筆頹色暈則此正是極套處往而屢
蹶套窠也套有淺淺得失或異況不套耶況異彩耶世
稱必售之文爲穩然不異則不穩愈異則愈穩以異爲
穩者今世之風氣也從理得異者今世之眞才也欲穩
且發進不知異其文章則愚好異其文章不能異其本

領則陋
蚤發之人必聰明內藏語言少發他人中年受磨鍊後
方得此收斂氣象彼生而得之或曰士不鬱不發彼蚤
發者何鬱焉夫彼非不鬱也正以能蚤鬱耳蓋鬱之象
爲滿塞鬱之意爲沉含凡觀子弟英氣逼人必中歲成
名者也內明外暗必夙成致遠者也此遭逢享受又有
不在文藝而在器識者成之有追務本則識深識深則
器大器大則才藏爲後生者不可以不知不知則擾疾
爲先生者不可以不知不知則無藥

牕下作文欲緩中急妄想不生天機忽湊一氣呵成職
此之故場中作文欲恍中閒心氣不迫力量自足以其
翕聚而加從容羣英俱俯職此之故若牕下放懈則遊
思妄想從而間之場中意思忙迫則力量必大減減三
之一猶足競逐減三之二自知無幸矣下筆天機明明
可信
學問思辨皆爲篤行設舉業亦有學問思辨焉凡爲作
文設作文乃其篤行處有學問思辨而懶于作文則皆
虛也若剽竊是務并未嘗有學問思辨之勞往往倖得

者何故蓋其用力至卑而近實主司但觀其文苟非慧眼誰能追辨其所從來文僅入彀或亦收之眼高手生百不售一苟且而輕作百不售一毋慣而安作者不知廿苦不解模倣一手生者即懶作之人也安作者不知廿苦不解模倣之人也輕作者自謂出其糗糠足以揮斥風雲者也場中所視只憑筆底手腕無靈吾夙昔眼界高處從何出現至若題情文境秋毫未知貿貿冥行翩翩自喜斯爲下流固無足論惟輕作之士或實負提才但以奪于旁嗜苦于研思欲以緒餘姑了舉業之債豈知舉業何物英才淺造未窮其底安得以緒餘了之粗心而得至精之理涉獵而成信手之拈則是不操而存舍而不理不錄心文不關理雖自蒙以虎皮孰不窺其羊質怨天尤人何嗟及矣故有幸售之淺子有屢詘之高生譬諸不著不察之行習猶堪對人大徹大悟之空談臨事必敗知行益進才養俱到而不售則萬萬無有曰如命何曰候至而文妙此命之附人事而見者乘時決之十得八九縱失一二但不放懈終亦得之則是力勤藝進其命必通意沮心分其命必蹇每見妄作之人率云場中

閱文隨一時意興有何憑準甚則云文章有何工拙不過籠統寫就無不可取無不可棄即爲拙取即爲工嗚呼猶讀者不識天下之有耳聲者不信天下之有目也所謂身旣寡知惡人有學此正其一生迷夢白首淪落之緣推厥病根則因習氣汙下耽愛俗囂抹煞學趣習市井氣開口常近市井習吏胥氣開口常帶吏胥習幫閒氣開口常似幫閒因而作文莫非此種文章病痛至此已犯第一條欵無可救藥所恨此類自悞其身又悞其子弟又是非旣昏漸喪羞惡往往披猖譁譟好虛此當如鮑魚若初聞不知其臭便自身有汚下根氣當無緣入芝蘭之室也切切省之特著此條以終遇合之說

觀文

作文易衡文難作文如治事衡文如知人治事則性所近習所閑各成一長知人則變態分量至無窮也至難學也非大通之識靜極之心鮮能不眩焉經義之設非取文藻正欲觀人蓋謂是窮理修身之實

學爲士子時有眞得爲主司時必有眞鑒凡文不經剽
倣自得于心者吾以心迎之若非心得我亦讀其文而
知其心之不存則文之有心無心莫非心也經生日日
擐管其出手者已成習心然習心之外實無本心試觀
悻悻好勝之人强言道氣而容氣終存其餘鄙陋者强
言高明浮游者强言收斂佞諛者强言直方意味不親
首尾不貫自命文人之雄不知已披肺腸而授人矣此
文章可以辨品識灼灼無疑又有能辨人斡理者能辨
人辭祿者能辨人壽算者先正往往符券若神然兩言

望雲仙館

握其要曰觀德以意觀福以氣
識見可借力量不可借如某題某解悟者獨得而聞者
共竊之觀者不知爲竊也竊其解矣而臨文下筆精神
變化倍蓰百千是力量不可借也故但以解定文章受
欺必多若中解而文工是其識力俱至非竊可知也題
題有獨得篇篇有會心非竊又可知也所以解高而文
劣明眼弗收解常而文優明眼弗棄向者薛方山先生
督學浙中每命一題必主一見士子相聚揣摩是科榜
出其優等得雋者絶少以名公而負失士之望蓋有成
心則掩其月力重假識見則失眞才情也先大夫嘗述
一事云萬歷丙戌一舉子素擅時名適事親爲大題未
就見鄰屋各經一友文佳徑錄之二卷並上王文肅取
彼棄此其評云以子之才自足一瞬千里而孟義竟同
書湯七號何也其人愧恨而卒苟且盜襲首非令器然
他人必兩卷並廢而文肅辨其孰爲自撰孰爲襲人非
慧眼能之乎文同且然況于僅同其解以較薛公何啻
雲泥

望雲仙館

文之清濁不以濃淡論脈理如繭絲氣度如春風則着
色雖濃猶然清也反是則淡而不離濁文之厚薄不以
煩簡論貌似臞而言外有無窮之味緒若儉而氣脈沉
渙布置宏遠則造局雖簡猶然厚也反是則煩而不離
薄此謂內外之辨
凡作文窗下和細入場雄猛窗下簡淨入場酣逸此是
眞才若平居苦掙大談場中墨乾筆縮便須反躬靜念
向來假才假氣全靠不着必須設誠力學以充廣之學
力到時眞才自見然苟非至人入場之日分量必減如
云雄猛酣縱旁觀謂勝於平生不知忽遽之時不暇和

細故雄猛之本色現不及簡淨故酣遜之本氣現畢竟
是減非增也然到得此處已是八九分地位若場中七
篇與窗下二三篇分毫無異方是極詣欲至此地非積
久不能文章世容何須論此但識此意可以自考可以
辨人吾若自能是工夫慊處人或能之是精神與我遇
處坡公到眼終迷五色之恨其可免夫
老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嘆知文者希惟能自
信云爾然以實心實眼覈別文章雖或知之不深知之
不盡不可謂不知有等浮氣耳食之夫心迷眼昧惟遊

是借惟名是徇所睚即妍所疎即醜甚至高文老筆誤
認後學所造則肆意譏彈新學小子員人名公項下則
奉爲龔珍一手一文而或瑕或瑜乍軒乍輊虛詞之所
以見笑於張率也豈但文章無眞鑒直是習氣盤結靈
明封錮詔儆陵援詭隨俯仰居心制行必多可疑今汝
輩觀文勿先據其何人只就文虛心審察得其眞好醜
長如此觀文徑徑得一而遺二奇者取平平者尚奇尖
者尊重重者喜尖意在飾已所短如此觀文徑徑得似
而失眞吾子所長本未兼到于所短本非眞能也然必
能而後辨兼而後解不亦難哉只虛心審視隨其眞我
陷刻文中何嘗無性靈語要在能揀擇採取之一槩抹
煞日時刻不足觀則筆下日枯眼底日隘視茫無心得
者其受病似高其難遇殫甚吾十六七時蹈此病雖覺
已遲今猶僥塞後生可鑒吾即前車
今日閱文病痛亦有三種曰驚曰羨曰欺驚者驚其假
才思也羨者羨其一時之說遇欺則受病之根彼醉夢
耳實醒實覺何處着驚彼偶創而倖獲倣其故步安見
必遇而煩致羨祇緣心得旣淺通非大通切非眞切所
以遭逢層閒炫燿徘徊久而習之衆復從而昧之遂不

覺易其目以徇之驅其子弟之手以從之則惑之甚也
心中了了實不受欺所以毫無虛驚亦無妄羨後生但
精思勤作自家識力進一分便看破時流一分故知人
不以人以天觀文不以目以心與手
奇者輒平平者駁奇尖者厭重重者忌尖意在傍已所
長如此觀文徑徑得一而遺二奇者取平平者尚奇尖
者尊重重者喜尖意在飾已所短如此觀文徑徑得似
而失眞吾子所長本未兼到于所短本非眞能也然必
能而後辨兼而後解不亦難哉只虛心審視隨其眞我

第二一四册 97版
25B

相近相反加何談理如何運筆各成一家皆足取資皆堪入選如此觀文則諸品畢彙眼界日寬此實時藝中知言之學問也可以自益可以不失人蓋視文之法通乎學道知其所能如古人之至道未能而知如古人之體道

有決圈之文有決直之文有不圈不直之文子弟爲文每篇決直則教難成矣每篇不圈不直者一生無進步則教莫施矣或圈或直者徵倖聽一日之鬼神然其中分爲二種詞氣可觀理路浮駛僅足取衆人則進而精之理淺味孤須待法眼則光而大之未有不成者也非好學不能變化非裁成有法雖好學變化畧遲

大家雄才見清尖淡宕之文欣然嘉賞隨其成致無不曲收小才小識見大方則曰少尖側也見雄才厚力則曰少疎散輕逸之致也譬如黧人晏子不滿仲尼仲尼則不非黧人深取晏子嗟乎文章才德孰非一機多非人者以已格人者也多取人者以已收人者也格人者似高收人者眞明

湯許二人似與文反湯文靜細而性行淫險許文超逸而人近佻此息夫躬絕命王安石遣女詞一則高古特甚一則淡遠不凡而晦翁謂其與生平心術行事畧無毫髮相似者歟或曰湯文原有淫氣許文原有佻氣似屬耳食未見至當平心看之二人各有一得力處湯凡有奇妙必蘊藉出之使如平常語令讀者徐醉而不驟驚許凡有奇妙必信手出之使如口頭語令觀者易解而更無厭湯之鍊在不露鍼鋌許之鍊偏不假襯貼以蘊藉爲鍊鍊之至高者也以信手爲鍊鍊之至異者也

皆荆川所謂鍊格者至其與人不相肖亦有故焉湯是
變塞許是精神不徹
文章理到必傳精神團聚必傳唐設律賦無理可厭又
此外科目尚多衆人精神不萃故雖存而不顯制義闡
發孔孟俯身泊世大道又獨重獨行舉一代知慧聰明
之人聚精於斯後世必存其尤另作一種文字看不至
湮廢明矣王錢唐瞿湯許六人已占最勝起圖關之法
者王也窮圖關之變者唐也錢以摹神瞿以雅度湯以
體貼許以自在游行然總屬文人之致其于羽翼經傳

發揮心得猶未極深近世楊貞復識悟絶倫隨題標理
似出六人之上微嫌有詮解訓詁氣而步驟變化之間
未足厭文章家意也舉業雖小技論至此則大成之集
亦難其人

舉業素語終

嘉善陳龍正幾亭著　同里孫福清稼亭校刊

義莊條約序

自范希文設義莊後世慕義者多效之然希文意存至公惜規矩稍闊後人慕效遂雜行以利心即如讀書豈非佳事然養贍同宗專以周急若不讀書者雖急寡助讀書營舉業雖溫飽猶厚與之不過謂舉業可博科第大門閭非如業農僅守廬舍難光宗族耳則近惠族人濫役通邑義亦非安謹按賦役全書是爲義耶利耶恤之耶覬之耶又義之爲稱畝自私本縣每年鄉飲酒禮二次共徵銀一十五兩迎春

家室者而言若通計物我則周恤同宗固猶一姓之私惠非萬物共沾之理也乃往往求免徭役惠一姓而累衆人又爲利乎義乎故體先人意設則十六條非獨使子孫免於利心亦使後世眞效希文者不爲非義之義

義莊條約

繼志設義莊主人龍正謹約通族尊長卑幼知悉先公存日念親支之窮皆始祖恤民府君一體遠支雖無譜纂可據相傳同姓其來亦久每云欲設義田若干自周給親支之餘遠支困乏者遇事量給以昭勿絕奈起家草茅性恬行潔居官三十年祿俸之外無他受雖先慈菜羹布衣佐以紡織而居宇終不及葺焉治復總閙憲庶歸老田間卒就斯志俄先新命以殆隱隱負恻也龍正荷蒙微業安忍自私謹遵遺言條則如左

一義田五頃邑例十年之內應免糧長二名今欲同民戶充應恐貽累子孫嚮隅先志欲援官戶優免

銀四兩門神桃符銀一兩五錢議於義田子粒中每年糴銀二十兩五錢納官充此三項公用擬俟崇禎辛巳大造黃冊年分具呈轉詳申詳通邑田地每畝算該豁除折銀三絲三忽零特開陳義莊一款載列起徵條帖十年之中納銀二百零五兩足當糧長二名之費而通邑業戶其十年完納之數亦減繳徵因是濫役庶可無憾

義租五百餘石除每年辦糧約用米二百三十石納免役銀約用三十石祭掃燕鄉約用二十石餘

免租戶限米約十餘石給管莊人戶飯米五石淨
餘約二百石通族舉事有繁簡歲收有豐歉凡有
餘剩每年正月暇日主人於義祠中請親支賢明
者公同銷算存留若干一遇凶荒謹行加散
一橫浮橋香和菴共二塋每年清明拜掃義祠以伸
秋致祭供辦祭儀并宴親支共留米二十石數中
倘有餘該週陳換新每石加息一斗五升收存倉
中以備修葺祠堂墳屋并遠歸會敘之費
一親支凡年七十以上四季各奉米六斗肉二十觔
八十以上冬月加棉衣一件尊高年也不問本人
貧富禮宜均視或年未及而孿癃瞽目者季各給
米一石凡此給送管莊人出刻就小票付本主親
填某項事宜及年月米數以憑季終繳算
一男子聘娶各助米五石再娶半助米五石初聘須
於半月前開報某子某今年幾歲憑媒某人議於
某月某日聘某氏女臨娶亦預報婚期以憑關給
嫁女者助米五石再嫁不助
一凡遇喪事助買棺米二石買蘇白布一石男女未

婿嫁而殤者半之襁褓暈給一石辦木以埋勿令
重慘水火舉殯前一月助買地米二石使就居址
所近隨便營葬世得拜掃勿令投棄義塚久難辨
認臨葬助營壙三石倘有遷延後期或付烈燄或
仍委之漏澤者殘親肥已告於祠而擯之後不復
助
一產婦臨分娩時於掌管人處報請白米一石助其
調養如有抱養他姓詭報冒支者覈出停助三年
一義學歲延塾師一人脩饋各十石不問米價低扣
悉用本色不許管人折送價銀子弟七歲以上稍
俊慧願入學者父母率謁義祠以名聞居近給米
四石聽其自炊遠者於義學中供養逐月火頭報
數十四歲以上通舉業堪面試歲給十石聽從明
師至二十歲止或有穎卓可期大就者又當超格
優遇
一親支家業頗優者自然知足尚廉不妄附於周急
之列其衣食麤足者須痼疾婚喪生產入學事宜
方許照例支請夫既稱義莊豈有吝心何必斤斤

較量節制但念米少人多若使温飽並叨反致飢
寒難濟所以不得不行分別惟貧極不能自支者
查審委非遊蕩敗家計男婦一口每年給米二石
六十以上倍之蓋年力方壯之人雖乏資本亦須
勤謀生計若概給全年安坐而食豐反滋其惰故
止半給使苦於不足庶肯服勞
一親支無後者不論貧富必與立嗣有田產及女者
半給贅壻生育嗣子如親房無可繼之人公議於
遠房擇而嗣之遠房又無可繼先變產價買拓
關一年查果改行一體永助至有不孝不義如毆
罵尊長瀆倫鼠行此三者天下大惡奇醜改悔無
門即於聞知之日會同族衆削去譜名永不復入
其或不率教訓舉未及追取條約又不可置之不
問者姑罰除應給事項自一石至十石量犯輕重
以爲等差又有因婚喪事宜關領額米即爲賭博
烟花浪費者以後凡遇應給事宜並減半終其身
一義田本贍親支然親支不得承種恐他日有擅行
侵扣者縱則非義懲則傷恩謹之於初可以無弊
如有自恃分尊或詭借他人出名陰行承種者斥

告於祠仍三年不助使知創悔

一族譜十年一修有爵者主之爵同論長家居之日每歲暇時一宴親支於義祠如數貴同時即共爲東主人衆則分二席或三席先尊長後卑幼啟用單幅酌限八簋勿開奢端禮意須和有叫呼罵坐者次會不啟其遠支學否隨宜

一遠支惟極貧無大過惡者遇事量助其一切立繼等事不必與聞事多難周反滋藤蔓昔范文正初設腴田千畝觀其規制助數從優今苗裔世世遵行迨六百年田亦加擴而貧宗所受每人一歲僅四斗五升蓋傳逾久則人益衆貧者亦益多欲不從薄不可得也然文正所贍皆譜系分明故雖益久益分總歸同體若我族遠支本無統系可稽特因親支人少姑以其餘及之倘數世後親支應助者以百計則每人一歲止得石許欲復及遠支勢亦不可得此時子孫主義莊者徑自從宜裁去不必顧慮遲迴況遠支至爾時亦且益繁益雜名分稱謂難以悉查頃天啟四年有平湖惡少顧艮賞

吾家寒素者衆例難概行今擬通族子孫凡登甲科須五年後始捐少不下半頃多不過一頃好善樂施非所拘限舉貢宦成隨產量捐方視甲科或全或半隱居耕牧有鴈夷伏波之矚識宏量能生能散一聽其所爲初捐之年且存本戶辦糧待至大造具呈增入義莊照例完納并將圩坵圖形增改重刻但吾家世居胥五祖宗墳墓葅焉通族烟火列焉續設義田勿出本區之外依近先塋管領均便

按此係初稿辛巳冬刻給族人更經酌定與此小異

以上十六條悉遵先公遺意設義田者養之也不肖
則不得與於養者敎之也寓敎於養使舉族向義無
一匪人是先公之深意也所以爲義也

不慳貽後

人性不慳必不至大富不貽子孫以大富則不生侈心
不侈則又不至大貧是貽子孫以善守者不慳乃其本
也祖父累之如鋤銖子孫費之必如泥沙子孫癡根遲
從祖父愚性生下

遇大事能散財

古者產屬王朝無生可治士亦不治生朝夕稻粱置之
若遺況儲餘財及後故孔子居官則器服備具失職則
疏食或絕後世如諸葛武侯亦有桑田以給子孫宋寇
官俸優渥而溫公猶於初命士皆自問其世業以爲無
衣食憂則居職易廉故以業遺子孫而守之後世之勢
亦後世之禮矣致之有義利守之有本末耳先公廉儉
所遺與武侯死日無貲之語不愧吾輩遭逢知已有如
溫公將嘉我先公貽謀得中有養廉之貲子孫如有殖
貨無厭者則先公所惡也勤儉則歲積有餘積久漸多

宜遇大事能散然後非怡生之俗子昔范蠡伯者之佐
智術之士猶能屢積屢散馬將軍亦未聞道不甘爲守
錢虜財者氓庶所最重士君子所易輕若於此麤淺關
頭尙多係戀種種嗜慾安望消除雖正衣冠談仁義不
比於人數矣

不乘亂荒之利

脩曰太平不享豪華亂離可免兵革此一理也又須不
乘亂荒之利方可度兵火之運只如糶米一事近年米
貴每至兩外富者皆安然糶價此雖無利人死亡之心

然實乘眾之急而我享其贏不脫尋常之態也人家至
舉世亂離獨得晏然是極不尋常之福運豈累代尋常
之人所可致哉豪華者世俗認爲享太平之樂而我不
肯享貴賣者世俗相與行亂離之事而我未嘗行則雖
當亂離之世其家應長有太平氣象翁大善其言因目
每歲於青黃不接之際出米數百減價十之二三以濟
飢貧所得價值使只與康年相似所捐雖少然幸災樂
禍之意消除畧盡人家累世能然眞可謂脫尋常矣但
行之須用精力逐日躬親點視零星升斗糶出務令沾

及貧民不然恐家僮掌出入者破冒其間又有市井狡猾易名變服綿綿羅取攜至肆中仍作已物高得時價犯此二弊則皆徒利奸狡而無濟困窮故行仁者必以智

愛惜之誤爲暴殄

愛惜暴殄本是兩意愚者有時合成一病如飲食剩餘宜趁鮮香之時分給於下僕衣故履未至無用宜散與僕從或貧寒之人每見婦人慳吝愛惜將餘食珍藏夏不過一日冬不過十日皆腐敗矣衣履破敝欲藏之篋

笥則不必欲與人則不能堆閣閉處聽其朽爛使人不得受其養物不得伸其用是皆以愛惜爲暴殄者也時當講解而提醒之使曉此理自無此失

館規

良朋至戚同堂共學君子樂之然不淡不親不方不久日間接見笑語各有常度午前氣清觀書索理午後神倦靜以息之薄暮與陰俱斂簡點一日所爲凡此三時並不宜劇談多笑洩越神氣招尤致疾有損無益惟中飯甫畢此時飲食在中濁氣薰於上頗宜動盪手足發

舒言語使宣通而不滯知已相對隨意疎散可以發明義理條暢血脈浹洽情意不亦善乎自治所以治人全交乃在好學芝蘭之士易遠難親懷安習非則正人望而卻之所宜切戒

惠蒙

人自十五六以下志識未定記性偏清一善言入耳終身不忘一邪言入耳亦時時動念先入爲主年少其尤是以長願親朋惠我子弟勿述市井之事尤戒媟褻之談或稱賢聖高踪或陳古今治蹟切無如孝弟忠信汎不過山水圖書儻遇事情兼備法戒則請詳於所是畧於所非或節其委而弗周或微其辭而弗露使夫成人會意小子忘情既有益於人亦自養厥德

子弟避惡客

故者無失其爲故聖人之厚道吾輩親朋誠有難謝絕者但其開口淫穢或汎濫市井何可令幼穉見聞與其得先入之言而復洗濯之不如無入之爲愈也凡遇此惡客在座子弟自十五六以下權詞令之迴避勿竟奢言

聽人語言務令幽遂勿遏以已見勿撓以他端惟談及
市井淫媟輒則宜引古人嘉言或舉目前正事以阻絕
之勿令得竟其說庶幾養童蒙於至正匡容過於未終
蓋倉猝之間子弟不及避偶行此權以當塞違之道或
曰擇人而交不亦善乎使此輩得至子弟之前禁其未
流晚矣曰固也世衰道微雖世俗所稱雅容良朋未免
有不擇言之病必欲儆疵俱絕則交道窮矣擇交爲主
惡言已稀雅人心悟微權口過亦當漸化

童蒙貴少見聞此條初刻隨處學問中今移入
耳目富不如心緒清養童蒙者但使一切玩好游戲絕
於見聞其爲無益之益當無窮也多見人多聽議論恐
益其枝葉損其本根

飲食約

曷可用享簋二損之時也夏屋渠渠簋四簋之隆也於
粲灑掃簋八豐之至也知已相招情欣於赴知人肺腑
故曰相知居恒自念稟薄福薄每深儉惜又見民生日
貪風俗日奢飲食宴會亦一大端士不率先民何觀法
士奢民奢士儉民儉自然之勢素心實然相知所信通
來秩宗啟請聖允煌煌普天恪共宜率先者尤在吾黨
不兼凡不殺生不演曲不六博清談久坐歡洽較倍篷
極於八簋素相間湯點菓盒稱是萬勿羅列廣侈使鄙
人登忘憂之坐默增三歎之懷儻疑飲食小節何必斤
斤宴會麤迹何足介介竊以矜忽攸分亦關學問制事
無小制心無粗況省我飽餘堪療飢又分體 聖
天子軫邮窮黎之意者乎

飲食間氣質

盛饌變色爲相敬也蔬食必飽爲相愛也隨分而宜有

何分別識此意人易於待我我亦易於待人若不得聖
人之意將恬然而安之此其病根是傲不得晉平公之
意且以爲簡我而不樂矣此其病根是陋吾見世間朋
友多犯此病若眞心爲學只飲食間便須變化氣質

四姓剎復說 丙寅四月記

慘禍之門不同各有感召焉有先徵焉或主人及主婦
竝殘酷此以殺機感也某曰危哉是將有叛逆之變未
幾乃死於官方遣拏綁縛或性介而褊子弟剛矜其家
神鬼嚾嘯數數附於人言未來事家人以爲靈某聞之

曰人衰故鬼旺今雖顯隆不久矣俄而被禍或聰明幹達吏治卓然可稱粲梓利病如飢溺在躬而獨湛於色致婢妾無復尊卑詬罵而挺擊之不能禁亦不悔也或曰夫夫也刀鋸日在頸矣俄以誣罔受難感召不同先徵亦不同智者皆早識其不祥云至於蒙禍之後旁人爲之悲悽爲之危慄其子弟顧夷然不追痛已往而皇皇求利不殷憂蒙患而意氣揚揚如平時嗚呼此亡者不可復興僅存者必底於亡也歟使其子弟意思深長當得一人也尙可挽一家之運然令子弟而意思深長

非蒙禍之家天人分而合顯而微智者於未然識否剝於既至定挽同皆觀其子弟而炳如矣或久否初興舉家氣焰張甚其於行樂鳴得意皇皇汲汲朝不及夕嗚呼是其家久不出五年近不出三年衰落復至將不可救三者已往一者未來皆近事目擊懸爲剝復之券垂戒子孫又以知舉家謹肆起於吾身日愼一日焉

袁丁士公格言

袁職方有言有子弟不能教誨成何自脩丁清惠公有言好人獨爲不成須子弟僮僕同心學好先公常稱道

二言爲子弟者不可不體此意大抵僮僕爲非必先餌幼主及房族親戚之不肖者相與洽比於是或乘主人衰老厭事或遠出宦遊遂無忌憚故教誨子弟者主人之責也歟飭僮僕者子弟之事也子弟知自好僮僕必不敢獨橫於外彼能掩主人之一耳一目豈能徧掩眾正乎以身教者從則又二先生言外之意

收斂能免意外

意外之虞最難免惟時時收斂則可免能使子姓僮僕人人謹愼則無復意外若其未能則雖禍出意外究竟祇意內耳

胎教

古有胎教之文蓋子之在腹也成形成性皆依於母胎非可教能自愼其身之謂能教也目無邪視耳無邪聽勿多語勿大笑勿盛怒飲食勿過飽過飢過冷過熱凡薑椒辛辣葱蒜葷濁橙橘酸寒等物概止勿用出入必遣侍婢前導勿觸不意或致驚惶則生子長年且無疾病男必清明強固女必貞靜幽閒視生而治其疾痛禁其非應者事逸而功百之夫是之謂胎教聖人曰習慣

成自然不惟習於已生亦習於未產能愼在母能令母愼在父然則胎教乃爲父者之事焉

催乳母說

富者省乳哺之勞貧者代哺之貪其食衣其衣取其值以養老育幼至便也然貧者代人哺子而棄其所生之子每覓無子家以己子與之無子家亦多貪以代人哺兒而妨己業初雖允受漸生厭心褓襁之孩受人厭而能生者寡矣吾家僱乳母十餘人少時念未及此漸長始聞憫之特其無異殺人子以養吾子每念之汗下然未有策以救今爲酌一法凡僱乳母時先令擇親戚中實有餘乳願抱養者以其子付之本家於券議三年工銀外另助銀二兩五錢受乳母之子者當時先以五錢給之三月抱至本家令其生母驗視無恙再給一兩週歲驗視無恙又給一兩兒之難生在於幼小大約兒生數月其母始能受僱寄養三月則生有餘又復一歲則近二十月矣方幼小時抱養之家未必心愛然利此一金有半代哺亦甘及一歲外善嬉笑能立行雖非親生欲不愛憐亦不可得況又得一金其盡心撫視無疑也萬一愚人不仁借抱養之名以收利不盡抱養之實以悞人故特令兩番抱驗儻覺瘦瘁即爲別覓有乳家易之及其長大聽代養之家主之願留者留不願留者送歸其生母此則乳母之子宜可多生富人之妻不勞貧人之子不死且貧人失一子何其痛楚明知受僱必殺其子而甯忍之者飢寒迫也若僱乳母之家即不侈富必不大貧二歲之中於此二金半何有小費錢財免殺人子孰輕孰重何疚何安況天實好生吾能以生意合之則全人兒亦所以保吾兒也今後吾家當永行此法願與愛子者同之

革俗例

俗所通用而必不可襲者四事一曰家中不用優人優人演戲無非淫媟豈可令婦人童孺見之即親翁新過先期告之同志高明必不見罪倘宴公祖父母官輪流爲首誼不可辭亦須度量官府品致可已者明告而罷去之不可已甯借他處園亭或僧寺設宴勿以官府故壞家法二曰疾病祈禱勿廣殺生嘗見蓮池上人戒殺文中有此條悲慘惻怛動狂迷深助儒理凡信祈禱

者太抵愚夫愚婦彼必驚怖地獄崇信輪迴殺生乃佛家首戒何獨於禳災之期反不信而故犯死生有命不足與言就其所明引而禁之亦應止矣三曰僧尼佛婆勿令入門愚人或逢生子或已生日或逢喪事輒令此輩誦經念佛昧禮犯義無益有損婦人行之已爲可惡男子信之尤屬可羞四曰宴會有定品勿暴殄天物隨常往來則小學中所載溫公記郡牧判官事近日梁溪先生同志約本乎道氣感乎庸情尤可彷而遵也宴郡邑大夫及新親竝應度情量義斟酌得中務爲返奢從儉之計

五勿妄布施

布施須有條理族人已置義莊通邑立同善會茍年另應捐濟不必復論平常年分則當倣陽明先生意每歲田租除公私用度外割除若干石爲行義之資視外親之近而貧者與朋友之有行誼勤讀書而貧者遠親近隣之生無以養沒無以殮者故舊子孫之不能自立者酌緩急多寡而量助之無干眾人耳目偶遇隨時周濟引悔入門自作之孽將以誰咎好尚不端施捨不審其報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男子宜其身婦人率其教

齋僧不可聽扛佛點燈化緣惡套不可寫經刻經不可助一應寺觀齋醮不可請僧眾至家誦經拜懺作功德不可延尼姑佛婆聯翩念佛此端一開濫觴無極無一毫濟人利物眞功而醜盜賊壞風俗毀清規惑婦稚損世業種種貽害不可勝計布施美名反成惡事大可惡也吾年十七方肆力於詩文然幼時出家長生之念猶在一日偶遇道士於門眉宇髣髴頗異招予授以紅藥丸子有喜色道士因求雙履子力請於先慈與之因令入施從見其入肆易酒肉大餐乞丐之某郎君好道特來度之余聞慚愧無地後遂絕意僧道焉頃晤先達某公既出門有短髮和尚持其衣大呼闖入叱之不去推之不肯下予笑問故某公第應曰施捨之端信不可開蓋昨日偶遇一僧有所畀而此僧遂聞風而至親其意狀殊非良人又二十年前姑蘇曾有假尼徧歷諸大家事敗髡於獄簿其醜穢殆有不忍言者引悔入門自作之孽將以誰咎好尚不端施捨不審其報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男子宜其身婦人率其教

是爲清吉之門

施濟得失

扶濟貧窮施贈豪傑均屬美事得失懸甚濟貧窮是日用常行百不失一贈豪傑是格外偶然若非具眼即成妄費稍涉結納即成豪舉每召干求究反致怨甚或貢禍不可不愼

勿置園亭

園亭之設爲宴遊者多爲讀書者少仕優則學縱使宜成之後何便爲行樂之時若方讀書用功先起臺榭爲

遊觀恐於書生更不相稱此物此事終始可已吾嘗嫌白香山到處累石鑿池雖雅人風韻其實亦覺多事惟晉公綠野堂得宜以彼元功碩望上有昏主下有妒臣若閉門持重不日就良辰美景間滿灑勸酬疑忌反深矣所以絕口不談經濟日與田夫野老相見且云生老病死符到奉行總眞知幾達生之人也尋常退休何必於是或言周元公悟太極於月巖先儒此類甚多景界足爲學道助實可盡廢乎豈知眞山原泉天造地設悠然相對觸目會心所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夫子亦有

舞雩之遊杏壇之斷斷有逝者如斯之會心有春風詠歸與點同志之嘆歎良不誣也若人工結構累石渟泉剪綵爲花原無生意會見人於假山假川之旁悠然有會恍然悟道者耶此雖極其幽勝只作繁華極其飄逸只作俗趣且非獨無益也凡物有興必有廢方其盛我竭力而營之及其衰他人復竭力而運之一興一廢之間無不有費時傷財之害其耗蠹於人間暴殄乎天物有不可勝計者矣果有山水之致者春和秋涼偕良朋命駕千百里內皆可涉獵遇勝境賞心盤桓旬日素有

本領未必無月巖之助也其在書齋隨意花竹數莖足矣陶翁所云樹木交蔭林鳥變聲欣然有喜何苦爲此無益身心得罪造物之事哉吾願子孫超然曠觀勿羨愚俗有此舉動處寂寥而效嚬豈承家之俊物值滿盈而不戒尤適力之小人

勿畜優伶

士夫最忌畜養優伶每見不好學問者居家無樂事搜買兒童延優師教習謳歌稱爲家樂醞釀淫亂十室而九此輩日演故事無非鑽穴踰牆意態兒女輩習見習

聞十來歲時廉恥之心早已喪盡長而宣淫乃其本分
愧之不動禁之安能爲祖父者耽耳目之細娛忘中葬
之隱禍何心哉何心哉延優至家已萬不可況畜之也
此必作孽既甚勢又隆炎莫敢發難天故遣自毒其後
惡人多迷善人常醒天道行於人心

勿聽優人借名

雖有風流嗜利之士未嘗許娼妓託名嫌其穢也今優
班有女旦者十之七八娼優本無高下況女旦以優兼
娼乃許之假托名色書某府某衙女旦某人班恒於

彼而慨然於此何哉時非戰國身非燕丹畜家妓以悅
人爲宣淫之領袖念及於斯立刻碎其招搖猶云晚矣

近內門路禁約

門路出入有定規凡近內門戶僅容十二三歲兒童傳
語出入過此卽當禁足非有事特呼不得擅入每門明
立禁約寫貼於上犯者必責如數愚人不識以爲嚴於
所不必嚴豈知此是閑處着忙緩裏着緊習成規矩自
然閨門清肅知風之自防自不防風

婦女勿入寺

祭曰近見大族婦人入寺焚香聽經拜高僧爲師可不
禁與曰是爲之綱者非復人類也而祖之治句容也民
之隱禍何心哉何心哉延優至家已萬不可況畜之也
此必作孽既甚勢又隆炎莫敢發難天故遣自毒其後
惡人多迷善人常醒天道行於人心

勿聽優人借名

雖有風流嗜利之士未嘗許娼妓託名嫌其穢也今優
班有女旦者十之七八娼優本無高下況女旦以優兼
娼乃許之假托名色書某府某衙女旦某人班恒於
彼而慨然於此何哉時非戰國身非燕丹畜家妓以悅
人爲宣淫之領袖念及於斯立刻碎其招搖猶云晚矣

近內門路禁約

門路出入有定規凡近內門戶僅容十二三歲兒童傳
語出入過此卽當禁足非有事特呼不得擅入每門明
立禁約寫貼於上犯者必責如數愚人不識以爲嚴於
所不必嚴豈知此是閑處着忙緩裏着緊習成規矩自
然閨門清肅知風之自防自不防風

婦女勿入寺

祭曰近見大族婦人入寺焚香聽經拜高僧爲師可不
禁與曰是爲之綱者非復人類也而祖之治句容也民
之隱禍何心哉何心哉延優至家已萬不可況畜之也
此必作孽既甚勢又隆炎莫敢發難天故遣自毒其後
惡人多迷善人常醒天道行於人心

勿聽優人借名

雖有風流嗜利之士未嘗許娼妓託名嫌其穢也今優
班有女旦者十之七八娼優本無高下況女旦以優兼
娼乃許之假托名色書某府某衙女旦某人班恒於

彼而慨然於此何哉時非戰國身非燕丹畜家妓以悅
人爲宣淫之領袖念及於斯立刻碎其招搖猶云晚矣

近內門路禁約

門路出入有定規凡近內門戶僅容十二三歲兒童傳
語出入過此卽當禁足非有事特呼不得擅入每門明
立禁約寫貼於上犯者必責如數愚人不識以爲嚴於
所不必嚴豈知此是閑處着忙緩裏着緊習成規矩自
然閨門清肅知風之自防自不防風

婦女勿入寺

祭曰近見大族婦人入寺焚香聽經拜高僧爲師可不
禁與曰是爲之綱者非復人類也而祖之治句容也民
之隱禍何心哉何心哉延優至家已萬不可況畜之也
此必作孽既甚勢又隆炎莫敢發難天故遣自毒其後
惡人多迷善人常醒天道行於人心

勿慶生日

唐太宗以天子之尊又不學之英雄耳猶知生日增悲
況學士大夫忍以是日酣歌稱慶乎身爲孝子慈孫當
止是事予孫爲孝子慈孫當體親心從親言勿行是事

開單以備遺忘

或問子遇婚葬或公家利病大事必置小經摺於夾袋
中細書端緒或造成冊本分派施行豈其恐遺忘耶伊
川先生謂聖人惟不記事所以能記事何也曰此言聖
人不言常人況舉大事條緒繁多必因人分派分派非
預爲斟酌未必得宜徑與口語彼庸眾人一入耳之頃
亦難詳事情之曲摺故面命之下隨開一單付之彼便
於奉行我便於查驗

出行以賞爲罰

處家以罰爲賞惰者罰之則眾趨於勤有所畏也行路

以賞爲罰勤者賞之則眾莫敢惰有所激也或曰何以異哉曰行路則舟車之間勞矣雖逸亦疲又遠其親屬以從我甯忍加罰故以賞爲罰者以不賞爲罰也處家以罰爲賞者以不罰爲賞也不然將不勝賞矣異乃見得其情

各念室家

每出旬日而歸僮僕駕車操舟皆有鼙鼓弗勝之氣東山之詩悉人情矣以天下之故勞民聖人猶哀之以一身勞數人而曰主僕之分宜爾何其殘也

事有速了有不了

可爲之善事有未及行者以前之過舉有未及改者一家之事宜有未及清爰者凡此皆人生未了之心願當及時了之大抵處已一分饒人一分無不可了其有極難處者便全處全饒亦與了斷既使心中輕快又免貽子孫煎煩是大便宜也若居官職業隨分盡之勢難行而幾可緩者置之其義必當爲而阻於勢則委職而去可也亦須早其見微其辭若後時訐激雖去猶殃此數者皆以完得速放得下爲是惟修身窮理有進無已與

此生相終始

誤售丁產者吐還

勿買瓜葛不明之產勿收來歷不明之僕交易時宜詳審而後行倘一時爲人所紿後有相告者即核實而吐還之理取原價可也凡中保僮役之輩競謂吐還爲失體面恐人非笑此最愚之見始也不知而買之既也知而吐之如日月之更眾方感仰之不暇其誰非笑之有若堅遂前非必招怨恨招呪詛招訟獄費神思躊躇費筆舌干請究竟亦必費錢財所失殆不可勝計然則法成湯之改過不吝反失體面乎法小人之過也必文反得體面乎凡置產買僕者必粗足衣食粗讀詩書否則列士夫首民庶者也苟抱一隙之明豈待再計而決哉

幾亭外書卷二終

吾邑陳幾亭先生爲梁谿高忠憲公高第弟子與同里
袁了凡先生並負時名其勤業文章亦相伯仲所著幾
亭全集若干卷除奏議詩文外尙有隨處學問方技偶
及鄉邦利弊攷等書蓋先生博通羣籍旁及象緯地輿
九流百家之說罔不畢究故下筆不能自休生平以廉
洛爲宗而於象山陽明亦不相非薄知其師承固有自
也當明季時東林諸君子往往以講學爲名入主出奴
互相標榜先生以儀曹冷宦抗心希古閉戶著書可謂

陳氏望雲仙館藏書

夐超流俗者矣昔人謂救荒無善策先生嘗掇撏粥法
以濟窮鄉僻壤之民至今講荒政者莫不奉爲圭臬邑
中同善會創自前明法良意美二百年來奉行勿替亦
自先生倡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其澤長已全集卷帙較
繁流傳頗少近從南海袁敦齋明府處借得舊本如獲
異寶爰錄其舉業素語家矩二種校而刻之以見一斑
先生諱龍正號幾亭崇禎甲戌科進士歷官禮部郎卒
祀鄉賢光緒庚辰暮春孫福清謹識

畢夢叙

筆夢叙

古今皆夢也。自富貴逸樂以至貧賤困厄。境不同而夢則同。何也。當其富貴逸樂。則見爲富貴逸樂矣。當其貧賤困厄。則見爲貧賤困厄耶。一旦神與形離。冥然歸於無何有之鄉。彼又烏知夫富貴逸樂之爲富貴逸樂。貧賤困厄之爲貧賤困厄耶。是則古來境不同而同歸於夢也。若錢侍御秀峯公。其可謂極富貴逸樂之境者乎。第宅之廣且鉅也。如此。人人見爲富貴逸樂也。而不知富貴逸樂之人。亡歸於無何有之鄉。則所謂富貴逸樂者。烏可得而據乎。不可得而據。倘安有所謂富貴耶。逸樂耶。侍御之生也。因夢而生。後之富貴逸樂。特夢緣耳。爲述其生平。作筆夢小叙。

侍御之生也。父龍橋公夢一老僧。豐顯大耳。徑造其家。云自泰山來。欲借此了緣。覺而夫人生男。因取名岱。字汝瞻。後汝瞻爲直指。奉使泰安州。詣一寺。見僧堂有一小照。宛如已貌也。問之。有僧對云。此先師爲某鄉宦所畀。一笑而逝。其年月日。則侍御所生之月日也。已偵知鄉宦實肆橫鄉里。爲不法。欲題參。不五日而家產查至。藍鄉宦聞而恐。急赴常求救於龍橋。龍橋性仁厚。好奉佛。作書寬解之。後此寺鼎新巍煥。重振宗風。如老僧時云。

龍橋世業頗豐。實無意其子讀書。侍御入小學。其師亦僅能記名姓而已。不二年而經書皆成誦。并曉大義。師驚告龍橋。乃擇師學。舉子業。甫弱冠。而文理斐然可觀。眞夙慧也。是時吾邑承罌文懿盛名後。邑中士大夫家立文壇。月旦子弟。侍御與近里蒲氏子徒步來城。與課。至湖橋。兩人遙玩山景。錢唱然曰。我得志第宅必營於西半城。蒲曰。然則我必東半城。後皆驗。蒲名應宮。字觀復。登進士。兵備遼東。捆載而歸。廣營第宅。今方塔前小東門一帶蒲家廊下是也。自兵備去世。而其子孫已凌替矣。侍御中隆慶辛未進士。出江陵相公門。江陵愛其才。深相得也。擢御史。三持斧鉞代巡。四典鄉會試。而門生故舊。自此盛也。神廟登極。覃恩龍橋膺封誥。然倘勤稽事。時郡丞楊借防江名。歸驗鄉里。道經彭城。宅。欲暫避雨。更役見一老錯愕。卒在場收麥。以蒼頭呼之。俄而簪冠帶出迎。則前收麥者。語郡丞曰。明府此來何爲。曰。鹽盜出入。特覘稽察耳。錯厲聲曰。盜於

金鏁玉帶一　古銅爐一　古
水晶掃屏四　宋元板書四種

侍御復命後。謁江陵。握手慰勞。意氣益投。然侍御爲人煦煦和厚而後慮深遠。以江陵明察。凡事並不干請。過公政亦能委曲開導於江陵前。故江陵融剛恢自用。未嘗不改容以聽。而仕途熱中之士。苦思得當於彭城公。不待謀面而餽遺絡繹於門庭矣。

一日江陵酒後。諦視侍御戲之曰。兄眞福相。老夫此位不久將屬。蓋非有心也。而侍御不無他疑。遂作引避想。時皇太后萬壽慶賀畢。疏請移養江陵挽留甚力。不從。江陵作詩以送。且屬云地方利弊。幸密札相聞。以佐老夫不逮。時長安歌詩傀儡者塡塞旗邸。遂告假歸。時也四十有四。出京後。如長蘆鹺司。山東按撫布政及諸都司皆故交。俱遣使賫厚贐至府縣以下雜沓送禮。過宿遷。揚州鹽運司趙汝珊知府方進皆侍御門人。離郡二十里出郭迎接。留連留舟泊堰。子坐軒轎。儀導至公館。結綵張燈。陳設綺麗。二公及江都尹陪宴。明日出遊瓊

花觀。晚至鹽司署設宴觀劇。凡揚郡名班皆集。有揚州監稅徐老公者亦在座。自云有家妓數名。頗期音樂。明早乞枉駕一顧。稍申款曲。至次日復往監稅署則三日而舉。縣則五日。郡中則幾及半月。蓋遣方道里不集。司喪者幾應接不暇。江陵祭文墓志及賻贈等。郡侯吳縣尹親賫至承天寺觀女樂。徐公歷詢其教習之善。選擇之審。侍御姑口嘗之。以其爲弋陽腔。心勿悅也。徐監遂女樂四名來送。固辭之。徐監乃喚滿江紅載四女遣嫁家二人。女侍二人。候鎮江口隨侍御至家。

附記女妓　張五兒　年十二　揚州人後名五舍
　　馮觀兒　年十二　揚州人後名觀舍
　　韓壬姐　年十二　北京人後名壬壬
　　月静兒　幼聾　徐公家不知姓　年十　後名月姐

時江南旱。鎮江開止辰酉二時開放。雖上司緊急公文。臨時亦不能行。獨侍御舟至。不待卽開。而撫標兵卒及按院差官。已賫帖迎候三日矣。侍御錦歸。會族慶宴。龍橋冠帶上坐。命四女子侑酒。曲皆弋陽調。舉座大笑。後侍御命掌家韓嬸裏老四者。撫五舍月姐爲女。命王成妻老慶者撫壬壬。觀舍爲女。兩婦梳妝極好。潔纏弓足。理髮髻。不逾年。皆成秀美小婦。

附記揚州來商揭送禮單

贐儀六千兩　銀盃盤十二副　金盃盤四副
金鑲牙箸十雙　金鑲檀箸十雙　銀喜碗兩把
銀蠟臺二副　嵌銅蠟臺六副　銀鑲揷屏十二
晶燈二十盞　宣德瓷器八十件　蓮花晶燈二十盞
門色晶燈二十盞　古銅唾盂一　花梨桌四
椅十六　痰桌二　脚踏四
文櫃二　雕漆涼牀一　古銅面盆一
錦被二床　錦褥兩牀　哆囉毯帳一
銀幌鈎二　繡披十六　繡圈四
古銅花瓶大小各二一品　葡服十

是年冬。龍橋公考終。訃音未至京師。而江陵慰唁手札已至。蓋公從驛遞報知也。治喪分三處。皆設公神位。凡各省同僚近好。則郡中承天寺。縣中紳矜則戇日寺。鄉間則三黨姻戚。閒有籍在各省仍來弔於郡縣親至鹿苑者。公所住鎮名　皆

爲浙鹽司遣幹僕建此樓爲老師壽。其紀綱之僕。身極短。粥粥若無能。而指揮工匠三月而成。其高數仞。深廣稱是。後鹽司來謁侍御。設宴此樓。適優人裝兀朮戰敗時跳跌狀。據攤席上高果。鹽司赧甚。恐老師之不足於中也。立命更造。用直長木厚至二寸餘。崇倣號固。爲通邑名樓之冠。今爲侍郎蔣拔三房俗稱秀山樓之右。爲四照軒。軒有池。池上有湖石。名舞袖。名翔鶴。皆玲瓏鏤秀。門下士滿樓之右。爲四照軒。軒有池。池上有湖石。名舞袖。名翔鶴。皆玲瓏鏤秀。門下士遠方聲致。選擇最緻者。假山之上。有亭曰挹翠。西城山景。攲傾亭前。亭下有五石壁。劃創如天成。刻營造年月於其上。侍御自記亦鐫焉。松二。挺秀天表。軒之左右。亦皆湖石爲山。山徑幽折。罨樹隱秀。侍御一生此處爲最樂。故以秀峯自號焉。關閭曰小輞川。在西城九萬圩西偏。城河自南門依城趾直西至此。而線繞回環。中多曲港。方爲之籬。圍爲之沼。俱與城河通。圍以高垣。鑿以水門。水門時啟閉。容游船出入。內則石梁木槎。或造臺觀以架其上。水邊植柳桃李梅芙蓉等。每春。鄉人載婦女滿槳入水門。濃陰垂庇。落英繽紛。皆歡呼終日以爲勝遊。窪之中有亭無基址。以大木作樁。凌空結搆。所謂空心

亭也。其鋪板不用實心。俱影鏤花勝。如窗櫺。以透水面涼風。爲夏日避暑所在。門客趙靜之搆思營成者。集順、怡順、其順、每大門前開一荷池。石欄周圍。夏月則荷香數里。惟百順堂在山塘涅西岸。荷池在聽事之旁。亦極廣大。闌內爲侍御晚年結構。雖不及四照軒之勝。然名石頗少。而四時花卉則盛。近地街道俱設閘閾。故侍御門前無敢夜行者。夏月則令居民各潑井水於第前街道。侍御夜歸。如行早涼時也。侍御髮處在集順堂之日多。怡順堂爲令嗣讀書處。西席設焉。其順乃晚年所建。長公仍峯居之。百順則女樂聚焉。連房洞闥。幾四百間。長公極聰明。曾記其幼時試筆作破題。是日侍御設盛筵。演戲欵師。題目是舉而時習之一句。待完後。邀師赴席。而搦管良久。只爲一句如鳥數飛。師意大窘。謂其抄註凡兒也。外邊邀請已屢祝其稿。只是如鳥數飛四字。及侍御自來邀師。長公大恐。速曾學之象也。是師乃解其顰。異不凡。長公名時俊。萬歷庚子舉人。甲辰進士。仕至湖廣副使。長公子商巖亦孝廉侍御居鄉。加惠於寒儉。而待紳衿則殊倨傲。生平未嘗作威福。亦未嘗與當道關談一事。雖聲氣甚廣。東俗之間。接踵門庭。街及門顯位者。爲報師恩。實未嘗遣介致書以求分潤也。故江陵身後。大滋物議。而侍御脫然無累。優遊林下數十年。聲色自娛。無纖芥嫌云。

女教師　沈娘娘。蘇州人。少時爲巾相國家女優。善度曲。年六十餘。擫喉而出。音節嘹亮。衣冠登場。不減盛年。

薛太太。蘇州人。舊家淑媛。善絲竹。兼工刺繡。年五十餘。宅中皆稱爲太太。

女優十三名

老生　張寅舍。家人女。兩眉疎秀。顏色絜白。頻有微靨。體態端雅。弓足。得幸於侍御。改名素玉。爲侍妾三十年。侍御卒後。入尼庵。奉佛終身。

正旦　韓壬壬。北京人。紫膛色。頗韶方稱丰姿綽約。足略弓。後適張僕子五郎。

外　馮觀舍。揚州人。姿容秀麗。長大皎好。足弓。名翠霞。侍御於侍妾中。命爲首領。侍御卒後。旋卒第中。

老旦　張二姐。小東門竹匠女。姿色紅白停勻。身材五短。弓足。侍御卒。年已四十餘。適人。

小生　徐二姐。蘇州人。臉如鵝子。豐滿潔白。小口花牙。態度嫻雅。弓足。爲侍御妾。貌猶冠羣。妾上名佩瑤。後終其家。

小旦　吳三三。蘇州人。眼微似鬪鷄。而丰姿俏麗。色態雙絕。弓足。侍御卒。年已四十餘。適顧氏子爲妾。

小旦　周桂郎。蘇州人。姿容妍麗。體態娉婷。弓足纖小。其平正輕利爲衆妾莫及。有淺波微步之致。爲侍御妾。改名連璧。

大淨　吳小三。家人女。面白而圓。身材微胖。足未弓。後適家人長壽。

二淨　張五舍。揚州人。姿色紅黑。身材短俏。足略弓。終於侍御家。

小淨　徐二姐。章縣人。面潔白。骨有一黑痣。頗賦媚。獨足未弓。後適蘇州一富人。

貼旦　月姐。眉稍長。曲而頗微。靨姿色頗艷。弓足。後配家人子。譚四。

以上十三人。皆女師沈薛二人教之。咸能嫻習成戲。然皆不能全材。每能一二齣而已。又各有工有未工。如張素玉與韓壬壬。則姜詩蘆林相會。伯喈小別。其擅場也。徐佩瑤之張生。吳三三之鶯鶯。周連璧之紅娘。張素玉之汲水訴夫。馮翠霞之開眼上路。訓女等齣。尤爲獨擅。扮淨者別無他長。第傅粉面作雜觀。脚色。或吹彈合曲。打雜走場。面女師沈娘娘。則職司鼓板而已。吳小三名扮大淨。實未獨出登場。聲音細不能唱高調。而張五舍二姐每扮雜色。登場。則縮朐不能爲科諢。惟舞技則人人精熟。每於酒筵散後。擺列舞桌。或四張。或八張。女教師配齊身材長短。著一色舞衣。音樂競奏。提對登場。歌曲一闋。乃立舞桌起舞。其偏反僵仰。跪起鞠曲。疾徐高下。節奏齊合。長袖繚繞。裙閃爍。宛如洛神巫女。從空而降。舞畢再歌一闋而退。然張樂時。僮僕非承應。不得混入戲房中。祇是女人伴當。錢老四、王老慶、各管箱籠、衣服、首飾、裝匣、及靴帽等具。不關男人也。曾記數年前。侍御宴一顯達出。女優爲侑。其僮嫗保者。竊從百順堂梁窺隙之。有昔於侍御卽杖而逐之。而教師沈薛又能拘束嚴辭。其家人女。平時

則母家照管。餘皆兩數師收管。衣服四季增添首飾及脂粉等費。則歲底領發。時或三兩一名。或五兩一名。設宴時賞賜在外。所賞或釵或環或指釧。惟扮生旦者。賞賜尤多。其會侍候者。歌舞且工。卻不在宴時賞賜。羅關姐者。其父爲羅九。係瑞麟班老生。瑞麟爲郡中名班第一。而羅又爲子弟中第一。羅之姊爲廣東撫院王公副室。王係侍御分房所取士也。復命過珠來謁侍御。知侍御恰情音樂。乃因副室介鳴九。出千金買此女爲妾。後因習舞登桌蹉跌。血不聊色。侍御擯還母家。不知所終。馮翠麟者。小名靚舍。性極慧。自維揚來。不閱月。已能說北間鄉語。初裝副末。僅能錦衣緩步。唱開場詞。唱畢即戴紅毡帽出場吹笛彈弦。或扮家人之類。別無他長也。後因裝外之王仙仙身材微短。教師令兩人交換。乃大見所長。侍御靚而悅之。至晚年。鬚髮朝夕不離左右。睛妾成聽指揮焉。宅中每月演戲。亦不過二三次。若檀板清歌。管弦齊響。無日不洋洋盈耳。睛女中歌聲最婉轉悠揚字字溜亮者。惟張寨玉。次則馮。又次則張與二徐。餘皆出聲太細太嬌。似非小旦以外所宜。蓋女人不能高調也。侍御止蓄女樂。不蓄梨園子弟。邑中向有錢府班。特記錢府牌額。非錢府教成也。然侍御宴外賓多用男班。而女樂但用之家宴及花朝月夕而已。曾不輕出侑賓。

附記演習院本　題鯉記　琵琶記　釵釧記　西廂記　雙珠記　牡丹亭　紅梨記　浣紗記　荊釵記　玉簪記

以上十本。就中止摘一二齣。或三四齣。演時王仙仙將殿目呈上。侍御親點乾。登場演唱。侍御和顏諦聽。或曲中有微瑕。則即致兩女師爲校正之。春時小輒川花發似錦。侍御日偃息其間。睛女或打十番。或歌清曲。張寨玉中坐司鼓。餘女圍圍四圍。笙歌相聞。幾於滿城。牆外遊人。竟日立觀。皆作李瀞想。夏時則避暑小輞川之空心亭。睛女輪番隨從。每日四人坐一船。盪舟輕漾。雨渡至亭。湘簾四掛。隨意百盆。繡紬盈几。四女則跣小紅鞋。徧體氷紈。肌膚雪映。揮扇橫旁。侍御手一編。飲涼茗。倦則偃臥軒。睡以消永晝。時或捲簾濃檻。惟覺荷香風送。清氣襲人。至暮方回。侍御於夏月酷暑不作音樂。不會客。雖貴客至。亦祇令長子仍逢晉接而已。秋時或小輞川。或四照軒。過楓葉落。則登挹翠亭。列酒肴。命侍妾每清歌一曲。進酒一觴。至夜張燈亭上。弦管迭奏。都人士每從城西上舊之。以爲不減謝安。冬月則於百順堂期我軒地板上。再鋪重茵。銀幕捺款。臥榻之前後。以細姑絨作幔。掛於幌前。帳用細絹爲裏。復以細紗夾之。故安寢絕無寒氣。宴飲用女樂。惟冬天爲多。七十以前。每多長夜狂飲。管弦歌舞。甚至達旦。七十以後。自日入至夜分而已。晚年畏寒尤甚。常至小輞川賞雪。首戴風巾。紫貂暖耳。身衣狐白裘三重。猶慮足冷。令兩侍妾對坐一長圓桶中。復以繡被伸兩足於中。間以實暖氣。蓋用非人不煖之意也。故冬夜臨臥。則侍妾先脫衣臥被中。令溫然後就寢。不用火爐。恐火氣燥烈也。年八十。鄰縣教諭應那飲大賓。咸里維杳慶賀。乃出女樂演戲相歎。列筵百順堂。微席後。復作管弦之會。已而令女樂十人齊舞。且歌且舞。夜半方散。人盡歎爲觀止。有門客舉少陵詩曰。盡書膽櫪馬。列炬散林雅。謂此宴如是。黍昌元年十二月考終於集順堂。享年八十有二。

親侍御一生掇巍科。登顯要。獲燕衍之福。極聲色之娛。享期頤之壽。子五。登科甲者二。舉孝廉者二。孫曾孫十有四。舉孝廉者二。入士籍者六。侍御故後。有族人某者。生枝心謂集順不足爲喪次。宜治喪於百順。乃於山塘涇上下兩岸搭席廠作過街棚。移屍就殯焉。一縣譁然以爲非禮。周連壁者。依於其孫裕公家。女剌繡朝夕伴處。外間輦不逞之徒。遂謗讒沸騰。欲傾裕公。牧齋爲之排解。事乃昭雪。周後嫁諸生王宇新爲妾。宇新有兄宇睿者。亦睛生。竟欲攫而奪之。致周蓬首跣足走避。尤爲當日異聞云。

舊交掾梧子哭曰。天乎。何爲乎倏而盛。倏而衰乎。一轉瞬而變幻如是乎。其愚弄斯人乎。既而瞿然覺曰。侍御之生。非生乎。其夢。因乎。侍御之貴。過樂乎。其夢境乎。則第宅之廣且鉅。其南柯之郡乎。姬妾之多且艷。其蓬萊之鹿乎。衣服供養之華且麗。其鄱鄴旅舍之黃粱乎。且安知侍。侍御之沉酣於富貴過樂之境者。不栩栩然爲胡蝶乎。雖然。侍御之夢。其往夢也。而夢侍御之夢者。重復疊疊。赫奕於電光泡影中。而尚未覺也。天乎。其誰覺之乎。

拷蒙叟綴譜侍宇汝瞻。隆慶辛未進士。餘廣州府推官。以卓異拜湖廣道監

察御史。壬戌五月卒。年八十二。汝噭易直弘亮。明允沉塞。遇事斧劈。觸解。目無盤錯。狀貌魁偉。聲如巨鐘。抵掌談諧。變動一座。驟而與之游。撫不傾倒。知爲通人快士也。汝噭爲江陵舉士。江陵方急才。每得其章奏。輒稱善。故事元輔不謁客。而江陵尤貴倨。闕獨枉駕過汝噭。呼守邸人闔曰。傳語主人。吾不以此禮加他御史也。巡按山東湖廣再主鄉試。程文簡潔圓潤。文體一變。山東多豪猾大駔。通關京邊。持監司郡邑長短。德府彊親近賊殺不事。急則亡匿王所。一切用閃掩捕按治論死。豪彊懾服。言者請穿河渠。通灌注。下齊豫按臣議。汝噭討厥原委。條上利害。謂當壞官亭廬舍千萬。所費水衡錢萬萬。兩省騷動而無補國計。事乃寢。其能引大體。決大事。爲西臺眉目如此。壬午楚闈事甫竣。而江陵歿。諸與江陵厚善者。皆目爲張黨。汝噭遂不復振。垂三十年。國成澄弛。寇氛日熾。追思綜覈初政。咸嘆息於江陵。思其所錄用之人。皆精強幹辦。可資緩急。不若近世懵臣鄙夫。惜吝盧國家者。而汝噭則已老矣。中年謝田氣力壯盛。出其精神才術。從事於田園聲妓以耗壯心。每日管弦鏗鏘。奕棊飲酒。如是者四十餘年。汝噭內行淳備。以尊祖敬宗牧族爲事。建五王祠。脩族譜。宗人貧老破衣芒履。蹙縮道路。不敢少自假易。蓋其祖父家風如此。晚與余談江陵時事。舉其決疑斷國。侄不敢少自假易。蓋其祖父家風如此。晚與余談江陵時事。舉其決疑斷國者數十條。以相質發。新城王司韋泉乾同年生也。天啟中。以欵牘開鎖前遂。汝噭笑曰。王聲宇遂作擊天一柱。朝家可謂乏人矣。先君常言汝噭不坐廢。當任邊督爲名本兵。晉溪虞坡。其在季孟之間乎。汝噭舉酒屬先君而笑。以爲知言也。子時俊。字用章。萬曆甲辰進士。歷官湖廣道按察使司副使。居官醇謹。管武林南關以清惠聞。謝田後。開池使女之舉。不減汝噭。其才情揮霍不如。

堂。豔是鄭人之貨。田園半邑。孰非悖入之財。家僮無算。不治產殖。而慣習酒肆爲醉飽之地。伎樂成羣。不給衣飾。而專倚市門爲粉黛之資。締構則但畫圖樣。捜毀文學書院爲中堂。而荷亭之臥榻離穩。栽蕉尾琴川爲西沼。而輞川之疆界日恢。周哄族叔。君平立罟錢三山百年之產。奸誘妾姊鄭氏。潛移顧豫川半萬之資。殺夫大逆也。貪其色而掩其奸。則有若蔣文煌之嫂。強盜重辟也。賴其貲而收其潦。則有若王玉川之兒。父子相爭。則勸子以殺父。骨肉之葵尸暴矣。主饑成謀。則佐僕以賊主。李翁之託孤痛哉。陳倘書數論猶新。松楸之斬伐殆盡。趙少宰骨肉未冷。田廬之攘奪靡遺。翁都諫二姓姻盟。愛女幾葬於幽阱。陸職方兩榜牟誼。親弟垂斃於老拳。捏假命以詐鄉紳。則先太常忍恥唾面。縱棄優以辱甲榜。則王進士飲恨垂涕。點孝廉替忿以成名。半因捷之朝市。浦舉人撫牌而立死。正緣辱及妻孥。鄒奴子爲孫行。齊昌之登譜牒。不可解也。壓宗女爲奴配。錢梗之投書揭。豈能已乎。總之作惡似惟日不足。行兇冀豎竹雞奢。計

語官以來歷三紀於茲日嘗一事則所殺不下百萬餘家月殺一人則所殺何止三百餘命若斯人者鯨鯢不足喻其貪虺蜴不足比其虐上自衣冠紳下至行乞賈販方百里之內五萬戶之民聞者無不痛心胥之莫不切齒以故龍橋羣爲之父焚封誥以絕恩陳氏恨爲之妻借託鉢以表怨張大尹醜詆於公案秦直指榜示於通衢乃至甘鄧二案臺耿楊兩父母屢欲伸戚國法迄今漏網天誅豈遽衆棄之罪人突踞上元之實席老生利其微賄攜臂公然具呈學師畏其積威給解免行謝事將使千年庠序轉爲盜賊飲博之區五百簪眉蟣成兒女唾罵之物高皇之大誥何在列聖之申飭寫如匪直一邑之羞實重三吳之恥且岱八旬安富三世豪奢再輸重賚於天合家榮已腰纏金帶預拜房師於相國寺亦遂名蓉賢書衆之貽厥孫謀直足繩其祖父殺婢僕如草芥縛良善如雞豚而國家既道煇惡之刑造化尚稽誅逆之報止存一線之清賸聊當百姓之口誅若遂抹殺公評倒持學政堂堂儀主騙顏局之酬酢赫赫旌綱盛典登其姓氏則兇邪必加肆橫世界行且陸沉迄今于游之遺迹尚存仁宰之新政伊始豈容殉一二無恥之請衆億兆不平之鳴留雖伏枕臥床不覺裂眥怒髮通學豐翔而不救則國學亦可傻冒肚夫林立而不前則病夫亦可伏義雖岱勢堪搖岳錢可通神犄之必焦犯之必碎姚志禹徵訐之而身殞於鞭餅孫弘道隱飆之而禍懸於伏機然智廢棄散材留殘徵息視一生如蝶夢等七尺於鴻毛欲敗其名則彈章波及之人已息情於寸進欲殺其命則奇病荐臻之際又何懇夫餘生是用危言於濁亂之鄉奮筆於痍痺之手敢持大義實留睛儡若不能抗步以揚聲舉觥而發郅惲亦便當捶堂而箭迹蹈海以追仲連腎腸既數聖瞶如警檄文所至士類咸知。

香艷叢書二集卷一終

出土墨數記

士君子讀書樂道出處寧有異哉方其處也時與知已數人敦篤鳴之好迨一行作吏友道漸疎即故人姓字都不復記憶者有之矣求其終始不渝如東塘孔先生者不誠中流之砥柱乎哉先生以諸生蒙天子特達之知賜官博士隨駕視河行署所在坐客常滿即布袍芒屨禮法疎野先生未嘗怪焉後奉命還朝邦上諸同人以先生爲京朝官往還倡和皆輦下貴人度廣陵一二舊交不復在意念中矣然客泉佳木相傳古之晨門吏隱于茲唐張叔明亦

有自京師來者輒向余道先生見懷之殷余始以尺素相通問而先生書與余每詢諸同人近狀何似余益信先生之于友道眞所謂始終如一者戊寅冬先生以所記出山異數相郵示因備知 聖朝尊師重道之隆與君臣遇合之雅讀之有足令人感發而興起者昔蘇子美讀漢書至留侯所云臣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遂擊節浮一大白余于此編亦如之且欲與廣陵諸君子共讀之特媿無杜祁公作主人不免自費物料耳心齋張潮題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惠 翠嶺 校

出山異數紀

曲阜孔尙任東塘著

任以魯諸生讀書石門山中山在少昊陵直北四十里史稱少昊氏都曲阜葬雲陽其山古曰雲山因山有石門後改今名焉山多洞壑及清泉佳木相傳古之晨門吏隱于茲唐張叔明亦

魯諸生也卜宅其麓杜子美有訪張氏隱居詩又有與劉九法曹鄭瑕邱石門宴集詩李太白亦有魯城東石門送杜甫詩皆其處也任誅茅疊石結廬其中有年矣康熙壬戌秋予家六十七代大宗衍聖公毓圻東書加幣敦予出山治其夫人張氏喪明年春即延任祖庭修家譜及闕里誌並邀鄒魯弟子秀者七百人教以禮樂更採訪工師造禮樂祭器至甲子秋皆竣合宗族萬人釋菜于廟告備也禮既成將還山恭聞

天子東巡有事闕里宗公族姓復酋任襄祭事任乃率諸弟子在廟肄習至十月初七日已亥上遣太常寺丞張量罃鴻臚寺鳴贊韓布齎香帛來闕里監視祭品與任其事月餘十一月十六日丁丑聞駕自南旋已次費縣任駿奔在廟更深同舍甫就寢聽剝啄急闇者云有天使東來傳呼任名急趨勿後任披衣起一僮掖任奔至衍聖公東書堂燈火熒煌兩大人劍佩儼然前執任手曰來

矣來矣跪聽宣旨任喘息未屬匍伏階下仰聽上諭曰闕里係聖人之地秉禮之鄉朕幸魯地致祭先師特敷文教鼓舞儒學祀禮告成講明經書文義窮究心傳符合大典于孔氏子弟選取博學能講書人員令撰次應講經義預期進呈故駕至闕里任在諸生班跪迎是夕駐城南行宮薄暮有二騎至廟呼任詣行宮跪幔城外請聖安畢翰林院掌院學士孫公在豐傳旨云所撰講義雖好但有數字朱安即公改易二

諭諸臣叩頭與兩大人者翰林掌院學士常公書侍讀學士朱公瑪泰也諸臣者山東巡撫張天乔公鵬衍聖公宗子號圻也任前揖云任以貌小指示其應改處應有指痕蓋出

詹鑒也遂更擬數字呈
御覽訖又傳經筵進講須得兩生 任 遂以族兄舉人
尙鉉對旣奏 允乃入孫公行幕孫公手謄講
義二本云此設 御案者又命一中翰謄二本
云此設講案者 任 不及俟謄完別孫公入城夜
已三更矣有鴻臚寺少卿西公 安 傳予至詩禮
堂習 經筵儀節少頃則先時二騎者捧謄本
講義恭陳 御案及講案上舉首見堂中書屏
云此畫我識得乃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
上青天也 任 私捉兄 鉉 袖曰我兩人將登 朝
矣二騎乃翰林院筆帖式一雅君 思泰 一趙君
特拔皆有文名曾供事 經筵因教 任 進講聲
音容止抵明則十八日已卯

上乘輿進城詣
先師廟至奎文閣前降 輦入齋幄稍憩更便服鷹白色袍石青色褂辰刻內
上還齋幄稍憩更便服鷹白色袍石青色褂辰刻內
閣學士席 爾達 太常寺卿葛 思泰 導引
上由奎文閣東入承聖門步升詩禮堂
聽講左翼列者大學士明 珠 王 熙 吏部尙書伊
桑阿 禮部尙書介 山 工部尙書薩 穆哈 內閣學
士麻 爾圖 席 爾達 翰林院掌院學士常 書 孫 在
豐 內閣侍讀學士徐 廷璽 翰林院掌院學士朱
瑪 泰 高士奇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孫 果 國子監
祭酒阿 禮 珊 太常寺卿葛 思泰 太僕寺少卿楊
舒 鴻臚寺少卿西 安 光祿寺少卿胡 什圖 吏科
掌印給事中費 揚古 陝西道御史喇 占 山東巡
撫都御史張 鵬 右翼列者襲封衍聖公孔 毓圻
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孔 毓斑 顏 懋衡 會 貞豫
孟 貞仁 仲 秉貞 原任五經博士孔 毓瑛 口北道
僉事孔 興洪 曲阜縣世職知縣孔 興詔 四氏學
錄孔 尙復 尼山書院學錄孔 毓聖 洙泗書院學
錄孔貞燝 及四姓候補選者三十五人其司道
樂弟子皆 任 所教者也 任 在詩禮堂伺 經筵

府縣官俱候門外班飭定
上諭兗州府知府張鵬翮作官清正亦許聽講遂傳
入列于巡撫之下鴻臚寺鳴贊唱行禮衍聖公
率五氏子孫行三跪九叩頭禮畢鳴贊唱講書
尙任
遂與尙鉉由西堦上行一跪三叩頭禮起
立于講案西偏尙任先至講案前北面對立陳
書開卷用二銀尺鎮定 御案前書亦展開用
金尺鎮定兩案相距咫尺

上肅容端坐尙任進講大學聖經首節曰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一章書是言
修已治人內聖外王之要道乃大學一書之綱
領此一節又聖經一篇之綱領也孔子意謂大
人統天下國家以立極其爲學之道有三一在
明明德德者命於天而賦於人至虛至靈具衆
理而應萬事本明者也但爲氣稟物欲所拘蔽
則明者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未嘗或息必
因其善端之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大學之
所以立體也一在新民德者人人所同得大人

既自明其德矣又必推以及人鼓舞振作使凡
具是德者皆有以去其舊染之汚而嘉與維新
此大學之所以致用也一在止於至善明德新
民皆有至當不易之則純乎天理而毫無人欲
所謂至善也大人於已之德必無一理之不明
於民之德必無一人之不新皆造於至善之域
而主適不遷此大學之所以體聖功而該王道
也孔子發明宗旨溯千聖之心傳開百王之治
統其綱領條目燦然畢具心法治法悉備於此
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一章書是言
修已治人內聖外王之要道乃大學一書之綱
領此一節又聖經一篇之綱領也孔子意謂大
人統天下國家以立極其爲學之道有三一在
明明德德者命於天而賦於人至虛至靈具衆
理而應萬事本明者也但爲氣稟物欲所拘蔽
則明者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未嘗或息必
因其善端之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大學之
所以立體也一在新民德者人人所同得大人

欽惟
皇上 睿謨炳照聖學緝熙精一遠溯唐虞性道親
承洙泗 翠華時邁懽騰萬姓之心 玉軸宏
開義暢六經之旨固已誕敷文德垂裕丕圖矣
臣愚伏願 天保升恒日躋豫泰彌綸無外羣
瞻四表之光法則於昭永耀千秋之鏡則盛業
同參天地而大猷允越皇王矣講畢退
尙鉉進講易
經繫辭首節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

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十節書是孔子從有易之後原未有易之先見天地有自然之易也孔子意謂易之有乾坤而乾坤之有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豈自易始哉天以陽處上地以陰處下二尊二卑有健順之理而乾坤已定於此矣自是地與萬物之卑者陳於下天與萬物之高者陳於上而卦爻之上者貴下者賤已位列於此矣天與萬物之陽者之陽爲剛陰爲柔已剖斷於此矣人心一念向惡而衆惡皆歸以類聚善而衆善咸集一念向善而衆善皆歸以類聚也人事善與善交而不入於惡惡與惡交而不與於善以羣分也聚分而善則吉應之聚分而惡則凶應之而吉凶之理已生於此矣在天而日月星辰有成象在地而山川動植有成形而易中之陰變爲陽陽化爲陰者已見於此矣造物自然之易如此蓋六十四卦止一乾坤乾坤止一易簡之理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皆從此出

此易所以與天地準也欽惟

皇上 至德體乾 聖功開泰省方觀民以敷治教思容保以求寧固已廣運無方極效天法地之量太平有象宏開物成務之圖矣臣愚伏願得二以貞兼三而運法天時御大化雲行而雨施率土承流至治日暄而風動則中和洋溢宇宙而位育參兩乾坤矣講畢退同下堦入班排立

勅諭衍聖公率五氏子孫俱跪大學士王熙宣

聖諭曰至聖之道與日月並行與天地同運萬世帝王咸所師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爾等違承 聖澤世守家傳務期型仁講義履中蹈和在忠恕以立心敦孝弟以修行斯須弗去以奉先訓以稱朕懷爾等其祇遵毋替特諭衍聖公率五氏子孫叩頭謝 恩出俟于毓粹門外

上面諭大學士明珠王熙曰孔尙任等陳書講說克副朕衷著不拘定例額外議用又

諭朕初至闕里祀典既成意欲徧覽 聖蹟著衍聖公山東巡撫及講書官引駕少刻

聖駕出承聖門有內侍捧一黃綾勅箭前行 臣等導引復入大成門登大成殿詣先師神座前 命侍衛啟幃拂塵肅瞻塑像 顧問尙任曰爾啟奏來卽有侍衛撮予背衣擁之使跪 尙任跪奏曰東魏興和二年兗州刺史李珽始塑 聖像奏完拽之使起以次至四配神座昭代叢書 乙集 出山異數紀 二 世楷堂藏板前徧覽畢又觀案生禮器有犧象雲雷三鐏問何代法物 尙任奏曰漢章帝元和三年祀闕里或留金銀器皿朕所留祭器又觀石刻吳道子所畫曾司寇像出殿北扉過 聖配幷官夫人殿至 聖蹟殿周覽石刻 聖蹟圖及凭几像立像行教小影上顧問曰何像最眞 尙任奏曰惟行教小影顏子從行者最眞傳爲端木賜手寫晉顧凱之重摹考上拂拭凝視久之由左階出問西偏是何所 尙任奏曰前爲金絲堂後爲啟聖公叔梁父祠上斂容駐望復入大成殿至殿前左扉南向立 名五氏子孫有頂帶者皆入跪殿陛上 面諭曰朕至聖之德與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廣大無可指稱朕向來研求經義體思至道欲加贊須莫能名言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殿中非云闡揚聖教亦以垂示將來 命侍衛出示則前行所捧竹筒也頂有鎖鑰旣展開仰見 御書曰星昭罔雲漢炳曜羣臣莫不歡躍同聲頌揚衍聖公毓圻起接恭安殿中

上又面諭曰歷代帝王致祀闕里或留金銀器皿朕今親詣行禮尊崇至聖異于前代所有曲柄黃蓋留之廟中以彰朕尊 聖之意其傘卽 御前常用者也翰林院五經博士毓埏起接恭置殿中衍聖公孔毓圻率五氏子孫謝羣臣皆呼

萬歲遂出殿至陛上仰視規模問大成殿構 尙任奏曰此宋徽宗御書飛白字也

上並簷楹撫視盤螭石柱贊歎移時始下階 顧問

上令 尚任曰爾年幾何 尚任奏曰臣年三十七歲又
問爾去
先師幾世 尚任奏曰臣係先聖六十四代孫又
問衍聖公係幾代毓圻奏曰臣係六十七代孫
上諭引
駕登杏壇 尚任奏曰此
先師講道之所
上覽金臣党懷英篆書杏壇二字碑又玩壇前石鐫
龍爐 尚任奏曰此金章宗時巧工鐫造

上贊其精美前行至宋御讚殿基覽宋臣米芾所書
檜樹贊碑宋眞宗君臣所製孔子及七十二弟
子贊碑至大成門內東偏之間枝葉燒脫孤幹獨存
先師手植檜
上問此樹未朽何以無枝 尚任奏曰宏治十二年門
殿被火此樹在門殿之間枝葉榮其堅如鐵俗呼爲鐵
今又二百年矣不枯不
樹
上令侍衛入闕撫摩良久稱其神異又出大成門問
駕由唐碑亭觀唐乾封碑前至奎文閣前引
閣貯歷代書籍
皇上欽頒經義皆護藏其上由閣西偏門出閱明永
上面樂宏治碑前至洞文門觀門右漢碑 尚任奏曰
皇上此漢元嘉二年晉相乙瑛置卒史碑今謂之百
戶碑
上問何爲百戶碑 尚任對曰歷代優崇之典於廟庭

設官四員典籍以掌禮儀司樂以典樂舞管勾
以治祀田百戶以衛林廟謂之禮樂兵農四司
上諭令典籍司樂管勾皆奉 朝選惟百戶止由衍
聖公劄委于典制未全伏望
皇上特恩示體選設
上可其奏即交吏部議設以次觀漢永壽二年韓勅
元年封宗聖侯孔羡碑又歷門左觀漢建寧二
禮器碑漢永興五年諸郡史孔謙碑魏黃初
上造禮器碑漢永壽二年韓勅修墓碑及泰
嶽太年史晨祀廟碑漢永壽三年韓勅修墓碑及泰
山都尉孔宙碑博陵太守孔彪碑閱竟

上問門外尚有古蹟否 尚任奏曰前仰高門有璧水一曲無源易涸若導城東文獻泉入廟注之斯璧水常盈藻芹有託但未曾奉旨不敢輒開

上曰此有何妨顧大學士王熙曰衍聖公等所奏曲阜城外泉水既不關礙運道准其疏通入城交與巡撫遵行

駕自同文門回閱洪武成化碑由奎文閣東偏門入觀宋金元修廟碑又 顧問 尚任曰爾年三十七歲有幾子 尚任奏曰臣有三子

上霽顏垂注北行數武復問廟基廣濶何處是 先師故宅 尚任奏曰

皇上所御講筵之後有魯壁遺址乃 先師燕居之所復入承聖門觀堂前太初石唐槐銀杏樹由中階升堂 尚任奏曰此當日夫子獨立伯魚趨庭得聞詩禮之處

上至堂後觀孔宅遺井凭欄慨慕汲水嘗之

上問魯壁遺址 尚任奏曰昔秦始皇焚詩書 四九世

登夫子堂兩楹陳俎豆萬仞見宮牆道統唐虞

接儒宗洙泗長入門撫松栢瞻拜肅冠裳讀畢

衍聖公毓圻等叩頭謝恩尚任言曰從古帝王過關里惟唐明皇有五言律詩一章止歎聖生衰周有德無位而今無悅慕贊美之辭伏覩御製新篇超令軼古景仰聖道不啻羹牆已家何幸膺茲寵錫謹拜世守之奉爲典謨焉

聖駕出承聖門大學士王熙宣諭曰

聖駕即日幸孔林仗著衍聖公及講書官孔尚任等

上顧笑曰爾等已先到此

駕及洙水橋即命降輦衍聖公毓圻奏曰此去墓門尚遠又引

駕至墓門降輦步入恭詣

先師墓前北面跪大學士明珠捧金椀

上三爵酒畢行叩頭禮衍聖公毓圻率尚任等隨後陪位親見　御袍翠裏有補綴燒痕仰歎我

皇上恭儉至德媲美神禹矣

上仰瞻墓碑問墓上是何草木尚任奏曰孔林草木皆遠方弟子各國所產移植墓傍種數繁多不能悉辨惟楷木著草二種最著者即魯公世廟也

上問周公廟何在沛然指奏曰東望高阜松栢鬱然上爲引領又顧扶杖者曰此老者何人沛然奏曰臣父東野雲鶚年七十有五又問爾族衆幾何奏曰丁不滿百

上覽疏訖付侍衛交部即議前行一里至聖林門令扈從臣皆下馬行又半里

駕入樓觀門衍聖公毓圻率尚任等跪迎道左

上問楷木何所用之 倘任奏曰其木可爲杖又可爲
玉屑棋其木之瘿可爲瓢其葉可爲蔬又可爲茶其
子榨油可爲膏燭
上又問有蓍草否取來朕看衍聖公 毓圻自墓側取
蓍草二莖進呈
上覽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蓍草二叢五
十莖者占筮方驗今果有否 倘任奏曰林中蓍
草雖多其叢生五十莖者下有靈龜守之謂之
瑞草不能常有今 欒璐與經過瑞草必生 臣當

馳獻
上由聖墓西偏至先賢子貢廬墓處奉祀生端木 植
端木 謙跪廬外上疏乞比仲氏以博士祀祠
上問子貢後人何以在此衍聖公 毓圻奏曰果係端
木嫡支奉此處香火
上覽奏畢手付侍衛即東過宋眞宗駐驆亭低徊良
久令侍衛登高遠眺
上見樹附野蔓親摘一葉問此草何名 倘任奏曰此
名文草冬夏不凋根葉花實具五色五味南過
楷亭 倘任奏曰其木可爲杖又可爲
後人建亭其傍
上又問有蓍草叢生地上者可尋 觀 倘任導引歷
楷亭之西岡巒崎嶇榛莽深密披叢指奏曰此
即蓍草
上親摘一莖玩其枝幹又採子盈掬辨其氣味 傾
賜 倘任手曰細嗅之亦有異香又 問此大樹
爲何木 倘任奏曰俗名橡子樹
上笑曰卷名斠樹乃末傍加斗斛之斛

上瞻玩過半出享堂至階下南面立衍聖公 毓圻
倘任等叩頭奏謝曰從來臨幸之君但詣廟廷
若降輦幸林祇有宋朝眞宗傳爲古來希有之
舉今
皇上祀廟之後瞻拜墓前酹酒成禮周覽古蹟愛及
草木尊師重道之誠無以復加 臣等忝在 聖
王文莊世感戴 高厚矣大學士明 珠
王 熙等跪
皇上今日者 臣等備員扈從不勝欣忭翰林院掌院

入學士孫在豐侍讀學士高士奇等跪奏曰
皇上恭詣闕里盛舉儀章凡有血氣莫不感動誠海
內嚮風之自萬載太平之基不獨孔氏子孫頂
上祝無疆
皇恩也端木子孫二人亦來階下三跪九叩頭禮畢
上徐行觀墓道石儀華表翁仲角端文豹至墓門岸
立東望問是何所 尙任奏曰臣家春秋祭掃族
姓燕會之所名曰思堂其堂門久扃諸臣俱前
往闚道惟 尙任二人侍立

駕側自歎草茅何以至此
上閱西壁碑刻見明臣畢懋康謁林詩覽終篇顧
問 尙任曰爾年果三十七歲否 尙任奏曰臣年
三十七歲又問能作詩否 尙任奏曰亦嘗學詩
因跪候
上旨
天顏悅怡頻命起來賽堂陛之威嚴等君臣于父子
一日之間三問 臣年眞不世之遭逢也遂導
駕入思堂問壁間有何名碑 尙任奏曰皆宋元人題

名
上周覽訖在堂中南向坐問曰此林週圍幾許 尙任
奏曰共地十八頃今二子餘年族衆日繁祔葬
無隙
上曰將如之何 尙任奏曰未免墳積墓纍矣
上曰何不開擴 尙任奏曰
皇上問及此眞 臣家千百世子孫之幸但林外皆版
籍民田欲擴不能尙望
皇上特恩
上步出思堂升輦出林門西發之充州衍聖公毓圻
率 尙任等跪送道左起見祭酒阿公告 任曰
上在思堂數語爾知之乎 任曰不知阿公曰
上云此秀才好膽子知朕敬重
先師儘力乞請既到其家皆依所奏可也 任荷
皇上溫旨優容出恩隨路感泣逢人稱述申刻入城
即赴詩禮堂候禮部尙書介公須暢

皇賞衍聖公及五姓博士曲阜知縣俱頒日講四書
易經書經解義各一部　賜衍聖公狐腋蟒袍
一領黑貂褂一領緞綾表裏各五疋　賜五姓
博士曲阜知縣及四氏子孫名列仕籍者三十
五人俱羊皮蟒袍綿蟒褂各一件　賜孔氏子
孫進士舉人貢生十一人俱鑲領袖綿緞袍綿
緞褂各一件監生生員三百人俱銀五兩曲阜
縣百姓明年地丁銀兩全與蠲免任時在諸生
班內亦領銀五兩俱望　行在叩頭謝恩畢衍
聖公先赴兗州送　行在叩頭謝恩畢衍
駕任　抵暮返舍薰沐焚香拜告先祠跪述老母膝前
老母感激
皇恩不覺泣下甫設晚餐忽有二使自郡城來傳衍
聖公語云
皇上已駐驆兗州西郭問及尚任可速前來任即策
騎奔赴夜二更至　行在
王猶未寢　諭大學士明珠　王熙　考典禮備祭文祭
品遣恭親王　永寧　偕禮部尚書介山　同曲阜致
祭周公廟衍聖公率尚任等謝　恩門外仰窺
行幄銀臺紅燭高五尺許
上脫冠凭几擬寫衍聖公　敕折　祖母一品太夫人陶
氏八十節壽坊額衍聖公等俱跪階下少頃書
完乃節垂松筠四字侍衛捧出羣臣仰觀龍翔
鳳翥翰香淋漓命尚任　高聲宣示衍聖公　敕折
暨弟五經博士　敕牌　長跪接受三叩頭謝　恩
畢蕉樓已四鼓矣是夜回寓稍眡即興天明十
九日送
駕北上已路隨
駕諸臣莫不指任曰此講書秀才也每晚隨衍聖公
赴　行在候安即蒙　賜茶二十一日早行憩
傍路古廟
上遙望見遣飛騎來問此隊何人答云衍聖公孔　敕
折等送
駕過此又問有講書秀才乎尚任否答云尚任亦在
此飛騎復　命少頃遣侍衛來　賜茶各一椀
是日過吏部各官圍坐酒上見任云正須君來

今日議設　聖廟百戶誰其可者予商之衍聖公以現在供事百戶陳治世姓名開列本摺上之銓曹次日晚過內閣王公行幕王公待以賓禮情意溫然少間拱手云年兄大才　皇上眷注之隆諸臣莫比今日遵　諭議官清華要津皆不可量眞可賀也任答曰　皇上以萬國天子祭萬古　聖人此非常大典尙任一芥草茅得與其盛何榮如之議敘官爵出自　聖恩尙任不敢妄有希冀也王公肅然示敬又一日行次見吏部官圍坐加前高聲呼曰今日在此議孔尙任官任下馬拱手謝之未交一言其夕見內閣王公告任曰議官已定不日爲國博矣任喜謝曰漢唐儒生以經術進用者皆賜博士任雖才學不稱而　皇上授官之典可稱允當二十三日宿德州次早　皇上乘舟入京衍聖公銳折率尙任等跪送西岸上凭窗將鬚諭令還家二十九日回曲阜十二月初一日接官報至吏部爲欽奉上諭事議得恭遇　皇上法駕時巡躬詣闕里致祭先師孔子廟大禮告成命講經義闡揚聖教振起儒宗誠曠古之希逢爲　盛朝之鉅典而孔尙任孔尙銳陳書講說克副　聖衷應將伊等不拘定例俱從優額外授爲國子監博士可也奉　旨俞允于三十四年乙丑正月十八日乘傳赴京二十八日升國子先生座二月初七日取入禮闈充膳錄官既撤棘祭酒翁公叔元初蒞任知任爲　皇上特用講書之員爲任設高壇于彝倫堂西階考鐘伐鼓集八旗十五省滿漢弟子數百人繞座三拜任乃黃蓋鳥罽開經敷講月期三集講畢即將所講經義給散諸生一時嘖嘖稱爲盛事云時衍聖公入都謝　恩任追隨末班賜宴禮部命尙書張公玉甄尙任陪待享大官禮酪觀教坊

歌舞書生遭際自覺非分犬馬圖報期諸没齒
但夢寐之間不忘故山未卜何年重撫松柱石
門有靈其絶我耶其招我耶康熙乙丑三月二
十八日孔尚任私紀

政

駕幸闕里史館中既有　幸魯盛典以恭紀之矣然
吾輩伏處菰蘆亦何從得見之乎今東塘先生自以
其所躬被之恩特詳記其始末俾讀書衡泌者咸不
啻躬逢其盛此非獨先生一已之異數實吾道之異
數也心齋張潮

恩賜御書記

康熙二十有三年上元甲子
天子有事于河　命駕南巡官南省者悉迎
駕于淮上以爵秩之次隨行于後視河之暇渡江而
南大小臣工咸被　恩寵而昭武將軍楊公以武臣
叨禮遇尤爲異數將軍欲以傳示子孫爰屬侍御史
玉虬董先生記其事余敬讀之此爲　南巡之首凡
屬臣子惟隕越于下是懼亦何敢萌寵命之想乃
天恩所及往往得之意外此蓋

聖天子視臣下如股肱是以飲食之頒服御之錫既
已有加無已而又有　宸翰以寵異之此申伯召虎
諸臣所不能得于三代之世者將軍于　南巡之始
遽能得之其爲榮寵不更多乎嘗考之詩鹿鳴之卒
章曰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言飲食之及也采
菽之首章曰元袞及黼韓奕之次章曰元袞赤舄言
服御之及也若夫文章翰墨唯帝舜之于皐陶虞歌
颺拜始一聞之則今者將軍之受　賜誠古今所難
覩宜侍御以　恩賜御書名其篇乎心齋張潮題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校

恩賜御書記

武進董文驥玉虬著

康熙二十有三年上元甲子

皇帝武謨么麾屆於日出之島來王來侯爰念曠不
獮狩省方九月東巡於岱宗十月南巡於江淮十
一月歸江南提督昭武將軍楊　提始迎鑾於淮北

境上劉馬莊望屬車之塵伏謁道左
上遙見命二侍衛問知縱馬頻勞之曰將軍好　提　同
奏曰　臣好復奏曰　臣候
皇上萬安
上曰安復曰汝　提底定閩海惟乃功尚矍鑠不老尚
能射幾斛力弓　提同奏曰　臣前駐師壓海賊壘身
苦鹵濕弓稍弱然尚能射
上曰能射卽眞老將軍馬首遂過將軍未起旋命閣
臣傳　旨將軍起上馬又傳　旨將軍走圍檜內

又傳　旨將軍功高老臣諸國咸內大臣視之親
親無徉暖熱圍槍者鹵簿豹尾之儀也左右夾馳
道如蘭防旂門葛槀禁不得入特命槍內走異數
也遂扈從　行在惟十月十八日也是日
上親獲乘鴈　賜將軍一頭夕次宿遷縣頒伐兎
賜將軍五首越二日次清河縣
上解鞍而舟復勞將軍曰汝兩舍辛苦其從而後越
二日　駕幸平山堂回將軍謁道左
上頫勞之曰將軍來何速　提　回奏曰　臣　來不敢後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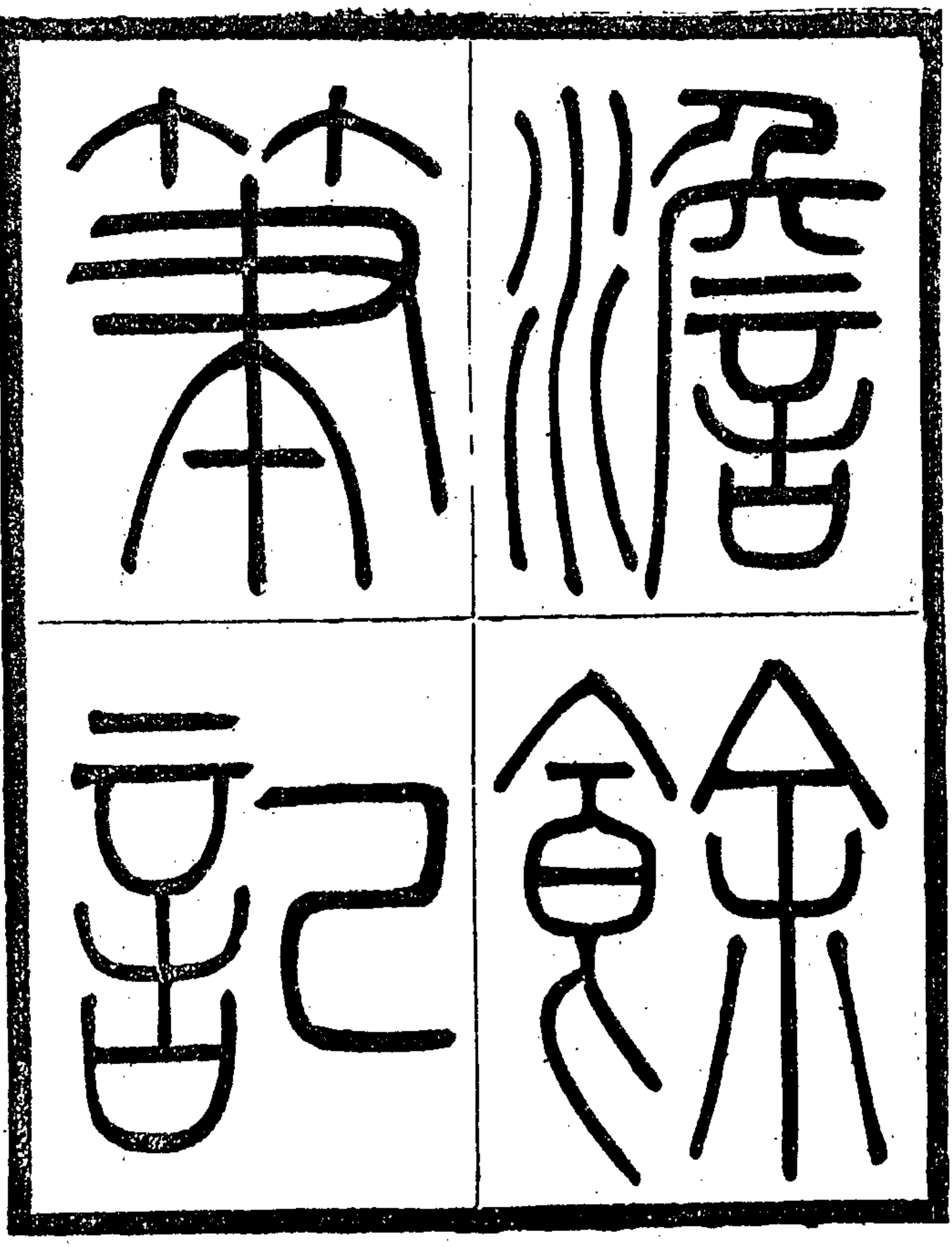
奏曰　臣
候
皇上萬安
上曰安十一月朔二日前已過鑾自蘇州駐蹕江
寧　賜將軍　御袍龍卷爪五色深青夕　賜將
軍餕熊白鹿脯醍醐酪火酒擣珍環餅木實無花菓
菹菜惟錯越翼曰
上親閱將軍等較射果能貫弓箭矢射畢返　賜將
軍榜書丹誠二大字額揭　御筆二字印以　御
璽紙尾題康熙甲子冬至前賜老將軍揚　提　十三
字又中書單條詠馬詩峭陽方較獵腰裹盡龍媒
仗下黃金勒橫秋號逸材二十字紙尾題詠馬二
字皆印以　御璽越翼曰　駕旋出自水西門將
軍口奏各營兵單請以京口右路裁兵編補衝險
壽春徽州等伍
上喜命具本越翼曰次儀眞　賜將軍柔毛羊五牽
越七日送　駕宿遷縣北蓮華橋不越境叩辭惟
十一月十二日也是行也迎送兩閱月共兩月有
三日

皇帝賜將軍食物者三腥二食六生五　賜將軍衣
服者一　賜將軍　御書二大小三十有九字然
皇帝天語勞將軍者三記功勳問年力者一傳溫
旨者三將軍啟候
皇帝者再奏兵事者一　賜將軍　御書將軍既勒之瑯炎生
其特恩之尤異者在　御書家出以示　臣
金而傳諸世裝之題變池潢而傳諸家出以示　臣
并舉扈　駕勞問傳　旨及啟奏之語諸　恩賜
衣服飲食之物令　臣詳記之無漏　臣前具官簪筆

於職得書籍以爲古者人臣之功莫急於戰功而功懋之賞有加於爵祿學稽周禮司勳六等而其職則屬司馬以酬干戈矢石荆棘霜露之中尺寸所欲得太宰八柄子以馭其幸而其式則均匪頒其賜則供王府以優爵祿土田旂常彝鼎弓矢斧鉞之外錫賚所未已故凡賜子之物翫好貨賄必有特異之恩以馭其寵幸而況封疆之臣尺籍符伍日積伐閱之等以上首功者乎　臣故以爲　御書之賜出自特恩之尤異者又在翫好貨賄之上廼以賞戰功正不復以弓矢得征斧鉞得殺稱師武臣力也且人主之以書賜其臣者古有之矣不獨龍跳鳳翥居第一也更有激勸賞功之意寓於點畫之中人臣所當推而知之也今試仰觀　宸翰以丹誠之意推之丹者勿涅誠者勿欺殆即天語所云將軍功在閫海實能乘風破浪京觀鯨鯢喑嗚而天吳遁叱咤而海童驚望幸翠華遥觀日出孰不由茲赤心之無貳也乎更以詠馬之意推之壯用其力老師其途殆即　天語所云將軍

跋

將軍爲我朝福將方臺灣未歸版圖時
上命將軍往征之師甫歷境而航海歸命者競投戲
下迄今其地普沾　王化皆將軍之績也
聖眷之隆不亦宜乎心齋張潮



澹餘筆記

安邱曹申吉

偶讀弇山堂別集中盛事異典諸纂嘉其典博精覈有良史風裁因即我

皇清

世祖皇帝十八年中不佞耳目所偶及者附識楮端以備異日纂輯之助然所記不過一朝之事且非有載籍可稽挂一漏萬在所不免聊取寄興非能續其書也昔康熙改元歲壬寅臘月朔有十日澹餘居士書本朝以武功薈定肇建丕基一時從龍者盡南陽之彥宜力者多虎賁之臣或奕世通侯或一門簪笏與國咸休固其宜也獨是新進之士甫出蓬茅旋膺寵渥甚者眷顧儷於元勛遭逢出於不次我

世祖皇帝右文待士之體振古未有故不佞所記每於此致惓惓云康熙二年正月廿六日澹餘再識

慈闈重慶

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太皇太后

仁憲皇太后

慈和皇太后此三宮并尊乃康熙改元後事以朝廷盛典故敬識之

異姓封王

考明之王爵皆歿後追贈耳我

朝身爲王者凡五家平西王吳三桂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義王孫可望唯孔歿於王事無子國絕而耿已再傳吳且以異姓而晉號親王參夫孔尚耿以從龍吳以胡戴且咸有廓清混一之功帶礪錫之不爲過也獨是孫以逋逃之餘未效尺寸俾而邀一字之封追身歿而兩子相繼襲也豈非幸哉豈非

江南鼎甲

丁亥狀元呂宮武進人榜眼程芳朝桐城人探花蔣超金壇人王辰狀元鄒忠倚無錫人探花沈荃華亭人

乙未探花秦鉽無錫人 戊辰狀元孫承恩常熟人榜眼孫一致鹽城人探花吳國對全椒人 己亥狀元徐元文崑山人榜眼華亦祥無錫人探花葉方藹崑山人 辛丑狀元馬世俊溧陽人

父子尚書

弇州所紀父子爲尚書者凡數十家未有父子比肩爲尚書者也

本朝宛平王公崇簡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事而子熙以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掌院事爲經筵日講官父子同時爲大宗伯從來未有而熙復日侍密勿寵絕

百僚尤爲盛也

父子三品九卿

掖縣張公忻以前代刑部尚書歸

朝爲天津巡撫副都御史子端爲內院大學士

父子翰林

本朝父子同時爲翰林者今少傅大名成公克鞏爲學士時子亮爲編修桐城方公拱乾爲少詹事子㊀成爲侍讀學士加一級方且父子同時三品矣

父子同科

文登子公鵬翰與子漣同舉順治乙未進士即不佞同榜也

兄弟三品九卿

眞定今大司馬梁公清標今吏部右侍郎清寬原任吏

部右侍郎清遠兄弟皆爲少宰尤奇清寬清標同產清遠從昆季也又曲沃兵部左侍郎衛公周㫐今少師大學士周祚

兄弟翰林

兄弟同時爲翰林者眞定梁公清寬清標同爲學士武進莊庶子同生檢討朝生孝感熊檢討賜履賜瑚熊雖從昆季然同以會魁入詞林尤爲盛事

父任內閣尚書子登第

順治乙未涿州馮太保銓見任大學士而子源濟登第入詞林滄州戴公明說爲戶部尚書子王綸及第榜眼爲編修可謂一時之盛

父子兄弟同時貴盛有文名

桐城方公拱乾以書望起爲少詹事子㫐成至侍讀學士亨咸至監察御史育盛育茂俱登賢書詩文翰墨輝映當時迫幼子章鉞再登丁酉賢書遂有五子登科之謠而一敗塗地矣

大僚封父

吾郡太宰孫公廷銓父封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再封吏部尚書滄州戴公明說父封戶部尚書孟縣辟公所蘊父封禮部左侍郎加二級三公皆迄今矍鑠如盛年戴辟兩家皆見其孫登第爲顯官辟公以少宗伯歸養林下且具慶也豈非盛事

直隸盛事

順治十八年一時大僚多畿輔所產內院大學士成公克鞏大名人李公霨高陽人戶部尚書杜公立德寶坻人禮部尚書王公崇簡宛平人兵部尚書梁公清標眞定人刑部尚書高公景新安人工部尚書傅公維鱗靈壽人都察院左都御史魏公裔介柏鄉人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公國柄大興人其餘侍郎學士不下數人而九卿之長遂居其七獨吏部尚書爲孫公廷銓大理寺卿爲不佞申吉爲山東人耳其年宗伯王公致政及不佞引疾歸代之者爲沙公澄王公度皆山東人也直隸之盛極矣

一門盛事

父子兄弟貴盛一時者眞定梁氏桐城方氏外涿州馮太保銓以內閣致政居京師奉朝請長子源淮爲都督僉事充鎭守荊州總兵官次子源濟爲翰林院侍講充日講官文武之盛萃於一門

師弟同居內閣

馮太保銓居內院而金太傅之俊繼之後馮致政居京師改院爲閣兩公同爲中和殿大學士金公馮公已未所取士也且兩公同正拜三公尤奇又胡少傅世安與李宮保霨同枚卜胡由大宗伯拜武英李由學士拜東閣李公胡公丙戌所教習士也內馮公雖致政而猶得同眾改銜亦爲奇遇

林下五相

順治閒寶雞党少保崇雅武進呂宮保宮一以引年一以乞疾同致政賜予異等得馳驛歸馮太保銓致政仍奉朝請聊城傅少保之漸乞疾得假歸不出凡四人迨康熙改元而吳江金太傅之俊復遂引年之請於是林下有五相矣

內閣同鄉

順治癸巳先外大父少傅公與掖縣張文安端同拜閣一歲張公歿而聊城傅公之漸繼拜矣若直隸則大名成公克鞏在位而高陽李公霨繼之皆同時同鄉者也吾郡盛事

順治庚子歲先外大父以少傅大學士居內閣孫公廷銓爲吏部尚書馮公溥爲吏部右侍郎劉公祚遠由理卿拜副都御史巡撫畿南不佞由外臬入爲左通政旋晉廷尉亦一時之偶盛也

偏歷三孤

本朝文臣偏歷三孤者洪太傅承疇馮太保銓金太傅之俊衛少師周祚凡四人而三人皆正拜三公尤奇

出將入相

洪太傅承疇以先朝舊望兼從龍之勛入爲大學士理院務出爲五省經略開拓遼黔奠安南服文臣中從無其偶

吏兵二部正卿

本朝爲兩部尚書者金太傅之俊王襄敏永吉今太宰孫公廷銓

家卿大拜

溧陽陳公名夏靜海高公珩儼今少傅成公克鞏少師衛公祚皆由吏部尚書大拜

敭歷部院之多

劉少保餘祐一爲戶部一爲兵部一爲刑部凡三部今太傅之俊一爲工部一爲兵部一爲都察院一爲吏部凡歷三部一院而後大拜孫太宰廷銓一爲兵部一爲戶部一爲吏部凡三部

郎署至尚書不離局

王宮保㠯弘㠯祚自戶部郎中升山西僉事未行仍酌原任後游加卿銜升侍郎尚書不離本署王公雲南乙榜也

再入內院

陳少保名夏初由家卿大拜後歸旋閒住復起爲吏部尚書再入內院陳少保之避先由禮部尚書大拜旋出爲戶部尚書俟復入內院公俱不得善其終也獨李宮保霨初由學士大拜後以小事見謫不數月旋復原職成少傅克鞏庚子夏以人言落職至冬復原官二公亦再入內院者

三主會試

大學士范公文程㠯公完我俱連主丙戌丁亥已丑三科會試皆三韓生員從龍者也

兩主會試

順治壬辰成少傅克鞏以學士主會試爲副總裁辛丑以大學士主試爲正總裁衛少師周祚以大學士連主已亥辛丑會試俱爲副總裁成公又一主乙酉江南鄉試正考馮太保銓以大學士主丙戌丁亥會試宋少保權以大學士主丁亥己丑會試

高年大臣

木朝以大臣引年者党少保崇雅胡少傅世安金太傅之俊皆由大學士歸得優禮者而胡禮稍薄三公皆年滿七旬耳其尚書而下勒令致仕者不與焉

駿貴

世祖皇帝愛才如渴立賢無方即最膺眷顧者多循序漸遷無躐等超拔之事如李宮保霨胡宮少兆龍莊庶子冏生以國書柵旨李胡由侍講晉侍講學士莊以史館晉坊職僅遷兩階耳獨呂宮保宮以中允驟簡學士未幾即膺大拜踰等之貴無如此公

早達

本朝右文好士教行化洽一時紳紳之彥或彊仕年而捷南宮弱冠而登清要者指不勝屈況人情習偽年齒易欺即曰早達難定其年歲矣姑即知之最確者識之如

左
十八歲王宗伯熙舉進士爲庶吉士
十九歲馮學士源濟綦檢討松齡同舉進士爲庶吉士
二十歲胡宮少兆龍舉進士爲庶吉士
二十一歲不佞申吉成進士爲庶吉士
二十四歲不佞申吉爲湖廣布政司參議二十六歲爲
大理寺卿
二十七歲王宗伯熙爲內院學士
二十八歲胡宮少兆龍爲內院學士
三十歲胡宮少兆龍加禮部尚書攝吏部戶部事王宗
伯熙加禮部尚書
三十一歲李宮保霨爲內院學士
三十四歲李宮保霨爲東閣大學士
三十八歲張文安公端爲內院大學士
四十以後不爲早達不錄

三試魁元
戊戌孫狀元承恩鄉會試俱第四名
狀元大拜
順治丙戌狀元傅公以漸丁亥狀元呂公宮俱爲內院
大學士俱不出十年
探花入相
溧陽陳公名夏靜海高公爾儼海寧陳公之遴皆前代
探花也
探花二品
順治丙戌探花李奭棠爲禮部左侍郎加二級李卽是
科會元也
親王將兵
本朝蕩平區宇凡將兵者非親王郡王卽宗室貝勒也
君非宗室而將兵者始爲異耳
恩澤公
順治閒海上黃梧投誠遽授海澄公亦異恩也迨康熙
改元而白文選又爲承恩公矣
文臣加三公
文臣加三公者洪太傅承疇馮太保銓金太傅之俊凡
三人
三品加三少
順治己亥春
特諭晉大僚秩禮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學士胡公兆龍
戶部左右侍郎傅公維鱗杜公篤祐俱得加太子少保
節鎭三孤
順治閒總督福建李率泰總督四川李國英俱加少保
兼太子太保二公皆三韓舊臣也國英至康熙改元歲
以小事被削
學士署部
順治丙申內部學士胡公兆龍奉
命署戶部事又署吏部掌京察
一部二尚書
本朝各部俱設尚書二員一滿人一漢人也又嘗各部
設一王理尚書事是且三尚書矣
內閣掌部院
順治閒先外大父及高郵王公永吉皆以大學士掌吏
部事先外大父歲餘仍回院王公緣事降謫卿寺歿後
得贈吏部尚書成少傅克鞏以太
外計各一亦歲餘仍回內院按此
世祖愼重部院之職故難其選耳後辛丑歲衞少師周
祚以大學士掌吏部事俟孫家宰廷銓假旋仍回內院

循舊典也

內院出爲六卿

順治甲午內院大學士陳公之遴出爲戶部尚書

內閣審錄

順治庚子

命內閣大學士衞公周祚同內大臣會三法司審錄重囚時衞公原兼刑部尚書衞亦奇

贈吏部尚書

順治戊戌左副都御史王公永吉卒得贈吏部尚書以舊輔臣故也

侍郎非本曹

順治丁酉朱平險鼎延以工部尚書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甚奇

大將軍

本朝各邊鎮帥多仍明號挂將軍印如平壁㊟羌之類是也獨平西王所佩稱平西大將軍印斯爲異矣又辛丑冬東方于未足異往見平雲貴師出其大帥所佩爲㊟南大將軍印此

國家大征討帥亦郡王也若己亥歲以都統劉之源出鎮京口挂鎮海大將軍印斯爲異矣又辛丑冬東方于寇作亂其統大兵者亦稱靖東大將軍

科第特恩

順治乙酉山東鄉試以法若貢五經遵式具題徑准會試得登第入詞林戊戌以丁酉江南鄉試多弊上親行覆試之三試皆以吳珂鳴爲首遂令同會試中式者一體殿試得賜出身入詞林法不登鄉試錄吳不登會試錄也

同考試官作序

順治庚子廣東鄉試以正主考兵部主事張登選病不能與事同考高州府推官施佩鳴爲後序

欽選庶吉士

順治乙未戊戌己亥三科皆上臨軒親簡庶吉士面行考校次其甲乙乙未以不佞申吉爲首戊戌馬晉允爲首已亥朱訓誥爲首賜與蓋前所未有也

特蒞鄉土

順治丁酉以清苑張公㊟玄錫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是蒞其本土也若以滿州籍而爲本土之方面守令者指不勝屈亦不足爲異矣

文武二銜

武臣加公孤在前代爲賜典我

朝文武一體總兵官强半保傅反似多於文臣矣甚者甫經授誠卽授三孤如馬寶祁三昇之流比比皆是當之者以爲異典紀之者以爲濫恩也

武臣改文

順治戊子宣府總兵官胡章以大同姜勳之變詣關自陳身係書生不諳軍旅願得文職自效遂改山東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其或由前代武職投誠入

朝徑授文職者不在此例

文臣國戚

順治丙申選侍講學士石申女爲貴人後申歷遷吏部左侍郎又馮太保銓女被選以待年故未及入宮而馮實受國戚之眷云（定南王女亦入選待年）

追謚

順治閒允言者請查明末死事諸臣大學士范景文而

下凡數十人皆美鬚眉
聖朝異典也

轉官加秩

先外大父以大學士出理吏部事加太子太保特加一級後回內院辦事加少保皆異數也

文臣異途

本朝以入關以來經營草昧一時雜流多乘時以取功名其由吏員白衣以至方面郡守者不可勝紀其最易者王登進至江西副使范奇才至江西左參議方策至兩淮運使登進乃長班奇才策市井賓萊儲也

欽天監正湯若望加至通政使又加正二品又加一級敕賜通玄教師太醫院判劉國棟亦知通政使又加正一品服奉兩人并以雜流得極品者也然各不離其局未任他事湯乃大西洋人改隸法者就中劉為尤幸矣

任子大位

楚人李迎睃以任子至工部侍郎順治開惟此一人其餘以任子至方面者多不足為異獨內院與籍加太常卿王鍾麐子原膺至福建按察使蓋不啻過其所出矣

隱逸特薦

世祖銳意求才下舉山林隱逸之詔一時督撫諸臣特舉應詔者山東王敬祚王運熙江南陸貽吉于沚陳台孫吳國龍湖廣胡爾愷先後拜給事中後貽吉坐法誅運熙沚俱謫外敬祚以甄別致仕台孫外轉少參能其官者蓋少云

賜印記

不佞常見世祖賜戶部尚書戴公明說銀印一文曰米芾畫禪煙繞如觀明說克傳圖章用錫凡十六字戴每為人作畫則用之於上司農大臣此以給事見襲耳

賜畫像

世祖寵禮大臣命內廷待詔為金太傅之後及先外大父寫像凡數易稿必極肖而後止極裝潢模寫之工經年始成復

親臨直房頒賜一時傳以為榮多為詩歌詠之時館閣大臣寫像者多矣皆從龍舊勳不佞所見者此二軸也

親弔

庚子冬世祖臨義王孫可望喪悲哭致奠時諸王暨大僚陪位不佞申吉為大理卿在列親覩其事云

君臣同游

世祖優禮羣下明良一體同游之盛多不可記憶丙申端陽節

上在西苑汎龍舟召羣臣四品以上暨諸詞臣宴游時不佞申吉待罪酉情獲預其盛至於南苑大蒐必召大僚禁近觀兵賜宴歲歲舉行若直講幄者出扈豫游入陪曲讌習以為常喜起之風前代所未有也

賜大臣子

順治乙未冬先外大父扈從南苑忽召羣臣四品以上暨諸詞臣宴游時不佞申吉待罪酉上所常御者賞異典也

賜蟒

蟒衣之賜舊惟大臣開有之順治乙未科修撰史大成編修戴王綸秦鉅庶吉士馮源濟陳玫家田種玉某汝楫田逢吉党以讓王澤弘鄧鍾麟胡簡敬及不佞申吉

俱獲賜蟒衣一襲中有兩被賜者異典從來未有

官制沿革

本朝官制悉仍明舊唯內閣不設置內三院以理機務為祕書為國史為㊀文大學士秩正二品學士秩正三品講讀學士秩正四品講讀正五品史官秩如故自大學士至庶吉士皆分隸三院而其職掌均未有易也迨順治戊戌改院為閣有中和保和文華武英四殿文淵東閣之名大學士秩正五品而以禮部侍郎職兼之其餘統歸之於翰林院自掌院學士而下品秩一復前代之舊至康熙改元仍改殿閣為內三院并翰林之名廢而不置而官制大變矣

國初未設詹事等官至順治癸巳始置正詹事一員少詹事二員左右春坊庶子二員論德二員中允四員贊善四員司經局洗馬一員至戊戌年復廢

順治閒戶部尚書王公㊀祚總河尚書朱公之錫俱不准丁憂令在任守制後二公皆得假歸治葬而已

天子賜名號

順治癸巳賜侍讀藍滋名潤已亥賜先外大父少傅公號中軒

--

۴

七怪

王孫滿云魑魅罔兩莫能逢之言川澤山林也稱叔夜羞與魑魅爭光言昏夜也今通都大邑青天白日怪物公行而人不以爲怪是爲大怪予欲數之而不勝其多漫條七端亦以枚乘七發數限於是也

近年以來士之志節者多逃之釋氏蓋強者銷其耿耿弱者泥水自蔽而已有如李焚遯仇變姓名爲傭保非慕傭保之業也亦何恥而棒笼以爲儀仗魚螺以爲鼓吹寺院以爲衙門語錄以爲經書撾鼓上堂拈香祝聖忘其逃禪之始願也是避仇之人而誇鼓刀屠狗之技也盡覩之古人乎徐敬業駱賓王爲僧以後晉塵不接雕勘復出而爲常通黃巢再現而爲雪竇亦國之大夫更欲求名於出世則盜賊之歸而已矣

昔之學者學道者也今之學者學爲者也則曰爲標榜志經世者則曰爲功利讀書作文者則曰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曰爲俗吏接庸僧數輩則曰爲考亭爲不足學讀艾千子定待之尾則曰象山陽明爲禪學矣濂溪之主靜則曰盤桓於滕子中者也落下之持敬則曰是有方所之學也遵志曰其學誤主東林曰黨伐同相訟不決以後息者爲勝東坡所謂牆外悍婦聲飛灰火如猪嘶狗鬥者也

應酬之下本無所謂文章而點者妄談家數曰吾本王李風雅之正宗也曰吾師歐曾古文之正路也究其伎倆不過以勦襲之字句傅時文之音節耳王李云不讀唐以後書若人亦曾讀唐以前書耶歐曾謂學文之要在志道窮經者若人亦知經之與歐曾其相似在何等乎故其持論雖異其下筆則唯之與諾也有如假滯水爲鼎實別器而薦之曰此殺烝也曰此折俎也吟唱雖異其爲潘水則同也文章豈可假人我不怪其文而怪其以一十分二五也

神仙之有無不可知即有之亦山林隱逸之徒於朝
市無與也故其涕唾塵世之不得不隔絶山林矣彼狹術而干涉朝市者文成五利之流皆
妖人耳今之所謂神仙者好言人間禍福作爲隱語
背持兩可應之而福也則人以言禍者爲其驗應之
而禍也則人以言福者爲其驗由是傾動朝野押闔
乾沒子産曰寧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彼
欺今世之無子産也

有所謂神童者寫字作詩周旋應對於達官之前曾
無震慴逢人即誇某官以我爲義子僕從數人爲之磨墨伸紙套數間熟累月而致千
金原其教法惟令學書大字詩以通套零句排韻而
授之東移西換不出此數十句而已問以四書則茫
然不識爲何物也古之童子科限年而讀五經至有
天閼其天年者君子猶然咎其父兄今以教胡孫禽
蟲之法教其童子使之作僞將奚事而不僞

葬地之說君子所不道就其說而論之今凡三變毋
變而愈下周官之法以言形法者已爲變矣再變而
爲方位形法理之顯者也方位理之晦者也三變而
爲三元白法方位一定不易者也三元白法隨時改
換者也其法即曆書所載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
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六十年爲一元三元凡一百八
十年上元起一白中元起四綠下元起七赤逆布以
求直年直年移入中宮順飛八方此即太一家飣宮
而事也然太一百二十年爲一元三元計三百六十
年今三元兩周太一之三元方一周其吉凶何所適
從乎太一言天星今以言地理天星周流不息地理

融結有常不可同也且年白改換則吉凶亦改換充
彼之說以求吉地必一年一改葬而後可是故方位
者地理中之邪說也三元白法者又邪說中之邪說
者又邪說中之邪說也

說之可以便已更從而附會之以爲天下之病止有陽明一經而已公然號於人人以掩其不辨經絡之愚天不言已之不識十二經絡而言十一經之無病猶之天下有九州不言已之足跡未曾歷九州而言天下無九州也

吳語

蠶豆一曰蠶時熟故名一曰以其形似也二說未知孰是破莢出之鮮翠可愛小兒女輩每以指甲鏤刻方勝連錢之屬襯以豔色花瓣極其工巧余戲名之曰豆盒云

李鶴峰督學江左時吳縣曹宗楷入泮年已七十八試刻卷首自篆小印曰六十年前十八郎人傳以爲佳話

杜玉奇以湯若士離魂齣擅名年六十餘登場宛是亭亭倩女絕可憐人也

崑石佳者一拳之多價累兼金有葡萄紋麻雀斑雞爪紋之別

安慶廣文顧舜年自言少時讀書鳳鳴山中所居室一楹夜分靜坐忽聞窗後聲如礴礴冷風襲人急回頭視之軒檻洞豁有一青手大如葵扇招搖若舞隨掣兩頭掛劒揮之倏忽不見

俗以牛乳煮令百沸青鹽滴點凝成餅佐香秔米粥

客至不供茗以玫瑰薔薇蘭桂諸花露手自調注碧甌稍溫以進甘香沁脾令人作玉液想一日曉粧甫畢緩試新裘綠羅八幅絳色作腰余奇其製問之曰君不讀唐句乎一渠春水赤欄橋此倣其意也其黠慧如此余贈詩有桃花本是仙家種謫作人間薄命來之句後爲一豪貴所嫋憤鬱而死

國初某撫軍有寵姬劉碧鬟頗通文翰專掌內記一日發某縣檄誤墜二鏤金簪于外函及縣開函訝不敢隱即遣人馳檄適令與姬同鄉撫軍故名疑竟以

是奪寵遂鬱鬱而死逾年嗣任幕客有能乩衙者書
符降仙示詩悽惋動人叩之則碧鬟也因叙始末頗
詳且云生既不辰死何足惜承諸君子不棄得了生
前慧業感何如之但柔魂弱腕不奈頑沙蠢木何衆
因以水沉香木鏤管裝毫懸于空中花晨月夕輒磨
小楷兔以待至則筆頭幀尾爭求題跋濡毫落紙不
假搆思但覺珠光粉澤繚繞筆端也如是者越餘欲
辭去云爲太乙眞人所度矣并示瘞玉之地囑徙葬
眞娘墓側當不忘卿結耳衆惘惘若有失遲明至其

地發之果見香骨一函瑩瑩如玉共釀錢遷葬并哀
其詩歌付梓曰瘞蘭草

城東三十里有唯亭鎮海潮過此預卜大魁諺云潮
過唯亭出狀元屢驗彭尚書芝庭家門臨葑溪雍正
丁未有次於溪頭晉得二石首魚魚係海產乘潮而
至也是年彭果魁天下

櫂歌以吳江第三大約不出男女相慕悅之詞而發
情止義好色不淫頗得風人之旨夜程水驛月落篷
窗每與柔櫓一聲相問答動人鄉思凄其欲絕

郡城相傳是一龍形北寺塔爲尾臥龍街爲身郡學
爲首故學傍地可畝許所產薄荷有龍腦之名以手
搓之香透手背者眞

虎邱山塘自酒務茶棚花房竹塢之外大半皆以紗
幮檀匣粉飾土偶剪綵綴綵采光豔如生四方爭靚殆
無虛日吳江潘延埙有句云問渠那得嬌如許分取

眞娘土一坏饒有風趣

羊山白龍娘娘廟禱雨輒應舊傳村女澣衣河濱大
卵浮至懷歸感孕及產雷雨交作一白龍破屋而去
女怖死衆以爲神立廟祀之後見殿庭槍柏雲氣籠
罩每有神物蜿蜒其上殆卽孝龍朝其母云

姜貞女桂余師南學之妹幼許字某氏子未嫁而寡
父母欲更爲擇配女泣示志遂不之强至老不出戶
限絕級之餘兼及繪事翎毛花草無一不工余家藏
一幀畫荔柿兩枝題曰利市圖以爲珍玩焉

虞山拂水巖澗泉飛落迴激而成形如塵拂故名近
聞一胡僧于阻激之處鑿取片石勢減半矣

康熙中閶門內居民於唐六如讀書之準提庵西掘

得一碑大書唐解元墓郡守胡纘宗書也時商邱宋
漫堂撫吳亟臨祭之爲搆才子亭於其旁韓慕廬宗
伯記以詩曰鯉仙贈墨妙江東倀倀詞成千載空埋
玉如聞禪榻畔銜杯不語雨聲中荒邱翁媼秋前稅
才子牛羊笛裏風花草不知身後妬年年坏土覩殘
紅中丞當代振詞源弔古憑將風雅論誰昔唐衢淮
解哭祇今宋玉與招魂人歸黃土三生石時過淸明
一酒尊更闢桃花舊蘭若鐘聲鼓月伴黃昏然唐墓
寔在橫塘當時未詳考爾

虎邱劒池其深莫測數年前忽浮圜木一枝肓人取
之以歸中夜忽然光明滿室異而斧之後詢諸山中
老僧是名夜光木吳王殉葬時肓夜光木二枝今浮
出者其一也其人爲之慨然而去然重泉之下不知
何以浮出于外而殉葬之物傳記不載老僧不知其
何所據也

東禪寺紅豆樹舊傳白鴿禪師所種老而朽復萌新
枝惠研谿移一枝植階前生意郁然因自號紅豆主
人曰存上人爲作紅豆新居圖惠自題紅豆詞十首
屬和者二百餘家四方名士過吳門必停舟輿訪焉
六十年來鐵幹霜皮有參天之勢矣
碧螺春產洞庭西山以穀雨前爲貴唐皮陸各有茶
塢詩宋時水月院僧所製尤美號水月茶近易茲名
色玉香蘭人爭購之洵茗芲中尤物也
簪花圖吳門名姬張憶孃小影里中蔣氏倩名手所
繪一時題者毋慮數十裝潢成巨幅珍藏秘閣不輕
示人遇盛筵佳客出以索題至今不改

吳語跋

蒋砰工詩古文辭工度曲工書法而秉性蕭冷旅寓長安閉戸枯坐如深山老衲聲華富貴塲中不可無一不能有二者也吳語二十餘條辛卯出都時舉以贈余者八藏篋衍今手爲校錄編次聊寄暮雲春樹之感云爾乙未夏日同郡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世楷堂藏板

秋燈叢語

長洲戴延年茗砰著

延師課賭

余伯父鈞攝山東萊陽令與邑紳宋姓者善卽荔裳先生族子也家素封而二子癖於博百計勸懲弗之聽因出重幣遍訪江浙之精于博者延至家使二子受業焉年餘盡得其秘自是博必勝人無與博者竟絕博而保其家

異菊

吾鄉有黃翁者忘其名居郡城之南園老屋數椽位置罔不精潔酷嗜菊遇有佳種必購致之栽毬夾幢松子松壳諸名品不下數十盎花時設臘醞淪茗以待遊賞之士余于己卯九秋偕友往觀按譜而求幾無遺類至皎月東升主人復揖入小軒共坐西廊命童子捧一瓷盆置東牆下花色正白僅四五朶形如巨椀而枝莖短弱訝其能載近視之纔大如酒瑧耳始悟此乃花之魂也封月欲離無乃前身倩女乎

靈珀

虞山蔣大學士溥會得琥珀一枚方廣寸許中外瑩徹五六月間漸生蓮葉一莖至八九月又復消縮應時消長累試不爽因進御　上爲製靈珀賦以誌異

浴雷公

南埭某氏兄弟各饒於財弟死而有遺娠兄欲并吞之而慮其有後也一收生嫗素往來其家兄重賂之密告以故且曰女也姑置之子也立斃之嫗諾而退未幾婦將臨蓐先期召嫗嫗實告其謀婦泣曰母子之命懸于媪手嫗曰毋虞第密之老嫗之所以洩之

者正爲援護地耳及產果男嫗先嚴扃其戶并預誘諸嫗婢出而兄子戶外窺聽之啼聲呱呱者久之而戶不啟知其謀洩持及排闥甫入戶而雷擊一聲卽已震死但見一肉翅雞逶室而走衆曰此雷神也爲穢氣所觸不得升舉耳遂置之淨缸沃以沉檀香水翌日雷雨飛去

杜雲川

康熙朝杜太史雲川詔雅負才望廣陵一富商頗好客素慕其名必欲致之杜感其誠留搨數日而去人

問其主人何如杜沉吟曰亦佳但吾所嫌者座無寒士家少藏書耳

舌牡丹

武林周幔亭香巖美人圖最佳余曾效宋人獨木橋體題詞一闋後聞其尙能以舌吮蘤作折枝牡丹更工可謂出奇無窮矣

五花瘴

桂海雜志云粤西邕州等處皆有瘴春曰青草夏曰黃梅秋曰新禾冬曰黃茅吾蘇風土之美人文之秀物產之饒不特冠江左洵可甲天下然亦有五花瘴最毒中之者不治曰花箭瘴曰花骨頭瘴曰花蝴蝶瘴曰後庭花瘴曰花壯皮瘴特爲揭出俾客吾土者警焉

連理枝

蓉溪陸氏有皂莢一株幹圍三尺餘蔭可半畝其亞枝間橫架一小幹長尺許卽所謂連理枝也

無核枇杷

秀水朱竹垞與某道士善觀中有枇杷二株熟時每餉朱俱無核朱詰其故道士以仙種對朱終不信道士素善啖尤嗜蒸豚一日朱邀之命僕市一豕肩而歸故令道士見不逾晷卽出以佐餐融熟甘美飽啖而罷因問朱以速化之法朱曰果有小術欲以易枇杷種耳道士曰此無他於始花時鑷去其中心一鬚耳朱曰然則吾之饌乃昨所烹者也各撫掌而散

鬼頭錢

河南固始縣之期思卽孫叔敖請封之寢邱地其下往往掘得古錢如莢而小形如人面文作兕俗呼鬼頭錢竟不考其所自書之以俟博古者

藥師佛

崑山徐司寇少子觀卿太史幼時苦其師之督課嚴戲以巴豆置食器中竟以此得腹疾而斃人名爲藥師佛後因詩文賈禍刑部會鞫時見少年司員面貌酷類其師後訪其干支則生于其師死之日也竟坐大辟

石春宮

湖南辰州溪水中往往有石如鵝卵中外瑩徹或黑地白章或白地赤紋作男女交媾狀廣西陽朔縣有兩山相對各長一石如牝牡形望之酷肖卽仇英秘戲圖不能過也

徐俟齋

徐高士枋隱居上沙築礪上草堂湯潛庵先生撫吳時屏騶從往訪俟齋預知之先期而遁沒後宋中丞犖遣使賫贈預戒其孤卻之家處士南枝鬻書營葬焉

板橋

揚州鄭進士燮號板橋會任山東濰縣令恃才玩世以是去官過夜出惟令兩役執燈前導亦不署銜自書板橋二字體兼篆隸其放誕如此尤工詩余最愛其滿架秋風扁豆花之句

集句聯

朱檢討竹垞集四子書句題眼鏡肆聯云吾惜於斯濃抹總相宜上句註小杜下句註大蘇鬼門聯出曰是耶非耶入曰至矣盡矣上句討漢武帝下句註朱文公可謂雋妙絕倫

佳謎

余業師沈笠舫先生最工謎語往往有雋妙之處因記數則于左　郊外賦青青可憐揚子雲在野曰草玄　紅粉孤燈入詠樓守約也　傳臚前以三鼎懶拈江下韻情其問花花解語桃應羣羣履聲認阿誰是矣足哉　顧眉生

國初宏獎風流不特名公鉅卿爲然卽閨中好尙亦爾龔尙書芝麓顧夫人眉生見朱竹垞詞風急也瀟瀟雨風定也瀟瀟雨頃奩以千金賄之

杜于皇

杜于皇濬　既入　本朝隱居雞鳴山下足跡不入城市四壁蕭然爨烟常絕偶有遠友過之欲供一飯而無所措以案頭葉龍泉集易炊對食頃口占一絕有看君咀嚼葉龍泉之句又有人詢以近狀答書云昔日之貧以不舉火爲奇今日之貧以舉火爲奇此其遠乎又題舞臺聯集詩句云古往今來只如此淡粧

別耳遺老高風于茲想見

魚石

山東萊州有石黑色而質甚鬆層層起之有魚在焉土人琢之以爲屏玩余細視始知海潮擁魚入沙潮退沙凝積年既久遂成是物不足異也

雲盒

天都黃山之雲海相傳爲第一奇觀山中人往往以盒收之紙固其口作土物餽送開放時縷縷而上結成峯朶直沖霄漢洵異觀也

煙畫

盧雅雨榷鹺淮揚時聞有客善吸煙久之向素壁而噓山水樓閣蔚爲巨觀人欲傳其術堅秘之後不知其所往

丁香花

聖祖巡幸某處偶拈一對云氷冷酒一點兩點三點時高江村太史扈從在旁卽對曰丁香花百頭千頭萬頭

墨猿

墨猿出嶺南長五六寸可蓄于筆筒作字竟出而吮墨令淨

松毬

松下有茯苓者其上松釵密結如毬狀大如數斗甕

高柳新蟬

某相國頗以聲色自娛蓄歌童數十輩每休沐時則竹肉雜陳夜分始罷門下士從容進曰以公文章經濟已不愧爲名宰相惟此優伶賤役稍傷盛德乎公曰愛聽高柳新蟬不計其轉丸時也

柳州劍銘

柳州柳神所守驅厲鬼出七首福四民制九醜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共二十六字後刻天啟三年龔重口得此於柳口井中今人鈐以柳州府及經歷司柳城縣三印以代土物贈遺余跋云右碑天啟間出之柳州井中石已刓闕而摹搨如市余初疑好古者之多後知俗傳洞庭君柳毅乃侯之族裔湖湘賈佩此以避風浪之險且云必鈐以印篆始著靈應嗚呼世俗之惑不足辨惜其以古人名蹟視作公家贖耳

蕨根杯

蕨根色黑而嵌空形如蚶蚌之石鏤其中薦以白金可爲器余曾製二杯較犀瓠玉椀華朴不侔而獨饒雅韻

煙波釣徒

海寧查太史慎行詩才浩博學蘇陸而得其神似者康熙時　賜宴瀛臺特頒魚膾　敕曰賜煙波釣徒查翰林嵰同時有聲山學士也

月華

王秋娘

康熙時毛宗岡序始館于吾鄉蔣氏某歲中秋夜分醒見窗月皎潔起步中庭但覺彩光炫爍仰見滿天碎雲皆作五色芝草形移時始散非若尋常彩暈數匝而已

琴棺

吾鄉某精于琴生前頒製一棺爲琴狀自爲銘以刻之

碎玉聲

前朝名伎馬湘蘭爲北苑之冠色藝雙絶迨後秋娘老去不無零落之感一日曉粧失手墮釵顧婢徐曰久不聞碎玉聲矣

胸鏡重圓

長洲宋實穎之第三女許字吳江計甫草子準有才名而夭朱女長齋誦經居小樓十年而亦逝逝之日一室盡聞檀桂香經時不散時甫草館於河南劉公勇吏部家夜夢準持胸前鏡曰此鏡重圓矣甫草異之逾日而訃札至矣

王秋娘

乾隆丁亥余客濟南偶閑步西郊於斷榛荒草中見一小碣仰臥剔蘚讀之題曰王秋嬢墓郡志無所考竟不知誰家紅玉也爲將秋崖道之秋崖即攜酒邀余往弔並各題一絶而去秋崖詩曰楓根不見紙錢吹小玉呼名定阿誰猶有唾絨窗裏月多情移照斷腸碑余詩云碣石無言臥夕暾繡苔洗讀辨紅蘂傷心閱刼秋花艷玉琢釵梁土築墳

忠勇祠聯

關忠勇祠聯世傳道存文武志在春秋爲極工切然

不若高江村集句一聯云吳宮花草埋幽逕魏國山河半夕陽不特推陳出新饒有別致而公之義憤亦於是而稍釋矣

鳩摩羅鬼

余七伯父鑑曾任雲南呈貢令於京邸候銓之時同寓者五人忽一日夜將半各于酣睡中躍起齊聲狂叫互詰其故皆茫然不知遲明方各記憶見有一大鳥飛撲軒櫺因共驚譁耳及視窗紙果有爪形三四後予博考始知爲鳩摩羅鬼乃鬼宿中積屍氣所化

也

蜚著

蜚著崑山王聖開室父守薊邱與流賊戰死屍爲賊擄衆議請兵復仇蓍謂請兵則曠日持久賊且知備即於是夜率精銳入賊營賊正飲酒驚駭蓍手及其渠衆潰以兵追之多自相踐踏死者與父屍歸葬金陵後來吳中歸聖開無復往時義勇氣矣荊釵裙布白首相莊以沒有韜文詩集序中云梨花槍萬人無敵鐵胎弓五石能開入軍營而殺賊虎穴深探奪父

屍以還山龍潭安葬又云室中椎髻何殊禇仲之妻隴上攜鉏可並龐公之偶洵奇女子也

葉元禮

吳江葉元禮少負才名美丰姿垂虹橋側一女子悅而慕之末由通欵曲遂鬱鬱而死垂死始以實告其母而母不喎葉聞趨而撫尸哭之遂瞑崔護桃花不得獨擅千秋佳話矣朱檢討竹垞有高陽臺詞一闋以紀其事

蜂珠

昭代叢書 戊集 秋燈叢話 卷第二十三 十五 世楷堂藏板

顧蘭畹先生少時飼一蜂數日飛去後年餘見一物墮入盥盆錚然有聲視之得一珠大如小豆有蜂在焉蓋其報也

金采蘭

余從母女弟金采蘭年甫齠齔即喜誦唐人小詩粧臺繡榻時手一編也尤工鍼黹嘗爲子墨繡準提像一幅衣褶天成慈容可掬因爲題贊施之比邱供養焉嘗春宵坐月婢請添衣笑命持去曰爾忍海棠花獨受春寒耶余聞之知其非永年相也果未及笄而

一門風雅

余繼母族張氏一門風雅九世相傳卽閨中亦多工吟咏與吳江午夢堂集可以並驅因錄一二于左外祖母章名文雪題桃花畫扇云常占春光碧玉欄紅顏不逐曉風殘天台路隔應難到圖與人間仔細看題荷花畫扇云亭亭風露洗塵空半隔圓青漾嫩紅知有清歌來水面若耶溪畔鑑湖中杏花畫扇云遊蜂着意偎香雪春雨隨時潤錦霞畫出江南好風景

不須遙羨上林花題梅花仕女圖云霜綃仿佛見天眞最稱寒香伴早春斜倚月明疎影動不知誰是弄珠人舅母陸名素香奩瑣事數首春曉傳言出畫屏憐他紅萼性偏靈茶蘼架下多時立教念觀音般若經自捻羅衣斂碧霞頻牽修梗轆轤車先澆階畔宜男早催放春來一莖花瘦樣難憑試細腰惜栽鴛錦斷花綃雲屏夜靜燈花落人在窗前放剪刀晨梳朱鳥曉窗前加水菱花鑒翠鈿小玉摘來雙杏子倩他先插髮雲邊竹鑪湯沸松濤響花韻晴闌晝日長女

伴昨來邀茗戰摒擋哥汝試旗槍惜惜深院悶春風玉局輸贏殘圾中長日不知花影轉子聲敲落一燈紅大家背地入春園擷取名花不肯言隣女卻輸金彩鳳再來重賭玉雙鴛簪花格愛衛夫人摹向晴窗竹露晨昨得官奴眞揖本鷺溪絹裏又生春愛看鸚鵡頭圓青眼洗向春池綠水隈無數文魚齊上水爭吞雲影墨花來寄外和韻秋江浪靜息遊魚千里征鴻繫遠書昨夜風敲桐葉落寒威窗外逼更初疎花三逕艷如霞寒霧松間每半遮不把金錢燈下卜但憑清夢到天涯毋姨名衛淑琢水仙研羅新製碧衣裳騎鯉人歸煙水鄉可是凌波微步後至今猶有襪塵香

銀盤

濟南郡外三十里有龍洞山洞在山腹深半里許秉炬方可入中作旋螺形山上多生野菌色如雪圓如蓋名曰銀盤寺僧收之以供遊客清餌芳潔鮮脆較勝於遼海之蔬菇虞山之松纖

經塔

京城天寧寺隋時建在彰義門外三里塔高二十七丈大小風鈴三千三百有奇風動齊鳴清音滿院

國初苕溪沈姓士人偕其配以蠅頭楷書鏤塔影纍纍拱飛檐雕闌花楯無筆不精所書乃法華經一部今寺僧傳爲世寶

南樓授經圖

長洲閻秀徐若冰工詩所居在胥江之濱學詩于雲間沈學子繪有南樓授經圖小影與武林方芷齋結香奩社仁和閨秀許德音序其稿

奇石

登州城上有一石光澤如鏡每天氣晴朗則見蘇州虎邱山影歷歷如繪後爲人取去不知其何寶也

風蘭

風蘭生石崖間葉似漳蘭而大一莖數十花不資水土人摘之懸于檐際經月不萎或曰即不死草余詩有漫言托地雖難立但覺凌風骨易仙句談鶴洲見之曰君自寫行看子也

余任

余任隱於市所居在閶闔門外三里塔高二十七丈大小風鈴三千三百有奇風動齊鳴清音滿院誹怍之弗顧也余友林鑫舊蕃鍾賞其小詞名句水田鷗夢涼及樓上斜陽馬上紅擬之蕭詩周篤殆有過焉

畫雲

吾鄉西城有蒸餅肆頗擅名忽一人求作傭工甚勤而不計值察其舉止似非傭保者流三年辭去後聞廣陵富商爭致一客工於畫雲睨之即餅家傭也蓋其日習氣饘能自得師矣

葉映庭

吳縣葉映庭先生名士寬領康熙庚子鄉薦官浙江寧紹台道頗有政聲觀風文藝列前茅者則以大擘箋書錄其作旁加批點揭于政事堂鼓舞羣材之盛意至今浙東西人皆能津津道之

葛帳布衾

閩中李中丞清時撫山左病篤時羣僚咸向臥榻前致問見其葛帳布衾宛然窮秀才風口授遺本訖最諸屬吏以做好官延世澤爲訓遂坦然而化人之好

議論者每不樂成人之美猶以公孫布被矯情沽譽譏之是何肺肝哉

冷枚竹

乾隆甲午秋日于京都骨董肆見金門冷枚書竹冊八幅雖着墨無多風致翛然軟紅塵土中遇此直置身於渭川篔谷間矣敢語亦精附錄于此以俟鑒賞家宋焉一竹不貴繁而貴簡正難於偏側反正間耳

二新茶將至山僧忽來掩籬相對笋不可無三竹之所最難者枝也今人則葉多枝少四天地間唯人最

靈唯竹最清人唯文而靈始見竹唯雪而清始眞若見此圖英維夢冷五余好寫大竹縑不副興筆不能縱聊寫其根勢若參天矣六小竹極難寫密則不分疎則不遠必欲取其勢非有全竹于胸中者未易語此七老竹欲其勁而不剛新篁欲其柔而非弱此中三昧在勢與日之問八竹有一種秀骨洵難與之傳神枝欲瘦而遒葉欲輕而動只要一筆不苟便是畫竹絕妙法

搏虎

貰皮果

樹葉與荔支相似五六月熟大如崖蜜味雜甘酸余曾共六骨嘗遇虎張口欲噬周以兩手力開其頤頷使不得合旁令兵卒猛戳其臀孔而斃

老先生

吳江孝廉某計偕入都舟泊紅花埠遇盜箱篋攫取一空某袖手含笑而稱之爲老先生乞稍留路資盜不應飛棹而往詎遺一幼盜在舟某狂呼曰不留物亦小事尚有一少年老先生未曾載得去盜復回挈之過舟以一筐篋還之孰謂此輩不可動之以誠哉

癩衲

國初有某貴官之代爲剃度僧卓錫於杭之天竺寺出入必華軒一日遇癩衲于途手牽其軒帷喝曰爲何人擡人僧愕然良久曰金剛頭上頂世尊癩衲云何死去又還魂譏其機之不敏也僧曰海濶浪來遲遂撒手而去

董小鈍

鄞邑董小鈍名秉純以明經謁選授廣西那地土州判官戊戌秋因公抵東蘭留宿官齋見余壁間石刻大加矜許握手敘談夜分始罷願訂忘年交越數日值重九予訪之於地州相與登高於迴龍山寺并出其詩古文相質皆醇正有體裁者擘舍僅五六椽藝菊數十本雜卉間之斕然如錦時秩屆滿謂余曰倘例晉一階仍得此閒嘗不至割絕讀書綠於願足矣其性情之迥異流俗者如此樽酒論文爲留五日而別臨行惠以蠻錦及桃榔杖並爲製序以光鄙集余亦以紫獺素縑報之嶺西倦旅十年中第一知已也

程園

虎邱山後程氏之丙舍在焉頗有園亭之勝結搆小而幽隱獨絕老桂十餘株花時香聞里許有數景名之卽大加塗抹正其謬誤雅雨閣而具禮延致今玉流咏詩俱有石刻余最愛其一曰牆角風帆眞天然妙繪合郡諸名園無有也

王漁洋

王漁洋至蘇舟泊楓橋夜已昏黑風雨雜沓攝衣着屐列炬登岸遥望寺門題詩二絕而去一時以爲狂

梅花卷

冀梅軒爲故明比部郎楊忠愍頌繫時傾身橐饘忠愍高其誼爲作梅花畫卷以贈同時周旋詔獄霸州王繼津太倉王元美及應生最著康熙丙辰比部之孫渭公至吳出卷索諸名士題跋郎青門一律云黯淡緗綈墨影寒那能展卷不汍瀾當關虎豹麋蜮易畏路風波仗友難濺血九原仍化碧批鱗一疏獨留丹文山詩句倉山筆古癭清香再拜看

朱亦

若下朱公放亦善指頭生活工鐵筆尤長於塡詞乾隆辛巳秋遇於蔣秋崖有穀堂中遂與定交有米顛之癖而面遭天駟絕似世之所謂羊肚石者時盧雅雨權轀維揚新譜旗亭畫壁傳奇傳至蘇朱酒後閱之卽大加塗抹正其謬誤雅雨閱而具禮延致今玉帶園石間架已竣持酒登其顛大呼曰雲林小子恨不見我失足觸石死予爲之立傳許其與石相終始

也

南枝柏

西湖岳墳柏枝皆南向幹北者末仍迴屈如折肱狀余親見之信乎忠烈之氣千古如生也余詩有三字有詞成黑獄兩宮無地哭青隣武林桑弢甫先生極賞之

雪祭

習宮詹寓有女能詩適蔣氏子一日曉粧甫畢積雪初晴堦方拈筆登家計簿習曰適得一詩代爲錄之雪霽命題可耳蔣書之悞霽爲祭習止之曰詩且緩錄尙俟推敲俟其出以生平所作盡焚之

馬荃

虞山馬扶曦以六法擅名其女荃字江香工花草翎毛設色小冊不讓南田翁九善描撲蝶圖人共珍之

談鶴洲

德清談承需鶴洲性疎宕而有眞意人以其不遇忽之不知予都者也已亥夏隨其外舅之任龍勝因賄著林籃輿以載之記銘云

箍桶翁

昔少年以善射名單騎爲巨商護資經山左道遇雨止於村舍主人造桶爲業鷄皮鶴髮之老翁也出薪燎衣裝炊黍以進殷勤臻至且曰距宿處尙遠不以草蓐爲褻敢爲芻秣主橐中裝老夫任之母虞也少年曰咄吾矢無虛發誰戴鐵頂敢混而翁者驅裝而去不顧行未里許卽已昏黑猛見電光遶樹枝欻欻斷知其有異卽抽矢發之鏃已盡而光愈逼遂長跽

而乞哀得免焉資盡失少年氣喪而返仍抵村舍翁已逆於門曰不聽吾言致小驚挫矣更進酒食設臥具慰藉之少年曰喪金亡矢不足惜十年之名辱於一旦是所痛恨耳及明辭去翁出一桶板矢集其上並囊金還之門昨以郎君氣盛聊相戲耳少年咋舌久之而別自是不敢以弓矢從事矣

鞠獄宜慎

吾族姪廷槐任河南汝州誤斷一獄以强合爲私通女忿而自殞後致仕歸疾篤時見此女手攜血袴而曰此天上石麒麟也豈艱人間乳耶遂以米汁和露索命當時猶處子也未幾遂沒夫忍垢含寃卽以强暴當之亦足矣乃必欲得主斷者甘心焉世之親民者於名節所關之地宜虛衷研鞫勿存成見勿掉輕心誤人而且自誤哉

子曰

畢秋帆沅撫三秦道經某剎駐軒隨喜一老僧迎入畢曰爾亦知誦經否僧答以曾誦畢曰一部法華經得多少阿彌陀佛僧曰荒菴老衲深愧鈍根大人天上文星作福全陝自有夙悟不知一部四書得多少子曰畢愕然深賞之遂捐俸置田爲香火資并鼎新其寺焉

瑤珍

吳江李氏女瑤珍適郡城王氏子夫婦皆能詩倡隨自得一日李倚欄待月王微吟曰尋常一樣窗前月李亦吟曰幾生修得到梅花可謂韻絕

鄺畸雪

南粵鄺露字湛若生而不啖乳一胡僧見之摩其頂曰此天上石麒麟也豈艱人間乳耶遂以米汁和露飲之詩名畸雪集甲申之際抱琴投海而死

東林墨蹟

吳下名流往往有叫囂之習惟吾友林鑫虓蕃鍾無之鑫虓舉戊子鄉書工詩詞尤精于書法爲人恂恂儒雅日以筆墨爲緣時俗好尚弗屑也會藏東林諸公手蹟雖未得全洵爲尤物年亞余四稔實以畏友視之

吳秀才

吳秀才梅莽貧而工詩閒留心設色余贈詩云兒童

報道晨煙斷餘事青山撝米來葢實錄也老屋一椽僅蔽風雨然入其室者疑有細旃廣厦之覆所居干將里負才如此久滯一衿茂先不作誰識豐城之氣哉

祈雨

濟寧州役能祈雨忘其名其法用蘇繩長二丈餘雨頭接之令二童男對立將繩往復旋轉剛置一室不令人見已則默誦禁咒雨果大沛據云雨自天來何能求致不過向深山大河處牽至有田畝之地耳乙未秋余曾親見之

義鶴

吳報恩寺浮圖之顛有二鶴巢焉以遊以宿出入必俱一日其雄墜腔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弗脫雌下首大鳴若籲於人衆憐之莫能升遂宛轉而絕依其傍弗去羣鳥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逮毛骨盡化然後已風雨之夕翱翔往復哀鳴嘐嘐若號慕然過地擁樓臺三楚麗湖開南北五溪多黃陵夜靜湘君瑟青草春生夢澤波欲向芳洲攀杜若美人無處奈愁何

白燕樓

仁和丁澎字飛濤短於視客至見其鼻尖黑則觀書一寸矣少有白燕樓詩流傳吳下士女爭相採摭以書衫扇婺州吳之器有句云恨無十五雙鬟女教唱君家白鷺樓爲時傾倒如此

搖動石

北京盤山李靖舞劒臺在焉有巨石可坐數十人以一指按之則動羣力不能也

吳漢槎

吳江吳漢槎兆騫少負奇才詩文哀麗登順治乙酉鄉書旋以科場事遣戍寧古塔後奏長白山賦當

宁知其寃得賜環歸先是徐司寇健庵梓其集問世名曰秋笳以十八拍之淒愴況之也十三歲時登晴川閣詩雕窗繡柱俯高樓檻外鶯啼杜若洲麗日曉開孤島樹晴雲春入大江流鄂君青幹翰焚香臥神女芳皐解佩遊牢落不堪頻縱目臨江烽火正淹留自注時逆獻已陷蘄黃　岳州云城頭山色倚嵯峨不盡羣峯積翠過地擁樓臺三楚麗湖開南北五溪多黃陵夜靜湘君瑟青草春生夢澤波欲向芳洲攀杜若美人無處

香癖

昔有以岐黃名者云遇一人死而其屍視生時長尺許因卽令人擔宿糞兩挑置榻下穢氣不可向邇鍵其戶逾時自牖隙掩鼻而睨之身已縮如故以藥灌之遂甦葢其人性愛香房中術冰麝不能一夕離經絡爲其走竄縱舒氣散而絕耳故以臭氣斂之其實非死也

騶鷰

某廣文於令節亦致餽儀於人核桃一盒鵝一隻用

之數年鵝甚騶聞盤中傾桃聲急走伏于筐不俟呼捉也

嗜蟹

余妹聟陸紫珊之塾師金癖嗜蟹俗名臭蟲謂其香味不減杏子仁嗜痂逐臭始信古人不我欺也

太和元氣

吾鄉彭尙書芝庭先生在京邸其戚某欲觀刑人於市者先生曰問刑之官不得已耳我輩胸中當常養太和元氣也至君子懷刑素服聖人之訓矣又奚必

蒙古醫

人之健記健忘視腦髓之盈虧天台齊侍郎名南陞馬頭破腦流而絕一蒙古醫士以牛腦灌之敷藥而愈前此之事不復記憶矣

白頭花燭

淮安程啟元之父商于京與劉某訂姻焉後劉爲蒲州守因事削職程亦以懋遷不利家遂落且尋卒時啟元尙幼及年稍長無從得劉耗訓蒙課姪矢志不娶年已六十矣始聞劉女寄居天津尼舍針黹自給前此豪門宦族欲委禽者屢矣女皆斥絕之至是程訪得而白之官天津令某公爲之鼓樂合巹於政事堂並助貲歸里兩江制府艷其事具奏請旌報可疏中有云訂絲蘿于黃口諧花燭于白頭葢劉亦年五十九云

臨刑閱案

吾鄉周進士某爲河南某邑令奉檄監決囚已縛矣極口呼冤周遽命房吏檢原卷進繙閱再四幕中賓

自其堂後厲聲促之遂押之市諸同僚以爲笑柄周曰吾亦知今無其事者但求生之念偶爾感觸不自覺耳

喬山人

國初喬山人精於指法嘗得異授每於斷林荒楚間鼓一再弄淒音悲鳴相和悲鳴後遊郢楚旅窗獨奏洞庭之曲一隣媪聞之咨嗟惋歎既闋曰吾抱此半生不謂遇知音于此地欵扉扣之媪曰吾夫存日以彈絮爲業今客鼓此酷類其聲耳

楓絲

楓樹之蕊抽其膠沃以醋引而伸之可三尺許湘人以之作釣絲

才色

文人薄命紅顏亦薄命今古相傳確有不可易之理獨是詮解之方余獨異于衆論世俗皆謂才色二事爲造物所忌人既有之每每阨之以命若是天地竟成一猜刻之具曾廣大居士之不若矣余則謂賦以薄命者始酬以才色非故爲缺陷正善于補苴惟在

其人之安於義命泯其怨尤孤芳正堪獨賞對鏡亦可自憐若昧于知希我貴之理惑于人定勝天之說必欲弄姿炫采以求遇于世是則眞爲造化之所忌悔吝之來當有不可意測者薄乎云爾哉

宮緪

杜牧之詩花塢閑宮緪註緪文綃也始於唐明皇婕妤柳氏之妹能鏤雜花打爲夾緪即今之熨花佩包也

秋燈叢話跋

莉砰別余十有二年矣今夏自粵西旋里僑居松陵空谷聞跫且得快讀別後等身著作叢話亦其一也憶乙未歲校錄瀕行所贈吳語不勝暮雲春樹之感茲得數心晨夕欣賞奇文慰藉奚似何當共剪西窗燭卻憶巴山夜雨時玉溪生良非欺我甲辰中秋日同郡楊復吉識

孫中梓爰琴校字

三 世楷堂藏板

九喜楊記

武林 王晫 丹麓
天都 張潮 山來 同輯

九喜榻記

秣陵丁雄飛蒼生著

年來息交絕遊。一味靜坐。覺廣廈俱屬長物。得一方牀。結跏趺足矣。一日過友人齋。一榻堅好。撫而愛之。友人爰舉以贈。大慰夙懷。移置心太平巷中。檀香一線。素帷下垂。湛然凝廣。身世兩忘。因念前哲來罹塘棲。瓜蘆書舟。喜閒人習筆墨。三喜不能飲。四喜爲世所棄。六喜得名師。七喜攜眷屬居山水間。八喜無病。九喜年未五十。家務盡付兒子。翛然世外。百年之內。前有來先生。後有不肖。俱予榻結歡喜緣。榻間義皇邈如。聊或對妻孥語。共作無生計。或時趺坐。悟禪說。妙解得真諦。或時遊華胥。栩栩復波波。或時入兜玄鹿車。驅小衛。或時化遼雀。秋風吹老淚。

附張與公師曰。予亦有九喜。以世界爲牀榻。一喜藏書少。二喜無閒人習筆墨。三喜隨意飲。飲則暢談。四喜人對奕。手座默然。五喜潮能不棄厥俗人。六喜得師。亦能自得無師。七喜自游山水。八喜病而常作知識。九喜兒子曉世事。助結歡喜緣

黃俞邰九喜榻詩云。木榻不知年。雲開已忘世。君靜者徒。真想結襟袂。一榻九喜陳。廬刻得安閒。汪洋富奇編。寶搜沿理際。文雅涉風流。締交兩忘

儻不俠亦不奕。陶陶有真契。或喜世我遺。或喜師我。礪。喜結山水緣。喜無疾疹。診烟霞鋼膏肓。水石作良劑。更後閒所喜。擺落如遺蛻。大兒把鋤犁。小兒賦租稅。老夫何所爲。倚杖拾遺穗。朝飯一盂。午枕半窗。霽晨興問花。開夜坐警雀。噪或行烟水。涯逢僧一小憩。或對妻孥語。共作無生計。或時趺。榻間義皇邈如。聊或時揮玄塵。談鋒落叢筆。或時。悟禪說。妙解得真諦。或時遊華胥。栩栩復波波。或。時入兜玄鹿車。驅小衛。或時化遼雀。秋風吹老淚。

老去懶有你年來貧不替逋史麟鳳悲策易天地
閉吾衰從破穿吾食從粗攔頻仰卒事生無煩過
墓誓

五九枝譚

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吾不知佳趣竟安在哉雁裘質矣何有狐貉魚釜空矣何有羊羔昔人詩云風力欲冰酒霜威能折綿今也無酒可冰無綿可折悲哉悲哉何以卒歲偶借窮愁日月小作冷淡生涯耳治目治襍著之書御冬御窮一須此物左太冲戶牖牆壁悉著筆硯蘇子瞻嘻嘻笑怒罵皆成文章未能同調從來無無極字則復歸于無極老子言之矣但無極而太極何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又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可爲註脚陸子太極自極不可云皇建其太極豈可云易有皇極之太極只可言太極用不著捉刀人

書曰中而已矣是以中爲太極故陸象山曰是猶言無中矣可哉然象山引洪範五皇極亦非皇極自極爲太極心爲太極偏矣道與心如何生得儀象卦通爲太極心爲太極偏矣道與心如何生得儀象卦通

不得況可圖乎太極可圖與儀象卦何異邵子以道

同聊復爾爾其名枝譚者言其言枝梧僇蔓不合時宜人無得而稱焉爲五九也吾從衆

至冬盡日諺所謂五九也吾從衆

邵子謂程子曰子知雷起處乎程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邵愕然曰何謂也程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邵曰子以爲起于何處曰起于起處邵瞿然稱善子謂程子此語直三歲孩兒道得耳或問子以爲起于何處曰起於無起處

周子太極圖非也太極者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索解

極之理未嘗無而言無極之言不必有朱子必執無極爲有便是有極安可云無極

尚子平云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生何如死耳予謂富者貴者死不如生貧者賤者生不如死何也富貴而死則失富貴矣貧賤而死則忘貧賤矣失則苦矣忘則樂矣要豈至論耶使死而猶有貧富焉貴賤焉苦樂焉則安見生不如死也髑髏語莊子曰死無君于上無臣于下亦無四時之事徒然以天地爲春秋其言是矣而曰雖南面王樂不能過吾

第二一四册 376
31A

安能乘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則非也髑髏殆貧賤而死者也不然胡羨南面王樂也且人間之勞孰有甚于南面王者又何樂乎然則髑髏雖死矣其猶有生之心也夫

阮瞻作無鬼論鬼至呂黎柳州夜坐談鬼鬼亦至阮以鬼爲無惡鬼也故鬼戲之韓柳以鬼爲有喜鬼也故鬼驚之三子所見非眞鬼也心有鬼自戲也自驚也以鬼招鬼鬼至矣自吾觀之天地一鬼也萬物一鬼也人一鬼也我一鬼也自日月山河之大至筋骨毛髮之細此中一一有鬼在焉且吾見天下之人如鬼者多矣知天下之人皆鬼則心無鬼心無鬼雖呼千萬億鬼立於吾前吾亦不喜吾亦不惡如是則鬼不出然後可以談鬼然後可以論無鬼

東坡琴偈云若言絃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參此偈者惟陶淵明深明蓄一無絃琴自謂琴中得趣然得琴中趣併無絃琴可不蓄陶詩我愛其靜此琴心也海水汨沒山林窈冥羣鳥悲號天然一部琴曲水仙操爲多作矣有人於此閉門枯坐意思蕭散不與外物相關此人終日彈琴而人不知也不然朝長清暮短側不過伶工勾剔耳古今琴詩皆作於聽琴者不作於彈琴者一聲已動物皆靜四座無言星欲稀鶴已舞此語否無他彈者有心聽者無心無心之中琴心出焉請還一偈以答東坡匣中指上總能鳴匣指俱無亦可聽君如解得琴中趣獨坐空山靈籟清聲東坡聞之相視而笑

衛玠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云形神不接豈是想耶樂云因也呂東萊曰穆于夢豎牛之貌于牛未至之前曹人夢公強之名于強未生之前出於因乎出於想乎起樂令于九原恐不能解予解之曰緣也試觀釣天之聲巫山之色邯鄲槐安之富貴此好緣也黃熊之厲蕉鹿之幻牛頭狼脚之憂患此惡緣也王公而盬腦折翼牧童而鼓吹車蓋此卽夢中果報也宋中一飲一啄一羣一笑莫不有緣焉人以今生爲前生緣後生爲今生緣予亦以夢爲覺緣覺爲夢緣覺

爲前生夢爲今生覺爲今生夢爲後生人生榮辱得失悲歡離合無非緣也則夢中榮辱得失悲歡離合獨非緣乎吾安知夢中之緣不同於人生之緣乎又安知人生之緣不同於夢中之緣乎

漢人有黃老之學然二家不同黃帝是爭先一著老子是退後一著黃曰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故爲人先老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故爲人後然爭先一著自能退後所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不神而所以神退後一著正是爭先所謂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一陰一陽一龍一蛇兩公皆大英雄也使老子生黃帝之時則阪泉七十戰使黃帝在老子之世則杜下五千言然則陰符道德將無同

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言母不言父何也知其雌守其雄不如喬也能喬則長有豐矣漢文之恭儉曹參之清靜喬之效也可爲善學老氏者後世學老氏之喬者誰乎唯富人能之

學佛者必曰往生西方此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西向東笑也說著西方便有碧山暮雲重重障礙西方丟在幾萬里外矣東方是佛南方是佛北方是佛何謂爲腹不爲目曰目動腹靜上文目盲耳聾口爽心狂而腹不與焉易曰艮其背入一身皆動而背與腹獨靜坤爲腹艮爲背腹爲地背爲山爲腹者即艮背之意也其三章曰實其腹實斯靜矣莊子曰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一足動蚿百足動蛇無足動風動氣目動形心動神黃山谷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此其徵也不爲目者心不動也故黃帝曰機在目

何謂治人事天莫若嗇蒲嗣曰嗇農夫農人之治田務去其殊類歸子齊一也眞小兒強作解事者老子所謂嗇即夫子所謂約也只此一字可囊括五千言夫子讀易至豐愁然有憂焉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言豐不如嗇也能嗇則長有豐矣漢文之恭儉曹參之清靜嗇之效也可爲善學老氏者後世學老氏之嗇者誰乎唯富人能之

學佛者必曰往生西方此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西向東笑也說著西方便有碧山暮雲重重障礙西方丟在幾萬里外矣東方是佛南方是佛北方是佛何

必西方東方也是西方南方也是西方北方也是西方何處非西方西方只在六尺地上人却尋不出西方只在一寸心中人自看不見且西方必往生則今生竟與西方隔絕耶這是西來大意能解此者才許爲西方人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曰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纔拈著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或問范景仁曰爾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後爲信耶司馬君實嘗言呂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歐陽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須如此信與不信纔有形迹便不是善哉三公眞佛弟子也今士大夫口宣貝葉掌合蓮花便謂現宰官身成菩薩道不知他信佛佛不信他若我不修齋不誦經不參禪而信佛者無如我且著一信字不得信是信不信也是信卽心是佛非信佛也信心也經曰一稱南無佛便已成佛道今之稱南無佛者多矣豈天下皆佛乎然成佛道者却不稱南無佛

印和尙以轉語難東坡云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無以答遂解玉帶永鎭山門予謂和尙未讀心經金剛經也如何不解空色色空二句夢幻泡影一偈請荅一轉語云四大本無五蘊非有何處不可坐和尙解否不解卽解下衲衣

袁伯修謂作止任滅四者是病是藥此語本之東坡云滅則無作作則無止止則無任任則無滅是四法門更相掃除如佛所說不作不止不任不滅是則滅病否卽任病如我所說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是則作病否卽止病我更不然可作則作作無作病可止則止止無止病可任則任任無任病可滅則滅滅無滅病滅卽是作作卽是止止卽是任任卽是滅化四爲一化一爲無病既不生藥亦不用是大醫王竿頭一轉

佛氏有三戒曰貪嗔痴又曰淫殺盜然非佛氏之戒也而吾夫子之戒也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色始于痴極于淫鬬始于痴極于殺得始於貪極于盜人能受孔子戒便可立

地成佛矣袁中郎又云睡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想動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怒及其久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勞三戒亦可作養生主

蒼頡作書鬼夜哭善哉哭也文字一立便爲入獄根苗古來文人罪業免得鬼哭者幾何哉不獨鬼哭我亦欲哭矣然屈原作山鬼四山啾啾聞鬼哭聲此眞哭也蒼頡之哭悲極而哭屈原之哭喜極而哭所謂烏夜啼可泣鬼神者非耶後來文人可哭者多直得鬼哭者又少鬼竟不哭矣不唯不哭吾知必揶揄之笑不得哭不得

岳侯嘗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雖史記稱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鮑宣聞雀呼然文臣有不惜死者哉武臣有不愛錢者哉予獨謂知前有覆車粟介葛盧聞牛鳴知生三犧和莞有鳥今日文臣一味愛錢而不惜死武臣一味惜死而不愛錢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然吾見世之剖腹藏珠者多矣想是金穴銅陵直得一死故使文臣惜死自不愛錢壯士在軍攻城陷陣不避湯火者爲重賞使也曹彬云人生何必思想好官不過欲多得錢耳只此一念便可下江南故使武臣愛錢自不惜死

張釋之以貲爲郎十歲不得調釋之曰久宦滅兄之產不遂欲自免歸司馬相如以貲爲郎病免家貧無

名於人不能盜名於天可奈何今日江南文人總能操觚便號名士設使文星一隕吾知人人有一篇自祭文矣

陸雲見人便笑阮籍塗窮輒哭使兩人相遇一哭一笑必有可觀然陸之笑非癡也詠諧耳阮之哭非狂也悲憤耳天下可笑之人既多可哭之事不少吾安得起兩人于今日而笑之哭之只怕兩人在今日又

以自業古人以富仕今人以貧仕古人以仕貧今人以仕富何古今人不相及也今人不及古人耶古人云雖貴爲卿相必有一篇極醜文字送歸林下雖惡如檮杌必有一篇極好文字送歸地下又云以文詈人者亟盡之見也代人作呪詛而已以文諛人者星相之術也爲人添福祿而已文人口舌其不足信如此一千斛米作傳九千疋絹作碑翰墨之場有壟斷焉爲利藪文卽是口孽以文獲利何異盜財願未免已甚今人可憎大半如鬼不幸見之只索依此發付但人却未必慚不怒則笑矣笑者常情矣有不可測也

與天下文人大家懺悔

李白謁時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鰲客相問以何物爲鉤線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虹蜺爲絲明月爲鉤又問以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氣義丈夫爲餌相悚然予笑白也狂生也如此等餌雖魚蝦不食況巨鰲乎

人不畏人而畏鬼鬼不畏鬼而畏人人不畏鬼而畏人假人之鬼鬼不畏人而畏假鬼之人聖人不以人治鬼而以鬼治鬼不以鬼治鬼而以人之鬼治鬼故爲儭雖然天下皆儭也人頭羅刹鬼面夜叉元衣朱裳執戈持盾者觸目是也吾不知人假鬼乎鬼假人乎非假也眞鬼矣

阮德如于廁見鬼長丈餘色黑眼大若單皁衣半上幘去之咫尺阮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慚赧而退此語可謂不惡而嚴若稍生恥與魑魅爭光

趙母嫁女勑之曰愼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乎母曰好尙不可爲況惡乎此母學問大似老子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人皆爲惡吾獨爲好危矣人皆爲好吾亦爲好佞矣吾已爲惡而復爲好文矣吾將爲惡而故爲好詐矣請持此說問之好好先生

張商英欲作無佛論竟日不成一字妻曰公平生爲文伸紙萬言今作何文其苦乃爾張曰欲作無佛論竟不知從何處說起妻曰既已無矣何論之有張大悟遂棄禪理善哉女

人一聲棒喝參破老禪其觀世音化身乎但佛體本無故謂之空知空卽無知無卽佛則無佛論又何不可作

宗少文好山水凡所遊履悉圖于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予謂伯牙鼓琴巍巍高山湯湯流水琴中有山水何必圖也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山水中有琴何必撫也山不在高水不在深琴不在音一邱一壑一絃一曲則悠然自得于吾心

袁中郎云冶淫豈不見見之如青巒絲肉豈不聽聽之如鳴湍聽水無蕩思愛山無熱顏可謂達矣不知山水迷人甚於聲色峴首流連逝川感歎豈非千古有情痴望遠山者如畫文君之眉聽響泉者似彈醉翁之操好色如山好之至矣賞音如水賞之至矣故郎中郎情根未斷予請改之云冶淫豈不見辟如鏡寫容絲肉豈不聽辟如穴受風鏡假容亦假穴空風自空今而後乃不憂于聲聾

杜陵身遭離亂而贈婦詩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昌黎欲燒佛骨者而詩云艷姬踏筵舞清眸射劍戟淵明寂寞東籬有閒情一賦和靖妻梅子鶴有吳山青一詞范文正之剛正而詞云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歐陽文忠之勁直而詞云水晶雙枕傍有墜釵橫故知情之所鍾老子于此興復不淺爲君援筆賦梅花不害廣平心似鐵今道學先生纔說著情便欲努目不知幾時打破這个情字湯若士云人講性吾講情然性情一也有性無情是氣非性有情無性是欲非情人孰無情無情者

鳥獸耳木石耳奈何執鳥獸木石而呼爲道學先生柳下惠坐懷不亂阮嗣宗醉眠鄰婦側其夫察之終無他意人謂不好色者無如二子然既坐懷矣何必亂既醉眠矣何必有他意予謂好色者無如二子宋玉之言不好色也曰此女登牆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相如之言不好色也曰女乃弛其上服表其褻衣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乃氣服于內心正于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予謂二子之賦直自供好色狀耳含

喜微笑竊視流盼玉釵掛冠羅袖拂衣色中佳趣有過於此者乎葢好之深者以微詞相激動精神相依憑必薦枕而成親待宛頸而爲密者皆形骸之論也不然東家之子一步非烟耳上宮之女一秦弱蘭耳趙象陶穀乃有淫行非好色者好色者宋玉相如也夫使宋玉相如而不好色則何以爲宋玉相如

佳人薄命才子亦薄命雖然不薄命何以爲才子佳人哉綠珠紫玉必不老於秦楚之宮賈誼相如必不產于金張之室五花誥七香車非彤奩之俊物千金裘萬錢箸非名士之風流至今銅臺金屋紅顏黃土矣而怨女之名猶存麟閣馬門青衫白骨矣而貧士之文獨著天之報之甚矣厚矣誰謂才子佳人爲薄命哉

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則知女非妒色也妒寵耳士非嫉才也嫉位耳雖有悍婦讀螓首蛾眉之什曾無悲心雖有讒人開龍咨虎拜之風亦無恨色使班女江妃生於民家則飛燕玉環之命子孫以朝范蠡越王之僞也何不即封文種爲人臣而殺丁公沛公之詐也何不并誅項伯

晉仕於鄴國則上官太宰之誣不行否則裴廉惡來能免君門大猶乎若眞能妒色則邢尹可稱佳人眞能嫉才則蘇張亦號奇士不與嫉妒者同科矣雖然臨濟有妒婦之津介山有妒女之廟而娼嫉之臣鬼其餒而則婦女之威尤赫哉

虞長孺曰天地一梨園也陳眉公曰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予戲作一對云世界小梨園牽帝王師相爲傀儡二十一史演成一部傳奇佛門大養濟收鰥寡孤獨爲邱尼億千萬人遍受十方供養

賓客入宮而生七十男故羨亡田亦亡大賈貨國而傳四十載故周滅秦先滅元帝牛金之姦子是東晉與西晉非一姓康王錢鏐之後身是南宋與北宋寔兩朝

茅茨土堦無若唐天子愁箕山之逃讓貧非讓富鳥盡弓藏不知陶朱公樂故五湖之去求利非求名

命子孫以朝范蠡越王之僞也何不即封文種爲人臣而殺丁公沛公之詐也何不并誅項伯

廣成修道一千二百歲不知壺中日月纔過分陰仲

尼作史二百四十年何如皮裏春秋都無一字

蔡婦憂周漆女憂曾婦女之謀國深於丈夫田夫獻曝野老獻芹父老之愛君眞于卿相

馮瀛王首尾唐周五朝無異夏姬三少趙眞定平分

論語一部恰似徐妃半妝

法言學論語元經學春秋此陽貨之貌聖王充作刺孟馮休作刪孟亦桀犬之吠堯

二十四考貴人紫綬朱衣笑半日黃粱春夢三十六宮美女翠鈿紅粉哭一堆白骨秋墳

李巖老下四腳棋賽過兩家三百六十著劉元石飲千日酒抵當一年三萬六千場

抄得一本書便是貧兒暴富笑沒字碑十室九空念得千聲佛也算敗子回頭救衆生道一身三變

是曰是非曰非非於兩忘爾我爲我不如齊爾我於一致

生公聚石說法問人反不點頭太白邀月舉盃算我惟堪對影

人言愁我亦欲愁爲愁客難破愁城人言佳卿亦復佳對佳兒易作佳話

歐陽公得文字於三上人只在廁上張子野寄心事於三中我嘗在眼中

蠻觸氏干戈援據蝸角上一代春秋槐安國朱紫遊蟻穴中四時仕宦

塵事勞人請倩烏呼歸去山靈好客願隨石化飛來

枕流漱石形骸自有山川予鶴妻梅眷屬豈無花鳥

草茅富貴惟有百城書烟火神仙無如千日酒眼前

得失但看棋局一枰身後死生總付蒲團半偈

五九枝譚跋

孫　撰嘉肇初校字

西堂先生詩文風行流布卽隻義單辭亦無不膾炙人口良由筆妙故能無美不臻枝譚數十則特其鳳羽豹斑而詼諧排調之中仍復莊莊大雅心懸明鏡舌吐青蓮非復晉人常語以視前集所登閒餘筆話莫能相尙同心之言洵有之矣甲午夏日松陵楊復吉識

漁樵問答

番禺釋成鷟跡刪著

有漁于鷲潭之上者始焉銳志圖大十一任公于之爲萬一得其所得連九罭之網求吞舟之魚于百尺之淵終歲而弗獲一旣而波臣振威風伯騰笑怒濤狂颿起于中流絕其綱而後返乃退而補網求得魚于盧花淺水間巨鱗不入也小白寸鮒不足一七之羹悵然倚櫂江干適與東樵之老樵相遇于大逼烟雨間揖而問焉吾將舍吾漁而從若樵樵亦有道乎老樵啞然笑曰何適而非道必去彼取此也所適則非道矣漁者曰道可言乎曰惡惡可言者道之障也至道之極淵淵默默至道之精渺渺冥冥至道之竅元元妙妙凡有言者皆障道之具捨精華而取糟粕是猶漁于江潭不知有滇渤之大樵于藪澤不如有邓林之奇欲得化鵬之鯤蔽牛之蔭終其身而不一遇者所見小也子不聞乎金人垂戒于三緘毘邪當機于一默伯陽歸根于守靜三教聖賢之立教者也非言不傳者道之麤迹因于言而曰晦者道之樞機大道蔽塞之時乎後起聖賢發坑燼而見光華依舊照天照地也漁者曰若是乎道誠不可言乎曰道可

言也言道者匪其人故不可言也反諸已而後有言察諸人而後有言適于時達乎勢而後有言言斯道斯言矣鳳皇鳴而律協鶺鴒鳴而咎徵鵲噪則人盡喜之鴟喧衆共叱之反諸其身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妄言之譽矣大聲不入于市耳折楊皇荂羣然和之莊嶽之咻不可教以齊語視乎其人察言觀色而後與語無失言之咎矣遷曰熄火新婿貽譏曲突徙薪事後則哲弗若于時也洪鐘在簴應晨昏而後發響夢夢者蘧然覺展然起矣昔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將誨盜鄰人之父亦云後果大亡其財其家遂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所處之勢不同也審乎勢而發之爲言人將我信而弗我疑矣此載道之器也而以爲障道之具則何以故上古之世結繩而治空劫以前人多不語相視以目相示以手其道大行不言而喻不戒而孚盍白河出圖雒出書而庖羲畫卦天雨粟鬼夜哭而倉史作字自是墳典邱索華梵重譯之言厖襍不可致詰而後有三教聖人之言言之出也爭之端厲之階也喪其天損其眞日斤斤

則知天矣漁者曰子惡乎知之曰吾惡乎知之知之
則同于器矣雞子相去幾何
問日月之有薄蝕弦望晦朔者何也曰此二體之相
也曰此貴賤之所由分也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吉行
三十師行五十反不加客作跣足負戴于道路者日
百餘里而不勌無警蹕之擾無伏戎之恐也是故君
子後其身而身先
問雨露所以澤物也往往尖防潰隄而傷稼穡沾體
塗足實不利于宵征施受則同恩怨各別何也曰此
天地之所以爲大也盡人悅之曰亦不足矣雖然上
士受命于天過則忘之不知何者爲報中人求福于
天久而不忘思所以爲報而不得小人責備于天稍
不如意怨尤隨之不知造物者玉汝于成是以怨報
德也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
問古云履霜堅氷至又云霜霰之後必有陽春何也
曰此禍福倚伏之數也造物之理順逆循環惟人所
受君子持盈思懼當如意時知必有大不如意事接
踵其後嘗汲汲乎憂之爲善惟日不足小人反是偶
然得志遂縱欲敗度不復知有失志之境及時爲惡
亦惟日不足也古之垂誡所以警其心堅其志者其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夢枕之晨鐘乎

問諺云欺山莫欺水信乎曰此易忽之喻也彼巍巍之尊巖巖之望人盡敬而畏之衣褐寬博攘臂過門若無有者孟氏所云說大人則藐之欺山之謂也椎埋屠沽身居下流人盡忽之一朝怒毒萌于睚眦風波起于談笑水不可欺之謂也究而言之欺者禍之階也做者凶之德也灌夫使酒罵座彌平恃才陵物皆致殺身水固不可欺山而可欺乎哉是故君子在上不陵在下不援

問火烈民畏故鮮死水弱民玩故多死有諸曰此錯刑書者自爲之言偏枯之論也水火皆能生人亦能殺人人之受命于是者畏之則生玩之則死無有多寡彼此之分假令遇火而玩之涉水而畏之死生之數易地皆然矣常見決囚于市乃有探囊胠篋之徒叢中竊發者此火烈而不知畏也是故君子不立巖墻之下不行險以要倖

問潮汐消長猶呼吸乎曰呼吸者氣之出入也氣出于地地隨氣而上升故百川赴壑氣入于地地隨氣而下降故四海朝宗每見貴盛而貢高者福澤漸減和平而謙退者福澤日增消息之數視氣運爲盈虛也老氏之學所以不敢爲天下先

問峙者山也而峰巒起伏之勢有似于水流者水也而波濤出沒之狀復類于山何也曰此山澤之通氣剛柔之互濟也艮爲山一陽止于二陰之上外剛內柔萬仞孤峰能產千圍之大木以其柔也兌爲澤二陽伏于一陰之下外柔內剛千頃汪波能浮萬斛之巨艦以其剛也君子之應物也膽欲大心欲小剛而濟之以柔也其任事也智欲圓行欲方柔而濟之以剛也

問天施地生其益無方易言親上親下有定論乎曰所云上下就本末而言之非有方之謂也植物之本親下而末則親上動物衡其體而企其足上下無方也飛者親上潛者親下宜有方矣鯤化而鵬爵入水爲蛤上下無定也人爲萬物之靈首圓戴天足方履地智崇效天禮卑法地參三才而一之斯不媿其爲人匪是無以異于動植故聖人貴踐形

問人身體量臍輪居中舉世皆以脣上鼻下一小渦名爲人中何也曰此陰陽交會之中非折衷長短之中也人之一身五官九竅四肢百骸陰陽皆具上三竅皆耦爲陰下三竅皆奇爲陽中分爲二取象泰卦首奇而圓陽也上竅皆耦陽中有陰也足耦而方陰也下竅皆奇陰中有陽也陰陽交則爲泰不交爲否脣上鼻下一位適當陰陽交泰之中故謂之人中若執臍輪爲中者是子莫之執中也識得陰陽玅合剛柔互用之義然後可云執中允執厥中方能用其中于民也

問盡人十指無或增減者何也曰此河洛生成之數也凡人之身同于天地左屬陽爲天右屬陰爲地天數五地數五合之爲十故指必十猶木之有幹卽十干也一掌五指十指二掌爲數十二猶木之有枝卽十二支也一掌五指各具五用因而重之爲數二十有五所謂天數二十有五也一指三節通節十體會而計之爲數三十所謂地數三十也人爲萬物之靈文章猶剪伐其根葉使爲丹黃絳白之色其不泯而隕者鮮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放其心以爲學問是翦伐其根葉也文何有乎

問行于陸者皮毛其外潛于淵者鱗介其外空中飛翔者羽翮其外何也曰此造化之工剛柔相濟之道

也陸行之族其性剛故柔其外以濟之淵潛之族其性柔故剛其外以濟之飛空之族剛柔參半羽之剛過于皮毛柔不及于鱗介造物者財成輔相稱物平施自然之數也故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善補救也過剛則折過柔則屈君子病之

陽氣自下而上蒸而爲雲陰氣自上而下旋而爲雨順也陽氣自上而下旋而爲風陰氣自下而上凝而爲冰逆也春夏爲順故雨露滋而百物生遂秋冬爲逆故風氣肅而草木凋零故曰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又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貴乎順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順受其正矣

問菊不落英梅不留葉何也曰此物性之善於藏拙也菊之芳在英使花將老而委諸泥沙人弗食之矣故含其芳以待采梅之貴在骨使葉繁穠而掩其神潔人弗悅之矣故去其葉以待賞士生斯世老當益壯不爲落魄狼藉之行者猶晚節之含芳于雜下也窮且益堅不作支蔓攀援之想者猶孤竦之挺特于

磐石也我輩藏拙妙用不可不知

問藏珠于蜂蜂因以天立石爲社石因以壽何也曰彼有用之用此無用之用也蜂本無悅于人而人悅之是悅之者非蜂也珠也石本無求于世世以爲社而敬之是敬之者非石也社也爲衆所悅能殺其身爲衆所敬能全其生故君子在世嘗使人爲可敬不與人以可悅

問禍來神昧利令智昏何也曰非是之謂也禍不能昧人之神神先昧而禍隨之耳利不能昏己之智智先昏而利入之耳是故君子嘗于禍福義利之交當保全神智如守堅城如禦勍敵兢兢業業惟恐失之直待禍門自閉利竇自塞我之神智固自若也何昏昧之足憂

問形家者皆以山爲龍何也曰此世俗之見謂山形起伏奮迅隨水行止遂指之爲龍未識本意蓋天下山川源脈盡由西北而趨東南西北乾方也乾卦六爻取象于龍者五潛龍猶山之伏而未出也躍則出而未見也在田見而未飛也飛則山川之靈氣上與

天運相應生人生物莫不由之蓂者歸根復命還爲最初之潛龍由見而躍而飛循環不窮矣倘不知潛則老而亢是以有悔形家言老龍不育此之謂也愚者不明易理指山爲龍可笑之甚

問古以財上分明者爲大丈夫牀頭金盡壯士無顏信乎曰非也所貴乎大丈夫者如管鮑之分金管寧之揮金輕重有無置之不論是也所謂壯士者如原憲之浩歌商頌榮叟之帶索行歌饑寒窘苦不入於中是也彼計較錙銖憂愁衣食者直市井之小人蓬蒿之賤士耳烏得謂之丈夫壯士

漁樵問答跋

跡刪爲九谷先生弟中歲披緇而所著詩文仍不事宗門派別卽此書可概見也顧篇中皆談理之言乃必踵康節東坡漁樵舊名殊爲拘泥鮮通豈欲附于儒家者流亦必循其門逕耶癸巳冬日震澤楊復吉識

孫摭嘉肇初校字

余幼多所好弱冠以後覺從前所爲皆以性養物一切謝去而神氣雖除時時變爲詩歌詩歌所不能盡者出爲零星散語上下天人出入元釋未必無一言之幾乎道積而成帙題曰元邱叢話手錄一通貽以石匱藏於天子鄰深巖中五百年後當有得之者不是傳於人間尙亦投之苦海

光陰雖短靜者自長歲月無多忙人更促神隨天運一日可當百年意逐物移百年猶如一日故東陵之瓜氣當時已死陋巷之精神今日猶生

屍爲輪神爲馬入金石而自如身如木心如灰投水火而何害

一念不生氣漸沈於竅穴寸靈不亂神自反於室廬

著意煉神神猶出入有心御氣氣反奔騰

情動則腎水流思多則心火熾坎離所以不交息定則根固神凝則性體完動靜所以俱妙

日者神之門戶點之以翳則昏心者神之堂奧填之以欲則死

定能生慧若認慧以爲奇貨還是認賊作兒靜即成刊如外靜而覓刀圭何異執燄求火

鬼神覷得破豈是元關陰陽跳不開終爲下士改大道極微極奧至人獨往獨來

魚腹之沫無幾與水乖世故生人身之氣無多與天至人之造化在乎凡夫之性命由天

夢裏有身陰神作怪死後有鬼情識爲妖欲斷千劫輪廻先斬一宵夢寐

動念則散亂灰念則昏沈兩種魔軍最惡存想則有爲滅想則無記一般禪病難醫惟去妄心而顯眞性波澄乍現明心雲破忽來新月道幻性而含空性體完動靜所以俱妙

珠

四夫無罪帝王不能加之刑道人無心天地不能制其命

魔境乍開須識其爲幻客念一起即掃以歸空魔境
盡則覺性還客念消則眞如見
渾然凝抱謂之意忽然萌動謂之念意爲土德念秉
火權土安則生長萬物火動則焚滅形軀
天之精氣無時不運故不傾人之血脈無息不行故
不死精氣運而有不可移者北辰血脈行而有不
可動者眞性
有口不可多言無多言則言重於鼎有心不可多
思無多思則思合乎鬼神

逆風一葉孤帆窄路千重荊棘是學者之苦心月出
五湖新水雲開萬里青山是悟後之光景
露盡聰明無非狂慧收回視聽便是眞丹故維摩一
默若雷顏子如愚終日
營營求利身爲利使利不爲身使汲汲圖名身爲名
用名不爲身用故至人以萬物養一身眾人以一
身養萬物
靜坐一刻便有一刻之功輕發片言便有片言之罪
清幽一室不斷名香定有仙靈來住咬潔寸心盡除

諸念須知大藥中生
陰龜重鋼而白日猶存情識遮封而慧心倘在故知
去翳即是還明
立德所以報父母之恩學道所以盡天地之性
胸中不掛一塵地闊天空無非樂事心上不依一法
乾旋坤轉盡是元機
功夫盡處道體忽呈火候到時眞境自現故少林面
壁天目坐關不求悟機惟盡死力
壯夫能勒六馬而不能追已放之心英雄能壓四夷
而不能伏欲萌之念
佛空諸有何須爭鉢爭衣道法自然安用烹鉛烹汞
禪和碌碌違迦老之素心丹士憧憧失呂公之本
旨
我本無名父母命之而有窮取無名之始何字非我
之名我本無體精氣偶合而成推到無體之先何
物非吾之體故名相皆從幻起人我須要俱消
大丈夫求能求心即經濟最隆終爲俗士老衲子不
思度世即菩提已證亦屬小乘

身是神明之宅舍宅終有毀時何況宅舍外之宅
舍身是室家之主人主人不爲衆役何況主人中
之主人
道不在於捲簾而長慶大悟書不關乎舞劍而張旭
忽通良由積念於平時是以豁然於一旦
諸念不生乃純坤十月之卦眞息微動乃地雷初復
之天存養在於此時充塞虧其自至
詩牛西去異域有尊師一人白馬東來中土多奇書
終日閉門省卻幾多俗累六時靜坐撇開無限塵心
郭汾陽窮奢極欲不損其德公孫弘蔬食布被不見
其高故取人當觀大德棄人不以小疵
黃袍無恙宋祖爲順天應人白水中興新莽爲亂臣
賊子一時成敗千古是非
式蛙進履攝英氣於小心賣卜儈牛溷高蹤於辱跡
高座道人不作晉語聊省應對之煩仲長子光佯爲
痞疾盡掃語言之障
鄧超爲棲隱者辦資乃山林外護墾處爲表蘧者具

韭亦土子導師
牀下幾拜梁松每致恨於伏波脫粟一餐
心於朱子故古禮莫施於俗士道味雖同於世人
戲萬乘如僚友曼倩許大神通視內貴若家奴太白
何等氣概
蘇子瞻惟日興戎程正叔稱戈禦敵在子瞻爲不守
繩墨之子弟在正叔爲不見大體之父兄
神仙虛曠之說鄴侯以之復唐經術爲治之本荊公
以之傾宋顧其人何如耳
孔明自比管樂而人許以王佐王荼自比周公而世
指爲好回大言徒以斯人公論自在天下
精靈竊眞人符錄則跳梁於三界之中雲長受智者
心傳故顯聖於百神之上
李供奉詞府飛仙王右丞騷壇古佛
由不善而之善如燈入暗室從前之暗俱消由善而
之不善如墨濺素衣從前之素俱失
元宗不若晚年之漢武帝
道誰無容馬祖日日磨磚氣要常操剛似朝朝運壁

劉伶以酒全其眞商受以飲亡其國林逋以子鶴爲
高懿公以乘軒繡怨帝王之學術與草布不同朝
廷之好尙與草莽亦異故韓公嘗諫佛骨而平居
亦友僧伽蘇子雅慕竺乾而臨文亦詆二氏
無事則不驚張
恩怨不明者愚恩怨太明者刻故恩期必報怨要漸
消
嫌疑不可不避不可太避不避則爲無忌之小人太

避祇爲碌碌之君子
爲天下不在驅斥小人而在安頓小人處之得宜可
馴其不軌之性疾之太甚徒招其入室之戈
敎愚蒙之子弟易敎才智之子弟難化剛強之人爲
淳彭化險柔之人爲善難
清廉日來則享富貴而不滓道德日盛則處貧賤而
自安
輕施而好奪罪大於功積德而求知名淨於實故廉
於取即是不廉之施闇而修始爲不朽之德

一朝清宴捐貧士經歲之糧幾夜紅樓散中人十家
之產何不減兵厨以資貧乏裁濫費以給孤寒
志衰於濃豔孔明以澹泊爲先德荒於嬉遊姬公以
暇逸致誠
播閒情狀人所同羞而擁盛乘軺每作乞憐之計梁
上行藏世所共賤乃貂冠紫綬常收暮夜之金
衆人皆易處惟有至戚爲難萬念皆易消惟有名根
最固
陰陽相過而雷霆聽人我相摩而怒氣激雨後天光
湛湛非過心體如如至人之喜怒一發便忘衆人
之愛憎一結莫解
千金買笑視朋儕少飢寒百計乞憐骨肉翻成仇敵
情惟外重怨自內生
懷濟物之心匹夫亦有補於世爲身家之計士夫更
獲罪於天
先入之言爲是教子須在幼年末路之守更難禔躬
要堅晚節
不好殺生非是惑於禍福嫌積貲敢自託清高

愛戀情深夏臘化爲毒虺婬慾戒破玉通變作倡妒
一念之差墮落如此
士子經書看爲題目沙彌內典認作科儀五車易壞
故懸爲取士之科三藏誰翻故欲以求福之說借
俗口以守神器待至人而領眞詮
日出不必張燈雨過不必灌園無病不必服藥有子
不必娶妻天下治不必出仕
忽一時之辱便種福慧之根報累世之仇適重子孫
之禍

管叔叛謀能掩周公之鑒王敦賊相難逃顧婢之眸
顧局內俱聖人之智亦昏而勞視聽愚婦之心反
慧是故至人澄其神以應物虛其心以待人
五柞長楊干載荒烟叔寬杏壇陋巷萬年金碧輝煌
帝王之氣焰過而便消聖賢之精神久而愈旺
桃花裙裘春衫裹草塚閒枯骨原非兩人無閒獄中
幽魄金剛臺上法身共是一個
貧來學儉未爲晚庶免向後飢寒老去看經莫笑遲
亦滅從前罪過

財猶水也水聚於污下之處財聚於污下之人故高
山無蓄泉高人無積貲
宋人聞擊不輟絃歌醉象奔馳且須入定信乎伎倆
有限果然不答無窮
相聚太濃則別時不得不痛有生太樂則死時不得
不悲故恩愛乃生死之根恬澹得性命之正
寶馬誰乘衣名閥甲第祇爲他人實觀清風明月緣水
青山誰會自家受用
白骨荒郎搶攘許多卿相殘編斷簡消沈無限文章

事業非眞言詞皆幻欲求不朽惟有精神
東坡竹不眞不眞故妙息齋竹不妙不妙花眞至人
取萬物之精庸人襲萬物之迹
生來赤赤條條不帶一物死去乾乾淨淨不掛寸絲
目前幾許光陰心上恁般計較
食過三寸膏粱便是糞溷命謹一朝美女化爲膿血
飲食男女之欲念此可以心灰

宋儒謹厚嫌形迹之太拘晉士風流恨神情之太縱
故無心則近自然而作意皆落惡道
嚴居谷隱獨猴斑山客俱棲泛宅浮家水鳥斑舟人
同夢故忘機則禽魚皆友而動念則手足相攻
刻溪雪厚予歐訪客泛舟孤嶼梅梢林逋開籠放鶴
若非洗盡俗腸安得有此幽致
寄野趣於詩歌安問似眞似贋發狂興於筆墨何曾
效獻效顰
冬日愛眠偃曝窗閒頓覺神情和暢夏朝蚤起逍遙
林下忽然心地清涼
晨窗看筠枝頭盡帶清霜月地觀梅根底尚留殘雪

天餘冷趣以悅幽人
秋夜高眠竹檻月搖涼影寒宵獨坐石爐茶沸清聲
梅是和靖化身菊是淵明出世小閣內時對古人石
想元章顯骨竹想子猷清襟山窗下常逢勝友
紙帳夢回忽見牀頭殘月藥欄葉落俄聞谷口霜鐘
雲山當戶佳氣常多流水在門清音不斷每逢此境
便欲卜居
陽剛而直陰柔而險故婦人之性不可知火燥而烈
水澄而洋故婦人之情爲更蕩乃知仁慈貞靜女
中之祥猜刻浮游男子之變
見故交之手札如對面談經已到之溪山如逢舊友
幾種時花數竿脩竹何須金谷名園清流映帶峻嶺
崔嵬便是蘭亭勝境
琴有清音何須唐漢研能發墨安問宋元癡人偏求
古物至人惟保古心
紅蓼灘頭把釣殺念猶存綠陰澗底圍棋勝心尚在
不如閒坐溪前觀游魚之出沒逍遙林下聽山鳥
之相呼

雪擁茆菴山客高眠未醒月明石傴老僧入定不知
每想伊人便欲仙去
去日無窮來日無窮顧此百年何異電光石火貴人
亦死富人亦死終歸一盡何須蝸角蠅頭
譭譽視瞽聽聾在昔固有畫方心以
分用而悖
屏耳目一心志乃入道之門忘精神粉虛空乃證道
之極
頂上有天宮帝闕元神所居臍下爲地獄酆都衆陰
所積天地相去之間三寸總會坎離交媾之位萬
法同歸度之不踰方寸守之須要浮游
法愈密則奸者愈多刑愈嚴則犯者愈衆先王知民
之不可強也故導之以詩歌知民之不可威也故
先之以禮樂
放其心而不求凡夫境界守其心而不動賢者操修
內外一如操縱俱舍惟至人能之
陳希夷不入華山未必能爲天子白失了一個神仙
嚴子陵即登仕籍所就不過公卿蚤輸了千秋高

節
山野之民古貌古心脫於俗者也世人反以爲俗市
井之徒時款時制習於俗者也世人反以爲脫俗
然則世所謂俗人者足以留渾龐之氣世所謂脫
俗者適以傷天地之嘻毋違古以趨時衛去彼而
取此
奪人之財以布施如飲鴆而求生形人之短以見長
如欲高而居下
以身許人易以身與人難以身死人之事易以身成
人之事難
孤樓夜坐靜聽松濤乍遠乍近灑向紙窗援琴以助
其音泠泠無非天籟山館朝來閒看雲影自卷自
舒惟平昔屋焚者以和其氣茫茫不似人間
三教之道不同而總不外一心三教之行不同而總
歸於一善
有書而不肯讀不如無書讀書而不肯行不如無讀
人負我於我曾有何傷我負人於人不能無媿
天予我以明月清風地照我以翠崖丹壑人不知取

吾得以私
出世人要視乾坤爲已任入世人要等富貴於空花
故出世不墮頑空入世不着諸有
花開必謝惟有翠柏蒼松四時不改人生必死惟有
禪心道骨萬古常存
勤是美德太勞則氣損而神不居淡是道基太枯則
機死而趣不活
倥傯之場身涉而心不涉方內自有至人寂寞之境
形居而意不居物外常盡高士
無得無失天不能司其權

何以息世之爭曰退曰讓何以堅我之骨曰忍曰慈
峯巒繞屋簇簇芙蓉流水橫門淙淙寒玉耳根常淨
眼界常清
雞窗讀史時時豎髮裂眦髑髏背誦詩處處怡情適趣
千古之是非激人義氣目前之光景暢我樂機
心中無甚愛則掌輕口中無多言則禍淺
策杖溪前芒鞋安禪林下布袍盡帶青霞
心不依於一法要如走盤之珠念不繞於葛藤常似
倚天之劍

至人合眼亦醒凡人開眼亦睡
規正朋友不可於衆人之前徇情論古人須求於形迹
之外
祭祀不敬則終身無用敬之日兄弟無恩則天下無
用恩之人
信人之善疑人之惡君子忠厚之心信人之惡疑人
之善小人刻薄之性
身外之富貴忽去忽來我不能爲之主心中之榮辱
無得無失天不能司其權

心無爲而一身安君無欲而天下富
草木離於土則枯魚蝦脫於水則死神不守舍則心
狂氣不歸根則命絕神氣相抱乃可長生
夢中栩栩醒後蘧蘧蝘蜓假爲神明之桎梏靜裏如如
動時碌碌皆欲乃性命之斧斤
色念難降欲採陰陽之鼎利心不死希求黃白之丹
天上豈有好色神倦世開生財道士
蜾蠃咒物以爲子因知淨土之門虺蛇服氣而得生
可證胎息之法

人主以端拱成其尊人心以退藏正其位

幽蘭無妖冶之色喬松無嫣媚之姿故君子含其章

至人守其樸

膾炙之甘多食則厭蔬糲之味久服愈宜故君子之

交淡而可常小人之情濃而易絕

山有猛虎水有毒龍天地不能去其害朝有貪邪野

有兇暴聖人不能盡其奸害必除之盡豈是天地

之心奸必置之死安見聖人之量使異類不得恣

其害天地自有微權使小人不得肆其奸聖人自

有妙用

聖人信日猶生攪飯之嫌曾母信心尚有投杼之懼

何人無無影之謗從來多不白之冤

士階茆茨天子之居而今之編氓所不屑象箸玉杯

王者所禁而今之商賈所共陳奢則僭乃爲亂之

階儉則貧乃日慊之道

瓦瓢酒味堂遥金樽紙帳夢魂清於繡幕道人自有

本色俗子惟愛繁華

半曲孤琴能令衆山皆嚮一聲長嘯試聽萬谷齊鳴

以物外之清音洗人間之俗耳

世間無物可倚何況冰山死時無物能隨何須金穴

身不可逸逸則惰氣乘之神不可勞勞則餒氣應之

金石之藥久服壽生便嫋之人久近禍發

心中不着一物謂之致虛心上不起一念謂之守靜

心正而腎邪魂清而魄濁宅念於中正之原則腎守

其職游神於清虛之府則魄遁其形眾人尊腎而

賤心至人養魂以制魄

秋風孤杖立萬仞之峯頭夜雨短檠坐一編之窗下

此是獨趣難與人同

樓居高爽更宜風雨之宵山屋蕭條偏稱清秋之景

三揖百拜古時之飲太拘散髮裸裎晉人之飲太放

禮要似有似無酒宜欲醒欲醉

壁懸長劍以表俠心襲有孤琴以存古韻

無月之夜恍似天地未分之始無夢之睡有如父母

未生之前

靜來不是枯禪請看風定花猶落喧處不妨寂性試

聽鳥啼山更幽

道服襯朝衣金門原有高士終南爲捷徑青山難證
俗人
人有所愛則藏之必深而神明偏向於外人有所寶
則私之於己而精氣好施於人務外者以心爲奴
好淫者以命爲戲
奔馳勞慮方知高臥之閒疾苦呻吟始信平居之樂
婦言不用則兄弟和機事不行則子孫福
有德而無名人天之報不爽有名而無德鬼神之忌
必深故德須時以有餘而名甯居其不足

藥是眞氣不假外求火是元神原非異物實是以神
御氣名爲以火燒丹
眞性圓明名爲陽火識神固結號作陰符陰符未盡
鬼趣難逃陽火能純仙胎始結
怒氣易張惟息念以觀理則怒自平淨情易起惟反
照以觀心則淨自定
入世事人人急切出世事箇箇遲延不觀溫太眞遽
絕子母之情卽是向子平亦候婷嫁之畢
五鎚竹火爛煮藥根紙帳松牀厚鋪木葉門有山中

溫飽何須世上繁華
對牀聽雨喜同野衲高人攜杖看雲行到山窮水盡
地爐茶響紙窗謖謖松風石砌花香茆屋紛紛竹月
坐中對客不負良時林下獨居亦多幽趣
三分世法未能消竹下烹茶供客一片閒心無處用
溪頭洗研題詩
蕭蕭茆屋繞牆盡種梅花落嚴棲到戶無非山客
塵囂不到魂夢皆清

元邱素話終

右元郎素話乃我邑余子疇先生所著也先生名紹祉明季閒隱君子也其木木其載邑乘欲識者可取考焉夫文有以字傳者而字亦以文重若素話諸言妮妮實益身心讀之令人覺有隔斷紅塵三十里之意唐人詩有云一卷冰雪文避俗常自攜其素話之謂乎我老友單潤川先生教余多多書之良有以也余書此有數十本亦不厭焉蓋好文又可以助字興也如此皆存

道光十四年六月星江希齋戴士奇識

雜言

辨學

聖人教人舍學更無別法所謂學者講習討論持守踐履皆是由時習得悅以進於樂而至爲君子有自然馴致之驗不然樹黨馳聲與息交絕遊其失一也憤時嫉俗與玩世作達其失一也僞學異學往往由之

學蔀通辨云孟子一書言心皆是四端之心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蓋言失其仁而不知求故學問之道無他惟在求其所失之仁求仁者去人欲存天理而已

舍者得而不藏如委璧於衢是胠篋之招也故欲知其所無忘者得而不守如遺珠於室是懸罄之漸也故在求其所放

頹世

朱穆貞孤有絕交之論嵇康嬾慢有絕交之書然生斯世也何能杜門屏迹則其術在恭與而能久善道而無數信之以素疏之以漸可也矢口無心聽者遂宿終身之怨舀山所以被黜也而忠信涉波濤其慎見矣愈儀無狀遇者不恕俄頃之狂杜陵所以受飢也而束縛酬知已其剛迴矣

檢身

文章以騷雅而存思無入於邪即謨訓也然元亮閑情不登蕭氏之樓豈稱解事交游以意氣而合言能要於久即道義也然子魚飾節旋割管生之席自屬知幾

臨民

臨民之道能使人敬然後知畏能使人愛然後見思

馭吏

馭吏之術不重則不威然不可使人難事不信則不從然不可使人易測

治軍

漢文帝至細柳徐驅營中命亞夫無拜宋太祖脫所

服貂裘馳賜全斌所注意於將者權何重而恩何厚也故君之將將宜仁過乎嚴而將之將兵必威克厥愛試爲之令曰子在軍者父歸弟在軍者兄歸聯其骨肉家室之情而收其手足順心之效斯驅之無藏矣盜一笠於民者勿宥掣一錢於市者勿宥厚其緡帛金錢之賞而防其頑鈍驕縱之習斯攝之無惰矣

納降

春秋之法貳而討之服而舍之故六十萬卒坑之長平是以詐失人望也乃中藏叵測外示恪恭言甘而氣下者其可受乎引之臥內反側自安是以公收衆心飢依而飽颺者其能久以拉之而有孥戮之誓矜無辜則解囚以縱之而有詐冒之誅所行者不在事之大小而在國法之必伸也此之謂不僭不濫

賞罰

書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又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人君出治皆體天以行其不可一日而有所褻也明矣是以一敝袴不與而千金之賞可捐一繁纓不假而萬家之邑可賜所爭者不在物之重輕而在國體之宜慎也見有罪則下車以拉之而有孥戮之誓矜無辜則解囚以縱之而有詐冒之誅所行者不在事之大小而在國法之必伸也此之謂不僭不濫

讀書

讀書必先養氣氣靜則俗狀盡劇淵思自發開卷之際斯目遇而神親灑翰之餘亦心得而手應歷久而後所養既純至於忿怒憂患處之若無富貴功名安之如故一生大作用大受用俱從靜中得來舉趾毋

修文德自虞廷誕敷而後蓋難言之觀旅獒篇所寶惟賢則適人安要知來遠之道須國有人焉使禮備樂和刑明政舉即稱彼以爲外懼而馴雉北飛風牛

柔遠

高發言毋躁起坐有常視聽有則養氣之候於此驗之

昔人朝經暮史晝子夜集當倣其遺意務在隨力自盡豈得借涉獵以爲博覽託因循以爲漸進俾時失居諸業荒悠泛東閣聞雞祖子寄雄心於臥足西窗翦燭蘇生見痒志于援錐分陰可惜能無勉乎

制藝

制藝之工英氣勃發如千仞之石墜山萬斛之泉湧地則孫吳之雄也秀色旁敷如煙柳之倚遙風露荷之迎初日則嫱施之麗也

措詞明快而後英氣從焉欲明必先去蒙蒙者面壁以求曦照揣篇叩槩總非實境欲快必先去滯滯者衣槩而行棘林決踵絕韻終入荒途

發旨清新而後秀色見焉郊寒島瘦非清也頭緒不亂體裁有則之謂清篠驂虬户非新也意必翻空言務去陳之謂新

交遊

同學者衆可以廣聞見益遥懷而或戕異黨同或款

雜言跋

玉樵先生工於四六兹雜言中輒參以儷語雖非正裁所有亦可云別調孤行然其實本唐人舊格近或以僞體訾議之者洵所謂少所見多所怪已甲戌季冬同邑楊復吉識

孫中梓爰琴校字

世楷堂藏板

觡

臍

吳解

酒芝

江右李太虛為諸生時嗜酒落拓而家甚貧太倉王司馬屿雲備兵九江校士列郡拔太虛第一引見之謂曰吾固多子擇師無若子者顧遠在婁東子能一往乎李許諾次日即遣使送至家時王氏二長子已受業同里吳蘊玉先生蘊玉齊梅村先生父也而太虛敦其第四五諸郎而人共晨夕甚歡梅村甫齡亦隨課王氏塾中李奇其文卜為異日作器成將開全家設具讌而師酒半出所藏玉尼脩酒李醉掃而碎之王氏子而加請讓李亦感氣不相下席罷後謂吳曰我安可復留此遂拂衣去吳知其不能行也翼日果起追於城閘出館俸十金為贈乃附賈船歸然所齎資大半耗於酒及抵家乘暮潛然至呼婦治具婦曰吾能燻已久安所得粟憶君去後猶存故人酒一罌請佐君歡能可乎婦往鄰家覓新李即發罌罌內產一芝如盤漿光煜煜喜且愕曰此瑞徵也顧酒敗不可飲奈何棄之則清冽異常乃沃白獨斟婦負薪歸則罌已罄矣是秋登鄉薦明年成進士入詞館數載後以典試陝西門王氏子謁於舟次李亟詢吳先生近狀是時梅村亦登賢書囗購吳行卷攜以北上為延譽京師矣梅村遂為太虛所薦登南宮第一及第二人年俱弱冠蘊玉先生享榮養者三十年可為珠財就友之報而始安諸子自司馬沒後家漸落矣

釋氏親送

吳易字日生其母夫人善繡觀音扶同針絕乞繡者一金始得一幅生易之夕還見雙燈前導有帕首少婦引未衣童入室儉然不見而易隆地益釋氏親送也長而文譽日著督力過人以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司時南都已陷歸聚義旗聚亦師數千結營長白蕩吳提督兵下吳江衆遂解散全家俱溺於水易乘小舢舨遁去匿嘉善錢氏園中日夜酬飲痛哭不發一言為遁者執送武林軍門諭降不從竟磔於市

奏毀淫祠

舊傳明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夢兵辛千萬羅拜殿前曰我輩從陛下西方征討雖戮於行陣夫豈無功請加恩卹高皇曰汝囗多人無從稽考姓氏但五人為伍處處無血食足矣囗命江南家立五小廟祀之俗稱五聖祠是後日漸奢衍甚至樹頭花前雞塒豕圈小有萎殃輒曰五聖為祟吾吳上方山尤極淫僭娶婦賀錢妖說百出吳人驚信若狂蕭敬畫船報賽者相屬於道亟覘牲牢鼓樂雜陳計一日之費不下數百金處無虛日也睢州湯公撫江南深痛惡俗廉囗已丑奏於朝而毀之奉有俞旨并檄各省如江南土木之偶或畀炎火或投滿流五聖祠遂斬無孑遺

偏舟訪隱

徐俟齋不出山者幾四十年延撫湯公慕其品望屢屏騶導止從一小僮駕偏舟訪焉鶴跡滿徑松影在門俟之良久竟不獲見或息而返吳人而高之

平湖陸稼書龍其文名龍其初為嘉定令以小舟載紡具授任內于船自作緝易日用疏菜而蔬惠字民孜孜任事一時有神君之頌忽有瘵者詣案白陳內稱此直謂之神公即神也我不幸而日無見時乞公一字批斷來生作有自人地下實王必不違公言稼書笑而允之不二載被劾去嘉定士民數千泣留不得再刻公歸集為贈山右魏總寫上流稱以天下第一清官復其職仍補靈壽縣內擢監察御史罷官歸朱漆著書自娛康熙己亥年纔將華鮑庾諸作倩卧床口占鳴呼其家人曰忠慈公在此交代我其去矣遂閉目而逝空中簫鼓喧闐合村無不共

仙根

茶子靜學士少隨其父如石先生官於吳遭國變不能歸菊磵先生則宦於卿湖柴氏子世俊贅入玉京試得狀元則易世俊也繪影以告于靜子靜心喜自負固拒榜眼果一甲第二狀元名仙根仍用原籍應舉年丑傳臚果一甲第二狀元則易世俊也柴本姓馬名侃待耳如石先生名實參未進士明末為吳縣令著有賢聲鼎革後杜門著書不以子貴易操方巾布袍終其身

事類箚子

孫天開名倩號泉州人家甚貧屢赴會試不售其妻已生一子一女力欲離異孫不得已聽之來歲孔文在自洋舟閩中板置批首旋令合巹甲午乙未聯捷妻乃偕後夫金顧閭身為奴孫登不

史癡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遣之別嫁佯狂行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遇其來輒施以錢或有過門不入者雖招與之揮頭不顧也逢冬髮如亂絲須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坐河中灌之使冰而走爭探有蔡以為樂乞錢沽酒飲輒醉餘

卻邑侯前生

邵士梅濟寧人自記前生為樓霞處士生四子年六旬餘乃卒仙四子皆出猶孫女乘涌送決一青衣牽引北窓王語之曰汝後身當復為男登乙榜官至邑宰遂生邵家歷歷皆能憶之既領鄉薦秉鐸青州遂棲霞廣文缺往補篆乃尋其故居巷陌門庭無不認識四子並已物故惟孫女嫡居髮髮白矣邵具道其故叙前生及後時景狀悉符女甚貧悴因解俸金期之令吳江不三月即解組歸自言實數如此不可久於官也

桃花魚

吳公受業名晉錫司理永州秦禎士年入閒校士夜夢一婦人素粧麗質攜餌餉吳指魚吳曰此桃花魚也因求詩相贈中一聯云桃花魚漾桃花水罷錦人吟罷錦詩次夕夢復如前尋獲一卷其二場未聯乃有此二語心甚驚異因為之入鼓及榜發則江陵趙士升也偶與同年友眉山朱公掞修話其事朱曰此我姨某氏詩也氏少而慧嫻於篇詠夫婿苦節十餘載以某歲卒弟不知何緣入蜀來幾此入謁詢其生辰正氏卒之歲

蛟橋幻迹

宜興許郎行二農家子也康熙二十年間偶入城至蛟橋遇一女絕艷詐將與日成已失所在見日薄暮抵舍則所遇如是在室內迎謂許曰來從終朝暫寄幸無疑憚門其姓名曰何歡貞從婢年十三四曰秋鴻是時許婦適歸寧許因詭言我婦美不遜汝何以事我貞曰但止某某三人美不慚中閨我猶勝之若居婦則歷當違頭汝亦且痛在登徒所愛者耳又何足言婦聞甚慙遽收拾金珠首飾及衣服數事與貞俱去許乃大窘計無所出貞曰但隨我行勿問也遂出門見曉色熒熒有星數點在前貞指曰此我家燈火也許隨之行約二十里許入一村舍貞曰我家也許入見老母及一女子出拜母曰此我妹五人各有所適北堂老母往河南訪我第二姊矣君留信宿無害也因相與絮絮論夕燄悅出門遂見曉村舊徑忽然抵家

藏金泰

桃墩舊有宋大臣吳充墓充之後貧不自存鬻其墓之土於里人顧姓者顧遣人平其封發石槨充棺祝碧帶偉焉如生見風忽化兩夫人未氏戴氏金釵及鏡劈之屬光焰猶新其墓誌則晉平章也按賈與吳不同時蓋吳之後人乞賈為銘耳桃墩亦吾邑地去吳興之南潯可四五里許

瘡言

金陵神樂觀隆道士十七歲時酸死一僕即火其骨人無知者十餘年足外膿發毒成瘡瘡口似唇而有舌能言曰我即僕也日索飲食飼以腊膏自能吞化飲以酒四周皆紅但開口言必大痛垂絕如是載餘忽曰我欲他往寬亦解也明日下山過樵者可求治之陸如其言果過樵者憩焉樵屬藉曰驂畜敢言我乎有藥療疽於林是夜汝輩守視偶僻青衣者扶項牽臂負我從牖旁板隙而出徐至田間遇白衣老人怒叱之遂委我道去今介繁尚存常以有物如龍髮而無端因依所戒至門外第十二家果見一婦隨棄燕而歸瘡遂愈後探此婦竟亦無他

墟中造化

常州銀工居廿棠橋畔一日有以銀二兩試鎔者士治忽化其狀中為小錠如拇指甲四圍細如梧子珠貫其間數之得九十七錠窩絲悉具枝角宛然咸謂之墟中造化

木偶出號

王司理繩河公寄籍攜李實居吳江之第塔村其未過時借村中仲氏小樓三楹為授徒地仲辭以樓多怪不可居王不之信遂於其內置榻設几夜分燃燭而坐見東壁有四五寸小人各執旌

旗數事列隊前行末後一人執帶有與如州府官之出號者王熟視良久擊柔叱之朴落一張皆木偶也聚而焚焉怪遂絕

吳介繁

秀水吳介繁年三十許康熙庚午之秋臥病經月乘絕者屢矣家人左右環視見其不似前安者眾皆垂頭而睡少頃其婦先覺移燈就牀將進湯藥忽不見介繁余翻枕橫狀如蟬蛻深幕重門並未啟也舉家驚愕遍旦四出訪覓聞村農相告雖此半里有男子沽首濡足宛轉泥中絕似吳介繁然久知其病何得露宿於田也亟至其處舁以歸盥濯而詰其由情不能對越數日其神小復乃曰我方病劇時每日向蓉輒有三青衣者伺我於牀是夜汝輩守視偶僻青衣者扶項牽臂負我從牖旁板隙而出徐至田間遇白衣老人怒叱之遂委我道去今介繁尚存常以有物如龍髮而無端因依所戒至門外第十二家果見一婦隨棄燕而歸瘡遂愈後探此婦竟亦無他

笠澤古桐

笠澤三賢祠前古桐鱗枝鬱屈屢千年物也前人歷有題詠葉翁甲申之次漸就枯萎今止存根株而已先是祠後竹園中忽於地出一花如木芍藥並無枝葉里人施姓者見之以為下必有異特鍊坎之盡花之莖則有細絲緣絡土中經斷鍊止亦無所見又閱月復生一花施坎之如前其絲蜒蚓大餘得物圓大如土筑荅碎之中脫而出則宛然一鹿也頭角足尾具體與於是好事者爭穴土而入見桐根地環無端大可二十圍中徑之未已光潤而清芬觸手皆有細絲分懸其間跡絲求取若蔟荅者盈掬累積或為人形

或為禽形或為獸形土人以獵於吳門多得善值是歲有客從吳興來道遇寄舟者服製朴古而形神憔悴問其姓曰姓柏問其家若何曰襄頗饒今棄矣問所往曰將之杭州令日已晡欲宿於震澤之普濟寺既至賤舟寺前趨而入顧榜人曰少待即歸汝值久之不出徐索寺內無若人從古柏下尾聚問拾碎錢少許則所僧寄舟之值也俗傳此柏能為神達觀禪師其化身也觀此信有之乎抑柏既能神而何以槁死豈神以樹為形其蓺也亦如仙家之遺蛻而去耶

白鴿紅豆

吳門東禪寺白鴿禪師偶拾紅豆種之寺內精舍曰汝宜速長但他日不許無故開花世變有大小則花開有疎密今其樹已數圍人所見者崇禎九年小開十七年大開隨邊國變順治十六年小開有鎮江之擾康熙十二年復開是冬滇黔亂作花色如桴炭小於槐角霜後葉落其子深紅可愛

羊珠

陸佃曰龍珠在頷蛇珠在口魚珠在眼蚊珠在腹是知物類皆能孕珠非獨蚌也所在日蕃與九里灘農人徐心橋畜一羊歲已五六歲因為子娶婦室以饗客屠者覓羊肚中縈然剖而濯之得珠如豌豆大如蚓卵有老人云羊食仙草或雷而將與龍交則生珠然博物之書所未載也

蚱蟟

曹溪金孟常短視雖物寸許即糢糊不辨近則能察毫末年逾七十餘猶然見人有蚱者輒為捉取其蚱為蟲云蚱蟟有雌雄雄者頷下有鬚種種然可數亦有老少少者色白但其口稍黑耳

浮桶

明甲申六月大旱吾邑十九都沅蕩浮木桶七土人爭取之即沈水中捉足者得其一內盛牛頭馬頭各二蹏質甚粗劣之表裏瑩滑如鏡是後吳日生易舉義旗敗於此殺人無算桶浮處每年生草七叢菁蔥倍常

芋栗

杜工部南鄰詩園收芋栗未全貧或作芋栗芋栗不必植之園中而芋與栗不當類舉未悉庵註杜定作芋栗為是余往湖口路經南陵訪王進士五濟於山居留宿具餐雜陳野蔌中有粉葉子和醯醢以進者王謂余曰此即歸里之芋栗也芋似栗而小山家率於冬月取實去皴磨而炊之以水煮後用之是知芋栗皆膚圓果況莊子徐無鬼篇所載甚明蓋信杜詩無字不有來歷

水災風變

康熙庚戌六月十二日大水倏至閭以狂飆村落之家漂床沈竈人皆露處纔郭諸所罹禍尤烈枕屍大小以數百計兒一夕有逸舟宿太湖濱夜半見水神列坐烟波間絳服雕冠如逮議國事者爭論久之而散忽於湖中起一長隄如虹橫界水面風濤大作明旦遂有此異吳江縣三大字額向懸色門燕樓萬厝三十六年水至色令上樓向頭再拜取以投水勢遂定是日趙令侃騎出著水沒馬腹不能行者老言色有故事可行如其言果驗時焚感入算

與南斗祇差一度箕主風故風力疾
午後北風陡發雨如懸瀑平地湧水驟至數尺夜半返風而南勢
益狂狺靠燈窗室中無不畫洗屋瓦交飛利牆複屋者十家而九
所在喬木倒折殆盡城隍廟有四古柏大者合抱連根盡拔真異
變也先一日句容縣水發時士子錄科者多寓城外水驟至不及
避溺死數十人吾邑仲姓亦與焉

姜楚蘭

劉東平澤清建關淮陰典也置推無謀魚鹽不貲之富幾亞鄒嶧
淮浦名倡姜楚蘭者色藝冠時尤善琵琶素與某生交暱生金盡
則每出纏頭錦為生取酒一日開劉巡視浦上蘭特裝粧登臨街
小樓鼓數曲繁音微外劉從窗與中諦聽良久意蕭麗曲必成織
手也即就而發騎騎反奔中項仆地入於廄中出矢斃一騎餘
皆散逋由是參將抵案無計箸之矢雲貌殊艷參將子一見心動
欲押之雲曰妾下走陋質不意為公子憐然有志在何忍及此無
若逼忠而納以禮我乃從公子喜過望送厚贐令去公
子治吉席將為小星侍疾雲忽易我服掣所佩刀出立堂上責公
子曰兩家奉建高爭不能出奇報國偶遇葛帥人奮衛長途迫於安吉所以報公子者至矣乃悉行不義玷我
自素耶速以刀擬公子且前且却曰有逼我者我即斷其項如河
北盜矣公子驚悚喪魄雲娘行及門門外已有碧衫奴控馬以待
送馳去永不復返

沉香座狸

合肥宗伯所寵顧夫人名嫻性愛狸奴有字烏員者日於花棚繡
榻間徘徊撫翫珍重之意踰於掌珠飼以精粲魚過餐而馳夫
人帳悵累日至為輟餐宗伯特以沉香斲棺瘞之延十二女僧建
道場三晝夜

返淮與生偕老

雲娘

雲深泰將廣陵人北有僕王忠常往來酒肆李家久之相善李
以女雲娘歸焉年十八矣汪解任將還維揚乎忠謀備輿具并所
以載槖者雲曰主之行李甚壯取道河北征途不靖請效軍人裝
挽弓矢以戒不虞可乎汪聞而異之召雲娘至授五石弓折之如
斷梗凡易數弓悉不稱意顧謂忠曰須取我家弓來逢腰脈插矢
乘駿馬以從時歲在己卯霜盜塞路行至一荒原雲縱馬而前遙
見十餘騎擁麾突至飛矢拂雲袖雲揮袖矢落又一矢到雲瞋以
手承之即就而發騎騎反奔中項仆地又於廄中出矢斃一騎餘
皆散遁由是參將抵案無計箸之矢雲貌殊艷參將子一見心動
欲押之雲曰妾下走陋質不意為公子憐然有志在何忍及此無
若逼忠而納以禮我乃從公子喜過望送厚贐令去公
子治吉席將為小星侍疾雲忽易我服掣所佩刀出立堂上責公
子曰兩家奉建高爭不能出奇報國偶遇葛帥人奮衛長途迫於安吉所以報公子者至矣乃悉行不義玷我
自素耶速以刀擬公子且前且却曰有逼我者我即斷其項如河
北盜矣公子驚悚喪魄雲娘行及門門外已有碧衫奴控馬以待
送馳去永不復返

沉香座狸

合肥宗伯所寵顧夫人名嫻性愛狸奴有字烏員者日於花棚繡
榻間徘徊撫翫珍重之意踰於掌珠飼以精粲魚過餐而馳夫
人帳悵累日至為輟餐宗伯特以沉香斲棺瘞之延十二女僧建
道場三晝夜

朱國基來

燕市旅舍有盧陵貢士述其土故事云歐陽文忠公為其考崇公及太夫人撰墓阡表成勒諸石遣吏齎之歸并檄郡守董墓事渡江風濤大作有龍蟠蜿蜒夾舟舟欲覆篤師呼曰客有懷寶者乎請投之以禳此厄客曰無之惟碑在焉因共擲之江龍乃舁舟去波亦平遂得安渡吏持檄以實告郡守守訝之令吏祭墓且以告則碑已落然植於其側矣守慕者曰昨之夜震電發土碑於是出也薄視之見表文中獨以朱圈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八字滴水淋漓自頷及鬚不絕殊堪炳然叫數百載如新嗟乎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存昔賢著之矣而發之自公有甚痛於中者故言之足以動鬼神致靈異若此夫非盡人之子歟請是文者其出有感於斯

劉將軍

劉將軍縱勇敢善戰每奏功以負氣難下人故旋起旋蹶富健兒戰馬雄家居豢養如平日黃貞父令進賢將軍欽之偶及技勇命取扳扉以墨筆錯落亂點袖箭射之容中墨處又出藏馬數十足一呼俱前麾之皆却噴鳴跳躍作臨陣勢見者稱嘆將軍曰某校閱何足惜獨令踏馬伏槐思戰場利可惜耳言已欷歔貞父亦改顏良久

李侍御

山左李侍御望石初名立其遷廣東[illegible]

世祖舉御筆改名楷元後以監察御史出按楚時鄧游有大猾民世昌稔惡萬端石神誅四達前臺使莫能誰何李至僅甚不問一日餞客江干已微醉從一尉一健夜往叩門世昌舍皇趨出徑前手檠之命尉率其頸踏月遥署即置之獄遠近顯要為之求解者書牘盈案李堅不發立杖殺之當世昌入獄時語其家人曰我少時見二道人能知未來事詢以終身道人曰他日所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即祿盡時也今按君姓名連符而欲觀生乎

癸未榜

崇禎癸未一榜結有明全代之局然是科殊多盛事子先登第則南豐湯紹申子來賀庚辰進士壬午紹申卿為來賀以揚州司理分校南闈所取徐微麟與紹申同榜登會榜而門生乃為年伯父子同科則常熟王曰俞丁卯舉廉六上泰官至是與子澄偕捷而榜中復有一王曰俞陽城人兄弟同科則全椒吳國鼎國龍並高詩魁四代進士則武進吳剛思石剛思母丁氏乃觀察亮之孫二子並賁采思壬戌進士簡思辛未進士五經中式則嘉興譯貞良遂路馮元飈仕於本朝者有五相陳名夏張端成克革杜立德梁清標六尚書王崇簡張玄錫胡統虞白脩謙姚文然米壽延後入總起者有狀元歸允肅榜眼李仙根吳為振花張豫章傳臚吳宸方會元宮夢仁解元何龍文其外甲乙榜百餘人皆前科所未及

鬼徒

宣城高檢討遵山言其族兄某於崇禎中訓崇村廟暑夕散後納涼庭間忽見廟殿有燈影影綽綽從窗櫺窺之如有一人危坐方記

南面而坐兩傍童子以次侍立約十餘人余日臣與龍燈節拍窓驚呼殺內人從容徐步小拌回吾亦神此所謂法像三十年後公侯將相上帝念其質直察文欲使稍通義理習知時務天下非龍子遺之民不委任其南奔行事也吾身隱少效遠奉帝命來此分方校業暫假廟席昇餘事畢矣語竟入殿息燈寂無所見

李道人言未來事

李道人言未來事多奇中甲午從山東入京皆稱為半仙余少年時有子應順天試詢得焉吾李大書云有田皆種玉無馬不成龍余以為嘉北及榜發群首乃田種玉而余名馬成龍也榮大司馬清標嘗邀之飲同舍六七人請預道今夕事李即書片紙寘燈下頃之座中共話開壯緣忠處俄有致書與榮者發視無一字者至顏之劍之大可笑也衆為耐掌久之

虢孚石

京師有宋姓者武定相公鄰園之僕也自其家來京即去彰義門數里忽黃霧四起擁塵不得行少頃霧散始見洛抵門殷陳脹而斃剖視其腸有卵一枚大可容升許物其色白紫相間而堅如石細人云乘熱取置參膚經宿尚可復大一團試之果然

粵藩陳完

顏方伯敏裁缺家居久不得調康熙十六年江南藩司缺出客有以經營之說進者顏曰吾向在西泰元旦假寐夢乘官舫舫中白鬚青書有月照波作案雲倚樹為屏之聯出視兩岸紳士稠雜皆

水樹

荊麻國僧至京師具所經塞外地衆月無泉道旁有樹極高大僧

渴則以佩刀刷之極水出如注飲之清甘駝馬亦給油亦未止樹
膚復合不知其何名也

琥珀条

元輔巴公籍沒時寶皆不可勝紀有一書架純以琥珀琢成面嵌
水晶方廣二尺下承以替高可三寸亦以水晶為之貯水畜金魚
數頭硃鱗碧藻恍若麗空見者數為奇器

五經中式

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寧查嗣韓侯官林文英皆全作五經題文
以違例不准勝錄揭發後監試御史陸祖修疏二人名以聞上許
其一體會試成依供成進士各詞苑盛特典也比來站單之家以
帖括窃取科第自本經而外一無通曉仕路之盛進日繁學殖之
荒落日甚蓋林二公乃能於風簷刻燭時立就二十三藝洵未易
覯若非幸遇 聖朝則格於成例終至淹沈矣考之有明三百年
來五經中式者僅二三人崇禎甲戌會試則福建顏茂猷癸未則
浙江譚貞良馮元飈今一科之內兩獲奇雋又仍出於閩浙於以
設化成天下為尤盛焉

卷中載癸未榜事甚悉但未及見今癸未耳今癸未提南宮者
清苑張秉吾撝為羅後公孫泰州宮懋言為偉鄂公孫而父典子
得前後同科者惟小午頌一人馬先大夫詒星祥由庶常主宮
詹學士康熙壬戌子見春禔南宮日先大夫年近七旬康強無
恙至癸未已棄世十七年矣予以戊戌補任武源已亥六月
撫蒙語溪獲觀此書因續識於此以補閒見所未及又五經中

潛園拾錄

永城有張生者屢就童子試不遇讀書芒碭山天齊寺攻苦之暇
散步殿廡見東帝座下列官像貌偉麗戲附其背曰人間安得如
公者吾與論心訂交乎是夕生舍燈禪堂披簡孤坐忽聞扣門聲
且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啟而迎則畫所見判官也始頗疑懼繼
稍款洽坐談之頃溫語莊言纚纚動聽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
輒來夜分乃去率以為常生久之與習固自陳輒軻有年英測榮
枯所詣已其捷示實冊神躩蹙曰君無顯秩即一芹猶難擷也奈
何生不覺憤惋堅請為之周紳神徐曰當為君圖之閱數夕至曰
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
可暫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里試果
獲售遂如神言浮沈黌宮十餘載忽夢神容皇前訴曰吾因與君
一日之契潛窺拾錄已蒙帝建法當遠戍靡行與君永別耳生覺
而惘然未幾亦以試劣被黜

李通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為鄉學究年逾五旬閒居畫卧夢
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校請速往扶之上馬不移時至一
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閤煥麗曲檻紆迴最後有室三
楹坐頃兩公子小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啻寒窗
外院地通應童時閽僕呼歇智之聲時不見主人為怪且不曉是
何官秩請於二子二子曰家君即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

常珠偉晤語間禮意款洽學究因言晚輩承之幕下久且閱歲未
無故園之思主人做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住處幸
勿復多言學究婁然不樂竟忘其身在寒府也一日主人開讌邀
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強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
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騶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
生本州李氏矣驟祿中能語如成人但寘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
前世事生四歲握筆為制義評騭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一
榜順治初通判揚州 天兵南下出迎 裕王王手披之如舊相
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耶一笑馳去潛窺裕王狀貌即折見二和
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為何如人

息壤

淮南子縣堙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羽淵據續博物志
息壤在荊州南門外狀若屋宇陷土中而猶見其脊旁有石記云
不可犯犯之頗致雷雨有妄意鑿發水奎上不可制考東坡詩序
亦然康熙乙丑春余晤太康王司訓細於汝上言壬寅歲從其先
大人官荊南時值大旱土人請掘息壤初不之信閱三月不雨不
得已從其請出荊州南門外院上掘不數尺有狀若屋而廣其脊
復下尺許版屋而入見一物正方上銳下廣通視非木非土非石
非金其紋如篆土人云此即息壤也急掩之其夜暴雨不止歷四
十餘日大江決溫瀧決萬城隄幾臨荊州可為前誌之証石記今
亦不存

牡丹述

歐陽公牡丹譜云牡丹出洛陽者天下第一唐則天以後始盛然
不進御自李地為留守歲進姚黃一朵一日夜至京師所進不過姚
黃魏花數朵又賈耽花譜云牡丹唐人謂之木芍藥天寶中得紅
紫淺紅通白四本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開明皇引太真
妃賞李白進清平調三章而牡丹之名於是乎著然考之雜誌始
帝開西苑易州進牡丹二十種有飛來紅來家紅天外紅一拂黃
軟條黃延安黃等名則花之得名不始自天寶年也明皇時有進
牡丹者貴妃面脂在手印於花上詔栽於先春館來歲花上有指
印跡名為一捻紅則花之繁植不僅在沉香亭也餘維揚進洛下
牡丹東坡有詩云洛陽相公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則花之入
貢不止於李留守也余官陳之項城去洛陽不五百里而遥訪所
謂姚魏者寂焉無聞郟陵通許及山左曹縣間有異種雖亳州所
產最稱嫵媚奎之地為揚豫水陸之衝豪商富賈比屋而居高軒
大騙連檣而集花時則錦幄如雲銀燈不夜遊人之至者相與接
席擁觀歌吸茗一榻之側一著之富無不傾囊而倍洗旬宣讌
歲以為常土人以是藉其蔬灌之工用資客資每歲仲秋多植平
頭紫翦載佳本殆於其涂故花易繁又於秋末收子布地越六七
年乃花花能變化初本往往更得異觀至一百四十餘種可謂盛
矣然豈非勝地蔣不名園上林無移植之榮過客無留顧之美周

于有言牡丹之好宜于衆落于豈牡丹之幸也哉項與菴接壤余日頫於簿書不能一往閱三載復以憂歸遊覽之懷竟未獲遂余之不幸甚於花也

人壻

祥符縣三教廊距城十餘里僻在荒野鄰近並無居民邊有武衿王生者康熙壬戌七月自遠道訪舊而山于身無伴暑渴且甚暫想斯庵庵僧以茶飲之生遞瞥然不能言但以目瞪視形同木偶隨有一僧以二寸許針從左手腕刺入初覺微痛漸乃不省遂解去生衣褪其項復將百針自腰以上兩肩背胸脾悉用寒釘竟武人壻乃以柳與昇之小庵周行村鎮口稱佛號且曰有能施銀雙者為拔一針檀施頗集旋至城市觀者如堵衆中一人迫視久之取解藥為生去針盖廼甦時蒲圻黃姑雲令祥荷鞫治得實並僧於法

孫家庄

扶溝有孫家庄惟孫姓者居之性黠石驚多行不義頗膴於財危樓高臺構至百楹周以綠垣甍甍甚固佃户又依以居者共三十餘家康熙十三年七月初八日雨中忽見庄東北有巨人長十丈許去庄前半里地投一大柳樹望空旋舞狂風到地其聲若雷孫姓之屋蕩都無遺椓碎如粉屑者九人僕居佃户完然如故是日孫氏有一甥為巨人掣置別村樓脊見其兩掌如簸風之狀居人量所履之跡長五尺八寸委巳官豪勢於市獲銀六兩令梧見存猶折一脚

人壻

祥符縣三教廊距城十餘里僻在荒野鄰近並無居民邊有武衿王生者康熙壬戌七月自遠道訪舊而山于身無伴暑渴且甚暫想斯庵庵僧以茶飲之生遞瞥然不能言但以目瞪視形同木偶隨有一僧以二寸許針從左手腕刺入初覺微痛漸乃不省遂解去生衣褪其項復將百針自腰以上兩肩背胸脾悉用寒釘竟武人壻乃以柳與昇之小庵周行村鎮口稱佛號且曰有能施銀雙者為拔一針檀施頗集旋至城市觀者如堵衆中一人迫視久之取解藥為生去針盖廼甦時蒲圻黃姑雲令祥荷鞫治得實並僧於法

孫家庄

扶溝有孫家庄惟孫姓者居之性黠石驚多行不義頗膴於財危樓高臺構至百楹周以綠垣甍甍甚固佃户又依以居者共三十餘家康熙十三年七月初八日雨中忽見庄東北有巨人長十丈許去庄前半里地投一大柳樹望空旋舞狂風到地其聲若雷孫姓之屋蕩都無遺椓碎如粉屑者九人僕居佃户完然如故是日孫氏有一甥為巨人掣置別村樓脊見其兩掌如簸風之狀居人量所履之跡長五尺八寸委巳官豪勢於市獲銀六兩令梧見存猶折一脚

中州山嶺間有物如蜥蜴俟天將雨則羣蠡從石罅緣沿而上仰口虛氣如珠青白不一直上數丈漸大如甕須臾合併散漫滃然滿空遂成密雲山中人稱為雲蠡

尺行

類上舒手將言其鄉人死石未斂其子出備棺衾之爵囑訴親守之夜室閒然枕肱注目忽於燈次見尺話媽有動意因大懼起坐尺亦起急奔戶外戶已為尸屍其後統增遂之逐踰墻走尸抵其足不得出追曉其子返猶僵立牆下持所親足念堅百計採治乃脫所親已迷昧無人色久之始甦舒曰是必天地不正之氣憑之

判官薦才

項城王爾固兄貞好學能詩以副車貢入太學與余友善自言康熙癸丑之冬遘疾幾殆至明年上元日雪僵卧榻上忽見一隸戴白宣帽衣藍布半臂露肘及足乘小赤馬於草堂西北隅舟舟自壁間下揖王而前白請治官裹去王笑應之曰世豈有秀才仕宦者乎隸曰第去則官可立致當時室中之人不聞其應對何語即王亦不知隸為鬼也逮其母夫人以茶來呼之乃悟因話其事閨室悲啼請命王復見隸以慰之者曰若解以母老子幼多焚楮帛可再延行薄暮盡少飯我湖邊幸勿於家於井於路恐為他神所攫困索紙商定辭職之狀揚額破壁而返是夜二更忽前隸見於燈下津津有喜色曰得所請矣手探夾袋中取票牋一幅示王並

劉船

康熙初沈丘程家村有劉船者字小舟亢縣捕後其年已老夏月雷雨暴至倚門南望遥見雲霧中一人乘馬而來呼之乃悟因話其事閨將舉碇擊船又一人大呼曰非此劉船也遂去是時沈丘王邨潘南岸別有劉船亦字小舟方於河濱鋤地雷亟擊死程村之舟一足及碇腫如盎甸餘石存

秦大漢

沈丘枳店民秦乃得入關所進海獸家能入其堂瓜破腦槽而去許將十月震雹尚田不冬不寧

康熙辛酉十二月十七日項城大雨雪積素盈尺入夜益甚二鼓霹靂陡發電光照射室內藏物來見非雨之際連旦東城王孝廉

臘月雷

項城韓雲門名增聘戚氏女未幾而夫明戚謂韓即年少能文必成遠器而配以盲女非偶也欲毀婚石終女於家韓之父母將許之雲門毅然不可如禮迎娶以歸夜不得已勝以美婢雲門曰人情見欲則動不若無見以全我居室之好遂使婢還戚後為王子敬貢舉於鄉亦為教諭挈婦偕行依依無問孫人稱其篤行云

再見云

項城韓雲門名增聘戚氏女未幾而夫明戚謂韓即年少能文必成遠器而配以盲女非偶也欲毀婚石終女於家韓之父母將許之雲門毅然不可如禮迎娶以歸夜不得已勝以美婢雲門曰人情見欲則動不若無見以全我居室之好遂使婢還戚後為王子敬貢舉於鄉亦為教諭挈婦偕行依依無問孫人稱其篤行云

再見云

項城韓雲門名增聘戚氏女未幾而夫明戚謂韓即年少能文必成遠器而配以盲女非偶也欲毀婚石終女於家韓之父母將許之雲門毅然不可如禮迎娶以歸夜不得已勝以美婢雲門曰人情見欲則動不若無見以全我居室之好遂使婢還戚後為王子敬貢舉於鄉亦為教諭挈婦偕行依依無問孫人稱其篤行云

再見云

今乃臘月石雷亦異事矣

屋梁三花

陝州慈鐘集何貢士家築堂初成堂之水係仰腦勝聲如是數夕晨起視之忽於堂梁之中坼縫生花其色純赤大如紅牡丹鮮艷奪目閱夕其左右復生二花而差小一瓣十黃相去各二尺許遠近觀者雲集三花累月乃萎

廷式再見

項城韓雲門名增聘戚氏女未幾而夫明戚謂韓即年少能文必成遠器而配以盲女非偶也欲毀婚石終女於家韓之父母將許之雲門毅然不可如禮迎娶以歸夜不得已勝以美婢雲門曰人情見欲則動不若無見以全我居室之好遂使婢還戚後為王子敬貢舉於鄉亦為教諭挈婦偕行依依無問孫人稱其篤行云

再見云

沈丘枳店民秦乃得入關所進海獸家能入其堂瓜破腦槽而去許將十月震雹尚田不冬不寧

康熙辛酉十二月十七日項城大雨雪積素盈尺入夜益甚二鼓霹靂陡發電光照射室內藏物來見非雨之際連旦東城王孝廉

臘月雷

項城韓雲門名增聘戚氏女未幾而夫明戚謂韓即年少能文必成遠器而配以盲女非偶也欲毀婚石終女於家韓之父母將許之雲門毅然不可如禮迎娶以歸夜不得已勝以美婢雲門曰人情見欲則動不若無見以全我居室之好遂使婢還戚後為王子敬貢舉於鄉亦為教諭挈婦偕行依依無問孫人稱其篤行云

再見云

今乃臘月石雷亦異事矣

屋梁三花

陝州慈鐘集何貢士家築堂初成堂之水係仰腦勝聲如是數夕晨起視之忽於堂梁之中坼縫生花其色純赤大如紅牡丹鮮艷奪目閱夕其左右復生二花而差小一瓣十黃相去各二尺許遠近觀者雲集三花累月乃萎

廷式再見

項城韓雲門名增聘戚氏女未幾而夫明戚謂韓即年少能文必成遠器而配以盲女非偶也欲毀婚石終女於家韓之父母將許之雲門毅然不可如禮迎娶以歸夜不得已勝以美婢雲門曰人情見欲則動不若無見以全我居室之好遂使婢還戚後為王子敬貢舉於鄉亦為教諭挈婦偕行依依無問孫人稱其篤行云

再見云

大漢名光肖狀如金狄絕有力鉏陽之門偏而行秣稈於市每搭四十綑遶積兩後市有大車隔淖出光甫脫牛而以予出之康熙十三年時方用兵親王出鎮荊州布蔫於軍前者王賜花一領製布十二疋尚不掩寸植其靴高與食素等健驅肥馬莫能勝載刀矛展用乃騎以素駝石鐫三十觔鐵鎗與之始得稱意然不宜於儁疾之戰廢歸以病死

未介

語云木生介遠官怕余於康熙乙丑冬沙將從項城扶親柩南歸士民故舊相送郊外時雨雪已霖地無積素而樹枝多有凌畢封凝屬至二三寸雖晴旭耀射經旬不化余指示項人曰此木介也

必有受其咎者未幾睢州湯公卿陵王公相繼徂謝內石閣學以及卿貳外而各省督撫亦屏黜始盡

笋根雉子

西華縣黃灣寨富民李泰真家堂前有竹一叢不甚茂森二重子戲其間嗔言竹根見三十小人往來跳擲泰真怪而謂之已沒土內隨掘七果得一人着目口鼻皆具而手各分指形足指拳曲如鳥爪色極嫩白康熙乙丑秋日醫士陳子俊話其事

石經

余既購西安石經全本而未詳書者姓名及刊立始末走書頻陽詢李子德內翰李遠其嗣子叔奇往監屋從趙子函家抄示云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五經於太學講堂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書丹刻石立於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科斗鳥蟲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此三刻也歷世家神龜元年以王彌劉燈入洛石經殘毀崔光之請補之此四刻也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國子監立石九經並論語孝經兩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此六刻也按六朝以前用分隸今石經皆正書且多做歐虞法知其唐人書無疑禮記首月令以尊明皇諱純字以尊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則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敕定而成於開成時者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宋梁時劉鄩用尹玉翁請遷故唐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明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缺字別刻小石立於碑旁以便摹補應考謂文宗朝石經遺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小衆人而法猶不離歐虞恐非聰近所及唯王堯惠等補字大為純緣今華下衆生文習家有乙卯以前搨本庶幾稱善焉趙子函名崡故嶺南孝廉盩屋從人所著有石墨鐫華按光和在熹平後錢牧齋註杜亦云刻立石經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也今分初再刻似誤

景龍觀鐘銘

西安府學宮唐宋之碑林立俗稱碑洞長安縣有景龍觀鐘銘為唐景宗書因去洞遠石搨者必褰其內空綠幅而上乃可推刷故罕傳於世然文體古雅書法遒勁極可愛也文曰原夫一氣凝真含紫虛而搆極三清韞秘控碧落而崇閎雖大道無為濟物歸於善貸石砂門有數波咎在於希聲景龍觀者中宗孝和皇帝之所造也爰城寫質閒苑圖形但名在齋林而韻侔霜屩翹情八索綿想九丘命彼鼓延鑄斯無射考虞倕之巧法得晉曉之宏規廣召鯨工遠徵良匠耶溪集寶鹿鉉收珍警風雨之辰節昏明之候飛廉扇炭屏翳營魂翕呈姿誘態發狀角而不振修而克為庶其曉散靈音鎮入鴻鸞之殿夕騰仙韻恒流鵠鵠之聞望徐聽而咸臻遠方聞而永悟洪鈞式啟寶字攸鐫其銘曰紫宸御曆青元樹因傾巖集寶場府收珍杜夔律應張永規陳形已九乳儀超萬鈞上資七廟孝延北人風嚴韻急需重音斬自乘千歲從今億春懸玉京石萬福侶銅史石司辰其後歙為景雲二年太歲辛亥金九月癸酉金朔一十五日丁亥土鐫成

曹全碑

漢曹全碑出於郃陽之莘里村明萬曆中得之其石完好止缺一因字無書撰人姓名俗謂蔡中郎者以其文格似漢人為八分體

也碑陰布市採曹史督郵喬夫三老將軍令史門下掾循行人陸
錢堅石荃亦去思遺製

兎

曲禮兎曰明視陸佃曰兎吐也明月之精視月而生故曰明視王
充論衡兎舐雄毫而孕及生子從口中出余見蒲城原子兎說以
為兎吐雌雄其孕尾無異他獸每月一孕子生則以土培之而產
其穴出入必然或竊啟其戶子輒不成荃古所謂視月者視月之
候而孕又謂吐生者得大而生主說禹吐也

筠澗幽婚

宜君楊筠澗素雄締婚中部劉氏未娶而劉死筠澗年方弱冠書
齋夜讀有垂髫女子碧襦紅裳含笑欵戶曰妾即君之婦劉氏也

良緣未諧娶歸衆壞然誼托綠蘿理無由顯故不得遽甲寄拿以
成委身之願筠澗性本清狂遽近權之衆調繼遂貞確定然自此
及夕即來踰歲乃絕將離之辰掩泣添連曰君福位遠大尚期弱
之藥澗因詢以科名齋祿之事遽口占四語云中舉中進士做官
做御史督學在山西巡撫江南止其後一一皆驗果由安慶中丞
遷楚而卒

牧化

山東平原縣離城三十里有楊姓者年二十許牧羊山阪偶臥坐
石上久而不起羣牧呼之亦不應往視之但見其口烟出如縷俄
有青鼓從鼻吞吐不已閱二時猶乃熄而體漸軟捉然鼓已逝矣
村民遠近奔哄以為是子得道焚香羅拜白水方尉元貞曾目覩

共事

室中黃燄

余內兄畢西峙自滇南歸偶來棗署為余言康熙二十七年春夏
之交去雲南省城四十里西方有山每過天晴之午輒有黃色寶
蓋從山頂漸起漸高聳入天半燦曜飛揚徐徐而下仍復斂束薄
暮黃色始淡至暝乃沒如是者兩月餘山麓舊有龍王廟方伯遣
府佐致祭究不知其何異也

對羊

羅次縣山素無野鹿麋羊數百偏散嶺谷暫者奔者卧者喬者各自成對不紊匹耦縣人異之上山競觀蓁草蒼然一無
所覩來歲遂有吳逆之亂

崆峒鶴

天下空峒山五其在秦地者屬陽平涼之間相傳為黃帝問道處
山之絕頂有洞每天日晴霽則玄鶴一雙從洞中盤旋而下翅大
如車輪石壁古文刻云此鶴為堯時甲申載始見順治四年復見
二雛今是山遂有四鶴

樹蜜

爾雅翼北方地燥蜂多在木中故剡木蜜
杜工部入喬口詩云樹蜜蜚蜂亂江泥乳燕斜錢引古今注杞
棋子一名樹蜜証之按杞棋子秦中呼為枸橘其實春秋如老人
杖枝在內外味甘與棗同余官白水曾有以此果相餉者初疑陶
於旱蜂也況蜂以釀蜜造樹而喧則見其亂燕以啣泥而築

則見其斜正隔水圌春華之景又何必張拔以為與哉

水鴨兒

鬨向乎黃葛為水鴨兒旱乾累月氣如焚柴忽樹頭鼯鼠數聲則滂沱立至故穫此名夫一鶚也春轉上林則巧同歌鳳雨占下里則祉並啼鴂可知物無定名亦在所遇之時與所值之地耳

乳奚

扶風縣田者偶見河岸土崩鏤之得一銅器狀如盂高八寸圌徑六寸乳周其體硃翠斑斕中有古文莫能辨識田者棄以入城醫師希姓出千錢易之徧詢博古家曰此敖之乳奚也古文為祖丁二字席乃珍焉合肥許四山孫荃視學西秦席以奚獻圌錄與子於已釐

天雨蟲

零稼之蟲螽蠓塡塍生必以漸故可穫可捕也庚午八月七日忽有小黑蟲長寸許從空而墜轉瞬間蔽地盈林穿隙登几幾致無隙嬾嬾之狀惡不可耐如是兩日條然不見西近近已河東蕭汾皆然頗苦秋穀此異亦史傳所未聞者

神僧

蒲城羅秀才家貧投館於邑之東偏暇日緩步池上天正晴朗聞樹杪颯颯簌簌風雷驟作羅生闚之一僧魁磈披髮覆被肩而布衲芒鞋貌甚奇古生將之曰師從何來耶僧笑而不答固邀至書館坎以一餐僧曰明日辜候我於東敬神祠當設篋相酬也如期而赴良久僧至祠內無一物時已昏黃僧乃於袖出

圌紙吹上屋梁忽成皎月光彩煜煜四照向祠東壁以手指畫門窗煥然開長數平頭者數人從壁門出布廣珍廡不備具酒既再行僧曰歡汝無以娛賓可命妓之能歌舞者來俄見十六麗姝亦出自壁門識協律發雅樂雜鳴既而成呈妙技或凌虛繚屏或反膜貼地或雪飛雙劍或星走三丸羅本寒素士覩之目眩神駭邊巡求退僧舉袖一揮妓侍器物俱隱入壁梁月隨人移照歡祠外聽簫樓鼓聲已三嚴矣羅向僧拜曰我師圌天上人也不謂塵途遘茲神異我將從師為汗漫遊師許之乎僧曰子有前相而無仙骨未易言此羅哀祈再四仍於袖出一木龍令羅乘之鱗角飛動倏長數丈千沐萬狀騰空而過狂濤怪浪溯洄亘耳羅震慄欲墜僧已在前途呼曰可下矣下則一海島茅

庵也翠峰排漢孤燈熒然僧回君且止此我往覓杯茗為君壓醒庵外白頰虎跳躍而來張口向羅僧至叱去羅生懊怖欲絕急求歸僧曰我固知君心不能從我遊也然君常飯我有薄物奉君為壺餐之歡因頒小瓶藥丸如豆嚼旋前細竹數寸贈羅謂曰君歸後放鄧十五鬼井寺稷用此乃免耳羅祗受假寐少頃開目依然身在荻祠門外殘漏未終天甫向曙悵惘步回書館竹杖丸藥猶在掌中授置歙篋不復省視閱三載果遇奇旱羅益貧困取僧所贈藥偶向門屋成廢之藥化火發屋以細竹杖圌地成圌輒得胡餅一枚咬至三枚再劃則不成矣日以為常以此不致困乏次年設粭送失竹杖所在蓋鄧十五即七八歲年而鬼井乃秦之分野也

屙屎

崇禎末蒲城人屋旻者為縣隸性嗜酒一日持墩下鄉中途醉卧夜半乃醒時朗月如晝見古槐樹閒有年少書生鳥巾戴祀仰月呼吸成烟口吐一珠色赤於火以手承弄旻踉蹌而前遽向生手奪取吞噬生怒爭不已既而回頭曰假汝經年仍當歸我耳隨失所在旻吞珠後覺體甚飄忽舉念即至其所校有點者顏旻入省會校文距西安二百餘里食頃已到並不見其跋涉之跡試之他事皆然來咸謂其得隱形術遂御史巡蒲錄諸訟牒怨家重賂旻徑入堂掣牒左右無見者御史微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甚駭異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體亦逐現立命簀斃捲埋訖久其地墳起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狀蓋書生取珠為之

白巾

葉石林避暑錄話謂李思訓畫明皇幸蜀圖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馬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嶺谷間民皆冠白巾以蜀人為諸葛孔明服山居深遠者後遂不除余在閩中時其民人依制宜戴纓簷而紗皆冠白巾雖遇吉筵亦不易大抵雅梁之俗自古然也

金蝦蟆

杜工部畫歌詩曰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按瀟湘錄唐高宗惠頭風宮人穿地置藥蝘忽有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奏之帝頗驚異命放苑池拾遺所永是當年實事乃錢虞山箋註援雨陽雜俎所載月光屬林舞化金背蝦蟆事以為月者陰精后妃之象托物責妃之體祿山似近附會

飛浮石

飛浮山在黃河中出漲不時峰巒下垂上平如几山勢可三四里許近河好事者或棹舟鼓取其石為玩石竟沒水倒升順流而下百載出浮河面不久而沒非常見也又作飛服山

乩書

陝西糧鹽道祖公允圖事乩仙甚謹康熙丙偶詢祀事乩忽書云我乃延安府清澗縣吏以至此又書我隨仇生入場污其卷而出祖究遂被召入京未果夫一卿寒何關榮辱而所阻跎奪其名復蒸其過不大可畏乎

五瘴

宋景祐初龍圖梅公摯以歙中丞出知昭州蒞有瘴說鐫之崖石曰仕有五瘴急征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戚棣姬妾以娛聲色此惟蔭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殞雖在數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夫梅公所指五瘴切中仕者膏肓苟其知而改之非止却疾亦以延生則真瘴瘴之良方也余仕粵數餘五者幸無一犯身泰心閒極於平善然是說也中土之人既遠不獲聞而仕於瘴土者又或非祈樂閒雖

後輩石刻苦以傳於世已卯秋潘太史稼堂從西粵來以搨本見示予亟錄之不敢自秘用以公諸仕於瘴土者

仆木自起

高明縣治東南六七里有村曰禾倉頭畝塘屈曲叢灌陰翳海王廟側鶴木一株大可合抱俯蔭潭水康熙丙子五月為颶風所拔村人剪截其枝而薪之其本則枯仆水中已三年矣己卯五月初十日忽自起立於木上發生新枝其葉排比大長蒼翠偏友殆如鵝羽灘梗勢將飛翥也合邑驚相傳告以為余莊嚴土致有此瑞歟以上聞余曰此天地國家之禎祥余何有焉衆議乃息是村又有龍眼樹兩株結實者已二十年皆可觀也

廣州市上有丐者年二十餘貌極陋瘟而腹大如鼓每出則行且呼曰牧買死石磁器壞監閘壞即走隨其後好事者與以銀錢少許拾塊石片死命之食即納口中嚼無異鵝蔗東莞紅米石其折最甘也惟與以磁器必索重貲而後食膝目伸頸微有哽咽難下之狀蓂樓三界神廟天暑必於廟前之江如鰕之腹浮水不

兩廣總督轅門兩旗竿東西省各主其一康熙甲寅二月白晝飛大忽焚其右焦灼過半晉卜史曰大焚其旗不利行師是年孫延齡叛竊據桂林攻之屢挫益亦以此之先見者歟

天涯亭

番禺黎方泗字台引甲午鄉試詩文冒於桂香宮石上焉得重然流落在天涯之句意甚快怏及坊發有名籍謂神語無聆此下第歸途經山東行李悉為賊掠蕭然一身又十餘年得廣州府鈐掌正入境仰首忽見天涯亭牌樓前占於始信數皆預定而中心益慷慨隱憂未幾尚藩謀叛以從逆失職流落而終

雪遊

海寧查孝廉繼佐字伊璜才華豐蔚而屢不得志性豪邁嗜酒豁豫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閉緩步至門莫有乘興往客相與賞玩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執杖口若啣枚仆杵投

而無鐵寒之色人皆稱為鐵丐者是汝聊曰是此問能飲乎曰能固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壺立盡李大喜復燃庚餘酷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巨酬竭此酷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李庸顏胖胡床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李庸酒醒謂其家人曰我非與鐵丐對飲基慚視其衣極藍縷何以樂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李庸寄寓杭之長明寺寮春之初偕侶攜簿遊湖上忽過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祀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為已質錢付酒家矣李庸奇其言固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識書識字不至為丐也李庸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詮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飲博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固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為汚不謂後生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雅飲少年然一瓶之惠其敢忘乎李庸亟起而提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矣吳生矣仍命奇僧沽酒點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踰桓累月贈以雁裘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為吳觀察道夫之後累涉詩書胡嫉虛榮失業蕩產寄身卸拿故於閩河乳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閩舳艫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留道旁然來迓吳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帥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推衆

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徯蘇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旌劉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秦豪近者聲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奏捷者舉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奏捷者舉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杜將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計蜀要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從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布褐終一遇李庸解袍衣門贈金蕭奇且有海內奇傑之舉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奮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李庸者庸熙初開府衢州即建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李庸來學佐帳下與供極膳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舊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李庸先生爭先饋贈篋笥裹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入駐節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既迎李庸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過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學臨蓼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李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落中有富人莊廷鑨者購得朱相國史槐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風員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節於桓典吳力為李廉奏辦得免李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寒中裝置美襲十二款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讌乘蘭張燈珠帘花貌艷徹簾外觀者醉心李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謝絕塵俗以此查氏女樂遂為浙中名部昔李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

中有英石峰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斧孝廉挹所心賞題曰縐雲閒句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艘運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令孝廉既沒青蛾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峰巍然尚存

百歲觀場

順德人黃章年近四旬寄籍新寧為博士弟子六十餘歲試優補廩八十三歲貢名太學康熙己卯入闈秋試大書百歲觀場四字於燈令其曾孫前導同學之士有異而問之者曰我今年九十九非得意時也俟一百二歲乃獲雋耳督撫兩臺召見授餐其飲啖俱過常人各贈金幣遣之而是科潮州吳日炎以十四歲中式

存孤

順治十六年海上之變金壇薛紳偕福藏酷王主事明新自謂官於京師可以偉免而名在逆黨身戮家從有妾方孕行至山東紅花鋪產兒旅舍楊老僕密啟曰爾巢之下已無完卵一線之緊在旅客奚此去馮蓋都家不遠我主為其門下士受知極深馳告求匿必能納也妻是其言楊乃襁兒於懷痛哭夜走叩蓋都之門時馮公方在告慨然曰此我事也疾揮楊去逆命如棄乳之名曰協一示與己出無二長而就傅壯而受室供與諸子分行而協一最幼因字公季副後蓋都以執政請老公季年甫弱冠崑山徐司寇亦於王為師弟思高蓋都之義女以字公季而歲奩嫁焉內外姻述聞者傳為美談今公孫以蓋都廕歷仕至廣州太守而金壇王氏之祭復以齡金歸自嘉興外氏聚喆日仍享無仕皆蓋都存孤之德也

巡檢附魂

河源縣蔗口司巡檢王學貢浙江山陰人康熙戊寅十一月卒於司署有女長而未字以哭父成疾踰月亦夭沈木之頃忽蘇述起坐俯視其體曰我固王巡司也何以作婦人裝逕至祥其足統度於地復命左右薙髮留辮素戴纓笠披袍雙履若悉狂潛者內外皆僕無不愕駭良久漸已豁悟乃呼其子宗昌來言我陽曆未終幸遇冥王慈命復來人間情汝姊心傷失怙悲慟而亡今假其宅令以況餘年然壯行之志尚熱於衷未知可悶之上官還我微秩否固欲往謁縣宰宗昌止之不能竟特啟入見肅行曲恕不經晏儀緩指輸詞猶誌陳牘宰為順天劉肇琨已心訝其事庶次酬答形貌妍媚戲語之曰貴司行年幾何則拱而對曰卑職今年十七矣職既返生尚祈還秩惟堂公實主之劉啟笑而已紅將黨千股公建牙惠州宗昌兄帶其姊侍卯軍府啟公極為款宴禮以多金而遣之還里已卯二月二十二日也

荔根屏

粵土疎而沃名花珍果最宜繁殖而老樹之產於幽崖窪谷者歷年既久蟠根屈曲變幻象形好事之家披剔選險置為几案清玩然工巧天成無若高明謝氏之荔根屏者已蒐高五尺許橫斜二尺餘鐵幹離奇新枝挺出宛如畫梅滿幅其綠花數朵枝間含苞作蕊細大不一復有累累二四如珠綴各具生意長士一枝則終尤極夭矯大天之生物神矣而以物有物天奪人工抑又神也況

相思子

紅豆名相思子其樹之葉如槐成夏子熟破莢石出色赭珊瑚粵中閨閣多雜珠翠以飾首經年不壞相傳有怨婦望夫樹下血淚滴枝旋結為子斯名訴由肪也維楊異菌次為異典太守有詞云把酒祝東風種出雙紅豆梁溪顧氏女見而悅之日夕諷詠四壁皆書二語時因目菌次為紅豆詞人

花田花塚

珠江南岸行六七里為莊頭村家以蒔素馨為業多至一二百畝昔南漢劉銀有美人小字素馨者居此故其植獨繁而芬芳酷烈亦勝他所花時珠懸玉照數里一白是曰花田南海布衣伍霍山

筑鈴廨勝

詩珠江南岸曉雲晴處處桑麻間素馨燈事尚傳遊子艇蒸田曾誌昔人銘迎風暗入秋移厭籠月微聞夜夢醒腸斷賣花聲去後當年來戶已長扇明崇禎中名姬張喬歿後風流之士醵錢埒土如錦是曰花塚遙與花田相望

翠

語字之異

粵中語少正音書多俗字如稱平人曰佬謂新婦曰心抱謂父曰爸謂母曰媽謂子曰崽子女曰囝謂平人曰老表此粵語之異也其字之隨俗撰出者如穩坐之為奠音穩人物之短者為矮音矮人物之瘦者為柔音聊蓄水之地為迤音弛通水之道為圳音浚水之曲折為迴音彙路之險阻為卡音汊隱身忽出為陡音或截木作墊為不音墩橫木上關為料音拴此粵字之異也至於士子行文亦多變體以華作花以蔡作菜以帳作張以閔作閩以虬作朮以曷作朅以哈仍混襲通有乖六書之旨然而師以訓弟父以訓子授受相沿遂成錮疾司文柄者尚宜求而正之

南海神廟

南海之神唐天寶間封為廣利王其廟進對虎門韓昌黎碑文昔序神狄之貢次序海濤之惡今廟前止成小涌以通官舫南望水田萬頃清疇相錯與韓碑絕不符矣余昔在閩中遊憩恩寺訪所謂曲江池者祇見高隴平疇往來耕牧當年則宮殿遺其外旅滿積其中而風浪之興或至覆舟者也是知山川之形雖亙古常存而滄桑之幻亦何時不見哉

筑鈴廨勝

望

兩海賊

周玉李榮皆番禺蛋民以捕魚為業所藉緝船數百其上可以設樓櫓列兵械三帆八棹衝濤以逐擊之任過警輯調遣防海禁之　吉於是畫擊其船若飛平藩尚可喜以其能習水戰委護水鄉類以安輯自康熙壬寅春有分泊港汊邊其孥屬於城內至等鵲請於平藩可喜許之即日撤家出海一月連檣集艦五艘州前畫戰汎哨無驗援復破順德縣執縣令至能知獲賊首周玉徐瑩解散出王令於賊

舟釋其縛令得不死是時尚藩與督撫兩院俠諱其事王從龍飛
而已

徙民

甲寅春月績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先盡一
界而以繩直之其間多有一宅而半棄者有一室而中斷者潛以
深溝別為內外稍踰跬步死即隨之遷者委居捐產流離失所而
周季餘黨乘機剽掠巡撫王公來任安揷賑濟存活甚衆公以病
卒於粵遺疏極言其狀始得復界流民乃有寧宇

產卵

番禺縣市橋村民家女謝氏康熙丁丑歸於王閱歲而孕及分娩
之期腹痛經旬委頓欲絕其姑亟投以催生丸產一物形如鶉卵

連下六枚闔室驚異裹而埋之婦竟無恙

浚濠得碑

吳逆之亂潮州鎮劉進忠首叛逆為孽援平藩尚可喜發兵討之
以次子尚之孝督師屢出無功夙夙山一戰挫衂尤甚乙卯可喜
於粵秀山後浚濠築壘為固守計於土中得一石碑其上有文云
挖破老龍傷粵秀八風吹箭入佗城種柳若年當有恨看花今日
豈無情殘花已自知零落折柳何須問廢興可憐野鬼黃沙磧直
待劉終班馬鳴其大似詩似讖未有能解其意者

西園瘞燼

康熙丁巳五月朝廷剋尚之罪仍命襲父爵為平南親
王率師討孫延齡駐宿武昌有落下人張伯全素不悅於之信而
張士選者之信弟之孝之私人也亦與之信有隙至是之信忽召
伯全至軍伯全懼禍密約士選入京告變謂其心懷怨望欲言訕
上有　旨遣宜大人同伯全至粵勘問是時落下人兵悉隸於固
山王國棟國棟方與巡撫金儁交驩儁授意國棟偽尚之埠費詔
至廣西之信聞命即解王印還廣州待罪竊弄五仙門提督行臺
設兵嚴衛遣李天植馳赴王國棟儁遂以反狀聞庚申八月十七
日賜死於府學名宦祠焚屍揚灰沈上達家人鍾姓者收其骸骼
餘燼瘞之西園報資寺

舒氏義烈

尚之信之竊於五仙門也內外音信不能相通時之信母萬福金
與其弟若子尚在舊府徬徨涕泣不知所為藩下總兵李天植家

與府中人謀曰王國棟與吾輩同赴厮養沐恩日久浮加坡暫莊
至岡山兵檄歸其掌握寶貨充其帑藏王之所以待國棟者不可
謂不厚吳倫逆公納款偽周會無一言諫阻亦受鐫奚將軍之秩
今公已棄邪歸正承襲王封固二三宵小譖構致見罵執為國棟
者自宜剖肝瀝膽力白其誣否則繼之以死此正報忠效命之秋
也乃陰陽其間冀責主以易富貴忘覆巢之洪慈肆反噬之慘毒
王之抔土未乾而使全家骨肉危如累卵國嫌之罪其可逭乎不
若誘而殺之廢足懈在天之靈而紓合門之憤國傳福合命召國
棟入商移家遷京之計先伏武士於兩廊及國棟至共出擒之之
信之子剚去而日晴天植與尚之節等十刻其肉將以舉大歌之
國棟家人奔告金巡撫捕同謀者肯慶慨就縛天植對使無罪詞

意氣甚壯巡撫以其狀聞坐反伏誅同死者一百八人即倫達賜劍之日也當天植受戮時其妻舒氏盡出家財收斂其屍及其部卒復檢取篋內券約聚而焚之予執白刃呼二女至前告之曰汝不幸生我家命不得長與其污而生不若潔而死揮刃各斃其首而頒又額謂諸侍妾曰我夫以死報我主我輩可不以死報我夫乎閨中之婦十人皆令自裁乃立列於堂上其凜凜義烈粵人嘗

艷異

張將子

張孝起字將子吳江人崇禎十三年特賜進士任廉州府推官城陷被執後得出從從永曆幸梧州遷兵科給事兼掌吏科四年會十三營自楚戰敗入行在坡庵不法孝起疏劾其罪直聲大震有

諧鈴　滕騰

鄧國公高公正者闖賊李自成之妻弟也驕奢尤甚孝起責以大義孝懌服焉五年從幸南寧孝起出為高雷廉瓊四府總兵未至四府已陷乃入廉州山中依靖氛將軍卻耀於龍門島後休渡平伯周金湯金湯敗走孝起倉卒被執不食七日死之

艷異

共塚

順治辛卯冬月耿精忠尚可喜兵入廣州屠戮甚慘城內居民幾無噍類其奔出者急不得渡橋溺以死復不可勝計浮屠氏真修曾受紫衣之賜號紫衣僧者乃募役購薪聚於東門隙地焚之累骸成阜行人於二三里外望如積雪即於其旁築為大坎瘞焉名曰共塚亂定後延侶結壇設供蒲之祭焉禹王孝廣有祭共塚文頗行於世

諧鈴　滕騰

白石獅

粵東既定建平南靖南二王府東西相望備極雕麗石靖藩性尤泳侈謂門前兩獅必用白石琢成而石以星巖者為良乃飛檄肇慶行高要縣取之時浙中揚自西雍建為邑令承命開鑿督促頻繁斧斤丁丁晝夜不得暫息僅獲脛石二具駕以艨艟行至峽口舟不勝載輿石俱沈後命更取其督愈亟落官日喧譁於堂令唯俯首隱忍而已未幾雍建內擢兵垣疏言粵東不堪兩王條其累民之獘二十餘事因遷耿於閩今其府已改將軍第石猶峙列峰於門者猶是楊公經營之石也

艷異

洪廟神夢

嚴學思高明縣平步村人弱冠補博士弟子意氣傲岸謂掇科第如拾芥而久困棘闈年將四十始舉於鄉又復自負謂南宮之捷轉瞬可俟仍下第歸由此惘惘若失卜筮之詢始無虛晷或言我村洪聖廟其神甚靈盍往祈焉學思即攜楪被夜宿殿廡恍惚夢神告曰汝欲成名須俟麥而炫乃同榜耳驚喜而悟及偏訪知名之士並無其人偶一日自村入城東門外赤有洪聖廟見塾師訓課其中相與談論忽一童子呈書倣於前視其姓名則麥而炫也因細問年歲里居嘿誌而去不以告人是時炫方弱齡越十有餘載炫一舉獲雋學思欣然資以行李偕入京師崇禎辛未科俱成進士聯舫旋鄉乃話前夢

艷異

五華山故宮

雲南五華山永曆故宮在其上順治乙亥洪承疇督師由貴竹大

路取滇季定國扼戰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旁搗其虛至黃草壩入者城永曆通至阿尾三桂重賂得之縱於貴陽府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據山上故宮增修二十餘載備極崇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抗命乙卯僭尊號丁巳病死偽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賊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西粵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偽偽洪化斬之滇南大定

琉球使

康熙二年科臣張主庵學禮王巢雲境奉使琉球冊封國王尚質其所紀入海之舟為梭子形上下三層廣二丈二尺高如之長十八丈桅之高如之桅頭有斗可容數人舟設水井二口官司啟閉柁用巨鐵力未又洋有白水一線橫亘南北謂之分水洋過此

洋水綠白紅藍歷歷如繪汲而視之其清則一行三日後見三山綿於舟前首尾約長千丈以鏡照之乃巨魚也縋黃贊嗅其魚漸沈然鱗鬣蠢峙猶沙嘯蘆葦蔽至曉潛消舟始得進又數日將近伊藍埠候泊龍潭二龍垂天而下風雲四起恍惚寅舟師大怖風稍定急移帆而南次溫鎮抵那覇港入琉球界矣凡宴使臣擊鼓而歌者大夫以下等官舞則十齡幼童皆貴官子弟為之考之舊冊大約波海以夏至前後兩三日歸以冬至前後兩三日故使臣之在其國也有迎風宴中秋宴重陽宴冬至宴餞別宴此後於五月啟行十一月始回舟復命

獻花寺僧

武昌小南門外獻花寺僧自究病嗑百藥不效臨終謂其徒曰我毒罹此患胸臆必有物為祟逝後剖去瘉我我感之入地矣其徒如教得一骨如箸取置經案久則悚然悶戛遶行戒帥寫寺從者駭禽未斷其喉偶見此骨取以批刺禽血噴發而收之徒亦病嗑因悟禽血可治數飲遂愈倫以此方授人無不驗者明太祖破陳友諒時兵環其城寺中忽開異花兵去而寺名獻花以此

倦達縱暴

倦達公之信尚王可喜之長子也酗酒肴敢壺鐏杯斝與弓刀矛戟之屬隨其所至必兼攜以行坐則張飲飲醉則必殺人深宮靜室無以解醒即引佩刀刺其侍者蜂蠆僕隸罷姬癡瘖滿體性喜蓄狗蓁狗房設狗監監之下隸以健兒數十人閱旬必殺之出府所過屠肆例應各給豕肉飽之街中人狗塞途行者辟易一夕開宥閱聲至乎監往視監遇瘖狗而奔不敢復往之信大怒令杖右副監肉唉狗肉盡而止又取民間子十五以下為把竿之戲年之歲竿長二丈以質當為之磐節瑩皮其光可鑑教之攀緣上下盤舞竿頭之信把盞觀笑以為樂其習技未熟者多至顛殞或穿腹折肢恬不介意

跋金

金光宇公紳浙江義烏人知書有權畧尚可喜從遼陽入關得光甚喜置之幕下凡有計議必咨於光而後行然光頗自負意不欲屈人下乘間潛逃可喜遣健卒追還執其尺筋令不可走而禮愛益加於是跋金之名遂著順治中可喜入粵進爵平南王其長子

俺達公之信酣酒暴逆王之宮監遣有事於公所偶值其醉忍指監曰汝脫何大也此中必有奇寶我欲開視之以尤首刺監腹應刃而斃王之堂官王仇者年已六十餘感夏苦暑袒而立於庭之信憎其年老笑謂仇曰汝鬚眉太白我當黑之遂縛仇暴日中自己至酉百計求免始得脫王大恐志呼之信扶之三十而斎慈益盛道列鄙之稅使通外洋之貿船無不從光擧盡以是藩府之富幾甲天下而光之富亦擬於王而辰二月鄭錦下東莞馬椎入南海趙天元謝厥扶倶以舟師迎降之信計無所出乃殺光以辭於

晃

敎謂向之抗衡上國久持弗下者此人之為也遂納款偽周時可喜屏居舊府聞之深悔不用光言以速光之死流涕太息者累月不久亦殁

禍北斬頭

康熙丙辰二月尚之信約衆謀逆送印偽周自將督管輔德將軍次年丁巳五月反正歸朝自稱督平南親王識者謂其前後兩街俱以督字魁首於義為斬頭禍形已兆宜天誅之難逭也

偽牘諭降

泉州人江幾少年無賴踰墻竊人婦隕地傷足而跛共呼扔千海中鄭氏之黨也受偽命為將事聚衆邵武山間莫延徹信其所領幸皆衆頭露足輕捷善走峭壁有大擧緣如飛頻出標掠官吳莫能誰何時吳留村公開府八閩計欲諭降而以未得通使為憂江右有翁韜郭國祚因相與謀作吳公偽牘既成步行三百餘里越趑趄嚴抵其帳下江發書恕將殺之偽總兵高茂方諫曰將軍推據險要勒兵數萬水戰免輕山鬬猿捷而馳騁平原非其長也況地無千里之饒糧無一年之積出則勢不能遠守則師無所資其能久乎許之猶不失我富貴江是其言遂釋二人歸煞納欵之期猶豫未決韜與國祚徑造吳公轅門請見言機密事公命延入因抵掌陳江幾可撫狀且稽宜擅假公書罪應死公聞之大喜曰壯士可用也立作手札擇標下之有幹畧者偕以行先是茂方勸幾幾已心動至是遂率其所部偽官百員衆七萬餘人出降吳公奏聞於朝各與爵賞有差康熙辛未廣山瞿修齡在吳撫軍幕剖見國祚手止二十餘美如冠玉乃能深探賊巢直叅憲府貞荊軻之勇成連賈之功可謂奇矣

金首

臺灣遠在海中鄭氏竒後始拓有其地置一府三縣通州王孝廉北陞令臺灣其家人歸言縣南百餘里山林翁鬱徐民居之蓋亦一蠻絡也其俗男女皆裸各以方幅布蔽其體處並無屋宇即於深樹間屈枝結葉為居中國人誤入其地者縛而殺之以金塗首懸於家有此者衆號強宗祭則拜而祝曰願汝來世再生為人仍入吾國後為吾殺受吾享祀其愚誕如此

肉毬

廣西鎮安府止設通判一官衙署荒凉半郡地皮通判每值節

續外餘言

續外餘言

錢塘袁　枚簡齋著

古人常有駁辨語可以應聲而荅而倉卒不及者余爲不平王安石笑人不讀書趙清獻駁曰皐夔稷契所讀何書安石默然何不荅云君不讀書何從知有皐夔稷契温飛卿笑令狐綯云事出南華非僻書也令狐不能荅何不荅之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明道責伊川曰昨飲酒時我目中有妓心中無妓伊川不能荅何不荅之曰倘兄狎暱之時亦云身上有妓心中無妓可爭有督學某好陸王之學責張令尙程朱之學曰君名知縣不名行縣張不能荅盍荅之曰公名督學何不名知學耶朱子對周必大曰平生所學只正心誠意四字盍荅之曰孔孟對君何以不聞用此四字耶或問君爲明道何以荅伊川曰當云魯人猶較孔子亦猶較可也

誤杞柳者天命之謂性梏棬者修道之謂教也杞柳原可以爲梏棬猶之人生來原有仁義也若蒲盧便不可以爲梏棬禽獸便不可以語仁義矣孟子以戕賊二字駁之然則構木成材雕玉製器皆先王之戕賊乎

康誥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閟宮詩曰厥惟太王實始翦商皆子孫追崇其祖宗之言朱子遂疑太王實有翦商之志然則文王果有殪紂之心乎卽孟子所云周無遺民以詞害意是不善讀詩書之病

見美色而不贊食美味而不甘所謂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見美色而踰東家牆食美味而紾兄之臂所謂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佞佛之人必媚權貴何也彼於無知之土木渺無所憑之福利尙且低首求之況赫赫煌煌炙手可熱者耶

好殺人者天必報之以死好用錢者天必報之以窮非報也理之自然而應者也雖然當殺不殺當用不用亦必有報不過畧遲耳

人之藥石猶草木之澆灌也人有好服藥而死者猶草木之過澆灌而死也人有不服藥而健者猶草木

不澆灌而發生也

大學中庸戴記也宋以前並未列爲一經孟子老荀流也宋以前並未尊爲四子宋儒因其說理稍純遂尊之與論語並垂過矣因之議論紛紛辯生於末學殊可厭也格物致知之說至今朱陸兩家各立門戶是皆落後之見北朝徐遵明指其心曰吾今而知眞師之所存是卽良知之說陸王又何必矜爲獨得之祕哉猶之堯舜以前易代者皆征誅東坡獨責武王誤矣

象山云聞伊川之言何其若傷我也此說容或有之至以有子之言爲支離則不可解矣責朱子驕其辭色矜立門戶致招忌毀可謂之良友忠告矣

詩書周易皆在孔子之前聖人有好名之心早當爲之則及門之子游子夏之注疏矣卽使聖人不屑爲之則及門之子游子夏亦當受命而爲之矣然而無問者述而不作不敢臆斷古人也可見漢鄭馬一流皆聖門所不取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以顏閔之聰明無問性問命問太極者子教伯魚亦不過學詩學禮而已何也聖人教人總在下學而不在上達故所雅言者有詩書禮而無周易不肯以幽深元遠之言自誇高妙可見程朱陸王一流亦聖門所不取

今稱萬事由天何苦人不看破似乎曠達之見與齪齪之懷皆由人之才不才而我獨以爲不然旣云萬事有天矣則其人之看不破而齪齪瑣鄙者天使之看不破也其看得破而從容以自得者天使之看得破也於人乎何尤

人積田宅以貽子孫自非達人卽積陰功以貽子孫亦非達人何也人之爲善率性之謂道也然孔子必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若從子孫起見則所由不足觀所安不可察矣尙得謂之君子哉律載過失殺人者不抵命以其無心爲惡故不以爲罪然則有心爲善不以爲功德其得謂之功乎

我常恨記事始于左傳不過二百餘年事而文章一妙至此若使夏四百年商六百年隱公以前五百年其時天子列國之事有邱明之徒爲之記載豈非絕大文章千古快事奈天地間筆墨不用之於此處反

用之於二氏佛儒家理學小說杜撰眞可惜也若
頡問之亦當大恨
花樹之茂盛者蛛絲網不敢相纏病樹枯枝則蛛絲
盡網之矣人之著邪遇鬼亦猶是也
人一生在紅塵中而不自知試觀明窗淨几灑掃至
潔而窗隙日光一照則塵埃飄揚野馬終日蓬蓬然飄揚
不息案上一日不拭則厚積二分厚矣物藏篋中灰
亦得入焉相傳寶有辟塵珠卒亦未見或者紫微清
都其能免此塵累耶以此覺伯夷聖之清殊可不必

時苗畱犢於所治之邦以爲此地所生故不帶歸人
稱其廉元世祖笑曰使時苗生子於是邦畱乎否乎
朱草衣云人有祖遺之貧有自掙之貧祖遺之貧易
受自掙之貧難熬譬如平時壯健而忽然衰老猶之
向時富貴而忽然貧賤也頗覺事事不慣不如生而
孱弱者轉覺安恬
雷擊人死往往不解其故想亦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一端
或問佛家輪回之說其果有否曰在有無之間子不
見夫草乎有從舊根發生者此草之有輪回者也有
從新土發生者此草之無輪回者也人何以異是或
問范縝有神滅之論干寶有搜神之說人死後有鬼
神否曰亦在有無之間子不見夫焚草者乎有焚之
而無煙無臭者有焚之而有煙有臭者其臭香其煙
久此君子之鬼神而享祭祀者也其臭穢其煙惡此
小人之鬼神而爲祟於人問者也若果人人有鬼則
王充所云盤古以來一步一鬼矣若果人人無鬼則
孔子所謂敬鬼神而遠之之說又落空矣
切引證也芋鹿門講古文專事起承轉合而鹿門之
古文甚庸好選詩者下筆亦滯此中消息最耐人思
陳太邱碑直書不修廉隅不仿細行東漢最重名節
太邱名重海內而不諱其所短愈見古人之眞也
宋儒分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大謬無氣質則義理何
所寄耶亦猶論刀者不得分鉅與背也無刀背則鉅

亦無有矣

稍康訓子云人有小是不必是小非不必非韓非子云人君處可以自是之處則人不敢非也尸子曰是者常是非者常非然是有時而不用非有時而必行我道有一日之是非有一年之是非有百年之是非有十年之是非不可以一年之是非爭也十年之是非不可以百年之是非爭也然而百年終有也

邢夫人見尹夫人而心折賈充後妻見前妻李夫人而屈膝桓溫妻見李勢妹而撫刀前抱皆有虛公喜善之心不可及也李郃有劉蕡下第我輩登科之歎君子哉若人

凡人所以欲跨之者以其高也若平坦之途則人人走而忘之矣人惟自矜其高往往招人誹刺鵠非有仇于人而人齊心以貫之者惡其示人以難也王輔嗣云先爲之下則人莫能踰也至哉言乎

王夢樓曰佛法有顯教有密教顯教可解密教不可解所以必需密教者頑鈍不靈之物必以頑鈍不靈之法治之如舞干而苗格擊石而獸舞皆密教也我道鬼畏乾元亨利貞五字而不畏仁義禮智信五字此之謂也夢樓大笑

佛法首戒貪嗔而凡佞佛者貪嗔更甚何也其所以佞佛者想求福利也是先有貪心而后佞佛也貪而不得焉有不嗔者乎佛首戒殺而往往僧爲强盜又何也曰佛法平等視蟲蟻之命如人故視人之命亦如蟲蟻也且特有懺悔免禍法故殺念愈生

劉晏理財用忧治賦大抵損上益下以啚有餘分散資客吏民爲主卒之國安民富上下內外無不歡然自迂拘忌刻欲速見小之人從旁嗾而撓之卒之大功不成而國家元氣因之大損然晏忧非當廣德景泰兩明君之時雖有才亦不能展布

班氏言宣帝時機匠工巧後世莫能過之明之宣窯宣爐亦然大抵謚宣者帝多聰明

功臣表中樂成侯丁義以劾欒大而誅左馮翊宋疇以鳳下彭城不爲瑞而免皆正人也何以不爲立傳而僅見功臣表宋太祖陳橋兵變有祇候班二卒拒于南門遶自縫宋祖爲立廟而不知其姓名

不可以風取瑟而歌聖賢何嘗不說讒宰我出方之不仁樊遲出方謂之小人聖人何嘗不世故張乖厓一生全是矯揉造作殊不可耐彭公乘因文鑒大師爲介往見之呈文三覽怒擲子地彭大沮已而私召曰恐子狂大故於人前抑之以望子之上進子他日名位不減老夫此豈前輩待士之禮他如斬吏之盜一錢召妓而忽然自止自稱張詠小人不可不可總是一味有意沽名君子不取也自稱世亂當作何等人其居心可見

趙瞻漢議禮有去婦出母之文去已非婦出已非母然而不得不呼婦呼母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亦然夫容萬朵鮮紅而賞玩者不能終日相對不如一枝蘭草一枝梅花可以對之終日者何哉一有香一無香也人但有高爵祿而無道德文章何以異是

宋嘉祐間朝廷屢頒陣圖賜邊將王德用諫曰兵機無常而陣圖一定若泥古法以用今兵慮有僨事者唐許敬宗善醫而不肯著書曰恐人得吾所言而不能得吾所不言必亂用藥矣此二語可悟作詩文之道

歐公妻弟薛良孺坐舉人不實被劾已遇赦矣歐公奏國家不可以臣故使良孺僥倖乞特不原以致良孺切齒甥女之誣亦歐公自取之咎所謂仲尼不爲已甚也

魏公曰吾與希文如兄弟而純仁乃劾我豺狼當道爲濮議也余道純仁後受韋惇陷害反不敢怨何其薄於君子而厚於小人耶

昭公元年楚公子圍爲虢之會其時子圍篡國之狀人人知之皆有不平之意故晉大夫七嘴八舌冷譏熱諷皆由于心之大公也其時默默者惟向戌之老奸樂王鮒之幸臣耳君子於此可以觀人我不惡樂王鮒而惡向戌一眞小人一僞君子也

盧抱經序鍾山書院課士文云時文者驗其所學而非所以爲學也沈子大作書院記云掌教之任當教之以讀書敦行而已至於時文不過干祿之具當使諸生自爲之謀而不必朝廷之代爲之謀也此二掌教之言最有道理

予曾服人除服作樂後讀程伊川傳乃有暗合者當時神宗除喪有司請開宴置樂伊川云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令特設宴是喜之也予嘗笑人年少稱翁讀伯淳傳有暗合者伯淳爲晉城令富人張某父死而一叟來曰我汝父也出懷中書曰某兒與張三高宗問帝邱四讀竇德元不能對許敬宗對之甚詳許甚夸而竇公夷然不以爲意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徐世勣兩美之然敬宗如此博雅而身入姦臣傳又其僞無疑於是駭服

學問不如我是不死的學問人問其故曰一肚皮書而全無摸述則身死而其書亦死若夫著作之才韓柳歐會李杜王孟至今照耀千古問此數人胸中記得之書恰恐有限若王伯厚馬端臨孔馬諸人能兼

淳熙其所讀不過四書近思錄幾部自道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而足矣有經濟者自爲粗才能作文者

奚幸雜志沈仲固先生云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

撰述否

嘗爲玩物喪志爲太守監司若不刻語錄立匡賢祠
雖立身如溫公文章如東坡皆爲小人其氣燄高甚
將來必爲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清談下也前
後村爲吳恕齋作序曰近世貴理學而賤詩賦間有
篇章不過押韻之語錄講章耳
虞伯生言聖經高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人擇
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主意先定則求賢之
心狹而人才不出又曰國家設科目使諸經傳註各
有所主者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耳原非錮人耳目專
昭代叢書 庚集 續外餘言 卷第十八 世楷堂藏板
人爲貴孔子問傷人不問馬君子遠庖厨不聞撤庖
厨也吾嘗謂東坡先生明於文暗於道
宋杜紘議夫殺養媳以凡論曰禮未廟見未成婦也
余忠宣不肯旌安西郭氏之死曰未爲夫婦不合死
節引北史彭老生事以折之彭妻亦養媳也二議似
乎嚴刻而用意忠厚
金史佞幸傳王之章置珠隱僻處海陵親視之不以
爲褻蓋鑲其陰也今尚有此法見暹羅國志
某禪師愛予慧業強之學佛予問佛可娶乎曰不娶
乎孫河爲龍圖學士致仕後娶富人妻貪其財也已
而妻悍甚不得已反資已財而出之二事可發一笑
日殺生乎曰不殺乎曰然則佛教大行則不過四五
十年天下人類盡絕而惟牛羊雞豕滿天下矣語又

誰與傳道耶將傳與牛羊雞豕耶禪師不能荅
余平生諸般能耐一庸字所謂庸者不過
人云亦云之意而在有胷襟者當之便覺渾身礙塞
如聞雷而修省雷過而恣睢入廟焚香出廟作惡豈
人榮貴必推其所以富貴之端閒人禍敗必附會其
所以禍敗之故國士遇我而其人冷落則忘棄如遺
衆人待我而其人赫奕則趨迎恐後黑白不分恩怨
不明借佛法以了死生惑風水以求吉利凡若此者
豈有他過惡哉皆所謂庸而已矣嗚呼聖人所云庸

言庸行者豈此之謂乎
歐公劾楊偕許元昊不稱臣罪宜斬後爲偕作墓志
則又夸之人以爲疑予以爲不必疑也歐少年氣盛
以爲西夏可唾手取故必使稱臣而後快意晚年見
伐夏之師屢出屢敗一時君臣皆悔侮敵起釁始謀
不臧故向之所非後以爲是亦由閱歷之故
有年家子某者父爲撫軍持父書謁予山中身乘破
車而以華車令其家奴乘之予以爲怪閱北史爾朱
文貴衣布衣奴數十人皆華衣方知徵之古人無所

不有
宋世祖方設八關齋而哀粲乃與張淹私進酒肉以
此請官想心中不以佛法爲然故耶
宋儒以絕欲爲主難竟有畫父母遺像置帳中以白
誓者以爲美談而不知此與陳蕃所誅選家壙中者
何異每閱書至此爲之欲嘔
人君過嚴則賢臣不見猶之日太明則星月無光天
氣冷則百花不能香也雖耐冷如梅如水仙如春蘭
皆天暖才香觀漢武一朝人物寥寥可見
賀喬妻于氏爭嗣子表云其兄公生輝之日妾先爲
衣服以待其生洗浴斷臍服藥下乳云女子無孕
無乳可以藥下事已奇矣元德秀以勞身乳其弟之
子東漢李善亦以男身乳子豈不更奇
常讀嵇叔夜傳傲慢已甚鍾會見訪未嘗非慕賢之
善之心何必箕踞絕之令人難受其取禍宜也然讀
其戒子書於人情世故委曲詳盡一似察言觀色慮
以下人之達者言行不符殊不可解
古人刑罰全無律例叔向所謂議事以制是也「刑

一篇郵罰麗事已屬衰世之政子產作刑書而風氣更下矣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而已蕭何衍爲十八章至武帝而增至萬餘條死者愈衆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或以周官之八成爲律例之祖豈不知周官非三代之書

管子曰與其爲善于鄉不如爲善于里與其爲善于里不如爲善于家太虛眞人曰養百禽獸不如養一人養百凡人不如養一好人此朗易經先王養賢以及萬民孟子堯舜之仁而不徧愛之意庸儒佹物所不知

抱朴子曰近人冠履之制乍長乍短有轉其聲音以效北語者既不能似良可恥笑犯此病者至今尙多我輩訓子弟當知此言

陸宣公曰所謂小人者不必盡懷險詖覆邦家者也蓋以其趨尙狹促以自異爲不羣以沮議爲出衆趨近利而忘遠圖故孔子以徑徑言行爲小人此數語盡出王介甫光景

元儒劉因云近世士大夫好以愚拙鄙鈍人所不足

讀劉公文集故也

楊升庵曰古之立言者理不必宇宙有言不必聖人道要以抒其所自見故荀子不道性善由韓不譏刑名太史公是非頗詭於聖人後世隨聲附和人之所是是之人之所非非之及問其所以是所以非之故而茫然不知故古人之文駁而眞後人之文純而僞湯賓尹曰三代以前治學術者如玉帛俱會利濟天下而不以地限也故四科在聖門亦兼收並蓄而不相抵捂孟荀如關議焉至宋儒則獨守豁域而不出往來如壟斷矣二公之言相似而可喜故志之

艾千子曰祖宗器物與子孫必付帳簿猶之先王傳道必用六經也帳簿非產而產必恃以爲存猶之六經非道而道必恃以存也然徒守帳簿而不之田宅一觀徒守經而不知從身心一事上檢核則其亡

也一焉方文輈曰四子書六經百家之筌蹄也寸蹄原可以制輪令以其可以制輪也遂舉六尺六寸之輪與所具三才之職胥裂棄之而孤持此蹄則徑寸者徒亡牡之門鑰而已何所用哉此二先生之論也相同故志之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損子華之輕裘肥馬分子貢之結駟連騎皆足以佐顏子簞瓢陋巷原憲穅肘然而兩賢無通財之事夫子無勸助之詞何哉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天亦不能作主而況於人乎白虎通曰朋友之道四而通財不與焉

魏季子曰娼妓以色伎媚人僧道以禍福惑人其非先王之法一也歐公本論既不能行則僧道不必除娼優亦不必禁

檀進士 萃 默齋楚庭稗珠云古來烈丈夫奇男子往往流連歌樓妓館中而矩步規行者反以庸庸敗檢其故何哉蓋有至情而后有至性情既不至則其性已亡其所以不至者驕吝之病中之驕則日習于偽而其精不存吝則緻裹中物且不能舍況身家乎故

窺人於微此其一端也余按胡忠簡公請斬秦檜氣塞宇宙而拳拳于黎倩蘇武囓雪吞氈而不免取胡婦非其明證歟

論命者以援神契爲佳援神契曰有壽命受年以保慶也有遭命行善而遇凶也有隨命隨其所行之善惡而報之也論性者以論衡爲佳論衡曰孟子言性善卽孔子所云中人以上也荀子言性惡卽孔子所云下愚也楊子善惡混卽孔子所云中人也又曰人之生也有正有隨有遭正者得天地之氣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惡物怪異之象余閱歷世上七十餘年方深服王充之見解焉

人身一小天地因有悟于理數分途之說人之心卽物之天也心能運動其身而不能使之耳必聰目必明也天能宰制人而不能使人善必福惡必禍也其所以不能之故人之身血氣爲之而不關於神明天之道氣數爲之而不關于義理

文章家如飛兎流星超山越海試問以某驛幾程某程幾馬其能知之乎蓋不如是則滯矣考據家如鍵

人量布經紀算帳分毫尺寸絲毫必爭不如是則迨
矣荀子曰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也故學而
各得其性之所近梅式如曰著作家如英雄豪傑
功業之人自不能讓細行拘小節考据家如一鄉
良一國之善歿而可祭于社者苟有一行之缺人必
非之

人之用錢如將之用兵也善用兵者岳武穆以八百
人破楊么十萬不善用兵者趙括以二十萬人受坑
於長平善用錢者錢雖少除自家享用外仁粟義漿
皆錢爲之不善用錢者錢雖多除妻子奴僕有怨言
外招尤惹禍亦皆錢爲之

人須顧名思義爲大人者不可不大爲小人者不可
不小所云大者非驕傲之謂也氣量恢宏之謂也所
謂小者非卑諂之謂也安分知足之謂也做小經紀
之人惟恐其不富做大官府之人惟恐其不窮經紀
能富則其人平日之勤儉可知作大官府者能窮則
其人平日之廉潔可知

恥負宋室甘心死難忠臣也而受貨薦孝廉致事發
免官李燈恥事祿山甘心死難忠臣也而好營田奄

史梧岡勸參禪日年紀漸衰則生死二字豈可不自

人稱地癖有廉而無恥者實懷貞諝事權貴身爲國
爵小人之尤也而籍沒之日家無餘財李輔國盧杞
營私誤國小人之賊也而刻廉自喜不營生產善乎
晉郤之言曰忠孝人之大節廉介人之小善我安能
捨江海之大而爲激石之清乎
人之夭壽操之于天仙人要攘造物之權而自主之
猶之朝廷之上有權相焉自作威福英主必不能容
所以有雷擊之說也然而天地以生物爲心彼自貪
生何害於世而必擊之以雷亦覺彼蒼可笑

人有尸鳥無尸皆云鳥高飛爲剛風所吹故皆羽化
然而虎豹犀象不能飛未聞深山中有此四獸之尸
者何也大抵食煙火而受畜養者有尸不食煙火而
自生自滅于野外者無尸
鄭康成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王荊公五登周濂
溪之門亦不得見季長不足責也濂溪性最寬和何
以待士之禮嚴峻如此子曰有教無類子貢曰夫子
之門何其雜也觀互鄉之見南子之見方知聖人之
大
余爲縣令理訟每判是非有原告是者有被告是者
有原被告俱不是者有原被告俱是而不是乃在中
證者有原被中證俱是而不是乃在暗中唆使卷內
無名之人者有性本糊塗誤以非爲是者有初意本
是後乃激成而爲不是者辯案有愈詳細而愈妙者
有愈草率而愈妙者以詳細爲妙者人所易知以草
率爲妙者人所難知總在一片心精圓通領悟而已
一關天分一由閱歷
火隱于石非敲不見泉伏于地非掘不流倘無敲掘
之者則亦萬古千秋伏於石中地中而已矣凡人喜

怒哀樂之未發亦猶是也此處無可著力而李延平
教人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豈非捕空索隱即禪
悟教人認父母未生以前之面目乎須知性無可求
總求之於情耳發而皆中節者聖人也發而或中或
不中者常人也知其不中節而學焉以自勉於中者
賢人也作此荒幻之言援儒入墨以欺世者妄人也
試問延平日先生喜怒哀樂未發時是何氣象諒延
平亦膜手念阿彌陀佛而不能荅也

以著作爭勝負故不喜賭錢以吟詠當笙簧故不愛聽曲居易以俟命故不信風水陰陽聽其所止而休焉故不屑求仙禮佛

老子曰天下大患在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又何患我道天下大樂在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又何樂蓋人先有身而後有吾無身則無吾矣吾與身不能分而二之也

方正學曰詩文雖細事而天以與人便時時記憶而督責之不使有斯須之逸樂卽我苦其煩欲誓以所有還之造物而勢又不能余晚年四方文墨之事差徧繁重方有味乎先生之言

廣外餘言跋

廣外餘言簡齋先生門下士纂其平日緒論刊附小倉山房尺牘後者也雄辯高談語語出人意表先生於丙辰冬仲過訪風生四座興復不淺乃浹歲而遽赴道山笑言遂不可復接矣思之黯然丙寅孟春霞澤楊復吉識

琴川 中梓 張愛琴校字

纏足談

錢塘袁　枚子才著

婦人纏足。墨莊漫錄。以爲起於李後主窅娘。楊升菴丹鉛錄。引古樂府之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杜牧詩之鈿尺裁量減四分。殿之以爲唐時已有矣。輟耕錄亦云始於五代。余按漢隸釋漢武梁祠畫老萊之母曾子之妻。履頭皆銳。是証據之最古者。然沈約宋書禮志。男子履圓。女子履尖。是又非銳之說也。大抵古女子行不露足。愼夫人衣不曳地。王莽婁亦然。以爲美談。可見古婦人衣皆曳地不露足也。若纏足之事。轉在男子。毛詩赤芾金舄。卜子夏小傳曰。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鄭云如今行縢也。行而縢足。故曰行縢。邪而纏之。故曰邪幅。衛諸侯聲子襚而登席。出公怒其無禮。豈古人必赤足登席。乃謂之有禮乎。蓋雖脫履解襪。而足上自有邪幅裹之故也。想婦人亦當如男子矣。大抵婦人之步貴乎舒遲。毛詩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毛傳。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張平子南都賦。羅襪躡蹀而容與。焦仲卿詩。足下躡絲履。纖纖作細步。既以綾行爲貴。則纏束使小。在古容或有之。故急就章緺縚却角褐襆巾。師古注緺韋履也。頭深而銳。平底。俗名跣子。縚薄革小履也。巾者裹足巾。若今褒足布。漢哀帝時。理志。趙女彈絃跕躧。師古注。躧與屣同。小履之無跟者也。跕謂輕蹑之也。是數者皆漸漸有以小爲貴之義。然唐白香山詩曰。小頭鞋履窄衣裳。天寶末年時世粧。韓致光詩曰。六寸膚圓光緩緩。皆極言其小。而終不言其弓。可見潘妃之步金蓮花。亦非弓也。北史任城王湝刺幷州。斷婦人以新靴換故靴。知男子婦人同一靴也。郭若虛圖畫見聞記。唐代宗令宮人穿紅錦靿靴。楊妃死於馬嵬。人藏其錦襪。觀者人一錢。太白越女詞。履上足如霜。不着鴛鴦襪。皆婦人穿靴襪之明證。其非弓也明矣。宋史。治平元年。韓維爲顯王記室。侍王坐。有以弓鞋進者。維曰。王安用舞靴。可見當時婦人舞才着弓鞋。平時不着也。惟北宋徐積咏蔡家婦云。但知勒四支。不知裹兩足。陸放翁老學庵筆記。宣和末女子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伊世珍瑯嬛記。青徐玉英臥履。以薄玉花爲飾。內加龍腦。謂之玉香。此則弓鞋之明証。盛行於宋時。若玉臺清話。載唐明皇咏錦襪云。

瑣鈎窄窄手中弄。明月。以爲弓鞋之証。恐是小說家之附會。

完

分甘餘話

本朝凡視朝　駕未出則內閣大學士學士翰林起居注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副僉都御史先入候　駕駕出先於　保和殿升座內閣都察院起居注官行禮畢先自　御路趨往　太和殿內閭立殿門外東西向都察院立殿門外西東向然後　駕至升座諸王分東西班魚貫而入款茵於地而坐起居注班諸王後東向其諸王謝恩則坪於臺階之上畢然後尚書以下文武官員謝恩行三跪九叩頭禮畢然後外國陪臣行禮亦如之

汴中梁王吳王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側故名按繁姓蒲禾切音婆漢有繁延壽魏有繁欽唐有繁知一臺以姓得名當作蒲禾

切今讀作符羈切非是

盧循逼賊孟昶門迎與之友善祖約救誕而少與阮孚齊名王永相光愛重之曰昨與祖士少語遂令人忘疲是當理之不可解者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心渙意嫻勤嵇康與哥舒嗣作亂亦其類也

大內南書房在　乾清門內西廊下內直翰林官居之其出入皆奉　旨由某門侍衛某人導引俾送至戍後　特旨內直官許於禁中乘馬至所出入之門故來簡討彝尊紀　恩詩云迴思身賤日足蒲萬山中蓋異數云

康熙四十六年　聖駕南巡至蘇州一日垂問故靈壁知縣馬騄所著繹史　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原版明年四月令人貢白金二百兩至本籍鄒平縣購版進入　內府人間無從見之矣

崔豹古今注云濟南為鄒在歷山之陰水泉清冷凡三十餘所如舜泉爆流金線真珠孝感玉環之類皆奇名格非文士作歷下水記敘述甚詳文體有法曾子固詩爆流作趵突未知孰是按文叔水記宋人稱之者不一而不得與洛陽名園記並傳可恨也吾鄒名泉凡七十二此云三十餘者蓋未詳也

黃牡丹今臺州曹縣皆有之荷花則未聞有黃色者墨莊漫錄云京師五岳觀凝祥池有黃蓮花甚奇僕見於此

柳耆卿卒於京口王和甫葬之無今儀真西地名仙人掌有柳慕則是葬於真州非潤州也余少在廣陵有詩云江鄉春事最堪憐寒食清明欲禁烟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為弔柳耆卿

唐韓翃以春城無處不飛花一詩見知九重召知制誥傳為佳話世盡知之杜陽雜編又載一事德宗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聰一號如意驄貞元三年蜀中進瑞鞍有麟鳳龜龍之形色類琥珀一日將幸諸苑內廄進瑞鞍上顧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駿嘗二絕今獲此鞍何翻三絕矣因吟曰鴛鴦鏤白銀新鞍曜日花間散聰蹄玉勒作迴初貰沫金鑣欲下不成嘶亦翻作此詩流聞禁中者多不獨寒食東風之句而已

道君時以言官建議習詩賦許試一官有尹天民者為南京教官至之日悉取史記以下至歐陽史焚諸堂下王安石之學術為害於世道人心如此又按建言者御史李彥章也疏以詩賦為元祐學術其意在黃泰源張四學上而並劾及前代的淵明杜子美李

太白皆賦之尤可笑定升令則何執中也二子可謂失其本心無
恥之尤者矣

唐中宗時羣臣多應制之賦詩如崔湜鄭愔宋之問沈佺期皆人頭畜鳴
張東之等五王皆死此三人之手蓋將以權藏武三思危唐社稷
與宗楚客厥罪維均乃略無一字及此未嘗亦涸風雅每觀唐詩至此未嘗
不髮指也

今朝廷凡遇恩有移贈之例謂轍已應得封典而贈本生父母也
唐李德裕任荊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遇覃恩當追贈祖父
乃乞回贈其兄故楚州刺史工部侍郎德修為禮部尚書此前例
古今未聞

康熙八年中秋節聖祖仁皇帝萬壽宮太上留宴香遠堂東有萬歲
橋以白玉石為之雕闌瑩徹上作四面亭皆用新羅白木與橋一
色大池十餘畝植千葉白蓮御榻屏几酒器皆用水晶獨召小劉
妃吹白玉笙作霓裳中序每觀此一段風景不啻明皇夢游廣寒
也今年中秋陰晦蕭慕遂雨終夜淋漓不止然風景乃爾因錄此
以當夢遊

宋丁謂為福建轉運使始造龍鳳團茶上供不過四十餅天聖中
又造小團其品過於大團神宗時命造密雲龍其品又過於小團
元祐初宣仁皇太后曰指揮建州此後更不許造密雲龍亦不要
團茶揀好茶喫生得甚好意甚宣仁改熙寧之政此其小者顧其
言實可為萬世法士大夫家當以子弟尤不可不知也謹備錄之

唐張旭以草聖名世畫墁錄云長安府錄廳有唐吏部郎官題名
砑張長史書序楷法整若軍陣云云世言長史書法傳顏魯公觀
此信然

興聞錄言宋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書一千六百九十種以
今考之其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姚鉉以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
云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觀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云云當五代
亂離板蕩之後而古書多存歷北宋太平全盛之世而古書反七
殊不可解豈金源入汴其兵火之厄反甚於五代時與

章丘縣西北有寗威城春秋齊寗威采邑今縣有寗氏尚為巨族
余嘗輒從甥寗生一聽云相國貴歌和牛角仙人暫死食飛魚次
句用列仙傳寗封事皆寗氏此

洪覺範云陶公拒謝康樂入社而與盧循執手言笑謂遠知人則
又念遠開蓮社衆至百數十人何其多耶豈此百數十人者心蓋
不雜過康樂乎抑來者不拒乎宜淵明之攢眉而獨拒一康樂何
說耶恨不起遠於地下而問之

余少與考功西樵兄言史事自十七史外如史記外則有蘇氏古
史前後漢書外有荀悅袁宏兩漢紀三國志外有謝陳李漢書晉
書外有崔鴻十六國春秋南北史宋齊梁陳隋諸書外有王通元
經新唐書外有劉昫舊唐書范祖禹唐鑑五代史外有薛居正舊
史及馬令陸游胡恢南唐書宋史外北宋有王偁東都事略曾鞏
隆平集南宋有李心傳三朝野衆編樂紹翁四朝聞見錄元史
外有蘇天爵名臣事略凡此諸書皆當兼收並採不可以其不列

學官而偏廢之兄亟然其言今五十餘年矣白首汗青徒有慨歎而西撫下世已三十七年已丑重陽秋霖作霽偶憶往事援筆記此

余嘗不解吳俗好尚有三閭馬爭牌突河豚魚敗畏五通邪神雖士大夫不能免近馬爭漸及北方又加以混江遊湖種種諸戲吾鄉紳子弟多廢學競為之不數年而貲產蕩盡至有父母之殯在堂而第宅已鬻此俗者終不悔也始作俑者安得尚方斬馬劒誅之以正人心以維薄俗乎哉云米楊文公大年好棄予戲東坡志林記杜處士善藏萬畫牛一幅甚寶惜之有牧童見而笑曰牛鬪力在角尾當搐入兩股間今掉尾而鬪謬矣此與黃筌別鍾馗扶鬼眼精神意思俱在耕耡措同音

書一覽輒誦不忘也

前輩嘗言諸佛經多出六朝唐人文士之筆初亦疑之然觀唐貞觀中令玄奘法師譯諸經有譯經使十餘人又諭有不稱當處隨即改正則所云多出文士之筆良然

每見人家子孫留意祖父著述手澤往往不多得陸放翁記張子韶樞密云先人有遺稿滿四篋字畫極難辨惟某識之某若死則當不傳嵩容不急歸耶此意今人知者蓋鮮矣余所見葉文莊與中盛遠集寫冊皆手自點竄方處文敏為舉之 事加尚書矣余屢勸刻之竟不果興化李映碧清廷尉丞好古嗜書以陸游馬令二家為經別修南唐書而以江表志鈎磯立談諸書為緯尊李氏為正統其書頗可傳子木菴耕官鄉史大夫延余門人嘉定張雲章漢瞻專司讐校之役莊蒔數年竟太劖刪不木菴死矣右臂有贅子孫非官通顯而不及傳先人之世使流通於後世況其下焉者乎可歎也

歸田錄言張僕射飲啖過人晏元獻所食至少近人亦有相類者有博雅者知之俟考

孟津王文安公鐸在京師論公欲乞書輒罷酒遑之飲無算將或

玉雞卵數十盛以巨盎破鹽餅亦數十枚雜投其中而食之立盡康熙辛未余歲京江相國張公素存玉典會試每五鼓必乘燭起坐夜則和衣而寢食時或切山藥極薄煮熟置盂中不過五七片或炒米少許而已

韓慕廬宗伯貿嗜煙草及酒康熙戊午與余同典順天武闈酒杯煙筒不離於手余戲問曰二者乃公飽魚之嗜則知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二者何先慕廬俯首思之良久答曰去酒衆為一笑後余考姚旅露書煙草產呂宋本名淡巴菰以告慕廬慕廬時掌翰林院事教習庶吉士乃命其門人輩賦淡巴菰歌

本朝人謂文為筆齊梁間江左有沈詩任筆之語謂沈約之詩任昉之文也然余觀彥昇之詩實勝休文遠甚當時惟玄暉足相匹敵耳休文不足道也

一鄉先達在明旅補初不為清議所許常訓子孫勿學為古詩作古詩恐壞人心術或問之笑曰沈休文始翦四聲想當為君子第一但不知何以處陶淵明

傅彤臣康修經倏貌賢眉如戟博學強記冠絕一時常過一友人家友人有女為孤所崇閉傅至忽語曰傅公正人將來必貴吾去矣果去不復來彤臣幸舉鄉試乙未舉會試皆與余同年仕至

趙承旨家宋槧前後漢書王大司寇介州得之陸水邨宗前有松雪小像後錢牧齋大宗伯以千二百金購之新安賈人復售於四明謝氏自跋云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為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相似此書後又歸新鄉張司馬坦公康熙中有人攜至京師索價甚高真定梁蒼岩大司馬酬以五百金不售攜去後不知歸誰何矣

慧持東林慧遠之弟也廬峨眉山於樹中入定宋時有人見之以

聞於上始言始末問今何往答言欲往陳留又一書云明時復有人見之陳留亦不知其處中似是傳會以神其事文采時或溢於潭鐘今存其五十年矣西樵下世亦已三十餘年回思往事爲之憮然而嘆

今新進士賜讌謂之瓊林讌瓊林宋京城四御苑之一石林燕語瓊林苑金明池每二月命士庶縱觀謂之開池歲賜二府從官讌於此進士聞喜讌亦在焉自明代相沿至今猶唐之題名雁塔也宋仁宗常問寧執修唐書時何不專命歐陽修又諭舊唐書不可廢眞聖人也

明世宗時議大禮與宋英宗時濮議事體稍異蓋仁宗養英宗於宮中立爲皇子已久名分久定於禮毫無可疑故溫公之疏曰今上爲仁宗子而稱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此萬古不易之論也世宗未爲孝宗之子又承武宗之後故稍有不同張學敬桂萼因得乘間蹔隙逢迎以售其說而躐取大位然楊文忠以下凡得罪者其心不忍負孝宗皆君子也張桂方獻夫霍韜之徒佞倖干進志在逢迎皆小人也最史館開局時諸人尚有紛紜之論林下退閑偶讀歐陽司馬二公集聊復論之若歐陽公賢者而其議濮事則亦敢於負仁宗者吾終不敢以爲是也

昔亡友葉文敏評余蜀道集詩毋論大篇短章每首具有二十分力量所謂師子搏象兎皆用全力者也余深愧其言陳元孝恭尹評

朔頒曆才四日

康熙辛丑春雨中泊舟楓橋寄先兄西樵二絕句云日暮東塘正落潮孤蓬泊處雨瀟瀟疎鐘夜火寒山寺又過吳楓第幾橋楓葉蕭條水驛空離居千里悵難同十年舊約江南夢獨聽寒山半夜鐘今荏苒五十年矣西樵下世亦已三十餘年回思往事爲之憮然而嘆

余南海集雖不及蜀道之宏放而天然處乃反過之此亦知言文敏又嘗語余兄七言長句他人不能及秋是熟得史記漢書耳

忠武侯討魏通鑑以寇青千古公憤故元人楊奐詩曰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余讀通鑑至後唐莊宗欲討僞梁亦以誅入寇書不禁髮指亦題一詩曰一代清流盡喪亡紀元山崔可憐傷溫公書法憑誰問又說河東欲寇梁

如來會中阿那律多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兜伽神女非鼻聞香騎梵鉢提異古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今吾年逾七十有耳而不能聽有目而不能見是見聞二根先去雖欲讀書娛老而亦不能矣古人云聰明智慧終不再來為之三歎

世祖皇帝順治中各省布政使內陞有徑陞侍郎者或通政使大理卿宗人府丞康熙中重定品級考布政使外陞巡撫副都御史內陞則太常卿順天府尹間亦遷光祿太僕正卿已丑　特命廷臣薦舉翰林藩臬可任京卿者以江西布政使孟世泰為鴻臚寺卿廣西布政使李濤為太常寺少卿江南布政使李法祖為順天府丞舊制按察使內陞則大理寺少卿左右通政是外之三品陞內之次四品也布政使陞常少鴻臚府丞則以外之二品陞內之小四品也又與常例不同

古德云水鳥樹林皆為說法又云狗子具佛性此非虛語近再目睹見如京師某寺之蜘蛛塔安陸之念佛鳥靖州之聽經鼈皆昭然在人耳目者新城北郭真武廟老道士趙雲山戒行清苦每誦經輒有一蛇蜿伏其旁久亦馴擾雲山歿蛇亦去不見以是性之靈柱乃禦皆可知也

康熙丙子余再以祭告使罰歸次朝天閣士人云某寺有一衆每開僧徒誦經輒隨其後禮拜誦畢即卧佛像之下性好潔欲浚溝則出往山間皆有常度過者必往看之今尚在

明太梁岡藩有一虎衛官門長舊不蓄犬以豚蹄亦不食也先大父尚書公官沛集時親見之

北齊賓泰母期而不產有媪教之曰渡河浦裙生子必易從之生

泰胡文恭宿詩牆鉢仙城滿郡秋水幾見裘妃愛襪塵
紀侯臺在今許光縣南三十里春秋紀國也耕者常於臺下得一
玉磬宋太平興國中鄧州修葺東岳廟於此中得五件餘皆不知何
所用之

諸說當言王介甫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
詩百餘編仲介甫使吏傳於書寫每遇長
篇輒前去今所傳本乃率皆殘缺之餘
然如柳長篇則王建一人入選者凡三卷樂府長篇悉載何未
利鈍王右丞李蘇州十數大家何以絕句亦不存一字余謂介甫
一生好惡諸人之性是選亦然蓋幾特平之論爾
順宗末社事甚盛京師衣冠人士輻輳之地往來投刺無不稱社

盟者後揚給事自西川建疏言之部議有禁遂止不行二十年來京
師通謁無不用年家春三字即醫卜星相亦然有無名子戲為口
號曰也不論兩廣四川但通名一榜拿來亦可一笑也余所見不隨俗者惟黃門公而已

益都孫文定公廷銓為諸生時數有異徵一日天未明自家赴塾過
大街西關街名見一人負簪而立長過於簪無他徑趨避其怪怒直前
捽之文定急辟溪西風山玉皇宮怪物亦涉水隨至文定方奠遽
脫計忽自覺身驟長與之相等乃手搏之怪物錯愕逃去又常讀
書家塾有狐夜遺金豆十餘枚後既貧人稱金豆孫家公暇治中
歷官吏戶兵三部尚書康熙元年拜相

秦淮青溪上有張麗華小祠不知何代所建余賦詩二首紀之以
存古蹟云殘月依然瓊樹枯玉容猶似憶黃奴過江青盖無消息
寂寞青溪伴小姑臨春樓閣已銷沉遺廟荒涼碧蘚侵惟有青溪

嗚咽水至今猶自怨韓擒虎修隋史謂韓擒虎已曰韓擒避廟諱也
蜀劒州西郭有小廟祀鄧艾余賦絕句示州人云申屠曾毀曹瞞
廟常倚還焚董卓祠劒閣至今思伯約蜀亟翻賽棘陽兒明時有
官阬乎者立一碑於道左大書曰鄧艾入蜀路見者笑之碎其石
令之立廟得無類是耶

若干二字出古禮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如也干
求也言事不定當如此求之又曲禮問天子之年始服衣若干尺
矣漢食貨志顏注云談數之名也亦曰如干又複姓後周有若干
凤及右將軍若干惠若音人者反釋名云以國為姓右癸辛雜識
所引極詳輶因或問而備錄之

水仙之名甚美瀉夾為河伯名曰水仙伯牙從成連之海上捨求

仙掾西湖有水仙王祠附峴泛三舟於江湖吳越間號為水仙他如維妃湘君之屬皆水仙也乃盜賊如孫恩流毒會稽吳興數郡及勢窮投海死其黨亦稱為水仙甚可笑也脫清都仙籍果有此輩正當與趙高李林甫同班爾

坡公作攜雲篇余昔行秦棧中見道左石罅間煙氣如縷頃刻瀰漫山谷已而雨大至行人衣袖中皆雲也始信衆雲非安

左良玉自武昌稱兵東下破九江安慶諸屬邑殺掠甚於流賊東林諸公快其以討馬阮為名而并諱其作賊左慕卞有柳敬亭蘇崑生者一善說評話一善度曲良玉死二人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遺老左相良玉者賦詩張之且為作傳余曾識柳於金陵試其技與市井之輩無異而所至逢迎恐後預為設几焚香淪吟片罷壺

一杯一比至徑踞右席說評話才一段而止人亦不復強之也愛及屋上之烏憎及儲胥嘻亦愚矣

陳說若初國社說其鄉有兄弟皆為名卿而其孫愚騃不知書家以中落至持銀椀乞食於市而不悟銀可易米人家子弟不讀書者可以為戒因書示子孫輩云

旗下滿洲人准鄉會試自順治壬辰科始康熙中停止數科後復舊遂行至今然其例亦不同順治中滿人漢人分為二榜壬辰滿狀元麻勒吉漢狀元卷忠倚乙未滿狀元圖爾宸漢狀元史大成康熙庚戌科以後則滿漢人同一榜皆試漢文矣麻官至江南江西總督刑部侍郎圖官至陝西巡撫工部侍郎

黃如蕤栗瑩潤如蜜蠟琥珀稍有皺紋高可三四尺真奇物也從來太湖石以供園林假山之用靈壁石英德石以供几案石可作研山懸磬端溪石作研材青田石作印章閩來福州壽山石五色具備而堅細瑩潤不減凍石以開採太酷石脈遂竭土人以芙蓉山石（在福州山名）代之以誑騙者然色與質皆劣價亦頓減矣

康熙己未開明史館其後總裁及纂修官遷轉病假不一屢易其人最後乃增孝感相國熊公（賜履）未幾熊以老病乞歸 允解

水自西安城西南分為二枝一別出西流德會水即時水左傳齊晉盟於酇京相璠曰今臨潼唯有灃水西流入渭即此地理志曰酇如灃相似灃水即如水蓋以灃與時合得通稱矣漢功臣表宣曲侯酇為鬼薪酇輕刑也音奈拔酇班宋人酇門當是宋地非酇水矣

唐大曆十才子傳開不一江鄰幾所志乃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益李端李嘉祐皇甫曾耿湋苗發吉中孚共十一人或又云有夏侯審按發審詩名不甚著未可與諸子頡頏且與皇甫兄弟齊名不應有曾而無丹又韓翃同時盛名而亦不之及皆不可解

昔人或以堯舜為謚人多疑其說劉原父五十謚法一篇又云神化無方曰尭謚稱道同聖合天曰舜則周公孔子及老子皆以謚稱乎較堯舜之說尤穿鑿而妄矣且歷代以來亦曾有謚堯舜周尼聃者否原父最為博雅此說乃無稽恐誤學者故辯之

廣州府城西長壽菴離六堂側池上有石一株云產七星岩其色

閣務令居京師以備　顧問久之復求歸田　允之遂自進明史若干卷　命付內閣參詳其書熊自撰進即同為總裁數公亦不得而見之也內閣參詳覆　旨云何余甲申冬歸田無從而知矣余嘗謂古今寃獄首漢淮陰次則明傅頴公耳康熙丙子被　命祭告西嶽道出井陘有詩云少日紛多覩龍門太史書劫殘秦復漢荊齒冷耳兼餘詎有無雙士而師李左車到頭鐘室恨功狗竟何如又甲子奉　命祭告南海過定遠書傅公云曜為千山外呼鷹百戰場平蕪何茫茫俱上聲雲氣忽飛揚寂寂通侯里沈沈大澤鄉頴川湯沐盡空羨鄧顯王蓋陳涉亦產此地故結句云然昔人云秦少恩哉吾於漢明二祖亦云若宋文帝之殺檀道濟北齊高洋之殺斛律光宋高宗之殺岳忠武明世宗之殺夏言魯銑又各有

斷案爰書也

宗室玉池生又號紅蘭主人常刻劉禹錫賈島詩名寒瘦集以天潢之貴而嗜好如此亦奇人也又宗室東皋主人者攻詩最久有東皋集今俱下世矣

唐人拗體律詩有二種其一荅荅歷落中自成音節如老杜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諸篇是也其一單句拗第幾字則偶句亦拗第幾字抑揚抗墜之節如一片宮商如許渾之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湘靈鼓瑟盡慕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是也

元初西僧發會稽六陵事頗古未聞唐林二義士冬青引諸篇沈痛過於黍離麥秀載於宋牘民錄輟耕錄者與其人俱不朽矣近

偶閱李材解酲語記諸髡發陵所得寶器錄之嶽宗陵走花鳥玉筆箱又銅涼撥繡管高宗陵珍珠戲馬鞍制與劉銀進太祖者光宗陵文加百齒梳香骨案理宗陵伏虎枕七寶如意成伏虎之狀穿雲琴金徽晴為嶽龍故物度宗陵五色藤盤影魚黃瓊扇柄其餘不可盡舉

看煞二字有兩出處世說看煞衛玠東坡歸自海外在毘陵舟中兩岸聚觀者不下千萬人坡笑語座客曰莫看煞戟否余過梁溪詩云買得蜻蜓小如葉推篷看煞九龍山九龍即惠山也

陳子文與諸初丞安邑夢至一山寺殿廡像設極宏麗頗見西北隅下臨城堞有園圃新作一亭尚未覆瓦傍有人指示曰此君終身歸宿處也後三十年累官知南安府一日遊東山寺殿廡像設宛如夢中所見方心異之忽顧西北林木鬱處下有園圃中作一亭將成尚未覆瓦問之則府署後圃子文重建宋守李彝庚綠陰亭也益異而心惡之歸遂寢疾不起（初子文得南安寄余書曰即南有宋人綠陰亭址昨當重葺之是食則吟詩作字於此亭將成而疫竟未得一日居也）

漢梅福傳人有見之會稽者變姓名為吳門市卒或云吳門乃洪州今有鎮名吳門然總非蘇州也

宣室有二殿宣室在朝歌淮南子武王破紂殺之於宣室殿宮名也益異而心惡之歸遂寢疾不起（初子文得南安寄余書曰即南有宋人綠陰亭址昨當重葺之是食則吟詩作字於此亭將成而疫竟未得一日居也）

漢梅福傳人有見之會稽者變姓名為吳門市卒或云吳門乃洪州今有鎮名吳門然總非蘇州也

宣室有二殿宣室在朝歌淮南子武王破紂殺之於宣室殿宮名也音如宣帝宣王之宣漢未央前殿有溫室宣室音如負暄之暄見集韻名同而音異

律詩貴工於發端承接二句先貴得勢如懷殘廢衡岳之石旋轉而下此非有伯昏無人之氣者不能也如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下即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下

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下云高風
漢陽渡初日郢門山錦瑟怨遲夜遠絃風雨哀下云孤燈關塞角
殘月下韋臺此皆轉石萬仞手也
古來改官制官名者有三當亂朝也一王莽二周天元三武曌莽
世盡改郡縣名尤無謂
江神識山谷書扇事傳以為異又有一事頗類此沈遼慶遠存
中之姪善書舟過當池吳將軍甘寧廟遇風遠禱於神風止泊岸
乃作贊乎書之留廟中後為好事者取去御守夢神告之追獲而
還之廟然則興霸亦嗜書也
名勝志太原府城內有臣鐵常露其頂插之則深入不出曰鐵母
今有鎖鐵祠西漢游并州題詩云塊爾留其寶蕭然覆古苔氣應
寶刀村

閩中紙織畫山水花卉朝毛皆工設色亦佳或言近日始創為之
余按留青日札嘉靖中沒入嚴嵩家貲有刻絲紗紙織等畫之
名則其來久矣
千象緯地已絕塵埃知有藏鋒用無勞大冶開風胡今已遠珍重
典午人以放誕相尚即女子亦然王渾妻鍾語渾曰使新婦得配
叅軍生兒當不雷如此叅軍渾弟倫也然當時京陵衆海禮法並
稱鏌鋣耶殊可笑
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前人以夜半鐘聲為疑老學菴筆記引皇甫
冉半夜聞山鐘千鄴詩遠鐘來半夜以為唐時僧寺或有半夜鐘
不必姑蘇也愚莊云今平江城中自永天寺後改能仁寺半夜鳴鐘諸

嘉其圍繞十人而九余甲子奉使至粵聞而心惡之後聞其私販往安南致犀象珠玉珊瑚珍寶之屬直且鉅萬連艘以歸地方官亦無誰何之者今河南布政使遷福建迴撫許中丞嗣興為按察使獨惡之輒逮治詰其前後奸狀抑發江南原籍死於道路粵人快之余不識許中丞即此一事真頗波中砥柱也聞其居官亦甚廉正觀此事非欲貪泉而不易心者固不能也

宜都內人諫武曌之言曰今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夫男陽也女陰也陽尊而陰卑今仰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數陰求陽也陽盛陰微不可久也大家能屏去男寵獨立天下如是過萬十歲男子益謝女子益專右一段文字大義而以諷諫出之有古人諷諫之風東方旻借不能過也所謂貴難於君者與

此與宋劉公漫塘以道學正人而傳為嘉神者同一不經也

唐詩人李頻為建州刺史傳其政而為神邦人祀之有聚岳集行於世然北夢瑣言載頻遺棄糟糠別娶士族內行如此何以為神此北夢瑣言裴相國休師圭峰密禪師自願世世為國王弘護佛法後于闐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二字聞於中朝繇則裴所證仙耶佛耶抑皆小說傳會耶

小說言明州有人泛海遇風泊一島見宮殿巍煥如王公之居堂上一老人據榻而坐有鳥巾者二三百人侍側問之曰唐相裴休也北夢瑣言裴相國休師圭峰密禪師自願世世為國王弘護佛法後于闐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二字聞於中朝繇則裴所證仙耶佛耶抑皆小說傳會耶

唐詩人李頻為建州刺史傳其政而為神邦人祀之有聚岳集行於世然北夢瑣言載頻遺棄糟糠別娶士族內行如此何以為神此與宋劉公漫塘以道學正人而傳為嘉神者同一不經也

唐時有一書生頗通經史而不諳近事乃以駱賓王為諸王封端見困話錄則杜拾遺伍于胥又何怪耶

唐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而以御史臺為南臺故今都察院可稱南臺不可稱西臺惟唐人稱李柄節為李西臺宋人稱李建中為李西臺按建中以分司西京循理栖筠官御史大夫而呼西臺則不可解矣余康熙庚午為副都御史常集唐六典諸書作南臺故事一書未竟遷兵部侍郎始得成已卯為左都御史欲卒業此書亦因循未果也

吾家虔公誠子書云或身經三公或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發盡讀數百卷書耳汝年八立境方當洗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余每戚其言人

年聰明智慧殊不再來尤難得者上有祖父之教中無世事之擾下無室家之累於斯時也正當努力下帷畢志書史聰明智慧乃不誤用所謂王郎時誰可多得一旦老大悔無及矣尼父有言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此吾子姓當深維此訓庶幾青箱家學不墜於地勉旃勉旃

寶曆中有王山人者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又有善奏人影治病者又言相寺觀堂陽像可知其貧富

萬楚五日觀伎詩最為强劣淪滇持格律極嚴而獨取此首殊不可解盧綸大曆十才子之魁冕而其贈駙馬都尉詩云鴛鴦簾裏秦皇后龍鳳樓前拜至尊才調集稱取之尤是笑柄

千家注杜如五臣注選須淡評杜如郭象注莊此高識定論虞山中所藏吾邑七人吾家諸伯父居其五內王補之袁則益都人太僕少卿帶如先生潔之弟而誤入新城者也因憶天啟中青人遊來林籍貫及點將錄諸書載先伯祖太師霽宇公叔祖考功季木公姓氏今日觀之何異宣和之當唐杜牧之張好好詩并序真蹟卷用硬黃紙高一尺一寸五分長六尺四寸末闕六字與本集不同者二十許字卷首楷書唐杜牧張好好詩宣和御筆也又御書瘦筆雙龍小璽宣和地珠印後有政和長卽政和連珠印神品小印內府圖書之印董宗伯跋云龔川此書據得六朝人氣韻余所見顏柳以後若溫飛卿與歐之

說鈴分甘餘話下 十一

徐霖海山水畫集

徐霖海署

余居京師四十年前後撰錄有池北偶談二十六卷居易錄三十四卷既刻之東粵矣辛巳請急五月遵都歷壬午癸未逮甲申之秋復有香祖筆記八卷是歲冬罷歸田里迄明年乙酉續成四卷通十二卷又刻之吳門余老矣目昏眊不能視書趾步靳杖自扶坐未久即欠伸思臥詎復勞神於泓穎之閒耶于老氏之戒然遣悶送日非書不可偶然有獲往往從枕上躍起書之積成六卷無凡例無次第故曰

雜錄所居魚子山下有魚子水郟氏所謂瀧水又西北至梁鄒東南與魚子溝水合水南出長白山東抑泉上即陳仲子之所隱者也山上有古夫于亭因以名之漁洋老人自序

盤山糧捆稚詩來收仲由終於菉中一日會沧浪亭
門相裝字韻拙稚以通首黏連不諧遂押納裝近讀
唐人李嘉玉憫僧自澄詩常聞天女會玉指散天花
莫遣春風裹紅芳點染裝則裹字從木作去聲唐人
用字必有據依惜同來之知也按裹裝本作畫與裹
義同

萬洪始改今字從衣

釋覺範文字禪跋蘇叔黨書云叔黨行草皆蜥蜴塵
垤筆法亞乃翁惜其早世不秋郡陽儉上人攜此帖
見過翛然如見其父子角巾竹杖行小港榕林之下
不勝清絕又跋本上人所畜小坡書後云雞蘇本草
龍腦薄荷也東吳林下人夏月多以飲客而俗人便
私議坡誤用雞蘇爲紫蘇可發一笑子將發鸞溪上
人出示此軸筆勢飛動學坡而未臻坡嶮處政如馬
巷中過王謝子弟步趨狀貌蘊藉風流有自來矣觀
此則知小坡不獨工詩賦而書法亦不媿家學矧其
忠孝大節九鼎然者哉黃氏日抄云覺範本是醫上

寂音石門文字禪有云何思孺家有石如研以水瀝
之則枝葉出石間如叢桂狀亦奇物也
世但知東坡善畫枯木竹石寂音集中有東坡畫應
身彌勒贊云相傳始作以寄少游卿上人得於少游
之家則坡老亦工畫道釋人物也

今順德府唐山縣有于言山水經注泜水又東南經
于言山一統志衛風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卽此地里
志東郡有發干縣今觀城縣曹氏曰卽所謂干路史衛縣
南有干城詩所云出宿于干者或以爲今之順德或

以爲今之東昌或以爲今之開封孔氏云衛女所嫁
不知何國諸書參錯不同如此未可據依也

豫章徐世溥巨源以古文名家余素愛其文中間諸
碣武侯論一篇持論甚謬余旣著說以駁之其集未
詩話一條云王初冬夜對雪詩隔牖風驚竹開門雪
滿山云使先讀唐詩後看六朝摛姓名而問之雖不
以爲左司者此石丞詩而巨源以爲王初以爲六朝
外謫甚矣此亦如李君實不知韓退之山石舉碗行
徑微一篇同一笑柄也

康熙三十年南海州有木工十數人浮海至大洋忽沈舟其家皆已絕望矣閱八年乃俱歸言舟初入洋倏有夜叉四輩擊其四舟入水至一處宮闕巍煥如王者之居曰此龍宮也王欲造宮殿而匠役缺故召爾輩至此無恐也諄傳王命令入亦不見王遂至工所各使飲酒一甌即不飢渴如是八年不思飲食而工作不輟工既竣夜叉復傳命附輩久役於此今可歸矣王有犒直已在舟中可自取之名令飲蜜漿一椀夜叉引入舟復撮其四舟已出水上共行甚駛頃之抵岸忽覺飢渴乃覓酒肆飲食而舟中先已有錢數百千持以歸舟主楊御史也操舟者得珊瑚樹一株于洋中持以獻蓋亦龍王所酬也初諸匠至工所有督工者自言亦南海人諸生馮姓者名字大年比歸訪之則馮得狂疾閉置室中八年矣匠至而疾瘳如舊相識者所言悉同楊名維喬字岱樹順治己亥進士以御史外遷山北道參議有廉幹稱

高邑趙忠毅公南星高陽孫文正公承宗皆北方之偉人天胡駢塵滿關戰血深沒人哥舒臣賊不足惜要轡國忠如膾鱗蒼黃去國食不暇賜死馬嵬謝天下反

合古法要其雄健磊落奔軼絕塵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予謂讀其文居然有壁立萬仞之概

刻於金陵予兒啟汸官畿南屬賜三集僅得忠毅公集十四卷已軼其半有公之子清衡印記蓋其家藏本也公詩長於古選頗有法度而又能自見其才思惜近體軼不可見文尤長于碑版如吏部尚書孫清簡公丕揚山西布政使王公古遜兵部職方郎中張公主敬諸誌銘翰林侍讀學士吳公中行傳少傅兵部尚書李公化龍兵部侍郎魏公允貞光祿少卿顧公憲成諸碑於國是之是非人才之枉直痛切言之可裨信史牧齋錢公稱其文滔滔莽莽輸寫塊壘而起伏頓挫不能稟

身非已成湯心奈何猶有讖之者取非其子又遽怨
蠹武君臣無怍容何須嗚咽讓袞服自掃歸較八尺
龍誰摩石壁湘江上指拭雙煙濺驚浪龍蛇飛動忠
義詞顏元色莊儼相向與君來游秋滿眼閑行古寺
西風晚道人興廢了不知但見游人來讀碑此詩與
篇皆未佳但珍其僻祕耳

中州集詩石鼎夜吟詩句健奚髮奉醉酒錢龐蒙句
也然不如南唐吟凭欄非倚檀閣醉依王家琅琊筵
風謂嫻雅予向謂徐文長詩欠雅馴者以此

唐侯寧極藥名譜人參曰皺面還丹葬龍曰臥參先
大父尚書公蓺芳譜一條云馬忠諸病曰鳳仙花連
根葉熬膏不論何症抹鳥眼四邊上即汗出而愈

簾名鮫鬚人多不曉其義升菴丹鉛錄云爾雅以鯨
爲大鮫出海中者長二三丈游行則豎其鬚高於水
面鬚長數尺可爲簾洞寓記曷丹常折鮫鬚爲杖

故侯常巢開平喬孫也鼎革後居湖熟種菜自給人
謂之湖熟菜其妻卽中山女也至是已先逝汪于鼎

洪湖熟菜歌云腰間寶帶盤雖珍笠歌裘葬連晨
無鳳皇銅駝陌土隨淪亡此夥流傳天意滅金鐵不

又建文鐘云天留正統遜讓帝如以黍谷存陽氣歲晚水霜律未回一綫微陽正藏閉我來深山憩古寺瞥見孤鐘思往事風雷未敢信流言貴戚何當輕鬯位纔砂廣治砷版文烈火鉗融金鐵製普天盡易洪武年何處還稱建文蔵其時劍連盡十族斷支交首盈衢市輕生不乏有心人百年猶爲存苗裔赫赫雷霆九天怒威有難加勢難至正學綿綿一子遺孤鐘歷歷半行字天軸地維未傾折萬古千秋此維係

革除一案萬古公憤有二篇發揮痛快故備錄之于鼎新安歙人余門人也其息廬詩集余所論定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會試總裁官止用二員吏部左侍郎李錄于工部右侍郎彭會淇房考皆新差直省督學科道官餘止部屬二人蓋所以杜揣摩之弊也會試總裁近例用四人正考皆大學士尚書爲之變例自是科始

東坡於戰國之士獨取魯仲連顏斶而皆惜其未聞道并非以爲名言今邑鎗秋湖上有魯連陂有顏

黃山谷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明王侍郎損仲惟儉作雕龍史通二書訓故以此二訓故援據甚博實二劉之功臣余訪求二十餘年始得之子孫輩所當寶惜

程孟陽嘉燧常選元遺山中州集新安有刻本余觀其去取率不可解即如劉迎無黨之七言古詩李汾長源之七言律詩乃集中眼目雖北宋作者無以過之顧多從刋削所收反覺脞不足觀牧齋先生稱其

余求增刪重刻之余謂存而不論可也

唐人常侍言旨記明皇還西內事云出朱崖太尉所綴程史朱崖者贊皇公也宋岳侍郎珂著程史蓋襲取贊皇之書以爲名字

常疑漢武殺鉤弋事不可解或以爲雄猜之主不近人情事亦有之耳老之西京雜記鉤弋夫人從幸甘泉告上曰妾相運應爲陛下生一男年七歲妾當死今必死於此不得歸妾願自愛言終而卒香聞十餘

里因葬雲陵上哀悼之發家開視惟衣履存乃爲起
通靈墓於甘泉據此則鉤弋去來皆非常人常理安
得有去去不得活之語邪
康熙四十二年
恩詔耆民百歲者給與銀兩建坊甘肅巡撫題報三
人帝夏右衛莫進忠一百三歲肅州衛于國良一百
歲泰州李剛一百四歲
邑耆民劉才旺者少曾爲先伯祖大司馬公閤人
康熙乙酉年一百八歲尙無恙一夕其子某與數客
飲楊前才旺已臥亦引滿自歌一曲復引滿又歌如

前凡三闋歌亦三闋遂鼾睡明晨視之已化去矣雖
本厮役亦達人也
唐于頔以樂府有想夫憐其名不雅或曰南朝相府
有瑞蓮因歌爲相府蓮或是卽王儉至今詩餘有相
蓮順所改也余昔與鄒程村談祇同定倚聲集長調有
秋思耗者余嫌其名不雅改爲畫屏秋色今詩餘遂
有此名余所改也
平原董默庵詡以御史大夫改江南江西總督有某
御史者造之市就坐大哭不已董爲感動舉坐訝之
某出旋造大冶相余佺廬國柱入門掛起卽大笑余驚
問之對曰董某去矣拔去眼中釘也京師傳之皆惡
其反覆未幾罷官
平原高苑城普衙州刺史薛閻允墓前有白銀樹二
十株高苑吾縣鄰邑也竟不知白銀樹何狀按洞冥
記影娥池北鳴禽苑有青金樹皮開有屑如金西京
雜記上林有白銀黃銀樹各十株
陸魯望詠木蘭花詩云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元是

北花身述異記七里洲有魯班刻木蘭爲舟至今在
洲中或以爲李義山詩
漢元封二年鬱林郡貢珊瑚婦人命植殿前號曰女
珊瑚
京師極貴鹿尾余向引陳子昂賦耶律楚材詩證之
考酉陽雜俎所記乃不始於唐魏使崔勃李鬱在中
丞劉孝儀坐孝儀曰鄴中鹿尾酒飴之最勃曰生魚
熊掌孟子所稱雖猩唇邑氏所尙鹿尾乃有奇味
竟閼載籍鄙曰鄭氏稱蓋州鹿獐但未是尾耳觀此

則自南北朝已貴之（矮鳥魁切弱病也廋所鳩切瘦也）
余嘗謂唐末詩人賈島最爲寒瘦之義未詳
記載佐大同軍幕許棠往謁之流連數月仙詩酒而
已忽一旦大會賓友出棠家書授之啟緘乃知潛遣
一介郵其家矣此事亦古人所少
唐相楊收每下朝常乘一玉婆羅門子高數寸瑩徹
精巧云是于闐王內庫中物周時渠胥國獻玉駱駝
高五尺
今人誤以弈棋爲彈棋固謬然彈棋之制終亦不解

廣記云今彈棋用棋二十四色色別貴賤又魏戲法
先立一棋於局中餘者閉置白圍繞之十八鑄成都
曹子桓云昔京師妙工有二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
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國史補唐有吉達高越臧鈞
亦謂之意彊亦曰行鈎見庾闡賦其制眾人分曹或
有奇則往來於兩朋謂之誠焉亦曰飛鳥誡（吾何切嘉言也誡哦同）
文章遲速不同此由天性不關工拙故漢人云飛章
馳檄用枚皐高文典冊用相如唐人詩云潘緯十年
吟古鏡何消一夕賦瀟湘又吳道子大李將軍俱畫
嘉陵江山水於大同殿壁明皇曰李思訓數月之功
何物匠氏來對上曰臣今之職銀也頃詎有斯聚金

吳道元一日之跡皆極其妙蓋又不獨文章爲然

唐邊鸞攻丹青尤長於花鳥折枝之妙古所未有晚

客澤潞貌五參連根精妙之至畫斷

朝野僉載云被馬咬者燒鞭鞘灰塗之蜘蛛蟵者用

雄黃末傅之筋斷者取旋覆花絞取汁以筋相對以

汁塗而封之即續

廣五行記云絳州一僧病嚏都不下食遺命弟子開

其胸喉視有何物如其言開視胸中得一物似魚有

兩頭遍體肉鱗置鉢中跳躍不止以諸毒藥內之藥

悉化爲水一僧以藍靛致鉢此蟲恇懼遶鉢馳走須

臾化爲水矣故世傳以靛水治嚏疾此與余香祖筆

記所記鵝血治嚏相類然鵝血試之亦不甚效

唐天寶中有趙生者其先以文學顯兄弟俱以進士

明經入仕生獨魯鈍年已壯不爲郡貢發憤發數百

編隱晉陽山中旬餘有翁衣褐造之謂生曰子志甚

堅老夫雖無術有補於郎君幸一謁我耳且曰吾嘗

物志此西漢墓銘之最古者

不樹作鑑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云見張茂先博

曰樂天東林寺藏集唐宋爲高麗取之宋真宗重令

氏家於山西大木之下言訖忽亡所見生遂往山西

尋其跡果有槐樹甚茂生曰豈所謂段氏者乎遂以

繕寫裝潢送東林其龍門香山寺本經亂亦不復存
後履道宅爲普明僧院後唐明宗子秦王從榮又寫
本寘院之經藏即今本是也乃知右文好事不但眞
宗
余觀宋景文詩雖所傳篇什不多殆無一字無來歷
明諸大家用功之深如此者絕少宋人詩何可輕議
矣
宋初上元中元下元京師皆張燈上元御乾元門中
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見春明退朝

錄
科場舊例凡兼作五經文字者以違例貼出惟順治
乙酉
龍飛首科膠州法若眞黃石以五經疏請
上裁
世祖皇帝特恩准作舉人仍授中書舍人丙戌成進
士入翰林此後至康熙戊辰始有查嗣韓余太學林
文英二人亦經御史疏請
特賜進士查榜眼及第林選庶吉士壬午京闈又有
莊令興俞長策二人亦疏請
特賜舉人進有
旨以後願作五經文字者聽乙酉各直省習五經者
驟多順天解元張南齡陝西解元王承烈皆五經而
吾山東中式者亦三人可謂盛矣又第二場故事有
詔誥二道乃具文自明相沿已久至是九卿議凡習
五經并令全作詔誥直省進呈試錄增詔誥兩篇自
康熙乙酉科始也丙戌會試第十一名李太滿洲人
亦五經中式

宋開寶二年詔西川山南荆湖等道舉人皆給來往
公券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賞皆給於公家不獨右文
盛典亦忠厚之至也其享國三百餘年終食士大夫
忠義之報宜矣
募民實粟塞下古有此例然宋時出粟賑饑不過補
三班借職及將作監主簿而止頃自滇閩兩廣用兵
始開捐納之例始猶經戶部斟酌不至過濫其後陝
西賑荒出塞運饟等事則漸汎濫矣始商人巴某等
初捐即補知府言官論之因革去其後于振甲爲運

饒都統則不出戶部及九卿集議徑移吏部銓補於是僉事方面顯官亦在捐納之列初任即得補授不惟知府矣後左都御史張鵬翮疏言州縣守令教職捐納冗濫九卿集議遂欲通改幕職佐貳等官予時為戶部侍郎謂諸公曰　朝廷不可失大信於天下已往可勿論但當慎之於將來耳眾以為然

南唐李氏鑄鐵錢宋太宗始令收民間鐵錢鑄農器給江北流民復業者仁宗慶歷初詔江饒池三州鑄鐵錢助陝西經費民苦之後停罷其患方息山谷詩紫參可斷宜包貢書錢無多莫鑄錢蓋謂此也

宋李遵勗本名勍尚長公主真宗御筆加遵字使升為其祖崇矩之子以父繼昌為兄此最無義理後寬為例至神宗始降手詔述英宗治命停罷之見燕翼貽謀錄

李文正昉為相為木生父故工部郎中超贈陳留郡君謝氏請以郊祀覃恩追贈太宗嘉之詔贈超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此封贈本生父母之始王沂公門歐陽文忠公修皆幼育於叔父祈恩追贈此又

宋朝忠厚立國之一端也

宋制京師置大宗正司其後又於西京置西外宗正司南京（今歸德府）置南外宗正司殊非經體

宋賈魏公昌朝建議修唐書初命王文安宋景文楊宣懿趙少卿張尚書余尚書為修撰曾魯公趙龍圖周翰何密直公南范侍郎景仁邵龍圖不疑宋集賢次道為編修而賈為提舉賈龍相用丁文簡丁卒用劉丞相劉龍用王文安王卒又用曾魯公中閒景文以修慶歷編敕不到局趙寺蘇州王丁母憂張楊皆紀志曾亦以編敕不入局周翰亦未嘗至公南遷開封幕不疑以目疾辭去以王忠簡秉彝補其缺頃之呂縉叔入局劉仲更修天文律歷志將卒業而梅聖俞入局修方鎮百官表端祐五年始成書近修明史初以徐閣學立齋元文為監修翰學葉訒菴方藹為總裁分撰者數十人後或遷官給假去張紫存玉書為總裁亦遷督不恆最後乃盡以熊相勿論撰修官即總裁亦遷督不恆最後乃盡以熊相國書居賜第首尾二十餘年成書之難如此蓋事權不

尊其在宋時已有然矣司馬子長史記班孟堅漢書皆成於一家父子之手故其書千古不朽而成書亦易惟專故也

宋太宗至道二年司天冬官正楊文鑑建言於歷日六十甲子外更置二十年帝命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猶見當生紀年遂造新歷頒行知宋時歷日皆載兩甲子今亦可仿而行之

今六部都察院公署吏戶禮在禁城之東兵部工部在三部後街之東皆沿明舊惟三法司及兵部督捕侍郎公署與太常寺在禁城之西刑部乃明之鎮撫司署都察院乃明之通政司署前代通政司題名碑尚在而本署題名反爲闕如近都察院刻順治已來掌院副院以下題名與前代通政司題名對立於正廳之東西而刑部無之督捕裁歸刑部公署亦廢矣余昔由副都御史遷督捕侍郎由戶部左侍郎遷都察院左都御史由左都遷刑部尚書皆在西故詳著之

宋太宰牧仲華寄近所著鶴廬二筆中一條云四明

周屺公頤盛會於人家見一螺貯水中別取水一盂入螺少許置螺於內則螺殼自開飛出一蜂高尺餘脊尾一線繞殼中飛舞良久以螺還納原盂蜂即縮入其理殆不可曉

又云福唐張文忠公有白玉觀世音一高尺餘脊朱髮漆相好天然不假人力宜與故相家一白玉太真妃睡相乃宋製近爲武林一貴人購去

宋時學士院賜御書玉堂者有二前則太宗賜蘇易簡後則高宗賜周麟之

夫于亭雜錄 卷一

國老談苑以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爲徐騎省對宋太宗語與他書所載不同

上常

御書清慎勤三大字刻石

賜內外諸臣士禎二十年前亦蒙賜按此三字本呂本中居仁寓簡中語也

余昔在京師有答宣城梅耦長庚送木瓜詩云作貢當年事已陳煙林搖落重含辛之句陸冰修嘉施愚山閻諸公皆次韻陸用受辛字按宋景文公筆記云

鉢擣辛物作韲所謂金韲玉膾東南佳味古說韲曰
曰受辛是曰中受辛物擣之韲楊德祖解黃絹幼婦
外孫韲曰之語
同年汪鈍翁貌晚刻類槀字畫多用古文時人亦有
效之者宋景文云吾友楊猶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
大喜於是書訓刺字皆用古文僚友多不之識指爲
怪物要之亦有所不必也
吾鄉武城王文定公道嘉靖中官吏部侍郎名臣也
其文錄議論純正餘錄數條於此

論鄭衛二國風曰鄭風二十一篇其的爲淫泆之詞
者野有蔓草溱洧二篇可疑而難決者丰一篇而已
其他緇衣二叔于田清人羔裘女曰雞鳴出其東門
七篇語意明白難以誣說至於將仲子遵大路有女
同車山有扶蘇簡兮狡童褰裳東門之墠風雨子衿
揚之水八十一篇序說古註皆有事証可據而朱子
一切翻倒盡以淫奔曰之而破以放鄭聲之一語殊
不知孔子論治則放鄭聲述經則刪詩正樂刪之卽所
以放也刪而放之卽所以正樂也若曰放其聲於樂
而存其詞於詩則詩樂爲兩事矣且使諸篇果如朱
子所說乃淫泆狎褻之尤者聖人欲垂訓萬世何取
於此而乃錄之以爲經也邪反正詭道倘亂聖言近
世儒者若馬端臨楊鏡川程篁墩諸人皆已辨之矣
又曰鄭衛多淫聲如桑中溱洧男女戲謔之詩蓋亦
多矣孔子盡刪而放之其所存者發乎情止乎禮義
而可以爲法戒者也中間三四篇蓋皆刪放之餘習
俗所傳而漢儒於經殘之後見三百之數有不足者
乃取而補之而不知其爲世教之害也

按左傳韓起聘鄭六卿餞於郊宣子請皆賦子羽賦
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太叔賦
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宣
子曰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夫餞大國
之使而所賦皆淫奔之詩孱國已甚宣子又何以歎
其爲數世之主乎此亦一證且知野有蔓草亦必非
淫詩也

先子亭雜錄卷一終

余每怪新唐書不載詔令往往不詳事之首尾筆記一條云史近古對偶宜令以對偶之文入史如以粉飾壯士筌蹄佐鼙鼓乃知其判削之意然此亦一隅之見若陸宣公李衛公論事之文何嘗非對偶但須分別觀之耳

景文云唐蘇廷碩朝覲壇頌有乩虞氏字翰林校讐官輒點乩字側云疑不知乩即稽字愚按今召仙決本名徐鍇唐有上爲南唐有江爲張爲余門人御史温爲皆是也然終未雅馴

又云老子云無物之象韓非子曰人希見生象得死象圖之又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愚按今生象演南常貢何希見之有且詩云元龜象齒不應戰國時反不見生象也

又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顏之推愛之詩謨定命遠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謝玄愛之猶辰告安石以爲有雅人深致愚按玄與之推所云是矣太傅所謂雅人深致終不能喻其指

岐語只有渠儂得自由用宋門楊岐方會禪師語嘉自言行役萬里不及鹿之飲食止息得自由也余兒孜涑和之川唐呂温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可謂工切能抑險韻朱景文云翠鳥者繫生爲以來之名圖圖音由呂得其意而不知說文有此圖字與囿字媒字義同

景文云焉木鳥名爲猴名愚按此二字多以爲單名如漢有劉焉將秦時有李焉今秀水徐閣學勝力炎本名徐焉唐有上爲南唐有江爲張爲余門人御史

余再使蜀於綿州山中見墓鹿賦詩云遠遊忽憶楊

又云左太冲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不減稽叔夜
手揮五絃目送飛鴻愚按左語豪矣然他人可到稽
語妙在象外六朝人詩如池塘生春草清暉能娛人
及謝朓何遜佳句多此類讀者當以神會庶幾遇之
○顧長康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兼可以悟畫
理
又云莊周云送君者皆自崖而返若自此違矣令人
黯然有遺世意愚謂秦風蒹葭之詩亦然姜白石所
云言盡意不盡也

蔡邕集有劉鎮南碑即劉表也按獻帝初平二年夏
四月誅董卓夷三族邕亦庾死初平四年改元興平
又二年改元建安而表以建安十三年卒邕之死至
是已十六年安得復起九原而爲其碑頌邪碑又云
太和二年葬於先塋太和乃曹叡年號按丕以建安
二十五年篡漢改元黃初在位七年而叡嗣立自建
安十三年至是又二十一年距邕之死且四十年矣
然則此碑果出邕手否乎
武則天淑葬乾陵過客有譏毀詆涅者輒報以風雷
之即是人也

杜詩近時馮紹正能畫鷺鳥樣歷代名畫記紹正開
元中官少府監八年爲戶部侍郎善畫雖雞雉談
寶錄云高力士父喪在金吾衛大將軍陳伯獻少府
監馮紹正二人於喪前被髮而哭甚於己親人皆笑

世以徐敬業駱賓王皆爲僧且老壽卽不知果然與否亦稍爲忠臣義士吐氣若一雪賀禪師而一以爲龐熟一以爲黃巢必傳會之以叛賊何也此眞名教之罪人矣又雪竇寺誌辨黃巢墓云按巢傳唐僖宗乾符中巢寇浙東高駢擊破之後未嘗至浙東也及中和四年始爲尙讓所敗巢甥林言斬首以降安得有墓在雪竇山中邪而揮麈錄言雪竇山有黃巢墓邑官歲時遣祭之然則巢墓亦載在祀典邪如此不經之語固亂臣賊子所樂聞耳

王安石之姦文富諸賢皆爲所欺其預識之者惟蘇李二公耳然貴耳集所載安石初讀書鍾山一長老謂之曰先輩必做宰相但不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則此僧識之又在二公之先矣又謂安石爲秦王後身不知因果何以應爾豈衛太宗之怨毒必欲亂其天下雖以眞仁英三宗之賢亦不能挽回邪秦王唐書宋槩本也凡十五卷與今刻十八卷編次小異前有陸友私印陸友仁印無處超然張易字簡能元城人高祖萬福唐金吾將軍後徙掖縣易性豪邁尙氣少讀書於長白山又徙王屋嵩山

情二語最確牧齋先生推之太過所未喻也

余極喜山泉翁山藏柳市無車馬水隔桃源有子孫之句知山泉名澄甫姓劉氏字子靜文和公珝之孫正德戊辰進士官御史有直聲與弟淵甫范泉皆工詩歸田後與馮開山裕黃海亭鼎諸老爲海岱吟社其叔銳號竹橋八歲通五經成化中以神童召見文華殿以對累官太常少卿與何李康邊諸公相唱和有西橋集

苦學自勵食無鹽酪齊有高士王逢靈居海上博學精識少許可易從遊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昇元二年歸南唐官終右諫議大夫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采武德至寶歷論奏骨鯁者七十二事爲七卷曰諫奏集上之見陸書不傳馬書不立易傳余撰長白山錄偶遺之補錄於此

康熙丙子余奉

朝命祭告諸山過王山史待詔閣架上書有趙松雪集乃先太師大司馬公較刊本遂出於主人攜歸先

太師所刻書甚多亂後惟文選刪注沈文端公鯉集尚存餘悉不可問矣得此如拱璧也

老杜玉華宮詩千古絕唱張文潛川元韻擬之作別有未神似也吾觀谷音黃州詩自謂似之特其音節耳未神似也後以翰林學士下卷所載臨江楊雯宋武帝廟詩雖不慕杜反得神似此非深於詩者未易知也詩云溪聲答松風巨石獨惓惓於欽若如此且宰相拜龍亦詩常事何與晉公事而僕僕預告之此或其門生親黨傳聞失實而文瑩遂記之耳如唐小說載李林甫出老拳古樹不知名岌岌峻龍纏云按宋武帝廟在新淦縣四十里尚樂山山經云本禿女皇后廟禿女少孤後母苦之令收豕於波陂生補因取食聚蘇絲結爲履蘸熱衛於武帝殿下帝異之取以爲后其說不經臨江府誌載之亦傳疑也或云唐光化中邑人劉輝以尚樂山雜公坑地形之勝捌爲廟址而設宋武帝像與禿女并爲一祠遂稱宋武帝廟娶無所考據云雯臨江人

放翁筆記言王中父韓持國作詩喜用語助如用舍時焉耳豸道命也歟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殆可發笑天啟後竟陵派盛行後生傚之多用焉哉乎也等虛字成句往往令人噴飯不知宋人已

有先之者矣

湘山野錄載冀公王欽若微時應舉過囿田爲令公邀飲大第明日跡之乃襄晉公廟也後以翰林學士使西川回至褒城驛將吏見騶導云是唐相襄令公來謁密告大川之期以晉公勳德品望何數百年後獨惓惓於欽若如此且宰相拜龍亦事常事何與晉公事而僕僕預告之此或其門生親黨傳聞失實而文瑩遂記之耳如唐小說載李林甫爲神仙事亦類此皆誕謾不足信

劉念臺先生宗周以御史大夫罷歸舍於逆旅身衣布
褐一童子侍側蕭然如田父野老郡縣參進士祖襄
亦能文之士初第南歸儀從甚都將入舍於正廳見
有一叟方危坐遣僕誰何之知爲劉公急避去宋杜
祁公致仕居南京新榜一魏峨者出倅巨郡導從呵
擁甚盛祁公遇於通衢無他路可避公乘款段裝帽
暗斃二老卒斂馬側立道旁舉袖障面新貴問從者
曰誰乎對曰太師相公此二事頗相似少年得志者
當知此而杜劉二公老成典型尤可師法也淵川韓浚官御

史時有疏云劉宗周何物幺麼云云人笑之齒冷

同年劉吏部公祇順治已亥官刑部主事將假歸顧
川作詩別余及若文周量曰紳有句云燕市酒人稀
未幾余作九日詩云十年長事少衰絲公祇見之笑
曰何相報之速邪

古者關將見於書傳者不一余已著之池北偶談又
晉書史萬歲傳萬歲成燉煌榮定擊突厥萬歲詣
轅門請曰效進大謂突厥曰士卒何罪但當各進一
壯士決勝負可突厥許諾進一騎挑戰榮定令萬歲

山應之馳斬其首而還此亦鬬將也

酉陽雜俎載北齊房君豹山池在濟南有詩云風淪
歷城水月倚華山樹云云初不詳何許人按隋書芳
彥謙傳彥謙事伯父樂陵太守豹竭力四時珍果曰
弗先嘗乃知豹即彥謙之伯父元齡大父行也
武人能詩史載沈慶之曹景宗而不知周羅睺按本
傳羅睺在陳爲太子右衛率時參宴席陳主曰周率
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反後也都官尚書孔範曰羅

睺執筆制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

日知錄云唐人稱父爲哥舊唐書王琚傳玄宗泣曰
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崇宗行四故也棣王琰傳
惟三哥辨其罪玄宗行三故也日知錄顧絳寄人鬼山著

温公家老蒼頭稱公曰君實秀才東坡教之始改稱
端明人謂東坡教壞君實家僕責氏日抄云温公初
獨樂園洛俗暮月放園園子得茶湯錢與主人平分
一日園子呂直納錢十千公命持去後十餘日呂直
捌一井亭間之乃用前不受十千也視此二事温公
平日修身教家可知近代權門豪僕如嚴嵩之嚴年

張居正之尤七視司馬公僕不居然舜跖徒之分哉
而其主人品相業從可知矣
黃氏云太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此四
字出漢書李尋傳玉堂殿名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
側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去二字使榜院門以爲
光寵詔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不典甚矣今相沿既久
知此者亦少
東坡以紫團參寄王定國詩餘研土門曰突兀太行
頂豈惟團紫雲實自凌倒景剛風披草木眞氣入莖
夫子亭雜錄 卷二 十
潁舊聞人銜芝生此羊腸嶺纖纖擷虎豹蹙蹙縮龍蛇
瘦蠶頭試小嚼龜息變方騁矧予明眞子已造浮玉
境清宵月挂戶半夜珠落井灰心甯復然汗喘久已
靜東坡猶故曰北棗欲遺秉欲持三椏根往脩九轉
鼎爲予堅齒頰毋不賢酒名
皮日休謝人惠人參詩神草延年出道家是誰披露
翻驚光貝葉經前無住色蓮花會裏坐西面香逢山才
記三椏開時的定漁雲液廟後還應帶石花名士寄
來消酒渴野人煎處掇泉華從今湯劑加相贈不用
金山焙上茶陸龜蒙和五歲初成根樹陰紫團峰外
開雞林名參鬼蓋須難見材似人形不可薦品第已
聞升碧簡攜持應合重黃金殷勤潤取相如帥封禪
書成動帝心
東坡小圃五詠人參一首上黨天下脊逢東眞井底
玄泉傾海映白露酒天醴靈田此孕毓肩股或其體
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風雨隔臭味終祖禰
青椑綴紫蓱圓實噴紅米窮年生意足資土乎相敢
上藥無炮炙甘藍盡根柢開心定魂魄憂慮何足洗
廢身輔吾軀既食首重稽
夫子亭雜錄 卷二 三
錢起紫參歌并序紫參幽芳也五葩連蔓狀飛禽羽
翠俗名之五鳥花起故山道人蘭若豐此藥校書劉
公詠歌俾余繼作遠公林下滿蒼苔春藥偏宜開石
間往往幽人尋水見時時仙蝶隔雲來陰陽雕刻花
如鳥對鳳連雞一何小春風宛轉虎溪旁紫翼紅翹
翻驟光貝葉經前無住色蓮花會裏坐西面香逢山才
子憐幽性白雪陽春動新詠應知仙井老煙霞莫賞
天桃滿蹊徑
周緜以人參遺柯古詩人形上品傳方志我得眞英

自紫團慚非叔子空持藥更請伯言審細看○段成式求人參詩少賦令才猶強作眾醫多失不能呼九垂仙草莫難得五葉靈根許惡無按周詩殊劣伯言非抗字亦誤也元和中裴晉公爲盜所傷棄人王義打刃死之公自爲文以祭是歲進士撰義傳者十有二三余兒汸官唐山令夜有盜警小僕紀綱以身衛主死之余亦爲文祭焉

帖黃二字前已引王文貞所云著之唐國史補云黃敕既行下小有異向曰帖黃一作抑黃此與今章奏

帖黃不同

國史補云天寶之風尚黨大歷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

唐趙璧善彈五絃人問其術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此語與莊子相似

南唐徐知諤好蓄奇玩從粵商得一鳳頭彩翠奪目朱冠紺毛金嘴如生廣五寸其腦平正可爲枕以錢五十萬償之

劇談錄元和中進士李賀善歌詩元相國稹年老以明經擢第常願交結執贄造門賀覽刺遽令閽者謂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相國悵慎而退接元擢第既非遲暮於賀亦稱前輩語客執贄造門反遭輕薄小說之不根如此

經霜冬瓜皮同朴硝煎湯治翻花痔立愈或以雞蒴代瓜皮亦可○烏藥細磨冷濃茶治湯火瘡○生白蘞末半分入膠以一指甲水滴之治婦人小便不通○細辛白芷雄黃以好酒研末入麝香少許服治蛇入鼻治鼻衄○黃連一兩酒浸曬乾用神麴爲餅作丸如桐子大食後以荷葉湯送下三十丸治梅核膈○密陀僧滑石等分生薑汁調敷治腎囊癢○金絲荷葉搗汁塗患處治蛇傷○甘草濃煎汁調地龍糞塗搽治小兒腎囊腫○人中白火煅存性一錢銅綠三分爲末一分揩治小兒走馬牙疳○端午日收桑椹陰乾爲末空心滾白湯下治痔○舊棬燒灰置瓦

上收火氣清晨温茶調服三四錢治婦人血山崩已
俱見婦嬰記

橄欖解河豚毒槐花微炒與乾胭脂各等分同搗碎
水調灌亦能解毒見輟耕錄

新城東北有龐家湖亦名龐居士沈塗處然不知居士何許人也陶南邨輟耕錄云相傳龐居士家貲鉅萬殊用勞神自念曰若以予人又恐人之我若不如置之無何有之鄉遂盡送大海中舉家修道總成證果即此事也湖在錦秋湖之西

青沙河之東邑誌當補入

陳去非語人云本朝詩慎不可讀者梅聖俞也不可不讀者陳無己也見卻掃編如此議論殊不可解

陶南邨述歷代醫師列殷仲堪於西晉又分貞白先生陶弘景爲兩人疎謬甚矣

元人俞文豹稱其兄文龍駁諸葛忠武之言曰孔明之才謂之如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於劉備則可謂之忠於漢室則未也又龍泉葉氏習學記言論昭烈武侯謂其以一隅而抗天下與公孫述相去幾何又謂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然以上當更有事又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此全不是議論又謂其於義利之際更宜詳處若其義不深其效不遠故材薄而功陋且與衛武甯武稱凡詆訾忠武者無所不至若二子者可謂名教之罪人亦難能之比與

葉氏論史記伯夷列傳云貧窮吳光皆弒君竊國子臧季札尚不恥立於其朝況武王周公以至仁大義滅商夷齊餓爲而惡之云云以此尚論古人是長亂臣賊子之風矩忠臣義士之氣其罪可勝誅哉

葉氏論晉人物首推溫嶠智以緯忠再匡晉室取與伸縮一本至誠充其所能非東晉人才也一人而已

葉氏謂詩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序詩者謂男女思不期而會余固疑其非是按孔子引此以況程子然則凡詩稱美人皆謂賢者其於刺淫貶色要須特有所指乃可從爾不然則彼何足以污簡策而復載重出謔悉不已哉此論得之

書婆云小說載人參果亦有據大食王遣人之海上見一方石上有樹枝赤葉青葱生小兒手足著枝上不語能笑書婆截其枝著

張橫浦家蓄犀帶一胯中有一月過望則見蓋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影于內

古今推好士者率以韓蘇並稱余嘗考之退之非于贈比也李翺與韓侍郎書云如兄者頗亦好賢然必甚有文辭兼能附己順我之欲則汲汲孜孜引拔之突若不能然則將乞丐不暇安肯汲汲孜孜爲之先後云云此觀之退之但喜附己者耳安能盡天下之才如子瞻之好士者哉

元丞相伯顏使于閩國於井中得一玉佛白如截肪

劉宋王惠爲吏部尚書兄鑒好聚斂惠謂曰何用曰何用食爲余嘗慕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官爲其人故從宦四十餘年祇守先人田廬惟增一別墅以其在山水之間耳

隋獨孤后性妒忌後宮莫敢進御此猶婦人之常也以太子勇多內寵則讒而廢之高熲賢相也其妻生子后間而惡之屢譖於帝竟殺熲乃至諸王羣臣有妾孕者必勒帝斥之一婦人之妒而其禍家國至此異哉

雙槐歲鈔記宣德癸丑諭改進士爲翰林六科庶吉士分兩等合三科進士共選二十八人前此解學士縉亦爲中書科庶吉士

成化中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合疏劾內閣被謫時以言路風力北不如南爲之語曰南京科道猛如虎九年考滿陞知府北京科道編如羊九年考滿陞京堂蓋因淵徽二人發非謂例也

洪武初進會試錄止刻序文與執事官及中式姓名三場題目至乙丑戊辰始刻文見黃瑜雙槐歲鈔

華亭門人周振常策銘　鄉　寄元人揭曼碩泥金細書金剛經工妙不減二王末題字云翰林國史院編修臣揭徯斯奉敕焚香盥手拜書至治二年二月吉旦明大理寺田林炳章有留耕園別業歿後建祠其中子弟輩延師訓國器讀書祠側萬歷己酉許科試不錄無意秋闈暑月晝寢夢林告之云君今歲當薦賢書胡不赴省試覺而異之果以遊才人試中式己未登第又彭副使憲范諸生時讀書園中禱於神一日坐桐下忽一葉飄墜其前有蟲蝕成文曰今科而舉

是年萬歷戊子果中式其弟某亦來禱復有葉墜下其文曰子亦能科某喜頗自負後竟老於諸生其子汝亨舉崇禎庚午科鄉試其靈驗如此此與九鯉湖皆在莆而知之者少

康熙二十九年九月閩興化府西岩寺發地得一穴所有二千在叶音泄　此有何情何景而古雅雋永味之不盡几作六朝樂府當識此意故錄其語

古同宮同姓者奉以所居之地別之如西楊東楊南楊東王西王英按皆君子也劉文和翊劉文穆吉同居內閣稱東劉北劉而邪正判然

知人實難文富司馬諸公不能預燭王安石之奸明英宗以李文達公之歿諭王忠肅公使舉可任內閣者忠肅薦五人而薦安與焉殆不可曉若焦芳能薦劉文肅忠亦不可解豈以鄉里故邪

何左丞真初以義兵勦東莞賊王成陳仲玉等仲玉就擒懸賞購成成奴阿巢伺閒縛成以出真如格賞之而使具湯鑊烹阿巢此事與寶建德誅王軌奴事相類光武愧此多矣

萊州府城東北滿家亭子有水石之觀地產石色理如碧玉瑩如水晶可爲印章但苦質脆耳先兄考功客萊時余寄詩云雁門石秩谷崑山玉予罔古人風流入筆墨每恨道遠難攜將滿家亭子水清妙試采

八月日作碑亭使閫中獲古鏡一古劍一金環數枚環徑二寸劍脊有字土花剝蝕不可辨

徐巨源世溥云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

余墨品印章色如點漆而溫潤如玉尤可愛余刻其文曰茗柯有寶理鴻名相文達公裔孫也

史載陳伯獻稍林文安公瓛賤者卽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卽之不知其爲賢智愚不肖卽之不知其爲尊愚不肖卽之不知其爲賢智獨非意相平者卽之始知其遽然不可犯余嘗服膺斯言竊私淑之而愧未能也

王文定　道論朱子不取東萊讀詩紀一條最爲確論今錄於此云東萊讀詩紀多是裁剪先儒成說擇其理之正者用之間有少出己見又皆謙退和平深得

詩人本意且恪守序說惟其甚難解處方以別義代之亦不犯程子說書必非古義轉使人薄之戒學者不可以朱子之言而遂輕視之也又曰朱子說詩大意盡具於此然甚是偏拗恐不得聖人刪述本意焉端臨文獻通考逐一辯之甚明切且使朱子見之當心服矣

南渡欲諡刑部尚書王世貞爲文憲而孟津爲相力沮之不識何意時同議補諡者高啟文愍周新忠直倪鍾鼎惠陶魯襄靖王思文端王三善襄烈朱燮元

漁洋山人王士禛

邊華泉倚書集有送于利四絕句利吾縣人弘治已酉舉人官揚州府同知苑馬寺卿鑾之子也邊詩云

送君城南橋笑折城南柳歸來掩關坐皎月當窗牖

露下夜已久清軒調玉琴淒涼湘水曲幼婉白頭吟

一別春城雨兩回秋月圓樽前不盡醉書札但空傳

離腸似連環宛轉不可絕相送淮水秋相思燕地雪

觚不觚錄云故事投刺通書柬而皆書一正字及萬

歷丙子入朝投刺俱不書正字初亦以爲雅既而知

其爲江陵諱也是正字一諱於秦始再諱於江陵矣

弇州先生明盛事述父子至三品九卿工部尚書畢

公亨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昭○早達十九歲今王

方伯象坤中解元二十歲登第已上俱吾縣人方伯

即二先伯祖也○又異典述天順七年庚辰會試貢

院災舉人死於火者九十人俱特贈賜進士出身內

榮華新城人

弘治中太監李廣敗吏部員外郎張綵疏言太監汪

直梁芳挑亂國典變惑聖心脫死詩矣久擯不用而

陛下復召還之李廣招權納賄致陛下受奸諛蠱惑

之名而不自知軍民罹貪殘剝削之害而無所愬今

縱不追僇其罪豈可併置其惡黨漫不懲戒乎伏望

斷自聖心凡營求餽遺者大臣致仕小臣罷黜云云

其言頗正乃正德初劉瑾亂政綵與焦芳首相比附

蹴致通顯卒陷大辟身名俱敗貽笑千古前言竟自

蹈之何哉

正德中給事中周銓祭酒王雲鳳先後疏請刊定正

德元年以後現行事例編集成書頒布中外又請瑾

釋奠如魚朝恩故事銓不足言雲鳳號稱名臣乃亦

靦顏爲此何也雲鳳與喬莊簡王瓊齊名號河東三

鳳莊簡何矣瓊與雲鳳何異畢歆之龍尾乎虎谷集

詩文皆未成家然一時名流如石邦彥喬白岩僑柴

墟邵二泉王陽明韓苑洛五泉皆與唱和

中官張雄幼爲繼母所凌遂怨其父鋭既貴不與相

見同類或勸之雄乃立中堂垂簾杖殺其父二十既乃

相抱而泣此亦千古奇聞

錢甫家有祖母綠如來像白玉琴白玉琵琶各一
王甫波方田崇義筆談一條嘉靖甲辰榜諸公取其名
之相近者作一聯云蕭一鶚余一鵬羅一鶚何一舉
以登科李九功方九敘金九成戈九章而作樂蓋以
四人名輳合之其巧如此又乙未榜有勞姓者號原
野爲屯田郎中時都水郎顧號一江同年也戲勞曰
原野屯其田宜勞碌碌勞應聲曰一江都是水四顧
茫茫聞者絶倒
順治戊子山東鄉試解元伊闢吾縣人三名連應鄭
樂安人四名綦汝舟高密人五名咸延錫冀縣人皆
稀姓時謂之五花榜辛卯九十九名韓魏膠州人一
百名柳熹臨清人時謂韓柳押榜及丁酉末二人王
飏昌高密人謝某時又謂王謝押榜

杜牧詩小溪光汎汎宋黃仁傑詩汎月不虛爲朽月
今年賴得是豐年楊用修云汎怕平聲又丈加切按
正字通普八切攀入聲爾雅西極至于汎國汎西極水
名又水相激聲韓愈詩猿江息澎汎與湃同張衡南
都賦流滿投濊紛汎輣軋注音八汎有平去入三聲
予少時有一聯云山雲遥變夏水草靜宜軒汪若文
程周量皆喜之六合李侍郎聖一獨云律詩一聯中
銖兩須字字相稱軒字恐對夏字不過子深服之又
予少時最好李太白牛渚西江夜孟浩然挂席幾千
里諸篇數數擬之董侍御玉虬規予云律詩須句句
做未可但騁逸氣予亦深服之此皆予五十年論文
益友今俱宿草追思愴然聊記之以示來者
陸放翁詩扁舟繫蓍古梅林初以爲泛然語耳按宋
緇雲馮時行從諸朋舊十有五人攜酒具出西梅林
如龍孫枝叢生直上尤怪古者凡三四酒行以舊時
愛酒陶彭澤今作梅花樹下僧爲韻然後知梅林之
義蓋梅林卽所謂梅龍者也
虞伯生送袁伯長扈駕上都詩中聯云山連閣道晨
留蹕野散周廬夜屬纍以示趙承旨承旨則美
矣若改山爲天野爲星則尤美虞深服之蓋鍊字鍊
句之法與篇法並重學者不可不知於此可悟三昧
丹鉛錄載東坡贈青神楊棟詞云尤文事業從容了

要峴峨人物後先相照見說君王曾有問似此人才多少而引小說高宗問馬駙蜀中人才如虞允文者有幾云云按允文采石之功在南渡以後時東坡之歿久矣安得先有此詞誤甚矣而曹能始蜀中十志亦載之略不駁正何也

左思別傳云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興並早終未嘗為思序注皆思自為以重其文按太冲三都賦自足接跡揚馬乃云假諸人為重何其陋耶且西晉詩氣體高妙自劉越石而外豈復有太冲之比別傳不知何人所作定出

怨謗之口不足信也太冲吾鄉臨淄人

右丞詩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興來神來天然入妙不可湊泊而詩林張秀改為山中一丈雨潼川志作春聲響杜鵑方輿勝覽作鄉音響杜鵑此何異點金成鐵故古人詩一字不可妄改如謝茂秦改宣城澄江淨如練作秋江亦其類也近餘姚譚宗撰唐律秋陽諸名家詩無不妄加點竄古人何不幸橫遭縣劓如此

蜀中十志以物類相感志十八卷為東坡著謬甚不知何據按此書是宋初僧贊寧著

普曜經言太子薩婆悉達手七弓一發透七鐵鼓又一手執大象擲著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又發一矢穿過大鐵圍山誕妄不經極矣且如來為人天師詎與孟賁烏獲角力耶何其鄙而無識邪

嘉地遠可以湖州命之高宗此事可謂憐才矣

王稚東都事略淹貫有良史才與曾子固陸平集韻頗上下然蜀志載稱父禮部侍郎賞誓玉當集東都事略一百二十卷則此書亦如遷固之史記漢書本於談彪邪但未得此書全本不知是百二十卷否稱於父書之外有所增益否稱亦不當沒其父之名掩為已有也俟更考之賞眉山人

新津任淵字子淵常注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已三集類也近餘姚譚宗撰唐律秋陽諸名家詩無不妄加點竄古人何不幸橫遭縣劓如此

號稱博洽又摘山谷詩文為精華錄按淵紹興元年

乙丑類試第一仕至潼川憲其稱天社任淵者新建
山名也
漢樂府鼓吹二十二曲今所存朱鷺已下是也魏繆
襲鼓吹曲昭晉傅元皆擬之率淺俗無復古意其詞尤
多狂諍如昭之關背德襲之平南荊元之宣受命惟
庸蜀等篇猶猶狂吠讀之髮指而左克明郭茂倩皆
取以附漢曲之後何其謬也無已宜取柳宗元謝朝
耳

文士之於先達遇合似有夙緣有不可解者如高陽
李文勤公之於曹祭酒頵嘉禾真定梁公之於汪刑
部季甫懋麟臨朐馮文毅公之於陳舍人庚明珠柏鄉
魏公之於黃秀才文友以庸服膺讚歎不置若自其口
出然諸君皆及門若文友與柏鄉則平生未嘗識面
而傾倒如此更可異也余門人吳江葉進士元禮舒崇
神清不減衛叔寶少負雋才嘗注庾子山哀江南賦
爲時所稱康熙己未博學宏詞之舉閣中諸老亟薦
之皆欲爲之道地鑒公論也元禮至京師面病病旬
日竟死豈非命乎是時文友已前歿而柏鄉罷相久

矣汪陳亦連蹇不過惟頵嘉以中書舍人改編修累
官國子祭酒
宋初播閩跋跳不羈然其詩實有可觀如久客見華
髮孤榻桐廬歸初月無朗照落日有餘暉漁浦風水
急龍山煙火微時聞沙上雁一一皆南飛右詩在唐
人中亦推高作
虞山錢先生云吾讀子瞻司馬溫公行狀富鄭公神
道碑如萬斛水銀隨地涌出花然莫得其涯涘也晚
讀華嚴經稱性而談指如煙海無所不有無所不盡

集後絕句云慶歷文章宰相才晚爲孟博亦堪哀涕淚滿大筆干秋在字字毒嚴法界來

錢先生題高忠憲公村居詩卷云存之今方爲御史大夫堪獨坐雙籐倚戶外羣僚拳手屏氣不知存之居太微執法之署視孤廬中老屋數間何如也憶予昔官御史大夫時退食謝客焚香掃地下簾讀書自一二輩布故交以風雅相質外門雀可羅也然則執法之署與孤廬老屋豈有異哉試以質之忠憲必相視一笑也

往在京師於卞中丞家觀裴文襄畫人物生動林木籬落間積雪皓然羣鴈眉衣裘皆於寒色因憶宋莒公宗常以此圖賜王欽若令至金陵擇江山最佳處張之因置諸賢心亭太平佳話千載而下談之齒頰俱芬不知即此本否但以之賜欽若不免夜光暗投耳數年來此畫往來胸臆欲賦一詩終不能成聊記於此

先大父尚書府君明天啟中以儀制郎屈惠王之國著藩桐載筆一卷載銅梁張襄憲公自南家藏清明上河圖第二本後病中戒子孫曰此圖有名於世初本爲豪貴務取貿禍他日有求者便可與之公歿後幾年中丞某宦於蜀以三百金檄銅梁令往求之公之子某如其所戒而返其直中丞得之喜甚再使銅梁令將命終辭其直不受令乃大張供具伎樂召公諸子姓宴飲盡歡而罷按張擇端上河圖曾入嚴分宜家所云豪貴者謂世蕃也肖甫之見過李衛公遠矣

予初以詩贊於虞山錢先生時年二十有八其詩皆丙申後少作也先生一見欣然爲序之又贈長句有騏驥奮蹴踏萬馬喑不驕勿以獨角麟儷彼萬牛毛之句蓋用宋文憲公贈方正學語也又采其詩入所撰語炙集方舟山自海虞歸爲余言之所以題拂而揚詡之者無所不至予常有詩云不薄今人愛古人龍門登處最嶙峋山中柯爛逢棊淺又見先生制作新自首文章老鉅公未遺許友人間風如何百代論騷雅也許憐才到阿蒙今將五十年同思往事真平生第一知己也

侍御傾形臣展余同邑同年也博雅能詩爲詞曲亦有致順治辛丑請急歸康熙戊午應博學宏詞之徵明年報罷往來揚州道中感秋柳賦詩二十首多可誦耳後著述散佚聊錄數章於此以見一斑云灞橋橋畔美人居性慧能爲倒旌書一覩靚容頻問訊十眉新樣近何如絕代容華照眼明幾年聲價重金城誰言詩賛垂垂老一到臨風百媚生零露瀼瀼晨半未乾日高猶自怯輕寒連錢驄馬驕嘶過青眼偏偲頭帶笑看幾照芙蓉益頰紅珊珊骨節玉瓏璁幾番眠起

嬌無力披拂偏宜少女風垂金小篆不曾謄藥葉紛披撇與波載柳編蒲無用處祇傳新樣似元和露和前殿見丰姿成辭躭情寫豔詞九月受風秋色裏治遊心醉麴塵絲拂堤又復映征帆折贈還宜女手摻

薄暮一番微雨後江州司馬澀青衫

東漢末有議郎張馥與蔡邕同以博奧著在茂先之前今人止知茂先著博物志耳不知從伯文玉與龐鴻儒集惜不記出處

從兄孤絳士咏新月詩云乍見一簾水回頭月抱眉

貴如存醒酒瘦比摩梁弦孤絳少有永寧神清之目書法擅絕一時琅琊崇禎壬午之難此經商丘宋先生鑒賞者謂今家宰牧仲先生鑒賞者謂今家宰牧仲也士大夫言之輒爲絕倒

林子羽鳴盛集四卷其同郡郡銅所編銅作後序稱中憲大夫溫州府知府成化三年丁亥歲也按郡銅天順間以御史言事忤權奸與張鵬等十三人皆左遷知縣載集文罪水東日記

棄文菲公盛云古人所作墓文碑誌敘述子婦者甚少詳書其子之行實生卒及婦家之世山者加少也惟歐陽圭齋於圭塘之父獨然嘗變例歟圭塘者元

中書省參知政事魯郡公訃公有壬也予平生爲人
撰碑版文字多矣率遵古法而世俗不知多以爲怪
事至有請其不書之故者蓋皆不讀書考古之過也
華陰王伯佐宣輔來求其父山史弘撰銘以文五峰畫
驪山圖潤筆上方自題云萬歷乙亥孟夏四月以董
巨體法寫驪山書古圖蓋唐世遊觀勝地眞觀建之
天寶成之弔之者後之鑒也豈直區區楮墨之間哉
五峰山人文伯仁書時年七十有四予昔登驪山山
之佳處在東繡嶺石甕寺一帶林麓澗壑映帶如畫

而西繡嶺平曠但可遣宮殿宜捨路耳故華清朝元
諸遺址皆在其處詳于秦蜀驛程後記
童子入家塾講誦之餘令其屬對凡以調聲律覘器
識不爲無補昔程篁墩舉神童以此得名余邑前輩
沈澄川淵先生幼時塾師夏楚之負痛投地師曰一
滾滾下地能對則貫汝公應聲曰兩登登上天師大
奇之後果以嘉靖乙丑登進士入翰林官國子司業
予八九歲時先大父尚書府君召叔祖洞庭咸飲叔
祖豪於酒而工草聖有張顛之風大父顧予兄弟曰

醉愛義之頭予應聲對曰狂吟曰也詩公大喜賞以
名人書畫扇謂先君曰此子必早成後順治辛卯侍
叨魁薦府君時年九十一猶及見之乙未成進士歷
官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府君歷先朝皆屢贈如其官
謝在杭肇淛與友人登張秋之戊已山酒閒徵古來干
支命名者如子午谷丁戊山丙穴之類而不及丁卯
橋癸辛巷漢宮之甲觀巽奧之癸亭何也
唐劉伯芻品水以中泠爲第一惠山虎丘次之陸羽
則以康王谷爲第一而次以谷簾惠山古今耳食者
遂以爲不易之論其實二子所見不過江南數百里
內之水遠如峽中蝦蟇碚纔一見耳不知大江以北
如吾郡發地皆泉其著名者七十有二以之烹茶皆
不在惠泉之下宋李文叔格非郡人也嘗作濟南水
記與雒陽名園記並傳惜水記不存無以正二子之
陋耳謝在杭品平生所見之水首濟南趵突泉次以
益都孝婦泉在顏神鎮青州范公泉而尚未見章丘之百
脈泉石皆晉郡之水二子何嘗夢見予嘗題王秋史
畢二十四泉草堂云翻憐陸鴻漸跬步限江東正此

意也

明世宗末年患喉閉江西一糧長運米至京以山豆根煎進立愈後徐文貞階病亦以此方奏效

余居易錄載奇疾數事又謝在杭云浙有士人一手指忽痛指甲間生珊瑚高二寸許氣成海市有人物城郭樓臺醫皆不識何症或以爲火也投以大黃而愈比與穆桂陽吏部晚年額上皮內腫起晶瑩中有一人騎驢往來終日不少休同一怪症卽緣扁豆亦知也

宋慶歷時有官官薔一古鏡背鑄鬼形而其影在鏡中

明人小說載驛丞問楊文懿公官名洗馬曰洗幾馬公答之云云水東日記又載一事劉洗馬定之與吳侍王偉過於朝偉戲劉曰吾太僕馬多公須一一洗之劉應聲曰何止太僕諸司馬不潔我固當洗之耳聞者快之偉卽媚王振者也

日本國重儒書十三經而下無所不有獨無孟子中國人有私攜過海者輒有風濤蛟龍覆舟之患此理

求胗曰此非人脈必異類也當賓告我嫗泣拜曰我西山老狐也與之藥而去今小說平妖傳寶借用其事而所謂嚴三點則南昌神醫也予已別記於居易錄又傳中杜七聖與蛋子和尚鬬法斬蒲蘆事見五雜組乃明嘉隆間事皆非杜撰也

余少奉教於虞山婁江兩先生五十年來書尺散佚偶從鼠竄之餘得兩先生赤牘手書不勝感歎謹錄左方○錢牧齋先生書三通○王峰郵中忽奉長箋溫文麗藻睠如春華東風入律青雲干呂捧讀數過

笑納以報自分以木桃之投而致瓊瑤之報私心怦
營愧無以仰副德音也衰遲潦倒竟身空門舊學無
幾遺忘殆盡惟有日綸貝葉鶴閒送老世間文字茫
然如前塵積劫門下散華落藥如卿雲在天有目共
覩老人未免椽筆童心鼓動習氣欲從蒲團上馳去
以此自笑耳近日詩家如稻麻竹葦聚令得法眼刊定
又有伯璣元覽其爲鑒裁廣陵當又築文選臺矣西
樵詩渦欲請教郵中都未見暫憩如調饑我勞如何
邦溝一水不能掬十日春糧趨侍鈴閣京江間阻便

如明河天塹可一歎也亂後撰述不復編次緣手散
去存者什一荊婦近作當家老姥米鹽瑣細枕藉煩
瀆掌簿十指如椎不復料理研劑矣卻拜導命慚惶
無地杜詩非易注之書注杜非小可之事生平雅不
敢以注杜自任今人知注杜之難者亦鮮矣可歎也
西江王子一苦心學四大家文字遍遊之後遺文散
佚倘得歸伯璣搜緝序而傳之俾此子不爲草亡木
卒誠藝林所仰望也貴門人便郵草率寫復老懷繾
綣都無倫次惟高明亮之○僕於君家季木兄有同

年同志之誼而司馬中丞鑒令祖方伯成以年家稚
弟畜我愛我松茂柏茂如草木之有臭味不但孔李
通家也陵谷改遷故舊寥闊東望偕宗未嘗不鬱紆
感歎頃聞門下雄駿絕出鑒翮雲霄鴻裁鷁詞衣被
海內才鉅之士靡不捧盤執匜願拜下風私心慶幸
以爲大槐以後復產異人新城門第大振於灰沈煙
燼之餘禽息之精陰慶在季木可知也舍甥北還復
示大集如觀武庫如遊玉府未敢遽贊一言於簡端
丁老繼之枉過言門下駐節亦亭討論風雅風前燭

下睠念衰朽以爲孤竹老馬猶能識道不惜過而問
焉禪力未固獵心復萌緬閱再過放筆爲糲粗之導
庶以古學日遠流俗波靡如門下應半千之運若豎
穎發同澣狂瀾鼓吹大雅故敢傾吐樸學申寫狂言
直道其所厚望於門下者此時稂莠一區鳥鼠同穴
聞僕之言必將鑿喙爭鳴衆口交訾區區之意但得
以片言自效於高明斯世有一人知已豈復與塗才
小生爭寒暄於鼠穴哉序言草略有懷未盡扇頭古
詩一章聊當百一邦溝京江盈盈一水貧病胖跡投

老荒村東風解凍倘期裹糧襆被來扣鈴閣庶幾樵蘇不爨明燈永夕上下揚抗成千古佳話耳君家羣從北復何如季木兒郎得免負薪否牖來附問不盡馳念○餘生暮年銷聲息影風浪曾起突如炎如介特天悉得免要領驅夢已闌驚魂未慰遠承恩問深荷記存惟有向長明燈下炷香遙祝而已伏讀住集洪洪大風青丘東海吞吐於尺幅之間良非筆舌所能贊歎詞壇有人餘子皆可以斂手矣老鼈叢殘仰承推許三復德音慚懼交并榦材樸學本不敢建立

門戶厠足藝林幸奉先生長者之訓稍知撥棄俗學別裁僞體采詩餘論聊示發揮遂使謠諑紛如彈射橫集俗習沈痼未學眇蒙醯雞非獃良可愍歎日星在天江河萬古歐陽公有言最爲小子輩哉八十老叟餘年幾何既已東身空門飯心勝地義天法海日夕研求刻心刻腎如恐不及何暇復沈湎筆墨與文人才子爭口吻之短長哉非勞行之書不觀非對法之論不作世間文字一一皆洄向菩波唄讚之餘遊

情消除陰界假年送老如是而已秋柳新篇爲傳誦者搜出枚生已老豈能分免閻一席分賦忘憂白家老嫗則促斐下吟紅咏絮邇若隔生無以仰副嘉命徒有永歎而已伯璣想倘在幸舍道相念寒窗裁謝隔風悵然○題梅村先生書一通○增城波江一札想已得候見竹西正來傳示論詩大什上下今古咸歸玉尺當今此事非得公孰能裁乎江表多賢正恐不鳴不躍者或漏珊瑚之網如吾友許九日兒爲寒齋二十年酬唱之友十子才推第一篇什流傳定

蒙鑒賞近詣益進私心畏且服之而獨苦其食貧無依即宿舂辦裘亦復不易而出門求友之難也今春坐梅花樹下讀阮亭集躍起狂叫曰當吾世而不一謁王先生誰知我者襆被買舟裘笻渭酒特造門下雖幸舍多賢誰復出九日上者乎其姿神吐納書法之妙見者傾倒當以爲長史王脩之流不徒繼美平丁卯橋也門下延譽攬秀或亦倦於津梁然如此客急宜收之夾袋咳唾所及增光長價且此君青鞵布襪由是而始無使寥落便增旅況則皆名賢傳中佳

宋洪容齋撰唐人萬首絕句曾表進孝宗御覽批答甚優又賜茶一百斧清馥香二十貼金器一百兩當時右文之盛可以想見然余觀其書舛譌汚亂如何遜沈警乃梁陳間人概行采入何警句江晴雨欲來浪白風初起改作絕句望唐小說如東陽夜怪錄諸詩皆誠之敬去文虛倚馬之類亦載之更爲不根而四庫之詩略無詮次有一人之作而分屬數卷者尤難撥閱盡當日祗欲取盈萬首都無持擇

故也余每病之歸田後選鈔數百首別爲一集以繼其詩爲一集傳之未果也孫

本朝拜相高吏部侍郎趙興宧拔察使丁巳皆以教職遷知縣丁自有集余僅記巳巳一絕云薄羅衫子凌春風誰家馬上口脂紅馬蹄踏入落花去

一溪柳條黃淡中

大學春秋祭例遣大學士一人主之翰林官二員分獻公宴惟祭酒與大學士南北相向司業則側坐余爲祭酒時值南陽李文勤公代祭公與余有師生之誼余欲移席公曰古禮不可廢也卒從之時太常卿

薛君采公斗輩皆側坐

朝廷重師儒如此

王晉溪一生仇彭襄毅然迹其行事邪正判然侯元敬一閑錄謂王祀鄉賢久萬歷四十六年督學某始革之爲非鄉曲之私言非公論也

一閑錄云呵膠出塞外可以羽箭婦人貼花鈿呵嘘隨融此與兗州阿膠非一物世多不知

故友山陽王洗馬季貞象與張虞山重遊浙東行處州山中各有即事詩一云西風黃葉無人徑破廟山

神對古松一云百年無與人間事老死深山古木中
今人攘穢入市者不知世有此境
永嘉明月山裴敬祠神像是其填身後瀆里人貯之
石匣更爲裝塑石匣倘存祠中水旱癘疫禱之輒應

故友劉吏部公戩體仁尺牘題跋風味不減蘇黃往與余往復最多今并佚矣偶從蠹簡中得其小札一通書法言語皆可寶玩因付大兒涑藏葬別錄於此潤州握手謂我猶遊戲人間喜極淚下不知公戩何人而先生咎咎若此揚署再語見退衙時小書一屏書洛神賦壁上懸松圓詩老小景一幀匡牀棐几蕭然無點塵令人意消白沙客舍下馬踞牀爲我特留一

日集諸勝流修談讌之娛昔人有言不幸生末俗猶幸識元紫芝僕既幸識先生又辱眷眷若此想曾於無量阿僧祇劫供養承事一切慧業文人故茲生乃享此報不落落也當與同人言讀同時他人作雖不知其什倍于我竊復漫臆儻假以問學似若可追至吾阮亭即使我更讀書三十年自覺去之愈遠正如仙人嘯樹其異在神骨之間又如天女繞妙偶然動步皆中奇舞之節當使千古後謂我爲知言之所作既不欲刻布可時寫一通見示僕所撰汝頴集蒙宣

索緘寫寄呈先君子遺集一卷并呈不知能邀先生跋數語不姓子詩一幅閨房詩一册附發一笑衆亦妥往語耳近日兒女頗愛文術但爲之父兄者愧無以教之然不可不令先生聞之也欲言無窮忽已紙帆東下輕野處寧新友良辰多遠情思君如草色迢遞向燕城

又簡得友人董侍御玉虬文驥臨洛神十三行卷自題後云宋思陵十三行賈似道所購九行後四行有悅生小印此子敬真蹟余從宋搨唐摹力追而不得其形模華亭公云趙松雪臨之少洛神疎隔之法當從此悟入耳

千年人參根作人形千年枸杞根作犬形中夜常出遊烹而食之則仙去相傳有女道士師弟二人居深山中一日其徒汲水於井畔見一嬰兒抱歸成一樹根師大喜烹之未熟以糧盡下山爲水阻不得還徒饑開甑中氣香美遂食之比師歸已飛昇矣又揚州

一老叟常擾眾酒食一日治具邀眾令丐者數人捧二盤至一蒸小兒一蒸犬也眾駭踏不敢食叟乃自食之以其餘分羣丐語眾曰此千年人參枸杞求之甚難食之者白日飛昇告感諸君特以相報而乃不食信矣仙分之難也言未已而叟已上昇羣丐隨之矣五雜俎

人參出遼東上黨者最佳頭面手足皆具清河次之高麗新羅又次之今生者不可得見其入中國者皆縋縛蒸而夾之故上有夾痕及麻線痕新羅參雖大

者數片合而成之其力反減擇參為取透明如肉及近蘆有橫紋則不患其僞矣五雜俎

人參在本地價不甚高過山海諸關納稅加以內監高淮檄取動以數百斤計故近日佳者絕不至京師其中上者亦幾與白鏹同價矣五雜俎

王介甫云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按紫團上黨山名也本草及唐宋以來皆貴黨參今惟貴遼東及高麗產佳者每一兩價至白金五兩而上黨每一斤價止白金二錢近人參禁嚴價驟貴始稍以黨參代之每一斤價至白金一兩有奇而購之亦不易也

宋宣和間有妃嬪病嗽侍醫胗治百計無效後遇賣藥者以十錢得十貼攜入進之一服而癒以百金購其方乃天花粉菁黛也

唐鄭相國年七十五爲南海節度使以粵地卑溼得疾有訶陵國船主進一方服之良驗乃錄而傳之破故紙十兩擇淨皮洗過搗篩令細胡桃肉三十兩湯浸去皮細研如泥入前末用好蜜和勻盛瓷器中清晨以煖酒二合調藥一匙服之隨以飯壓如不飲酒

以漉白水代之久服延年益氣悅心明目乘壯筋骨但忌食芸薹羊血耳

秦少游五言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六朝佳句也予少時在廣陵有句云露檻驚孤鶴風檐散叢菊汪鈍翁說鈴取此一聯云二句已逼漏柳柳州矣今全篇刪去不載集中蓋予論詩絕句云風懷澄澹推韋柳佳處多從五字求解識無聲絃指妙柳州那得並蘇州與東坡之論特相反故鈍翁云云

竹坡詩話云李白柳公權俱與唐文宗論詩夫太白

與文宗安得相及少陵謂診不應至此豈傳錄之誤耶

慈谿姜編修西溟震英爲舉予時袁隰中川塗抹葬典舜典字點竄清廟生民詩語監試御史不知出處指摘令改易西溟曰此出李義山韓碑詩非杜撰也御史怒借微錯貼出之

許顗彭周云東坡詩如長江大河飄沙卷沫枯槎東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澤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耳余謂由上所云

惟杜子美與子瞻足以當之由後所云則宣城水部右丞襄陽蘇州諸公皆是也大家名家之別在此

宋熙甯中會稽僧重喜有詩云地爐無火一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乞得些麻縫破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此詩甚佳惜不過坡公與佛印參寥守詮清順輩同蒙品藻耳

紫微詩話載張子厚詩并丹巳厭嘗慈葉庾亮何勞惜蘿根疑三韭二十七乃梨之事與元凱何涉誤用而后仁亦無辯證何也

長洲尤太史悔菴側晚年作詩中二十四友歌乃仿杜飲中八仙歌之體所載皆海內名士之已歿者而中亦及余蓋因先兄西樵考功而連類及之也詩見本集辭多不錄

菽園雜記言明時頒歷後各布政司送歷於諸司大臣旁午於道每百本爲一塊有一家送至十塊二十塊者誠亦太費然亦可以見當時物力之饒余爲侍郎總憲時本衙門司務領歷不過二十冊至爲刑部尚書則不過十餘冊耳及家居本院司所送總計不

過五六冊此亦物力盈絀之一徵也

明故事四月八浴佛日賜百官不落夾按萬歷中慈聖李太后宮中祖九蓮菩薩四月供不落夾先從祖季木象春考功詩云慈甯宮裏佛龕崇瑤水珠燈照碧空四月慶供不落夾內官催辦小油紅蓋故事四月供佛後即賜百官不始萬歷也夾菽園雜記作莢

明初功臣中山而下唯傅潁公功最大而始終無纖毫之過乃終不見容至於不保其身不保其子論者冤之南渡後始以給事中李清言追贈麗江王謚武

靖而馮勝亦贈甯陵王謚武莊又進祀於功臣廟二百七十年之缺陷至是始快人心而爭公論矣二公見夢於李肅衣冠謁謝蓋英爽尚未泯也

李先請追議建文景泰二帝廟號於是上故懿文太子廟號曰興宗建文帝廟號曰惠宗景泰帝廟號曰代宗已又疏請修建文實錄略云惠廟歷載有四其實錄成之甚易祇緣當時班筆諸臣搖手革除於是化國史爲家乘而子虛烏有皆佐筆端則史彬致身錄其最也若非先臣吳寬集中載彬墓銘甚詳安知

從亡之說廣而從亡十臣之說皆廣之廣乎云云尋以金陵不守其言不果行然而正議不可泯已

李白謂五言爲四言之靡七言又其靡也至於詞曲又靡之靡者詞如少游易安固是本色當行而東坡稼軒直以太史公筆力爲詞可謂振奇矣元曲之本色當行者不必論近如徐文長漁陽三弄木蘭從軍沈君庸之霸亭秋梅村先生之通天臺尤悔庵之黑白衛李白登科激昂慷慨可使風雲變色自是天地間一種至文不敢以小道目之

爲檢討吾鄉張官主事爲諸生時一日星士決其丙戌必中鄉試亦以爲妄後順治丙戌再行鄉試果中式又鄒平馬驌御驏以順治丙戌中鄉試已亥中會試皆添設之科也

按縣張大司寇北海忻夫人陳大學士文安公端母也張與胡中丞爲姻家胡故有優伶一部一日兩夫人宴會張謂胡曰聞尊府梨園最佳胡古朴不曉文語輒應曰如何稱得梨園不過老裘樹幾株耳左右皆匿笑某人因號胡氏班爲老裘樹班

陳其年以四六詩餘冠絕一世然其詩亦豪邁有奇氣嘗贈先西樵兄及予詩云名士終朝能妄語盡反用世說語也又贈山陰吳生云馬中赤菟人中布川成語尤奇

本朝詩餘頗有十數名家惟禾中曹講學顧菴爾堪溪詞沖澹如陶靖節田園詩彭少宰孫遹門孫延露詞清新俊逸逼似秦李二家尤天然雅及毘陵董孝廉舜民元耆桐詞感慨悲涼不減橫槊亦後勁也詞家所遜定故特論之

之書而得其句讀者也洪甫音豆馬融笛賦云觀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注投徒鬪切句投猶章句也其字讀與音訓同也

又云荒句孔安國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足也句則古者謂之言論語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一句爲一言相傳我以九言指以一句爲一言秦漢以來諸儒各爲訓詁乃有句讀詩家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則又以一字爲一言也

孫季昭說經釋詩匪勉從事句云匪憲勉也周禮蜩氏掌去鼃黽注謂鼃爲蜩鼃耿鼃也蛙黽之行勉强自力故曰黽勉如猶豫狐疑之類此說甚新

又云月令仲春言鷹化爲鳩者其能變不仁之心也如王制言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周禮司裘注亦云仲秋鳩化爲鷹而月令於仲秋當言而不言者嫌其變而之不仁也康熙癸丑予邑新城之曹村有鸤鳩食桑則鳩之害稼有同於蝥賊所謂鷹眼未化者非邪又何變不仁之有

孫氏解論語哀公問社章云哀公患三桓之侈欲以諸侯去之爲日久矣而惡其彊故假古人弗用命戮于社之意爲問宰我謂周人以栗使民戰栗勒之以註也夫子譬之曰成事不說云云謂三桓自宣公以來勢偪公室積威五世莫能制之一旦欲誅之則昭公之事可鑒矣子昭公二十三年季平子作亂昭公奔晉哀公能自治三桓之禍自息無事於誅也

子見南子章說者皆引史記以謂孔子見靈公寵姬南子非也考之家語孔子適衛至衛又恥爲次乘孔子恥之曰夫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去魯適衛至匡昭公乘昔輕身以先於匡婦哉此必魯之南蒯叛昭公十四年南蒯欲弱季氏而强公室夫子故欲往見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强公室夫子故欲往見之將以興魯也此等議論極有見

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使孔子爲次乘孔子恥之曰夫子至衛靈公寵南子章說者皆引史記以謂孔子見南子非也考之家語孔子適衛至衛又恥爲次乘昔輕身以先於匡婦哉此必魯之南蒯叛昭公十四年南蒯欲弱季氏而强公室夫子故欲往見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强公室夫子故欲往見之將以興魯也此等議論極有見

窮比於我老彭按大有卦睽其彭睽音步郎反子夏作旁老彭當讀如匪其彭之彭音旁旁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蓋謙詞也考曾子問記孔子問諸老聃

者屢矣家語亦云孔子問禮於老聃此孔子欲自附於老聃之側之驗也舊說以爲彭祖彭祖六經所不載聖人所不道豈孔子之願比者哉

自行束修以上束修漢儒謂十段脯爲束修蓋因禮記束修之問不出境訣之也鄭康成註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杜詩薦伏誅曰自行束修迄無毀玷註謂年十五以上然以經意詳之亦非也鄭均傳曰均束修安貧太守薦劉般曰束修至行延篤傳曰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皆異其說以爲約治其身則無不誨之深得之所謂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之意按已上數條皆不易之論

同此意方性夫解禮記束修之問謂論語名刺而實

錄之

陸容文量曰駙馬都尉本秦官漢有奉車都尉主車輿駙馬都尉主駙馬騎都尉主羽林騎是謂三都尉今敷列侯曰公侯駙馬伯省文耳若尪之章奏當云駙馬都尉乃止稱駙馬臣某謀也予按唐宋已來中書省爲宰相之署今詩閣中書舍人尚沿古中書舍人舊名官銜應稱中書舍人每見鄉會試錄列銜止云內閣中書則是以古署名爲官稱殊誤甚矣不可不正

順治初有太原進士趙瑾字懿侯官長洲知縣江西新城貢士楊思本字因之其詩皆似才調集非一時啽名者所及而世罕知之

撰本朝詩者數十家大都以爲結納之具風騷一道江河日下皆若輩爲之惟錢牧齋先生吾炙集施愚山藏山集葉訒菴獨賞集陳其年儗衍集卷帙不多

猶有殷璠高仲武唐邊之風陳伯璣允衡國雅始甚矜貴不妄入一篇後遂汎濫可惜其詩慤一編先已成書乃可傳蓋無所瞻徇故也上元龔賢字半千撰詩遇率近體專宗晚唐亦不至惡道

猫生子胎衣陰乾燒灰存性温酒服之治噎塞痰然猫生子後即食胎衣必伺而絲取方可得

明弘治中學正王庭病大便下血瀕危昏憒中聞人語之曰喫小水果飲溺一盌而甦乃日飲之漸愈

御試於體仁閣首題瑞玉衡賦前蘇松糧儲道參議王辰進士臨川李仲章來泰冠場雖彭談門少宰壓卷亦當選之李改翰林院侍講一典湖廣鄉試未幾卒

宋宋浦江吳渭漁翁作月泉吟社以范石湖春日田園雜興爲題中選者若干人謝皋羽所評定至今人豐稱之順治丁酉予在濟南明湖倡秋柳社南北和者至數百人唐陵閩秀李季嫻王潞卿亦有和作後二年予至淮南始見之蓋其流傳已久矣

鈍翁在蘇州爲柳枝詞十二章仿月泉例徵詩浙西江南和者亦數百人

亡友姜綸修西溟衰以古文名當世其文滂沛英發於蘇分爲多未第時以薦舉入明史館分撰刑法志極言明三百年詔獄廷杖立枷東西廠衛緹騎之害其文痛切淋漓不減司馬子長其論文則謂六經而下衰於左氏傳而再振於戰國策蓋其爲文本挾縱橫之氣故云爾常選唐文粹之文出以示予惜未借鈔今其家尚存此本與否不可知曾語其從弟孝廉寰夢訪之未見示也

桐城方爾山文少有才華後學白樂天遂流爲俚鄙淺俗如所謂打油釘鉸者予嘗問其族子邵邨學成曰君家爺山詩果是樂天否邵邨笑曰未敢其結狀須再行查

栽園載成化間提督徐州倉太監韋通於桓山寺鑿井得獨輪銅車一色綠如瓜皮洗而視之上有識文陸機造三字重三十鈞推之輪轉而可行進於朝但不知當日造此何所用之徐又非土衡常遊之地何

以瘞桓山地中不可得而詳也

病霍亂煎香薷湯冷飲之或掘地爲坎汲井水於中飲之亦可最忌飲熱湯若飲熱水必死

姚寬西溪叢語於陶詩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引漢書劉澤傳高后時齊人田生去楚漢春秋田生名子春按此詩上句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無終正田疇居處田疇傳云字子春有何可疑況劉澤傳之田生乃齊人其說謂者張卿乃游士說客之流安得稱節義而淵明企慕之至形於篇什如此邪寬字

令咸宋人出處見葉水心集康熙四十六年邑東唐山店民家有豬生子人面肩
曰曰鼻悉具惟兩耳及身則豕也擊殺之又轅固莊
豬生四子其二一人面人身手足亦如之而無首
兩耳則居然豕也其一人身手足亦如之而無首
兩耳生肩上怪而擊殺之同時徐家店有豬生象鼻
地即死是年六月霪雨大水害稼
是歲七月吳郡木瀆有譚氏女子納涼於庭忽墜一
星如石隕焉頃之復甦則已化為男子

古人山水之作莫如康樂宣城盛唐王孟李杜及王
昌齡劉眘虛常建虛象陶翰韋應物諸公搜抉靈與
可謂至矣然總不如曹操水何澹澹山島竦峙二語
此老殆不易及

閘證新話載蔡相當國日適有奚閹兩選人競欲得
之蔡曰能誦盧仝月蝕詩乎一省年者應聲而誦如
拼瀉水一座盡傾蔡大喜遂得奚除近日昆山顧炎
武甯人號強記在京師一日會於邸舍予謂之曰先
生博學彊記請誦古樂府鯁蜮行一過當拜服顧即
琅琅背誦不失一字盡此篇聲字相雜無句讀又無
文理可尋最為難讀故也
王渙字季吉唐末人嘗作惆悵詩書載在唐詩紀事
而才調集謂作王之渙洪容齋亦仍之勿論詩之氣
格相去霄壤而開元間人預誄霍小玉崔鶯鶯故事
豈非于古突柄余選才調集萬首絕句乃為正之
唐末朱溫躬篡弒逆盡滅昭宗諸子而盜取神器時
薄鎮聲大義以討賊名正言順者惟河東耳而通鑑
以寇書與書武侯寇魏同不知溫公與劉道原范滈
於天下矣孰謂溫公大賢而有是哉
章丘諸生李觀善醫嘗傳治小便不通一方用犀角
琅琅二味研水服之果立効

漁洋山人王士禛

鍾嶸詩品余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舛謬不少嶸以三品銓敘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乃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爲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豈但斥鷃之與鯤鵬郭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照謝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吊道獻湯惠休宜在中品而位

置顛錯黑白淆譌千秋定論謂之何哉建安諸子值長賀勝公幹而嶸譏其以筵扣鐘乖反彌甚至以陶潛出於應璩郭璞出於潘岳鮑照出於二張尤陋矣又不足深辭也

金人劉郁西京雜志章宗泰水放海詩趙黃山颯應制立進詩云鴈聲初曉下陂塘羽騎星馳入建章黃緞輕陰隨風卷綠衣小隊出鷹坊搏空玉爪淩霄漢瞥眼風毛墮雪霜其善圖陵得新鷹侍臣齊捧萬年觴章宗大喜之以爲非宿構不能至此詩雖虛

宋名人應制不能過也

小說記漢昭烈帝有一玉人常置甘夫人帳中月映之與玉人一色此眞不經之談昭烈在劉景升座上感髀裏肉生慨然流涕乃屑作此兒女態乎

唐人有題劉郎浦詩云吳蜀成婚此水清明珠步鄣幄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此語差識得英雄本色

息夫人廟今曰桃花夫人廟王摩詰詩云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杜牧之詩

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近益都孫相國北亭延錌詩云無言空有恨兒女枲成行則以詠嘲出之令人絕倒

溫庭筠詩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此晚唐而有初唐氣格者最爲高調至於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乃近俗諺世人顧亟賞之而罕知前作之妙豈知詩者哉

故大司寇蔚州魏敏果公象樞在京師與予投契甚深所作詩文每相質證一句一字瑕類必指公顧大喜

語其子令宮論無譌學曰吾在都數十載閱人多矣所心折者惟有阮亭耳論德甲申秋入都爲予言如此

見天章雯天才超軼人不易及嘗爲予題倪雲林畫云豈但穠華謝桃李空林黃葉亦無多尋常眼前語正自肖思不到晚實小園中條之陰有竹數百竿梅橘各數株予題之曰中條竹隱乃未及歸老而天章死矣惜哉其集遺言屬予刪定後世必有知之者

唐末之文吾喜杜牧孫樵宋南渡之文吾喜陸游羅大經鶴林玉露

夫于亭雜錄　卷五　四

願元文吾喜識裘元明初之文吾喜徐一夔明季之文吾喜嘉定婁堅臨川傅占衡餘姚黃宗羲

竟陵鍾伯敬集中早朝詩一聯云殘雪在簾如落月輕煙半樹信衆風閣之不覺失笑如此措大寒乞相乃欲周旋金華殿中將易干門萬戶爲茅茨土階邪

閻有米竹色如丹砂予嘗寄書門人李中孚質君殷太學彥來求一枝作杖彥來云舊惟古田縣一僧舍有之周櫟園侍郎求以爲杖自後官閩者競取之遂成故事僧苦之竟剪去其種絕矣

于前言鹿麧二字未詳適閱王伯厚漢制考引周禮麋鹿魚爲疏注云今益州有鹿麧者近由比爲之矣麧於倫反疏益州人將鹿肉者之麧爛謂之鹿麧也

又素沙注素沙者今之白縛也縛音朔

白縛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穀者名由於此則古沙紗縛絹字皆通用

小說有唐解元詭娶華學士家婢秋香事乃江陰吉道人非伯虎也吉父爲御史以建言譴戍道人於迴庭遇異人得道術能役鬼神嘗遊虎丘時有兒之喪

虎丘其小婢秋香者見吉衣紫頎而一笑吉以爲悅己也詭裝變姓名投身爲僕久之竟得秋香爲室一日遁去大家跡之知爲吉厚贈奩具遂爲翁壻華則吉之本姓云

唐鄭谷浯溪詩曲山清江疊疊山白雲白鳥在其間漁翁醉睡又醒睡誰道皇天最惜閑又唐嶺南節度使裴京泊浯溪詩停橈積水中極目孤煙外借問浯溪人誰家有山翼○右二詩余作浯溪考亦遺之今

從萬首絕句錄出當補入之遠搜僻祕而近失之眉睫之間殊自笑也

司馬文正公徽言僅二卷公雜采春秋外傳孔子家語孟子荀卿韓詩外傳諸書之言爲之又有子其目而無其辭者春秋繁露法言太玄文中子新書新序說苑潛夫論管子莊子鬻子意林李翺十餘種陳氏曰司馬溫公手鈔諸子題其末曰余此書類舉人鈔不足怪弟子不如師門風坐頹敗兩家之兒孫其行事寇盜竟徒周孔羞那是程朱派所以秦始皇誅于

亦痛快前一首破卻頑空後一首說盡三教末流之獘

江都門人宗元鼎字梅岑以詩鳴江淮間有啄李後主絕句云江南歌舞尋常事便遣禽彬下蔣州余最愛其措語之妙取入感舊集近覺閱之乃知其誤南唐自元宗時周世宗屢侵淮南國勢削弱至遷都豫章以避之非始宋也後主仁愛無荒淫失德但溺於釋氏耳宋太祖諭徐鉉曰江南亦有何罪但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邪亦非以歌舞爲兵端宗語非事

何益此言影響耳原未究實際空者空情想空者空煩惱空者空業報未發之謂中試想虛空何處真空乃妙有此中生天地空有即中和豈得妄同吳鴟鼠笑鴻鵠下士多詩議學術不利濟試看王陽明勳業名當世吹毛詆良知又謂學乖刺旨哉古人言峥嶸撼大樹又世儒詆仙佛此亦

詩平申提攜三尺兒誰拯白兎兩丸泥荒雞驚起夜
亂啼神兎駈駈得志天地悲南城陳伯璣允衡攻其
遺集入詩慰新建陳士業宏緒序之序亦奇
檀弓季武子寢疾蹶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
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
微昔蕭頴士不脫齊衰謁李林甫近謝通判良琦不
脫齊衰謁胡僉事在恪亦猶行古之道也李與胡怪
而叱退之則不讀書之過也然公門脫齊衰而顓士
不脫麻衣何以得至政事堂不可解也

明世宗讀孟子至對齊宣王禮爲舊君有服云云幾罷
配享今觀寇讐何服之有一語亦誠過矣以此垂訓
後世且爲亂臣賊子口實然吾觀檀弓子思對穆公
之詞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爲舊君
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
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此語
亦太過當殊不類子思之言恐記者有所傳會耳總
之此等議論猶是戰國謀詐相傾氣習如豫讓不報
中行氏而報知伯皆是此一種見解祇從恩怨起見
非天理民彝之正余昔題國士橋一絕句云國士橋
邊水千年恨未銷如聞桂厲叔死報甚敖公此詩自
謂可以敦薄

唐初削平羣雄殺竇建德薛舉銑而赦王世充宋太宗
忌李後主賜牽機藥必寘諸死而赦窮兒極惡之劉
銀古今刑章之失未有如是之甚者
唐溝鎮跋扈至河北三鎮極矣而皆起於僕固懷恩
之養寇自重其禍遂與唐相終始中間止一魏博田
弘正田布父子乃心王室盡變悖逆桀驁之風不愧
邪宜宗沿王庭湊之流不絕於世也
姚文獻公崇遺令云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寫
經造像以求福汝曹勿終身不窮追薦冥福道士見
僧獲利效其所爲尤不可延之於家當永爲後法近
淄川高念東珩偉邵夙昔好佛面遺令勿請郵典勿
作佛事可謂達觀矣
涓來大宗伯弘澤余同年兄弟也以康熙辛巳致仕僑
居金陵戊子春捐館舍壽八十有三安王王叟升聘

云初無病苦但數日不思飲食隱几而逝宗伯善人
君子宜其如是高念東少司寇以丁丑年無疾而終
壽八十有六去來與宗伯同二公皆達禪理殆釋氏
所謂入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者邪司寇乃宗
常熟馮班字定遠著鈍吟雜錄多拾錢宗伯牙慧極
詆寔同浴溟於弘正嘉靖諸名家多所譏彈自爲
詩但沿香嚴一體耳教人則以才調衆爲法余見其
兄弟舒兄名　所評才調集亦卑之無甚高論乃有皈依
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何也班之子曰行賢字補之

詩學白樂天卻有自得之趣與吳雙天章善嘗求余
論定其詩惜逸其本矣
汪鈍翁　琬說鈴云二王好作香奩詩倡和每至數十
首劉公戩體仁曰此雖隸業然并此不作可也蓋余少
時與兄西樵及海鹽彭少宰孫遹倡和香奩體詩
世多傳之彭有句云仙路無緣逢巨勝珠胎有淚滴
方諸西樵有句云下杜城邊分驛路上蘭門外足長
亭余亦有句云洛浦神人工拾翠魏家公子妙彈棋
梅根冶裏春逢信蘭橈舟中晚趁潮詳誠彭王倡和

集
余雨便泰嶌其間名山大川多矣經其地始知古人
措語之妙如右丞秋山斂餘照飛鳥逐前侶彩翠時
分明夕嵐無處所二十字眞爲終南寫照也余西子
再使嶌歸次嘉陵江有絕句云風雨下牛頭眼落蒼
茫裏一半白雲流半是嘉陵水蓋牛頭山最高一徑
螺旋而下人行雲氣中雲與江水相連洸漾一氣不
可辨詩語雖不工亦寫照也
諸城丁耀亢野鶴與巨石常海石友善而皆負氣不

相下一日飲鐵溝園中東坡集有鐵溝行即其地論文不合巨拔
壁上劍擬丁將甘心焉丁急上馬遁去丁著天史詩
多奇句如老將云低頭憐戰馬落日大江東老馬云
西風雙掠耳落日一回頭此例皆警策巨晚爲夏津
訓導過梁山泊詩云施維一傳堪千古卓老標題更
可悲今日梁山但爾爾天荒地老漸無詩丁遷惠安
令巨遷高要令皆不赴
釋氏書best不可信者如云太子初生爲起三時殿擇
取五百妓女形容端正才能巧妙皆以名寶瓔珞其

身逃代宿衛後太子啟王出遊止閻浮樹下王恐其出家喚令回國更增妓女而娛樂之既爲納妃又增妓女而娛樂之不知宮中須許多妓女何爲古來有此豫教之法否其歸倍殊可一笑

妙法蓮華經誦寫皆有利益然其開卷卽說布施如言或有行施金銀珊瑚眞珠車磲瑪瑙金剛諸珍奴婢車乘寶飾繒輿歡喜布施又云名衣上服價值千萬或無價衣施佛及僧千萬億種旃檀寶舍眾妙臥具施佛及僧如是等施種種微妙云云不知出世

人需此許多長物將焉用之抑與身心有何關涉祇令俗僧援爲口實爲清淨寂滅之累而已大善知識必能辨之

毘婆尸已來纔有七佛而內典云成劫已過入住劫中當第四佛尚餘九百九十六佛於後續次而出信如經言何佛如麻葦之多來釋迦牟尼如來於住劫中當第四佛尚餘九百九十六佛於後續次而出信如經言何佛如麻葦之多邪然釋迦之後降而爲祖應一十八代不聞有佛東土自初祖達摩而後止於六祖亦不聞有佛所謂九百九十六佛者將俟何日邪亦幻而無稽矣

梵網經修行之人不得食五辛五辛者一葱二薤三韭四蒜五興渠興渠出于闐國根麁如細蔓書根面白其臭如蒜或云雙瓣胡荽者非倘祇律云二十念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

彭尪諭字西園中州人仕爲某府通判頃見某爲作傳云嘗在京師人家席上遇竟陵鍾惺談詩不合欲拳毆之鍾避去乃已余謂之失矣方鍾名盛時如堯

諭輩者過之方屏息不暇而敢與之論詩且拳毆之邪不度德不量力姑妄言之適足供識者一笑耳

前謚如以甲子科舉者猶及見後甲子科則與漸榜中式舉人稱同年此余幼聞諸先祖方伯贈尙書府君者吾鄉膠西張編修復我（應桂應）乙酉秋送其孫赴試濟南過余信宿大椿軒神氣不衰今又三年戊子聞又送其孫來濟年八十二矣八十時游吳納一小姬年才十六章秀徐州人家於汴能小詩初適市人負販者厭之

已而棄去獨居孫檢討子未勳遊梁與相倡和遂歸之時康熙丁亥章年六十又五而倡隨甚相得也當在中牟有和余三絶句云

今真定府隆平縣漢之廣阿也史記趙武靈王常遊於此夢見神女使羣從賦之以侈其事然則夢神女者不惟楚襄王也彼猶寓言此則真夢而古今詞人賦詠概不之及何歟按眞定有神女樓余壬子過之有詩云神女樓高望杳冥恒陽繚繞亂峰青百年河北蟠三鎮千里行山入五陘即此樓也

天下名勝志云平泉莊距贊皇縣一舍許周迴十里堂榭百餘檻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雖所不致今爲玉泉寺按平泉自在雒陽此山傳會耳

寨坊中允何采字第五桐城人相國文端公如龍之孫黃州太守應璜子也工書法詩亦有名然好罵譬則譏在翰林名陷輕薄方郡郵亭咸何氏之甥又黃州君之壻也順治丁亥登第銓授隨谿知縣黃州饑之弃延其父坦菴宮詹郵舍之愛子也將就坐詹事戲語黃州曰如哥小字今日正客當占上坐

吾鄉六郡詩州冠壽最盛明嘉靖萬歷間官至尚書者八九人而世宗時林下諸老爲海岱詩社倡和尤盛其人則鴻閒山貢海亭石來山劉山泉范泉楊滙谷陳東渚而閻鑑北山亦以僑居與焉倡和詩凡十二卷無刊本余近訪得鈔本詩各體皆入格非浪作者閻山名裕即四鴻之父雖健惟敏文敏琦之曾祖山泉范泉則文和翔之孫也此集情不行於世乃鈔而藏之其後大司空龍淵鍾公晚年里居復舉眞率之會多至三十人而詩歌倡和不及前矣海岱社詩即文敏所選

陳大樽明詩選於弘正間排擇甚精嘉靖以來便稍皮相什得七八耳至擬古制之體關大未免可厭萬歷以下如湯義仍曹能始不愧作者概置之檜下無譏之列此則大誤須台牧齋列朝詩集觀之嘉興陳爲正

間庵山先生之論不足爲據當以陳爲正

傅國字鼎卿別字丹水臨朐人其父老儒也少貧而讀書慧悟里人感異夢以女妻之無居以娶某廣文者捐廨與地築一室爲娶焉當道適市爲妻市布作衣補恐其給已令尺蹏而酬其直弱冠鄉舉怒一奴不時至械其手令歌不中節輒笞之成進士山通許令入戶部爲郎督餉遼東能歸卜築黃山中以石爲門望之如墟墓間物自作傳刻兩扉上書作一樓名凝遠駢書萬卷每春時出遊乘肩輿去襥帷進賢冠朱衣束帶遍歷村墅以其次嫁時貧無奩具召之歸盛治奩具擇吉日令婿親迎其任誕如此甲申鼎革後足不下樓一日寇至積薪焚其樓遂與圖書俱燼居常爲其戚殷生言吾右脅時汗出如滴泉法當死於火至是果然壽光安致遠靜子狀其逸事

王右丞畫孟襄陽吟詩圖至今流傳以爲佳話不知宣和所藏又有盧鴻草堂圖當時題詠大半名人高士爲世豔慕如此梁鴻嚴中允孫友孫綱以布衣遊京師見先兄西樵泊余遂欣然爲之寫真亦古人之意也

孟子云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吾於漢宋得二人焉曰孔北海融關壯繆羽於唐得二人焉曰宋文貞璟顏

忠烈眞卿於宋得三人焉曰韓忠獻琦范文正仲淹蘇文忠軾於明得一人焉曰王端毅恕

曹頌嘉永在翰林疏請封禪王岳生承祖爲給事中疏駁之而請舉巡狩二者皆著於白虎通宋識兩說孰爲是非也

唐九經字行一浙之山陰人崇禎癸未進士性好考里人有官學士者其封君家居唐曰往造焉或朝以請云九經第一不修身只爲年來敬大臣久之學士歿向里中有以監司家居者唐又曰造之或問之唐

近日何爲應曰近日不敬大臣於體羣臣於聞者皆大笑絕倒監司後官至尚書而唐已前歿不及見

吳江沈君庸自微作韓亭秋鞭歌妓二劇劇瀏灕悲壯其才不在徐文長下乃其婁張亦才女也常有寄外詞云漠漠輕陰籠竹院細雨無情淚溼霏霏面試問寸腸何樣斷殘紅碎綠西風片萬轉相思才夜半又聽樓頭叫過傷心應不恨天涯人去遠三生緣薄吹

簫伴張名倩倩

米南宮寫陰符經蠅蹟細行書結構精密神韻流於

楮墨大似褚河南與世所傳刻米書迥別卷首有黃帝像兩童子捧劍印侍前有一跋亦名筆也經後有元章書與劉巨濟倡和龍眠行二篇字尤佳自題云祕府右軍書一卷有一龍形眞字印故作米芾二詩甚奇僅不具錄米又書後云芾自命此書爲蛇尾書惟題於家眞蹟後不寫以遺人又云摳密太尉論書法與前篇有天眞難力至語後篇如劉侯收書白芾始故寫獻陰符經後題甲申初夏廿日南山米老學書課又跋白老人跋米氏小錄云不知是何許人此

帖昔在京師見之今不知歸誰氏矣

唐章皐在西川造兵器皆石定秦字胡延疑其破屋按問之云是工人名字然刀劍錄云秦始皇三年歲次丁巳採北祇銅鑄二劍銘曰定秦於古已先有之矣

世言葉令王喬與仙人王子喬本是兩人而應劭風俗通譏辨葉令一條引周靈王太子晉與師曠事則是三人混而一之矣按後漢書王喬赤烏方術傳傳末云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也而劉向列仙傳以爲即靈

王太子晉之說本此○列仙傳多誕說不經如載范蠡而云事周師太公望其可笑如此後來眞誥眞靈位業圖諸書之濫觴也

齊魯之俗多於村落巷口立石刻太山石敢當五字云能辟夜至人家醫病北人謂醫士爲大夫因又名之曰石大夫按石敢當三字出急就篇師古注但云所當無敵石賢士祠木汝南田間一石人有姬遺個一片於其下民遂謳言能治病是兩事而譌爲一也太山二字說亦難解或以爲太山太守而轉譌耳

稻花玩花婆秀黍雖皆以入詩蕎麥爲五穀最下之品而其花殊嬌豔唐人詩云日落鴉飛散滿庭蕎麥花蕎麥白田野間物詎可植之庭中此較邊垂泉庭之詩自超開門望野田月明蕎麥花如雪差不謬耳

顏氏家訓云江南文制欲人弸射過有所累隨即改之山東風俗不通擊難皆初入鄴遂嘗以今爲悔余謂此亦存乎其人耳不關南北也余夙昔於朋輩詩文就質几佳惡必直言無隱故翰林侍讀

施愚山先生嘗曰吾交游滿天下直諒多聞唯王先生耳故刑部尚書魏環溪先生每有所作必屬余指其瑕即欣然改定嘗有謝劄云於論文較藝之中見吾心不欺之學又語其子宮論學曰吾在京師三十餘年惟心折一阮亭耳故翰林檢討唐先生濟武亦然晚年有京師官以詩相質余爲指摘竄改不少隱後遇之頗有慍色余始知古道不可盡行也悔之此事不獨顏氏唐劉夢得與牛僧孺亦有然矣顏之推標舉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以爲自

小雅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得來此神斐語也學古人勿襲形模正當隸其文外獨絕處

猶豫顏介所稱甚詳今錄之尹曰犬五尺爲猶說文曰隴西謂犬子爲獪或以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開人聲則豫緣木上下也

慮予賤慮議之後昔父東門有子賤碑云濟南伏生

卽子賤之後

寫眞一技古稱顧虎頭此藝雖精終不能與山水竹石花鳥龍魚等埒近日如曾鯨謝彬輩以此擅名若

見其晚年筆墨亦草草耳近有鴻臚序班禹之鼎名重鞏下曾爲余作放鵬荷鉏雪谿詩思數圖時有利鈍顏氏稱武烈太子徧能寫眞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卽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蕭賁劉靈劉孝先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又有西胡中書舍人吳郡顧庭平氏縣令彭城劉岳昔王右丞趙承旨並擅此長不以爲謹然令之名世亦罕覩矣

唐張祜長慶寶歷間詩人之翹楚或薦於上時元稹爲相力沮之不得召見龍歸祜見知於樂天而沮於微之此理之不可解者而元之相度人品亦可想見

開元二十三年裴耀卿爲江淮轉運使道河陰集津

太原諸倉自太原入渭輸關中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帥所部音樂集五鳳樓下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稍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詹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爲于上曰懷州之人其墾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而歎德秀爲賢天寶初江淮租庸使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漕以聚江淮運船三月上幸望春樓堅以新船數百艘各榜郡名陳郡之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鈌胯綠衫而裼之紅稻首居前船唱伶竇歌

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堅踰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加堅左散騎常侍僚屬褒賞有差觀此則懷州刺史左官何以令其心服天寶之亂卽一事可預知矣

天寶元年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之空中云我藏靈符於尹喜故宅上遣使於函谷關尹喜臺旁求得之同秀除朝散大夫問一歲則有紀年有政令則有寶錄此春秋不易之法自古及今未有以興亡隆替而因革予奪其間者我朝自太祖開基列聖相承金匱石室之藏具在乃建文以

知其詐按問果首服秦之此事與宋真宗之天書先後一轍可發一笑

俞兒無終山之神也而莊子駢拇篇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與師曠離朱並舉則是易牙之類人名也

七言歌行杜子美似史記李太白蘇子瞻似莊子黃魯直似維摩詰經

山陰王文端公家屏先高祖太僕公門生也江夏郭文毅公正域先曾祖大司徒公門生也先伯祖太師公會試隆慶辛未實出高臣沈文端公鯉之門故三公之集吾家皆有之而沈公正續兩集則太師所較刻也士禎三復其文歎其經術閎深議論正大真一代偉人謹節錄其議建文位號景泰實錄一疏以見梗概云臣看得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奏爲循史職修闕典以昭祖宗心事以隆繼述大孝事竊惟人君有位號則有紀年有政令則有寶錄此春秋不易之法自古及今未有以興亡隆替而因革予奪其間者我朝自太祖開基列聖相承金匱石室之藏具在乃建文以

革除而概稱洪武景泰以分附而并系英宗則皆爲
我朝闕典矣所據司業王祖嫡因在史館纂修知其
始末所以建有此議臣請先述二事大略而後及所
以當正之故爲皇上陳之太祖高皇帝在位懿文太
子先薨至洪武三十一年太孫嗣位改元建文建文
者太祖之嫡孫也在位四年成祖文皇帝靖難登極
乃削去建文年號乃以洪武紀年及重修太祖實錄
遂將四年實歷附作洪武虛數此則革除之大略也
正統十四年也先大犯英宗膺皇帝躬馭六師自行

天討至土木北狩景皇帝時爲郕王奉監國旋正大位次年八月恭遇英廟還鑾後七年復辟是爲天順元年其時奸臣石亭等奏將景皇帝廢爲郕王加謚曰戾成化元年修英廟實錄遂以景泰七年事蹟附於正統之後天順之前注曰郕戾王附焉成化十一年十二月憲宗純皇帝追體英宗本意始敕廷臣復景帝位號上恭仁康定尊謚改修陵寢無所不用其情而景泰七年事蹟原附英廟實錄者仍稱郕王附此則附錄之大略也嗣是以來朝野公議非不昭然而修遺舉墜獨未之聞則有由矣蓋郕戾附錄纂修在成化元年位號之復在成化十一年也當時惟以復位號爲重而實錄之改與不改以爲往事歷數十年竟無言及之者乃因循以至於今非爲其不可而遂已之也夫憲廟追尊之舉爲帝王盛德之冠乃獨於附錄一節不行釐正於推廣德意毋乃有闕乎不知位號既復則實錄自當改正許其大不許其細是未體夫憲廟之心而已矣建文年號在成祖登極詔書不過以建文四年爲洪武三十五年

然猶稱爲少主未聞降削位號是在成祖親親之心亦必有不忍絕者而一時宣力歸命諸臣或務張功伐或苟存形迹遂贊成革除之事其亦未達夫成祖之心耳夫成祖奉天靖難再造邦家駿烈公功纘承高廟正使年號不除何損萬一而曲爲掩諱若此且天下後世各有耳目安可盡泯稗官野史各有紀載安可盡革此不但無益於事適足示人以疑耳故議復革除者非爲建文爲成祖也議更附錄者非爲景帝爲英宗也茲皆所不必諱者也方今聖明在上修

遺舉謚以弘先德正此其時臣等不敢爲更張之議惟以附錄改正將英廟實錄於正統以後天順以前摘中間七年事蹟名曰添仁康定景皇帝實錄無相混淆如斯而已矣至於建文位號詔書中原無降削之文今亦無遽議復亦惟於高廟實錄中摘出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事蹟復稱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以存其年號傳信萬世如斯而已矣昔我太祖甫定天下卽首命儒臣纂修元史又追謚其主爲順帝淵哉聖心至公至厚矣成祖英宗之心同符太

祖而建文景泰又非勝國之君之比元主可謚何忍沒其號於建文元史且修何可闕其錄於景泰且景泰之位號既可復則建文之年號亦可復建文之死事諸臣且蒙我皇上之卹錄而況其君乎況其爲太祖之嫡孫乎慰祖宗在天之靈伸寰海久抑之意彰微顯闡幽之烈寓興滅繼絕之仁斯舉也實聖德聖政之第一事也獨稱昭代之信史而已哉奉旨景皇帝實錄著候纂修改正建文年號罷

德平明御史大夫葛端肅公守禮嘉隆名臣以世宗之猜忍而獨終始見信雖陶仲文邵元節之入固德望素孚亦福人也其家訓已載余池北偶談其文如奏疏序記皆明白正大不事雕飾眞大人君子之言今節錄東方先生詞記一篇以見梗概漢平原厥次慶縣今爲神頭鎭其西原有東方先生塚焉鎭是以有祠盡殺而可祭於社者也晉夏侯常侍贊之唐顏魯公記而書之由來遠矣云或問於余曰先生電發於漢當時莫擬其倫民到於今稱之卒亦莫知其故竟何人也余曰先生神異人也孔氏所謂猶

龍者也漢之武帝雄邁無前士生其時亦無端不有各有以當帝心者而棄置誅夷曾不少惜多慾橫發無可誰何漢之天下殆岌岌天生先生應時而出上書滿公車帝誦之累月始畢既足以降其心而奪之氣而其觸機隨應發無方直諫愬諫諷諫譎諫要在格君心之非而不居其名他不其論如廷詰董偃三罪人爲惕息而武帝立龍宣室之宴非汲長孺萬一可幾者其轉移之神不可以常理知卽帝亦不知其所以也武帝雖肆欲而不遂身爲禍主者先生

力也故嘗論之先生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其迹也
逢占射覆其餘也不爲富貴寵榮而妄希冀其素也
橫放不羈陵轢萬類其氣也一龍一蛇變化至於不
可窮其源本也直諫讜諫諷諫謂諫而卒歸於正其
大節也至於謔浪侵犯而暴君不能忤詼嘲傲侮而
廷臣不知怨斯則聖人之所不可必賢人志士之所
不敢望者也故曰神異人也夏侯太初以爲其道猶
龍信矣夫若楊雄之謂似優似直司馬遷之謂滑稽
班固之謂恢諧優旨者皆不足以知先生之深者也

余非能知先生者故不敢知而卒歸之神異或者以
爲信然也敬識其重修歲月而因以尙論其人蓋爲
不知先生者言之也此文在宋南渡後頗似陸務觀
後必有知之者先生集凡十八卷

康熙丁未戊申閒余與君文公戚王虬周量輩在京
師爲詩倡和余詩字句或偶涉新異諸公亦倣之者
文規之曰兒等勿倣阮亭渠別有西川織錦匠作局
在文葉文敏訒菴云兄歌行他人不能到只是熟得
史記漢書耳余深愧兩兄之言

陳大士泰際命其集曰已吾按水經注沛水又東谷水
入焉谷水又東南逕已吾縣故城西故梁國甯陵縣
之種龍鄉也漢成哀世始置縣永元十一年陳王削
地命以嘉名曰已吾猶有陳楚之俗焉名勝志乙吾
分已氏縣置故城在今甯陵縣西南三十里魏書武
帝初起兵於已吾是也大士豈以其陳姓而取以名
集邪與友人偶談及記之

沈約云樂人以音聲相傳訓詁不復可解凡古樂錄
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爾此言甚明
白故今人强擬漢鐃歌等篇必不可也

戴凱之竹譜云九河鮮有五嶺實繁九河皆在今德
州平原德平之界余常見德州士夫家種竹明有生
者僅如麻葦九河地不宜竹蓋自古而然矣

治中風方用荊芥穗以酒調下三錢立愈焦氏說楷
治暴吐血以蜘網爲丸米湯飲下立止

治蛇傷用香白芷爲末入鴨嘴膽攀扇各少許糝
瘡上俱同

商史張鵬弟爲獦犬傷食蝦蟆膾而愈

平妖傳載蛋子和尚三盜猿公法亦有所本廣州有大溪山有一洞每歲五月始見土人預備罌瀋紙刷入其中以手捫石壁上有若鐫刻者急揭出洞亦隨閉持印紙視之或咒語或藥方無不神驗者見焦尊生說楞不僅嚴三點杜七聖馬遂之有所本也盛唐詩人多有賜康洽之作最傳者李順所謂西上雖因長公主還須一見曲陽侯蓋指楊國忠暨秦虢諸也後長慶中白居易作忠州刺史亦有贈康詩云殷勤憐汝無他意天寶遺民見漸稀天寶至是已歷

六朝而康猶在則祿山之亂流落西蜀至元和長慶之時亦已老矣又按段安節樂府雜錄有康老子者是長安富家子常與國樂游處家產蕩盡後以牛于從一嫗買得氷蠶絲襦過波斯胡酬直千萬不經年復盡竟卒伶人嗟惜之遂製此曲亦名得至寶似又別是一人

五木皆盧世止知劉毅東府擲蒲事耳北史梁主蕭譽獻瑪瑙鍾於周文帝顧諸丞郎曰擲摴蒱得盧者賞之褰端後五擲之五木皆盧即以賜之事有相類

如此而知之者少

余素不喜李贄之學其藏書續藏書未嘗寓目近偶觀之其最害道者莫如論狂狷一篇其言謂放勳狂而帝文王狂而王泰伯狂而伯皆狂也舜也禹也湯武也太公周召皆狂也漢高帝狂之神文帝狂之聖也此等謬論正如醉夢中囈語而當時諸名士極推尊之何哉若以李斯桑弘羊吕不韋李園賈詡董昭爲名臣溫嶠爲逆賊所謂好惡拂人之性者也只楊雄胡廣譙周馮道爲吏隱外臣亦大謬

非聖侮法學士所當深戒如尸子謂舜多翫行又唐詩人李羣玉題黃陵廟詩向言遇二女或戲之曰君乃虞帝之牌陽侯耶此真無忌憚之小人泥犁果有獄當爲此輩設耳

古人事有極相類者故周櫟園亮工侍郎作閩小記之江革除都官尚書還都贈遺一無所受唯乘臺給一舸舸艙偏敞將濟江或請徙重物以連輕艙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實之此與陸績鬱林石相

似魏使尙書李孝伯聘宋宋孝武帝駿遣長史張暢與語而帝微服觀之孝伯目帝不輟出謂人曰張侯側有人風骨瞻視非凡品也此與曹孟德牀頭捉刀相似又中書舍人王弘爲宋太祖所愛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乃當判耳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弘如言往球舉扇抑曰若不得爾弘還曰太祖曰我便無如此何此與江敦移牀遠客相似而又在其前元曰長慶集皆有老劉曰謂夢得元謂太眞非一人也

唐彥謙齊文惠宮人詩謂得前家令宮人淚滿裙那知梁佐命全是沈尙書余以事實考之誤也文惠太子武帝長子鬱林王之父早薨鬱林卽位西昌侯鸞輔政鬱林失道鸞遂謀簒弑盡害高武諸王是爲明帝鸞之子東昏侯無道無罪殺尙書令蕭懿懿弟衍乃起兵於襄陽蓋明帝乃高武二帝之讐而梁之革命在東昏之世與文惠相去遠矣不應捨蕭鸞而怨及梁也詩人之不核史事如此

馬人見韓詩衛時龍戶集上曰馬人來注馬人出後

嘯園藏板

上洋新北謝潤卿刊安

漁洋先生一代宗工總持風雅生平著作侈侈隆富
久矣風行海內傳播藝林即偶然雜著除詩話外如
池北偶談皇華紀聞隴蜀餘聞香祖筆記居易錄等
書亦不下數十種讀者恍如峯帙承風論焉
余頃得古夫于亭雜錄六卷亦先生晚年筆墨在先
生爲道聞送日興到筆隨然而名手出人心眼迥別
原板既燬急爲重鋟以開其端則先生之全集固可
次第復刊也按古夫于亭即世稱漁子亭云時在
光緒丁丑孟夏仁和葛元煦理齋氏識

述懷小序

述懷小序

閨秀朱文娟吟梅著

記夢寫之悲歡。若作新聞。便成實境。辨戲中之面目。欲知結局。但看排場。世無全福之人。豐于才者嗇于遇。古有遭愁之曲。異其事者同其情。余則時運多舛。生辰不偶。自慚蒲柳。亦溯冰淵。春短春長。恰是驚花二月。愁深愁淺。那堪風雨無生。來路豈忘去路。偷生戀眼。前因當作如是觀。即具菩心。今日不可無此想。三更須知火本無寒。何處擲留清淨。還說月眞有桂。總敎影入空虛。有生不若迴憶庭前嬉戲。膝下嬌癡。換得裳衣。試學斑衣舞綵。分來梨棗。聚笑看剝斑稱觴。富態細揀纖毫。呼爺學字。昨日新磨。明鏡泥母梳頭。邀兄拈得詩題。偏嫌髮蒼。倩姊描來花樣。却喜翻新。吟到海棠。嚼紅香于片片。繡成蝴蝶。艷碧影以雙雙。夜月閒閨。還照人間之樂。荆花爛熳。禪開心上之香。何期錦幔羣絲。赤繩繫足。含情不語。春風輕擲掌中珠。顧影自憐。晚鐘忽迷雲外雁。共指飛霞。是倚誰言。孥懿堪調。愿緣認作眞緣。佳偶翻成怨偶。豎眉瞼下。厭對連理之杯。織錦樓頭。誤挽同心之帶。雖既鳴矣。不聽鬱戒之詞。肉可啖乎。惟親咆哮之性。縱使裙釵無恙。安能氷炭相投。常占反目之爻。每爲登堂覩膳。欲進采蘋之咏。幾同入室操戈。譬與筆墨爲仇。甘心自棄。談到詩書是藥。苦口難爭。人之無良。余將焉託。所以翠眉暗鎖。趙時櫺效東施。紅淚偷彈。破拙嫻吟新句。賴糊花影。恨結三生。縹渺烟痕。情留一縷。奄奄待斃。身如未死凍蠶。漸漸成灰。心似將殘銀燭。擬歸地府。恐負親恩。豈眞伶俐反拙。竟是聰明無福。吁嗟乎。未知生樂焉識死悲。漫尋芝草之根。偶覩蕚花之色。亦眞亦幻。直欲填平恕海。永息風波。不滅不生。遂留勘破塵緣。盡除罣礙。莫展瓦全之策。常懷尸諫之忱。迹殊溝瀆之經。或得消夫後患。情等箴規之切。庶幾格其初心。若悔翹首于重泉。不枉捐軀于早歲。此日葉凋松柏。正値三秋。缺月之天。他時魂懸椿萱。定入五夜殘鐘之夢。

吟梅吳中人幼聰慧工詩年二十二歸鄭氏以遇人不淑結褵未及三百日自縊死時嘉慶壬戌十二月十四日子時也此序纏綿悱惻讀者亦可以鑒其苦心矣

海記

-

卷上
漢官給俸
內閣墨判
都下早蔬
北方無笋
滿漢兵餉
旗下莊子
省陝西絨褐
吏兵月選
順天鄉試官員
滿洲編檢
改朝鮮印
西洋生日
回回歲朝
萬歲山白塔
四川開科
宋獻策
貢士閱落卷
世祖論宜興
臺省拾遺
八旗分駐
沙果
牛彔
滿洲考試
溧陽死地
世祖受賀
順治封誥
出繼爲本生喪
回回歲朝
元旦堂祭
閘河舟胠
後湖册
翰林外轉
總兵兼銜

定水帶
于經墓
宏光佛閣
秘魔崖古柏
吏部楹帖
海運道里
選庶吉士
寶坻銀魚
懺題草
續文獻通考
惠世揚
左蘿石遇害
于忠肅祠
各省湯泉
北京廣寒殿
煖鋪
堂聯
活築情工
石鼓字數
護駕松
鮑公寺白松
大功德寺
西洋畫
海運標識
鹿園
蘆溝橋石獅
長平公主
衙衙
節愼庫元寶
大隆善寺
八功德水
明朝諸陵
桑乾河塔
蘇州冰廠
宋文貞碑
大藤鼓

西苑松檜
天壇榆錢
古槐
樓桑郵
採參
旱金蓮花
龍生九子
龍朝璽書
禁織蠀
八梢魚
齊東野蠆
西苑獅
鄭貴妃
徐妙錦
張敬修遺辭
戊祭
朔望行香
二雨辨
文廟古柏
報國寺矮松
昌平古桃
鷹爪稗
大內瓜子
各省貢茶
張眞人侍兒
龍涎香
脆蛇
布衣獻鰣魚
鳩鴿米
明孝陵享殿
周后田妃
宜興賜死
歲朝春楹帖
四明中秋宴
海倭門火藥
日本小歷
石經山藏經
泰山之高
入蜀三谷四道
中書自經
宏光年號
燕京從逆
馬阮孔昭誤國
黃澍
劉念臺
南都選宮
倪爲丁訐
戶上書圖
童妃
士英首逃
徐家宰
洪武科舉
歲貢恩貢
殉會試禁
二郎神
飛來峯佛像
太師之變
福藩監國
甲申京師之忌史
馬士英自鎭
阮大鋮復用
韓贄周
僞太后
宏光演劇
四鎭
楊文驄
方國安敗降
金正希
東明寺異人
雲貴開科
教習之始
選館概課

第一場五義
正副主考分閱
殿試策進呈
典試差主事
巡撫監場
朱文恪主禮闈
會元另封進呈
同姓名張銓
鄉報急足
嘉靖禮部條約
李九我
鄉試差京官
韓敬不達
斷么絕六
廷試誤筆
明朝宗室進士
莆田科甲之盛
選歷科程墨
鄭所南心史
國朝人物編
刊史糜金
陳文憲正史
陳植之佳句
藏書之厄
黃石齋著纂
盧岐嶷引典
元字避諱
占籍
征南將軍印
入城治喪
文臣封贈
宗伯出身
建文帝葬處
南京貢船
空同刻淵明集
毀論一炬
明倫
西泠社事
嘉靖諸公掠美
牧齋明史
程奎絕句
李空同文
陳張後裔
明制宮銜
陳情
選察之首
學宮易主
城門禁出柩
宋景濂遷葬
京師提學
景皇帝園
滿船額數
白糧
滋陽祀宗聖
朱良育
咸少保祠
吳文定格言
僞書
宋潛溪集
雲麾將軍碑

松江細布
詰命移賜
北京宮殿災
運羅貢白象
傳戴煖耳
燈市
殯殿九蓮
元大內
北方山藥
宣德紙
阜城門西寺觀
阮大鋮暴死
南渡三疑案
劉李盪狹
殿試不斥落
明初文臣無謚
元佑黨籍
強景明詩
松江布輸京
閣臣賜驂
祖宗御容
朱文恪臚傳
韓城坐贓
甕瓶二百金
武舉議
興隆寺八景
大房牡丹
千葉杏
興勝寺
馬士英伏誅
廷杖
顧東江楹帖
謚文
李林甫
清慎勤
張子醅

奏草毋多毋文
判葬再嫁婦
卻餽茶葉
明武宗祭文
州縣戒石文
一榜三忠臣
御史言事關白
楊顧二張交情
上羨金
安慶設巡撫
王元翰
貝勒
修齋
北京廊房
婿子府
棋炒
蓼戶
大臣賜第京師
胡廣有魁科名
掌記不修怨
麥糈留客
內侍讀書識字
世宗忘刻石之言
天子作臣下碑
左良玉犯闕
楊琳
廠衛
請建四輔
典試迴避本省
蒙古土語
吏部選郎變例
宮莊子粒
明朝藉田禮
女鰭夫
鴈相
講官賜金錢

翰林院積沙　六科廊
銅匱酒榼　捕蝦蟇
三代尚書　十知貢舉
舉人衫　戰具斤兩
不樂爲教官　寶誌癌所
聽經樓　附學
謚法　持笏
蔭襲巾　射柳
殿試改期　蜂化促織
貓王　改印
外戚封王　走解
六科內府　草料馬數
軍數非外人與知　太子冠禮
瓊林宴盡七杯　秘閣
南內藏書　尸孫衣
劉瑾時狀啓　庶吉士呈文
年號犯前代　髑髏築臺
稱老師　京察

試差正副變例　鶴坡楚濱
私鹽之禁　科場例式之始
刊策刊經文　許襄毅上京
分宜時檢討　殿試出榜變例
禮闈女嬰　東直門異
太白經天　引水限馬足
本朝禁中宮殿門名　本朝內監數目
榆莢　湯泉御札
夜光木　猴頭蔴菰
蟠木　湯泉上諭
蒙古鹽鐵　口外行宮
塞山毒草　椵樹
細鱗魚　駱駝
帳殿帳房　烏喇柰
蒙古無名水　落葉松
黃羊　虎乙
野猪　熊
鹿　哨鹿

鹿茸
飛狐
松瘿
空青
戶部西庫書
開爐節
元旦朝儀
西苑烟火
聖祖論醫
唐六如水村圖
鄭世子
賜物年例
龍鰕
與安至暢春苑站數
蘆草
南宮變局
丙戌館選
山雉
蜥蜴
順風耳
塞外山果
殿試武舉
考督學臣
暢春苑直廬
進士釋褐
萬首唐人絕句
經筵
廣仁殿
聖祖算學
十種蒲桃
內府書畫
閱視羣牧
沙蓬
編檢補科
館選之嚴
草木可當茗飲

地棋
烏喇哈帶東
韻府羣玉
玉泖海
詞臣帳房
裁進士牌坊銀
明月錢
南海淀

本人海記二卷計三百九十七條吾邑查
初白先生著向未刊行幼時收得一敗帙
頗獨讀雜錄多魚豕之訛思覓善本以相
校雠迄不可得藏篋衍者幾二十年比歲
需次楚南旅邸多暇因爲詳加檢閱訂正
譌字手自繕寫以付梓人惟湯泉　御札
中有闕文敬謹空白及明陵添設守備於
康熙二十□年選歷科程墨錢唐人錢穀
□試差正副變例侍□羅萬化阿哥下太
監六十□雍安嶺上多白沙故名□□數
條內缺字特援夏五郭公之例未及考證
頁悉澆陋博雅君子幸進而教之咸豐元
年歲次辛亥海昌張士寬識於長沙客舍

海昌查慎行悔餘編輯
同邑張士寬采之校閱

蘇子瞻詩云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與東方曼倩陸沈金馬之意略同余自甲子夏北游太學又九年舉京兆秋試又十年唱第內宮其後供奉內庭蕃七年從事書局者三年迨癸巳夏移疾乞歸年已六十有四矣通計三十年來客居京師歲月過半其間耳目聞見隨手綴錄零丁件系不下數百條雪窗檢點裒集成卷命曰人海記

漢官給俸

本朝初年滿洲官員支俸不支薪漢官則俸薪並支順治甲午停秋冬二季俸有以停俸不停薪請支折薪銀者以薪俟於俸也如四品官季給薪三十金俸綫二十金耳內院不許謂滿洲方在此論薪俸何得濫也明年漢官但給俸不

內閣判

內閣判日俱用墨筆以票旨硃筆避尊也此制起於明朝但外而九列至斗食之吏皆硃批獨不嫌僭上何也

八旗分駐

八旗官兵內城分駐之地 國初各有地界正黃旗則正陽門鑲黃旗則東直西直二門正藍旗則宣武門鑲藍旗則崇文門正紅旗則德勝門鑲紅旗則阜城門白旗則朝陽門 部署 化門鑲白

旗則安定門

都下早蔬

漢大官園種冬生韭蔥菜茹晝夜燃蘊火待温氣乃生事見漢書召信臣傳今都下早蔬即其法蓋明朝內豎不惜厚直以供御庖嘗聞除夕市中有賣玉瓜二枚者內官過問其價索百金許以五十金市者大笑故啜其一內官亟止之所餘一枚竟售五十金而去

沙果

吾鄉呼林擒爲花紅北人呼爲沙果又柰似林擒而小北人曰虎喇擒

北方無筍

北方無筍惟冬筍用茅竹筒封貯從江南馬上販鮮十餘日到京每斤價直四五百錢春夏之交食蘆蒲芽總名爲筍詩云維筍及蒲則蒲與筍故當有別

牛汞

佐領即牛彔也秩如明朝千戶專管戶籍秩雖

卑凡位居公侯伯者並俯聽其派撥亦猶縣令之轄鄉紳

滿漢兵餉

滿洲八旗騎兵月餉七兩五錢步兵三兩四錢綠旗騎兵月二兩步兵一兩五錢城守兵月一兩水司同遂月小盡扣銀五分謂之朋椿官馬斃則以此項買補凡騎兵止給官馬鞍轡自備

滿洲考試

滿洲子弟入學倡於順治辛卯壬辰時范文程當國初試百四十人入庠歲考止三等上者資絹二疋其赴科舉初場止二義廣寧楊方興山陰沈文奎並解元麻勒吉爲狀元麻勒吉後改名馬中驥另爲一榜戊戌以後乃列名漢人榜間亦有成七義者矣戊戌己亥庚戌辛丑以後始北闈談作庚戌癸丑以後

旗下莊子

初從入旗圈順天永平保定河間之田凡賜畝善宅俱歸旗下謂之莊子順治癸巳以水災四府莊子俱荒欲改圈眞定順德廣平大名地戶

部持之不行

溧陽死地

溧陽相國以甲午三月賜死時年五十宣武門內靈官殿乃杜鄧之地也

省陝西絨褐

陝西織造絨褐　本朝初年設有專員順治辛卯始省以此項錢糧充餉

世祖受賀

世祖章皇帝於甲申十月朔入燕甫七歲是日

一御殿自後元旦萬壽即俱免朝賀至庚寅正月朔始御殿受賀

順天鄉試官員

順天鄉試初用考試官四員內滿洲二人主八旗蒙古應試者後止二員並用漢人

滿洲編檢

滿洲編檢視漢臣俱晉一品而於滿人爲卑以

也兵二部每月選期舊於天安門外兩廊設矮几鋪紅毡席地而坐尚書二人正面吏部西向兵部東向侍郎傍列其餘司官筆帖式以次排比選人於前唱名掣籤今兩廊列牆屋各官皆露坐

順治封誥

順治甲午正月始頒文武諸臣制誥封贈八旗勳衛數萬人其祖父之名類皆闕失意不欲制詞漢官力爭之於是內院擇坊局史官十六人分撰自一二品始一品限十二句二品十句三品八句句各四字不用故實

改朝鮮印

順治癸巳三月廿五日改鑄朝鮮國王印兼滿漢文以從前止漢篆也

出繼爲本生喪

出繼之子離任爲本生父母治喪自北平朱右君諱之弼先生始先生時官戶部侍郎其後大臣遂援爲例

滿官止七品也

吏兵月選

西洋生日

西洋人生日不論本誕如立春日生其日無定期或十二月或正月遇此節即是也

回回歲朝

回回人雖在中國不奉正朔自有回回歷不限十二月爲一年別有歲朝每年不同己丑八月初三日爲羣聚慶會之期余在都下親見之

萬歲山白塔

皇城西苑萬歲山上以西僧言建白塔三層形

如瓶按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五月丁巳從楊連眞伽之請於臨安建白塔二各高一丈二尺以居現師朵四的性吉等七人其事本此

元旦堂祭

每歲元旦昧爽未鷄　太廟先上堂祭乃鄧將軍廟也在朝門之巽隅庭列劍戟自　車駕外待從皆俯伏而入非親暱者不得隨行按鄧諱子龍南昌人萬歷中副總兵

四川開科

四川開科始順治辛卯解額七十二人喪亂之後舉子止二百餘人主司駐保寧寓試道士院時有亭溪之警急於竣事二三場併日

開河舟阻

開河舟阻官舫於總河處求給讓行牌以先商賈今無此例矣

宋獻策

永城人宋獻策明末賣卜燕市遇李自成拜國師導之入都自成敗後滿洲重其術隸旗下其

人至康熙初年乃死

後湖册

南京後湖貯各省戶口田糧册有明終始計一百七十萬本南渡後用以造甲點火藥至　本朝僅存萬歷間及崇禎五年者五斤潤之可得四五萬緡

貢士闕落卷

貢士闕落卷自順治乙未始時禮科議南卷十中其一而江西僅七人物議藉藉於是大總裁

金之俊等奏落卷貼於順天府許貢士赴閱限六日內不得領回前此未之聞也

翰林外轉

翰林外轉順治乙未九月始行之編檢則范周沈荃盧高湯斌耿介崔之瑛馬煜曾等少詹以下開坊以上則黃志遴楊思聖王舜年藍潤王无咎陳爌等共十八人皆以品行清端才猷贍裕各照外轉陞一級遇缺即補康熙戊辰編檢汪楫丁廷楗李濤三人以知府用辛未冬少詹

徐潮轉通政司侍讀吳會恩轉光祿少卿侍講熊賜瓚轉大理寺丞高裔廖杜訥俱轉通政參議宮坊李應鳳轉太常寺少卿周清源轉參議司業吳涵轉參議

世祖論宜興

世祖常言明朝之亡由周延儒馮銓溆州少子娶宜興從女初頗爲解上不以爲然又問延儒有子官翰林今安在銓跪對曰庶吉士周奕封非延儒子也時奕封請假在籍乙未秋還朝俄除

知縣乃溆州希旨外之也

總兵兼銜

各鎮總兵官銜帶都督同知或僉事在明朝有五軍都督府故也今都督府已裁而總兵仍兼此銜甚屬無謂

定水帶

正陽門外窮市有古鐵長三寸許銜二寸形若革帶中空外鏽而背隱起釘如鼓不甚可辨一日高麗使見之售以五十金云此定水帶也禹

治九州作九帶此其一也若航海之水鹹不可飲投以帶立甘洌故貴耳市中好事者隨至會同館汲苦水石餘投鹽數斤探之使濁乃投帶於中沸涌作魚眼數十少頃味極甘洌明季事

石鼓字數

太學石鼓文舊六百五十七字元至元中存者三百八十六字今所存字但三百二十五而已

于經墓

西山碧雲寺俗名于公寺寺後爲正德大璫于

經墓土木華麗凡賜祠五多祔家中央豐碑二道正面無文其碑陰詳刻魏忠賢爵里姓名意殊駭詢之守僧云忠賢名下蘇應宣或云葛九思嘗被掠於建州從人燕葬其衣冠於此余憤甚直前搜之時與朱大司空同游公不以我為狂也按碧雲寺忠賢重修天啓三年少師葉向高撰記禮部尚書會稽錢象坤篆額今碑磨去象坤姓名意作相時事也福清記中亦頗稱許魏氏

護駕松

香山永安寺來青軒額明神宗手書軒之前有山突起金章宗祭星臺也下有護駕道松覆之稱護駕松今尚存其一

宏光佛閣

宏光寺在香山絕頂永樂間太監鄭和建和朝鮮人四使本國中有佛閣形圓而八瓣云東國之制

鮑公寺白松

去香山二里許為鮑公寺亦內官墓中有白松八株圍皆三抱掩映殿宇人行其下衣上不見日色

秘魔崖古柏

盧師山清涼寺中秘魔崖古柏一株長可尺許橫出石縫不彫不榮云盧師手植也石經山亦有古柏一萬歷初上過之御書靈根古柏四字

大功德寺

大功德寺舊名護聖寺直金山口與景陵相近

宣德朝雪峯大覺禪師駐錫於此宣帝御賜詩當年天下遊高僧獨取尊師第一名即指雪峯也園陵自景皇帝外又有懷獻悼恭哀忡莊敬憲懷獻懷悼懷故太子七衛許忻申蔚岳景穎戚薊均靖邡簡懷悼故王十六殤主二十六仁宗如三宣宗如一英宗如憲宗如十二按史皆葬金山與景陵相屬凡五十三園今不可別識矣

談猱木

吾邑談孺木先生留心明朝典故不以詩名然
其北游集中如過文信公祠七律一聯若云丞
相宜全節敢謂書生合出山過陳渌陽里第云
往事恩仇虛偃月新編賢否總銷魂陳餘刎頸
交何在范蠡扁舟事可行過惠安伯張氏墓云
翁仲似人能化石杜鵑本鳥不離枝贈王元照
太守云縱寫青山非舊日翠微雲亂夕陽中過
梅村先生值金壇王友三咸舊云衣冠王謝多
何益門戶眉原大可憂南宋朝廷終覺小中原

經濟亦雖尊贈湯道末太常云休屠祭後全非
像搏茗歸時不待槎除夕云春兼臘月人歸少
寒倍燕京客受多如此之類皆名句也

虎部櫺帖

吏部櫺帖明萬歷初冢宰錢塘張瀚立功名身
外事大就何妨小就何妨富貴眼前花早開也
得晚開也得

西洋畫

西洋畫以胡桃油漬絹抹藍或綠或黑後加采

馬不用白地

海運道里

海運道里詳梁太宰夢龍集中自淮安府至安
東縣九十里安東至馬洛關五十里馬洛至蘆
浦四十里蘆浦至楊寨四十里楊寨至白沙關
二十里白沙至雲梯關二十里雲梯至淮河套
六十里淮河套至大海東洲山百二十里東洲
山至高公島三十里高公島至鷹游山三十里
鷹游山至盧溝所十五里盧溝所至青口六十
里青口至興莊五十里興莊至東流所一百里
東流所至濤洛場三十里濤洛至信陽場百二
十里信陽至齊堂島四十里齊堂至靈山島九
十里靈山至竹槎島五十里竹槎至浮島四十
里浮島至灣島六十里灣島至鼇山管島三十
里管島至田橫島七十里田橫島至欽島十里
欽島至青島百二十里青島至海洋所灰島七
里灰島至炕兒島十八里炕兒至元城島百二
十里元城至雙駝埠二十里雙駝埠至寧津所

八十里寧津至成山衛五十里成山至青雞島六十里青雞至羅山所五十里羅山至威海衛四十里威海至劉公島五里劉公島至寧海州七十里寧海至空空島五十里空空島至奇山所三十里奇山至海山縣三十里海山至登州新海口八十里新海口至沙門島六十里沙門島至桑島五十里桑島至萊州岬屹島四十里岬屹島至三山島八十里三山島至芙蓉島五十里芙蓉島至海倉一百里海倉至魚兒鋪十里

魚兒鋪至白浪河五十里白浪至八溝河五十里八溝至小清河二十里小清河至清河五十里清河至絲網口十里絲網口至江塗十里江塗至大口子四十里大口子至大清河十里大清河至唐頭寨十里唐頭寨至小沙河五里小沙河至渾水汪十五里渾水汪至降河三十里降河至久山河十里久山至大沙河二十里大溝河至家溝至乞溝河七十里乞溝至大沽河二十里大沽至天津衛一百五十里天津至張家灣一百八十里通計淮安至張家灣海道水程共三千三百九十里

海運標識

隆慶辛未海運初雇海鵬船五隻分載米二千石每駕船十二人自淮安至天津試運無礙海道灣泊舟行停泊宜在舊設墩上晝設旂幟夜懸燈籠以便趨集嘗攷平江伯陳瑄督海運於靈山建烽火臺高三十餘丈今宜師此意多爲標識云 來林雜組

選庶吉士

大明官制一書不載翰林院庶吉士蓋官制定於洪武年間而庶吉士則始於永樂二年甲申也似宜補入按永樂二年三月己酉選庶吉士楊相等五十人並習文湯流王英等十人並習書四月甲申進士沈升等俱改庶吉士修書五

月辛丑諸司辦事進士能書者曾愼等二十九人爲庶吉士一科凡四選

鹿園

崇文門外二里大通橋東園舊豢鹿處地平如掌漫衍可數里名鹿園

寶坻銀魚

寶坻銀魚似吳中膾餘而大倍之出海中船山下霜降後泝流而上育子諸淀中夏霧映日波浪皆成銀色土人候其至網之瓦窰頭出者最

佳明朝命內監提督冬月抱子以冰進縣設六廠漁戶一百七十人歲進凡七次

蘆溝橋石獅

蘆溝橋石獅兩行共三百六十八

戇題草

石經山在房山縣西南四十里生戇題草他處所無戇古莎字前漢地理志有戇題縣

長平公主

長平公主崇禎周后所出甲申春年十五議降周太僕某子世顯將築館遭國變帝以御劍斫石臂斷腕賊以貴主已殞授屍國戚五日復甦順治二年公主上書願飯依空門上不許詔求元配周世顯應詔起卽故武清侯之第賜金錢牛車莊一區田若干頃俾成禮時乙酉六月上浣也明年丙戌八月十八日薨年十七詳華亭人張宸記事及吳梅村集中孫侍郎承澤春明夢餘錄則謂公主甲申年十五傷右臂扃際明年乙酉九月成婚丁亥年卒年月互異不知敦是公主名徽嫕見春明夢餘錄

續文獻通考

華亭王圻續文獻通考藝文類中載琵琶記樂府水滸傳又明朝宗室鄭藩趙襄荊淮滕梁衛八王並仁宗子而云成祖子其誤尤甚

衚衕

京城各巷曰某衚衕其義無所出謝肇淛五雜俎曰閩中方言家中小巷謂之弄南史東昏侯遇弒於西弄卽巷也元朝經世大典謂之火衚

後因訛爲衛衛

惠世揚

惠世揚米脂人萬歷甲辰進士歷刑部侍郎李自成故牧卒也嘗給事世揚之家及僭號語人曰得惠先生來則甚幸因致書世揚卽至拜右平章時左平章則牛金星也自成敗從　本朝兵入燕三年不見用後放歸綏德副總兵王永强作亂劫世揚從軍敗於朱原鎭永强自縊世揚不知所終（栗林雜組）

節愼庫元寶

北京戶部節愼庫金銀元寶各一蓋鎭庫之物以梯登其上其邊尙高於人上刻永樂九年

左蘿石遇害

左蘿石慥第北使被幽宏光敗報至攝政王使人宴左侍郎飲酣語曰此太平宴也左問所自曰江南破矣左悲不自勝仆席於地作絕命詩閏六月十八日遇害都人吳某收殯同時被難者五人其一則兵部司務加職方主事崑山陳用極也（栗林雜組）

大隆善寺

姚廣孝謚恭襄初從祀太廟嘉靖中移大隆善寺故元崇國寺也今斥爲馬廐

于忠肅祠

崇文門內舊有于忠肅公祠萬歷乙未二月己未敕建額曰忠節　本朝順治中公像被毀吾邑人談孺木作弔于太傅祠文以憫之今相傳爲京師城隍神

八功德水

南京鷲谷寺琵琶街側有池曰八功德水今涸按八功德水見佛書在天竺國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

各省湯泉

各省俱有湯泉北直十三江南十三山東十七河南十陝西十四江西十七湖廣十六四川八福建六十一廣東十五廣西三雲南十八浙江三貴州二大抵其下有白礬丹砂硫

黃三物乃蒸爲煖流後周王褒溫泉銘云白礬
仁徹丹砂下流明陵陵桑喬云雷火所灼其氣
亦硫蓋極陽之氣也

明朝諸陵

明朝諸陵孝陵太祖在應天府朝陽門外鍾山懿
文太子祔葬於側曰東陵長陵成祖在昌平州城
北天壽山自紅門進御道凡二十餘里舊名東
井子山永樂七年卜建改名天壽後視高山數
十重來龍不斷明堂平闊祔葬十六妃獻陵仁

在長陵右祔葬四妃晏陵宣宗在長陵左祔葬七
妃裕陵英宗去昌平二十五里獻陵之西祔葬十
八妃茂陵憲宗去昌平二十七里裕陵西北祔葬
十四妃泰陵孝宗在茂陵西無祔康陵武宗去昌平
三十五里泰陵之西九龍池環其前永陵世宗去
昌平十八里長陵之東南兵部侍郎餘姚駱用
卿所擇祔葬妃三十嬪二十六昭陵穆宗定陵神
宗在太峪嶺徐尚書學謨所擇時通政司參議梁
子琦等難之爲輔臣申時行王錫爵所斥崇禎
初尚書姚思仁督理多杇石吾邑陳與郊以給
事中巡工言壽宮五室中三間待衛四隅維以
鐵索各大鋼缸注油左右室通門待中宮及嗣
帝所生母升祔神廟閱壽宮自坐石室飲酒慶
陵光宗德陵熹宗石橋高不五尺長不五丈砌石無
多而耗二十萬金且陵地窄甚僅當兩山之腋
在永陵左砂相距不百步也思陵懷宗在紅門西
三里與諸陵隔河諸陵在河北思陵獨在河南
即故皇貴妃田氏園諸陵明樓俱有碑題某宗

皇帝之陵祾恩門內有碑俱無字閣以木柵
本朝入關惟定陵獨被燬餘仍令太監守護康
熙二十□年添設守備一員

北京廣寒殿

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相傳遼后梳妝樓成祖
定鼎北京詔勿毀以垂鑒戒萬歷七年五月四
日樓傾梁上金錢百二十文云至元通寶則樓
掷於元初非遼時物矣張江陵雜著

桑乾河塔

涿州桑乾河中有搭名鎮河嘉靖元年塔崩內有古錢皆飛空如蝶自後河水不時泛溢涿州志

煖鋪

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大於沿邊孔道俱設煖鋪即唐人邊鋪也

蘇州冰廠

蘇州冰廠明季已有之凡十六所　本朝兵始至問廠何爲曰藏冰者謂伏兵也焚其五始悟

堂聯

一品榮歸日雙親未老時嚴文靖公堂聯無毀無譽三代百道而行知止知足四時成功者退申文定公堂聯

財不求贏敢爲子孫益過位常踰分當思菌德難兼陸五親此足見盛世縉紳氣象

宋文貞碑

沙河縣宋文貞公琮碑斷沒土中正德丁丑縣令方思道冶鐵二百斤買而續之今尚存不甚剝蝕德清談未庵宰此邑曾以搨本見貽

浩築惰工

保定有定霸城宋楊延朗所築金時以其磚他用其土基尚存嘉靖中霖雨潰城西北隅得人骨數十具植立土中髑髏各戴兜鍪旁倚兵仗石刻云浩築惰工百戶徐瑾一行兵役見者悚然長安客話

大藤鼓

成化初韓襄毅雍南征平大藤峽賊斬大藤中空鞔革爲鼓置參府前聲震數里兵使某移於行臺扣之無聲移歸故處聲復鳴

西苑松檜

京師皇城內西苑古檜一松四並金時植嘉靖甲封松爲指揮使其俸米專飯孤貧

文廟古柏

國子監文廟古柏並元許文正公手植

天壇榆錢

京師外城天壇坳榆錢凡榆春錢獨天壇之榆以秋

報國寺矮松

報國寺舊有矮松二株其右尤奇幹長不過數尺而枝橫數丈文人往往題詠其旁自內城城隍廟市移於此每月三度爲棹馬之具數年無復存矣

古槐

槐樹斜街卽土地廟斜街舊時古槐夾路今每月逢三日爲市集槐亦僅有存者

昌平古槐

昌平州天壽山古槐相傳寶禹鈞家物樹中枵可布三五席稱寶家槐按禹鈞周之諫議大夫也故居在薊州城東今其地尚有寶氏莊

樓桑村

涿州西南十五里樓桑村昭烈故居按本紀道右有大桑高十丈如羽葆乙丑二月同楊崙术游此覓土人爲鄉導至則頹垣破廟問所謂樓桑無能指出處者廟創於唐乾寧五年先主像與關張並列

鷹爪稗

三峽產雲南稗一名鷹爪稗播種畦植與五穀爭價他處所無也

採參

遼陽東二百餘里山深林密不見日色下產人參其苗高出百草之上採參以夏五月裹糧披榛而入或迷徑爲虎狼所噉或人相遇弱者死強者攖所有而出以地近 皇陵恐傷龍脈邇者挖參之禁甚嚴罪至殊死而趨利之徒輕生不顧也

大內多異物歲一閱視出之庭有瓜子長五六寸闊如之不知何地所產袁貴妃父祐說見楊士驌玉堂薈記

大內瓜子

旱金蓮花五臺山出瓣如池蓮較小色如眞金曝乾可致遠初友自山西歸有分餉者以點茶一甌置一朵花開沸湯中鮮新可愛後扈從出古北口外塞山多有之開花在五六月間一入

旱金蓮花

秋莖株俱萎矣

各省貢茶

各省歲貢芽茶共四千二十二斤內江南宜興縣百斤六安州三百斤廣德州七十二斤建平縣二十五斤浙江長興縣三十五斤即所納南京峴春三百八十斤次春一百五十斤薦新四百二十斤崇安縣九百四十一斤內採春三十三斤紫笋二百二十七斤薦新二百一十八斤淮南宋時蘇州茶額六千五百斤元無額明納錢三百十九萬三千有奇　成化三年南戶部奏準供用庫歲用芽茶坐派池州府三千斤徽州府三千斤茶葉徽州府三千斤蘇州府七十五斤南康府二十五斤贛州府十一斤袁州府十八斤臨江府四十七斤九江府百二十斤瑞州府三十斤建昌府二十三斤撫州府二十四斤吉安府十八斤廣信府二十二斤饒州府六十斤岳州府湘陰縣六十斤寶慶府邵陽縣二十斤武岡州二十四斤新化縣十八斤長沙府安化縣二十二斤寧鄉縣二十斤益陽縣二十斤福建建寧府建安縣一千三百六十斤內江南宜興縣百斤六安州三百斤廣德州七十二斤建平縣百斤六安州三百斤廣德州七十二斤即所納南京峴春三十三斤先春二十一斤先春六百四十三斤紫笋二百二十七斤薦新二百一十八斤崇安縣九百四十一斤內採春三百八十斤次春一百五十斤薦新四百二十斤淮南宋時蘇州茶額六千五百斤元無額明納錢三百十九萬三千有奇　成化三年南戶部奏準供用庫歲用芽茶坐派池州府三千斤徽州府三千斤茶葉徽州府三千斤蘇州府七十五斤南康府二十五斤贛州府十一斤袁州府十八斤臨江府四十七斤九江府百二十斤瑞州府三十斤建昌府二十三斤撫州府二十四斤吉安府十八斤廣信府二十二斤饒州府六十斤岳州府湘陰縣六十斤寶慶府邵陽縣二十斤武岡州二十四斤新化縣十八斤長沙府安化縣二十二斤寧鄉縣二十斤益陽縣二十斤福建建寧府建安縣一千三百六十斤內採春二十一斤先春六百四十三斤紫笋二百二十七斤薦新二百一十八斤淮南宋時蘇州茶額六千五百斤元無額明納錢三百十九萬三千有奇　成化三年南戶部奏準供用庫歲用芽茶坐派池州府三千斤徽州府三千斤茶葉徽州府三千斤蘇州府七十五斤南康府二十五斤贛州府十一斤袁州府十八斤臨江府四十七斤九江府百二十斤瑞州府三十斤建昌府二十三斤撫州府二十四斤吉安府十八斤廣信府二十二斤饒州府六十斤岳州府湘陰縣六十斤寶慶府邵陽縣二十斤武岡州二十四斤新化縣十八斤長沙府安化縣二十二斤寧鄉縣二十斤益陽縣二十斤福建建寧府建安縣一千三百六十斤內採春三

中流擢匭盛之用黃使率齎銀抵京買納間有
不辦亦取諸延平非武彝也延平人呼製茶者
曰碧豎

龍生九子

龍生九子浦牢好鳴囚牛好音螭吻好吞嘲風
好險睚眦好殺蒲牢好文猊狻好坐貔貅好訟狻猊好火金吾不睡皆龍
霸下好負又博物志憲章好四夔夔好水蜥蜴
好腥蠵蛫好風雨螭虎好文采金貌好煙橄圖
好閉口蚣蝮好立險鯊魚好火金吾不睡皆龍
人海記　卷上　三六

種也

張眞人侍兒

平湖徐在中以工部郎分司張秋張眞人舟過
其侍兒膚貌清麗徐見而謔之眞人曰先生宜
自重此某地龍也徐不信命進盤水侍兒躍入
雷雨應時而作

龍朝聖書

萬歷己卯行人謝杰使琉球航海颶風作大雷
雨有二龍挂於檣上一長年曰此來朝聖書耳
急狄杰書免朝二字示之即退

龍涎香

龍涎香出蘇門答剌國其國西有龍涎馬國人駕獨
木舟伺采之每一斤其國值金錢一百九十二
枚準中國銅錢九千文嘉靖二十四年下戶部
取龍涎香百斤徧市不得廣東藩司購每斤懸
價千二百金僅得十一兩進內驗不同仍亟取
眞者廣州獄囚馬那別的貯有一兩三錢上之
人海記　卷上　三七

黑褐色密地都密地山夷人繼上六兩白褐色
細問狀云黑者采在水白者采在山皆眞不廛
尋有密地山商再上通計共十七兩二錢五分
次年進內辨驗是眞自後夷船稍稍挾來定價
每兩售百金其爲用入香合和能斂腦麝清氣
數十年香味仍在焚之翠煙裊空不散涎沫有
三品一曰泛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泛水輕泛
水面四人伺龍出隨取之可入藥用滲沙則凝
積多年滲沙中魚食則化糞散於沙上皆不中

則而魚食有二種海旁有花若木芙蓉者春夏間盛開花墮海中大魚食之或先食龍涎則腹中脹滿昂頭向石上吐沫乾取可用惟糞者不佳

禁織蟒

宏治元年左副都御史邊鏞奏禁織蟒云爾雅蟒者大蛇也蟒無角無足龍則角足具今織蟒俱龍非禮請禁之

脆蛇

脆蛇出崑崙山聞人聲即寸斷人伺其斷鉗取之須臾各異處待風乾入藥若少頃無人聲寸寸仍續成蛇主治色瘧及驚疑喪膽諸證本草方書不識見王鏡新談

八梢魚

八梢魚灰褐色無鱗腹圓口生腹下後拖八尾產遼東海中永平太守盧騰龍以餽明相國庖人來詢烹治之法余亦不知也以意答之用滾水燁去其皮其尾如猪小腸而色較白寸斷之用蔥韭雜炒及登盤鯉氣觸人不堪下箸而一統志載入遼東物產太守以充土貢何所取也

布衣魦魚

通州人葛原六以布衣獻魦魚百尾時用決嚴或阻之原六笑曰爾不上食父母耶君猶親也庸何傷及至上召問曰魚羹何如對曰臣未進不敢嘗也上大悅命賜酒食仍還其一曰勞汝其後歲進至九十九尾著爲令東維雜組

齊東野鱴

永樂時山東進野鱴絲製衾薦太廟羣臣稱賀今齊東山谷處處有之與家鱴等鱴月浴種出蛾散置樹上聽其眠食食槲葉者名槲紬食椒葉者名椒紬野人伺鱴雊廬其下手長竿逐樹按行爲禦鳥鼠其穰者春夏秋歲三收焉有一種鱴之小者作繭堅如石大才如指頂在深谷叢林間不關人力樵牧遇之收曰山繭

鷓鴣米

弋陽汪少竿僊嘗赴中官席飯僅半甌香滑而
膏異於常產問所出則蜀中歲進其米生於鵡
鴟每尾止取二粒放去明年仍可取也

西苑獅

西苑獅日食一羊西域胡人主之白布纏首金
帶衣緑食三品料

明孝陵享殿

明孝陵享殿太祖高皇后南面左淑妃李氏生
懿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次皇妃某氏生楚王

魯王代王郢王齊王谷王唐王伊王遼王又次
貴妃某氏生湘王肅王韓王潘王又次貴人某
氏生遼王又次美人某氏生寧王安王俱東列
碩妃生成祖獨西列見南京太常志孝慈皇后
顯然無子而弇州別集同姓諸王表自懿文成
祖外秦愍王楹周定王橚俱母高皇后吾學編亦然與志不合不可解也

鄭貴妃

鄭貴妃父承憲貧甚以女許孝廉某爲妾臨別
悲慟孝廉惻之遣還不責聘鄭感其意脫隻履
與孝廉矢報已而入宮大得幸念前事而忘孝
廉名命小璫售履於市索直若干無應者時孝
廉計偕聞而往合其履妃泣告於上曰非若人
妾不及執巾櫛矣亡何孝廉謁選得善地歷官
鹽運使貴妃後生福王常洵有如意之愛上書
其名於金盒屬妃藏之約他日以爲東宮辛丑
十月皇長子受册妃持盒泣訴之上啓書字俱
蝕歎曰此天也妃卒後諡恭恪惠榮和靖皇貴

妃

周后田妃

孝節貞肅淵恭莊毅烈皇后周氏父奎蘇州人
微時寓京師寄食爲人筦庫元配生子鎧繼丁
氏生子某及后信王選妃后與焉信邸入正大
位后生東宮及定王貴妃田氏生永王及悼靈
王貴妃卒日甚意圖奪嫡一日永和宮婢貴妃
宮於金後猊下誤觸定王中宮銜之每上召貴
妃妃例御鳳輿小璫舁之是日舁以宮婢上問

故曰小瑞多态肆無狀叩其實曰聞坤寧宮小
瑞狎宮婢故遠之耳上色動而搜其處大得狎
具蓋宮人各倡其瑞所謂對兒也一名對食上
驟怒立譴諸小瑞中宮因懟恨成疾嘔血有老
宮人曰田氏宮中獨無對兒乎亦可搜也已而
果然上疑始釋都督田宏遇聞之大恐嗾貴妃
丁章引咎上意解令省愆倒閉中門從旁門出
且以章示中宮明無嫌也其章出御史湖南劉
興祥手蓋宏遇所囑云貴妃薨明年春宏遇復

進少女年十三見寵欲卽進封司禮太監某言
某貴妃以選入非外進也乃止賜珠簾等物亂
後貴妃妹走天津珠簾仍在後爲朝士某妾按
旧貴妃名秀英其妹名淑英

徐妙錦

徐中山第三女名妙錦文皇欲娶爲繼后女不
可因不嫁而爲尼嘗論革除事建文君當坐殿
上燕王至荷不讓則死何必自焚頃每語遜國
事未嘗不痛哭也

宣興賜死

崇禎十六年五月大學士周延儒放歸復見徵
知不利求解於中宮賂嘉定伯周奎十萬金達
之中宮請授指東宮東宮每晨詣及是啓曰近
來久不見周先生何也上曰爾何自知周先生
答曰父皇嘗稱周先生故知之上曰此非好人
今不得稱先生上心知其奸尋賜死其日黎明
錦衣同法曹至私第排閤而入家僮各驚匿周
求青衣未得縗絰脫而衣之拜命飲泣求筆墨

占句倉皇不屬使者促之投筆就縊

張敬修遺辭

萬歷十二年故太師張居正子禮部主事敬修
自縊遺辭其略云五月初三日邱侍郎至府初
四日邱著官提敬修面審大意坐先公以二百
萬家貲又要變永夷陵本縣三家坐曾確庵
家寄銀十五萬坐王少方家寄銀十萬兩坐傅
大川家寄銀五萬兩只得從當事之意料三家
斷不能完結此事吾日後何面見之又以母

子叔姪恐圖聚一處有串通之弊於五月十一
日出牌迫令隔別不得接語幽囚倉屋風雨蕭
蕭草鳴蛙無不助余之悲悼遭時如此已無
生路不得已託言片楮以代剖心此書送各司
道一日五月十日寫完以期必遂而夢兆稍吉
不果至十三日各欽差上司會審叔姪俱嚴刑
拷訊父母遺體平生眼不見刑具脆薄之軀豈
能勝之此數之莫可逃也任巡按活閻羅你也
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殺人媚人如此之酷烈

也有便乞傳山西蒲州相公說張門事已完結
矣無煩掛念願你輔佐聖明天子於億萬年也
云云按邱侍郎名橓齊人懸贓酷拷貽楚忠數
年卒無子任巡按名須更考

宋朝春楹帖

康熙乙丑年元旦立春有大老署門云歲朝春
百年難遇聖天子萬壽無疆按崇禎元年元旦
亦春陳眉公用此聯作楹帖

戊祭

郊上辛祖稷上戊文廟上丁戊在丁後故先丁
如十日丁則一日戊當先戊而後丁宏治間吏
部主事楊子器上言戊從初十之丁則次戊非
上戊也時無諳禮者竟寢不行（李賢明集）

四明中秋宴

四明中秋宴飲以八月十六日相傳史彌遠官
臨安還家度節沮風是夕始到遂沿爲俗梁棠
師云

朔望行香

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
郡邑長以下詣學行香　按北齊每月朔望祭
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朔日行禮始
此其後遂以朔望行香朱子曰謁宣聖焚香不
是古禮捻香不當叩頭只直上捻香即出笏叩
頭而拜由是觀之則宋亦然矣但儀節與今不
同今只行拜禮此出海鹽縣志
東陽王鏊忠著

海岱門火藥

康熙甲子秋九月海岱門內拋中忽作聲有光

如電初以爲地震也已知其地舊埋火藥覆大石板上土厚尺餘不知何故忽發飛石所中凡傷二百餘人

二雨辨

無錫邵文莊寶二雨辨云雲興於山勃然滿盈既蘊而隆以雨者山雲也謂之山雨雲興於海倏然瀰漫既翕而盛以雨者海雲也謂之潮雨海雲之雨乘風以行雷鳴則止山雲之雨挾雷以動風吹則散海雨春少而秋多山雨夏多而秋少

日本小歷

宏光初有攜日本小歷一紙來者字體並從本國書首題寬永二十一年及大將軍等字

石經山藏經

房山縣石經山峯巒秀拔名小西天隋大業間僧靜琬僅本教有難不能流通發願募工鑿石刊造一大藏經積於此山至唐貞觀初僅成大涅槃一部靜琬沒後其弟子遞刊造餘部歷遼金始完一大藏貯於巖洞者七地穴者三洞鍵以石門穴鎮以浮圖自來兵燹不之及

二郎神

二郎神即嘉州守趙煜斬蛟者也不知何代封爲清源妙道眞君

泰山之高

泰山自下至巔五千二百八十四步爲五尺爲步紆折皆在其中高三百八十六丈九尺一寸實十四里零八十餘步應劭漢官儀云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者妄也有泰山道里記沁水張大

飛來峯佛像

靈隱飛來峯元僧楊連眞伽偏鐫佛像明嘉靖朝太守福清陳仕賢（壬戌進士）以楊及鄭僧聞僧三石像斷其首瘞獄中獄中大疫或云誤毀佛像也

入蜀三谷四道

入蜀有三谷四道西南曰褒谷從褒入南曰駱

谷從洋人東南曰斜谷從閣入其所從皆殊舊
志謂首尾一谷者非也其棧道有四從成和階
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
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
爲今連雲棧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
者爲斜谷道武侯屯田渭上由之丁卯吾鄉許
編修典四川鄉試欲强余同往余不果行爲詳
考道里以當贈行之篇

甲申京師之變

甲申京師被陷始末詳談孺木金陵對泣錄中
今全錄於後云光祿寺署丞膠州高宏商自賊
中脫歸秋末省其兄相國備述前厄云三月己
丑朔甲辰上召考選中外官三十三人於中左
門諭曰國家多事南寇北虜聞寇已薄固關雖
無確報可謂迫於門庭朕已修省待咎此時何
以撲勦何以安人心何以生財何以足用爾等
其熟計之滋陽知縣黃國琦首對曰賊之驕由
於招撫從來招撫無裨於事上問安人心對曰
安人心不難在於聖心聖心安則人心自安上
首肯筆記其名又問生財對曰今生財云加派
云捐助俱非也豈非一而再再而三乎皇上宜
搜內藏盡所有以爲外用上又首肯因問用人
對曰天下未嘗無人但人未必爲用上大是之
立除兵科給事中餘以次對未畢俄傳外札上
手折視乾倉皇遽退各官不敢散已傳駕回宮
各官乃散知賊已至昌平也各官環閣臣於御
河橋楊觀光等責以城守事魏藻德曰大家做

聖駕昨出城辰刻宣武門北有內臣戎服可千騎云玉太監救火呼開門答以鑰在中府擊之鎖未破碎或云前門開遂沿正陽門至則被大礮不可近自長安右門還宮已刻賊入宣武門肆掠內臣被禍尤慘李自成射承天門題榜矢中天字上馳入宮午刻僞示五城購車駕所在戊申午前傳先帝自書盡於煤山僞諭明朝大小官員俱限次日赴各將軍帳下具職名彙册送覽願復官者量材擢用不願復官者革職爲民

準給路引即放回籍敢有匿而不報兩鄰長班房主一併誅戮自是各官俱分投職名權將軍李次家自巳至酉共報七十三人劉斯球等其去者以革職回籍也主賊錄職名籍貫履歷寫舍僮婢長班錄訖皆驅對驗錮之工部侍郎陳必謙不即入擊以輿擯己酉先帝后移東華門蕭舍武選主事大足劉養貞出私錢八千得柳稍殯之先帝不幸時首露網右足靴身衣短後布衣胸題朕既喪國無顏冠冕見人是日同先

后長樂鼻出先后衣笄甚肅鼻微傷其裳紉給越三日賊出梓宮二一丹漆一黝漆啟殯焉先帝翼善冠龍袍玉帶滲金靴先后袍帶亦如之定王騎驟來臨不敢哭而去次東宮亦騎驟至青衣褒帽觸地良久雖不哭隱痛不能起賊擁之去諸臣臨哭可四十餘人臨而不哭者三十餘人養貞日侍側哀毀被執至李友家友據邱字衡衙許錦衣宅年五十餘性兇悍所錮各官許家人傳餐即其面而入出即去癸丑薄暮李友傳各官各據朝本朝見光祿寺監事林蘭友問朝本何若有佐史吳某云紉摺黃面開職名朝見蘭友如其言餘仿之刑部尚書張忻言黃摺非所用付紅單職名酉刻李友列騎七十三隊隊騎各五露刃押諸臣赴窩鋪僞將劉宗敏押千六百餘人夜半叱起俱蓬垢人予匹馬飛驟入西長安門過御河橋皇上夾道進東華門始知非朝也至會極門僞相牛金星深衣盤坐棕毯上面東向右侍郎宋企郎坐金星側北

向金星據縉紳錄一部硃筆點唱先令甲科打恭餘誦鄉貫諭高聲以應或託疾則令扶候合選郎圈於錄上赴部聽銓選注畢且各回營奔仆數人乙卯又選各官睞爽由午門入會極門牛金星宋企郊如前唱選預名者令候會極門召則出東華門或令出西華門不解其故蓋東皆回營西皆斬於門外凡七十六人多勛戚丙辰各營拷職官追贓內臣加炮烙尤慘劉宗敏家論官大小勒限贓完日釋之李友等各混拷

不勒限李友家七十三員選用二十九人聽其自捐夾棍十之四劉養貞再夾惟呼太祖高皇帝追四十三兩又銀杯二又徵之不應曰我寧死也王都等杖斃黨崇雅除通州倉場侍郎來謁李友角巾綠衣諸人就問竟蹙額不答中書科舍人吳橋沈某始被拘佯風疾時呼流賊來殺流賊屢受鞭不之拷四月二十二日同釋四月戊午朔乙丑黃紙傳二十七日卽位塘報吳三桂舉兵逼京師戊辰李自成馳僞敕及吳襄手書招之三桂碎其敕擲父書不啓斬從使四人釋回一人自成聞斬使大怒召李友等點兵站隊庚午自成脅東宮二王及吳襄東行步騎三十七萬戊寅吳三桂擊自成大敗僅四萬騎回京步卒盡沒賊將李肖宇所部萬三千人才還騎十七庖人一家丁二云經戰十三年未有如此之敗者癸未午刻李自成回京入德勝門從馬約七千匹列東華門二十騎自御道入前一賊抱嬰兒不知何人也是日故學士楊觀何

瑞徵光祿少卿李天經李延鼎同鴻臚寺官八人勸進自成曰事且亟何登極之有劉宗敏厲聲曰已有旨明日登極各官可出料理各官退宗敏與自成爭曰爾幾十年辛苦一旦敗壞若不登極何以回關中自成默然甲申果僭號先燬太廟主從此壞民居運入大內爲爨具丁亥卯刻賊出阜城門酉卒七百餘人大內及各卷縱火高宏商拘李友家被夾勒四百金詹事張維樸主事蕭鴻基至夾其首張尙書鳳翔前

出獄被拘勒四百金不夾

中書自經

李自成入燕後拘明朝大小官員分營追贓有中書十數人同拘繫一室忽傳僞旨是夜俱令自經鍋鎖甚密外嚴兵守之各官以次雉經氣絕梗斷大半墮地伏尸相枕藉蘇州申濟芳獨逡巡不就縊天黎明聞守者啓鑰入申急迫伏積尸中詐爲死狀一守卒云生死未可知當頭人與一棍連棓數人忽一卒云料此輩已無生

理鞭屍何爲遽舍之出午後命各家僮識認尸首負歸殮殉申竟得脫後年八十餘卒於家太倉唐寶君爲余說

福藩監國

甲申四月京報絕月餘留都疑阻十三日有中人夜至內府云京師三月十九日已失守明晨張總憲藐山愼言階御史周元泰朱國昌郭維經米壽圖至高司農宏圖確齋所少頃確齋及史尚書可法呂侍郎大器姜給事曰廣集議監國首福王或云潞王時並僑淮安高張之意屬於洛陽史頗不然之意在衛輝恐北耗未確尚爾遲巡俄奏差回自都下云三月十六日手柬筐逃出京其夕礮聲遠震迨旦寂然餘不知也諸人唯唯各散二十二日史尚書以三千騎勤王渡江俾呂侍郎攝禮部印越三日史尚書速諸臣往江浦議事侍郎得史手札即傳示諸公素服會清議堂謀葬武英殿二十七日有中人奔南備悉凶問是日告奉先殿羞詹事撰文高

尚書舉筆云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藩云云而史尚書札至意專衛輝尋又札云洛陽衛輝並南下當拈鬮考陵之前云云無何總督鳳陽馬士英書來奉福王發淮安將及矣即日守備南京太監韓贊周出迎二十九日王舟泊燕子磯明日抵龍江關先召見列侯次尚書史可法高宏圖程註都御史張愼言同謁舟中王左手挈史右手挈高跪泣答之角巾衣葛坐榻上衾枕俱敝蚊幬不具五月朔登三山門環城而東

謁孝陵自朝陽門入經東西華門宿外守備廳
四日監國傳諭天下是役也南都始議未定馬
士英成之史尚書前督鳳陽稔知福王子湛於
酒色徐魏公宏基值高尚書於皇城下曰事亟
矣惟賢是立何論序乎史在高郵聞福王舟近
即列諸臣名啓迎或云士英初意亦不專洛陽
與史尚書同偶馭福王舟擁而南背其始議後
謂臣以兵十萬護蹕臨江欲駕南都諸公之罪
給事中李沾謂告廟文出臣筆皆非其實也

宏光年號

南渡年號閣擬定武宏光拜天探籌得宏光家
宰張藐山曰光字上於文爲火清朝年號曰治
從水水能剋火柰何果如其言

馬士英忌史

馬士英挾迎駕之功自江北來朝不欲出鎮故
事輔臣必有入閣辦事之旨士英特繫銜大學
士非內任也竟據政府史相國因自請出鎮鑄
督師輔臣之印士英忌史整遠出已上又史
先東士英有福王不忠不孝之語士英意脅之
史求還故牘終不相忘掣肘陰螫以勞勛難泯
遂移揣新建姜相國謂觀望異議冀幷陷史也

燕京從逆

燕京從逆諸臣謁都傳報不一其最著者鄉人
乘怨輒馳檄聲討姑蘇則首項煜錢位坤宋學
顯揚有慶常熟則首時敏皆焚毀屋廬尋臺臣
嚴禁御史祁彪佳撫安蘇松常鎮誅首亂六人
乃止

阮大鋮復用

桐城阮大鋮初附東林與嘉善魏忠節爭吏掌
科因投逆瑞歷太常少卿坐黨避禍金陵稱詩
好客素善內臣馬應芳馬士英僑南都時時過
從南渡初總憲張薌山改冢宰奉詔言逆案置
弗用大鋮計沮嗾誠意伯劉孔昭拉勳臣廷攻
冢宰專右文臣自是冢宰四疏乞休士英密薦
大鋮言其知兵立除兵部右侍郎召對以高相
國廷爭臺省交論未拜命而心益急士英令徐

侯之及淮官每朝罷輒手招士英就語自示於
諸紳中曰同士英輩狎飲後常熟錢侍郎附馬
錢龍姬柳如是大鋮請見貽以玉帶曰爲若覓
恩封談孺木云

馬阮孔昭誤國

張藐山冢宰去後誠意伯劉孔昭之權日甚自
謀入相不得乃薦兵部侍郎德清蔡奕琛南都
之禍始於誠意潰於馬士英阮大鋮

韓贊周

司禮韓贊周字象雲賢內侍也宏光帝始而憚
中而疏末且厭之嘗盛暑輦毬三人交篤不休
贊周凝立不動十二月西宮成臨御上色不怡
贊周請其故上曰無佳優人奈何贊周泣曰臣
意官家思先帝乃如此抱恨乎上嘗責太監馬
永邪爾但知印堂安知我印堂指贊周也

黃澍

黃澍本欽人年少輕狂作葉子格品第宗婦之
貌見擯於族走杭州冒籍郡庠丙子舉於鄉明
年成進士授開封推官壬午禦流賊開渠轉粟
河水秋溢遂灌汴城禍自開渠始又搜民間藏
粟併金錢奪之汴人切齒及內召烈皇帝面問
開渠者誰也委之流賊利口迅舌人莫能難以
御史按楚未及瓜遽入朝意覬開府廷劾馬士
英貪數其罪宏光帝色動云黃澍言之有理顧
高相國記之士英跪階下惶愧欲死出因行金
結納內臣張執中等蓋平賊將軍左良玉嗾馬
氏故大言清君側之惡澍出良玉手書挾鎮重

以劫之及澍還按楚士英陰遣人購良玉而澍
孤矣尋免其官畏禍匿良玉所女歸其子明年
良玉稱兵犯闕實澍爲之厲階也

僞太后

乙酉五月南都收士英出逃至孝陵義太后召守陵黔兵自衛所過劫掠一空從廣德州走安吉知縣黃襲聖埽衙舍以停僞太后及士英家眷浙撫張養貞下檄安吉問太后眞僞襲聖啓云閣部既眞太后亦非假張遂備法

爲迎入杭州僞太后駐朝天門東李總兵宅士英屯兵湧金門外王氏園潞王恭謁太后如常禮辭之已令如具宴入送如躬詣陪侍復峻辭之日夕惟與士英妻及婢數人相處人始疑其僞　本朝兵將至士英走台州魯王監國訪太后不得會稽熊少卿汝霖責士英不屈皇上乃母后之徇乎士英無以應

劉念臺

蕺山劉先生前削籍家居南渡起左都御史入京不攜冠服先馳疏自稱草莽臣愚指時事之失內及逃將封爵貴陽及劉澤清忌之蓋劉自臨清南遁謂中其隱各疏攻先生澤清疏并列左良玉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名請加以重僇實各鎮不知也先生至南京備冠服赴任士民鼓舞稱快良瑤亦曰劉先生君子也恐不得久耳果即引去

宏光演劇

甲申秋南敎坊不足充下陳和徵之遠境阮大鋮楊文驄馮可宗輩各購進大內嘗演麒麟傳奇劇未終妓人首戴金鳳者三蓋宮中例承幸者戴金花以自別也

南都選宮

甲申九月南都有選宮之命皇太后自於外守備廳擇六人宋嗛命再選初各官皆慎其後會於貢院狎笑褻視選七十餘人寇及蘇杭太后侍女金花年十八來自中州殊色也所選並不逮上待如妃禮明年阮大鋮入其宗女雖殊麗

究不知誰氏也又書佐周某自獻其女太監田成來駐杭州貢院樹黃旗二選五人止王氏留京上之出奔也阮氏周氏王氏命還家

宏光朝謠聯

宏光朝雜謠　宏光朝要做官非騎馬英士即種田太監田成　射人先射馬士英擒賊先擒王　鐸紅花開天子來不辦衣衫只辦鞋

又聯周延儒字玉繩先賜玉後賜繩繩繫延儒之頸一同狐狗之頭馬士英號瑤草家藏瑤腹藏草草貫士英

之皮遂作犬羊之�generation 自成不成福王無福兩下皆非眞主北人用牛南人用馬一般俱是畜生

倪爲丁許

倪鴻寶先生與同邑丁庶子進俱天啓壬戌進士選庶常嘗中秋聯句丁首唱云中秋佳節好吟詩爲人所哂上偶問崩字何義丁曰君死曰崩倪曰先帝升遐曰崩進自慚漸與倪成隙倪少娶餘姚陳氏失歡後官尚書以妾王氏膺封

誥丁遂佯怨嗾誠意伯劉孔昭訐其事倪妻許氏潘氏弗封封繼妻王氏爲例幸上不問倪竟以此自免歸陳氏實同母夫人居非遣歸者甲申末陳氏訴於朝時孔昭在事奪王氏改封陳氏

四鎮

史相國分列四鎮意在收江北之援卒不得其力先是四鎮兵各餉六十萬高傑最强悍黃得功劉良佐次之劉澤清爲極弱史於揚州大會諸將下拜求出師傑雖跋扈頗感動遂率眾而畏罪導 本朝兵南下

戶上書閤

乙酉三月初九夜嘉興府城內外居民戶上各有書閤或紅或白或書上或書旦或斜書雙曉起驚異不知所自至閏六月罹兵燹惟白閤白書之家不火徐敬可云

楊文驄

楊文驄字龍友貴州舉人不第寧青田量移江寧矣未蒞湖兵擾西征自效事平仍返縣任張貌山改都御史疏劾文驄榜其文不令視事明年夏馬士英入相文驄以物議起鎮江推官未行擢職方主事尋監軍鎮江明年五月拜巡撫僉都御史一日遽南遁時總兵鄭彩方陳列江上聞之兵立潰宏光帝聞報即出奔追曉馬士英亦逃南都亡

童如宏光即位語輔臣以先後妻如三時方訪母后於中州未及宮眷御史陳潛夫按河南以童氏至有司護送入京年殆三旬坐詐冒下錦衣衛獄童氏從獄中上書云某年月日娶我某年月日陛下出亡所衣某色所飯何品所出何地又首帕妾所加也云云此書不知緹帥馮可宗作何狀獄上後傳聖諭有與潛夫同臥起之語絲綸之地豈應汙褻若此耶聞澤清婦劉氏上馬

士英大人書救童氏

方國安敗降

乙酉六月　本朝兵至杭州潞王常淓張秉貞以城降浙撫張孫振仁守定海上其印都督方國安自杭走金華與朱尚書大典合兵尚書以方兵剽詐不許遂相持台山陰太學鄭遵謙倡義兵熊少卿收霖孫職方嘉績應之寧波則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浙東響集迎魯王於台州西築土城守江國安東下富陽其下分屯金村嶺朱橋其屯朱橋則國安兄子元振也號王漢營大總兵萬餘船五百餘沿朱橋列柵至轉塘口左江右山或說之曰山路莫要於西溪而橫山大嶺扼其衝旁多間道叢竹可伏兵從此距營二里爲清風亭以千人據之日西接五雲天竺可俯瞰杭州益張疑兵連合江東縱復不利豈能越險薄我營哉元科不以爲然元科亦國安兄子戎旗營三總也八月元科以三千騎直趨六和塔明日戰於清風亭江東兵莫敢登岸越二日　本朝兵自六和塔來攻國安浮江身自督戰自晨及晡國安失利　本朝兵舰橫山清風亭俱無伏九月既望以八百騎自清風亭五百騎自橫山夜去營一里乘勢奪橋橋偪寨門守兵皆走元科手斬數人攖柵力戰　本朝兵登廟山望柵中白幡不相屬遂發砲牆傾大呼馳入方兵大潰僅得及舟而遁遂焚其柵自是國安不復能渡江而戎五月大將軍貝勒孛羅至西興荆國公將走台州馬士英以許

封西平王勑國安降遂解甲後與元振俱被殺

士英首逃

馬士英奔紹興辯臣非誤國又挾方國安爲重
命戴罪圖功丙戌六月朔首逃

金正希

金正希先生倡義於休寧同縣令何通武遣諸
生朱備迎黃澍於九江實不知澍已通款 本
朝也九月 本朝帥張天祿略地且至戰失利
先生與欽縣諸生江天乙同被執見洪承疇不
屈遇害僧某殯之題曰赤壁金公柩扶至蕪湖
閭商某薄其棺改殯焉

徐家宰

徐家宰處求石麒原名文治本蘇郡諸生萬歷
庚子斥場屋赴南武闈舉第一被攻走江楚殆
二十年青浦令其受業生也遂補諸生舉於鄉
天啓壬戌成進士歷官介潔屢起屢忤乙酉閏
六月二十六日 本朝兵下嘉興先一夕公入
城閭敗自經於故第精嚴寺僧眞寶殯以米囷

祕有詩扇蒼頭祖敏殉其旁先生有別墅在賀
家橋南其孫顯武與予善時時過話前事所著
名可經堂集 徐公墓在園花鎮龍山之後

東明寺異人

錢塘大遮山東明寺相傳建文曾避跡於此
本朝丙戌某月某日有二十二人皆偉幹傑貌
免胄而入命守僧以米三斗作飯豆一斗作乳
倉卒具食僧異之問飽未曰未也亦不敢飽飯
後徧視佛像不拜見建文像則拜而下泣一人

在前餘隨後不敢並已而求浴遍裹衣朱殷膚如
刻漆人臂二弓腰二銃試烏雀不一失鐵仗重
鐵度所負荷皆百餘斤其一人泣拜者挽鞭重
數十斤台二僧之力僅能舉而彼運之如棕拂
竹如意問邑里姓氏不答聞其聲知爲北人也
問今何往則淚隱隱承睫曰吾槐盡游觀天下
無可起事者吾安之乎曰三吳足賦可就也曰
取三吳未能集事僧曰以諸公之敢力赴義何
患無成歎不應諷之苦空亦不應僧曰卽出領

官兵奈何曰吾仗劍行數千里先後所值何啻百千彼烏能難我僧曰自此天目民寨百餘所稱義師能往觀乎曰曾按視一二所皆盜耳不足目也因問道僧述天目徑山湖州之程曰吾之湖州曰湖州多守兵曰固欲遇守兵遂冒而去每一人冒兩人力收之目欲迸火尋聞其遇守兵殺五百餘人而二十二人無恙愀然歎曰吾多殺亦何益且吾所以來豈爲此輩哉皆投碧浪湖死外舅陸辛齋名嘉淑字冰修述寺僧指月之語

洪武科舉

洪武三年庚戌五月始詔行科舉直隸貢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浙江福建江西湖廣各五十人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時直隸就試者百三十二人拔七十二人見考官宋潛溪鄉闈紀錄序試錄曰小錄拔登科考無錫俞憲所輯中載在京鄉試直隸府州一百名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浙江福建江西湖廣廣東各四十名廣西二十五名與潛溪集微有不同又按登科考洪武三年庚戌鄉試辛亥會試以後至十七年甲子始復行鄉試而金華府志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連歲開科之語紹興府志云六年金鑄榜不知何所出

雲貴開科

雲貴開科始永樂九年辛卯貴州時尚未附宣德四年雲南貴州始合試共取十一人後漸增至嘉靖十四年分定雲南舉四十人貴州舉二十四人

歲貢恩貢

府歲貢二人縣歲貢一人洪武二十五年定嘉靖十年令天下歲貢五人選其一歲貢通學考選至十五年止天啓元年鄉試一榜廩生準貢崇禎元年戊辰以登極始有恩貢乙亥通考各學廩生拔貢一人己卯鄉試一榜俱充貢不論

增附

教習之始

永樂二年已選庶吉士矣而戶部辦事進士當塗李衡以年少自請命改庶吉士同江寧楊寧習書至宣德八年三月已選庶吉士十一月又選前科進士能文者徐珵等十三人爲庶吉士命學士王直教習此教習之始也

弛會試禁

舊制貢士三科不第禁會試宏治三年始弛此禁

選館概課

宏治壬戌科選庶吉士弁修撰康海編修孫清李廷相俱課書學士梁儲王華教習先是天順四年選庶吉士劉健等十五人弁修撰王一夔編修李永通鄭環命學士劉定之侍讀錢溥教習此外鼎甲率不在館課之列萬歷壬辰後選館概課而鼎甲不出序今與庶常一例論先後矣

第一場五義

正德甲子四川解元周洪謨丁卯福建解元陳俊第一場俱五義

嘉靖禮部條約

嘉靖初會場禮部條約許舉子帶洪武正韻一部表末不用瞻天仰聖董榖碧里雜存

正副主考分閱

科場舊規正主考閱易書二經副主考閱詩禮春秋三經各不相涉詞林故典

李九我

李九我舉鄉試第一申少師瑤泉卽留爲館賓

轉館於歸安董宗伯家癸未李得會元申正當國廷試時文定以子用懋入試避讀卷是科秀水朱文恪公一甲第一李在第二賜第後九我兄秀水頗快快一日秀水疾李過候坐榻旁推窗見庭松蟠屈笑曰弟嘗夢歷此境或云功名在是今得之矣名次兄後非豫兆耶自後歡洽無間

殿試策進呈

殿試策進呈必取書法整齊無舛譌者隆慶戊

辰科閣臣擬進上疑首卷有私於二甲卷首得
羅萬化置第一其卷字多塗抹者

鄉試差京官

各省鄉試專遣京官始於萬歷乙酉舊正副俱
教職由監察御史所聘布政使提調按察使監
試彌封謄錄受卷皆有司例得讀墨卷有所識
拔內簾無敢違者自專差朝臣內外簾始隔絕

典試差主事

典試差部主事始於萬歷甲午禮部推糊廣主
試翰林院某吏科左給事葉繼美上點葉另用
工部主事莊懋華

韓敬不達

韓求仲先生師事湯宜城萬歷庚戌湯分房搜
鄰房拔韓會元時方忌湯并攻韓竟免官終身
不達

巡撫監場

鄉場監試側巡按御史或偶缺則代以巡鹽萬
歷乙卯貴州巡撫張鶴鳴代監試此巡撫監場
之始也

斷么絕六

萬歷丙辰會元吳江沈同和文倩第六名趙鳴
陽作事發二人俱褫革京師以骰子戲謂斷么
絕六

朱文恪主禮闈

天啓壬戌會試閣推何宗彥顧秉謙主禮闈上
點宗彥忽及朱養純顧疑秀水有他故頗不懌
後秀水捐館顧擬諡文懿朱公子力爭得諡文

恪

廷試誤筆

廷試策偶誤筆以塗註不便例多任之萬歷己
未科狀元莊際昌醪誤膠崇禎辛未狀元陳于
泰陽誤易榜眼吳偉業癸酉誤騭會元另封進呈

殿試進呈惟會元另封此明朝舊例也今不然

明朝宗室進士

明朝宗室進士天啓崇禎兩朝共十一人釋褐

後例補輔國中尉惟戊辰科新建朱統鈁選庶吉士改中書舍人復入館歷國子祭酒

同姓名張銓

萬歷甲申進士同姓名者張銓一大名人一沁水人俱乙亥正月二十六日先生科弟子女皆同

靑田科甲之盛

靑田科甲最盛宋時進士九百七十餘人諸科特奏名六百四十餘人大魁五人宰輔六人明朝自洪武庚戌至嘉靖戊子凡五十二科中鄉

舉一千一百十一人進士三百二十四人狀元二人探花四人會元一人解元二十五人

鄉報急足

鄉報急足始嘉靖中其時舉子倘自被青袍後官紛不知所自

選歷科程墨

選歷科程墨自萬歷庚辰錢唐人錢穀□豐寶始錢貢生官終曲靖知府

會試同門房刻

會試同門房刻始萬歷壬辰一甲三人御批

明朝故事御批一甲三人卷用玉管筆拆卷在中極殿右

鄉會試錄序

兩京鄉試及會試試錄序皆稱臣外省則否以考官所自序也萬歷初上摘此以問閣臣欲罪之江陵具言其故乃止其後各省錄序皆稱臣

海昌查慎行悔餘編輯
同邑張士寬秉之校閱

滋陽祀宗聖

兗州滋陽縣儒學祀宗聖顏子之神與天下不同陋卷志

李襄敏詩兆

土木之難李襄敏秉從征脫歸進戶部主事夜夢作詩送楊鴻臚迎駕其詩曰天恩寵渥作監

梅迎復君王出紫臺鞏房潛踪歸朔漠六龍回駕入蓬萊明日以語同官明年事驗

御史乘輜

御史出巡舊騎馬後乘輿不知起於何時當是成化以後事浙江有舉子王化大帽見拔盞某按呵之問所從起對曰即起於大人乘輜之年其名何也宜如陳莊靖文之例易之

朱良育

吳縣朱良育積學不第膺歲貢子鴻成進士官主事貤封不受竟以明經沒

余有丁

鄞縣余相國文敏有丁父永麟幼喪父育於小江里余氏後鄉舉歷蘇州通判生文敏既貴當贈三代不知所自出不得已贈永麟所後父煩及煩父鏜而命子孫家祭則自蘇州公始文敏少從其父官蘇州慕崑山歸有光名將師之不果嘉靖乙丑文敏以編修分閫拔有光第二

戚少保祠

戚少保繼光鎮薊門駐三屯營最久經畫周詳

歿後有祠總兵尤繼先到任不拜祠除夕公庫災獨題梁及銀牌存題梁年月少保所書繼先歎戚公神人也刑牲以祭

唐文恪謚

上海唐抑所文獻先生謚文恪易名之典仍犯其名何也宜如陳莊靖文之例易之

吳文定格言

嘉善錢龍門初入翰林崇仁吳相國文定道南語之曰若初到衙門須記三事不擬試題不受

門生不出游庶保名節

宋相國氣象

嘉善丁清惠公與烏程朱平涵相國善謂其居台鼎猶秀才氣象朱名國楨

僞書

明初朝鮮國王獻顏子以僞書卻之按古僞書不一而足如毛漸僞三墳張昇僞元命苞孫定僞關尹子阮逸僞元經宋咸僞孔叢子戴師愈僞麻衣子袁康僞吳越春秋明崑山王逢年僞

天祿閣外史海鹽姚士粦僞於陵子皆不滿識者一噱也

雲麾將軍碑

萬歷六年河南李蔭宰寇平構小齋發礎得唐李邕雲麾將軍碑云碑石燕沒艮鄉驛舍裂爲柱礎蔭聲邑署名其齋爲古墨可辨者百八十九字首篆存唐故雲三字

宋潛溪集

宋學士潛溪前後集元季已盛行於世入明朝劉伯温選定爲文粹十卷明人方孝孺鄭濟等又選續文粹十卷皆方孝孺與同門劉綱林靜口連手自繕寫刊於義門書塾常熟錢牧齋宗伯曾於內閣見之方孝孺姓名皆用墨塗乙盡遵革除舊禁也

鄭所南心史

鄭所南心史崇禎戊寅十一月八日蘇州承天寺君慧上人浚智井得鐵函重櫝外標大宋鐵函經內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頓首封自元

世祖癸未歷三百五十六年其書始見於世其精氣自不可磨滅也朱竹垞云此是僞託不知何據

空同刻淵明集

李空同刻淵明集盡去評註曰書貴者木災太羹之味豈羣口所嗤哉

國朝人物編

江都葛澗子常好積書撰國朝人物編自洪武迄嘉靖數百卷人爲列傳甚悉年七十餘卒友

人私謚爲正學先生今其書不可得見

毀論一炬

王元美所著讀書後四本捐館後公子吏部士騏於貨郎擔中重得刻以行世又有毀論十本係先生手書無副本錢牧齋宗伯乞於吏部秘不示人辛卯九月燔於絳雲樓之一炬惜哉

刊史糜金

新建張洪陽位司業刊二十一史於北雍糜工部六萬金有奇見李湘洲集

明儒

濮州李尚寶先芳選明朝燕趙秦晉齊魯河洛淮揚藩邸之詩附以蜀曰明儒吳越荆楚不與焉曰自二南以下十五國風皆江以北地降而春秋吳越之歌吟乃出降而戰國荆楚之騷賦始傳故江以南之聲則歌吟騷賦之流而風之餘也非始音也原音之始以北先也

陳文憲正史

南充陳文憲于陛當國時修正史列聖本紀皇后本紀建文景泰以實錄附載而不作紀郊祀廟祀典禮樂律天文歷法宗藩學校選舉經籍職官賦役貨幣漕運河渠鹽法軍制馬政刑法郡國九邊凡二十二志揚徐滁陽三王高祖之十七藩成祖之二藩仁宗英宗各四藩憲宗之三藩外戚洪武之功臣諸臣建文諸臣永樂之功臣諸臣洪宣諸臣正統天順景泰諸臣成化宏治諸臣正德諸臣嘉靖諸臣隆慶諸臣又理學文苑循吏高逸節孝亂逆權倖方技四夷列傳二十六紀志粗畢擬草列傳下酉三殿災輟業南充卒四明沈相國殊不以爲意非其始議也書竟不成

西泠社事

西泠社事起萬歷丙戌八月時欽縣汪伯玉鄞縣屠長卿輩集西湖之淨慈寺地主則仁和卓明卿餘杭徐桂

陳植之佳句

杭州布衣陳植之業醫苦吟好學其五言佳句如疎鐘四壁靜微雨一燈明移花春徑雨看竹午窗風絕似中唐風格惜全章散佚不傳周青士所記尚多偶錄此

嘉靖諸公掠美

洪武開國事略本湖廣行都司經歷蔡于壁龍飛記略卓氏藻林本吳興王氏所輯嘉靖以來諸公掠美者頗多

藏書之厄

藏書之厄如浦江鄭氏八萬卷燬於火義烏虞守愚侍郎德燁參政父子築樓藏書萬卷署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後蘭溪胡考廉應麟賤直得之隨亦散佚太倉王弇州書最富再傳而失開封中尉睦㮮之萬卷堂會稽鈕氏之萬卷樓吾鄉祝侍郎耳劉之萬古樓武原駱侍御騁曾平湖馮孝廉茂遠常熟錢宗伯牧齋北流散則灰燼矣楊循吉既老散書與故云今歸子婺婦無復著亦一道也

牧齋明史

錢牧齋撰明史共二百五十卷辛卯九月晦甫畢越後日絳雲樓火作見朱衣人無數出入煙焰中隻字不存

黃石齋著纂

黃石齋先生著孝經集傳又奉命纂洪範明義四卷戊寅謫官即進呈云臣考修篇中有錯簡者三訛字者三錯簡如五紀三德數言錯而在後威福建極數言錯而在前訛字如晨爲農弋爲武亟爲極之類皆伏晁之所不稽鄭孔之所未說宋元諸儒稍發其端明興諸儒未竟厥緒云

程奎絕句

崇禎癸未楚撫宋一鶴敗沒妾金陵陳氏色藝兩絕爲門客王屋所聘貴陽謝參政上選先娶致訟新安程奎戲作絕句云歌舞叢中度歲華一朝忽散抱琵琶前身定是烏衣燕不入王家即謝家

盧岐嶷引典

長泰盧岐嶷嘉靖甲辰進士終貴州按察使初爲郎與汪道昆同舍時有餽汪脂香油皁者汪徵故實盧曰唐人謝賜口脂豆澡此二物也宴席有獅糖汪復問於古云何盧曰漢光武禁猥糖不許高大此是已

李空同文

李空同作文凡地名官銜俱因時制不用古名元字避諱

江陰李戒庵漫筆先世分閫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想國初頗惡勝國之號故民間相習如此按元字避御諱元璋戒庵誤矣

陳張後裔

陳友諒後裔爲洮陽柯氏馬氏與部曲談王吳三家道居興國大冶瑞昌界中張士誠後裔爲章邱李氏初敗時乳母攜幼子而逃冒姓李

鐵券

鐵券分三等國公式二其一高一尺博尺有六寸侯式三其一高九寸博尺有五寸五分伯式二其同上又次高八寸博尺有四寸五分伯式二其一高七寸五分博尺有三寸五分次高六寸五分博尺有二寸五分

明制宮銜

明制文臣宮銜支俸勳戚宮銜不支俸

外國詔敕

外國詔敕事竣使臣上其筒禮部轉繳內府不許損壞

選察之首

御史聽選聽察首浙江道內計掌察則河南道蓄明初首下浙江先設官洪武元年詔開封爲北京示重也名勝志云北宋以河南爲京畿道故寰宇記首列河南南宋以臨安爲京畿道故紀勝要覽首列浙江明朝蓋兩沿宋制此說非也

凡占籍者自軍匠民竈商外有儒籍官籍御醫
籍先賢籍正德庚辰吾宗常熟派寄蘆公應兆
以御醫籍登第崇禎丁丑進士四川某鹵錄書
儒籍以祖父三世皆教職也

學宮易主

洪武十四年二月建太學自孔子以下皆撤像
設神位外學仍如舊至嘉靖九年天下學宮始
撤像易主

征南將軍印

征南將軍印沐氏鎮雲南世佩之其印不全用
量事大小或用一角或半角蠻人奉如尺一

城門禁出柩

南京洪武朝陽太平三門禁出柩魏國公家葬
鍾山許太平門倒出

入城治喪

從來棺柩止有出城者故旅櫬還鄉率停於墓
康熙乙丑崇明相國宋文恪薨於京師奉　旨
馳驛差官送歸公子扶柩入蘇州府城里第治
喪此變例也

宋景濂遷葬

宋景濂先生以洪武十四年辛酉卒於貶所葬
夔州蓮花峯下越三十三年永樂癸巳十二月
二十七日蜀獻王遷葬於成都之華陽安養鄉
又七十二年成化己巳十二月十三日蜀惠王
改葬錦城迎暉門外

文臣封贈

明初文臣多不得封贈贈父母及妻始於永樂
十年然其時亦僅八人西楊勒石以垂後

京師提學

京師省設提學憲臣始正統元年五月命於二
月八日兼督民間栽種桑棗先是守令提調諸
生孟月試經義仲月論表季月策皆在學舍今
之觀風季試其遺制也

宗伯出身

明朝大宗伯不從翰林出身者凡三人錢塘楊
寧正統乙巳遂寧席書嘉靖甲辰嘉定徐學謨萬歷庚辰雖趣

署曹然皆進士出身向例禮部堂屬禾有用孝廉者康熙壬辰吾邑陳實齋訥由司空調宗伯一時以爲盛事陳壬子乙榜也

景皇帝園

景皇帝園不稱陵在金山上距西山不十里陵前坎陷樹多白楊及椿合三四人抱高可二十丈

建文帝葬處

建文帝葬處距景帝園不遠石碑題曰天下大法師之墓按楊士聰玉堂薈記駙馬都尉鞏永固請追謚稱皇帝上語輔臣曰建文無墓何憑追復尊號惜當時無據此以對者

漕船額數

景泰以前漕船無定數天順後定船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五隻官軍十二萬一千五百餘員名至崇禎中額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米四百萬石每舟正米三百三十石每百石加耗米九石八斗又月糧四十金行糧十六金　浙江

舊額二千四十六隻糧四十萬石各衞共四千四百五十九隻俱清江浦提舉司所造

南京貢船

南京貢船共一百六十六隻龍衣船不與焉又兵部馬快船六百隻俱供進貢

白糧

明朝民運白糧惟蘇州松江常州嘉興湖州五府有之共船五百六十七隻

松江細布

成化間松江人以布餉貴近流閘禁廷下司府織造赭黃大紅眞紫等色龍鳳斗牛麒麟等紋工作胥吏因緣爲奸一匹有費白金百兩者孝宗在東宮知其弊卽位首罷之常閱內帑見之曰此布一匹文綺十匹價也終身不一御自是遂絕

松江布輸京

松江細布歲輸京十二萬三千八百六十匹華

亭六萬五千一百匹有奇上海四萬二千七百二十匹有奇青浦二萬三千四十匹有奇萬歷初加八千匹

誥命移贈

宏治十一年大學士謝遷言臣祖榮任福建布政司都事例不得封乞以己得誥命移贈上並予之天啓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言臣父某任四川眉州判官坐劾奪職臣令灘縣復冠帶不得封今乞恩命許之

閣臣賜蟒

閣臣賜蟒服始宏治十五年十二月乙巳

北京宮殿災

北京宮殿遇災凡九永樂辛丑四月庚子三殿災壬寅閏十二月戊寅乾清宮災宏治戊午十月甲戌坤寧宮災正德甲戌正月庚辰乾清宮災嘉靖辛丑四月辛酉九廟災丁巳四月丙申三殿災及文武樓奉天左順右門災辛酉十一月辛亥萬壽宮災萬歷丙申三月乙亥乾清坤寧宮災丁酉六月戊寅三殿災

祖宗御容

嘉靖時祖宗御容藏永孝景神三殿

暹羅貢白象

嘉靖癸丑暹羅國貢白象道斃使者以珠寶飾牙置金盤中并獻象尾

朱文恪臚傳

秀水朱文恪公萬歷癸未進士第一臚傳日文恪父太醫院使東山緋服侍班 乙未以修撰

朱國祚爲司經局洗馬故事鼎元無任洗馬者八月充皇太子侍班尋清理貼黃靖難功臣舊署奉天征討文恪曰文皇不得已值此柰何以同姓加征討名悉改靖難

傳戴煖耳

每年十一月朔傳戴煖耳百官傳衣不謝傳煖耳獨謝

韓城坐贓

韓城薛相國觀不良死坐贓五萬籍其家財

六百金所居廳事三間共室四進並世產也惟好使氣故鄉人不附朱右君述霍魯齊語

燈市

燈市舊在內城東華門外今移正陽門外靈佑宮旁至期結蓆舍懸燈高下聽游人晝觀蓋京師坊巷元夕不放燈也

磁瓶二百金

大內牡丹盛開神廟思以磁瓶貯之倘江陰民有一均州瓶高數尺許欲得十金或笑之忽內

臣覓進上喜問價幾何奏曰二百金上諭先給百金如末肯再給五十金

嬪殿九蓮

神宗侍皇太后最恭篤萬歷丙戌梓宮嬪殿產蓮花九枝故後稱九蓮菩薩閣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皆有瑞蓮賦

武舉議

明初武職多拔於勳胄後乃開保舉將材之例往往循名而不責實華容劉忠宣爲大司空始議行武舉疏請仿唐宋故事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各省試可取者送兵部會萃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以發十矢中三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篇優中三矢以上者爲合式次較步射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爲合式次較騎射以發十矢中三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篇優者列職推授若非全材則斥而不用

元大內

元張中丞養浩歸田類稿有登憫忠閣詩自註云北三十里爲大內虞文靖集作楊襄敏碑云

至元某年始大城京師於大興故城之北中爲天子之宮廟社朝市各以其位而貴賤功臣悉受分地以爲第宅然則元之大內在今地壇之右矣當時檇李顧瑛自燕都賦寧海李侑孫有大都賦惜皆佚不傳也

興隆寺八景

興隆寺有八景宏正間都下諸公賦詩成卷焉東田和之復爲跋尾今詢之寺僧罕有知者

北方山藥

北方山藥產於采育者爲天下最嘗於朱竹垞檢討席間食之眞瓊糜也

大房牡丹

大房山僧多植牡丹其色有大紅淺綠二種紅奇

宣德紙

宣德紙有貢箋有綿料邊有宣德五年造素磬紙印又有白箋灑金箋五色粉箋金花五色箋五色大簾紙磁青紙以陳青款爲第一

千葉杏

元方輿勝覽大興府載佛寺三十八區中有海雲寺元時有千葉杏二株名芙蓉杏傅巖起在京師築清晏堂以此花置觞中錢塘張叔夏見之稱其奇麗可觀江南所無巖起索叔夏賦之爲塡三株媚詞海雲寺今失其處故老蔑有知之者

阜城門西寺觀

出阜城門西行三里許有報恩寺又西三里爲靈佑觀又西爲廣福寺又西爲嘉祥觀又西爲元應觀入八里莊堡爲摩訶庵又西爲永慶寺又西爲慈壽寺又西爲元福宮嘉祥觀多松入門二株尤秀潤摩訶前殿有碑二碑文左爲銘山費尚書宏撰右爲華亭孫尚書承恩撰俱嘉靖二十七年立殿後右廂有竹一叢院中雜蒔草花堂懸萬物育三字墨跡上用恭穆獻皇帝睿筆璽下有嘉靖年製小印堂後松二株高出殿脊其後則中官趙政墓也元福宮建於正德五年至天啓五年重修中有蒼松四最奇古後殿三清六眞像皆范銅爲之配殿文昌與夾侍童子亦銅僅旁鑄一騾銅質光潤絕似宣德鑪金熏鑪色殿前後凡四碑一仆爲人磨去止有中書舍人袁志學一碑崇禎元年所立也

興勝寺

興勝寺去摩訶菴二里許土人目爲松林今松無復存者萬歷中所建後有藏經閣可眺西山東北有果園園中有亭曰眾芳亭北砌石爲流

觴曲水其東有閣曰明遠春月桃杏雜發登閣望之不異錦城花海也

阮大鋮暴死

阮大鋮降時　本朝兵方下浙東儼然以福建巡撫爲掌握中物隨征南行至仙霞關暴死其僕下嶺求棺不得時天氣炎熱三日後乃得門扉一扇募土人舁下山則尸骸悉潰爛蟲出矣草草薄殮不知埋骨何地無子絕祀

馬士英伏誅

馬士英自南都逃至紹興府入方國安營既而阮大鋮亦至　本朝兵渡江士英國安走台州大鋮迎降錄用降官奉有阮大鋮投誠獨早之旨以軍前內院隨征急招士英及方逢年方國安等出降時唐王改元於延平士英心懷首鼠密表通軍中消息及　本朝兵下仙霞關唐王倉卒出奔書擄委棄道路員勒於亂籍中得士英表大怒以洩漏軍機與二方同日處斬懸其頭於黯淡灘而去時錢西頑先生在福建親見之

南渡三疑案

南渡立國有三疑案甲申十二月有僧大悲蹤跡頗異至石城門爲邏者所執詔府部科道法司會審據供稱先帝時封齊王以崇禎十五年渡江其語似顛似狂詞連申紹芳錢謙益於是阮大鋮楊維垣等令張孫振窮治之欲借此以羅織清流造爲五十三參十八羅漢之名如徐石麒徐汧陳子龍祁彪佳等東林復社計一網

盡之孫振審詞云大悲本是神棍故作風顛主使實繁有徒陰提線索語多挑激上怒而上意不欲深究御史高允兹上疏解之申錢各具疏辯馬士英遂不窮其事以宏光二年三月棄大悲於市時又有童妃及北來太子二案眞僞莫辨上初封德昌郡王娶黃氏早薨繼李氏再繼童氏封王妃生子不育洛陽陷逃民間與上相失太妃及童氏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也巡按御史陳潛夫奏妃故在上不問至是自詣巡撫

越其杰所具陳本末廣昌伯劉艮佐以儀衛送至都上大愾下鎮撫拷問知在獄細書入宮月日及相離情事云以某月日城陷爭出宮妾具饌奉帕裹上頭踰牆而逃求馮宗可爲之轉達上棄去弗視命屈尙忠加酷刑妃號呼詛罵尋瘐死獄中或云在獄未死南京陷不知所之有言童氏周府宮人逃亂至尉氏遇上旅邸相依生一子已六歲上南奔各不相顧氏遂委身民間馬士英勸上迎入宮不聽劉艮佐奏童氏實

非假冒懇賜曲全上諭童氏妖婦冒朕結髮宮闈風化所關豈容闌入法司卽示情節以息羣疑覽上諭但斥其結髮則爲繼妃無寃馬士英據外訛傳謂逆旅生子已六歲勸上迎致此語大妄不思洛陽之陷在崇禎十四年辛巳正月距甲申纔四年耳安得有六歲子哉宜上之不聽也至大悲事跡始終不明既入獄受當事意旨不得不託風顚意其招詞必有駭聽之語故急誅之以安反側耳不然阮大鋮方欲快心於東林豈紹芳謙益一辯疏可免士英何所畏忌勸令中止上意復何顧惜不欲深究其中顚末朝臣固不能知也初福世子歿德昌郡王以次當立士英撫鳳陽時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視則福王印也詢其人云有負博進者持以質錢士英因物色之上與士英初不相識但據王印所在以爲眞世子甲申國變後南都方議所立士英遽從外擁戴福王以爲己功大悲者或云齊庶宗士英之不肯窮治或止知德昌之當爲福世子猶未能實信上之果爲德昌也上之不欲深究亦有自知之明耶童如但知德昌卽位故詣闕求見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日之德昌也大悲但知福王世子應屬德昌而不知上之業已爲德昌也童氏既下獄自言失身之婦無敢復生非望但求一覩天顏歸死掖庭夫童氏陳情愈切則天顏愈遠何不求見太妃召大永巷面訊之也童氏既不容見則大悲之死固其所矣　烈皇帝殉國或傳太子匿太監曹

化淳家爲嘉定侯周某出首或云被脅東出蠡於三河所傳不一宏光改元有少年至留都自稱故太子也時馬士英未敢決以爲僞但設三疑端以迎合上意而首斥其僞者王鐸也鐸不過欲效雋不疑以自附通經足用者耳至於方拱乾辨認面質其僞反滋人疑拱乾是時方從北來挂名從賊之案待命吳門一旦召之入都還其原官許其湔雪有不奉馬阮之意旨者乎拱乾舊爲太子講官考東宮出閤去乙酉無幾

時豈有少年於衆中望見拱乾即指彼髯者呼爲方先生而東宮面貌拱乾反不識耶果其僞也一見立辨即宜叱下如偈不疑叱收僞衛太子事豈不直捷乃漫不置一語顧以講讀時瑣事爲問蓋當時講官止拱乾一人在列旁無一人爲之證佐即少年所答盡是拱乾盡以爲非誰從質耶及再審時置禁城圖於前指宮殿名目及帝后所御居無一差謬士英初令大璫盧九德及舊東宮內臣於城外僻處以先帝並永定二王庚甲及宮庭制度詰之無不熟悉於是鞫問計窮楊維垣乃颺言於朝曰駙馬都尉王昺姪孫王之明貌類太子固悉宮中事士英以其言入奏從此遂稱爲王之明維垣以逆案廢錮十七年餘宮闈親密何由知悉而此說獨出於其口問維垣颺言時亦祇係揣度之辭後遂據爲定案時江督袁繼咸楚撫何騰蛟皆有疏力爭上雖曉諭再三人不見信也

南都豫王命少年坐聖安上攜以北去不知存亡桐城錢飲光熟於南都後事余嘗詢之先生曰大悲本末不可知而決爲中州之郡王也有傳疑詩三首載田間集中

廷杖

廷杖之制最損國體然成化間言官受杖者許用綿紙衣蓋其下體故杖而不傷其膚第撻之於朝而已不欲死之也自正德時劉瑾用事始

去衣自後受杖者多不免矣宏治以前詔獄之旨惟叛逆妖言强盜則云好生打著問喇虎殺人則云打著問其餘常犯送鎮撫司問鎮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罪重者始有來說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調之旨至嘉靖中一概打問無復低昂林貞肅公俊致仕後曾建白此事世廟下其章所司竟不行當時首被其禍者先京兆也

劉李量狹

劉文靖健以程復敬敏政短其不能詩銜之釀成廷鞫之獄李文達賢嗛葉文莊盛也亦以疵其詩文之故二公賢相也其器量狹小乃爾

顧東江楹帖

顧東江楹帖云才美如周公且著不得半點驕事親若曾子與纔成得一箇可

殿試不點落

宋朝舊制殿試皆有點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見擯於殿試者張元遂以積忿降元昊爲中國之患於是羣臣建議歸罪於殿試點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皆不點落迄今永爲定例

謚文

相傳明制自翰林出身始謚爲文細考之亦不盡然曾榮襄榮馬襄敏愉俱廷試第一人內翰而不謚文魏文靖驥吳文恪訥葉文莊盛鄒文敏濟儲文懿瓘邵文莊寶楊文恪廉姚文敏夔

王文莊鴻儒何文肅喬新非翰林而皆得謚文此例當定於隆萬以後

明初文臣無謚

明初文臣無謚劉文成基宋文憲濂宋文恪訥朱文恪善咸詩之康陵王忠文禕請之裕陵姚廣孝之謚恭靖胡廣之謚文穆則自永樂年始

李林甫

李林甫之奸竟得善終乃於身後屢被天譴元和中惠州一娼震死朱書其脇曰李林甫宋紹

興中漢陽蔡氏女被雷震死亦有文曰唐相李林甫明洪武間吳山陸允誠家烹雞背有李林甫三字宛然蓋已墮畜生道矣籟閒奇類林

元祐黨籍

粵西七星巖洞壁上舊刻元祐黨籍姓名明宏正間有欲琢去者時巡按某公謂不若留示千古至今尚存

清愼勤

康熙二十年御書清愼勤三字徧賜中外衙門按呂舍人官箴當官之法有三曰清曰愼曰勤其道出王隱晉書又李康答司馬文正之問有官長當愼當清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云

强景明詩

正德間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恕於南强景明寄詩云八十耆年二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無柰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酣

取完名久遠看公得詩竟不起又李文正東陽當國日久有士人投詩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杳得詩一笑而已

張子醅

宏治朝張少參子醅罷孟嘗言作人須要有趣對俗人嗒焉一語遇學士大夫有道術者與之談說名理揚搉風雅娓娓不倦令人灑然不能遽別一時前輩如西涯相國蒲汀尚書皆海內

重望每聯輿過訪張或醅坐所供脫粟之飯間出蔬果杯酒三五巡卽止諸老自公第出輒相謂曰吾儕過張子醅飯勝倍別家盛筵矣

奏草毋多毋文

正德中韓尚書文欲攻劉瑾屬李夢陽具奏草謂之曰毋文文覽弗省也毋多多覽弗竟也此言極中人告之竅

胡廣有愧科名

建文二年廷試擢王艮狀元嫌其貌寢抑置第

二而以胡廣易之及靖難師至金陵廣與翰林
周公是修刻期約同死周既自經胡負約與金
幼孜解縉等迎降艮後竟死節若廣所謂有愧
科名者也

判葬再嫁婦

明末華亭有鬻婦棄其孤兒再嫁富室又生一
子及其死也前夫之子爭葬之質之縣令縣令
判其尾曰生前再醮已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
難見先夫之面

掌計不修怨

先京兆公爲諫垣以糾分宜謫官分宜敗後起
官歷文選正郎在吏部凡三掌大計嘗貽書於
廬州公曰吾掌選九年未嘗修怨報復一人爲
汝等也親筆書余不及見先君子嘗爲小子言
之

卻餽茶葉

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仕宦有餽金首飾
者承筐而以茗覆其上直以爲茗也受之其夫
人手撥茗知之面頸發赤亟傳柝請公入以語
公公不動聲色第令覆茗如初徐出召其人還
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之
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不敢當也遂令持歸

麥精留客

董大參樸成進士後差過華容時劉忠宣公大
夏宅憂在里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精饌惟
糖鰕一器董感省終身持雅操

明武宗祭文

明武宗御祭元輔靳文康貴文朕在東宮先生
爲傅朕登九五先生爲輔朕今南巡先生已矣
嗚呼哀哉語簡而意備按裴晉公自爲誌銘云
裴子爲子之道備存於家牒爲臣之道備存於
國史體裁略同

內侍讀書識字

洪武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至宣德朝始以
翰林官教讀內侍監其後司禮遂有秉筆太監
一代弊政實宣廟啓之也

州縣戒石文

今州縣戒石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語乃宋太宗語書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者按成都人景煥所著野人閒話其首篇載蜀主孟昶爲文頒諸邑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成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與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罪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

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深體朕思

凡二十四句

世宗忘刻石之言

明世宗初恚華亭石刻南雍曰徐階小人永不敘用後分宜得罪遂大用直至首揆眷注極寵渥刻石之言殆忘之矣

一榜三忠臣

宏治五年吾浙鄉榜胡世寧孫燧王守仁三人同舉是年場中見三巨人後宸濠之變胡發其奸孫以巡撫死難平其亂者文成也三忠臣共成一事豈非前定因記宋寶祐四年登科錄第一甲一名文天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年二十第二甲一名謝枋得字君直小名鍾小字君和年三十第二甲二十七名陸秀夫字君實年十九是榜三忠臣死宋乃皆少年尤奇

天子作臣下碑

天子爲其下作碑者唐太宗爲魏徵高宗爲李勣元宗爲張說德宗爲段秀實宋太宗爲趙普仁宗爲李用和神宗爲韓琦明太祖爲徐達太宗爲姚廣孝孝宗爲張浚

御史言事關白

六部司屬皆書本部而都察院各道則直書道衙而不繫於院初謂各道得自彈事於院不相關白也按歐陽公歸田錄云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始非唐故事劉子儀爲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言不必先白中丞考唐時李承嘉爲御史大夫召諸御史責曰近

日御史言事不容大夫禮乎蕭至忠答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當白誰也李無以屈今之御史條陳事宜無不承總憲風旨者失立官初意矣

左貳玉犯闕

左寧南初畏流寇張獻忠之鋒避居九江遊擊胡以寧鈞致之遂住軍關廂一年巡道葉士彥以大義諷之仍返武昌乙酉南京立國監軍御

史黃澍與士英搆隙僞傳邸報藏太子詔召良玉入清君側澍慫恿之遂挾楚督袁繼咸自武昌東下三月二十七日至九江繼咸標將郝二所統與左營相連四月初四日大肆焚掠良玉氣塞而死

楊顧二張交情

常熟楊子常家富於財初無文采而好交結文士與太倉顧麟士婁東二張友善以此有名諸生間初與同志數人爲應社其後二張名驟盛

交益廣乃改名爲復社宏獎風流幾於奔走天下而與楊顧交始終不渝前輩之厚道如此

楊琳

楊琳者四川人舊以小吏給事張獻忠左右本朝順治末年隨孫可望降初授太倉州判陞吾郡臨安知縣嘗與人言獻忠破開封獲福王醢其肉雜鹿肉煮之以分餉將士名爲福祿羹

上羨金

萬歷中無錫葉工部茂才參之權閩蕪湖已事

上羨金數千奏曰久旱而得通故有羨金請不爲例且進羨非臣志也神宗賜白金松布以旌之後官至南少司空

廠衛

衛與廠之設皆起永樂中其時事權盡歸閹部間有所監督收考則付之廠衛後二百年閣與衛皆廠之私人衛附廠以尊而閣又附衛以重淸流之禍慘烈爲前古所無　本朝順治初年議復設廠兆平張國獻時在垣中上疏極論其

弊事乃寢眞定梁相國云

安慶設巡撫

安慶設巡撫起於崇禎初年用歸安沈司寇演之議也

請建四輔

天啓三年遼東失守吳門申司馬用懋時爲南太常上言請建四輔以鞏神京東南建城於通州高米店之間爲左輔西南建城於良鄉蘆溝之間爲右輔西北建城於鞏華城功德寺之間

爲右輔東北建城於密雲順義之間爲左輔敵由東北入左輔出兵以扼其衝而右輔從左左輔從右各出兵夾擊如假道三衛右輔出兵以扼其後而左輔從左右輔從右分兵追襲如直薄都城下則京營堅壁各守無輕出擊四輔各設長圍以坐困之疏上不報

王元翰

王元翰滇之臨安人以萬歷辛丑舉進士時四明當國喜王之出其門而王之心弗與也由庶吉士出爲工科給事中抗章首劾四明次及紹興晉江以湔除其衣鉢三公皆相繼引去其黨嗾御史鄭繼芳發難報復糾王巡視厰庫姦贓以鉅萬計王盡出其篋衍舁置國門縱吏士簡括罄身辭去漂泊東南不得還滇崇禎癸酉七月死於南都客舍貧無爲殮冤狀始白

典試迴避本省

明制翰林典試初無迴避本省之例嘉靖癸卯無錫華子潛察以編修爲江南主考是科瞿文懿公景淳以易經中式後三年丙午典江南試者卽瞿也至辛酉江南鄉試無錫吳編修惰爲主考同邑得雋者共十三人物議沸騰爲言路所劾於是始定例本省人不得爲主考載錢吉士同文錄批語中

貝勒

葉赫國始祖係蒙古人姓土默特初滅扈倫國所居張地之納喇部一名納蘭遂據其地因姓納喇後遷於葉赫河崖建國始祖名星根達爾漢生

子席爾克明噶圖席爾克明噶圖生子齊爾噶尼齊爾噶尼生褚孔格孔格生太褚太褚生二子一清家磬一楊家磬兄弟各居一城哈達國人多歸之兄弟遂皆稱貝勒萬歷十二年甲申寧遠伯李成梁以賜敕賞賚爲名誘清家磬兄弟至開原繫漢壽亭侯廟中並從兵三百皆殺之清家磬之子曰寨布爲輔臣蘇克薩哈之祖楊家磬二子長名納林布祿其弟金台石相繼爲貝勒卽今相國明珠之祖也與滿洲世爲

婚姻後滿洲强盛始爲屬國

蒙古土語

蒙古土語呼白爲察漢頭爲托羅漢一爲干七漢木爲母多自宣府西至喀爾喀所經之地有白石一木兩地名

修齋

康熙癸酉五月 上違豫京師爲修齋禱禳之會初自諸王滿洲大臣行之既而漢中堂九卿下至五城司坊大小臣工富商大賈莫不效尤或三晝夜或七晝夜或九晝夜各於就近寺觀設壇焚青詞以禱皇城內外繩索黃冠奔走道路日不暇給自五月二十三日起至六月終乃止

吏部選郎變例

吏部選郎例從本部歷俸而至故副郎主事率皆後輩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德清談末庵以事去 特旨選用五部進士出身者秀水袁靜公由戶部正郎調掌選在衙門爲後進未到任前

授同司副郎主事俱稱晚生亦變例也

北京廊房

永樂初北京四門鐘鼓樓等處各蓋鋪房店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貨總謂之廊房視衝僻分三等納鈔若干貫洪武錢若干文選廊房內居民之有力者一人簽爲廊頭計應納錢鈔欽銀收買本色解內府天財庫交納以備宴賞支用今正陽門外廊房衙衙猶仍此名

宮莊子粒

明朝有宮莊屬慈慶寧乾清三宮取歷朝以來各府州縣沒官田地子粒徵銀濟邊而以其餘斃之進宮項下備給賞之用謂之三宮子粒者爲仝甲刊之上供正額沈榜宛署雜記

嫻子府

東安門外稍北有禮儀房乃選養嫻口以候內廷宣召之所一曰嫻子府隸錦衣衛其制每季精選各里良家婦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四十名養之內曰坐季嫻口別選入十名籍於官曰

點卯嫻口季終則更之每遇不時宣取則就中選一人易尚輕新衣如宮妝以進產男用乳女者產女用乳男者後來風戒嫻口類不稱旨臨時多別選城市婦人以應有雇值之費上納之費而嫻子遂爲一奇貨矣幸一見詛則終其身事所乳得沾恩澤無復出理其食

報特陞六 宛署雜記

明朝耤田禮

明朝耤田之禮先期一日順天府行宛平大興兩縣選集老人年高有行者數十人於本府氣候堂後隨班習儀預備牛犁穀種及耕耨器具良民二百餘人於地壇內搭藍耕棚方廣五十餘步土取羅細墩次覆黃土其上至期教坊司妝扮優人爲風伯雨師土地等神小伶爲村莊男婦播鼗鼓唱太平歌兩縣民執農具各列耤田左右駕至左手執鞭右手執金龍犁稍前導駕二員牽牛老人二扶犁老人二執箕桶老人二夾駕左右名曰耦臣凡往回者三駕升望耕臺御座公卿以次親耕耕畢順天府治中通判推官各攜穀種箱一徧散地上老人牽牛覆土爲耕種狀小伶百餘衣田家男女服奉五穀以進駕回齋堂受賀畢宴三品以上官賜耆老及農民各饅頭二個肉二斤隨駕官民各執農具從至午門復賞老人各布二匹農夫各布一匹

宛署雜記

棋炒

棋炒嘉靖三十年戶部行宛大二縣領太倉銀

三千兩散給各燒餅鋪戶每銀一兩上棋炒一石其法用白麵少和香油芝蘇爲棋子塊樣炒熟工部送至行軍處所支用宛署雜記

女轎夫

明朝有女轎夫林鳳妻王氏等一百九十三戶查原籍福建閩侯懷三縣人於洪武中撥送南京應當女戶永樂間隨駕北都專供大駕婚禮選妃及親王各公主婚配應用給與優免下帖令其男子在外供給免其雜差天順間各戶消乏告批五城及宛平縣會同簽補嘉靖三十一年止存八戶題簽楚相妻王氏一百餘名補足末年楚相等陸續改撥錦衣衛校尉萬歷中復行簽補不許貧緣改撥宛署雜記

蓼戶

蓼曰明制宛平縣額辦酒醋局杏仁十一石五斗包麵紙三萬張蓼芽二萬斤杏仁紙招商市買原有額價惟蓼芽係土產之物而法又必取鮮者以是向來不議價止於鋪行銀兩內定腳

皇城內牆外曰內紅鋪明朝隸五府勳臣掌管巡邏凡有倒臥及縊溺尸骸請題隨駕錦衣衛官一員行據宛大二縣官相驗具印結奏請定奪謂之駕相稍涉疑似送法司蓋以防內臣壅蔽故以耳目寄守土官也正德末劉瑾用事權歸內衛兩縣惟持空印結臨事填之是否虛實法司率不與聞非若外郡縣三覆檢平之廷尉亭讞疑法豈外檢俱可疑而駕相可不疑耶豈在外者多斃於人而在內者多自斃耶於立法初意不能無悖矣宛署雜記

大臣賜第京師

明朝大臣賜第京師者胡忠安在麻線衙衙李文正在灰廠小巷李閣老衙衙張文忠在五顯廟前張閣老衙衙李文達在東邊王府街

講官賜金錢

景泰初開講筵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於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拾不便無所得此載蔣一葵長安客話按宣德中李時勉爲侍講學士一日上懷金錢至史官撒之

於地令諸講官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金錢則其事不始於景泰朝

翰林院積沙

翰林院門左右飛沙積歲高與牆齊明世廟中掌院某嘗令除去官僚罷謫幾空未幾沙還積如故或以爲形勝宜爾長安客話

六科廊

明初六科在午門內與尚寶司相連今猶稱六科廊後因失火遷午門外長安客話

銅匱酒榨

工部有銅匱四高可過人光祿寺有鐵梨木酒榨每榨用米二十石得汁百甕云是明初籍沒沈萬三家物

捕蝦蟇

明太醫院例於端陽日差官至南海子捕蝦蟇搗酥以合藥製紫金錠有御醫某者張大其事鼓吹旛旛喧闐以往或嘲以詩曰扑撽威風出鳳城喧喧鼓吹擁霓旌穿林被莽如虓虎捉得蝦蟇剜眼睛

三代尚書

明朝祖孫父子三代爲尚書者惟福州林氏一家林瀚南京兵部尚書瀚子庭機南禮部尚書庭機子燫亦南禮部尚書

十知貢舉

胡忠安公濙爲禮部尚書自宣德丁未至景泰甲戌凡十爲會試知貢舉官

舉人衫

新舉人朝見著青衫不著襴衫聞始於宣宗朝
謂其異於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則仍
著襴衫蓋國學自有成規也

戰具斤兩

明制各邊軍士從戰身荷鎖甲戰裙遮臂等具
重四十五斤鐵匙鐵腦蓋重七斤頓頂護心脇
鐵重五斤弓撒箭袋重十斤腰刀三斤半蔴黎
骨朵重三斤箭箙一斤通計七十四斤半

不樂爲教官

曹文忠公鄴初爲教官不樂願爲繁劇一職改
江西太和典史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
士及第入經筵尋入閣與政士林榮之

寶誌塗所

明孝陵卽梁名僧寶誌塗所傍有八功德水誠
意伯奏改葬之乃見二大缶對合啓之誌公端
坐於內髮被體指爪繞腰矣瘞既遷水亦隨往
太祖異焉敕建靈谷寺賜之莊田甚廣仍迎其
像建塔居之命太常歲祭 董穀碧里雜存

聽經樓

成祖靖難後於都城四達之衢必建一聽經樓
每夜令僧於上諷誦經義俾臣民席地靜聽之
旣遷都百年後舊制盡失尙存其一於北門橋
與十廟相近嘉靖初僧復新之人莫知其爲聽
經樓之故址也

附學

明初生員惟有廩膳增廣廩膳有額增廣無額
成化中京師語曰和尙普渡秀才拘斃嚴陵姚

夔時爲禮部尙書奏請故附學立焉

謚法

唐時議謚之法無爵者稱子若蘊德邱園聲實
明著雖無官亦奏聞賜謚曰先生亦有門人故
舊私爲立謚者如孟郊稱貞曜先生之類是也
後世三品以上乃得謚號而無爵之謚遂絕

持笏

唐制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張九齡獨使
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 明朝公卿多有肩

興四品以下始乘馬惟南京與外方面官迎詔送表時皆朝服乘馬有搢笏於帶者有手自持者有人爲持者以意自便無所謂故事

蔭襲巾

晉漢唐巾乃儒者之冠明興科甲監儒兼而用之不在此列者皆安分不敢僭用後來風俗僭侈平人以小帽爲恥或一人僥倖科甲宗族姻親盡換儒巾故諺有滿城文運轉徧地是方巾之語

射柳

永樂中禁中有翦柳之戲卽射柳也元人以鶻鴿貼葫蘆中懸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蘆鴿飛出以飛之高下爲勝負往往會於清明端陽

殿試改期

明制殿試在三月朔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於十五日後因之　本朝因　今上萬壽節在十八日復改期於後

蜂化促織

桐城劉浩性好促織嘗出婁門見水濱一大蜂以身就泥中輾轉數四起集敗荷葉上俄化爲促織健而善鬬所當無不勝者見陸燦庚已編而物類相感志不載

貓王

仁和郎瑛所著名續已編內一段云福建布政朱彰景泰初謫陝西莊浪驛丞有西蕃使臣入貢一貓道經於驛彰館之問貓有何異使臣云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蓋貓王也使臣又云此貓所在雖數百里外鼠皆來伏

改印

大同初叛之歲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印向夕請試之以貓盛罩於鐵籠納空屋中明日職方請給新印鄭端簡公時爲主事白郎中總兵印文柳葉篆請改印文或稱別將軍或增減其字恐原印在叛軍處有事時行文奏報眞僞不可辨誤事非小往年胡忠安在禮部失行禮

部之印改鑄行禮部印在內衙門尙然況邊鎭兵權又反側不靖時乎郎中不以爲然

外戚封王

外戚封王自嘉靖中張鶴齡始駙馬無封侯者灤城富陽永春西寧皆以軍功封惟永康公主駙馬崔元以迎立世廟封京山侯

走解

五月五日賜文武官走驃騎於後苑其制一人執旂引於前二人馳馬繼出呈藝於馬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騰躍跼蹐人馬相得如此者數百騎後乃爲胡服臂鷹走犬圍獵狀終場俗名曰走解音鞍去聲而不知所自豈金元之舊俗歟今每歲一舉蓋以訓武也觀畢賜宴而回彭時筆記

六科內府

六科皆內府不詳所自偶閱吳人陸釴漫記謂光祿寺及六科皆內府衙門

草科馬數

東直門外二十馬房收草料每一房用太監三人每草一萬用銀二十兩其馬數不許查理亦曾有人進本乞查馬數發問充軍草自正統十四年積草爲虜所焚自後令天津八衞打秋青草遂爲例陸釴漫記

軍數非外人與知

兵部尙書鄺埜一日向恭順侯吳某取五軍軍數吳以上聞鄺走謝之以軍數非外人所與知此祖制也陸釴漫記

太子冠禮

太子冠禮凡三加初折上巾二遠遊冠三九旒冕陸釴漫記

瓊林宴盡七杯

明進士賜瓊林宴盡席上七杯水南翰記

秘閣

內諸司舍屋惟秘閣最宏壯閣下穹窿高敞謂之木天

南內藏書

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成敕翰林院凡南內文

淵閣所藏古今書籍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收貯封識如故修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嘗舟載以進京至正統乙巳南內災文淵閣所藏書悉爲灰燼姚福青溪暇筆

只孫衣

元時有只孫衣周伯琦詐馬行序曰華言一色衣也周憲王元宮詞健兒千隊足如飛隨從南郊露未晞鼓吹聲中春色曉御前咸著只孫衣吳郡皇甫庸近峯聞略云元親王及功臣侍宴者則賜冠衣謂之只孫今儀從所服團花只孫當是也按元史世祖本紀只作質

劉瑾時狀啓

劉瑾用事時百官門狀啓禮悉用紅紙京師紙價十數倍雖元臣宿將必自稱晚生及門下生近峯聞略

庶吉士呈文

宋制科先命從官各舉平生所爲文五十篇於學士院中選而後召試明宏治癸丑以前凡選庶吉士必先期呈所試文於內閣謂之投獻猶有宋制科遺意後廢不用近峯聞略

年號犯前代

明朝年號犯前代者涼張重華五代蠻張遇賢宋方臘皆稱永樂元泰定帝太子阿速吉八即位改元天順宋夏主李乾順稱正德正德改元詔下馬家宰試選人題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論蓋用宋太祖事譏內閣也士寬按梁蕭莊北魏元法僧皆稱天啓金楊安兒稱天順

髑髏築臺

太祖於後湖中築一臺藏天下兵冊避火災也築屢潰乃命囊所誅髑髏爲基卽就此洪武三年事也徐禎卿謝肅野聞

稱老師

京師稱爲極尊者曰老先生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然門生稱座主亦不過老先生至分宜當國而諛者日眾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稱座主俱曰老師又有無故而稱老師者不可勝記

京察

六年一京察乃成化以後定例至於考察科道則或以輔臣去住而及其黨者惟嘉靖丙辰因星變命輔臣李本郎呂本掌部悉取六部九卿自尚書至尚寶丞及六科十三道分別去留之蓋分宜借此伸其恩怨也隆慶四年有旨命吏部高拱考察科道官高請與都察院同事大者削小者謫其後高雖敗而斥者不復用

試差正副變例

左右春坊中允入閣門內撰出用雙導贊善亦然而翰林侍讀侍講品故同中允然以本院屬官故撰則中庭出則單導獨至修書講筵主兩京試則皆講讀先而中允後此衙門故事也明無繼毫餘利以惠窮乏宜其計無復之侵蝕官萬歷己卯南京鄉試忽以中允高啓愚先而後侍□羅萬化成法爲之一變　本朝各省鄉試翰林科員同差者必翰林官爲正而科員副之康熙甲子陝西鄉試江都許承宣以工科爲正

主考錢塘汪霧以編修爲副亦一時變例也

鶴坡楚濱

分宜當國家人永年專爲世蕃過錢署號曰鶴坡江陵當國而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署號曰楚濱一時士大夫無不稱楚濱鶴坡者觚不觚錄

私鹽之禁

私鹽之禁至今日嚴密極矣嘗記宋時漕運自荆湖南北來至眞揚交卸舟人皆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爲家一有損漏旋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明文皇嘗謂侍從曰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其寬大如此今人盤詰私鹽者糧艘亦在所不免犯者無論運官運丁一體治罪又加以關吏之權眞無繼毫餘利以惠窮乏之宜其計無復之侵蝕官米也

科場例式之始

明朝開科始洪武三年而定條例自十七年始先是試尚仍元制二十一年始刻程文先是止

錄姓名鄉貫試錄定式自二十四年始 陳鏞漫志

刊策刊經文

正德戊辰廷試二甲三甲一名各刊策丁丑會試五經各刊文三篇皆異常格

許襄毅上京

許襄毅公進成化中以御史丁憂起復上京惟乘馬其配高夫人素病眩暈不能御車亦騎而從竟不索轎時仲子司徒誥方在襁褓叔子少傅讚娠在腹而司馬論則其季子也

分宜時檢討

分宜當國時有一檢討家居十九年既至與分宜抗禮上坐用侍生白單帖分宜亦不爲異蓋衙門稱晚生惟七科前謂不論大閣與否又新進者於掌院學士稱晚生避馬 明憲宗實錄作陳鏞漫筆

殿試出榜變例

殿試臚唱畢禮部堂上官捧黃榜鼓吹導出大定制也康熙庚辰科閣臣李威熊賜履沁州吳

典以本科會試總裁復充殿試讀卷官榜眼季愈探花王露皆其禮闈所取前列士對策書法大不滿 上意是日捧榜止用禮部司官而一甲三人俱不敢由中門出此後遂相沿不變矣

禮闈女嬰

康熙庚辰二月禮闈舉子場事已竣方鎖閣閱卷二十日夜明遠樓上忽有啼聲視之乃一初生女嬰不知所自外簾官相顧愕眙以其事近怪不敢上聞越二日進五魁卷遂令一役送此嬰堂親問李老人果有此事亦人妖也

東直門異

庚辰四月十七早東直門已啓倫而門扇牢合不可開若有物錮之者自卯達申內外出入不通輦擡者數千人司門兵役奔告九門提督以羊豕致祭戶樞旋開已近黃昏矣

太白經天

庚辰五月初十以後太白經天在張翼二星之

閒日斜乃見非盡見也

引水陷馬足

自鄭州至雄州一帶春夏之交雨水泛溢行者病涉恆以爲苦按蘇子由使契丹時有贈知雄州王崇極詩首章云趙北燕南古戰場何年千里作方塘煙波坐覺胡塵遠皮幣遙知國計長又云城裏都無一寸閒城頭野水四汙漫與君但對湖光飲多病偏須酒令寬則北宋時此地已爲澤國當時引淀濼諸水以限戎馬之足遂成巨浸積漸使然也

本朝禁中宮殿門名大概仍明之舊與酌中志所載略同乾清門之內爲乾清宮宮之東曰昭仁殿西曰宏德殿　東宮及諸王讀書之所一在門之東曰東書房一在門之西曰西書房皆北向翰林院直廬曰南書房與西書房纔隔一垣循西廊稍北曰緝書房在月華門之南月華門北曰懋勤殿乾清宮正北曰交泰殿交泰殿正北曰坤寧宮宮有東西二煖殿坤寧宮直北曰欽安殿又北爲　御花園神武門自昭仁宏德而北兩翼相比者東曰延禧宮承乾宮景陽宮景仁宮長春宮鍾粹宮西曰翊坤宮永和宮咸福宮永壽宮啓祥宮儲秀宮　清宮東北　御書房古董房在景陽宮內敬事房在景仁宮內中正殿在長春宮之西又西爲咸安宮天穹殿在景陽宮之東　以上皆宮內　門之西　乾清門之東曰內左門西曰內右門北下東向者曰日精門昭華門基化門景和門近光左門近光右門月華門者曰月華門端則門隆福門近光之外曰隆宗門門之西曰養心殿南曰慈寧宮太皇太后所居　景和門之東爲毓慶宮皇太后所居　此外尚有兆祥所遇喜所內寧壽宮皇太后所居　子又東爲永安亭南府西路南府中路東庫房西庫房鷹房大小狗房鳥鎗房鴿子房裱房藥房露房等名皆不在宮殿之數

本朝內監數目

本朝內監數目乾淸宮總管二首領四太監十
九打掃首領三打掃太監七十八昭仁殿首領
二太監七宏德殿首領二太監七慈勤殿首領
一太監六自鳴鐘下太監十四執事首領四太
監六十六　御茶房首領二太監四十六　上
乘轎首領二太監三十七坤寧宮首領二太監
十東煖殿首領二太監五西煖殿首領二太監
六寶房卽舊交泰殿首領二太監四延禧宮首
領二太監十四長春宮首領二太監十二永壽

宮首領太監俱不知數翊坤宮首領二太監十
三永和宮首領二太監十啓祥宮首領二太監
十四承乾宮首領二太監十咸福宮首領二太
監十七儲秀宮首領二太監二十四景陽宮首
領二太監七鍾粹宮首領二太監十景仁宮首
領二太監十近光左門太監四　御書房在景
陽宮內首領二太監九古董房在景陽宮內首
領二太監四東書房太監三南書房太監三諸
王子書房太監六西書房太監三繙書房太監

二敬事房在景仁宮內首領一太監二十一
御前太監四讀淸書太監十二乾淸門首領二
太監五月華門在宮西首領二太監六內左門
二內右門首領二太監十景和門首領二太監
六隆福門首領二太監五基化門首領二太監
八端則門首領二太監七昭華門首領二太監
八近光右門太監五養心殿在月華門外正西
首領二打掃首領二太監十五打掃太監八箭

匠太監五按摩太監五鏇匠太監二學西洋醫
太監二畫匠太監一鳥鎗太監八養心殿露房
太監三裱房首領一太監六大殿鷹上首領二
太監十九大小狗房首領二太監二十九鴿子
房太監三　御花園在欽安殿後首領三太監
三十三北小花園在宮後首領二太監七天穹
殿在景陽宮東首領二太監四中正殿在長春
宮西太監十欽安殿首領二太監二十四熟火
房首領一太監十二柴炭所首領一太監十五

燒炕首領二太監十三兆祥所在神武門內首領二太監十書房太監四遇喜所首領二太監十所內總管一首領九太監四十三永安亭首領三太監十七南府西路首領三太監二十九南府中路在瀛臺南首領二太監九南薰殿在內西華門內首領一太監二十五咸安宮首領二太監三十二蕊宵宮首領二太監六佛堂首領二太監十一諷經首領二太監二十一刺麻首領二太監二十一花園首領二太監二十一管門首領二太監八打掃首領二太監二十一太監八寧壽宮在毓慶宮東太監數未查毓慶宮殿上首領四太監四十一鷹上首領一太監十一門上首領一太監八狗房首領一太監二十一圓執事首領二太監十六茶房首領二太監十七烏鎗太監五打掃首領一太監五十容前太監七十三阿哥下太監七十四阿哥下太監七十五阿哥下太監七十六阿哥下太監六十東庫房阿哥下太監四西庫房阿哥下太監三

榆莢

三月初旬榆莢方生時宮廚采供　御饌或和以粉或以麵內直詞臣每裘　賜食余有詩紀之

湯泉御札

湯山在昌平州東南山下有湯泉行宮在山之東跨泉爲浴池癸未五月隨　駕駐此偶閱曹能始名勝志云溫泉出昌平西北二十五里之湯峪初疑志誤是日作詩因詳註此段進呈明日上賜　御札云此湯非舊有康熙二三年間輔臣□□時人始知之病者浴此甚有益昌平州西北湯峪之泉故在非志訛也　御札隨繳

進謹錄於右以見　皇上之精於考證如此

夜光木

古北口外有老樹根爲沙水浸潤歲久發光以刀削去薄皮肌理瑩徹大者合抱小如臂指皆透明如琉璃水精夜置暗室中照見細字因呼爲夜光木出水半月後溼氣漸乾光亦漸滅成枯橛矣眞物理之莫解者此樹亦不知名

猴頭蔴菰

猴頭蔴菰產鞍子嶺附近山中大者一枚重斤

許味厚如榆肉而鮮美過之元楊允孚灤京詩
更說高麗生菜美總輸山後蘇菰香自注云尖
山產蘇菰按元之灤京去此不遠物產正同又
有一種生牛馬糞堆者名沙菌亦可采食但形
味差薄耳

蟠木

山中有野杏樹枝幹多被野燒所焚其根堅韌
入土不爛有花紋而香以爲筆桿及小香几玲
瓏可愛　御前俱斲用之余受　賜者用作小

鏡架名之爲蟠木

湯泉上諭

去熱河九十里入蒙古科爾沁界其地有湯泉
上坐湯回諭諸臣云朕坐湯凡二十二處所
至必令西洋人以銀盆盛水重湯煎之俟水乾
驗盆底或硫或硝或鹻或砂各各不同至其舒
筋骨和血脈則一也

蒙古鹽鐵

蒙古阿巴海部落地名充俄里有泡子河產天
然鹽生水中如層冰厚四五寸許鑿取成磚不
事煎熬而可食其味較中國食鹽稍淡又有產
於高山者彌望如雪人跡不能到則用强弓仰
射取之又產精鐵色如白銀今上用鳥鎗皆采
此鐵製造往聞明季嚴禁關口不得出鹽鐵等
物謂可坐困外國豈知彼中物產固自不乏耶

口外行宮

口外避暑行宮　皇上取樸素之義命曰山莊
自兩間房起次鞍子嶺次黃甲營次樺榆溝相
有釣魚臺亦有樓閣然非宿頓次喀喇河屯蒙古云喀喇譯云
黑地其地本名黑城亦云烏城次上營子一名
熱河次蘆葦營次波羅火屯一名皇姑莊其地
與蒙古四子部落相近次唐山營凡九處宮殿
之制繪圖如一惟喀喇河屯地形寬衍溪山尤
勝行宮之後復創苑囿黃甲營向係腰站殿宇
無多駐蹕歲不過一宿而已

塞山毒草

塞山有毒草中人肌膚毒甚蜂蠆自唐山營蹤

汗鐵木篤而外徧地有之俗名蠍子草蘆高四五尺葉如麻嫩時可供馬秣經霜則瘁聲不可觸

椴樹

椴樹葉與烏桕相似而大如團扇有鉅齒初生時可裹餅餌蒸食霜後鮮赤若丹楓照耀巖谷其皮柔韌如麻皮烏喇之人采以治繩作魚網入水不濡又可爲鳥鎗火繩中國所無也按本草人參條下所載椴木音賈而此音斷不同

細鱗魚

細鱗魚產檉河中旁近溪澗多有之重歸鱗如魴中有黑斑大者一頭重斤許味極鮮腴又有柏絲魚味與細鱗略同而形差小又有柳根赤長不過二三寸大約最多竿不虛舉此魚族聚緩流中好食柳根故名

駱駝

駱駝有紫色白色兩種蒙古與中國貿易騰健者每頭直價二三十金以其臥而齕草腹不貼地故曰明駝

帳殿帳房

行圍駐蹕之所擇地勢平衍者刈草剗土測景向正南中立帳殿外設幔城以黃布爲之開東西南三門幔城外四面又設網城一重羽林周廬環繞網城之外相去率百餘步惟內廷扈從詞臣設帳房於南門三十步內以便不時宣喚也

烏喇柰

烏喇柰山果也一名歐李叢生樸樕間紅如珊瑚比櫻桃而大味甘微酢密浸可以致遠蒙古諸山處處有之

蒙古無名水

玲瓏山溝口蒙古名爲生滂圖火羅昂阿有水不詳其名源自白旗營流下塞外諸川此爲最大商人伐巨松成段散置斯干遇暴雨水漲則順流而出以道理揆之當亦達於灤河從永平南入關者

落葉松

雍安嶺塞外諸山最高處嶺上多白沙故名口口其山東連長白西界五臺嶺下爲東西四旗舊營外卽蒙古克什黑屯部落北去百餘里直走旱海矣或云此嶺之北卽陰山恐亦未必然嶺上喬松插天不計其數葉短而勁八月杪被霜黃落與凡材無異名落葉松蓋蒜山下臨沙漠朔氣高寒宜無不凋之木也

黃羊

黃羊曠安嶺上獨石口一帶草中有之高三尺餘背毛淺黃色腹下白百十爲羣每合圍遙望拍拍如鵝鴨所得以千計有耳無角尾似麞聲似鹿本鹿類而以羊名本草謂黃羊狀與羊同腹下帶黃色猶未得其眞也

虎乙

虎有威骨長寸餘在脇兩旁肉中不附筋骨初生時骨平如一字年深則曲而爲乙字其力始猛所謂虎挾乙也　東宮行圍時曾以一枚見賜後以與李氏外孫女云可辟邪

野猪

野猪毛深黑色高五六尺長八九尺絕有力上下四牙長出口外人莫敢摟弓矢不能勝利用火攻味之美尤在皮行庖以供上膳非拜賜不得食

熊

熊之力大於虎倚樹而立獵者不敢近必先以狗撩之俟其出林然後人力有所施鎗箭競加其計無復之則騰身上喬木之枒拗樹枝以擲人人以火器仰攻力盡乃墮有猪熊人熊馬熊樹熊石熊之別余所見者乃石熊也木草云背上脂爲熊白味甚美不知腹中之肪拌糖霜皆可生食也

鹿

大凡打圍惟在得鹿他如豺狼狐狸諸獸閘未合時往往多竄出者鹿之類不一十麞麂中纔得一鹿十牝鹿中纔得一牡鹿牝無角而牡有

角老鹿之角有長至丈許者此爲絕有力箭已洞胸貫腹負痛疾馳尙能踰險越阻行數十里乃斃白露後秋分前極肥過此漸羸瘦矣

哨鹿

哨鹿之說遼史已有之但未詳其法今特志之每歲於白露後三日獵者衣鹿衣戴鹿頭天未明潛伏草中吹木筒作聲牡鹿聞之以爲求其偶也遂踴躍而至至則利鏃加焉無得脫者

鹿茸

鹿茸初解角時其長如藕栗蒸而食之嫩如乳酥色白而微紅余陪獵三次僅得一嘗香味兩奇絕世謂江瑤柱食品無對惟此可與相配

山雉

獵場草深沒馬腹山雉最多而肥驚人決起高飛不能及遠旋復入草中從行者往往徒步取之易如拾蚌蛤每日暮回營人人馬後必帶數尾以供晚食間有飛入帳房中宴坐而獲者重陽以後瘦不中食亦如鹿過秋分則羸時候使然也

飛狐

飛狐本蝙蝠之類毛深褐色銳頭缺口似兔而長尾尾長與身等肉翅如鼈裙四足生翅中前足四爪後足五爪能飛不踰尋丈　上於必忒舍勒圍中親射得之

蜥蜴

塞山積雨草中產蜥蜴長四寸許頭以下色如翡翠有紋勻細如魚鱗尾作泥金色吐氣爲雲

喀喇火屯一帶有之土人呼爲雲虎

松癭

千年老松癭剖之作瓢可貯水一二升許又落葉松根出菌芝莖紫赤色皆可充几案間物避暑時　上嘗頒賜扈從文臣余所得二芝一瓢他日可爲初白庵中清供也

順風耳

順風耳西洋巧工所製以銅爲管節節相續約長丈餘如千里鏡之式虛其中口大而末小向

空中傳語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相去五六里聲息相聞此器亦從古所未有殺虎時往往用之

空青

一曰上在行宮出示石子二枚其一黃白色形圓中空貯水映日則見其一紫色中有水一滴如唾珠隨手轉換石面上向則珠反下走石下向則珠卻上升循環無端疑卽空青之類本產蒙古山中而彼不知貴也

塞外山果

塞外有山果名烏沙兒契深紅色味似烏啉奈而微苦核扁如瓜子其枝大者可爲弓幹細者可爲箭笴亦材木也本草不載

戶部西庫書

戶部西庫中有書五十櫥康熙癸未九月杪奉旨著養心殿供事向庫檢查僅得三吳水利考及蔡忠惠文湖州集共三種據回奏曰此外率殘缺不全吾不敢信也

殿試武舉

癸未十月初五日殿試武舉黎明傳 旨南書房先後隨駕翰林少詹陳元龍諭德查昇陳壯履編修汪士鋐錢名世庶吉士汪灝查慎行蔣廷錫八人俱著隨往紫光閣看武舉校射余輩隨赴西苑候 駕巳刻 上乘舟至先率東宮諸王各射步箭一回然後陞寶座讀卷官自大學士至少詹共十四員於握殿東南西向坐余輩八人以次班坐於後申刻武舉一百人馬射

既畢諸臣移坐東向復觀武舉步射每十人爲一朋每人射畢又各試技勇甫三朋日已下舂上率東宮以下又射箭一回乃回宮明日午後校射始畢選十三人充 御前侍衛吾宗三百年來未有登武榜者是科族叔靜安始冒朱姓成進士余與聲山各不在讀卷之列蒙 恩得坐班與觀亦一門盛事也

開爐節

每年十一月初一日始燒煖炕設圍爐舊謂之

開爐節十二月二十四日乾清宮庭前設萬壽燈八仙望子四架二十六日各宮殿俱掛門神對聯二十八日宮中及甬道東西兩廊設五色羊角燈此歲例也

考督學臣

壬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各衙門已封印兩日矣忽有　旨召各省新授督學臣入南書房候考　御試題夫子循循然節制藝一篇奉和　聖製爲考試歎五律一首午後呈卷明早復集內廷

俱依擬用人賜　御書一幅而出所用十一人翰詹衙門計十人部曹止一人乃翁嵩年康貽也自是翰林院官頗爲諸曹所忌蓋舊例除北直江南浙江三省學院而外其餘各省學道多以部郎及外府俸滿進士出身者充之今一變其局疑有他故其實出自　宸斷與在廷無與也

元旦朝儀

元旦宮廷內外朝儀五鼓　駕親祭堂子各官

暢春苑直廬

暢春苑內未有直廬供奉之員皆就近僦居以候不時宣喚康熙癸未正月余與汪紫滄家聲直南三間爲翰林直房後二層爲畫院自是入直有定所與南書房同

西苑烟火

西苑張燈自正月十四夜起至十六夜止癸未上元前二日有　旨查昇查愼行汪灝自明日

爲始連夕俱至西廠看放烟火至十四夜酉刻
丙侍一人導余輩三人自小南門入沿河北行
里許經勤政樓下穿網城西渡板橋覓數百畝
壤平如削當樓之正面設燈棚一架高起六丈
餘稍南爲不夜城中列黃河九曲燈縛秫稭作
坊巷衙衙徑衢回復往往人而易迷燈之數不
知其幾每一燈旁植一旗五采間錯日初落數
千百燈一時先燃其北列棚方廣約五六里散
植烟火數百架黃昏　上御樓西向坐先放高

架烟火謂之合子最奇者爲千葉蓮花合子既
畢人氣尤靜須臾橋東爆竹發藥線從隔河起
飛星一道倒曳有聲俟下列入棚中縱橫
馳突食頃火光遠近齊著如璧雷奮地飛電擊
空此時月色天光俱爲烟氣所蔽觀者神移目
眩震撼動搖不能自主移時烟焰盡消而九曲
黃河燈猶熒熒如繁星也內官舞龍燈者至樓
前伺候余輩乃出宮漏下二鼓矣十五十六兩
夜皆然其後歲以爲常但取道苑北門不復從
南門入矣

進士釋褐

進士釋褐例在國子監柏樹下康熙癸未因修
葺太學工未竣先師先賢牌位俱移庚順天府
學新進士即於府學行釋褐禮一甲三人入大
成殿分獻余與紫滄分獻兩廡再行三跪九叩
頭禮然後赴彝倫堂謁大司成行四拜禮畢登
堂就席一甲三人在中間授庶常者在東間餘
進士在西間各飲三杯揖司成而退

聖祖論醫

上留心醫理熟諳藥性嘗論臣等云聖賢道理
俱有一定之論至於醫卜星相言人人殊世間
庸醫於寒熱虛實率未能辨南人喜用補北人
好用瀉皆非適中之道大抵温補之藥其效甚
微酷烈之藥其效立見方書所載湯頭甚多若
一方可療一病何用屢易西洋有一種樹皮名
金雞勒以治瘧疾一服即愈可見用藥只在對
證也

養心殿送到萬首唐人絕句一部眞南宋本前有洪容齋序紹熙元年刻於越州蓬萊閣初止四十卷旣而容齋歸鄱陽續刻成書遂滿萬首之數每一卷計詩百首共一百零一卷紹熙三年奏進重華宮壽皇稱其精博賜茶一百斡清馥香十貼薰香二十貼金器一百兩遂復上裴謝恩前後劄子奏狀俱載卷首至嘉定癸未新安汪綱守越遂揭鄙本幷刻之今本卽嘉定中

合刻者但檢對目錄現存僅七十五卷缺二十六卷爲可惜耳

經筵

經筵舊例先五日掌院學士擬進四書二條書經易經各二條候　御筆點定講官始撰講章再經繙清進呈臨時備用甲申春將舉經筵掌院所擬題概置不用經書二條皆出　上裁四書子貢問一節尙書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二句二月二十九日午後方發下是月小盡

漢講官爲華亭王大司空鴻緒吾邑陳正詹元龍倉卒撰擬爲期甚迫三月初二日黎明　上御文華殿進講畢賜茶而退經筵例有筵宴停止自茲始

廣仁殿

御前發下白玉引首圖章一枚篆文廣仁殿三字奉　旨考究出處記得金史章宗泰和七年召對羣臣於廣仁殿又查禁扁目錄金初都燕後移汴宮殿扁額亦爲廣仁殿之名但拗造年

月則無可考

唐六如水村圖

唐伯虎相城水村圖宣紙小幅闊纔半尺長六尺餘水墨濃淡點綴生動楊柳共三十四株江橋村市出沒水氣中後有王文恪公五言古詩一首伯虎次和最後又有盧襄次韻一首相城沈石田所畫時石田下世文恪與伯虎往弔舟中作此一時興會所到筆墨之痕俱化平生所見伯虎畫此爲第一甲申五月十五日　御前

發下裝潢裱房在西苑直廬之後與王麓臺前輩同觀

聖祖算學

皇上精於算學嘗著三角形論以示內廷諸臣莊然無能解者一日面示臣等算法先聚米一堆於案上用軟尺量之圍五尺三寸五分徑一尺七寸高五寸三分積數得四千□□九寸復以堆垛法一百二十五寸除之得三二□七之數隨用一百二十五寸之銅斗量之不差累黍

又頒示一寸斗一八寸斗一十八寸斗一斛水於中大小隨其所受寸寸而積盈縮不爽 御筆推算法一紙今存家少詹姪處

鄭世子

嘉量算經三卷律呂正論六卷明鄭世子載堉著其書推原造歷之本大約謂古人以度定量以量定權必參相得而後黃鐘之律可求律與度量衡相須爲用非度量衡生於律也因將累黍損益著之於篇此書

不多有於 御府曾見之按鄭世子之父恭王被誣禁高牆世子不敢居內寢築一室王門外席藁以居與王居高牆之年等後恭王薨世子遁之山中讓爵於盟津王之子見溵有子臧季札之風

十種蒲桃

御苑蒲桃凡十種甲申十一月十三日頒賜南書房諸臣 御製詩云休誇大宛貢莫笑漢臣傳十種標名異千條帶葉鮮隨班命內侍分賜到諸賢飽食和心胃歸鞍賦木天此詩原稿存家聲山學士處十種者一伏地公領孫二伏地公領孫五哈密琐蒲桃六哈密綠蒲桃七哈密白蒲桃九哈密黑蒲桃十馬乳黑蒲桃三伏地瑪瑙四哈密公領孫五哈密琐蒲桃六哈密綠蒲桃七哈密白蒲桃八哈密紅蒲桃九哈密黑蒲桃十馬乳

賜物年例

除夕前三日內廷日直諸臣人賜全鹿一隻風羊二隻兎八隻野雞八隻鹿尾四枚闕東大魚八尾黃封酒二壜此年例也明甲申十二月加賜

御書徑尺大福字一幅對聯一幅綠石硯一方歲不爲例

內府書畫

內府收藏書畫余在內廷曾經眼見者不計其數今錄其尤妙者共三十五種以備遺忘絹本小楷曹娥碑後有昌黎懷素二跋又謝端宋本喬篆跋三跋又虞集前後共十跋趙子昂題跋一今上御題跋一宋箋高六尺長六尺楷書九行子昂鶴華秋色圖卷爲周草窗作後有董文敏五跋不書名張澤端清明上河經樂毅論楷書墨跡姓

圖卷子絹本長文僖燕文貴倣王摩詰關山霜霽圖卷郭熙蜀山積雪圖卷趙子昂百駿圖卷右軍黃庭經小楷卷唐人臨本米芾山水卷陳所翁九龍圖趙千里後赤壁圖卷黃荃設色花卉吳彩鸞細楷唐韻顧野王草蟲卷閻立本步輦圖閻立本洛神賦燕文貴長江萬里圖卷劉松年江上雪霽圖東坡墨竹虞世南廟堂碑眞蹟黃公望江山勝覽圖卷宋徽牧溪果蔬鳥雀圖卷錢舜舉白雲紅樹圖趙千里大禹治水圖卷首有王分後有曾棨徐熙鈎染花卉翎毛長卷唐六詩陳繼儒跋如水村圖管夫人白描大士像唐陸東之書文賦眞蹟劉松年五百阿羅漢卷趙雍畫馬有董其昌跋李龍眠白描五百羅漢卷李北海大照寺碑眞蹟周昉美人玩月圖黃子久秋山雨意圖後有元人李忠倪贊二跋

龍鮫

龍鮫產閩廣海中長丈餘通身十七節頭似龍

有角卻長數寸鬚上有毛甲如玳瑁尾五株皆倒捲韓昌黎詩云又嘗疑龍鮫果誰雄牙鬚乙酉正月初四日在南書房見之上遣內官傳示始

閱視羣牧

乙酉八月杪圍場旣撤駕自興安嶺一帶巡邊大張家口廿八日駐上都必拉廿九日早沿路閱視羣牧先諸王子馬羣次正藍旗次鑲白旗次正白旗其餘各旗牧地稍遠不及趕赴自

上都必拉至諾海和碩五十里間駝馬牛羊彌
望不絕皆數年中賜種孳息者每位諸王下馬
駒二千餘匹八旗每一牛彔有馬一千二三百
匹餘畜產稱是三十日早發諾海和碩先閱鑲
黃旗畜牧次閱太僕寺官馬馬駒一萬三千餘
匹　上沿途緩轡選其駿異者歸上駟院計程
七十餘里抵搭班托羅海駐蹕九月初二日自
烏蘭腦兒至查木哈兔腦兒閱視慶豐司羊羣
計二十六萬頭又　東宮監牧四萬頭共羊三

十萬初三日閱視牛羣約十萬餘是夕駐蹕托
里渾腦兒初四日閱視上駟院馬駒每羣以毛
色爲別白者青者黑者紅者黃者紫者雜色者
散布山岡望同雲錦爲數約二十萬四十里抵
昂烏力海巴拉漢典牧官員屯聚於此過此六
里駐蹕初五日　上御噯城南門觀調生馬先
賜南書房翰林官馬八匹賜隨駕總兵副將各
官人各馬一匹初七日至西巴里臺　上諭云
此間向有上駟院馬二十一羣向經調習者每
年春夏放青九月歸廠今歲因朕巡邊恐馬力
疲乏預備更替故不令趕來　上又諭云明朝
養馬大累民間我　太宗時以獨石口至張家
口山北一帶水草肥饒指爲放牧之地今歷數
十餘年孳息既不累民亦不費官自古馬政之
善無如　本朝者

興安至暢春苑站數

自興安打巴漢三十里至渾蔡布拉噶五十里
都倫那拉又名上都海拉思台四十里虛勒班
上都必拉五十里諾海和碩七十二里塔班托
羅海五十里烏蘭腦兒五十里查木哈兔腦兒
四十五里托里渾腦兒四十五里昂烏力海巴
庫特勒四十里額勒屯色欽六十里博羅活屯
拉漢五十五里哈木虎布兒喀四十里西巴里
台十五里察罕托羅海二十里陀羅寺三十里
張家口五里下堡城六十里宣化府十八里泥
河十里鵪兒梁響水鋪二十里上花園十里下
花園雞鳴山雞鳴驛十五里新保安二十五里

沙城二十里土木驛三十里懷來縣有廣惠寺
二十五里榆林堡二十五里孛道五里八達嶺
三里青龍橋三里石佛寺二里彈琴峽五里居
庸北關十五里南關二十五里丈頭六十里暢
春苑共二十五站計程一千零八十三里

沙蓬

張家口內保安沙城一帶地產沙蓬實如蒺藜
中有米如稗子食之益人本草所不載

蓋草

蓋草一名菉亦名王芻本草云此草綠色可染
黃古者貢草入染人故譜之王芻詩經蓋臣取
進忠之義當本此

編檢補

乙酉十月六科員缺奉 旨將翰林院編檢改
授初四日掌院學士啓奏考選日期南書房翰
林及日講官俱著一體開列余與張衡臣錢亮
工蔣楊孝四人時在直廬奏乞免開職名不願
改授言路奉 旨俯允初六日召見翰林官二
十九員用王諡史申義鄭際泰管顯陳允恭周
道新楊鼐張大有李紹周九人蓋向來科道員
缺例以庶吉士出館而未授職者俟補今已授
職復行改用似以臺垣爲編檢升缺惜此語不
敢上奏也此例開自庚辰在本衙門爲疏通之
路而編檢品稍降矣

南宮變局

會試總裁歷科以來二正二副例用四員丙戌
會試止用李少宰鐵予彭少司空會淇二人先
奉 朂綸戒飭放榜後爲浮言所中會元尙居
易以文體不正黜革殿試榜發黜落者四人罰
交都察院議處俱落職南宮變局也

館選之嚴

丙戌四月朔庶常散館 上在西苑考試滿
漢庶吉士三十八人御試題存心養性爲匪懈
論一首賦得人盡農桑力五言排律十二韻余
與錢亮工汪紫滄蔣楊孫四人先經授職不復

與考初六日命下館授職者止十五人其餘再行教習者二十人革職者三人兩掌院俱降三級留任視癸未又加嚴從來殿試進士以館選爲榮極盛必衰固其理也

丙戌館選

每科館選　皇上御保和殿滿漢大學士於煖閣內站班掌院學士立煖閣西向一甲三人排立掌院後諸進士以次分班唱名每十人爲一班由殿東入跪奏姓名籍貫及鄉會試名次選

館者留殿中與鼎甲拜次立唱名畢諸大臣各賜茶上升輦回宮此定例也丙戌四月二十六日上不入朝即於西苑瀞寧居舉行此典新進士二百九十餘名俱從東南奏事門入欽點庶吉士四十八人浙江九人吾季弟潤木與焉先是癸未科余授庶常時伴弟德尹以編修在殿門坐班今日余在苑門復見季弟館選兄弟三人八年之中俱備員詞院不可謂非一門幸事也

草木可當茗飲

口外草木可當茗飲者有三種一種紅蓼花根蒙古呼爲色都滿洲呼色爾布一種即落葉松皮一種名奢木子亦名瓜子兒茶其色紅

地椹

口外有一種草長尺餘六月開花似虞美人而重臺淺紫色每本三椏結子如桑椹因名地椹壓其漿熬成膏點湯飲之味極芳甘盛以玻璃

杯色尤可愛

詞臣帳房

山莊九處黃甲營地稍窄餘八處多有直廬在行宮二門內東朵殿之後平屋三間西向庭前設松棚以禦暑扈從詞臣每黎明入直一如在西苑也其樺榆滿喀喇上營子三處隨　駕大臣皆　賜官房爲止宿之地大抵自皇上清暑六七月之交於三處爲多故詞臣亦得受塵兩人共住三間紗幮木榻用薇風日過此以往率就草地支帳房與羽林列幕者無別矣

從烏喇哈帶東行四十五里地名阿赤你巴蒙古謂兩山交會處也又自北而東渡一溪行十里許有柴柵茅屋又東二十里渡西兒哈溝爲岳七利台吉營盤所居新拂瓦屋四層環以土牆旁有喇麻寺亦用瓦蓋　上初幸其居後移駐幔城岳七利者翁牛特部落貴人也又東北行二十里爲坤維火羅又東爲巴顏打巴漢上下約三十餘里嶺下卽翁牛特部落駐牧之地

其地舊名嬰阿今改名巴顏爾贅平壤一區清流貫其中四面山勢環拱如城郭時八公主下嫁於都倫郡王瓦殿六重工部官爲營建者丙戌八月初八日　上送公主親至其地向來圍場所不到也從此望西北行五十餘里爲溪百沖昂阿又西四十餘里爲木克帶道旁有湯泉折而南行十餘里乃折而西又十餘里至汗必力阿打巴漢昂阿去白岔不過三十里矣

栽進士牌坊銀

丙戌九月十四日自獵場回鑾駐波羅火屯內侍李玉傳　旨問每科舉人進士所給水陸牌坊銀兩數目余輩回奏云所給銀兩每省數目多寡不一祇就浙江言之新科舉人例給銀四十五兩進士於布政司庫領銀一百兩士子均沾實惠蓋謂　上意恐被有司侵蝕故有此問也覆奏後復傳　旨云旌表節孝止給牌坊銀三十兩此項似覺太多遂下部議自後新科進士著於戶部領銀三十兩永以爲例裁減牌坊仍行文本省如數扣追

韻府羣玉

韻府羣玉一書元延祐間新吳二陰所集一名時夫字勁弦一名中夫字復春博學而多聞因宋王百祿所增書林字類韻會錢諷同溪史韻等書會粹而附益之洪武正韻初成定爲七十六韻洪武八年重刻是書一依新定次序而字下所繫諸字並從陰氏之舊宋景濂有序今世

之所傳者又與明初刻本不同

明月錢

明月錢見洪遵泉志奇品中徐氏曰此錢文曰明月按此錢徑九分重四銖二分制作鍥薄形質簡古外無輪郭背文明徹舊譜所圖與此小異又不載輕重大小計得其名而未之見也云云壬辰正月余偶從慈仁廟中購得十枚與泉志所載形模適合明月二字俱篆文但不知鑄自何代漢以後又無此年號不可考耳

玉酒海

內西華門外西南一里許明朝御用監在焉又南數十步爲眞武殿庭前有老檜一株下有元時玉酒海承以石牀玉色青碧間以黑章旁刻魚龍海馬出沒波濤牀口面約廣三尺餘隨其質爲凹凸若荷葉然形製古樸膚理溫潤中容四五石許壬辰正月十九日偕雲間高不騫槎客往觀摩抄入之按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年十二月濱山大玉海成敕置廣寒殿輟耕錄云廣寒殿在萬歲山頂中有小玉殿內設御榻左右列侍臣坐牀前架黑玉酒甕一車駕歲巡上都先宴於此燕都遊覽志云今 御用監中有小亭亭內有一玉缸體質頗潤中積水外以朱欄護之蓋卽廣寒殿中物也

南海淀

南海淀今爲 御苑設甲兵守之閘遇上元於此放烟火則縱都人往觀餘不得入

強聒錄

第二二四期 97版

彊聒錄自序

余嘗談而人乃惡予談夫言貨利言權勢言諂附言得志則可惡若言理趣言人情言自己性命則何可惡也白愧癡漢頗具婆心有子七人令隨語記之從人睡夢中而聒之又彊聒之易不云乎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惡也亦不作綺語戒亦不犯口業聽亦在人不聽亦在人非予所知也夏邑彭堯諭自題

彊聒錄

夏邑彭堯諭君宣著

坤卦四爻之義妙在无譽而无咎其常也凡天下之得咎者皆從好譽始故有智名有勇功譽之集咎之府也大曰括囊則智名勇功一切不有乾之潛坤之括皆有確乎不可拔之操有何聲華之念足以動之學者至于无咎易至于无譽難會見一老姓家裸一敗軸有學峻廚三大字後有跋語皆警世名言署名顧鼎臣亦文康碎金也文康以韶齒掄大魁作宰輔乃其生平學問惟學峻廚三字

足以盡之則其相度淵涵可知矣

但有好生一念不論衆寡親疏大小皆須一體視之若見大則矜見小則棄然則放生之徒當日諄兒象虎豹放之矣而渡蟻放麈之事不再見於世也一念可作造化一事可動天地莫作虛言不經見之事人莫在面皮上作人須在脊背後作人莫看面前人承奉須防脊背後人睡指事有可以欺衆而不可以欺赤子有可以罔神明而不可以對妻孥學者將

於何處用功昭昭冥冥分念在此幾希

偶談一事因悟書理二句小人閒居爲不善說箇見君子而後厭然何不曰君子之視己也而曰人之視己此處亦須體認蓋小人揜著情狀不特瞞君子不過即眼前平常人亦瞞不過可見誠中形外之理一些欺瞞不得令小人何處著腳

今人信口開合便說文信手塗抹便說字只是無所見若有所見如人親見漢天子不復敢稱夜郎王好與人爭勝負只是淺深則不爭矣好與人較好惡只是躁靜則不較矣好與人強評論只是少見多點

省評論矣

選詩選文選味選色俱同關紐各就其性之所近以成獨詣不必慕少陵而貶太白慕昌黎而貶于鄴也一人有一人佳處一時有一時之好尚不妨於區分而無取乎掊擊若執己見而妄爲雌黃非惟見詩文之道狹其自所蘊蓄決不能深至蓋詩文造於深至之境如燕瘦環肥俱稱六宮絕豔山珍水錯皆爲廣筵至味不然仍是三家市中所見倚門婦賣菜傭耳

附錄

王士禎池北偶談

彭堯諭字西園公子河南鹿邑人吉按明詩綜作商邱人官通判崇禎末頗擅詩名予年十八九時與先兄考功同上公車於北道逆旅見堯諭蓋亦赴試者風致其秀細字註曰西園倩兒喬施同寫中書舍人吳郡文啓美震亨題其後曰令人羨殺西園子揣得西施共小喬後十餘年重過畫猶宛然題一詩云無復湘中見氾人西園蘭石恰如新低徊十五年前事只有蛛絲絡暗塵此詩不復憶在京師彭庶子羨門爲予誦之附識於此

鈕琇觚賸

山左旅店舊有彭西園姬人所畫蘭石西昏紅墜岁墨摧殘王阮亭士禎題其後曰無復湘中見氾人西園蘭石恰如新追思十五年前事空有蛛絲絡暗塵

强眄錄跋

右强眄錄一卷雖寥寥數則而名言絡繹入耳不煩洵能以少許勝人多多許也作者為中州名士著有西園公子集入 國朝曾官南昌別駕云甲戌仲冬晦日震澤楊復吉識

鯖

鳳尾諾

晉元帝践祚凡諸侯戚秦批之曰諾而草書若宇之尾如鳳形故謂之鳳尾諾今訛為鳳尾諾非也

衣鉢傳衣鉢

禪家相傳法謂之傳衣鉢唐狀元以下皆謝主司其有與主司同宴第名次者謂之謝衣鉢出唐摭言和凝第十三及第後知貢舉盧尚賀第十三名質謝凝謂曰君文合在中選屈就此傳老夫衣鉢耳未幾凝入相後質亦拜相有詩曰登庸衣鉢亦相傳

一盞千金

遯齋閒覽傳云中流失船一盞千金盞乃今所謂浮環者凡渡江海必預備浮環以慮風濤覆溺之患其形如環而空中以帛為帶繫之項上出兩手以楫之則浮而不溺可以待救至今浙人呼為盞

石花廣袖

趙飛燕外傳后與其妹娭好坐后誤唾娭好袖娭好曰姊唾染人紺碧正如石上花故今尚方為之求必能如此衣之華乃以為石花廣袖矣紺深青揚赤色唾而紺碧則赭色之病矣乃以為華可笑

似我能

成都進士杜暹伯升出家名法通蘇子瞻問通師子若不脫屣場屋今何為矣柳子玉云通若及第不過似我能此即今吳中俗語如此

警世語

列子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至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柳子厚曰僊人世越不過六十年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後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白樂天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余之昏老猶汲汲于名位財利而不知休者曷省此言

裸葬

前漢楊王孫病且死謂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此今回：教之先路也

倒景

景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當倒在下景與影同今人以返照為倒景非也相如賦曰貫列缺之倒景虞曰列缺天閃也倒景謂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故曰景倒也公永曰登避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言升仙者在天上下視日月也

留鬚表丈夫

元明人淵仕至學士元七削髮為僧改名來復號見心而其鬚如故明太祖召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亦任汝然留鬚亦有說乎答曰剃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上笑而遣之今鬚僧

以為口實然不知為何人之言也

一片花飛減却春

丘豫見庭中花落謂友人曰飛此一片減却青春色不趁行樂徒待何時也杜詩一片花飛減却春本此

酒債尋常行處有

孫濬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常醉屢欠酒緡人皆笑之濬恬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貨此袍襖之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本此

琴

前輩嘗言今世所謂琴乃古之鄭衛耳今世所謂鄭衛則皆俳優邊塞之調而雅音久亡古之琴聲不可考矣

南徐

東坡詩他年故事紀南徐按南史徐君蒨善絃歌好聲色載伎肆意游行荊楚山川時裹陽魚弘亦以豪俊稱于是府中諺曰南路徐北路魚蓋用此也

殘盃冷炙

顏氏家訓云殘盃冷炙之學戴安道猶遭之況爾輩乎杜詩殘盃與冷炙到處常酸辛本此

勾當

先儒言勾當俱去聲幹當事也又俗言合下如何猶吳俗言一落之意

古書皆以七月七日之夕為七夕今北人即以七月一日之夕為七夕思之未得其說當詢其所自

茶蔴

茶蔴暱昵出西京賦五臣注云婬靡貪誼賦云細故茶蔴細事滯滯也子虛賦蔴茶注云刺鯁也郭象注莊則曰蔓茶其義亦同今人輒以胸中鄙恨為茶蔴

大器無成

大器晚成非也道德原本乃大器無成其義甚精晚成之說後人相沿襲耳

乾沒

乾沒二字漢書注云得利曰乾失利曰沒又解乾而反沒是即陸沉之義今人沿為監守自盜之意非也

偏提

酌酒器元和閒謂之注子仇士良惡其名同鄭注乃去其柄安系名曰偏提按其形即今之酒罐

照袋

照袋以鳥皮為之四方有蓋中貯紙筆等五代世人多用之今訛為炤袋炤火鋪非也

星貨鋪

市肆以售筐箒鱗次其物以警名曰星貨鋪言羅列繁密如星今非錢不行有氣力者即選

唐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貪賄不法引銓日有選人以百錢繫靴帶行步有聲愔見問之對曰當今赴選非錢不行唐崔湜為吏部侍郎主選專用請託仕途壅塞有選人自陳曰吾能翹關舉鼎湜曰然則何不赴兵部選人答曰人言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選此二事可為科場浩歎

麒麟檀

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檀或問之曰今弄假麒麟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虞姬聲

唐李陽題名于昭應縣樓聲蟠留謔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纂詩情只應學得虞姬聲書字總能記姓名

時世粧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粧司馬溫公家法亦然今風俗之壞徧于閨閫其粧飾有不堪寓目者矣

唐時投壺唯名一點紅餘五子皆黑明皇與楊妃彩戰將北唯四可解唯一子旋轉未定連叱之果成四上悅頹高力士令賜四緋玉令不易

長境

漢時軍民出境皆封長境與之即今之路引也

纏頭

唐時賓客宴集為人起舞當此禮者即以彩物為贈謂之纏頭如

旱魃椎之輒雨以此成俗官不能禁也今江西亦有此風

排馬牒

唐時御史所過皆給驛馬先有牒文餘候謂之排馬牒即今之馬牌

河洛

山東以蕎麥作麪食曰河洛向不辨其何字唐明皇以鹿血煎酪賜安禄山曰熱洛河似本此

翻金斗

漢有魚龍百戲齊梁以來謂之散樂有舞盤伎舞輪伎長蹻伎跳鈴伎跳劍伎吞劍伎擲倒伎今教坊百戲火革有之唯擲倒不知何法驢即今之翻金斗伎人以頭委地而翻斗跳過且四面旋轉如毬謂之金斗相傳趙簡子殺中山王命厨人翻金斗以擊之字義所起由此

白血

生血皆赤怒心之所出也赤火色其性躁故象之佛二乘四果血白如乳出于淨心而然故文山忠義柴市白血然余聞耿逆反閩武定相公督府三欛拒之有一弁犯法殺之血白亦一奇也而鱉血碧蝦蟆無血而蚶有血故能益血

積物出火

油絹油紙石灰麥糠積油馬矢糞草皆能出火有一監司陞任製油衣五六十件堆疊坑上忽然火發幾至延燒此余所親見者

黃額

後周天元帝令宮人黃眉黑妝隋虞世基咏袁寶兒云學畫鴉黃半未成今黃妝久廢不知當日宮中之飾今北蜀婦額上亦其遺意歟

靨飾

靨飾起于吳宮嫭髓補瘢之事唐韋固妻少時為盜刃所傷以翠掩之女粧遂有靨飾花鈿詞翠靨眉心小又賦粉半粘金靨于又宋詞小唇秀靨圍鳳眉心倩郎貼可知翠靨貼于眉心此飾五代宋初為盛今閨中以珠翠金鳳綴于包頭結上垂之眉心即其遺制

雕薪畫卵

陸琛豪俊當云石崇庶姬猶能雕薪畫卵今俗截炭為尺許磨令光澤以充致餽明代翰林院庶吉士月給堂餐猶用此炭至彩畫雞鶩卵相饋遺富貴家往往如此

門生乾兒

唐內侍李輔光墓志稱門吏晉州司法參軍巨雅楊復光有假子數十人可見明季士大夫拜宦官為門生為乾兒自唐已然矣

宦官妻妾

唐之宦官有權位者倒得娶婦即漢宮對食之遺也高力士娶吕傳言監宮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于白首殁元晤女李輔國娶元擢女漢書劉瑜傳常侍黃門亦廣妻娶周舉無配偶單超傳四侯轉橫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無怪乎魏忠賢矣

殺風景

[illegible]雜纂有殺風景之語謂清泉濯足花上曬衣背山起樓臨[illegible]
琴煮鶴對花點茶松下喝道近有一友復廣數條曰雅集誇勢交
清歌談俗事妓席裝官樣文會撒酒風看法書名畫瞎贊佘方物
請益實名花焚香

錢文不重

今世所用古錢有宋通元寶者乃開寶中所鑄有皇宋通寶者乃
寶元中所著以兩年號皆有寶字以不可重文也

影像

昔者儒先君子有云影像一髮不似則是他人矣蓋古人止祠木
主無畫像之事然畫像傳之已久子孫豈可廢之但焉得有虎頭
縣黃文叔字廷實頼悟博通洪武二十二年應貢庚午試南畿五

經題兼作以違式取吉太祖讀其天下一家論大見稱異御批特
置第一免會試授刑部主事此則兼五經而應制之始也宋時鄭
毓之父輩同五經出身大觀二年莆田黃洙以童子特賜五經及
第又孫奭中九經狀元真宗朝蔡齊亦中九經狀元今　本朝五
經發解自海寧查嗣韓閩縣林文英始亦以違式御史陸祖修特
題中式嗣後多有以五經成進士者遂另設五經卷卿會為例然
趨此途者亦未免有獎矣

吉光片羽

漢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常服此裘以臨朝然今人
所謂吉光片羽者羽乃禽類不可為裘然此語不知所出當考之

五經中式

天啓丁卯鄉闈閩人顏光乘茂猷兼舉五經成文二十三首外簾
得之以其文堪入彀惜其違式止錄易經義以進浙祁世培彪佳
取中迨裂卷入對始知其兼五經也甲戌會試亦兼五經座主不
敢自專題疏上請命詣中進士故會試錄列其名于會元之前及
壬午之北闈榮未之會闈嘉興譚策嚴貞良慈谿[illegible]皆
以兼五經其初亦一體校閱各予中式焉[illegible]考[illegible]書漳州長泰
縣黃文叔字廷實頼悟博通洪武二十二年應貢庚午試南畿五

吹笛落梅

唐詩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又胡人吹玉笛一半
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落破專五月十月非落梅之時蓋笛中
有落梅曲故謂吹笛落梅花耳不必紛紛置辨

萬宮

今人多用萬宮不知所出按條陽山有神蓬如萬長十丈周初國
人獻之周以為宮柱

鞅掌

言勞于王事者曰鞅掌鞅者馬頸革鞅在掌中不得輕放故詩人借以喻靡盬賢勞其即鸞鑣轡縻牽絆之意乎又有鞅罔二字則罹罔之謂也

五角六張

唐元宗游華清宮劉朝霞獻駕幸溫泉賦詞調倜儻雜以諧謔賦尾有句云只是千年一遇叩頭而莫五角六張上奇之將加殊賞命改去五角六張字朝霞不肯上曰真窮薄人也授官衛佐而已按曆書五日選介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在一年之中不過三四日耳五角六張古有此語不可不知

辰勾月

辰勾月是院本傳奇元人吳昌齡撰載陳世美感月精事緯書載辰星勾月甚難主年豐國泰

陳姥姥

今日婦人褻服中有巾帨之類用于穢褻處而呼其名曰陳姥姥雖委巷之談非無自也陳義寧中有梁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率衆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送以婦人褻服謂之陳姥姥豈沿其舊歟明籍巖世蕃于床下得綾帨數十或袖而出識者見之掩口曰此淫穢也亦此物耳詩無感我帨兮內則注帨婦人拭物之巾常以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母結帨而戒之蓋亦陳姥姥之類故徐太室謂野有死麕為淫詩

荏苒

詩荏苒柔木古韻並作草盛貌一曰柔弱貌世人特借其事用之侵尋輾轉之義不知原有此草出滇中北勝州

撲水

今官人公廨正堂前有箴樓三間謂之撲水獄因于此對鞫即今之滴水亦用木為之不用箴樓矣

當梁年

俗以子午卯酉為當梁年嫁娶最忌張華少孤貧卿人劉毅奇其才以女妻焉張著感婚賦云彼婚姻之俗忌惡當梁之在年

稱謂有本

今人呼其祖父曰公蓋有本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次及父母次及兄弟妻子見呂氏春

秋今人呼其兄曰哥哥亦有本西王母授漢武帝五嶽真形圖帝拜受畢王母命其侍者曰四非答哥哥畢乃告帝從者姓名及剋帶執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見漢武故事今人呼其姪曰孫亦有本為程男子孫常弟烈分居各得田半頃烈死歲飢常以米粟給其妻子及田熟輒追計直贖取其田烈兒長大訟之督郵掾吏議曰烈兒遭飢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順孫也見漢書乃知世俗稱謂自昔相傳非起于後人私造矣

公赤

簡管腔中有公赤今訛為工尺不知何義考之宋朝詞話有燈花婆婆第一迴載本朝皇宋出三絕第一絕異理會五凡公赤上底後排出幾個詞客蘇子瞻周美成等凡十六人

煤煤悔悔

煤煤悔悔語出莊子吳俗至今有此方言以加于抵卻應朴之人

女客

吳俗男子呼婦人為女客蓋有自來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今又呼為堂客婦人呼男人曰官客

銘志單字

今書銘旌墓志用單字亦出于古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秘外隱起字云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也

學生

父稱子曰學生宋陳肴華對客子竟曼佐竟咨列侍客不安省不得過三百步今且三千步不止矣

三宗

華曰學生列侍常也王祚見客子溥年三十二拜相朝服侍立客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盛德古風可想見也今有子貴而父立子坐者矣

市虎

世稱市井之刁惡者曰市虎當作虓與暴同周禮司虓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鬻者與其虓亂者出入相淩犯者以屬游飲食子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僇之

比頑童

書曰比頑童周書曰美男破老左傳公子鮑美而艷孔子曰宋朝之美以及彌子瑕龍陽君之事載之書傳古辭曰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艷獨絕世無其二又周小史嬖童繁華諸詩男子之美自

三宗天地久三宗也天宗四天宗天神也陽宗日也陰宗月也星宿北辰也地宗二岱宗山也瀆宗河也人宗八大宗小宗族也祝宗先聖之後也秩宗典禮也文宗如陳子昂崔孝伯之徒是也女宗鮑蘇之妻不妬是也談宗長於辭說如樂廣之徒是也辭宗如張九齡之徒是也今已丑　上試鴈吉士散館三宗論則無逸篇之三宗也

子卯不樂

禮言子卯不樂蓋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亡王者謂之疾日不舉樂為吉所以戒懼也然止此二日非凡遇子卯皆不樂也

一朝權在手

諺云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亦有出處朱灣奉使設宴張鵬籠

等詩云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

送子婿詩

唐令狐楚子壻詩甚少劉長卿送子壻歸長城即今長興詩云送君應歸不成載幼女辭家事伯鸞桃葉宜人誠可味柳花如雪若為看心情稚鄙鳴環去身愧哀頰對玉難惆悵暮帆何處落青山無限水湲湲用事雅切甚妙

玉頭

宋何薳曰唐頭盡言其頭上方梳雙髻未成人之時即漢之丫髻也劉夢得詩客詩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為小花面者未開臉也

詩鈔 卷一

膝褲

秦檜死高宗告楊郡王曰朕今日始免膝褲中虱矣宋時男子之襪亦稱膝褲今婦人稱之男子無稱膝褲者是襲于曰三代謂之角襪前後兩隻相成中心繫帶于魏文帝始以綾羅裁縫為之然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是也錦勒襪杜牧之詠襪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羅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韓偓屧子詩云六幅羅裙光纖纖纖女尺減其四亦不為纖矣然則襪乃女鞋也

宛綠

宛綠作起于宋通作刻絲定州織之不用大機以熟色經于木梓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樓閣以小梭布緯時先留其處以雜色線補緯之世合以成文極其工巧故名刻絲婦人一衣終歲方就蓋緯線非通梭所織也今則吳下通織之以為被褥閨裙市井富人無不用之不以為奇矣

鳥杌

大家用三脚木牀以坐歌妓謂之鳥杌歐陽永叔見楊直講女奴踞胡牀詩云婦兒兩幅青布裙三脚木牀坐調曲今無此時製矣

鐵線

明襲翔陽林公有三物如大錢形質薄而透明如水晶琉璃每力舂僅必出捻目能辨細書精神不散聞得自南海舶舟得名為鐵線出西域滿剌加國及明宣廟賜胡宗伯物即此

金屑輪

郭而衍之為柄紐制其末合則為一岐則為二又參政

良馬易得番西域即參老是老昏鉞也明時

尚貴重如此今則銀數分可得一具矣

八珍

八珍淳熬也淳母也炮也捶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膋也又迤北也元玉漿也今不知為何物豈堪入口

阿蘭若

梵言阿蘭若青蒼漢言精舍也譯曰無諍也或曰空靜處也若以為香草藥草則非梵音矣

火宅僧

人知有火居道士唐鄭熊番禺雜志廣僧有宅家者謂之火宅僧近陝西邊郡山中僧人自耕自種俱有室家有人往西陲經深山

中投宿僧寺僧待客甚豐酒肉精腆旦奉盤匜者俱年少婦女客驚謝之僧曰不然若無家小大公命宿客住持此處蓋深山中恐藏姦宄有妻子則有家累盜賊亦無可容故也

禁用僧道

今俗疾病則用僧道作齋醮喪死則用僧道做道場送葬則用僧道為引導不唯愚民之家雖縉紳士夫無不為之為正人君子所非笑然習俗莫能改矣宋開寶三年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僧道威儀前引此崇正道厚風俗之大端也又太平興國二年詔禁送葬不得用樂庶人不得用方相魌頭皆良法也

土性

田地有橫土有立土西北橫土可以穴居山西多窯房即所謂陶復陶穴也立土不可穴居又不宜種禾江南又有斜土不畜水亦不可種

骨董

今賣雜玩寶貨肆曰骨董鋪仇池筆記陸道士詩投酬骨董羹羅浮穎老取飲食雜烹之名曰骨董羹俗訛為古董

方頭

今人謂不通時宜者曰執古謂不圓活轉變者曰方頭陸魯望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事唐時已有此語蓋頭尖則善鑽刺方頭則不能

三十而昏四十強仕

禮三十而昏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孔子二十而生鯉四十強仕堯

十三而佐封植禹十二而為司空

進户退户

酒家有進户法謂以酒漸漸誘之以開其量至而收其利勝杯杓則當用退户法漸漸節飲恐亂其血氣

篤义子

今雜戲有名篤义子者或即當時跌行鑿食之伎晉咸康中散騎侍郎顧臻所謂末代之樂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足以踊天頭以屨地反天地之正傷彝倫之大即此梁陳時有擲倒獅猴幢之流唐清明節有拔河戲令小兒兩頭拽索而倒挽之力強者牽弱者而作以為厭勝而嬉笑為樂唐之君臣亦尚此戲不典甚矣又有窟礧子作偶人以嬉戲歌舞未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嘉會齊高緯尤所好尚高麗亦有之今字作傀儡其始起於周穆王偃師之事

品藻

品藻水苔名一名品落以落形如品字也今人言有鑑別者借為品藻之名言如苔之有文藻也

視草

古人謂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多天子自為之特令詞臣立於其側以視所草何如而潤色之耳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司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作也今典制詔者皆代王言非視草之義矣

氣息

一氣之運行出入於身中一時凡一千一百四十五息一晝夜計一萬三千七百四十息至人之息以踵存於至深淵默之中氣行無間綿綿若存寂然不動與道同體若盛氣喘號揚聲吟誦吹笛長歌多言傷氣皆非養生之道

世無不殺之雞

東坡云世無不殺之雞斯言過矣使愚俗之嗜殺以縱口腹之欲者藉此語而多殺曰是終不能免于殺殺之無傷也豈不害於仁術哉

眉語手語目語

婦人之眉最善蠱人故从女从眉曰媚眉不能語而太白詩眉語而自笑溫庭筠詩眉語柳舜舜柳惲詩窓閒眉語度手不能語而

太白詩閒將手語彈鳴箏目不能語而國語道路以目唐書道路目語漢李陵傳未得私語瞬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即今之眼語也

穿耳

女子穿耳帶以耳環蓋自古有之乃賤者之事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杜子美詩玉環穿耳誰家女諸葛恪曰母之於女天性之愛穿耳貫珠何傷於仁

入月

月邇紅潮婦女之桃花癸水也古名入月唐詩窓奏君王知入月故名月事漢律謂之婢變幼女未通先婦當絕故其字从半女也古人點朱於額以示進退之節程姬所謂有所避也又曰丹的今

之手上金鈿所以止觸也周禮王之陰事陰令亦有掌之者漢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白録所記椎當御見者明宮中亦有欽録簿女官掌之有報宮之牋有衛門之寢有承御之名有紀幸之籍其事甚詳且密上亦不得而觀覽也

剉臂

史記魯世家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女悅而愛之剉臂以盟列子紀昌飛衛請為父子剉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今倡婦與子弟燒香刺臂始於此

鼓吹

鼓吹鹵簿中樂器也故樂府有鼓吹曲桓元作詩思不來輟作鼓吹既而得句云鳴鵠響長阜嘆曰鼓吹故自來人思故太白詩云

詩因鼓吹發酒為劍歌雄又李翰為文精密而思遲嘗從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又張旭聞鼓吹得筆法則鼓吹之有益於讀書也多矣今馹傳里巷皆得用之此世風之流弊僭越不可不厲禁也

鄴臺瓦

昔辨鄴臺之瓦皆金銀丹砂之屬陶成琢治為硯愈薄而愈堅縝膩而廉密發墨而宜筆水漬之蓄而不燥金砂之性猶存也此說殊不確舊傳澄泥之法以夾布囊盛墐泥水中擺之得細者澄去清水令微乾入黃丹飛過加胡桃油搏搜如麪入模中壓令至堅微蔭乾利刀琢成曝乾厚以稻草并黃牛糞和燒一伏時然後入墨蠟貯米醋蒸之五七度舍津益墨不亞於石若鄴臺之瓦當以

十萬計用金銀丹砂費且不貲當時未必為此乃夸誕者作此說欺人耳

潤筆

潤筆之說昉于晉宋而極盛于唐元和長慶間墓碑廟記爭以得韓文為榮故禹錫祭退之文云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孟寶錄也李邕長于碑頌受饋遺亦至鉅萬皇甫湜在裴公幕中為作福先寺碑度贈車馬繒綵甚厚猶大趁索緡九千乃止樂天與微之情如昆弟及為元蕃銘尚酬以減獲輿馬綾帛銀鞍玉帶之類價當六七萬則他可知矣宋太宗時又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于金人院每朝謝日移文督之前代之重文輕帶如此今則重貨輕文作者鮮有責文為活者矣

卜

古者乩卜之法不獨蓍龜見于書傳者有錢卜棠姑卜烏卜牛跡卜粟卜羊卜灼骨卜兆卜後俗有雞卜雖不皆出于聖人要亦有可信者焉

生養死葬相恃

近世風俗多薄于父母之養雖飲食衣服亦銖較而寸量之及亡則盛作佛事葬則陳列游戲之具以侈觀美夫生既不能養亦何有於死哉蓋欲以此詭美于鄉人耳非誠愛其親也然以視今之停柩不葬且以偷葬之名草草入土而親友不知者又愈薄愈忍矣

假面

今之假面始于高齊蘭陵王長恭王白類美婦人乃着假面以對敵與周師戰于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為蘭陵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

秤水

正月三日為田本命俗于是日秤水以重為大有年今無此法

官解

今之官解規制起于宋相賈似道元至元間中丞崔彧上言其式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行于時至今不改康熙庚寅改解上下正方解而扮于浮多矣

葉子戲

今之葉子戲消夜圖相傳宋太祖命後宮習之以消夜又有倒鄰戲者以玉作橄欖狀六觚而刻一二三四五六推旋于玉盆中久而方倒中其數者為勝似即今之骰子

錢兩之數

十黍為絫十絫為銖八銖為錙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或問程子易重幾何曰重一斤蓋易有三百八十四爻也今則用毫厘分錢及兩無錙銖之辨矣

另日

俗謂異日為另日音令說文玉篇無有也只當作令日戰國策趙燕拜武靈王胡服之賜曰敬循衣服以待令日即異日也注謂善非

承落

古承露以木為之即今之承落也

借書一癡

集韻云古人借書魄酒一瓶音還書亦餽酒一瓶山谷詩云不辭借我書千卷他日還君酒一瓶可証也今俗訛為借書一癡借與二癡索三癡還書四癡則有書者當秘惜不以示人而借書者藏匿不還豈非市井傭販乎

行香

自後魏以及江左齊梁間每遇燃香先薰其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以後問有設齋行香者齋主持香爐迎行壇中或持香盤行街市中至今皆然失行香之初意矣

墓誌

按古有爵者稱墳無爵者稱墓要不盡然從來有名爵者皆稱墓誌不聞稱墳誌有爵及尊貴者稱公無爵者咸稱君後世名器濫觴今亦沿用之矣

鼻祖耳孫鼻子

今人以鼻祖對耳孫皆有所本楊雄反騷注鼻祖始祖也方言獻之初生謂之鼻醫書人之初孕先成鼻梁益之間謂鼻為初或謂之祖皆始之義惠帝紀應劭注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謂去高會益遠但耳聞之也晉灼云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耳音仍故亦謂之仍孫首生男亦謂之鼻子見漢制考

紕繆皮薄

今考試式有文理紕繆之語按此二字見禮記大傳五者一物紕繆注繒壞也紕篇末切後漢盧植傳曰周禮諸經紛紜相糅事義不明紕繆不成喻文義之乖僻也又人言所得書淺謂之皮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皮膚淺近強相附會也故張衡集云後人皮傳無所容篆

自出

左傳康公我之自出傳中凡言出者俱是外甥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漢時猶如此五行志王子麑楚之出也而公羊襄五年傳則又云孟穆出也則以舅甥為舅出今俱無此稱

膳膏

周禮用翰獸春行羔豚膳膏香治羔豚以牛脂也夏行腒鱐膳膏臊治魚雁以犬膏也秋行犢麝膳膏腥治牛鹿以雞膏也冬行鱐羽膳膏羶治魚雁以羊脂也如此炮製此時豈可入口

陳宮人卧簐皆以薄玉花為餡內散以龍腦諸香謂之香塵即今之睡鞋也

綉鞋詩

崑山沈愚通理為綉鞋詩曰幾日深閨綉得成着來便覺可人情一雙煖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看花又濕蒼苔露驀向窗前趁晚晴近見詩社中有此題無一入情者故錄之

翰林選授

明制第一甲三人即除授翰林官進士選為庶吉士教習數年而

後除遠者八九年近者四五年不似今之定以三年就館也其不堪者復除授他職今則有出為縣令之例甚者華職矣

畔

今吳語謂避人為畔亦有出陳後主與孌雲觀謔曰孌雲觀冤來無處畔

令甲

今人稱法令曰令甲出漢宣帝詔蓋是法令首卷觀江充傳注令乙章帝詔令丙可知漢律有十卷也

帙

書曰帙古人書卷外必有帙藏之音秩如今裹被之類以細班竹為之帙如細簾製以薄縐古人書畫類多用此今　大內藏

晉唐真蹟多用之

茶品

茶之精者浙以龍井為第一江南以岕片為第一然佳者極難得亦少識者明李子鱗為浙梟副使徐子與以岕茶最精者餉之後見子與問及則已嘗鼎役矣蓋岕茶葉大多梗子雖北人不識耳

四司六局

今人以凡事必齊備者為四司六局蓋宋南渡至杭官庫貲成供賞四司六局各有所掌筵席排當諸事整辦四司者帳設司廚司茶酒司臺盤司六局者菓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也街市人家喜席亦以錢備之

不齒

或問士大夫居鄉與故老讌集當序爵乎序齒乎愚謂古者一命齒于鄉而再命不齒再命齒于族而三命不齒貴之義也明洪武詔致仕官制居鄉與人敘坐惟于宗族外祖妻家敘尊卑若簪裳則設別席不得坐無官之下如致仕官胥會則序爵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答禮庶民則以古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為令又制三品致仕理事與現任同此既出明太宰李古冲孤樹裒談

如意

齊高祖賜隱士明僧紹竹根如意梁武帝賜昭明太子木犀如意石季倫王敦皆執銳如意蓋古之爪杖也古時或用骨角竹木削作人手指爪可長三尺許或背有癢手所不到用此搔爬如人之搔背爬如人之意故謂之如意不知近作雲頭屈曲者起于何時釋氏以文殊執之豈亦以搔癢耶蓋僧上堂時執此以登講席私記祝辭問答于柄視之以備忽忘道家亦以梓潼文昌執之相沿用之非古制矣

即席

宋武帝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蕭介染翰即成文不加點咸以詩不成罰酒一斗酒飲盡言笑自若帝曰咸有飲酒之歡蕭介之文宜即席之美也後世即席賦詩昉于此

金釵十二行

古樂府河中曲咏菜愁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今遂謂金釵美人十二行誤矣

蜨

蜨音絰屨中薦也曰步蜨曰舞蜨矣王宮中有饗蜨廟以楸梓板藉地西子行則有聲如人之高底壯故名饗蜨今越中諸暨男女多着木蜨不分晴雨西子濕裂也梁詩盡蜨重高墻當是濶頰屐繪以五采也浣紗石女詩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古時女未纏足赤脚着屐故見其白如霜也今演東婦女多如此

沐猴而冠

漢書注沐猴出獮賓國即獼猴也獼猴性輕躁以喻楚人無容止令以沐浴解之未確

調停

周官有調人之職掌司萬民之讐而調和之今此職官不復舉而今人言的當者謂之的一確二非也朱子語録中言丁一確二蓋

親友之于兩造關切者為之調處解釋猶存古意今人不知其出于周官矣

蕃種

尚書大禹謨皐陶蕃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言皐陶勇往力行布種其德下及于民而民懷服之種字不作上聲讀今人誤以為趙蕃其種類作跨竈解大為可笑

健羨

大道之要去健羨注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今人書劄中用為勇往欣羨之意大謬

不敢欺

今市井俚語云不敢欺亦有所本國策秦興師臨周頻率謂蔡王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

璧趙之誤

今人投贈不受曰奉璧又曰奉趙又曰完璧非也蓋沿用完璧歸趙事耳不知相如給秦開使懷璧歸趙並非奉秦之不受璧也其說本左傳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曹共公開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迫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餽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返璧此故言返璧則可言完璧言璧趙則不可

丁一確二

今人言的當者謂之的一確二非也朱子語録中言丁一確二蓋

當時之方言也

一切

一切音初出佛書猶言諸凡也今俗通作本音非也

中傷

今人倆文場中式者為中傷言其中為傷異也語出左傳士文伯謂投壺之中曰中傷

操觚

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以有棱角故謂之觚文選操觚進牘今以操觚為操筆非也

言鯖卷上 終

反切

本朝國書無四聲而有反切十二字頭後合字皆反切也今塾中子弟多不講反切一入館選習清書不易通曉不知反切上取字母下合本韻隨口念出即得之矣如索即之為桑桑落之為索不可之為叵者乎之為諸至于里巷鄙談亦有反切人習而不知耳如突闥之為團窳龍之為孔蝦弓之為弗窳雞之為巢瓜郎之為光如此等類不可枚舉

衰

禮年八十而有秩故以八十為八衰今七十六十五十皆稱衰非也又七十一謂之開八衰如第八卷之初展一帙也閩粵人七十一方慶七十以是年正足七十若正七十距生年止六十九耳六十五十皆如之似亦有理

前筵後筵

古享禮猶今之前筵古宴禮猶今之後筵杜預曰享有禮貌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享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蒙古

元之先國號蒙古今塞外四十八家即其後也蒙古國言銀也因女真號國曰金乃以銀號其國也世祖一統改號曰元

孝弟

嘗觀孝弟之風敦于貧賤之族而衰于富貴之家蓋貧賤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真也富貴之家勢利爭奪之私勝也

唯阿

莊子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唯阿皆應聲唯速而阿長今諸司在上前答應皆曰阿而引長其聲即此是也

土號

前代呼蜀人為川老鼠以其善鑽非也宋時謂蜀人誕故稱川蠶首見山谷集老鼠其訛也荊楚人善治鱔魚海錄碎事謂鮑為乾魚故楚人謂之乾魚頭元時江西人仕于朝者多以腊雞為贄故江西人呼為臘雞頭

三白

今曆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紫此洛書數也洛書之數戴九履一為白九為紫左三右七三為綠七為赤二四為肩二黑四碧六八為足俱白故陰陽家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五黃七赤九紫上月紫黑赤即下月三白

客頭過身

今譏議人者曰客頭過身漢虞詡疏曰公卿選儒客頭過身凡猶夫鑽穴可以客頭即身可過矣喻鑽刺畏縮也

苦船苦車

南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北人不善乘車謂之苦車苦音庫即今俗所謂注船也

寒具

劉禹錫寒具詩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濃

于酒壓扁佳人纏臂金似即今之鐲子也

牢丸

牢丸即今之湯丸也酉陽雜俎有籠上牢丸湯中牢丸東坡詩用為牢丸誤矣

登殺

今詞狀中有登殺亦有出職胄諫太宗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

口中雌黃

今謂議議人曰雌黃非也古人寫書用黃紙故以雌黃滅誤以其相類也顏延之曰讀天下書未徧不可妄下雌黃謂不得以己意擅改書中之字如金銀車之類是也西晉王衍善談論錯舉經籍輒隨口改易聽者不覺故謂之口中雌黃亦以其改易字句如口中塗滅更定非以其譏議也

榜子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謂之榜子亦曰錄子宋人謂之劄子即今之摺子是也

飲章

蔡邕傳飲章即今之匿名文書也

筆腳

今人稱所寫字曰筆腳亦曰字腳蓋本唐詩柳家新樣元和腳也

厠籌

胡應麟甲乙剩言曰有客謂予曰黃冷安平其俗如厠男女皆用瓦礫代紙蘇為嘔歲余笑曰安平晉唐宮為李氏不得不為鷰云要處掩鼻客噴飯滿案按如厠用紙不聞所始古多用厠籌北齊文宣王如厠令楊愔執厠籌是帝王之尊用厠籌也齊東昏侯佛為僧祇厠籌于面上試之三藏律部宣律師上厠法用厠籌是比丘之淨用厠籌也今山寺僧人用廁籌者十八九用過仍濯而再用之今西北宣大及兩川諸郡俱用瓦礫并無厠籌者

阿

今世俗稱呼多稱阿此亦有本漢武帝呼陳后為阿嬌漢殺阮碑陰有阿奉阿買阿興等名曹操稱阿瞞王戎稱阿戎謝惠連稱阿連韓退之詩有阿買不識字知阿字為發語詞通稱其來舊矣

紫荷

嘗見西番僧名活佛者遣其徒入朝肩上負繡囊以為此外國之服不知晉志八座尚書荷紫以生紫為裕級之外服加于肩上又宋志齊志皆謂紫裕褒俗呼曰紫荷或曰負荷以行隋志朝服級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尚書右荷音何非也今之朝服披領似沿此制但品之高下皆用之且不偏于左右耳

蠻遷

今謂陞官移居為蠻遷蓋本毛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然並無蠻字因初唐蘇味道詩遷蠻遠聽隋楊槩軒樹已遷鶯唐禮部試士遷有遷鶯求友并蠻出谷詩誤矣今俗又訛

鸘為鶬誤之又誤矣

蒼鶻

太和正音之副末古謂蒼鶻故可朴龍龍謂狻也蒼鶻可攫狻也故副末執磕瓜以朴龍也傳粉墨者謂之龍獻笑供謔者也古為泰軍書語稱狻為田泰軍龍令優人謂之淨副粉墨之大淨也生旦丑外則古無此名副末至今有之

喫虛

李義山定子詩云檀槽一抹廣陵素定子初開睡臉新却笑喫虛隋煬帝破家亡國為何人定子牛相小青也北史志劉泰娘門有棲樹有贈詩云尋常凡木最輕棲今日尋棲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莫使奔波遂喫虛此詩見杜牧外集喫虛當是唐時語竟不知何解或以為即今之喫虧虧虛音相同或傳寫之誤耳

三世長者

魏志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言被服飲食難曉也今俗稱三世仕宦方會着衣喫飯本此

雞口牛後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鄙語云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事秦何異牛後乎挾雞口雖小在前也牛後雖大在後也此語最有典據後人穿鑿強改為雞尸牛從非矣

蜜章

蜜章二字見晉書山濤傳唐宋以來文士多用之劉禹錫為杜司徒追贈表云蜜書忽降于九天重賓加榮于後夜李國長神道碑云煌煌蜜章孫奭論議云蜜章加等增飾下衆則蜜章二字例皆用于贈典或謂贈典既不刻印而以蠟為之蜜即蠟也今蠟炬謂之蜜炬見周禮黃燭注愚考古今贈典皆用寶並非蠟刻其寶不用油而用蜜今進士榜中用寶俱以蜜又官府文書有用水硃而不用油者則蜜章實以蜜代油未見以蠟為之前人未有注蜜章者故為辨之

執牛耳

今俗謂主壇玷者為執牛耳按左傳衛人請執牛耳盟禮畢者執牛耳尊者涖之諸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尊故請晉執之則以執牛耳為主盟非矣

惡貫

左傳宣六年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穿物謂之貫書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為惡如物之滿于貫也今俗謂惡貫滿盈本此而俗又以為虎尻有惡貫食人之爪甲不化而入于貫ㄟ滿則遭蔑尤卻俚之甚

木天

金樓子盧陵威王繢之內院千門相對萬戶如一簷裡施水天以藏光景謂庭院中以木為板屋障雨日猶如今之庭中立柱上蓋以廊遂布帳也春花秋月之時暗如徹燭內人有不識晨明者今翰林院署堂構高華木植豐美謂之木天言人居堂中仰視如以木為天也不知木天二字先見于此

格五

夢溪筆談慮融或謂之慮戎漢書謂之格五止用五棊共行一道

迎入帳中共坐歡飲之後預戒宮人遥撒五色同心菓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得子多也及李夫人病薨曰帝必思我解粧柏服之時按柏當作祖祖服近身褻服也又唐景龍中中宗出降睿宗女荆山公主時鑄撒帳金錢錢徑寸重六銖肉好背面皆有周郭其形五出穿亦隨之文曰長命宇富貴每十文繫一絲絛勑近臣及修文館學士送婚拾錢皆作却扇詩

走百病

歲時記燕城正月十六夜婦女聚游其前一人持香辟人名為除人香凡有橋處相率以過謂之走百病又暗摸前門釘中者兆宜子至今猶然

拜愿

宣府志市人于五月十三日為父母妻子或己身疾病具香紙牲醴于城隍神祈禱自其家且行且拜至廟乃止謂之拜愿又以小兒女多疾者帶小枷鎖詣廟祈禱謂之現枷其鼓吹管絃徼子衢巷今之朝南海九華一路拜香及賽神會帶紙枷焚臂香者沿此

嗔拳笑面

事物紀原江淮俗每作諸戲必先設嗔拳笑面村野之人以臘末作之不知其所謂也歲時記云村人逐除今南方為此戲者必戴假面作勇力之勢謂之嗔拳今諺云嗔拳不打笑面似本此戲逐除者即今之儺也結隊連袂通夜達晓家至門到責其送迎孫興公常戲為儺至桓宣武家

照田燄

荆楚歲時記十二月廿五日夜村落之中以爇帚若麻秸竹枝之類縛火炬燃于長竿之杪名曰照田蠶爛然徧野以祈絲穀今浙西田間風俗猶然

顛不剌

西廂記顛不剌見了萬千箋釋者以顛不剌為美女非也萬曆初張江陵當國將南京太祖所藏寶玩盡取上京中有顛不剌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見石光所以為寶也今人不知

齊家之難

武則天年七十盛自拂拭新牙復生不覺其老北史胡后年逾五十而妖艷益人天生尤物以誨淫如此漢梁冀愛監奴秦宮宦太倉令冀妻孫壽私焉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嘗與計事及顯寡與子都亂帝王卿相如此後人寧可不戒懼乎信乎齊家之難也

行禽

管子注道塗無行禽指人言謂其為能行之禽即今所謂衣冠禽獸也昌黎詩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即行禽也

至竟

唐人多言至竟即今俗言到底也杜牧之詩至竟息亡緣底事至竟江山誰是主之類

底

唐方言底字作何字解顏氏家訓云何物為底物此本言何等物耳後遂省何直言等物也底又音低亦可用作平聲今學作宋詩者每好用此字

丈人丈母親家

唐時稱父執及朋友之父曰丈人因稱母曰丈母今以岳父母為丈人丈母沿此妻父曰婚姻父曰姻今亦不分矣二父相呼謂之親家去聲自五代已然今沿之

姊娣妯娌

古姒娣妯娌長少相呼之稱年長者曰姒年少者曰娣又俗呼兄妻曰姒弟妻曰娣今通稱妯娌通鑑注婦以身之長幼為次不以夫之長幼為序今俗壻至妻家以妻之長幼為次不以己之長幼為序尤為可笑

蠹

霍山曰丞相擅臧宗廟羔菟蠹周官蜩氏鄭康成注曰今御所食蠹也蠹又作蛀俗名田雞則前代以供祭祀且進御矣宋書張暢弟收有大腹疾醫云當食蝦蟇而收難之暢即先食按蠹與蝦蟇乃二種蠹青而小蝦蟇黑而大背有碔礧蠹南人以為常饌暖蟇不中食但可治鼓脹等疾昔人不能辨耳

拜官

杜甫拜拾遺在至德二載五月十六日命中書侍郎張鎬賈至舍人崔渙給事中陳拾遺等同日制授見唐拜拾遺其禮重如此今拜相遣一吏部官至家宣旨云某人着入內閣辦事草草而去若宰相以下則趨就吏部聽宣旨而已

分支帳

元魏熙平元年立法在軍有功者行臺給奏當中賜裂一支給熟人一支給門下以防僞巧今人析產分契為分支帳財貨交貯有合同皆分裂之沿此

監史

詩吮立之監或佐之史注立監以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即今之令官廳官也

量移

唐朝人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謂之量移唐開元二十年祀后土大赦二十七年加尊號大赦皆令左降官量移近處是也宋虛多遵照唐制亦曰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今人自讓遷職亦量移誤矣

稱年號

唐朝一帝改年號者十餘其見于文必全書無割取一字者至宋始有熙豐紹政宣乾淳之語已自不敬猶一帝之號自為斷盧元豐與元祐稱下一字猶無合兩帝而稱之者又必用上一字唯元豐稱為一稱天啟六年疏稱正統正德為二正逆至有去上字而稱慶曆者更為不通矣

桑梓

小雅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無鄉里之說而今人文字乃作鄉里事用蓋詩人桑梓之說不過敬老之意言桑梓猶當恭敬而況父母乎為人子之所瞻依乎胡三省通鑑注曰桑梓謂其故鄉祖父之所樹者自漢張衡南都賦綦邑濟南宮卿觀陳琳為袁紹檄鍾會

與蔣斌書晉左思魏都賦俱作鄉里用後人遂因之矣

排行

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謂之排行如德宗德文義真義符之類起自晉末漢人所未有也近代俱通行

曆書不同

淮南子五行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抱朴子引靈寶經謂支干上生下曰實下生上曰義上克下曰制下克上曰伐上下同曰專明曆猶用之今時憲曆無之矣

易句為漸

今人紀月上旬中旬下旬稱上漸中漸下漸此起于漢唐侍從官每十日假一日休沐浣衣三旬之中三浣故以此名漸同浣

抹胡

楊貴妃與祿山戲祿山仍傷其乳恐明皇知之乃為詞子以掩之訶子即今婦女之抹胸也

襝襫

襝襫農家以禦雨即人之簑衣也

平頭

武帝河中之水歌曰平頭奴子擎屐箱今人呼小奴曰平頭本此

繁髾

杜牧之宮人詩曰絳蠟猶封繁髾紗服餘變古錄云始于晉武帝選上庶女子有姿色皆以綵繩繫其髾大者如升不伏所

繫臂左右掩其口今定親之家以初見贈金餙綵帶之類為繫臂吳中皆有此例

通譜

同姓通譜見于史者自晉以前未之有也晉書石苞傳曾孫樸沒于苻堅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為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南史侯瑱傳侯景以瑱與己同姓託為宗族待之甚厚晉書孫旂傳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璞四人並有史才稱于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南史周弘正傳論附王偉與周石珍合族石珍建康之廝隸也為梁制局監降侯景者舊唐書李義甫傳義甫既貴之後自言本出楚鄀始與諸李序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其權勢拜伏為兄叔者甚衆李輔國傳宰相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之禮未稱勑程參之又辨其非引嗣興傳云勑制宇碑也

千字文

千字文有女慕貞潔純甫圖潔重而潔字又多一點皆作在竹又誤死以干字文題勑字乃梁字之誤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勑程參之又辨其非引嗣興傳云勑制宇碑也

賒酒

劉盆子傳呂母釀酷酒少年來酤者輒賒與之此史中初有賒字唯高祖紀貰酒注賒酒也今俗不但酒即凡物未付其直而先借取者皆謂之賒

錦襖

唐宣宗嘗語大臣曰元宗時內府錦襖二偏以金雀一自御一與貴妃今則卿等家亦有之矣不之富家鉅族以錦綉為常服即市非溫飽之家織金裝蟒公然僭用京師尤甚親戚宴集貧者亦借貸用之無有品制矣

矛盾

尸子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其盾之堅莫能陷也又曰吾矛之

社

社之名起于古國社里社古者以鄉為社管于方六里名之曰社是也左傳齊侯唁昭公曰請致千社注二十五家為社蓋二萬五千家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今河南太原晉州鄉鎮猶稱社古者春秋祭社一鄉之人無不會集唐詩眾村祀社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後人聚徒結會亦謂之社漢書元帝紀禁民私

利于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不能應蓋
矛以傷敵盾以衛身其用相反故事不合者謂之矛盾

燕玉

八十非人不娛老杜贈衛老須燕玉今之老而好嫮者籍此為
辭多致隕身可不慎哉

僕號

今貴官家僕多有別號始于明季以前不敢也嚴分宜之僕永年
號鶴坡張江陵之僕游守理號曰楚濵不但招權納賄而朝士多
贈之詩文儼然與縉紳為賓主名號之輕文章之辱至此極矣迨
至今日不以為異

跨竈

說鈴 言鯖下 十五

子勝于父謂之跨竈出書言故事蓋竈上有釜故也東坡與人書
云令嗣現珠寄持奮擲一躍當撞破烟櫺

及第不必讀書

唐末五代權臣執政公然交賂科第差除各有定價故當時語云
及第不必讀書作官何須事業古今深啞

達者之言

列子子產有兄曰公孫朝好飲聚酒千鍾積麴成封子產以為戚
因告以禮義之言朝曰吾知之久矣撰之亦久矣嘗待若言而後
識之哉凡生難而死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熟念哉
而欲尊禮義以誇人吾以此為弗若死矣為欲盡一生之歡唯患
腹滿而不得恣口之飲不逞聲名之醜也然則今之尊富貴以
誇人者豈不為朝所笑哉

搏虎犬

御前搏虎犬必數犬協力犬見虎一前出誘之虎奔逐衆犬羣起
或前或後左右伺便掉嗚虎顧于周旋或怒躍一二犬意欲逸去
而羣犬隨及遮之不置虎既困而坐衛士乃前射之竟斃于羣犬
虎以狗為酒初見犬不肯捨去以及于斃今之嗜酒者其以虎為
鑒乎

粉糕

今之粉糕古已有之周禮籩人修籩之實糗餌粉餈注曰糗餌者
粉餈者宜米屑蒸之以棗豆之味今餌餻也方言餌謂之糕亦謂之餈

雪泥鴻爪

子瞻和子由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
留指爪鴻飛乃復計東西今人言雪泥鴻爪本此

修蛇赴壑

子瞻守歲詩云欲知世盡歲有似赴壑蛇修鱗半已沒去意誰能
進況欲繫其尾踟躕知柰何今人言修蛇赴壑本此

温公文公二詩

愚謂人居天地間有生必有死乃理之常生順死安或壽或夭唯
修身以俟之而已或者偷生惜死盜竊天機欲為長生不死之計
斯惑矣司馬温公示道人布云借令真有蓬萊山未免亦居天地
間君不見太上老君頭似雪世人浪說駐朱顏朱文公感興詩云
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仙愚天理偷生誰能安二公可謂達

生死之理而安性命之常者也

挾澗

謂辛苦也今人用作澗別非

莫逆

莫逆出莊子相視而笑莫逆于心又出史記以石投水莫之逆也

甘露非瑞

甘露多降于松柏樹自昔相傳以為瑞甚至上閒唐以為年號不知松柏將枯其津液發越滲漉枝葉如篤病人大汗必死此樹必槁驗之不爽深山中每多甘露樵子牧童多待松柏枝餡弄不足為異又宋侍講學士杜鎬博學有識都城外有墳庄一日有甘露降布林木于姪黨鷓茗白于鎬飲之慘然不懌于姪啟

請鎬曰此非甘露乃崔鍔也大非佳兆吾門其衰矣踰年鎬卒有八衰則甘露又為災乃人不能辨耳

風聞言事

大觀四年詔諸路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大小行人之職耳目之任舊許風聞庶幾遮防動息州郡不法得以上聞近有陳請不實重行降黜之文大例皆偷安苟簡避罪緘默甚失設置之意可仍舊許風聞言事可見宋時使臣行人之類尚許風聞今則耳目之官亦有禁矣

參

今人呼父為參都鄙切古音徒含切南史王曇為荊州刺史惠及百姓詔遣荊人歌曰始興王人之參九人食如水火何時復來哺

乳我蓋荊州方言稱父為參

悗悼

文士作事殆促者謂之悗悼見陸機文賦悗悼爛熳七耦失傳今說為潦草

唐突

律有唐突之罪劉禹錫磨鏡篇云却思未磨時瓦礫來唐突曹子建牛鬬詩行至土山頭欻起相唐突其語蓋有自也

踏跋

俗謂事之不振者曰踏跋唐人有此語酉陽雜俎錢知微讀卜為韻語曰世人踏跋不肯下錢今說為塌撥

舍弟令弟

兄稱弟曰舍弟亦有所本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家參鄧音古人亦有自稱其弟為令弟者

休休

吳人言慌則以休繼之古如是也英王閭閻語孫武曰將軍罷休與潘岳明書云雲雲如要儵急先與打揲相俾供用揲字

打揲

俗打疊二字當作打揲趙崇嘏詩見錄云須當打揲先往排辦東坡相呂正惠公左右或曰呂端之為人糊塗東坡自注為讀為鶻突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為相之糊塗二字不讀本音也

鶻突

鶻突二字當作糊塗謂其不分曉也按呂原明家塾記云太宗欲

阿誰

阿誰俗語也龐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為是傳燈録云宗風嗣阿誰無有寸長又云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

停待

停待俗語也亦有所本愍懷傳陛下停待

索郎

索郎桑落音之反切也桑落河出美酒鄙道元水經注又河中桑落坊有井桑落時取其水釀酒甚佳見高若訥國史補皮日休詩云分明不得同君賞盡日傾心羨索郎即桑落也

寧馨

寧馨寧字平去二音皆可用王衍傳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叱王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慶帝帝曰病人問多兒那可往太后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按二說似當讀去聲知晉宋間以寧馨兒為不佳也今皆以佳兒為寧馨本之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此讀為平東坡平山堂詩云六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此讀為去又讀為仄皆以為佳兒也憑朝文物餘丘壑突使蔡雄笑寧馨此又讀為仄意山濤王太后所言寧馨皆以為如此之兒非有佳惡之義寧馨二字不獨屬之兒矣南唐陳貺孤貧力學有詩名元宗聞而召之獻景陽宮懷古詩官之不受賜粟帛還山五十方娶有慶之者曰處士新婚燕爾樂乎荅曰僕少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衣裾下有寧馨事則知寧馨二字作如此解碓矣今以專為兒言甚謬

機線

前蜀韓昭粗有文章朝士李台瑕譏之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有寸長又云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

太牢少牢

太牢牛羊豕具少牢去牛則羊豕而已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牛羊豕也卿大夫少牢牛羊也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不得兼用二牲也今以牛為太牢羊為少牢本于唐人之稱牛僧孺楊虞卿也又嘉祐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常供祫饗太牢祇供特牛而不供羊豕然則流俗承謬已久矣

幃涎

幃涎以方幅繫小兒頷下謂之涎衣今吳中婦女大外加布裙以

澆薄刻深

澆薄者酒不雜為醇以水澆之則味漓薄也刻物者唯有愈深而已故謂之刻深亦謂之刻薄謂愈刻則愈薄也

鼎

鼎盛鼎貴猶言方且也以為重大解者非

發軔

軔止車木也將行則發之

武林

世傳杭州稱武林本名虎林唐以避諱改為武非也晉書地理志吳郡錢唐縣武林山武林水所出當是時錢唐屬吳郡又見顏師古注漢地里志

太后再適

淮南王安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服虔曰武帝外姊之女也應劭曰修成君皇太后先適金氏所生之女也按此漢后乃有再適者

氷人

晉索紞明術數令狐策夢立氷上與氷下人語紞曰氷上為陽氷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氷泮婚姻事也在氷上與氷下人語媒妁事也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卿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今謂媒為氷人本此

蓮炬

蓮炬者乃插燭之器天子以金為蓮花之形謂之蓮炬非燭名也俗以人之噴嚏為人說我此本古語也終風之詩曰寤言不寐願言則嚏箋云言我願思也乃愛悼而不能寐如思我之心如是矣則嚏也

噴嚏

婪尾

今人以酒巡後得者為婪尾婪同啉貪也謂處于座末得酒最晚腹痒于酒既得酒貪婪之也樂天詩三盃藍尾酒又作藍

雅量

盃音雅又作雅酒器也列表有酒器三大曰伯雅容七升次曰仲雅容六升小曰季雅容五升能飲此酒不醉故曰雅量

觴器

人未死先合棺為牖器見類聚音韻

簷簏

今人呼簷廉曰簷簏亦從草頭古原有此名

匳粧

匳粧盛首飾之器也今訛為簡粧

揩挑

以網挑物曰揩挑揩呼孩切今俗通有此稱

什物

什物者師行二五為什食用之器必共之故曰什物

甲寅無子

律歷志六甲辰有五子唯甲寅無子

八月端午

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日上之蓋八月初五日為元宗千秋節宋璟表云月唯仲秋日在端午是也又續世說齊映為江西觀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獻銀餅高八尺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重三

今世有重五重九之名獨俗尚之然張說三日重三曲水侍宴詩三月重三日然則重三亦見于唐詩矣若七夕則亦可謂之重七矣

穀雨五毒

今俗以端午日作五毒與小兒佩之以辟諸毒按古者青獘風俗

於數兩日盡五妻符圖蝎子蜈蚣蛇鴉蜂蜴之狀各畫一針刺列布家户貼之以禳蠱毒則古者五毒用於穀雨日而非重午日也

五更三點

夜漏五更皆五點共二十五點漢唐以前皆然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此其証也至宋世有國祚長短之數寒在五更頭之讖於是宮漏及州縣更鼓皆以五更三點為止去其後二點并去初更前二點以配之今世更漏相沿用之未有復用二十五點者然李賀詩云宮門掌事報六更則唐時宮中又不止五更矣

孩兒

杭州人呼孩子為孩兒原有此孩字作孩者非

阿堵

今俗稱銀錢為阿堵大謬也晉王夷甫言聚却阿堵物又顧長康言傳神寫照俱在阿堵中繹其義即今言這個也豈指物之名耶

汝南雞

樂府雞鳴歌汝南鳴雞登壇喚蓋謂汝南出鳴雞也考之舊事漢時於汝南取能雞鳴歌之人其云鳴雞蓋誤也又漢有雞鳴衛士主雞唱唐詩絳幘雞人報曉籌因宮禁不畜雞故衛士作雞唱又非雞鳴歌之說矣

半面之識

漢應奉凡所經歷莫不暗記嘗於彭城相袁賀家有車匠于門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唐楊惜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有選人魚昢漢自言銀殘獨不見識惜曰卿前在

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趫障面我何不識鄉今人謂半面之識本此

北堂

世人稱母為北堂又曰萱堂蓋祖毛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其意謂若子為王前驅過時不返家人思念之切焉得諼草種于北堂以忘其憂蓋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讙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為母事正與桑梓為鄉里之謬同讙亦作萱

朝奉

徽俗稱富翁為朝奉亦有出漢有奉朝請無定員本不為官位東京龍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音靜奉朝請云者奉朝會請召而已退之東坡詩並作本音如今之隨旅行走是也蓋朝奉者如今俗稱之郎中員外司務舍人待詔之類

由鹿

今制秋獵謂之哨鹿獵人冒鹿皮入山林深處口銜蘆管作鹿聲鹿乃羣至然後取之即古之由鹿也唐呂温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說文云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罻則由鹿又當作罻

缺襟袍

今制隨駕文武官皆着缺襟袍短掛子蓋從軍之服也按唐書高祖武德元年詔諸衛將軍每至十月一日皆服缺胯襖子自隋時詔武官服之今亦其遺制

牢愁

愁憂也集韻音曹楊雄有伴牢愁亦音曹今人言心中不快為心曹當用此愁字後又訛為牢騷上乃曹音之誤也

溫暾

輟耕錄南人方言曰溫暾者得懷暖也今俗多以溫煖曰溫暾本此王建宮詞新晴草色綠溫暾亦此意暾音吞

浮炭

白樂天詩日暮半鑪麩炭火陳無已典酒務官託買浮炭即麩炭也今人但名為炭

典質庫

今人作庫質錢取利至為鄙惡唯市井富豪為之今士大夫家亦

無不如此按此庫唐以前唯僧寺為之謂之長生庫梁甄彬嘗以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于苧中得金五兩還之則此事已久矣

鞋底

宋楊文公有盛名常因草制為執政者多所點竄公甚不平因取藁上塗抹處以濃墨傅之就加為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問其故曰是他人腳跡常傅為嘲謔切嗤渠累切大笑不止也自後行文過人塗抹者必相謔云又遭鞋底

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蓋言遠也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

小滿芒種

二十四氣中唯小滿芒種其解不一嘗問之曆家云皆為麥也小滿四月中謂麥之氣至此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謂種上有芒者麥也至是已熟又可以為種古人所以告農候之早晚也

清樂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坐焚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答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間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若求富貴則可參矣蓋天之薪惜清樂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七十種樹

諺云五十不造屋六十不種樹七十不製衣朱章申公父銀青公

齡年七十集親賓為慶會有劒柑者味甘而實極現大既食之嘉其種即令收核種之後圃生人竊笑蓋七八也意謂不十年不著子恐不能待也後公食柑十年而終

羅殿

洞蠻國其王號鬼王其別帥曰羅殿王在辰交之間即今雲貴界外也世用其蛉鮮器謂之羅殿今江南徽州工人以製雕鏤屏匣精工細巧實出於此俗謂之螺甸乃羅殿之誤也

琉璃

漢西域傳罽賓國有琉璃師古注曰大秦國出青黃黑白赤綠縹紺紅紫十種琉璃此蓋自然之物彩色光潤踰於衆玉今俗所用琉璃乃硝石汁加以衆藥澆而為之質脆不實漢書所載

乃真琉璃也穆天子傳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升山取采石鑄以成器則鑄石為琉璃自古有之第今中國所稱采腊不堪唯自海舶來者差堅謂之番琉璃今亦謂之玻瓈以作眼鏡有白者有微綠者亦石汁所鑄但少堅耳未知大秦琉璃作何狀也今人知石鑄之玻璃而不知自然天産之琉璃矣

披雲霧睹青天

今用披雲霧睹青天事多指樂廣謂此語祖見於晉不知已先見於徐幹中論文王畋於渭水遇太公釣召而與之言灼然如驅雲而見白日霍然如開霧而睹青天載之而歸文王之識也晉人蓋引此語以美樂廣耳

相門有相將門有將

諺鈴言鯖下

田文曰相門必有相將門必有將二語起此後引用者極多晉王沉又有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之語

骰子選格

方千里骰子選格序云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舟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六骰六為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有為尉掾而止者有貴為將相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倏然於上位者大凡得失不係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蓋即今俗之陞官圖也骰子名穴骼甚佳

上下其手

楚子侵鄭至於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

言鯖卷下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１４
作者＝
页数＝７７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